

〔日〕和田清 著

#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上册

商务印书馆



〔日〕和田清 著

#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下  
册

商务印书馆



DB15/12

#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上册

[日] 和田清 著

潘世宪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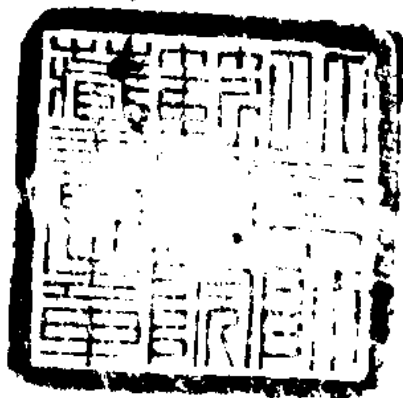
DB15/12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6503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1026503



DB15/12

#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下 册

〔日〕和田清 著

潘世宪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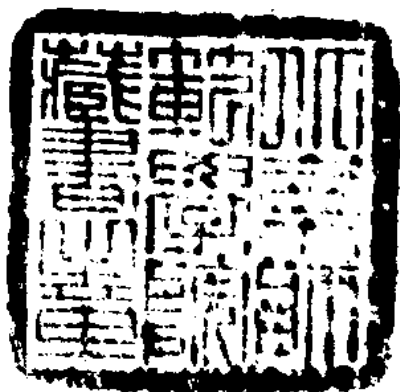
~~DB15/12~~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6507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1026507



東亞史研究(蒙古篇)

[日] 和田清 著

据东洋文库昭和 34 年版译

内部发行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上、下册)

[日] 和田清 著

潘世宪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23

---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27 千

印数 1—5,000 册 印张 26 1/4 插页 1

定价: 3.30 元



## 译者的话

这本书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清(1890—1959)研究明代蒙古史的专著,在日本颇受东洋史学界的推崇。此书原名《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与其姊妹篇《东亚史研究·满洲篇》,均系他的成名之作。这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和后来所写的有关明代蒙古史的十余篇论文汇集而成的。为了使标题明显,并鉴于它是由若干篇论文汇集而成,故译者将书名改作《明代蒙古史论集》。

和田清在读高中时,就受到了史学家箭内互的熏陶,入大学后,又得到市村瓚次郎、白鸟库吉的教导。尤其是入大学后,在市村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了钻研中国历史及汉籍史料的坚实基础。他不仅饱览了日本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的丰富资料,而且遍索我国北京、沈阳、大连等地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史料,对于各种善本秘籍,如数家珍。因此,他能够在本书中,征引史料达一百八十余种。其资料之丰富,长期为史学界所称道。

和田清在高中毕业后,曾到朝鲜和我国东北三省旅行,作“学术考查”。后来他的足迹进而远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以及南京、上海等地,遍谒我国著名史学家柯劭忞、陈垣、王国维、梁启超、罗振玉以及康有为、吴昌硕等,对于他学术上的长足进步,得益非浅。他特别留意中国蒙古史的研究状况,例如他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中国满蒙研究之发展》一文,即曾吸收了我国史学家研究的成果。他对历史地理颇感兴趣,在各地考查中,既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同时也极力搜集各种文物资料。据此,他曾协助箭内互增订



了《读史地图》。特别是在本书《明初的蒙古经略》、《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等论文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对当时的地理方位做缜密的研究，这些都得力于他的实地调查经验。

关于明代蒙古各部落的起源、分布和变迁，一些重要首领的年代、世系等问题，由于史料欠缺和记载歧异，长期给治史者带来困难。和田清在本书中，第一次较深入地、系统地提出并探讨了这些问题，有很多独到之处，不少问题可以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对于治明代蒙古史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因为此书取材繁富，精于地理考证，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所以在今天仍不失为足资参考的著作。

当然也应该看到，和田清毕竟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其史观与方法论是不能轻易苟同的。本书中就充满了“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及仅依文献做繁琐考证的毛病。他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观察与认识历史，因此虽然在若干点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一旦涉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方面，就显出无能为力。在运用史料上，本书也有取舍失当，因而出现结论软弱无力或前后颠倒错乱以至考证失于主观臆测的现象。同时对于蒙文史料的利用也很不够。这些都是本书的不足之处。还需要指出的是，和田清生前曾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他的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妄寻所谓“历史根据”的问题，这在我们阅读本书时，是不应掉以轻心的。

这本书的翻译是在六十年代初完成的。由于十年动乱，被搁置起来。虽然时间过了近二十年，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发现一本在各方面显然胜过它的著作，特别是鉴于我国对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尚显薄弱的情况，因此决定还是将译稿修订出版。限于译者水平，错误一定不少，深望有关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书中有些

我国旧省、县名，现已裁并或改名，在《辞海》等综合性辞典可以查到，故未一一注出。书中所附《清代蒙古地图》等地图边界线的画法有严重错误，与当时边界线有很大出入，我们在地图下标有“按原图译制”。希望读者注意这些问题。

潘世宪识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八月



# 目 次

序 .....	1
一、明初的蒙古经略——特别是它的地理研究 .....	5
前言 .....	5
上篇 洪武朝的经略 .....	6
1. 洪武三年战役 .....	6
2. 洪武五年战役 .....	11
3. 其后的经略 .....	22
4. 洪武二十年和二十一年战役 .....	26
5. 洪武二十三年以后的五次战役 .....	32
6. 都督濮英的河西经略 .....	38
7. 洪武二十四年征伐哈密 .....	41
下篇 永乐朝的经略 .....	47
1. 初年的绥抚时代 .....	47
2. 永乐七年战役前后 .....	50
3. 永乐八年战役 .....	54
4. 永乐十二年战役 .....	64
5. 永乐二十年战役 .....	69
6. 永乐二十一年战役 .....	76
7. 永乐二十二年战役 .....	79
结束语 .....	87
二、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 .....	90
三、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 .....	125
1. 绪言 .....	125
2. 三卫的四周 .....	128

3. 同明的关系(初期)	145
4. 同大虏的关系(一)虏酋的系统	169
5. 同大虏的关系(二)和宁王阿鲁台(上)	187
6. 同大虏的关系(三)和宁王阿鲁台(下)	203
四、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	215
1. 同瓦刺的关系	215
2. 瓦刺的东侵	233
3. 也先太师(上)	245
4. 也先太师(下)	267
5. 鞑靼部的复兴(上)	291
6. 鞑靼部的复兴(下)	316
五、论达延汗	335
1. 达延汗的年代	335
2. 两个达延汗	346
3. 达延汗的事业	349
4. 分封诸子	364
5. 两种记录	368
6. 东方各部落	372
7. 北方各部落	378
8. 小王子本宗的部落	384
9. 西方各部落(应绍不部)	390
10. 西方各部落(阿尔秃斯部)	394
11. 西方各部落(满官嗔部)	401
12. 六万户考	406
六、察哈尔部的变迁	409
1. 察哈尔部的根据地	409
2. 察哈尔部的东迁	419
3. 东迁驻牧的地区	425
4. 察哈尔部的盛衰	430



5. 察哈尔部的分支 .....	441
6. 朵颜卫和喀喇沁部 .....	454
7. 土默特枝部的东迁 .....	477
8. 泰宁福余各卫和喀尔喀部 .....	483
9. 喀尔喀五部落的系统 .....	489
10. 喀尔喀的全盛时期 .....	501
11. 炒花五大营和喀尔喀五部 .....	507
12. 福余卫和科尔沁部 .....	518
<b>七、中三边和西三卫的王公 .....</b>	<b>524</b>
1. 赛音阿拉克的儿子们 .....	524
2. 阿苏特永谢布 .....	526
3. 永邵卜的全盛时期 .....	531
4. 哈喇慎部 .....	535
5. 俺答哈的子孙 .....	542
6. 顺义王的六大部落 .....	557
7. 鄂尔多斯部的世系 .....	565
8. 鄂尔多斯济农的家族 .....	582
9. 其他各部落的建立 .....	586
<b>八、俺答汗的霸业 .....</b>	<b>598</b>
1. 俺答汗的兴起 .....	598
2. 俺答汗的求贡 .....	604
3. 西北方面的经略 .....	612
4. 青海方面的经略 .....	626
5. 俺答的后人 .....	634
<b>九、明代的北边防务 .....</b>	<b>643</b>
<b>十、北元帝系 .....</b>	<b>659</b>
<b>十一、关于扩廓帖木儿之死 .....</b>	<b>666</b>
<b>十二、也克力考 .....</b>	<b>674</b>

十三、关于正统九年征伐兀良哈 .....	683
十四、明末清初时期蒙古族的西征 .....	692
十五、土默特赵城之战 .....	701
十六、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 .....	714
十七、革书伪作考 .....	728
索引 .....	740



## 序(原序)

1

我以前曾编写过一本《东亚史研究“满洲篇”》。那本书虽然挂一漏万，但总算大致论述了从汉代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有关满洲史的问题。可是，这次编写《蒙古篇》，回想起来，不但没有叙述汉、唐、宋各代，即元代与清代也都没有涉及，仅叙述了有明一代的蒙古。这是由于我能力有限，感觉十分惭愧，但也无可奈何。

回忆四十多年前，大正四年(1915)四月，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清初的蒙古经略》。由于能力所限，我所探讨的只限于明末内蒙古的情况。承恩师市村瓚次郎博士推荐，大正六年五月，作为《奉公丛书》之一问世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一书，就是那次研究的成果。本来，我对于蒙古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也不太努力钻研；但在探讨过程中，逐渐发觉明代蒙古情况却是一个尚待钻研的领域，而有关史料又格外丰富。后来，我接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委托撰写《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时，专门写了明初的蒙古，原因即在于此。本书第一、二、三、四篇，就是那时的成果。内容相当于《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的前编。后来，我就离开蒙古史研究工作了。

由于这类书很少，后来经常听到要求再版《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的呼声。但因为写得极不成熟，每逢听到这种呼声就都拒绝了。这次《东洋文库》社决定出版《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这回就只好修订那本不成熟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了。本书第五、六、七、八篇各章，便是修订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然而，这个课题我已经放下三十多年，现在又重新拿起来，在这期间有许多史料

1

和问题已经遗忘了,尤其因为出版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作充分的整理与思考,结果还是粗草不堪,根本没有进行仔细考察,只就查到的史料,提出了一些肤浅意见。但是,我却觉得这已经基本上阐述了我对明初到明末这段期间的一些想法了。

本书第九、十以下各篇是我随时写的有关蒙古的一些零星论文,其中包括一部分极不完整的拙劣文章;宛如鸡肋,舍不得割弃,也就收录在本书中了。此外,还有《关于元代蒙古的封禁》、《明代的蒙古与满洲》及《析津志》、《〈北虏纪略〉、〈译语〉及〈中山闻见录〉的作者》等篇,都是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已收入另一本《东亚史论叢》里了。

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努力不够,有些本应纳入明代蒙古范围以内的有关外蒙古的瓦剌(卫拉特)、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及青海、西藏(土番)等问题,都只提到一笔,没有深入探讨。只好希望将来别的专家学者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对作者的研究给予最大鼓舞的是原田淑人先生的《明代的蒙古》(明治四十一年〔1908〕出版)和中岛竦的《蒙古通志》(大正五年〔1916〕出版)。原田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大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明代的蒙古》。那篇论文发表在当时的《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08—112期)。在我国首次认真涉猎了《明实录》,因而纠正了明朝郑晓、叶向高等人的若干错误说法。中岛是一位民间学者,他熟读并刻苦钻研了当时难读的通行本《蒙古源流》(当时找不到好的版本),好歹总算为明代蒙古史建立了一个脉络一贯的体系,功绩是很大的。我所以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是因为要追随这两位苦心钻研的前辈。其次,给我很大影响的是箭内互、池内宏两位博士。这两位博士都是我的恩师,都曾讲授过有关明代蒙古的课题。我所以对满洲、蒙古历史地理深感兴趣,完全是这两位博士教导的结果。我国还有翻译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藤冈胜二博士,



将《蒙古黄金史》译成日文的小林高四郎博士，译出《蒙古喇嘛教史》的桥本光宝等人，都给了我们一些鼓舞。此外，如译注《蒙古源流》的江实、编纂并刊行《明代满蒙史料》的村田实造、专门研究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历史的羽田明、佐口透、岛田襄平及其他研究东部蒙古的鸳渊一、山本守、青木富太郎、田中克己、荻原淳平等人，都是和我趣味相投的同道。

西方学者对蒙古史也有颇浓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者也不少，但涉及明代东蒙古的人却不多。作为仅有的少数人中的代表人物，我这里只举出俄国的施密特(I. J. Schmidt)、布雷特施奈德(E. Bretschneider)和英国的伟大学者霍渥特(H. H. Howorth)。我从这几位学者的名著，如《东蒙古史》(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St. Peterburg, 1829)，《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London, 1910)；《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1816—1888)等获得教益很多。英国帕克(E. H. Parker)的《成吉思汗统一后、清朝建国前的蒙古》(Mongolia after the Genghizides and before the Manchus)(JNCBRAS, XLIV, 1913)过于简略；俄国波科季洛夫(Д. З. Покотилов)的《明代东蒙古(1368—1634)》(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 St. Peterburg, 1893)是一部取材分量比较均衡的名著，我早就听说有这本书，但因我对俄语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没有读过。现在已由洛文特耳(Rudolf Loewenthal)译成英文，战后(1947年)在成都出版，我才得以阅读。该书大致以《明史》的《鞑靼传》、《瓦剌传》等为依据，叙述非常得体。尤其德国弗兰克(Wolfgang Franke)所附《补遗与勘误》(Addenda and Corr genda)，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以上所举大都是已故学者的著作。德国的蒙古史学迄今未衰，尚有上述的汉堡弗兰克及领导着哥丁根亚细亚研究协会(Göt-

tingen Asiatische Forschungen) 的海希施 (Walter Heissig) 等人在继续进行研究。英国的鲍登 (C. R. Bawden) 和赛鲁依斯 (Henry Serruys) 等人的研究工作也颇活跃。后起的美国, 已由哈佛大学出版了诸如《蒙古文献》(Scripta Mongolia) 等名著。

在中国方面, 明朝的郑晓、叶向高及清代的祁韵士、张穆等的史料, 姑且不论。近人陈寅恪、张尔田的《蒙古源流》研究及余元盒的《内蒙古历史概要》等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关于我所受到以上各位学者的著作的教益, 都在本书相应地方分别一一注出。不过,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 本书是一部粗漏草率的作品, 衷心希望读者给予恳切的批评。

作者关于蒙古语的解释, 最初曾专赖恩师白鸟库吉博士的指导, 后来主要受教于东洋文库的松村润及冈田英弘。关于本书的编辑和体裁, 蒙东洋文库的斯波义信给予很大帮助; 关于校订、索引与英文提要各项, 又蒙东洋文库的松村润、冈田英弘二位大力协助; 连同不断克服印刷上困难的开明堂鞍智宣章及借给我贵重图书的榎一雄的厚意, 于此一并深致谢意。

5 本书全靠文部省昭和三十三年度拨给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补助费的一部分才得以出版, 因此, 对文部省和东洋文库当局, 深表谢意。

昭和三十四年三月

和田清

地图多采自《武备志》的附图, 书后所附清代蒙古地图, 因印刷关系, 错误很多, 请读者原谅。

# 一、明初的蒙古经略——特别是 它的地理研究

1

## 前 言

明朝兴起取代元朝，这不只是汉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地方，而是扭转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当时各将领都充分体会了这种意义，进行了奋斗。这在明朝高岱撰述北伐事迹的《鸿猷录》等书中有明确记载。<sup>①</sup>这样，现在的河北、山西北部，所谓燕云十六州故土，固不待言；更深入到内蒙古，完全占领其南部地方，东起辽东，西抵甘肃，南到安南、缅甸，全都划入了自己的版图。不仅这样，其威力所及，竟使东北从黑龙江口，西南到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各国；东南从朝鲜、日本、琉球、吕宋，西北到中亚北方的阿速(Asud)、卜里牙(Bulgar)、乞儿吉思(Kirghiz)各国，都遣使来贡。

明初国势如此强盛，其经略颇为雄伟，其中关于如何控制北邻的劲敌元朝的残余势力，却是国初各代皇帝最苦心积虑的。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州女真族地区，更进而收服东蒙古地方，在这里设置泰宁、福余、朵颜各卫，<sup>②</sup>以切断敌方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路。同时，在西方，招抚现在的西藏各族，在青海地方设置罕

<sup>①</sup> 《鸿猷录》(卷五)《北伐中原》、《克取元都》。

<sup>②</sup> 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原书第107—149页。



东、安定、阿端、曲先四卫，<sup>①</sup>更进而羁縻北方通往西域孔道上的各部族，在那里设置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各卫，以切断敌方右翼，消除沟通西藏方面的祸患；从左右两翼加以压迫，迫使陷于困蹙。然后大明劲旅从中路出击，反覆数次扫荡大漠南北。关于东西两边各卫，容待专文论述，这里只想就中路明军出击蒙古地方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它所蹂躏的地区范围，逐步加以探讨，因为这是探索明代蒙古形势的一个重要关键。

## 上篇 洪武朝的经略

### 1. 洪武三年战役

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赶走元顺帝。二年六月，大举平定现在热河地方，进而攻陷现今滦河上游多伦县西北的元上都开平，再逼顺帝北走。这是明军的第一次出征蒙古。关于这次战役，前曾有所论述，<sup>②</sup>最近还想另写一篇订正其中若干论点的文章，这里暂且从略。顺帝逃出上都后，心里还留恋中原，没有立即跑到更远的外蒙古根据地和林方面去，仍驻在现在内蒙古阿巴哈纳尔(Abaghanar)部的达里泊(Dal Naghur)西南岸附近的应昌府。洪武三年四月病死；他的儿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Ayu Śridara)嗣帝位。明将李文忠攻陷应昌时，正是这两个皇帝交替的时期。

据《实录》载：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三日)，明太祖担心元将王保保还要顽强扰乱西北边疆，便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并命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

<sup>①</sup> 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六卷二期，第151—172页）。W. 弗兰克：《明初原畏吾儿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的形势》，《新闻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京都大学，京都，1959年，第121—128页。

<sup>②</sup>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册）。原书第173—174页。

主,采取了使敌人彼此自保、无暇应援的方略。王保保就是肩负支持残余元室命运的好汉扩廓帖木儿(Kökö Temür)的别名,当时正在进攻明将张温据守的兰州城,听说明援军大举来攻,便进而固守兰州东面的定西。四月,常胜将军徐达的部队在定西县北沈儿峪,全歼王保保军。王保保仅以身免,得流木渡黄河,遂由宁夏奔至和林。但《实录》等记述此事说:“保保至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sup>①</sup>其实,这是稍后的事。这时,元帝还在应昌。

这且不提。指向蒙古的左副将军李文忠军,二月,由兴和出察罕恼儿;五月,到开平,接着就攻陷了应昌。《实录》洪武三年二月条末尾载:

“是月,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师至兴和,元守将举城降。复进兵察罕恼儿,遂擒元平章竹贞。”

又五月丁酉(九日)条载:

“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刺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进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兴和是现在万全边外的兴和城。<sup>②</sup> 察罕恼儿(Chaghan Naghur)按蒙古语是白海子的意思,可能是指北边小咸湖一带。<sup>③</sup> “白海子(即察罕恼儿)之骆驼山”必定也在附近。骆驼山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后来金幼孜的《北征录》里。相传永乐八年随成祖北征的著者金幼孜曾在这山里迷了路。金志章的《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曾引证这项记载,断言:“当是察哈尔正白旗境内,土人呼博索特门山者是也。”

① 《明实录》洪武三年丙寅条。

② 参看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36—637页)。

③ 参看箭内互:《察罕恼儿考》(同上,第752—768页及附图)。又《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载:“白海子在卫西南大青山之北,亦曰长水海子,土人因其四望白沙,呼为插汉恼儿;插汉译言白,恼儿译言海子;又西即骆驼山也。明初李文忠自万全出师,北至察罕恼儿地,进败元兵于白海子之骆驼山,即此。”

总之,如果肯定白海子的骆驼山就在察罕恼儿附近的话,上述进攻察罕恼儿是在二月间,那末,攻克骆驼山是否需要迟到五月里,颇值得怀疑。我想上述《实录》五月丁酉条是军队进到开平的日期,在那以前的记载是否是追叙以前发生的事情呢?至少,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载:“五月丁酉,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师出野狐岭,擒元平章祝真,进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把这些都写在五月丁酉条里,当然完全是杜撰。谷应泰肯定是依据明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或者是因袭它的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等<sup>①</sup>。明尹畊的《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纪》)的记载稍有不同,叙述此事如下:

“文忠与大将军达,分道北征,率诸将赵庸、廖美、孙恭、武慰、肖寿、韩政、李荣,出野狐岭,进师察罕恼儿,擒元平章祝真,追败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刺等于骆驼山。遂次开平,获平章上都罕,以五月至应昌,攻城克之。”

把五月说成是攻克应昌的日期是正确的。平章祝真 (Chu-chên).

<sup>①</sup> 《明史纪事本末》,除《实录》外,专从《皇明通纪》一类书籍中取材,这是明显的事实。本条在《通纪》卷二,洪武三年条下,没有写明月日,叙述此事说:“文忠等师出野狐岭。降其守将。至察罕恼儿,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之骆驼山,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拒战败溃。进攻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余人皆请降。遂进次开平,获元平章上都罕等,云云”。沿袭《皇明通纪》的《皇明实录》卷二和《从信录》卷五等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后者除两三处文句不同外,唯一差别就是把它写在四月条下面。平章祝真就是《实录》的平章竹贞。上年正月在大同,遭明猛将常遇春驱逐。从出现《实录》里没有看到的祝真和野狐岭等字样来看,《纪事本末》确是根据《通纪》编写的。唯据《实录》所载,上述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人皆请降,(孙世芳的《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六《征战考》等,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实是这次战役归途中的事,是远在这以后的事;所以,参考了《实录》的《纪事本末》的著者,特意删除了此事,而又依照《实录》在开头随便添上了“五月丁酉”四个字。至于脱漏兴和、察罕恼儿等地名,与其说是故意窜改,不如说必定是出于疏忽遗漏。再者《资治通纪》等的原始根据,恐怕必定是下面所引的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之类。这个《神道碑》已载入焦竑所辑的《国朝献征录》卷五。有关的一条是“三年春正月,授征虏左副将军,总兵北伐。二月,出野狐岭,降其守将。进师察罕恼儿,擒其平章祝贞。夏五月,克应昌。”

就是平章竹贞。其余除《实录》里没有见到的野狐岭地名以外，还列举了随征各将领的姓名，应该看作是它的一个特点。

总之，单凭上述资料记载，可见当时明军是越过野狐岭直指上都的，而且所费时间是从二月到五月。至于李文忠从兴和进到开平，为何竟费时几个月呢？这是个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忙于击败附近的余贼吧。《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志》）洪武三年春二月条载：“参政华云龙来取云州”。注释说：

“云龙率诸将廖美、孙恭取云州。万户谭济出居庸，夹击之，克其城，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

还载：“平章汤和来取宣德。”注里说：“追元兵至察罕恼儿，获其将虎陈。”《实录》也在同年二月乙酉（二十五日）条载：“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条，简略记载这几件事，说：

“二月，北平守御华云龙克云州，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挥金朝兴克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克武州、朔州，获元知院马广等。”

云州是现在独石口南面的云州堡地方<sup>①</sup>。宣德就是河北省宣化县<sup>②</sup>。东胜州在现在山西省朔平（右玉）边外的托克托县附近<sup>③</sup>。武州和朔州分别是现在山西北部部的五寨县和朔县<sup>④</sup>。当时各军几乎完全肃清了边境一带地区。廖美、孙恭是李文忠的直属部下，华云龙、金朝兴、汪兴祖等也应该看作是受他节制的将领。

李文忠的部队不仅扫荡了沿边附近地区，还分路直捣贼巢。《实录》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条里，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说：

“都督孙兴祖及燕山右卫指挥平定、大兴左卫指挥庞禔等兵次三不

① 《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古迹·云州故城》条。

② 《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建置沿革》、《宣化县》条。

③ 《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四、《归化城六厅古迹》条。

④ 《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宁武府五寨县》和卷一百十一《朔平府·朔州》条。



刺川，遇胡兵力战，皆歿于五郎口。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驷战，死之。……”

此外，《皇明资治通纪》(卷二)在结束这次战役的纪事时说：

“又至苦脱孙，追太尉蛮子军，擒元平章伯答儿，获马驼无算。大军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挥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驷战，死之。事闻，进封安乐郡伯。”<sup>①</sup>

7 关于三不刺川、五郎口，《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陕西·靖远卫》条载：“三不刺川在卫北境，其西为五郎口。明初，孙兴祖战死于此。”《实录》洪武九年五月条末尾也载有宁夏边外的三不刺<sup>②</sup>，这显然是同名异地。这里所说的三不刺川当然应该在上都开平方面，绝不会在陕西边外。关于开平方面的三不刺川，《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却说：“三不刺川在卫境，元主铁木耳立于上都，狩于三不刺川之地，以董文周谏，遂还大都。”<sup>③</sup>仅这条记载，还颇不得要领。《口北三厅志》(卷三《古迹》)特别记载卅不刺川即散不刺川事说：

“卅不刺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见元王恽《秋涧集》诗。案卅音撒。吴莱《渊颖集》中有：得大人书，喜闻秋末自散不刺复回大都诗，今并载艺文。”

该书(卷十五)《艺文》条收录了元吴莱、王恽等的诗。王恽七言绝句自序里说：“卅不刺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云云”<sup>④</sup>。上都西北七百里外，大约相当于现在库尔察罕泊(Kür Chaghan Naghur)北方阿巴嘎札萨克府方面。看来该地风景非常幽美，元时曾是帝王

<sup>①</sup> “指挥孙虎”《皇明资治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二、第四十一叶。作“指挥孙倪”，又“进封安乐郡伯”作“追封乐安郡伯”。——译者

<sup>②</sup> 《大明实录》洪武九年五月条末尾说：“是月，故元国公九住，寇陕塔滩之地，陕西都指挥司发兵击之，追及于三不刺，获九住及平章不答失里等四十人，余众遁去。”塔滩在宁夏边外。

<sup>③</sup> “董文周”，据《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应作“董文用”。——译者

<sup>④</sup> 四部丛刊本、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十二里，也见到这首诗，其中，把“卅不刺川”误作“甘不刺川”。

游幸的处所。如后所述，明初，洪武七、八年间，该地曾屡遭侵伐。又落马河，正象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现在热河省赤峰北面的伯尔克河<sup>①</sup>。由此可见，当时明军曾大张左右两翼，同时并进。关于苦脱孙，《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载：“苦脱孙，地在应昌东北，李文忠败元处也。”我想可能是攻陷应昌以后的战场。

出边后，迟迟进抵开平的李文忠军，自开平很快到达了应昌。五月丁酉（九日）到开平，几天以后，就进逼应昌，很快就攻克该城，<sup>8</sup>获得了如下的大捷。《实录》在前述引文之后，接着说：

“辛丑（十三日），左副将军李文忠师趋应昌，未至百余里，获一胡骑。问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今日（自）应昌往开平，报国丧’。文忠即督兵，兼程以进。癸卯（十五日），复遇元兵，与战，大败之，追至应昌，遂围其城。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及驼马牛羊无算，遣人俱送京师。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

在这以前，开平曾经遭受红巾贼蹂躏而荒废，应昌还算完固，因此，元人据守在这里，明军包围攻陷了它。至于新帝爱猷识理达腊不逃往和林方面而向北庆州即今巴林（Bagharin）的察罕城方面逃去，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以及李文忠凯旋归来，在今热河地方收容余贼数万等，已有另文论述<sup>②</sup>。此外，关于上述本文，再没有需要解说的地方了。

## 2. 洪武五年战役

在这以前，洪武三年四月，沈儿峪大捷之后，太祖曾派使臣和元主通问；特别在应昌战役之后，还接连写信给元主和各将领劝通

<sup>①</sup> 《大清一统志》卷二十七《承德府》的《山川·伯尔克河》条。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75、182页。昭宗不往漠北根据地逃，先逃往巴林地方，我想一则由于李文忠追击很紧，二则远渡大漠有困难。

好；同时还曾派大将邓愈等从临洮攻取河州，以招谕吐番，并派使臣去抚慰辽东官民等。因为他们都是元朝的属民，还不能立即屈从明廷的威令。后来招抚逐渐收到效果，洪武三年九月，接受故元宗王札木赤等来降，在大同边外设立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四年正月，在甘肃设立河州卫。又接受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来降，设立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刺等五个千户所。这些都是《实录》记载的事实。

在西番地区设立河州卫一事，暂且不谈。官山在今平地泉西面马盖图、西营子附近<sup>①</sup>。失宝赤等五个千户所的位置，并不清楚，不过，斡鲁忽奴(Olkhunud)，瓮吉刺(Onggirad)显然是从元代就已著名的蒙古部族的名称，失宝赤(Shibaghuchi)原义是鹰匠，后来不久似乎就成了部族名称。现在鄂尔多斯(Ordos)部落里有一部分部族叫作锡包沁(Shibaghuchin)。《蒙古源流》曾有记载，有时也写作锡巴郭沁；明郑晓的《皇明北虏考》等写作失保嗔。当然，要论证这些名称一定是同一个部族，还必须另作详细探讨，不过，后来黄河套内锡包沁部的名称，是出自这个失宝赤千户所，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关于五花城这个名称，只在张雨《全陕边政考》(卷七)等书里见到。据章潢的《图书编》(卷四十七)所载《延绥边图》，在木瓜园堡正北标注“五化城”，可见它确在河套东北边附近<sup>②</sup>。

又据《实录》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十三日)条载：

“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擒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刺思寨，获马三百余匹。”

10 九年三月条末尾又载：“是月，胡兵屯山西燕只斤之地，云云”。我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下，原书第310—311页。

<sup>②</sup> 据说在五花城附近另有所谓武花城。《全陕边政考》卷七说：“武花城在沙壕西。”我想武花城或许是五花城的音讹，但不能肯定。又，五花城这个名字，可能像日本的“五棱廓”，是个具有特殊形状的城。附近据说还有十二连城等。这一带可能是受到西域方面的影响，兴建了一些特殊城廓。

想这个燕山只斤一定是燕只斤,即简称燕只的衍误;这次征伐的结果,造成了第二年(四年)正月都连帖木儿等的投降。延安(今肤施)、绥德(今同名)都是陕西东北的要冲,所以这个卫的守军出击的燕只斤地方,也就大致可以推测出来,仍没有越出现在河套东北边地区。因此,《明史·地理志》的编者把这五个千户所附记在东胜各卫之后,应该说是很确切的。瓮吉刺、斡鲁忽奴原本出自同一个部落,住在现在呼伦贝尔(Kölon Buir)北边地方,元初受封迁到西喇木伦(Shira Müren)上游地方<sup>①</sup>,经过明初的动乱,就窜到这方面来住了。

又据《明史》(卷四十)《地理志》载:开平卫始建于洪武二年;东胜卫建于洪武四年正月。大力经营开平各卫是在洪武三十年<sup>②</sup>左右。我想二年六月,明军才攻下开平,四年正月,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因此所谓大力经营恐怕就是指这段期间。虽然还不能马上接受这种说法,但应该承认,大约从这时起,明廷才开始经略这些方面。此外,故元辽东行省平章刘益等拿着辽东州郡地图并登记兵马钱粮之数,奉表来降,也是四年二月的事。当时负责经略北边重任的大将军徐达不断把山后沙漠遗民迁到边内。到七月间,北平镇守淮安侯华云龙等又出独石边外,征剿热河赤峰方面。这次征剿的经过,已另著文论述过<sup>③</sup>,这里从略。

① 参看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595—606页)。

② 从上下文来看,“三十年”的“十”字,可能是衍误。——译者

③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73—177页。当时是仅根据《明史纪事本末》来论述的,但可能接近原始典据有《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六)等所载:“秋八月,北虏寇云州,参政云龙击破之,遂取开平诸塞。”这里的注解如下:

“虏平章僧家奴、北牙头以兵寇云州,云龙侦知之,潜以精兵迎击,突入其营,禽僧家奴,并获驼马四百余。遂分遣裨将赵端等,追击至开平大石崖北,分攻刘学士诸寨,克之。端中飞石,伤左腿右臂甚重,督战不置,复追驴儿国公,破其军。”

又,当时元将驴儿驻军的长峪,位置不明,也没有考证。长峪就是常峪,即今宣化县东北常谷口。《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万全都司》条说:“长谷口堡,司西北四十里,云云。”



- 11 总之,接近边塞的地区已经基本上平定了,明军不久便大举出击漠北。这时是克复应昌后的第三年,即洪武五年。据《实录》载:是年春正月,太祖欲取盘据和林的王保保,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大将军徐达出中路,由雁门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路,由居庸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各将兵五万。二月丁未(二十九日)条载:

“大将军徐达师至山西境,遣都督兰玉,先出雁门。于是,玉军进至野马川,遇胡寇,追至乱山,寇反兵接战,玉击败之。”

又三月丁卯(二十日)条载:

“都督兰玉兵至土刺河,与王保保遇,击败其众,保保遁去。”

野马川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元史》里,《明实录》永乐十年七月壬寅和八月庚辰等条里也看到这个地名,可是它的位置都没有记载明白。《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引《译语》说:野马川在“宣府西路膳房堡口外”,但因这位置稍偏东些,也和《永乐实录》所说野马川在甘肃边外一样,是同名异地,恐怕不是这里所说的野马川<sup>①</sup>。所谓乱山的位置也不明确。总之,兰玉是中路徐达军的急先锋,由他进军的日数可以推断:出山西雁门后就一直冲向土刺(Tula)河畔。在最初的前哨战中,明军好象相当占优势,但被诱深入以后,徐达的主力军竟在岭北和林发起的最后会战中一败涂地。

- 12 国初佐命大功臣、一代名将徐达竟在岭北惨败,这是明人讳莫如深的事。诸如陈建的《皇明通纪》(卷三)和沿袭它的记载的沈国元的《从信录》(卷六)等,都夸耀说:这时“每路兵十余万,共四十万”,且掩饰败绩说:“徐达等兵入沙漠,粮运不继,师疲而还。”<sup>②</sup>就连坦率记载此事的《实录》也只说:“大将军徐达兵至岭北,与虏战

<sup>①</sup> 据金幼孜的《后北征录》载:从今多伦诺尔方面前往克鲁伦河上游的路线上,在离该河南面三、四天路程的地方,有个地名叫野马泉,这里所说的野马川或许就是该地,也未可知。

<sup>②</sup> 《皇明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刊本、卷三、第6叶——译者。

失利，敛兵守塞。”叙述非常简略。他如叶向高的《四夷考》、朱国桢的《皇明大政记》、何乔远的《名山藏王享记》和《明史》的《本纪》和《鞑靼传》等，虽都记录了这件事，但大都过于简略，抓不到要领。传述稍详的只有下列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九）《徐中山世家》里的一节。说：

“达抵山西境，都督兰玉为前锋，败其游骑于野马川，复败扩廓于土刺河。扩廓遁，与贺宗哲合，而拒我师于岭北。时，师数发篲，而心易虏，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达固垒而收之，故彻侯功臣无死者，虏亦不敢入塞。而偏将军汤和遇它虏于断头山，亦败。”

在这以前，贺宗哲在元末纷乱时，曾在齐、燕、晋、秦等地区奋战。他是扩廓即王保保倚为股肱的骁将，所以，在这里和扩廓合兵打败明军，并不稀奇。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完全抄袭了上述记录，但《纪事本末》把这些事都写在三月条下面，照例是不着边际的杜撰。据《实录》载：徐达到山西境内，兰玉攻克野马川，是在二月间，土刺河战役是三月丁卯（二十日），岭北战败是在五月壬子（六日）。最后，偏将汤和在断头山战败是在七月丙辰（十一日）。

问题只是所谓“死者万余人”这个数字是否太大了些呢？据《明史》（卷百二十五）《徐达传》叙述三大将各领兵五万骑出塞后说：“达遣都督兰玉，击败扩廓于土刺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本传所说的显然是依据《徐中山世家》的说法。不过把死者万余人改成数万人，想必另有根据。又查同时代的史学家叶子奇的《草木子》里，有如下一段：

“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分三路出讨，至漠北大败，死者先后约四十余万人。”①

① 《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合校本，没有这句话。引文见《皇明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刊本，卷三，第6叶。——译者。

据《实录》载,出征时,徐达曾有“得兵十万足矣”的豪言壮语。太祖强调说:“兵须十五万”,并分为三路进兵<sup>①</sup>。《徐中山世家》也载有将各五万骑,转饷私役者不与焉”的话。因此,在十余万人中,绝不会有死者四十余万人的道理。但这条记载的前半段,在《皇明通纪》(卷三)里也有,说:“议征沙漠。上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这不仅显然和《草木子》所传是同一事实,而且接着也正象上述那样,说:“每路兵十余万,共四十万”。错误的根源想必就在这里。莫非误传为各路十五万,共四十余万,竟然全军覆灭了不成?总之,这类数字毕竟不足信凭。尽管这样,从所以产生如此夸大的传说来看,当时明军失败如何之惨,也可以想象得到。

14 偏将军汤和在断头山打了败仗这件事,还见于《实录》洪武五年秋七月丙辰(十一日)条:

“中山侯汤和等兵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

汤和是中路的副将,可能是防御乘胜追来的敌兵,在这里打了败仗。上引《实录》的下文接着记载章存道的略传,说:“至是,从和(汤和)守北征哈敦不刺营,遂力战死。”哈敦不刺营就是断头山,可以推测两地相距一定很近。据《实录》永乐二年九月壬寅(四日)条

---

<sup>①</sup> 《实录》洪武五年春正月庚午条说:“上御武楼,与诸将士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于是,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写得好象太祖起初不愿出征,这可能是为了以后记述失败的伏笔。其实,在这以前,太祖就赐给三大将“交趾弓五十,彤弓百”,鼓舞他们的雄心斗志了。

载,由大同总兵官接纳从哈敦不刺来降的鞑靼知院马刺沙,可见哈敦不刺几乎是在大同边外。但这还是个棘手的困难问题,为方便计,容待以后再详细探讨<sup>①</sup>。总之,明代记录里一再出现断头山这个地名,恐怕是在大同、宁夏中间边外通往漠北的要道上,因而应该在今归化城北面的山隘中寻找这个地方。

大将军徐达的主力军虽然一下子就败了,其余两支友军未必都是这样。左副将军李文忠军曾深入朔北,直捣敌人的根据地,这据《实录》洪武五年六月甲辰(二十九日)的下述记载,就很明确。它说:

“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兵,至口温之地。虏闻之,夜弃营遁,获其牛马辎重无算。遂进至哈喇莽来,虏部落惊溃。复进兵,至牖胸河。文忠谕将士曰:‘兵贵神速,宜乘势追之,千里袭人,难以重负。’于是,留部将韩政等守辎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至土刺河,虏将蛮子、哈喇章规知之,悉骑渡河,结阵以待。文忠督兵与战。战数合,虏稍却。复进至阿鲁浑河,虏兵益众,搏战不已。文忠马中流矢,急下马,持短兵接战。从者刘义直前奋击,以身蔽文忠。指挥李荣见事急,以所乘马授文忠,自夺虏骑乘之。文忠得马,气益厉,据鞍横槊,麾众更进。于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虏遂败走,获人马以万计。追至称海,虏兵又集。文忠勒兵据险,椎牛享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居三日,虏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还。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跑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是役也,宣宁侯曹良臣、骠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战歿……”

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国朝献征录》五)和王世贞的《歧阳王世家》(《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十)及《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传》等所载比较简略;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五《开国经略》)和《皇明通纪》(卷三)、《从信录》(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等的记述,大致与此相同,其中显然不同的是最后一段。例如《纪事本末》叙述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下、原书第314—315页。



各将领的奋战经过说：

“是役也，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粮且尽，遇元兵，士卒疲乏，不能战。时奋勇，独引麾下数百人，跃马大呼，击败之。掠其辎重牛马还，军复大振。曹良臣至阿鲁浑河，孤军深入，败歿。骁骑卫指挥使周显、振武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死焉。”

顾时和韩政、曹良臣都是李文忠军的裨将。我想上述《实录》一条肯定是根据李文忠的战报之类的文件来的，《通纪》和《纪事本末》的末段不过是根据别的史料(如《顾时传》之类)补充的。因此，《皇明通纪》、《从信录》等把这件事写在正月，当然是错误。不过，《实录》所记六月甲辰(二十九日)，恐怕是军报到达京师的时期，而七月己未(十四日)，押送的俘虏看来也到了京师。据《实录》同日条下接着说：“左副将军李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  
16 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云云”<sup>①</sup>。

口温，《李文忠神道碑》写作“可温”，《皇明通纪》等作“可温河”。《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载：“可温河在应昌府西北，又西北地名哈喇莽来，乃渡漠处也。明洪武四(五?)年，李文忠讨元遗众，取道于此。”后来，太祖就把蒙古的降人安插在这里。哈喇莽来，正象后面所说的<sup>②</sup>，是位于今外蒙古最南边多伦诺尔到库伦大道上的一个地方，所以，出居庸、应昌到此途中的口温这个地方必定在今库尔察汉泊(Kür Chaghan Naghur)附近。不

<sup>①</sup> 据《实录》洪武五年二月乙巳(二十七日)条说：“诏发河南卫兵二万人，从征西将军冯胜北征，人给布二匹为行帐。复诏大都督同知何文辉，领山东步骑二万八千人，从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应昌，云云。”(《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十二册、卷七十二、第4叶。——译者)由此可见左军也和中军、右军一样，二月末就出境了。但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叙述这事说：“四月，又败虜于阿鲁浑河。”(隆庆海盐刊本、第十六册、第1叶。——译者)又《卢龙塞略》把这次战役全部记述在四月甲辰(二十七日)条下面，不知它根据什么。由其他情况推测，前者可能是无心的错误，后者却可能是六月甲辰的讹误。

<sup>②</sup> 参看原书第55—58页。

过,按《安维利(D'Anville)的地图》和清《内府秘图》等看来<sup>①</sup>,该湖西面附近有个名叫袁(托罗海)泊(Gün Tologhoi Omo)的湖沼。口温(K'ou-wên)或可温(K'o-wên)河的名字,必出源于袁(Gün)泊。所谓胪胸河是克鲁伦(Kerülen)河的古名。土刺河就是图拉(Tula)河。拉鲁浑河是鄂尔浑(Orkhon)河,这些都无需论述。

称海,《神道碑》,《歧阳王世家》,《通纪》和《纪事本末》等都作聘海,还是称海对,如果不是今乌格依泊(Ügei Naghur),那就在它东面的鄂尔浑河附近。称海这个名字,在《元史》里一再出现,据《元史》的《本纪》和《地理志》(卷五十八)等载:成宗元贞初,在和林置称海屯田,并记述了该处屯田万户府等兴革无常的缘由。又据《元史》(卷百二十)《镇海传》载,元太祖曾命镇海在阿鲁欢屯田事,说:“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阿鲁欢当然是阿鲁浑(Orkhon)的异译,所以,似乎从这屯田中心的镇海(Chên-hai)城而产生了后来称海(Chêng-hai)屯田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恐怕是离图拉河不远的鄂尔浑河一带,距和林稍偏北的地点。因为由图拉河畔西进,有顺流向西南直趋和林方面和渡河向西北先出鄂尔浑河下游地域的两条路,而当时明军可能走的是后一条路,这一点,从明军到达阿鲁浑河和称海而没有融动和林,大致就可了然。据元张德辉的《岭北纪行》载,当日张德辉大致就是沿这条路,从浑独刺即图拉河畔到吾竭脑儿即乌格依泊的<sup>②</sup>。最后,归途中

① 清《内府秘图》,最先出版的是满洲金梁氏的《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后来由民国故宫博物院雕印《乾隆十三排铜版中国图》。两者都见有“袁泊”这个地名。安维利(D'Anville)地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La Haye, 1737.)还曾作为杜·阿尔德(Du Halde)所著《中华帝国全志》的插图。现在根据它的译名,这里所提到的湖名是“Kouen-tolohoei Omo”。Omo是满语, Naghur 是蒙古语,都是汉语湖泊的意思。

② 《岭北纪行》载:“复临一河,深广加翕陆连(Kerülen)三之一,鱼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语云浑独刺,汉言兔儿也。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驿,过毕里纒

的桑哥儿麻，这个名字虽和克鲁伦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僧库尔河有些相似，但是否是它不详。《李文忠神道碑》、《皇明通纪》等都作哥儿麻思。

综合以上所述，左副将军李文忠军大致是沿着今多伦——库伦大道前进，从克鲁伦河上游出图拉河流域，进而从鄂尔浑河到达称海，奋战而回。而这次战绩并不太好，伤了许多将领和士卒，仅免于问罪，没有获赏。王世贞的《歧阳王世家》载：“文忠军虽名为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偿。”《明史·李文忠传》载：“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最后剩下的疑问是当时中路军和东路军的联络如何？从情形来推测，恐怕是取捷径的中路军先轻进而败退，后来迂回远路的东路军不知道它退却，而深入朔北。当时蒙古方面的军队也分成两军，王保保、贺宗哲等率领主力军打败了敌人中路，乘势南下，后来遭到敌方东路军的意外袭击，哈喇章、蛮子等别军赶来才勉强抵挡住了。

- 18 明军所以没有能够攻到和林，可能是由于蒙古军防御得体。而害怕和敌军肉搏的蒙古军，此后是否暂时把都廷迁往西边遥远的金山（阿尔泰山）之阴，还属可疑。这就是《实录》洪武八年八月己酉（二十二日）记述王保保之死条所说的：

“故元将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败，走和林，爰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后从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缢死。”

---

都，乃弓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广约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吾竭脑儿。自泊之南，至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四部丛刊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玉堂嘉话》八，“吾竭脑儿”作“吾误竭脑儿”。又《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十八册，原编第三十四册《九边四夷》第40叶。文与秋涧文集同。满蒙丛书本第一册《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载〔第512—513页〕《岭北纪行》一文中，“鱼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句，作“鱼之大若翁陆连水中者，捕法亦如之”。——译者）

哈刺那海可能在今科布多 (Khobdo) 方面<sup>①</sup>。当时随着爱猷识理达腊迁到这里的王保保,除有意要经营西北蒙古以外,必另有回避和林的理由。这是否和上年明军的锐锋有关系呢?总之,徐达、李文忠这次出击,确是明代征伐蒙古的最深入的一次。

中路军、东路军全失败了,独获全功的是指向甘肃的征西将军冯胜等一军。《实录》洪武五年六月戊寅(三日)条,记述如下:

“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次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刺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刺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驾山口,元歧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19

从字面上看,正象《纪事本末》解释的,六月戊寅是甘肃行省陷落、上都驴投降的日期,战役是在这时前后进行的,全军凯旋则是同年十月末。《实录》洪武五年十月丁酉(二十四日)条说:“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自甘肃班师至京。”兰州就是皋兰,也就是今甘肃省治。元代的西凉州后称凉州,即今武威县;永昌路就是今永昌县。忽刺罕口和扫林山都不知道在哪里,不过,上都驴投降的甘肃行省治所是后来的甘州,即今张掖县。亦集乃路即今额济纳(Ejinei)河上游右岸、索果泊(Sokhok Naghur)东南的黑城。别驾山,陈建的《皇明通纪》(卷三)和郑晓的《吾学篇》(异姓诸侯传·冯胜·陈德传)等都作别力笃山,王世贞的《宋国公冯胜传》也作别笃山。并不是汉名别驾山,蒙古名别力笃山似乎正确,但它的位置不详。不过,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本书第155页注<sup>③</sup>。



我想正象忽刺罕口和扫林山必定在从东南永昌方面进入甘肃途中的今峡口附近，别力笃山在以东北亦集乃黑城方面靠近肃州北面的今牌楼山附近，大致没有疑问。又瓜州是今安西县，沙州是敦煌县，这是不待言的<sup>①</sup>。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当时冯胜、傅友德等的西路军，从兰州平定甘肃，取得了通西域的孔道，一下子就从额济纳河流域进到了安西、敦煌。这年十一月，所以在甘州地方设置了甘肃卫，在永昌地方设置了庄浪卫，必定是这次征伐的结果。然结局主将冯胜坐贪黷，这一军也没有得到赏赐。《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冯胜传》说：“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又《傅友德传》说：“是时，20 师出三道，独友德全胜，以主将胜坐小法，赏不行。”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sup>②</sup>。

### 3. 其后的经略

总之，洪武五年的大举远征可以说没有获得战果而告终，向来以破竹之势进攻的明朝常胜军，这时初次受到一次挫折。谨慎的

---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甘肃镇》条，叙述这事说：“明初，冯胜出兰州，略甘肃，先破元兵于别力笃山(在凉州北塞外)，取西凉，至永昌，下甘州，又败元兵于虎刺罕口(在甘州西北)，进拔肃州，又进至扫林山(在肃州北)，取亦集乃路，次别驾山(在肃州西塞外)，抵瓜沙州，分布戍守，扼塞关隘而还。”但这段叙述和考证，都很混乱，无法参考。

② 涂山《明政统宗》卷三、总评这次战役说：“是举也，大将军所遇劲敌，败失士马，数不可考，然孤悬塞外，而能还保寨，诸将无所亡失，盖一败而能整敌耳。左副将军虽名为胜之，敢于深入，失亡过当，几至丧师。征西将军所遇，靡敌全胜，而右副将军功最多，然赏罚俱不行。史谓达与诸将故谓北征，恐未必然也。前是月余，上特召达、文忠、胜，赐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而不及邓愈，无何，三将并命，实上意也。故不得而罪之。宋公与指挥千百户皆不赏，而赏止旗军，则以其有私驼马之议耳。……”

明太祖由此吸取教训，完全改变方针，从此以后尺进寸取，专事经营沿边地区，向辽东和青海方面延伸，而暂时避免孤军长趋朔北地方。此后蒙古方面，在洪武八年八月，丧失了大将王保保，十一年四月，元主昭宗又逝世，但明军还不敢乘机大举。洪武四年以后，连年经略辽东，在定辽都卫(后改辽东都司)之下，增设了卫所州县。六年正月，设西宁卫于甘肃，七年二月，设立大同前卫和歧宁卫，六月，在今青海地方设立撒里畏兀儿四卫。在这期间，不断枚平边寇，五年十一月，击退入寇辽东牛家庄的纳哈出；六年五、六月间，又击退进犯武、朔、雁门等地的王保保军；六年八月，大将陈德、郭子兴等进军答刺海口即现今达里泊畔，打败元兵；十月，副将军李文忠出塞打败北虏；都指挥宋晟从凉州追敌到亦集乃地方；十一月，又击溃进犯大同的王保保军、入寇辽阳的纳哈出等；七年四月，都督兰玉攻取兴和；左副将军李文忠也四路出兵讨伐元余党，一军到三不刺，掳获元平章陈安礼、木屑飞等；另一军到黑城子等处，擒获故元太尉卢伯颜不花等。尤其是七年七、八月间，李文忠曾亲自 21 带兵经略今热河省赤峰、乌丹城方面和绥远省归化城方面。第二年、八年正月，大将军冯胜平定了大同边外散不刺地方<sup>①</sup>。散不刺就是三不刺，在今阿巴嘎札萨克府方面。上年李文忠军别部也曾讨伐这个地区，就是明将孙兴祖战歿的地方。

---

<sup>①</sup> 以上完全依据《实录》，并参看《两镇三关通志》、《纪事本末》、《明史》等书。六年十月宋晟进讨亦集乃是根据《纪事本末》的。六年六月武朔州之寇和第二年四月李文忠部下去征讨三不刺，《两镇三关通志》和《纪事本末》分别记在四月和正月，但现在根据《实录》加以订正。大将郭子兴的名字，《纪事本末》等作郭兴，实际是同一个人，后来改名的。郭兴是武定侯郭英之兄(参看《国史考异》卷五、第十条)，他和太祖初期的保护者滁阳王郭子兴是同名的两个人。又关于洪武七年七、八月李文忠的出征，已经另写文章叙述并考证过了(原书第176—177页和本书第150页注<sup>②</sup>)。关于八年正月冯胜的出征是根据《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条所说：“八年春正月，征虏大将军冯胜出大同塞击虏，定未下散不刺地，逾月还。”又关于这事，在《两镇三关通志》(卷九)《大同纪》和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十三)《冯宋公传》等书里，也有记述。

七年七月所置察罕脑儿卫、十年所设凉州卫和八年升格的官山卫等，也都是这次经略的结果。察罕脑儿就是以前李文忠擒元平章竹贞(祝真)的地方，在今张家口边外小咸湖附近；官山是前几年设立官山千户所的地方，相当于今大同边外的平地泉西面。凉州卫在今武威县，后来曾为明朝经略西北的根据地。又西边的东胜卫，如前所述，是洪武四年正月设立的。当时实际上把这些地方都看作和内地一样，这从《实录》洪武五年八月甲辰条载，胡兵入侵云内城，被击退；洪武六年十月，为躲避虏寇入侵，把东胜、丰州、云内等州的人民都迁到安徽去；洪武七年五月，大同都卫的兵肃清了丰州、云内等地区从这些事实都可以了解<sup>①</sup>。丰州在今归化城东白塔镇。云内州在它西边的萨拉齐附近<sup>②</sup>。

此后，明朝的经略范围日益扩大，蒙古诸王将士也相继投降归附。其中最显著的是：洪武八年十二月，打败大举入寇辽东的元将纳哈出；十二年夏秋之间，著名都督马云再入大宁，肃清了今热河地方；同年九月，西平侯沐英大破西番各部；十三年三月，转兵攻取甘肃边外亦集乃路即今额济纳河畔的黑城；十四年四月，大将徐达、傅友德等再次平定全宁地方，蹂践了今东蒙古的巴林方面等。其中辽东和西番暂且不论，热河和巴林方面，前面已经阐述了，这里从略<sup>③</sup>。

---

① 《实录》洪武五年八月甲辰条说：“胡兵侵云内，突入州城，同知黄里与其弟得亨率兵民与战，里死之，得亨亦被重伤。会应州同知王长贤率众来援，胡兵遂解去。”六年十月丙子条说：“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安定、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安徽凤阳)，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七年五月辛未条说：“大同都卫遣兵出丰州、云内等处，捕获鞑靼六百九十五户，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

② 参看和田清的《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史林》第十六卷、第二期、第194、196页)，原书第905—922页。

③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75—179页。

关于十三年亦集乃战役,《实录》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条末尾所附《左都督宁正传》说:“十三年,从西平侯沐英征,北至和林,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爱足,部众万余人。”郑晓的《吾学篇·皇明北虏考》也说:“虏脱火赤屯和林,沐将军讨擒之。”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十一)《西平王世家》说:“复率所部荡和林,转略亦集乃,云云。”《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也载:“十三年春,西平侯沐英师出灵州,渡黄河,历贺兰山,践流沙,擒脱火赤、爱足等于和林,尽以其部曲归”。因袭《皇明通纪》(卷三)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记载最详。说:

“十三年春三月,元国公火脱赤、知院爱足屯和林,为边患。命西平侯沐英,总陕西兵讨之。由亦集乃路渡黄河,历贺兰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营五十里,英下令分军为四,一袭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骁骑当其前,夜衔枚以进,合而围之。火脱赤等骇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获其全部以归。”

他把脱火赤误作火脱赤,且不管它。根据这些记载,沐英当时似乎早已远出漠北,到了北方的和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据《实录》同年二月壬申(十一日)条说:

“上以故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恐为边患,命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兵往讨之。”

过了四十天,三月壬子(二十一日)条又说:

“西平侯沐英师至灵州,遣侯骑侦知脱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英遂率师渡黄河,经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庐五十里,分军为四道,至夜,衔枚而进,合围之。擒脱火赤、爱足等,尽获其部曲以归。”

沐英当时刚刚平定西番,驻军陕西,所以才受命出征。由灵州即今灵武县渡黄河,经过宁夏,越过贺兰山,涉渡流沙,行军的方向是指向正西。从这里经过七昼夜所到的地方,恰好相当于今额济纳河口的黑城附近,不会是遥远的朔北和林。至于亦集乃地方,于前洪

武五年。六年都曾遭到明军的讨伐,是塞外要冲,突然被和林方面余众占据了,所以才发动讨伐。据《实录》洪武十七年五月丙寅(二十九日)条说:明将宋晟等这时也正率兵经略亦集乃路<sup>①</sup>。

总之,《吾学篇》、《弇州史料》、《纪事本末》、《明史·鞑靼传》等所以会误作和林,显然是仓促读了上引《实录》二、三月的记载而误解了,都不足取。与此相比,《明史·本纪》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子条所载:“沐英袭元将脱火赤于亦集乃,禽之,尽降其众,”最简明可取。《国朝献征录》所载《黔国公沐英传》、唐愚士的《西平惠襄公沐春行状》以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等书的记载,当然也是依据这些正确资料的。附带说一句,《明史》的《本纪》主要是以《实录》为依据;反之,《列传》却博采了其他资料,其中特别显著的事实是,出自依据《鸿猷录》和《通纪》编写的《纪事本末》等之处很多,象上述《本纪》和《列传》的矛盾,可以说恰好是反映了这种情况的一个绝好例子。

#### 4. 洪武二十年和二十一年战役

从此以后,明廷不断努力经略辽东方面。当时辽东边外还有  
24 以今长春、农安为根据地的蒙古勇将纳哈出,拥众几十万人,不断伺机企图倾覆新兴的明朝势力。尤其是洪武五年十一月,攻陷牛家庄,烧毁仓粮十余万石,杀伤军士五千多人;又如八年十二月,大举进犯辽东,越过辽、沈、海、盖,直逼金州城,明军竭尽全力才勉强打退<sup>②</sup>。纳哈出是元太祖佐命功臣木华黎国王的远裔,和从前在

<sup>①</sup> 《实录》洪武十七年五月丙寅条载:“命凉州卫指挥使宋晟等,率师讨西番叛酋,兵至亦集乃路,擒故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儿、国公吴伯都刺赤、平章阿来及其部属一万八千七百余,收其壮士九百八十人,余悉放还。”

<sup>②</sup> 《实录》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说:“纳哈出寇辽东,劫掠牛家庄,烧仓粮十余万石,军士陷没者五千余人。都督佥事仇成失备御,降为永平卫指挥使。”八年十二月的事,该月末条记述极详。这事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里也有。还须另写文章来探讨,这里暂且从略。据《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条载招抚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等的敕令说:“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军二万余人。”



辽东兴起而占据开原的也先不花同族。元刘侏在《北巡私记》里，曾把这纳公看作是“知兵善战，辽东贼皆为所殄”的豪杰。他的势力范围虽由于明军的压制而一天天缩小，但还能控制从东蒙古到北满洲一带；更有西连元主、东制朝鲜的趋势。所以，只要明朝想征服蒙古，那末，这个人就是必须首先消灭的大敌。

看来，明军在洪武七年、十二年、十四年等，反复扫荡今热河省南部地区，可能一方面是作上述征伐的准备，也未可知。后来，更加积极经略辽东。洪武十五年以后，女真各部接连投降，时机逐渐成熟。十九年冬，便大举出动远征军，在今喜峰口外地方，建筑宽河（宽城）、会州（平泉县南的察罕城）、富峪（平泉县北）、大宁（老哈河河源的黑城）等城，授给大将军冯胜等二十万大军，令他进攻。冯胜等在洪武二十年二月，首先攻取今巴林地方的庆州，六月，遂由大宁出发，在今农安、扶余方面招降纳哈出。这大概是纳哈出害怕明大军压境的威力，不战而降了。据传投降者有二十多万，辎重摆了一百余里。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情形，已有另文阐述，这里略而不谈<sup>①</sup>。

纳哈出势力的崩溃，使满洲东蒙古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明朝便开始着手在热河地方设置永久性的设施，这年（二十年）九月设置大宁都司（后改北平行都司），逐渐连结驿道，增加卫 25 所。不久，设置帝室的屏藩宁王府于大宁，设辽王府于广宁<sup>②</sup>。但影响最直接而又显著的还是二十一年夏，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精锐十万多人，在今呼伦贝尔地方，被明军歼灭了。

---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 114—115 页。和田清《明初的满洲经略》（载《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 305—310 页）。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 180 页。郑晓《皇明北虏考》（上），在《兀良哈》项叙述这个地方说：“元为大宁路，户四万六千，口四十四万八千。国初割锦义建利诸州隶辽东，设都司于惠州，领营兴卫二十余卫所，所谓北平行都司也。”

脱古思帖木儿是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之弟<sup>①</sup>。洪武十一年四月，兄昭宗死后嗣立，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兢兢业业继承亡兄遗志，并未立即丧损国威。昭宗以英明之资，善用名臣王保保、蛮子、哈喇章等，挽回元室既倒的颓势，并曾一度迎击明朝大军，把它打得大败，已如上述。在王保保死、昭宗逝世以后，脱古思帖木儿的统治范围也还从东面的满洲直到西面的中亚，俨然是明朝的劲敌，明朝也未敢轻易侵犯、兼并他的地方。然而隐忍了十五年之后，洪武二十年，在北满招降纳哈出的明军便趁势在第二年突然击溃脱古思帖木儿，至此元室便完全覆亡了。

据《实录》载：洪武二十年六月，明太祖降伏纳哈出以后，责备凯旋的大将军宋国公冯胜在战阵中违法乱纪而罢免了他，立即在军前任命右副将军永昌侯兰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等为副将，令其讨伐北元的残余，并鼓励他们说：“肃清沙漠，在此一举”<sup>②</sup>。当时元主脱古思帖木儿正在黑山鱼海之间，即今喀尔喀(Khalkha)河流域地方游牧。脱古思帖木儿为什么离开和林根据地而到东部的呼伦贝尔(Kölön Buir)地方来驻牧，原因不明，可能是前去救援纳哈出未能及时赶到，便停留在那里收抚他的残余。

现在只摘录这次战役的经过。《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条末尾载：

“是月，大将军永昌侯兰玉等率师十五万，由大宁进至庆州，闻虏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从间道，兼程而进。”

又四月条载：

“癸丑(九日)，大将军永昌侯兰玉等师次游魂南道，无水泉，军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鞑官观童所居营，忽闻有声如炮，玉使人祝之，则四

<sup>①</sup> 脱古思帖木儿一般认为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实际应该是他的弟弟。我已经论证过了(原书第196—201页)。

<sup>②</sup> 见《实录》洪武二十年九月丁未条。

泉涌出，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余流溢出如溪，众咸欢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尝梦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涌，适与梦符。（中略）乙卯（十一日），大将军永昌侯兰玉师至百眼井，去捕鱼儿海尚四十余里。哨不见虏，欲引兵还。定远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圣主威德，提十余万众，深入虏地。今略无所得，遽言班师，恐军麾一动，难可复止，徒劳师旅，恃何以覆命。’玉深然之，戒诸军皆穴地而爨，毋令虏望见烟火，师遂进。丙辰（十二日），黎明至捕鱼儿海南饮马，侦知虏主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玉以弼为前锋，直薄其营。虏始谓我军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设备，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虏皆不知。虏主方欲北行，整车马皆北向。忽大军至，其太尉蛮子率众拒战，败之，杀蛮子及其军士数千人，其众遂降。虏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玉率精骑追之，出千余里，不及而还。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脱因帖木儿将逃，失马，窜伏深草间，擒之。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聚虏兵甲焚之。遣人人奏。遂班师。”

这必定是根据兰玉公报所作的记录，《卢龙塞略》、《从信录》以至《纪事本末》、《明史》等，都依据这个记录，字句几乎没有不同。故太子必里秃即蒙古记录里所说的必力克图汗（Biliktu Khan），也就是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在明人的记录里，唯独这里出现了这个名字。游魂南道和百眼井的方位都不详。既然说是从大宁、庆州即今热河、巴林方面到捕鱼儿海即贝尔泊（Buir Naghur）以南，那末，这次进军的路线大致可以推测。不过，没有依据《实录》记述的《皇明资治通纪》（卷三），和这个记载稍有不同。它说：

“四月，兰玉等进兵至哈刺哈河，前锋探知虏营不远，来报。玉等帅轻骑，衔枚卷甲，倍道而进，出其不意，直捣虏营。虏主脱古师帖木儿大惊，帅十余骑，溃围走。其时，蛮子木（太）尉来拒，我师奋击擒之。获两

营辎重金宝及马四万余，俘其众五万余人。复追至捕鱼儿海，生擒虏将咬咬司徒、十不刺王子及后宫后妃等四万余人，马驼万五千匹，牛羊辎重无算。都督俞通渊、何福又帅师，至曲律运河，招降平章阿晚木等，人口马驼亦万计，乃旋师。是役，方大军之追虏也，进次游魂南道，无水，军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闻有声如炮，使人祝之，则四泉涌出，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余流溢出如溪，众咸欢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尝梦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涌悉与梦符。玉等还至京献俘。上大喜，颁赐褒之，进封兰玉凉国公，食禄三千石。赏郭英白金千两，钞八百锭，彩缎四十匹。余有差。”①

- 28 这里除游魂南道的“泉涌适与梦符”一段和《实录》是同出一源以外，其余都不相同②。哈刺哈河就是流入捕鱼儿海的喀尔喀(Khalkha)河。曲律运河是曲律速河之讹，就是克鲁伦(Kerülen)河。照这样说，明军是从东南喀尔喀河方面前进，过贝尔泊，到达西北的克鲁伦河河边的。

我想，这两种记载乍一看来似乎截然不同，其实，这是出自随军报告人员的看法不同，决非根本不同的传说。综合两种记载，大体可以认为：从贝尔泊东南方面衔枚疾驰，到达喀尔喀河北曲点，即贝尔泊东北八十里的地点，在那里摧毁了敌人的根据地，追击逃敌，从贝尔泊北面一直追到克鲁伦河流域。《实录》也说：“主将蓝玉率精骑追之，逐虏主千余里。”那末，其余各将领进抵克鲁伦河畔，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又如俘虏的数目，后者是分开记述的，前者

---

① 据《皇明资治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三、第39叶载。虏主脱古师帖木儿作“虏主脱古思帖木儿”，又“俘其众五万余人”作“存其众五万余人”，“平章阿晚木”作“平章阿脱木”，“人口马驼亦万计”作“获人口马驼一万计”，“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作“士卒就饮，得不困乏”，“颁赐褒之”作“颁敕褒之”，“余有差”作“将余有差”。——译者

② 《皇明实记》卷四的记载几乎完全与《通纪》相同。《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所载：“曲律运河近漠北，明初俞通海分道追元兵，驻师于此。”可能就是根据这条说的。一般认为《纪要》里采取《通纪》的记载不少。又据《实录》载：兰玉等还京奏捷是在五月甲午(二十一日)，从捷表里所说“此皆陛下圣德神威被于四表，故不费寸兵，以收其效。”来看，可以说当时明军似乎没有什么损伤。

是概括汇报的；为了补足其不足的数目，《实录》另有：“是月，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破故元将哈刺章营，获其部下军士一万五千八百三户，马驼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余匹”一条。这时，哈刺章似乎稍微离开了他的主人脱古思帖木儿，在另一个地方驻牧。不过，前者记述较后者更多了一些修饰，却是事实。

又，当时明军曾在哈刺哈河畔作战一事，证据颇多<sup>①</sup>。那末，并非引据大将军公报的《皇明通纪》的记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那必定是依据下面所引的碑传一类的记叙辑录的。永乐、宣德年间的名臣杨荣所作的《武定侯郭公英神道碑》已辑入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七）和程敏政的《皇明文衡》（卷七十七）。其中提到 29 这次战役说：

“戊辰，出讨北虏，至捕鱼儿海，逻骑侦虏营不远，公乃令诸军少憩饮马，衔枚卷甲，倍道而驰，直抵虏营。虏王觉，乃率十余骑，溃围出。其将蛮子太尉来拒我师，公手刃之，获两营所积金宝珍玩图书，降其众五万余人，生擒虏将咬咬司徒、乃囊家太尉、爽古达儿、古不达刺王子等四万余人，马驼万五千匹，牛羊辘重无算。师还，赐白金千两，钞八百锭，彩币四十匹。”

戊辰是洪武二十一年。这段文字不是和《皇明通纪》很一致吗？本来，明代《实录》，最初还不许一般人阅览，因此，普通历史家就尽力博采异闻，以补阙遗。高岱、陈建、郑晓、王世贞等早期史家的作品里记载了比较丰富的、不见于《实录》的史料，道理就在这里。可是后来到了晚明，已经可以利用《实录》了，人们便被它的权威所压倒，不是摘抄《实录》，就是专门祖述过去的成书，无暇顾及其余了。后来的纂述里所以绝少《实录》以外的新事实，大概就是这个缘故。现在即使涉猎残存的碑传琐记之类，自然也难超过陈建、郑晓等以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 156—157 页。



上。这就是应该把《通纪》和《吾学篇》看作不朽名著的理由<sup>①</sup>。

## 5. 洪武二十三年以后的五次战役

洪武二十年纳哈出的投降和后来二十一年捕鱼儿海、哈刺哈  
30 河的鏖战,是决定元、明对立命运的事件。满蒙天地为之震撼。从此以后,北元根本不能和大明对抗了。残败的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心想逃往和林,奔往土刺河畔,遭到逆臣也速迭儿袭击,和太子天保奴一起被害。也速迭儿是世祖忽必烈的叛弟阿里不哥的后裔。这时正纠结西北蒙古新兴的斡亦剌惕(Oirad、瓦剌),想杀害败残的元帝、自己取而代之<sup>②</sup>。于是,东蒙古势力完全瓦解,脱古思帖木儿的亲信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都失掉依靠,仓皇投明;元室东藩辽王阿札失里等也不得不相继和明通好。明乃于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在现今巴林地方设立全宁卫,安置捏怯来等。又于五月在今洮南附近设立泰宁卫,以辽王阿札失里为指挥使;在今齐齐哈尔方面设立福余卫,以海撒男答奚为指挥同知;在今洮儿河上游设立朵颜卫,以脱鲁忽察儿为指挥同知。更于七月在今达里泊湖畔设置应昌卫,安插失烈门等。这时正当也速迭儿的金院安答纳哈出的势力逐渐向东北伸展,竟扩张到了敖嫩、克鲁伦两河下游地方,于是失烈门立即附和他,八月间背叛明朝,杀了全宁卫指挥使捏怯来等,掳掠而去。因此,全宁、应昌两卫的设置,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而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却在这以后还继续存在,在整个明代都左右着兴安岭以东的形势。这就是著名的兀良哈三卫<sup>③</sup>。

① 高岱的《鸿猷录》的序里说:“则取国朝往牒纵观之,其历代实录藏诸石渠天禄者,秘不可得见。惟是诸先臣之纪述传志暨诸书疏案牘无不参质考订,后稍稍得要领。”据这序言看来,《鸿猷录》是嘉靖丁巳(三十六年)成书的。

②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83页。

③ 以上的概述和一般通说颇有不同,参看拙稿《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18—136页)和《兀良哈三卫的研究》(原书第184—185页)。又前稿里说三卫的根据地是在北边,除代表了这种卓见明末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外,只举出清乾隆敕撰的《热河志》,其实,上述卓见的最详细的论证却在清初顾炎武的密友潘怪章、吴炎所撰《国史考异》(卷四、第七条)里(依据陈组绶说),这里特别提出,以表彰前人的功绩。

这时候,叛去的不仅是失烈门等,他的同伙还相当多,明于是必须再兴讨伐之师。《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三日)条载:

“上以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将为边患,诏晋王、今上,各帅师往征之。”

丞相咬住在捕鱼儿海战役时,曾留守和林,因来迎败走的脱古思帖木儿,被也速迭儿赶跑了,曾一度投降明朝;太尉乃儿不花也曾投降明朝,任官山卫指挥;而都当时窥伺形势,又改变了态度。明先派使臣诏谕,不听,就派兵进行讨伐。晋王是太祖第三子,名棣,洪武三年封为晋王,十一年以后就藩,居太原<sup>①</sup>。今上是指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成祖永乐帝,当时称燕王棣,就藩北平。关于这次征伐的经过,《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条载:

“乙丑(二日),今上率师出古北口,征虏。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左副将军南雄侯赵庸、右副将军怀庆侯曹兴等,各以所部从。……癸巳(三十日),今上率师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皆降。……”

还详述燕王的英明和主张沙漠行军应该远派哨骑、以及立即发见迤都敌营,在大雪中进攻,以谋略招降敌方全体部众的经过以后,结尾说:“遣人报捷京师。晋王出塞,不见虏而还。”迤都是后述的禽胡山,位于今多伦到库伦的大道上、近内外蒙古交界的地方<sup>②</sup>。当时燕王三十一岁,第一次出征塞北就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并运用谋略收服了倔强的大酋咬住、乃儿不花等。太祖得到捷报后,高兴地说:“清沙漠,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sup>③</sup>。据《国朝献征录》(卷七)所载杨士奇的《永康侯追封蔡国公谥忠烈徐忠神道铭》记述当

① 参看《明史》卷一百十六、太祖诸子传。

②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84页。

③ 捷报到达京师是同年闰四月癸亥朔。《实录》在该日条下说:“今上平乃儿不花捷奏至,上喜,谓群臣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时情形说：“庚午（洪武二十三年）运兵饷数十万解赴温口，遂从征乃儿不花，大败虏众，俘获其人口万余，总兵遣公护送入关，公悉心抚卹，俘如为归。”《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二月甲辰（十四日）条里也  
32 载有当时往口温和上都运输粮饷事。上述温口，肯定是口温两字颠倒了。当时大军出古北口，是经过了上都和口温的。

如前所述，洪武二十一、二年间东蒙古各部酋的投降，是继纳哈出势力之溃灭及脱吉思帖木儿汗之覆亡而来的大动荡的余波，因此，当这次动荡稍一平息，他们又各自叛去。兀良哈三卫部众也不例外，叛去后，又来进犯明的边境。洪武二十四年春夏之交，明朝终于出动大军蹀躞三卫地方。《实录》偶然遗漏，没有采录这事，而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卷三）却有如下记载，沈国元的《从信录》（卷九）、方孔炤的《全边略纪》（卷六）和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等几乎完全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种说法。

“三月，……故元辽王阿札失理寇边，屯朵颜山。命傅友德、郭英总兵讨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师，虏闻之以为然。越二日，复趣师深入。六月，至黑岭鸦山等处，次洮儿河，获人口马匹数多。七月，还金鞍子山，复征黑岭寒山，至磨镰子海、打兰尖山，追虏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达达兀刺罕，掩袭虏众，大获人马而还。”①

这些都已经考证过了②。哈者舍利王是辽王阿札失理的异译。朵

① 《皇明资治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三、第44叶。“…故元辽王阿札失理寇边，”余刻本作“…敕下，辽王阿札失理寇边”，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余刻本作“至哈百令降，傅友德…”，“越二日”作“越三日”，“六月”，作“五月”，“获人口马匹数多”作“获人口马匹甚多”，“还金鞍子山”作“还至金鞍子山”，“追达达兀刺罕”作“追达兀札刺罕”。——译者。

②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24—126页和第130—135页。但当时没有追溯到《皇明通纪》，仅据《纪事本末》等论述。尤其关于金鞍子山的位置，没有考证出来，这里加以补正。试把《纪事本末》同它原来所依据的《皇明通纪》加以比较，可知前者有不少脱漏讹误。现在避免烦琐，不详论述。《通纪》的依据是《国朝献征录》（卷七）所载倪谦的《丰城侯李彬传》等类文献，固不待言。

颜山是洮儿河源头的的一个山名。黑岭的鸦山和寒山可能都是洮儿河附近的兴安岭的支脉,因此,金鞍子山必定是《蒙古游牧记》(卷三)所说的:札鲁特右翼旗西北二百二十里,阿鲁科尔沁旗东北二百六十五里,“有马孟山,蒙古名阿尔坦额默尔,辽史上京临潢府有马孟山”蒙古语阿尔坦额默尔(Altan Emel)山,就是汉语的金鞍子山。其他地名都不详。磨镰子海恐怕是洮儿河下游的湖泊,黑松林,我想是在现今呼兰河上游绥化、庆城方面。看来这次战役是先从西方兴安岭方面出洮儿河流域,一度佯装退向西南金鞍子山方面,然后又前进越过嫩江,进攻到绥化、海伦地方<sup>①</sup>。这年夏四月,明室各皇子如庆王榘、宁王权、岷王榘、谷王穗、韩王松、安王楹等全都列封到北边要地。

明朝虽然结束了对三卫的征服,但为要完全控制三卫,只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粉碎它东西两面的羽党。二十五年夏,便派大将周兴等,进兵敖嫩、克鲁伦两河地方。二十八年春夏之交,更会讨伐兴安岭东面的兀者女真地区。关于前者,《实录》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甲申(三日)条载:

“遣使敕今上曰:朔漠虽平定,而残胡散处绝塞,聚必为患。其选北平都司并护卫骑兵之精锐者六、七千人或万余人,间以乃儿不花等所部军士,列为队伍,各裹糗粮,命北平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官,远巡塞北,搜捕残胡,以弭绝边患。其乃儿不花部曲谙知地形,令为响导,必多擒获。”

接着,夏四月戊午(七日)条载:“北平都指挥使周兴总兵出居庸关”,又八月庚申(十一日)条,记述如下:

“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遣人送俘胡兵至京。先是,兴率师至斡难河,转至兀占儿札河,按视安达纳哈出之地,见车马迹,遂追至兀者河,得空车百余辆。将还,适永平卫百户汪广报言,哨遇胡兵,与战败之,追奔八十余里,胡兵弃辎重溃去。兴乃遣燕山左护卫指挥谢礼,率轻骑疾追之,至彻彻儿山,又大败之,生擒五百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铁

<sup>①</sup> 这方面,参看拙稿。《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24—126页。

牌等物，悉送京师。上令择胡兵有可用者卯罕、阿鲁温沙二人，赉榜北还，招谕虏将阿札失等。”

斡难河当然就是敖嫩(Onon)河。兀古儿札河是它南面的乌里禿(Ughulja)河<sup>①</sup>。当时明军首先从西面出斡难河一带，转向东南到兀古儿札河畔，再向东进。兀者河不详，别的类似名称也没有看到过，或许是今乌尔顺(Urshighun)河的异译也未可知<sup>②</sup>。彻彻儿山，后来洪武二十九年燕王也曾亲自到过那里，或作扯克彻儿，或作者额尔等，在《元秘史》、《亲征录》、《元史》等书里时常见到，都在当时塔塔儿部的住地以内，位置在从今旱(Gen)河、得尔布尔(Delbür)河方面到克鲁伦河上游的路上。因此，那珂博士估计在今呼伦池西南方面，大体可以信服<sup>③</sup>。那末，当时取道出居庸关的明军是向西北越过大漠，直抵敖嫩河边，转向东南，从乌里禿河出乌尔顺河畔，再转向西方，到达彻彻儿山的。

这时的敌方是安达纳哈出。这个安达纳哈出是也速迭儿的部下。《大明一统志》(卷九十、《鞑靼》)记述这事说：“脱古思帖木儿为也速迭儿所弑，其部属皆散来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将周兴往讨其罪，追至彻彻儿山，大破之。自是，不敢近边者十余年。”《皇明通纪》(卷三)、《从信录》(卷十)都沿袭这个记载。由此可见，当时也速迭儿的势力已经到达这方面，而他的东邻便是三卫之长的辽王阿札失里等。上引《实录》记述的最后所谓遣使招谕的虏将阿札失，必定就是这个阿札失里。

35 洪武二十八年春夏之交，都指挥周兴和都督宋晟、刘真等合

① 参看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555页。(中译本《兀良哈及鞑靼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页——译者)

② 《大明一统志》(卷九十)《鞑靼》项把兀者河写成元者河，这当然是文字上的讹误。

③ 以上，参看《成吉思汗实录》第39—44页和第195页。然那珂博士是依据俄国地图，拟定在克鲁伦河以北，另外没有其他根据。又，这个问题在拙稿《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37—138页)一文里，也曾谈到。



兵,大举包围兀者女真大酋西阳哈。他们蹂躏今哈尔滨东北呼兰、绥化、巴彦方面和松花江以南今宾县地方的经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sup>①</sup>。但这次征讨并没有能够堵住胡寇,使它不敢近边。二十九年春,大宁的宁王权很快就报告边警,北平的燕王棣便率师北征了。郑晓的《皇明北虏者》只简单记述这事说:“二十九年成祖出大宁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捕虏。”《实录》的记述稍详细些,这年二月辛亥(二十三日)条载:

“宁王权言:‘近者骑兵巡塞,见有脱辐遗于道上,意胡兵往来,恐有寇边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设伏,以诱我军,若出军追之,遂恐堕其计’。于是,敕今上,选精卒壮马,抵大宁、会宁,沿河南北,觐视胡兵所在,随宜掩击。仍敕周王棣,令世子有燉,率河南都司精锐,往北平塞口巡逻。”

过了十三天,三月甲子(七日)条载:

“今上率诸军,北至彻彻儿山,遇胡兵与战,擒其首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追至兀良哈秃成,遇哈刺兀,复与战,败之,遂旋师。”

周王棣是太祖第五子,燕王的亲弟,居藩河南开封<sup>②</sup>。这时,燕王率兵出大宁、会宁,北平留守无人,所以命世子有燉担任警备。

所说燕王“抵大宁、会宁,沿河南北,觐视胡兵所在”的河,就是潢河,即今西刺木伦(Shira Müren)。彻彻儿山,上面已经说过,在现

<sup>①</sup> 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60—167页。《皇明通纪》(卷三)记述这次战役说: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女真部野人寇辽东,命都督宋晟、刘真率兵讨之。”(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三、第51叶。“十二月”余刻本作“十月”。——译者)二十八年“四月,宋晟兵过恼温江,分兵为三道,遂至锁儿口,与虏战,大败之,斩与获千余人。又逐北路野人,皆败遁去,乃旋师。”(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三、第51叶。“宋晟兵过温恼江”,余刻本作“宋晟等兵过温恼江”。——译者)温恼江是恼温江的倒置,锁儿口就是《实录》的戮卢口。又据《皇明文衡》(卷七十五)所载杨士奇的《张公神道碑》叙述当时裨将张玉的事说:“辛未(二十四年)逐北虏之侵边者,至鸦寒山而还,调燕山左护卫。癸酉(二十六年)追虏至黑松林。甲戌(二十七年)征野人等处,升都指挥同知。”郑晓的《吾学篇·皇明名臣记》的《河间张忠武王》条,也因袭了这种说法,然这必定是杨士奇没有仔细考究所产生的年代上的错误。二十六、七年间,恐怕不会有这类征战。

<sup>②</sup> 参看《明史》卷百十六、太祖诸子传。

今呼伦泊西南附近。因此,兀良哈秃城必定是兀良哈的住地,即今  
36 洮儿河上游地方。哈刺兀可能是敌酋的名号<sup>①</sup>。《国朝献征录》所载  
倪谦的《丰城侯李彬传》说:李彬在这一年“征哨泥河,营黑松林,至  
哈刺还”。必定是这个时期的事。泥河、黑松林也都出现在后来金幼  
孜的《北征录》里,在今兴安岭中<sup>②</sup>。哈刺可能是哈刺哈,即喀尔喀  
河的脱漏。综合两者来看,明军这次也是从今巴林方面越过兴安  
岭,出呼伦贝尔地方,转向东方,从喀尔喀河流域,到兴安岭中作  
战。战役从二月辛亥开始,到三月甲子,仅十多天,可见用兵的神  
速。燕王可能在这以前早已来到北边。《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完  
全抄袭了上引《实录》的记述,只把兀良哈秃成改作兀良哈秃城;孛  
林帖木儿改作索林帖木儿;哈刺兀改作兀刺兀海。前一改作是对  
的,但后二改作恐怕是文字的讹误<sup>③</sup>。

再看,洪武初年,明军专门尽力攻略近边各地,到中叶以后,才  
渐远出朔北,扫荡胡虏。上述燕王、周兴、宁王等所谓巡塞,警戒地  
区很远,如后所述,洪武三十年、三十一年间,燕王率领代、辽、宁、  
谷各王和杨文、郭英等将领,就专任开平以北的警备了。不过,洪  
武年代的东蒙古经略就到此告终,以后就转入永乐年代的经营了。  
但论述这些之前,还必须回顾一下洪武年代西南蒙古和河西方面  
的形势。

## 6. 都督濮英的河西经略

明朝一方面经略辽东东蒙古,压迫蒙古左翼,同时,另一方面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33—134页和第138—139页)。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1—144页)。

<sup>③</sup> 这些记载不见于陈建的《资治通纪》,而首次出现在沈国元的《从信录》(卷十)。这里的兀良哈秃城和索林帖木儿与《纪事本末》相同;而兀刺兀海却和《实录》相同,作哈刺兀。兀刺兀海可能是搞错了;索林也可能是孛林,这是蒙古的普通人名。又《国朝献征录》(卷十)所载王伟的《永宁伯谭广行状》说,谭广在洪武末年,“又征驹驹河、黑松林、朵颜山等处。”与这次战役是否有关,不详。

经营甘肃、青海，威胁敌人右侧。这是它的根本方略。因而在经略 37  
东方蒙古的同时，也颇努力经营甘肃西方所谓河西地区和更西边。  
洪武五年，冯胜、傅友德征讨的结果，在十一月设立甘肃、庄浪两  
卫；更于七年十月，在今武威县地方设置凉州土卫，九年十月改为  
本卫；十二年正月，在庄浪卫城设立陕西行都司。后来，就把这些  
作为根据地，逐步进行这方面的经略<sup>①</sup>。特别是十三年春，西平侯  
沐英自宁夏出塞外，攻取亦集乃路；可能与此相呼应，甘肃都督濮  
英也向塞内<sup>②</sup>进兵，不断开拓通往西域的孔道。《实录》洪武十三  
年夏四月甲申(二十四日)条载：

“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袭虏故元柳城王等二十二人，民一千三百余  
人，并获马二千余匹。遣使以所获符印来上。”

又四月丁亥(二十七日)条载：

“都督濮英复请督兵略地。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上赐玺书曰：  
报至，知所获人畜。略地之请，听尔便宜。但将以谋为胜，慎毋忽也。所  
获马二千，可付凉州卫。”

就是说，四月二十四日报捷的同时，略地的请求也到了南京。铨  
议的结果，在二十七日发给回敕。都督濮英是勇猛有余的一介  
武夫，因此，命令他注意“但将以谋为胜，慎毋忽也。”故元柳城王  
的名字来源于今土鲁番东面的鲁克沁即柳城。西凉就是凉州。柳城  
王等当时可能特意靠近明边，当了俘虏。濮英擒获这批俘虏以后，  
才心想打开通往西域的哈梅里的道路。哈梅里就是后来的哈密  
(Khamil)。于是，濮英军逐步拓地，一直到了甘肃西边的关外。 38  
《实录》洪武十三年五月壬寅(十二日)条载：

“都督濮英兵至白城，获故元平章忽都帖木儿。进至赤斤站之地，获  
故元王亦怜真及其部属一千四百人，金印一。”

又七月甲辰(十六日)条载：

① 参看《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条。

② 原文作“向塞内”，“内”字恐讹误，似应作“向塞外”。——译者

“都督濮英兵至苦峪，获故元省哥失里王，阿者失理王之母、妻及其家属，斩部下阿哈撒答等八十余人，遂还兵肃州。”

白城就是《实录》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庚申条记陕西行都司所说：“白城子去肃州百有余里，北通和林、亦集乃路，当冲要，云云”；也就是《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二《肃州古迹》）所引《肃镇志》中“白城子在（肃州）卫东北一百二十里”的白城子赤斤站是今嘉峪关外赤金碛站。苦峪在它西方二百里，可能在今布隆吉尔（Bulunggir）城附近。《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传·赤斤蒙古卫》条，记述这方面的里程颇详，说：

“出嘉峪关，西行二十里曰大草滩，又三十里曰黑山儿，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骗马城，并设墩台瞭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汉燉煌郡地，晋属晋昌郡，唐属瓜州，元如之，属沙州路。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讨，次白城，获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儿。进至赤斤站，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师还。复为蒙古部人所据。”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三）《安西府·关隘》条载：“赤金碛站，在玉门县西二十里，其东四十里至赤金湖，又东七十里至回回墓，又东九十里至嘉峪关。又自赤金碛西一百里至靖逆卫。又西七十里至柳沟，皆设马站。”<sup>①</sup>又该书《古迹》条载：“苦峪城在渊泉县东南，去嘉峪关四百二十里，去赤金所二百里。”<sup>②</sup>并简略叙述了明宣德、  
39 正统间修筑这座城，在这里收容沙州卫、哈密卫逃亡来的人们的经过。里数虽难免有些出入，但由此不难看出它的大体方位。

都督濮英是曾到了苦峪城，然这次征略的规模较以前冯胜、傅友德的大讨伐小得多。从上引《明史》所说：“师还，复为蒙古部人

---

① 按《大清一统志》丛刊本，第六十七册，卷一百七十一，第4叶。《靖逆厅·关隘》条：“在玉门县西二十里”，作“在赤金所西二十里”。“又西七十里至柳沟”，作“又西七十里至柳沟卫”。——译者

② 按同上，卷一百七十，第9叶。《安西厅·古迹》条，“在渊泉县东南”，作“在柳沟卫东南”。——译者

所据。”而且不久，永乐初年，又设立羁縻外卫的赤斤蒙古卫，很明显，这次进讨的地区和上次一样，一撤军又弃给虏了。但进讨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据《实录》洪武十四年五月乙酉朔条载：“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诏赐文绮，遣往畏吾儿之地，招谕番酋。”《明史》（卷三百三十）《哈梅里传》却说：“哈梅里地近甘肃，元诸王兀纳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请出师略地，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遂进兵，兀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云云。”如果真是这样，濮英的志愿也算达到了，后来撒马儿罕的驸马帖木儿的通贡，实际也多少是这次讨伐所促成的。濮英在苦峪俘虏的“阿者失里王之母妻”的名字，很象东边的阿札失里王，但是否果真有什么关系尚不详。

## 7. 洪武二十四年征伐哈密

濮英之经略哈梅里，后来由于濮英调任东边，不久，在洪武二十年征伐纳哈出的归途中阵歿，便作罢了。在这期间，十七年五月，如前所述，凉州卫指挥宋晟也曾征讨西番叛酋，平定亦集乃路；同年闰十月，故元国公抹陀等自沙州来降。在这同一时期，作为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麾下的大酋，和纳哈出、哈刺章、蛮子等并列，还出现了哈梅里王阿纳失里（即兀纳失里）的名字，然只止于此而已。<sup>①</sup>洪武二十一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战役中逃窜、被杀以后，明朝就把哈梅里王兀纳失里看作是残元的一大势力，开始进行

<sup>①</sup> 《实录》洪武十七年闰十月乙未朔条载：“故元国公抹陀等四人自沙州来归。诏赐衣服文绮钞锭。”

又十一月丙寅条载：“江西布政使司参政吴昱言，纳哈出窃据金山，恃强为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儿孱弱不能制，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刺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云云。”（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十三册、卷百六十八、第1叶。“参政吴昱”，影印本作“参政胡昱”。——译者）帖古思帖木儿就是脱古思帖木儿，阿纳失里是兀纳失里，大概没有什么争论。



招抚。《实录》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甲子(三十日)条载:

“上以故元兀纳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来降太子八郎、镇抚浑都帖木儿,往招谕之。……”<sup>①</sup>。

二十三年五月乙未(三日)条记述如下:

“哈梅里王兀纳失里遣长史阿思兰沙、马黑木沙来贡马。”

这可能是乘脱古思帖木儿灭亡后,叛臣也速迭儿施展威力,致使元宗室哈梅里王等无所是从才这样做的。《实录》二十四年春正月戊申(二十日)条还有沙州王子阿鲁哥失里等遣使通贡的记载<sup>②</sup>。

当时哈梅里王的势力还很强盛,一时很难立即屈从明朝。《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戊申(十九日)条的记载就是证明。该条载:

“上以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与别部互相仇杀,遣使谕都督宋晟,训练凉州、甘肃等处兵马,备之。”

又,二十四年二月戊午朔条载:

“西域哈梅里王兀纳失里遣使,请于延安、绥德、平凉、宁夏,以马互市。陕西都指挥使司以闻。上曰:‘夷狄黠而多诈,今求互市,安知其不觊我中国乎?利其马,不虞其害,所丧必多,宜勿听。自今至者,悉送京师’。”

- 41 和哈梅里互争的别部,可能是也速迭儿的属下之类,哈梅里王立即把敌方压服下了,扩展到了甘肃河西边外。延安、绥德,在今陕西北部,平凉、宁夏在甘肃东部。当时急于北征的明朝,非常需要马匹,确是事实,从上引太祖的话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哈梅里王兀纳失里这种深入明境内地要求互开马市的势力,必定扩展到今

<sup>①</sup> 诏谕文说:“(上略)群雄悉定,故元番将降附者接踵而至。凡两遣兵,直抵漠北。时称帝者脱古思帖木儿奔往也速迭儿之地,遂遇害。其余士马,为知院捏怯来、国公老撒、丞相失烈门三人所有,今已悉来降附;朕处于美水草蕃畜牧之所,俾乐生安业。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谕尔兀纳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还日,具以闻,朕有以处之。”这岂不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了吗?

<sup>②</sup> 《实录》的原文说:“沙州王子阿鲁哥失里等遣国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儿兰等贡马及璞玉。”又参看《明史》(卷三百二十九)《哈密卫传》和(卷三百三十)《哈梅里传》等,可知哈梅里王是元的宗室。

河套西套地方。如此风靡四邻的哈梅里,更进一步,便妨碍了西域各国与明通贡。

象这类残元别部,乘明军平定朔北、扫荡西边的机会,反来压迫明边,明军绝对不会长此容忍下去。果然,明朝在拒绝这次通商的建议以后,就在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命都督刘真先创建甘肃城池,加备军马屯种。同年秋,出其不意攻陷哈梅里王城。但关于这事有两种不同的传说。先据《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亥(二十一日)条载:

“命左军都督佥事刘真、宋晟,率兵征哈梅里。先是,西域回纥来朝贡者,多为哈梅里王兀纳失里所阻遏,有从他道来者,又遣人邀击之,夺其贡物。上闻之,乃遣真等往征之。真等由凉州,西出哈梅里之境,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围之。知院岳山夜缒城降。黎明,兀纳失里驱马三百余匹,突围而出。我军争取其马,兀纳失里以家属随马后遁去。真等遂攻破其城,斩幽王列儿法帖木儿、国公者阿朵儿只等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印一,银印一,马六百三十匹。”

《明史》(卷三百三十)《哈梅里传》的记述,除上述列儿法帖木儿作 42 别儿法帖木儿、者阿朵儿只作省阿桑儿只以外,其余都只是抄录《实录》的文句而已。其次,《皇明资治通纪》(卷三)的记载是:

“八月,命都督宋晟、刘真,统兵征哈密。哈密去肃州千余里,虏所城也。九月,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伪王子别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杀其国公阿朵只,俘获虏众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银印二。悉送京师。”

后来,《从信录》(卷九)、《纪事本末》(卷十)等书所载,几乎完全与此相同。稍微不同的是,《纪事本末》把八月条改成“哈密寇边,命都督宋晟、刘真率师讨之”一点。这恐怕也是那种任意窜改,无足轻重。

现在拿两者来比较,在日期方面有八月和九月的差别,就史料性质来说,当然应该放弃《通纪》而相信《实录》。最大的差别是前者

有：“斩幽王列儿法帖木儿”，而后者却说：“擒其伪王子别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相差很大，颇难判断孰是孰非。但我想，这个幽王一定是前一年都督濮英所擒获的“故元幽王亦怜真”的后嗣，他的名字桑里失哥，恐怕是桑哥失里的颠倒错置，是否就是当时称作“故元省哥失里王”的异译<sup>①</sup>？至少，列儿法帖木儿是别儿怯帖木儿的讹误，我想不外是王子别儿怯。因此，《实录》的文句，不能读作“幽王列儿法帖木儿”，应该读作中间漏掉了“桑哥失里”名字的“幽王和别儿怯帖木儿”。《通纪》说“擒”，《实录》说“斩”，必定是先擒后斩，因而两歧了。其余，《通纪》所说国公阿朵只，可以看作是《实录》的国公者阿朵儿只的脱误，这样，除了俘虏数目稍有不同以外，并无很大的矛盾。数字的不同可能是公报和传闻之间的不同。总之，两者只是以两种报告为依据的不同记录，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明军突然袭击，攻占了哈密城，带着很多俘虏回师，这也不会错。

这次战役的结果，到二十五年，屈服了的哈梅里王就来朝贡了。《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二十五日)条载：

“哈梅里兀纳失里王遣回回哈只阿里等来，贡马四十六匹、骡十六只。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

《明史·哈梅里传》却说：“二十五年，遣使贡马骡请罪，帝纳之，赐白金文绮。”又据《实录》载，在这次战役前后，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癸丑(二十八日)，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也就是哈梅里西邻的东察合台汗国的Kizr Khoja王，遣使人贡。九月丁酉朔，明又派遣主事宽彻、监察御史韩敬、大理评事唐钰等带着敕书去别失八里(Bish-balik)，嘉奖他的“事大之诚”。从文意来看，这是随着送捕鱼儿海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原书第157页。又据《元史》(卷一百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的裔孙中有幽王出伯和喃忽里父子的名字。

战役中捕获的西域人回国的使臣来朝的<sup>①</sup>。总之，自从这次战役以后，西域孔道大通，确是事实。在这以前，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明朝也曾把许多投降的胡人送到西凉收容。二十五年五月，派凉国公蓝玉到今青海东部，大败罕东各蕃。又在二十九年二月，讨伐陕西边外的失刺罕、失包赤等地，收容鞑靼降众。三月，派行人陈诚到今青海腹地撒里畏吾儿地方设立安定卫<sup>②</sup>。这些事的细节这里从略。

洪武年代的西边经略，到此结束。经过下一代建文年代几年内讧，到永乐初年，成祖又重新经略西方，使哈密等都成了明廷的羁縻地区。在设立赤斤蒙古、沙州各卫的同时，又设立了哈密卫。《明史》的编者由此产生误解，把前一个哈梅里和后一个哈密看成 44 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分卷各立专传，这在慎密的《明史》里，不能不说是一个不相称的漫不经心。

洪武年代的北边经略，到末年更前进了一步，新设的大宁都司的新城、富峪、会州、木榆、营州、兴州各卫，是洪武二十年以后建立的，自不必说，即辽东的三万、铁岭、辽海、广宁各卫，山西大同的各属卫，山西边外的云州、玉林和东胜的各属卫，直隶宣府的万全、宣府各卫，大都是洪武二十一、二年到二十五、六年间建立的；至于陕西西边的甘州、肃州、山丹各卫则建于洪武二十三、五年到二十八、

---

① 《实录》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癸丑条载：“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其千户哈马力丁、百户干鲁撒等来朝。贡马十一匹，海青一。诏赐其王彩缎十表里。哈马力丁二表里，银一百两，干鲁撒等各二表里、银十两、钞十锭。从者各银五两、钞五锭。先是，大军征捕鱼儿海，得撒麻儿罕贾人数百。命鞑靼王子刺刺等送还本国，归至别失八里之地，黑的儿火者，遂遣使随刺刺来贡。”（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十八册、卷二百一十、第5叶、“钞十锭”，影印本作“钞千锭”。——译者）哈马力丁是这个国家的著名大酋 Kamar-eddin。（参看 E. 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卷二、第226页注）。

② 参看《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甲申、又二十五年五月辛巳朔，又二十九年二月壬子和三月壬午等条。

九年间；而万全边外的开平各屯卫则都是洪武二十九年设立的<sup>①</sup>。明太祖封他的爱子秦王棖于西安、晋王栲于太原、燕王棣于北平，虽都较早，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又把少子庆王榘(宁夏)、宁王权(大宁)、岷王楸(岷州)、谷王穗(宣府)、韩王松(开原)、安王楹(平凉)等列封于北边各要地。二十五年三月，又把中间的两个兄弟——豫王桂改封代王镇守大同，汉王模改封肃王镇守甘州、卫王植改封辽王镇守广宁。这些王子不久都即就封藩国、燕、晋各王都节制各该方面的军队<sup>②</sup>。太祖如何苦心经营北边，由此可以完全推测出来。

又据《实录》说：洪武三十年夏，太祖一再耽心北虏寇掠，下敕戒饬各王。据说晋王和燕王率领各将领出边，巡逻到离开平几百里以外的地点。三十一年四、五月间，燕王、辽王等都大力增强开平方面的防务<sup>③</sup>。同年闰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孙建文帝嗣立。不久嗣帝和他的叔父燕王失和，三十二年(建文元年)七月，燕王终于举兵。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败死。燕王即永乐帝代之。众所周知，这整整三年期间，是在所谓靖难的内战中度过，几乎无暇外顾<sup>④</sup>。

① 参看《明史》(卷四十到四十二)《地理志》和《实录》各该年月各条。

② 《明史》(卷二、三)《本纪》和(卷百十六到百十八)诸王传。

③ 参看《实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乙酉、辛卯，五月己巳、辛未，六月庚寅，三十一年夏四月乙酉，五月戊午、乙亥、乙酉，和《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纪》等。又，中国纪录里虽没有见到，而朝鲜《李朝实录》太祖戊寅七年(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寅条载：“辽东被虏人金松逃来，告曰：‘蒙古军向辽东，燕府王率师攻击，败之。辽王领兵将行，予亦充军，而行，中路逃来。赐衣食安业。’”

④ 《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关于建文帝最后时期，中国史料有不同说法。据《李朝实录》太宗壬午二年(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条载：“通事康邦祐来自辽东，至平壤。西北面都巡问使飞报：邦祐言：六月十三日，燕王战胜，建文皇帝命焚奉天殿，而自缢于殿中，后妃宫女四十人自死。是月十七日，燕王即皇帝位，云云。”当时，建文皇帝焚死宫中，不会有错。

## 下篇 永乐朝的经略

### 1. 初年的绥抚时代

明初经略外藩所遭到的最大不幸是在太祖逝世的同时立即发生了内讧，好几年间完全无暇外顾。因此，直到太祖晚年煞费苦心所建立的对外威力，一下子丧失罄尽。到了成祖永乐帝即位，又不得不重新苦心经营。成祖以整整三年的战争，终于完全打倒了建文帝。把建文一代创建的事迹加以革除，立即自承乃父洪武帝，创立了永乐朝。起初，新帝的权威还没遍及边陲，他的对外政策专赖招抚，还不能立即出去征讨攻伐。因此，从洪武末期到永乐初年，结束了靖难的内战以后，暂时还没有大举出塞远征，只是努力招抚兀良哈三卫和鞑靼、瓦剌等。关于绥抚三卫的经过，已另著文论述，这里从略。<sup>①</sup>

据《实录》载：成祖不仅招徕三卫各部，并已在靖难内战时期，建文二年二月癸丑（十八日），告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和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结果是三年十一月辛亥（二十七日），“鞑靼可汗遣使来输款”；四年六月，内患平定以后，八月丁丑（二十六日），即“以即位，遣使赍诏，谕和林瓦剌等处诸部酋长”<sup>②</sup>。所谓“和林瓦剌”并 46

①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91—192页。

② 但是，看来这时明朝还不免受到窥伺它的疲弊的北虏的侵寇。《实录》建文二年二月癸丑条说：“谍报，胡寇将侵边。上遣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这时的诏谕，实在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又《李朝太宗实录》壬午二年（建文四年）三月己丑条，载出使明朝南京回国的贺圣节使崔有庆的话说：“燕兵势强，乘胜远斗，帝（建文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成祖在靖难之役中，为了求得北虏的输款，或许采取了相当屈辱的态度，也未可知。《明政统宗》（卷六）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二月丁未条所载：“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率众归北平。”无疑是《实录》同一天的那条记载“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割哈刺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赐赉有差”（按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三十三册、永乐实录卷五、第1页，“割哈刺帖木儿”，作“刘哈刺帖木儿”。——译者）的讹传。



不意味和林的瓦剌,应该读作和林和互刺。因为当时,蒙古的所谓鞑靼部酋长还在占据和林,西蒙古的瓦剌还远在它的西边。这是对上文的率直解释,尤其根据永乐七年时,瓦剌贡使还必需经过亦集乃、哈密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sup>①</sup>。因为如果瓦剌当时已经占领和林,向明朝贡,就不会再迂迴西边的亦集乃、哈密了。

永乐元年,成祖一方面在二月间诏谕鞑靼可汗鬼立赤和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院知院阿鲁台等,另一方面在四月间派遣镇抚哈答帖木儿往谕瓦剌酋长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二年四月,再次招谕这两方面。六月,封哈密王忽纳失里(兀纳失里)的嗣弟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十月,设立赤斤蒙古千户所,又设沙州卫。接着,四年三月,创置哈密卫,用汉官周安、刘行等做忠顺王的长史、纪善等官。八年八月,改赤斤蒙古千户所为卫<sup>②</sup>。从建文以来到永乐初年,大宁、开平、东胜等各边卫都废弃了;成祖特别热心羁縻外卫,便又设立泰宁、福余、朵颜等兀良哈三卫;再建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青海西宁各卫;更进而在辽东女真地区开设著名的建州、兀者等许多新卫所;在东蒙古鞑靼地方也创立了坚河卫、海刺儿千户所、密阵、卜刺罕、苏温河各卫等。<sup>③</sup>这些是东蒙古各卫所中位置略稍明确的,此外还有方位不明的许多鞑靼卫所。

---

① 《实录》永乐七年六月丙寅条说:“遣敕谕瓦剌使臣暖答失等曰:本雅失里、阿鲁台为马哈木等所败,尔等可取道由亦集乃归,毋经哈密。如亦集乃不便,即取他道驰归。”通往瓦剌,亦集乃路最方便,但过去因受东蒙古鞑靼(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势力阻挡,似乎曾经通过哈密。

② 参看《实录》永乐元年二月己未、夏四月壬子、二年夏四月辛未朔、六月甲午、冬十月辛未、又四年三月丁巳、八年八月壬戌等条,和《明史》(卷三百二十九)《哈密卫传》、(卷三百三十)《赤斤蒙古卫传》、《沙州卫传》等。

③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157—159页、第192页)和《明史》(卷三百三十)《西番诸卫传》等。又割泰宁卫地所设的苏温河卫,或许是由流经今拜泉地方的双阳河而得名,也未可知。

据《实录》载：永乐四年二月甲申(二十三日)置斡难河卫；五年五月乙亥(二十二日)，阔伦么连的鞑靼头目把秃不花等、十一月戊寅(二十九日)，哈刺可兰地方的鞑靼头目安名等、又七年三月壬戌(十九日)鞑官百户可脱赤，分别从土刺河来朝贡马。这个阔伦么连可能在今呼伦泊(Kölön Naghur)附近。哈刺可兰是哈刺和林(Khara Khorun)的异译。斡难河、土刺河肯定是敖嫩(Onon)河、图拉(Tula)河<sup>①</sup>。

当时蒙古的情形究竟怎样呢？洪武二十一年，脱古思帖木儿死后，叛王也速迭儿等一时曾在东方逞威，但不久似乎就被瓦剌势力打倒了，结果，瓦剌的实力者便在和林拥立元室嫡统脱古思帖木儿的遗孤。《蒙古源流》(卷五)载：特克斯特穆尔(脱古思帖木儿)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恩克卓里克图(Enzke Joriktu)、额勒伯克(Elbek)两汗相继嗣立；建文初，后者被弑，他的长子琨特穆尔(Gün Temür)嗣汗位。琨特穆尔就是成祖最初与之通好的坤帖木儿。但这坤帖木儿似乎不久也灭亡了，永乐元年二月，成祖即位后通问的鞑靼可汗，已不是坤帖木儿，而是鬼力赤了。所谓鞑靼可汗鬼力赤其实并不是东方鞑靼部酋，而是西方瓦剌、即卫拉特(Oirad)的别酋、乌格齐喀什哈(Ügechi Khashagha)，是驻牧在蒙古西部的；而后来威振于东北蒙古的却是阿鲁台，即阿苏特(Asud)部的阿噜克台(Aruktai)，这事已另行论证过了<sup>②</sup>。不仅东方鞑靼部是这样，西北的瓦剌部部长猛哥帖木儿，也不知何时死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44页(注12)。又，位置不明的鞑靼各卫中，有《实录》所见永乐四年八月甲辰条的辣和儿河千户所；九月甲子条所见的只陈千户所等，他如五年二月己丑来贡的“哈安温都儿只青么连等处鞑靼头目阿里罕”，和六月癸卯的“考忒卜河等处鞑靼头目苦烈儿”，六月丁巳的“札木哈地面鞑靼头目他阿察儿”，和乙亥的“托堂哥山火乃苦因河好兀等处鞑靼头目一里哈”，以及冬十月己酉的“温突儿年么连等处鞑靼头目苟史得”等。从这些名称看来，显然都是蒙古人，但他们的地方现在很难考证出来。

<sup>②</sup> 以上都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01—211页。

了,代之而起的是大酋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三人。

## 2. 永乐七年战役前后

当时,蒙古失去了首领,鞑靼、瓦剌两部酋长相互激烈斗争。北虏相继投降明朝。永乐六年,故元嫡裔坤帖木儿的亲弟本雅失里从撒马儿罕(Samarkand)回来继承汗位以后,鞑靼对明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这或许是因为本雅失里以自己是大元嫡统而自负,加上在驸马帖木儿跟前彻底养成了对明的反感<sup>①</sup>。《实录》永乐七年春正月戊午(十五日)条载:“时,虏人多来归者,言本雅失里新立,众情不附。”这是当时的实情,本雅失里、阿鲁台等也连年苦于瓦剌的侵扰。尽管如此,自负是元室嫡脉,不能立即屈服于明朝,因而断然拒绝成祖一再的温和诏谕。《实录》永乐七年闰四月辛未(二十九日)条所载成祖给皇太子的敕书说:“近得北虏二千余人,遣使送还本雅失里,与之讲好,云云。”<sup>②</sup>成祖竟把敌人遣送回去,可见用尽一切手段来招致本雅失里。然而本雅失里竟把他的使臣杀了。反之,瓦剌大酋马哈木等却对明廷颇有好感。六年十月,三酋使臣连袂来朝。七年五月,成祖有意做给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看,分别册封为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而当明朝在七年四月,派遣最后的招抚使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使虏庭,六月得报被杀,便又出现了断绝已久的明军进讨漠北的事<sup>③</sup>。

<sup>①</sup> 关于本雅失里曾在帖木儿那里和帖木儿特别憎恶明朝这点,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14页。

<sup>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四十三册、永乐实录卷六十二,第121叶,“近得北虏二千余人”作“近得北虏二十余人”。——译者

<sup>③</sup> 参看《实录》永乐六年冬十月丙子、七年夏四月丁丑、五月乙未等条,和《明史》(卷六)《成祖本纪》。《实录》永乐七年六月辛亥条说:“百户李咬住及鞑靼伯兰等归自虏中言,给事中郭骥、金塔卜歹奉使至虏中,骥为本雅失里所杀。伯兰复言: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今在胘胸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上怒曰:

成祖本意想乘这时鞑靼的汗位还没有稳定、蒙古内部正在动摇的机会，一举立威定霸，同时也想以此来抚慰国内乱后的不平。<sup>49</sup>这一年三月，已从南京来到北京，积极备战。现在摘引记述简明的《明史·本纪》所载。永乐七年三月“壬戌（十九日）至北京，癸亥（二十日）大赉官吏军民，丙寅（二十三日）诏起兵。时，将士及北京效力人民，杂犯死罪咸宥之。充军者，官复职，军民还籍伍。……五月乙未（二十四日），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在这期间，四月，所以派郭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六月十日得到死讯，七月三日，便派遣大将军丘福等，发出大军十余万北征。

《明史·本纪》载：“秋七月癸酉（三日），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武成（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讨本雅失里。八月甲寅（十五日）邱福败绩于胘胸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sup>①</sup>说的就是这次北征。据《实录》载，当时，本雅失里、阿鲁台等方被瓦剌打败，逃窜到胘胸河即克鲁伦阿河畔据守。而西南鬼力赤的故地、河西、西套的余众都相率投降明朝，这已另文阐述<sup>②</sup>。丘福侮敌轻进，不纳各将领的谏阻，深入胘

---

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命边将整卒兵士，敕泰宁、朵颜、福余、兀者诸卫，皆严备之。”（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四十四册、永乐实录卷六十四，第5叶。“骥为本雅失里所杀，伯兰复言，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句，影印本作“骥为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译者）在这以前，郭骥曾出使到帖木儿那里，被拘留很久。郭骥可能早就和本雅失里相识。

① 邱福应该是丘福，因为清朝避孔子讳，把丘字都改成邱字。《明史》里凡丘姓都改成了姓邱。武成侯王聪，在《明史·鞑靼传》里写作武城侯，是正确的。但该传误把安平侯李远写成了李达，可能是依据叶氏《四夷考》，显然是错误。又，关于这次战役，《实录》、《通纪》、《明史》等都出自一传，全是传闻的集成，偏于琐碎末节，重要关键问题反而不详，这里就不详论了。

②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22—223页。

胸河以北，陷伏，全军覆没。丘福战败的经过情形，《实录》等有详细记录，但关于覆没地点相当于今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朝鲜《李朝实录》里传：当时，明朝发动二十万大军北征，遭到蒙古军抵抗而战败，说：“鞑靼皇帝将重兵屯关中口子外，总兵官沂国公、武城侯御之，败绩，全师被掳。”这种传说未必确实，且关中口子的位置也不详<sup>①</sup>。然据《实录》永乐七年七月癸酉（三日）条载成祖戒飭出师的丘福的话来看，可以想象，军队通过了开平即上都，从后来《北征录》的记述可以推断，他的覆灭地点，大约在克鲁伦河下游，即今鄂努呼西方附近。

正因为预期必胜而得到明军战败的报告后，成祖非常愤懑。立即决定第二年二月亲征，大修战备。《明史·本纪》也说：这年九月“甲戌（五日），赠北征死事李远莒国公、王聪漳国公。遂决意亲征。丙子（七日），武安侯郑亨率师巡边。壬午（十三日），成安侯郭亮备御开平。冬十月丁未（九日），削丘福封爵，徙其家于海南。”又说：“八年春正月辛未（四日），召宁阳侯陈懋，随征漠北。”九月甲戌，丘福麾下的败残将士逃回来，才传来这次战败的战报。当时成祖立即决意亲征。献策未被采纳而死难的各将领李远、王聪，受到追赠，丘福是个刚愎自用误事丧师的大将，因而死后予以追罚。宁阳侯陈懋当时是宁夏总兵官，是成祖亲信的第一宠将。《实录》永乐七年秋七月癸酉，成祖在戒飭出征的丘福的同时，在给敌酋本雅失里的信里说：“今命征虏大将军，率师往问杀使者之故。朕明年必亲率大军，往正尔罪。云云。”那当然是行军的先声，故作恫吓，并非真正的决意。到这时候，他才不得不认真实践说过的话。

<sup>①</sup> 《李朝实录》太宗九年（永乐七年）冬十月庚戌（十二日）条。八月壬戌条说：“沂国公丘胜将兵二十万北征，云云。”这里所说的沂国公丘胜，实是淇国公丘福，兵也没有二十万，不过约十万。《明史·鞑靼传》说：“将精骑十万北讨。”又，丘福因为这次战役惨败，身负污名，竟失专传，其实是当时第一流的名将。《国史考异》（卷五）第三条曾为他辩解。

看来,倾国十万大军一旦消失沙场,对明朝这样大国来说,的确也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为战胜者鞑靼带来了不得了的生气。明人的记录里几乎隐讳了这件事,但邻国朝鲜的记录,却记述得极为详尽。据《李朝实录》太宗九年(永乐七年)十一月甲戌(六日)条载:

“(1) 时通事孔明义回自北京言:鞑靼军去京不远,皇都危窘。西北面都巡问使亦上言:人有自辽东来者言:王师畏鞑靼,尽入城堡。”

又戊寅(十日)条载,辽东边散军不断逃入朝鲜境内;又十年(永乐 51 八年)春正月辛巳(十四日)条载:

“(2) 通事李子瑛回自辽东。子瑛言:达达军盛行于开元、金山等处。官军遇之辄败,其巡哨军,于正月初二日,攻辽东北门不克,掠城外居民而去。”

同月癸未(十六日)条又载:

“(3) 义州通事李龙,自辽东还,言:辽兵一万赴北京,遇达达军于山海卫,与战大败,死伤过半。辽东自正月初二日,严兵守城,昼夜不懈。”

明《实录》永乐七年九月甲午(二十五日)条载:

“敕辽东都司都指挥巫凯等,以广宁右屯卫并入瑞州广宁前屯卫,抚顺千户所并入沈阳中卫,左千户所并入铁岭卫,各令困守城池。如法操练。其驿传铺舍,但存车马递送,其人畜悉入城,毋为胡寇之利。”

又同年十二月丙辰(十九日)条载:

“敕辽东都司都指挥储钦等曰:近有人自虏中回言:虏人有居金山,与辽东切近者,宜严饬各卫所,固守城池,无以边隅晏安,而忘武备。”

这些都是和上引《李朝实录》的(1)(2)条相对应的,而明《实录》里却没有北虏迫近,皇都危窘,和八年正月,辽东遭到蹂躏等记述。

据朝鲜记录所传,只是辽东的形势,但危机当然并不限于辽东,恐怕大同、山西等北边一带都是这样。明《实录》永乐七年九月 52 戊子(十九日)条只载:

“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及山西行都司曰:今新附鞑靼赛罕脱尔赤



等言：本雅失里、阿鲁台欲来掠边，亟将各屯粮食，悉收入堡，深掘壕堑，严固守备。”

只是到了第二年二月，明军完成出征准备，北虏远离边境时，这种戒严状态才稍稍缓和。《李朝实录》太宗十年（永乐八年）二月癸卯（六日）条载：“通事朴茂回自辽东。茂言：鞑靼兵稍息，辽东无城守之警，军民牛羊畜牧郊野，无异平日。”

### 3. 永乐八年战役

在这以前，太祖在洪武五年战败以后，不得不隐忍十余年。成祖在永乐七年明军覆灭以后，立即决意第二年亲征，这当然要有相当的准备。清魏源的《圣武记》（卷十一）载：“出塞之师，首重运饷，永乐亲征，初至斡难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师。盖荒外之地，不能因粮于敌，而筹运之事，则视乎其人。云云。”但这一半并非事实。当时成祖怎样煞费苦心征发运饷，《实录》记载最详。这里只举一例。永乐七年九月己丑（二十日）条叙述征发近畿以外地方兵员说：

53

“敕永康侯徐忠等选练南京各卫及睢阳、归德、武平、镇江等二十五卫步骑三万。宁阳伯陈懋选练陕西属卫及庆、秦二王府护卫步骑万九千。江阴侯吴高选练山西及晋王府护卫步骑万五千。仍命中都留守司、河南、湖广、山东三都司，周、楚二王府护卫，选步骑四万五千，临洮、河州、岷州、西宁、平凉诸卫，选善战士兵五千。各赐钞、给行粮。皆以来年二月至北京随征。”

又冬十月己亥朔条记述议定北征方略之后，提到运饷事说：

“于是，夏原吉等议，自北京至宣府，则于北京在城及口北各卫仓，逐程支給。宣府以北，则用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五石，踵军而行。遇十日程，筑一城，再十日程，又筑一城。每城斟酌贮粮，以俟回军，仍留军守之。如虏觉而遁，即蹶其后，亦如前法，筑城贮粮。上然之。名所筑之城，曰平胡、杀胡。”

54

这就是例证。这次出征作战完全是按预定方略进行的，非仅征发大江以北的全国兵丁，除上引各条记述以外，从《实录》永乐八年八月乙卯等条所记载的赏建州卫夷酋等从军之功的事实来看，也可以知道西边征调到洮岷的西藏士兵，东边发动到满洲的女真军<sup>①</sup>。还不只是满洲，甚至曾大量征发朝鲜军马，还想征召朝鲜士兵。前述《李朝实录》太宗九年冬十月庚戌条所载明军败绩的报告下面接着说：“皇帝征兵诸路，将以明年二月北征。时国家闻黄俨出来，未知其故。或传言：请兵十万、将帅二人，由东北面，挟攻鞑靼。故有是命。”同月己未、十一月戊寅、十年二月庚戌、三月癸酉等条载，将一万军马，分成十九运输纳。可见已征发军马，但征兵却是虚传。文中所称国家是朝鲜自称，黄俨则是明廷使臣的名字。

起初，成祖得到丘福覆灭报告后，立即派遣使臣去瓦剌，告戒他们不要堕入本雅失里的好计<sup>②</sup>。完成出征准备以后，永乐八年春正月己卯（十二日），向天地宗庙社稷祭告亲征胡虏事，二月丁未（十日），祭太岁旗纛，由北京出发。同月壬戌（二十五日）过德胜关，来到兴和。兴和可能是这次远征的出发点，成祖在这里决定了各军的部署。《实录》永乐八年三月丁卯朔条载：

“命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郑亨督右哨，宁阳侯陈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挥胡原副之。广恩伯刘才督右掖，都督马荣、朱荣副之。”

第二天戊辰条又载：

“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驃骑将

---

① 《实录》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说：“升建州卫指挥释家奴为都指挥僉事，赐姓名李显忠，千户咎卜为指挥僉事，赐姓名张志义，赐百户阿刺失姓名李从善，可捏姓名郭以诚，俱为正千户。释家奴者，指挥阿哈出之子，皆以从征有功也。”还可参看池内宏的《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满鲜报告》第五册、第317—318页）。

② 《实录》永乐七年九月壬午条载：“遣使谕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以丘福败绩之故，且戒之曰：或本雅失里得福军旗帜衣甲，诈以攻王，慎勿堕彼奸计。来春，朕亲率兵征之。因赐马哈木等彩币等物。”

军,都指挥侯镛、陈贤等充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

于是,三月七日从兴和出发,午间到达鸣銮戍。第二天,在这里接待瓦刺的贡使。又过了一天(九日)举行大检阅,显示军威。《实录》载:“乙亥,上大阅誓师,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旌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钧震。瓦刺使者望之骇愕,曰:天兵如此,孰敢娶其锋者。云云。”第二天,派指挥保保等送瓦刺使臣回去,还厚赐顺宁、贤义、安乐三王。瓦刺使臣后来又在四月壬子(十六日),来禽胡山谒见成祖。当时,他们非常关心明军的出征,当是事实,但并没有另派一支军队和明军呼应的情况。

三月十日,明军从鸣銮戍出发。四月十六日,经过禽胡山,十九日,驻宿广武镇,然后渡过大漠。五月初一,才到达饮马河上的平漠镇。饮马河是当时成祖赐给胪胸河即克鲁伦河的雅名。《实录》里也记载了这次进军的路线。当时扈从随征的金幼孜的《北征录》记述最详。这几十处地名,大半都是当时所用的雅称,现在颇难考证<sup>①</sup>,这里只探讨以下各问题。关于从北京到兴和之间的驿站名,兴和城和其附近的沙城等,已详见箭内(亘)博士的研究论文,这里从略。<sup>②</sup>关于其余的驿程,《北征录》记述如下:

“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过此海子,又度数山冈,午次鸣銮戍。上指示山,谓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颜山,其西北有小伯颜山。指其东北曰:此去开平,……初十日早发鸣銮戍,……行数里,平山渐尽,东北有山颇高,如诸山。上曰:此即大伯颜山。西北有山甚长,隐隐如云雾,间如海波层叠。上曰:此即小伯颜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则又卑矣。由是地平旷。……又行十余里,过凌霄峰,即小伯颜山也。”

<sup>①</sup> 现在还不能勉强求得解释。金幼孜的《北征前后录》版本很多。其中,明沈节甫的《纪录汇编》本和罗振玉新刊的东方学会本是足本。查《皇明经世文编》(卷十九),有胡俨所作《金谕德·北征诗集序》,可知《北征录》的作者还另有《北征诗集》,

<sup>②</sup> 参看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36—640页。

《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载:“大伯颜山,镶黄旗牧厂境内,昂吉立冻东北十余里。”照现在的地图来看<sup>①</sup>,离兴和半日路程的地方是鸣銮戍,可能就是现今的后义合滩一带,它的东北有标高1,370米的山,恐怕就是大伯颜山;它的西北标高1,430米的哈西兰特鄂博,当是小伯颜山。据《实录》正统三年春正月丙申条载:“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杨洪奏:比因达贼犯边,臣率兵剿捕,至伯颜山遇贼,奋击,生擒贼首指挥也陵台等四人,余贼悉溃。既而追至宝昌州。”又正统六年十一月乙未条载:“左参将都督佥事黄真等率兵巡哨,至伯颜山,遇虏骑百余,击走之,获其马八匹。明日至闵安山,复与兀良哈三百余骑遇。”据箭内博士研究:这个宝昌州是今白城子,明安即闵安,在今上都河上店附近<sup>②</sup>。由此可知,这里的伯颜山自然就是今后义合滩的北山。

越过伯颜山以后的地名多不详。关于广武镇,仅见“有土城 56 基,问人云:国初征和林时所筑,屯粮于此。”金幼孜的《后北征录》说:“即哈刺莽来。”所谓“国初征和林时”是指洪武五年李文忠远征漠北的时候。当时曾看到哈刺莽来的名字,从应昌进军胘胸河的明军,过口温以后,曾在这里宿营。其后,《实录》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甲申、正统四年十一月辛酉、景泰三年九月辛亥等条,都看到这个地名。这些都是瓦刺大酋从克鲁伦河以北往内蒙古时,途中驻屯放牧的地方。其中,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条载:前军右都督杨俊叙述瓦刺太师也先的事,说:“闻其妻孥辎重俱在哈刺莽来,去宣府才数百里,其精壮屯于沙窝,尤为至近。云云。”明确记载哈刺莽来距宣府边外仅数百里<sup>③</sup>。

① 现在的地图,只能依据陆地测量部发行的《东亚舆地图》和《东亚大陆图》等。以下同。新版《东亚舆地图》图形正确,但地名每每旧版好,尤其是历史地名是如此。

② 参看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638—639页、第760页和池内博士《鲜初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满鲜报告》第五册、第358页注11)

③ 杨俊这句话,亦见于《国朝献征录》(卷十)所载他父亲《昌平伯赠颖国公洪传》后面所附的《杨俊传》。这里依据年月记录清楚的《实录》,不过《实录》里有“闻其子孥辎重”一句,意思很难理解,兹依《献征录》改正。

再查《大清一统志》，其中《喀尔喀蒙古·古迹》(卷四十一)条题为《度漠驿站》，说明了这次永乐帝北征的路程；并叙述清康熙三十五年圣祖兴师亲征厄鲁特的噶尔丹，三月丁卯(十一日)，出独石口，兼程北进。说：

“四月戊戌(十三日)，出喀伦边，次苏德图。己亥(十四日)，次呼鲁苏台插汉脑儿。辛丑(十六日)，次喀喇芒鼐哈必尔汉。癸卯(十八日)，次席喇布里图。丙午(二十一日)，次西巴尔台。壬子(二十七日)，次察罕布喇。五月丙辰朔，次拖陵布刺克。庚申(五日)，次阿敦齐陆阿鲁布刺克。辛酉(六日)，次枯库车尔。壬戌(七日)，次西巴尔台。癸亥(八日)，抵克鲁伦河。”

喀伦是满洲语 Karun,意思是卡哨。这里是指内外蒙古的边界线。时期也是四、五月时候。在当时缩印的实测图—著名的安维利(D'anville)地图上,也记有这次康熙帝的北征路线。参照该地图, 57 上述各地名都分别标出来了。象 Soudetou chery (苏德图—Südetü); Houloussoutaitchahan Omo (呼鲁苏台插汉脑儿—Khusutai Chaghan Naghur); Kara-manni abirhan chery (喀喇芒鼐哈必尔汉—Khara Mangnai Khabirghan); Sira-pouritou Omo (席喇布里图—Shira Büridü); Chibartai Chery (西巴尔台—Shibartai); Tchahan Poulac (察罕布喇—Chaghan Bulak); Tourin chery (拖陵布刺克—Töring Bulak); Aduntsilo arou Poulac (阿敦齐陆阿鲁布刺克—Adughun Chilaghu Aru Bulak); Coucouchol Omo (枯库车尔—Kököchel) 等,位置完全没有疑问。上述哈喇芒鼐哈必尔汉就是这里提到的哈刺莽来,几乎没有疑问。因为哈刺莽来(Khaha Mangnai)就是黑额(山头)的意思,蒙古有许多这样的地名。这里提到的地方,正是在从多伦到库伦的大道上,是内外蒙古交界附近的一个大草原,最符合上面所说的哈刺莽来

的条件<sup>①</sup>。

广武镇就是哈刺莽来,在今多伦诺尔到库伦大道上,外蒙古南边,内外蒙古接壤的地方。禽胡山在往前走一天路程的地方,它的位置也就可以大致推测出来。据《实录》永乐十二年五月乙亥条载:“驻蹕禽胡山,上念在潜邸时,尝禽虏寇乃儿不花于此,遣礼部尚书吕震,祭其山川之神。”这里就是从前洪武二十三年成祖还是燕王的时候,第一次出征塞外到这里收降虏酋咬住、乃儿不花等的迤都。因此,改名叫禽胡山。《北征录》载:“十六日午,次禽胡山,营东北山顶,有巨白石,上命光大(胡广),往书禽胡山灵济泉大(六)字,及御制铭纪行刻石。”《实录》载:“壬子,车驾次禽胡山,上制铭刻石曰:瀚海为罽,天山为镞,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赐其泉名 58 灵济。”又,“甲寅,车驾次广武镇,赐其泉名清流,上制铭刻石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成祖的得意可以想见。这些碑铭到今天或许还保存着,也未可知<sup>②</sup>。

① 这个哈刺莽来地方或者就是今达里冈崖牧厂地区。再查安维利(D'Anville)地图,在这地方记有“*Inscription Chinoise sur L'expedition de L'Empereur Yong-lo contre les Mongous* (关于永乐帝远征蒙古的中国人记载)。”塞北的路程受水脉限制,明永乐帝和清康熙帝都是由这同一路线前进的。

② 但广武镇铭刻,据《北征录》说,因受风雨所阻,未能完全刻成。当时刻铭的地方是禽胡山,禽胡山前面有清水源和玄石坡。广武镇后面有捷胜冈等。关于清水源,《实录》永乐八年三月戊子(二十二日)条说:“车驾次金刚阜,敕游击将军都督刘江曰:清水源虏所往来之处,恐彼有伏,汝等乘夜速往掩捕之。如不见虏,即先据山顶泉源以俟。”又同月丙申(三十日)遂次清水源,会有甘泉涌出,赐名神应泉。《北征录》有四月二日进《神应泉铭》的记述。据《后北征录》说:它的蒙古名叫马塔马。玄石坡在清水源以北两天路程、禽胡山前面两天半路程的地方。《北征录》详细记述了纪行刻石的情况如下:

“次玄石坡,见山桃花数丛盛开,草莽中忽睹此,亦甚奇特,上登山顶,制铭,书岁月,纪行,刻于石,命光大书之。并书‘玄石坡立马峰’六大字,刻于石。时无大笔,用小羊毫笔,钩上石,勒成,甚壮伟可观。晚,有泉跃出于地,如神应,泉足饮人马,名曰天赐泉。……”

时间是四月七日。这座山似乎就是所谓赛罕山。据《实录》说:其铭文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如本文所述,永乐帝刻铭的清水源,在兴安岭西侧还



成祖大约是沿着现在的多伦—库伦大道进军的，所经过的饮马河畔平漠镇的位置，也大致可以推测出来，可能和后来清圣祖进军的路线大体相同，肯定是今塔尔集尔集（Targilji）河汇流处附近<sup>①</sup>。这就是说，成祖是先出鞑靼部西边，确是由这条路一直沿河东进了。据《实录》及《北征录》载：五月三日，从平漠镇出发，从这里向东走两天，抵苍山峡，首次捕获敌谍；五月八日，来到环翠阜，侦知敌军内讧。传说敌众分为二部，阿鲁台向东奔跑，本雅失里向西跑到兀古儿札地方去，想投靠瓦剌。《实录》记述如下：

“甲戌（八日），车驾次环翠阜，指挥款台等获虏人询之。言：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今本雅失里至兀古儿札之地，将奔瓦剌矣。时日已暮，上令诸将，悉渡饮马河驻营，议分兵追本雅失里。”

成祖于是就在克鲁伦河畔筑杀胡城，驻屯留下的兵。五月九日，亲自挑选精锐骑兵北进。十二日，到达兀古儿札地方，敌人已

---

有一处，但两处都不是皇帝粮尽退兵的地点。本文所引魏源的《圣武记》的话，肯定有什么误解。按《北征录》纪程计算，清水源大致在兴和与广武镇中间。捷胜冈在广武镇以北两天路程的地方，这里是入大漠的要道。《北征录》载刻石的经过说：四月二十一日，“次捷胜冈，有泉涌出，名曰神献泉，上令光大书捷胜冈三大字于石。山多云母石，并书云石山三字刻于石。”这里所说的光大是和金幼孜同时随军扈从的胡广的别号。《明史·胡广传》说：“广善书，每勒石，皆命书之。”这块刻石实还保存。据柯萨凯维奇报告“禽胡山”的刻石上说：“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寅，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题为“御制铭”的铭文，是“瀚海为罽，云云”。

① 《北征录》记述饮马河前面两天路程的地方，过元氏诸王坟墓的古梵场以后，又记述了饮马河畔的情形，说：“度一冈，遥见庐胸河，又过一冈，上揽辔，登其顶，四望而下。又行数里，临庐胸河，立马久之。赐名曰饮马河。河水东北流，水迅疾，两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芦苇、青草，长尺余，传云不可饲马，马食多疾。水多鱼，顷有以来进者，驻营河上，地名曰平漠镇。”（按古今说海本、第20叶，“登其顶，四望而下。”作“登其顶，四望如下。”又按《豫章丛书》本，作“登其顶，四望始下。”按《豫章丛书》所刊《明人小史总目》称：《北征录》是“据古今说海本付刊，用《历代小史》复校，但在《北征录校勘记》里说：十三叶“四望如下”，两本皆作如，似以作“而”为长。——译者）

远遁无踪。把兀古儿札河改名清尘河，当夜倍道追赶敌人。十三日，追到斡难河岸，大败本雅失里军。这时，金幼孜驻在克鲁伦河畔的杀胡城，因此，《北征录》没有记载这些事，《实录》记述如下：

“戊寅(十二日)，车驾至兀古儿札，虏果先遁，乃驻兵河上，赐兀古儿 59  
札河名清尘河，夜倍道追虏。己卯(十三日)，车驾至斡难河，追及虏，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一呼而败之。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度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孳畜。仍命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等追之。上驻蹕灭胡山。”①

灭胡山是给会战地区起的雅名。成祖还祭祀斡难河的山川，赐名玄冥河。于是班师。十七日，抵清尘河，二十日，回到饮马河畔，颁布平胡诏，派使臣去报知留守京师的皇太子②。

明军又为了救平已经往东逃奔的阿鲁台，二十二日，从杀胡城出发，沿饮马河向东走了五天，二十六日到达定边镇。在这里祭祀上年覆没的丘福等军的将士。《北征录》没有记述这件事，但《实录》载：“壬辰(二十六日)，车驾次定边镇，遣都督梁福，谕祭去年陷没将士。癸巳(二十七日)，车驾次双清源，前从丘福陷虏中军士，闻上亲征，至是多脱归。”从这里又往东走了五天，六月二日，到达阔滦海子即现今呼伦泊畔，赐名玄冥池。

现在来考证上述各个地名。成祖所到的克鲁伦河畔肯定是塔尔集尔集河汇流处附近，所以，由这里向东走六天路程的杀胡城，可能是今外蒙古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的盟所在地巴拉斯城附近。

①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四十五册、永乐实录卷七十，第3叶。“赐兀古儿札河名清尘河”，作“赐兀古儿札河名清澄河”。——译者

② 这里，《实录》说：“丙戌(二十日)车驾次饮马河，……遂遣都指挥李文、中官海寿赍捷书，谕皇太子遂下诏班师。诏曰：云云。”下面是“丁亥(二十一日)车驾次杀胡城。”捷书和班师诏书似乎都是二十日发的，但据《北征录》说，二十一日，成祖到杀胡城后，金幼孜始“至营中见上，与语良久，命写平胡诏，”二十二日出发条说：“是日，发平胡诏及书敕谕数道。甚忙迫。”金幼孜是起草这类诏敕的从臣，因此，他的话确实可靠。这个平胡班师之诏，《明实录》和《李朝实录》太宗十年秋七月丙子条里都记载了全文。

明军从这里转向西北,出乌里禿(兀古儿札)河和敖嫩(斡难)河畔。兀古儿札地方在兀古儿札河畔,不会有异论。据《实录》永乐八年五月丁丑(十一日)条载充响导的鞑靼百户的话,说:“兀古儿札四塞之地”,由此可以推测它是该河上游地区,又从杀胡城走三天路程到兀古儿札,再走一天路程到达斡难河岸的距离来计算,这项记录也可以证实<sup>①</sup>。从巴拉斯城往东走五天,距离呼伦泊西方五天  
60 路程的定边镇,肯定是今通往南北大道所过的鄂努呼西方附近。丘福等明军可能是从南面沿这条大道北进,到克鲁伦河畔后,全军覆灭的。据《北征录》载:成祖的军队二十六日从临清镇出发<sup>②</sup>,午后离开饮马河,走入山中,晚上到达定边镇。第二天从定边镇出发,午间渡河,傍晚到达双清源。按现在的地图看,鄂努呼上游,克鲁伦河显著向北弯曲,东西往返应该从布拉汉都桂通过锡拉锡巴台,由南面的捷径直达鄂努呼,唯有这里河同往返路径离开,完全和以上记述吻合。成祖大军肯定是从这条东西走向的捷径进军的。

六月二日,通过阔滦海子,并赐名玄冥池。成祖的军队在这里作为临敌的准备,东进过玉带河、清胡原、澄清河、苍松峡、黑松林、飞云壑等地,九日,在可能是兴安岭顶峰的静虏镇打败了敌酋阿鲁台,又循兴安岭东坡沿川向东南行,十三日,到达广漠戍。从这里折回西南,二十五日再到兴安岭西的永宁戍,二十七日,到达今达

<sup>①</sup> 《大明实录》永乐八年五月丁丑(十一日)条载:“车驾次平虏塞,用鞑靼百户为响导。上指示山川,谕之曰:今径趋兀古儿札,虏岂坐待于彼,虏闻朕来,必西走,大军东北行,则与虏相左,若西北要之,虏何所遁。今径往,我一程虏已二程,恐难及也。百户曰:兀古儿札四塞之地,彼何所往,至则擒之矣。云云。”由此可见,明军似往东北走,到达兀古儿札。现在叶氏的《四夷考》(卷五)等就是这样解释的。总之,平虏塞位于从杀胡城往西北走两天路程所到的地方,兀古儿札就在兀古儿札河上游无疑。

<sup>②</sup> 其实,罗本《北征录》说:“二十五日发蟠龙山,雨意未止。晚次临清镇,午后离饮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边镇,是程无水,载水为早炊。二十七日发定边镇,午至河,午食后渡河,云云。”午后两字上面脱漏“二十六日”四字,现在依文意订正。(古今说海本、第23叶。又豫章丛书本、第14-15叶。两本“午后”二字上,都有“二十六日”四字。——译者)

里泊南方的通川甸，七月二日，过开平，八日，过独石，十七日，回到了北京。这个玉带河就是乌尔顺河(Urshighun)，清胡原是捕鱼儿海(Buir Naghur)东北的古战场，苍松峡、黑松林等都在喀尔喀(Khalkha)河上游，广漠戍在今洮儿河上游的苏鄂公爷府附近，永宁戍恐怕是今西乌珠穆沁王府方面。这些地方都已说明过了<sup>①</sup>。

成祖所以这样变更行军路线，由东面迂回回来，是因为预先已从杀胡城分兵运粮，令赴应昌、开平等候；成祖所以从兴安岭东再折回兴安岭西，理由实际就在这里。而大将王友、刘才等违令走错了路，以致许多军士饿死沙场，颇受到成祖的斥责。《实录》在五月丁亥(二十一日)记述成祖将东行的一条载：<sup>61</sup>

“车驾次杀胡城，敕成安侯郭亮、督馈运赴应昌。命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以所领将士，先赴开平休息。时，谍报虜伪知院失乃干溃散，西走至广武镇，欲率众来降，遣指挥廓廓帖木儿等招之。仍命王友等，途中若遇失乃干降，须善抚绥，不降即掩击之。敕尚书吴中、都指挥章安，督馈运赴禽胡山。”

六月庚申(二十五日)记归途出兴安岭西永宁戍的一条载：

“车驾次永宁戍。时，清远侯王友等至禽胡山，与失乃干相距一程，友等迂道，避往应昌，致军士乏食，多死者。上闻之，震怒”。<sup>②</sup>

以下辛酉、壬戌、癸亥等条，接连叙述严责王友、刘才等。秋七月丁卯(二月)记述到达开平的一条说：“命都督张远等，于平胡城运军饷还开平。”这次征伐的结果是，本雅失里投靠瓦剌后被杀，阿鲁台也在同年十二月屈服来降，他的属下兀良哈三卫也服罪归顺。

---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5—146页。但当时认为通川甸在今达里泊的东岸，现在移到了南面很远的地方，因而永宁戍的位置，也应该稍向南移。

<sup>②</sup> 这是王友等恐怕失乃干不降，因躲避反而迷了路。失乃干是九年春正月庚辰条所说：“鞑靼失捏干剽掠黄河东岸。”又夏四月庚申条所说：“虜寇失捏干谋袭大同，其众约五千，能战者不过三千”的失捏干。参看原书第262页(注118)。〔本书第196页注<sup>③</sup>〕

#### 4. 永乐十二年战役

永乐八年一役，粉碎了东方鞑靼部的势力，但由此得到实际利益的并不是明军，乘两虎相争筋力疲惫而占伧夫之利的却是西蒙古的瓦剌部。本来就显示出兴旺的瓦剌势力，趁鞑靼蹉跌的机会，突然猖獗起来，占领和林，杀了残败的本雅失里，拥立他的儿子答里巴，称霸于蒙古，动辄显示看不起明廷的气势。尤其永乐十一年七月，阿鲁台被封为和宁王以后，特别抗拒明廷命令。这时成祖迫切感到必须膺惩瓦剌了。永乐十一年四月，成祖从南京来到北京，七月，册封阿鲁台。十一月，听说瓦剌的马哈木等率兵渡过饮马河，驻军哈刺莽来，有南窥的趋势。于是，便再次征调全国大军。到十二年三月，又踏上亲征之途<sup>①</sup>。

《实录》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八日)条载：命令各将领巡行边境，简练士马。并集陕西、山西和潼关等兵于宣府，会中都(安徽凤阳)、辽东、河南三都司及武平、归德、睢阳、淮安各卫兵于北京。十二年春正月条还叙述运饷问题说：

“庚子(二十五日)，命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直隶、徐州等卫，不分屯守，各选军士，以指挥千百户率领，都指挥总率，随军运粮。辛丑(二十六日)，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丁十五万，运粮赴宣府。其运粮民丁悉给行粮及道里费，仍免差徭一年。”

同年二月庚戌(六日)条记述部署各军如下：

“命安远侯柳升领大营，都督马旺、陈翼、程宽、全玉副之。武安侯郑亨领中军，兴安伯徐亨、都督马瑛、章安副之。宁阳侯陈懋领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丰城侯李彬领右哨，遂安伯陈瑛、都督费璘、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领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谭青领

<sup>①</sup> 以上，参看《明史·本纪》和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原书第218页)。关于瓦剌的罪，《实录》永乐十三年春正月丁未，记述瓦剌三王谢罪辞说：“数年以来，仰载皇上大恩，如天罔极，前者不能约束部属，致犯边境，且拘留使臣舍里撒哈尔等，实非本心，皆为左右所误，致负大恩。云云。”

右掖，新宁伯谭忠、都督马聚副之。都督刘江、朱荣等为前锋。会和宁王 63  
阿鲁台使至，言马哈木今遣乞塔歹率骑卒至兴和，侦朝廷动静。于是，命  
刘江等先往兴和，营于城之西，出兵哨瞭。又命谭青率右掖兵，往兴和  
操备。”

在这以前，和宁王阿鲁台一再遣使报告瓦刺的动静，请求明军出  
动。于是，成祖便在前一天(五日)举行大检阅，在他使臣面前夸耀  
明军武威。十一日，送还使臣。

这样，三月十七日，成祖便亲率步马官军五十余万从北京出  
发。二十九日，过野狐岭到兴和。《实录》和金幼孜的《后北征录》  
都详细记述了行军的经过。四月甲辰朔，明军在兴和举行大检阅。  
五日，从这里出发，所经之路几乎和上次相同，路上收服降虏，五月  
二日，到禽胡山，八日，到广武镇。二十三日，到饮马河，沿河西行，  
六月三日到达双泉海<sup>①</sup>。以上所记的宿营地都曾驻军数日。

双泉海就是撒里怯儿，相传是元太祖的发祥地。《后北征录》  
叙述这事说：

“(三日)晚，次双泉海，即撒里怯儿，元太祖发迹之所，旧尝建宫殿及  
郊坛，每岁于此度夏。山川环绕，中阔数十里，前有二海子，一咸一淡。  
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处，西北山有三关口，通饮马河、土刺河。胡人  
常出入处也。”

元太祖建造宫殿的撒里怯儿地方，就是《元史·太祖本纪》所说的  
“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今克鲁伦河上游右岸  
噶老台湖(Khalaghutai Naghur)附近<sup>②</sup>。由以上所引，可以明确当  
时的形势。明军在这里遇到了敌军前锋，又前进到康哈里孩、苍崖  
峡、忽兰忽失温，和敌军主力进行了决战。

64

<sup>①</sup> 但到广武镇以前，和上次行程大致相同，以后就转向东北，不出塔尔集尔集河  
口方面，径向西北进发，直出托诺山下。这不仅是往土刺河方面的当然路线，即就前后  
出现在《北征录》的宿次地名来看，也可以推测这里完全不同。安维利(D'Anville)地  
图里详载了这条分往东西的路线。

<sup>②</sup> 参看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672页。



《实录》和《后北征录》都详细记载了这次作战的经过。根据公报记述的《实录》和金幼孜的私人记叙，各有特点，互相对照，颇有兴趣，并能互相补充。这里先摘引《后北征录》于下：

“初五日晴，午发双泉海，暮至西北三峡口，即康哈里孩。无水。是日前哨马与寇相遇，交锋杀败，胡寇数百人宵遁。初六日晴，晨发三峡口，午次苍岩峡。初七日晴，晨发苍崖峡，午次急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去营十里许，寇四集，列于高山上，三万余人。每人带从马三、四匹。上躬擐甲胄，帅官军精锐者先往，各军皆随后至，整列队伍，与寇相拒。寇下山来迎战，火铳四发，寇惊，弃马而走，复集于山顶。东西鼓噪而进，寇且战且却。将暮，上以精锐者数百人前驱，继以火铳，寇复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勇向前力战，无一人不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军回营，已三鼓矣。遂名其地曰杀胡镇。”<sup>①</sup>

《实录》里记载自双泉海以后，屡次打败敌人的前哨，最后戊申（七日）条载：

“戊申，驻蹕忽兰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见行阵整列，遂顿兵山岭不发。上驻高阜，望寇已分三路，令铁骑数人挑之，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虏，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度两高山，虏勒余众复战，又败之。追至土刺河，生禽数十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皇太孙遣骑兵，四出觐视，知虏已败走，上始还帐中。”

前者的忽兰忽失温，当然应按后者改作忽兰忽失温。据《国朝献征

<sup>①</sup> 《后北征录》古今说海本。第4—5叶。上引文中，凡有符点的字是古今说海本所无。又“列于高山上，三万余人”句，古今说海本作“列于高山上，可三万余人”。“已三鼓矣”作“已二鼓矣”。——译者

录》(卷九)所载罗亨信的《武进伯朱公荣神道碑铭》载,朱荣两次从军出征漠北说:“公随征至玄冥河,追逐虏酋本雅失里,至红山口静虏镇。……复征和林、苍崖峡,冲入贼阵,大破雅刺之众。”八年追虏酋本雅失里至玄冥河,确是事实;但如果说追到静虏镇,或说十二年曾出征和林,并非属实,可见这叙述并不精确。说八年到红山口,恐怕也有误,是否应改作在十二年“复征于苍崖峡、红山口,云云。”雅刺当然是瓦刺的异译。据《国朝献征录》(卷九)所载归有光的《兴安伯徐祥世家》,叙述徐祥之子徐亨从征的经过说:“十一年,亨从驾北征,至红山嘴,败瓦刺于苍崖峡。”这里的十一年是十二年之误。苍崖峡是苍崖峡之讹,叙述也不免稍不精确,但红山嘴这个词,却没有错,就是前述《朱荣神道碑铭》里的红山口,也就是蒙古语的“忽兰忽失温”的译名。蒙古语忽兰忽失温(Hulan Khushighun)正是红鼻子(山嘴)的意思。又据《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纪》载:明宗从漠北回漠南途中,由秃刺河即土刺河出撒里怯儿间,曾驻蹕叫作忽刺火失温的地方。这个忽刺火失温自不必说,《元史》(卷百六十二)《孛忽兰吉传》里的合纳忽石温,恐怕也是指这同一个地点。从上引《后北征录》的叙述看来,可知这地方就是克鲁伦、图拉两河分水岭的顶点,瓦刺兵据守这个要害,试图击退明军。

当时的班师诏书叙述战争的结果说:“朕不得已,躬率六师以讨之。师至撒里怯儿之地,贼兵逆战,一鼓败之。追至土刺河,贼首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不度智能,扫境而来。兵刃才交,如摧枯朽,追奔逐北,兽猕禽戮,杀其名王以下数千人,余虏霄遁,遂即日班师。”<sup>①</sup>《明史》(卷三百二十八)《瓦刺传》等也沿袭《实录》的记述,说是明军大获全胜,然而事实未必是这样。试想明臣

---

<sup>①</sup> 《大明实录》永乐十二年六月己巳(二十八日)条和《李朝实录》太宗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月己丑(十九日)条等,都载有班师诏书,文字稍有异同。现依据《永乐实录》。

远征漠北各役,大都没有见到一决雌雄的大会战而告终,惟独这次战役和洪武五年的远征相提并论,显得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决战。战役经过在上引《北征录》和《实录》里记述甚详。明军打败了瓦剌军,但同时自己的军队也受了重创,已经没有追击敌人的余勇了,所以《实录》也说:“诸将请追寇。上曰:寇穷矣,何用远追。遂议班师。云云”<sup>①</sup>;战争结束以后,九月、十月间,还不断修筑临边城塞,力防瓦剌。又据朝鲜的《李朝实录》太宗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月己丑(十九日)条载,除上引班师诏书外,还提到当时辽东的风传,说:

“又辽东人皆云:王师与北人交兵,北人伏奇兵,佯败而走,王师深入,奇兵绝其后,围数重,帝以火药突围而出,倍日而还。”

仿佛明军只靠敌人没有而自己独有的新锐武器才得了救。可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所载:“时,瓦剌虽大创去,然杀伤亦略相当。”应该说是持正之论。明军靠这种新输入的神机  
67 铳炮,打败剽悍的北敌,不仅是在这次战役,去年在静虏镇打败阿鲁台时,也是这样。《实录》和《北征录》都清楚地记载了这事。又《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三年(正统六年)六月戊辰条所载给咸吉道都节制使的谕旨中又说:“火炮最御敌之利器也。尝闻中朝于北征之时,非唯放射人赍持,或驮载于马,或使一人赍持从之,随其射尽传授。故御敌之际,甚有利益,云云。”

又,《实录》和一般史料,都说当时明军曾到达土刺河畔,但就《后北征录》的文义来看,成祖的兵似乎并未进到土刺河,仅在忽兰忽失温地方逗留两三天以后,就收兵回师了。不过,忽兰忽失温似乎离土刺河很近,明大军前锋某部曾进抵该地,而身居后队的文臣

<sup>①</sup> 引用文句,见于《大明实录》永乐十二年六月己酉(八日)条。又参照《实录》同年秋七月丙子(五日)、九月癸未、甲午、丁酉,闰九月壬戌、丁卯,冬十月壬午等条,又,虽然和本论题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这次战役,《国史考异》(卷六)第九条里,也有一段考证。

金幼孜，可能知道这种情形而没有记述。这未免也是一种记录上的掩饰，很难设想，成祖的班师诏书里会点出没有到过的地名来。明军在六月十日从忽兰忽失温班师，第二天过三峡口，扫荡了残余敌寇，晚上到达双泉海，循去时的原路回来。七月四、五日，经过广武镇、禽胡山，二十一日自兴和入万全，八月一日回到北京。

据《实录》载，在这中间，六月十日到回流甸的时候，成祖遣使把打败马哈木的情况通知阿鲁台。十七日，驻蹕三峰山西南，接受阿鲁台使者都督朵儿只、管卜来朝。又命中官王安带着敕书去慰劳阿鲁台。同月十九日到饮马河西岸，听取都督锁住报告他主人阿鲁台因病不能亲自来朝见的情况，特派指挥徐晟等，赐米百石、驴百匹、羊百隻，另赐他的部属米五千石。又，二十五日到野马泉时，<sup>68</sup>和宁王阿鲁台派人来谢恩，同时谢因疾不能亲朝之罪。看来，阿鲁台曾因马哈木强横，感到苦恼，遣使向明廷诉苦说：“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sup>①</sup>。而到这时候却称病不来，驻扎在距离明军只有几天路程的地方，观望形势。他的根据地无疑是在今呼伦贝尔地方<sup>②</sup>，他的前哨可能在暗中窥探明军的行动。据《实录》永乐十二年五月丙子（四日）条载，在这次决战开始以前，成祖在禽胡山告戒前锋都督刘江等说：“骑士哨瞭，若遇寇东走，即瓦刺之人诣阿鲁台者，西走即阿鲁台部下往瓦刺者，须并执之。盖虏情多诈，不可不察。”成祖所以不逼阿鲁台反而安抚他，不外想羁縻他罢了。

## 5. 永乐二十年战役

忽兰忽失温战后，瓦刺畏惧，归附了明朝。永乐十三年正月，三王同时遣使入朝谢罪。此后，与鞑靼和宁王阿鲁台竞选入贡，顺

① 这话出自《大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条。

② 关于阿鲁台的根据地，似乎是在呼伦贝尔方面，可以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20—221页。

事明廷。十四年春,阿鲁台乘势打败马哈木,不久,马哈木死了,瓦刺的势力顿时衰落。十五年年中,似乎曾在兀古者河(乌里杂河)河畔,一度打败阿鲁台。但十七年再度被阿鲁台打败。从那以后,瓦刺受阻于阿鲁台,似乎未能照例向明廷朝贡。这样,逐渐恢复了势力的阿鲁台,便对明廷显出骄蹇的态度。到十九、二十年,竟至威胁起明边来了<sup>①</sup>。其中,明人的记录里只说到二十年三月阿鲁台侵犯兴和,守将都指挥王焕阵歿<sup>②</sup>。其实,被侵犯的地方不止兴和,北边一带都遭到了侵扰,特别是阿鲁台属部三卫侵掠辽东的惨状,尤其厉害。

《李朝实录》世宗三年(永乐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二十二日)条载,当时由辽东回朝鲜的大获军宣存义报告说:“三卫鞑贼擄掠辽东,杀三堡人,都督巫凯等率兵逐之,又签军防御。”十二月辛丑(十二日)条,记述此事如下:

“仇敬夫还自辽东言:鞑靥兵四十万屯于沈阳路,辽东城门昼不开,易换马送北京,中路见虏四百余匹。”

又世宗四年(永乐二十年)二月庚子(十三日),从北京回来的正朝使通事孔贲说:“达达侵扰边鄙,道路不通。”又,五月辛巳(二十五日)条载:

“贺节日使吴升、马籍、贲进官许眩等回自京师,言:达达布满辽东广宁、山海卫等处,掠夺不已,以故昼则登山四望,夜乃潜行。传闻,北京以北及西北甘肃等处,皆被其害。三月二十二日,皇帝亲率大军北征,诏诸路,益发军马会行在所。”

这里所说的辽东之寇,就是《明实录》永乐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二十

<sup>①</sup> 参看《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原书第219—220页。

<sup>②</sup> 陈建《皇明通纪》(卷五)记这次入侵事说:“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都指挥王焕。”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二十年三月,虏攻围兴和,守御都指挥王祥战歿。”《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也写作王祥,然《明史·本纪》却说:三月“乙亥,阿鲁台犯兴和,都指挥王焕战死。”据《实录》永乐二十年三月辛巳(二十四日)条载,应作王焕。王祥是后来出名的他的嗣子。

四日)条所说:

“礼部尚书兼都察院事吕震劾奏:总兵官都督朱荣镇守辽东,不谨斥堠,致虏乘间犯边,杀伤军民,劫夺孳畜,荣及辽东都司官并广宁备御都指挥王真、周兴等,俱合付法司治之。上命姑记其罪,令立功以赎。”

朝鲜的报道虽然有些夸大,但明人记录自己的失败,总是极尽掩饰之能事。

总之,这时,成祖又感到必须讨伐阿鲁台了。于是,永乐十九年六、七月间,就不断征调辽东、山东、河南、山西各卫的兵马。命令襄城伯李隆督运粮秣二十万石到口外,部署将领,并准备亲巡北边。适值阿鲁台听到消息就逃跑了,退到遥远的北方去了,成祖因而也就中止了这次讨伐<sup>①</sup>。阿鲁台虽暂时北迁,但绝非由于势挫而屈服于明廷,因而,成祖终于决定再次大举亲征。把一度动员的兵士暂时遣回,改定第二年二月,大举征集天下兵马。《实录》永乐十九年秋七月庚寅(三十日)条载:

“敕山西行都司都指挥李谦、盛全、率所领军还大同。俟明年二月,至万全。”

又八月各条所载,即属此事:

“癸巳(三日),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山东都指挥王真、河南都指挥张禎、山西都指挥朱铭等,率所领军马还卫,俟明年二月至北京。”

“庚子(十日),敕后军都督佥事章安,罢遣所领官军还各卫,候明年二月赴宣府。”

“甲寅(二十四日),敕西宁、庄浪、平凉、巩昌、岷州、河州、临洮、洮州诸卫,选精锐土军,不限名数,令土官都指挥李英、指挥鲁失加、刘芳、赵安、千户哈刺苦出、董暹、张永等领之。以明年三月至北京。”

“丙辰(二十六日),敕镇守宁夏宁阳侯陈懋,选步骑六千五百,以明年春,率兵至北京。”

“丁巳(二十七日),敕陕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徐、扬、邳、宿、沂、

---

<sup>①</sup> 参看《实录》永乐十九年六月丁巳、戊午、庚申,又秋七月癸亥、乙丑、己巳、戊子等条。



淮安、武平、归德、睢阳九卫，西安三护卫，通选步骑一万四千三百，都司各委能干指挥，各卫委能干指挥率领，以明年春，至北京。”

71 前三条是一度征调而又遣还的，后三条则完全是新征发的。

这样，成祖拒绝了各大臣的谏阻，大兴馈运。二十年三月乙亥（十八日），听说阿鲁台兵又犯兴和，即于戊寅（二十一日），急急忙忙由北京出发，辛巳（二十四日）到达今保安西北的鸡鸣山，听到敌人已经逃遁，就说：“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便暂在宣府、独石等地巡边。夏四月初，命武安侯郑亨带领兵卒一万人修筑龙门道路。辛丑（十五日），到龙门。乙卯（二十九日），驻蹕云州，举行大检阅。五月辛酉（五日）端午节，经过独石，严格操练营阵之法。乙酉（二十九日），到开平。六月己丑（四日），经过通川甸。壬辰（七日），经过清平镇。这时曾听说虏侵犯万全，也不去理睬，一路北进。七月己未（四日），到达阔滦海即呼伦泊以北的杀胡原<sup>①</sup>。然阿鲁台已把他的全部马驼牛羊辎重弃在阔滦海这边，带着家属逃遁了。于是，成祖便召回前锋都督朱荣、吴成等。派兵收集虏所弃的牛羊驼马、焚其辎重，说：“朕非欲穷兵黩武也。虏为边患，驱之足矣，将士远来，亦宜休息。”遂命旋师。但是，就这样回去，可能觉得不够万里远征的意思。当夜又召集各将领，说：“所以羽翼阿鲁台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剪之。”便掉转马头指向东南，先选步骑二万人，分五路进发，迂迴捣毁敌人的根据地，亲自率领精锐数万人，跟在后面，命武安侯郑亨、成山侯王通、阳武侯薛禄率领大

<sup>①</sup> 《北征前后录》八年、十二年，《北征记》二十二年各处都没有这次战役的记录。以上所说都是依据《实录》。关于当时的营阵法，《实录》永乐二十年五月癸酉（十七日）条说：“下令军中，牧放樵采，皆不得出长围之外，时营阵，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卒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云云”。由此可知行军用心周密的情形。

营各军走在最后。成祖军辛酉(六日)到清水泊,庚午(十五日)到达兴安岭东的屈裂儿河畔。在这里遇到根据地已被捣毁而西走的兀良哈的大部队,予以歼灭,并在这个月月末以前,平定屈裂儿河南北地方,俘获数千人,颁赐军士们牛羊马驼十余万只,复又回到兴安岭西边。八月辛丑(十七日),过开平,由独石、云中入关,九月八日返抵北京<sup>①</sup>。

清水泊可能是今贝尔泊(Buir Naghur),屈裂儿河不外是洮儿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归勒里(Güiler)河<sup>②</sup>。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情形,池内博士已有研究,我也曾有过论述<sup>③</sup>,这里从略。据《实录》宣德二年九月乙未(十日)条所载安远侯柳升的简历,说:“扈从北征,至苍崖峡,鬼力儿河、庆州,皆与有劳,云云。”苍崖峡是十二年忽兰忽失温战役时的地方。鬼力儿河肯定是屈裂儿河的异译,庆州也可能这次去征讨过。明朝经略庆州即今巴林的察罕城方面,洪武年间曾屡次见到,惟在永乐年间记录绝没看到。但据《明史稿》(卷一百三十六)、《明史》(卷一百五十四)的列传说:柳升起自燕王麾下燕山护卫的百户,成祖出塞时每次随从立功,但洪武年间似并没有北征。所以,《宣德实录》里所见到的庆州,必定是这次征讨屈裂儿河时到过的地方<sup>④</sup>。

再者,这虽不是柳升的事,但当时分别派遣的那些将领之中,似乎确有没到兴安岭西成祖麾下,而直接从东路回北京的。《实

① 这条亦皆依据《实录》,故日期都用《实录》的干支表示。

② 箭内宏《蒙古史研究》第592页。

③ 池内亘《鲜初的东境与女真的关系》;拙稿《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7—148页。

④ 据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九)所载归有光的《兴安伯徐祥世家》叙述这时徐祥之子徐亨从征的事,说:“二十年,至渠列儿河、天城等地。”天城的地位不详,渠列儿河是屈裂儿河、鬼力儿河的异译。《实录》宣德四年六月乙酉条载,左军都佥事吴守义,永乐时“复从征至鬼里列儿及拾敦之地,皆有功。”这个鬼里列儿也是同一条河。又,元代把这条河也写作贵烈河、贵列儿河、鼍刺儿河、曲列儿河等。(参看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592页。和田清《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268页)。

录》永乐二十年八月戊戌(十四日)条载:

“诸将先受命征兀良哈者奏云:已入寇穴,寇悉众来敌,大败之,斩首数千级,余众溃而西走,尽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宁,入喜峰口俟驾。”

73 又九月壬午(二十八日)条载:“监察御史王纲等劾奏都督吴成等随征之时,奉命往征兀良哈,不赴行在复命,径从东路还京。云云”<sup>①</sup>。从屈裂儿河方面分路经大宁入喜峰口的军队,毫无疑问,这时候曾去征讨庆州,因为兀良哈寇当时已进到这方面。因此,成祖的本部军马,下一步是先出独石口,沿着兴安岭西坡向北进军,一直进到呼伦泊以北,从这里转锋东南,从喀尔喀河上游到达洮儿河,在那里平定了岭东的余寇,又折回岭西,由开平入独石。另一部分军队则沿着兴安岭东坡南下,由庆州、大宁入喜峰口返回。本部军马之所以从岭西返回,必定和前次一样,有必要和留在后方的辎重等取得联络。《实录》七月甲申(二十九日)条载:“敕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发官军馈运赴行营。”八月乙酉朔条载:“命新宁伯谭忠等,往开平趣馈运。”

试看当时输送辎重的部分情形。《实录》永乐十九年十一月甲申(二十五日)条叙述国内馈运的情形说:

“上将亲征阿鲁台。于是,命侍郎张本、都御史王彰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扬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督有司造车,发丁壮挽运,期明年二月,至宣府馈运。”

又,二十年二月乙巳(十八日)条,说明塞北输送的情形最详,记述如下:

“命英国公张辅等,同六部官,议北征馈运。辅等议分为前后运,前

---

<sup>①</sup> 《实录》在这段文字下面,接着说:“及上飨从征将士,成等以有过,不与上列,径自趋出,无人臣礼,不治之,无以警众,上曰:御史言当,然成等功过相等,姑宥之。”《明史》(卷百五十六)、《明史稿》(卷百四十四)有《吴成传》,说他原是辽阳虏人买驴之后,可能不习中国礼仪。

运随大军行，后运稍后。前运合用总督官三人，隆平侯张信、尚书李庆、侍郎李昶。车运驴运各分官领之。领车运者二十六人。泰宁侯陈瑜、都督张远、吴颢、都御史王影、侍郎张本、伏伯安，指挥十人，郎中、员外郎、主事五人，监察御史五人。领驴运者二十五人，镇远侯顾兴祖、都督章安、尚书赵珩、侍郎崔衍、都指挥李得，指挥十人，郎中、员外郎、主事五人，监察御史五人。后运惟车辆，合用总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陈英。为之副者二十七人，侍郎郭敦、都指挥陈景先，指挥十人，监察御史五人，郎中、员外郎、主事十人。仍命孟瑛、陈英，率领马军一千，步军五千护送。前后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sup>①</sup>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也简述此事，并说：“运粮三十七万石，并出塞分贮”<sup>②</sup>。又据《李朝实录》和《大明实录》载称：这次和前次及上前次一样，也曾征发朝鲜的马匹，并命建州毛怜等女真的兵从军<sup>③</sup>。

这样反复花去烦难的准备和耗费巨大的军费，纵令那样的明朝一定也要感到疲弊，明代军民也和唐代诗人一样深感征戍的痛苦。《李朝实录》太宗十二年(永乐十年)冬十月戊辰条载：因为“困于鞑靼之戍”，辽东人李哲、金禾等，率父母妻子弟侄逃到了朝鲜国昌城境内。又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月己丑条载从明朝京师(南京)回来的通事元闵生的报告说：

“帝还京，将赴征时，逃军及从征军士之妻妾奸他夫者，每日亲决，斩

①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五十二册、永乐实录卷百二十二、第3叶，“吴颢”作“吴颢”，又“章安”作“张安”，“遂安伯陈英”作“遂安伯陈瑛”，“为之副者二十七人，侍郎郭敦、都指挥陈景先，指挥十人”，作“为付者二十七人”，无“侍郎郭敦”等十四字。——译者

② 《实录》和《纪事本末》，往往文字不同。其中，如《纪事本末》里，保定侯孟瑛写作孟谖，又如车十一万七千余辆，写作车一十七万七千余辆，必定是错误。其他，想是《实录》钞本误写的地方，也相当多。那些显然错误的，这里都订正了。

③ 《李朝实录》太宗十年(永乐八年)三月癸酉，又十三年(永乐十一年)秋七月乙未，又世宗四年(永乐二十年)春正月辛未等条，以及《大明实录》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又十六年春正月己未，又二十年夏四月庚寅等条。

首于阙门外，数至百余。”

75 由此可见，成祖该是多么憎恶逃军，反之，又是多么同情忠实从军的士卒。同时，不也可以由此推测厌战的男女为数相当之多吗？明人的史料里几乎没有这类的记载，不过，当这二十年的出征时，所有当朝大臣都曾一起表示反对，却是最引人注意的史实。现据简明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略举如下：

“上命大臣集议。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共议：‘宜且休养兵民，严敕边将备御’。未奏，会上召兵部尚书方宾。宾言：‘今粮储不足，未可兴师’。遂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仅给将士备御之用，不足以给大军’。且言：‘频年出师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勿烦六师’。上不怿。令原吉往视开平粮储。既而刑部尚书吴中入对，与方宾同。上益怒，宾惧，自缢。命锦衣官，取原吉还。……及至，上问亲征得失，具对如初。上令同中系于掖庭狱。”

这是永乐十九年十一、二月间的事。夏原吉是当时知名的大臣，方宾、吴中都因才干取得成祖的信任，而且都是上年扈从北征参与机密的宠臣。这时竟获忤旨之罪。方宾自缢后还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夏原吉、吴中也长期被关在狱里，直到下一代仁宗时期才获赦<sup>①</sup>。成祖这次出征，在边塞梭巡很久，没有轻率长驱，原因之一恐怕也是由于经济的情况吧。

## 6. 永乐二十一年战役

76 永乐二十年征伐阿鲁台的战役，最初虽然遭到在朝各大臣的反对，但结果仍然远征漠北，既没有遇到敌酋，其进讨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因而成祖又继续计划新的出征，以竟全功。《实录》永乐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十五日）条载，因传来阿鲁台来侵的战报，成祖赶紧召集各将领，谕曰：“去秋寇犯兴和，朕躬率师，捣其巢穴，寇仓皇远遁，遂尽收其马牛辎重，复东剿贼党兀良哈之众，禽戮其人，

<sup>①</sup> 《明史》（卷百四十九）《夏原吉传》、（卷百五十一）《方宾、吴中传》等。

获其马驼牛羊，寇之穷甚矣。今必以朕既得志，不复出，故敢萌妄念，朕当率兵，先驱塞外以待之。虏不虞吾兵已出，而轻肆妄动，我因其劳而击之，可以成功。”即日部署各将领，特“命宁阳侯陈懋等居前锋，先驰攻虏之西。”于是，二十四日就由北京出发，三十日到宣府（今宣化），八月二十七日到万全边外的沙城，九月十日驻万全西边的西阳河。在这里得到了阿鲁台已被瓦剌打败的报告。《实录》永乐二十一年九月癸巳条载：

“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其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属’。又曰：‘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之不暇，岂复敢萌南向之意’。”

脱欢是顺宁王马哈木的儿子。当时乘阿鲁台与明失和的机会，打败了他。

成祖仍然驻扎在边塞上，前后接受许多寇虏来降。其中成问题的是十月七日驻在今万全以北上庄堡时，接受也先土干的投降。关于也先土干归降的经过，《实录》同一天的一条里载：

“甲寅（七日），驻蹕上庄堡，宁阳侯陈懋等奏：‘迤北鞑鞑王子也先土干来归’。时，懋为前锋，探知虏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追至宿崑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懋遣人驰奏，仍附进也先土干奏书。……”

他的奏书里书有因与阿鲁台不和而来降的情由，最后说明：“也先土干者，在虏中以黠桀自豪，故尤为虏人所忌云。”接着，同月己巳（二十二日）条记述宁阳侯陈懋等带领也先土干和他的部属入见，成祖大喜，说：“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立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为金忠。并以他的来降为借口，决定结束这次毫无结果的出征，班师而回。这样看来，也先土干似乎是从漠北来投降的。在郑晓《皇明北虏考》等书里有：“十月，先锋将陈懋至饮马河北，遇鞑鞑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来归，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



但事实绝不是这样。

首先，据李贤的《宁阳侯赠浚国公谥武靖陈懋神道碑》记述陈懋当年的武功说：

“二十一年，诏公统陕西、宁夏、甘肃三镇兵，出剿叛虏。公率众，直抵贺兰山，捣其巢穴，尽收其酋长也先土干部落及其牛马驼羊数万，凯还。上大悦，宠赉有加。”

又邓廷瓚的《伏羌伯赠伏羌侯谥武勇毛公忠传》里记述毛忠的战功如下：

“年二十，代父领兵，进征夏宁，而贺兰山后，擒番王也先土干并部众马驼以归”<sup>①</sup>。

当时，成祖始终没有离开万全、宣府边境。陈懋是前锋，确曾抵挡西面的敌虏。综合这些情况看来，也先土干显然是在贺兰山后被陈懋等擒获的，绝不是从饮马河即克鲁伦河以北来降的。关于宿崑山，虽然《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里载：“又有宿崑山在兴和北，亦曰宿崑口，度漠处也。永乐二十一年北征，遣先锋陈懋追阿鲁台，至宿崑山，不及而还。《北征录》云：宿崑口在饮马河北，成祖追元兵至此。”可是，《北征录》里当然并没有这段文字，这种解释很荒谬。《实录》所说的：“宿崑山口”，肯定就是《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八之一）《乌喇忒部·山川》条所说：“宿崑山在旗东一百一十里，蒙古名札拉。云云”的宿崑山山口，地近今包头方面，所以，这里所说的“贺兰山”是颇为广义的。陈懋等军出宁夏，绕过黄河，到了阴山山下，也先土干等应该是在这里擒获了。

黄河以北、阴山以南本是残败的北虏逃亡的地区。这时，阿鲁台被瓦剌脱欢打败，肯定是他的残党也先土干逃到这里，成了陈懋等的俘虏。因此，《实录》说自漠北来投，也并不是没有几分道理。

---

<sup>①</sup> 《宁阳侯陈懋神道碑》载在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七）和程敏政的《皇明文衡》（卷七十八）里，《伏羌伯毛忠传》也载在《国朝献征录》（卷九）里。（按明万历徐象乾刻本，卷九，第56叶“而贺兰山后，”作“至贺兰山后”。——译者）

不过，它叙述得暧昧，以至使人把它理解成几乎是来自漠北，这可能另有原因。试看也先土干这个名字，自从出现在《实录》永乐十四年三月壬寅(十日)条以后，十七年五月庚申(十六日)、十八年春正月己未(二十日)、特别是这次征伐前不久的二十一年秋七月戊子(十日)，都曾数次遣使来朝，是和阿鲁台并列的大酋，确是事实，但并没有把他说成“鞑靼王子”，是蒙古王族的证据。反之，据《实录》宣德六年八月辛酉条叙述也先土干之死说：“太保忠勇王金忠卒。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孙。云云。”可见显然是元臣的后裔，而不是蒙古的宗室。然而，把他勉强称作“鞑靼王子”，<sup>79</sup> 赐给他前后无与伦比的降者的王号，倒是这问题的关键所在。盖成祖当时发动无名之师而毫无战功，在边境上停留了好几个月，正苦于没有理由班师。恰在这时，擒住了也先土干。他是虏中的大酋，就夸大说成是“鞑靼王子”，把他的投降捏造成无比重大事件，用来作为差强人意的面子，找到班师的口实。《明史》(卷一百五十六)《金忠传》明确叙述说：“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正因为含有这样一个花招，所以才产生了象《实录》记述那种暧昧不明的情形，以至引起了《皇明北虏考》等书的误解。成祖这次还京是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据《实录》宣德二年五月丙申条载：当时也曾征调朝鲜马两万匹。

## 7. 永乐二十二年战役

成祖恐怕因馈粮不继，没能深入漠北，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两次都白白地让敌酋逃脱了，没能达到目的。因此，二十二年，又勉强率领亲征大军出发，在路上“犯二竖”，崩于蒙古沙漠之中。《实录》和杨荣的《北征记》等书都详细记述了经过情形。但《实录》唯有有关各条，只是割裂分录了当时扈从随征的学士杨荣所著《北

征记》的文句,并无突出的价值<sup>①</sup>。现在为了方便,参考两者,简略叙述这次战役的概况。最初,由于忠勇王金忠等的劝诱,决定再度北征的成祖,得到这年正月阿鲁台来犯的报告,立即征发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三月二日举行大检阅,决定各将领的部署。四月四日从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出独石,到隍宁,捕获敌方间谍,得知阿鲁台等在答兰纳木儿河附近。《北征记》的记述如下:

“庚午(二十五日)发独石,次隍宁。忠勇王所部指挥同知把里秃等获虏谍者言:‘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所以遣谍者,虑闻之不实耳。’上曰:‘然则寇去此不远。’遂命诸将速进。……”<sup>②</sup>。

隍宁距离独石口北三十七华里,在今石头城子左近<sup>③</sup>。答兰纳木儿河是现在的喀尔喀(Khalkha)河的支流纳墨尔根(Nemergen)河<sup>④</sup>。

于是,明军于五月五日到达开平。十三日从开平出发,十六日到威信戍,十七日过通川甸,二十二日过清平镇,六月十七日到达目的地答兰纳木儿河。但敌人早已逃走,只看到荒尘野草,并没有北虏的踪影。因此,成祖在附近梭巡几天,便分派各将领搜索山

---

① 《实录》和《北征记》互为母子关系,是一目瞭然的。但哪个是初本?哪个是模本?一时颇难肯定。但如后所述,《北征记》的文句稍长而详尽,《实录》的文句简赅而有缺漏。这就是我所以记录内容虽像《实录》那样,但以《北征记》为蓝本,而以《实录》为摘抄本。我想记述这些塞外事情,可能缺乏资料,所以《实录》的编者就暂借大学士杨荣的笔记,加以补充了。正统临戎时期,也有这类事例。

② 这条,《实录》和《北征记》间,除两三处文字不同外,无太大差别。不过,《实录》说:“复度答兰纳木儿河,趣荒漠以避。”却不如本文所说:“复遁往”,前后较能呼应。

③ 参看池内博士的《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满鲜报告》第五册,第358页)。

④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4—146页,又,叶氏的《四夷考》等,把答兰纳木儿河写作答口兰纳木儿河,显然是衍误。

谷。周围三百里内，并无一人一骑的踪迹。远到白邛山的前锋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等也空手回来。二十一日，便决意班师。杨荣的《北征记》叙述经过情形如下。《实录》的文句也只是把这段文字精减了一些而已。

“庚申(十七日)，次天马峰，上以大军继进，行数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惟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亦多漫灭，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觐贼。车驾进驻河上以俟。壬戌(十九日)，发河上，次苍石冈。英国公张辅等相继引兵还。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一人一骑之迹无睹，必其遁久矣。’癸亥(二十日)，次连秀坡，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还。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邛山，咸无所遇，以粮尽故还’。于是，英国公张辅等奏曰：‘愿假臣等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二十一日)，次翠云屯，召英国公张辅等谕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存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苍海，可必得耶？吾宁失有罪，诚不欲重劳将士。朕志定矣。其旋师。’……”<sup>①</sup>

可见明军从答兰纳木儿河上出发，更向苍石冈、连秀坡、翠云屯等地移动。但这些地方究竟在哪里？现在还弄不清楚。《李朝实录》

<sup>①</sup> 这条《实录》记述如下：(加·号的是《实录》有、《北征记》没有，带[ ]号的是《北征记》有，而《实录》缺的字。)

“庚申，车驾次天马峰，[上以大军继进]，复行数十里，守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惟]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亦多]皆漫灭，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宁阳侯陈]懋及忠勇王金忠，前行觐贼。车驾驻[进驻]河上[以俟]。壬戌，车驾[发河上]次苍石冈，英国公张辅等[相继引兵还]，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迹无睹，必其遁久矣]。癸亥，车驾次连秀坡，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还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邛山，咸无所遇，以粮尽[故]还。(下略)”《实录》的文句，有很多脱落，而《北征记》文字前后连贯。《实录》还有把每天的记述独立起来的倾向。如果《北征记》是抄袭《实录》的，那末，就应该有这种文字上的不同了。白邛山，《李朝实录》写作白邛山。这里是照《实录》和《北征记》写的。

世宗六年(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未(二十三日)条所载当时成祖的班师诏里曾说:

“进兵至答兰纳木儿河,穷搜极索,直抵白邛山,四望肖条,旷无人迹。遂移师东行,逾屈裂儿河,复涉涛温河,搆贼孽党,阅其巢穴,悉以倾荡,耕牧之地,尽为荒墟。是用班师还京”<sup>①</sup>。

这时也和二十年战役时一样,移师东行,扫荡了敌人的同党兀良哈的巢穴屈裂儿河、涛温河流域,破坏了他们的耕牧地就走了。《明实录》宣德四年二月甲午条说:亦马刺,兀者、弗提,屯河等女真各卫,遣使来朝,说:“昨大军至兀良哈,诸卫皆恐怖,虑不自保。”明宣宗答复说:“兀良哈有罪,则朝廷讨之,岂肯滥及无罪。尔等但安分守法,即长享安乐,何用恐怖。”就是这次的事<sup>②</sup>。屈裂儿河当然就是归勒里(Güiler)河,涛温(Taghun)河必定是它的本流洮儿(Taghur)河。北魏时代曾出现过太鲁水(洮儿河)的名字,是这一带有名的大河<sup>③</sup>。

六月二十一日,明军遂决定班师。把军队分成两路,成祖亲自率领骑兵往东走,武安侯郑亨等率领步卒往西走,决定会于开平。二十三日,成祖从翠云屯出发,到苍玉涧,第二天过清流峡,七月七日,驻扎在清水源,磨数十丈石崖勒功,云:“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sup>④</sup>十六日到苍崖戍,突然患病,十七日移至榆木川,十八日

① 《明实录》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戊子条也有这次北征班师的诏书。诏曰:“朕亲率兵至答兰纳木儿河,穷搜极索,直抵白邛山。四望萧条,旷无人迹。因念王者之伐夷狄,驱之而已,遂用班师。”

② 这也可解释为或许是宣德三年秋宣宗亲征,在会州宽河讨伐兀良哈。但亦马刺、兀者、弗提、屯河等各卫是松花江中流以下的部族,所以不会对会州宽河的讨伐战有戒心。还是应该把它理解为永乐二十二年的征伐战。宣德四年是永乐二十二年后五年。

③ 《魏书》(卷百)《勿吉传》作鲁太水,《元史》等也作塔兀儿河。涛温水这个名字,也作为今松花江的支流屯河出现过(参看《满洲历史地理》二册,第408—409页)这里的涛温河当然不是屯河。

④ 《北征录》说:“庚辰(七日)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数十丈,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行,曰: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实录》里,庚辰下加车驾二字,“石崖”下面加了个高字,“万世后”三字作后世二字。

就死了。<sup>①</sup>关于这件事,明人的记录里别无秘闻。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六年(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酉朔条,记述辽东传来的皇帝讣报以后,载有种种传说,有的说:“皇帝与鞑靼相遇交兵,阿录大战死。”有的则说:

“忠勇王(金忠)自请招安鞑靼,扈驾而行,未知去向。皇帝行在所雨冰如瓦,军人或打臂,或碎头而死,马亦多折项而死,皇帝以此劳心而崩。”

阿录大可能就是阿鲁台。传说他被打死了,和皇帝与鞑靼交兵,这些都是虚构。然说行军途中遭到大雨雹;皇帝劳心而死,或者有几分属实。《李朝实录》世宗七年二月丁巳(十七日)条,还载有明廷使臣内官尹凤传告朝鲜总制元闵生的话,说:

“其时,事不可说。北京距榆木川不迳,自榆木川以北,奚止八九倍,銮輿入幸逐中山王,阿禄太王使人曰:‘予自昔受赏与爵,不可以拒大军。自东逐我,则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则我乃东走。’终不与战。不幸皇帝病亟,还而至榆木川而崩。崩后大军与三卫兀良哈再战,我军被虏不知其几千人也。”

“銮輿入幸逐中山王”一句,颇难理解。阿禄太王就是和宁王阿鲁台,中山王也许是和宁王的讹误,文意必定是“銮輿入漠,逐和宁王”<sup>②</sup>。总之,阿鲁台东奔西走躲避战争,确是事实。最后所说:“崩后大军与三卫兀良哈再战,我军被虏不知其几千人也。”或许有些影子,也未可知。

在明人的记录里当然见不到这类事。成祖崩后,大学士杨荣、内臣马云等秘丧急驰。二十七日,过通川甸,二十九日到武平镇,和先前分别前进的武安侯郑亨等所领步军会合,八月一日过开平,入隰宁、云州,十日到达北京。据《实录》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壬辰等

<sup>①</sup> 榆木川,《实录》和罗本《北征记》写作榆林川。两者都是有榆树原野的雅名,今取文义通顺者,按通行本作榆林川。《李朝实录》叙述当时事件,也作榆木川,如以后所引证那样。

<sup>②</sup> 所谓中山王,实是徐达的王号,但这里不应该出现徐达。



条说：这次战役也曾有女真毛怜卫酋从军。总之，成祖的远征到此结束，同时明初对蒙古的积极经略，也到此告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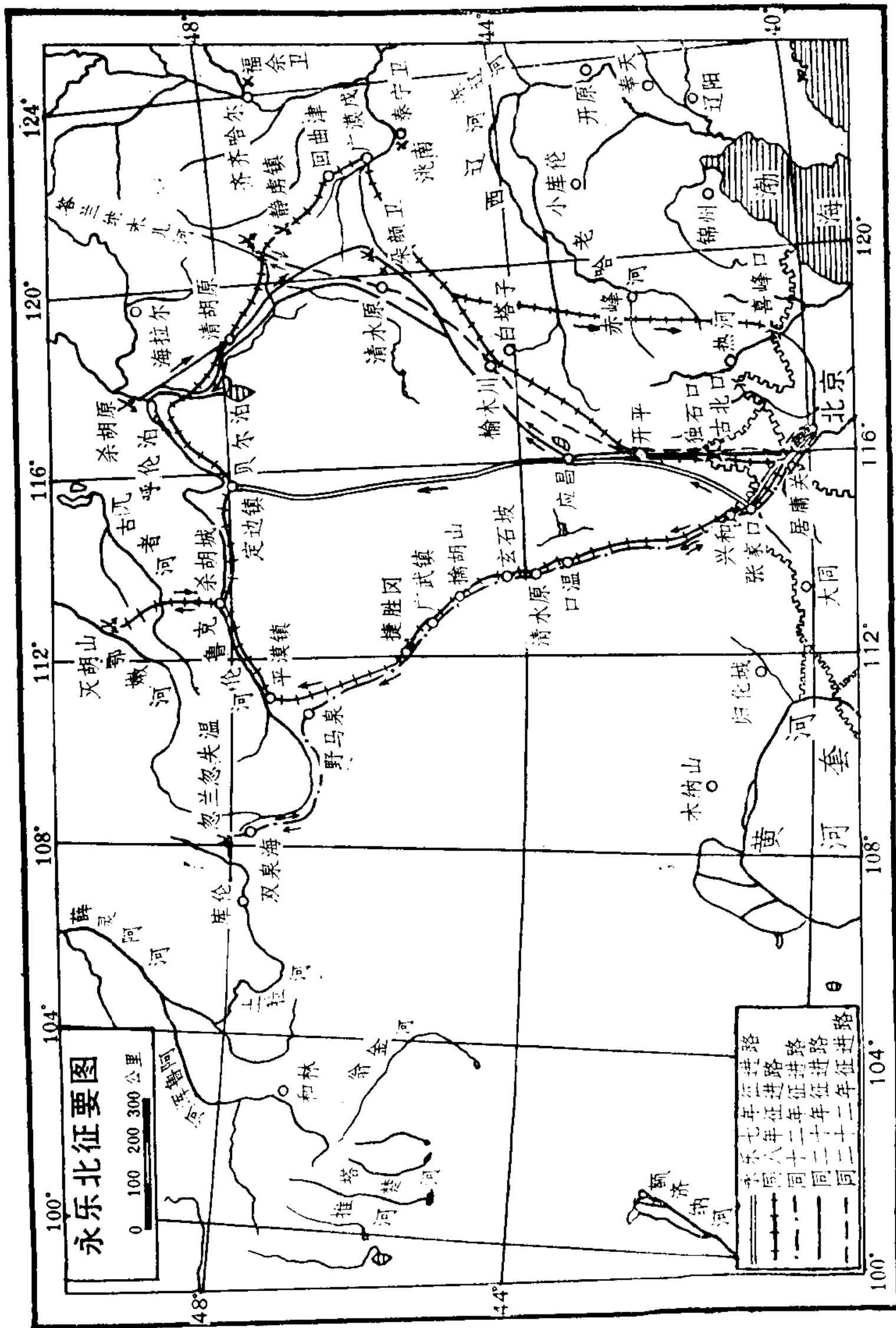
现在考察一下上述地名。这次征伐的路线和二十年时的路线几乎相同。关于开平以南的地名，已有箭内、池田两博士的研究<sup>①</sup>，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反之，开平以北，在沙漠地带的宿次，却完全不清楚，并没有考证的余地。只是答兰纳木儿河以东，成祖所经过的苍石冈、连秀坡、翠云屯等处，无疑就是今洮儿河、归勒里河上游地方。从翠云屯折回时，途经苍玉涧、清流峡，从这些地名来看，可以设想是在兴安岭里面。其次到了富平川、长清戍，才走出兴安岭以西，沿岭西坡南下。清水源的磨崖碑应该在这方面寻找。成祖崩殂的地方——榆木川，必定也在这方面。从所说“由开平北行十一日程”来看，想来必定是今乌珠穆沁部东南一带。据《北征记》所述来计算<sup>②</sup>，从翠云屯到开平大约是二十四、五天路程，因此，开平往北走十一天路程的榆木川，应当在它南面的三分之一路程的地方，而由翠云屯大约十二天路程的清水源，必定在它北面的三分之一路程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川甸和清平镇的位置问题。这是因为据金幼孜的《北征录》载：“通川甸，即应昌东二海子间，云云”。应昌的遗址在今达里泊西南岸，因此，所说其东二海子间，正应当在其东面并列的达里泊和汪牛泡子之间，但据《实录》和杨荣的《北征记》载：“清平镇即元之应昌路，”而且通川甸和清平镇之间，还隔着长乐镇、香泉泊、环翠冈、永宁戍等几处宿营地。应昌，明初也常有往来，至今还留有遗迹，所以当时成祖一行绝对不会弄错了。而且二十二年班师诏书里也有“师驻应昌，前锋获虏声息，云云”<sup>③</sup>。

① 箭内互的《蒙古史研究》第752—768页，池内宏的《鲜初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满鲜报告》第五册、第307—308页和第358—390页）。

② 因为时常在某地停留，所以进军旅程同单凭日数计算就不一致了。

③ 《大明实录》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戊子条。《李朝实录》世宗六年九月乙未条，也载有此诏书，并说：“师驻应昌”，云云。



(按原图译制)

往征途次，驻于应昌无疑，因而，首先必须相信《实录》和《北征记》的“清平镇即元之应昌路”这句话。反之，《北征录》所说“通川甸即应昌东二海子间”，并不是说到过应昌，只不过是听到的说明。而且这还是在永乐初次亲征的时候，对漠北情形还不十分清楚。因此，可能是传闻之误，完全不足凭信。据《北征记》载，通川甸距开平北只有急行一天多的路程。《李朝实录》世宗六年（永乐二十二年）六月丁卯条所载奏闻使总制元闵生的信也说：“五月十六日，臣及到开平迤北一百余里行在所，皇帝引见，云云。”所说“开平迤北一百余里行在所”，是指通川甸正南的威信戍，通川甸大约在开平以北不到二百里的地方，这样就太近了，绝不会到达里泊湖畔应昌以东。又据《北征记》载，这次征伐往返都曾经经过通川甸，而清平镇却只有去时经过，回程并没有路过该地。这是因为清平镇就是应昌，位置偏西，所以归途急驰的成祖军队没有经过这里，再和永乐八年从兴安岭以东回来的军队只经过通川甸而没有经过清平镇合起来看，这种推测就可得到证实。因此，我在这里采取“清平镇即元之应昌路”的说法，觉得理应舍弃《北征录》所说“通川甸即应昌东二海子间”的说法<sup>①</sup>。

在这以前，永乐十六年，瓦剌马哈木之子脱欢承袭父位任顺宁王，然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都衰微不振，在这几次战役中，可能都采取了远离旁观的态度。到永乐末年以后，才又逐渐继续向明廷朝贡。阿鲁台也在成祖死后立即与明通款，获得赦罪后经常通贡了，但逐渐被瓦剌所压倒。洪熙、宣德以后，明朝也只是尽力招抚而已，不久就放弃开平卫，筑长城以自守，再也没有主动地出军经略它去了。

---

<sup>①</sup> 我尝根据《北征录》的脚注立论，（原书第145—146页）这次改正说法，多少有些需要更正。然全都是考证战场上不著名的地方，也无关宏旨，现在为了避免麻烦，暂且不论及这事。

## 结 束 语

明初的蒙古经略，看来是有一定方针的。这从返复用兵所经<sup>87</sup>的路线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太祖、成祖二帝的兵马，虽曾几次征伐兀良哈，但绝不从蓟北直接北上，而必迂迴独石、宣府。出兴安岭西，从西方向虏进攻。这确是为了防止败窜的敌人逃往西方与大虏会合。在明初整个北方经略里，始终贯彻执行了这种方针。这样，最初经略满洲时，就直抵长白山北麓，首先切断朝鲜和北元、女真的联系；接着，逐渐从辽河流域进到松花江流域，努力把满洲同蒙古分开。征伐纳哈出时也是由西方大宁迂迴逼近，后来便极力经略满蒙边境上的呼兰地方，然后切断三卫和鞑靼边界；进而征伐本雅失里、阿鲁台时，也是出鞑靼部的西境，防止它和瓦剌联合。至于从今安西、敦煌经略哈密方面，当然是为了截断蒙古和西藏的联系。这是太祖、成祖两代一贯奉行的大方针。

二帝之间，方针上显著不同的是：太祖采取稳步前进主义，踏踏实实开拓边境；而成祖则专喜远征，徒然多设羁縻卫，并不努力维持边卫。那珂博士尝称赞成祖的功业说：“昔汉武、唐宗等，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成祖一人”<sup>①</sup>。诚然是这样，不仅是汉人天子，就是北狄出身的天子，一旦入主中原而实行这类亲征的，也只有前此的魏太武帝和此后的清圣祖而已。所以，明人盛赞成祖的五出（沙漠）、三犁（虏庭）。成祖之所以这样不惮艰险，固然是由于身为燕王时代的锻炼，但也由<sup>88</sup>于他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所使然。在他的亲征途中屡次刻石勒功的铭文辞句里，也表现出来他的这种意图<sup>②</sup>。因而他的行动豪华，也正因此却多无益的奢费，感到太祖没有体会到的馈运辐重的困

① 那珂通世：《东洋小史》第215页。

② 参看原书第57—58页，和本书第59页注②。

难。二帝用兵的数目，太祖洪武五年是十五万，二十年是二十万，二十一年又是十五万，这是最大限度，其余多次是用少数奇兵，袭敌之虚。然而成祖，永乐七年就给丘福兵十余万；八年和十二年亲征时，号称各五十余万，朝鲜记录里竟传说是一百万。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亲征，因为兵缺饷乏，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数目，但还是超过了几十万。纵使这些数字一时难以凭信，但把这样的大军派到沙漠地方去，不能不说是汉、唐以来罕见的用兵了。

再者，成祖征伐的特点是，倾注全力专门讨灭东方的鞑靼阿鲁台。永乐七、八年鞑靼、瓦剌对抗时，所以先伐鞑靼是因为它威胁着明的北边，且自负是元室后裔，轻易也不屈服。但此所产生的结果，却是瓦剌的跳梁。于是，十二年就又征伐瓦剌。结果，阿鲁台的势力又复兴起来了。所以，永乐二十年，不听各大臣的劝阻，再次讨伐阿鲁台，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阿鲁台开始就有些受瓦剌的压制，二十年以后尤其衰弱，根本无力和明军对抗，然皇帝一定要灭掉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接连两次逼迫他。究竟为什么宁愿兴无名之师而窘逼如此的弱者呢？用意不外是要除掉他，安定东蒙古地区，置东部内蒙古地方于完全受他支配之下。成祖放弃大宁、东胜地域，置于度外，我想也是出于这种远略的缘故。成祖的名言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sup>①</sup>。大概就是这种意思。然而倾注毕生精力的宏伟事业，即将垂成而身先死，雄图大略再也无法实现了，儿孙庸劣不能继承遗志。煞费苦心经略的结果，反使渔人得利。瓦剌就乘它疲弊的机会，突然兴起，不仅奴役了鞑靼、三卫，不久竟控制了皇帝的儿孙。

（昭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稿）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  
三册，昭和七年（1938）六月〕

<sup>①</sup> 见《北征录》永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条。

## 补 记

德国 W. 弗兰克的《永乐朝的蒙古远征》(《Yunglos Mongolei-Feldzüge》刊载《汉学杂志》,第 III 期,1—54 页,北京,1945)和《15 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蒙古的出击》(Chinen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m frühen 15 Jahrhundert》,刊载《汉学》第 III 期 81—88 页,巴塞尔,1952)等所研究的题目和本篇几乎相同。

佐口透曾为作者还历纪念论文集寄来一篇论文,《河西蒙古的封建王公》载在《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补充了作者论文中不足之处。

又,本篇论述永乐帝的进攻路线,后来经苏联卡萨凯维奇实地调查结果,大致证明了我的考证是正确的。卡萨凯维奇:《中国远征蒙古的历史资料》(В. А. Казакевич: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Монголию»),刊载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纪要》卷二,第三期,(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II—3, 1933)。原书卷头所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



## 二、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

### 1

关于明代所谓兀良哈(Uriyangkai)即朵颜、福余、泰宁等三卫的住地,《明史》(卷三二八)《兀良哈三卫传》载:

“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自大宁(老哈河畔的大名城)前,抵喜峰口,近宣府(宣化),曰朵颜。自锦(锦州)义(义州),历广宁(北镇),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窪(辽阳以西),逾审阳(奉天)铁岭,至开原,曰福余。”

似乎自太祖洪武帝当时,就已经割据了直逼京畿肩背而邻接辽东,辽西边外,从现在的热河特别区域至奉天省一部分的地方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嘉靖中,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四夷考》·《兀良哈》条)里已经有记载,说:洪武“二十二年,分兀良哈为三卫于潢(潢字之误)水之北,曰朵颜、曰福余、曰大宁(与泰宁同),处降胡。”《钦定热河志》的编者曾详细论证三卫创设当时的住地,远在北方潢水即西辽河(西喇木伦)以北。《明史》的错误是由于沿袭了王世贞的《三卫志》、叶向高的《四夷考》等毫无根据的臆说。《热河志》的编者极为精确地驳斥了这种议论,确是代表了乾隆末年史学进步的一篇好作品。它的说法,除罕见的《热河志》(卷六十三《建置沿革》)原文以外,坊间一般的《承德府志》(卷三《建置》)和《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的注)都已转录,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

《钦定热河志》一书,尽人皆知,但不知道《皇明职方地图》的人还不少。《皇明职方地图》是明末崇祯年间职方主事陈组绶编的中国地图,计上、中、下三卷,是地图书中的杰作。或许是由于刊行册

数有限,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清初著名的文字狱作祟,无论《明史》编者或《热河志》撰者似乎都没有参考此图。正由于没有参考此图,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明史》的错误和《热河志》的创见。其实陈组绶的卓越见解,早在一百几十年前,就驳斥了《吾学编》郑晓等的说法,毫无遗漏地叙述了《热河志》的论断。据《皇明职方地图》(卷中)的解说是:

“福余、泰宁、朵颜三卫,已前地在潢水北,自怀山至东金山,其地界也。后分福余,自黄泥窪,逾开原止。泰宁繇锦义,渡潢河(即辽河)至白云山上。朵颜东起广宁前屯,历喜峰,近宣府。此后来之窃据;宣德以前,尚未敢入大宁境。……”<sup>①</sup>

更进一步论证,纠正了明中叶以后,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郑晓的《吾学编》等一般识者所确信的“三卫南下,在永乐初年”的谬说,断定其越潢水南下,大约在正统己巳之变,英宗土木蒙尘以后,边臣失于职守以后。虽然没有烦琐的举证,但其说凿凿,值得凭信。它不仅是详尽而简明的叙述了《热河志》编者的结论,并说“自怀山至东金山,其地界也”更为三卫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新资料。

把陈组绶这种说法介绍给史学界的,恐怕是稻叶君山先生。<sup>109</sup> 稻叶君山解释上述新资料说:“怀山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还不清楚,但大致可以想像是指今兴安岭的一部分。所说东金山位于开原东北三百八十里,辽河北岸,可能是指今怀德县和农安县交界的

<sup>①</sup> 《皇明职方地图》玄览堂丛书,第十三册,卷下,第79叶。玄览堂丛书本只分上下两卷,上卷是《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第十、十一册)。下卷是《皇明职方川海地图表》(第十二、十三册),卷下最后有《朝贡岛夷图》,其东北项中曾涉及兀良哈。原文是:

“兀良哈,元之降虏也。洪武初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授以都督、指挥等官,□之以为外卫,其地本古山戍,在潢水之西,南与大宁都司接境,□□间,增置卜刺罕卫,今东起辽阳,西拒四海治,皆其境也。每岁再贡,每贡千余人,今皆为逆奴所兼并。

福余初分长春、泰宁,后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

泰宁初分详隐九区,后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

朵颜初分群牧十二,后自大宁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颜。——译者

山冈”(《满洲历史地理》贰册、第475页)。这里提到的东金山必定是《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开原》条所说:“曲吕金山(城西北三百五十里,近辽河北岸,东金山南)、东金山(城西北三百八十里,辽河北岸、西金山东)……西金山(城西北四百里,辽河北岸)”的东金山。该书附图《开原控带外夷山川之图》里,曾标出这座山在辽河即今东辽河的北岸。这就是后面所说元末蒙古大将纳哈出所占据的金山,可能和《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所见扶余城(即今农安)附近的金山有关。想来应在今长春以西怀德附近去寻找。稻叶君山说在“开原东北三百八十里”,可能是依据实际地理而窜改了《辽东志》的文句。怀山的方位不详,可能是《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里所说的怀陵,也就是今巴林部博罗城以西的地方(津田博士的《金代北边考》;J. 穆勒(Mullie)的《辽代疆域考》(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载《通报》第21卷、第167页)。如果真是这样,所谓“自怀山至东金山,其地界也”,那末,三卫的根据地就靠近今西辽河的北岸,从兴安岭到怀德一带了。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考证兀良哈三卫根据地的大略情形。而完全从另一方面研究这一问题,使我们这些后辈得以从别处着手的,是下列已故恩师箭内互博士的研究。

箭内博士在大正三年(1914)三月,以《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为题,在《东洋学报》第一号上发表了他的研究。博士的研究分为《兀良哈总称》和《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名称》两部分。大意说:“兀良哈一名,在《辽史》里曾写作喂娘改(《太祖本纪》)或斡朗改(《穆宗本纪·天祚帝本纪·百官志》)等字样,其住地,可能在辽都临潢,即今巴林西北方面(和田清说:据宋、王延德的《高昌纪行》说,在当时的鞑靼,今甘肃边外河西地方,亦有称作卧梁劾特的部族)。而元初的《秘史》和《元史》所传叫做兀浪孩、兀浪罕、兀浪哈、兀良哈、兀良等名称的部族的住地,想是在今外蒙古斡难河上游地方或肯

特山下的平原地方。然据波斯伊儿汗的史臣拉施特(Rashid)的记录,却说兀良哈(Uriankha)的住地在今贝加尔(Baikal)湖东北,但同时又说在该湖以西叶尼塞(Yenisei)河上游地方,含混不清,想必是兀良哈的同族。《秘史》所说‘林木中百姓’的分布情形,可能和清初的乌梁海(Uriyangkhai)及近代西洋人所称 Uriankh (兀良哈)的分布情形,大略相同,他们的住地在今兴安岭以西额尔齐斯(Irtysh)河上游以东,中俄国境的森林地带。因此,元代兀良孩的分布区域必定和今乌梁海相同。”(《东洋学报》第四号、第92页)。再据《元史》(卷百六十九)《刘哈刺八都鲁传》等记载,世祖至元年中,曾把乞里吉思(Kirgis)、兀速(Usu)、憨哈纳思(Khabukhanas)三部的人,从今蒙古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地方迁到东方满蒙边界上的肇州城(今新城东南、珠家城子附近)来。由此断定:东蒙古的兀良哈即明代三卫的兀良哈的名称,必定是从这里产生的,作出结论如下:

“明初住潢水以北,后渐南下,弥漫塞外,明代始终为北方祸源之一的部族,名兀良哈者,实为乞儿吉思、兀速、憨哈纳思三部由唐努山以北东徙时带来的彼等及彼等以外许多部族的总称,后经元代而传至明代者。”(《东洋学报》第四号,第98页)①

关于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各自的名称,问题异常简单。根据 111  
箭内博士的见解:首先,泰宁的名称,据《元史·仁宗本纪》说:延祐二年八月庚子,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四年二月癸亥,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这个泰州,泰宁可能是现在的新城府,即伯都纳西方接近科(“科”误,应作“拜”)布尔察罕泊的西南一带。因此,明代的泰宁卫的名称出自元代泰宁路这一名称,毫无疑问

① 译文见陈捷等译《兀良哈及鞑靼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7—28页,略加改动。——译者

(《东洋学报》第四号,第 88—89 页)。福余的名称,明初以前未曾见过,实际就是汉代以来扶余或夫余的异译,其地就是中世纪的渤海扶余府,辽代的黄龙府,也就是今农安附近。同时辩解说:“有人或许说,今农安地方距潢水(Sira-muren)颇远,且位于该河东北方,因而认为我们的推测稍嫌牵强附会,我们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然泰宁卫的名称既出于元的泰宁,即今拜布尔察罕泊附近的地名,那末,福余卫这个名称认为是农安附近的古名扶余,并绝非无稽。何况三卫之一的朵颜卫,如下所述,其名称也可能起源于今新城府西南”(《东洋学报》第四号,第 90 页)。三卫之中,朵颜的考证最困难。朵颜的现代音是 To-yen,然朵字音中含有 na 或 no 音,这从《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条载:“朵颜近译改作诺音(No-yin)”便可了解,因此,朵颜就是乃颜(Noyan),它可能是出于元初占据肇州即今珠家城子的太祖成吉思汗末弟帖木哥斡赤斤的玄孙、著名的叛王乃颜的名字。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肇州是乃颜的根据地,所以后来元人就信以为这个地方是乃颜的故地,当明初建卫时,就根据这种传说,把兀良哈的一个卫叫做朵颜了”(《东洋学报》第四号,第 91—92 页)(见《满鲜地理历史报告》六所载《元代的东蒙古》第 217 页)。这里虽没有明说,但是,由于肇州是乞儿吉思、兀速、憨哈纳思三种兀良哈徙居的地方这一点而增强了上述推测的信心,却是属实。

## 2

上述箭内博士的论述为研究三卫开拓出一条全新的途径。我在下面说的浅薄意见,只不过是跟着博士作更进一步的探索而已。其中说泰宁卫这个名称出自元代的路名泰宁,当然是不能更易的铁案。然而我读过博士的论文后,首先感到有些不安的是,所谓三卫的总名兀良哈的问题。博士设想这个名称同从今蒙古西北

唐努乌梁海方面的乞儿吉思、兀速、憨哈纳思三部的迁徙有关。但从事实看来,并不是这样。

博士也曾说过:《元朝秘史》见到的兀浪孩部族,大约原来都住在外蒙古的斡难河源。其中有个不儿罕山的兀浪罕人扎儿赤兀歹额不坚(额不坚意思是老翁),当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上游地方诞生的时候,曾送给他貂鼠襦裤;在汗年少穷困的时候,还曾派遣自己的儿子者勒蔑去辅佐他的宏伟事业。他的儿子者勒蔑,《亲征录》和《元史》译作折里麦,后来和者别(哲别)、忽必来(虎必来)、速别额台(速不台)并称为成吉思汗麾下四狗的佐命功臣(《成吉思汗实录》第77页和第286页)。然汇集清代蒙古各王公传记的《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三)中《喀喇沁部总传》,以及沿袭这《表传》的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条等载:“初,元臣有扎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姓乌梁罕氏。佐太祖定天下有功。云云”<sup>①</sup>(《游牧记》卷二)。这样,就把扎尔楚泰父子作为今喀喇沁部的远祖了。明初《秘史》译作“兀浪罕之扎儿赤兀歹子者勒蔑”就是清初《蒙古源流》译作“乌梁罕之扎尔楚泰之子济拉玛”这个人。因而,综合上述两种史料,今喀喇沁部的远祖是起源于元初斡难河源不儿罕山麓地方的。更进一步考察,我曾详细论证今天的喀喇沁部不外就是明代的朵颜卫(见《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388页)。朵颜这个卫名是明朝人起的。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北虏考》和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九)等书的北虏译语里,都可以确证当代蒙古人互相间把这一部族叫作“五两案(Wu-liang-an)”即兀良罕(Wu-liang-han)。由此可见,三卫之中至少朵颜卫的兀良哈显然是来自斡难河源,决不是从西北蒙古的唐努山北来的。今唐努山北的居民确实是乌梁海,但恐怕是明代以后才迁移到这里的,以前这里所住的乞儿吉思等部落,果真是不是乌梁海,颇属可疑。不仅如此,以兀良哈统称三卫,其实确是明人的误会。如下所述,



所谓兀良哈本来只是朵颜一卫的名称,因此,要拿来和唐努乌梁海相结合起来,那就更困难了。

其次,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把朵颜拟定是肇州(即今珠家城子)、福余拟定是扶余(即现今农安)故土,那末和明初对这方面的经略的实际情形,就有矛盾。明初以破竹之势讨伐蒙古;洪武五年五月因大将军徐达等败绩而一度受挫;后来便废弃了悬军长驱,采用尺进寸取的坚实方针来经略边境。明太祖曾说:“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实录》洪武五年九月条)决定放下蒙古,先征服女真,倾注全力经略辽东,原因之一可能也是由于这种情形。洪武五年,明军平定铁岭、开元,巩固了定辽都卫(后改辽东都司)的基础以后,更于七年和十二年,平定今热河大宁地方,辽东的西邻地方于是平靖了。洪武十四、五年以后,辽东虏官来降附的相继不绝。时机已熟,便于洪武二十年春,在今喜峰口外地方筑大宁(老哈河上游的黑城)、宽河(今宽城)会州(平泉南二十华里)、富国(会州东北)四城。命大将军冯胜等,率大军二十万,征讨北方东辽河彼岸金山的虏酋纳哈出。当时太祖指示方略说:“虏情诡诈,未易得其虚实。汝等慎无轻进,且驻师通州(北平之东),遣人觇其出没。虏若在庆州(今巴林西北察罕城),以轻骑掩其不备,若克庆州,则以全师径捣金山。纳哈出不意吾师至,必可擒矣”(《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条)。于是依照这一策略,二月,右副将军蓝玉乘大雪,掩取辽以来的旧都、今巴林的庆州,六月,全军逼近金山,以强大威力降服了倔强的纳哈出。

纳哈出从元末起就占据着现今哥原以北农安伊通河方面,和蒙古西部的元主成犄角之势。明朝屡次招抚,没有服从。《洪武实录》(二十年六月丁未条)记述他的根据地说:“初,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辘重富盛,畜牧

蕃息。”<sup>①</sup>又说：“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北。”<sup>②</sup>或说：“金山亦迷河(闰六月甲寅条)。又记述他的降众说：“于是其众亦降，凡四万余，并得其各爱马(蒙古语 aimak 的音译，意思是部落)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六月丁未条)。榆林深处和养鹅庄恐怕都不是固有的名称，现在不详。龙安、一秃河是农安、伊通河；金山、亦迷河就是今怀德、驿马河；松花河当然就是松花江(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所称降众二十余万，或许有些夸大，但另一条说：营王失刺八秃、云南王蛮吉儿的，郡王桑哥失理、诸王哥列沙、国公观童等相继来降，仅八月丁丑大将军冯胜解送京师的俘虏，就有如下之多：

“故元降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三千三百余人，马二百九十余匹，金银铜印一百颗。金银铜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国公郡王四、太尉国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参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枢八十一、金院院判二百二十八、院副使五、宣慰使副使金事一百八十九、万户千户路府州总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书参议二、承旨学士十、文学司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卫帅府金事三、郎中员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卫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访司使副盐运司副六、卫帅府使一、治书安抚司农各一、太少监理问断事部郎中主事兵马指挥府卫镇抚崇福使司副经历都事太医官及州县等官二百二十二、将校一千四百余人”(《明史·鞑靼传》和《群雄事略·纳哈出传》所录稍有异同)。

由此可见帐下拥有官属将校三千人的纳哈出的势力了。

纳哈出是元太祖的著名功臣木华黎国王的后裔，因此，明太祖也把他当作名臣后裔予以优待。一次作了太平捕囚而被释，再次在降服后封为海西侯(《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纳哈出》)。木华黎在元太祖十二年诏封为太师国王，以左手万户统驭兴安岭东西

<sup>①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十四册洪武实录卷百八十二，第6—8叶，“闰六月甲寅”作“闰六月丙寅”。——译者

之地以来,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承袭国王的爵位,一直到元末顺帝至正年代,木华黎六、七世孙朵儿只、俺木哥失里等仍然相继称国王,雄视辽东(《元史》木华黎、朵儿只各传及箭内博士的《元代的东蒙古》)。再看《辽东志》(卷八、《杂志》)等,也载有元末一度割据开元的也先不花,《元史》(卷百四十二)《也速传》里所说也速“东连辽东也先不花国王”的也先不花,恐怕就是《元史》(卷百三十九、《乃蛮台传》)所见的(朵儿只之从弟、前国王乃蛮台之子的)野先溥化。至少在元代,木华黎的本族札刺亦儿部曾和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各部,并称为东蒙古五诸侯(《元史》卷百十九《木华黎传》和卷百二十一《博罗欢传》)。现在兴安岭以东留下的札赉特部名称,也确实间接和这札刺亦儿氏族的称谓有关。因此,兴安岭以东地方和木华黎一族的关系,极为密切。纳哈出是否曾作过国王,虽不无疑问,但他在辽东的势力却全是由父祖相传积累起来的,他的根据地从金山(怀德附近)到龙安(农安),包括一秃河(伊通河)、亦迷河(驿马河)全部流域直至松花河以北。这时,这一大势力一下子覆亡,举众降服了明军。

现在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如果福余、朵颜地方真的在农安和珠家城子方面,当然是属于纳哈出的势力范围之内。那末,这里的兀良哈也必然随着纳哈出的降众来降。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三卫兀良哈的人们,非仅在今热河地方筑起大宁、会州等城也毫未介意,就是明军攻取了巴林的庆州也并没有慌张,而当农安伊通河方面的纳哈出率众被迁移时,也没有投降。直到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以后,经所谓捕鱼儿海战役故元正主灭亡以后,才开始与明朝通问。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明军已经在上年接受纳哈出率众投降,解除了东顾之忧,便在大将军蓝玉的率领下,出大宁、庆州,长期悬军长驱,在捕鱼儿海即今贝尔诺尔(Buir Noghur)东北八十里地方,全歼了故元正主脱古思帖木儿的军队。据《实录》说:明军在这

次战役中,俘获蒙古王妃王子等人口八万以上,得国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件,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又四峰,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其他物资也相当多。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不久也逃窜而死。长期以来和明朝对抗的北元势力,经这次最后一蹶,再也不振了。明太祖所说:“肃清沙漠,在此一举”的气势,如愿以偿。大将军蓝玉等还在附近荡平元末名臣、故丞相脱脱的遗子哈喇章的部族等。因此,或许这时已经经略了三卫根据地的一部分了。因此,正是这次捕鱼儿海战役以后,残元余党才竞相与明通款。兀良哈人们的来降,也正在这时候。 117

《洪武实录》二十一年九月条载:

“乙酉,辽东都指挥使司送故元来降辽王并其臣属四十九人,来朝贡马”。

又同年十一月条说:

“辛卯,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等降。先遣人赉脱古思帖木儿旧降诏书,赴京来献,以表其诚”。

又二十二年五月条说:

“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

由此可知,所谓兀良哈地方,当然不在南边潢水以南;潢水以北也象陈组绶所说:“起怀山至东金山”,还是后来窃据的形势;当初,还没有南下到今巴林察罕城到农安以北一线。据《实录》说:明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听故元知院捏怯来等来降,设置了全宁卫,其地可能就是金代的全州、元代的全宁路故地,今潢河(Shiren Müren)和黑河(Khara Müren)汇流处附近(《承德府志》卷五《建置》,和《朝鲜地理历史报告》第六册、所载《元代的东蒙古》,第248页)。当然,这里并不是三卫的根据地。由这里更远至东北的肇州、扶余故地,也没有包括在所谓兀良哈之地以内。那末,三卫夷众最早的根据地,究竟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 118

据《洪武实录》载，继上述设置三卫之后，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接着记载太祖派遣特使带着敕书前去抚谕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等，说：

“朕每于故元来归臣民，悉加优待，况尔本元之亲属者乎？今特于泰宁等处，立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阿扎失里等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其所部，以安畜牧。……”

既称“泰宁等处”，那末，泰宁是元代以来的地名，就毫无疑问了。《实录》所载诏令奏议之类，总不免多少有些剪裁。这里幸而《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收《华夷译语》，刊有洪武二十二年冬十月十五日翰林学士奉议大夫兼左春坊左赞善刘三吾的序文，在它下卷来文中搜集了洪武二十一、二年间，北虏相继归降时期的重要往来文书，记载了真实情况。这部书是同类华夷译语中最古的珍本，它的史料价值也就在这里。其中题为“敕僧亦邻真臧卜”的一篇，就是安置新设泰宁卫所属刺麻庙万寿寺的住持亦邻真臧卜的。该篇说：“今特敕本僧，仍住持泰宁万寿寺，云云”。泰宁万寿寺一语，听来好象整个是一个寺庙的名称，但它的蒙古语原文是“泰<sup>中</sup>合<sup>舌</sup>扎<sup>中</sup>仑<sup>中</sup>万寿速箴因住持<sup>寺</sup>鲁<sup>中</sup>合<sup>中</sup>周”，因此，毫无疑问，可读作泰宁<sub>地面</sub>万寿<sub>寺的</sub>速箴<sub>做着</sub>因住持<sub>寺</sub>鲁<sub>做着</sub>合<sub>做着</sub>周，因此，毫无疑问，可读作泰宁地方的万寿寺。所谓亦邻真臧卜(Rin-ch'en Bzang-po)是标准的西藏僧名，便认为是个喇嘛，但从这个敕书是夹在赐给辽王阿札失里的诏书和给会宁王怀远将军塔宾帖木儿的诰文中间这点看来，也可以想像万寿寺是个相当大的寺庙，番僧亦邻真臧卜的势力之大了。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泰宁路》条只载：“泰宁路下、领县

一,泰宁下,”没有详细记述。在这个泰宁县里,有象万寿寺那样的大庙,恐怕辽王阿扎失里、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等也在这里受封的。从上引《实录》的文字里可以看出,辽王是元的宗室。据《华夷译语》所收诰文,会宁王也是宗室。据《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一、《大元宗室世系》)等,没看到有会宁王,而所称辽王,却在太祖成吉思汗季弟铁木哥斡赤斤国王位中,有六世孙名叫辽王脱脱的。脱脱是所谓塔察儿的孙辈,著名的叛王乃颜的从子,乃颜亡后,延祐三年受命承袭其位的。脱脱之后,明宗天历二年八月,牙纳失里受封嗣辽王,并赐予脱脱故印。《元史》(卷三十三)《明宗本纪》明确载有此事。铁木哥斡赤斤(即斡嗔那颜)的分地,在兴安岭东,今哲里木盟科尔沁部地方,箭内博士曾对此详细论证(《满鲜报告》第六册所载《元代的东蒙古》)。我毫不踌躇地认为辽王阿扎失里是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也就是辽王牙纳失里的后裔。会宁王在明张天复的《皇輿考》、《明史·三卫传》等中,有时作惠宁王。会宁、惠宁二王的名称,不见于《世系表》。如果认为是广宁王的讹误,那末在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中还见有广宁王彻里帖木儿、广宁王运按察父子的名字。总之,这个泰宁卫指挥同知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确是泰宁卫指挥使辽王阿扎失里的同族无疑。那末他所占据的所谓泰宁地方,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据前述《元史·仁宗本记》的如下记述来看,元代的泰宁路、泰宁县,肯定就是从前的泰州。

(延祐二年八月)“庚子、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卷二十五)。

(延祐四年二月)“癸亥、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卷二十六)。

这个泰州可能就是《辽东志》里见到的台州。《辽东志》(卷九《外志》)记载元末明初这方面的交通路叫作“海西西陆路”,它的驿站名称如下:



“肇州、龙头山、哈利场、洮儿河、台州、尚山、扎里麻、寒寒寨、哈塔山、兀良河。”

据箭内博士研究（《满鲜历史地理》二、第447—448页），上述站名里，海西地方的中心肇州是“伯都讷东南、逊扎堡站东北十华里的珠赫店，一名珠家城子”，可能就是现在的新伯都讷，也就是扶余地方（和认为是今农安的扶余城故地不同）。台州在它的西面；洮儿河是今洮儿河下游流域；扎里麻位于呼伦布雨尔城东七十余华里、  
121 扎刺木台河和海拉尔河汇流处，即今扎刺木台（扎拉木特）。因此，总的说来，这条路是从今扶余，过洮儿河，往东北出兴安岭以西海拉尔、满州里方面的交通路。博士的这种说法，是专以《元史》（卷百五十四）《洪万传》和（卷百三十一）《伯帖木儿传》等所见的扎刺麻秃（扎刺马秃）当作扎里麻，即今扎拉木台为出发点的。《元史》的扎刺麻秃确是今扎拉木台，但和《辽东志》的扎里麻是否是同一个地方，殊属可疑。因此，对其全盘论旨还很难表示赞同。

仔细想来。上述说法约有三点困难。第一，从今扶余方面去蒙古，最普通的交通路必定是向正西溯洮儿河，向东北出海拉尔是非常迂回的旁路。《辽东志》所载这方面的唯一交通路，只举后者而不提前者，很奇怪。第二，如果当时因某种情况只能利用这条海拉尔路，那末就应当叫作海西北陆路，至少要叫作海西西北陆路，象《辽东志》那样称为海西西陆路，有些不合适。第三，倘若博士的解释是正确的，那末上述驿路从肇州到台州，或从扎里麻到今满州里附近的兀良河之间，驿站数目比较多，反之，而台州、扎里麻之间几百里之间，只有尚山一驿，在驿站配置上有失均衡，原因何在颇费解。我从上述理由先怀疑博士的论证，待进而解决最末的驿站兀良河时，我认为这是否是审慎的已故箭内博士的千虑之一失呢。我所以这么认为的理由是：

所谓兀良河原来是河名，这详细载在《辽东志》的另一条和《大

明一统志》等书里。即《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开原山川》条载: 122

“兀良河,城西北三千三百余里,源出沙漠,南流河州,与洮儿河脑温江合,流入混同江。”

这里的“南流河州”一句,很难解释。《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女真·山川》条则载:“兀良河在开原城西北三千三百余里,源出沙漠,南流合洮儿河脑温江,入混同江”,可见“河州”二字,恐怕是衍文。又《辽东志》该条载今嫩江说:“脑温江,城北八百里,源接兀良河,南流入松花江”,载洮儿河说:“城西九百里,云云。”如果说嫩江在开原城北八百里,洮儿河在该城西九百里,唯独说兀良河在“城西北三千三百余里。”其远难以想像。箭内博士所以推测是在“今满洲里附近”(《满洲历史地理》贰、第449页),根据之一可能就在这里。然而,从这样相距遥远的兀良河、洮儿河、脑温河三河却相互合流注入混同江即松花江来说,就不能不认为这种记述有些混乱。试想“开原城西北三千三百余里”的地方,从它的方位和距离来推测,必定在兴安岭以西、蒙古的内地,然而《辽东志》是辽东的地方志,就是明《一统志》女真条当然也没有记载其范围以外的事。这里所列举的几十条河川全都在兴安岭以东、满洲地域之内,而决不会唯独这个兀良河是例外,却是兴安岭以西的河名。这么看来,上述“三千三百余里”的数字显然有误。我想千字上的“三”字是同它下面的“三”字同化了的衍文,实际应该作“千三百余里”。至于所说“源出沙漠”,也很奇怪。总之,要在开原城西北千三百余里处,寻求南流汇合洮儿河、嫩江,最后汇入松花江的兀良河,势不 123  
得不推定是《水道提纲》(卷二十五、入黑龙江巨川)和《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条注)等所载的洮儿河的支流、归勒里河的上源乌兰灰河或乌兰古依河。因此,我认为这个海西西陆路的终点兀良河,必定是今洮儿河上源之一的乌兰灰河。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条交通路当然不是(象箭内博士所想像的通往蒙古的)海拉尔

路,恰是海西西陆路洮南路,自扶余方面出洮儿河的道路,可能经过今洮南附近;这里所说的台州驿,我想可能是洮南附近地方。但关于可能是台州的异译的泰州,还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所谓泰州这个地名,其实早在元代以前,辽、金时代就有,是设置所谓东北路招讨司等的、这方面唯一的要地,而关于它的位置的考证,在松井(《满洲历史地理》二、第66—67页),津田(《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所载《达卢古考》和《金代北边考》)、箭内(《报告》二、《金兵制考》)、池内(《东洋学报》六卷、二期、《辽代春水考》)、王国维(《金界壕考》)等这些人中间,异说纷纭,无所适从。确是一个难问题。但概括说来,各说大约一致的只是,金代的新泰州地方在今松花江、嫩江汇流处西方不远的地点。关于辽代的旧泰州,箭内、津田、王国维三人大体一致的意见是,在从金的上京会宁府通过新泰州、出临潢府的路上,可能在新泰州西方几百里的地点。据王国维的新解释,认为《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泰州》条所说“北至边四百里,南至懿州(今彰武)八百里,东至肇州(今扶余附近)三百五十里”的里数,作为上述新泰州的四至,很不符合,恐怕这是旧泰州的四至错误地搀到这里了,而旧泰州地方,可能是现今洮南方面(《金界壕考》)。金代在这方面的北边,无疑是今《东亚舆地图》上标示的所谓“成吉思汗垒址”或“高丽城”,拿这来和上述《地理志》的文字对比,我深钦佩王氏眼光锐利,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

箭内博士解释上述《辽东志》所载海西西陆路时,认为台州即元代泰州,在金代泰州即松花江、嫩江汇流处的西方,并说:“如果这个推论不错的话,那末台州驿就应该在洮儿河驿之前,编者错误的颠倒过来了”(《满洲历史地理》二、第448页),还进一步就把驿名“哈刺场、洮儿河、台州、尚山”的顺序订正为“哈刺场、台州、洮儿河、尚山”。不过,我认为元末辽王阿札失里等所盘据的泰宁地方,

似乎倒还应该与纳哈出的根据地松花江方面多少有些脱离,因此,上述《辽东志》海西西陆路的本文,按原文直解为是,台州即元代的泰州,必须认为位于洮儿河驿以西,即今洮南方面。如果是这样,那末必须认为元、明时代的泰州(台州),较金代的泰州,更近于辽代的泰州遗址。今天的洮南县当然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它是控制洮儿河全流域的要冲,往昔相当重要,这从附近尚有许多废墟,便可了解。据拉施特(Rashid)所说,泰州卫的曩祖斡赤斤那颜,“好土木,喜建宫室苑囿”(《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下)看来,这些废址或许和他有关。总之,所谓泰宁卫地方,在洮儿河流域,恐怕没有争议。

据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六)里混入《宁夏略》的一条叙述蓟辽边外的事说: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故元辽王阿札失里寇边,屯朵颜山,命傅友德、郭英总兵讨之。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师,虏闻之以为然。越二日,复趋师深入,至黑岭雅山等,次洮儿河,获人畜甚多。还至金鞍山,复征黑岭寒山,至磨镰子海,打兰尖山。追虏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达达兀刺罕,掩袭虏,大获而还”。 125

这类记载,《洪武实录》里当然应该有,却见不到。更据《实录》载:是年春正月,敕颖国公傅友德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定远侯王弼任右副将军,武定侯郭英任左副将军,以备北边。夏四月,更命燕王朱棣督率傅友德等追捕番将阿札失里。《明史·本纪》也说:夏四月“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因此,上述这一条,可能并非误传。《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傅友德传》记述这事说:洪武二十三年,“复征宁夏,明年为征虏将军,备边北平。复从燕王征哈者舍利,追元辽王。军甫行,遽令班师,敌不设备,因潜师深入,至黑岭,大破敌众而还”。由此可见,《全边略记》的著者可能收录了在宁夏还立了战功的傅友德详传里的记载。因此把蓟辽边外的事错误地写在陕西《宁夏略》里面了。总之,它的原文定

有错误,记述未免混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条,略微正确地记述如下:

126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辽王阿札失里寇边,命颖国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讨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遽下令班师,敌闻信之。越二日,忽趋师深入。六月,至黑岭鸦山等处洮儿河,获人口马匹。驻师金鞍子山。七月,复征黑岭寒山,至磨镰子海,(打)兰尖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达达兀刺罕,掩袭其众,大获而还”。(参看《国朝献征录》(卷七)倪谦《丰城侯李彬传》)。

哈者舍利王想是阿札失里王的异译,并非地名。黑岭想是兴安岭的别名黑山。所称雅山、寒山可能是洮儿河附近兴安岭的支脉。其他地名多不详。黑松林,想是和《洪武实录》二十八年六月条所载的黑松林相同,即忽刺温江(今呼兰河)方面。因此可知博友德军是从今兴安岭地方越过洮儿河流域指向呼兰、绥化方面的。这样看来,所谓磨镰子海必定就是湖泊很多的嫩江附近素称象利镰一般的大湖泊名,或许就是靠近洮儿河流入嫩江地方的新月形的月亮泡,蒙古名叫做撒刺诺尔(Sara Naghur)。

我想这是说,洪武二十二年一度降服并当上泰宁卫指挥使的故元辽王阿札失里,后来突然叛离;二十四年三月前来犯边;在这以前,从正月间受命镇守蓟边的傅友德、郭英等,进行迎击;四月,又随燕王北征;五月直趋阿札失里的根据地,一度佯退;六月突然进攻,取洮儿河畔,擒获人口马匹;七月追击余众,直到呼兰、绥化方面。根据这项记载也可以肯定,洮儿河地方曾经是泰宁卫指挥使阿札失里的根据地。

39

#### 4

如果泰宁卫地方果真是今洮儿河流域,那末其他福余、朵颜两卫地方必然分别是这方面的要冲。后代的情况并不足以决定原来

的住地。然据后来南下后的形势看来,如同开头所述,朵颜卫在最西,直逼北京肩背;泰宁卫次之,盘据在它的东面,今辽西的边外;福余卫在最东,远在北方的铁岭、开原边外。或许原根据地的方位大体就是这样配置的。按《大明实录》的例子,仅就福余卫来说,当初多半把这种人和女真人混同,往往拿“福余卫女真夷人”等称呼来叫他们。这是否也表示该卫处在东边,同女真有了深厚的交往呢?据《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北虏考》)所引《北虏译语》(地理门)说,当时蒙古语称三卫的名字是,朵颜叫“五两案”,泰宁叫“往流”,而福余则叫作“我着”。“我着(Wo-cho)”或许与“吾者(Wu-chê)”,“兀者(Wu-chê)”相同,是否也和元、明时代把这方面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叫做“吾者(兀者)野人”的名义相同呢?而且,《永乐实录》三年三月条载:“福余卫指挥使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由此也可知这个卫处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福余(Fu-yü)的字音,非常接近古代的夫余(Fu-yü)或扶余(Fu-yü),但仔细想来,这样肯定却很困难。因为:扶余(夫余)这个名字,汉晋以来,直到隋唐都很著名;唐代渤海灭亡以后,它的扶余府改为契丹的黄龙府,原来的名字就跟着消失了。一时或作为渤海遗孽定安国的王号,留下了浮渝府王等名字,宋初以后连这样的名称,也完全绝迹了。这个历经辽、金、元三代数百年间绝迹无闻的扶余一名,到元灭明兴,突然又复出现,使人很难理解。假如是明朝不拘实际上的地理位置,仅以书本上所知道的名称胡乱给新附的部族起的名,那末依照古书上的文字,必然要用扶余或夫余,而没有用音通字异的福余字样的道理!何况所谓扶余府故地,已经从故元遗将纳哈出的势力范围没入明军手中,所以,如前所述,它不可能成为福余卫名的出处。

反之,金代出现的蒲与路这个名字,必定正是福余卫名的渊



源。关于蒲与路的问题,《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记载如下:

“蒲与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令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边界火鲁火曈谋克三千里)。”

上京在今白城以北六百七十里,胡里改是今三姓西北一千四百里的要地,大体在今齐齐哈尔附近。我对松井氏“可能位于今齐齐哈尔东方瑚裕尔河(乌羽尔河)一带”的说法(《满洲历史地理》二,第174页),不能不同意。蒲与的今音 P'u-yü 和福余的音 fu-yü 或瑚裕尔的音 Huyur,似乎并不一致,但正如白鸟博士一再说过,满洲、蒙古语里, p. f. h. 有时互相转化。况据传钞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来文》,福余的名常缀成蒙古字 Fuyur,这就明确表示福余的原音(与瑚裕尔河名相同)是 Fuyur,绝不是 Fuyu。综合上述理由,我不得不肯定福余卫的根据地必定是在今齐齐哈尔东方瑚裕尔河流域。

但是据《永乐实录》六年三月壬申条载,却另有“戮儿河女真野人头目忽失歹、安苦等来朝,命忽失歹为福余卫指挥僉事,安苦等为千百户镇抚,赐钞币有差。”戮儿(Ch'or)河是今嫩江的大支流绰尔(Chol)河的异译,无需深辩;因此,如果当时瑚裕尔河畔的福余卫的人们不是已经南下到达这里,那就只好认为齐齐哈尔东北方的福余卫起首就达到了齐齐哈尔西南方的绰尔河畔。瑚裕尔河畔的福余卫的势力,恐怕最初偏于西方,跨嫩河河畔的齐齐哈尔,更向西达到绰尔河下游流域。据《明史》(卷三百二十八)《三卫传》载,此后三十余年,明正统年间,逐渐南下的三卫,遭到瓦剌也先的凶猛蹂躏,“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独走避脑温江”。福余卫所以逃到脑温江即嫩江去,绝不是偶然的,一定因为那里原来是它的发祥地,在这期间还有联系。

据《元史》(卷一百)《兵志》的《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屯田》条

有如下记载：

“蒲峪路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月，以蛮军三百户、女真一百九十户、于咸平府屯种。三十年，命本府万户和鲁古颉领其事，仍于茶刺罕、刺怜等处立屯。三十一年，罢万户府屯田。仁宗（恐是成宗之误）大德二年，拨蛮军三百户，属肇州蒙古万户府，止存女真一百九十户，依旧立屯，为田四百顷”。

《钦定满洲源流》（卷十二）《疆域·夫余路》条里，改浦峪为夫余摘录了上文，并加按语说：“按元之浦峪即金之浦与，音近而字异也。元时无此路名，盖仍金旧。”按：茶刺罕不详，元时的咸平府是今开原，刺怜则如《源流考》所载，在今拉林河畔；肇州则是屡次谈到的今扶余附近地方。世祖至元末年，正是救平叛王乃颜的叛乱，为了善后不断经略这方面的时期，因而设置了上述的屯田。而浦峪路绝非元代的正式名称，正如《满洲源流考》的按语所说，是咸平府（即开原）上曾冠以侨治蛮军三百户等的屯田万户府的空名。所谓三百户蛮军恐怕不是从中国南方迁来的，而是瑚裕尔河畔的索伦族什么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万户府才加上了浦峪路的名字。总之，我认为浦峪路这个名字，不是《源流考》的混同，和古夫余、扶余没有关系，却只和金代的蒲与路即瑚裕尔河名有关联。又，后面将详细阐述，元代曾在瑚裕尔河畔地方设置灰亦儿(Hui-i-êrh)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 5

关于三卫的根据地，泰宁、福余两卫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最困难的还是朵颜卫的原地。既把泰宁定为今洮儿河畔洮南地方，福余定为今瑚裕尔河、绰尔河之间的齐齐哈尔方面。那末，其余朵颜一卫的位置，也大略可以推测。不难设想，它必定和那两卫并排在西方，是个相当重要的地点。那末究竟应该肯定在现在什么地方

呢？首先，关键所在是涵芬楼秘笈本的《华夷译语》(卷下)所载《脱儿豁察儿书》。它是洪武二十二年五月任朵颜卫指挥同知的脱儿豁察儿(即脱鲁忽察儿)这一年直接给明廷上的书。其内容原文是蒙古语，附有汉语逐字的译文。这里为了避免印刷上的困难，只摘译它的大意。朵颜卫指挥同知脱儿豁察儿说：

131 “我等兀良罕林木中百姓，自国土的主、有洪福的成吉思汗皇帝的时分以来，额客多延温都儿、搠木连等地水自的行，到今不曾分离的上头。累朝将窝鹰土豹皮等物，年年尽力贡纳上都。今依大明洪福皇帝命例，由辽阳上送。地宽远的上头，来去，年转遶的上头，穷困百姓行，生受做了么。乞随地顺便，直上北平贡纳。”

同属兀良哈三卫，朵颜卫却受辽东都司管辖，说“地宽远的上头，来去，年转遶的上头，穷困百姓行，生受做了么。”因而希望直接向北平纳贡。可见它的位置偏于西边的情况。后来三卫贡道改由经开原、广宁、直入喜峰口，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奏请来的。它的住地则说“自有洪福的成吉思皇帝的时分以来，额客多延温都儿、搠木连等地水自的行，到今不曾分离的上头。”额客多延温都儿的额客(Eke)，按蒙古语是“母亲”的意思，温都儿(Ündür)是“丘陵”的意思，搠木连的木连(Müren)当然是“大河”的意思。

按朵颜的音，读作诺音(No-yin)，是清初以来的惯例，但按元、明时代的译例，朵字作斡耳朵(Ordo. 帐殿)，朵儿边(Dörben. 四)等，必作 do 音，绝不是 no 音。朵颜的正确译音应该是 Doyan 或 Döyen，绝不能读作诺音(Noyin)。因此，我想这个朵颜(Doyan)就是上述额客多延温都儿即母亲多延山的多延(Doyan)的异译，也就是由朵颜卫根据地方面的一个山名来的。想到这里一看，传钞本《华夷译语》的《鞑鞞馆来文》里，朵颜必用蒙古字缀作 Doyan (Döyen)，而绝不写作 Noyin。《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以后的诺音(Noyin)卫实际是朵颜(Doyan)卫的误读，岂不是非常明

确吗？

其次，这个朵颜卫名称的由来——母亲朵颜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里的线索不仅是额客多延温都儿，还有流经这座山麓棚木连的大河，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探索，未必不能发现。我起首就根据这个方针，查阅《水道提纲》、《蒙古游牧记》等书，发见《游牧记》（卷一）《札赉特部》条里有：“旗北百二十里有朵云山，……旗北八十里有绰尔河，云云”的记载。我想这座朵云（Toyün）山就是朵颜（Doyan）山，绰尔（Chol）河即棚（Shuo）河。因为如果泰宁卫是在洮儿河畔，福余卫是在瑚裕尔河上，那末认为剩下的朵颜卫是在绰尔河流域，并无不可。然而进一步考虑，棚河的音和绰尔河相差很远；而且，正如上述脱儿豁察儿的信里所说，朵颜卫是在其他二卫还没有十分肯定归降的时候，就率先归顺的，后来最早迁移到最靠近明边的部落。然而它却处在比洮儿河畔的泰宁卫更靠近内地的绰尔河边，这究竟怎样呢？据说泰宁卫地方极广阔，后来在永乐四年十月，割其地置密陈、卜刺罕、苏温河三卫。绰尔河方面必定就是这些卫的地域。况且如上所述，该河下游流域早在永乐初年就被福余卫的人们占据了，而朵颜卫在三卫之中，与其他二卫不同，起首就是对明廷一直表示忠诚的部族。正因为如此，当洪武、永乐用兵的时候，其他二卫的酋长不断更迭，而朵颜却能一直拥戴同一个酋长。我认为这个部族非仅因为不是元室的直接裔孙，恐怕还必定是由于接近明廷的势力，最易感受明廷的威力才这样的。另据明张天复的《皇輿考·兀良哈考》和《明史·三卫传》等都说：133

朵颜卫是和辽王、惠宁王同时投降的朵颜元帅府的后裔。元末特别设置元帅府的地方，与其说是在北方山间的绰尔河畔，莫如说必定是在更著名的要冲。从前引《脱儿豁察儿书》中显然可以看出，朵颜卫的地区特别偏西。

我从上述见地出发，认为朵颜卫的根据地应该在泰宁卫以西

地区去寻找，我想那个地方或许就是上述海西西陆路的终点兀良河附近。据前引《全边略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故元辽王阿札失里寇边，屯朵颜山”。看来这个朵颜山好象就在明朝边境上，但并没听说明朝边界上有这样的山名，可能是在距辽王根据地洮儿河不远的地方，即朵颜卫人们所占据的母亲朵颜山。而这个地方绝不在明朝边境上。从明朝的势力看来，比较接近，所以才有了上述的记载。明朝讨伐三卫多半是由这方面进军的，这从后来永乐帝亲征的例子，也很明显。上述傅友德、郭英等的进军恐怕也是由这条路线的。据倪谦的《丰城侯李彬传》（《献征录》卷七所载）记述洪武二十四年傅友德、郭英等讨伐阿札失里的事迹说：“从颖国公征北虏，历朵颜、鸦山，追袭虏阿剌失里，至洮儿河，云云。”阿剌失里就是阿札失里，朵颜鸦山就是黑岭鸦山的别称。由此可以想像，朵颜山在洮儿河方面的黑岭即兴安岭里面。

此外，关于兀良河的乌兰古依河，《水道提纲》（卷二十五《入黑龙江巨川》）载：

134

“归勒里河，上源曰乌兰古依河。其源有二：一出索约儿鸡山之东南百里东麓。两源东北流而合，曰乌兰灰河。一出其东乌喀那山之北麓，二涧西流而合，曰乌喀那河。会而北稍东数十里，会西来之口肯河，又东北，分为二渠，曰乌兰古依河，东北流百里复合。……”

归勒里(Güiler)河，散见于《元史》中，作贵烈、贵列、贵列儿、龟刺儿、曲列儿河等。后来的《大明实录》、《明史》等也作屈烈、鬼力儿或屈裂儿河等，它就是洮儿河的南源。所谓母亲朵颜山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详。是否就是上述乌兰灰河发源地索约儿鸡山的别名呢？因为索约儿鸡山一般作索岳尔济山，是西面的哈勒哈河、南面的兀勒灰河和东面的归勒里河的共同发源地，是兴安岭中这方面最著名的山。所谓流经其麓的撸河，肯定是乌兰灰河即乌兰古依河原来的名称。我想额客多延温都儿(母亲朵颜山)山麓的撸木连

流域,自元初以来就是兀良哈部族的住地,因此,到了明初,这条河也叫作兀良河了,后来该部族南迁以后,仍然只有乌兰灰河(乌兰古衣河)这个名字,一如往昔保存了下来的吧。因为名称变了,所以在现在的地图上就难以找到母亲朵颜山、捌河了。正因为它的住地在这方面,所以朵颜卫才在洪武二十二年捕鱼儿海(Buir Nanghur)战役时,害怕明朝的武威而归降,以后永矢不渝。此外,据《正统实录》三年夏四月癸酉条载:“朵颜卫所属哈刺孩卫指挥捏可来等,……来朝贡马。云云。”又,《实录》元年十二月戊寅条也载有哈刺孩卫入贡的事。而且这个哈刺孩卫的名称必定出自今哈勒哈(Khalkha)河,也就是后来喀尔喀各部名称的来源。因此,所谓朵颜卫统属了它,实际是说东南方面的朵颜卫引导西北邻的哈刺孩卫入贡。朵颜卫本来是三卫中的一个小卫,它不会统辖哈勒哈河畔的广大肥沃土地,北方的哈刺孩卫后来也断绝通贡了。 135

再者,三卫的名称,只是到了明代才出名,但在元代已有茁壮的萌芽。据《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中政院》条载:“海西辽东哈思罕等处鹰房诸色人匠怯怜口万户府”说:“掌钱粮造作之事,管领哈思罕等肇州朵因温都儿诸色人匠四十户,仍领镇抚所、千户所。”在说明哈思罕、肇州等处千户所之后,还说:

朵因温都儿乃良哈千户所,延祐三年置;  
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开元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石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延右七年置。

以下还记载了沈阳、辽阳、盖州、干盘等四怯怜口千户所的建置。上述各千户所中,肇州(扶余)、开元(开原)、沈阳(奉天)、辽阳、盖州(盖平),自不待言,至于哈思罕,据《辽东志》(卷九,《外志》)《海西东水陆城站》载,大体在今蚂蚁河,流入松花江附近,唯有干盘不详,但从沈阳、辽阳、盖州、干盘的次序看来,恐怕是辽东半岛一带



的某地。这样,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朵因温都儿、灰亦儿、石州三个千户所了。我认为“朵因温都儿乃良哈千户所”是“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之误,是后来朵颜卫的前身;“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毫无疑问就是福余卫的来源。唯有石州千户所设在开元和沈阳两千户所中间,有些奇怪。但这方面似乎再没有叫做石州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这是台州的伪讹,推测必定是泰宁卫的前身。如果是这样,那末这些千户所在元代就是代表东蒙古北方而与南方的开元,辽阳等路相对抗的一大势力。朵因等三个千户所都是延祐、至治年间设置的,也就是仁宗、英宗设置泰宁路等大力经营这方面的时期。上述《皇舆考》、《明史·三卫传》等书里的所谓朵颜元帅府,如果就是这朵因千户所无误,那末一定是到了元末升格的。

兴安岭以东,洮儿河、嫩江流域地方,原是元代太祖的季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分封地,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在这里兴起了自称为其子孙的辽王等泰宁各卫,并不奇怪。然而元初居住在蒙古北部斡难河源的札尔楚泰的裔孙乌梁罕部(朵颜卫),究竟是何时并如何迁到今索岳尔济山东麓地方来的呢?这根本弄不清楚。但我推测,它和分封铁木哥斡赤斤一样,是在太祖成吉思汗完成大业后分封诸子诸将的时期。箭内博士的名著《元代的东蒙古》(《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六)没有提到这事,未免是个疏漏。

想到这里,就产生了关于所谓兀良哈总称的问题。因为上面已经说过,《蒙古王公表传》说“乌梁罕”;《武备志》、《卢龙塞略》中的译语说“五两案”,以及秘笈本《华夷译语》说“巴兀良罕豁余黑台亦儿坚”、《元史》说“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等,凡是依照蒙古人方面的例子,所谓兀良哈都必限于朵颜一卫,用其余二卫严格区别开来。据《景泰实录》四年八月甲午条,把《蒙古流源》(卷五)里称作“郭尔罗斯(今哲里木盟科尔沁部的同族)的彻卜登”说成是“兀

良哈头目沙不丹”，这也是明人偶尔误用的一例，并不足以证明把朵颜卫以外的二卫也正式称为兀良哈，因此，所谓泛称三卫为兀良哈，只是明人的说法，蒙古人自己从来不这么称呼，果尔这必定是明人误用，可能是因为明代经略三卫是从西方的兀良哈开始而误解了。（元至元年间迁来东方肇州的乞儿吉思等三部人民是否是兀良哈，还是个疑问。即便就是兀良哈，也必定是隶属于他部而不是独立的部落）。经略三卫是否真是从西方兀良哈开始的，一时难以证明，但讨伐三卫的确是专从西方开始的。

## 6

上面说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是洪武二十二年创设的，好象就那样已经定了下来。这是为了避免叙述混乱，其实，洪武二十二年以后，三卫又突然叛变，时常出没在兴安岭东西地面，一再烦扰明军前去讨伐。上述洪武二十四年傅友德、郭英等追击辽王阿札失里，就是一个例子。洪武二十五年，北平总兵官周兴再度讨定这方面。《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条载：

“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遣人送俘胡兵至京。先是，兴率师至斡难河，<sup>19</sup>转至兀古儿札河，按视安达纳哈出之地，见车马迹，遂追至兀者河，得空车百余辆。将还，适永平卫百户汪广报言，哨遇胡兵，与战败之，追奔八十余里，胡兵弃辎重溃去。兴乃遣燕山左护卫指挥谢礼，率轻骑疾追之，至彻彻儿山，又大败之，生擒五百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铁牌等物，悉送京师。上令择胡兵有可用者卯罕、阿鲁温沙二人，赍榜北还，招谕虏将阿札失等。”

兀者河的方位不详，斡难河就是今外蒙古北方的斡难河。兀古儿札河，《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实录》第129页）作兀勒札河，也就是今斡难、克鲁伦两河之间的乌尔匝（Ughulja）河。彻彻儿山，《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实录》第195页）作扯克彻儿、者者额儿等，常常出现，大致是今呼伦池西南地方没错。安达纳哈出不是地名是人

名。当时，蒙古将士争先恐后地投降明军，唯独他仍毅然不屈，是个豪杰。秘笈本《华夷译语》(卷下)载有《敕礼部移安达纳哈出》一篇，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实录》(同年四月)只载总兵官周兴率军出居庸关，没有说后来究竟走了那条路。总之，先到达斡难河畔，然后转向东南，经兀古儿札河、兀者河到达彻彻儿山，肃清了三卫西北的余寇。因而上文末尾的“虏将阿札失”必定是阿札失里的脱误，试和《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夏四月癸未的例子“番将阿失里”一比，便知毫无疑问。其次，洪武二十九年的征伐，也不外是再一次进逼三卫的根据地。据《实录》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甲子条载：

139 “今上(太宗永乐帝)率诸军，北至彻彻儿山，遇胡兵与战，擒其首将李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追至兀良哈秃城，遇哈刺兀，复与战，败之。遂旋师。”

李林帖木儿的情况不详。哈刺兀或许是下述引文中朵颜卫的掌卫事都指挥同知哈儿兀歹。总之，从呼伦泊西南的彻彻儿山追到的兀良哈秃城，和兀良河的朵颜卫有某种关系，几乎不容否认，因为“兀良哈秃”的“秃”字，在蒙古语只是“有”的意思的接尾词。大明劲旅最深入地讨伐三卫根据地，是后来的永乐帝时代。

曾投降明朝做过三卫指挥使等官职的蒙古各酋，后来仍贡寇无常。特别是建文一代期间，乘明朝困于内乱不遑外顾的机会，几乎又恢复了独立的态势。正是为了再度羁縻他们，太宗永乐帝才运用了雄谋远略。当太宗身为燕王镇抚北平的时候，曾专门经略东蒙古。永乐元年，平定内乱即位以后，曾几次特意遣使招抚所谓兀良哈各部。《明史》(卷三百二十八)《三卫传》概述说：

“永乐元年，复使指挥肖尚都，赍敕谕之。明年夏，头目脱儿火察(即脱儿豁察儿)等二百九十四人，随尚都来朝贡马。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刺班胡为都指挥佥事，掌泰宁卫事。余(《明史稿》有“未至者”三字)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

及白金钞币袈衣。自是三卫朝贡不绝。”

辽王和会宁王恐怕都死于战阵中了，唯独脱儿豁察儿荣任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这必定是由于他真的忠顺归诚的缘故。 140

永乐帝运用招抚政策的结果，除三卫外，还招徕附近的许多部落。这里只举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如：永乐三年十月己卯条载：

“泰宁、朵颜、福余、建州、兀者等卫指挥章乞帖木儿等五十二人，及恺腊儿鞑把秃、九山鞑野麻哈等四十五人，来朝贡马，赐钞币有差。”

过了十一天，十月庚寅条又载：

“设海刺儿千户所，以来朝野人头目把秃等为千百户，赐诰封冠带袈衣及钞币有差。”

恺腊儿即海刺儿千户所，无疑就是今海拉尔。永乐五年十一月辛酉条说：

“阿鲁兀纳么连地鞑头目脱完不花等来朝贡马……。”

阿鲁兀纳么连就是现在的额尔古纳河。永乐四年二月甲申所设斡难河卫也许在现今斡难河河畔地方。据推测，经营这些卫所也可能是通过兴安岭东面的三卫地方来进行的。据《实录》永乐四年十月条说：岭东地方密陈、卜刺罕、苏温河三卫，完全是把泰宁卫的亦答鲁、能木里、土称三个地方划分出来设置的。亦答鲁、能木里等地根本不详，但在这些地方前后，不会有个不著名的卫所设在泰宁卫本卫前面，所以必定都在泰宁卫的背后，即今绰尔河、雅尔河方面。至于土称(T'u-chêng)地方，或在今绰尔河上游土称河(Tosin Bira)地方，也未可知。卜刺罕卫曾于成化年间出现名酋郑王脱脱罕等，一度颇活跃。因此，它的事迹，除《实录》外，张天复的《帝輿考》、叶向高的《四夷考》、何乔远的《名山藏》等书，都大书特书。但成化年间的卜刺罕卫地区，并不限于兴安岭以东，可能曾扩张到今 141

呼伦贝尔地方，这方面的详细情形当另行撰文论述。顺便说一句《满洲源流考》(卷十三)关于上述各卫的考证，当然完全不足凭信。

以永乐帝的雄材，当然不满足于这种和平的抚绥，有时便亲自率师征讨三卫的根据地。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永乐八年，永乐二十年和二十二年三次。永乐八年夏，讨伐蒙古大酋本雅失里、阿鲁台，肃清了玄冥河(即斡难河)、清尘河(即乌尔匝河)、饮马河(即克鲁伦河)地方的敌人。同年六月，帝更挑选精骑，马首东转，扫荡了阿鲁台的与党、三卫的根据地。随征扈从大学士金幼孜的《北征录》，记述这次战役最详。此书完全是私人记述，叙说不得要领，最难考证。现在避开东方学会足本的烦冗，仅就简洁的通行本，摘录其中必要部分如下。帝军于五月十三日，在斡难河畔击溃了本雅失里以后，就沿着克鲁伦河东进。六月初二日正午，过阔滦海子即今呼伦泊，赐名玄冥池，宣谕临敌准备，采取行动如下：

142

“遂赐名玄冥池。晚次玉带河。初三日次雄武镇……初四日发雄武镇，晚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发澄清河，数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污泥。行五六十里下营，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复起营，夜次青杨戍。初七日发青杨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华言半个山，山甚峻拔，远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狭，山攒簇，多松林。……晚次苍松峡。隔岸坡陀间，树林蓊郁，宛如村落，水边榆柳繁茂，荒草满数尺，而草稍俱为物所食。是日获虏二人，因问之，知虏骑曾经此过一宿，草为马所食也。初八日发苍松峡，度泥河数次，河狭水浅，两岸泥深，人马多陷。晚度黑松林……复行十数里，下营饲马。日没，复启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涧，不胜崎岖。……下至平川，而路多泥淖，且陷，益难行。而乡导亦惑，遂止次飞云壑。初九日发飞云壑，行三十余里，凡度数山，至一水泉处，前哨已见虏，列阵以待。上飭诸将严阵，先率数十骑，登山以望地势。……度一大山，见虏出没于山中，少顷遣人来伪降。……又行数十里，驻兵于山谷中，忽见阵动，亟上马前行，俄闻炮声，左哨已与虏敌。虏选锋以当我中军，上麾宿卫，即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数十〔余〕里。……已驻兵于静虏

镇。……”<sup>①</sup>

原有的土名都已佚失，记的全是临时的命名而且没有记载方位，敌人姓名和地名也都无从考证。因此，才出现了象《口北三厅志》（卷二）那样胡乱的考证。这且不说，永乐帝这次的军队是选拔精骑的强行军，假定每天行七、八十华里，勉强对照地图看来，从呼伦泊向东的路程，若不是沿着北方的海拉尔河前进，就必定溯南方的乌尔顺或哈勒哈两河流域，二者必居其一。过去进军路线都是沿克鲁伦河北上，从后来进军路线的地势叙述来看，应当认为这是已进抵海拉尔河以南地方。然而这样的话，就离它所到达的目的地再转向西南的归路，似乎太远，和以下的叙述完全不合了。仍然只能认为是经过东南的乌尔顺、哈勒哈流域。或者因为纵断了北方的捷径，所以才没有看到沿河前进或经过贝尔泊的记述。

这样想来，第一：究竟是经过出发点阔滦海子的哪一边不详，143但看来似乎是从南面来，才接近该湖，还没有到达湖北岸。因此，从这里出发，当晚所到的玉带河必定是距乌尔顺河、阔滦海子不很远的地方。其次，经过雄武镇，第三日到达的所谓清胡原这个地名，可能是因二十多年前击溃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捕鱼儿海（即贝尔泊）的东北地方而命的名吗？这么一来，下边的澄清河就是在它东面湾曲的哈勒哈河。六日，走了数里，渡过这条河，进入柳林里的污泥，当夜抵达青杨戍。下边唯一保存土名的克忒克刺地方，也无法考证。不过，从这里进入树木蓊郁的山间，就是哈勒哈河的上游，因而河面狭而水流急。其次，第六天所过的苍松峡、黑松林、飞云壑，可能是从该河上游的讷墨尔根河到兴安岭山顶一带的地方。

<sup>①</sup> 按《北征录》今古说海本第24—26叶，“荒草满数尺”，作“荒草深数尺”，又“路多泥淖”，作“路多沉淖”，又“行三十余里”，作“行二十余里”，又“凡度数山”，作“凡渡数山”，又“前哨已见虏”，作“前哨马已见虏”，又“度一大山”，作“渡一大山”，又“见虏出没于山中”，作“见虏出没于山谷中”，又“追奔数十里”，作“追奔数十余里”。又《豫章丛书》本第15—17叶，文句和古今说海本同。——译者

敌人盘据山顶附近。战役简简单单地结束了，然后是扫荡兴安岭的东坡。

“初十日早，发静虏镇，令诸将皆由东行，人渴甚。以衣于草间，且行且拽，渍露水，扭出饮之。行数十里，好得水。晚次驻蹕峰。十一日，……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晚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十二日发长秀川，随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十四日发广漠戍，行数里渡河，河滨泥深，陷及马腹，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虏见，竞奔而前，铙响伏发，虏苍黄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十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晚次蔚蓝山。”<sup>①</sup>

144 从静虏镇东走，驻扎在驻蹕峰。这一带仍是高原，据说很难得到河水，想必还是在慢坡的兴安岭山顶上。又走了半天，才又进入山谷中，晚间到达长秀川。翌日从长秀川出发，说是“随川东南行”，那末，长秀川一定是绰尔河，或是南边的洮儿河的上游。从遗弃的牛羊辎重之多看来，可知这里是敌人的巢穴。回曲津可能是洮儿河上的弯曲处、今苏鄂公爷府一带。广漠戍是否就是今扎萨克图王府附近呢？《洪武实录》十六年夏四月己亥条叙述故元海西地方说：“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广莫堆，西抵元营。”<sup>②</sup>这个广莫堆恐怕就是指齐齐哈尔南方的原野，《北征录》的这个广漠戍，必定是它西边的一个地名。太宗军队就到这里班师了。为此设诡计，防虏追骑，以使后方安全，才由呼伦泊到广漠戍，竟费去十一天；而由广漠戍回到达里泊附近约需十四天。

据《实录》说，这时的敌人实是大酋阿鲁台本人，在静虏镇战役

<sup>①</sup> 按《北征录》古今说海本第27—28叶，“令诸将皆由东行”作“命诸将皆由东行”，又“好得水”作“始得水”，又“生擒数十人”作“生擒数人”。又豫章丛书本，第17—18叶文与说海本同。——译者

<sup>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十一册，卷百五十三，第6叶，“北接广莫堆，西抵元营”作“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又“夏四月己亥”，作“夏四月乙亥”。——译者



中,曾亲自出阵奋战。在广漠戍生擒的几十人,都是三卫的人,就是曾入朝授官而又叛附阿鲁台的。因此,帝怒责他们说:“尔于朝廷何功,徒因来朝,辄予爵赏,今不思报,乃复为叛寇用”,便下令全斩了(八年六月己酉条)。第二年,“十二月壬辰,敕宥福余、朵颜、泰宁三卫罪,令人贡。”这事,在《明史》(卷六)《本纪》里也有。又,《实录》同年七月癸未条叙述这次战役的凯旋宴说:“凡从征至斡难河及答兰那土儿哥地面大小武职官、侍从文职官”等,都参加了。斡难河指五月十三日击败本雅失里的地方,答兰那土儿哥指六月九日降服阿鲁台的地方,这毫无疑义。因此,我想静虏镇的土名就是答兰那土儿哥。此外,所谓答兰纳木儿河,就是指永乐二十二年时曾是阿鲁台根据地的哈勒哈河上游地方。据箭内博士研究,说答兰捏木儿格(思)是元初塔塔儿部的根据地,即今哈勒哈河的支流纳墨尔根河流域。这样看来,这个答兰那土儿哥可能是答兰那木儿哥之误,答兰纳木儿哥、答兰纳木儿河和答兰捏木儿格(思),我想当然是同一个地方。我认为太宗东征的路线所以没有走海拉尔河畔,而应在哈勒哈河一带探索,理由之一,就在这里。还有有力的证明是下述的班师路线。

145

《北征录》在前条下面,接着说:

“十五日次宁武镇。十六日次紫云谷。十七日次玉润山。十八日次紫微冈。十九日次青阳岭。二十日次清华原。二十一日次淳化镇。二十二日早发淳化镇渡河,深及马鞍,既渡,以为无水矣,而入一泽中,长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复渡两河。泥陷及马腹,马行泥潦中几陷。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发秀水溪。行十余里,入淙流峡。甚险。一水流其中,路倾侧临水,萦回曲折如羊肠。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马力疲倦,逾数冈至营,晚次峡中。二十四日次锦云峰。二十五日次永宁戍。二十六日次长乐镇。二十七日发长乐镇。草间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嘬嗜,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应昌东二海子间。……”

以上地名都很难考证。永宁戍以下各地是永乐二十年和二十二年

太祖北征时都曾经过的地方，显然全在兴安岭以西。通川甸位于  
146 “应昌东二海子间”，可能是其西南方面有应昌故址的今达里泊  
(Dal Naghur)和东边的汪牛泡子两湖之间一带地方。清康熙二十  
八年，赴尼布楚条约会议的耶稣会传教士张诚(Gerbillon)等也曾  
经过这条道路，留下了《旅行记》(The Second Journey of the PP.  
Gerbillon and Pereyra into Tartary in 1689, Du Halde, II, 301-  
304)，参看这些记录，可知距通川甸以北二日长路程的永宁戍约在  
今西乌珠穆沁王府附近。这样，锦云峰则是它东面的山地；淙流峡  
可能是今巴尔斯坦河；秀水溪和淳化镇之间的沼泽地，必定就是巴  
尔斯坦河与察噶斯坦河汇流的沼泽地带。因此，清华原在它的北  
面，青阳岭、紫微岗、玉润山应该都在兴安岭前后；紫云谷、宁武镇  
是岭东的驻地。据《实录》载：在宁武镇“虏余众来降者相继踵”，可  
见上述的静虏镇、广漠戍也不会在太远的北方。不仅从班师的路  
程距离来看，从洮儿河以北，东西流向的大河有好几条，而据《旅行  
记》的叙述，广漠戍以南从未渡过那样的河来看，并从广漠戍方面  
“虏由是遂绝”来看，绝对不能把广漠戍放在洮儿河以北很远的地  
方。我想：永乐帝也不会放着近处之虏，光讨伐这样遥远的地方。  
以上是使我肯定征伐路线为南方哈勒哈河河畔的主要理由。倘若  
这一推测不错，那末后来永乐二十年的征伐，也几乎是对同一个地  
区进行的。

在永乐帝前后四次亲征蒙古之中，永乐八年征伐本雅失里，阿  
鲁台的事迹，有金幼孜的《北征录》；十二年征伐瓦剌，有金幼孜的  
《北征后录》；二十二年征伐阿鲁台也有杨荣的《北征记》，惟独二十  
147 年讨伐阿鲁台缺少详细的从征录。所幸就《实录》可知其大概。据  
《实录》永乐二十年七月四日己未条载，太宗复征阿鲁台，行抵阔滦  
海子(Kölön Naghur)以北杀胡原。是夜，集诸将令曰：“所以羽  
翼阿鲁台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

寇尚在，当还师剪之。”乃选步骑二万，分五路进击。所说五路不知何处，但太宗亲自另率领数万骑，六日辛酉到清水泊，十三日戊辰到捕虏川，十四日己巳到沙泉碛，十五日庚午就到了屈裂儿河，歼灭虏寇数万，傍晚到了丰润屯。屈裂儿河就是上述洮儿河的南支流归勒里河，所以清水泊可能就是贝尔泊。从阔滦海子的北面到屈裂儿河还是走了十一天。在这以前，太宗定的方略是“官军至，彼虏必西走，朕以兵从西要，虏可获也。”因此，分遣的各军恐怕正象池内博士(《满鲜地理历史报告》五、第306-307页)所推测的：由这里，由北方或东北方直捣虏根据地。据《实录》载，太宗还曾一再平定附近的余寇，不久，越过兴安岭西，由开原、独石方面凯旋。这些地名和前次迥然不同，一时很难考证。只说分遣的各将领直接由大宁入喜峰口回来了，或许是这次用兵的地域特别靠近东南方面，也未可知。《明史》把这事记入了《三卫传》里，叶向高的《四夷考·三卫考》评述说：“三卫自是创，复稍自归，上亦贯其罪，待如初。”屈裂儿河上游，这时当然还是朵颜卫的根据地，后来永乐二十二年的战役，只到了答兰纳木儿河，并没有到三卫。但阿鲁台后来更衰弱了，逃据三卫，不久亡于它的敌人之手。《明史·鞑靼传》说：“阿鲁台日益蹙，乃率其属，东走兀良哈，驻牧辽塞，诸将请出兵掩击之，帝不听。宣德九年，阿鲁台复为脱脱不花所袭，妻子死，孳畜略尽，云云。”但这段详细情况，和下面的三卫南下问题，一同来谈较为方便。

最后，必须附带说一下的是清时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卷一)里的如下一段记述：

“布特哈……在齐齐哈尔北三百四十里。嘉庆五年，土人得铜印一，径二寸，厚三分以强，直组大象，文曰：‘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背识‘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礼部造’，及‘颜字二号’字样。则江塞在胜国，实列藩服，与《明史·朵颜传》合。此印足为左验。近有议其能致荒侵，当沉

诸渊者。余力辩之，仍请藏幕府”。

《外记》的作者是个连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建州海西野人三卫都混淆不清的没有学问的人。这一条非常明确，不容置疑。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是开始建立三卫时，这个铜印是那时的东西。布特哈位于齐齐哈尔以北，黑尔根以南，今诺敏江注入嫩江处稍稍偏北地方。把这里看作朵颜卫的地方，当然有困难。朵颜卫地方，如前所述，曾几次遭受明军侵袭，并曾遭到蒙古军蹂躏，可能是带着这棵卫印的人，在逃窜中遗失在这里。即使是这样，难道足以证明当初朵颜卫不在潢水左右那样偏南地方吗？

以上的论述涉及到些枝节问题，非常曲折烦琐，但我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149 一、总称三卫的所谓兀良哈，是明人误用，真正的兀良哈只限于朵颜一卫。这个兀良哈就是元初住在斡难河源头的所谓蒙古兀良哈，成吉思汗时代，折里麦部长等受封，迁到了东方洮儿河上游的斡河河畔。因为该地既然是兀良哈的根据地，所以后来这条斡河便叫作兀良河（乌兰灰河）了。朵颜卫的名字是出自这里的山名母亲朵颜山，读作诺颜（Noyan）是误读，应该读作朵颜（Doyan）。朵因温都儿（朵颜山）兀良哈千户所的名字，自元代即有所闻，明初在这里设置朵颜卫，直到明代中叶三卫南下时期。南下到北京塞北来的朵颜卫的后身，就是今喀喇沁部。

一、泰宁卫这个名字起于元代泰宁路，可以更上溯到辽、金以来的泰州。该地是今洮南附近，可能是成吉思汗的爱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封邑的中心。元末，这里似乎曾设有所谓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明初在这里设置了三卫的首卫。

一、福余卫的名字和古扶余没有关系，却和金代蒲与路有联系。它的根据地在今齐齐哈尔方面，由它东方的瑚裕尔河而得名。我想这里在辽代以前是室韦的居处，金合并了室韦，改成蒲与路；元把它加入了斡赤斤那颜的封地；后来设置了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明代改为福余卫。后来的科尔沁部，必定和它有关系。

（昭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稿）（《史学杂志》第40编第6号  
昭和4年，（1929年）6月）

### 三、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

151

#### 1. 绪言

满洲的西邻、兴安岭以东地区是所谓狭义的东蒙古,从它的地位、水土来说,和其他各地迥然不同;自古以来就是和东面的满洲及西面的蒙古本土不同的种族的住地。例如:周、秦的山戎、东胡,汉、魏以后的乌桓、鲜卑,唐、宋时代的奚、契丹等等。契丹衰亡,金国在满洲兴起。这里是邻接金国本土的地区,因而特别进行了经略。尤其是蒙古,金代兴起以后,愈益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彻底的经营,因而元朝一代,那么强大的契丹民族也终于完全被蒙古本部的种族同化了。但当元衰明兴之后,明人仍然承认这里住有特殊部族,把它叫作兀良哈。兀良哈的语言似乎已和蒙古没有区别,但风俗却还有些特殊地方。例如:蒙古是辫发索头;而从鲜卑、契丹以来,这个民族仍然保留髡发秃头的遗风。<sup>①</sup>又如生产,蒙古专事游牧,而这个民族却经营一些农耕。<sup>②</sup>明人承认它的势力,在这里设置了著名的泰宁、福余、朵颜三个外卫,即所谓兀良哈三卫。当然,对元 152 代以后的蒙古人来说,兴安岭以东也同样是蒙古地方,不容许那里有另一个势力独立存在。不仅这样,岭东地方水草比较丰美,至少

---

① 据白鸟库吉研究(《关于亚洲北方民族的辫发》载在《史学杂志》第三十七编、第一号),认为亚洲的北方民族盛行辫发,唯独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所谓东胡民族是“秃头”、“髡发”,象僧侣那样的光头顶。据《辽东志》(卷七)《艺文志》所载卢琼的《东戍见闻录》说:三卫人众“善剽掠,即杀人寇抄,髡其发以自标”,恐怕直到明代,还有一些这类头饰的风气。卢琼是明嘉靖中谪戍辽东三万卫的人,《明史》(卷二〇六)、《明史稿》(卷一九〇)等都有他的略传。

② 三卫地方农耕颇盛的证据很多,请参看下一章。

被明代蒙古人看作是“蒙古的谷仓”，<sup>①</sup>历代君长都绝没有忽视对这个地区的经营。因此，所谓三卫人众，只好随着形势的转变，有时引导大虏侵寇明边，有时或传报虏情、向明廷进贡，明人也承认这种事情。<sup>②</sup>但在明人眼里，大虏虽是势难两立的仇敌，但三卫却属“不能绝，且不宜绝”的我方藩篱，纵令不能赖以扞蔽京畿，却还是唯一赖以刺探虏情的重要耳目。<sup>③</sup>

这样，受明羁縻的兀良哈三卫，在有明一代三百年间，就占据今兴安岭以东地面，繁衍兴盛。虽同属蒙古，却每每和西面的蒙古本部形成另一种存在。因此，控制这个地区，就成了明和蒙古两民族争夺的目标，几乎也完全支配着当时的南北对抗大势。到了清兴明亡，三卫突然不见踪影了。明代史乘里以前经常记载的岭东特殊民族，清代以后绝迹不见了。而清朝的兴起，和它的西邻东蒙古的势力，关系最深，即使说它是明清所以废兴的关键，恐怕也不为过。那末，这个三卫的势力究竟怎样兴起？又怎样灭亡的呢？即由此看来，三卫的研究也当然不是徒劳无益的题目。

但是，这个题目之所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兴趣，与其说是由于

---

① 《蒙古源流》(卷六)载达延汗的敕语说：“鄂尔多斯者乃为汗守御八白宝之人，乌梁海者，乃为汗守金谷仓库之人。均属大有福者。”所谓八白宝就是成吉思汗的庙，在今鄂尔多斯部北方、包头对岸地方。按蒙古人的信仰，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圣墓。鄂尔多斯(Ordos)这个地名，就是由这个神圣的宫帐(Ordos)而起的。与此相提并论的乌梁海即兀良哈，不一定指整个三卫(或仅指朵颜一卫)，也未可知。这里所说“为汗守金谷仓库之人”，可能象本文里所说，把兴安岭以东地方，看作是“蒙古的谷仓”。严格说来，兀良哈仅指朵颜一卫。关于这一点，前曾阐述过了。本篇为方便起见，仍按明人的例子，用来一般泛指三卫。

② 例如：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条说：“鞑靼、北胡也。东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种类不一。兀良哈亦在内，但久内附为属夷，故别出耳。”

③ 王世贞的《三卫志》开头就说：“自北虏外，我膏骨(盲?)之患，而不能绝，且不宜绝者，则无如朵颜三卫焉。”他在结尾又说：“故迫则驱入虏，信则堕其计，善处之则因为间，虽藩篱失，而耳目犹在也。”叶向高的《朵颜三卫考》简单记述说：“故迫之则毆(驱)使为虏，信之则堕其计，善驭之则因用为间，虽藩篱失，而耳目犹在。不能绝，亦不可绝也。”

这些重大事实，莫如说是由于有关研究三卫的资料的性质。因为明和蒙古的对抗，在东洋史上是自古以来南北两大势力反复角逐的最后一场斗争。由于明代较近，有关史料相当丰富，尤其关于三卫方面是这样。三卫除了受明廷羁縻以外，特别是因为它的位置逼近明的陵寝和京畿，所以迫使明人注意它的向背，不断进行研究。因此一向对东蒙古的鞑靼即今喀尔喀(Khalkha)和西蒙古的瓦剌即卫拉特(Kalmuk)不加严格区分的明人，唯对三卫的兀良哈却必特别看待。这就是所以《实录》等书里有关三卫的记述特别多，单独的记述还出现了郑晓的《兀良哈考》、王世贞的《三卫志》、叶向高的《朵颜三卫考》等，以至《明史稿》、《明史》的《三卫传》许多三卫的传记的缘故。<sup>①</sup>即使史料丰富而难以搜集，也没办法。而有关明代三卫的史料，今天很容易搜集到。因此，我想这方面的事实可望得到某种程度的精确阐述，而研究的结果，还可以供研究其他时代的参考。可是，学术界的情况却是，尽管对汉、唐时代的北狄或元代的蒙古，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兴旺的元代过后、转入清代雌伏时期以前的明代蒙古，几乎没有人着手去研究。这里就颇

<sup>①</sup> 考证三卫的主要著作，此外还有：郭造卿的《卢龙塞略》、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和何乔远的《名山藏》的《兀良哈》条、茅元仪的《武备志》的《三卫考》以及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设立三卫》等。其中多数是互相抄袭，尤其是《武备志》摘录叶氏的《三卫考》，几乎只字未改。清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卷二)所载无名氏著《属夷枝派录》一卷，恐怕是叙述三卫事最详尽的了，现在很难找到。这里只引钱曾的解说于下：

“二祖以元之余裔归降效顺，赐以大宁全地。立秦宁、朵颜、福余三卫。设官袭职，岁通两贡。其后，唯朵颜独盛。此书于三卫枝派、住牧，详细录之。有心哉，斯人也。今撮略其要，以彰二祖抚赏之盛心，并以告后之秉史笔者。秦宁卫夷始祖都督兀捏帖木儿、右都督革干帖木儿二枝之后，共五处住牧。朵颜卫夷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儿、四世花当生十一男，分十一枝。厥后又分七十枝，随处住牧。外脱罗叉儿、古彦卜二枝，随长昂住牧。福余卫夷始祖都督指挥使朵儿干、都督指挥使可歹，夷始祖影克掌本卫印使，指挥使扯兔四枝之后，共五处住牧。予虑此书或致湮没失传，属夷枝派使无从稽考，故书其大凡于此。”比起《卢龙塞略》的《贡酋考》，并不见得更得要领。如果有这本书，可供参考。



有研究的余地和必要。

有关三卫的史料虽多，而研究成果却并不多。一般可能是比较精确的直接见闻记录，大半是片断的，不得要领；年代稍后略完整的著作却必定包括许多错误。特别是明人的三卫考所传，大都只限于同明交涉的一面，他如三卫的性质究竟怎样？它的原住处在哪里？同西邻蒙古和东邻女真的关系怎样？以及有关三卫迁徙154 的情形、它的兴废经过、文化程度等重大问题，几乎全都不详。现在踏进这块还没有开拓的荒原，来挥动垦荒的铁锹，觉得我的准备还过于贫乏。正象正文中所引证的，有关明代蒙古史料，都尽量试作了探讨。当然，还会有许多遗漏的地方。尤其许多明代名人的文集还涉猎得不够，没有获得充分参考许多朝鲜记录的方便，这同缺乏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都是我痛感的缺陷。不过，看来一时也难做到万全的准备，这里只好胪列一些手头上的史料，恳请大方惠予指正。由于上述的理由，关于三卫同西方瓦刺的关系，只得留待以后再论述，现在只详述三卫同它的东邻女真和西邻蒙古的关系。这篇研究之所以专限于历史地理方面，是由于问题的性质和作者的爱好所使然的。

## 2. 三卫的四周

所谓兀良哈三卫，即泰宁、福余，朵颜等三卫的根据地，过去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认为自始就接近蓟辽边外，就在今热河省南部地方，是成祖作为对永乐初年靖难之役效力的报酬把该地赐给三卫的。但这是由于后来的形势所产生的误解，三卫原来的住地位于潢水即西喇木伦(Shira Müren)以北地方。这种说法，从乾隆末年由《热河志》编者论证以来，已明确无疑了<sup>①</sup>。近来，我还论证了最

<sup>①</sup> 参看钦定《热河志》(卷六十三)《建置沿革》、《承德府志》(卷三)《建置》、《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注等。

早的泰宁、福余、朵颜三卫是元末的台州、灰亦儿、朵因三个千户所的后身，分别在今的洮南、齐齐哈尔和洮儿河的上游地方<sup>①</sup>。这些都已经发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是由于该文仅阐述了它的根据地，没有涉及它的周围，所以这里想以它的四周的形势作为以下论述的出发点。

初设三卫的东南地方，即今长春、农安、扶余、哈尔滨方面，是故元遗将纳哈出的势力范围，它和当初的三卫地方并无牵涉，就是从农安、扶余到庆州即今巴林察罕城一线以南地方，已曾遭受明军的蹂躏，也和三卫本土有距离，已如上述<sup>②</sup>。三卫的西境，如上所述，南有哈刺孩卫，北有海刺儿千户所。

哈刺孩卫这个卫名，在《大明实录》里，正统年间才开始出现，记录如下：

甲、“泰宁等卫指挥板不来、兀者右等卫舍人苦女等，朵颜哈赤等卫指挥等官哈刺不花等俱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正统元年六月辛亥条）<sup>③</sup>

乙、“哈刺孩等卫女真指挥吉列儿等，呕罕河卫女真指挥脱因托、兀者前等卫女真指挥阿刺秃等各来朝，贡鹰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同年十二月戊寅条）

丙、“福余卫及哈刺卫指挥也儿马丹等七人，……来朝贡马。……”（正统二年六月戊寅条）

丁、“朵颜卫所属哈刺孩卫指挥捏可来等，……来朝贡马。……”（正统三年四月癸酉条）

以上甲项有“朵颜哈赤等卫”，丙项只有“哈刺卫”，而不是哈刺孩

① 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昭和四年六月发行）。这篇文章实际上相当于原书本篇第一章。原书第107—149页。

② 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又据《实录》洪武二十年五月丙寅条说：“纳哈出弃金山巢穴，营于新泰州，去辽阳千八百里。”由此可见，从扶余以西到新泰州是纳哈出的势力范围，并不是三卫的地方。

③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八十三册，《正统实录》卷十八、第7叶，“苦女”，作“若女”。——译者

卫,但哈赤卫和哈刺卫这样的卫名,别处没有见到,从它冠有“朵颜”字样,或同福余卫并列看来,断定它是哈刺孩卫的脱误。《实录》  
156 由于辗转传钞,这类谬误极多。乙项所以有“哈刺孩等卫女真指挥”,是由于当时和其他女真各卫同时来朝所产生的错误。误把三卫夷人称作女真的例子也不少,因此,也不宜过于拘泥文字。反之,甲项的“朵颜哈赤等卫”和丁项的“朵颜卫所属哈刺孩卫”等语,颇值得注意。因为既说是“朵颜卫所属,”那末,那里邻接洮儿河上游的朵颜卫地方,大致无可怀疑。这样我不得不推测这个哈刺孩卫的名称,是从注入贝尔泊(Buyur Naghur)的喀尔喀(Khalkha)河而来的。

喀尔喀河,《元朝秘史》作合勒合河,经常出现,尽人皆知。明初或译作哈喇哈、哈刺哈等。《皇明表忠记》(卷五《死战列传》)所载俞通海之弟通渊的传记里说:“俞通渊,庐州人,……征哈喇哈,至捕鱼鱼海,获酋长人畜。”<sup>①</sup>《大明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条所载故都督同知张玉的传记里说:“玉字世美,河南开封祥符人,仕元为枢密院知院。洪武乙丑归附,戊辰从征捕鱼儿海刺哈之地。云云。”戊辰是洪武二十一年。当时,大将军蓝玉等在捕鱼儿海即贝尔泊东北打败了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并且扫荡了附近地方。俞通渊传记里的“捕鱼鱼海”,当然是“捕鱼儿海”的讹误;张玉传里的“捕鱼儿海刺哈之地,”必定是“捕鱼儿海哈刺哈之地”的脱误<sup>②</sup>。又,

① 按《皇明表忠记》崇祯刻本、卷五、第5叶,“庐州人”作“庐州巢县人”,又“捕鱼鱼海”作“捕鱼儿海。”——译者

② 细一检查,原来陈建的《皇明实记》(卷四)里就有: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蓝玉等进兵至哈刺哈河,……复追至捕鱼儿海,云云”;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八)所载《南安侯俞通源传》和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卷九)所载《俞通渊传》都说:通渊“征哈刺哈,至捕鱼儿海,获酋长人畜。”《献征录》(卷五)所载朱睦㮮的《英国公忠武张玉传》、《世法录》(卷八十五)所载《河间张忠武王传》和程敏政的《皇明文衡》(卷七十五)所载杨士奇的《张公神道碑铭》等,都载有洪武二十一年张玉从征“卜(捕)渔海子刺哈之地”。卜渔海子,当然是捕鱼儿海的异译。刺哈是哈刺哈的脱误。

《国朝献征录》所载薛禄、朱荣、徐忠、刘真等各将领的传记里，也都证明当时曾剿平哈刺哈地方。哈刺哈即喀尔喀河的名字如此著名，后来喀尔喀蒙古的名称也渊源于此，下一章将详述。因此，认为正统年间的哈刺孩卫也设在这个地方，是很自然的。

但喀尔喀河流域是一片广阔的肥沃原野，很难设想盘据在洮儿河上游狭隘的山地的朵颜小卫能够统辖了它。因此，所说“朵颜卫所属”<sup>157</sup>，其实是由于明人因东南方面的朵颜卫引导西北邻的大部族哈刺孩卫入贡等所产生的误解，这点前已说过<sup>①</sup>。又，喀尔喀河流域本是东北蒙古的要地，而哈刺孩卫这个名字却只见于上引《实录》正统初年各条，因此，可能是由于某种情况，那时暂时设置的卫名。在这以前和以后，都不见这个卫名；初设三卫时，肯定没有这个卫所，只是为了推测它西边的位置，这里才提到它。

其次是海刺儿千户所。据《大明实录》证明，因为永乐五年十一月辛酉，阿鲁兀纳么连即今额尔古纳(Ergüne)河的鞑靼头目脱完不花等来朝贡马<sup>②</sup>，所以永乐三年十月己卯条载：

“泰宁、朵颜、福余、建州、兀者等卫指挥章乞帖木儿等五十二人及恺腊儿鞑靼把秃、九山鞑靼野麻哈等四十五人来朝贡马，赐钞币有差。”

过了十一天，十月庚寅条说：

“设海刺儿千户所，以来朝野人头目把秃等为千百户。赐诰封冠带

① 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34—135页。

② 当时风靡外蒙古的通贡状况，由《实录》永乐五年十一月戊寅条载有哈刺可兰即哈喇和林(Khara Khorum)的鞑靼头目来贡；又七年三月壬戌条载有土刺(Tula)河鞑官来贡可见。由此看来，五年五月乙亥条还有“阔伦么连鞑靼头目把秃不花等来朝贡马”。阔伦么连可能是在呼伦泊(Kölon Naghur)附近。四年二月甲申所设置的斡难河卫或许在现今敖嫩(Onon)河畔，也说不定。关于斡难河卫，《实录》说：“嘉河等处女真野人头目阿必察等百二十人来朝贡马，命置嘉河、哈密、斡难河三卫。兀的罕千户所。云云。”这条嘉河卫确实是设置在海西女真地方，哈密卫就是这一年创置在西域的哈密卫。斡难河卫也必定是斡难河卫，无妨认为是蒙古地方。由上述坚河、哈刺孩各卫的实例看来，过去认为这些卫所都在满洲，显然毫无根据。其中，如必里卫，实际是在西藏方面。

袭衣钞币有差。”

毫无疑问，恺腊儿即海刺儿千户所是在今海拉尔附近。海拉尔(Khailar)河这个名字，《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召烈台抄兀儿传》和(卷一百三十一)《伯帖木儿传》里，就曾以海刺儿河字样出现。明初，《实录》永乐四年冬十月乙卯条里，也以虏酋阿鲁台的牧地出现过。

我还在《实录》里见有下列各条，对所称坚河卫，即来自今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根河(旱河)的名字并不怀疑。

158

甲、“赐麻里宽里答儿官木连地面哈里察筹万户古列、太贞卫指挥使阿三及西洋古里、苏门答刺、爪哇诸国朝贡之使宴。”(永乐三年九月辛酉条)

乙、“命来朝鞑靼头目阿散为泰宁卫掌卫事都指挥僉事，朵儿朵卧等为卫镇抚千户等官。八秃为福余卫指挥使，赛因台等为本卫指挥僉事镇抚等官。孟哥秃等为朵颜卫副千户，苦列为坚河卫同知。各赐冠带袭衣并银钞彩币有差。”(永乐三年十月乙丑条)

阿散、朵儿朵卧的升叙是泰宁卫内部的事件，在《明史》(卷三百二十八)《三卫传》里也有。在这以前，永乐二年夏四月，成祖赐给三卫各酋官职时，朵颜、福余两卫各委了掌卫事两人，而泰宁卫只有忽刺班胡一人任掌卫事都指挥僉事，到了这时，才以阿散补缺的<sup>①</sup>。

这事暂且不谈。上述两条记载里，甲项的太贞卫指挥使阿三<sup>②</sup>，是乙项的泰宁卫都指挥僉事阿散；哈里察筹万户古列是坚河卫指挥同知苦列，大概不会错。如果麻里宽里答儿官木连的哈里察筹万户当上坚河卫的指挥同知，照其他同样事例来推论，这条麻里宽里答儿官河，可能是距坚河以北不远的河名。我想是因为他

<sup>①</sup> 参看原书本篇第 192 页。

<sup>②</sup> 似乎别处也有把泰宁写成太贞的例子。太与泰，音通。宁和贞，音不相似，或者贞字是宁字的代用讳字，也未可知。

们通过坚河来进贡的，所以加上了坚河卫的名字<sup>①</sup>。哈里察筹万户当然是元代在该地所设的官名。但不知应该把它拟定在今什么河一带。只是就上述哈刺孩卫、海刺儿千户所的位置来看，很容易设想这个坚河卫的名字必定来自根河。根河本是兴安岭以西、额尔古纳河以东、海拉尔河以北的第一大河，它的流域是该方面的要害地带，附近古城遗址颇多，俗称“兀术长城”的辽金时代的古边墙，也大体是沿着这条河修筑的<sup>②</sup>。这里就是成吉思汗著名的劲敌札木哈即大汗位的所在。元代的记录里也作刊河或犍河等<sup>③</sup>。《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召烈台抄兀儿传》里则写作坚河。泰宁卫所引导来贡的坚河卫，和这条坚河有些关系，几乎没有疑问。

据箭内博士研究，元代兴安岭以东，后来三卫的根据地的地方，在它是成吉思汗的季弟铁木哥斡赤斤采邑时，在兴安岭以西；从喀尔喀河到海拉尔河一带地方乃是其兄拙赤合撒儿的封地，根河左右地方则属可汗的外戚翁吉刺惕的按陈那颜所领有<sup>④</sup>。或者象明初泰宁各酋是斡赤斤的裔孙那样，海刺儿千户所和坚河卫等的大酋或许是合撒儿、按陈等的后代，也未可知。总之，在三卫西邻并列设置了海刺儿千户所、坚河卫、哈刺孩卫等，不外是明确表示出三卫在这方面的界限。三卫的西端大约达到兴安岭的顶峰，所以以此为界，从自然地形和占据岭西的蒙古本部的势力，也可以推测出来。当然，兴安岭以西的海刺儿千户所和坚河各卫等的设置只是明朝势力强盛时达到这里的暂时现象，绝没有长久保持下去。

---

① 据《龙沙纪略》说：鄂尔姑纳河，即 Ergüne 河，在这方面的支流之一，叫做墨里儿肯河。麻里宽里（答儿官）河，或者是它的异译，也未可知。又，关于这事，可以参看后述（原书 171 页）的亦东河，亦迷河两卫的例子。照池内博士的说法，满洲建州、毛怜各卫的名称，似与住地无关，可是我认为可以不必这么想。

② 参看《东亚大陆图》、《呼伦贝尔志略附图》等。

③ 参看《成吉思汗实录》第 146 页。

④ 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六卷）。

不久，蒙古本部势力就吞并了这些卫所。这方面的大酋，最初是安达纳哈出，其次是阿鲁台。下一章里将详细论述。

160 其次是三卫的东界。三卫的西境是以天然的兴安岭为界，它的东境也似乎以划分嫩江和呼兰河流域的原野为疆界。这块原野能够划分一方的境界，从《实录》洪武十六年夏四月乙亥条叙述故元海西地方区域时所说：“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莫堆，西抵元营，”便可了解。北方的边境，旷莫堆可能就是旷漠堆，不外指这块原野而言<sup>①</sup>。三卫之中，在最东边的是占据今嫩江、呼裕尔河流域的福余卫。明人常把福余卫的夷人和女真混淆起来；当时蒙古人称福余卫为“我着”。这个“我着”恐怕就是和东邻女真的“兀者”混同了的称呼，这事我已论述过了<sup>②</sup>。离开嫩江流域一进到东边的呼兰河流域，这里就是当时忽刺温兀者女真的住地。但要想论证这一点，必须离开本题，作如下的烦琐论述。

首先，《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条专叙述当年经略松花江方面女真经过如下。这一年春正月甲子(二十九日)条说：

“敕今上(永乐帝)发北平二都指挥使司并辽东都指挥属卫精锐骑兵七千、步兵一万，命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官，同右军都督佥事宋晟、刘真，往三万卫(治开原)等处，剿捕野人。其属卫指挥庄德、景保安、张玉、卢震等，悉令从征。”

三月条末尾附载：

“是月，敕总兵官周兴，令都督佥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领宁王府中护卫，指挥庄德领三万卫军马，征剿野人，毕日领还。”

六月辛巳(十九日)条，内容尤为丰富。即：

161 “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等率师至开元(即开原)，闻西阳哈在黑松林，使指挥庄德领舟师，顺恼温江下忽刺温截卢口。时，步军亦进至忽刺江，分为三道。宋晟率指挥钱忠、张玉、卢震军，由西北同河至阿阳哈寨。刘

①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4页。

② 同上，原书第127页。



真率指挥房宽军,由松花江北岸东南截卢口,至蒙古山寨。指挥景诚、朱胜军由中道忽刺温,东北出铜佛寨、者迷河、黑松林等处。获野人询之,云:西阳哈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真等率兵由斡朵里,追至甫答迷旧城,适天雨昼晦,不及而还。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六百五十余人,马四百余匹。遣人人奏。”

这些似乎都是断简残篇,且伪误不少,颇不得要领。我想是正月间受命出动的军队,六月遣人人奏征讨的结果。因为六月的记载一开头就有“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等率师至开元”,和正月的记载对照起来,不仅六月才到了开元,而其中还有“西阳哈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这明确表示这次战役从初春就继续了下来。或者着重三月条里有“征剿野人,毕日领还”,似乎可以解释三月间结束了一个战役,或至少送回了一部分俘虏。但这样就和宋晟、刘真诸将在春初已经逼近西阳哈的根据地的说法,难以一致。明明写明了日期的正月和六月记载不同而含糊附记在三月条的“是月”记载,我想可能是《实录》的编者也没有充分解释,只凭材料的出处,就漫然附记在三月条末尾了。其内容也只是重复了正月的记载,并没有特别需要写在三月的理由。至少关于征伐内容,只就它没有谈到的六月的记载就已经详尽了。《明史》(卷三)《本纪》说:二十八年春正月“燕王棣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六月“辛巳,周兴等 162 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恐怕就是依据上述的记述。所说“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当然不是一天的事。

当时的敌酋西阳哈,就是后来永乐元年(1403)十二月,接受太宗永乐帝招抚,率先来朝,第一个被任为兀者卫指挥使的大酋。可能和《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夏四月壬子,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的吾者(即兀者)野人同类。或者和十三年(1353)六月条载“管领吾者野人头目捌羊哈”等也有某种关系。兀者各卫是明初女真中最著名的大部族。

又据《国朝献征录》(卷七)所载杨士奇的《西宁侯宋晟神道碑铭》说:“二十七年调中军都督府。是岁,虏寇辽东,命充副总兵,率兵讨之,遇战恼温江。获虏众千余,马倍之。”这象是二十七年有女真人寇,为了膺惩而出的师<sup>①</sup>。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制驭三卫,征服女真,是不能不讨伐这个夷虏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适当《辽东志》(卷九)所说“海西东水陆城站”的一部分,明朝前几年曾想通过这里在今三姓方面设置三万卫,结果失败了<sup>②</sup>。

这里还需附加一个琐碎的注解。这时燕王率领的北平二都指挥使司,即北平的北平都司和大宁的北平行都司(后改为大宁都司),加上广宁的辽东都司,已经集中了东北边三个都司的精锐。当时,燕王驻北平,宁王驻大宁,辽王驻广宁。周兴是燕王麾下的将军,宋晟、刘真是属燕王节制的辽王和宁王的属下。由于这种关系,刘真、宋晟两都督便不得不从属于更下一级的都指挥使周兴的麾下。由降夷组成的三万卫的大将庄德,恐怕本身就是夷狄出身,当时可能专任向导<sup>③</sup>。

这且不提。从辽东出发的明军,由开元即今开原向恼温江、忽刺江方面出动。这里的恼温江,与其说是指嫩江,莫如说是指嫩

① 陈建的《皇明实记》(卷四)把这次战役写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条里,说:“女真部野人寇辽东,命都督宋晟、刘真,率兵讨之。”二十八年四月条说:“宋晟兵过温恼江,分兵为三道,遂至镇儿口,与虏战,大败之。斩与获千余人。又逐北路野人。皆败遁去。乃旋师。”(同前,第51叶。“镇儿口”金陵本作“锁儿口”。又“斩与获千余人”,作“斩获千余人”。——译者)温恼江是恼温江的颠倒,镇儿口可能就是戮卢口。

② 不得已三万卫退置内地开原地方。详见池内博士《三万卫考》(《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编、第五号)。

③ 宋晟、刘真本来是功勋与地位相同的人,洪武二十四年同伐哈密,取之。后来,同时内调,分别附于辽王和宁王。靖难时期,刘真守节抗拒燕王。后来,宋晟日益见用。永乐三年,以甘肃总兵官防御帖木儿东征之师,因而驰名。《国朝献征录》(卷百〇六)、《皇明世法录》(卷九十二)等,有刘真传。宋晟的传,除《献征录》(卷七)外,《世法录》(卷八十五)、《明史》(卷一五五)、《明史稿》(卷一三五)等也有。刘真的名字,靖难时期都传作刘贞。又《献征录》(卷一一〇)、《世法录》(卷九十二)和《明史》(卷一四二)等,也载有庄得(庄德)的略传。

江下游的松花江的一部分<sup>①</sup>。忽刺江也见于《明史·宋晟传》，恐怕和忽刺温江是一条江，可能就是今呼兰河<sup>②</sup>。这里所说的忽刺温戳卢口或者只说戳卢口，必定是流经呼兰县东七十华里地方的硕罗河即绰罗河注入松花江的河口。绰罗河，在安维利(D'Anville)地图里也见有 Cholo pira(Sholo Bira)，即今地图上的少陵河。《呼兰府志》(卷一)《河川》条里有如下记载：

“硕罗河，一作绰罗河，又作绰勒河。《水道提纲》作说罗河，《黑龙江外纪》作硕络河，为巴彦(县名)之巨川，土人则名上流曰少陵河，而以硕罗河名其下流，与古籍异。”

又，要想证明这项考证，还需要逐项说明下列各个地名。

在《实录》本文里，刘真军是“由松花江北岸东南戳卢口，至蒙古山寨。”这个蒙古山寨必定是下引《呼兰府志》里所说的蒙古鲁山古城。

“蒙古尔山即巴尔集玛山，在县(木兰县)西北七十里，与骆驼碾子(山名)对峙，而卑视之。山势尊严，高二百六十丈(旧档高七十丈)，周七十余里，径二十里。其西南隅一峰突起，土人名曰城子山，石壁峭立，西南尤陡绝。中央平坦，约方一里，有古城遗址，环以土濠。大小石头河、杨树河俱发源。……”(该书，卷一、《山岳》条) 164

“蒙古鲁山古城在县(木兰县)西北九十里蒙古鲁山之巅。面积三万二千四百余方丈，前有石壁，高四十丈。其后有小山二，山外环以土壕。东濒大石头河，形势险要。《金史》麻产据暮稜水，以抗金主，意者此其遗址欤？”(该书、卷一、《古迹》条)。

① 所谓恼温江当然就是嫩江的异译，但有时是指它的下游松花江的一部分的例子也不少。因为嫩江、松花江和洮儿河三大河汇合而为松花江，所以有时把合流以下的部分也叫作嫩江或洮儿河。(参看《满鲜报告》第五、箭内博士《鞑鞑考》第108—109页)。这里，“顺恼温江，下忽刺温戳卢口”的恼温江，应该看作松花江的一部分，并因为下边还出现了松花江的名字，所以称作恼温江的部分，应该只限于合流点以下的部分。

② 忽刺温江，《金史》作忽刺浑水或活刺浑水。松井等认为是今哈尔滨以东二百五十华里的付拉鞞水(《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167页)，但付拉鞞水是一条很小的河。从《辽东志》(卷一)所载的里数来说，认为是今呼兰河，比较妥当。我和《呼兰府志》一样，采取今呼兰河的说法。

《金史》记载的麻产的根据地是否果真是这里，姑作别论。这个蒙古尔山可能就是《元史》里乃颜叛乱时瞭望的梦哥山即蒙可山。那座蒙古鲁山古城，毫无疑问，就是《明实录》里的蒙古山寨。

据《元史》(卷一百三十一)《伯帖木儿传》说：至元“二十四年，征叛王乃颜。隶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麾下，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刺河，追至海刺儿河，又败之。乃颜党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从大夫追战于札刺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哥山，并擒金家奴。”又(卷一百五十四)《洪万传》说：“二十四年，乃颜叛。……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七月，至札刺麻秃，与金家奴战，败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处，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还师。”据箭内博士研究，海刺儿河即今海拉尔河，札刺麻秃、札刺马秃河是它上游的札刺木台驿和札刺木台河；那兀江就是今嫩江<sup>①</sup>。山前，无疑就是兴安岭以东的意思，因此，梦哥山、蒙可山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蒙古山、蒙古尔山。乃颜的党羽金家奴等逃往该处，可能因为那里是个要塞。这个女真地方为什么起了蒙古山这样的名称，  
165 不详，恐怕是当初元代蒙古人势力最东曾经到达这里，所以女真人就这样叫起来<sup>②</sup>。总之，那是个要冲是不容否认的。

如果《明实录》所说的蒙古山寨，无疑就是《呼兰府志》的蒙古鲁山古城的话，那末，中军景诚等所指向的忽刺温东北的铜佛寨，不就是该《府志》里《兰西县·古迹》条所载的兰西县东北的钮勒城吗？

“钮勒城(曹氏廷杰谓即奴儿子城)今讹为女儿城，在县东北六十五里，呼兰府北一百四十里。周广五里余，以土为垣。一门在东南隅，南

---

① 《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448页。又《伯帖木儿传》里的忽尔阿刺河，可能是今乌殊穆沁左翼旗的胡鲁古尔河。所谓山前、山后的说法，是蒙古人特有的地理名称。

② 试联想西边今准噶尔(Dzungaria)方面，是当时蒙古人居住的最西端，西域各国都把它看作是蒙古人的住地，所以就叫作蒙兀里斯坦(Monghulistan)。

向。中有佛殿，建毁时期，均不可考。惟土墙尚存，厚砖阔瓦，狼藉满目。同治朝，呼兰人王小布耕于其地，掘得罗汉铜像十八尊，高各三尺余，毁而鬻之。其后，濮姓复得铜像七，高各二尺，中有观音大士像一尊。后归湖北曹君廷杰云。”

明代的铜佛寨必定是因为寨内有铜佛而得名。这个钮勒城有著名的佛殿，曾发现观音大士、十八罗汉和其他无数铜像。中国的寺庙里塑像很多，铜像较少。而它的位置恰在呼兰（即忽刺温）东北，和铜佛寨的方位相合。把这钮勒城看作是铜佛寨，可能并非无稽之论<sup>①</sup>。

要想肯定这种假说，还必须考证以下的者迷河、黑松林等地。据《实录》载：指挥景诚等的军队，“由中道忽刺温东北出铜佛寨、者迷河、黑松林等处。”者迷河这个名称，别处没有见过，惟独《实录》永乐六年二月丙申条记载了设置阿者迷河卫的事，后来并屡次传说该卫来朝贡。我认为这条阿者迷河就是这里提到的者迷河的本来名称，不外是今呼兰河上游的于吉密河。于吉密河，据《呼兰府志》（卷一、《河川》）说：“即额伊济密河。《水道提纲》作厄即米河。《龙沙纪略》作题（额）集米河。土人称为北河，云云。”也就是今地图上的伊吉密河。黑松林应当在伊吉密河之南，巴彦、木兰两县之北，蒙古尔山延伸出去的黑山岭附近去找。那末，必定就是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明军曾来讨伐的野人所盘据的熊皮山附近的黑松林地方<sup>②</sup>。

<sup>①</sup> 这种推测如果不错的话，那末这座佛殿从明初就已经有了，并不是晚近明、清时代的東西，必定是远在金、元盛时修建的。从这个地方，明、清时代属于化外僻土也可以肯定。倘铜佛寨这个名字表示明初这座佛殿还没有荒废，那末该寺的繁盛时期必定在元代，可能是和它的东邻的蒙古山寨同时繁盛起来的。《呼兰府志》除上引记载外，还有关于佛像的种种传说。如果能直接接触这些遗迹遗物，或者能决定它的确切的时代。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25—126页。又据《献征录》（卷九）所载归有光的《兴安伯徐祥世家》称：徐祥于洪武中，“从征松花江、黑山、乃儿不花、塔滩里”。松花江黑山的黑山，倘若是指黑松林，就更能加强本文考证的确实性了。到底是否如此，不详。

如果是这样，这次战役的区域就可以大致想象出来。明军在恼温江即松花江到忽刺江即呼兰河河畔集中以后，分三路直趋敌人的根据地。首先：第一军宋晟等从西北由该河指向阿阳山寨；第二军刘真等沿松花江北岸出东南绰罗河口，由此折向东北，直冲蒙古山寨；第三是中军景诚、朱胜等，出兰西县东北的钮勒城附近，遡呼兰河转南，进捣黑山岭背后。据报，黑山岭的黑松林是敌酋西阳哈的根据地。

但是行军到那里时，敌酋西阳哈已经在几个月以前南渡松花江逃跑了，刘真等乃更“率兵由斡朵里，追至逋答迷旧城，”不及而还，云云。这个逋答迷旧城（即《明史》的甫答迷城），必定就是《辽东志》（卷九）《外志》所载“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第七驿“伏答迷城站”。那就是：由“尚京城（金人故居）”即金上京会宁府故地今白城向东三驿，由“札不刺站”即今枷板站向西二驿，大约在今宾县附近的地方。斡朵里在今三姓以西、牡丹江对岸——这里是著名的建州左右卫的发祥地，从这里往东几百里，相隔约十驿的地方。从蒙古山寨出逋答迷旧城，不会绕到这里。若不是附近有同名异地的地方，就是明朝将领为了夸功而故意引证著名的遥远地名<sup>①</sup>。

试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明军讨伐的地点，就是这些地方。如前所述，其酋长西阳哈早在永乐元年十二月

---

<sup>①</sup> 其实，这样设想在这次战役的纪载里，还有很多可疑之点。首先，野人毕日领和阿阳山寨的阿阳哈，可能是酋名，他们和本部酋长西阳哈究竟是什么关系？当时，总兵官燕王、周兴等究竟到了什么地方？都还不清楚。不过，我想阿阳哈、毕日领都是西阳哈的属下或同盟者（或者阿阳哈即西阳哈之误）。燕王当时并未亲征，前敌总兵官周兴恐怕也留在呼兰统率全军。最奇怪的是宋晟等率领的第一军的进军路线。西北同河的意义不清楚，可能是指向今通肯河，朝着现在的海伦方面走的。《西宁侯宋晟神道碑铭》说：“遇战恼温江，获虏众千余，马倍之”，如果不是虚饰之词，必定是记述这方面战况。如果这样解释，那就可以肯定：大将宋晟趋左翼西北同河，大将刘真趋右翼蒙古山寨正面，而裨将景诚等却指向中路黑松林背后。水军将领庄德游弋松花江上。西阳哈逃往江南，当在这以前。

就率先通明,他就是担任过初设的兀者卫长官的“忽刺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由此可见,最初兀者卫的根据地在今绥兰道的巴彦、木兰两县地方,当然不容置疑。西边的忽刺温江即今呼兰河流域显然在兀良哈三卫的范围以外。细读前引征战记录,就略可了解忽刺温江流域在三卫区域之外,还有所谓忽刺温女真,也可以确证这一点。

所谓忽刺温女真,概括说来,就是明人所称海西女真的别名。女真人自己似乎也把他们叫作忽刺温,朝鲜的记录里最常见<sup>①</sup>,明人记录里也常有这种称呼。清《太祖实录》、《皇清开国方略》等书里有时作呼伦、扈伦等<sup>②</sup>。呼伦、扈伦当然就是忽刺温的异译。这些部族肯定是由于在忽刺温江流域即呼兰平原兴起而得名的。据明《永乐实录》元年十二月辛巳条载:“忽刺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置兀者卫。云云。”此外,显然是记述忽刺温女真的,还有二年二月设置奴儿干卫,四年闰七月设置双城、撒刺儿、亦马刺、脱伦、卜颜五卫;并没有说明是忽刺温。而显然是兀者一伙的,有二年二月的兀者左卫,十月的兀者右卫、兀者后卫、兀者托温千户所,三年三月的兀者稳勉赤千户所,八月的兀者揆野木千户所等。四年二月设置的塔山卫,就是后来呼伦国吴刺(乌拉)部的前身;六年二月似乎又在呼兰河上游设置了阿者迷河卫,这些是否也应该算在忽刺温女真里呢?

现在暂且不谈兀者,只考察上述的忽刺温。这些卫所的位置,

<sup>①</sup> 据朝鲜李纯的《西征录》记述李满住等建州女真诈称忽刺温女真,侵犯朝鲜地方,说:“贼人等面上墨画刺形,回到本处地面,以雪水洗去墨画刺形,诈称忽刺温,”可见忽刺温女真脸上画上了特殊墨画刺形。据清朝杨宾的《柳边纪略》说:乌苏里江之“东二百余里,住伊曠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云云。”《史记》传匈奴有黥面的风俗,忽刺温的黥面或者与此有关,也未可知。

<sup>②</sup> 清《太祖实录》所载“呼伦国四部”里,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朝鲜人称其中唯有乌拉(吴喇)是真忽刺温,哈达是它的别部。其余都出自别的系统。寻其来历,自明。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以后再详细论述。



不幸现在大都不详<sup>①</sup>。只有最早的奴儿干卫，或可推定是前述《呼兰府志》的钮勒城，也未可知<sup>②</sup>。从奴儿干卫这个名字还使人联想到后来的奴儿干都司。著名的奴儿干都司是永乐七年才设置的，二年前后，不要说都司，就连卫所也还没能设置。然而关于奴儿干卫，在《实录》里还没有看到设置别的卫所以前，就在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有了如下的记载：

“忽刺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把刺答哈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刺答哈、阿刺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左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有差。”

后来，永乐三年三月、四年二月等，还继续来朝入贡。永乐七年三月癸巳条才说：

“奴儿干鞑靼头目忽刺冬奴等六十五人来朝，置伏里其、乞勒尼二卫，敷答河千户所。命忽刺冬奴等为指挥千百户。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有差。”

接着闰四月己酉条又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初，头目忽刺冬奴等来朝，已立卫。至是，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云云。”和这里的奴儿干都司相比，两者未必相同。尤其《东夷考略·女真考》虽说：“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谕奴儿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这是大体上说来的错误，《实录》当然永乐元年无此记载。明廷派遣邢枢等大力招抚奴儿干是后来永乐九年、十年

<sup>①</sup>大致说来，忽刺温野人在西，兀者野人在东，两个部族似乎并列着。据津田左右吉博士研究（《朝鲜历史地理》第二卷、第292页），明《实录》永乐二年四月庚辰所说：“托温江女真野人头目甫鲁胡等来朝，授以兀者卫百户等官”的甫鲁胡，就是朝鲜《龙飞御天歌》第五十三章所说的“托温豆漫高卜儿阙”，可能是居住在今吞河流域的居民；《实录》永乐二年十月癸未条里的“兀者托温女真野人头目唤弟等来朝，设兀者托温千户所”的兀者托温千户所，也必定在吞河流域无疑。由此可见，兀者的边境至少已经达到屯河流域。又，兀者这个名字，就是《元史》的吾者，《金史》的乌惹、乌的改，《辽史》的兀惹，或许和清代的窝集等确有关系。不过这要留待以后再论述，这里一律从略。参阅和田清的《兀惹考》（《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141—160页）。

<sup>②</sup> 钮勒城，在今地图上也作牛录城。钮勒、女儿、牛录、奴儿，都是同音异译。

间的事。总之，“忽刺温等处女真野人”来朝所设置的奴儿干卫的初设位置，恐怕还要到忽刺温即呼兰河流域地方去找。再查《呼兰府志》，前引记叙钮勒城的注说：“曹氏廷杰谓即奴儿子城”，这奴儿子城恐怕是奴儿干城的误植。遗憾的是，曹廷杰是怎样考证钮勒城是奴儿干城的不详，但曹氏既是精通这一带地方情形的人，这项考证定有相当根据。如果是这样，那末忽刺温地方的奴儿干卫必定和呼兰地方的奴儿干城有关系。

这么一来，忽刺温等即呼兰河流域地方属于女真，在西方兀良哈三卫的势力范围以外，是毫无可疑的。当然，呼兰河和嫩江两者的分水界并不是十分明显的界限，所以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女真和蒙古的接触点，这从前述福余又称“我著”，和蒙古山等，以及下面将谈到的海西女真叶赫·哈达等的性质，也可以想像得到。总之，仅从“忽刺温女真”这个名称不也可以明确呼兰平原确是女真的住地吗？

三卫的北境，根本弄不清楚，可能只到今讷河（布特哈）附近，离现在的蒙古部落札赉特、杜尔伯特两旗的北边不远的地方。再往北就是达呼尔、索伦等狩猎采捕人所占据的地方了。下边说的或许可以稍微有助于这种推测，也未可知。据清代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一）载：嘉庆五年，在今齐齐哈尔以北布特哈地方，土人发现一个铜印，印文是：“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背面有“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礼部造”和“颜字二号”等字样。我曾论述此事说，要立即把现在的布特哈说成是朵颜故地，和其他证据有矛盾，因而解释说，“固然困难，朵颜卫地方，已如前述，曾几次遭到明军的侵扰，也受到蒙古军的蹂躏，掌握这卫印的人，可能携印窜逃，遗失在这里的”<sup>①</sup>。

但是后来，一看民国四年出版的黄维翰的《呼兰府志》，也谈到

<sup>①</sup> 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原书第148页。

在那里发现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该书(卷一、《地理略》六)《古迹》条载:

“明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文印,洪武二十二年造。光绪二十年,呼兰佃民耕地得之。印存省库。(按嘉庆年间,银库主事西济,于嫩江得一朵颜卫百户印,天长程煥以诗纪之。疑由呼兰西至嫩江,明时皆隶朵颜卫。)”

编得相当好的《呼兰府志》的编者,仅这一条没有参考《黑龙江外纪》,把嫩江(墨尔根)和讷河(布特哈)弄错了,真也奇怪,而这个银库主事西济必定就是《外纪》的作者西清;程煥的诗史指的必定是《外纪》记载的同一件事。总之,同嘉庆五年(1800)在布特哈发现的洪武二十二年礼部造的“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一样,光绪二十年(1894)在呼兰地方发现的洪武二十二年造“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文印”都藏在黑龙江的省库里。对此加最简单的说明则是,象《呼兰府志》编者所说:“疑由呼兰西至嫩江,明时皆隶朵颜卫。”可是,这么一来,朵颜卫的范围就过于广大,泰宁卫、福余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我仍然认为必定是朵颜卫人逃窜时遗失在这里的。由此可见三卫相互间的交通往来,比较自由<sup>①</sup>。同时,这遗失卫印的地方,可能在整个三卫的境外。因为我想持印人携带的卫印,到处都能遗失,而在自己领域内比较安全,一进到别国境内,遗失的机会就较多了。

三卫相互间的界限固然难弄清楚,但整个三卫的四境,大体如上所述。它的南邻即原纳哈出的故地,不久就有女真各卫出现在

<sup>①</sup> 三卫相互来往的情形,凭明军征伐三卫事,即可了解。例如:永乐末年,成祖讨伐的兀良哈,必在洮儿河上游。那里大致是朵颜卫的住处,而《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戊戌朔条说:“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遣人纳马赎罪。且……言:暖答失之子帖格歹为大军所擒,乞赦罪放还。”福余卫的帖格歹仿佛在这次战役里作了俘虏。此外,后来东方的福余、泰宁人们侵寇西方宣大延绥的边境,左右朵颜、福余人众又出中央泰宁的广宁市等。这类例子很多。《呼兰府志》的“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文印”的“文”字,颇难解释。若不是“之”字之误,那就是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之文的印的意思。

它的东边。据《实录》永乐十五年二月丙戌条载：

“安出河等处女真野人哈刺苦出等来朝，置亦东河、亦迷河二卫，命哈刺苦出、出洋哈为指挥使。……”

亦东河、亦迷河就是伊通河、驿马河，安出河想必是阿勒楚喀河即阿什河，因而哈刺苦出等可能是从今哈尔滨方面经过伊通河、驿马河流域，来明廷朝贡的。又，《实录》载，正统元年二月庚子，亦迷河卫指挥使出洋哈之子失列木袭职。同十一年十二月丁酉，亦东河卫指挥使哈刺苦出之子哈刺袭职等，由此可见这些卫所繁盛到相当长久以后。这些卫所的西南，在明朝势力范围之下，当初有大宁、全宁、应昌各卫。这些卫所崩溃以后，三卫就南下了，于是兀良哈和明朝之间就发生了密切的交往。

### 3. 同明的关系(初期)

三卫众人还没有南下到洮儿河流域以南之前，这个东蒙古南部地方的情形究竟怎样呢？据箭内博士研究，元代，今热河方面叫 172 作北京路或大宁路，直属中央政府，它的北面有全宁路，其中，西面的西喇木伦上游地方是元室外戚翁吉刺惕（弘吉刺、Onggirad）部的封地；东面接连今阿噜科尔沁（Aru Khorchin）、札鲁特（Jarud）两部方面是亦乞列思（Ikires）部的领地<sup>①</sup>。依我推测：这个全宁地方还有兀鲁兀（Urughud）、忙兀（Mangghud）两部，再往东，今开原、长春方面，至少在元末，还是国王木华黎的后裔札刺亦儿（Jalair）部的一族占据着<sup>②</sup>。弘吉刺、亦乞列思、兀鲁兀、忙兀和札刺亦儿五部，元代称为东蒙古五诸侯，在《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博罗欢传》等记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在兴安岭以东兴盛的情况。这方面的兀鲁忒（兀鲁兀）部名称，也见于清初《太祖实录》，札赉特

① 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六卷）。

② 此事以后还要论述。

(札刺亦儿)部的名称,现在还保留在北边一带。

元末,在辽东割据的势力中,有个开元的也先不花,各书都有明显的记载。据《元史》(卷一百四十二)《也速传》载:占据永平的也速,“西连太原扩廓帖木儿,东连辽阳也先不花国王,军声大振。”这里所谓的国王这个称号,他处不见此例,所以这个也先不花就是《元史》(卷一百三十九)《乃蛮台传》所说的木华黎的嫡裔野仙溥化国王。刘侗的《北巡私记》里详细叙述了也先不花当顺帝北迁时,怎样拚命支持辽东,援救上都,“始臻于自存之势。”著名的故元太尉署丞相开元王纳哈出,就是这个国王也先不花的同族,只是继承了他的势力而已<sup>①</sup>。因此,元代的东蒙古,除箭内博士所考证肯定的西喇木伦上游的翁吉喇惕、亦乞列思两部以外,洮儿河上游还有太祖的功臣折里麦一族的兀良哈部,它南边今阿鲁科尔沁,札鲁特方面,还有兀鲁兀、忙兀两部,东面开原,长春地方还有札刺亦儿部。斡赤斤的玄孙叛王乃颜等的势力,绝没越出洮儿河流域的南方<sup>②</sup>。

明军经略今热河方面,是洪武二年六月开始的。在这以前,元年八月,明军进入大都,赶走了顺帝;十二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太原;第二年正月,副将军常遇春攻占大同。但顺帝仍留在上都,企图恢复势力,他的丞相也速占据着热河方面,等待时机。权衡的《庚申外史》(卷下)形容这种情形说:“独上都与红罗山未平,庚申帝(顺帝)在上都,红罗山在东南,也速驻兵在焉。上都恃有红罗山为之藩篱,红罗山恃上都为救援。”上都当然是今滦河上游多伦县西北的开平。红罗山是今锦县西南、锦西县东边的红螺山。二年

<sup>①</sup> 各书都说纳哈出是故元的太尉。至于称“署丞相开元王”,是据唐愚士的《西平惠襄公沐春行状》(《国朝献征录》卷五)。署丞相这个职位,必定是继承丞相也先不花的。

<sup>②</sup> 全宁、泰宁等各路和这些藩地之间的关系,不详,可能是各路为了控制藩王的跋扈,在元代中叶以后,在这些藩地设置的,而不是一般的路。内地各路都管辖许多州县,而这些藩地的路,大半只管辖治所的一个县,大概原因就在此。

二月，也速领兵侵犯通州，明军遂即击退。《实录》洪武二年六月己卯条载：

“常遇春等克开平。初，上命遇春自凤翔赴北平，征迤北余寇，以平章李文忠辅之。遇春、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自北平往取开平。道三河，经鹿儿岭，过惠州，败故元将江文清兵于锦川，得士马以千计。次全宁，故元丞相也速复以兵迎战，又败之，也速遁去。进攻大兴州。文忠谓遇春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余为八屯，伏其归路。虏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脱火赤。遂率兵道新开岭，进攻开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

董伦的《曹国公歧阳武靖王李文忠神道碑》载：

“二年春，以王（武靖王李文忠）为偏将，副开平王常遇春，征进迤北。由遵化，度鹿儿岭，败江文清于锦川。次大宁，元将也速逆战，一鼓败之，追至滦河，斩其宗王庆生。遂进次大兴。王度其必走，乃分兵千余，伏其归路。虏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斩其将鼎住，进克上都。”

174

这段文字是补充和订正上引记录的。现在综合二者分析，开平就是上都；三河是北平东边的三河县；遵化是遵化县；鹿儿岭在滦河畔三屯营以北，都是现在同名的地方。惠州就是明朝的会州，相传是今平泉县南二十华里的察罕城<sup>①</sup>。明军首先从北平东北出喜峰口，直趋今平泉方面。锦川这个地名，元代没有记录，但明初却屡见不鲜，据《辽东志》（卷一）说，就是今小凌河支流的名称，地点恐怕是在今锦县附近。这是讨伐红罗山的敌人以后，立即长驱打败北面的全宁（或大宁），进到大兴州。大兴州是今滦平县西南一华里的喀喇和屯<sup>②</sup>。明军大致是从这里沿着古北口到上都的大道，越过新开岭去攻取上都的。问题只是关于全宁和大宁两说的取舍

<sup>①</sup> 参看《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的《会州故城》条。《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36页。

<sup>②</sup> 同上。《兴州故城》条。

了。全宁在今巴林 (Bagharin) 部潢河和黑河汇流的地点附近<sup>①</sup>。因此,从锦县进到这方面的明军,又回头从古北口外转向上都,颇属费解。这恐怕应该依照上引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和宋濂的《鄂国公常遇春神道碑》等,认为它是大宁<sup>②</sup>。大宁是今老哈河上游的大名城。这样才能和其他地理吻合,所说“元将也速逆战,一鼓败之。进至滦河,斩其宗王庆生,遂进次大兴(州)”这句话,才能解释通。此外,鉴于这条《实录》错误极多,关于擒斩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的时期,也应放弃《实录》,而依《神道碑》的说法才是。

175 猛将常遇春死于这次战役归途的柳河川。后来由李文忠代他去扫荡所谓迤北遗寇。李文忠专攻兴和、上都、应昌等敌人的根据地,但并没有忽视经略蓟北塞外。洪武三年五月,明军从开平趋向应昌,同时,《实录》载:“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驴战,死之。”落马河是金、元以来著名的地方,就是今赤峰北伯尔克河的别名<sup>③</sup>。当时明军也进到这方面。又,《实录》叙述这时李文忠攻陷应昌的大功,末尾说:“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师过兴州,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余人来降。至红罗山,又降其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师还北平,遣人送江文清、杨思祖等赴京师。”这里所说的北庆州,可能就是辽、金以来的庆州。元嗣君在应昌即今达里泊西南岸被打败以后,没有逃往和林方面而走向庆州即今巴林部的察罕城(白塔子)方面,这也确是值得注意,暂且留

① 前引《元代的东蒙古》第248页。

② 都载在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五)里。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一)里,也作大宁,但高岱的《鸿猷录》等许多书里都一致作全宁。据该《献征录》(卷百十一)载《骁骑前卫指挥使周显传》说:洪武二年“四月,从常遇春,至锦川,追江文清。六月,至全宁,追也速于北黄河,克上都。”北黄河想必就是西喇木伦。因此,这里应是全宁。如果是这样,当时明军是分为两枝,本军从大宁、兴州,经新开岭,趋开平;而别军则远出潢河畔的全宁,由这里转入上都的。

③ 参看《大清一统志》(卷二十七)《承德府·山川》的《伯尔克河》条。



待以后论述。从应昌凯旋的明军，途中招降了很多敌人。即在兴州降服了因开平、应昌的覆灭而吓坏了的江文清等，于是得到向导，更向东方进剿红罗山的残余敌人。《实录》秋七月辛卯条载：“以古北口山外云州、兴州，隶北平府。”云州是望云县，即今独石口内的云州堡，兴州是滦平县西的大兴州<sup>①</sup>。这些地方虽曾一度划归北平府管辖，但不久，四年七月，对这方面进行了三次扫荡。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洪武四年七月条载：

“淮安侯华云龙统兵至云州，谍知元平章僧家奴营于牙头，夜遣精兵袭之。突入其营，擒僧家奴，尽俘其众，获驼马四百余匹。进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刘学士寨，击败驴儿国公于高州武平，悉众北奔。又遣指挥孙恭等帅兵口北，招谕惠王伯都不花、储王伯颜不花、宗王子蛮伯帖木儿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上命赐第宅裘衣什器等物，仍月给钱米有差。” 176

陈建的《皇明实记》（卷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华云龙传》等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实录》六月戊申条载招降故元遣臣驴儿的信，说：“三月间，察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将军驻于长峪，又将移营东北，云云，”可见这是首次写信招抚驴儿国公。七月辛未条载有上引《纪事本末》记录的第一段，十二月丙戌条又记载了该记录的最后一段。牙头、长峪都不详，上都大石岸，《实纪》作大石崖，恐怕和下一节所说的大石崖相同，即今赤峰，高州在它的东南，武平是大宁路的别名<sup>②</sup>。因此，必须认为这次战役还是以大宁附近为中心进

① 参看《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古迹》的《云州故城》条，和（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的《兴州故城》条。

② 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33、335页。又本文所引《纪事本末》文句有相当讹误，有难读难解的地方。根据它原引《皇明实记》的原文说：“守御北平华云龙统兵至云州，缉知故元平章僧家奴营于牙头，夜分精兵袭之，突入其营，擒僧家奴，尽俘其士众驼马。复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刘学士等寨，击破驴儿国公于高州武平，虏众悉北奔。又遣指挥孙恭等，领官军口北，招谕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储王伯颜不花、宗王伯帖木儿、太尉蛮子等，并部下将士悉降。获金宝二、金印一、金字团牌九、银字牌二，皆送京

行的。五年是大将军徐达等远征漠北失败的一年。于是，明尽力把所谓沙漠遗民迁往内地。《实录》洪武六年三月丁巳条说：燕山卫指挥朱果等“于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云云。”宜兴是上年大将军徐达收过遗民的地方，就是今滦平县西北七十五华里的小兴州。锦川在现今锦县附近<sup>①</sup>。

平定了大宁路之后，当然就要征讨北方全宁路的弘吉刺(翁吉喇惕)族了。《实录》洪武七年七月甲子朔条载：

“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师攻〔大宁〕、高州、大石崖，克之。斩故元宗王朵朵失里，擒其承旨百家奴，余众败走。文忠复遣指挥唐某追击之，至毡帽山，遇故元鲁王营于山下，以兵攻之，斩鲁王及司徒答海俊、平章把刺、知院忽都，获鲁王妃蒙哥秃，并金印一、玉图书一颗。”<sup>②</sup>

大宁是现今老哈河上的大名城，高州在赤峰东南方面。因此，所称

师。上喜，赐伯都不花等第宅帏幔什器衣服有差。”(明崇祯金陵刻本、卷三第39叶的原文是：“二月，北平守御华云龙攻下云州，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译者)抄袭这书的沈国元的《从信录》(卷五)的文句，一字不差。但写在八月条里，现在采用年次比较详确的《纪事本末》的原文。《纪事本末》的讹误是抄袭《实录》的讹误而来的。

① 《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的《宜兴故城》条。

② 本文高州上面的大宁两字，是根据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实录》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条所载《李文忠传》及《明史纪事本末》(卷十)等纪载增补。《明史纪事本末》原文如下：“秋七月，曹国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宁、高州、火石崖，克之。斩元宗王朵朵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戊辰，追击之于丰州，擒其帅十二人，部众百余人，马驼牛羊万计。鲁王败走，追斩之。获其妃蒙哥及其印，并斩其司徒答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按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重刊本、卷十、第12—13叶，“八月戊辰”作“八月丙辰”。——译者)这显然是抄袭陈建的《资治通纪》、沈国元的《从信录》等的文句，和《实录》的原文对比，内容似较丰富，其实是把《实录》的另一条、次月丙辰条讨伐今归化城的丰州的纪载和七月的纪载，两者混而为一的错误。《明史》的《李文忠传》不过是抄袭了这一错误而已。现为参考起见，试引《实录》八月丙辰条载：“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师至丰州，分道追击胡兵，擒其故官十二人，俘虏其众二百二十八人；并获其马驼牛羊甚众。又闻胡兵屯伯干儿之地，遣兵追之。不及而还。”《纪事本末》的作者把这七、八月两条记载看作同一战役，因而混同起来。而且七月甲子朔的纪载，可能是表示六月中征伐全宁战役已经结束，因此，到八月末，不会再去讨伐同一个地方。又《弇州史料》(卷二十)和《皇明世法录》(卷八十四)所载王世贞的《李文忠传》说，当时的征地是太宁鸿州，这可能有错。

大石崖(或火石崖)可能就是赤峰。所谓赤峰,蒙古语是乌兰哈达(Ulan Khada),就是红石崖的译名。毡帽山也不详,恐怕要在赤峰北面越过分水岭的乌丹城附近去找。《热河志》(卷九十七《古迹》)和《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条)等都明确记载:这里是元鲁王的分封地,乌丹城有鲁国大长公主的断碑,城南七里乌兰板有鲁国公主的媵臣准台墓。这个鲁王是元室外戚弘吉刺部长历代的称号,所称鲁国公主是下嫁到这个部族的元室公主的尊称。由此可以想像,经过这次讨伐,弘吉刺部差不多彻底覆灭了。

其次是洪武十二年,著名的都督马云扫荡大宁。《实录》洪武十二年六月丁卯条载:

“命都督佥事马云,统兵征大宁。上谕之曰:闻寇甚黠,知官军至,悉遁入山,兵回复出。如是则宜以大军分驻要害之地,遣人招抚之。招之必至,则伏兵以伺,必尽获之。凡得贼首,即其地斩之,以警其余。”

又,十一月庚申条载:“都督佥事马云征大宁寇,平之。还京,赐绮帛各五疋。”马云是久镇辽东、颇有威名的名将。这次为何征伐大宁地方?并肃清到如何程度?都不清楚,但结合第二年即十三年三月太祖的爱子燕王棣,年二十一岁,初次就藩北平来看,可能是为燕王扫清北边而讨伐该地。

果然,十三年十一月,元将乃儿不花等侵犯永平。十四年正月,太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汤和、傅友德为左右副将军,大举讨伐岭东地方。同年四月,徐达等进讨到西喇木伦以北地方。《实录》该年四月庚午条载:

“大将军徐达率诸将出塞,右副将军傅友德至北黄河,虏骑骇遁。友德选轻骑,夜袭灰山,克之。获其部落人畜甚众。西平侯沐英等略公主山长寨,歼其戍卒。获全宁四部以归。”“八月辛巳,大将军徐达等征北还。”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的记载稍有不同,说:

“夏四月,达率诸将出塞。友德为前锋,军至北黄河,敌骇遁。友德

选轻骑，夜袭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别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捣高州、嵩州、全宁诸部。过驴驹河，获知院李宣并其部众而还。”

又《明史》(卷百二十六)《汤和传》、《沐英传》(卷百二十九)《傅友德传》等，都记载了这件事。只明确此事，别无其他新事实。沐英所到的高州在赤峰东南，嵩州是松州的音讹，在赤峰南边<sup>①</sup>。全宁在今潢河、黑河汇流点附近，因此，公主山长寨可能也在元鲁国大长公主的封邑、著名的乌丹城方面。因此，这次战役的区域，大致可以想像。至少，这时傅友德所到的北黄河就是潢河，也就是西喇木伦，可无异议。因而那座灰山，也应在它的近旁。

试查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在说明兀良哈根据地时，有“自怀山至东金山，其地界也”这样一句话。这座东金山，也见于《辽东志》，确在今长春西边怀德附近。因此，怀山就应该在它的西面、靠近辽河北岸、兴安岭东支脉的群山里。据津田博士和穆勒(Jos. Mullie)研究，《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所载太宗陵墓所  
179 在的怀州西山怀陵地方，毫无可疑在当时临潢府即今巴林部博罗城西面的某一地点<sup>②</sup>。按《职方地图》的图面来看，怀山的位置也标示在几乎是同一个位置上。《职方地图》的作者陈组绶深通辽代历史地理，在该地图里随处都闪烁着他的才智。怀山这个地名，别处都没有见过，就是普通写作的灰山。我怀疑陈组绶是否因为它适当怀陵所在而特意标成怀山呢？由此看来，怀(huai)和灰(hui)的字音，虽多少有些区别，但傅友德所袭击的北黄河外的灰山就是怀山，也就是辽代怀陵所在的地方，恐怕大半可以凭信。其余剩下的

① 《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37页。

② 津田左右吉《金代北边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四卷、第172页。)穆勒(Jos. Mullie)《辽代疆域考——蒙古巴林部》(《通报》第21卷、1922、第167页)。按现今《东亚舆地图》，在怀德西、长岭南，有地名金山堡，可能和《辽东志》的三个金山确有关系，然从它的位置来看，与其说是东金山，还不如说是西金山，更妥当些。

问题就是沐英所过的驴驹河了。所称驴驹河当然就是当时知名的克鲁伦(Kerülen)河的别名。不过,这里不应该突然出现克鲁伦河。因而必定是有错误<sup>①</sup>。这或者是流经辽河以北、洮儿河以南的大河——藁儿河的传闻之讹。藁儿河也作和尔河。这个名字颠倒过来就接近驴驹河了。所说“获全宁四部以归”的全宁四部,恐怕必定是指元代全宁路中的弘吉刺、亦乞列思、兀鲁兀、忙兀四诸侯所部。

明朝几次出兵大宁、全宁地方,每次都是临时性的出兵,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经营。至于试置永久性的设施,是在洪武二十年以后。据《实录》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条载:“是月,上谕宋国公冯胜曰:纳哈出据金山,数侵扰辽东,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置卫,以控制之。遂诏户部,出内库钞一百八十五万七千五百锭,散给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县,令发民夫二十余万,运米一百二十三万余石,预送松亭关及大宁、会州、富峪四处,以备军饷。每夫运米一石,给钞六锭为其值及道里费。”果然在第二年(二十年)二月,首先攻取巴林的庆州。六月,遂由大宁进兵使今农安、扶余方面的纳哈出投降了。纳哈出的事,前已论述,尽人皆知,这里就不多谈了。由于他的投降,札刺亦儿部便灭亡了。到这时,元代的所谓东蒙古五诸侯全都消灭了。

《实录》洪武二十年三月辛亥朔条载:

“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峪)四城,遂提兵驻于大宁。”

又,同年七月乙巳条载:“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商嵩奏:所筑大宁等

<sup>①</sup> 沐英是人所共知的太祖洪武帝心爱的义子。他的传记总有些夸张。所称上年在亦集乃路即今额济纳河畔的黑城降蒙古一军,在《明史·鞑靼传》里,却说成陷漠北根据地和林。或者还有赞扬西平侯沐英功迹的小说(武定侯郭英的《英烈传》之类),莫非也混入到实传里了。

四城,见储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云云。”二十二年春正月壬午条详细记述这四座城的规制。当时的大宁是所谓大宁新城,即今老哈河上游的黑城,并不是它的东北约八十华里的辽金以来的大宁故城。富峪在它的南边,可能是辽代的富峪馆故址。会州位于更南边,即今平泉县南二十华里的察罕城;宽河在现今喜峰口外的宽城地方。松亭关在喜峰口北约一百二十华里,约在今平泉县附近。总之,都位于今喜峰口到赤峰间大道上<sup>①</sup>。

又《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未条载:“置大宁卫指挥使司,以将士有罪者往戍焉。”九月癸未条载:

181 “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会州、木榆、新城等卫悉隶之。以周兴、吴济为都指挥使,调各卫兵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人,守其城。”

接着,在二十一年二月和七月,设置了由内地通往大宁的马驿,从此大宁便成了蓟北的重镇。大宁都司的名称,二十一年七月中,改为北平行都司。二十四年四月,太祖第十六子宁王权封于此,二十六年正月就藩。后来增设的卫所有营州、兴州等十几处卫所,而这些卫所的兴革经过,都不太清楚。《明史》(卷四十)《地理志》等也只列举它们的名称,大致叙述了沿革,但往往有些空格,而那些不是空格的地方,也有不少很难使人相信。只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所设置的营州四卫,《实录》记述稍详,说:

“壬辰,置营州前屯卫于兴州,右屯卫于建州,中屯卫于龙山县,左屯卫于塔山北。”

兴州在今滦平县西南,建州是今土默特右翼旗西一百七十华里的黄河滩,龙山县是喀喇沁左翼旗西南八华里大凌河畔的喀喇城,塔

<sup>①</sup> 这一条里地名的考证,全依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条。

山在平泉县东三十家子附近<sup>①</sup>。

洪武二十年，纳哈出投降时，传说故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正在黑山、鱼海之间游牧。二十一年夏四月，明廷遣大将军蓝玉等在捕鱼儿海东北打败了他。黑山是兴安岭的别名，鱼海是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泊的简称<sup>②</sup>。脱古思帖木儿这时为什么离开西方的和林根据地而来东陲地方不详，一定是为了安抚纳哈出的残余部众。然《实录》洪武二十年五月庚午，在纳哈出的势力崩溃以前，就说：胡主“顺逐水草，往来黑山、鱼海之间，”况且二十一年四月在捕鱼儿海被击溃的脱古思帖木儿的牙帐，拥有十多万人，如果是临时出动的，未免规模过大。或者莫非当时元主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游牧根据地？

这样看来，《实录》里可疑的记载似乎不少。首先，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亥，太祖给开元纳哈出的诏谕里就有“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的话。当时元主住在上都开平，所以这不过是接续下文“望令人送达”的辞令。然第二年（三年）五月被李文忠赶跑的故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却说是从应昌逃往北庆州，所以不得不令人设想在这方面有一个根据地。何况，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招谕爱猷识理达腊的信里不是还提到“今闻奥鲁去全宁不远”吗？当时，元主的根据地在和林，在西面千里迢迢的金山北边、哈刺那海即今科布多(Khobdo)方面还有一个王庭，这确属实<sup>③</sup>。同时，还有另一个

① 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34、337页，和原书本篇第175页。本文里有“置营州前屯卫于兴州”一句话，《明史·地理志》也从这种说法。然如果营州卫在兴州，那末，兴州各卫就没有居处了。且从营州左、右、中屯卫的配置来说，该地大体上接近朝阳方面，我想所称营州，就是朝阳的古名，因此，本文里“置营州前屯卫于兴州”，或者是“置营州前屯卫于营州”的讹误。

② 关于兴安岭又名黑山或合刺温山，请参看津田博士的《金代北边考》第166页和箭内博士的《元代的东蒙古》第184页。

③ 《实录》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条说：“故元将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败，走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后从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缢死。”《明史·本纪》里，也有关于此事的简略记载。王保保是扩廓帖木儿



王庭可能在黑山、鱼海之间<sup>①</sup>。既然元主的王庭在黑山、鱼海之间，那末，兀良哈当然会感到威胁。所以三卫夷众不仅在脱古思帖木儿亡后，就是在全宁四卫溃亡、纳哈出的势力崩溃以后，也未尝与明通好，直等到可汗败灭，才投降明朝。

脱古思帖木儿败亡的经过情形，《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午条记载最详，说：

“初，虏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为我师所败，率其余众，欲还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为也速迭儿所袭击，其众溃散，独与捏怯来等十六骑遁去。适遇丞相咬住、太尉马儿哈咱领三千人来迎。又以阔阔帖木儿人马众多，欲往依之。会天大雪，二日不得发。也速迭儿遣大王火儿忽塔孙、王府官孛罗追袭之，获脱古思帖木儿，以弓弦缢杀之，并杀其太子天保奴。故捏怯来等耻事之，遂率其众来降。”<sup>②</sup>

183 丞相咬住当时留守和林，偏巧和林根据地丧失了，就和太尉马儿哈咱一同来会合脱古思帖木儿。咬住不久就感到没有出路而投降了明朝，而马儿哈咱后来很久还是著名的蒙古大酋。阔阔帖木儿是何许人不详，但从这时蒙古西北部被瓦剌占据，东南部又遭到明军蹂躏这种形势来推测，阔阔帖木儿可能是西南蒙古方面的一股

的别名。金山是阿尔泰(Altai)山的译名。哈刺那海这个名字，也见于《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至正七年九月癸卯条说：“八怜内哈刺那海、秃鲁和伯，贼起，断岭北驿道。”即金山以北、岭北驿道的要冲，所以我想可能是今科布多方面。王保保所以跟着爱猷识理达腊移到这里，后来就长期住在这里，终于死在这里，一定是认为要安定北元帝位，必须重视经略西北蒙古。王保保壮志未售而死，不久，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也死了，于是复兴元室大业，遂成泡影。当王保保专心经营西北蒙古时，正当帖木儿兴起于中亚而扩张他的威力的时候，恐怕两者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

① 据《蒙古源流》载：逃离大都的顺帝，“聚集于克埒伦河边界，起造巴尔斯和坦城居住。”其他蒙古人方面所传，大都一致支持这种说法。顺帝当然是从漠南开平逃往应昌，而巴尔斯和坦(Bars Khoton)城在漠北克埒伦(Kerülen)河畔，即今外蒙古东路车臣汗部的会盟地。这种说法当然不能凭信，但造成这种传说的根据之一，可能是由于明初在这方面曾有蒙古可汗的一个牙庭这一事实。

②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十六册、卷百九十四、第1—2叶，“率其余众”，作“率其众”。又“土刺河”作“土敦河”，“二日不得发”作“三日不得发”。——译者

势力。或许就是《实录》洪武四年春正月癸卯条所载东胜州的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之父阔阔帖木儿？东胜州在现今绥远省托克托县方面；都连在宁夏边外拥有势力，可能和永乐七年八月才降明、同年十一月又叛离而终于覆灭的鞑靼都连，是同一个人。

又据明经厂本《华夷译语》所载捏怯来的信说：“阿里孛可的子孙大王也速迭儿等与斡亦剌惕共同造反，甚至害杀我皇帝。”这里所说的逆臣也速迭儿是世祖忽必烈的叛弟阿里不哥的裔孙。这时和西蒙古斡亦剌惕伙同谋害了可汗。我想阿里不哥晚年也该是住在西北蒙古的，所以他的失意的儿孙便伙同该方面的新兴势力瓦剌（即斡亦剌惕Oirad）雪了百年的宿怨。而后来也速迭儿落得如何下场，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恐怕恶运不长，这个逆贼也就灭亡了。不过，看来他曾一度伸展相当势力直到东北边方面，仿佛是他的同伙安达纳哈出于洪武末年曾雄视东北蒙古。《华夷译语》里也载有洪武帝谕金院安达纳哈出的敕旨，而《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八月条却说是“也速迭儿之金院安达纳哈出。”所谓金院是金书枢密院事的简称，地位在元代掌握兵马大权的枢密院高级官员知院、同知、副枢之下。关于《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条载的“北平总兵官都指挥周兴率师至斡难(Onon)河、兀古儿札(Ughulja)河，按视安达纳哈出地区”的记载，曾论述过，而《明一统志》(卷九十《鞑靼》条)和《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却说是讨也速迭儿弑君之罪。

起初，脱古思帖木儿的左右亲信有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国公老撒等，随着可汗败死，这些大臣顿失依靠，全都和明通好了。二十二年正月，知院捏怯来等哀求在大宁等处居住屯种，太祖抚慰他们，令他们随便在口温、全宁、应昌等地居住<sup>①</sup>。因为大宁当时

<sup>①</sup> 《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午条载：“故元国公老撒、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于鞑儿干地，遣右丞火儿灰、副枢刺哈、尚书答不歹等，率其部三千人至京，进马乞

已设置了行都司,又有营州各卫,没有容纳降虏的余地了。到夏四月,便设置全宁卫,任命捏怯来等为指挥使等。《实录》夏四月己亥朔条载:

“诏置全宁卫,遣使赍印往,命捏怯来为指挥使,失烈门以下俱授以武职有差。”

这是在兀良哈地方设置泰宁、朵颜、福余等三卫那年的前一个月。被安插在全宁地方的捏怯来等,或许是过去全宁四部的遗裔,也未可知。

口温的方位不详,但洪武五年六月从居庸关出应昌趋胘胸河(Kerülen河)的李文忠军,到哈刺莽来以前,就驻在这个地方;又,二十三年二月,在迤都山招降乃儿不花、咬住的明军,也把这里同上都作为贮粮的地方,所以它的大体的方位不详也无妨。哈刺莽来当另行详述,但它在今多伦诺尔到库伦的大道上、外蒙古的最南边,迤都山位于它的南面相距一天路程的地方,因此,更往南方的要地口温,恐怕就在今库儿察汗诺尔以北、阿巴嘎札萨克府附近<sup>①</sup>。应昌是洪武十一、二年时,故元丞相驴儿盘据的地方,它的故址在今达里泊(Dal Naghur)西南岸附近。全宁,已如上述,在潢河与黑河汇流处的附近<sup>②</sup>。

明太祖既然招降了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这时还想在全宁卫以外,设置应昌卫,在经厂本《华夷译语》里也确有所谓“敕礼

降。命锦衣卫指挥答儿麻失里,赍白金彩段,往赐之。”以下就叙述本文所引弑杀脱吉思帖木儿的经过。结尾处又载:“故捏怯来等耻事之,遂率其众来降。”二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条载:“故元国公老撒率其部属入朝,言:知院捏怯来等愿于大宁等处居住屯种。上遣使慰安之。命于口温、全宁、应昌,随便居止。且谕以立卫,以捏怯来为指挥使。其余部属将校,命捏怯来具数来闻,悉授以职。”

① 关于哈刺莽来和口温,已在《明初的蒙古经略》一文里,有详细论述。

② 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满鲜报告》六、第247—248页)。又据《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丁丑条载:“故元司徒阿速同其子哈麻儿来降,诏命于全宁居住。”全宁是从前安置故元降众的地方。但阿速等不久就到了中国内地,捏怯来来时,已不在这里了。这从《实录》该年七月庚寅、九月甲午等条所载,便可了解。

部行移应昌卫”的话。按《实录》看来，这件事必定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秋七月，那个应昌卫指挥使似乎打算叫丞相失烈门来担任<sup>①</sup>。但失烈门终于没有坠入明廷怀柔的圈套，反而杀了他的旧同僚全宁卫指挥使捏怯来而叛逃了。《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条载：

“故元丞相失烈门潜通塔失海牙等，率其部下，袭劫捏怯来，至也速迭儿金院安达纳哈出所，杀之。其部下溃散，诏令朵颜、福余等卫招抚之。送大宁，给与粮食，仍还全宁居住。”

这样，应昌卫固不待言，就连全宁卫也在设立后只有几个月就毁掉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全宁四部的故地和札刺亦儿部纳哈出的旧领地之所以一旦毁灭而再也没能设置卫所。可能是由于这个地区是明、蒙古、三卫、女真各种势力互相争夺的地区，不容许一个特殊部族独立在这里。三卫时常乘虚侵犯明边，而明军也屡次大举蹂躏三卫地方。至于洪武二十四年时，明军怎样自西而东地蹂躏了三卫地方；二十五年又肃清了三卫西邻的明军在二十八年中又怎样扫荡了三卫的东境，这都已经详述过了<sup>②</sup>。我想一定是当时明朝很难把全宁各部的空地都完全控制在它的势力之下，而三卫也完全不可能扩张到该地。

三卫乘隙逐渐向南方空闲地带进展，恐怕是在洪武末年，特别是在燕王靖难之变的时期。据《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辛亥，宁王权报告边警，说：“宁王权言：近者骑兵巡塞，见有脱辐遗于道上，意胡兵往来，恐有寇边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设伏以诱我军。若出军追之，遂恐堕其计。”但燕王为此立即出

<sup>①</sup> 经厂本《华夷译语》的《来文》，只是洪武二十一、二年间的文件。那《敕礼部行移应昌卫》一文太长，这里不予引用。拿它来和《实录》洪武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子条所载：“先是，故元知院捏怯来等既降，遣使赉印，各授以武职，而其丞相失烈门犹豫不肯受命，数称疾，不与使者相见。至是，上闻之，敕礼部曰：云云，”对比，可以肯定两者完全是一件事。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

兵,以至发生了三月彻彻儿山、兀良哈秃城之战<sup>①</sup>。反之,在靖难变乱时期,非但没有看到燕王北伐,竟把已经设置的大宁宁王府、北平行都司、营州各卫等南迁,不得不用来抵挡南京军。因而完全可以想象,东北虏众乘机大肆跳梁。但在论述这事之前,首先不能不批判所谓“永乐帝借三卫骑兵,以遂靖难大业,为此割大宁之地以酬三卫”的通俗说法。

这种俗说在宣德五年纂成的《太宗实录》里当然没有,不过,后来不久,明中叶就有了三卫南下的趋势,因而立即博得了许多人相信。后来,在朝的大臣们的奏疏,《实录》的记录等,也都当作事实,经常引证,因而晚出的正史,《明史》等也居然采用了。甚至万历朝的宰相叶向高的《朵颜三卫考》的论赞里,也说:“夫西河套而东大宁,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犹明知其夺于虏,而时图恢复。乃大宁借口于文皇(太宗文皇帝,即永乐帝),职方氏遂视若三卫之固有。”而这里的错误洞若观火,前引《钦定热河志》的编者已详细论述了<sup>②</sup>。可是,这种误解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从这种俗说的本身来分析。《明史》里,无论《成祖本纪》或《兵志》、《宁王·陈亨诸将列传》等,也都转载了这种俗说,而最系统的记述还是《三卫传》的如下一段:

“成祖从燕起靖难,患宁王蹶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但《实录》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甲子条载:“今上率诸军北至彻彻儿山,遇胡兵与战,擒其首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追至兀良哈秃成,遇哈刺兀,复与战,败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条也载有同一事件,不过把“兀良哈秃成”写作“兀良哈秃城”,把“哈刺兀”写作“兀刺兀海”。又据《皇明实记》(卷四)和《从信录》(卷五)载:二十五年九月,以总兵官周兴征伐漠北,“胡寇自是不敢近边者十余年”。然至少在洪武末年以来,就盛传虏寇侵边的报告。这在靖难起事以前,建文帝害怕燕王的兵力,对此,兵部尚书齐泰所说:“今北边报虏入寇,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图也。”(《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语中已表现出来。

<sup>②</sup> 参看《热河志》(卷六三)《建置沿革》、《承德府志》(卷三)《建置》、《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注等,潘怪章的《国史考异》(卷四之七)。

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大概是依从郑晓的《吾学编》（《四夷考·兀良哈》）、王世贞的《三卫志》以来的一般通说<sup>①</sup>。然而上述《三卫传》的直接依据恐怕还是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sup>②</sup>。《纪事本末》在叙述建文元年冬十月燕兵奇袭攻陷大宁之后，结尾说：

“大宁既拔，燕王驻师城外，遂单骑入城，会宁王，执手大恸。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宁王为草表谢请赦。居数日，情好甚洽。燕王锐兵出伏城外，诸亲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阴结三卫渠长，及闾左思归士，皆喜，定约。”（甲）

“燕王辞去，宁王出饯郊外。伏兵起，执宁王，诸骑士卒，一呼皆集，遂拥宁王入关，与俱西。燕兵既得朵颜诸卫，兵益盛，分遣薛禄，下富峪、会州、宽河诸处。于是，宁府妃妾世子，皆携其宝货，随宁王还北平。”

（乙）

说得很详细，如同亲视眼见，颇有小说味道。《纪事本末》的这段文字无疑出自以前万历时御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卷二），这

---

① 成化中，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说：“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始徙大宁都司于保定府。……乃以大宁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立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至广宁迤东白云山，立泰宁卫；自白云山迤东至开原，立福余卫。以处虏之附近者。”这是最早作这种解释的，但还没有明说：“以大宁畀三卫。”对此，嘉靖中郑晓的《吾学编》所说：“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和王世贞的《三卫志》所说：“文帝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先是，即古会州地，设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为外边，使宁王镇焉。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就更明确了。

② 《明史》的记载当然是依据《明史稿》的，上面的引文，除“以偿前劳”改作“以偿其前劳”外，和《明史稿》的文句，完全相同。《明史稿·外国传》主要是以叶向高的《四夷考》为依据，这没有异论。这里要说的是俗说的内容，《四夷考》里没有，而《明史·三卫传》和《宁王传》等都有，可能主要是采自《明史纪事本末》。清水泰次也曾论述过这件事（《东洋学报》第八卷、第1号所载《关于大宁司之内徙》）。一般说来，显著的事实是，《明史》的《本纪》主要是根据《实录》，而《列传》则博采其他资料，其中大都来自以《鸿猷录》和《从信录》为依据的《纪事本末》。

从两者的叙述完全一致可以看得出来<sup>①</sup>。所幸《朝野汇编》里都一一注明了出处,前引(甲)条分明出自《秘史》,(乙)条依据《革除备遗录》。这里所说的《秘史》,是指姜清的《姜氏秘史》的某卷,所说的《革除备遗录》必定就是现在所传张芹的《革除备遗》的另一种版本<sup>②</sup>。我很不幸,两者都未能查阅。《明史》(卷二〇八)里有《张芹传》。芹是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人,姜清大约也是同时代的人。可见当时一般流行这种说法,不久以后的郑晓等也很自然地采用了这种说法。

看来,有明一代,小说绮语颇流行,其中建文逊国一事最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心,因而出现了种种忆测。当时流行的,有《建文逊国逸书》、《致身录》、《从亡随笔》、《拊膝录》之类。对建文帝的仇敌永乐帝,也必定出现了抑损诽谤的小说<sup>③</sup>。到了明末正德、嘉靖、万历朝代,就建文帝一伙的禁讳放松以后,各种说法纷纷出现,不久,实录和小说可能都分不清了。于是,建文帝逊国游历的说法也广泛流传开了,因而大宁弃地的说法,肯定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大宁割地传说的依据来自两个事实,即一是永乐帝确实袭取大宁,又把那里的都司和宁王府南迁了;二是后来三卫向这个空旷地带南

① 谷应泰的《纪事本末》,大体上依据高岱《鸿猷录》。本条,《鸿猷录》只记述燕王袭取大宁并没有这里所引的故事。《鸿猷录》在这种书里是最早的,嘉靖乙丑(四年)初刊。

② 关于《秘史》,《明史·艺文志》和《八千卷楼书目》等书也提到,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五)说:“姜清《姜氏秘史》一卷”,“弋阳人,正德辛未进士。由考功郎,历尚宝少卿。仿《实录》编年法,记建文事,诸臣附见焉。”《革除备遗录》说:“《艺文志》有张芹《建文备遗录》二卷,”这里单题《革除备遗》,《借月山房汇钞》、《胜朝遗事》、《广百川学海》、《续说郛》、《说库》等都收录了,但其中唯独不见有问题的各条。据《艺文志》说:《备遗录》,后来有何孟春的《续备遗录》一卷、冯汝弼的《补备遗录》一卷等继续补遗,有问题的各条或许在这些书里,也未可知。又,《秘史》和《备遗录》究竟是否姜清、张芹所著,还不清楚。总之,当时这类书籍,颇为流行,却是事实。

③ 参看胡适《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第19—23页),坊间流行的《续英烈传》仿佛是描述这个问题的小说,但是低级杜撰的通俗书,毕竟和这些底本无关。



下了。

永乐帝究竟为什么南迁都司和王府而抛弃了大宁地方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以永乐帝的实力，为了靖难大业及其善后，难以维持这个地方，因此，永乐帝似乎对于这块地区试图慢慢另想办法。永乐帝之所以在靖难初期就一股恼儿把大宁都司和宁王府往南迁，当然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和补充他兵力的缺欠。当时，三卫还远在北方根据地，绝不会被成祖收买了，更不会威胁宁王。误会首先是由于误信三卫的人们起初就住在大宁地方。不过，这已经是 189 不成问题的大错误。成祖非但没有得到三卫的帮助，还是为控制三卫煞费心机的一个人。

永乐帝即便在靖难时期，也没有忘记对北虏的防范<sup>①</sup>，尤其在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六月，打垮了敌对的建文帝以后，立即着手经略国外，还招抚了兀良哈各部。据《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条载：“遣使赉诏，抚谕兀良哈大小头目。”接着，十月戊寅条载：

“命兵部复设大宁、营州、兴州三卫。凡各卫官军，先调辽东等处及在京，并有坐事谪戍边者，皆令复原卫屯田。令户部尚书王纯，驰驿往北平，与新昌伯唐云，经度屯种。”<sup>②</sup>

同年十一月甲申条载：

“上谓掌后军都督府事云阳伯陈旭等曰：东北胡虏数入边境，窥瞰虚实。或径至剽掠。其令武安侯（郑亨），于千户寨、灰岭、庆州、神树、西马山、七渡河，皆设烟墩候望，有警即放炮，使屯守知备。仍令新昌伯以所领军，自小兴州至大兴州，东接牛岭、会州、塔山、龙山诸处屯种。北勿出

---

<sup>①</sup> 据《实录》建文二年二月癸丑条载：“谍报，胡寇将侵边，上（成祖）遣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三年十一月辛亥条载：“鞑靼可汗遣使来输款。”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丁丑条载：“以即位，遣使赉诏，谕和林、瓦剌等处诸部酋长。”靖难役时的记载大都疏漏，只有这些，但足以了解成祖的策划了。

<sup>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三十五册、永乐实录卷十三、第13叶，“命兵部复设大宁”作“命兵部复议大宁。”——译者

会州,西勿过千户寨。”

又,《实录》十月甲子条有九月中虏寇犯辽东开原,十一月甲申条有虏犯辽西盘山驿,永乐元年二月己未条又犯辽东懿路寨等事。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十七)等书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所以,上引永乐帝所说:“东北胡虏数入边境,”就是指这几次的入寇。当然,这时三卫还没有驯服,对此,永乐帝在靖难时期一度撤除的大宁、营州、兴州等卫,乱平后立即恢复,甚至给各卫以一切便利,飭令严加守备,保护它们的屯种。

上引记录的地名中,庆州、西马山不详,七渡河今仍同名,是发源于密云塞外分水岭,流入大水峪口汇入白河的一条支流<sup>①</sup>。神树是永乐十九年十一月防御虏酋阿鲁台时设置逻骑营的地方,在今古北口边外<sup>②</sup>。灰岭是《明史》(卷一三〇)《华云龙传》所说的“北平边寨,东自永平、蓟州,西至灰岭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二千二百里”;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卷下)所列举从古北口到开平间驿路“古北口有驿,自口北出五十六里曰青松,又五十里曰古城,又六十里曰灰岭,又五十里曰滦河,云云”的灰岭,想是今丰宁北、郭家屯南一带地方<sup>③</sup>。千户寨,从下文有“西勿过千户寨”看来,肯定是在最西边。庆州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今巴林部察罕城即辽、金以来的庆州,不过,这样就相隔太远了,并且和下文的“北勿出会州”相矛盾。因此,如果不是同名的另一个地方,恐怕就是

① 《承德府志》(卷十六)《滦平县·山川》的《七度河》条。

② 《实录》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己巳条载:“命边将置逻骑营于古北口之神树之地,作深沟高堑,以自固。”(按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五十二册、永乐实录卷百二十一、第7叶,“于古北口之神树之地”作“于古北口之北之神树之地。”——译者)据作者推测,这是防御阿鲁台。

③ 《实录》洪武六年四月辛丑条载:“淮安侯华云龙镇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诸关,东自永平、蓟州、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处。相去约二千二百里,云云。”沿袭《实录》的《纪事本末》(卷十)也作五灰或五灰岭,但这样意思不通,故暂舍弃《实录》的记述,从《明史》。

兴州的误写,也未可知。总之,这时永乐帝的烟墩无疑是设在今热河地方靠南边一带的。

又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条载:小兴州是今丰宁南、鞍匠屯北的兴州;大兴州在今滦平县西南里许。会州在平泉县南二十华里。龙山位于凌源县南、喀喇沁右翼旗西南八华里大凌河畔地方。因此,牛岭可能就在今六沟附近,塔山则在三十家子一带。上面所说屯田的地方,并列在兴州、滦平、六沟、平泉、三十家子、喀喇城等差不多和长城平行的塞外地方。但是,所说“北勿出会州”可能是单指屯田说的。如果前条所说“复设大宁、营州、兴州三卫”的说法不错,那末卫戍地区就已经延伸到更远的北方了。 191

但是,这样苦心经营的恢复大宁各卫的计划,看来结果终归徒劳,永乐元年三月就有了著名的内迁之举,大宁都司从此永远迁到了塞内的保定等地了。关于大宁都司的内迁,清水泰次学友有详细研究<sup>①</sup>,这里略而不叙。惟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卷下)里说:“大宁初设,未有民人,但立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及大宁、营州、兴州、会州等一十六卫。自燕府拔之而南,遂为空城,及转战三年,始下南京,而大宁已弃之后,不能复置,因徙卫于山南。”这里确道破了实际情况。叶向高的《四夷考·朵颜三卫考》的论赞说:“内徙于文皇非不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虚,爱弟之请难裁,征戍之劳在念,权宜移置,姑待后图,观其次鸣銮镇,有灭残虏守大宁之谕,彼何尝遽割以资夷哉。犁庭甫定,榆木变兴,雄谟莫究,遗憾可知。”这可能不只是回获的话。所说“爱弟之请难裁,”是指爱弟宁王权请求内徙难以阻止;所说“征戍之劳在念”,是指麾下那些经过多次战役的将士们再也不能让他们负起镇戍塞外的责任。又,所说“鸣銮镇,有灭残虏守大宁之谕”,是指永乐八年三月帝即位后首次亲征

<sup>①</sup> 清水泰次《关于大宁都司之内徙》(《东洋学报》第八卷、第1号)。

蒙古时,到鸣銮戍以后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sup>①</sup>。所说“犁庭甫定,榆木变兴”,是说在二十二年七月第五次亲征蒙古途中,功业未竟,而帝崩于榆木川,恢复大宁卫的志愿未得实现。

192 恢复大宁各卫的事业失败了,但永乐帝的雄才大略,并未因此改变他那招抚兀良哈的方针。上述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月(就是上述设置屯田的那个月),还曾派遣百户裴牙失里等赍敕招抚兀良哈各部。永乐元年五月,又派遣指挥肖尚都等去接受投降。《实录》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条载:

“敕谕兀良哈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谕尔众。后辽东守臣言:尔等俱欲来朝。今遣指挥肖尚都、督(镇)抚刘忽鲁秃、百户和尚,往谕朕意,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恩,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于是,十一月,头目哈儿兀歹等遣使来贡。同时,诏仍旧制,恢复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二年四月,肖尚都等伴同脱儿火察等大酋来。关于六百五十一个酋长,都授官安插的经过,《实录》记载最详。《明史·三卫传》等也特别写到这件事。接着又新设兀者各卫、坚河卫和海刺儿千户所等。这些,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太祖创设三卫时,任命故元宗室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会宁王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而当十五年后,永乐二年四月,成祖复置三卫时,任命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脱儿火察和都督同知哈儿兀歹为朵颜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安出和

<sup>①</sup> 据扈从这次战役的金幼孜的《北征录》载:二月二十一日“晚次宣平,召幼孜等谓曰:云云。”皇帝这些话,是二月间在塞内宣平说的,而不是三月到塞外鸣銮戍说的。或者是二月间吐露给侍臣,三月又在鸣銮戍正式向各将领颁谕的。高岱的《鸿猷录》和陈组绉的《皇明职方地图》也都说成是鸣銮戍的敕谕(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476页)。

都指挥僉事土不申为福余卫掌卫事，只都指挥僉事忽刺班胡一人  
为泰宁卫掌卫事。三年十月，任命来朝的头目阿散为泰宁卫掌卫事  
都指挥僉事，就是补充上述的缺额。这样，除唯一的脱鲁忽察儿即 193  
脱儿火察以外，两者酋名全然没有相同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并不是因为前者在十多年间全都死绝了，从《实录》永乐十五年  
六月戊子条载有泰宁卫都督阿者失里（即阿札失里？）的名字便可  
肯定。可能是：洪武时期凡具有代表性的大酋都授了官，而到了永  
乐时期，只选顺服的授给官职，其余就都置之不理了。正因为是这  
样，起初把正统的泰宁作为首卫，后来就拿忠顺的朵颜作首班，结  
果，背叛的泰宁就移到了末班。从洪武到永乐，明朝的官爵很不值  
钱，确是事实。纵使这样，任命朵颜的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僉事，  
还象是特别的优待。

只是后来的掌卫事，并不仅限于当时掌卫事的子孙，这种关系  
颇含混不清。朵颜都督脱儿火察父子和福余都指挥安出的名字，  
后来很久还声名显赫，而泰宁的掌卫事，不久就换了人，从永乐十  
一年九月起，《实录》里就出现了大酋都督阿只罕的名字。据宣德  
六年八月甲寅、八年五月壬戌等条载，其子脱火赤、拙赤等，都分别  
称作泰宁卫掌卫事都督僉事。这突然出现的都督阿只罕可能就是  
都督阿者失里，即辽王阿札失里其人的后身，也未可知。总之，这  
时三卫酋长的世系，不免有些模糊不清。只有经过瓦剌也先侵扰  
以后，才稍微明确起来<sup>①</sup>。

明成祖不仅试图招抚三卫，而且在永乐八年、二十年、二十二  
年等，曾几次企图捣毁兀良哈的根据地。而穷北犷悍之民，在通往  
南方中国的途中，决不会白白地丢下丰沃的草地，三卫夷人不免立  
即占领故全宁卫旧土，除和中国通贡市外，也常常零星地寇犯边 194

<sup>①</sup> 可能由于也先的侵扰，丧失了过去的记录，只能了解其后的事。参看萧大亨  
的《夷俗记》所附的《北虏世系》和郭造卿的《卢龙塞略》的《贡酋考》。

境。《永乐实录》过于简单，对这些零星的寇边，没有一一记录下来，但在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诏谕三卫头目的敕书里说：“比者，尔等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如能悔过，即还所掠戍卒，仍纳马三千匹，赎前罪。”十年夏四月乙丑条又说：“福余等三卫指挥使喃不花等如敕书，遣人纳马，赎虏掠边卒之罪。”又，十五年九月癸亥条说：“虏岁凶乏食，欲肆掠各屯堡，其来必自大凌河或广宁、义州。”十一月辛未条说：“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曰：近指挥朵儿只还自兀良哈言：虏寇至边，晝则潜伏，夜则出入烟墩下，守者皆不觉，云云。”这些都是其中的实例。池内博士曾说过：就连当时占据今辉发河上山城子附近的建州卫各酋，也遭到三卫的侵扰<sup>①</sup>。况到永乐帝死后，明朝兵锋一旦收缩。洪武元年以后，三卫虏酋一面定期入贡，一面几乎月月都零星地寇犯边塞，到了宣德初年，竟来到靠近边塞地区游牧了。

《实录》宣德二年七月丁未条所载在开平东南三百余华里朵儿班孛儿兀地方所捕获的贼首镇抚晃合帖木儿、百户忙哥撒儿等六十余人、马八百七匹等，想必也是三卫的同伙。又据《实录》宣德三年春正月丁未条载有如下一条：

“边将奏：兀良哈之人往往于滦河牧马，请掩袭之。上曰：虏犯边，当正其罪，今未有犯，姑遣人谕之。于是，遣指挥佥事黄昭化等，赍敕谕……”。

195 这时，兀良哈人们已在蓟镇塞上的滦河河畔牧马了，可是宣宗并不立即派兵去打，仅示恩宣谕戒饬而已。但仅空口戒谕，当然无效，三年九月，正当皇帝巡边时，夷众蜂拥窜入大宁，经过会州，快要到宽河了。于是尽管坚持稳重的宣宗，也不得已挑选精骑，亲自迎

---

<sup>①</sup> 池内宏《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四卷、第312—322页）。又陈循的《昌平伯进侯追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道碑铭》（《献征录》卷十）等也可以多少看到当时北虏薄边的情形。

击,打败了敌人以后,从喜峰口进到会州,并分别派遣各将领,扫荡了附近。这就是著名的宣德三年征伐兀良哈战役。这事在《三卫传》里有详细记述。

这次讨伐的结果,“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辎重,不可胜计。腥膻荡涤,边境肃清”<sup>①</sup>。不过,其实这是饰词,扫荡的范围异常狭小,虏寇的势力也毫未衰减。就在征伐期间,还寇犯了辽东,杀死副千户潘雄;十月又进寇卢龙陈家庄。后来,西边从开平、宣府起,东边到辽阳、开原,特别是蓟辽边境,侵扰竟无虚月<sup>②</sup>。明仁宗以后,朝廷也未敢出师膺惩,只是重申招抚勅谕而已。自宣德六年前后,三卫才稍收锋镝,曾一度主动向明廷请求投降归顺。后来,正统九年,又有征伐兀良哈事。到正统己巳之变以后,景泰时期,三卫尚未能进入大宁废城。这从《明史》(卷四十)《地理志》所说:“景泰四年,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便可了解。这都是依据虏中局势的情况,要想熟悉这些情况,还必须回过头来考察西面蒙古本部大虏同三卫的关系。

#### 4. 同大虏的关系(一) 虏酋的系统

196

三卫地方固然也是蒙古地方,但它是突出在东北边外的藩领,虽然服从元帝的政令,可能具有几分独立的形势。这是明初虽然东南邻境方面感到元太尉纳哈出强大势力的威胁,但也未被它吞

---

① 《实录》宣德三年九月甲子《班师诏》的一节。

② 参看《实录》。又《实录》宣德五年二月癸未条载:“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猛古歹、歹都等奏云:朵颜、泰宁二卫所部,近尝作过边境,臣等恐其貽累,故远避去。云云。”又八年七月甲子条载:“广宁等卫指挥盛宽等领兵巡逻,只虏骑二、三十人,或五、七十人,或三、五百人,云是福余、朵颜、泰宁三卫指挥千户家属,往虹螺山放牧围猎。云云。”



并,直到元帝室覆亡以后,还能单独存在的原因。三卫没有随着纳哈出同时投降明朝,直到脱古思帖木儿灭亡以后,才不得不投附大明势力,就在这时候,西方蒙古还不断对三卫施加压力。据《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卯条载:“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等降。先遣人赍脱古思帖木儿旧降诏书,赴京来献,以表其诚。”由此可见,他们过去确曾接受过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册命。又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成祖诏谕三卫的话里也说:“昔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靼所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我太祖高皇帝矜其困穷,设福余、朵颜、泰宁三卫,而授尔等官职,俾各领其众。”皇帝的话难免不带几分权术策略,但毫无疑问,兀良哈的投降大致是出于大势所趋,也有几分这个勅谕所说的情形。

因此,一度投降的三卫忽又背叛离去,这无论从历史说,或从民族感情说,恐怕是由于一时难以向明廷屈服,而这种感情和利害一致的关系,一定更容易使三卫的人们投靠西方蒙古本部。蒙古在脱古思帖木儿死后曾一时陷于混乱,脱古思帖木儿的亲信捏怯来等投降明廷终于灭亡了,但其间自然还兴起了别的势力,脱古思帖木儿惨遭横死以后,立即有象安达纳哈出那样的人起来,威震东北蒙古,因而三卫也就依附他的势力了。建文时期无暇顾及北方边事,因而这时期的明方记录,也不能充分了解三卫的情况。从197 永乐到宣德期间,控制三卫的北虏势力操在大酋本雅失里、阿鲁台等手中。

要想说明这些事实,需要略微研究一下当时蒙古大酋的情况。起初,元顺帝逃回沙漠,为时不过两年,明洪武三年四月,便穷死在应昌,他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爱猷识理达腊被谥为具有聪明豁达之意的昭宗,蒙古语叫作毕理克图可汗(Biliktu Khaghan)。他一心想恢复中原,立年号为宣光。宣光八年,即明洪武十一年夏四月,抱着遗志崩于和林,脱古思帖木儿继承汗位,改年号为天

元<sup>①</sup>。顺帝之后，昭宗和脱古思帖木儿两代之间，北元势力还很强大，明军也未敢轻易指向漠北，但由于洪武二十一年四月捕鱼儿海一役，脱古思帖木儿覆灭后，北元就不是大明的劲敌了。此后，年号和庙谥都没有留传下来。关于蒙古王统世系的疑问，就从脱古思帖木儿开始了。

据《明史》(卷二)《太祖本纪》载：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子脱古思帖木儿嗣。”又(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载：“洪武十一年夏，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卒。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这样似乎没有疑义，但《实录》并没有这项明文记录。据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记述，在李文忠破应昌，获太子买的礼八刺之后，说：爱猷识理达腊“立，凡十一年而殂，谥曰昭宗。次子益王脱古思帖木儿立。”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也和太子买的礼八刺区别开来，特别记述说：“次子脱古思帖木儿立。”嗣立的究竟是太子买的礼八刺，还是次子益王脱古思帖木儿，颇不明确。

如按明方记录，洪武三年五月李文忠克应昌之后，元新主爱猷识理达腊才北窜，俘获了他的嫡子买的里八刺，送到南京。明太祖大喜，六月，封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用以怀柔蒙古，可是后来改变方针，七年九月，把崇礼侯遣回蒙古去了。这些经过《实录》记述特别详细。《明史·鞑靼传》也简述说：七年“秋，太祖以故元太子流离沙漠，父子隔绝，未有后嗣，乃遣崇礼侯北归。以书谕之。”据明

① 参看原田淑人的《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八次)；神田喜一郎的《元昭宗的年号》(《支那学》第一卷、第10号)。《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乙卯叙述捕鱼儿海的俘虏中，有“故太子必里秃妃”，所说故太子必里秃，必定是故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必里秃是 Biliktu 的音译。又《蒙古世系谱》(卷四)末尾所附按语说：“北元主，洪武庚戌四月殂，国人追谥曰惠宗，必里克图汗者哲宗也。按谱，惠宗殂，次子哲宗继立。是即爱猷识理达腊。改元宣光，洪武十一年六月殂，传位脱古思帖木儿，改元天元，谱中之乌萨哈尔汗也。恩克酌力克图汗，译言昭宗也。云云。”必里克图汗是哲宗、恩克酌力克图汗是昭宗，并且没有其他旁证，可能是误解，现不采用这种说法。

人的想法，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后，当然应由这个崇礼侯买的里八剌继嗣。郑晓的《今言》里所载：“爱猷识理达刺死，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立。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也。”完全表明了这种观点。即使同一个人改名也容易，如果认为买的里八剌是童年时西藏式的喇嘛教名，而脱古思帖木儿是以后改的蒙古名字，这种想法并不排除。

从下面所引永乐帝的敕语，也可以十分肯定这种说法。《实录》永乐六年三月辛酉条载永乐帝晓谕蒙古可汗本雅失里的信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之子孙，存恤保全，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帖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

妥古思帖木儿就是脱古思帖木儿。他被送回蒙古以后，嗣位当了可汗。永乐六年，距脱古思帖木儿死后仅二十年。当时，明帝对蒙古后继可汗谕称：“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其非虚诈，岂不很清楚吗？脱古思帖木儿就是嫡子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并不是次子益王，几乎是完全可以凭信的。《明史》恐怕就是采取这种见解。

199 那末，所说“次子益王脱古思帖木儿”这句话，究竟怎样产生的呢？《北虏始末志》是初期的粗略著作，仅这一条提供了在《实录》里找不到的所谓爱猷识理达腊庙号昭宗等新事实，想必是有某种可靠的典据的。据《实录》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给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信里说：“念君流离沙漠，无宁岁，后嗣未有。故特遣咸礼（宦官名）等，护其（崇礼侯）归，庶不绝元之嗣。”由此可见，崇礼侯恐怕是独子，不见得有兄弟。另一方面，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明帝得昭宗讣告后，谕故元丞相哈刺章等诸臣说：“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间。朕观三者，诚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亲孙嫡派，不过遥分叔伯而已。卿等若欲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

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无乃人伦正而天道顺也欤?云云。”<sup>①</sup>这话可以解释昭宗死后,汗位候补人有三个亲王。那末,这些候补人里,除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以外,至少应该有崇礼侯买的里八刺和益王脱古思帖木儿叔侄两人。

现在带着这个疑问,再回头来看看蒙古方面的传说。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卷五)记述这时的皇室世系如下:

“此乌哈噶图汗(顺帝)……岁次庚戌(洪武三年,1370年),年五十三岁歿。子阿裕锡哩达喇汗戊寅年(至元四年、1338年)生,岁次辛亥(洪武四年、1371年),年三十四岁即位。在位八年,岁次戊午(洪武十一年、1378年),年四十一岁歿。弟特古斯特穆尔汗壬午年(至正二年、1342年)生,岁次己未(洪武十二年、1379年),年三十八岁即位。在位十年,岁次戊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年四十七岁歿。”

施密特德译本<sup>②</sup>除了也把阿裕锡哩达喇作毕里克图(Biliktu),把特古斯特穆尔作乌萨喀尔(Usakhal)外,其余都完全相同。胡特 200 (Huth)所译《蒙古世系》《蒙古佛教史》<sup>③</sup>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蒙古方面所传颇有些奇怪,很难笼统凭信,但这世系的上述年岁记述,大致还算正确,象认为特古斯特穆尔(脱古思帖木儿)汗是阿裕

① 《皇明世法录》(卷十一)所载《谕元丞相哈刺章、蛮子、驴儿、纳哈枢等诏》。这诏书在《实录》里也有,过于简单,仅载:“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间。此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若欲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无乃人伦正,天道顺也欤?”现在这里采用了《世法录》的内容。但年月,却依据《实录》来定的。

② 施密特:《蒙古源流——东蒙古人及其王家史》,彼得堡,1829,第139页。

③ 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6,第2卷,第41页。

《蒙古世系谱》(卷三)载:

蒙古必力克图汗:

汗为托欢忒睦尔乌哈哈图汗之子,嗣父位,抚有众蒙古部落居之。在位九年崩,弟乌萨哈尔嗣。

乌萨哈尔汗:

汗在位十年,崩。汗生三子,长曰恩克酌力克图,次曰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三曰哈尔古察克都楞忒睦尔欢台吉。长子恩克酌力克图嗣。

锡哩达喇(爱猷识理达腊)汗之弟等,尤其值得听信<sup>①</sup>。

脱古思帖木儿有好几个儿子,长子天保奴和他父亲一同死了;次子地保奴,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在捕鱼儿海战败被捕,明人记录颇详。而且,当时地保奴并不很年轻,这从他的母妃遭到明将蓝玉侮辱而抱怨明帝,因而被流放到琉球去这个逸事,<sup>②</sup>便可了解。又据《蒙古源流》(卷五)载:脱古思帖木儿另有三个儿子,当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三十岁、二十八岁和二十六岁,这如后述,大致可以凭信。因此,天保奴和地保奴恐怕和明人所传不同,不是长子和次子,而是幼子。因为是幼子,所以才和他父亲脱古思帖木儿在一起。总之,脱古思帖木儿既然有了达到青年期的几个儿子,那末必须承认,他的年龄在洪武二十一年时已靠近五十岁了(据《源流》说是四十七岁)。如果真是这样,由这一点也应该认为,与其说他是死于洪武三年五十三岁的顺帝的长孙(崇礼侯),莫如说他是次子(益王)较为稳妥。况且《实录》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遣崇礼侯北归的敕语里说:“曩即欲遣尔以归,以尔年幼,道理辽远,恐不能达。今即长成,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故特遣归,以见尔父母亲戚,以全骨肉之恩。”可见崇礼侯在洪武三年五月被擒的时候,还是幼

---

① 蒙古史料,都是后代编纂的,其中往往拿中国史籍知识来加以窜改。象明朝历代帝王在位年数各条,就不用说了,其他有关蒙古本身的,也是一定把前王死的第二年,作为次代汗王即位的一年,秩序井然,使人觉得是做作的,特别是那些年代大都和中国史传吻合,使人怀疑必定是参考了汉史。《源流》在这些地方也是,德译本里一定把 Biliktu (Piligt'u) 和 Ussachal (w'Osagal) 等蒙古可汗的称号改成阿裕锡哩达喇(爱猷识理达腊)和特古斯特穆尔(脱古思帖木儿)等中国所传的名称,就是一个例证。但仔细想来,年代吻合是理所当然的,而前王死后的第二年就是次代汗王的元年,如果认为蒙古实行的称元法或许就是这样,或者是由于《源流》作者为了行文方便而来的,这也并无妨碍。时而有讹误,那倒是没有拘泥于明代史传的证据,其中有中国没有的传说,反倒提高它的价值,至少在当前问题上,似乎具有摆脱了中国记录的价值。按施密特在德译本里,顺帝作 Toghon Temür; 昭宗作 Biliktu, 下一代作 Ussachal, 而胡特则分别写作 T'ogan Temur, Piligt'u, w'Osagal。

② 以上参看《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等。

年,四年以后,稍微成长,才送回到他父母膝下。这个人,到洪武二十一年,恐怕还没超过三十岁,所以很难认为是适合上述条件的脱古思帖木儿。 201

《蒙古源流》所传虽然难以凭信,但至少其世系部分相当可靠。因此,我在这里宁愿依据《源流》和《蒙古世系谱》的说法,《北虏始末志》所说次子益王不是昭宗的次子,而是惠宗顺帝的次子,昭宗的弟弟;永乐六年成祖的敕语并非骗人,仍可看作是明人误解的一例。由此可见,开始在《今言》里肯定“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也”的郑晓,后来在《皇明北虏考》里,只含混说“脱古思帖木儿者,即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也。”这可能是对这种关系感到怀疑而加以订正了。

连脱古思帖木儿的问题都如此大有疑问。那末后来这个可汗死后,蒙古陷于混乱,明朝自己的情况,也被靖难的内讧拖住,无法顾及北虏,年代当然更弄不清了。郑晓的《吾学编》里《皇明四夷考·鞑靼》条载:“脱古思帖木儿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部落溃散,大臣立坤帖木儿为可汗。”《明史·太祖纪》洪武二十二年条也载:“元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而立坤帖木儿。”这当然是胡说,倒是应该相信该书《鞑靼传》所载:“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云云。”

据《实录》载,脱古思帖木儿死后,永乐帝最初接触的蒙古可汗是坤帖木儿。建文二年二月癸丑条载:“谍报,胡寇将侵边。上遣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第二年十一月辛亥条所载:“鞑靼可汗遣使来输款,”也是指这个可汗。但后来不久,坤帖木儿似乎即灭亡,明帝平定内患以后,永乐元年二月己未遣使时的对方,已经不是坤帖木儿汗而是鬼力赤汗 202了。从敕书里所说“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这句话,可知鬼力赤汗的正位,几乎和永乐帝即位是同时。这时,可汗之下有“虏太

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成祖对这些人也赐敕慰谕了。不过，所说的大酋鬼力赤和阿鲁台的名字，这时才开始出现。在说明鬼力赤、阿鲁台的问题以前，必须首先解决的却是在这以前的蒙古可汗的世系问题。

据《永乐实录》四年三月辛丑，谕鞑靼可汗鬼力赤的诏书说：

“元之后世，自爱猷识里达刺北徙以来，至今可汗更七主矣。”

永乐六年三月辛酉，谕新可汗本雅失里的话里说：

“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爰由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

上引的两条记录里，前者似可理解自爱猷识理达腊到鬼力赤是七代，但这样的话，同后者从他的前一代的顺帝到坤帖木儿是六代的说法就不吻合了，因此“自爱猷识理达刺北徙以来”这句话，应该理解为着重在北徙，把顺帝也算在内，从顺帝到鬼力赤是七代可汗。前述《明史·鞑靼传》里所说“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实际是沿袭了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叶向高的《四夷考》的文句，是几乎误解了前者意义的说法。反之，郑晓的《皇明四夷考·鞑靼》条所说“自顺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是理解为后者的意思，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所以，章潢的《图书编》也完全沿袭了这种说法。尤其是茅元仪的《残元世系考》，详加考核，叙述如下<sup>①</sup>：

“元顺帝，一传为爱猷识理达(刺)，  
二传脱古里(思?)帖木儿。

---

<sup>①</sup> 其实，《实录》本文，两条都可按前者的意义来解释，这样的话，就和后来出现的事实不符了。所以姑且按本文解释。《残元世系考》是极稀有的珍本(书)。就我所知，仅收在故藤田丰八博士珍藏的《茅氏杂著》里。但它的内容多半是根据晚出的注释本(尤其从把坤帖木儿汗译作坤迭木儿威等字面看来似乎受王世贞的影响很大)编纂的，粗枝大叶，并不值得注意。其引用部分，竟把脱古思帖木儿当作爱猷识理达腊的次子；鬼力赤去帝号，称可汗等，都是根据俗传的错误。这里只能拿来作为明人就上述史料也作如斯解释的一个例证。



爱猷识里达(刺)次子,为蓝玉所破,也速迭儿迭(衍字?)缢杀之。  
三传、四传不知名,  
五传坤帖木儿咸,  
三君俱短祚。  
六传鬼力赤,  
去帝号,称可汗,非元裔,众不附。”

那末,明人不知道名字的其他两代是谁呢?这就只得求教于蒙古方面的传说了。关于明代蒙古的史料里,明人方面,象《实录》所传,大体是以当时实际记录为依据的,颇可凭信。可惜的是失于片断,不得窥其全豹。反之,《源流》等蒙古方面的史料,大都是后代编纂的,脉络似乎一贯,但缺乏确实性。研究蒙古方面史料的方法,只有首先对照明人的记录,判断它正确与否,然后再保留蒙古的传说。这样来考虑蒙古传说时,《源流》(卷五),在前引特古斯特穆尔汗的世系以后,立即叙述如下(括弧内的拉丁字都是德译本的音译)①。

“生子恩克卓里克图(Engke Joriktu)汗、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Elbek Nigülesükchi)汗、哈尔古楚克都古楞特穆尔鸿台吉(Kharghuchuk Dügüreng Temür Khong Taiji)弟兄三人。恩克卓里克图汗己亥(至正十九年、1359年)年生,岁次己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年三十一岁即位。在位四年,岁次壬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三十四岁歿。弟额勒伯克汗辛丑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岁次癸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年三十三岁即位,齐国上尊号,称为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汗。……在位七年。岁次己卯(建文元年、1399年),年三十九岁,杀哈尔古楚克。甫四月,即于是年,为乌格齐喀什哈(Ügöchi Khashagha)所杀。……额勒伯克汗之长子混特穆尔(Gün Temür),丁巳年

① 这条,德译本也完全相同。《蒙古佛教史》所传也大致相同。(施密特的书,第139—143页;胡特的书,第42—44页)。《蒙古世系谱》(卷三)载:“恩克酌力克图汗:汗在位四年,崩。弟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嗣。”关于厄尔白克汗一代,有和《蒙古源流》所传一样的有趣的故事。以下又说:“袞忒睦尔汗:汗为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汗之子。抚集余众。即汗位,在位三年,崩。其弟额尔济忒睦尔嗣。”

(洪武十年、1377年)生,岁次庚辰(建文二年、1400年),年二十四岁即位。在位三年,岁次壬午(建文四年、1402年),年二十六岁歿。无子。”

如果是这样,那末洪武二十一年特古斯特穆尔即脱古思帖木儿被弑以后,立即由他的长子恩克卓里克图汗嗣位。洪武二十五年,他死后,弟额勒伯克汗承袭。建文元年又被弑,他的长子混特穆尔即坤帖木儿嗣。这里所谓没有名字的两代可汗,便是脱古思帖木儿之子,可能是明人记录里的天保奴、地保奴兄弟的哥哥,恩克卓里克图汗和额勒伯克汗两个兄弟。说他们分别在位四年和七年,也和明人的记录并不矛盾<sup>①</sup>。

坤帖木儿是脱古思帖木儿的嫡孙,死于建文三、四年间。死后没有子嗣,弟额勒锥特穆尔嗣位。《源流》继前引条说:

205 “弟额勒锥特穆尔(Öljei Temür)己未年(洪武十二年、1379年)生,岁次癸未(永乐元年、1403年),年二十五岁即位。在位八年,岁次庚寅(永乐八年、1410年),年三十三岁歿。子德勒伯克(Delbek)汗,乙亥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生,岁次辛卯(永乐九年、1411年),年十七岁即位。在位五年,岁次乙未(永乐十三年、1415年),年二十一岁歿。”

据霍渥尔特(H. H. Howorth)和原田淑人两人的研究<sup>②</sup>,额勒锥特穆尔是明人记录里的本雅失里的称号完者秃(Öljeitü)王的异译。据《实录》永乐五年冬十月壬辰条载:“完者秃王将率众,合别失八里(Bishbalik)之众南掠,而先掠其东北诸部落。兀良哈之人闻之,

<sup>①</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248—249页)里,认定这恩克卓里克图是杀死脱古思帖木儿的也速迭儿,并重复了种种假设。可是,也速迭儿是瓦剌所尊奉的阿里不哥的子孫,这显然是错误的。参看原田淑人的《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第一百〇八期,第12—13页)。关于恩克卓里克图的弟弟哈尔古楚克的年龄,《源流》(卷五)载:“弟哈尔古楚克鸿台吉,癸卯年(至正二十三年)生,岁次己卯(建文元年),年三十七岁,殒命。”

<sup>②</sup> 《蒙古世系谱》(卷三)载:“额尔济忒睦尔汗。汗在位八年,崩。子他尔巴克嗣。他尔巴克汗:汗在位五年,崩。宗室台吉阿台嗣。”《蒙古史》(卷一、第352—353页)、原田淑人的《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八期、第17页)。本雅失里的称号完者秃(Öljeitü)是蒙古语“有福”的意思,《元史》和其他史籍里,这种译例很多。本雅失里可能是他的本名,是西藏式的名字。

惊惧。有来朝者，具言其故。上曰：完者秃，元之遗裔，名本雅失里者。比指挥丑驴至撒马儿罕，见其部属，不过百人。”据 Pétis de la Croix 所传，“蒙古王族名额勒锥特穆尔(Eltshy Timur)者，在撒马儿罕(Samarkand)帖木儿王廷。帖木儿死后，归蒙古。1405年(永乐三年)登汗位”<sup>①</sup>。据《实录》载，本雅失里即汗位，在永乐六年前后，年代虽多少有些不符。但毫无疑问，这个 Eltshy Timur 就是额勒锥特穆尔，也就是完者秃王本雅失里。施密特(Schmidt)认为是鬼力赤，这是研究初期由于材料不足所产生的不得已的错误，已由霍渥尔特(Howorth)给订正了之后，布列茨施奈德尔(E. Bretschneider)虽引证了后者，却搞错了，未免有些粗枝大叶<sup>②</sup>。

再据《实录》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条载：瓦剌酋长马哈木弑其主，“擅立答里巴为主”。《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记述这一事件时，却说：“十年秋九月，瓦剌顺宁王玛哈木灭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玛哈木实专政。”<sup>③</sup>而这个答里巴，正象原田和霍渥尔特两人所说，就是前引《源流》里的德勒伯克汗<sup>④</sup>。但据明人的记录，永乐初年，坤帖木儿汗死后的袭位者，并非本雅失里，而是鬼力赤。这就是使施密特和布列茨施奈德尔把鬼力赤误认为琨特穆尔(坤帖木儿)的下一代额勒锥特穆尔的原因。因此，在说明本雅失里、答里巴以前，必须先把鬼力赤搞清楚。

① 霍渥尔特的书，第一卷，第353页。Pétis de la Croix:《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大成吉思汗史》)，第516页。

② 霍渥尔特的书，第一卷，第352页。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第二卷，第163页，注908。

③ 《纪事本末》的这条记载当然是抄袭高岱的《鸿猷录》(卷八)《三犁虏庭》里“壬辰十年，虏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杀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马哈木实专任事。”而所以认为是秋九月的事，是因为《皇明从信录》(卷十四)写在同年九月条，说：“瓦剌马哈木灭本雅失里，立答里巴。”

④ 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八期，第21页)。霍渥尔特的书，第一卷，第355页。

鬼力赤，最初出现在上述《实录》永乐元年二月己未的成祖诏谕条里，从“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看来，可知当时恰是正汗位的时候，但关于他的出身，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叙述得最详细，说：

“永乐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众不附，复弑之。太师阿鲁台统有部落，乃迎顺帝后本雅失里为王，称可汗。”

其他多数传说都一致认为鬼力赤不是元室裔孙<sup>①</sup>。关于鬼力赤还有一个显著的事情是，他颇能和西方瓦剌部相抗衡。《明史·鞑靼传》只简单地说：永乐初，“时，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数往来塞下。”但据《实录》载：永乐元年十月、二年七月、三年五月和七月、五年三月等条，都一再进行了这种仇杀。想来鬼力赤是《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明帝招抚脱古思帖木儿条里看到的故元平章贵力赤的后身，可能是历朝的老臣，当时代表丧失了头目的东方蒙古势力，这时正和新兴的西北蒙古的瓦剌势力相抗衡。

但是，《明史·鞑靼传》又载：“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  
207 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这是一般的通说，但据《实录》载：鬼力赤不知帝号，称可汗，去大元国号，称鞑靼云云，绝非事实。明代蒙古人自称莽官儿(Mongghol)决不称鞑靼(Tatar)，这是各种《华夷译语》一致的传述。它的君长，直到后来的也先(Esen)可汗、达延(Dayan)汗，都一定要称大元大可汗，绝不自称鞑靼可汗。称它为鞑靼可汗实际是明人的简便称呼。明人在名分上颇苦于朔北元主的名称，有时称“故元太子”，有时叫“元嗣君”，有时又叫什么“鞑靼可汗”、“虏酋”、“小王子”等等，这从本章末所附的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可见鞑靼可汗这个称号是永乐朝明廷定的，最初用来称坤帖木

<sup>①</sup> 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永乐六年条也说：“故元宗室本雅失里立。初，虏主坤帖木儿被杀，鬼力赤立，以非元裔，部下叛杀之。阿鲁台为太师，代领其众。至是，迎立本雅失里。”

儿,接着又用来称他的下一代鬼力赤,绝非鬼力赤的自称。原田淑人也曾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sup>①</sup>。景泰、天顺年间的学士刘定之的《否泰录》里所说:“如称为可汗,而彼自称不可知,计必仍僭其先世大号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时将相称号,岂非羊质虎皮,鸢翰风鸣者哉。”这完全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以下有时用鞑靼这个词指明代的东蒙古,完全是为了简便,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称呼。

总之,代表所谓鞑靼部势力的鬼力赤的根据地,却不在东方,而似乎是在西方的甘肃边外,这从《实录》永乐五年三月甲戌条记述遣回鬼力赤的使节鞑靼僧耳亦赤也儿吉孛儿灰等,说:

“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及诸边将曰:耳亦赤也儿吉孛儿灰等还, 208  
道经边城,宜厚待而遣之,令人护送出境。又密谕福及宋晟曰:耳亦赤乃鬼力赤之师,或言此必鬼力赤所遣。盖鬼力赤欲西向与瓦剌战,将徙其家属近南,而畏备边官军袭之,故遣来,以缓官军之出。……”

便可了解。宋晟是甘肃总兵官,鬼力赤的使者从明朝回去说是要经过宁夏边城,可见他的根据地必定在甘肃、宁夏边外。正因为是在离甘肃、宁夏边外不远的地方,所以才说“将徙其家属近南,而畏备边官军袭之。”这么看来,永乐二、三年间,鬼力赤毒杀与明通好的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事,这个安克帖木儿的妻子依附鬼力赤事,以及《实录》永乐五年六月戊子条所说“鬼力赤数遣人至哈密市马”等事,肯定都不是偶然的。住在西边的鬼力赤,当然念念不忘经略邻近的利斡哈密<sup>②</sup>。

西边的鬼力赤绝不是元室遗裔。正因为鬼力赤不是元裔,当元室嫡裔本雅失里一出现,便立即在他面前销声匿迹了。《实录》

<sup>①</sup> 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八期,第15页)。

<sup>②</sup> 关于毒死安克帖木儿一事,最初见于《实录》永乐三年四月庚辰条,但得到他的讣报,决定后继人是在三月己亥。因此,他的死说不定是在永乐二年。现据《明史》(卷三百二十九)《哈密卫传》作这样解释。从当时别失八里王即东察合台国汗沙迷查干,看到安克帖木儿被杀,欲起兵伐鬼力赤看来,哈密是处在明、蒙古、别失八里三者之间,保持着两属、三属的模棱关系。

永乐五年五月丙寅条载：

“时，虏中来降者言，鬼力赤为部下所废，其众欲立本雅失里。”

这说明这时候本雅失里才首次出现在西方，鬼力赤的部下发生了动摇。本雅失里立即派人和鬼力赤谈判，鬼力赤也不得不顺从部众的心意，去拥立他。《实录》永乐五年六月戊子条载：

“近回回沈安名帖木儿等来言，鬼力赤数遣人至哈密市马，本雅失里亦遣人与鬼力赤往来。”

209 六年春正月甲子条载：

“时，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使西域还，言：本雅失里初居撒马儿罕，后奔别失八里，今虏遣人迎立之。边将亦报，谍闻本雅失里事，且云：本雅失里若立，则诸虏拥之北行，必先掠边境。”

又三月辛酉载永乐帝的敕谕，说：

“遣使赍书，谕本雅失里曰：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回，知尔自撒马儿罕脱身，居别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尔北行。以朕计之，鬼力赤与也孙台久结肺腑之亲，相倚为固。今未必能弃亲就疏矣。况手握重兵，虽或其下有附尔者，亦安敢与之异志。今尔与鬼力赤，势不两立矣。”

成祖打算述说利害，阻止元裔本雅失里入蒙，但本雅失里竟步步东进，不久便取鬼力赤而代之。所称别失八里是 Bishbalik 的对音，在今乌鲁木齐 (Urumchi) 附近。当时，常把这个名称用作东察哈台汗国的别称。这里看作泛指天山北路地带，不致大错。

关于本雅失里入蒙的经过，《实录》永乐六年六月己亥条载：

“太监安泰奏：本雅失里自别失八里，从他道北行，不经哈密，令其所部鞑靼十八人，在哈密窥探边事。忠顺王(哈密王)羈之，以候命。”

又，十二月癸巳条载：

“时，鬼力赤为众所戕。北虏迎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溃者。”

210 这就是郑晓的《皇明北虏考》所说：“是冬，鬼力赤残破，虏迎立本雅失里，叛负不相统。”和《明史·鞑靼传》所说：“久之，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元之后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为可汗。”鬼力赤的被杀，

是否是阿鲁台自己干的不详。不过，鬼力赤并非元裔，因而很难维持他的势力，却是属实。

那末，所称鞑靼可汗鬼力赤的出身如何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靠蒙古方面的传说。《蒙古源流》(卷五)颇为详细地叙述了关于特古斯特穆尔之子、恩克卓里克图之弟额勒伯克汗的如下一件逸事。但其原文失于冗长，且每有脱误，颇难解读。这里参考其他书籍，加以订正，仅译述其大意如下：

“洪武二十六年，额勒伯克汗年三十三岁，即位。因受卫喇特(Oirad)札哈明安(Jakha Mingghan)的浩海达裕(Khookhai Daju)诱惑，恋慕其亲弟哈尔古楚克都古楞鸿台吉之妻鄂哲依图鸿郭翰拜济(Öljeitü Khong Ghoa Beiji)，建文元年，遂杀亲弟鸿台吉，夺其妻拜济。拜济设谋，使汗杀其夫之仇人浩海。汗后来觉察到浩海冤枉，颇怜惜之，乃将爱女萨穆尔公主(Samur Günji)妻其遗子巴图拉(Batula)，依约授以丞相职，令管领四卫喇特，以酬其父之忠。巴图拉事于是平息。但从前管领四卫喇特的卫喇特克埒古特之乌格齐哈什哈却不服。谓‘汗政治不端，杀弟哈尔古楚克鸿台吉，以弟妇鸿拜济为福晋，淫虐乱法。复被拜济所欺，杀臣浩海，以有此耻。乃既有我在，而令我属人巴图拉管辖四卫喇特耶？’乃与汗争而弑之。自娶鸿拜济，降蒙古人众大半。乌格齐哈什哈后于永乐十三年杀巴图拉丞相，自身不久亦死，子额色库(Esekü)登蒙古汗位。娶巴图拉之遗妻萨穆尔公主，称额色库汗。”

211

这个传说，施密特(Schmidt)的德译本固不待言，即胡特(Huth)所译《蒙古佛教史》或干巴耶夫(Гамбоев)所译《黄金史》(Altan Tobchi)也都有大致相同<sup>①</sup>的记述，肯定是当作明初蒙古的一件最大事件来宣传的。而且后来瓦剌也先可汗出世以前，蒙古别酋篡夺汗位的，除这个鬼力赤外，没有别人。因此，我和霍渥尔特(Ho-

<sup>①</sup> 见《蒙古源流》(卷五、第4—9页)；施密特的书(第139—147页)；胡特的书(卷二、第42—44页)、干巴耶夫(出村良一的日译本)。



worth)都认为这个乌格齐哈什哈肯定是鬼力赤<sup>①</sup>。

鬼力赤是代表鞑靼部的酋长，而乌格齐是卫喇特的克埒古特部的酋长，乍一看来好象很矛盾，然细一想来并非如此。这里所称克埒古特就是 Kergüd, Kereid, 相当于后来的土尔扈特(Turghud)部。当时住牧在贺兰山北，今西套、河西方面，正象《瓦刺考》所记述，和前面所说鞑靼可汗鬼力赤的住地，完全相同。可能鬼力赤就是《源流》的乌格齐，起初代表新兴的四卫喇特部势力，灭掉不合法的可汗以后，一度使蒙古大众都服从了他；但忽然祸起萧墙，在他的脚下兴起了《源流》所称的浩海达裕之子巴图拉丞相、明人记录里所说的瓦刺的顺宁王马哈木，要想颠覆他的势力，于是反而率领鞑靼部众和马哈木等掀起了激烈的竞争，因此，明人就误认他是鞑靼部长。他本来在东蒙古方面没有偌大根据地，等到元室嫡裔本雅失里回来以后，他的势力就立即失坠，以至灭亡了。关于他的儿子额色库汗，明人的记录里似乎没有见到过，或者就是所说与鬼力赤为肺腑之亲的大酋也孙台，也未可知。也孙台是鬼力赤的同伙，他的名字最初出现在《实录》，是永乐元年七月。永乐四年十月乙卯条传说被他的部下杀了。不久以后，鬼力赤也灭亡了。额色库这个名字，施密特德译本拼作 Essekü，胡特译本写成 Esenhu。这个 Esenhu 的发音和也孙台的变形也孙古完全吻合。当然额色库的事迹和也孙台大不相同，但象下面论述的，《源流》里关于额色库汗的传说，也未必一一都正确。

《源流》传说是，乌格齐哈什哈杀额勒伯克汗在建文元年，第二年，汗的长子琨特穆尔嗣立，在位三年，建文四年死；永乐元年，弟

<sup>①</sup> 参看《蒙古史》(第一卷、第357页)。又，《源流》的用语浩海达裕的达裕(Da-yu)，可能是太尉之讹。丞相(Chingsang)当然是汉语“丞相”之意。乌格齐哈什哈的哈什哈(Khashagha)和满洲语的戈什哈一样也就是亲兵的意思。公主(Günji)和汉语的公主相同，福晋(Fujin)是夫人的讹字，满洲语和蒙古语叫做可敦(Khatun)。拜济(Beiji)在《元朝秘史》等书里作比妓，是地位次于可敦，夫人的蒙古后妃的称号。

额勒锥特穆尔嗣立,在位八年,永乐八年歿,他的儿子德勒伯克汗袭位,从永乐九年到十三年,在位五年,后来,乌格齐之子额色库汗即位;额色库汗从永乐十三年到洪熙元年,在位十一年。但据明人记录,额勒锥特穆尔即本雅失里的在位期间是永乐六年到八年前后。在这以前,和坤帖木儿(即琨特穆尔)之间,有几年空位期间,这时出现了所谓的鬼力赤。本雅失里之后,答里巴(德勒伯克)袭位,答里巴之后,如下所述,另出现了其他可汗,这中间并没有放进额色库汗的余地。由此可见,《源流》的纪年,无疑有很大错误,且为掩饰这种错误,随处可以看到文章脉络上不够衔接的情况<sup>①</sup>。因此,我认为明人所称鞑靼可汗鬼力赤,就是《源流》里的卫喇特克埒古特的乌格齐哈什哈,并考证他的在位年代,当然应该按明人记 213 述,是永乐元年到六年前后。这个鬼力赤灭亡以后,就出现了本雅失里、阿鲁台的势力。为了方便起见,所有这些和瓦刺的马哈木等事迹留待下一章论述。

最后,简单表示以上所考证的所谓鞑靼可汗的初期的世系,列表如下。所有称号都依照蒙古方面所传,括弧里表示明人的称呼。数目字表示继承汗位的次序。

<sup>①</sup> 现为避免烦琐,把《源流》的本文全省略了,因此,很难阐述。例如:额勒伯克汗时,乌格齐叛而杀汗,仅说“蒙古人众,大半降之”,接着就说:额勒伯克汗的长子琨特穆尔在位三年,其弟额勒锥特穆尔在位八年,其子德勒伯克汗在位五年,计占居蒙古汗位十六年。在这期间,仇敌乌格齐不仅无事,且似乎还维持住了他的一大势力;又,在叙述德勒伯克汗死后,接着说:“是年乙未(永乐十三年)乌格齐哈什哈怀记前仇,杀浩海达裕之子巴图拉丞相。”稍微叙述其他事件以后,又突然说:“维时,乌格齐哈什哈已死,乌格齐之子额色库,丁卯年(洪武二十年)生,岁次乙未(永乐十三年),年二十九岁即位,娶巴图拉丞相之女(妻字之误)萨穆尔,称为额色库汗。”这就是个好例子。如果进一步详细论述一下,会有无数可疑之处。《蒙古源流》所传,并没有单独提出来严格加以批判的价值,现在就到此为止。又从称鬼力赤为鞑靼可汗一点来看,与其说是乌格齐,莫如说是他的儿子额色库,也未可知,这事还搞不清楚。和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称的瓦刺王猛可帖木儿和鬼力赤等的关系,也不清楚。猛可帖木儿或许是管领四卫喇特的乌格齐哈什哈的先人,也未可知。我所以把鬼力赤即乌格齐哈什哈当作四卫喇特的部长之一,也是因为所谓四卫喇特,只有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三人,不够四人之数。

1. 乌哈噶图汗 元统元年——至正三十年  
(—洪武三年)1333—1370  
惠宗托欢特穆尔、忒欢忒睦尔乌哈  
哈图汗(顺帝、脱懽帖木儿)

2. 阿裕锡哩达喇汗 宣光元年——八年 (洪武  
四年——十一年)1371—1378 (崇礼侯)  
(买的里八剌)

昭宗 Biliktu Khaghan. 必力克图汗 (太子  
爱猷识理达腊、故太子必里秃)

3. 特古斯特穆尔汗 天元元年——十年(洪武十二年  
——二十一年)1379—1388

Usakhal Khaghan 乌萨哈尔汗(嗣君脱古斯  
帖木儿、次子益王)

4. 恩克卓里克图汗 洪武二十二年——二十五年  
1389—1392

恩克酌力克图汗

5. 额勒伯克汗 洪武二十六年——建文元年  
1393—1399

厄尔白克汗

——哈尔古楚克鸿台吉

——哈尔古察克都楞忒睦尔欢台吉

——(天保奴)

——(地保奴)

6. 琨特穆尔汗 建文二年——四年  
1400—1402

袞忒睦尔汗

(鞑靼可汗坤帖木儿)

7. 额勒锥特穆尔汗 永乐六年——八年  
1408—1410

额尔济忒睦尔汗  
(虏酋完者秃王、本雅失里)

8. 德勒伯克汗 永乐九年——十三年  
1411—1415

他尔巴克汗  
(虏酋答里巴)

据《实录》载：撒马儿罕的驸马帖木儿与明通好，始于洪武二十年九月。但中亚和蒙古的往来肯定在这以前，远自元朝以来，就继续很频繁。《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条里就有把二十一年四月明军在捕鱼儿海(Buyur Naghur)战役中捕获的当时住在该地的撒马儿罕商人数百名遣送回中亚的事。又，《实录》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癸丑条载：“遣鞑靼亲王六十七户，住居撒马儿罕之地，给钞为道里费，五口以上五十锭，三口、四口三十锭，一口、二口二十锭。”二十四年十一月己亥条又说：“故元鞑靼王子伯颜忽都十九人，自西域撒马儿罕来朝，贡马五十二匹”<sup>①</sup>。

但是，洪武十二年才出生的幼小的本雅失里，投到帖木儿的王庭，恐怕不在这时。本雅失里何时为何西奔，全然没有传闻。我想必定是在建文初年，他父亲额勒伯克汗被杀、兄坤帖木儿汗嗣立的混乱时期。当时正是帖木儿全盛时代，早就想要恢复大元遗业的帖木儿，大概是想以他为奇货君临蒙古。当洪武二十年帖木儿勃兴时，就曾屡次向明朝派遣贡使，窥探形势，并用花言巧语来安住明帝。可是，到了洪武二十八年，就毅然改变了态度，羁留明使傅安、郭骥等，后来竟公然辱骂明帝，虐待这些使臣。这事载在当时亲自目睹的西班牙人克拉维约(Clavijo)所著《东使记》一书里<sup>②</sup>。

① 这里所说的撒马儿罕，并非指 Samarkand 地方，是泛指帖木儿的领土，这和所说别失八里(Bishbalile)并不意味着乌鲁木齐附近，而是泛指整个东察合台汗国一样。明初，每多赐外国使节钞(纸币)，似乎大都用来换取明朝国内的物资，然就这种事例来说，也会使人想到，在中亚孔道中，还沿用元朝以来的习惯，明钞在某种程度上也通用。

② 关于帖木儿向明朝朝贡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撒马儿罕传》说：洪武“二十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喇哈非思(MollāHāfiz?)等来朝，贡马十五、骆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实录》自洪武二十年九月以后，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年九月等条，都有明确记

215 《实录》载：“完者秃，元之遗裔，名本雅失里者。比指挥丑驴至撒马儿罕，见其部属，不过百人。”但完全可以设想，本雅失里在帖木儿宫廷受到优待。帖木儿听到明朝有靖难之变，便在永乐三年兴起征明之师，不幸中道而歿。帖木儿死后，中亚立即发生纷乱，宛如元室覆亡以后的蒙古情形。于是感到绝望的本雅失里得知东方蒙古本土方面，他的哥哥坤帖木儿被杀，汗位空悬，便立即东返。如上所述。于是篡夺者鬼力赤便丧失了地位而逃匿，本雅失里得以正位。这事发生于永乐六年中，迎接本雅失里助其成大业的，就是大酋阿鲁台。

关于阿鲁台，《实录》里在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才开始出现，以后三十多年，直到宣德九年（1434年）七月死去，一直代表东方蒙古势力的大酋，和西方蒙古的瓦剌部抗衡。阿鲁台起初是作为虜主鬼力赤的部属而闻名的。《实录》永乐元年二月己未，成祖初次遣使鞑靼可汗鬼力赤条载：“并遣敕谕虜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以遣使往来之意。”马儿哈咱就是洪武二十一年脱古思帖木儿败亡条里出现的太尉马儿哈咱，后来迎立本雅失里，又成了他的部下重臣。也孙台是前面所说鬼力赤肺腑之亲的那个也孙台，永乐四年，死在鬼力赤之

---

载。尤其最后一条说：“丙午，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恭维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宏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应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云云。”后来，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年正月和四月等，都传有撒马儿罕贡使入朝。然永乐五年六月癸卯条说：“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撒马儿罕还，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撒马儿罕等者十有三年。至是，其头目哈里闻上即位，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等还。并贡方物。”叙述明使从洪武二十八年被拘留，直到帖木儿死后，才经他的孙子哈里（Khalil Sultan）释归。这个二十七年的贡表，空前绝后，通篇都是纯粹中国式的阿谀之词，并非出自帖木儿大王之手，可能是明朝边吏的捏报，反而可以说明两者关系显得不正常。关于克拉维约的《东使记》，参阅 G. Le Strange 新译的《克拉维约东使记 1403—1406》，（第 222—290 页）等。

前。阿鲁台这个名字,后来大都随着这些大酋出现,鬼力赤势力倾覆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势力,《实录》永乐四年五月丁酉条,传因他有归附的诚心,明帝曾单独赐予诏谕。五年十二月丙申条,终于单独遣使趋附明朝<sup>①</sup>。

阿鲁台是否真的杀死了鬼力赤不详,但他确是迎立本雅失里<sup>216</sup>的张本。元裔本雅失里公然不服从明廷的招抚,永乐七年夏,斩了明廷的招抚使。八月,在胘胸(Kerülen)河畔迎击并歼灭了明朝大军。八年,成祖亲征,本雅失里西窜入瓦剌,而灭亡,阿鲁台东奔依兀良哈,从此以后,他的势力完全衰微。同年,阿鲁台不得已而降明,从此连年朝贡不辍,专心致力于获得明帝的欢心。

在这期间,鞑靼和瓦剌两部的斗争当然并没有间断,乘虚攻伐,互有胜败。《实录》永乐七年六月乙丑条载:

“迤北来归伪国公阿滩卜花、朵来等遣头目把兰等来朝,言:本雅失里、阿鲁台率众侵瓦剌,马哈木等败之,获其羊马辘重。本雅失里、阿鲁台复奔胘胸河。”

又,丙寅条载:

“遣敕谕瓦剌使臣暖答失等曰:本雅失里、阿鲁台为马哈木等所败。

尔等可取道由亦集乃归,毋经哈密。如亦集乃不便,即取他道驰归。”

亦集乃在额济纳(Ejinei)河畔、今黑城(Khara Khoto)方面。由后者大约可以推测当时瓦剌根据地的方位,同时,也可以了解本雅失里、阿鲁台直到这时控制着西南蒙古的西套、河西方面,由于这次战败才失掉了这个地方。据《实录》载,除上述伪国公阿滩卜花以外,脱脱不花王、把秃王等许多都督、国公、司徒、知院等相继率数

<sup>①</sup> 《实录》永乐四年五月丁酉条载:“遣忽都帖木儿答刺罕,赍敕谕鬼力赤部下阿鲁台曰:曩者,丑闻回,且言:尔聪明识天命,有归诚之心。近忽都帖木儿又至,又言:尔母子同心归诚,有加无替。自古名世之臣怀先见之明者,能审时宜,识去就,……况尔明达,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则当决之。或遣子来见,或率部属同来,听择善地以处,荣膺王爵,世守其地,传之子孙,永永无穷,云云。”永乐五年十二月丙申条载:“北虏阿鲁台遣回回哈费思来朝,且奏求药。命太医院,如所奏赐之。”

217 万众，投奔甘肃、宁夏塞上归降<sup>①</sup>。象这样大部众的投降，除洪武初期外，还没有其他类似的事例。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鞑靼大部众的来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只能认为是过去鬼力赤的遗众原封不动地跟从本雅失里、阿鲁台后，至此受到瓦剌压迫而投降了明朝，此外别无其他想法。

本雅失里、阿鲁台当初丧失鬼力赤的故土后，八月间，虽一度打败了讨伐的明军，但八年遇到成祖亲征，君臣便分散，丧失了根据地。永乐七年五月乙未，分别删封瓦剌方面与明通好的三个酋长、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等，完全是为了使他们和本雅失里、阿鲁台对抗。八月，明将丘福等战败以后，《实录》九月壬午条载：“遣使谕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以丘福败绩之故，且戒之曰：或本雅失里得福军旗帜衣甲，诈以攻王，慎勿堕彼奸计。来春，朕亲率兵征之。因赐马哈木等彩币等物。”八年，亲征凯旋后，九年二月甲辰条载：“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贡方物，且言：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灭亡之也。然此寇桀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向，愿早图之。命礼部宴其使者，赐之彩币。”这时，明和瓦剌双方几乎处于同盟关系。

永乐八年亲征以后，战败的阿鲁台变得很恭顺了，而瓦剌的马哈木等却与他相反，乘机嚣张起来，不久，便杀死本雅失里，立答里

---

<sup>①</sup> 《实录》永乐七年秋七月丁亥条载：“甘肃总兵官都督何福奏：鞑靼脱脱卜花王、把秃王、都督伯克帖木儿、都指挥哈刺你敦、国公赛因帖木儿、司徒撒儿挑赛罕、知院都秃阿鲁撒儿等各率所部来归，今止于亦集乃。上遣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赍敕谕福曰：脱脱卜花等既来，而止于亦集乃，迟回日久，或致生变。尔可与杨荣计度，从长行事。云云。”又，乙未条说：“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奏：鞑靼伪丞相替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平章都连脱儿赤、司徒秃鲁塔失、国公卜答失里、同知朵儿只速可、同金阿来等，各率所部来归。至宁夏，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上遣使赍敕劳之。”据《实录》永乐元年七月庚寅条载，鬼力赤部下大酋里也见有脱脱卜花的名字，或者就是上述脱脱卜花王，也未可知。



巴<sup>①</sup>，逐渐倔强，不服从明廷的威令了。永乐十一年秋七月戊寅朔，明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封他母亲为和宁王太夫人，妻子为和宁王夫人，都是为了扶植这个恭顺的阿鲁台，以对抗桀骜的马哈木等。果然，在十二年年中，便亲征了瓦剌。这次亲征的王师似乎并没有收到全胜的战功，但瓦剌所受的打击很重大，十三年春正月，瓦剌三王便联袂遣使朝贡谢罪了<sup>②</sup>。不仅这样，得到明朝支援的阿鲁台还和瓦剌抗争，瓦剌战败，不久，雄王马哈木似乎也死了。《实录》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条载：“瓦剌使者言：瓦剌马哈木等虑阿鲁台与中国和好，将为己害，拟七月率众至斡难河北，俟冬，袭阿鲁台。”十四年三月壬寅条载：“和宁王阿鲁台以战败瓦剌之众，遣使舍驴等，奏献所俘获人马。特赐宴劳。”又六月丁卯条载：“瓦剌归附人言：马哈木已死，其众溃散。云云。”

马哈木死后，他的儿子脱欢立即袭位。然脱欢的力量起初还不能在短期内代替他的父亲，瓦剌部的势力只得暂时由贤义王太平等来代表，不免略见中衰。《实录》永乐十五年夏四月乙丑条载：“先是，海童自瓦剌还言：初，瓦剌拒命，皆顺宁王马哈木之谋。今马哈木死，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二人一心，其朝贡皆出诚意。”这样，走向衰落的瓦剌部众，从此以后，便日益为阿鲁台所败。《实录》永乐十五年冬十月丁未条载：“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璘曰：今虏中有来归者，加意抚绥。盖闻瓦剌之众于兀古者河（是否是兀

---

① 《实录》永乐十年五月乙酉条载：“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答儿等随指挥孙观保来朝，且言：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玺，欲遣使进献，虏为阿鲁台所要，请天兵除之。”十一年五月庚子条载：“鞑靼太师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来奏：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云云。”《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根据《鸿猷录》和《从信录》所说：“十年秋九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灭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马哈木实专政。”不过，所立年代是否可信，还是疑问。从本文所引九年二月马哈木的奏折来看，本雅失里和马哈木势不两立。这件事，还是照《源流》所说：八年，本雅失里死，九年答里巴嗣位，更切近事实。

② 这些征伐蒙古的详细情况，在另一篇《明初的蒙古经略》里，详细论述。

古儿札<Ughulja>河?)大败阿鲁台故也。”这似乎是报了上年败北之仇,其实仅此一战,并未能一下子挽回颓势。试看《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己酉条载:

“指挥毛哈刺还自瓦剌,言:阿鲁台袭贤义王太平等,大败之。上曰:阿鲁台黠虏,与瓦剌相仇久矣。朕尝遣人谕太平等,令备之。不从朕言,遂至于此。于是,遣千户脱力秃古等,往赐太平、把秃孛罗等彩币表里,且慰问之。”

219 又,十九年三月丁亥条载:

“初,瓦剌为阿鲁台所败,其部众流散。有近我边境者,惧为边将所执,故下诏安之。”

成祖曾讨伐过阿鲁台,结果招来劲敌瓦剌的猖獗;而现在讨伐瓦剌的结果,又导致阿鲁台势力的复兴。据《实录》载:自是,阿鲁台渐骄蹇不逊。又,十九年春正月己巳条载:

“和宁王阿鲁台遣都督脱脱木儿等贡马。脱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行旅,边将以闻,请禁止之。上遣使赍敕,谕阿鲁台戒戢之。盖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

因此,永乐帝于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连年不断亲征<sup>①</sup>。

那末,这个大酋阿鲁台的根据地究竟在哪里呢?从阿鲁台继承鬼力赤的事业、代表东方蒙古,同西方蒙古势力抗衡来看,他的根据地当然在东蒙古。不过,鬼力赤其实是瓦剌别部的酋长,住牧在内蒙古西南边。那末,阿鲁台对此究竟以什么地方作为他的根据地呢?综合前后情况,我不得不设想他的根据地是在内蒙古的东北边。理由是:第一,据《实录》永乐四年冬十月乙卯条载:“阿鲁台往居海刺儿河之地。”又,七年八月迎击明军时,从《北征录》的记载可以推测,本雅失里、阿鲁台是住在克鲁伦河下游流域<sup>②</sup>。永乐八年,成祖亲征之师逼近漠北,本雅失里欲西窜和林方面;而阿鲁

① 参看《明初的蒙古经略》和前引《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

② 参看上引《明初的蒙古经略》。

台不听,宁愿东奔,遂致君臣离散。本雅失里败于斡难河畔,西窜 220  
后死了;阿鲁台逃往兴安岭东边,带领三卫部众,到阵前见成祖。  
这岂非阿鲁台的根据地在东北的证据吗?

据《实录》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载,这时,瓦刺的马哈木曾追逼阿鲁台到饮马河即克鲁伦河<sup>①</sup>,十二年,成祖亲征瓦刺时,阿鲁台似乎也在东边某地,曾遣使往谕。二十年,成祖讨伐阿鲁台的军队一直追击到阔滦海(呼伦泊)以北,值阿鲁台弃辎重马畜而北遁,便烧辎重,收马畜,转兵东南,在屈裂儿(Güiler)河畔打败了阿鲁台的同伙兀良哈部众而回师。这还不是说阿鲁台的根据地在今呼伦贝尔方面吗?又,永乐二十二年,成祖企图剿灭阿鲁台,由兴安岭西边北上,直抵哈勒哈(Khalkha)河上游的答兰那木儿河,搜索附近方圆三百里的地区。这显然是肯定哈勒哈河流域是敌人的根据地。《实录》洪熙元年五月辛未条还有“阿鲁台见在饮马河”一句话。可见阿鲁台的根据地在内蒙古东北、今呼伦贝尔方面,没有疑问。

呼伦贝尔地方可能是前述黑山、鱼海之间的一个牙庭,即爱猷识里达腊、脱古思帖木儿等的根据地之一,是当时元帝的重臣哈刺章据守的地方。《明史·鞑靼传》在叙述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捕鱼儿海战役,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覆亡后,载:“又破其将哈刺章营,尽降其众。于是,漠北削平。”《实录》更详细叙述说:

“是月,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破故元将哈刺章营,获其部下军士一万五千八百三户,马驼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余匹。”

由此可见,哈刺章营的规模相当大。这时,蓝玉军攻克捕鱼儿海东 221  
北后,仅扫荡附近一带就凯旋而归了。因此,所说哈刺章营无疑是

<sup>①</sup> 《实录》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条载:“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等驰奏:获瓦刺谍者言:马哈木等兵至饮马河,声言袭阿鲁台,实欲寇边。”又,甲申条说:“和宁王阿鲁台遣人奏:瓦刺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刺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云云。”

在呼伦贝尔地方<sup>①</sup>。脱古思帖木儿、哈刺章等亡后，如上所述，这个地方自然就落入了叛王也速迭儿、佉院安达纳哈出的手里。后来不久，又落入阿鲁台之手。据《实录》永乐九年十一月戊戌条载，在捕鱼儿海战役中，阿鲁台同胞兄弟二人被明军擒获，可见从这时候起，阿鲁台已确实住在这里。

阿鲁台既把呼伦贝尔作为根据地，当然控制了东邻的兀良哈。据《实录》永乐三年春正月乙巳条载，有阿鲁台部属叫作扫胡儿的来降，他说：“鬼力赤闻兀良哈、哈密内属朝廷，遂相猜防，数遣人南来窥伺。云云。”篡夺之主鬼力赤也想领有兀良哈、哈密，因而对永乐初年两者慑于明朝的威势，感到不快。何况东蒙古正主本雅失里既已正位，又获得阿鲁台的协助，完全可以想像，他彻底控制了三卫。关于这事，为了叙述的方便，容待后述<sup>②</sup>。现在仅据《实录》永乐五年冬十月壬辰条，也就可以见到东归的本雅失里最初就想要收服兀良哈<sup>③</sup>。又，七年六月辛亥条也载有：“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今在胘胸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

而阿鲁台早已把三卫控制在自己手里了。永乐八年，遭到成祖讨伐，逃窜到三卫地方，才得幸存。不仅如此，同年降明以后，还  
222 奏请要把女真、吐番全归他统辖。《实录》正统十四年六月辛亥，记叙大学士黄淮之死条记载如下：

“永乐初，虜酋阿魯台欲收女真、吐番諸部，听其约束，请朝廷集諸部

---

① 形影相随的蛮子和哈刺章，当蛮子在捕鱼儿海奋战而战死时，所以没有看到哈刺章，是因为已经退回了本营地。关于捕鱼儿海战役，杨荣的《武定侯郭公英神道碑铭》（载《献征录》卷七）和陈建的《皇明实纪》（卷四）里，有较《实录》略详而不同的记载。又参看另篇《明初的蒙古经略》。

② 参看原书第224—228页。

③ 《实录》永乐五年冬十月壬辰条说：“遣使谕安兀良哈三卫官军。时，鞑靼察罕部下哈儿答歹至兀良哈，言：完者秃王将率众，合别失八里之众南掠，而先掠其东北诸部落。兀良哈之人闻之，惊惧，有来朝者，具言其故。云云。”

长,刻金以盟。淮曰:‘胡人各自为心,则力小易制,若并为一,则大而难制矣。’太宗以为然。且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

又《明史》(卷百四十七)《黄淮传》等也记载了这事。然据《皇明从信录》(卷十四)等,却说这是永乐九年十二月的事<sup>①</sup>。打算囊括西边的吐番,想是要恢复鬼力赤以来西南蒙古的强盛势力;所说东收女真,当然是把三卫看作蒙古的内地了。又《实录》永乐十三年冬十月癸巳条还载。阿鲁台为要同瓦剌抗衡而征集了朵颜等三卫的兵士<sup>②</sup>。永乐帝常把兀良哈看作阿鲁台的羽翼,八年和二十年等役都大力加以讨伐,并非偶然。

阿鲁台不仅控制了三卫,还和三卫联姻亲睦。据《实录》正统二年十月癸酉、三年九月壬午朔和十二月戊寅等条载有阿鲁台之子火儿忽答孙之妻名叫速满答儿的,伴同朵颜、泰宁、福余等诸酋遣使来朝接受赏赉的经过。又,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条载有瓦剌派人马到三卫地方搜索阿鲁台之孙的事<sup>③</sup>。所说的速满答儿可能是

<sup>①</sup> 《从信录》全文是:“虏酋阿鲁台遣使来纳款,且请并女真、吐番诸部,属其约束。上以问侍臣。多请许之。黄淮独曰:此虏,狼子野心,使各为心,则易制;若并为一,则难图矣。此举实其奸谋也。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乃不许。”《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条所述也同样写在永乐九年。可能是永乐八年亲征的结果,阿鲁台就是在这一年里投降谢罪。九年十二月又来贡请旨。明廷恰在这个月遣使赦三卫背叛之罪,敦促他们归附。因此,写在九年十二月,《实录》虽无记载,当属不错。但就诸臣议论欲允所请来看,也可以想像当时阿鲁台的势力之大了。

<sup>②</sup> 《实录》原文说:“十月癸巳,敕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都指挥齐安等曰:得辽东谍报,阿鲁台遣人征朵颜等卫兵,言瓦剌人马已到阿忽马吉之境。宜昼夜谨备,不可怠忽。”阿忽马吉可能就是《元史·兵志》和《特薛禅传》等中的阿刺忽马乞。据箭内互研究:“大概就是今乌珠穆沁部境内的平原。”(《元代东蒙古》第198页)。

<sup>③</sup> 关于这些条,《实录》记载如下:

“赐故和宁王男火儿忽答孙妻苏满答儿、朵颜卫故都指挥哈刺哈孙、泰宁卫都指挥纳哈出、故都督脱火赤男讨勒、福余卫都指挥歹都、故都指挥申帖干孙男达鲁花纳兰等织金裘衣、彩段表里绢匹有差。俱命来使猛哥帖木儿、伯颜帖木儿等赉与之。”(正统二年十月癸酉)“赐朵颜卫都指挥完者帖木儿、朵罗干、头目朵罗帖木儿、完者秃、只儿瓦歹、和宁王阿鲁台子妇速满答里等织金文绮有差。”(正统三年九月壬午朔)“瓦剌顺宁王脱欢遣使臣克来忽赤等,故和宁王子妇满速答儿遣指挥

三卫夷酋之女，而所谓“阿鲁台之孙”恐怕是她的儿子。火儿忽答孙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实录》宣德六年(1431)夏四月己未条，他投降明廷是在以后正统十年(1446)十一月癸酉。

223 本来阿鲁台，留在明人记录里的，就有几个儿子。其中，都督也先孛罗不知怎样了，阿卜只俺在宣德末年他父亲阿鲁台死后不久，就投降明朝，任左都督<sup>①</sup>。《明史》(卷百五十六)《列传》里的和勇，就是后者之子脱脱孛罗。另一个儿子昂克孛罗，好像在英宗即位之初也归降了<sup>②</sup>。惟独火儿忽答孙据守三卫根据地，久久不降。于此可见，他们直到阿鲁台亡后，确还和三卫保持着密切关系。《实录》宣德十年二月庚戌条说：俘获的阿卜只俺之妻伯颜剔斤和儿子著乞孛罗，是在福余卫都指挥安出那里，因此敕谕安出送回去<sup>③</sup>。从三卫来看，阿鲁台是比邻的同族，明朝乃是万里外的异类。兀良哈时常遭受远方明朝的讨伐，所以决不会背弃常住的强邻阿鲁台。只要阿鲁台强盛，纵令成祖讨伐兀良哈多少次，当然也不能使兀良哈心服。

---

猛哥帖木儿等，俱来朝贡马。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三年十二月戊寅)“敕泰宁卫都督金事拙赤等，朵颜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等，福余卫都指挥同知安出等曰：……及得尔等奏、瓦剌欲遣人马于尔处，挨索阿鲁台之孙，请朝廷恻恤，及称遇急，欲移部属潜避边境山谷。朕从所奏，敕边将不许侵扰。其阿鲁台之孙听其来朝，保全身命。……”(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明史·鞑靼传》所说“其(阿鲁台)孙妻速木答思”，显然是“其子妻速木答里”之误。孙，可能是由火儿忽答孙的“孙”字搞错。否则是由下边提到的阿鲁台之孙弄错了。

① 参看《实录》永乐十二年二月丁未、宣德九年九月乙未和十二月丙辰各条。

② 《实录》宣德十年二月癸卯朔条。

③ 《实录》原文说：“庚戌，遣敕谕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曰：比得和宁王阿鲁台男阿卜只俺奏：其妻伯颜剔斤、男著乞孛罗，昔被掠去，见居尔所。朕念阿卜只俺今已归附朝廷，授都督之职，为中国臣子矣。故特遣指挥王息等，赍敕往谕尔等，如何阿卜只俺妻子果在尔处，即付息等领回，俾得完聚，尚毋稽迟。”又《实录》正统三年夏四月己未条，载有阿鲁台侄阿鲁台卜林。《明史·鞑靼传》把阿鲁台将失捏干当作他的儿子。仅据《实录》来说，失捏干这个名字，见于永乐九年春正月，宣德三年十一月乙丑条里还出现了他的儿子孛罗帖木，但绝不象是阿鲁台的儿子。

于是,成祖便专门讨伐阿鲁台。看来,永乐帝征讨蒙古自有他的一定方针。这从他反复的进兵路线,也大体可以推测出来。帝兵几次讨伐兀良哈,绝不从京北捷径一直前进,必定要由宣府出兴安岭西边,从西方迂迴进攻。这肯定是为了防止兀良哈逃走去同鞑靼汇合。这是明初经略东北的总方针,同最初经略长白山左右,断绝朝鲜和满洲的联系;然后掌握辽河流域,把满洲同蒙古分开;最后出现在鞑靼和瓦剌的交界,以便阻绝鞑靼西逃的道路是同样的精神。但在永乐帝倾注全力剿灭阿鲁台上,这一方针更为明显。

起初,永乐七、八年,当鞑靼和瓦剌敌对时,所以先讨伐鞑靼部,是因为该部逼近明朝的北边,并自负是元室后裔,傲然不屈。但其结果则是,鞑靼部倒恭顺了,可瓦剌部却猖獗起来。于是,十二年就征伐瓦剌,结果,以阿鲁台为代表的鞑靼部势力又略稍复兴起来。所以,永乐二十年,帝拒诸臣的谏阻,再次讨伐阿鲁台,并不无道理。但是,阿鲁台的势力一开始就有些受到瓦剌的压制,二十年之后,更一蹶不振了。而成祖在二十一年攻逼它,二十二年又三次捣毁它的根据地,把它灭掉了。所谓阿鲁台骄蹇寇边,不过是讨伐的口实,很难认为是事实。那末,永乐帝为什么兴无名之师去欺凌弱者呢?必定是因为阿鲁台是三卫势力的统帅,不打倒他,就不能完全控制三卫。而永乐帝这样倾注毕生的力量来对付的事业,临到大功垂成,由于永乐帝逝世而失败了。结果却使那个瓦剌部坐收渔人之利。不久,非仅三卫,就连皇帝的子孙,也一度受制于瓦剌部了。

阿鲁台势力的倾覆,肯定给了三卫一个独立的机会,而对阿鲁台来说,三卫的叛离,是个致命的打击。三卫既表示要叛离,阿鲁台虽已经衰微,也必要倾全力讨伐它。我认为这就是洪熙、宣德年间阿鲁台经略兀良哈的真相。据《实录》永乐二十一年九月癸



已条载：

“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其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属。又曰：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之不暇，岂复敢萌南向之意。”

阿鲁台在二十年遭到永乐帝讨伐以后，接着，二十一年夏又被瓦剌打败，颇为穷蹙不安。十月，明接受虏王子也先土干来降，他在投降书里说：“臣也先土干穷处漠北，旦暮迁徙不常。又见忌于阿鲁台，几为所害者屡矣。危不自保。云云。”成祖听信了他的劝说，再次讨伐阿鲁台。这个也先土干的投降，殊属可疑，其实必定是抛弃了穷蹙的阿鲁台而前来降明的<sup>①</sup>。又经过永乐二十二年讨伐以后，洪熙元年，三卫与明往来，许开马市交易<sup>②</sup>，连称为本雅失里的遗妻，也来投归明廷了<sup>③</sup>。所以，《实录》洪熙元年十一月庚戌条所载：“阿鲁台自率众，攻兀良哈，”必定是阿鲁台谴责它的背叛的第一次努力。看来这次攻伐轻易结束了，此外没有关于这事的记载。

然而后来，宣德六年间，阿鲁台又被瓦剌打败<sup>④</sup>。七年九月己未条里，很快就看到三卫叛离阿鲁台的记述，说：

“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奏：亦马忽山等卫指挥木答兀等来报：福余等三卫鞑鞑军往掠阿鲁台，为阿鲁台所败，尽收其家口辘重牛马田稼。三卫之人奔往海西，或在辽东境外，招之不来。间有来者，语言诳张，已整

① 关于也先土干来降事，另在《明初的蒙古经略》一章里，详细论述。

② 《实录》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条载：“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兀良哈三卫鞑鞑欲来卖马。遣敕谕荣曰：虏谲诈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实卖马，宜依永乐中例，于马市内交易，勿容入城。价值须两平勿亏。交易之后，即遣去。勿令迟留。宜严督各卫所，十分用心，关防堤备，不可怠忽。”同年三月壬午和辛卯条，载有卖马的经过。《明史·三卫传》说：“仁宗嗣位，诏三卫许自新，”恐怕就是指此事。

③ 关于本雅失里的遗妻，六月癸亥条载：“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五十四人来归，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定赏例。上曰：远人慕义，举家来归，抚之当厚。本雅失里乃彼故主，今其妻亦远来，名分不同，恩亦当异，其别与好第宅。云云。”七月甲午条载：“本雅失里妻及外母亦宜优贍。每月各与米五石。”

④ 参看《实录》宣德六年二月丙申朔，四月己未，五月庚寅，八月甲午等条，并下一章。

饬军马备之。……”

又,十一月辛巳条载:“边报,阿鲁台部众东行攻兀良哈。”八年二、三月间,又有如下几条记录:

“兀者、肥河等卫奏:和宁王阿鲁台部众,数经其地,恐其侵扰,欲以兵拒之。上曰:虏逐水草求活耳,拒之非是。遣敕谕之曰:朕尝敕和宁王,令戒饬部属,毋扰邻境。尔亦宜约束部下,谨守地方。彼来扰则御之,不扰亦勿侮之。”(二月辛亥条)

226

“嘉河卫指挥乃刺秃等差指挥卜颜秃来奏:和宁王阿鲁台部属徙于忽刺温之地,迫近本境,恐其为患。今以所部人民,移居近境,乞赐优容。”(三月戊寅条)

就是说,三卫轻侮阿鲁台衰弱而进犯它,所以阿鲁台在宣德七年八月间打败了三卫,更在八年春初侵入东方女真地方。这对三卫来说,肯定是明初以来一件大事;不仅对三卫是一件大事,就是对南方的明人来说也是一次值得警戒的事件。这从宣德八年二月庚寅,阿鲁台打破从来大虏应该从大同、宣府入贡的惯例,照三卫过去的做法,改从辽东派遣使臣入贡可以看出。《实录》说:“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使自辽东入贡。报至,上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等曰:往年,虏使皆自大同、宣府入境,今迁路从辽东入,或欲窥覘作过,不可不虑,宜谨备之。”郑晓的《皇明北虏考》也简略地叙述了此事,说:“七年九月,阿鲁台杀败兀良哈,遂住牧辽东塞。明年二月,阿鲁台遣人自辽东入贡。”

上面所说的女真各卫,亦马忽山卫不知在哪里;兀者卫,如上所述,在今松花江北、呼兰河东、巴彦和木兰两县地方。最后一条说:这时,阿鲁台到了忽刺温地方。由此可知其他各卫总会在附近。这样看来,肥河卫是这方面的强部(下面将谈到),是永乐四年秋九月辛巳设置的,而肥河这个名字,可能出自哈尔滨东方的蜚克图河,因而它的根据地也必定在附近。这时,阿鲁台是越过哈尔滨,直逼蜚克图、宾县方面的。后方的嘉(音 chia)河卫,一定是由

227 附近的札巴尔(Chabar)河而得名。据《辽东志》(卷九《外志》)载:元、明时代,该河河畔曾设置札不刺(Cha-pu-la)站,至今还留有枷板(Chia-pan)站的名称。据《实录》载,嘉河卫是永乐四年二月甲申设置的。札不刺站东邻哈三城哈思罕站地方,曾在该年同月的前几天的丁丑设置哈三等三个千户所<sup>①</sup>。两地可能是同时经营的,从这些可以推测嘉河卫是札不刺河卫的简称。

又《明史·本纪》宣德五年冬十月乙亥条载:“阿鲁台犯辽东,辽海卫指挥同知皇甫斌战死。”然据《实录》看来,这次前来侵寇的究竟是否是阿鲁台,也不清楚<sup>②</sup>。从其余各种情况推测,这时阿鲁台可能又向西面同瓦剌抗争了。总之,这时阿鲁台侵犯的地区已越出了三卫地方,达到东邻女真的住地,几乎涉及过去故元遗将纳哈出的整个势力范围,明朝方面的史家当然都张目注视着这件事。《明史·鞑靼传》简略地说:“阿鲁台日益蹙,乃率其属,东走兀良哈,驻牧辽塞。诸将请出兵掩袭之。帝不听。”清代《蒙古游牧记》(卷一)的编者认为这和科尔沁部的远祖有关,说:“洪熙间,蒙古臣阿鲁台为瓦剌所破,其酋奎蒙克塔斯哈刺,……走避嫩江,依兀良哈。”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误解。这以后再详细论述。不过,阿鲁台势力的消长,尤其是侵入东边,对三卫的历史有很大影响,这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

<sup>①</sup> 《实录》永乐四年二月丁丑条载:“木伦河野人头目马儿张等来朝,置哈三、哈刺哈、古贵河三千户所,命马儿张等为千百户,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有差。”这个木伦河是木兰县的木兰河,这从哈三千户所一定是《辽东志》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第十站哈三哈思罕站看来是无疑的。哈三城哈思罕站在推测是今枷板站的札不刺站东边,推测是今白杨木的伯颜迷站西边,夹在两站之间的一个驿站,大约在今木兰县对岸的新店附近。哈思罕这个名字是在《元史》和其他著述里屡见不鲜的地方。我曾考证为今蚂蚁河河口,大约是错了。而箭内博士在《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册,第450页)一文里,把它分成哈三城和哈思罕站两个地方,确是博士的误解。这事,一看《辽东志》原文和附图,就可以明确。

<sup>②</sup> 《皇甫斌传》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和《明史稿》(卷二百七十)等。

如上所述,三卫部众自洪熙以来就专门寇掠明边,从宣德六年前后,突然改变态度,与明和好了。于是,六年春正月,明廷宽宥三卫剽窃之罪,并且决定:“凡前者作过之人,听尔自行处治,其所掠之物,悉追究送还,仍令纳马赎罪,改过自新。”秋七月,还准许三卫市易<sup>①</sup>。《实录》宣德六年八月乙卯条载:“以诏谕功,命福余卫头目咬纳、扯里台为指挥同知,歹住、乞里加哈、乃刺哈为指挥僉事,泰宁卫头目克里台为指挥僉事。”这可能是连年招抚取得了效果,但其实主要是由于三卫的内部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不外是三卫各酋看到阿鲁台势力倾覆后,摆脱羁绊,又从新向明廷投送了秋波。

果然,宣德七年(1432年)春正月戊辰,泰宁卫掌卫事都督僉事脱火赤奏称:旧印为胡虏本雅失里掠去,请赐新印。又,五月甲子,朵颜卫指挥使司派人来说:“永乐二年(1404)所降印信,为胡虏本雅失里掠去,请再给赐。”<sup>②</sup>本雅失里是一个永乐六、七年(1408—1409)间强盛的蒙古可汗。当时卫印被夺,迟到二十多年以后才要求再给,岂非有点奇怪吗?这无非是说明一向处在本雅失里的余党阿鲁台的庇护之下,这次才摆脱了羁绊。在这以前,《实录》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戊戌朔条载:“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遣人纳马赎罪。且奏卫印为寇所夺,乞再降。”下文接着说:“又言:暖答失之子帖格歹为大军所擒,乞赦罪放还。云云。”由此看来,这个夺印之寇,或许却是去年、前年(即永乐二十一、二年)间侵伐的明军,也未可知。不过,这个福余卫指挥安出,却在正统元年(1436)九月丁酉,又说:“宣德中,为阿鲁台所侵,亡失其印,”请赐新印。

泰宁、福余、朵颜三卫酋首都被本雅失里或阿鲁台夺去了卫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卫所的印信是明廷授给卫所特权的标

<sup>①</sup> 参看《实录》宣德六年春正月己丑条和秋七月壬午条。

<sup>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七十五册,宣德实录卷九十,第2叶,“永乐二年”作“永乐二十年”。——译者

志。有了它,明廷就承认这个卫所,许它入贡市易。卫印被夺,夺印的人肯定是本身不能与明通贡的敌人,因而扣留别人的卫印,用来监督贡市而侵夺他们的利益。由此可以明确看出三卫屈从本雅失里、阿鲁台的情形。而阿鲁台的势力一旦倾覆,三卫便争先恐后地摆脱了他的压制。摆脱出来以后就想独自向明廷请求贡市,所以这才不得不在被夺旧印以外,请求另赐新印。

又,宣德七年五月癸未条载:福余卫指挥佾事阿失答木儿来贡,《实录》在这里还特别附记说:“阿失答木儿盖初归附也。”当时蒙古各酋相继来投,就是从来未曾归附的,也来通贡了。前述哈勒哈河畔的哈刺孩卫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如此,来贡的三卫酋长且一再希望明朝干与,不断地请求明朝使臣临镇安抚。《实录》正统元年五月甲戌条载:

“朵颜卫都督指挥哈刺哈孙遣人来朝贡马。因请使臣赍敕往谕。上曰:若遣使臣,恐生边衅,但以敕,令来使赍去。”

又,九月己亥条载:

“泰宁等卫头目纳哈出等各请使臣临镇安抚。上以朝廷所遣,于彼不能无扰,但令约束所部,毋犯边境,其不用命者,听擒送来京,自有诛赏。赐敕谕之。”

这是因为洪武、永乐年间,太祖、太宗即使动用强大武力还难以制驭的缘故。但到宣德、正统年间,竟自己请求镇抚,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是明朝的国威与年俱增,渗透到外夷了吗?不,这显然不外是摆脱了阿鲁台羁绊的三卫,害怕再度陷入瓦剌压制之下,而请求明廷援助<sup>①</sup>。然而明廷徒以空言约赏赉,并没有给他们所希求的实际援助。我们只知道它无所作为。果然,不久瓦剌的兵威就扩展到了兴安岭东边,不用说兀良哈,就连女真也屈从了。

<sup>①</sup> 这个旁证很有趣。这时候,即久居黑龙江畔的野人女真也频频向明请求通贡,想得到它的保护。参看《实录》正统五年九月戊午,十二年十一月癸丑,十三年十二月乙丑等条。

为了研究阿鲁台的究竟，探索他的出身情形，将在下一章里，和瓦刺各酋一并加以论述。

### 6. 同大虏的关系(三) 和宁王阿鲁台(下)

瓦刺是明代雄视西蒙古的部落。它的兴亡经过情形需要另行研究。这里只考察它和东方兀良哈的关系。当东方蒙古出现鬼力赤和阿鲁台时，在西方蒙古可以同他对抗的大酋，就是瓦刺顺宁王马哈木和脱欢父子二人。明人所说的顺宁王马哈木和他的儿子脱欢就是蒙古史传所称的巴图拉丞相和他的儿子托欢，这大致没有疑问<sup>①</sup>。

马哈木，从永乐元年夏四月壬子出现在《实录》里。后来，他代表西北蒙古势力很活跃，一再使东方的鬼力赤、阿鲁台等感到苦恼。永乐十二年，遭到永乐帝讨伐而衰退，接着，十四年，被阿鲁台打败，不久就死了。据《实录》永乐十四年三月壬寅条载：“和宁王阿鲁台以战败瓦刺之众，遣使舍驴等，奏献所获人马。”同年六月丁卯条载：“瓦刺归附人言：马哈木已死，其众溃散。”十五年夏四月乙丑条载：“先是，海童自瓦刺还，言：初瓦刺拒命，皆顺宁王马哈木之谋。今马哈木死，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二人一心，其朝贡皆出诚意。”但马哈木死后，他的儿子脱欢立即嗣立，故《实录》永乐十六年三月甲戌条载：脱欢遣使奉表，请袭父爵。次年四月甲辰条载：“命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云云。”

新顺宁王脱欢最初几年似乎还暂时雌伏。永乐二十年，阿鲁台被成祖打败；二十一年夏，便突然出兵粉碎阿鲁台的根据地。这事前已论述<sup>②</sup>。马哈木的势力虽相当强盛，但因当时东方蒙古俨

<sup>①</sup> 参看霍渥尔特的书，第一卷、第595页。原田淑人的论文《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〇八期，第22页。

<sup>②</sup> 参看原书第224页。

然有鬼力赤、阿鲁台等，他的势力还未能到达三卫。三卫感受到瓦剌的势力是在脱欢以后，尤其是宣德六年脱欢毁灭了阿鲁台的根据地以后。当时阿鲁台所受打击多么严重，下引《实录》各条有详细记载。宣德六年二月丙申朔条载：

“敕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虏中有归附者言：阿鲁台与瓦剌脱欢战。阿鲁台败北，部曲离散，多于近边假息。……”

同年五月庚寅条载大同总兵官郑亨等奏称：“阿鲁台所部人马二千，驻集宁海子西北岸。”又，八月乙未条载：

232 “迺北来归鞑鞑言：和宁王阿鲁台为瓦剌脱欢迫逐。又闻中国将发兵征之，仓惶无措。上谓侍臣曰：乘人之危而击之，岂仁义之师。遂遣敕谕阿鲁台曰：闻王困于瓦剌，避之南来，朕深矜恻。……”

据《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九之七)载：集宁海子是今张家口边外昂古里泊(Angghuli Naghur)。脱欢在哪里打败了阿鲁台不详，但从战败南奔接近明塞来看，恐怕是在东北蒙古的根据地附近。

后来阿鲁台侵入三卫地方，在那里开辟了一个新境地，而瓦剌却乘胜把魔掌伸向到这里。于是阿鲁台在这里也不能安居，便逃往西南黄河河畔，终于在那里灭亡了。阿鲁台灭亡的经过，《实录》宣德九年冬十月乙卯条所载特别详细，说：

“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奏：获到虏寇言：今年二月，瓦剌脱不花王子率众至哈海兀良之地，袭杀阿鲁台妻子部属，及掠其孳畜。阿鲁台与失捏干，止余人马万三千，徙居母纳山、察罕恼刺等处。七月，脱欢复率众，袭杀阿鲁台、失捏干，其部属溃散。阿鲁台所立阿台王子止余百人，遁往阿察秃之地。……”

母纳山、察罕恼刺的母纳(Muna)山，肯定是后来景泰年间瓦剌大酋脱欢之子也先把朵颜卫的一部分人迁到“黄河母纳之地”的母纳。《实录》景泰五年六月丙申条载：“朵颜卫都指挥阿儿乞蛮遣哈刺等来朝言：为瓦剌也先所逼，徙其部落于黄河母纳之地。”《明史·瓦剌传》、《三卫传》等也说：“也先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



之地。”黄河河畔著名的穆纳(Muna)山的名字,在《源流》(卷四)里,从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sup>①</sup>。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五月条里也有黄河河畔的名山木纳汉(Muna Khan)山的名字。木纳汉的汉,是汗(Khaghan)的异译,是崇拜山神的蒙古人对名山的尊称。这可能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大清一统志》(卷 233 四百八之一)和《蒙古游牧记》(卷五)等书里看到的乌喇忒(乌喇特)部的西边的“木纳山”,必定是今地图上包头西边的穆尼乌拉(Muni Aghula,蒙古语“乌拉”是山的意思)岭。察罕恼刺(Chaghan Naghur),如果不是附近的杜勒泊或活育儿大泊的别名,便是《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八之一)《乌喇忒部·山川》条所说的“插汉泉,在旗西北五十五里”的插汉泉。这里大体是古时的五原、受降城、天德军等地域,可能就是元代的德宁路故地,是该方面的重要地点<sup>②</sup>。

阿鲁台在哈海兀良地方战败以后,逃窜到这里。哈海兀良究竟在哪里,毫无线索可考,但只能肯定是在东北蒙古的兀良哈地区以内。兀良哈部众当时遭到瓦剌大军压境,打败了阿鲁台,也并没有援助阿鲁台的动静。在这以前,三卫部众屡次前来通好,是由于瞧不起阿鲁台的衰势。而它所以瞧不起势力衰颓的阿鲁台,是否完全陷于新兴的强敌瓦剌的诱惑呢?正因为如此,三卫才遭到了

---

<sup>①</sup> 施密特的书,第99、107页。又《实录》正统三年五月壬寅条载:“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奏:败虜于木纳慌泥等地,获其男妇把伯等十三口,械送京师。”这木纳慌泥也许和木纳山有关系。

<sup>②</sup> 参看《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之一)《乌喇忒部·古迹》条和箭内博士的《元代的东蒙古》(《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六卷、第240—241页)。又黄河畔察罕恼儿这个名字,散见于元、明时代的史乘里。《实录》永乐十年春正月丙午、秋七月辛卯、正统元年九月乙巳等条的记述,几乎足以推定它的位置,可能是今宁夏东边不远的地方,和察罕恼刺不同。穆泥乌拉岭的乌拉(Aghula)是山的意思;察罕恼刺的恼刺(Naghur)是湖沼的意思。插汉泉的“泉”,原词,可能是 Bulak。因此,把它当作插汉泊,一点也不牵强。

阿鲁台的攻击。三卫不仅没有挽救阿鲁台的危亡，恐怕还促成了它的灭亡。至少，三卫在阿鲁台亡后，立即协助瓦剌追逐了阿鲁台的残余。《实录》宣德十年秋七月庚辰条载：“近者来降达子言说：瓦剌脱欢并兀良哈三卫人马，欲来寻阿台王子。云云。”就是佐证。

阿鲁台脆弱地灭亡了，在他身后所立的王子有个阿台，暂时苟延残喘。阿台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实录》宣德九年秋七月丙申条，载：

“虏中归附者言：阿台、朵儿只伯、失捏干等欲率众掠凉州、甘肃。敕总兵官都督金事刘广等严饬兵备。”

234 接着，八月庚午条载：

“敕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及太监王安，降虏多言阿鲁台已死，其故所立阿台为王者，欲依凉州境外避匿。朕虑其无所归，或生盗心，惟整兵慎防之耳。”

上引阿鲁台灭亡报告的末尾，说阿鲁台死后，阿台一度逃窜到阿察秃地方。此后，阿台和他的同伙朵儿只伯占据今西套、河西方面，处于明和瓦剌之间，局势颇不安定。这里无需详细叙述，故从略。但从《实录》正统元年春正月己卯条载明军讨伐阿台时，获得“枢密院银印一颗”；二年六月癸未，阿台派遣“殿中阿鲁”入朝看来，可知阿台直到这时还维持着一些元代以来的中国式官制。枢密院当然就是元代的陆军部，所谓殿中，是内御史台的侍御史。

据守西套贫瘠地方的阿台、朵儿只伯，因一再侵寇明边而遭到讨伐。正统一、二年间，还遭到瓦剌脱欢的攻击。尤其三年春，遭到明军彻底剿捣以后<sup>①</sup>，又遭到瓦剌脱脱卜花王袭击，便完全灭亡了。《实录》正统三年九月丁未条载大学士杨士奇等的话，说：

“比者，差去瓦剌使臣都指挥康能等回，备言：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

<sup>①</sup> 《实录》正统二年八月戊辰条载：“行在兵部奏，秦宁卫都督拙赤奏：顺宁王脱欢遣部属剿杀阿台，其言未可轻信。云云。”又二月丙子条也有和这有关的记述，三年夏四月乙卯条有明军进剿的记述。

已被脱脱卜花王杀死。西北之境，可以无虞。……”

脱欢、脱脱卜花等既然灭了阿鲁台，又全歼了他的残党，便进一步经略四方，伸张他们的势力。《实录》正统元年九月戊申、二年十月壬午、十一月己亥，四年六月乙酉、七月癸酉、十一月辛酉等条，特别记述了他怀柔兀良哈、女真的情况。脱欢可能是正统四、五年之交死的，他的儿子、著名的也先太师嗣立，更肆逞威猛。为了论述方便起见，这些将在另一章里阐述。这里只考察上述各酋的系统，特别是关于阿鲁台的出身。 235

据《蒙古源流》(卷五)载：在这以前，建文元年，额勒伯克汗杀死其弟哈尔古楚克鸿台吉，夺娶了弟妻鄂勒哲依图鸿拜济(Öljeitü Khong Beiji)，不久，被他的部下乌格齐哈什哈(Ügechi Khasha-gha)即明人叫做鬼力赤的杀了，乌格齐反而娶了鸿拜济。

“汗占鄂勒哲依图鸿拜济为福晋(汉语“夫人”的转音)时，已怀孕三月，及乌格齐哈什哈娶时，怀孕已七月。又三月，岁次庚辰(建文二年)，生一子，取名阿寨(Ajai)。乌格齐哈什哈爱养如己子，而巴图拉丞相(Batula Chingsang)复令阿萨特(Asud)之子乌格德勒库(Ugüdelekü)，负筐拾粪，[取负筐之义，命名曰阿鲁克台(Aruktai)，以供使役。自是与蒙古人众不相能矣。”

下文接着叙述前引琨特穆尔、额勒锥特穆尔、德勒伯克汗三代的事，然后，在德勒伯克汗歿年条里，说：

“是年乙未(永乐十三年)，乌格齐哈什哈怀记前仇，杀浩海达裕(Khookhai Daju)之子巴图拉丞相。由是，四卫喇特前往会盟，适有三人而回，路遇阿萨特之阿噜克台拾粪。问云：大人会盟之事若何？三人讥之云：墨尔根项负绳缆，而为大统忧劳。且笑曰：今已击谗佞浩海之皮，阿寨台吉称汗，名阿噜克台者为太师，大兴政治矣。迨三人去后，阿噜克台取粪筐置于地，云：此非若辈之言也，盖天命耳。我乃属下之人，于我何有？<sup>①</sup>惟阿寨台吉乃天子之裔，惟天神鉴之而已。乃向天叩拜。” 236

但据施密特的德文译本，并没有上引本文里加圈点的“岁次庚辰”这句话，它的最后一句是：

“自此以后，有一段时期，蒙古人陷于不安与烦恼之中。”(施密特书第145页)

“Von da an gerieth das Volk der Monghol auf einige Zeit in Unordnung und Verwirrung. (Schmidt, 第145页)”

“岁次庚辰”这句话当然应该有，这是德译本原文的脱误。最后一句从下接叙述珉特穆尔等世系的程序来看，德译本较好。又，关于后者，认为加圈点的墨尔根(Mergen)是卫喇特三个人之中的一个人的名字，说：

“于是(其中一首领名字叫)墨尔根尼根德想。”

(“Da dachte (einer von ihnen, Namens) Mergen Nigentai”)。答话的主要语句，德译本的译文如下：

“决定重建和林城，铲平并夯实地基；拥戴阿塞太子即可汗位，提拔阿噜克台任太师。”(“Es ist beshlossen worden, die Stadt Chorumchan wieder aufzubauen, den Baugrund zu ebnet und festzuschlagen, den Adsai (Adschai) Taidshi zum Chaghan, und den Burschen Aroktai zum Taischi zu erheben. [Schmidt, 第147页]”)

墨尔根是善射者的意思，一般用作尊称。因此，这里认为是虏奴的阿噜克台，未必正确。这也应该依照德译本。又，德译本里的“和林城”(Stadt Chorumchan)，施密特也注释了，是和林城的意思<sup>①</sup>。重建和林城，就意味复兴蒙古势力，为此，使唯一的元裔阿塞台吉即汗位，辅佐他的人是“名叫阿噜克台的小伙子任太师，”用来奚落  
237 奴隶阿噜克台，而阿噜克台对此却愤然说：“此天命也。”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汉文和德译本之间有些不同，全文的前后层次也有不衔接的地方，这是《蒙古源流》的特色，所在难免。尽管如此，取其大意还无妨。

<sup>①</sup> 施密特的书，第404页。明代蒙古的主要形势是鞑靼、瓦剌两部的抗衡，而两部争夺的直接目标，大致可以设想，就是蒙古中心点的和林地方。这个重要地点，洪武二十一年以前，虽说还没有落到瓦剌手里，但至少永乐七年以后，在瓦剌手中，一直到明末。由此可以想像瓦剌猖獗的情况。

《源流》继以上引文之后，叙述更加烦冗。姑且耐着性子，摘引如下：

“维时，乌格齐哈什哈已死。乌格齐之子额色库 (Esekü)，丁卯年 (洪武二十年) 生。岁次乙未 (永乐十三年)，年二十九岁即位。娶巴图拉丞相之妻萨穆尔，称为额色库汗。乃令鄂勒哲依图鸿拜济、阿寨台吉母子及阿萨特之阿噜克台太师三人，于额色库汗家中使役。额色库汗在位十一年，岁次乙巳 (洪熙元年)，年三十九岁歿。由是，萨穆尔福晋怀记乌格齐哈什哈作恶之仇，将鄂勒哲依图鸿拜济、阿寨台吉、阿噜克台太师三人匿而出之，遣往母家蒙古地方。”

在汉文本里，上述“巴图拉丞相之妻萨穆尔”作“巴图拉丞相之女萨穆尔。”但萨穆尔公主是额勒伯克汗之女、巴图拉丞相的遗妻、巴噶穆 (Bakhamu) 之母，这一点，从上下文看来，很明确，故依德译本订正。《源流》原文接着立即叙述额色库汗死后，卫喇特发生了变乱，萨穆尔公主把应采取的态度，秘密通知蒙古，受到她儿子巴噶穆的责难<sup>①</sup>，以下还接着说：

“其时，科尔沁乌济锦诺延 (Üchüken Noyan) 之子<sup>②</sup>阿岱台吉 (Adai Taiji)，已占据前所余剩蒙古人众。及三人至彼，尽述公主之言。阿岱台吉系庚午年 (洪武二十二年) 生，岁次丙午 (宣德元年)，年三十七岁<sup>③</sup>，携鄂勒哲依图鸿拜济即君位。与阿噜克台以太师名号。阿岱汗、阿寨台吉、阿噜克台太师三人为首，加兵于济勒满汗 (Jalman Khaghan 238 地名)，征伐四卫喇特，俘掳巴图拉丞相之子巴噶穆。既至，阿寨台吉云：

① 其实，汉译《源流》的这一条记载，颇混杂难解。对照德译本并参酌前后情形，大体可作本文那样的解释。现为避免烦琐，省略详细论述。

② “乌济锦诺延之子”，实际是后裔的意思。德译本确切地译作 “ein Nachkomme des Utsüken Esen”。Esen 就是主人之意的 Ejen，汉译诺延 (Noyan)，意思是官人的尊称。据《元史》所传，斡赤斤大都称作那颜 (Nayan)。他的玄孙、至元的叛王乃颜这个名字，如《华夷译语》所见，是八十的意思 (Nayan)，而不是官人之意的诺颜 (Noyan)。人名用这种数字，是满洲、蒙古的习惯，据说是为了象父祖那样长寿而命名的。

③ 汉译原文这条，实际是：“系丙辰年 (洪武元年) 生，岁次庚寅 (永乐八年)，年三十五岁。”这样就和其他事实矛盾了。现依德译本订正。此外，通行本《蒙古源流》这一条，错字颇多，现按汪睿昌的《译注蒙古源流》尽量加以订正。

公主姊(萨穆尔公主)曾加惠于我等,今释放此子以报之,如何?阿鲁克台太师云:狼子不可豢,敌嗣不可育。昔放出我等时,此子曾有恶言。阿岱汗以阿鲁克台之言为然,遂将巴噶穆羈留。阿鲁克台太师谓之曰:昔日尔父巴图拉丞相,曾令我负筐拾粪,呼为阿鲁克台,以供使役。今日所值,诚如月日旋转。今将昔时尔父之仇,即报之于尔。因取覆于釜中之义,命名曰托欢,役于家内”①。

又说:“但后来,托欢(Toghon)遁回四卫喇特,蓄积势力。岁次戊午,正统三年,袭杀阿岱汗。托欢之子即额森(Esen)。”

拿以上的传说来和明人的记录对照一下。卫喇特的太师托欢、额森父子,也就是瓦刺的太师脱欢、也先父子无误,所以,托欢之父巴图拉丞相即脱欢之父马哈木无误。而且毫无疑问,马哈木和巴噶穆确是同音异译,因此,顺宁王马哈木的另一个名字是巴图拉丞相,那末巴图拉之子巴噶穆的绰号就绝不能是托欢。《源流》所传这里恐怕有讹误。如果说盖釜(托欢 Toghon)所以名为托欢,负筐(阿鲁克 Aruk)因而叫作阿鲁克台等,当然肯定是毫无根据的俗解。巴图拉丞相、托欢、额森等是后来准噶尔部的远祖,据《西域同文志》和帕拉斯(Pallas)等书所传《准噶尔世系图》,这种祖、父、孙的关系,也和这里所说的大致相同②。

和西方巴图拉、托欢(马哈木、脱欢)对峙的东方的阿鲁克台太师,毫无疑问就是明人所说的阿鲁台太师。但是,阿鲁台从永乐初年就作为鞑靼太师而闻名,所以,绝不会后来受巴图拉丞相即顺宁王马哈木的虐待,作了拾粪的奴隶。《源流》所传的故事,这里也有

① 这条的汉译意义稍欠明确,德译文如下:“说了这些话,便拿一口铁锅扣在巴哈穆头上,称他为“托欢”,接着便命他在家中服重劳役。”(Mit diesen Worten nahm er einen grossen eisernen Kessel (Toghon), bedekte den Bachamn damit und namte ihn Toghon, worauf er ihm Schavenarbeit\* in seinem Hause anwies.) (施密特书,第 149 页)(“\*Schavenarbeit”恐系“Schauerarbeit”之误。——译者)

② 《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七、八)天山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帕拉斯(P. S. Pallas)《蒙古民族史料集》第一卷,第 33—47 页。霍渥尔特的书,第一卷,第 593—613 页。

重大错误,这里的纪年等根本不可凭信,这和明人的记录一对照就明确了<sup>①</sup>。霍渥尔特(Howorth)考证《源流》的阿岱汗是阿鲁台,阿寨台吉是阿台王子<sup>②</sup>,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臆测。阿鲁台即阿噜克台,阿台即阿岱,从音韵上说,也无可怀疑。据《实录》载:阿台王子,正统三年中,亡于脱欢的党羽脱脱卜花王,而《源流》载:“阿岱汗,庚午年(洪武二十三年)生,岁次丙午(宣德元年),年三十七岁即位,在位十三年,岁次戊午(正统三年),年四十九岁,为托欢太师所杀。”也是正统三年亡于托欢。所以,原田淑人的《明代的蒙古》和中岛竦的《蒙古通志》都认为阿噜克台就是阿鲁台,阿岱汗就是阿台,确是可以凭信的高见<sup>③</sup>。

那末,上引《源流》各条的中心人物阿寨台吉,为什么在明人的记录里完全找不到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再详细检索阿鲁台即阿噜克台太师帐中的人物。阿鲁台原来追随鬼力赤,不久又拥戴本雅失里。永乐八年,本雅失里遭到明军讨伐西奔以后,他的帐中似乎再也没有可以奉戴的元裔了。《实录》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未,记载成祖谕阿鲁台的敕书说:“尔遣脱忽歹等来言:元氏子孙已绝,欲率部属来归。尔此心,朕具悉之。”所以,从此以后,阿鲁台就专心依赖明廷,连年数次遣使与明通贡。尤其十一年,得知瓦剌的马哈木弑本雅失里而拥立答里巴以后,便于六月庚午遣使上表,

---

① 倘若乌格齐哈什哈果真是鬼力赤,那末鬼力赤灭亡是在永乐六年前后,说他杀死永乐十二年败于成祖的马哈木,颇有些困难。据明《实录》也说:永乐十四年春,马哈木败于阿鲁台,不久即死。因此,他的死或许是由于鬼力赤派的攻击,也未可知。即使是这样,从当时瓦剌其他二王,贤义王和安乐王都还活着,十五年冬,在兀古者河畔打败阿鲁台,第二年四月,马哈木之子脱欢袭顺宁王爵看来,其间并没有额色库汗可以袭位的余地。由这一点看来,乌格齐哈什哈父子的篡夺,必定是在本雅失里以前。

② 《蒙古史》第一卷、第359—360页。

③ 《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九期,第25页。和《蒙古通志》第228页。原田氏的大作是明治四十一年写成的,中岛氏的论文是大正五年发表的。但中岛氏只考证出阿噜克台是阿鲁台,并没有明确说阿岱汗就是阿台王子。



甚至献出了元代所授的中书省印信。十二年，当永乐帝讨伐瓦剌时，还没有可奉戴的可汗。后来马哈木死了，瓦剌中衰，乘此机会  
240 又恢复了势力的阿鲁台，似乎拥立了某个权威来和瓦剌对抗。《源流》所传上引在卫喇特的巴图拉丞相即瓦剌的马哈木麾下的阿寨台吉，乘丞相之死回到东部，或者就在这个时期。

据《实录》永乐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条载：上年十月降明的阿鲁台部下的雄王也先土干，屡次向明廷诉说：“阿鲁台弑主虐人，违天逆命。云云。”由此可知阿鲁台这时所奉戴的是可弑的君主。不过，郑晓的《四夷考·鞑靼》条说：“阿鲁台弑本雅失里，自称可汗。”又《皇明北虏考》在叙述了永乐二十年成祖亲征漠北之后，接着说：“十二月，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属来朝，乞居内地避之。”涂山的《明政统宗》和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卷五）等也都载二十年“闰十二月，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称可汗”。可见也先土干所说的似乎就是本雅失里的事。但本雅失里其实死于永乐十年以前，而阿鲁台是死于他的劲敌瓦剌马哈木之手，所以，上引郑晓等的记述当然是错误的。正如上面已经说过，本雅失里的妻子率领族属来降，是宣宗洪熙元年六月癸亥的事，而且她是从瓦剌跑来的，和阿鲁台于永乐二十年弑主事无关。我想这种误传来自只根据阿鲁台弑主的传说，——就肯定阿鲁台之主是本雅失里而附会了。只凭这一点也可以肯定，传说永乐二十年前后，阿鲁台弑了主人。那末那个主人是谁呢？当然既不是永乐十年已被杀了的本雅失里，也不是一直活到正统三年的阿台。  
241 我和原田淑人先生一样<sup>①</sup>，不得不认为就是指那个阿寨台吉。

仔细想来，瓦剌的脱欢所拥立的脱脱卜花王子兄弟，都是这个阿寨台吉的遗子。这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论述。这个脱脱卜花王正是宣德年间专门攻击阿鲁台和阿台的敌酋。从阿寨的嫡子是灭

<sup>①</sup> 《东亚同文会报告》第一百〇九期，第25页。

掉阿台的脱脱不花王这点，也可以证明阿台不是阿寨。脱脱不花王之所以热衷于攻击阿鲁台、阿台等，或者就是为了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吧！想是帐中已经没有可以拥戴的君长的阿鲁台，起初欢迎来投的阿寨台吉，但不久由于某种原因，两人发生不和，阿鲁台就拉拢故元宗族科尔沁部的阿岱汗即阿台王子作伙伴，攻灭了阿寨台吉。于是，阿寨的儿子脱脱不花等便又去投靠瓦剌。业已中衰的瓦剌的脱欢，便拥立脱脱不花，这才得以正名分，能够压迫阿鲁台、阿台。永乐二十一年年中，脱欢战胜阿鲁台，以及阿鲁台部下大酋也先土干投降明朝，恐怕都和这种斗争有关系。以上都是想像，不过，联系已知的事实时，我不能不作这样的推测。

如果上述幸而没有重大错误的话，那末所称鞑靼太师阿鲁台，实际就是蒙古阿萨特部酋长阿噜克台太师，他所拥立的所谓阿台王子，就是成吉思汗季弟乌济锦诺延（斡赤斤那颜）的后裔、科尔沁部长阿岱汗。阿萨特也写作阿速，就是元代记录里所载的阿速部族，原来住在咸海和里海北边，归附元朝后，其中一部分迁到了东蒙古。元代的亲军里有左右阿速卫等，《元史》里常见有其他阿速出身的猛将勇卒<sup>①</sup>。《实录》洪武二十年夏四月癸未等条里也有明 242 燕王（永乐帝）麾下的胡兵里有阿速军的记述。这个塞北的阿速部落（后面还要叙述），明中叶以后，在今察哈尔地方兴盛起来，不过，在那以前究竟住在哪里不详。但从前述阿鲁台本身的根据地来说，可能是在今呼伦贝尔地方。

直到明末为止，科尔沁部的根据地一向是在今嫩江流域地方。因此，阿岱汗也可能是在这里兴起的。这方面是三卫的根据地，靠近阿鲁台的驻营地。自从成吉思汗时把他的爱弟斡赤斤那颜分封

<sup>①</sup> 详细情况参看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第二卷，第84—90页）和《成吉思汗实录》第524—525页等。潘怪章撰、吴炎校订的《国史考异》（卷六之四）论证这时被阿鲁台弑杀的不是本雅失里，说是答里巴。这是由于史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误判断。

在这个地方以来,这里就世世代代归他的子孙领有。明初,泰宁卫的始祖辽王阿札失里也必定是其中之一。说阿岱汗是“乌济锦诺延之子”,就是这种意思。那末,三卫和阿岱汗即阿台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仅据明人记录看来,看不出阿台和三卫有什么关系;为数众多的三卫酋长名目里,也找不到可以认定是阿台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源流》既说“占据前所余剩蒙古人众”,那末阿鲁台代替元主而拥立的酋长,必定是科尔沁部的嫡裔。所以明人认为并不是和三卫有关系的人,在三卫酋长名目里没有相当于阿台的人,那就应该认为:当时所说代表三卫的贡酋,都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三卫的真正主人则隐蔽在背后保持着他们独立的姿态。这一点,从前述辽王阿札失里在未兴盛以前,曾充任泰宁卫掌卫事一节,也  
243 不难想像。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三卫的历史来说,确实是个最重大的问题。

又,说科尔沁部的阿岱汗是乌济锦诺延的后裔,但按今科尔沁部的世系,后来的科尔沁各酋全都是乌济锦之兄、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即拙赤哈撒儿)的后裔。据《蒙古源流》说:后来成化年间,蒙古达延汗时代出现的科尔沁部乌讷博罗特王,已经是“哈萨尔之子”,而不是乌济锦的儿孙了。哈萨尔在成吉思汗时受封,住在今呼伦贝尔地方,不久,他的子孙东迁而取代了乌济锦之子。所有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拟在另一章里论述。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卷

昭和五年(1930)九月)

## 四、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

267

### 1. 同瓦刺的关系

#### 甲. 瓦刺和脱脱不花王

元朝衰亡退回漠北以后,一向雌伏的西蒙古于是崛起。明代蒙古的局势,除了同外部的斗争以外,就是东西蒙古互相争夺霸权的剧烈斗争。东蒙古的所谓鞑靼部,由于屡次遭受明军的侵伐而疲弊,乘机而起的西蒙古瓦刺部,从马哈木到脱欢,逐渐强盛起来。明宣德末年,瓦刺的大酋顺宁王脱欢把他多年的劲敌鞑靼和宁王阿鲁台击毙;正统初,又把余党阿台、朵儿只伯等歼灭。<sup>①</sup>在这前后,还吞并了瓦刺内部的竞争者贤义王、安乐王两人,因而便一手独揽内外蒙古的全部实权,成了事实上的蒙古王。

脱欢想登上大汗位,成为名符其实的蒙古主人,但尊重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古舆论,却不容许瓦刺出身的脱欢窃据汗位。不得已只好拥戴大元的遗裔脱脱不花王即汗位,而自己隐藏在背后来掌握实权。《明史》(卷三二八)《瓦刺传》叙述脱欢灭掉阿鲁台、乘势驱逐那些残余之后,说:

“未几,脱欢(脱欢)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自为丞相居漠北,哈喇噶等部俱属焉。”

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和《明史·鞑靼传》(卷三二七)

---

<sup>①</sup> 参看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满鲜地理历史报告》第十二卷第258—264页)、原书第230—234页。

等的记述,也大略相同<sup>①</sup>。据蒙古方面所传,《源流》(卷五)等载,也说托欢(Toghon 即脱欢)因为他的母亲萨穆尔(Samur)公主是额勒伯克(Elbek)汗的女儿,便自夸是蒙古可汗的外孙,硬要玷污可汗大位,结果遭到成吉思汗的神罚而死,他的儿子额森(Esen 即也先)代他即了汗位。可见脱欢曾一度觊觎汗位,确是事实。

脱脱不花王就是额勒伯克汗之弟哈尔古楚克鸿台吉(Kharguchuk Khong Taiji)的遗子阿赛台吉(Ajai Taiji)的长子岱总汗(Taisong Khaghan)。哈尔古楚克鸿台吉和阿寨(赛)台吉父子事,前面已经说过<sup>②</sup>。关于岱总汗,《蒙古源流》(卷五)在叙述额森汗的凶猛威势之后,接着说:

“阿赛台吉生三子。长子岱总台吉生于壬寅年(永乐二十年、1422年),次子阿噶巴尔济(Akbarji)台吉生于癸卯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幼子满多固勒(Mandaghul)台吉生于丙午年(宣德元年、1426年)。岁次己未(正统四年、1439年),岱总年十八岁即位。阿噶巴尔济年十七岁,令为济农(Jinong),满多固勒年十四岁,弟兄三人督率,行兵四卫喇特(Oirad)。……”<sup>③</sup>

269

曾一度打败卫喇特(即瓦剌),但后来由于额森的阴谋而灭亡

① 《明史·瓦剌传》把这事写在宣德九年阿鲁台被杀以后,正统初年条里。叶氏《四夷考》却写在宣德中,说:“是时,脱欢强,稍并有贤义、安乐之众,急击杀阿鲁台,悉收其部落。云云。”是先并贤义、安乐而后杀了阿鲁台。还有更奇怪的,象郑晓的《皇明北虏考》竟把这事写在宣德前、洪熙元年条里,说:“是年,马哈木破阿鲁台,欲自立,众心不附,乃立脱脱不花为主,居漠北。”作为脱欢之父马哈木的事。洪熙元年,马哈木早已死了,后者当然弄错了。实际上,贤义、安乐两王何时灭亡,并无确证。据《实录》正统五年八月乙亥条载,有象是贤义王太平的嗣子捏列骨还活着,并曾围攻哈密。到十一年十一月甲申条,顺宁王才和安乐王把秃孛罗抗争,以至失去了王印。但后者似乎是在追述往事,因而还是无从明确是在什么时期。不过,由推测情况,贤义、安乐两王可能很早就处于顺宁王统驭之下了,因而姑且引用较为确实的《明史》的记述。

②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卷,第265—274页)原书第234—240页。

③ 《源流》本文经按各版本校订,固有名词的发音,按照前编,附上施密特的译音。但为方便起见,把施密特的旧式德语缀音法稍加改变。例如:ch 改作 kh, j 改作 y, ss 改作 s, sch 改作 sh, tsch 改作 ch, dsch 改作 j。

了。关于他的事迹，象后面所述，毫无疑问，被也先灭亡的脱脱不花王就是岱总汗。

但上述《源流》的纪年颇有讹误。所说岱总汗生于壬寅年（永乐二十年），岁次己未（正统四年）即位，两者全非事实。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末岱总汗之父阿赛台吉是永乐二十年被和宁王阿鲁台杀死的<sup>①</sup>，就不会在被杀之年生长子，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纵使这种推论还不可靠，不足以用来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至少据《大明实录》所传：脱脱不花即岱总汗是也先即额森的姊丈，早在宣德九年（1434）二月就自己带兵打败了阿鲁台<sup>②</sup>，可见当时年纪已相当大，如果是永乐二十年壬寅（1422）生的，应该还不过是十二、三岁。

又据《实录》永乐七年（1409）秋七月丁亥条载，在这时甘肃边外的北虏大举投明中说：“鞑靼脱脱不花王，把秃王”等也各率所部来归。又，十年（1412）五月乙酉条说，瓦剌的顺宁王马哈木弑杀投靠自己的本雅失里，并获得他的传国玉玺，通报明廷，并“又言：脱

---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72—273页）。又据清初潘柽章、吴炎两人合著的《国史考异》（卷六、第四项），纠正了郑晓等的误谬，详细论述此事说：“案马哈木既立答里巴，于是，阿鲁台不肯于衙庭朝会。至马哈木死，阿鲁台连破瓦剌之众，而答里巴亦归迤北。至二十一年夏，马哈木之子脱欢大破阿鲁台，追至宿崑山，掠其人口畜牧殆尽。阿鲁台盖以是时怵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土干既归于我，即奏阿鲁台弑主虐人，违天逆命，云云。盖阿鲁台奉本雅失里为可汗，故以马哈木为弑主，马哈木奉答里巴为可汗，故脱欢与也先土干，又以阿鲁台为弑主矣。”说这时阿鲁台所弑的不是阿赛，而是答里巴。这也可以说是一说。其实，潘、吴两人还没有见到蒙古方面的史料，不知道有阿赛台吉这样一个人，也不认为答里巴即德勒伯克（Delbek）汗，永乐十三年间在马哈木以前已经死去，便擅自忆测立论。所以上述的说法是不足取的。这种论述很不同于潘、吴两人的生平，其粗枝大叶情况，在上述“至二十一年夏，马哈木之子脱欢大破阿鲁台，追至宿崑山，掠其人口畜牧殆尽”一条里，也暴露出来。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大破阿鲁台的确是瓦剌脱欢，但追到宿崑山的并不是脱欢，而是明将陈懋等，两者完全是两回事。关于这个问题，《黄金史》（Altan Tobchi）叙述稍微不同。这事还要另行论述。

<sup>②</sup> 见《大明实录》景泰三年二月壬午和宣德九年冬十月乙卯条等。

脱不花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宣德七年（1432）夏四月癸卯条又说：

“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初，鞑靼脱脱不花等二十余户既降复叛，今在铁门关西，请发兵掩捕。上谕兵部尚书许廓等曰：……令广慎固封守，勿轻出兵。”

270 这里的脱脱卜花王、脱脱不花王子、脱脱不花三者是同一个人，毫无疑问。可能是瓦剌的顺宁王马哈木所以想要迎立脱脱不花王子，是由于在这以前，在斡难河畔被明成祖打败而西奔来投的本雅失里，不听自己摆布，便弑杀了的结果。在投顺明朝的许多故元诸王之中，所以特别看中了这个人，可以想像是因为脱脱不花王子出自尊贵的血统。不过，明朝并没有把他送回而放在甘肃边外，瓦剌的马哈木也另行拥立了本雅失里的遗子答里巴。后来，到了宣德七年间，脱脱不花王子竟背叛明朝离去了。

试再研究脱脱不花王的即位年代问题。据郑晓的《吾学编》（《北虏考》）和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卷十五）等书说：仁宗洪熙元年（1425），瓦剌的马哈木立脱脱不花为可汗。但马哈木已经死于永乐十四年（1416），岂有在大约十年以后又立脱脱不花王的道理，这当然是错了。开头所引《明史·瓦剌传》的文中，把此事写在正统初年，好象和《源流》所说的正统四年（1439）吻合，这毕竟也不真实。最确实的史料，倒是朝鲜的《李朝实录》。该书世宗二十四年（正统七年，1442年）五月戊辰条载，当时蒙古皇帝（即脱脱不花王）派遣使臣招谕朝鲜，并记载敕书的大意说：“今我承祖宗之运即位，今已十年，云云。”敕书末尾所写年号，无法理解<sup>①</sup>。年月日却正是“十年二月初五日”。年号失传，确是千古遗恨，但由此可见从  
271 北元惠宗、昭宗以来直到此时，不仅可以肯定代代可汗都称年号，而且这里明确记载即位的十年，由此上朔推算脱脱不花王的登位

<sup>①</sup> 当时的信件是用蒙文写的，因为是首次听到的年号，所以才不能理会。



时期,可以证明是在明宣德八年(1433)中。

由此可见,永乐七年正是瓦剌的马哈木击败鞑靼本雅失里、阿鲁台的那年,由此甘肃边外自鬼力赤以来的根据地便渐从鞑靼手里转移到瓦剌的势力之下,像鞑靼的余党相率投明,上面已经说过。<sup>①</sup>脱脱不花王子也必然属于这一类,投归明边,而没有响应早已对鞑靼怀有好意的瓦剌的请求。宣德六年,瓦剌的脱欢彻底粉碎鞑靼阿鲁台的势力以后,可能再一次伸出招请之手。这回,脱脱不花王子也大势难却,于七年离开明边,到他那里去了。宣德八年,被拥戴即汗位,九年二月,就亲自带兵袭杀了残败的阿鲁台的妻子部属。以上是大体的推测,如果不这样来推测,我想上述各条的断片史料,就不大可能联系到其他事实而作出脉络一贯的解释<sup>②</sup>。总之,脱脱不花王确是元室遗裔,脱欢拥立他,率领阿鲁台的遗众使之住在他的故土。阿鲁台的故土是克鲁伦(Kerülen)河下游今呼伦贝尔(Kölon Buir)地方<sup>③</sup>。脱脱不花王占据那里,自然

①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36—237页),原书第216—217页。

② 这样想来,脱脱不花王在永乐七年(1409)年纪已相当大,这和完全相信以前《源流》的纪年,承认岱总汗(即脱脱不花王)之父阿寨台吉生于建文二年(1400)相矛盾。但《源流》的纪年多半是错的,所以很难凭信。就是根据《源流》所传,阿寨台吉之父哈尔固楚克生他的独子阿寨时,年已四十岁,未免过迟。假定哈尔固楚克二十岁时生阿寨,阿寨也二十岁时生岱总。那末,永乐七年时,岱总(脱脱不花)是十二岁。又,当时另有个鄂勒哲依图鸿拜济佳人,怀孕后,额勒伯克汗夺了他的丈夫,就归了他。不久,乌格齐哈什哈(即鬼力赤)弑杀了汗,又归了哈什哈。如果这个著名的传说确是事实,那末,她的丈夫可能不是汗的弟弟哈尔固楚克,而是其子阿寨;胎中之子,也不是阿寨而是岱总。这样,不仅时代吻合,后来乌格齐哈什哈对胎中之子“爱养如己子”;和脱脱不花王(岱总)实际出现在鬼力赤(乌格齐)势力范围之内,这才对头。不过,为了这样来推测,必须是阿寨在妻子被夺以后,没有被杀,后来还活了很长时期,另外生了阿噶巴尔济和满都古勒两个儿子。因此也没有必要认为阿噶巴尔济比岱总小一岁,永乐二十年生;满都古勒小四岁,宣德元年生。由后述事迹可以明确末弟满都古勒和长兄岱总的年龄相差很大。总之:《源流》所传和明人的记录一致时当然应该采用,如果有矛盾,就应该舍弃。

③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42—243页)原书第219—221页。

就代表东方蒙古的势力，专同兀良哈和女真发生交涉。这些经过情形，容后详述。

瓦剌脱欢的凶猛势力笼罩了整个东西蒙古。不久就轻而易举地活跃在内蒙古各重要地区，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放牧、狩猎。《实录》正统四年冬十月甲申条载虏中消息说：“瓦剌脱欢人马猎于近塞沙净州。”沙净州在今归化城北面锡拉穆伦(Shira Müren)河流域地方<sup>①</sup>。瓦剌酋长南下到这样近塞地方牧猎，从来就没有过。但这么凶猛的脱欢，后来不久就死了，他的长子也先代领了部众。关于脱欢之死和也先代立等，《实录》里也没有明文记述，有些模糊不清。叶向高的《四夷考》(卷二)写在正统八年；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卷六)也写在正统八年四月条里。《皇明实纪》(卷九)、《从信录》(卷十八)、《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等全都沿袭这种说法，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错误。《名山藏》(王享记)《鞑靼传》和《明史·瓦剌传》则载：“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这种传说，倒接近正确。

据《实录》载：正统四年二月以前，瓦剌入贡明明是用脱欢的名义。而五年十一月的人贡者就已经不是脱欢的使臣而是也先的贡使了。正统六年正月甲子条载给这使臣的敕书里，明确写着赐给“太师淮王也先。”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云云。”从此以后，只有也先的贡使，而不见脱欢的使节了。其间，在正统四年十月来朝的瓦剌贡使，脱欢和也先的名字都没有，也并没有更换王位的痕迹，而在同一个十月里，却有前述脱欢人马在沙净州牧猎的事，十一月辛酉条又出现了瓦剌大酋脱欢的名字<sup>②</sup>。因此，脱欢这

<sup>①</sup> 参看前引箭内博士《蒙古史研究》第652—653页和第644—647页。拙稿《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史林》十六卷二期、第199—200页注10)。所说沙净州当然是沙井和净州。

<sup>②</sup> 据《实录》正统四年十一月辛酉条载，有授给山西边臣的敕谕说：“比又闻兀良哈、朵颜卫使臣言，瓦剌脱不花和脱欢人马屯聚哈刺莽来等处，既近边境，必怀祸心。

时可能还活着，必定是死在也先开始向明廷派遣贡使的五年十一月（更确切说，约在那个贡使从瓦剌出发的前一个月）以前的时期。再查《实录》，正统五年八月乙亥条有如下的一条，这可以看作是脱欢死后不久发生的遗嗣间的争执情形。

“脱欢二子不睦，其长子也先住于晃合儿淮地。次子住脱脱卜花王部下。……” 273

上述的晃合儿淮这个地名，后来也一再出现，是也先的根据地之一。这事留待以后再阐述。

总之，正统四、五年间，顺宁王脱欢死了，他的儿子淮王也先袭了位。而且这个也先的势力最为桀骜，远远胜过他的祖父马哈木和脱欢，日益肆行征略四方，西自中亚，东越满洲直到朝鲜，北起西伯利亚的南境，南逼明朝的北边，几乎形成了元灭以后的最大势力，竟至越过边塞俘获了大明英宗皇帝。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叙述这种形势说：

“未几，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太师者，虏握兵大酋号也。是时，虏众皆属也先，脱脱不花徒以元裔名为君，不相临制，顾妻也先姊，以为欢。君臣并贡。……九边骚驿，公私耗费。又攻哈密，执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胁诱朝鲜。边将皆知其必为寇，屡疏闻，敕戒防御而已。”

于是，脱欢、也先的威力一直延伸到东、西、南、北四方。别的暂且不谈，现仅就打败东面的兀良哈、女真，和诱胁朝鲜的经过，稍作详细论述。

## 乙、三卫的南侵

瓦剌怀柔兀良哈几乎是和打败阿鲁台同时进行的，甚至可能在这以前就已经是怀柔了。起初，三卫所以背叛它的盟主阿鲁台，

---

云云。”似乎是实情。但究竟是传闻，我想当时也许还不知道脱欢已经死了，暂且存疑。又、五年十一月，是也先使臣到达明廷的时期，那末，几个月以前，从瓦剌出发时，确实已袭位了。

肯定是由于瓦刺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三卫的部众对于阿鲁台的覆灭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立即和仇敌瓦刺合流，迫害他的余党阿台王子等。据《实录》载，阿鲁台灭亡的第二年，宣德十年七月庚辰条说：“瓦刺脱欢并兀良哈三卫人马，欲来寻阿台王子。”在这以后，《实录》正统元年九月戊申、二年冬十月壬午、同年十一月己亥等各条，继续见有瓦刺和兀良哈，女真各部交通联络的事迹<sup>①</sup>。当瓦刺穷追当时逃窜栖息在今陕西、甘肃边外的阿鲁台的残余阿台、朵儿只伯等时，三卫兀良哈当然还不断和瓦刺呼应，折磨他们。胆小的明人对三卫从这时起就交通瓦刺，窥犯中国沿边，深以为患。《实录》正统四年六月乙酉条载：

“近闻兀良哈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与瓦刺脱欢等交通，累遣使臣朝贡，实欲觐我虚实。”

不过，瓦刺和三卫在北边腹地密切交欢的情形，只是一种想像，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交通的结果，使当时明人眼里看不下去的现象是，三卫夷众不断沿明边向西走，大肆侵犯山西、陕西沿边。叶向高的《四夷考》（卷二《朵颜三卫考》）也记载了此事的大概情形，现据《实录》来看，首先是正统二年秋七月丙辰条，叙述独石守备都指挥佾事杨洪打败经过边境的兀良哈夷众，生擒贼首朵奕帖木儿等；并叙述了当时经常有兀良哈来寇大同、延安等处。其次是正统二年十一月辛丑、癸丑等条，载又有兀良哈三卫的鞑鞞千百成群，陆续趋向延安、绥德边境的报告。十二月乙亥、癸未等条载有镇守延绥都指挥同知

<sup>①</sup> 现仅摘录必要的原文如下：

“敕缘边诸将。比得降虏言，阿鲁台为瓦刺所败，部属溃散，多于近塞潜伏，伺间入寇。瓦刺席其战胜，兵势日盛，遣人交通兀良哈、女真诸部，其意叵测。……”（正统元年九月戊申）“敕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等曰：比闻瓦刺脱欢聚兵饮马河，又遣人交通兀良哈、女真诸部。今虽遣使来庭，然虏情谲诈，终不可测。……”（正统二年十月壬午）“初，上闻瓦刺脱欢部落屯饮马河，遣人纠结兀良哈三卫并野人女真，恐其合众入寇，命缘边诸将，议战守之策以闻。……”（正统二年十一月己亥）。

王祜等言：朵颜、福余卫众果然入侵其地，延安、绥德管内颇被其害。又据同月壬午和三年春正月各条说：都指挥杨洪奋战，捕获往返于西凉亭、伯颜山、宝昌州等处的贼徒很多。这些大半都是福余卫的部众。又《实录》正统四年九月丁巳条叙述杨洪在白塔儿打败兀良哈五百骑；十一月丁卯、辛未等条也载有延安、绥德贼寇的事<sup>①</sup>。西凉亭、白塔儿、伯颜山、宝昌州全在独石、宣府边外，延安、绥德在今陕西东北边，因而大致可知兀良哈侵寇的方面。 275

那末，东边的三卫夷众为什么这样寇犯西陲地方呢？这可能是当时大势所趋，再者因为三卫是蓟辽边外的贡夷，最初很难轻易地侵入蓟辽沿边，所以才远犯西边。不然，就必定是由于当时受瓦刺的诱惑才这样干的。我想，当盘据东方蒙古的阿鲁台势力已被粉碎，西北蒙古新兴的瓦刺的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期，山西、陕西边外的内蒙古地方自然成了兀良哈三卫的活动舞台，并不奇怪。但从后来也先硬把一部分朵颜卫人迁徙到黄河北岸母纳山等地的态度来看，必须承认，当时瓦刺有必要压抑阿台、朵儿只伯等残余，因此进而促使三卫往西走。《实录》正统四年秋七月癸酉条载：

“敕宣府、大同等处总兵官谭广等曰：即今瓦刺胡寇谲诈多端，常遣人来兀良哈处，纠合贼徒，窥伺边境。延安、绥德、宁夏，自六月以来，累了见境外烟火，此必鞑贼哨探路径，欲为鼠窃之计，尔等宜严谨隄防。……”

可见认为窥伺延安、绥德、宁夏等处沿边的兀良哈贼徒是由于瓦刺胡寇唆使的，这恐怕不只是胆怯的明人的偏见吧！ 276

不过，当时恃有瓦刺支援的三卫，它的发展不仅在西方，对南面的明朝方面和东面的女真方面，也一再伸展它的余力。叶氏《三卫考》（《四夷考》卷二）叙述这种形势说：“睿皇帝（英宗）初，三卫复

<sup>①</sup> 关于兀良哈西侵事，《实录》正统十一年九月丁卯，十三年十二月己巳、十四年夏四月辛未等条，也有例证。特别是景泰六、七年也先死了以后，骚扰得更厉害。

通虏酋脱欢及女真，伺塞下，屡诏谕戒之。”《明史》（卷三二八）《三卫传》载：

“正统间，屡寇辽东、大同、延安境，独石守备杨洪击败之，禽其头目朵柔帖木儿。未几，复附兀剌也先。泰宁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阴为之耳目。入贡辄易名，且互用其印。又东合建州兵，入广宁前屯。帝恶其反复。”

与其说“未几，复附也先”，莫如说起首就交通瓦刺了。从宣德中叶到正统初年，一向效忠于明朝的三卫夷众<sup>①</sup>，自正统四、五年之交，便逐渐开始在蓟辽边境上活动，偶尔传来达贼近塞的警报。到了六年十二月，就略微侵犯蓟北密云。七年十月，大犯广宁前屯。上引《三卫传》所说：“又东合建州兵，入广宁前屯，”指的就是后者。明《实录》正统七年冬十月癸丑（二十六日）条载，辽东总兵官曹义奏报说：“本年十月初五日，兀良哈达贼纠合野人女真，共千余人，自毡帽山入，犯广宁前屯等卫界，杀虏男妇一百八十人，云云。”朝鲜《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正统七年）十二月己亥（十三日）条，和这一样，记载曹义等的话：“今达贼作耗，凡察诱之也。云云。”广宁前屯是今山海关外地方，凡察是著名的建州女真酋长<sup>②</sup>。从此以后，不顾明朝的反复诏谕，接连侵扰蓟辽沿边，卒至正统九年遭到明军的进讨。

277 这一年春，明朝调动数万大军，在大将朱勇、徐亨、马亮、陈怀等率领下，分四路进攻。扫荡今热河方面，直到赤峰附近才班师。史料中颇多误传，事实经过已另行详述<sup>③</sup>，这里就不多谈了。唯这

① 关于三卫在这时期特别忠顺一点，见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54—257页）、原书第226—229页。

② 把建州女真叫做野人女真本不错。说明代把满洲分成建州、海西、野人三卫的鄙说，毫无根据。称北方、西方女真各卫为海西，南方女真各卫为建州只是俗称。所谓野人，本来是说北山的野人，即黑龙江省山林里的土人，后来就一般溢用作女真的通称了。

③ 参看和田清《关于正统九年征伐兀良哈》（《东洋学报》第十八卷、第三号、第425—434页）。

次征讨的特色是，不仅是向热河方面进行了大扫荡，实际是从辽东、蓟镇，一直到宣府、大同各边同时进击，肃清了境外。总之，这次遭受打击的是当时业已南下的三卫前哨，于是便激起三卫对明的憎怨。叶氏的《三卫考》等误解了这次战役，以为扫荡了三卫的根据地，所说“自是，三卫寢衰，”当然并非事实，但它接着说：“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导之入寇矣。”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事实。

前面已经说过，三卫的入侵，可能是出于瓦刺的嗾使。而西侵、南下的三卫，便逐渐和明朝发生冲突。被明朝边戍击败的三卫，向瓦刺求援，固属当然。明《实录》也记载这种情形，正统九年秋七月庚午条记载当时警戒沿边各将领的敕谕说：

“近得辽东总兵官奏：兀良哈头目俺出传报：泰宁、朵颜头目拙赤等部屡言，被官军擒杀人畜，欲收拾人马犯边。又言：也先见差头目在三卫，索取以先漫散人口，其情俱未可测。”

又八月甲戌条载：

“比使臣自瓦刺回，备言也先为人，凶狡桀骜，信谗多疑，专行诡道。而兀良哈头目拙赤等又在彼请兵，图为报复。……”

俺出(An-ch‘u)就是福余卫掌卫事都指挥安出(An-ch‘u)，拙赤是把女儿给也先做妻子的泰宁卫掌卫事都督拙赤。由此不难看出，<sup>278</sup>以泰宁拙赤为中心，一味向瓦刺乞援，企图雪所谓刺骨之怨的情形。

到了九月，形势更加紧逼，即将看到他们要大举入犯了。《实录》正统九年九月丁亥条载：

“比得降虏言：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

堆塔出晃忽儿槐(Tui-t‘a-ch‘u Huang-hu-êrh-huai)就是前述正统五年八月脱欢死，也先兄弟互争，分裂为东西〔两部〕的那条里所看到的西方也先的根据地晃合儿淮(Huang-ho-êrh-huai)。据



《少保于公奏议》(卷二)<sup>①</sup>说: 后景泰二年十二月前后, 和脱脱卜花王相仇杀的也先, 还曾一度躲避到叫作慌忽儿孩(Huang-hu-êrh-hai)的地方。这个慌忽儿孩当然就是晃忽儿淮。所称晃忽儿槐地方一向是瓦剌也先和东方构衅时的一个根据地。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今什么地方。堆塔出和晃忽儿槐显然是分别使用的两个词, 堆塔出, 在蒙古语里没有什么意义, 而晃忽儿槐(Khong ghor-khai)据说是“洼处、洞穴”的意思<sup>②</sup>。我认为是否就是今杭爱(Khangghai)山南边并流的两大河流推(Tui)、塔楚(Tachu)两河之间的洼地。因为堆塔出(Tui-t'a-ch'u)和推塔楚(T'ui-t'a-ch'u)不仅发音接近, 而且这个地方正是从西北蒙古向东南侵犯的要冲。

果真如此。那末, 也先当时出动到这里, 分兵两路, 是想逼近明边的。因为脱脱卜花王当时住在东蒙古的呼伦贝尔地方, 所以应该率兀良哈东侵。而这里所说哈密知院肯定就是住在西方、后来出现的哈刺知院即阿刺知院的讹误。而当时明和蒙古、三卫之间一度出现的这样紧张局势, 实际由于意外的转变, 终于没有发生冲突, 决裂暂告推迟了。

### 丙, 三卫的东侵

所说意外的局势转变, 就是当时突然发生的女真和三卫的冲突。正象三卫和西邻大虏之间不断有过交涉一样, 三卫和东邻女真也必定不断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并没有在记载上表现出来, 因而此中情况根本弄不清楚。不过, 从一般情况和片断的记录也完全可以推测: 正如三卫经常从属于大虏一样, 部分女真也必然不断感

<sup>①</sup> 《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被虏走回人口事》。《少保于公奏议》是明朝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的奏议。我所见到的有明嘉靖二十年杭州府重刊本和近年北京刊本两种。

<sup>②</sup> 见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8732页。又, 此词及本篇使用的蒙古语, 多承恩师白鸟博士指教, 附带在这里表示感谢。这对于阐明堆塔出晃忽儿槐的位置, 考证瓦剌的根据地, 是最重要的关键。

到蒙古势力的威胁。因此,当此瓦剌势力方张的时候,兀良哈和女真就立刻受到它的影响,动摇起来。叶向高的《北虏考》(《四夷考》卷六)说:时,瓦剌“势益张,东诱兀良哈、女真,窥塞下。”又《三卫考》(《四夷考》卷二)还说:“三卫复通虏酋脱欢及女真,伺塞下。”但记载这时三卫对东方女真的行动经过稍详尽的,并不是中国史料,而是朝鲜的记录。

据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六年二月和十年三月间,都载有奉州、凤州即今辉发河上山城子附近出现鞑靼军马,满洲部族因而发生动摇<sup>①</sup>。世宗六年是明永乐二十二年,正是成祖热中于征伐鞑靼阿鲁台的时期。世宗十年是明宣德四年,正是阿鲁台的势力逐渐 280 衰退,属下的三卫开始背叛的时期,上述情形或许是当时骚动的余波,也未可知。总之,所谓鞑靼军马之中,有三卫兵马加入是无疑的,可见永乐、宣德年间,兀良哈的东侵已经到了辉发河流域。

正统四、五年之交,三卫的活跃渐渐显著,朝鲜也立刻受到了影响。《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一年(正统四年)八月甲辰条首先就有如下一条。

“谢恩使闵义生、从事官李边、通事金汗回自京师,启:辽东人言:海西野人与达达将寇朝鲜。即传旨平安道都节制使曰:李边、金汗等来启,高平驿百户谓金汗曰:回自海西者言:海西野人合三卫达达四千余人,入寇朝鲜后门。又辽东镇抚王逊言:今闻三卫达达等发向,向朝鲜。……”

又九月甲子条也载此事,说:“三卫达达操练军兵,欲向朝鲜。”又二十二年(正统五年)五月己未条载:风传“李满住请蒙古兵三万,又欲入寇。”李满住是建州卫著名的大酋。据明《实录》在这同一时期,正统五年夏四月乙未条载:“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福余卫鞑靼互相盗马。夫夷虏仇杀为盗,循习旧俗,无足怪者。云云。”女真同

<sup>①</sup> 参看《李朝实录》世宗六年(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辛未、同十年三月丁未各条和池内博士《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满鲜报告》第二册,第296—297页)。

三卫融洽本来很不容易,何况说两者联合起来入攻朝鲜,这真是地道的杞人之忧。但从这类传说之盛,也可以推测充当瓦剌先峰的三卫的东侵势力了。

果然,七年夏,三卫使臣终于横穿满洲,到了朝鲜边境,并带来所谓蒙古皇帝的敕书。《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正统七年)五月癸亥条载咸吉道都节制使李世衡的书启说:

“达达笃吐兀王等十六人赍蒙古皇帝敕书,于四月十六日,到阿赤郎耳地面,臣以义拒不纳。……”

就是指此事。咸吉道是后来的咸镜道。阿赤郎耳是这方面边境上的要地。这个使臣笃吐兀王等都是三卫和女真人,这从当时朝鲜给明廷如下的奏报里可以明确。奏称:

“笃吐兀王言:我是海西西北朵颜卫达达人。波伊叱间、伐于节等言:俺每俱系忽刺温人。仍言:我蒙古皇帝见住照兀足所地面,前年时分,皇帝哲(招)谕忽刺温头目六人等敕书及谕高丽敕书,授高吐照王,出送忽刺温地面,缘未知高丽道路,回还。俺每随同本人,去年十二月内,进见皇帝于帐幕里,设宴赐马。至今年二月初五日,封笃吐兀为王,授波伊叱间豆麻豆<sup>①</sup>,授伐于节达鲁花赤,仍令赍敕,不分星夜出送来了。”

第一次的使节高吐照王,或许是蒙古本部人,也未可知,但第二次的正使笃吐兀王却明明自称是“朵颜卫达达人,”副使波伊叱间、伐于节二人,都说是忽刺温即海西女真。当时,因害怕明廷辽东都司的监视,女真通朝鲜的使者都取道咸镜道方面,这次使节恐怕也是选择了这条交通路线。

当时,蒙古使臣在朝鲜边境受阻,敕书也未被接受,原封退回,但《李朝实录》却记录了敕书的大意。即《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五月戊辰(九日)条记载上述奏报后接着记述当时通译所默识的敕

<sup>①</sup> 关于蒙古官名“王”、“达鲁花赤”,尽人皆知,无需说明。惟独“豆麻豆”不详。据白鸟博士指教,可能是万户,即“豆漫”(Tümen)的复数形(Tümed)的对译,还是万户的意思。

书大意如下：

“太祖成吉思皇帝统驭八方，祖薛禅皇帝(世祖忽必烈)即位时分，天下莫不顺命，内中高丽国交好倍于他国，亲若兄弟。世衰遭乱，弃城依北，已累年矣。今我承祖宗之运即位，今已十年，若不使人交通，是忘祖宗之信意也。今后若送海青及贺表，则朕厚赏厚待。” 282

又继续说：“季(其)后年号则未得理会，年月日则十二月初五日，纸则黄色薄纸，印信则不是大印，其方周尺五分许。”如上所述，由此我们才知道当时蒙古皇帝脱脱不花汗即位的年代和年号等。接受报告的明廷方面当然也记录了这件事，《大明实录》正统七年六月丁巳(二十八日)条载明帝英宗覆朝鲜国王李禔(世宗)的敕书说：

“得奏知力拒达达事，良用嘉悦。王之忠诚，朕所素知，初非待今之奏也。盖迤北达达名脱脱不花者，权臣脱欢立之为主，虽假以虚名，实专其权。前岁，脱欢已死，其子也先继领其众，擅权如故，每岁脱脱不花及脱欢父子皆遣人来朝贡马，朝廷亦常遣使往彼，答赐礼物，与之通好。实则谨饬边备，防之甚严。王之所言，必是此种部落，今后如彼再有人来，但坚此诚。若其虚张大言，只应严固边备。……”

同年十月甲午条又提到这个问题，说：“初，瓦剌密令女真诸部，诱胁朝鲜。禔拒之，而白其事于朝。上嘉其忠诚，以敕奖谕。”

于是，三卫日益加紧向东方扩展，到这一年十月，竟联合建州女真，侵犯明辽西前屯卫，这已阐述过了。又据《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五年(正统八年)冬十月丁未条载咸吉道都制节使的报告说：“有野人来告：达子啣昔日不纳之嫌，将于今冬明春来侵。”第二年(正统九年)三月甲寅条载：“达达将欲于四、五月间入寇。”最后，世宗 281 二十九年(正统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条又载：“今闻朵颜卫鞑鞑与海西野人谋，欲寇边。”总之，已经是风声鹤唳了。下述三卫和女真的攻战，正是发生在这种形势之下。

丁、三卫和女真的冲突

三卫和女真的纠纷，是由于海西女真不堪假借瓦剌虎威的三卫所加的横暴，团结起来而引起的。这时兀良哈三卫固不待言，就是海西建州女真也都屈从也先、脱脱不花的威势。虽说如此，女真在瓦剌的爪牙三卫的残暴压迫之下，竟仰仗明朝的援助而奋起。这就是所谓格鲁坤迭连战役。《实录》正统九年九月壬寅条记载这次战役的经过如下：

“初，肥河卫都指挥别里格奏：兀良哈拘杀其使人，朝廷许其报复。别里格遂同呕罕河卫都督孛哈答等率众至格鲁坤迭连地，与兀良哈头目拙赤、安出等战，大败之。遣指挥咬失以状闻。上赐彩币奖谕之。”

《明史·三卫传》等也采录了这个记录的要点。兀良哈头目拙赤、安出，就是泰宁卫都督拙赤和福余卫都指挥安出；和他们搏斗的肥河卫都指挥别里格，就是曾和阿鲁台打过交道的故都指挥刺令哈的儿子；呕罕河卫都督孛哈答就是故都督乃胯之子宁哈答<sup>①</sup>。肥河卫的位置肯定是在哈尔滨东边蜚克图河边。呕罕(Ouhan)河卫这个名字，我想可能出自注入三姓方面的倭肯(Weken)河<sup>②</sup>。别里格、孛哈答，如后面所说，是当时女真唯一的大酋。重要的作战地点格鲁坤迭连的位置不详，很遗憾，但按形势推测，可能是满蒙交界地方的冲要，应该在今农安、长春方面去找。这次战役，朝鲜没有得到消息。又据《实录》正统十年二月戊申条载：“卜忽秃河卫指挥金事巴真等奏：尝被达贼虏掠人马，去年七月间，同都督别里哥(格)等，率众往彼地面，杀败贼徒，将所获马，遣人进贡，赐敕奖之，并赐彩币表里。”由此可知，格鲁坤迭连战役发生在九年七月。

而冲突并不只是格鲁坤迭连一次，十年，可能又在西方兀良哈

---

① 据《实录》宣德八年秋七月乙亥、正统元年二月丁未等条，可知肥河卫的酋长世系是“哈哈缠——刺令哈——别里格”。又据正统七年十二月戊子等条，可知呕罕河卫都督是“必缠——乃胯——孛哈塔。”

②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52页）原书第225页。关于设置呕罕河卫事，也见于《实录》永乐六年春正月甲戌条。

地面发生了战争。《实录》正统九年九月壬寅，在上引肥河卫的奏报之后，接着说：

“时，兀者卫指挥莽刺随别里格，往诸卫互市，格鲁坤迭连之战，达寇悉掠其所赍，莽刺忿其强暴，复请于朝，欲率众追杀。从之。”

又十年二月庚戌条载：

“塔山等十七卫都指挥弗刺出等奏：累破兀良哈三卫达贼扰害，欲率领人马，前去复仇。从之。”

同月乙卯条也载：亦儿古里等卫指挥佉事斡罗等来朝，因请“率领人马，往兀良哈地面复仇。”明廷借他们归还之便，谕各卫管事头目说：“果曾被达贼侵扰，听其报复，但不许生事启衅，以害良善。”

兀者卫是在今呼兰、绥化方面兴起的，前已论述<sup>①</sup>。塔山卫是《实录》永乐四年二月己巳条所说：“女真野人头目塔刺赤、亦里伴哥等四十五人来朝，置塔山卫，以塔刺赤等为指挥同知卫所镇抚千百户。赐诰印冠带裘衣及钞币有差”的地方，也就是后来清初呼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的前身。但从称作呼伦(Hūlun)即所称忽刺温(Khulaghun)来看，原来可能出自今呼兰河地方<sup>②</sup>。亦儿古里卫和兀兰、札木哈、脱木河、福山各卫，都是永乐四年八月戊子设立的。卜忽秃河卫和阿儿温河、可河两卫则是永乐十二年三月庚辰设立的，它们的位置沿革都不清楚，恐怕都是松花江流域的部落。总之，这些都是所谓海西女真，是居住在最易受蒙古入侵的今哈尔滨平原的居民，因而为了抵抗蒙古东侵的大势联合起来，求明支援，并获得复仇的许可。十年秋，女真联合军遂大举反攻兀良哈。

《实录》正统十年九月甲申(十四日)条载前此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曹义奏报海西女真的进军计划，说：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161页)原书第167页。

<sup>②</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161页)原书第167—168页。

“海西肥河等卫女真都督刺塔、宁哈答、别里格遣其徒咬束等来报：欲于今秋，率众往福余等卫，报复私仇。已聚兵辰州。”

接着，冬十月庚申（二十日）条载下述敕谕，略述战况，并叙述停战后明廷作为宗主国出任调停的态度说：

286 “敕谕福余卫都指挥同知安出、都指挥金事歹都及大小管事头目人等曰：今得尔等奏，女真头目刺答等引领人马，到尔地方，杀掠人畜家财，尔歹都率人马追逐，夺回人口。今欲复率部属，往彼报仇。然去年冬，刺塔等奏，被尔处所属杀掠其人马财物，累请擒治。朝廷谕彼令挨寻原贼，依俗赔偿媾和。尔兀良哈与女真，皆朝廷开设卫分，乃彼此交构报复，论法俱不可容。特念尔等远人无知，悉置不问。自今各宜谨守法度，毋作非为，与邻境和睦，用图永久。仍宜戒饬部属，凡往来须远离边境，恐巡哨官军一概剿杀难辨，特谕知之。”

据《实录》载：明对泰宁卫都督拙赤、都指挥同知隔干帖木儿等，也有同样的敕谕。又，同年十一月己丑（二十日），还用同样敕书晓谕女真说：

“敕谕兀者卫都督刺塔等、肥河卫都督金事别里格等、呕罕河卫都督金事儒哈答及各野人女真卫分都指挥等官头目曰：今得尔等奏：去年被兀良哈达子劫掠尔女真人畜财物，近者尔往彼报复，得其达子人口。彼复追及尔等，将所得达子人口遣还。就遣人往彼，取原掠尔女真人口，遣人来奏。近来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亦奏：欲复率部属来尔处报仇。朕以尔野人女真各卫与兀良哈达子各卫，皆朝廷开设，皆当以奉公守法为心，乃互相报复，不知悔过，岂保全长久之道。已遣敕切责安出等，不许擅动人马。敢有近边者，悉听官军剿杀。然彼谲诈反复，素性不常。尔等宜整饬人马堤备。如彼远遁境外，尔亦不必穷追，朕以尔女真卫分忠顺朝廷，始终无间，特谕知之。”

拿这条和前引给福余卫的敕谕对照一下，就足以推测出事变的真相了。

阅读上述史料，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海西女真联合进攻三卫，而防御方面只见有福余、泰宁两卫，却看不到朵颜卫的名字。我想这是因为三卫之中，福余本土在齐齐哈尔方面，泰宁本土在洮南附



近,而朵颜的根据地却在今索伦、突泉方面。各卫逐渐南下、东侵,因而造成同女真斗争的原因。纵使这样,首当其冲的看来只是东边的福余、泰宁两卫,西端的朵颜卫几乎没有参与。还有一点,上述史料特别明显的是,明廷对女真明白表示有好感,而对三卫没有丝毫好感。这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即三卫乘瓦剌煽动,极其骄蹇;反之,女真专赖明廷援助,表示忠顺的当然结果。战争是有恃于明廷声援的女真毅然发动,先在格鲁坤迭连会战中获胜,乘势想进一步深入敌方地区。前后两次,当然是连续战争。起初,明廷大力声援女真,后来看到纠纷长期化,便在战争还没有转入对女真不利的形势以前,出面调停。三卫的损害可能也不很大。遗憾的只是女真军集合地的辰州,没法考证;战斗是在哪里进行的也不能确定。

## 2. 瓦剌的东侵

### 甲、瓦剌蹂躏三卫

三卫既失去入侵明朝的机会,侵犯女真又遭到反击,不久自己反而遭到赖为盟主的瓦剌的蹂躏。前面已经说过,瓦剌和三卫的关系。从阿鲁台灭亡时起就日趋亲密,两者的联姻关系,更加证明了这点。如后所述,脱脱不花王的前妃也是所谓兀良哈虏酋的爱女,也先本身也一再倚靠同三卫的联姻政策。据《实录》正统六年十二月戊戌条载:

“泰宁卫都指挥隔干帖木儿奏:以女与瓦剌太师也先为婚,令(今?)将原送马匹进贡,乞赐珍珠罽毼冠袍为礼。上命赐大红纁丝表里二、青纁丝表里一。罽毼冠袍等物①无例。其止之。”②

① 罽毼是蒙古妇女的一种头饰,详见白鸟库吉《亚细亚北方民族的辫发》(《史学杂志》第三十七编第三号——大正十五年三月、第224—226页)。

②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九十六册、正统实录卷八十七、第2叶,“令(今)将原送马匹进贡”作“今将原送马匹进贡”。——译者

这个提议,好象就这样做了,于是也先就成了泰宁卫酋隔干帖木儿的女婿。隔干帖木儿也作革干帖木儿,前述和女真打仗那条里也见到这个名字,是后来泰宁卫著名的掌卫事都督脱脱孛罗、歹塔儿、只儿挨等的远祖<sup>①</sup>。又《明史·三卫传》也载,当时“泰宁拙赤妻也先以女,”因此,拙赤之女也是也先众妻之一了。都督拙赤是泰宁卫第一个大酋,故都督阿者罕的儿子、都督脱火赤之弟<sup>②</sup>。

于是,三卫和瓦剌通婚,受它的煽惑,便侵犯明和女真。但不久就遭到瓦剌的蹂躏。瓦剌为何突然来攻三卫地方不详,可能是为了完成它的统一,也想完全吞并这东边的地域,而直接的名义却是剷除潜伏在这里的劲敌阿鲁台的遗孽。在这以前,阿鲁台在强盛时曾和三卫结亲,灭亡以后,他的遗族逃窜三卫。这已经谈过<sup>③</sup>。其中,他的次子火儿忽答孙之妻速满答儿好象是三卫的酋首<sup>④</sup>,这从《实录》正统二年冬十月癸酉、三年九月壬午等记录里可以了解。瓦剌所寻求的必定就是这类人物。关于此事,《实录》正统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条载授谕泰宁卫都督佉事拙赤、朵颜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福余卫都指挥同知安出等的敕书里说:

289

“尔等奏:瓦剌欲遣人马于尔处,挨索阿鲁台之孙,请朝廷恤恤。及称遇急,欲移部属,潜避边境山谷。朕从所奏,敕边将不许侵扰。其阿鲁台之孙,听其来朝保全身命。尔等又奏:欲遣人往女真与都督刺塔等议和,悉听其便。”

<sup>①</sup> 据章潢的《图书编》(卷四十四)所载《蓟镇抚赏长策》说:“按三卫之设,每卫置都督一人。泰宁卫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儿,再传而绝;右都督曰革木干帖睦儿,今袭者曰只儿挨。”关于右都督: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说:“始祖右都督革干帖木儿生脱脱孛来,其子曰歹塔儿、曰火勺儿罕;歹塔儿子,长曰只儿挨,袭祖职。云云。”这个革木干帖睦儿、革干帖木儿,实际就是革干帖木儿,即隔干帖木儿。《实录》里有很多证明。但这应另文详述。

<sup>②</sup> 参看《大明实录》宣德六年八月甲寅、八年五月壬戌等条。

<sup>③</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45—247页》原书第222—223页。

<sup>④</sup> 参看同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305—306页》,本书第195页注<sup>③</sup>。

阿鲁台的儿子们都在父亲灭亡前后，投降了明朝，其中独火儿忽答孙盘据三卫没有屈服。但到正统十年十一月癸酉，突然和明朝通好，结果就有了上述的敕书。所称“阿鲁台之孙”，我想就是火儿忽答孙的儿子<sup>①</sup>。三卫为瓦刺的强暴态度所吓倒，突然求助于明朝，并和女真议和了。

然而瓦刺到这时候才索讨阿鲁台的孙儿，只是想借端启衅，实际是这时无论如何想要征服三卫地方。据《实录》载，正统九年八月辛酉条已经说：“使臣归自瓦刺言：虏阅兵利器，交构兀良哈诸部，意在寇边。”当时正是泰宁的拙赤住在瓦刺那里，企图请求派兵对明施加报复的时候，因此，这份报告可能是个误报。但至少，正统十年冬十月己未条确实载有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的奏报，说：

“比者，益实等卫野人传言：瓦刺也先以岁饥故，欲遣人马于红崖子山围猎，恐其因而入寇。”

也先人马这时已进驻到辽东塞外。红崖子山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今赤峰，但按当时形势想来，可能是更少偏北方的山。

总之，瓦刺的势力很快达到了兴安岭以东，多数是大元宗族的三卫各酋尽管都顺服元主脱脱不花，尽管利用瓦刺的势力，但并不轻易屈从瓦刺也先的约束，恐怕这就是冲突的原因。也先终于感到有施加压力的必要，果然，不久就派来大举讨伐的军队。《实录》正统十一年冬十月乙巳（十一日）条载也先出兵情况说：

“瓦刺也先遣其徒奄克至大同称：也先率众往兀良哈，恐回时人马困乏，索粮接济。就欲与太监郭敬相见。敬以闻。……”

同月己未（二十五日）条记述他献俘，说：

“敕谕瓦刺太师也先曰：近者太师遣头目把秃不花等，赍奏将所得兀良哈人口马匹来进。朕特颁敕褒奖。……”

<sup>①</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45—247页和卷305—306页），本书第195页注<sup>③</sup>。

从乙巳到己未，其间只十余日，也先送来的必定是战役初期的俘虏，把秃不花等由东方战场直接送到北京来的。《实录》同一条接着说：“初，把秃不花等不由大同、朝贡使臣往来大道而来，乃从迤北境外山路险窄之处行走。云云。”就是指这种情形说的。献俘的本意，当然是对明廷的一种示威运动，威胁明的属夷，试探它的态度，有向明廷问鼎轻重之意。尤其骇人的是，当时也先的进军路线，仿佛是经过靠近明边的漠南内蒙古地带。而明廷对此只表示“近闻太师等杀掠兀良哈部属，恐彼余众奔遁，来边为盗。已敕边将严谨提防。遇有近边者，即时剿杀。今虑太师人马不知朝廷禁令，或往来边外，边将一时不辨，或误有所伤，太师宜毋令近边。”

291 这就是直接有关瓦剌第一次侵伐兀良哈的全部记录。但据后面所引正统十二年秋七月庚戌所载敕书，说泰宁卫名酋掌卫事都督拙赤等大都在这次战役中被杀了，可见战争的规模相当大，并不限于泰宁、朵颜两卫，也波及到东边的福余卫地方。象《实录》正统十一年十一月癸未条所载“福余卫达子把秃等九人，为也先所逼，挈家来归。上命皆为头目，于广宁居住。”就是一例。这次战役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三卫命运的大事件，当时朝鲜人传闻的记录载说：“中国人言：深处达达瓦剌也先，将兵亿万，几歼三卫达子”<sup>①</sup>。明《实录》正统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条所载兵部尚书邝埜等奏报，总括地说：

“瓦剌虏酋也先，自其父脱欢时，吞并阿鲁台，部落益以强大，而西北一带戎夷，被其驱胁，无不服从。惟兀良哈三卫不服。也先又亲率人马，分道掩杀。自此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

这些话便成了后来夸大也先势力的典据。

《明史·三卫传》便把它说成是“瓦剌复分道截杀，建州亦出兵攻之，三卫大困。”建州是否真的出兵攻打了？别无证据。不过，瓦

<sup>①</sup> 《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九年（正统十二年）闰四月戊子条。

刺分道截杀，“三卫大困”，确是事实。如后所述，三卫虏酋的族谱等多半这时散佚了，以前的情况，无从得知<sup>①</sup>。这岂不可说“自是三卫寢衰”吗？

因此，《明史·三卫传》接着说：“十二年春，总兵曹义、参将胡源、都督焦礼等分巡东边，值三卫入寇，击之。斩三十二级，禽七十余人。”恐怕不确实，这并非三卫入寇，只是当时击退残败余众中逃近边境的人。据《实录》正统十二年二月甲子条载，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奏称：

292

“臣会同军马，出境巡哨。总兵官都督曹义出广宁，兀良哈贼众匿林中，义率兵围之，贼突出迎战，我军奋勇击之，贼大败。左参将都指挥胡源等出开原、辽阳，都督焦礼出宁远，俱遇贼，各战败之，全师而还。凡斩首三十二级，生擒七十余人，获马牛羊四千六百有奇。……”<sup>②</sup>

又夏四月乙未条载有大肆论功行赏事，叶氏的《三卫考》里也有大致无误的记载。当然，明的边境，直到近塞边外都被看作是警备区域<sup>③</sup>。因而接近塞垣就不能不说是犯境，但把它写作“三卫入寇”就不对了。实际，这时三卫已无侵寇的余勇，明将只是掩袭残寇，博得了奇功而已。

《实录》正统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条载有上述兵部尚书邝埜等的奏言，又二月乙未，大同巡抚罗亨信也上奏说：“达贼也先自去年秋，抢掠兀良哈，得志回还。云云。”看来瓦剌征伐兀良哈，大约在

<sup>①</sup> 从本书第234页注<sup>①</sup>所举《图书编》和《卢龙塞略》的例子，也可以了解，除《明实录》外，各种成书所传三卫的世系大都是从这以后开始的，以此为始祖。以前的世系都没有留传下来。其理由之一是时代遥远，但主要的理由必定是因为遭到这次也先的蹂躏，谱牒记录都丧失了。

<sup>②</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百〇七册，正统实录卷百五十一、第1叶，“二月甲子”，影印本作“三月甲子”。——译者

<sup>③</sup> 汉人在同北狄之间筑起塞垣是作为防御设备，并不是用来表示两者的边界。塞垣以外几百里的地区是警备区域，是不许北狄入侵的瓯脱地。当汉人势力强盛时，经常如此。因此，倘有敌人近塞的警报，能干的将士必定要去击退近塞的敌人。在汉人看来，并不违法。

正统十一年似乎已经结束,其实,瓦剌直到十二年还在平定三卫残寇,这在《实录》里证据很多。即正统十二年闰四月戊寅(十七日)条叙述当时驻扎在辽东境外的瓦剌兵重又蹂践朵颜余众,说:

“近朵颜卫指挥乃儿不花等遣指挥哈刺兀塔儿等言:也先诱彼,往取所掳人畜。比至,一无所还,反遣人取其所虏人家属。恐其复来抢劫,欲率众移居白山。”

293 据五月戊午(二十八日)条载,这个乃儿不花也被也先之弟赛罕王杀了,接着,六月甲戌、乙酉,七月庚戌,八月甲子等条,还记载被瓦剌追逐的三卫余众相继投降明朝的事。乃儿不花是正统六年冬十月壬申以后常常出现在《实录》里的朵颜卫的大酋。白山可能在今广宁北面的白云山、白土岭附近<sup>①</sup>。

《明史·三卫传》叙述这事说:“其年,瓦剌赛刊(罕)王复击杀朵颜乃儿不花,大掠以去。”

立即接着说:“也先继至,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独走避恼温江。三卫益衰,畏瓦剌强,不敢背。云云。”其中,后者显然是根据《实录》正统十二年九月己酉条所载,谕提督辽东军务王翱的敕诏所说:“瓦剌朝贡使臣言:也先兵侵兀良哈,其泰宁、朵颜二卫,已为所胁,惟福余人马奔恼温江,彼又欲待冰冻时追之,因往海西收捕女真。云云。”不仅是泰宁、朵颜两卫,就连福余卫的南进地区,也全被夺了。

《实录》正统十三年二月乙丑条还载:

“敕谕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曰:比者,千户王成还自海西,顺赉尔奏言:去年为迤北贼徒抢杀,避于恼温江居住,乞朝廷招抚。朕念尔等流离失所,特遣成赉敕,直抵恼温江晓谕,尔等即互相劝谕,率领人民,来辽东

<sup>①</sup> 《辽东志》(卷一)《广宁山川》条说:“白云山,城北九十里,珠子河发源于此。”又“白土岭,城北七十里。”白云山就是后来著名的泰宁、福余两卫交界的白云山。《辽东志》里另外还有许多白山、北山等名字,但作为当时朵颜卫酋长逃去的地方都不适合。又,关于乃儿不花事,见于《实录》正统六年十月壬申、闰十一月辛卯、十二月庚戌和八年六月己亥等条,都只载朝贡的事。

境内,选择水草便利宽舒善地,安插居住,给与粮赏。使大小老幼,各安生业。尔不可迟疑,有负朕恩待之心。”

当时,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乞求明廷招抚,明使臣远到恼温江即今嫩江江边安抚他们,允许他们逃入辽东境内。《实录》同年夏四月丙子、六月庚辰等条载有诏谕这时逃离本土散处滦河一带的三卫头目等,允许把他们都安插在辽东水草好的地方。

还有《实录》里没见到、《明史》也没有采用而据郑晓的《吾学 294 编》(《皇明四夷考》上)《兀良哈考》正统十四年条载:

“己巳(正统十四年),福余大(泰字之误)宁结也先,为也先乡道,朵颜独扼险不肯从。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余、大宁人畜去。”这事,叶向高的《三卫考》(《四夷考》卷二)、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八、洪宣正景经略)、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二、鞑鞑)、等书都已采录,尤其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把它写在十四年三月,并在结尾处说:“其秋,与也先合,土木北狩。云云。”但此事不仅不见于《实录》,就是当时停留在蒙古的杨铭所著的《正统临戎录》上,也没有见到此事的踪迹。而且本文说“朵颜独扼险不肯从,也先至,不能入塞。”似乎朵颜已经占据了热河的山险,但这绝不是事实。当时,朵颜还在遥远的北方<sup>①</sup>,即使说据守兴安岭侧面的山险属实,当时朵颜已遭到极惨重的蹂躏,如后所述,它的一部已被迁到西面蒙古地方了。我想这可能是郑晓等相信后来朵颜占据热河地方独自强盛起来时期的传说,把它误写在这年一条里了。《明史》不采用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明智的判断。因此,现在我对这种传说也略而不述。

经过上面所说的两次征剿,瓦刺对兀良哈的讨伐该是如何彻

---

<sup>①</sup> 当时朵颜卫的根据地还在现今洮儿河上游方面。从《李朝实录》世宗二十四年(正统七年)五月戊辰条所记蒙古皇帝所遣朝鲜招抚使笃吐兀王的话,说:“我是海西西北朵颜达达人,”当然可以明白。海西是现今哈尔滨扶余方面,从这里更往西北,正是洮儿河流域。



295 底,除前述各种征兆外,还明确表现在下面引证的几句话。即后来,在瓦刺的阿刺知院发动叛乱、杀死他的主子也先时,首先数出也先的三大罪状说:“汉儿人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还,今日轮到汝死矣”<sup>①</sup>。第一句是说也先曾寇掠汉人,并擒获了大明正统皇帝;第二句是说他弑杀他的主子脱脱不花,歼灭了元室遗裔;第三句是指这次剿戮三卫。也先征略四方,劫杀颇多,而独特别指数这三件事,可见剿戮三卫的程度,决非寻常,同时也可以想像到这次侵犯的理由并不充分。至于瓦刺究竟怎样压了三卫不详。但肯定和后来脱脱不花王经略海西女真时一样的手法,反抗者杀、遁逃者焚烧其家宅遗财、顺服者囚而载归的蒙古式战法。至少,当时三卫俘因为数相当多。这事容待后述。而且也先的势力不仅摧毁了三卫,还进一步迫使东邻女真屈服,南下逼近到中国的中原。

## 乙、瓦刺的满洲经略

瓦刺席卷三卫的余威,当然会波及到东邻的女真地区。据朝鲜风传:瓦刺经略了三卫,同时还打算侵袭海西野人,女真野人对此畏惧震骇。《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九年(正统十二年)闰四月戊子条载有据通事崔伦的奏启的前引“深处达达瓦刺也先将兵亿万,几歼三卫达子”一条,立即接着说:“又于夏秋间,谋袭海西野人。野人296 畏惧,挈家登山”<sup>②</sup>。又六月戊子条载世宗给平安道监司的谕旨说:

“今通事金辛回自辽东启:达达也先太师屯兵黄河,冬月欲攻海西野人。辽东阅军堤备,……预料也先既灭三卫,欲歼海西,诸种野人莫不畏惧,不敢宁居。盖其势方张,如此其盛,将来之变,难以尽知。……”

又据十一月乙未和三十年(正统十三年)二月壬午等条载,朝鲜本

① 见《大明实录》景泰五年冬十月甲午条。

② “登山”是女真人紧急时避难的常法,其设备完善者,即形成表示该地方特色的山城而发达起来。

身听到这些风传也颇露出震动和警戒的样子。上述也先屯兵的黄河,从地理上说,并不是真正的黄河,应该是所谓潢河,也就是今辽河上游的西喇木伦(Shira Müren)河。总之,这一年(正统十二年)的秋冬间,战祸迫在眉睫。上引《大明实录》正统十二年九月己酉条载瓦剌贡使的话,说泰宁、朵颜二卫已被胁迫而屈从,福余人马已奔赴北方恼(脑)温江,“因往海西收捕女真”,必定指的就是这件事。

但据明人的记录,战祸危机早已来临。即据《实录》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条载,已在敕谕女真吉河卫指挥速鲁董哈之男北赤纳等,应该规避瓦剌的诱惑说:

“近得尔等奏言:闻迤北鞑鞑来抢各卫,尔野人女真欲收拾人马堤备,具见尔等保守领土、忠敬朝廷之意。敕至,尔即约束部属,但有远夷奸人到来,蛊诱尔众为非者,即拒绝捕治。或来侵尔境,即并力剿杀,斯为尔福。近观兀良哈三卫,皆因其头目与远夷人交通,致彼数数往来,察其动静,今被劫掠人畜,实所自取。尔等得以为鉴。……”

吉河卫就是《实录》永乐四年三月癸卯条所说的“女真野人头目速鲁董哈等来朝,置吉河卫”的地方,可能是相当远的腹地,犹且如此 297 动摇,何况首当蒙古入侵之冲的西边各卫,当骚动更甚了。前引《实录》正统十二年闰四月戊寅条载朵颜卫指挥乃儿不花的话,下文接着说:“又言:本卫达子速可台娶兀者卫都督刺塔妹为妻,也先令速可台来迫刺塔,馈送粮食。且言:违命即肆抢掠。因来侵扰广宁、开原。云云。……”七月庚戌(二十日)条还载敕谕刺塔等一文如下:

“敕谕海西野人女真卫分都督刺塔、别勒格、宁哈答、都指挥末朵斡、长安堡及建州三卫都督李满住、凡察、董山各卫都指挥等官大小头目,曰:今兀良哈来朝者言:瓦剌复欲侵劫兀良哈部属及尔地方。且瓦剌居迤北之地,兀良哈居迤南之地,本不相侵犯。近年瓦剌谋取兀良哈,以结亲为由,与其都督拙赤等交结。去岁为彼劫掠,拙赤等先死,其余败亡。往事可鉴。今此虏又欲谋尔野人女真。尔宜戒饬所属头目人民,但有虏

寇来蛊诱者，即便擒拿，送镇守官，具奏处置。侵犯者即并力剿杀，无失建立功业、忠报朝廷之意。”<sup>①</sup>

刺塔是前述兀者卫都督，别勒格(Pieh-lê-ko)是肥河卫都督别里格(Pieh-li-ko)，宁哈塔(Ning-ha-t'a)是呕罕河卫都督儂哈答(Ni-ha-t'a)。建州三卫都督是本卫李满住，右卫凡察，左卫董山等。刺塔等是当时女真唯一的大酋，受也先胁迫，奉命馈送粮食。明廷对这种形势颇为惊骇，便对当时女真主要各酋发出了上面所说的通谕。接着，八月壬午(二十三日)条就有都督刺塔奏报：“迤北鞑靼遣人来其卫，追寻兀鲁歹等。”明廷对此一面向蒙古抗议，一面又命令边将晓谕刺塔，坚决和北虏断绝来往，勿蹈三卫的覆辙，并说：“敢有违者，听刺塔等依法惩治。”据后来明帝致鞑靼可汗的信，提到这件事时说：“前岁因迤北差人到兀者等卫，跟寻仇人，已致书可汗，并谕太师也先，各安礼分”<sup>②</sup>。由此可知上述兀鲁歹必定是蒙古的仇人。但每以“跟寻仇人”为借口来逼迫敌人，正是也先导致用兵前的惯用手法，明廷深怕开国以来的属夷女真受挫而合并到瓦剌，丧失所谓辽海藩篱，但瓦剌决心以实力来实行它的政策，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条载：“瓦剌平章领人马，于北山驻扎，此必也先所遣，欲胁野人女真，使之归己。”不久，海西女真仿佛就落入也先的权力之中了。

于是，席卷海西地方的也先的威力，更南并建州，北抵黑龙江流域。如上所述，据《明史·三卫传》载，正统十一年秋，在瓦剌第一次剿杀兀良哈时，就已“建州亦出兵攻之，三卫大困”了。这并没有其他确证，也不能以此立即证明当时建州已经屈从于瓦剌，但至少正统十三年时，瓦剌的胁诱书已撒遍全满洲了。《实录》正统十三

---

①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百〇八册、正统实录卷百五十六、第6—7叶，“复欲侵劫兀良哈部属及尔地方”，没有“及尔地方”四字。——译者

② 见《大明实录》正统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条。

年春正月乙巳条载，北虏经常遣人胁诱。于是，明便晓谕“建州等七十五卫所都督同知李满住等及大小头目人等，”劝他们必需坚守信义，拒却诱惑。并告戒他们：“敢有轻听诱，私通夷虏，引寇为患，必调兵马，剿杀不宥。”又据《实录》载：是年秋，蒙古以成吉思汗（太祖）、薛禅汗（世祖）名义胁诱女真，明廷便在十一月庚寅，赐敕安抚女真；又在十四年春正月己酉致书鞑靼可汗抗议。下面的引文就是这个抗议书里的一段。说：

“去岁秋，女真野人卫分都指挥等官来奏：尔瓦刺遣头目把秃不花 299 等，同兀良哈达子，赍文书到各卫。其书云：前元成吉思及薛禅可汗授彼父祖职事，要令彼想念旧恩，及要彼整备脚力粮饭。彼各头目将尔瓦刺文书来奏，朕览其词，皆诱胁之意，非正大之言。……”

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就此事说：“也先益纠结诸胡，使谋我。贻书兀良哈，谓尔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禅可汗所授，尔慎勿忘。且责令供顿过军。兀良哈以闻。诏问也先，不报。”《名山藏·鞑靼传》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这里的兀良哈当然是女真野人之误，但从：“要彼整备脚力粮饭”，和“责令供顿过军”，可以想像当时瓦刺在满洲的活跃情形。看来明代蒙古人在顺帝丧失大都逃往朔漠以后，也决不认为自己灭亡了，仍然保有本土，设官建元，夸称帝号，尊仰成吉思汗（太祖）、薛禅（世祖）的威德。因此，它的势力一旦大振，当然还要恢复旧业。前述正统七年脱脱不花王给朝鲜的诏谕里，就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这时给女真各卫的信，几乎也和那个诏谕一样，更加重了招降条件。

明廷对此晓谕天命所归，加以反驳，本是惯用手法，而《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庚寅条所载赐女真各部的敕谕里，叙述这事说：“尔等世受国恩，听朝廷节制。兹乃受虏文书，于理甚不当。况尔居东陲，虏居北地，相去甚远。虏以文书遗尔，事必有因，云云。”由此可以想像，女真各部已经和北虏有了往来。果然，据《实录》正统

300 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朔条载：“秦宁等三卫并忽鲁爱等七十四卫”，都受到瓦剌也先诳诱，屡为边患，便派人带敕书七十二道，分别晓谕他们。再查《李朝实录》这年（世宗三十年、正统十三年）夏四月庚辰条载谢恩使通事金辛的话，只简单叙述说：

“也先军击三卫鞑鞑，又击老温江、其里未等处野人。野人同力拒战，不利还，退。”

这老温江就是恼温江，也就是嫩江，可见福余卫逃窜的地区也遭到了追击。其里未必定是《辽东志》（卷九）等书里见到的吉里迷，是今黑龙江流域的吉勒迷（Gilemi）族<sup>①</sup>。

《明实录》里也见有也先势力扩展到黑龙江流域的记录。起初，黑龙江野人的通贡，在永乐、宣德年以后，曾一度断绝，到了正统五年九月，久绝之后，又报其酋首希望入贡。十二年十一月，又有考郎兀卫酋长来说，黑龙江各部野人想入贡，请予招抚。明廷对此答复说，并不勉强招抚远夷，但自愿来贡，也不拒绝<sup>②</sup>。但继而得到报告说，这里也遭到也先的诱胁而拒绝了，于是明廷特别赐敕奖谕。《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条所载如下，就是指这件事：

“敕黑龙江野人头目土忽儿、孔加兀察、亦巴谷撒儿、得令哈等曰：亦文山卫指挥满秃言：尔等不听也先怵诱，愿出力报效，足见忠顺朝廷之意，朕甚嘉之。特令满秃赍敕谕尔等，自今也先遣人怵诱，尔即擒送辽东总兵等官处治，但重加官赏。盖瓦剌本北虏散部之人，妄称元后，伪立名号，尔等切勿招引，自取祸患，其钦朕命，无忽。”

301 考郎兀、亦文山等卫都在松花江下游，在控制黑龙江野人入贡的地位<sup>③</sup>。由此可见，那么强大的也先势力似乎还没有十分达到黑龙

① 《辽东志》（卷九·外志）分别叙述乞列迷、乞黑（里）迷、吉里迷等，当然都是同一族名的异译。又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222—223页、第391—392页、第450页等。

② 《大明实录》正统五年九月戊午和十二年十一月癸丑条。

③ 亦文山卫的位置不详。考郎兀卫恐怕就是《辽东志》（卷九）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考郎古城地方，今松花、黑龙两江汇流点附近。参看池内博士《铁利考》（《满鲜报告》三、第123页），

江下游区域。尽管如此，从正统五、六年时起，也先的凶猛影响可能直到这方面引起了动摇。

明廷对于瓦刺的实力经营，只用空言进行招谕。如前所述，《实录》正统十三年二月乙丑条就载有招抚窜逃到脑温江的福余残众的事。同年夏四月丙子条又说绥抚散处南方明廷边外的三卫余众，劝他们回牧旧地。说：“如仍被虏逼胁，令头目奏来，安插于辽东水草便利去处居牧。”但到了六月庚辰，他们举部来投，便安插在辽东宽便之处。不过，空谈毕竟敌不过实力，瓦刺势力终于席卷了三卫直到女真，并震慑朝鲜，立即逼近明边，威胁中国朝廷了。

### 3. 也先太师(上)

#### (甲) 也先对明的侵寇

瓦刺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也先<sup>①</sup>，在正统四、五年之交，父亲顺宁王脱欢死后，继承王位，日益恣逞猛威，大力经略四方。他的根据地在西方的势力，立即达到了中亚，压制东察合台罕国，控制了乞儿吉思(Kirghiz)各部。这暂且不谈，这里只举他在东方震慑明人耳目的发展事例。首先是和脱脱不花王联合，平定漠北；七年春，遣使到朝鲜；八年秋，南下降服明廷西边的哈密、沙州、赤斤蒙古各部；十一、二年，东进蹂躏兴安岭以东的兀良哈；十二、三年间，威逼满洲女真，逐渐逼近了明边。《实录》正统十二年冬十月辛酉条载饬提督辽东军务王翱的敕书说：“瓦刺也先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噬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今又东极海滨，以侵女真。”指的正是这件事。这种势力发展的结果，便形成了早晚必定和明朝发生冲突的形势。

<sup>①</sup> 这个称号实际就是景泰元年十一月甲寅条所载给瓦刺的敕书里的称号。还见于《实录》同日条和郑晓的《皇明北虏考》等。但也先起首就掌握了这种称号的全部实权了。

也先首次显示要入侵明边的气势，是在正统九年秋。即《实录》九年九月丁亥条载当时戒飭沿边守臣的话，说：

“比得降虏言：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卿等宜戒飭将吏，练军马，缮营垒。……”

十月庚午条、十二月戊辰条也记载了由其他方面传来的警报。这正是前述泰宁都督拙赤抱怨明廷讨伐，打算利用也先的野心，引导他人寇明边，以图报复的时候。而三卫不久就和女真发生了纠纷，顾不得南窥，便立即同明廷讲和了<sup>①</sup>。因此，瓦剌失掉了向导，便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不过，当时瓦剌继去年经略哈密和沙州之后，正在不断努力经营西陲。因此，明廷对此必须严加警戒。《明史·本纪》里简单记述这事说：八月“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镒经理西北边备。”据《实录》正统九年十二月甲寅条载镇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奏报：

“比得各处报：瓦剌也先既遣人伪授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都督喃哥等为平章等官，又擅置甘肃行省名号，意在邀结夷心，为患边境。宜严为防御之计。”

元代的甘肃行省几乎和今甘肃省一致，包括瓜州(安西)、沙州(敦煌)方面。明代把它隶属在陕西行都司之下，归北边军政管辖。放弃了嘉峪关以外地方，在那里设置了沙州、赤斤蒙古各土卫<sup>②</sup>。这时也先吞并嘉峪关外地区，恢复了甘肃行省，任命沙州、罕东、赤斤蒙古各卫酋长为平章等官。这显然是恢复故元领土的第一步，其次就要进逼中国内地了。明朝君臣极力警戒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明朝最需要警戒的是三年以后，正统十二年春，瓦剌已

<sup>①</sup> 《大明实录》正统九年冬十月庚午条载：“泰宁等三卫都督拙赤等遣头目朵罗罕等，献所获犯边贼首阿台马畜及贡马谢罪，云云。”后来三卫贡使连续向明廷朝贡。

<sup>②</sup> 参看《元史》(卷六十)《地理志》和《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



经略了兀良哈,立刻窥伺明边的时期。《实录》该年春正月庚辰条,继前引兵部尚书邝埜论也先之后,先叙述前年、九年警备的事,接着述到目前的危急说:

“前年,也先尝欲俟我边将送彼使臣出境,乘间抢杀。及分遣人马于甘肃、宁夏等处,约期入寇。仰赖皇上深烛其奸,豫敕沿边严备。又命定西侯蒋贵等,统率精兵巡边备之。其计不行。今也先率其丑类,远离巢穴,来边窥探,烟花不绝。……”

又二月乙未条载巡抚大同、宣府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奏报:

304

“达贼也先自去年秋抢掳兀良哈,得志而还,累来窥边不绝。料必驻扎不远,决有俟隙为患之意。……”

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卷六)也记述当时罗亨信上言,说:“虏酋也先专候衅端,图为人寇。宜预于直北要害,增置城卫,及修各卫土城备之。不然,恐贻大患。”当时还是也先为经略三卫而南下,没有远离漠南的时候。《实录》同年秋七月甲辰条载大同参将石亨的话,说:“达贼也先并吞诸部,其势日盛,必来犯边。云云。”《明史·本纪》同日条载对此措施,说:“敕各边练军备瓦剌。”

这当然不仅是明人方面的杞忧,瓦剌方面也确有其计划。《实录》同年十一月丁未条载迤北来归的鞑靼阿儿脱台说:

“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

叶氏的《北虏考》和《明史·瓦剌传》等多记述了这事的大意。按理说来,对颠覆元朝的明廷应该特别憎恨的是元室嫡裔的脱脱不花王,而不应该是西陲散部出身的也先太师。但实际情况是,当时掌握全蒙古实权而直接压迫明边的,是拥有实力的也先,而不是寓公似的脱脱不花。脱脱不花为也先势力所逼,蜷居在遥远的东北腹地,他属下的三卫是明廷的贡夷,尤其苦于也先的压制。蒙古和 305

明廷开启战端，贡夷的三卫肯定最感痛苦。这里有脱脱不花和明廷灵犀相通、利害一致之处。实际上，脱脱不花是对明廷持软弱论的代表人物。在明帝几次给脱脱不花的国书里，也可以看到脱脱不花对明廷颇为恭顺<sup>①</sup>，后来在他经略女真时的态度上也很明显。于是，也先的征明计划，上次由于三卫脱离而失败，这番又由于代表东蒙古势力的脱脱不花的阻止而未能实现。也先的豪言壮语也只是偶尔发泄的不随心的肝火。

这样两次受阻的侵明计划，到正统十四年秋，终于实现了。这可能是必然之势，但它的直接动机却是所谓朝贡手续的龃龉。过去明廷和瓦剌之间，从永乐、宣德以来，一直和平进行往来，尤其到正统以后，形成常态，即在上述危机时期，两者之间的来往也未尝中断。现依《实录》里的事例，略述其梗概。瓦剌的贡使大致每年十月入大同，十一月间到北京，第二年正月由北京出发，二月离大同边境，踏上归途。明廷对此也随派答使，明年再伴随瓦剌的贡使回来。在这期间，允许在大同和北京进行贸易。上引《实录》各条所说瓦剌打算等他的贡使出边，乘机入寇，就是指的这事。明廷为了和好想仅准许来往，而瓦剌则贪图交易之利，逐渐增加它的使节人员和赐物数额，因而造成了冲突的原因。《实录》正统十四年秋七月己卯朔条，载：

306 “正统初，瓦剌遣使赴京朝贡，朝廷亦遣使臣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与虏使同来，岁以为常。然虏使贪婪无厌，稍不足其欲，辄构衅生隙。虏酋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又索其贵重无有者，朝廷但据有者与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虏酋，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虏酋以是衔恚。”

<sup>①</sup> 例如：《实录》正统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条载敕书说：“去年冬使回，备称可汗敬礼朝使，亲领人马，护送而还。知顺天循理之义。复遣正副使太尉完者帖木儿等奉书，并致良马，尤见恭顺朝廷之心。载览来书，首举尧舜贤明帝王为言，又云说过的言语，要坚固谨守，中间或有小人，奸诈非言，不可听信，所行的事务要诚实，和好的道理不可怠慢。益知可汗明达古今，灼见顺逆，用图和好久远之意，朕甚嘉之。”脱脱不花经略女真事，见下一章。

叶氏的《四夷考》、《明史·瓦剌传》等，也记述颇详。

贡使人数最初只有数人，后来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终于达到数千人。特别是《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所载，该年来朝使臣竟增至三千五百九十八名。其实只有二千五百二十四名，徒虚夸员数，以贪图赏赐。明廷核实人数，并斥责其虚冒，于是，瓦剌羞愧成怒，以致入侵。《实录》在上引记述后，接着说：

“初，遣使不满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余人，又虚益其数，以冒支廩饩。会同馆官勘实数以闻，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使回，虏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胁诱群胡，大举入寇。”

《明史·瓦剌传》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sup>①</sup>。

又，刘定之的《否泰录》说，这时也先所以愧怒，是另外由于他儿子的婚姻问题，说：

“也先求以其子结婚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婚意，也先愧怒。”

郑晓的《皇明北虏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何乔远的《名山藏》（《王享记》）、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等，全都采用了这个说法。不仅如此，实际上，当时的当事人宰相于谦的奏议里，和《实录》的别的条里，也都偶然涉到这事<sup>②</sup>，想来可能相当有根据。但在后来长期交涉期间，

---

① 纠正虚冒，削减马价，是当时的舆论，并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皇明通纪》（卷六）和《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却在十四年二月说：“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按《明史纪事本末》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重刊本、卷三十二、第1叶，“二月”，作“春正月”，又无“发兵寇边”四字。——译者）把这事完全归罪于宦官王振一个人，无论在年代或人物方面，都是错误的。土木之变的失败者王振，似乎一切坏事都归罪他一个人了。

② 《少保于公奏议》（卷一）《兵部为边务事》里载虏中消息说：“后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也先令儿子出来劝酒。有使臣亦说好与中国结亲，我回去奏知，务要成事。也先就进马三匹。不期使臣回去，不见结亲事情，又无歌唱妇女，因此发怒，领兵前来厮杀。”《实录》景泰元年五月壬子条载兵部的话，说：“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云云。”

并没有一次提到结婚问题，看来肯定不是那末重要的因素。《实录》和《明史》没有采用这种说法是当然的，决裂的近因毕竟还是贡使问题，而且是由明方积极引起的。想来这个难对付的瓦刺贡使从数十人增到数千人，确实是万不应当的，但仔细想来，瓦刺往年是西北边的一个部落时，贡使是数十人，现在成了全蒙古的主人了，才增到数千人的。往昔瓦刺贡使数十人时，蒙古的竞争者很多，当年的阿鲁台等，一时约派过数千名使臣。由这些情形看来，如果对瓦刺表示让步，本来容易换取和平，但明廷多年苦于瓦刺的横暴，这时竟不自量力，想进而一举击退瓦刺。

总之，也先在十四年的贡使回蒙古后，立即分四路前来侵犯。据《实录》正统十四年秋七月己丑(十一日)条载：

“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不花王寇辽东，阿刺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

《明史·瓦刺传》的记述是完全根据这个记录。<sup>①</sup>

现在这里不遑叙述战争的经过。七月十一日，英宗听说大同遭到侵犯，十七日，拒绝各大臣的谏阻，出发亲征，八月二日到大同，见形势不对，赶紧回头。十五日，到土木，全军覆没，英宗自己成了敌人的俘虏。参酌各书来分析，当时，瓦刺还没有深入的准备，各路入侵都止于蹂躏沿边，暂时还在观望形势。大同方面的也先

<sup>①</sup> 土木之变的损失总数，据《明史·本纪》说：“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等皆死，帝北狩。”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一项里引《庚巳编》说：“又如张辅之死。据《庚巳编》谓：辅从英宗北征，土木之难逃归，与众人诀，而缢死于先墓。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难。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盖辅四朝勋德，白首无间言，故著其所优，而小疵在所略也。”(按中华书局1963年版、下册、第662页，“盖辅四朝勋德，白首无间言”，作“盖纳以严重立教，最有师法。辅四朝勋德，白首无间言。”——译者)竟还有这样的事情。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里，阿刺作阿乐出，并说：“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不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这个阿乐出其实是和后来的套虏阿罗出混淆了，阿刺既不是阿乐出，也不是侵犯陕西的人。

也只是蹂躏一下,然后就撤回了。英宗亲征到大同时,正在也先蹂躏之后,被弥漫的战云吓坏了,便班师回到宣府,正遇上敌方前锋伯颜帖木儿。伯颜帖木儿探知黄盖所在,便急报也先,遂造成了这次惨事。 308

现在仅试看有关脱脱不花和兀良哈的东路军的行动。当时辽东是名臣王翱提督军务,纲纪颇振。首先,《辽东志》(卷五)所载《王翱传》叙述这事说:“十四年八月内,北虏大举犯京师,部落数万寇广宁。时翱聚兵教场,虏骑卒至,我军遂溃。翱收散卒,坚壁固守,虏遂遁去。”《明史》(卷一百七十七)《王翱传》等所载也大致相同。当然,这里所说“八月犯京师”,是“七月犯边”之误,但辽东的精锐溃散,虏兵围攻广宁城,却是事实。朝鲜《李朝实录》叙述得更精采。世宗三十一年(正统十四年)八月戊申朔条载辽东警报说:

“今七月二十日,达达也先兵马夜入长城。广宁总兵官不知贼入,出校场,散银于军士。也先兵马直来,总兵官与军士奔入城内,闭门自守。也先兵马围城三重,虏军卒一千,马八千匹。”

当时从教场(练兵场)逃入城内的不仅是王翱,总兵官也一同奔入了城内。当时总兵官是著名的将军左都督曹义。然《明史》(卷一百七十四)、《明史稿》(卷一百五十七)《曹义传》固不待言,他如《国朝献征录》(卷七)所载刘定之的《丰润伯曹公墓志铭》等,也都故意没有涉及此事,足见其全败的惨状难以叙述<sup>①</sup>。《李朝实录》同月己未(十二日)条叙述当时包围的情形说:“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乙丑(十八日)条载:“广宁、辽东间站路,皆为达达所掠,杀虏人畜数万,时未知达达去处。”上述己未条还接 309

<sup>①</sup> 刘定之的《曹公墓志铭》说:“正统己巳(十四年)与虏战辽河,摧其前锋,旋师至广平山东川洲,虏复踵至,回骑击破之,升左都督。”但这是该年二、三月间事,不是这次战役(参看《实录》正统十四年二月乙亥、三月庚寅、戊午等条)。又王翱的传记,除《明史》(卷百七十七)、《明史稿》(卷百六十)外,在《献征录》(卷二十四)、《世法录》(卷八十八)、《皇明辅世编》(卷一)等书里也都有,但关于此事,都不详述。

着说：

“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余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总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辮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

由此可以想见当日恟恟的形势。尤其骇人的是，尽管当时天子正在亲征，而辽东的边备却极为疏虞。当时辽东素称“政修兵精”，同年十月也先犯京师时，它的精兵还被征调去赴援，而实际竟不过如此。这次损失总数据《实录》同年九月乙酉条载：“达贼三万余人入境，攻破驿堡屯庄八十处，虏去官军、军旗、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十余副。”<sup>①</sup>因此，王翱、曹义都被处罚俸半年。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总的受害竟有多么严重。

#### （乙） 英宗北狩的地理

下面考察一下英宗北狩的地理。阐明这一问题，会给当时一团漆黑的蒙古内情投射几分光明。英宗北狩是明朝历史上最大事件之一，有关记录很多。其中最根本的，除《实录》外，有袁彬的《北征事迹》、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李实的《北使录》三种，其次则是刘定之的《否泰录》和把《临戎录》剪裁、润色一番写成的《正统北狩事迹》<sup>②</sup>。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百十三册、正统实录卷百八十三、第7叶，“掳去军官、军旗……”，作“掳去官员、军旗……”。又“盔甲二十余副”作“盔甲二千余副”。——译者

<sup>②</sup> 明代蒙古事迹记录最多的，是前此的永乐亲征，后此的俺答封贡和中期的正统临戎三者。

正统临戎的记录中最重要的，第一是袁彬的《北征事迹》。著者在土木之变时和英宗同时陷虏，始终随侍英宗，直到回来。这书是后来在成化元年纂修英宗实录时应征奉献的回忆录。书末有史臣尹直的题跋，《四库总目》有题解，现在已收入《金声玉振集》、《纪录汇编》、《借月山房汇钞》（泽古堂丛钞）、《明人小史八种》等丛书里。

第二是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杨铭是回族人，曾多次出使瓦刺。十四年二月，又和他父亲杨只随同指挥使吴良来到瓦刺。开战后，被拘留。英宗北狩后，便扈从英宗。这书是用俗话详细叙述经过的情形。这书是弘治四年三月奏进的，因过于俚俗，稍欠

现在依据这些书来考察英宗北狩的路线。英宗于八月十五日在土木被捕后,十六日在雷家站即今新保安城遇到了校尉袁彬。十七日,被也先带到宣府城,守将杨洪、罗亨信等坚守不准入,便又向西走,二十日到大同的东塘坡,遣使晓谕大同城的守将郭登等。二十二日得到金帛,当晚驻蹕在城西二十里处。当时,郭登派人通知一个计划,打算袭夺圣驾,但英宗生怕危险,不准。直到这里还是内地,随从英宗的袁彬手记的《北征事迹》,以及据此编纂的《实录》的记述,都几乎一样,但以后就有些不同了。袁彬手记说:

“二十三日,也先等说:我每到猫儿庄外会议,拟送皇帝南归。是日晚到水尽头,指挥盛广等送至银三千两。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彩缎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县。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宝山。”

然《实录》却说:“辛未(二十四日)次威宁海子,壬申(二十五日)次九十九个海子,癸酉(二十六日)次柳源县,甲戌(二十七日)次黑河,丙子(二十九日)次八宝山。”日期不同。关于这点,《实录》不会是根据别的什么新的资料订正了前者的错误,这恐怕是《实录》采录这些资料时算错了日期<sup>①</sup>。《临戎录》的著者杨铭是当时被瓦

雅驯,不知是谁把此书加以剪裁润色,改成文言,另写成了《正统临戎事迹》一卷,一并被收入《纪录汇编》。前书《四库总目》里有题解。后书还收入《广四十家小说》、《今献汇言》、《胜朝遗事》等。还传有杨都御史的《使虏记》和赵荣的《使虏录》,今不传。

同一类的书,只有李实的《北使录》(一名《出使录》),见于《纪录汇编》、《五朝小说》和《胜朝遗事》等书里。李实是景泰元年六月,和大理寺丞罗绮一起派往被拘留在瓦剌的英宗跟前的人。这本书就是他的纪行,书末附有有关奏议。另外还有所谓:“记英宗北狩事,塞外无楮,以牛皮书之,故曰革书”的刘济写的《革书》,近来发现北京图书馆有一册,似乎是伪书。

刘定之的《否泰录》是当时大官刘定之的耳闻目睹的记录,并参考杨善、李实的《奉使录》、钱溥的《袁彬传》等,汇集成的,因为是一种汇编,叙述最为概括而得要领,一般读者很多,收入《纪录汇编》、《顾氏四十家小说》、《续说郛》、《再续百川学海》、《历代小史》、《胜朝遗事》、《今献遗言》、《明人小史》等书中,流传颇广。

① 《实录》的日期没按顺序,搞错了。这种说法虽属大胆了些,但拿《实录》和《北征事迹》仔细对照一下,就不得不这样想。后来到断头山的日期,《北征事迹》里明明记载是“本月十七日,到断头山,住五日,也先每日进诸般熟野味,”而《实录》却写作十六日,说:“车驾次断头山,也先进诸品熟野味。”《北征事迹》里没有见到的威宁海子这个地名,却出现在《实录》里,这可能是从《北征事迹》的“水尽头”这句话,自然联想到了海子。



刺俘掳的人，是月二十六日到金山哨马处，也先因为掳获了大明皇帝，一高兴就给他解开了束缚。于是，“次日在金山，我父子二人与  
311 原看守达子，取马乳一皮袋，寻看爷爷（即英宗），朝见。”后所述，金山就是官山，可能是九十九个海子的别名。由此也可以证明《北征事迹》的记述是正确的。

日期问题并不重要，就谈这些。下面考察一下地理情况。大同猫儿庄是战役初期参将吴浩战死的地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大同府》条载：“府北百二十里，正统十四年，也（也字之误）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偏将吴法（浩字之误）战死。既而也先挟上皇出宣府（大同之误）塞，过猫儿庄、九十（九）海子，历苏武庙、李陵碑，至黑松林，入也先营，是也。”《大清一统志》（卷百九《大同府》）载：“在高阳县北一百里。明永乐初筑。周二百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其北二十里有口子，墙高一丈五尺”<sup>①</sup>。在当时大边墙口子内，约在今大同边外隆盛庄附近。威宁海子在它北面。《方輿纪要》（卷四十四《大同府》）载：“在府北塞下，属部驻牧处也。天顺中，石彪镇大同，请置城于威宁海，不果。成化十六年，王越袭败蒙古于此。”《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之一）《正黄旗察哈尔》条载：“在旗南八十里，蒙古名希尔池，纳林河、七金河并注其中。旧有威宁城，在其西南，榆林城在其东南。”就是今希尔泊（Kir Naghur）。《实录》作威宁海子，而《北征事迹》却只作水尽头。水尽头可能是指威宁海子的水的尽头。当时人可能只说水尽头，就会理解为威宁海子沿岸的某一地点。

九十九个海子，《大清一统志》作九十九泉泊。在它的《正红旗

---

<sup>①</sup>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九）引《大同府志》说：“猫儿庄堡在阳和卫城北一百里。永乐元年筑，周围二里四十步，高一丈八尺。其北二十里有口子，墙高一丈五尺。本卫哨马营。”《清一统志》的记述，无疑是依据这本书的。但为什么把“城高一丈八尺”，改成了一丈五尺不详。或许是和墙高一丈五尺混淆而误解了。

察哈尔》(卷四百十之二)条载：“在旗西北五十里，蒙古伊伦伊孙泊，”正如箭内博士曾经论证过的，就是金、元以来闻名的官山<sup>①</sup>。明洪武年间，置官山卫；正统初年，曾在这里建立汉蒙界碑<sup>②</sup>。《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一)《大同府·山川》条载：“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 312 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之四)也沿袭此文，但清钱良择的《出塞纪略》记载得最确切。《出塞纪略》是作者钱良择随奉使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外蒙古时的纪行。其中十五日丙戌条载：

“一山名和硕走，华言肺也。对山名诸勒克，华言心也。盖皆状山之形。山巅有九十九泉，伏流而下，湿为长河，直达归化城。按魏书，天赐二年登武要北源，观九十九泉，武要定襄郡属县，在大同西北。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千余里。又辽志亦载盐涿、九十九泉，意即是也。”<sup>③</sup>

试前后参照阅读，钱良择是这月八日从张家口出发，在塞外道上往西走，八天走了五百五十多里，十五日到达这里；又走两天多，约一百六十里，同月十八日到达归化城。《出塞纪略》记述这一带古城遗址很多。据说西距九十九泉十六、七里，“有土城，基址仅存，城门四向，雉堞宛然，土冈横亘城中，若十字，瓦砾布地，空无居民，围十里许。”又一百数十里，靠近归化城之东，“复见空城，基址颓坏甚于前，而大则相仿，一浮图高矗半天。云云。”并详细叙述这座塔的特点。后者就是今归化城东四十多里的白塔尔镇，也就是古丰州、辽金时代的丰州天德军的遗址，我已详细叙述过了<sup>④</sup>。据何勣的《亲征录》所引《元一统志》载：“官山在废丰州东北一百五十里，

① 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53页)。

② 参看和田清《明初的蒙古经略》和《实录》正统三年五月庚子条。

③ 按《出塞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三帙、第四册、第276叶，“湿为长河”作“汇为长河”。——译者

④ 和田清《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史林》第十六卷、第二号，昭和六年四月号、第185—202页)。

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从方位、距离来说,废丰州东北百数十里的和硕走的九十九泉,毫无疑问就是著名的官山九十九泉,也就是这里提到的九十九个海子。我心想它西面十余里的土城址可能是当年官山县的治所。按今地图来揣摩,九十九个海子必定在大黑河上源附近,即今平地泉西面马盖图、西营子附近。

其次,英宗所到的黑河,当然是以水而得名,想必在今归化城东南十余华里的大小黑河一带。因此,两者中间的柳源县,与其说是在它东边的九十九泉的附近,莫如说在它的西边的今土城子附近。《出塞纪略》里所以没有见到土城子,不过是因为偶然他的路线没有碰到这个地区而已。最后,八宝山究竟在黑河的哪一边不详,但据《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四)《归化城·六厅山川》条载:“七宝山,在归化城东八十里。《明统志》在大同府城北四百余里,山下有金屯兵城,或曰:即汉五原郡。”<sup>①</sup>想来八宝山或许就是这个七宝山,而山下的金代屯兵城一带或许就是也先驻屯的地方。所谓七宝出自佛教的说法,指金、银、琉璃、颇梨等七种宝物,再加一宝,就成了八宝,因此,七宝山这名字,有时或称作八宝山,也未必不可以。至少在杨铭的《正统临戎录》里,曾常常把八宝山、大清山名连起来写。表示八宝山在归化城北大青山附近,从当时驻兵的情形来说,也可知八宝山离丰州方面不远。

再回头来看袁彬的《北征事迹》。八月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宝山的也先军,带着英宗驻在这里。九月十六日,明廷使臣季铎到这里。季铎是来报告本月六日郕王(景泰帝)即位、把英宗尊为上皇的事,带着赏赉到虏营来的明廷使臣。也先想以好的条件送还英宗,希望使他复位,因而接受使者,仿佛一度决心北还,

<sup>①</sup> 《明统志》就是《大明一统志》,该书(卷二十一)《大同府·山川》条说:“七宝山在府城北四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下有古城,相传即汉五原郡,或云金筑此以屯兵。”但汉代的五原郡在今包头西边五原方面,因而把这个东边地区说成是“汉五原郡”显然是误传。

于十七日到断头山,更向北进,但又突然推翻前议,转而南下,进逼明廷内地。《北征事迹》的原文如下: 314

“本月十七日到断头山,住五日。也先每日进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会议,复往南行一日。也先号令,着厮杀马,五更时分起营,至暮驻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实录》正统十四年九月辛丑条载宣府总兵官杨洪的话,说:“得奉使瓦剌都指挥季铎报言:也先嗔赏赉物薄。又云: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约在四、五日后,即至大同。”又冬十月戊申朔包围大同条载:敌“今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虽五年十年,务要仇杀。”由此可见也先想威胁明廷,使英宗得以复位。断头山是以前洪武五年秋七月丙辰,中山侯汤和的军队防御敌人,曾在这里战败,丧失了他的将领章存道等的地方。《实录》记述存道战死事说:“至是,从和守北征哈敦不刺营,遂力战死。”而这个哈敦不刺,正象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的<sup>①</sup>,是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所说来投大同的鞑靼知院马刺沙等部落游牧的地方。另据《实录》永乐十年春正月丙午、秋七月丁未等记录载:断头山在离宁夏边外不远的地方<sup>②</sup>。现据景泰元年三月戊辰条所载总兵官武清侯石亨说:“闻虏贼将犯大同,其巢穴在断头山,去宁夏不远。请调延安官军及洮岷等卫士军,往宁夏堤防。敕宁夏总兵等官,遣人覘探虚实,量率轻骑,直捣巢穴,则贼自遁。”现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宁夏镇》条载:“断头山,镇东北三百里。明初汤和北征,败绩于此。又景泰间,石亨言:贼将犯大同,其巢穴在断头山,去宁夏不远。是也。”似乎还应该在宁夏东北、今河套套内去寻找。

然而《实录》景泰元年春正月己亥条载镇守大同左少监陈公报 315

① 前引《明初的蒙古经略》。

② 《大明实录》永乐十年春正月丙午条只说:宁夏中护卫都指挥毛哈喇等逃往塔滩山察罕恼儿等地。但同年秋七月丁未条却说:“敕宁夏总兵官安远侯柳升,闻叛虏毛哈喇等今在断头山,虏穷寇无食,或来扰边。云云。”

告也先在断头山时，兵部复议说：“请令署都指挥佥事石彪领军往雁门关巡哨，探贼势多寡，相机出奇剿贼。”断头山不仅可以推测是在大同边外，而且《少保于公奏议》（卷五）叙述大同边外斥候时，有“东路哨至断头山，西路哨至七宝山”<sup>①</sup>的话。断头山显然是在前述七宝山的东边。然彼此综合起来，也不能排斥尹耕的《两镇三关通志》（卷九《大同纪》）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注脚里所说：“断头山在阳和北境外。”至少，从阳和战败的记载看来，这里确是北虏南下的要冲，《读史方輿纪要》的说法，只能认为顾祖禹的臆断。因此，我认为这个地方应在大同、宁夏之间的边外、通漠北的要道上，在今归化城北边的山隘。《图书编·边类·北虏边防考》载：“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云云。”即断定断头山在东胜州方面，即今归化城地方。这样看来才能符合本文所说该地正在也先北归道路线上的说法。

也先经过断头山往北走了两天，又折回来向南走。折回的也先带着英宗，蹂躏了明廷的内地，终于围攻北京城。《北征事迹》的记述是：九月二十八日到达大同城下，十月一日到众乐店即今聚乐堡，三日威胁阳和（阳高）；又转锋向东南，九日攻破紫荆关，十日过易州，到良乡，十一日经过芦沟桥，进逼北京。也先要胁明廷大臣  
316 订城下之盟，本想送回英宗。十二日，明使王复、赵荣出城，到北郊的土城面谒上皇（英宗），和议不成。包围北京四天以后，十五日，瓦剌军折回良乡。第二天再经过易州，十七日过紫荆关，十九日过蔚州，二十一日过顺圣川，二十三日从阳和后口回到大同猫儿庄<sup>②</sup>。北虏围攻北京城实是开国以来的大变故，明廷为此征调辽

① 《少保于公奏议》（卷五）《兵部为声息事》。

② 《实录》和《明史·本纪》所记，除到达大同的日期是十月一日外，和袁彬的《录》没有多大差别。但据杨铭的《临戎录》却说：十月五日起营，七日到大同，九日由广昌到紫荆关外，十日未明由紫荆关出发，过易州，次日到达北京。袁彬的《录》说：九月二十五日前后，由断头山附近出发，二十八日到大同，十月十一日已逼近北京，未免疑为

东、宣府兵勤王，还要求朝鲜、女真来援<sup>①</sup>。这些事从略。

现在要研究的是英宗在塞外的行踪。探索行踪，就可以弄清虏酋也先等的根据地。问题再回到英宗出阳和以后在蒙古地方的行程。《北征事迹》对此只简单叙述说：

“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营。得知院妻宰羊，迎上递毕。十七日，宰马做筵席。在苏武庙驻札，凡四十日。……”

而一向没有用处的杨铭的《正统临戎录》由此叙述极为精细些。他说：

“次日，西北出阳和后口，夜晚下雪，铭等将雪拨开，搭帐房，歇了一夜。次日往北行，猫儿庄里边歇一夜，出大边墙。次日往即宁海子东岸。往<sup>②</sup>二日，至达子营。夜晚铭等搭帐房了。……且过一夜起营。往西北行，至地名小黄河东，到于伯颜帖木儿家小营内，……住了几日。那营往西行住札。后十一月十一日过圣节。……后起营往西行，到于地名牛头山，后又那营到地名闸上。……又行营到于八宝山、大青山、沈塔处。……”

但后者把出阳和的日期写作十月十七日，当然是错误。我想：袁彬、杨铭都是扈从英宗，各自写出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不过，袁彬的《北征事迹》是事变后十五年的成化元年写成的，而杨铭的《临戎录》则更晚，是四十多年以后弘治四年的奏进。在这期间肯定记忆有许多差错。

然而，纵令《临戎录》的日期不足凭信，其大致的路程，对照实际情况，似乎大体还没有错。即出阳和(今阳高)后口的第二天，驻

太急，而杨铭所记十月五日起营，七日到大同，十日过易州，十一日就到了北京，很难使人相信。此外，《否泰录》把十二日的土城集会竟说成是十七日，当然是误传。关于这类事，现在就不详细论述了。

① 《实录》正统十四年冬十月丁巳(十日)条载有听从吏科给事中姚夔的话，召集辽东精锐三万、宣府兵二万人援；又庚申(十三日)条载：“遣使赉敕，往调朝鲜及野人女真卫分军马，与辽东兵会合杀贼。”同月乙亥(二十八日)条载：“敕止所调朝鲜及野人女真各卫军马。”

② 按《正统临戎录》丛书集成影印纪录汇编本、第21—22页，“次日往即宁海子东岸，往二日”，作“行二日”。

宿在猫儿庄边内。次日出大边墙,过即宁海子东岸,走了两天,到达达子营。即宁(Chi-ning)海子,从发音来说,正是集宁(Chi-ning)海子,就是今昂古里泊(Anghuli Naghur)<sup>①</sup>。要说是在猫儿庄即今隆盛庄附近,位置全然不符合,因此,必定是今威宁海子即希尔泊的误记。过这个海子的东岸再走两天路程的地方,就是叫作达子营的也先的一个根据地,后来也出现过,它的位置大概是今商都(七台)南边附近。

从这里更往西北走,到达小黄河东的伯颜帖木儿家小营内。从它的方位来推测,小黄河必定是今归化城北面、四子部落内的锡拉穆伦河。所谓锡拉穆伦(Shira Müren)按蒙古语就是黄河的意思,为了区别于大黄河,所以叫作小黄河。这条河在《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七之九)《四子部落·山川》条里也载有:“黄水河在旗西北五十里,蒙古名西喇木伦,自喀尔喀右翼流入境,东北流出喀伦达。”其流域是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水草地,元代曾在这里设置净州路天山县和砂井总管府等<sup>②</sup>。后来又向西走,到牛头山。又转  
318 到闸上、八宝山、大青山、沈塔等处。牛头山好象就是今归化城西、萨拉齐西北九十华里的著名的牛头朝那山,但从当时兵部尚书于谦奏议里反复说“小黄河牛头山一带”这句话看来,仍然必定在小黄河附近<sup>③</sup>,或许就是《一统志》的同一条所说:“独牛山,在旗西

①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九之七)《正黄等四旗牧厂》条说:“集宁海子,在牧厂东六十里,土人名昂古里淖尔,哈柳台河、喀喇乌苏数水,注其中。元置集宁路于此,旧有集宁城,在其西。”

② 箭内博士《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44—647、第652—653页)。

③ 《于肃愍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边务事》。若是牛头朝那山的话,那末《唐书》(卷百十一)《张仁愿传》里也说:仁愿筑三受降城,大固北塞,“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云云。”《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八之一)《乌喇特山川》条说:“牛头朝那山在旗东九十里,蒙古名鸡蓝拖罗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牛头朝那山在绥远萨拉齐县西北九十里。云云。”叙述它的沿革颇详。



北五十里，蒙古名乌克尔禄图。”的独牛山。

闸上的方位不详。这个地名想是水边的意思，因此，或许是归化城南黑河河边，也未可知。至少，如上所述，八宝山、大青山是今归化城北边的山。沈塔并不是塔名，可能是《实录》正统九年十二月戊辰条记述当时也先入侵形势时所说的“瓦剌也先分遣人马于沈塔罕等处驻扎，欲俟我大同官军送彼使臣出境，谋为劫掠。云云。”的沈塔罕，但不敢肯定。《北征事迹》所说的苏武庙，也是这方面一个可疑的遗迹。《大清一统志》（卷百二十四《归化城·六厅》）载：“苏武庙在归化城南，明正统末，额森挟上皇至小黄河、苏武庙，旧志在平鲁卫西北，额森旧作也先，今译改。”由此可知闸上以下各地，大概都在今归化城方面。

以上考证，如果没有太大错误的话，那末，英宗第一次是从阳高（阳和）、隆盛庄（猫儿庄）方面，经过希尔泊（威宁海子）湖畔，出平地泉西方（九十九个海子），由这里大致沿今平绥铁路线到归化城方面。第二次是从隆盛庄过希尔泊东岸后，一直向北走，又由今商都南面（达子营）向西北走，出锡拉穆伦（小黄河）流域，再南下到归化城方面的苏武庙等处。刘定之的《否泰录》把这些都写在第一次，说：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后，“过猫儿庄，九十九海子，又行，见苏武庙、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营在焉。”这是拿前引《方輿纪要·猫儿庄》那项作为典据的，恐怕是把两次行程混而为一的错误。但刘定之曾参考并使用过现在很难见到的资料，因此，不见于其他记录的李陵碑、黑松林等，或许有几分值得考虑的价值。关于李陵碑，《大清一统志》（卷百二十四·《归化城·六厅》）载：“苏武城在归化城西北，《明一统志》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馀里。相传汉武帝时，武出使，被留居此，城西有李陵碑，”还是在归化城附近。关于黑松林，《实录》景泰二年八月己卯条所传虏中消息说：“也先在黑松林，造牛车三千馀辆，云云。”但它的位置不详。或者就是下

面所说的瓦剌老营,也未可知。因为上引《北征事迹》载:“十一月十六日,到老营。”《实录》和《明史·本纪》都据此说:是日“上皇至瓦剌”等。看来象是被领到漠北瓦剌的根据地去了。其实,仍然在归化城附近,这从以上所述看来很明确。

### (丙) 同明朝议和

后来,《北征事迹》还只载:“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营起,往来驻扎,……正月初一日,上自将白纸写表,宰羊一只,祝告天地,行十六拜礼”等,地点全然不详。但据《临戎录》记述这次景泰初元正旦的祭祀是在断头山,说:

“至正月初一日,爷爷(英宗)烧表告天,烧表已毕,有也先差人来,请圣驾,到于地名断头山营里做年,同妻并大小头目递皮条庆。”

320 后面还载:“二月内,在于地名东胜地方。”这时,还详细记载明叛臣太监喜宁在野狐岭被捕杀;三月中,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袭击明廷巡边总兵石亨,没有成功;四月,又“在于丰州地方”;在那里,英宗的御帐有怪光,增加了虏人对他的敬重等情形。

太监喜宁,原来是个投降的番族,土木之变陷敌,从此便专为也先策划,使明廷和英宗苦于应付。因此,英宗密谋让明边将杀掉了他<sup>①</sup>。《北征事迹》把这事错记在四月下旬,其实照《实录》看来,显然是二月十五日的事。又三月八日,明廷巡边总兵官武清侯石亨打败达贼的事,《实录》记在同月壬戌(十八日)条里。此外,《实录》到处都可看到当时也先是住在离大同山西边外不远的地方。关于这事,杨铭的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如果是这样,那末结论就是:英宗第二次北移后,即自正统十四年末到第二年景泰元年春夏之交,即直到返回明廷为止,并没有到漠北去,应该认为大体上没有离开今归化城方面、断头山(北方)、东胜州(东南)、丰州(东方)等地。在这期间,也先也大约在附近住牧。

<sup>①</sup> 参看《大明实录》景泰元年二月壬辰条。

看来也先早有恢复元朝宏业的志愿，当起首生擒英宗时就高兴地说：“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sup>①</sup>。但这毕竟是一场梦幻，明朝的势力还颇强大，蒙古方面除也先外，还有脱脱不花王、阿剌知院等的势力，动辄想脱离也先、结合明朝。因而也先的统一事业也很不容易。土木一战擒获了英宗，诚属偶然的侥幸。最初，也先对如何处理英宗也不知所措，突然部众议决，便居 321 为奇货，希望用来在有利的条件下，对明重开交往。因此，屡次以此同明廷进行交涉，退居边外要地，也是为了姑且观望明廷的态度，所以他的驻地当然离边境不远。果然，双方不久就开始议和了。

不，和议起首就没有断绝，也先所以率领大军围攻北京城，也确是促和的一种手段，其间不断地相互交换了试探敌方意向的使节。景泰元年五月，时机终于成熟，阿剌知院亲自派出了正式媾和使臣。阿剌知院起头就不太同意侵犯明朝，据《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二十八日)条载，当时已派使臣来说：“我是个大头目，已年老了。如何留一个恶名。我与你讲和了罢。”于是，景泰元年五月辛未(二十八日)就派来参政完者脱劝(欢?)等正式提议媾和，六月己未(二十三日)又来督促议和。于是，明朝廷也决意响应，首先派礼部右侍郎李实、大理寺右少卿罗绮等来到蒙古。在这以前，也先也一再急于议和，令致书《北征事迹》的作者袁彬，还两次派《临戎录》的作者杨铭来到大同，进行试探性的交涉。景泰元年六月，终于亲自带着英宗逼近大同城下。但明廷守将郭登又想用诡计夺取英宗，因而协议不成，又北返了<sup>②</sup>。总之，在这期间，单方面的和

① 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

② 这事，《实录》景泰元年六月丙戌(十四日)条载：“上皇(英宗)车驾至大同。先是，虏北入既深，又议选战马，奉上皇南归，是日至大同。虏声言：送驾还。守将郭登等设计，于城月门里，具朝服以俟，潜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闸板。既及门虏觉之。遂拥上皇退去。”《明史》(卷百七十三)《郭登传》也采取了这种说法。然《否泰录》

议仍在积极进行。到七月一日，明廷使臣李实等，便从北京出发了。《北征事迹》把李实之行写在五月里，显然是错误。派遣使臣的经过，充当使臣的本人李实的《北使录》的记述最为详实可靠。

322 现在可以再通过研究使臣的行程来探求当时虏酋的住地。据《北使录》载：一行七月一日辞别北京，取道马营、独石，六日经过独石卫，住宿在城北五里的荒地里。以后在塞北地方的路程如下：

“初七日，毡帽山二十里宿荒。……初八日，宿兴和卫东珂边。初九日，宿昂棍冈儿即海子。初十日，宿失刺失薄秃，即也先边塞。营中送下程羊二只。十一日，至也先营中，地名失八儿秃。”

毡帽山就是洪武十四年，明将丁忠破虏之处<sup>①</sup>。《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载：“毡帽山在赤城县北，独石城西北十里，圆耸卓立，远望如帽，因名。一名簪缨山。”肯定就是这座山。“兴和卫东珂边”恐怕是“兴和卫的东河一带”。兴和卫是万全边外的地方<sup>②</sup>，因此，这条东河可能是从这里流出而注入西北昂古里泊的黑河上游。其次，“昂棍冈儿即海子”，必定是“昂棍闹儿（Ang-kun-nao-êrh）即海子”的讹误，不外是这方面的大海子昂古里泊（Angghuli Naghur）的异译。路程大体是向西走，因而可以想像此后两天路程能够到达的也先大营地失八儿秃的位置，可能是今库依斯泊以西、商都以南附近地方。

商都（七台）南方就是前述英宗在〔也先——译者〕围攻北京后折回来，第二次北迁时的行程“次日往北行，猫儿庄里歇一夜，出大边墙，次日往即宁海子东岸，行二日，至达子营”的达子营地方。

---

和《北征事迹》都没有记载这事。《北征事迹》，却把此事写作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宗首次来到大同城。总之，景泰元年六月，英宗确曾来到大同城。也先以前已经吃过苦头，绝没有再来的道理，这大概完全是《北征事迹》的著者记错了。

① 《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纪》载：洪武“十四年夏四月，北虏寇开平，指挥使丁忠击败之。”注说：“战于毡帽山，斩获数百。毡帽山，在独石北。”

② 参看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636—637页。其实这时兴和卫已经退居宣府城内，李实所指显然是旧兴和，即元代的兴和路地方。

我想达子营这个地名，肯定来自这里原来是也先的一个根据地。再者，杨铭的《临戎录》叙述当时情况说：“六月内，也先哨马于分岭墩，捉获夜不收李贵，到于金山也先处。”后来又说也先移至“关山东北失把儿秃”。这个失把儿秃无疑就是上述的失八儿秃，也就是 323 达子营。因此，我想它西南方的关山(Kuan-shan)，从方位和发音来说，必定是前述九十九个海子的官山(Kuan-shan)。更进一步看来，如前所述，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北征事迹》说英宗住九十九个海子，而《临戎录》却说“住金山”。由此可见，九十九个海子就是金山，而金山可能是关山或官山的音讹。《临戎录》这类史料，到处都可以看到译错的字，并不奇怪。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过去一向著名的官山地方，也曾是也先作为金山哨马处的一个根据地。

回过头来再说明使李实等于景泰元年七月十一日，平安到达也先营地，完成了他的使命。第二天谒见英宗。《北使录》原文说：

“十二日，差头目人等，赉达达可汗并瓦刺知院敕书赏赐，分头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实等去三十里，朝见上皇。”

达达可汗脱脱不花、瓦刺知院阿刺等，远在别处，因而遣使送去明朝皇帝的敕书和赏赐。上皇英宗就住在附近三十里的地方，可能立即派平章作向导。不过，李实等进谒英宗时，“惟见校尉袁彬、余丁刘浦儿、僧人夏福等三人侍左右。”可知《北征事迹》的作者当时曾侍立在侧，《临戎录》的作者并没有在场。于是，李实等约定八月五日以前派奉迎接驾的人员前来，十四日就起程回国了。《北使录》载：

“(十四日)起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只。十五日至中途过 324 午，送下程羊一只，宰之，宿失刺失薄秃，送下程羊一只，当夜三更起行。十六日过绩麻岭，山下宿荒。十七日从西阳口入关。至万全左卫中饭，宿宣府。”

从失八儿秃(Shibartu)驻营地走一天的路程，到失刺失薄秃，径直

南下，只要两天的路程，就从西阳口进入明廷边界，到了宣府。由此可以推测，也先的本营距离很近。从内地来，竟这么近，而李实等去的时候，所以要出马营、独石，长途跋涉，宿于塞外荒野，想必因为独石、马营方面是媯和媒介人阿剌知院的势力范围。

与李实等出使也先相左，脱脱不花王的使臣皮儿马黑麻也奉使明廷，专为劝说赶快议和而来<sup>①</sup>。于是明廷又派都察院右都御史杨善、工部右侍郎赵荣等前去瓦刺那里。杨善等于七月十八日从北京出发，十九日在怀来遇见回来的前次使臣李实等。又向前进，二十九日进入也先营地。八月初三谒见英宗。八日，奉英宗起行，十一日过野狐岭，十六日返抵北京。现只听说有杨善的《使虏记》和赵荣的《使虏录》，无从见到，只好依照刘定之根据这些书编纂的《否泰录》来考证。它记述如下：

“二十九日，善等至也先营。也先方出猎。八月初二日，回营，与善等相见。太上(英宗)遣袁彬来会。……初三日，善等见太上于伯颜帖木儿营。初四日，也先请太上至其营饯行。……初八日，太上驾行，伯颜帖木儿护送。十一日，驻蹕野狐岭。伯颜帖木儿等数百骑，皆恸哭良久，既别去，……”

这样，英宗被拘留在虏营满一年的生活，便以戏剧式的场面收场；  
325 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瓦刺好不容易获得绝好的人质，开始了交涉，而明朝国运未衰，有象于谦这样的大政治家，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始终不渝，因而蒙古终未能获得大利。

以上不厌烦冗一再论证，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里不仅明确了当时内蒙古的地理，了解了英宗北狩的路程，并弄清了也先的地位和他的态度。最大的收获是，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内蒙古势力的配备情况。那就是：也先当时已经南下，确实占据了西起归化城，东迄阳和、宣府边外的地区；他部下唯一的大酋，时常侵寇独石

<sup>①</sup> 参看《大明实录》景泰元年秋七月癸卯朔、戊申(六日)、壬子(十日)等条。

宣府方面的阿剌知院的根据地，肯定还在它的东面、今多伦、经棚方面。如果这些方面都已被也先、阿剌所占据，那末，他们的主子脱脱不花王的住地，当然在这些地区以外，即只能看作是在今乌珠穆沁到呼伦贝尔一带地方。其他史料对此也给以不少补充证明，通过了解这些形势，就可以进行下面的论述了。

#### 4. 也先太师(下)

##### (甲) 脱脱不花的女真经略

从今乌珠穆沁到呼伦贝尔一带地方，是原来和宁王阿鲁台的根据地。脱脱不花王受顺宁王脱欢的拥戴，仍旧统辖故和宁王的属部，实际上住牧在这些地区。这事另有确证。据明朝《于谦奏议》载<sup>①</sup>景泰二年五月由脱脱不花王送还的辽东三万卫舍人高能等的口供说：

“脱脱将高能等带到驴驹河一带，趁草住札。说到五月间，要那去兀鲁骨河驻劄，离长安岭，只有十日。”

脱脱是脱脱不花的简称，这时他正经略满洲，这里是说要返回原来的根据地。驴驹河就是克鲁伦河(Kerülen)的古名。这里可能特别指它的下游地域。长安岭是宣府口北道龙门县东南的枪竿岭，所以离这里只十天路程的兀鲁骨河，必定是兴安岭西边的要地、自古就颇著名的乌珠穆沁部的兀鲁灰(Ulkhui)河<sup>②</sup>。三月间住扎在克鲁伦河畔的脱脱不花，五月间要移驻兀鲁灰河，而且并非临时措施，而是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根据地。由下边所述可以逐步了解。

问题到此要逐渐转到兀良哈、女真方面。占据东边的脱脱不花

<sup>①</sup> 《少保于公奏议》(卷八)景泰二年五月十二日《兵部为关隘事》。

<sup>②</sup> 关于元代的兀鲁灰河，见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589—592页。清代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东进占据乌尔会河即兀鲁灰河事，见于《朔漠方略》(卷六)、《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等书。魏源把它当作乌尔匝河，当然错了。



当然是兀良哈三卫的统治者，并进而经略了东方的女真。如上所述，当也先入侵时，脱脱不花率领东军侵犯辽东。《明史》（卷三百二十八）《瓦剌传》载：“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叙述此事说：“正统十四年，北虏也先入寇，犯京师；脱脱不花王犯辽东。……而辽东被杀掠尤盛。故海西建州夷人，所在皆起为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其他记录，也有不少相同的。但脱脱不花大肆蹂躏女真，并不在这时，其实是在同明和议既成以后，景泰二年春初时期。其经过情形，明《实录》略有记载，而《李朝实录》和《少保于公奏议》记述最详。

327 明《实录》景泰元年十二月乙亥（五日）条载有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的奏议，这时侍郎赵荣已从出使瓦剌回来，他说：“荣又闻脱脱不花王欲整人马，征女真野人。”第二年春正月丙午（六日）条载赐给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王翱等的敕书说：“得尔等奏报：脱脱不花王亲领人马，收捕野人女真，欲先到开原空城。云云。”这是明《实录》关于这次战役的全部记述<sup>①</sup>。《李朝实录》也转载了赵荣的话。即文宗庚午（景泰元年）十二月戊戌（二十八日）条记述辽东王大人即王翱告朝鲜通事金有礼的话，说：

“当今别无声息，唯兵部侍郎赵焯赉领赏赐，到也先处。也先谓焯曰：海西等处野人女真与高丽后门诸种野人等横逆不服，予将领军七万，征讨剿杀。朝廷勿为惊惑，以动大军。朝廷恐有贼情难信，已降敕谕，严备器械。”

工部右侍郎赵荣（说成兵部侍郎赵焯，错了）出使瓦剌，是前述景泰元年八月的事<sup>②</sup>。所以可能当时也先就这样说了。因为也先和脱

<sup>①</sup> 还有一条，景泰三年五月庚辰条载：建州左卫海西忽里吉山卫、童宽山卫等处女真，被脱脱不花王擒捕，脱归，来投明边云云。这是后来的事。而且是只凭推测，和这次战役可能结合起来的。

<sup>②</sup> 《赵荣传》，除《明史》（卷百七十一）和《明史稿》（卷百五十二）以外，还见于《国朝献征录》（卷五十）等书。据记载，赵荣本是西域人的后裔。出使瓦剌只是在景泰元年八月和杨善一同去迎接英宗的时候。王翱所说：“赉领赏赐，到也先处”，是对朝鲜人的饰词。

脱不花的意思是，前年对女真的经略还不够，尤其是海西野人和朝鲜后门（即咸镜道境外）的各族，也都没有屈服<sup>①</sup>，所以要去平定它。对此，女真自不待言，连明朝和朝鲜也都加倍警戒。《李朝实录》文宗元年（景泰二年）春正月甲辰（四日）条又传明辽东都御史王翱的警报，说：“指挥王武到海西颁敕，闻诸野人，也先及脱脱不花王领兵马无算，到弗刺出寨里，也先兵马不知指向，宜飞报尔国（朝鲜）。”同月壬子（十二日）条又说：“脱脱王兵马，正月初二日，发向东北。”从此朝鲜倍加警戒。

但传述这次侵伐真相最详的还是当时明廷派到女真去的使臣。明朝这时仿佛为了对抗瓦刺的经略，犹在大力进行招抚，它的使臣不断往返于满洲女真各地。前引于谦奏议里所说三万卫人高能，就是这类使臣的随员。他们受辽东总兵官曹义之命，带着敕书来到海西，敦促他们归顺，并让他们送还在边上抢去的人畜。于是，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进而到了塔山左卫都指挥使弗刺出的营寨。弗刺出是当时最倾向明廷的大酋，因而想先从这里开始绥抚<sup>②</sup>。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偏巧开到此处的脱脱不花王的军队逮住了。他们亲眼看到脱脱不花王经略满洲的状况，不久被送到蒙古，第二年五月才获释回来。《于谦奏议》里<sup>③</sup>叙述此事时，载高能的话说：

“有脱脱人马到来，将弗刺出等捉去，问说朝廷有使臣在此，弗刺

---

① 海西女真刺塔弗刺出等不轻易屈服于也先、脱脱不花王的威力，动辄通明以抗拒他们的侵逼。这事前面已经叙述过。据《大明实录》正统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戊午等条说：明廷虽也苦于瓦刺的威胁，但犹一再晓谕三卫女真，使之和瓦刺疏远。本文里已说到，当也先侵寇时，明廷曾征调朝鲜和女真兵入援。

② 《大明实录》正统十一年冬十月丁巳条载：“设女真塔山左卫，给印。命塔山卫都指挥弗刺出掌印管事。从呕罕河卫都督偪哈答奏请也。”同年十一月己卯条载：特下敕弗刺出，嘉其忠诚，嘉赏他历年的功劳。弗刺出，直到正统、景泰年代，还继续朝贡。他由都指挥同知升任都指挥使是景泰元年春正月癸巳的事。

③ 《少保于公奏议》（卷八）景泰二年五月十二日《兵部为关隘事》。

(出)等不肯承认。脱脱将弗刺出等剥去衣服,用皮条捆绑。弗刺出方才说出高能等在寨,至被拘去。将各人所赍敕书开看,就将各人交与皮儿马里麻等收领。令在营内。说我如今替朝廷收捕野人女真,你每就眼看。收了时,着人送你每去。”

弗刺出是后来哈达部的前身塔山左卫的掌卫事,是相当著名的大酋,犹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这是因为当时满洲女真地方是明朝和蒙古争夺的对象,而弗刺出却被看作亲明派。脱脱不花王表面上对明颇表好感,声言:“今替朝廷(明廷)收捕野人女真。”优待它的使臣,遣送回来。《李朝实录》文宗元年(景泰二年)春正月壬戌条所载明辽东都御史王翱的话说:“脱脱凡南朝被虏者,皆不杀,遣还。”皮儿马黑麻(Pir Mahmad?),从这个名字看来,可能是西城人,他是脱脱不花王的外交专员,曾连年出使明朝朝贡,后来归化  
329 了明朝<sup>①</sup>。叫他收管汉儿高能等,并约定将来送还。

高能的话,接着还叙述脱脱不花王经略女真的实际情况,说:

“脱脱领人马,自松花江起,直抵恼温江,将兀者等卫一带头目寨子,都传箭与他,着他投顺。中间投顺了的,着车辆装去,不肯投顺的杀了。亦有走了的寨子,俱放火烧讫。有考郎(兀)卫都指挥加哈。成讨温卫指挥娄得的女儿,都与了脱脱儿子做媳妇。脱脱到白马儿大泊子去处,将都督刺塔、伯勒哥、都指挥三角兀及野人头目约有三、四百人,尽数都杀了。脱脱身上得了浮肿病症,又害脚气,乘马不得。只坐车回还。留下五千人马,在木里火落等处喂马。要去收捕建州等卫都督李满住、董山等。”

下面接着叙说最初引导脱脱回到驴驹河畔,而高能得到皮儿马黑麻的安慰,伴随脱脱遣明的使臣完者帖木儿等,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来到独石城外,五月十日,被送还明廷。此事见于明《实录》景泰

---

<sup>①</sup> 皮儿马黑麻充脱脱不花王使臣来明朝贡,可能从前述的景泰元年七月开始,后来经常来朝。天顺初,归化明朝。明朝赐名叫马克顺。现在又作了中国的使臣,常常出使蒙古。(参看《实录》天顺元年二月己酉、秋七月甲子、八月戊午等条。)

二年夏四月丁酉、五月丁未、己酉等条，当属无误<sup>①</sup>。被脱脱不花捕杀的刺塔、伯勒哥，是正统九、十年间大举和兀良哈作战的兀者卫都督刺塔和肥河卫都督别里格。三角兀是双城卫都指挥<sup>②</sup>。投降、通婚的成讨温卫指挥娄得是兀者卫都督刺塔的亲弟，正统八年四月特别立卫析居<sup>③</sup>。考郎兀卫，前面已经谈到，是今松花、黑龙江两江合流处附近的大卫。刺塔、别里格是当时女真唯一的大酋，长期没有屈从蒙古的诱胁。因而在此被杀害了。被杀害的地方白马儿(Pai-ma-êrh)大泊子，从征战地理和发音来看，或许是今扶余(伯都讷)西面、满蒙交界线上的拜布尔(Baibur)察罕泊<sup>④</sup>。总之，这些酋长说有三、四百人，虽有些夸张，但大都被杀或投降，既然说自松花江至恼温江(嫩江)传箭而定，可见海西地方已完全被征服了。因此，上述奏议的下文概括地说：“脱脱不花今次收了野人女真等处大小人口，约有四、五万，内精壮约有二万。”

又《李朝实录》文宗元年(景泰二年)春正月壬戌(二十二日)条载：朝鲜探闻脱脱不花王军队更向东进，大为恐惧，对此，明辽东都御史王翱答复说：

“脱脱兵三万，于腊月二十三、四日到海西，执不刺吹杀之。其部落降者不杀，不顺者皆杀之。指挥刺塔以下，一、二百逃奔黑龙江松林等处。建州卫李满住闻脱脱王杀掠海西人，奔窜山林，脱脱不穷追，还于海西。今海西建州等处一空，未闻向朝鲜也。所谓向东者是建州卫也。”

不刺吹(Pu-la-ch'ui)就是塔山左卫的弗刺出(Fu-la-ch'u)，说是刺

① 但据《实录》景泰二年五月庚申条载，高能等原来是二十人，仅送回高能等六人，其余郎福等十四人还没有到。然据八月己巳条却说郎福等十四人已在满洲被杀害，暴尸原野。

② 参看《大明实录》天顺六年春正月壬寅条等。

③ 《大明实录》正统八年夏四月丙午条载：“设立女真成讨温卫，改命兀者卫指挥金事娄得掌卫事。娄得，都督刺塔弟，析居成讨温，请立卫给印以自效，故有是命。”

④ 拜布尔察罕泊(Baibur Chaghan Naghur)见清《内府图》和安维利(D'Anville)地图。

塔等逃往黑龙江,但从后来完全不见看来,可能确实被杀害了。据后面所引刺塔爱妾亦纳乞说,刺塔确实是在当时被射死的。脱脱不花没有穷追,是因为他从蒙古乾燥地方来,遇到满洲水滨的湿气,患了脚气病的缘故。由此可见,今哈尔滨、扶余方面,过去就是满洲部族居住的地方,直到元末明初,犹继续保持这种形势。当明末满洲兴起时,这个地方就完全变成蒙古人的住地,有势力的清朝同族并没有占据这里。这究竟说明什么呢?我想固然不能否认这同有元一代的经略和阿鲁台,也先对这方面的经营多少有些关系。但主要是此时脱脱不花王经营的结果。由于他经略的结果,这一带平敞地方就从狩猎农耕的满洲人回到游牧的蒙古人手中了。

脱脱不花王因病西返了,但绝没有以收服海西为满足,还企图南下侵夺建州各卫地方。这从前引高能报告的末尾也说:“留下五千人马,在木里火落等处喂马,要去收捕建州卫等都督李满住、董山等。”和王翱的说明中也有:“所谓东向者是建州卫也。”便可了解。叙述得最详细的还是下引于谦的个别奏议。当时任少保兼兵部尚书、掌握明朝政权的于谦,在景泰二年五月六日以“兵部为军务事”为题的奏议里<sup>①</sup>(前引王翱的话里也有),记载明廷招谕女真的招谕使指挥王武等的报告,说:

“今该原差指挥王武等回还,呈称:四月十三日,到完名河等处。寻见李满住、董山、卜花秃,念文书,各人商议要来。至十五日,忽报脱脱不花人马见在罕里名河等处下营,相离一日路程。各人俱自收拾家小藏躲。有李满住又说差千户高完帖、董山差亲弟董阳等,随后赶来回话,至今未到。王武等连夜回还。具呈得此,臣等议得:李满住、董山等又因脱脱不花人马到彼,不能前来。”

又继续载由虏中走回人杨伴叔、郭贵成等的供状,说:“脱脱不花人

<sup>①</sup> 载在《于公奏议》(卷八)。这个奏议较前引奏议还早六天,当时于谦理应还没有得到高能的报告。

马见在海西灰扒江等处，寻杀野人女真，但见汉儿，指引放回，已是事实。”李满住当然是建州卫的主人，董山是建州左卫的大酋，卜花秃则是右卫酋长凡察的后嗣。明廷招抚所谓建州三卫的酋长，三卫酋长也想同意招抚，但慑于向南侵来的脱脱不花人马，事情败露了。完名河、罕里名河和前面见到的木里火落，都不详，颇为遗憾，<sup>332</sup>但就文意推测，完名河大致在建州领域以内，罕里名河和木里火落是脱脱不花人马的驻地，可能就是杨伴叔等所说的灰扒(Hui-pa)江，即今辉发(Hoifa)河方面。当时疗养脚气病的脱脱不花早已退回庐胸河方面去了，所以这时蹂躏建州地方的所谓“脱脱不花人马”，不外是前述高能所说的留下的五千人马。因此，建州的经营，毕竟没有象海西方面那样彻底。

总之，脱脱不花经略女真，颇为彻底。当时女真也同朝鲜不睦，苦于处境而不断投向明朝边境。例如：《殊域周咨录》在前引文句之后，继续说：此时野人女真相率投降的很多，兵部侍郎(尚书)于谦上疏决定处置办法，并说：“至景泰后，始克宁谧，而海西野人女真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其子孙以无祖父授官玺书，不复承袭，岁遣使人贡，第名曰舍人，以后在道不得乘驿传，赐宴不得上席，赏赉视昔有薄，皆忿怨思乱。辽东人咸知之，而时未有以处之也。”<sup>①</sup>“也先之乱”，语颇含糊，但在上述也先、脱脱不花征略以后，情况大体如此。明初以来，一说到女真的大部落，必定是指海西，建州等几乎是不足道的。但从此以后，精强的女真却移到了建州，正不是海西了。其主要原因之一，必定是受了这次讨伐打击的缘故。这次侵略。最初本是也先积极筹划，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脱脱不花首当其冲了，前引王

<sup>①</sup> 这段文字恐怕是从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摘录来的。该书叙述正统十四年也先的侵寇说：“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掠尤甚。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以下“至景泰后，云云。”只有两三处字句不同。

翱的话里也说，也先兵马“不知指向”。这恐怕是先自撤回，不久，  
333 脱脱不花也因病西还。但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女真全部迟早必完全陷于蒙古骑兵铁蹄蹂躏之下。而女真之所以幸免此厄运，实际是由于后来发生的脱脱不花和也先的仇杀。

### (乙) 脱脱不花王的灭亡

蒙古皇帝脱脱不花王是元室嫡裔，名义上是也先的君主，而蒙古实权却从也先之父脱欢时起，已落入瓦剌太师手里，可汗(皇帝)不过徒有空名而已，所以明方记录往往把鞑靼脱脱不花王称作瓦剌可汗，把他的活动也看作是瓦剌的活动。关于脱脱不花王，《蒙古源流》(卷五)说：“岱总汗(即脱脱不花王)聪智必能觉察”，明朝的王翱也说：“脱脱多奇策”<sup>①</sup>，绝不是个庸主。早对权臣也先的专横感到不快。明朝政治家知道这种情形以后便密谋离间两者。在这以前，蒙古的可汗和太师分别单独(实际是太师的名额更多)向明廷派遣贡使，明廷也同等对待，用两封敕书答复他们。由此一遇到机会就故意冷淡对待瓦剌太师的使者，优待鞑靼可汗的贡使，尽量挑起前者的怀疑<sup>②</sup>。纵令不这样，还当然要在拥有实力的属下和徒拥空名的长上之间容易引起猜忌，于是就造成了双方斗争的原因。

双方在上述征伐女真战役结束后立即仇杀起来。明《实录》记述此事，最早见于景泰三年春正月丙辰(二十二日)条，首先简单叙述说：

334 “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等奏：虏中脱回人口屡报，脱脱

---

① 见于《李朝实录》文宗元年(景泰二年)春正月壬戌条。蒙古人称脱脱不花王为岱总汗，按本文论述毫无疑义。但因为什么称岱总汗，原因不详。不过，岱总(施密特译作 Taissong，胡特译作 T'aitsun)这个词，在蒙古语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我想或者是蒙古人对复兴已绝的世系、聪明俊秀的可汗所加的庙号为太宗，讹传成了岱总。

② 参看《大明实录》景泰二年五月壬子，叶氏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等。



不花王与也先仇杀,而大同等处亦报烟花声息。……”

接着,二月壬午(十八日)条稍微详载也先的捷报,说:

“瓦剌太师也先遣使赍奏来言:其故父夺治阿鲁台部落。以可汗虚位,乃扶脱脱不花王立之。也先姊为其正室,有子,不立为太子,而欲以别妻之子为之。也先言之不从,乃起兵来攻也先,中道而返。于是,也先进于(与?)之战,败之。脱脱不花王领其下十人遁。也先尽收其妻妾太子人民。遣人报喜,并献良马二匹。命宴其使,赐钞币等物有差。”

《吾学编·皇明北虏考》、《名山藏·鞑靼传》、《明史·瓦剌传》等书文句,大致沿袭此记录,不过多少加以润饰。而《于公奏议》<sup>①</sup>记载当时由虏中脱回的宁夏中护卫余丁韩成的供状,传叙详报如下:

“又听得也先怪恨脱脱不花王,要人马去征杀了。要着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有阿哈刺忽知院不忿(忍),领部下一枝人马,又有哈刺嗔三千人马,都投顺脱脱不花王去了。有脱脱不花王整点人马,要与也先厮杀。有赛罕王得知,收什人马,报与也先,一同前去慌忽儿孩地面躲避。……”

韩成是二年十一月末由虏中逃回来的,所以这只是战争即将开始时的形势。尽管如此,也颇有参考价值。

看来脱脱不花王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也先猛哥(可)王子的,开始出现在《实录》正统八年(1443)春正月壬午条,后来景泰<sup>33</sup>元年(1550)十二月辛卯和二年春正月乙丑等条也都载有“脱脱不花王男也先猛可”亲自遣使向明廷朝贡的记录。另一个叫脱谷思太子的,出现在正统四年春正月癸卯条<sup>②</sup>。上引《实录》所说也先

① 《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被虏走回人口事》。韩成于景泰元年正月十日被赛罕王部下讹力帖木儿抄掠,来到土刺河畔老营,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伺隙脱逃情况。详见《奏议》。

② 全都只胪列北虏大酋的名字,别无说明。尤其关于脱谷思太子,是否脱脱不花王的儿子,也不清楚。然事实上,象后面所论证的,确是这样。又《实录》正统十年春正月己亥条所列举的北虏大酋之中,在脱脱不花王、也先太师下面,第三位就是“王子也先”,实在就是也先猛可(哥)的脱误,可以毫无疑问。据《黄金史》说:“岱总汗(Taisung Khaghan)即脱脱不花王,有子三人:长子 Monggholai,自杀去世。其次是 Ili, Dili 二子,(见《成吉思汗传》第76页)。关于这事等以后再详述。”

想把脱脱不花王的正室、也先太师的姐姐的儿子、立为太子而没有办到，所以肯定他不是上述的脱谷思太子。而也先猛可王子似乎比太子还有人缘，那末，这个人或许就是假借舅舅也先太师的虎威的那个王子吧。

另据《李朝实录》端宗壬申（景泰三年）八月庚午条里明使尹凤说，此事的经过是：

“脱脱王与也先相恶。王先击也先，也先败。其后，也先大举攻王，杀之。又杀其太子，而立太子之子。因北遁远去。太子之子乃其妹出也。”

如果这话不错，那末，也先之姊确是脱脱不花王的正室，而他的妹妹也嫁给了王的太子，她所生的太孙就是那个王子了。试拿这段话来和韩成的供词对照一下。即也先想让“外甥阿八丁王之男”做王子（皇嗣之意），就是说这个阿八丁王是也先姐姐的儿子即那个太子，那末，他的儿子又是也先妹妹生的。两方面所传完全吻合。但是，试更进一步分析。纠纷的直接原因是拥立太子的问题，因此，如果阿八丁王既然已经做了太子，纠纷的原因应该不存在了，这就产生了解释上的矛盾。现在为了不使理论混淆，只来分析尹凤的话。太子之子就是太孙，按当时蒙古的继承法说来，他是将来可以继承王位的人，为了立他就不会引起纠纷。何况如果这个所谓的太子是前述的脱谷思太子，那末，这个太子后来活了很久，因此说“又杀其太子”，就不对了。所说打了胜仗的也先“北遁远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总之，我认为《明实录》所载也先的报告，从它的性质看来，很确实，而明廷宦官尹凤随便回答朝鲜人质问的话，当然含有许多错误。韩成的供状等也是愚顽奴辈的传闻，当然很难保证确切。据《蒙古源流》（卷五）载，岱总汗即脱脱不花王有个弟弟叫阿噶巴尔济济农，他的儿子哈尔固楚克是额森即也先的爱婿。阿噶巴尔济后来加入额森一伙，攻击自己的哥哥可汗。

我认为所说的阿八丁(A-pa-ting)王的名字,不仅很象阿噶巴尔济(Akbarji)济农(济农是汉语亲王的音讹),而且阿八丁王伙同也先追击他的哥哥可汗<sup>①</sup>,所以阿八丁就是阿噶巴尔济,所说也先的“外甥阿八丁王之男”,是否是额森的爱婿哈尔固楚克的讹传。关于脱脱不花王的后裔,将在另一章里详细论述。

其次,关于韩成供词里所说的阿哈刺忽知院,也出现在下面所引的明《实录》天顺元年(1457)二月己酉、五月丙寅等条里<sup>②</sup>。又《于谦奏议》里评论脱脱不花投顺说:“阿哈刺忽在虏中人,颇知道理,略晓天道人事。必是因见也先邪谋彰露,厉阶已成,且恐不利于己,以此结连投顺。”其余的事情不详。哈刺嗔这个名字,在这以前,当瓦刺的脱欢灭掉鞑靼阿鲁台、吞并东方蒙古地方时首次出现。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载:

“是时,脱欢强,稍并有贤义、安乐之众,急击杀阿鲁台,悉取其部落。欲自立为可汗,众不可。乃行求元后脱脱不花王为主,以阿鲁台众归之,居漠北。哈刺嗔等部俱服属焉。”

337

《明史·瓦刺传》等记载也略同,已在本章开头说过。阿鲁台是代表阿速部落的大酋,统率东蒙古各部<sup>③</sup>。从以上引文看来,他灭亡以后,哈喇嗔部就成了东蒙古唯一最大的部落,取代了他的地位。按《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载:元世祖时,土土哈之父、钦察的班都察,“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掬马乳以进,色清而

<sup>①</sup> 《少保于公奏议》(卷六)《兵部为来归人马事》叙述:虏中消息说:“但未见传说脱脱不花王有无见在。今称哈八王杀了人马,跟也先二处去。”这个哈八王必定是哈八丁王的简称。

<sup>②</sup> 又《实录》成化六年二月壬戌条的阿刺忽知院,固很奇怪,但天顺七年五月癸丑条里的迤北马可古儿吉思王子的使臣头目阿哈刺忽,似乎就是此人。如下所述,如果李来必定是哈刺嗔部,伙同哈刺嗔部的必定是阿速部的话,那末,必定伙同这个李来的阿哈刺忽知院,可能是阿速部的代表,是前阿鲁台的遗属,也未可知。

<sup>③</sup> 参看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报告》第十二卷、第264—275页)、原书第240—241页。

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又说：“初，世祖既取宋，命借建康、庐、饶租千户，为哈刺赤户，益以俘获千七百余户，赐土土哈。仍官一子，以督其赋。（至元）二十八年，土土哈奏哈刺赤军以万数，足以备用。云云。”此外，关于这个部属的记载，还散见于《世祖本纪》（卷十五）、《仁宗本纪》（卷二十六）等。这部族名哈刺赤（Kharachi）即哈刺嗔（Kharachin），无疑是今喀喇沁（Kharachin）部名的来源。想到这里可知在阿鲁台的阿速部之后出现哈刺嗔部，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阿速部原来出自里海北方，那里是哈刺嗔部之祖土土哈的故乡钦察地方。明人的记录也说，阿速、哈刺嗔两部直到以后一向很亲近<sup>①</sup>，这大概从元代以来就是这样。因而完全可以设想：当时哈刺嗔部也必定是从阿速部的邻近兴起的<sup>②</sup>。总之，当景泰、天顺年间，出现了大酋孛来，代表哈刺嗔部，大肆活跃。下一章将详加叙述。

回头再看看韩成的供状。脱脱不花王增添了哈刺嗔部的三千人马和阿哈刺忽知院等，于是便以凶猛之势攻击也先。赛罕王是当时知名的也先的弟弟，得到警报后，立即报告也先，兄弟一同逃避到谎忽儿孩地方。谎忽儿孩是今乌里雅苏台东南、推和塔楚两河之间的低洼地区，如前所述，是也先的根据地之一。总之，这次战争，象上述也先的报告所说：“乃起兵来攻也先，中道而返，”起初是由脱脱不花王方面先动手的，这从尹凤的话里：“王先击也先，也先败。”便可了解。最初似乎获得相当的胜利。至少，据虏中走回

---

① 例如，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应绍不部营十：曰阿速、曰哈刺嗔，云云。”又说：“南有哈刺嗔、哈连（哈速，即阿速）二部，云云。”详细情形请参看和田清的《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189—204页。

② 曾经说过，哈刺嗔部的世系，后来几经变迁。（和田清《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191—199页，和第387—406页）。因此，当年的哈刺嗔部是否继承元代土土哈的系统不详。但由大势推断，我想这时大概还是这个系统，到达延汗时，才被汗的子孙夺去，后来又移到朵颜卫酋长（今喀喇沁王系统）的手里。

的赤斤蒙古卫千户革骨儿加的传说是这样：<sup>①</sup>

“去年十一月里，有也先同纳哈台，调领人马，和脱脱不花王厮杀去了。后听得人来说，也先着阿剌知院做前哨，遇脱脱不花王人马厮杀，把阿剌的人杀了一千多。阿剌也着伤了。回到营里。又著赛罕领三千人马去厮杀，一个也不曾回来。也先把头目俺克平章杀了。阿剌见杀了俺克，因这事上，他两个各自领他的人马，不知那里去了。今年二月里，也先弟歹都再收拾些人马，去寻也先，寻不见。到五月间，回到本处，诈传也先言语，把头目者儿哈即袄儿札哈赤等都杀了。有也先的娘营里三万人都反着，脱脱不花王跟前去了。……六月二十日，因乳偷拐马二十匹，同弟并妻女脱走。……”

纳哈台知院和俺克平章都是屡次出使明廷的大酋，他们都加入也先方面了。首先是东边的阿剌知院当前哨进攻，一千多人被杀死了，自己也受了伤，退了下来。其次，赛罕王的三千兵，没有一个人回来。也先一怒之下，杀了俺克，阿剌和赛罕两个人率领属下，不知哪里去了。这种传说似乎有些过于夸张。下文接着便说：今年二月，也先弟歹都王收拾残部去寻也先，没有找到。五月间回来，诈传也先的命令，杀死许多头目。也先可敦营里的三万人也都反了，投顺了脱脱不花王。果真是这样吗？如后所述，胜负已在上年十二月末决定了，到了第二年二月、五月，不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这种传说，与其说是西陲传闻之误，毋宁说必定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捏造的。其实，传报人革骨儿加（可儿加）曾随顺也先，住在迤北，也先失败后，逃了回来，因而他的态度受到明廷谴责，这在《实录》景泰七年二月庚子条里有记载。所以，这些话或许是为了掩饰这些人的态度而捏造的，也未可知。虽说如此，所以当时蒙古曾一时出现鼎沸混乱的局面，竟至产生这种捏造的传说，却是事实。

明廷对于这种形势也曾有所谓“是天授以复仇之机，不可失

<sup>①</sup> 《少保于公奏议》（卷十）《兵部为盘诘事》。又参看《实录》景泰七年二月庚子朔条。

也”<sup>①</sup>的意见，其实，明人得到这种报告，胜负早已定了。《实录》景泰三年九月庚子条，明确记载：

“辽东军人徐胜自虏中脱回言：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虏酋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王，执其妻子，以其人马给赏诸部属。”

《于公奏议》的一节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sup>②</sup>。这次战役从景泰二年十一月间开始，到十二月末已告结束。结果是伟大的太师取得了胜利。也先结束了这种局面之后，便在三年二月，向明廷奏报了经过<sup>③</sup>。

也先杀脱脱不花王，自己取而代之，是蒙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而蒙古史籍中当然也大书而特书。首先，据《蒙古源流》（卷五）载，托欢（脱欢）、额森（也先）都是独立的卫喇特即瓦剌部的君主，并没有另外拥戴蒙古可汗。而额森进攻大明，擒获大明汗（英宗）回来以后，日渐横暴，失了人心；接着叙述前引岱总汗即脱脱不花王兄弟三人的出生，说：“岁次己未（正统四年，1439年）岱总汗年十八岁，即位。阿噶巴尔济年十七岁，令为济农。满多固勒年十四岁。弟兄三人，督率行兵四卫喇特。”立即转而叙述同卫喇特额森进入了决战。但是，这样一来，就和下文所说当时阿噶巴尔济农之子哈尔固楚克已成年且已做了额森之婿等情况，互相矛盾。因此，还是应该依照《黄金史》（Altan Tobchi）的说法。这时曾和瓦剌结盟，后来又失和了。<sup>④</sup>实际是，脱脱不花（岱总）的即位，远在

① 《大明实录》景泰三年春正月丙辰，于谦、石亨等奏议里的话。又，奏议的全文见《于公奏议》（卷二）。

② 《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走回人口事》里载有故兀者卫都督刺塔的遗妾亦纳乞的话，她说：“去年（景泰二年），十二月内，有也先领人马，来杀散散不花人马，都收去了。”

③ 参看原书第332页。

④ 《成吉思汗传》第71—72页。《黄金史》是一向少见的书。近来经出村良一研究的结果，明确了满铁出版的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北京蒙文书社发行的蒙文《成吉思汗传》都是它的异本。我只依据出村的译稿，但该译稿尚未发表，所以引用的页数，姑且依上述《成吉思汗传》注出。

这事以前，好歹总算和也先(额森)和平相处，但到也先俘虏了英宗以后，不久两人就失和了。

这事暂且不谈。据《源流》说：岱总汗在同卫喇特的战争里，起初军威颇盛，后来卫喇特用阿卜都拉彻辰(Abdulla Sechen)的策略欺骗愚昧的阿噶巴尔济济农，背叛他的哥哥可汗来和卫喇特合作。因为济农之子哈尔固楚克是额森的女婿，所以他说：“亲护同胞，则能发达；亲护岳父母，则人讥之。”极力谏阻他父亲的愚蠢行动，但济农不听，便和四卫喇特合兵进攻了他的哥哥可汗。于是偌大的可汗也支持不住而败走，逃到前妻之父郭尔罗斯的彻卜登那里，被杀害了。《源流》原文叙述他败走的情形说：

“岱总汗乃骑塔奇淡黄马败走，奔往肯特汗(Kentei Khan)山，渡克呼伦(Kerülen)河，途遇郭尔罗斯(Khorlad)之彻卜登(Chabdan)。缘前曾将彻卜登之女阿勒塔噶勒沁(Altahalchin)出离，令回母家。此行正与仇人遇。彻卜登欲杀之，女谏曰：从前我之过，若害及博尔济锦(Borjigin)，罪莫大矣。今彼困顿跋涉，若加保护，将来自必有益。不听，杀之。341 自己未(正统四年、1439年)至壬申(景泰三年、1453年)，在位一十四年，年三十一岁，终于彻卜登之手。”

这正和《大明实录》景泰四年八月甲午条所载兵部奏议所说：

“来降鞑子言：虏酋也先与其主脱脱不花交战，脱脱不花为也先所败，逃往其姻家兀良哈头目沙不丹处。遂为沙不丹所杀。”

完全一致。兀良哈的沙不丹无疑就是郭尔罗斯的彻卜登；这里也显然证明了岱总汗就是脱脱不花王。但脱脱不花王的即位确实在宣德八年，因此，到景泰二年是在位十九年，而不是从正统四年到景泰三年在位十四年。年龄也有问题，既然有了孙子，其弟之子已娶了妻，绝不止三十一岁。因此，当然应该从建文、永乐年代开始计算，是五十多岁<sup>①</sup>。

又，郭尔罗斯这个部名，从元代以来，就以郭儿刺思、豁啰刺思、

<sup>①</sup> 参看原书第267—269页和本书第219页注<sup>②</sup>。



火鲁刺思、火里刺等字样出现<sup>①</sup>。现在,这个部落名称还保存在哈尔滨西边地方,当时既作为兀良哈的一个部落,可能要在更北面。按《源流》的文面看来,似乎在越过肯特山、渡过克噶伦河附近的地方,但从明人把它称作兀良哈来说,肯定还要偏东。据《于公奏议》载<sup>②</sup>,从也先阵中逃回的大同阳和卫猫儿庄墩人役侯敬的供状说:“本役在营时,听得鞑子说称,脱脱不花领人马,与也先厮杀。也先得胜,将脱脱不花赶往东北去了。云云。”又反复叙述此事说:“今侯敬又说称:脱脱不花要往北边,借毛人毛马来,与也先厮杀。有也先往西北去了。说称:脱脱不花若赶上我时,就便顺,他赶不上时,罢。”由此可以想见,也先并不曾打败脱脱不花而亲自捕杀了他,而是在他放弃了东北边毛人之地,自己退回西北瓦剌地方,等待他日进行决战时,脱脱不花已死在东北边毛人之手了。所谓东北毛人的郭尔罗斯地方大致可以想像是东北最远边境,可能是兴安岭东边、今齐齐哈尔西北的山岳地区。<sup>③</sup>所谓毛人毛马,可能是看见寒冷地带的人们身穿毛皮服饰,才这样称呼的。<sup>④</sup>脱脱不花王娶这极北边地区的酋长之女做正妻,可见他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样边远地方了。他的离婚理由,在《黄金史》(Altan Tobchi)里明明说是因为与别人私通的缘故<sup>⑤</sup>;上引《源流》的原文也有这个女子自己说:“从前我之过。”但是,或许是由于脱脱不花有些不得不娶太师脱欢之女、也先的姐姐的情况,也未可知。总之,脱脱不花王

① 参看箭内互《蒙古史研究》第272页。

② 《少保于公奏议》(卷二)景泰三年四月初八日《兵部为走回人口事》。

③ 前面已经谈到,兀良哈三卫住地在北方,自然应该有个限度。又,结合下述翁牛特的根据地看来,郭尔罗斯部也不可能这样漫无限度地远在北边。

④ 关于此事,可参看陈寿的《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传》所引《魏略》里出现的马胫国等例子。参看白鸟库吉的《室韦考》(《史学杂志》第三十编第七号,第744—747页)。

⑤ 《成吉思汗传》第75页、《黄金史》叙述岱总汗灭亡的情形颇详,但并没有足以动摇本篇论文说法的重大事实。等出村译本完成以后,再详细论述。

就这样灭亡了。可汗亡后，也先太师究竟怎样了呢？下一节里再说明。

### （丙）也先太师的结局

景泰二年末，也先灭掉脱脱不花王，三年二月，向明廷夸示报捷。他已经俨然当上蒙古的独裁君主，内部刘除了故元遗孽，对外加强统治属部，日益耀武扬威起来。前引《明实录》景泰四年八月甲午条所载来报告脱脱不花的结局的投降鞑子的话之后，接着说：“也先今已立为王。凡故元头目苗裔无不见杀。”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记述这时情况如下：

“时，脱脱不花与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立为太子，脱脱不花不从。也先亦疑其主与中国通，害己，遂治兵相攻。不花王败走，依兀良哈，弑死。也先尽收其妻子，杀元裔几尽。都督杨俊言：也先弑逆，<sup>343</sup>吞并诸部。东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皆受约束。不诛，为患滋大。……”

前军右都督杨俊的奏文，《实录》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条里有详细记载，在《国朝献征录》（卷十）所载《昌平伯赠颖国公杨公洪传》里也有。据此可知也先当时“其子孛辇重俱在哈刺莽来，去宣府才数百里。其精壮屯于沙窝，尤为至近。”因为逼近明边很危险，所以才有这个奏议。但也先屯驻哈刺莽来却是在这以前。据《实录》景泰三年九月辛亥（二十二日）条载福余卫指挥同知可台的奏报说：

“虏酋也先欲于哈刺莽来等处过冬。又取三卫头目，往彼议事。”

前面已经谈到，哈刺莽来在今从多伦到库伦的大道上，靠近外蒙古南边境。也先曾在这里召集脱脱不花旧属和三卫酋长议事。福余卫指挥同知可台是该卫唯一大酋已故的掌卫事都指挥安出之子<sup>①</sup>。可见他们如何受到也先的控制。

<sup>①</sup> 参看《大明实录》景泰三年九月壬寅等条。

还不仅如此。在这以前,也先还曾在东边驻牧,镇压三卫的部众。于谦的《奏议》(卷十)景泰三年九月十日的《兵部为边情事》里,先引朵颜卫酋朵罗干送来的奏报说:

“听得脱脱不花王弟男无了,有帖骨思太子、脱赤知院、纳哈帖木儿左丞等两起前后反出走了。说也先太师在阿刺忽马乞、可兰海子、卜鱼儿海子等处地面住劄。因奏报。”

所说不花王弟男,可能就是阿噶巴尔济等,帖骨思太子就是前述的  
344 脱谷思太子。《蒙古源流》(卷五)里详述了阿噶巴尔济父子在岱总汗(脱脱不花)亡后不久就被杀害了的事。这些脱脱不花的余党因为害怕也先迫害,前后分两批出走了。也先住扎的可兰(K'o-lan)海子,当然是呼伦(Kölön)泊,卜鱼儿(Pu-yü-êrh)海子就是捕鱼儿(Pu-yü-êrh)海,也就是贝尔(Buir)泊。阿刺忽马乞,据箭内博士考证,是“今乌珠穆沁境内平原”<sup>①</sup>。这里本来是脱脱不花王的根据地,也先最初驻扎在这里,以便镇压四邻。

又,《于公奏议》(卷二)景泰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兵部为走回人口事》里,还载有也先在灭掉脱脱不花后,立即派使者到三卫各个角落去招降。当时投归明边的海西兀者卫都督刺塔的遗妾亦纳乞自述她的悲惨命运说:

“审得本妇供。系海西兀者卫女真古冷哥女亦纳乞,嫁与都督刺塔为妾。脱脱不花人马到来,同夫抢去。行至中途,将夫射死,亦纳乞在达子阿哈家住。至去年十二月内,有也先领人马来,杀散脱脱不花人马,都收去了。亦纳乞与不知名达子使唤,受苦不过,寅夜走回。又撞三卫达子猛古乃,邀去为妻。同达子男妇约有一千余人,往来北山内驻劄。后见也先差使臣二人来,与猛古乃说,脱脱不花已走了,如今寻着了,你不投顺呵!敢往那里去?猛古乃回说:我的肠顺也先,只是没饭吃。要去寻食过话。使臣就回去。”

---

<sup>①</sup> 参看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04页)和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本书第195页注<sup>②</sup>。

第一段是指脱脱不花经略海西，都督刺塔遭被捕杀时的事。第二段是叙述也先打败脱脱不花，兴安岭以东陷于混乱，亦纳乞的命运变了，成了三卫达子猛古乃的妻子。第三段是叙述也先竟招抚到猛古乃的地方。猛古乃住牧的北山，可能是前述广宁的北山<sup>①</sup>，可见也先已招抚到这里，完全收服了脱脱不花的遗属。由此也约略可以想像当时兴安岭以东三卫地方的形势。

这样，也先既镇压了东边，便转向西边，景泰四年年中，开始经略赤斤、哈密、西番、回回等。因此，《明史·瓦剌传》在叙述了也先追杀脱脱不花之后，说：“遂乘胜迫胁诸番。东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实录》景泰四年六月甲午、九月庚午等条，也零星地记述了这些事。这里不打算叙述这些西陲的事情。

这时，也先也曾一再想与明和好。景泰三年闰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和四年春正月也曾连续遣使通贡。据《实录》景泰四年冬十月戊戌条载，曾向明廷送上如下的国书。

“瓦剌也先遣使臣哈只等，赍书来朝，贡马及貂鼠、银鼠皮。其书首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犹言天圣也。末称添元元年。中略言：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且致殷勤意于太上皇帝（英宗）。帝命赐使臣宴，及赐彩币表里有差。”

据《李朝实录》端宗甲戌（景泰五年）二月庚寅条所传报告说：“也先弑达达皇帝，自称皇帝，建元天成，使千余人到燕京，请遣使陈贺。”瓦剌的意思不外是，对自己盛大的典礼，想要邻国明廷“遣使陈贺”。然同是这时的年号，何以前者说是添元而后者说是天成呢？我想“盛”这个字有 Ch'êng、shêng 二音，天成(T'ien-ch'êng)和田盛(T'ien-sh'êng)完全同音，所以朝鲜恐怕是把这个称号误传为年号了。而明人所说的添元(T'ien-yüan)也必定是天元(T'ien-yüan)的

<sup>①</sup> 参看本书 238 页注<sup>①</sup>。

346 讹误。因为蒙古国书当然是用蒙古字写的，因而在译音上产生了差异。即便是这样，所谓田盛或添元，无疑都含有贬意。因为蒙古人非常崇敬尊重天，所以田盛 (T'ien-shêng) 当然是天圣 (T'ien-Shêng)，添元也应该是天元<sup>①</sup>？如果是天元，从前脱古思帖木儿汗时，也曾一度用过这个年号。元朝不顾忌使用前代的年号，这在世祖和惠宗的至元，已经有了先例。脱古思帖木儿虽最后被弑死了，但毕竟是统一蒙古的最后一代天子。也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袭用了他的年号。如前所述，北元历代可汗都有纪元年号，也先建元，也并不奇怪。从把这一年改称元年看来，也先的统一大业到这时已逐渐完成，于是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并建年号称天元元年。总之，元朝北迁以后，断绝好久，整个蒙古又进入一个人的掌握之中，东起朝鲜，西到中亚，统一势力，到了和南方的大明一决输赢的时候。然而，也先独立的势力没有多久，很快就被部下阿剌知院杀死了。

在这以前，也先以寻找阿鲁台的残余为名，经略三卫，把许多三卫人民迁到西边。景泰三年正月来到明朝的瓦剌使臣察赤轻把当时放回三卫达子的事告知明廷。《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边务事》里<sup>②</sup>叙述这事说：

347 “因为阿鲁台和宁王的根脚在三卫，来取不与，著军马来收三卫。如今放回，怕边上人惊，差我领他每来朝。见今三卫老小车辆尽在小黄河、牛头山一带住割打围。”

这就是说：“因为和宁王阿鲁台的根据地在三卫，收取了三卫，现在

① 这不仅是蒙古，一般在塞外建国的民族的年号都十分爱用天字，随便翻开一卷年表，便可一目了然。

② 《兵部为边务事》的上奏日期是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试对照《实录》，则瓦剌太师也先的使臣察赤轻是前一年、景泰二年十二月乙酉(二十一日)和朵颜卫头目卜台等使臣打台等一起来的，三年正月辛丑(七日)辞去。这时，也先和脱脱不花两者正在仇杀。而瓦剌使臣当是前此数月从国内出发的，因而这次出使和战争未必有什么关联。

放还。但生怕明廷边上的人对这种移动吃惊，所以才派我(察赤轻)领他们来朝见。现在三卫老小车辆都在小黄河、牛头山一带。”小黄河牛头山，如前所述，就是今归化城北边锡拉穆伦河流域，可见掳囚的三卫达子是远从西边的地方送来的。又据前引赤斤蒙古卫千户革骨儿加的供状说，在也先妻营里的三万人都反了，逃到脱脱不花王麾下后，接着说：“又听满克参政原抢兀良哈头目猛哥都领一百人马，反往亦集乃东边去了。云云。”可见至少有一部分兀良哈也被迁到亦集乃即今额济纳以西的地方了。

《实录》景泰五年六月丙申条所载如下一条，也不外说明这种情形的一个例子。它说：

“朵颜卫都指挥阿儿乞蛮遣哈刺等来朝言：为瓦刺也先所逼，徙其部落于黄河母纳之地。昨者复召三卫头目，令尽发壮丁，随营攻战。臣等以祖父以来，世臣中国，不愿从之。遂亡归白城。具言：也先欲分道南向，恐为边患，故来奏报。并进马匹。诏宴劳之。”

黄河母纳之地，前已说过，是今五原方面<sup>①</sup>。阿儿乞蛮是该卫已故都指挥完者帖木儿的嗣孙、今喀喇沁王的祖先<sup>②</sup>。《明史》的《瓦刺传》、《三卫传》等也载有此事。《三卫传》下面还接着说：“三卫皆不堪，遂阴输瓦刺情于中国，请得近边屯驻。”这大概是说：这时，泰宁卫都督革干帖木儿、朵颜卫都督朵罗干等都相继投归明边，控诉也先的暴虐，乞求屯驻近边<sup>③</sup>。也先征发三卫丁壮用来攻战，想必是为了当时经略西陲，而如此过分的压迫，必然要引起各方面的反

① 前引《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又，关于唐代的牟那山，在《元和郡县志》(卷四)《丰州天德军》条里有。这里的朵颜卫众，可能和以前住在小黄河的，有某种关系，也未可知。

② 完者帖木儿是朵颜卫始祖脱鲁火绰儿的儿子(《实录》宣德四年二月戊寅)，其子有个名叫打木乃(宣德二年冬十月己未)。阿古蛮(阿儿乞蛮)是他的孙子(正统十一年十一月)。这个阿儿乞蛮的后裔是今喀喇沁部的王族。

③ 参看《实录》景泰五年六月辛丑、同年秋七月乙卯等条。泰宁卫都督革干帖木儿上书说：“往者，也先令我三卫来扰边方。近又召我三卫，听彼驱役。切思我三卫人民，世受天朝大恩，不敢背逆，愿附塞居住。云云。”

抗。这么一来,强盛的也先,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

也先被阿刺知院杀害的经过,首先见于《明实录》。景泰五年冬十月甲午条所引宣府大同等处总兵官的报告说:

“有定州卫达军可可帖木儿,自也先弟赛罕王部下脱归,备言也先既杀其主,自称可汗,阿刺知院求为太师,也先不许,遂生嫌隙。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刺二子从行,因令持药酒,毒死阿刺次子。阿刺诈报兀良哈盗己马,遣使请于也先,取回长子,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歹都王、赛罕王,统众与俱,临行,觞阿刺长子,复毒之。行至中途死。阿刺怨益深。给也先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刺统部落三万人,径趋也先所居。先使人数也先之罪曰:汉儿人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还,今日轮到汝死矣。也先曰:我今日有灾,明日与汝战,退与其腹心伯颜帖木儿、特知院、真孛罗平章等坐帐中会议。时,阿刺旧部曲卜刺秃金院、秃革帖木儿掌判、阿麻火者学士,事也先日久,也先不之疑。因共趋也先帐中,拔所佩刀刺也先,并杀特知院等,其众遂散。赛罕王闻阿刺杀其兄,领众七千,蹶阿刺后,欲俟其战疲,然后乘之。既而也先死,赛罕王弃其众,乘橐驼十七只南走,为其下卜儿塔追及,射死之。歹都王领其人马西走。”

349 如前所述,阿刺知院当时已年迈,似乎最爱好和平,可见这次反噬确是由于也先残酷压迫的结果。前面已经提到,当时也先正在经略西番。但这是从赛罕王部下逃出来的人的报告,洞悉直到该王灭亡时的情形,但关于也先被杀的情况,却颇简略。反之,下引郑晓的《吾学编》的《皇明北虏考》所载,完全出自不同的报告。该文前半段所述颇不同,尤其关于也先之死的情况,大不相同。

“天顺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继也先为太师,言于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赐臣。也先不许,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儿为太师。哈刺怒,欲杀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残忍,诸部不悦,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闻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胜,乃召哈刺子饮酒,酒中饮之鸩,哈刺子呕吐,觉,走出,不能行。啮指血染箭,令其仆持告哈刺。哈刺阳不知,益敬顺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己,防稍解。哈刺伏众,向也先出猎,袭也先。也先仓皇战,败走。从数十骑遁。又恐此数十骑通哈刺,半



夜弃此数十骑，与二亲信走。道中饥窘，至一妇人所乞浆。妇人饮之酪，遂去。夫归，妇言状，夫疑其为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杀之。诸部遂分散。”

天顺初当然是景泰五年的讹误。平章哈刺也是阿刺知院的讹误。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儿也是其子阿失帖木儿的讹误<sup>①</sup>。其余传闻疑似的地方，和《实录》所传互相短长。因此，何乔远的《名山藏》大致依据前者，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根据后者，而叶向高的《四夷考》却把两者所传兼收并蓄了。

究竟哪一种对，颇难立即断定。拿来对照蒙古所传，大都和后者相同。因为前者出于赛罕王部下的报告，仅详细报导了一方面的消息；后者固然也不完全，却同时传出了另一方面的情况。《蒙古源流》（卷五）在叙述额森杀了岱总汗取而代之以后，接着说：

“彼时，卫喇特右翼之阿拉克丞相(Alak Chingsang)，左翼之特穆尔丞相(Temür Chingsang)二人前来，告于额森云：尔已为都沁(Döchin)都尔本(Dörben)二部落之汗矣。今可将尔太师之号，给与阿拉克丞相。汗答以我未计及尔等出此言，已与我子矣。二人大恚，云：尔不过仗阿卜都拉彻辰(Abdulla Sechen)之计，巴图拉巴图尔(Batula Baghatur)之谋，尼根德墨尔根(Nigentei Mergen)之力，承受蒙古之统耳。岂以尔之善乎？试看尔父子二人承受都沁、都尔本之统。言讫而去。旋乘马来战。额森汗败走，遂掳取妻子房屋。额森汗只身逃出，被布库索尔逊(Böke Sorson)之子巴郭(Bagho)擒杀。肆诸库克汗(Kügei Khan)山上。”

① 也先的弟弟很多有赛罕王、大同王、伯都王等，但没听说有名叫阿失帖木儿的。阿失帖木儿，由他以后的活动年代来看，年龄有相当差距，要说是弟弟，还不如说是儿子，比较妥当。叶氏的《四夷考》（卷六）也说：“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名山藏·鞑靼传》更明确说：“瓦剌自也先死后，数岁戢。至是，其子阿失帖木儿者遣使来贡，复稍张，与毛里孩诸酋拿兵，争雄长。”《实录》景泰四年九月庚午条也说：“虏众已立也先为王，而以其子为太师。”大略和《源流》所述相同。而也先的长子另有名叫火儿忽答孙的，曾出现在《实录》景泰六年五月己酉条里。又，据《西域同文志》（卷七）和帕拉斯(Pallas)的《Sa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卷一、第34—35页）也说：额森子有名叫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Öschtomoi Darchan Nojon)的，一般认为就是阿失帖木儿。（参看原田淑人先生的《明代的蒙古》，载在《东亚同文会报告》第百九期，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号、第40页）。

阿拉克丞相当然就是阿剌知院。所谓都沁,蒙古语是四十之意,指所谓鞑靼部(蒙古四十部),都尔本的意思是四,指瓦剌(卫喇特四部),都沁,都尔本就是整个蒙古<sup>①</sup>。布库索尔逊曾被额森杀害,这里他的儿子巴郭是报杀父之仇。关于阿卜都拉彻辰,前面已经谈到,巴图拉巴图尔和尼根德墨尔根都不详。据《黄金史》(Altan Tobchi)说,这是:“Alak Temür 之勇, Khatan Temür 之计, Abdara Sechin 之术”<sup>②</sup>。Khatan Temür 就是特穆尔丞相,就是说:额森(也先)利用了阿拉克丞相即阿剌知院的勇敢、特穆尔丞相的智慧和阿卜都拉彻辰的权术,取得了天下。这话确和前后的记述相符合。不仅如此,《黄金史》还说:也先败走后,曾到 Sorson (即索尔逊)寡妇家里,乞得酸奶子,等他逃走时,寡妇发觉他是也先,便告知她的儿子 Boghon (即巴郭),把他杀了<sup>③</sup>。这完全和《吾学编》的记述一样。蒙古方面的传说不真实,固然难以轻信,但这里却和明人的传述完全符合,决不能说是偶然的。

又,关于也先灭亡的地点,很难弄清楚。但考虑当时是在经略西番的路上;从那里向东面宣府边外阿剌知院的领地走去,要渡过

---

① 西蒙古瓦剌被称作四卫喇特(Dörben Oirad),东蒙古本部则被称作四十蒙古(Döchin Mongghol)。这可能是说这些部落的概数。说东蒙古六万人,似乎是根据四十万人被明朝打得只剩下六万人的传说而来。这事见于《蒙古源流》(卷五),但记述得最清楚的还是清《太祖实录》天命五年春正月条(参看前引《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80页)。

② 《成吉思汗传》第88页。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里却作:“阿拉克特穆尔之勇略,喀丹特穆尔之壮志,阿布都拉色辰之筹策。”总之,Abdulla Sechen (阿布都拉色辰)成了 Abdara Sechen (阿布达赖彻辰),确是事实。

③ 《蒙古世系谱》(卷三)记述这事说:“其后,威勒忒(卫喇特)右营之阿拉克忒睦尔丞相、左营之哈滩忒睦尔请于厄僧(也先)曰:君今已正汗位,太师之号,当以见赐。厄僧曰:意欲得此乎?赐吾儿矣。二人出曰:破蒙古,即汗位,微我两人之才勇与阿布都塞臣之智,不及此。将唯女父子独享之乎?纠兵攻之。厄僧逃去。妻子资蓄俱被虏。厄僧孤身,忍饥逃窜,过布库苏尔孙之家,求饮解渴。布库苏尔孙之妻谓其子曰:此子举动似厄僧,父仇也。女其图之。其子布衮等兄弟九人,执杀厄僧,以其骸暴于枯魁汉岭之树。”

相当大的河流；败后，其弟赛罕王有南走和歹都王（大同王）有西走的余地；以及后来也先的弟弟和子侄中有窜居哈密的等，想是在经略西番的根据地、那个堆塔出晃忽儿槐附近。《蒙古源流》（卷五）说：暴额森的骸骨于库克汗山。这个库克（Kügei）可能是该书中经常出现的卫喇特的根据地、库奎札巴哈（Könggöi Jabkhan）地方，即今注入阿雅尔诺尔（Ayar Naghur）的坤桂（Künggei）、札布汗（Jabkhan）两河流域地方。总之，也先就这样灭亡了。也先被杀的年月，按明人记载无法确定，但据朝鲜谢恩使花川尉权恭于景泰六年五月三十日在辽西广宁得自被掳脱回的唐人金亮、孙刚等的传闻<sup>①</sup>，明确说“也先去年八月被阿刺知院杀死，车马玉帛尽为知院抢去。”可见死于景泰五年八月。明边在十月才得到这消息，就被《实录》收录了。因此，《明史·瓦剌传》把它写在六年，说：“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食。六年，阿刺知院攻也先，杀之。”这当然是错误的。此外，关于瓦剌的大酋阿刺知院、伯颜帖木儿、特知院等，还有许多可论述的，容当另述。也先一死，瓦剌立即丧失了对全蒙古的霸权，退居西北旧巢。此后，活跃在东南蒙古明朝沿边的不是所谓鞑靼部酋，就是兀良哈三卫部众。这将在下一章里详细论述。 352

## 5. 鞑靼部的复兴（上）

### （甲）小王子的世系

也先可汗从西蒙别部兴起以后，大施凶猛威力，控制了漠北地区。但景泰五年八月暴卒以后，瓦剌部的势力立即倾覆，失掉统驭的蒙古，又陷于骚乱的旋涡之中。而当时明廷的势力已经达不到塞北，明人完全不了解那里的局势，因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几乎没法知道蒙古方面的事态。在这一团漆黑之中，投出一线光明的还是下述的《蒙古源流》和其他蒙古方面的传述。我们只能首先从

<sup>①</sup> 见《李朝实录》世祖元年（景泰六年）八月辛亥条。

这些书来探索蒙古可汗的世系,拿它同明人的记录加以对照,才能推测出当时的大概形势。

《蒙古源流》(卷五)壬申即明景泰三年,在叙述额森汗(即也先可汗)弑杀他的主子岱总汗(即脱脱不花王),他本人也被部下杀害了等经过情形之后,接着说:

“后闻额森(Esen)汗已歿,岱总(Taisong)续娶之福晋萨睦尔太后(Samur Taigho)生一子,名蒙古勒克呼青吉斯(Mergüskes),丙寅年(正统十一年、1446年)生,年七岁,贮于皮柜,以马负之。伊母萨睦尔福晋持刀,带领骑牛乘马及步兵,出师由库奎札巴哈(Könggöi Jabkhan)往伐四卫喇特(Oirad),大有俘获,撤兵而回。即奉蒙古勒克呼青吉斯即位。维时七岁,称为乌珂克图(Ükektu)汗。抚绥所余蒙古人众。岁次癸酉(景泰四年、1457年),年八岁,为多伦土默特(Dolonghan Tümed)之多郭朗(Dogholang)台吉所害。初,岱总汗离异阿勒塔噶勒沁(Altaghachin)福晋时,曾留其三岁子,系丁巳年(正统二年、1437年)生,名摩伦(Molon)台吉。年十六岁,彻卜登(Chabdan)谓系己甥<sup>①</sup>,收养之。岁次癸酉(景泰四年、1453年)彻卜登既歿,乃役于郭尔罗斯(Khorlad)之和巴齐尔(Khubchir)家。缘本国忽有大警,令筮人卜之,云是尔等害博尔济锦(Borjigin)之报也,因有其事。众甚畏惧,遂遣克木齐古特(Kemchigüd)之达噶泰(Dakhatai)、郭尔罗斯之摩勒泰(Multai)二人,送往翁里郭特(Ükligüd)之摩里海王(Molikhai Ong)处。于是,有人众咸云,国祚惟汝奠定之。今奉汝即汗位。遂备奎苏图黄马,插金杵,牵至上前<sup>②</sup>。上是时年十七岁,即汗位。”

353

19

① 甥字是孙字之误。因为蒙语里甥和孙的发音都是 achi,所以弄错了。

② 奎苏图黄是马的毛色。杵是武器名。这一节的德译本译文如下:

“岁次癸酉(1453)。遂备斑斓灰马,握金权杖在手,拥脱欢即可汗位。上时年17岁。”

(“Sodann liessen sie ihn einen Apfelschimmel besteigen, gaben ihm ein goldenes Scepter in die Hand, führten ihn vor das Antlitz des Herrschers, und setzten ihn auf den Thron im Küi-Hennen-Jahre(1453), da er siebzehn Jahr alt war.”[施密特本、第171页]。)又本文中太后、福晋(夫人)当然是转用汉语的借词,这个萨睦尔福晋就是脱欢之妻、也先之母。

简单说来就是：“后来听到额森死了，岱总汗的后妻萨睦尔太后把当时只有七岁的一个儿子蒙古勒克埒青吉斯装在皮柜里，驮在马背上，带领步兵骑兵，从库奎札巴哈〔即今坤桂(Künggei)札布汗(Jabkhan)两河方面〕前去讨伐四卫喇特，大胜而回。于是就叫这个孩子即汗位，称作乌珂克图汗，抚绥蒙古的残余部众。第二年，新汗年八岁，被多伦土默特的多郭朗台吉害死了。在这以前，十四年，岱总汗和他的前妻阿勒塔噶勒沁离婚时，把当时还只有三岁的小儿子摩伦台吉也送到她娘家郭尔罗斯的彻卜登那里去抚养。彻卜登因为摩伦台吉是他女儿的儿子，便精心收养到十六岁。景泰四年，彻卜登也死了，摩伦台吉因没人照顾，就到郭尔罗斯的和巴齐尔家里去当佣人。忽然那个地方发生了变异，叫筮人占卜，说是因为虐待了博尔济锦(即成吉思汗圣裔)所致，大家都害怕起来，便找到摩伦台吉，派克木齐古特的达噶泰和郭尔罗斯的摩勒泰两个人送到翁里郭特的摩里海王那里，备礼使登汗位。当时，摩伦汗是十七岁”。《源流》还接着絮絮叨叨地说，后来有个谗人，名叫和托卜罕(Khodobogha)，离间摩伦汗和摩里海王，让摩里海王杀害了摩伦汗。但不久阴谋暴露了，他自己也被摩里海王杀了。还说：“摩伦汗自癸酉(景泰四年、1453)至甲戌(景泰五年、1454)，在位二载，年十八岁歿。”关于这件事，德译本也完全一样。此外，《蒙古佛教史》、《黄金史》等<sup>①</sup>，也只有繁简详略之差，没有很大的差异。

<sup>①</sup> 见施密特《东蒙古史》第171—175页，胡特《蒙古佛教史》卷二，第45—56页和《成吉思汗传》第90—92页。

《蒙古世系谱》(卷三)记载如下：

墨尔古尔格斯汗 汗，太松(岱总)之子，萨睦尔太后所生。七岁即汗位。萨睦尔太后欲复仇，征威勒忒(卫喇特)国。合马步牛队为一军，太后亲配刀。汗时方幼，以匱载之，而系于驼上。军行至枯魁札布堪地，与威勒忒战，败其众，虏获甚多。因汗系于驼，故号乌珂克图汗。师还，方在安抚蒙古国事之际，噶初古之后七土默特部多和伦台吉弑汗。在位一年。

麻伦汗 汗，太松汗之子。先被出阿尔他噶尔津哈吞所生也。哈吞出时，汗甫三

再查中国方面的记载。最完备的《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在记述景泰二年(四年之误)也先僭称汗号,不久被部下阿剌知院杀害之后,说:

“鞑靼部长孛来复攻破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号小王子。阿剌死,而孛来与其属毛里孩等,皆雄视部中。于是,鞑靼复炽。”

后面更叙述孛来、毛里孩等连续侵寇山西、陕西边境的事件。写在天顺六年(1462)条下的记述说:

“时,麻儿可儿复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众立马古可儿吉思,亦号小王子。自是,鞑靼部长益各专擅。小王子稀通中国。传(袭)世次,多莫可考。”

355 更盛传孛来等寇掠边上等事。成化二年(1466)条载:

“未几,诸部内争,孛来弑马可古儿吉思,毛里孩杀孛来,更立他可汗。斡罗出者复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遂杀其所立可汗,逐斡罗出,而遣使人贡。”

这可以说是向来的通说,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北虏考》和本传的蓝本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以及沿袭它的茅元仪的《武备志·北虏考》、何乔远的《名山藏·鞑靼传》等所传,都大同小异。只是

岁,随母归。及外祖车布登死。居郭尔罗斯部之库布齐尔家,给使令之役。适其部落疫灾流行。命卜之,卜者曰:“其有干于博尔济根氏欤?”众是其言,令克穆齐古忒部之他哈太台吉、郭尔罗斯部之摩罗代送至毛礼海王所。毛礼海王者,布库博尔格太之后,素有功于蒙古者也。其属下之大臣,咸欲尊之以为汗,毛礼海王不可。及汗至,即以其所乘之魁苏图黄马与之乘,而加金顶于其冠。引之至清机思汗陵寝前,叩首,即汗位。其后,鄂尔多斯之孟克和拖布哈谮于汗曰:“毛礼海王将谋叛,兵即至矣。”汗勿听,使往验之。毛礼海王方行围,使者见所扬之尘,误以为兵,复命。汗率兵迎战。而孟克和托布哈先密驰报毛礼海王曰:“汗欲杀汝,而并汝国,兵已发。”毛礼海王初犹未信,及登高望之,果然,乃仰天奠酒,呼太祖汗而祝曰:“臣于圣裔可谓尽心,今圣裔反欲杀臣。我两人孰是孰非,神灵昭鉴。”祝毕叩首,被铠上马。念众寡不敌,分兵三百,与其弟札尔古漆伏左右,而亲与汗战。伏发,汗败北,被弑。在位二年。博尔博克部之巴颜额尔伯格从战被擒,众将斩之。毛礼海王曰:“为主尽力,良臣也。善遇之。安必不尽力于我乎?”释之。巴颜额尔伯格即于汗死所,以所佩刀起土瘞之。蒙库尔德哈吞哭曰:“惜哉!大业废坠,非谗人孟克和拖布哈,讵至此乎?”毛礼海王闻之,亦为惋惜。乃执孟克和拖布哈,断其舌而杀之。

《四夷考》等没有记载麻儿可儿的名字,作为一个没有名字的可汗,反而叙述他的下一代马可古儿吉思的亲属,把他写作是没有名字的可汗的哥哥(《四夷考》、《武备志》)或从兄(《吾学编》、《名山藏》)的脱思;还有,说杀死马可古儿吉思的并不是孛来,仿佛是毛里孩等,有显著的不同<sup>①</sup>。

再试和根本史料《实录》对比一下,就会碰上明显的矛盾。《实录》在景泰六年夏四月戊戌(二十三日)条才首次见到也先可汗死后、迤北王子即新可汗的名字。原文如下:

“迤北王子麻儿可儿遣正副使皮儿马黑麻、锁鲁檀、平章昂克、卯那孩,孛罗遣使臣可可、宛者赤、板达阿俚等,进贡马驼至京。”

正使皮儿马黑麻是前代脱脱不花王时代曾往来数次的蒙古使臣,麻儿古儿王子派他来朝贡,可见麻儿可儿王子是脱脱不花王之后的汗位继承人无疑,《明史》把第一代小王子写作麻儿可儿,似乎没有错。但据《实录》景泰六年八月己酉条载:“虏酋卯里孩立脱脱不花王幼子为王,卯里孩升为太师。”这里,拥立者是卯里孩(Mao-li 356 -hai)即毛里孩(Mao-li-hai),而不是《明史》所说的孛来。但这好象是孛来立即承认了卯里孩的企图。因此,与其说是《明史》记载的误传,还不妨看作是简括的叙述。

然而据《实录》同年冬十月乙卯(十三日)条载:

“兵部奏:近得朵颜卫使臣言:北虏脱脱不花王子麻马儿可儿吉思并毛里孩、孛罗等,领四万骑,欲攻阿剌知院。……”

脱脱不花王的儿子麻马儿可儿吉思(Ma-ma-êrh-k'o-êrh-chi-ssu)这个名字,既象麻儿可儿(Ma-êrh-k'o-erh),同时,又类似下一代的马可古儿吉思(Ma-K'o-ku-êrh-chi-ssu)的名字。只是这点还不成问题,更使人疑惑的,则是后来依次出现的可汗的名字。即从

<sup>①</sup> 唯独郑晓的《皇明北虏考》里,麻儿可儿和麻可古儿吉思两个名字都没有记载,而且把孛来杀害小王子写在天顺元年等,略有差异。



《实录》天顺七年五月癸丑(来朝)、六月丁亥(归国)以后,八年春正月丁丑(二十四日)、二月己丑,和成化元年春正月庚申、二月庚寅等条,大都写作“迤北马可古儿吉思王子,”唯独夹在其中的天顺八年春正月乙丑(十二日)条,却写作:“迤北麦儿苦儿吉思(Mai-êrh-k'u-êrh-chi-ssu)可汗”;下面所引成化三年春正月丙子条,也称“马儿苦儿吉思(Ma-êrh-k'u-êrh-chi-ssu)可汗”,几乎完全同音。五次出现的名字,五次类似而又五次互异,互有出入。疑是同名的讹传。即使依照《明史》的说法,至少也应该承认,《实录》后段的麦儿苦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是马可古儿吉思的音讹;同时,前段的麻马儿可儿吉思是麻儿可儿的异译。

357 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实录》成化三年春正月丙子(九日)毛里孩自己给明廷的奏报陈述如下,无疑这是前引《明史》成化二年条记录的出处。

“孛来太师近杀死马儿苦儿吉思可汗,毛里孩又杀死孛来。后又新立一可汗。有斡罗出少师者,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死新立可汗。逐斡罗出。今国中无事,欲求通好。”

肯定是因为成化三年正月条把上述事变当作最近发生的事件叙述了,所以《明史》把它写在二年条下,并说三年正月通好而写作“而遣使人贡”了。《明史》里的马可古儿吉思王子,《实录》原本写作马儿苦儿吉思可汗。就《实录》看来,孛来所弑的是这个马儿苦儿吉思可汗,而不是《明史》所说前代的麻儿可儿王子。仅据《实录》来看,在这以前孛来根本没有弑杀过另一个可汗的痕迹,因此,孛来由于和可汗不和而弑杀的,必然只此一次。孛来弑杀的是毛里孩拥立的<sup>€</sup>可汗,所以毛里孩才发怒而仇杀孛来,另立了新可汗。

看来,最后出现的马儿苦儿吉思这个名字,似乎暴露出了全部秘密。即马儿苦儿吉思就是麦儿苦儿吉思。这个名字,最初简称麻儿可儿,或误作麻马儿可儿吉思,后来变成马可古儿吉思。《明

史》的编者却误认为是两个人,并在其间还错误地插入汗位交代一节,把麻儿可儿作为前代可汗的名字,把马可古儿吉思误作后代的可汗了。其实,《明史》的这种错误是引自在它以前的叶向高的《四夷考》的。 358

叶氏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叙述也先死后,各部离散,瓦剌稍衰,阿剌知院又不知所终,接着说:

“而孛来为雄长,称太师。复求故可汗脱脱不花子,尊立之,号小王子。自是,虏以小王子为尊称。而毛里孩、阿罗出诸酋相继奋,咸为边患。”

天顺六年条又说:

“未几,小王子歿,或云孛来弑也。虏共立其兄脱思为主,称马可古儿吉思王子。遣使入贡。”

成化三年条又说:

“先是,毛里孩已攻孛来,弑其可汗马可古儿吉思。虏更立可汗,毛里孩复弑之,并逐少师斡罗出。”

如上所述,《明史·鞑靼传》大体以此为根据,一看便知。又根据《实录》,补充最初和最后一条,从新列出麻儿可儿的名字。

上述《四夷考》三条之中,只有中间一条,《实录》全然不见,叶氏采录了传闻不确的说法,这在字面上已显露出来。不过,这时可汗和孛来互相仇杀,并非全无根据。《实录》天顺五年九月乙巳(八日)条载这种传说:

“兵部奏:镇守大同太监王春奏报:近获降虏言,脱脱不花王子领兵万余,将往石头城,袭杀孛来。乞敕沿边总兵等官,严兵为备。从之。”

“脱脱不花王子”应该读成脱脱不花王的儿子,也就是所称麻儿古儿。石头城不详,可能是正统三年春总兵官任礼等打败阿台、朵儿只伯的甘肃边外的石城<sup>①</sup>。总之,《实录》的记载只有这些,象可汗 359

<sup>①</sup> 《名山藏》的《鞑靼传》等说:正统三年,“夏,任礼破阿台、朵儿只伯于石城。”但战争其实是在三月以前。详见《实录》正统三年夏四月乙卯(二日)条。

和孛来之争,后来还有发展;孛来打败可汗,可汗被孛来杀了等等,都没有记载。诚然,据《实录》看来,麻儿可儿或麻马儿可儿吉思的名字,仅见于景泰六年夏四月和十月条。在这以后的十年期间,可汗虽然入贡,但并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天顺五年发生了上述骚乱,天顺七年夏四月戊寅,才看到小王子这个词。后来,到了天顺末年、成化初年,又一再看到马可古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等名称。因此,在这段时期里,设想有汗位交替,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至少,《明史》所以以《四夷考》等为根据,认为这时有了汗位交替,完全本于此。

但仅按《实录》看来,根本没有记载这时可汗的被杀。前引《四夷考》所说:“未几,小王子歿,或云孛来弑也”,语很模棱。因袭这个记载的《明史》,只根据《实录》补充了“时,麻儿可儿复与孛来仇杀”一句,但下面又突然只说“麻儿可儿死”,没有言明是否被弑,原因就在这里。汗位交替是朔北最重大的事件。明廷除在靖难之变期间无暇顾及北虏以外,当倾注注意力于塞北时,象可汗横死这类事,《实录》岂能遗漏不载。如果以不见于《实录》为理由,就肯定当时并没有汗位交替的事,那末从景泰末年到成化初年,蒙古的汗位  
360 就是由一个人继续在位,所有上述的麻儿可儿、麻马儿可儿吉思、马可古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等名字,必定全都是同一个人名的讹转了。这种议论,无论怎样反复,毕竟令人不无疑惑。最后还要由前面提到的《源流》等蒙古方面的传说来决定。

蒙古方面的传说,比起中国方面的记录来,别有独自的价值。据《源流》等载:岱总汗即脱脱不花之后,到他的末弟满都古勒之间,只有蒙古勒克噶青吉斯和摩伦汗两代可汗,绝不是三代。如按《四夷考》或《明史》的记录,天顺中叶汗位有了更替,那末除了麻儿可儿和马可古儿吉思两个可汗以外,还有成化初年拥立的另一个可汗,合起来就成了三代而不是两代了。只有认为天顺年间没有

汗位更替，麻儿可儿和马可古儿吉思是一个人，加上成化初年的另一个可汗，才是两代，这就和蒙古所传相符了。据《蒙古源流》说：蒙古勒克噶青吉斯是岱总汗之子，年七岁即汗位，所以明人说他是脱脱不花王的幼子，绰号小王子，并不奇怪。据《源流》说：这个小王子是下一代摩伦汗的异母弟。叶氏《四夷考》把后代小王子当作前代小王子的哥哥脱思，而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北虏考》则在叙述初代没有名字的小王子被孛来弑杀之后，接着说：

“是时，孛来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王。虏中言：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

因为是异母兄，所以才误传为他的哥哥，或者他的从兄。总之，明人和蒙古两方面所传在这一点上完全吻合，无疑是正确的。 361

脱思(T'o-ssü)恐怕是 Tögüs 的节译，必定就是前面所说的脱脱不花王的前太子脱谷思(T'o-ku-ssü)，即帖骨思(T'ieh-ku-ssü)太子<sup>①</sup>。《源流》里作摩伦，是岱总汗(脱脱不花)前妻郭尔罗斯的彻卜登、即兀良哈的沙不丹之女所生。但据《实录》看来，这个名字在从正统四年春正月起遣使明廷朝贡的各条记录里已经出现了。因此，《源流》说是在这以前两年即正统二年生的，景泰五年死的，年十八岁，当然是错误的。关于当时他的出现，虽不见于《实录》，但郑晓、叶向高补充了这一事实。这从他们叙述的字面可以看得出都从另外的史料得来。这里还应该考虑的是：这项贵重史料，恐怕是把《吾学编》所说：“立脱思为王，虏中言，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或把《四夷考》的文句前后加以剪裁，只说成是“小王子歿，或云孛来弑也。虏共立其兄脱思为主”的意思。因为不知道这件事究竟应该写在哪一年，《四夷考》编者就把本应该写在成化初年，竟误写在天顺六年条里，《明史》又沿袭了这一错误，于是便造成了这

<sup>①</sup> 参看原书第 331 页。《实录》景泰五年二月癸未条载：忒古系猛可等王子为瓦剌大酋。这个忒古系王子，或者就是脱谷思太子，也未可知。

种难解之谜。而证实此事的还是蒙古方面的史料。

《四夷考》继上引记载之后说：“虏共立其兄脱思为主，称马可古儿吉思王子。”按该书和《明史》等，都说后一代的兄可汗是马可古儿吉思，其实这是错误。据蒙古记载，前一代的弟可汗才是马可古儿吉思。《蒙古源流》把这个弟可汗的名字写作蒙古勒克呀青吉斯(Mongghol Kere Chinggis)，而施密特的德译本译作“墨尔古思察思”(Mergus-chas)，《蒙古佛教史》作“墨尔古尔根”(Merhurgen)，《黄金史》作“马克古儿吉思”(Makhgurkis)<sup>①</sup>。“蒙古勒克呀青吉斯”和“麻马儿可儿吉思”的音相近，“墨尔古思察思”却和“麻儿可儿汗”相似，“墨尔古尔根”好象是“马儿苦儿吉思”，“马克古儿吉思”和“马可古儿吉思”完全同音。这个可汗的名字，在蒙古传说中也颇有异同，很难确定。不过，一个可汗绝不会有这么含混不清的许多名字，其中必定有些错误。试查《明实录》，麻儿可儿、麻马儿可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等名字，仅偶然出现一次(或来往二次)，唯独马可古儿吉思却反复出现好几次，而且是《四夷考》、《名山藏》等所记载的名字，蒙古方面唯独对此也有完全符合的译音，因此，恐怕这个马可古儿吉思是正确的名称。如果是这样，那末马可古儿吉思是最初的弟可汗，也就是从景泰末年到天顺末年的可汗乌珂克图汗的本名，而不是下一代的兄可汗的名字。下一代的可汗即乌珂克图汗之兄脱思，《蒙古源流》称作摩伦汗，他的译音，施密特、胡特、《黄金史》等都一致作“Molon Khaghan”。或许他的本名叫摩伦台吉是误解，本名叫脱思即脱谷思(Tögüs?)，他的汗号是摩伦汗。

不过，《源流》的纪年谎谬百出。把额森汗之死写在景泰三年；说同年立乌珂克图汗；第二年被弑；同年摩伦汗嗣立，五年又被杀

<sup>①</sup> 《蒙古源流》(卷五)第二十四叶至第二十五叶。施密特《东蒙古史》第171页。胡特《蒙古佛教史》卷二、第46页。《成吉思汗传》第90页。

死；后来经过九年空位时期，天顺七年，满都古勒才即位，这些全都不是事实。如前所述，也先被阿剌知院杀害是在景泰五年八月，后来阿剌知院战败，才拥立小王子。据《明实录》载：明廷最初得知也先败死，是在景泰五年十月；至于孛来、毛里孩等奉戴小王子和阿剌知院抗争，是在六年春夏之交。怎么能在前此景泰三、四年间会有新可汗匆匆忙忙更替呢？我想，小王子确是年纪小的可汗的意思。这时开始叫小王子，后来成了可汗的通称<sup>①</sup>。最初，小儿可汗的治世可能相当长，不会只一年半载。这样看来，《四夷考》、《明史》等所说天顺六年间汗位有了更替，怎么也难以凭信。景泰六年即位的小儿可汗乌珂克图汗，必定是直到成化初年，在位约十年之后，才被孛来杀害的。因此，被杀死孛来的毛里孩所拥立的新可汗，才是摩伦汗脱谷思。这个壮年的可汗，不久便和毛里孩发生了冲突，又被毛里孩杀了。关于这个被毛里孩拥立、忽又被同一个毛里孩杀害的后者，可能一般印象颇深，因而就把被毛里孩拥立而被孛来等杀害的前者的统治时期也误解为同样短促了。

如果作如上解释没有错的话，那末，综合明人和蒙古方面的史料，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也先被阿剌知院杀害，瓦刺的势力就衰颓了。于是，代表鞑靼部势力的大酋孛来、毛里孩等，便和脱脱不花王正妻萨睦尔太后共同拥立了她的幼子乌珂克图马可古儿吉思。时期一定是在景泰五、六年(1454—1455)之间。他们拥立乌珂克图汗和瓦刺作战。可汗在位大约十年，渐渐长大成人，在天顺、成化年间(1464—1465)，被权臣孛来、多郭朗等杀害了。于是，毛里孩打败孛来，又拥立前可汗的异母兄摩伦汗脱谷思。但不久两人又失和，毛里孩又杀了摩

<sup>①</sup> 例如：叶氏《四夷考》(卷六)等书说：“孛来为雄长，称太师，后求故可汗脱脱不花子，尊立之，号小王子。自是，虏以小王子为尊称。”但严格说来，后世并不是代代都称小王子。马可古儿吉思汗之后，就隔过去了，直到歹颜哈(达延汗)以后，才又称小王子。

伦。时期在成化一、二年(1465—1466)之交。又,《源流》里把拥立乌珂克图汗这件事,说成是只他母亲一个人干的,这是蒙古史家仅以己见直书的一种省略笔法,这并不一定和明人记录所说是孛来、毛里孩所拥立的相矛盾。实际上可能是强有力的孛来、毛里孩等协助这个护卫孤儿的刚强太后共同拥立的。在《蒙古源流》里说,弑杀乌珂克图汗的是多伦土默特的多郭朗台吉;《蒙古世系谱》则说是“噶初古之后七土默特部多和伦台吉”。噶初古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准(哈赤温),因而还是同族间的斗争。这和明人所传是孛来弑杀的似乎不同,但孛来是当时代表东蒙古的大酋,如果认为是多郭朗受孛来指使而弑杀的;或者是得到了孛来的默许,这也只是一种省略笔法。想到这里,便感到必须探讨东方大酋孛来、毛里孩的身世了。

#### (乙) 哈刺嗔的孛来

孛来的名字,和杀死也先的阿刺知院的灭亡同时出现。阿刺知院一杀死也先,马上就有个名叫孛罗平章的起来袭击阿刺。《明实录》景泰六年春正月辛亥(五日)条载宣府总兵官的奏报说:

“迤北走回人云:阿刺知院杀败也先,而孛罗平章又与阿刺知院仇杀,只今了见烟火密迤边墙。”

365 同年夏四月戊戌(二十三日)条载上述迤北王子麻儿可儿、平章昂克、卯那孩等和上述孛罗同时遣使人贡后说:

“孛罗以阿刺知院杀死也先,率兵攻之,杀败阿刺,夺得玉宝并也先母妻。”

以上两条,分别写在六年正月和四月,这是报告到达明廷的时间,事件必定发生在相当以前。据传到朝鲜的报导说:孛罗平章打败阿刺知院,可能在上年十一月中旬。据《李朝实录》世祖元年(景泰六年)八月辛亥条载前述被掳逃回的唐人金亮、孙刚等的话说:

“也先去年八月,被阿刺知院杀死,车马玉帛,尽为知院抢去。其年十



一月，知院亦被也先部下孛罗平章杀害。自相攻伐，无有统属。”  
《明实录》景泰六年二月戊戌条载：“虏寇自去年九月以来，互相仇杀，多有漫散，逃至亦集乃地方潜住。”这是在说也先死后发生的骚乱。阿剌知院被孛罗平章打败以后，势力顿衰，但当时并没有战死，后来还活了一段时间，直到景泰七年，才被属下杀死。《明实录》景泰七年八月丁未条载：“军人曹广自虏中回，言：虏酋阿剌知院今年为部下所杀。”看来，叶氏《四夷考》所说“阿剌后亦失所终”，是指困死在北边的情形，也并非毫无缘由。

总之，打败阿剌知院的是孛罗平章，而《明史·鞑靼传》却说是：“鞑靼部长孛来复攻破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号小王子。阿剌死，云云。”即不是孛罗而是孛来。《明史》认为孛罗不过是孛来的异译。试查《实录》，最初出现的大酋是孛罗，到景泰七年末以后，就都作孛来，可见两者是一个人，毫无疑义。孛罗可能就是孛来的略译<sup>①</sup>。这个孛来拥立小王子，自己做了太师。至于他在北边活跃的情形，明人有详细记载，前节已略谈到。可是，孛来的出身究竟如何，明人史料无从察考，还得依靠蒙古方面的传说。

据《蒙古源流》(卷五)说：当起初额森(也先)还强盛时，岱总汗(脱脱不花)之弟阿噶巴尔济和他的儿子哈尔固楚克因投靠额森突然被杀。这个哈尔固楚克和额森之女生了一个名叫巴延蒙克(Bayan Möngke)的婴儿，当时处于敌中，很危急，他的大祖母萨睦尔公主是已故蒙古可汗额勒伯克汗的女儿，便费尽心机，挑选了大臣四人，把巴延蒙克送回到东蒙古故土。“喀喇沁蒙古之博赉太师(Bulai Taishi)”便是护送人之一。《源流》里不见这个人拥立乌珂克图汗或摩伦汗的记载，但按叶氏《四夷考》(卷六)等说：“太师者，

<sup>①</sup> 又可以作为孛罗是孛来的简译的例证还有，例如后面见到的酋长亦不刺因，就简称亦孛来，或亦不刺。又泰宁酋长脱脱孛罗也称脱脱孛来。

虏握兵大酋号也”，可见太师在蒙古也是无上的称号。博赉太师和孛来太师同时出现，完全是同名。不仅如此，孛来在《明史》还作鞑靼部长，是代表东蒙古的大酋，而哈喇噶部即喀喇沁部，如前所述，又是代表东蒙古的大部。因此，认为：“喀喇沁蒙古之博赉太师”就是鞑靼部长孛来太师，并非毫无根据。在这里，我不得不赞成中岛367 竦的孛来即博赉的说法<sup>①</sup>。喀喇沁蒙古的博赉太师或许就是已故阿鲁台太师的继承人。

前面已经说过，当哈刺噶部在也先、脱脱不花争霸时期，投靠了后者。战争以也先获胜而结束时，哈刺噶部的命运究竟怎样了，不得而知，但至少和哈刺噶部一起投靠脱脱不花王的阿哈刺忽知院后来还很强盛，明天顺元年二月己酉、五月丙寅等条里，还载有伴同“迤北太师孛来”遣使来朝。《实录》原文说：

“后军都督佥事马政奏：迤北阿哈刺忽知院、孛来等差使臣皮儿马黑麻等，……”（天顺元年二月己酉）

“迤北太师孛来并阿哈刺忽知院以上复位（英宗），复遣皮儿马黑麻来奏，欲将宝玺来献。……”（同年五月丙寅）

既然这个形影相随的一方阿哈刺忽知院还健在，那末另一方的哈刺噶部也会很强盛，而这个太师孛来当然就是哈刺噶部部长。也先既然灭了脱脱不花，芟除了元室的裔孙，对他的党羽鞑靼部长也就分外宽大对待了<sup>②</sup>。

更据《明史·瓦剌传》等说：也先灭脱脱不花王后，“执其妻子，以其人畜给诸部属。”脱脱不花王灭后还在东边强盛的哈刺噶部或许分得了一份，也未可知。至少，孛罗（孛来）平章是代表其部落的大酋，深得也先的信任，这从下述事实可以推测出来。据《李朝

<sup>①</sup> 参看中岛竦《蒙古通志》第314页。

<sup>②</sup> 从这些事实再来看前述亡人韩成的供状，令人怀疑阿哈刺忽、哈喇噶等并未投靠脱脱不花。其实是投靠也先的误报。姑且不作这种过甚的臆测，但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并未奋战，没有惹起也先的深刻抱怨，却是事实。

实录》端宗癸酉(景泰四年)二月壬寅条叙述当时北虏威逼辽东,朝鲜也传来警报,说:

“福余卫都指挥等官安出等番字奏文:·见有也先王差孛来平章人马七万前来,到羊肠河下营,……”

羊肠河是今新民县西新开河的上游养息牧河<sup>①</sup>。在这里屯集七万大兵的孛罗平章,必定是在专门担任经营东边。又据《明实录》景泰五年冬十月甲午条说:阿剌知院出其不意袭杀也先时,曾见有侍立在也先座右的大酋唛孛罗平章这个名字,这也许就是哈刺唛的孛罗平章即孛来。纵令这还有疑义,而最明确的是,为也先的横死复仇的那个人,就是孛罗平章的孛来。

想来,哈刺唛部这个名字从元代就已有所闻,但在哪里住牧不详<sup>②</sup>。但从形势推测,当时的哈刺唛部可能在今乌珠穆沁部方面。因为今喀喇沁部虽在热河方面,这是清初以后的形势,明末以前,哈喇沁部是在它的西北、今多伦、经棚方面。这已详细论述过了<sup>③</sup>。这个多伦、经棚地方,当也先强盛时,是他的部下大酋阿剌知院的住地。当时,也先自己住在内蒙古西部;东边的今多伦、经棚方面是由阿剌知院占据着;遥远的北方呼伦贝尔地方是脱脱不花王的住地。这些前面已经谈过<sup>④</sup>。由此看来,脱脱不花王属下唯一的大部哈刺唛部的位置,只能推测在今乌珠穆沁部左近。此后不久阿剌知院就灭亡了,他的故地不久就成了哈刺唛部的根据地,这必然是为也先横死报仇的孛来,由背后进攻,灭了阿剌知院,结果就攫取其地而代之了。据《明实录》说:景泰六年春正月辛亥,由宣府总

① 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25、292—293页。

②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432页)。他从音类似,认为是克鲁伦河上游的哈喇沁沙图(Kharatshin Shatu),当然毫无根据。

③ 参看和田清的《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191—199页。这种说法还有若干地方需要改正、补充,容待另找机会。

④ 原书第323—324页。

兵官提出了孛罗平章袭击阿剌知院的第一个报告,原因就在这里。

369 (丙) 孛来和三卫

根据地在东方的孛来侵犯明朝西北边塞,同时也和三卫颇有关系。首先,《实录》景泰七年八月丁未条在记载前述军人曹广传报阿剌知院的死讯以后,接着说:“虏酋阿剌知院今年为部下所杀,朵颜三卫往迤北劫掠。”把阿剌知院的残余驱逐到迤北的三卫,想必和灭亡知院的孛来有某种联系。虽说有联系,但那毕竟是三卫的自由行动,孛来当时恐怕还没有控制三卫的实力<sup>①</sup>。后来,逐渐积蓄实力,孛来遂用兵来威逼三卫了。《实录》天顺三年夏四月癸酉条载明廷给泰宁卫都督佥事革干帖木儿的诏谕,说:

“近闻孛来率领人马,欲往尔处抢掠。朕念尔自祖父以来,世笃忠贞,敬顺朝廷,多效勤劳。闻此声息,恐被其害,特遣都督马显等赍敕前去,谕尔等。宜会合各卫,整点部下人马堤备。如此,贼果来尔处抢掠,即便差人奏报,朝廷遣官军,出境救获。密与尔记号,并力夹攻,剿灭此贼,保尔境土人民,故谕。”

天顺三年秋七月丙午,都督马显等带着敕书前往泰宁各卫。后因抚谕夷情有功,受到赏赐。当时孛来的势力还不太强盛,所以明廷采取了这种强硬态度,了解到明廷这种坚定决心的孛来,实际上推迟了征伐三卫。尽管这样,从这时起,三卫酋长还是继续出现了使用过去元朝的官号的人。例如:同年秋七月甲申条有朵颜卫万户卜斋;同年十二月癸酉条有朵颜卫平章亦兰伯;又丙子条有朵颜卫  
370 国公斡者歹、知院帖客等名字。这些还是应该看作是当时孛来的经略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三卫,他所拥戴的大元皇帝的威令逐渐在三卫推行起来的结果。

<sup>①</sup> 如后所述,这时和孛来功勋和地位相同的毛里孩,起初和三卫不和。已如前述,在这以前,也先末年,三卫已露出背叛他的迹象。《实录》景泰六年春正月乙丑条载泰宁卫都佥事革干帖木儿的话说:“尝被瓦剌胁从附彼,今已得归朝廷。”从此,三卫就对明廷忠顺朝贡了。

况且，逐渐统一东蒙古，自称太师淮王。天顺五年与明通好以后<sup>①</sup>。便逐渐以实力威逼三卫，终于使三卫屈服了。《实录》天顺六年冬十月戊寅条载兵部的报告说：“有自虏中逃归者，言：孛来于今年九月初三日，领胡骑万余东行，侵兀良哈地方。”十一月甲辰条又说：

“镇守独石等右监丞阮禄等奏：虏酋孛来率众二万，东掠朵颜三卫，遣使臣纳哈出等四十人来，贡马献捷，欲从独石入境。上命其猫儿庄人。既而使臣以马疲，且境外无草，不能往猫儿庄，复请从独石入。许之。”

《李朝实录》世祖九年（天顺七年）二月甲申条，在这以前，载火刺温兀狄哈即海西女真的通报说：“三卫达子三千余名来屯近境，声言北方达子来侵，故来屯耳。”也必定和这事有关。总之，这样从独石入境献捷的孛来，看到明朝容易对付，便就逐渐完全控制了三卫。《实录》载天顺七年夏四月戊子敕诏，记述情况说：

“近福余卫遣使扣关奏报：虏酋孛来于今年二月间，差人纠集福余等三卫人马为前驱，意在侵扰我边。福余等卫头目虽称不肯从彼，因来奏报，然孛来与三卫交通，已非一日，所奏情词，实难听信。预防之道在我当然。”

又六月甲戌条载赐泰宁卫兀南帖木儿刘王等敕，嘉勉他不屈从孛来的坚志。当然，这里所说“不肯从彼”，是敷衍明朝，实际上对孛来很恭顺。泰宁卫左都督兀南帖木儿是天顺四年右都督革干帖木儿死后，该卫唯一的大酋<sup>②</sup>。所谓刘王这个称号，当然是大虏赐

① 关于孛来的通好，参看《实录》天顺五年秋七月辛酉、八月己巳、又六年二月癸酉、七月壬子等条。和也先一样，称太师淮王孛来的称号，见天顺五年八月己巳条。

② 如本书 234 页注①所引《图书编》所见到的那样：泰宁卫有两个都督，右都督是革干帖木儿，左都督是兀捏帖睦儿即兀南帖木儿。《卢龙塞略》（卷十五）《泰宁卫系谱》说：“始祖都督兀捏帖木儿生撒因孛罗，其子曰孛来罕，曰伯牙，俱逃辽东边外大县头驻牧。久不至关，今绝。”兀捏帖木儿当然就是兀南帖木儿的异译。

泰宁卫的酋系是，都督阿者罕——可能是始祖辽王阿札失里——之弟，有哈刺孩（《实录》永乐十九年春正月乙酉），儿子有脱火赤（宣德六年八月甲寅）、拙赤（宣德八年五月壬戌）即者赤（永乐十九年春正月乙酉）和灰王纳哈出（正统元年八月甲申），失连

给的。

《实录》在天顺七年六月丁亥条还载有上述革干帖木儿之弟、泰宁卫右都督兀研帖木儿和孛来所拥立的迤北马可古儿吉思王、孛罗乃西王等一起遣使来朝的事。十月乙巳还叙述孛来的东侵说：“朵颜卫指挥兀孙帖木儿奏：孛来营所逼近本卫，乞依边城放牧。”再据十二月丁亥、戊申等条说：原应依常例从东路喜峰口入贡的三卫贡使四百多人，随着孛来的使臣，都来到大同。引起了问题。因为按明朝定制，同是朝贡，对待迤北大虏优厚，对待三卫贡夷较薄。因此，自也先之乱以后，熟悉这种情况的三卫，为了贪图厚赏，便从大同入贡了。《明史·三卫传》叙述此事说：“复窃通鞑鞑孛来，每为之向导，所使与孛来使臣偕，见中国待鞑鞑厚，请加赏不得，大忿。遂益与孛来相结。”<sup>①</sup>孛来鉴于也先的强压政策的失

帖木儿(正统元年冬十月甲戌)即失南帖木儿(正统六年春正月庚申)等。脱火赤的儿子，有讨勤(正统六年春正月庚申)，颇强盛。但经也先之乱，立即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革干帖木儿、兀南帖木儿两家。这两家或者是从前的别酋忽刺班胡、阿散等的子孙，也未可知。总之，革干帖木儿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宣德九年二月壬戌，写作可可帖木儿。同月戊辰，写作都指挥同知隔干帖木儿，后来，渐渐出名，正统六年十二月与也先联姻，景泰五年六月请赐大宁废城，天顺三、四年间死了。他的儿子脱脱孛罗代之。《实录》天顺四年五月乙未和己亥各条，载有此事，尤其己亥条说：

“命故泰宁卫左都督革干帖木儿子脱脱孛罗，袭为都督佥事，仍旧管束三卫。

初，革干帖木儿死，其弟兀研帖木儿欲代总其众，三卫头目不服。朵颜卫都督朵罗干遣使奏保脱脱孛罗代父职，管理三卫。上从之。故有是命。”

实际上，革干帖木儿不仅是泰宁卫的掌卫事，还总管三卫全部。但看来孛罗年纪太小，没能充分执行这种权力。他的叔父兀研帖木儿也以右都督出现，尤其别酋兀南帖木儿出人头地。关于兀南帖木儿，在成化元年十一月辛未、十二月丙子等条里作兀喃帖木儿出现，只是据《实录》天顺三年秋七月己丑条载，革干帖木儿从都督佥事升为左都督。《图书编》和《卢龙塞略》说是右都督，这或许是依照后来的定制类推的错误。刘王兀南帖木儿，或许就是《源流》里的科尔沁部的乌纳博罗特王，也未可知。

① 三卫贡道，从洪武、永乐初年，就定为从喜峰口入。到景泰末年，忽然有人想从独石、万全等入贡，这事见于《实录》景泰七年春正月丙戌、辛卯、天顺元年十二月庚戌、二年十一月丙子、四年十一月丁丑、成化元年二月乙酉等条。《明史·三卫传》说：“旧制，三卫每岁三贡。其贡使俱喜峰口验入，有急报，则许进永平。时三卫使有自独石及万全右卫来者，边臣以为言。敕止之。”这种举动，肯定是由于也先的蹂躏和迁徙引起的。

败,对三卫一味采取了怀柔政策。

孛来既收抚了三卫,便进一步转而经营女真。据《实录》天顺八年冬十月乙酉(五日)载辽东巡抚滕昭的报告说:“建州女真传报,孛来领众五万欲寇边。”同月己亥(十九日)辽东总兵官郑宏又报告说:“谍报:孛来拥众三万余,纠合朵颜三卫残寇,欲来侵边。”接着,成化元年二月丁酉(二十日)条说:

“巡抚辽东左佥都御史滕昭奏:虏酋孛来谋结建州三卫夷人入寇,总兵官武安侯郑宏等率师御之。至长岭山,与战败之,斩首五级,俘获贼属十人,及其牛马军器。上命降敕奖励之。”

372

长岭山在辽西宁远(今兴城)的东北。但据《李朝实录》世祖八年(天顺六年)八月壬午条载谢恩使金系熙等《辽东闻见事目》说:“五月二十九日,还到宁远卫,指挥盛光云:达贼与建州毛怜等卫野人连结,今在沙河北长墙外二十里之地。”这个沙河在长岭山正西<sup>①</sup>,可见建州三卫的夷人当时就被招致到这里。明军幸而阻止了这次入寇。

然孛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入侵明边,便率军东行开到辽河河畔。《明实录》成化元年三月戊申朔条说:

“迤北虏酋孛来构朵颜三卫苦堆等九万骑入辽河,总兵官武安侯郑宏等率兵御之,生擒虏贼男妇十一人,斩首五级。”

《李朝实录》世祖十一年(成化元年)二月甲申条载火刺温兀狄哈即海西女真酋长加下等使人的话说:

“我辈闻鞑鞑军马之来,乃与加下等,筑城于海儿,率壮士待变。有一鞑鞑,呼于城外,曰:鞑鞑皇帝即位,欲释旧仇,遣九万余兵,屯于巨和。我辈答云:如欲解怨,汝可入城。久之,鞑鞑七人果入城。我辈从而杀之。其后,鞑鞑陆续来,呼曰:何为杀我行人,不得不与汝战矣。因是,加下等使我辈来告焉。”

<sup>①</sup> 长岭山堡和沙河儿堡,见于《辽东志》(卷三)《宁远城堡墩空操守》条。又参看《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494页和所附《明代边墙图》,本篇插图《辽东边图》等。



海儿、巨和都不详,可能在明朝辽东北边、开原北方一带。这里所说的“鞑靼皇帝即位,欲释旧仇”这句话,把也先死后,马可古儿吉思可汗继位,从此开始招抚女真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sup>①</sup>。正因为孛来意在经略女真,所以明将对这九万骑的大敌,只斩首五级就结束了。明人著作里都记载了这件事,叶氏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何氏的《名山藏》(《王享记·鞑靼传》)等,都记载了此事的概略。《明史·三卫传》则说:“成化元年,头目朵罗干等以兵从孛来,大入辽河。云云。”三卫酋长里的苦堆(K'u-tui),不甚著名,推测可能是福余卫的大酋安出之子可台(K'o-t'ai)<sup>②</sup>。此外,朵颜卫的大酋朵罗干当时也曾加入孛来军<sup>③</sup>。

总之,这时孛来和可汗发生冲突,把他杀了,他自己不久也被毛里孩灭了。因此,这次入侵辽东,并无多大进展,就这样让位给毛里孩了。就前述《实录》成化三年春正月丙子(九日)条所载敌酋毛里孩的报告,可以知道孛来灭亡的情形。即:

“孛来太师近杀死马儿苦儿吉思可汗,毛里孩又杀死孛来。后又新立一可汗。有斡罗出少师者,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死新立可

① “鞑靼皇帝即位”或可解释为当时拥立了新可汗的意思,但这和其他事实不符。这份报告是成化元年二月七日到达朝鲜京城的,而侵略女真地方,肯定至少在这一个月以前,新可汗即位又必定要在这以前若干时日。这样,那就成了天顺八年间的的事情,和明《实录》成化元年还有马可古儿吉思王子入贡的事实相矛盾。

② 福余卫指挥安出的名字,从永乐初年起就颇著名。四十多年以后,到正统年间,他的儿子卯歹代替父职(《实录》正统十年十二月壬戌)。景泰中,别子可台(景泰三年九月壬寅)大为显著。可台又非常长寿,据传成化十五年,九十六岁的时候,明廷还赐给他织锦麒麟衣(该年春正月己卯)。据《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说:“后来的福余卫酋如非此可台(歹)之后,就只是都指挥朵儿干之后。”

③ 关于朵颜卫酋朵罗干,《实录》宣德八年秋七月乙亥条说:“朵颜卫都督金事脱儿火察卒,其子朵罗干遣人进马,且请袭职。遂命朵罗干为都指挥同知,云云。”这就是朵颜卫的始祖脱儿火察儿的子孙。但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孙子。这从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五)记述他的世系说:“右都督脱罗叉儿(脱儿火察儿)子猛革赛,其子朵儿干(朵罗干)子二,长脱火赤绝,次帖木孛罗失祖敕书,袭授都指挥,二子,曰猛革孛来,曰把秃歹,并绝。”《图书编》(卷四十四)《蓟镇抚赏长策》说:“其右都督为脱罗叉儿,三传为朵儿干,又再传而绝。”便可明确。

汗。逐斡罗出。今国中无事，欲求通好。”

不过，这事究竟发生在何时不详。但《实录》成化元年春正月庚申（十二日）条载有迤北马可占儿吉思王子即马儿苦儿吉思可汗和他的太师孛来的贡使相偕来到大同，就他们来路的日程来考虑，可知在这稍前，两人还没有发生冲突。如果前述的传说没有错，那末，孛来在这一年的二、三月以前，还奉戴这个可汗东征了。如后所述，斡罗出即阿罗出的被逐，是在成化二年九月间。因此，这些事件肯定是在元年三月到二年九月间发生的。

374

毛里孩和孛来原是功劳和地位相等的酋长。因此，毛里孩杀死孛来以后，没有很大骚乱就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孛来的势力。这种情况从前引《明史·三卫传》的“成化元年，头目朵罗干等以兵从孛来，大入辽河，已，复西附毛里孩，东合海西兵，数入塞”的语气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实录》成化二年九月戊寅（十日）条记述此事说：

“朵颜卫右都督朵罗干遣使臣传报夷情，且奏求印信帐房等物，更乞差来使臣，不须限定五十人。事下礼部官会议。祖宗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为东北藩篱。每年朝贡，宴赐特厚，而乃背逆天道，随虏贼毛里孩犯边。今遣人来朝，虽称奏报边情，不过挟势求索。今宜量加赏赐，仍乞降敕责以大义，用警其奸宄之心。……”

即朵颜卫酋朵罗干前曾追随孛来，孛来一旦灭亡，便立即投归敌酋毛里孩麾下去了。不仅是朵罗干，福余卫的可台也是这样。《实录》成化二年九月丁酉（二十九日）条说：

“建州右卫女真指挥捏察等来报：木里王遣使至三卫头目苦特，令拥众六千，分掠开原、抚顺、沈阳、辽阳等处。……”

冬十月丙寅条记载这件事说：“镇守辽东太监李良等奏：女真哥木列卫传报，三卫虏贼欲率众分道，来开原等处抢杀。”朝鲜的《实录》里也载有当时三卫达子野人等侵犯开原方面的事<sup>①</sup>。这个木里

<sup>①</sup> 《李朝实录》世祖十年（天顺八年）九月癸亥载《谢恩使闻见事目》说：“三卫达子人寇开原，掠五人而去。”又十二年（成化二年）冬十月癸丑载《圣节使闻见事目》说：“野人等围开原，达子又逼广宁。”

(Mu-li)王必定是木里孩(Molikhai 毛里孩)王的脱误。苦特可能是苦堆(可台)。可见前一年还是孛来部下的可台等这时依照毛里孩  
375 的命令去劫掠开原地方了。

在这以前,孛来的势力一达到三卫,三卫酋长里陆续出现称故元官号的人,前面已谈过。到了这时,又见天顺八年十一月壬子条有朵颜卫平章忽兰台;十二月乙巳条有泰宁卫知院忽刺百;成化元年春正月乙亥条有朵颜卫太尉朵罗干、右丞脱脱合;五月丁巳条有泰宁卫知院纳赖;四年春正月壬子条有福余卫知院可歹等称呼。前述泰宁大酋刘王兀南帖木儿自不待言,就是朵颜大酋太尉朵罗干、福余大酋知院可台(歹),也都是元朝的官爵。尤其更甚的是朵颜太尉朵罗干。他以前在天顺三年十一月丙子,自称是明朝都督,并为部下国公斡者歹、知院帖客等,向明廷请求授与指挥千户等官,到了这时竟自称故元太尉了。由此可见孛来的怀柔政策逐渐渗透的情况。

#### (丁) 翁牛特的毛里孩

那末,毛里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酋长呢?杀死孛来取而代之的毛里孩,就是《源流》里所说“翁里郭特之摩里海王(Molikhai Ong),自不待言。明《实录》天顺七年六月戊寅、成化元年十二月庚寅和二年九月丁酉各条,特别称毛里孩为毛里孩王(卯里孩王、木里王)。《源流》汉译本作翁里郭特,德译本译作 Öklichud,可见两者的蒙文原字大致相同。但这个部族名在别处见不到,可能出  
376 自形肖音通的蒙文缀字的误读,倒是应该依照《黄金史》作 Ongnighud<sup>①</sup>。Ongnighud 就是翁牛特,是现在还在东蒙古很有势力的部

<sup>①</sup> 《蒙古源流》(卷五、第二十五叶)、施密特本(第170页)、《成吉思汗传》(第91页)。经出村良一提醒最近出版的《通报》里有俄国蒙古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说明 Ongnighud 的语源,介绍说是“王位”的意思,原来是 Ongligh 的复数形 Onglighud 的讹误(《通报》第二十八卷、第1—2期、1931年、第232页)。这和我所主张的翁牛特是蒙古王族的意思,正相吻合。如果是这样,那末,施密特读作 Öklichud 当然是误读,而汉译《源流》译作翁里郭特(Onglighud)却正是原音的古型。

落。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三十一)和《蒙古游牧记》(卷三)说:今翁牛特部是元太祖弟鄂楚因(斡赤斤),即乌真诺延(斡嗔那颜)的后裔<sup>①</sup>。按《蒙古源流》的例子,象乌纳博罗特王等,特称为王的必定是乌济锦(谔楚因)等元代诸王的子孙称王,因此,摩里海王也是这样。据《蒙古世系谱》说:“毛礼海王者,布库博尔格太之后,素有功于蒙古者也。”可见他是太祖异母弟别勒古台(博尔格太)的后裔,是当时翁牛特的部长。据《实录》成化三年三月己丑条和叶氏《四夷考》(卷六)说:毛里孩一称黄苓王。从汉字来说,这个王号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这个黄苓(Huang-ling)或许是翁牛特(Ongnighud)的异译<sup>②</sup>。

又据《源流》说:住在郭尔罗斯部的彻卜登或和巴齐尔家里的摩伦汗,在该部摩勒泰等的护送下,来到翁里郭特的摩里海王那里,在那里即了汗位。翁里郭特即翁牛特部离郭尔罗斯部不远,从文意看来,摩里海王似乎是这个地区的盟主。现在的郭尔罗斯部在哈尔滨西南方面,但当时该部还远在北方,如上所述,可能还在今齐齐哈尔西北的山地方面<sup>③</sup>。同样,现在的翁牛特部在热河省赤峰北面地区,但当时的翁牛特部可能和郭尔罗斯部西部毗连,在今呼伦贝尔北面海拉尔(Khailar)以北地方。支持这样推测的是所谓阿噜蒙古的传说。据《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或沿袭此书的《皇朝藩部要略》(卷一)、《蒙古游牧记》(卷三)等都说:起初,散在

① 《蒙古王公表传》已收入清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卷首,祁韵士的《皇朝藩部世系表》(卷一)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三)的记载,实际不过是由此转录的。尤其是《游牧记》,竟把鄂楚因误作诺楚因,非常草率。但《黄金史》里也见有把毛里孩作为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之裔孙的语调。别里古台的分封地在今敖嫩、克鲁伦两河之间,因此,和本文所论,毫无影响。若是这样,那末当时翁牛特部也是别里古台的子孙,后来被西进的斡赤斤的子孙取而代之了。但此事还需详细研究。

② 其实黄苓在《四夷考》等书里作黄芩。如果是黄芩(Huang-ch'in)自当别论,若是黄苓,蒙古语里 l 和 n 极易混淆,因而,可能是 Huang-ning,这和去掉 Ongnighud 的复数形语尾的, Ongnighu 很相似。

③ 参看原书第 339—340 页。

今内蒙古各地的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等各部，统称阿鲁蒙古。阿鲁(Aru)，在蒙古语里是山阴的意思，因为这些部都聚居在山阴，所以称作阿鲁。张穆误解作杭爱山北的意思，但从这些部的历史看来其实应该是兴安岭北段的山阴的意思。这事我曾详细论述过<sup>①</sup>。当时的翁牛特部其实和现在的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各部一样，都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博尔格太)的子孙，从把这个翁牛特部叫做阿鲁蒙古看来，我想可以肯定它是在兴安岭以西的<sup>②</sup>。

兴安岭以西也就是呼伦贝尔地方，继和宁王阿鲁台之后，是脱脱不花王的根据地。当年的翁牛特部可能还在这些住地更北的地区。只是在脱脱不花王灭亡以后，才逐渐南移，占据了这些地方的。究竟翁牛特部什么时候南下的，却是个很难明确的难题。我觉得，从该部长毛里孩王的活动情况来考察，大致可以作如上的推测。按上引《游牧记》传说，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四部，在于阿鲁蒙古中，尤其直到以后驻牧在呼伦贝尔地区，惟独同族的翁牛特部似乎早已南下，这又是一证明。

总之，明人所注意的毛里孩只在该部南下的时候。据《实录》载：景泰六年(1455)各条才作为小王子的拥立者稍露头角<sup>③</sup>，后来又暂时断绝不见了，到了天顺四年(1460)秋七月以后，又见他和孛来一起经常在西边活动。所以久久不见，可能是因为他驻牧北边，到了天顺四年以后才南迁的。毛里孩南下以后，立即进入河套，专在西边活动。这些事姑且不谈，现在只考察他和东边三卫的关系。

① 和田清《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283—292页。以兴安岭为界，称为山前山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由《元史》(卷百三十一)《伯帖木儿传》就可以看到。称今外蒙古，为阿鲁蒙古，确是事实。张穆肯定是由于这类知识弄错了。

② 参看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12页)。

③ 《大明实录》景泰六年夏四月戊戌(1)、同年八月己酉(2)、冬十月乙卯(3)等条。但(1)写作卯那孩，(2)写作卯里孩，(3)写作毛那孩。确定译为毛里孩，还是天顺四年以后的事。

首先,《实录》景泰六年八月己酉条叙述他拥立小王子事,说:

378

“泰宁卫都督金事革干帖木儿所遣指挥脱脱不花奏: 虏酋卯里孩立脱脱不花王幼子为王。卯里孩升为太师。近者卯里孩领人马求我三卫, 虏情难(测)。我三卫共追之, 已击败其众。……”<sup>①</sup>

这里已经明确, 起初和三卫就有关系, 但后来的经过不详。如上所述, 攻杀孛来以后, 立即继承他的势力, 成化二年间马上号令三卫。又据《实录》成化十年春正月辛亥条叙述再次发给朵颜卫印事, 说: “重给朵颜卫印, 从本卫署印知院脱火赤言: 其印为毛里孩所掠故也。”这显然是仿效过去阿鲁台夺取三卫卫印的事例, 毛里孩夺取三卫朝贡的勘合印信, 垄断了朝贡的利益。脱火赤是前述朵罗干的儿子, 后来联合阿罗出, 共同灭掉了毛里孩。

再回头来看, 毛里孩代替孛来号令三卫的第二年, 成化三年, 很快就结束了统一内部的工作, 屡次上书明廷要求通好, 这时, 正是他的全盛时期。因此, 这年冬十二月癸卯条载辽东女真的报警报告说: “虏酋毛里孩纠合朵颜三卫头目, 欲举众分寇辽东。”四年九月辛酉条载甘肃的奏报说: “虏酋毛里孩控弦数万, 远与兀良哈朵颜等处诸种夷人诱结, 势既增大, 其心可知。”这是他全盛的顶峰。不久就遭到灭亡的厄运。据《实录》成化四年冬十月辛卯条载:

“巡抚宣府左佥都御史郑宁等奏: 朵颜卫千户奄可帖木儿传说: 十月间, 与毛里孩仇杀。上命沿边镇守巡抚官, 整饬边备以防之。”

从这以后, 不仅断绝不见, 而且成化五年十一月乙未条还有“故毛里孩子火赤儿, 云云。”这说明毛里孩已经死了。关于他的儿子火赤儿, 留待以后再说。朵颜卫千户奄可帖木儿想是从来就憎恨大虏的势力, 据《实录》天顺元年九月丙子条说: 当时曾想伙同宣府总兵

379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百二十九册、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七、景泰附录卷七十五、第2叶, “卯里孩领人马求我三卫, 虏情难(测)”, 作“卯里孩领人马来我三卫虏掠。”——译者

官杨合兵夜袭孛来的营垒<sup>①</sup>。这时,看来已灭掉了毛里孩。然而,一个小小的朵颜千户独力“与毛里孩仇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必定是和其他大酋取得联系干的。这里所称的大酋,可能就是后来出现在《源流》的满都古勒汗、斡罗出锡古苏特(Oroju Shigüsütei)等,也就是明人所说的满都鲁可汗、斡罗出少师和脱火赤等。

## 6. 鞑靼部的复兴(下)

### (甲) 满都鲁汗和孛罗忽太子

《蒙古源流》(卷五)说:摩伦汗脱思被摩里海玉即毛里孩王杀死以后,经过九年,可汗的叔父满都古勒汗才嗣位。即:

380

“摩伦汗无嗣,歿后,其叔阿寨(Ajai)台吉之卫喇特福晋所生一子,名满都古勒(Mandaghol)台吉者,系丙午年(宣德元年、1426)生,岁次癸未(天顺七年、1463),年三十八岁,即位。为乌珂克图汗复仇,兴兵杀哈齐金(Khajikin)之姻亲多郭朗台吉,收抚多伦土默特。适于彼处,邂逅表弟巴延蒙克(Bayan Möngke)台吉、锡吉尔拜济(Shiker Beiji)二人,与原送之四大臣及伊岳父同赍口粮而来。满都古勒汗甚为欣悦。以为此可以续博尔济锦之后矣。遂给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Bolkho Jinong)名号。满都古勒汗为与摩伦汗复仇,加兵于摩里海王时,鄂罗郭特(Urughud)巴图尔锡古苏特(Baghatur Shigüsütei)之子乌讷博罗特王(Ünebolod Ong),乘萨尔党貉皮马,引导追杀之。由是,满都古勒汗与博勒呼济农兄弟二人和好,其散迭之六万人众,俱收抚矣”。<sup>②</sup>

① 《大明实录》天顺元年九月丙戌条说:“兵部奏:宣府总兵官杨能擅将信炮与兀良哈奄克帖木儿,期以夜劫孛来营垒,虽云用兵之计,然虏情叵测,设使其党附孛来,异时犯边,举以为号,岂不悞事。乞正其罪。云云。”这个奄克帖木儿无疑就是朵颜卫千户奄克帖木儿。

② 《蒙古世系谱》(卷三)说:

满都古尔汗 汗,阿斋台吉之第三子,太松汗之异母弟也。先是,太松汗、阿巴喀尔津济农遇害。时,汗居阿苏忒山。摩伦汗被弑无嗣。汗属下大臣俱以舍汗无人嗣位,固请,允之。即位于哈忒呼兰泰山。汗有二女,一为博罗克亲公主,适威勒忒伯尔格僧;一为厄式格公主,适蒙古车库忒部之和硕他卜囊。汗为其兄之子墨尔古尔格思汗复仇,发兵征七土默特之多和伦台吉,杀之。尽收其众。时,无量汉之呼图克少师送巴颜孟克并其从四人至,汗大悦,封巴颜孟克为博尔呼济农号,以继博尔济根之祀。汗



关于阿寨台吉的三个儿子满都古勒(满多固勒)兄弟,前面已经出现过。简单说:岱总汗是他的长子,满都古勒是他的季子。因此,从岱总汗之子摩伦汗和乌珂克图汗兄弟来说,无疑是他的叔父。至于巴延蒙克,乃是满都古勒的仲兄阿噶巴尔济济农之子哈尔固楚克的遗子。因此,是摩伦汗等的从子、满都古勒汗的从孙辈。这里称为表弟(从弟),又说两人是兄弟二人,绝不是这个词的正确意义,只不过表示他们关系亲密而已。

巴延蒙克是卫喇特额森之女齐齐克(Sechek)的儿子,出生在敌人地区里,由喀喇沁蒙古的博赉太师等四个人护送到东蒙古,前面已经叙述。锡吉尔拜济是迎接他东来的鄂罗郭特的斡罗出锡古苏特(Oroju Shigüsütei)把女儿嫁给巴延蒙克的那个女儿。斡罗出锡古苏特这个名字仅出现在施密特的德译本里,汉译《源流》里没有这个名字。但从前后文意看来,想是前引《源流》本文里看到的鄂罗郭特的巴图尔锡古苏特<sup>①</sup>。总之,照《源流》来看,巴延蒙克

又为摩伦汗复仇,征毛礼海王。使吴鲁忒部寿苏忒之子乌纳博罗忒,追至乌尔灰之野。先获其子弟七人。梟首以徇。因名其地为多罗忒拖罗海。毛礼海王孤身窜至空圭札布堪山峪,结茅以居。乌纳博罗忒追获,杀之。是时,汗抚有六万蒙古,与巴颜孟克博尔呼济农共治其国焉。有洪和赖者,潜于汗曰:“巴颜孟克博尔呼济农欲杀汗,而娶衣克哈巴尔图中根哈吞,”汗不听,使人告济农,大惊曰:“谗言出自谁口?是可诛也。”使者反命,汗怒,断洪和赖之舌,杀之。厥后,永奢布之伊思满太师,亦谗人也。谓汗曰:“惜乎!枉杀洪和赖,其言也信。”复往告济农曰:“洪和赖之祸发矣,汗将杀汝。”济农疑之。伊思满太师曰:“探汝之使,行即至矣。犹不之信耶?”出,使者适至。济农疑其探己也。对使语颇不逊,遣之去。汗闻而大怒。令伊思满太师尽收其众。巴颜孟克博尔呼济农逃至其姑博罗克亲公主处。公主留之。秘不使其夫伯格儿僧知。微以言探之。其夫语甚严厉,言之,恐遇害,遣去。济农行至永奢布界,遣从者往探音问,踰立俟之。遇克列、察汉、忒穆尔、孟克、哈拉巴太,欲得济农金带,不与,遂杀之。济农有子,曰巴图孟克,与巴尔哈津部之巴海育之。及满都古尔汗在位五年崩,无嗣,巴图孟克即位。

① 《蒙古源流》(卷五)的原文说:“四人送往,并有鄂罗郭特寻来助给口粮,将伊女锡吉尔许与巴延蒙克台吉为妻。公同保护遣令归宗。从此得安居矣。”(海日楼笺证本、卷五、第21叶。——译者)只有鄂罗郭特部落名,没有人名。这里应该照德译本的“Orodschu Schigüssutai von den Oroghod”,补上酋名。这个人是巴延蒙克的保护人。因此,后来巴延蒙克等和大敌摩里海王交战时,勇猛奋战的鄂罗郭特的巴图尔锡古苏特(Baghatur Schigüssutai von den Oroghod)之子乌纳博罗特王,必定同样是这个鄂罗郭特的锡古苏特的儿子。巴图尔是勇士之义的称号。斡罗特楚(Orodschu)也称作巴图尔。《源流》在所述岱总汗和额森交战的一条里就出现了巴图尔锡古苏特这个名字,可能是东蒙古唯一的勇士。

从卫喇特地方出发时,还是婴儿时期,而立即娶妻,当满都古勒汗为了给乌珂克图汗报仇,杀了多伦土默特的多郭朗台吉时,又来到这里邂逅,这在年代上似乎稍微有些不合理,这只是《源流》纪年照例不正确的问题,不必深究。总之,满都古勒汗和博勒呼济农巴延蒙克就这样邂逅相遇了。“哈齐金之姻亲”,德译本译成“Abkömmling des Chadschikin”<sup>①</sup>。哈齐金就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也就是《蒙古世系谱》里的噶初古,多郭朗台吉是他的后裔子孙。

满都古勒汗和博勒呼济农的名字,也见于明人的记录里,分别写作满都鲁汗和孛罗忽太子。但满都鲁最初并不是可汗。据《实录》成化九年五月庚子条说:

“命来降迤北满都鲁太子平章哈失帖木儿为广州前卫正千户。”

这里才初次见到他的名字。后来便逐渐常见,成化十一年六月以后,一再记载他的通贡事。到这年冬十月己卯,给英国公张懋等的敕谕里说:

“近闻北虏满都鲁潜立名号,吞并别部,驱散朵颜三卫。……”

又,十二年夏四月丙子条载监察御史薛为学等上言里说:

“近者,虏酋满都鲁自称可汗,乱加思兰亦自称太师。逆谋已著,窃虑一旦大举入寇,仓卒之间,难于制驭。……”

由此看来,号称可汗大号当距成化十一、二年不远;统一国内即正大号,不久就向明通贡了。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在成化十年(1474)末十一年(1475)初。所以,《源流》写在天顺七年(1463),当然是错误。如果认为摩伦汗脱谷思死在成化一、二年(1465—1466)间,那末此后大约有八、九年的空位时期。《源流》在这里置有九年的空位时期,完全符合事实<sup>②</sup>。

孛罗忽太子这个名字,在这以前早就出现了。《实录》成化七

① 参看施密特书(第175页)。

② 当然《源流》的纪年依次错了下去,所以,从景泰五年(1454)到天顺七年(1463),同按《实录》推断是成化二年(1466)到十一年(1475),有很大出入。

年五月甲午(二十二日)条说:

“平虏将军总兵官抚宁侯朱永等奏:迤北虬加思兰同孛罗太子,共遣使臣兀马儿平章等三百三十人,备马四百三十匹,入贡到边。……”

这个孛罗太子其实是孛罗忽太子的脱误。这从同年秋七月丙子(五日)条记述赏赐这些使臣时,也说:

“迤北孛罗忽并虬加思兰遣使臣完者都贡马,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其回赐在彼头目彩段表里,视旧例有减,以尝犯边也。”

也很明确。上述末句有“以尝犯边也”。不仅这样,过了六天,同月壬午(十一日)条还有“虏酋孛罗忽等上书乞还其俘获族属。云云。”这里所说的俘虏是上年七月,明军在延绥边境邀击虏寇,大败阿罗出等时俘获的;在这以前,成化六年冬十月丙午条说:“迤北孛忽等遣使臣知院扭歹该等来朝贡马。云云。”又,十一月甲午条说:“平虏将军总兵官抚宁侯朱永奏:虏酋阿罗出潜据河套,出没边境。近孛罗又率穷寇,作筏渡河,并而为一。”这里的孛忽和孛罗都是孛罗忽的脱误,也许就是孛罗忽太子。这时孛忽即孛罗忽和虏酋阿罗出并而为一,这从上述七年二月壬午条把上述虏使扭歹该当作 383 了阿罗出的贡使便可明确。

总之,孛罗忽这个名字,早已出现。《实录》成化七年冬十月癸酉条明白载有孛罗忽太子,此外,还散见于同年十二月癸未、八年春正月壬寅、三月庚申、九月乙卯等条,由此可见当时被大酋虬加思兰、阿罗出等拥戴的情况。但后来不久,阿罗出和虬加思兰之间发生仇隙,孛罗忽似乎也卷进到这纠纷之中。成化八年春正月癸卯条说:“虏酋虬加思兰纠合阿罗出部落,渡河犯边,已及岁余。今虽互相仇杀,分为二路。云云。”又,同年十二月丙子又传报说:“孛罗忽为小石所杀,虬加思兰顺河亡走。”小石是少师的转讹,就是阿罗出少师。不过,所传这时孛罗忽被小石杀害,显然是误传。此后孛罗忽还越发和虬加思兰勾结在一起,九年五月,满都鲁太子首次

出现以后，又和他结合起来。十年十一月戊午条里就见有如下所述满都鲁、孛罗忽、乧加思兰三人共同协力经略河套地方的记述。说：

“比者，朵颜卫使臣传报：满都鲁、孛罗忽西行进川，乧加思兰则往东胜境上。”

如果是这样，那末前引《源流》所说：摩伦汗之后，满都古勒即满都鲁继承汗位，得到从孙巴延蒙克，授给他博勒呼济农即孛罗忽太子的名号，两人合力，收抚了散亡的东蒙古全部部众六万人<sup>①</sup>，这大体可能是事实。不过最初所说为报乌珂克图汗之仇，杀了多伦土默特的多郭朗台吉这件事，因为明人记录里从没见过多郭朗台吉的影子，无法证明，不过，下面所说为了替摩伦汗报仇而攻灭了摩里海王即毛里孩王，必定确有其事。

384

#### (乙) 孛罗忽和阿罗出

关于毛里孩的灭亡，前面已经叙述过了。毛里孩亡后，蒙古好象又一时陷入分裂状态。这事见于《实录》成化五年十一月乙未条，说：

“时，孛罗部落自相仇杀，分而为三。孛罗人马往驴驹河，哈答卜花往西北，故毛里孩子火赤儿往西路。又小石并脱火赤驻圪儿海西，俟河冻，欲寇大同。脱脱孛来欲寇辽东。”

六年五月乙酉条载福余卫酋关于这事的报告说：

“伯革赞太师、孛罗乃王、孛罗丞相三人率万骑东行。又斡失帖木儿王率四万骑驻牧西北，阿罗出小石王率万骑，同朵颜卫都督朵罗干男脱火赤二百骑在西。”

两个报告前后相距约半年，但所述形势略同。首先，前者所说往驴驹河即克鲁伦河的孛罗的人马，肯定是后者所说的东行的孛罗乃王等三人的万骑；前者有毛里孩子火赤儿，后者没有；前者所说“小

<sup>①</sup> “散佚之六万人众”是四十万蒙古残余的全部。参看本书 290 页注<sup>①</sup>。

石并脱火赤”，无疑就是后者所说的阿罗出小石的万骑和朵颜卫酋脱火赤的二百骑。所说他们的驻地圪儿海，必定是大同边外的希尔泊即威宁海子。所说欲寇辽东的脱脱孛来肯定是当时三卫中唯一的大酋、泰宁卫掌卫事革干帖木儿的嗣子脱脱孛罗。往西北的哈答卜花这个名字，后者没有，但后者里有驻牧西北的斡失帖木儿。斡失帖木儿当然是当时鼎鼎大名的也先遗儿瓦剌太师阿失帖木儿<sup>①</sup>。

现在暂且不谈西边的酋首，略谈东方各酋的来历。前者说：385  
“时，孛罗部落自相仇杀，分而为三。孛罗人马往驴驹河，哈答卜花往西北，故毛里孩火赤儿往西。”其中，哈答卜花和火赤儿暂时行踪不明<sup>②</sup>。所说：“孛罗人马往驴驹河”，因为孛罗平章那个孛来灭亡已久，这个孛来可能不是那个孛来。后者说：“伯革赞太师、孛罗乃王、孛罗丞相三人率万骑东行。”关于伯革赞太师，以后再谈；孛罗丞相只出现在这一条里，好象是个不大的小酋，也不会是所说的孛罗。这样看来，所称孛罗，除了孛罗乃王以外就没有了。

关于孛罗乃王，《实录》里最初出现是在天顺七年（1463）六月丁亥条，说是和迤北马可古儿吉思王一起派使臣来朝的大酋孛罗乃西王。后来在可汗被杀以后的空位时期，成化三年（1467）三月己丑条说：“迤北齐王孛鲁乃、黄岭王毛里孩遣使臣咩勤平章等二百八十一人来朝。云云。”他的地位似乎在全盛时期的毛里孩太师以上。或许其间成化二年五月丙申条载被擒的达子木台所说：“毛里孩、小王子、阿罗出三酋部落共八、九万骑。”的小王子，就是此人。后来暂时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到这时又出现了。《实录》成化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 289 页注<sup>①</sup>。

<sup>②</sup> 关于火赤儿以后再述。关于哈答不花，见于《实录》天顺七年六月丁亥、成化二年秋七月戊戌等条。尤其后一条说：“王子哈答不花”，想是身分相当高。从他逃往西北销声匿迹看来，或者就是从前正统四年春正月癸卯、和十年正月己亥等条的瓦剌的大酋忽秃不花，当时阿失帖木儿势力的代表，也未可知。

六年五月乙酉(八日),继前引那条之后,记载兵部尚书白圭说:“孛罗乃王往年为斡失帖木儿所败,已奔卜刺罕卫<sup>①</sup>。近报又云:率众东来,盖此虏虽败亡之余,而部落犹多,恐实纠合丑类,收捕朵颜三卫,用为向导,谋犯边境。”同月庚寅(十三日)条竟传:战败残余的孛罗出部下投归明边。稍前,同年三月戊戌条载有河套阿罗出“又纠集孛罗出王穷寇,相为声势。”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孛罗乃的名字, 386 代他出现的是河套的新酋、上述的孛罗忽太子。看来,这个孛罗乃或许就是孛罗忽。因为孛罗乃王就是孛罗忽太子,就是毛里孩太师所拥戴的小王子,所以或许是把部落的分散说成了孛罗部落的分裂。

又,关于孛罗乃可能就是孛罗忽一节,据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成化初,阿罗出结乱加思兰,孛罗忽结毛里孩,各为党,出入河套。”叶氏的《北虏考》和《名山藏·鞑靼传》都采取这种说法,但据《实录》说,成化初和黄岑王毛里孩勾结的就是齐王孛罗乃。以孛罗忽见称是在毛里孩灭后、入河套勾结阿罗出以后。总之,孛罗乃杳无踪影以后,才出现孛罗忽,两个名字从未同时并存。《明史·鞑靼传》写在成化六年条的“时,孛鲁乃与斡罗出合,别部乱加思兰、孛罗忽亦入据河套,”似乎恰恰可作反证,其实,绝不是这样。《明史·鞑靼传》之所以没有采用上述郑、叶等人的说法,可能因为《实录》里在毛里孩还活着时,没有出现过孛罗忽,其所以造出后者这样的歪曲说法,是由于得知成化六年时残败的孛罗乃入河套和阿罗出合作,竟把七年以后出现孛罗忽太子的事实弄混淆了,认为两者完全是两个人,似乎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反之,成化六、七年间出现的孛罗,一方面看来可能是孛罗忽,另一方面看来又可能是

---

<sup>①</sup> 卜刺罕卫是永乐四年十月划出泰宁卫的一块地方设置的,参看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原书第132页)。关于本卫的活动,当另行详论。

孛罗乃。因而认为孛罗乃就是孛罗忽，是很自然的。只是两个名字的音韵不通，或者孛罗忽是孛罗乃和阿罗出合作时改的名字，也未可知。《明史·鞑靼传》在这方面也有些疏漏，这从下述的把阿罗出和斡罗出当作两个人来叙述也可以了解。

其次，阿罗出小石就是斡罗出少师，这个名字见于《实录》天顺<sup>387</sup>二年八月戊辰条，很早就是孛来的党羽，占据着黄河河套。天顺五年八月己巳条明白记载：“孛来下大头目阿罗出。”成化初年，毛里孩一灭掉孛来，阿罗出立即归属毛里孩，共同和平地住牧在河套，但不久就被毛里孩赶跑了。《实录》成化二年冬十月乙卯条载：

“今年九月谍报：贼首阿老出等拥众入边抢掠，毛里孩率众袭其老营，尽掠其人口孳畜，阿老出同其子及头目十余人俱遁去。”

前述成化三年春正月己亥条载毛里孩上言，说：“有斡罗出少师者，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死新立可汗，逐斡罗出。今国中无事。云云。”阿老出、斡罗出，阿罗出，当然是同音异译。

但是，阿罗出对毛里孩的袭击并没有屈服，还在蓄积势力，窥伺时机。从他和朵颜的大酋朵罗干之子脱火赤携手合作看来，我想和前述的朵颜卫千户奄可帖木儿相呼应夹击毛里孩的必定是此人。这样，阿罗出在毛里孩灭亡后，重又进入河套，振起威势。《实录》成化六年三月戊戌条里有如下记述。成化六年是毛里孩灭亡后的第三年。

“兵部奏：迤北虏酋阿罗出诱朵颜三卫，自去冬乘冰渡河，寇掠延庆等处。今虽东归，而阿罗出人马尚在河套潜住。闻虏中来降达子言：阿罗出纠众欲来抢掠。有开原王者，本是汉人，欲来投顺，互相猜忌。缘此虏与开原王、斡失帖木儿素为仇隙。今潜伏河套者，外惧仇敌，恃黄河以<sup>388</sup>为险阻，内怀寇窃，借河套以为巢穴。又纠集孛罗乃王穷寇，相为声势。正门庭之寇，若非大挫其势，必不肯轻退。……”

阿罗出在成化五年冬纠集兀良哈寇犯延庆的事，见于叶氏的《四夷



考》(卷六)和《明史·鞑靼传》等。关于开元王把哈孛罗,也见于《实录》成化七年九月丁亥条。这里所说:“又纠集孛罗乃王穷寇,相为声势,”和前述同年十一月甲午条总兵官朱永所奏:“虏酋阿罗出潜据河套,出没边境。近孛罗又率穷寇,作筏渡河,并而为一,贼势愈众,”所指必定是一件事。看来,阿罗出和三卫发生关系,恐怕是孛罗以来的事,因而这里也出现了象朵颜卫都督朵罗干、脱火赤父子等类的伙伴。阿罗出此后还暂时占据河套,帮助孛罗忽太子,大肆活跃,这在前述明人的记载里很显著。从这种关系,即阿罗出协助孛罗忽征伐毛里孩的关系来看,我认为《源流》里的博勒呼济农的岳父、征伐摩里海王的鄂罗郭特的乌讷博罗特王的父亲巴图尔锡古苏特,又名 Oroju,一定就是这个阿罗出。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明史》里的著名大酋,不会不出现在《源流》里,而打倒阿罗出小石取而代之的就是下述的伯革赞太师,即乱加思兰太师。

### (丙) 乱加思兰太师

达贼乱加思兰从《实录》天顺三年春正月丁未条出现,说是当时住在哈密西方,往来使臣颇为所苦。成化初年,渐渐来到明边,成为虏中的重要人物。所有经过情形,下引乱加思兰小传里记述最详。《实录》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载这时太师乱加思兰被族弟亦思马因杀害,说:

“乱加思兰,虏酋之桀黠者。有智术,喜用兵。其初,部下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鲁番地面,往来抢掠,西域贡使多苦之。天顺间,遣使赍敕书,赏赐招抚,乃移其哈密城外巴儿思渴地方住扎。自是渐犯边。成化初,入黄河套,与孛鲁(罗)忽、满都鲁、猛可、斡罗出等相会。榆林边患从此起。既而同孛鲁忽将猛可并其头目,杀死斡罗出,觉而避之。乱加思兰乃与众商议,欲立孛鲁忽太子为可汗,而以己女妻之。因立己为太师。孛鲁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乱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立为可汗,己为太师。有众数万。由是调度进止,惟其所命。居数年,满都鲁部下大头目脱罗干等不分(忿),与亦思马因谋杀之。遂立亦思马因为太师。亦思

马因者，其父毛那孩曾为太师，故众心归之也。”<sup>①</sup>

哈密城外的巴儿思渴是 Bars-Rul 的音译，即今镇西（巴里坤 Barkul）<sup>②</sup>。现在暂把这些西边问题略去。这里所说“成化初，入黄河套”的“成化初”，其实不是指成化元、二年，似乎是五、六年间的事。这从虬加思兰在成化初年似乎还没有离开哈密附近便可了解，<sup>③</sup>由此可见从他实际东迁当在毛里孩时期以后，他和毛里孩之间已没有深密的交往也可得知。因此，《实录》成化十三年九月庚午条载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议，说：“虬加思兰旧居土鲁番迤西，成化六年始入黄河套，与阿罗出各相雄长。”肯定不会错。虬加思兰的东迁，可能是趁毛里孩衰颓的机会。

新迁来的虬加思兰曾暂时和孛鲁忽、斡罗出等合作，但不久就勾结孛鲁忽的大将猛可把原先住在这里的阿罗出赶了出去。事情发生在成化七、八年间。《实录》成化七年冬十月己巳朔条载凉州副总兵赵英的奏言，说：

“虏酋虬加思兰等拥众久居河套，冰冻之时，必渡河而西。河之外，阿罗出等余孽尚众，必先由凉州入寇。……”

过了二十多天，同月丁酉（二十九日）条引延绥总兵许宁奏报说：“今虬加思兰等又收并阿罗出部下残寇，岂肯安处。”这就是它的征兆。又如下述八年各条，记述得更为明显。即成化八年春正月癸卯条载当时巡抚陕西的马文升奏报，说：

<sup>①</sup>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七十四册，成化实录卷百九十、第5叶。“乃移其哈密城外”，影印本作“乃移近哈密城外”。又“乃以女妻满都鲁”作“乃以己女妻满都鲁”。——译者

<sup>②</sup> 参看和田清《巴克力考》（《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339页）。

<sup>③</sup> 《实录》天顺八年六月乙未条说：“给哈密大小麦种子一百石。时，哈密忠顺王母累奏，为虬加思兰所侵，禾苗无种，乞赐赈济。故给之。”成化元年冬十月丙戌条再论述哈密事，说：“近年为虬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云云。”又、二年闰三月己亥条说：“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虏虬加思兰侵掠，忠顺王母率部属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虏已退，宜敕王母复还哈密旧地，以抚其众，以卫边塞。诏可。”哈密此后不久所以被西邻土鲁番吞并了，也是积衰所致。

“虏酋乧加思兰纠合阿罗出部落，渡河犯边，已及岁余。今虽互相仇杀，分为二路，而乧加思兰方驻花马池定边营外。……”

成化八年十一月辛丑条载宁夏总兵官范瑾的奏报，说：“比闻虏酋乧加思兰外畏阿罗出仇杀，内惧我兵攻剿，待河冰一合，欲西走甘凉。云云。”又同年十二月丙子条载：

“比者传闻：孛罗忽为小石所杀，乧加思兰顺河亡走。倘此虏渡河而西，越至镇番，则甘凉必有侵轶之患。……”

花马池定边营在河套西南，今陕甘二省边境附近。镇番当在甘肃凉州(武威)北面。但孛罗忽这时候被小石即阿罗出少师杀死却是虚报，实际是阿罗出被孛罗忽、乧加思兰等赶走了。

于是乧加思兰逐渐掌握了河套实权，不久，成化十年、十一年间，拥戴满都鲁即满都古勒做可汗，自己做了太师，前面已经说过。391 据上引小传说，这时先想立孛鲁忽(孛罗忽)太子，因不听才拥立他的大叔满都鲁。《实录》里是先出现孛罗忽，后来才出现满都鲁。从前述事实，应该肯定这种说法。《源流》则说先立满都古勒，后来才发现博勒呼济农(即孛罗忽太子)，恐怕这里有误传。没有得到拥立的孛罗忽必定是因为有某种特殊情形，不久，就被满都鲁、乧加思兰赶跑了。这事虽不见于上述小传，但《实录》成化十二年冬十月戊戌条记载被虏逃回者的传报说：

“时有被虏还报者，北虏仇杀，及欲遣人人贡。又云：满都鲁与乧加思兰杀孛罗忽及满都知院、猛可等三人。前后事情不同。”

这个传报正象《实录》也怀疑那样，并不确实。实际上，当时孛罗忽只是被赶走，并没有被杀死。这事容当后述，但按《蒙古源流》所传，也可了解。《源流》(卷五)继上引文句之后，叙述满都古勒汗听信谗言，驱逐了博勒呼济农。这段文字是《源流》里罕见的明快文字，现不厌其烦，摘录于下：

“满都古勒汗有福晋二人，大福晋乃卫喇特之伯格呼逊(Bekerisün)台吉之女，称伊克哈巴尔图铿金(Yeke Khabartu Jüngshin)，小福晋乃

恩袞 (Engküd) 绰罗克拜特穆尔 (Chorokbai Temür) 丞相之女, 称满都海彻展 (Mandughai Sechen) 福晋。乃博勒呼济农之哈里古沁 (Khalighochin) 鸿郭赆 (Khongkholai) 向满都古勒汗谗间以汗弟博勒呼济农欲加恶于汗, 以取伊克哈巴尔图鏗金。汗不信, 云: 博勒呼济农断不出此恶言, 似尔如此谗间我兄弟之人, 须惩治之。遂削鸿郭赆之唇而杀之。<sup>392</sup>迨后, 永谢布 (Yüngshiyebü) 之伊斯满 (Isama) 太师奏汗, 以鸿郭赆之言本真, 乃无罪就戮, 实属可悯。又赴济农, 告以尔兄汗已信鸿郭赆前言, 欲加恶于尔。济农不信。又云: 尔如不信, 试汝之人将来矣。遂出。汗前后闻是言, 遂以为实。遣使二人往见之, 曰: 尔因何与我如此结仇, 或曾告我以鸿郭赆言为实。汗使言毕。济农以为遣人探我, 果如人言, 遂怒, 不出一语。使人回告济农发怒, 并无回言。汗以为实。怒云: 今我除博罗克沁 (Borokchin) 伊锡克 (Ishige) 二女外, 并无子嗣, 将来我之仆从人众, 皆为彼有。今不速发, 尚何待耶。遂遣伊斯满太师, 率众往擒济农, 逃避未获, 遂掠其产。其锡吉尔福晋, 永谢布之伊斯满太师占为妻。”

关于这事, 《黄金史》所传也大略相同<sup>①</sup>。明人的记载里没不见谗人鸿郭赆这个人, 但所说永谢布的伊斯满太师, 由后述事实可以知道就是上述兀加思兰小传里的亦思马因, 而卫喇特的伯格呼逊台吉, 恐怕就是那个兀加思兰太师。因为满都鲁可汗的正妻是兀加思兰之女, 而满都古勒汗的大福晋则正是伯格呼逊之女。兀加思兰原来起自土鲁番迤西, 本是大虏的别种, 因而认为出身于卫喇特却是顺理成章。况且象兀加思兰这样的大酋, 不会不见于《蒙古源流》, 只要别无可以看作是他的人, 当然只好认定是伯格呼逊。兀加思兰 (Pê-kia-ssü-lan) 可能是伯格呼逊 (Be-ke-ri-sün) 的语音颠倒<sup>②</sup>。

想到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实录》天顺四年春正月己丑条里的如下记述。

① 《成吉思汗传》第 97—99 页。

② 兀字读音不详, 但从音符从白 (Pai, po) 看来, 可能接近 be 音。加字现读 chia, 但古音近乎 kia, 因而适于注作 ke。risun 变成 sulan 这种音序颠倒的例证无需列举。

“赐伯阿儿思兰王罽毼珠冠并衣服大锅等物，从其奏请也。”

393 说是“从其奏请也，”但伯阿儿思兰这个名字前后从未见到，也没有看到这时有来朝通贡的事。罽毼珠冠是蒙古特有的头饰，因而可知他是蒙古酋长。按明朝定例，对东边的蒙古酋长是不给罽毼的<sup>①</sup>，因此可知他必定是当时受到比较优待的西域沿边的北虜别部。这里所说的天顺四年是前一年乧加思兰的名字初次出现，因威胁西域孔道而受招抚的那一年。综合这些情形看来，阿儿思兰(Arslan)这个词本身似乎别有意义，其实伯阿儿思兰是一个词，即乧加思兰的异译<sup>②</sup>。又前述《实录》成化六年五月乙酉条里，和孛罗乃同时出现的伯革赞太师，看来也不外是乧加思兰太师。因为伯革赞太师这个名字不仅音声类似，而且除此以外也没有可以设想的类似的酋名了<sup>③</sup>。

再回到本文来。上引《源流》接着叙述满都古勒汗的结局，《明实录》也传叙了这个事实。成化十四年秋七月辛酉条传叙当时引起满都鲁和乧加思兰两人之间的纠纷。说：“今传闻二酋有衅，固为中国之利。”不久，十五年五月庚午条说：“福余卫都指挥扭歹等奏报：迤北乧加思兰为其族弟亦思马因所杀。”继之叙述前引的乧加思兰小传。又同年秋七月庚辰条也说：“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虜酋各奏报：迤北满都鲁、乧加思兰已死。云云。”只是这些还很难得要领。郑晓的《吾学编》的记述，稍微传出了他们纠纷的内情。该书《皇明北虜考》成化十三年的一条记述如下：

394

“当是时，虜中相猜。乧加思兰以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

① 关于罽毼，白鸟博士已有研究，见本书第233页注①。

② 阿儿思兰(Arslan)是突厥语狮子的意思，见于畏兀儿各国的王号中。伯阿儿思兰可以看作 Bekerisün 的译音，因为阿音一加强，就会接近 ga 音。如果是乧加思兰被称作伯阿儿思兰王而受到优待，那末岂不可以想像他出身当时的威力？

③ 如果是这样，即便认为乧加思兰进入河套是在成化六年，而他的东迁以及和孛罗乃等的聚会，就必须看作是在这略稍以前。

惑众不己服，又欲杀满鲁都，而立斡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斡赤来，乱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十五年，满鲁都杀乱加思兰，并其众。……”

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的《北虏考》和何乔远的《名山藏》(王享记)的《鞑靼传》的记载，完全沿袭了这种说法，只改动了最后一句，说：“乱加思兰匿不与，攻逐满鲁都，并有孛罗忽之众。”还加上“满鲁都部酋脱罗干、亦思马因复攻杀乱加思兰。亦思马因称太师。”可能是根据上述乱加思兰小传之类加以订正的。

现在看来，满鲁都当然是满都鲁的倒误<sup>①</sup>；斡赤来也必定是斡赤来的讹误。类似斡赤来的还曾出现在《实录》成化二十年九月壬子条里，说：“有自虏中逸归者云：小王子并阿出来等议，欲近边钞略。云云。”《皇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八)所载余子俊《处置边务等事》一文里说：

“虏酋孛忽始则与阿罗出等，同入河套，侵扰边方。次则阿罗出勾引乱加思兰，聚众为患。后，阿罗出被乱加思兰杀散遁去，今孛忽又引毛里孩男阿扯来党众抢掠。前后四年，虽累被官军追杀，终不退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斡赤来(A-ch'ih-lai)、阿出来(A-ch'u-lai)都是已故毛里孩的儿子阿扯来(A-ch'eh-lai)，也就是前述毛里孩之子火赤儿(Huo-ch'ih-êrh)。这个奏疏是当时兵部尚书余子俊陈述当前虏情的报告<sup>②</sup>，可见以前一度跑到西方的毛里孩之子火赤儿又在这里活跃起来，孛忽即孛罗忽，他也没有灭亡而仍在奋斗。

试仅以这点材料来考察上述郑、叶两人的叙述。出身西域的

---

① 满都鲁无疑就是《源流》里的满都古勒(Mandaghöl, 发音应该象 Mandöl), 因此, 当然应该写作满都鲁。而明人的记载里, 除《实录》(和《抚安东夷记》)等一、二例以外, 几乎全都写作满鲁都。尤其参考了《实录》的《明史稿》、《明史》竟也都写作满鲁都, 真是太不象话了。

② 此疏是什么时候的奏疏不详, 但这是和右都御史王越及镇守总兵官等会议的结果。右都御史王越辞去延绥三边总制还都, 是在成化十年; 余子俊做兵部尚书是成化十三年十月到十七年正月间的事。因此, 这正是在这个时期。

395 札加思兰所以打算拥立斡赤来,想是因为赶走了孛罗忽、杀死了满都鲁以后,除了毛里孩王的遗子斡赤来以外,就再也没有正统世系的人了。而且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象郑氏所说的,满都鲁杀死札加思兰而并其众,而是象叶氏所说的:札加思兰攻逐满都鲁,并有了孛罗忽之众。因为如果是满都鲁战胜而杀死了札加思兰,那末后来就不可能有满都鲁部下的大酋脱罗干、亦思马因等杀死札加思兰取而代之的道理了。正因为是札加思兰战胜,驱逐了满都鲁,斡赤来后来才能保持安全。而且骚乱的结果,满都鲁和札加思兰都相继死了,整个变乱就象走马灯似地在极其短促之间就结束了。这就是对于这次急遽的变化产生了许多误传的原因之一。

前引札加思兰传的末尾,仿佛真的似地叙述这次骚乱的结果说:

“遂立亦思马因为太师。亦思马因者,其父毛那孩曾为太师,故众心归之也。”

这恐怕也是个误会。因为毛那孩太师就是毛里孩太师,他是东蒙古的著名部族翁牛特部的部长。而在前引《实录》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里,曾明确说亦思马因是札加思兰的族弟;《蒙古源流》里写作永谢布部的伊斯满太师,从这个名字来说<sup>①</sup>,也无疑是西陲地方出身的人。这两个人怎么会有父子关系呢?我想这确是和前述斡赤来混淆了的错误,误听斡赤来因是毛里孩王的儿子而将被拥戴,后来便附会成自以为是札加思兰的族弟而做了太师的亦思马因了。由此也可以肯定斡赤来就是毛里孩的遗子的说法。

396 总之,满都鲁汗和札加思兰太师都死了。《蒙古源流》(卷五)说:满都古勒汗治世“自癸未(天顺七年,1463)至丁亥(成化三年,1467),在位五年,年四十二岁歿。”这当然并非事实。满都鲁汗的

<sup>①</sup> 亦思马因在蒙古传记里是 Isama, 然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显然是 Ismail 的译音。象这样转译外国名称,在蒙古方面常常是不正确的,《源流》里这种例子很多。



统治实际是自成化十一年(1475)前后到十五年(1479),约五年间,这由上述可以明确。所谓年四十二岁,当然也不可靠。关于博勒呼济农,从满都古勒汗即位之初就已经出现,“岁次庚寅(成化六年、1470),年三十一岁,”为永谢布人所杀。仅就明人的记载说,孛罗忽太子这个名字,至少在成化六、七年(如果和孛罗乃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从天顺七年六月)到成化十四、五年间,就已显露头角。《源流》的纪年本来是错的,这里似乎依次搞错,只是博勒呼济农之死比满都古勒汗之死还迟三年上下,或许是事实。

满都鲁和乧加思兰亡后,代之而起的亦思马因和脱罗干等便拥立孛罗忽太子的遗儿做小王子,称雄一时。其间和三卫不断保持了关系。如前所述,起初,阿罗出和三卫的联系最密切,但满都鲁和乧加思兰等在巩固他们在西方的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经略东方。《实录》成化十年秋七月癸亥条载抚宁侯朱永的奏报,就叙述了当时孛罗忽、乧加思兰出河套而东去,边警似乎稍缓,其实辽东方面需要警戒等。十一年秋七月庚申条载辽东总兵官欧信等奏报朵颜三卫请开马市事,兵部对此议复说:

“此虏(三卫)为北虏满都鲁所驱,离彼巢穴,潜避近边,故欲求市易,以济其急。宜令信等谕以不可,且俾还故地。……”

又,冬十月己卯条载给英国公张懋等的敕谕也象前述那样,说: 397

“近闻北虏满都鲁潜立名号,吞并别部,驱散朵颜三卫。设或被其逼从,为之向导,遗患非小。”

满都鲁和乧加思兰正是在这时候经营三卫。而十二年夏四月庚辰条载兵科都给事中章镒等上言中,早已说过:

“若乧加思兰,始而侵犯河套,既而退处沙漠,合满都鲁之众,攻破朵颜等卫。及朵颜请和,又还其所掠。慑之以威,而结之以恩,所志非小。若朵颜为彼向导,一旦突入内寇,将何以御之。”

同年秋七月癸亥条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商辂等的话,说:“辽东并

山海关一带，密迩京师，往年朵颜三卫为我篱藩，今俱被满都鲁等服属，倘为彼向导，犯我边陲，则京师不得安枕。”可见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经略。《李朝实录》成宗七年（成化十二年）八月丙申条说：“三卫达子近被北虏抢杀，备极艰窘。云云。”想必指的是这件事。

于是，穷蹙的三卫，就在这年冬十月，要求开广宁马市。明朝怀疑它的诚意拒绝了。又，十三年秋七月甲戌条说：三卫夷人受北虏压迫，扣边逃避。到同年九月庚午，三卫夷人突然远扬。《实录》载镇守辽东太监叶达等的奏报说：“朵颜三卫虏骑远去，恐从西北大虏为患。”对此曾颇加警戒。其实可能是虏中发生了内讧，结果缓和了对三卫的压迫。因此，十四年秋七月辛酉条载兵部尚书余子俊的奏报里还有“今朵颜三卫从之（满都鲁、乜加思兰）者半”的话，但第二年夏秋间，欣然传来满都鲁、乜加思兰的讣报的，如前所述，都是三卫的首长们。《实录》成化十五年七月庚辰条载：

“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虏酋各奏报：迤北满都鲁、乜加思兰已死。且请从便途入贡，并求开市。兵部言：三卫意在邀功希恩，宜令辽东守臣，即在边犒赏，仍谕以朝廷恩威，俾坚归附之心。诏从之。”

然而，代满都鲁、乜加思兰而起的亦思马因、脱罗干等，不久似乎也想制驭三卫。《实录》成化十六年九月乙未条频传谍报说：“虏酋近边，追寻朵颜三卫，而三卫人马亦于近境潜住。”同年十月壬申条载：

“朵颜卫入贡夷人歹都报：北虏亦思马因领众，东略泰宁、福余二卫。又云：虏酋脱罗干行营，去大同猫儿庄约远五程。兵部遂言：泰宁、福余二卫常贡不以时至，必有其故。亦思马因虽守臣报谓已向西北。以此报度之，必与脱罗干相合，宜通行东北二边守臣，画谋防御。报可。”

成化十八年六月己亥条也载有北虏和三卫仇杀的警报。同年闰八月乙未条载朵颜卫夷人的报告说：“北虏亦思马因与三卫阿儿乞蛮等，彼此劫夺，既而互相媾和，欲至我边抄掠。”阿儿乞蛮是今喀喇沁部的远祖，是当时最强的朵颜卫都督。看来亦思马因等经略之

手，前一年屈服了泰宁、福余之后，今年又伸到朵颜了。这种经略如何影响了三卫的命运是应该另行详细论述的问题。

亦思马因太师这样极为专横，但终于被俊杰的小王子打败了，<sup>399</sup>全族散亡，他的幼稚被三卫虏去，卖给了海西女真作奴隶。我想三卫当时是伙同小王子而夹攻了横暴的亦思马因的。《实录》成化十九年五月壬寅条所载：

“虏酋亦思马因为迤北小王子败走，所遗幼稚，朵颜三卫携往海西易军器，道经辽东。……”

足以证明。这个小王子就是著名的达延汗，明人的记载里也以歹颜哈（答言哈）著称。从元朝灭亡以后，蒙古可汗到这时才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可以自由活动了。不过，这事还要另行论述。

这里概括以上烦杂的论述，试制阿寨台吉以后蒙古帝室世系表如下。数字按前篇以后的汗位顺序，称号用蒙古所传，明人的称谓放在括弧里<sup>①</sup>。

## 补 记

这篇论文写完的时候，著者还不知道有《蒙古世系谱》这样一本书，因此，在本篇里，除不得已处按《蒙古世系谱》改正外，其余都只添补在脚注里。又《黄金史》也还没有译本，本篇只引用了故出村良一试译的稿本。现在理应改正，但暂保存原样不动。

（昭和三十三年八月补记）

---

<sup>①</sup> 脱脱不花王也称不花王，见于原书第377页所引叶氏《四夷考》。《吾学编》称作普花可汗。《吾学编》等书里还见有瘤太子的称号，这是否就是博勒呼济农，还须另有论述。这个表只采用了它的结论。

哈尔古楚克鸿台吉 (Kharghochok)	阿寨台吉 (Ajai)
哈尔古察克都楞忒睦尔欢台吉	阿斋

400

9 岱总汗 (Taisong) 太松汗 (脱脱不花王、 脱脱、不花王、 普化可汗等)	宣德八年——景泰二年 1433—1451	11 摩伦汗 (Molon) (脱思、脱谷思太子、帖古思太子) ——(也先猛可王子)	成化元年——二年? 1465—1466?
		10 乌珂克图汗 (Ükektü) 蒙古勒克呼青吉思 (Makhagurkis) 墨 尔古尔吉思汗 (小王子、马可古儿吉思王子、麻儿可 儿、麻马儿可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 等)	景泰五年——成化元年 1454—1465

阿噶巴尔济济农 (Akbarji) 阿巴喀尔津 (阿八丁王)	哈尔固楚克台吉 (Kharghochok) 哈尔古察克	博勒呼济农 (Bolkho) 巴颜孟克、巴延蒙克 (Bayan Möngke) (孛罗、孛忽、孛罗忽太 子、瘤太子等)
---	-----------------------------------	--

12 满都古勒汗 (Mandaghol) 满都古尔 (满都鲁、满鲁都)	成化十一年——十五年 1475—1479	博罗克沁公主 (Borokchin) 博罗克亲 ——伊锡克公主 (Ishige) 厄式格
--	-------------------------	--

13 达延汗(Dayan)  
巴图孟克大衍汗  
(把秃猛可歹颜哈)

(昭和七年四月三十日稿)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  
昭和七年(1932)七月)

## 五、论达延汗

425

### 1. 达延汗的年代

蒙古达延汗(Dayan Khan)出现在明代中叶。他统一了蒙古,并把它分封给了他的子孙。后来,内外蒙古各王公所以能以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的裔孙而自豪,都因为他们是这个达延汗的子孙。蒙古各王公引以为荣的,第一是太祖铁木真(Temüjin)成吉思汗;第二是世祖忽必烈(Khubilai)薛禅汗(Sechen Khan);第三则是烈祖<sup>①</sup>巴图蒙克(Batu Möngke)达延汗。达延汗就是这样重要的人物。然而,这个达延汗的时代和事迹却模模糊糊,根本不清楚。

现在有必要把达延汗的事迹弄明确。

关于明代蒙古,本来在明人记录里一再出现,但全属片断,根本不得要领。蒙古方面的记录虽然很不完全,但总算前后贯穿着一个脉络,关于王公的世系、事迹等,能得到个要领。所谓蒙古方面所传的记录,第一是著者不详的《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chi)、《蒙古黄金史》<sup>②</sup>;第二是萨囊彻辰(Sanang Sechen)的关

426

---

① 所谓烈祖,依据后引《汉译蒙古源流》。江[实]译《蒙古源流》也作烈祖。德译本在这些地方都译作“Elder Grossvater”(Sain ebüge)。和太祖、世祖并称烈祖,恐怕不正确。

② 《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是涉及明代蒙古最早的史书,著者不详,且脱误随处皆是,颇难通读。原作有几种版本,现在日译本有藤冈胜二博士译的《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昭和十五年<1940>,文求堂出版)和小林高四郎博士译的《蒙古黄金史》(昭和十六年<1941>,生活社出版)和鲍登(C. R. Bawden)集大成的英译本《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士巴顿,1955)互有补充。原书多引用《蒙古黄金史》。

于《蒙古汗等起源》(《蒙古源流》)<sup>①</sup>; 第三是罗密(Lomi)所著《蒙古孛儿济锦家族的历史》(《蒙古世系谱》)<sup>②</sup>; 第四是齐格墨纳木喀('Jigs-med nam-mk'a')的《蒙古佛教史》(《蒙古喇嘛教史》)<sup>③</sup>; 以及《钦定蒙古王公表传》<sup>④</sup>等。其中《蒙古源流》最慎密详尽, 最得要领。然此书关于年代等, 误谬错乱之处很多, 根本不能完全凭信。因此, 如果不纠正那些年代的讹误, 就无从进行论述。别的事姑且不谈, 先来探索一下达延汗的年代问题。例如, 据《汉译蒙古源流》卷五、六, 大意是:

① 萨囊彻辰是鄂尔多斯蒙古王公, 他参照《黄金史》等七种史料, 写成一书, 名为《蒙古源流》。书成于康熙元年(1662), 后经百余年,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清高宗命史臣翻译此书, 收入四库全书中。这就是《汉译蒙古源流》八卷。这个汉译本显然是从满文译出的, 日本江实又从满文忠实地译成日文, 对原文, 加以详细研究和索引出版(昭和十五年<1940>, 弘文堂出版), 在这以前早有蒙文原本传到俄国, 经施密特(I. J. Schmidt)苦心翻译, 于1829年, 以蒙文原文和德文译文对照并附注释出版, 书名叫《Geschichte der Ost 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这个德译本中有不少不见于汉译本的优点。原书也参照了这个译本。又《汉译蒙古源流》有经沈曾植研究、张尔田增补出版的《蒙古源流笺证》, 这个《笺证》本也间有可资参考的地方, 原书也参照了此书。

② 《蒙古世系谱》是由清宗室盛昱译成汉文的, 内容简约、明瞭, 有近似《蒙古源流》之处, 尤其近似《黄金史》的地方很多, 但前二者年代记得不厌其烦, 而《世系谱》里完全不记年代。很久只有钞本, 近来始有附了张尔田跋文的刊本行世。最近得知清员外郎(Aisilakū hafan)罗密(Lomi, 达延汗之孙喀喇沁的巴雅斯噶勒岱青(Bayaskhal Daiching)的八世孙, 于雍正十年(1732)所著《Mongghol Borjigid oboghun teüke》(Geschichte des mongolischen Clans Bodzigid)确是这个《蒙古世系谱》的原本, 由海希格(walter Heissig)和鲍登(C. R. Bawden)把它同《蒙古世系谱》照相版同时刊行。书名叫《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9》1957年。

③ 齐格墨纳木喀的《蒙古佛教史》是1819年根据《蒙古源流》写成, 1892年由德国乔治·胡特(Georg Huth)译成德文, 题为《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出版, 另由日本桥本光宝译成日文(昭和十五年<1940>, 生活社出版), 原书只利用了桥本的日译本。

④ 《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清乾、嘉之际命各王公所写的汇集。因此, 内容以清代为主, 有时偶尔提到明代, 本书仅是根据《国朝耆献类征》卷首所收传本写的。

又, 蒙古文中还有乾隆时写成的 Rasipungsug 的博罗尔额哩克(Bolor erike), 汉文的有清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 附表四卷;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十六卷等, 这里从略。《黄金史》有人说是 Blo-bzang Bstan'jin 所著。

达延汗系博勒呼济农 (Bolkho Jinong) 与锡吉尔福晋 (Shiker Khatun) 之子, 号巴图蒙克 (Batu Möngke), 甲申年生。其后丁卯(实是丁亥之误)年, 上代可汗满都古勒 (Mandaghul) 汗死, 其寡妇满都海彻辰福晋 (Mandughai Sechen Khatun) 求元室遗裔。庚寅年, 与巴图蒙克结婚。因欲占据达延国, 称巴图蒙克为达延汗。时, 福晋三十三岁, 汗年仅七岁, 其后曾赫赫治世达七十四年。岁次癸卯, 年八十岁歿。

试推测一下这些年代。甲申年是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 丁亥年是宪宗成化三年(1467); 庚寅年是成化六年(1470); 岁次癸卯是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这是由满文转译的《汉译蒙古源流》的说法。据由蒙古文转译的施密特德译本《蒙古源流》, 达延汗的生年就推迟了两年, 他生在丙戌(成化二年, 1466), (满都古勒汗歿年仍是 427 丁亥), 结婚是庚寅, 年五岁, 满都海福晋当时年二十三岁。因此, 汗的歿年岁次癸卯, 年七十八岁。无论按那种说法, 都只相差二年, 问题不大。问题却是和明人记载有很大矛盾。

前曾谈过<sup>①</sup>, 只按明人记载看来, 满都鲁即满都古勒的名字, 是从成化九年(1473)五月出现的, 他在汗位至少在成化十一年到十五年的五年间。成化三年丁亥, 是满都古勒的上代小王子(麻伦汗)被弑的第二年, 当时正是毛里孩(Molikhai)、阿罗出(Oroju)猖狂的时期, 满都古勒的名字还没有显露头角。可能经过九年的空位, 满都古勒才在成化十一年即汗位, 在位到成化十五年上半年。据《明实录》载: 满都鲁的下一代小王子(达延汗)的出现, 是从成化十七年(1481)五月开始。怎能说是成化六年庚寅即位了呢? 这一点显然是《蒙古源流》纪年的错误。

我想《源流》所说: “满都古勒汗自癸未至丁亥, 在位五年, 年四十二岁歿,” 是按蒙古习惯, 当初只记十二支, 后来加上十干时把

<sup>①</sup>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册, 第 434—436 页)或原书第 396 页。



年代弄错了，其实应该或许是要推迟一轮的乙未至己亥。也就是成化十一年(1475)到十五年(1479)的五年间。这样就正和明人的记录相符。如果是这样，那末达延汗即位必定是在下一个寅年，即壬寅，也就是成化十八年(1481)。说是正当壮年的满都海福晋和  
428 年仅七岁的达延汗结了婚，因而达延汗的生年就必需是成化十二年丙申(1478)，这样就和前后的事实，尤其是达延汗的子孙们的年代都不符合了。这种说法必定是误传，达延汗的生年还应该是天顺八年甲申(1464)，这时年十九岁。

不仅是生年。所说岁次癸卯、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死的说法，也不确实。据明人记录，在这十几年以前，蒙古的霸权毫无疑问就已经转到别酋吉囊、俺答等手中了。吉囊和俺答都是达延汗的嫡孙，但都不是汗位的继承人。何以竟能这样跋扈呢？早已察觉到这种情形的《蒙古史》编者霍渥尔特(Howorth)论述如下：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著者)把达延汗的卒年放在1543年(即嘉靖二十二年)，这和杜迈拉(De Mailla)的书中散见的记载似乎很难一致。在这以前，俺答(Anda)吉囊(Kisiang)和其他蒙古酋长，早就独自行动起来了。早在1528年(即嘉靖七年)，他们就不服从小王子而成为强悍者。这只能从假定达延汗晚年已失去驾馭右翼万户的说法，才能得到解释”<sup>①</sup>。

Anda就是明人记录里的俺答(Altan)，Kisiang就是吉囊(Jinong)。杜迈拉不知根据什么说：嘉靖七年，“他们早已成为不服从小王子的强悍者”，但试看类似的例子。据明《世宗实录》嘉靖六年(1527)八月庚戌条载：

429 “套虏数万踏冰过河，声言大人。提督尚书王宪、督总兵郑卿、杭雄、赵瑛等，分据要害，屯兵以御之。令督指挥卜云伏兵，先断其归路。无何，虏从石臼墩入，卿等与战，败之。虏退走，至青羊岭，云等复发，又大败之。凡斩首三百余级，获胡马器械无算。捷闻，上嘉宪等功，赐敕奖励。……”

---

<sup>①</sup> 霍渥尔特(H. H. Howorth)《蒙古史》卷一、第375页。

而《明史》(卷一九九)《王宪传》里,“套虏数万”成“吉囊数万骑”,又(卷一七四)《杭雄传》也作“吉囊大入,总督王宪檄雄等破之”。又(卷二一一)《周尚文传》记载嘉靖九年(1530)以前,吉囊数次踏冰入侵,说:

“吉囊数踏冰入。尚文筑墙百二十里,浇以水,冰滑不可上。冰泮则令力士持长竿铁钩,钩杀渡者。九年,擢署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

《实录》也载,嘉靖八年间,套虏频犯宁夏边界。三月甲辰条载:“初,虏贼拥众数万人河套,乘冰渡河,犯宁夏。总兵官杭雄迎敌,为虏所败,亡失甚多。守臣以闻。云云。”十月壬午条中详述调查这次败迹的经过。于是,罢杭雄宁夏总兵官,以赵瑛继任。周尚文做宁夏总兵官当更在赵瑛之后。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吉囊、俺答等该是多么猖狂。

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里,简略述这事如下: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守夏塞。总督王琼率兵御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阿尔伦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阿尔伦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强甚。小王子虽称君长,不相总摄也。……”<sup>①</sup>

所称吉囊,当然是达延汗之孙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Gün Bilik Mergen Jinong)的别名,也就是他所拥有蒙古最高爵名“济农”的异译。衮必里克之父、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Bars Bolod),授任为右翼三万户的济农以后,他的家族就世袭了这个爵名。但巴尔斯博罗特济农,明人仅知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赛那刺(赛音阿拉克<Sain Alak>的讹转),衮必里克的嫡嗣诺延达喇(Noyandara)济农又以另一译字吉能闻于世。明人必定要把各代的济农区别开来称呼,所以吉囊必定就是衮必里克,这样看来大致无误。

<sup>①</sup> 《明史纪事本末》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重刊本、卷六十、第1页。“不相总摄也”广雅本作“不相统摄也”。——译者

本来，济农的名字是在岁次己未(1439?)岱总汗即汗位，以其弟为济农时才开始出现。据《源流》的德译者施密特(Schmidt)说：所谓济农(Dschin-Ong)原是由汉语亲王(Tsin Wong)讹转的爵名，蒙古专门拿来称作统帅一方的副王，授予可汗诸弟或次子以下各子<sup>①</sup>。俺答是吉囊的弟弟阿勒坦(Altan)的另一译名。

吉囊的名字，在《实录》嘉靖十二年(1533)二月侵掠河西时才出现，《明史》的《本记》、《鞑靼传》等里，也在这一年以后一再出现。《实录》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条载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上言，说“套虏吉囊屡犯边境，且有并吞小王子之心，其为边患不细，云云。”由此不难推测当时达延汗即小王子还活着。

据《蒙古喇嘛教史》在叙述达延汗毕生事迹以后说：“达延可汗年七十四岁即位，年八十岁癸卯年(1543)崩。”这当然是在位七十四年之误。据《蒙古黄金史》说：“达延汗四十四岁崩”<sup>②</sup>。这又过于短促，并且和他的儿子们的生年也不合，恐怕是在位四十四年之误。从成化十八年(1482)往下数四十四年，应该是嘉靖四年(1525)，可能略微合适。因此，《黄金史》所说“四十四岁崩”，应该理解是在位四十四年的意思。

关于达延汗的子孙，容在后面详细叙述。达延汗之后，因其冢子图鲁博罗特(Törö Bolod)夭亡，嫡孙博迪阿拉克汗(Bodi Alak Khan)嗣位。这里，问题在于他的次子阿著。阿著是吉囊、俺答之父，其实并非次子，无疑是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而这个阿著竟自“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阿尔伦子卜赤”。《明史纪事本末》里的这段记载恐怕是根据明郑晓《吾学编》的。《吾学编》的《皇明北虏考》说：“正德间，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太师亦不

<sup>①</sup> 施密特(I. J. Schmidt)《东蒙古史》第405页(注17)。

<sup>②</sup> 《蒙古喇嘛教史》第61页，小林高四郎译《蒙古黄金史》第179页。藤岗胜二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卷四、第21页。

刺弑阿尔伦。……阿尔伦二子，长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卜赤(博迪汗)，称亦克罕。”又，《吾学编·鞑鞑考》、和《今言》等，所记略同。另据诸葛元声的《隆万两朝平攘录》(卷一)叙述俺答的事说：“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也。”所谓赛那郎，在叶向高的《四夷考》、肖大亨的《北虏世系》里作赛那刺；在王鸣鹤的《登坛必究》里作赛那浪罕；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里作课阿郎相同，都是巴尔思博罗特的别号赛音阿拉克(Sain Alak)的讹转，所以这里也称巴尔思博罗特为小王子。小王子当然是从乌珂克图汗(麻儿可儿)以来可汗的别号，通常一向指可汗而言，因此，应该认为巴尔斯博罗到这时即了汗位。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登坛必究》所说的“赛那浪罕”，所谓罕就是汗(Khan)，432 这里也应该认为是赛音阿拉克称汗的一个旁证。

《阿勒坦·脱卜赤》更明确地记述了这事说：

“达延汗长子图噜博罗特于即位前天亡，其弟乌鲁斯博罗特亦死于亦不刺太师之手。其后，子博迪阿拉克因年幼，其叔巴尔斯博罗特即大汗位。后博迪阿拉克取左翼三万户，跪拜于八白室前，欲即汗位。励声谓巴尔斯博罗特曰：吾幼时，汝非法即汗位。自今以后，需对我跪拜，倘不跪拜，吾将讨汝。巴尔斯博罗特济农应曰：汝言极是，我即跪拜。博迪阿拉克汗曰：如此甚善。即拜于八白室前，即可汗大位”<sup>①</sup>。

这次篡位，根本不见于《蒙古源流》。倘若实有巴尔斯博罗特篡位时期，那末达延汗的统治时间要更短些。不过，对此还有另一种传说。据说达延汗在世时曾禅位于次子阿著，后来传到博迪。据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七、《俺达列传》上)正德七年条载：

“其七年冬，虏可汗伯颜猛可，禅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孙。伯颜生三 433 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久之，阿尔伦死，遗二子，长卜赤，次乜明，皆幼孤。伯颜乃以阿著嗣，称小王子。”

<sup>①</sup> 鲍登的《黄金史》第 191 页，小林高四郎译《黄金史》第 180—181 页，“图噜博罗特于即位前天亡”句后，日译本有“绝嗣”二字，又“子博迪阿拉克因年幼”句前，有“乌鲁斯博罗特之”等字。——译者)《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卷四、第 21 页。

又,十六年条载:

“时虏可汗阿著死,部人立故阿尔伦台吉之长子卜赤,号亦可罕。亦可罕者,虏言可汗也。”

如后所述,伯颜猛可当然是把秃猛可之误<sup>①</sup>。阿不亥阿著卜孙就是阿著<sup>②</sup>。此项记载其他著述全然不见,根据什么不详。照此说来,伯颜猛可(即达延汗)正德七年禅位于其次子阿著即巴尔斯博罗特,巴尔斯博罗特显然曾做了可汗(小王子),且在位直到正德十六年。因为说“曾禅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孙”,那就是达延汗在世时曾退位,禅位于阿著,阿著即了汗位。这和前面提到的《阿勒坦·脱卜赤》的说法恰相符合。我想这个内外一致传说的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曾一度僭称小王子(可汗)的说法是不错的。

达延汗既做了大可汗,另外必然有护卫他的小汗。《源流》(卷六)载后来阿勒坦汗(俺答)曾向达延汗的曾孙达赉逊汗请赐小汗称号说:

“阿拉克(赛音阿拉克)第二子阿勒坦来迎,向汗求赐号云:‘今统治已平,原有获卫汗,治索多汗小汗之号,祈即将此号赐我,我情愿获卫大统’。汗然之。遂与以索多汗之号。”

看来赛音阿拉克或者在退位的大汗之下做过这种小汗,也未可知。前引明人的记录说:“卜赤号亦可罕,亦可汗者,虏言可汗也。”这种解释恐怕错了。亦可罕是大汗(Yeke Khan),博迪汗(卜赤)所以特别使用这个称号,可能是因为上一代可汗赛音阿拉克被视为小汗,为了同它区别开来,才称亦可罕的。所称“阿不亥阿著卜孙”的阿不亥(Abaghai)按蒙古语,据说是叔父的意思,由此可以想像这个阿不亥阿著卜孙在卜赤(博迪)孤弱时期,作为叔父施逞权势的情形。又,明人的记录(《登坛必究》)里列举历代蒙古汗名时,在答

① 参看本章下节《两个达延汗》,原书第438—440页。

② 为什么称巴尔斯博罗特为阿著,不详,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都作阿著卜孙。

言罕(达延汗)以下,还列有哈不害罕(阿不亥罕)之例<sup>①</sup>。

纵使那样,唯有这里所说的正德七年和十六年的年次,仍不能轻易凭信。如后所述因为正德七年正是达延汗打败右翼的旧势力,任命巴尔斯博罗特做右翼济农的年份,这时长子图噜博罗特确还在世,《源流》载图噜博罗特的年岁说:“岁次癸卯(嘉靖二年,1523),年四十二岁歿”,大致可信。按当时的继承法,长兄在世时,弟弟就没有抛开长兄自己即汗位的道理。所以,说正德七年“伯颜乃以阿著嗣,称小王子”,实际可能是做右翼济农之误。说十年后的正德十六年卜赤(即博迪汗)当了亦可罕,也殊属可疑。这么一来,时间未免过早,就没有容纳达延汗的余地了。这个年次也可能有些错误。

《源流》(卷六)还载:达延汗岁次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死后,长子“图噜博罗特于汗在时,岁次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四十二岁歿。子博迪台吉生于甲子年(弘治十七年,1504),至甲辰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四十一岁即位。”

嘉靖二年图噜博罗特死后,到嘉靖二十三年博迪汗嗣位之间,才是篡位的大好机会。因此,其间可能称了小王子这个称号。不过,所谓“孤幼”,应该理解为十岁前后,而图噜博罗特歿时,博迪汗应该已达二十岁成年,不当再称“孤幼”。不过,这时可能用某种手段篡了位,而其篡位期间比较短促。 435

《源流》载赛音阿拉克之死说:“岁次辛卯(嘉靖十年,1531),四十八岁卒”,如果是这样,那末博迪汗的嗣位可能在此前后。不过,达延汗晚年征讨乌梁海(兀良罕),确是事实。《蒙古源流》也说当时达延汗“并致信于巴尔斯博罗特济农之子,带右翼三万人,前来攻入”。据明人的记录(《译语》)响应他的敦促的首长,只有把都儿、纳林台吉、成台吉、血刺台吉、莽晦、俺答、巳宁等,巴尔斯博罗

<sup>①</sup> 参看下节《分封诸子》,原书第461页。

特本人并没有参加，由此可见这是巴尔斯博罗特死后的事。然而达延汗在这次征伐后，做了善后工作就死了，所以至少是嘉靖十一、二年的事。博迪汗此后才即了汗位。

从另一方面来看，达延汗不愧是统一蒙古的君主，他用兵和朝贡都很有魄力。例如，成化十九年六月条载大同总兵官许宁等奏称：

“虏酋小王子于本月十一日，率三万余骑寇边，东西连营五十余里。”<sup>①</sup>

又七月条载：“七月二十八日，虏贼复拥众，薄大同城马铺山，东西长百五十余里。”<sup>②</sup>弘治十年五月条还载：“虏入大同境，营连三十里。”弘治十二年五月镇守大同都督佥事王玺等奏称：

“谍报，虏贼五营约有数万，四营起往东行，一营欲来宣府复仇。……”

436 又十三年五月载：“虏拥众入大同左卫境，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大肆杀掠。”十七年六月载：

“时，北虏小王子营于大同宣府边外，联络三、四十里。”

到正德年间，也说：“八年正月，虏拥众侵大同，三路围副总兵神周于草垛山。”又说：

“六月，晋王知焯奏：虏数万人，寇偏头关，入雁门，遂掠五台、繁峙、崞、忻等处，深入五百余里，为害非细。”

又有：“九年六月，宣府守臣奏：达虏拥众四万，入西海子剽掠。”“七月，北虏小王子连营数十，近宣大边，欲寇天城、阳和。又分道万骑，入怀安。”“八月，虏寇白羊口及浮图峪，连营数十里”。“九月，虏五万余骑，自宣府万全卫右卫新开口入，逾怀安，趋蔚州等处劫掠，又三万余骑入平虏城南。”到十五年八月，又有：“虏驻宣府西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一百八十册、成化实录二百四十二、第5叶。“六月”，作“七月丙辰”。——译者

<sup>②</sup> 按同上、成化实录二百四十二、第12叶。“七月”，作“八月乙亥”。——译者



路，把儿墩、朵璫嘴、牛心山、各连营三、四十里”。又弘治元年，竟自称大元大可汗来入贡。九年，十年又来入贡<sup>①</sup>。

他的这种雄伟气魄，同后来嘉靖十三年二月被大同叛卒招到大同城来，一说“指代府曰，以此为那颜居”就高兴起来的虜酋是没法比的。后者可能是博迪汗或其党羽，不会是气宇轩昂的大元大可汗（达延汗）。达延汗和他的嗣子博迪汗的交替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如前所述，明人在嘉靖十五年前后就曾说过“套虜吉囊屡犯边境，且有并吞小王子之心”。既然这样还能设想达延汗还活着吗？不久连吉囊也死了。

据《蒙古源流》（卷六）的纪年说：

437

“初，赛音阿拉克之父<sup>②</sup>，年二十九岁，于壬申年（正德七年，1512）为济农，在位二十年，岁次辛卯（嘉靖十年，1531），四十八岁卒。其后，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岁次壬辰（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十七岁为济农。……墨尔根济农，为济农十九年，岁次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十五岁卒。”

然据明人的记录，吉囊在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已经死了<sup>③</sup>。因此，怎能认为这个右翼吉囊死了以后，达延汗还活着呢？岷峨山人的《译语》是记述嘉靖二十二、三年时分守口北道的苏志皋的见闻的，其中谈到当时小王子的消息，说：“其名莫详，今年四十余矣。”没有说不久前有接替汗位的事。这显然是达延汗死去已久，是壮年的博

<sup>①</sup> 关于达延汗的侵寇和入贡，只按《实录》同年月条和徐日久的《五边典则》卷六、卷七。

<sup>②</sup> 赛音阿拉克之父，是蒙古独特的说法。

<sup>③</sup> 关于吉囊的歿年，《蒙古源流》作岁次庚戌（嘉靖二十九年），然明《实录》嘉靖二十五年四月条已有：“虜酋吉囊遗孽狼台吉等云云。”同年七月条还出现其子吉能的名字，因此，这时确已死了，又据明人的记录，《吾学编·皇明北虜考》、《叶氏四夷考》、《名山藏》、《明史·鞑靼传》等，全都在嘉靖二十一年条里，说明这一年七月大侵寇之后，由其掳获为忻代妓女得病，髓竭而死。从《北虜进犯年表》看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以吉囊名字代表北虜侵寇的记录了。因此，不能依《源流》所记的纪年。吉囊之死，至迟应在嘉靖二十一、二年間。

迪汗时代。据《蒙古源流》记载,其年数也大致相符。

总之,嘉靖六、七年间已经是吉囊、俺答的活跃时期,而且其间还有赛音阿拉克的篡位时期,看来无论如何达延汗既已退位,后来处于监护人的地位。如后所述,达延汗最后征讨乌梁海之战,想是在嘉靖七年或十一、二年,因而,达延汗在这以前还在世。这样看来,达延汗的统治时期决不会象《源流》所说从成化六年起,长达七十四年之久,实际不过只有一半,即从成化十七、八年到嘉靖十一、二年,仅五十余年。

## 2. 两个达延汗

即便在这一时期内,明人记载里的所谓达延汗,也不只是一个而好象是两个。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北虏考》叙述满都鲁以后的汗位,说:

“未几,满鲁都(满都鲁之误)衰弱,不知所终。而把秃猛可(巴图蒙克)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巴延蒙克)为王。”

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也记载这事说:

“是时,满鲁都已衰弱,不知所终。其入寇者复称小王子,或称把秃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后也。……小王子死,弟伯颜猛可代为小王子。”

何乔远的《名山藏·王享记·鞑靼》条也有几乎同样的记载。又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成化十八年(1482)条载:

“其冬,满鲁都死。马亦思因(亦思马因之误)立把秃猛可为可汗,亦曰小王子,寻遣使贡马。”

后来,弘治元年(1488)条载:

“其冬,虏可汗把秃猛可死,弟伯颜猛可嗣。”《武功录》

是一部颇可疑的书,但总算明确记载了交替时期。我曾按以上各

种记录，怀疑达延汗是兄弟二人，但这种怀疑并不正确<sup>①</sup>

成化中，小王子曾屡次入侵。例如，《明实录》成化二十二年 439 (1486)八月辛巳条载：

“瓦剌酋长克失，以迤北小王子常为边患，且阻其入贡之道，欲以今年冬，借三卫兵，往劫之。预托泰宁卫，遣徐阿劳兀等，赍番文来奏。阿劳兀等又云<sup>②</sup>：小王子欲以九月中为寇，未知所往。”

后来弘治元年(1488)五月乙酉条载：

“先是，北虏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守臣以闻。……”

同年九月乙丑条载：“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桶哈等来贡。……”

夹在中间的成化二十三年(1487)三月癸卯条载：

“巡抚辽东都御史刘滹等奏：卜兰罕卫与泰宁卫夷人传报：小王子已死，且言欲从喜峰口入贡，因与泰宁卫同于马市交易。……”

由此推定前代小王子把秃猛可(Batu Möngke)死于成化末年，弘治初年来的小王子是伯颜猛可(Bayan Möngke)王。

其后，弘治四年(1491)二月，和十一年(1498)五月各条也记述伯颜猛可王，说：“迤北伯颜猛可王并瓦剌太师火儿忽力遣使臣努力等来贡。”这些总说是伯颜猛可王，不能认为他和小王子、大元大可汗是一个人。何况成化二十三年的情报里只略谈到“小王子已死”的一句传闻，很难立即认为是事实。至少据蒙古方面所传，无 440  
论《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蒙古喇嘛教史》、《蒙古世系谱》或

① 余元奂果然认为有两个，说：“按史料所记的达延汗，实为二人，成化六年即位者，系指兄巴图蒙克(明代史料作把秃猛可)，弘治元年遣使至明者，系指弟巴延蒙克(明史作伯颜猛可)史料概称二人为大元可汗，即达延汗。”(《内蒙古历史概要》第73页)。

② 徐阿劳兀是汉人。《实录》的续文说：“阿劳兀自诉，本名安，为御用监银工。正统末为也先所掳，尝奉先帝遗命，留处虏中。其后逃入泰宁随住，今乞援之职事。事下。兵部谓：六月中哈密传报，克失已死，而今报不同者，盖安等人瓦剌，在前年故也。其云小王子欲来寇边，似亦不虚。……遂升安为泰宁卫副千户。……”

《蒙古王公表传》，都一致认为达延汗只是巴图蒙克一人，另外并没有叫伯颜猛可的人。其实，现今的《汉译蒙古源流》(卷五)载：“岁次戊子(成化四年，1468)，博勒呼济农年二十九岁时，生巴延蒙克，”正象巴延蒙克的弟弟有个巴图蒙克。但据江实等明确论证<sup>①</sup>，所说的巴延蒙克其实是博勒呼济农的名字，这一条显然是插入的错简。看来蒙古文本里并没有这样的话，这句话或许是事实，巴图蒙克有个弟弟名叫巴延蒙克，就是明人记录的伯颜猛可也未可知。更据明人所传蒙古世系的记录。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载，卜儿户吉囊(博勒呼济农)之子答言罕(达延汗)是一代一人；肖大亨的《北虏世系》里说歹颜哈(达延汗)只一代一人。如果成化、弘治之交达延汗是两个人，那末著名的达延汗十一子中，必定有一少半是兄把秃猛可之子，其余大半是弟伯颜猛可之子。但丝毫没看到有这种迹象。达延汗是蒙古中兴的大可汗。这件事应该怎样肯定。必定是蒙古人士刮目以待的问题。而且在蒙古总是认为达延汗只是把图蒙克一人。我不得不信。前引巡抚辽东都御史刘滌的报告是误传，应予排除。

《明史·鞑靼传》(卷三二七)毕竟记述这事时说：

“迨成化末，无宁岁，亦思马因死。入寇者复称小王子，又有伯颜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务优容，许之。自是与伯颜猛可王等屡入贡，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

441 把小王子和伯颜猛可区别开来。霍渥尔特(Howorth)在他的《蒙古史》里也不承认这种世代交替，说：“所称伯颜(Bayan)代替巴图(Batu)，系巴图改称达延之误”<sup>②</sup>。他并不认为达延(Dayan)是巴

<sup>①</sup> 江实译《蒙古源流》卷五、第113页，注44，(注25页)。《蒙古源流笺证》卷五也说：“岁次戊子，博勒呼济农年二十九岁时生巴延蒙克”，注里说：“尔田案：博勒呼济农即巴延蒙克之号。延乃图之误。别本后文巴图蒙克亦误作巴延蒙克。”

<sup>②</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371页。

延(Bayan)的讹误,毕竟否认这一期间的世代交替。

这里还需就大元大可汗略说几句。北元衰微以后,改称鞑靼可汗之说,只是明人的误称<sup>①</sup>。其实蒙古方面仍然自称蒙古(Möngöl),其可汗还称为大元大可汗。所以,瓦剌的也先也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sup>②</sup>。弘治时期,小王子称大元大可汗,也不外此。清张穆在《蒙古游牧记》(卷七)里解释说:“达延汗明人译为大元大可汗,大元即达延之讹也。察哈尔世系作跋图拖克代音汗”。认为大元是达延之讹,这固然是弄颠倒了。察哈尔世系的跋图拖克代音汗的拖字是个讹字,可能就是巴图蒙古达延汗的同音异译:《蒙古源流》(卷五)载满都海彻辰福晋拥立年幼的达延汗说:“因欲占据达延国,遂称达延汗。”因为并没有一个达延国,所以施密特(Schmidt)德译本就译成 Der gesammte Volk (全国)<sup>③</sup>,指蒙古大众即大元国,所称达延汗就是大元可汗。这和明人所传相符。据明人的记录,达延汗或以歹颜罕、歹颜哈、答言罕等字面出现,这些当然是失去了本义的讹转。

### 3. 达延汗的事业

达延汗的年代既这样肯定下来,达延汗其人又是这样的人,其次就是他的事业问题了。达延汗倾注全力统一内部,并不专为侵寇明朝。因而在明人记录里传说很少。我们只能依据蒙古方面的记载,推测大略情况,然后按明人的记录来考证是否确实。 442

巴图蒙克父母早丧,幼年因患膈症(胃病),抚养困难,后凭唐

---

① 《明史·鞑靼传》所说:“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位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是毫无根据的谬说。参看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08页,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1月)。

②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册,第381—382页),原书第343—344页。

③ 施密特《东蒙古史》第181页。

拉噶尔(Tanglakhar)的特穆尔哈达克(Temür Khadak)夫妻精心扶育,才渐渐痊愈。后来和满都海彻辰福晋结婚,终于成为达延汗。朝鲜《李朝实录》里也常常见到有关当时小王子的记载。特别是成宗十六年(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庚辰条载正使李克墩,金伯谦的复命书说:“小王子为人贤智卓越。云云。”可见达延汗是以贤智卓越著称的。

达延汗的第一番事业是打败他的部下大酋亦思马因(Ismail),排除了他的挟制。亦思马因可能出身于哈密北山的野也克力(Mekrin)<sup>①</sup>,起初似乎依附在族兄太师乧加思兰(Bekerisün)的庇荫之下<sup>②</sup>。乧加思兰为人专横,以至和满都鲁(Mandaghul)可汗发生冲突,便和满都鲁部下大酋脱罗干合谋,杀掉乧加思兰,代之为太师。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载:

“〔成化〕十一年秋,满鲁都(满都鲁之误)乧加思兰并遣使来。未几,复相仇杀。始乧加思兰以女妻满鲁都,欲代为可汗,恐众不服,谋杀满鲁都,而立斡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斡赤来,乧加思兰匿不与,攻逐满鲁都,并有孛罗忽之众,满鲁都部酋脱罗干、亦思马因复攻杀乧加思兰,亦思马因称太师。自乧加思兰死,虏数岁稀入寇。”

443 这里所指就是这件事。由《宪宗实录》成化十五年(1479)五月庚午条载:“福余卫都指挥扭歹等报,迤北乧加思兰为其族弟亦思马因所杀”,和同年秋七月庚辰条载:“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虏酋各奏报,迤北满都鲁,乧加思兰已死。云云。”可以看出这事起于成化十五年的上半年。后来,达延汗被拥立为汗,这几年间是亦思马因的全盛时代,侵犯明边,寇掠三卫,恣意横暴。但其专横不久铸成祸根,到成化十九年,便被可汗驱逐。《实录》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壬寅条载:

① 和田清《乧克力考》(《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原书第855—865页。

②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册,第446—457页),原书第389页。

“虏酋亦思马因为迤北小王子败走。所遗幼稚，朵颜三卫携往海西易军器，道经辽东。……”<sup>①</sup>

所说就是此事。关于前段，叶氏《四夷考》继前段之后，一再叙述侵寇事说：

“虏去辄复来，至成化末，迄无宁岁。而是时满鲁都已衰弱，不知所终。其入寇者复称小王子、复称把秃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后也。与太师亦思马因不协，颇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慎报太师亦思马因死。”按《源流》载，永谢布(Yüngshiyebu)的伊斯满太师(Isama Taishi)，曾向满都古勒汗谗间博勒呼济农，把他赶走了。说：“遂遣伊斯满太师，率众往擒，济农逃避未获，遂掠其产，其锡吉尔福晋(Shiker Khatun)，永谢布之伊斯满太师占为妻。”后来伊斯满专权，郭尔罗斯(Ghorlos)的托郭齐实古锡(Toghoji Shigüshi)兴起义师平定了他。霍渥尔特(Howorth)认为这个托郭齐实古锡是后来出现在明人记录里的火筛(Hucshai)<sup>②</sup>，这是错误，或许是以前出现过的朵颜的脱火赤(T'o-huo-ch'ih)，也未可知。至少，这个永谢布的伊思 444 满太师是明人所称的亦思马因太师，是毫无疑问的。所谓永谢布，如后所述，在宣化、大同边外，是从今察哈尔(Chakhar)到苏尼特(Sünid)部一带地方。所遗幼稚被三卫虏众捕获，运往海西卖作奴隶一事，和《源流》里所说遭到郭尔罗斯部酋讨伐很接近，可知他在辽东边外打了败仗的状况。又《实录》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月壬申，镇守甘肃总兵官焦俊奏称：“哈密都督罕慎遣人来报，虏酋克舍并亦思马因已死，两部人马散处塞下。”许进的《平番始末》也说亦思马因的残余部属盘据在哈密北山，可能是在东边打了败仗的亦思马因逃归故土后死了。

<sup>①</sup>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一百八十册、成化实录卷二百四十、第2叶。“亦思马因为迤北小王子败走”句，影印本作“亦思马因而迤北小王子败走”。——译者

<sup>②</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



《蒙古世系谱》(卷四)载：“命郭尔罗斯部托和齐少师等，将兵征伊思满太师。即前此满都古尔汗前谗害巴颜孟可博尔呼济农者也。托和齐少师诛伊思满太师，而纳其妻郭罗代焉。”《蒙古黄金史》里还把参加这次讨伐的许多勇将的姓名都列举出来。

郑晓的《皇明北虏考》等所说：“虏中以太师官最尊，王幼，恐太师专权，遂不复设太师。”可能是指这一时期的情况。不过，后来还是常常设置了太师。

伊斯满(Isama)似乎并不和亦思马因完全一致。西方哈密北山出身的亦思马因必定是回教徒，他的名字无疑是 Ismail 的音译，而伊斯满(Isama)是蒙古把音译讹了。这种讹音，在《蒙古源流》和其他书籍里很多，象前面的马哈木(B. khamu 其实是 Mahmud)，后面的亦不刺(Ibiri 其实是 Ibrahim)等。

445 达延汗第二项事业是击退瓦剌。达延汗逐渐恢复了可汗的权威，在内部铲除骄臣之后，当然要对外防御强敌。击退瓦剌势力其实是最紧要的事。据《蒙古源流》记述：汗幼时，曾由满都海彻辰福晋先后征伐四卫拉特两次<sup>①</sup>。第一次：“将国王达延汗贮于皮柜内，以马负之，加兵于四卫喇特，大战于塔斯博尔图(Tas Bürtü)，胜之，掳获无算。”后来又兴兵伐四卫喇特，这次福晋坠马，赖战友援救才得以脱险。《蒙古源流》(卷五)载：

“迨后，兴兵往征四卫拉特，时满都海彻辰福晋坠马，洪奇喇特(Khonggirad)之额色垒太保(Eselei Daibu)，彻辰济古尔达尔罕(Sechen Jikhör Darkhan)，巴勒噶沁(Balakchin)之巴延布库(Bayan Böke)、阿苏特(Asud)之巴图博罗特(Batu Bolod)等四人保护，乘骑巴雅古特(Bayaghud)之上好黄马，卫之而出。”

塔斯博尔图位置不详，兴兵时间也不详。据《蒙古黄金史》说：“赛

<sup>①</sup> 卫喇特有四部，所以叫作四卫喇特(Dörben Oirad)，对此，称蒙古为四十蒙古(Döchin Mongghol)。常以都尔边(Dörben)表示瓦剌，以都沁(Döchin)表示蒙古。

音哈屯怀孕斡齐尔博罗特及阿勒楚博罗特九月时，征伐卫拉特。”坠马归来，“经一月，生斡齐尔博罗特、阿拉楚博罗特孪生子”<sup>①</sup>。如后所述，《源流》(卷六)说：“阿尔苏博罗特、斡齐尔博罗特二人系庚戌年生。”庚戌年应是弘治三年(1490)，倘若这个记述是正确的，那末这件事是在弘治初年。与瓦刺的冲突，此后还没断绝。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叙述当时形势说：

“〔成化〕二十三年，西番罕慎言，瓦刺有克舍太师，革舍太师。克舍死，其弟阿沙赤为太师。革舍弟阿力古多兀与阿沙赤相仇杀，遂西走据哈密。成化间，北虏大抵瓦刺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二种亦相继往来，恐中国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 446

自从宣德、正统以来，瓦刺强盛，到成化、弘治年间，还没有衰颓。但因瓦刺有内讧，强大势力一衰颓下来，所谓鞑靼部才获得了雄飞塞北的机会。前述弘治初年，小王子改称大元大可汗，来与明朝通贡，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然，《源流》也遗漏了它同瓦刺的争战，明人则因事出遥远边外，也难获知详实情况，仅窥知二三征候而已。例如《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记述弘治初年小王子以数万骑逼近大同塞时，马文升洞察当时形势说：

“文升谓：‘彼方败于他部，无能为，请密为备，而扬声而逼之，必徙去’。已而果去。”

这里所说的他部，究竟是指哪个部落，虽没有明说，恐怕不外是指瓦刺部。又《实录》弘治六年(1495)六月戊子，甘肃镇巡等官太监傅德奏报中，明确说：“况今北虏部落被瓦刺杀散，住牧宁夏贺兰山后。”又弘治九年(1496)五月己未条说：

“北虏遣使请入贡，引例欲偕三千人入京，大同守臣以闻。下兵部议，止许纳其一千人。未几，虏复言，瓦刺兄弟相攻，欲回兵袭之。至秋

<sup>①</sup> 小林高四郎《蒙古黄金史》第162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第48页，鲍登的书，第184—185页。

乃来贡。”<sup>①</sup>

这样,自也先以来一直很频繁的瓦刺通贡,到了弘治末年,几乎断绝了。《武备志》所引《职方考》记述达延汗势力的发展情形,说:“弘治间,有小王子,因瓦刺西徙,与土鲁番相仇杀,势渐强。”

447 瓦刺就是卫喇特,姑且不论,暂借《明史》(卷三二八)《瓦刺传》来看看它的末路。它说:

“自也先死,瓦刺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天顺中,瓦刺阿失帖木儿屡遣使入贡,朝廷以其为也先孙,循例厚赉之。又擄力克者,常与孛来仇杀。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来朝,其长曰克舍,颇强。数纠鞑靼小王子入寇。克舍死,养罕王称雄,拥精兵数万。克舍弟阿沙为太师,成化二十三年,养罕王谋犯边,哈密罕慎来告,养罕不利去,憾哈密兵,还掠其大土刺。弘治初,瓦刺中称太师者,一曰火儿忽力,一曰火儿古例温,皆遣使朝贡。土鲁番据哈密,都御史许进以金帛,厚啗二部,令以兵击走之。其部长卜六王者,屯驻巴思阔。正德十三年,土鲁番犯肃州,守臣陈九畴因遣卜六王彩币,使乘虚袭破土鲁番之城,杀虏以万计。土鲁番畏逼,与之和。嘉靖九年,复以议婚相仇隙。土鲁番益强,瓦刺数困败。又所部辄自残,多归中国。哈密复乘间侵略,卜六王不支,亦求内附,朝廷不许,遣出关,不知所终。”

总之,从达延汗时,瓦刺日趋衰弱,确是事实。

《蒙古世系谱》(卷四)记述这次战争的结果说:

448 “后即位,欲报先世之仇,征威勒忒(Oirad)国,步卒牛军先三日启行,汗同满都海赛音哈吞,亲统骑兵,使克式克滕部之阿来通开道,至忒思布尔都之地,与威勒忒战,大胜之。服其四万威勒忒。下令威勒忒国将领,嗣后房舍不得称殿宅,冠缨不得过四指,居常许跪,不得坐,食肉许啮,不得割,改乌苏克(üsük)(酸奶)之名为扯格(chige)。其部众以食肉用刀跪请,许之。余悉如令。威勒忒至今,犹奉行焉。”

这段文字颇多夸张,年月也不确切。威勒忒即卫拉特,忒思布尔都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百六册、弘治实录卷百十三、第4叶,“下兵部议”,作“下廷臣议”。——译者

就是前述《源流》里的塔斯博尔图。威勒忒遭受这样折磨是后来的事,总之,这里是说他们慑服了。

以下试引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弘治十年(1497)条,载:

“是年,虏火筛强,结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归正人言,虏谋深入,敕侍郎许进督军,刘大夏转饷御虏。”

又弘治十二年(1500)条载:

“五月,火筛入大同、宣府塞。火筛本小王子部落,强悍,既屡寇边,获财畜,日强盛跋扈,与小王子争雄长,数寇近边,京师戒严。”

弘治十四年(1501)条也说:“八月,火筛入花马池塞,至固原,大掠人畜,杀吏民”等。

所称火筛是谁呢?《名山藏·鞑靼传》解决了这个疑问。它说:

“火筛者脱罗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诸部,屡寇边,获财产,日强盛。与小王子争雄长。”

倘若是知院脱罗干,那就是曾经协助亦思马因打倒札加思兰的那个人。火筛就是《蒙古源流》(卷五、六)里所说的土默特蒙郭勒津察库特(Tümed Monggholchin Chegud)的科赛塔布囊(Khosai Tabunang)<sup>①</sup>。科赛塔布囊曾娶故可汗满都古勒的遗女伊锡克(Ishige)公主为妻,并曾养育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别,是他的儿子衮必里克济农的舅父。从《源流》来看,根本没有和达延汗争斗过,但他的领地土默特蒙郭勒津不久便归入可汗儿孙的手里了。这事后面还要叙述。《蒙古黄金史》没有出现科赛的名字,但记述了征伐蒙郭勒津战役,想是指这件事。据《源流》载,科赛塔布囊直到达延汗征伐右翼时还在,但据《实录》载,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以后,就不见这个名字了。想是这时已经死了。

449

其次,达延汗的征伐是镇压右翼。札加思兰和亦思马因相继被

<sup>①</sup> 塔布囊是驸马的意思,蒙古语的驸马原来叫 Kürgen。从这时候起才叫塔布囊,例如:和赛塔布囊(满都古勒之婿),巴噶逊塔布囊(达延汗之婿)。《武备志》说:“官家女婿,他不浪。”据王士琦的《三边筹俎考》说:“倘不浪,是王子家女婿,即仪宾。”

诛以后,野也克力的酋长是亦不刺因(Ibrahim)王,性强悍,曾烦可汗亲征数次。野也克力亦不刺因王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实录》是弘治五年(1490)十月乙卯条。弘治八年六月遣使通款肃州塞。为了躲避迤北大达子的劫杀,请求住牧近边,且请入贡互市,没有得到许可便走了。但据《明史·鞑靼传》(卷三二八)条载如下:

“北部亦卜刺因王等入套住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

这个北部亦卜刺因王当然就是北虏野也克力的酋长亦卜刺因王,也就是后来的强酋亦卜刺。这点可由后来亦卜刺动辄逃往西方甘肃边外的事实来推定。尤其按《实录》嘉靖三年(1524)十一月己巳,兵科都给事中郑自璧等所说:“达贼亦卜刺、阿尔秃斯与土鲁番的速坛阿黑麻、真帖木儿兄弟乃先世亲族”,<sup>①</sup>可以证明无疑。因为土鲁番与野也克力是邻部,早就有通婚连姻的关系。亦卜刺的  
450 名字,始见于《实录》正德六年(1511)六月以后,其实,在这以前,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侵入延绥木瓜山等处,被总兵官马昂打败的虏酋升孛来,也就是他。升孛来这几个字,当然象《名山藏》、《明史·鞑靼传》等所载,是亦孛来的误写,且《明史》(卷一八五)《黄珂传》也明确写作亦卜刺,无疑就是亦卜刺。想来亦卜刺或亦不刺都是亦不刺因的略译,因而有时也写作亦孛来。

关于亦不刺背叛小王子的经过,前引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载:

“正德间,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太师亦不刺弑阿尔伦,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虏,自亦不刺始也。”

叶氏的《四夷考》还记载了一些后来的事如下:

“其年(正德四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与火筛仇杀,火筛死。复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杀之。亦不刺惧,拥万众掠

<sup>①</sup>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百六十八册、嘉靖实录卷四十五、第5页,原文是“达贼亦卜刺、阿尔秃斯窜伏西海、尤号凶黠,与土鲁番二酋,先世亲族”。——译者

凉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夺其诰印,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虏。别部阿尔秃斯与亦不刺合,日与小王子寻兵。败则掠边,破堡寨五十余,杀兵千余,杂畜粮械,死亡无算。守臣辄以捷闻。”

在探讨这事以前,先按《蒙古源流》(卷六)摘其大意:

“伊思满太师被诛后,达延汗权威渐立。右翼诸部亦有通者,来请置济农于彼等之上以统辖之。达延汗大悦。与众议,封次子乌鲁斯博罗特(Ulus Bolod)为右翼济农,遣赴鄂尔多斯(Ordos)。然右翼强酋有不悦者, 451以永谢布伊巴哩(Ibiri)太师、鄂尔多斯满都赉阿固勒呼(Mandulai Aghulku) 等为首,弑乌鲁斯博罗特,遂兴兵叛乱。于是达延汗亲征,始则骇于牧牛蹄声而无功退还,后复大举讨之,使喀尔喀击土默特,察哈尔当永谢布,乌梁海当鄂尔多斯。巴尔斯博罗特奋战击敌,敌降,右翼三万户悉从,逆杀满都赉于阿津柴达木上,使伊巴哩败走白帽哈密城,收服其众,凯旋而归。乃以巴尔斯博罗为右翼济农,其他有功诸将,悉予褒赏。”

这是可汗最大一次征伐,终于确立了可汗的地位。其结果,对以后的形势影响很大。关于这事,《源流》和其他《蒙古黄金史》、《蒙古世系谱》等所记最详,明人的记载也比较丰富,其原因可谓就在这里。

现在看来,野乜克力太师亦卜刺无疑就是永谢布的伊巴哩太师。鄂尔多斯的满都赉阿固勒呼当然是明人记录里出现的别酋阿尔秃斯。但令人费解的是,说鄂尔多斯(Ordos)乃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灵庙所在地,说是所以才名叫鄂尔多斯,这就是所说当时已经有了这个名称。霍渥尔特(Howorth)认为满都赉即满都鲁<sup>①</sup>,《今言类编》里说:是“小王子之弟阿尔秃斯”<sup>②</sup>,当然都是误解。阿尔秃斯、鄂尔多斯是同音异译,前者可能是根据地名给满都赉起的绰号。据嘉靖三年十一月己巳郑自璧的说法,阿尔秃斯似乎和亦不刺一样出身于哈密北山部落。但据明人记录,亦不刺、阿尔秃 452

①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171页。

② 说是“小王子之弟阿尔秃斯”,大概是把后来的鄂尔多斯部误认为是小王子的弟系的缘故。

斯这时都没有死,后来,达延汗的儿孙还长期兴师讨伐过他们。因此,《源流》所说这时讨灭了满都赉,使伊巴哩走死的说法,都是附记后来的事情,并非当时的事实。

又所谓小王子三子之中,阿著是下文里吉囊、俺答之父,无疑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满官嗔就是蒙郭勒津,如后所述,是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Arsu Bolod)。这样一来,阿尔伦是长子,是下文所说的卜赤、乜明之父,也就是长子图噜博罗特。这样说来,并没有被亦不刺弑死。伊巴哩所弑的是次子乌鲁斯博罗特。看来,明人因为长子图噜博罗特还没有显露头角就去世了,便误认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长子;后来也被弑毙命,便把前者的两个遗孤误认为后者的遗孤了。只是为何把这两个人叫作阿尔伦和阿著不详。张天复的《皇輿考·四夷》条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鞑靼传》都写作阿尔伦(论)台吉和阿著卜孙(孩)。

最后,关于这次战役的年月。赵时春的《北虏纪略》<sup>①</sup>写作弘治末年;叶氏的《四夷考》、《名山藏》、《今言类编》说是正德四年;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说是正德七年,全都错了。应该照《明史·鞑靼传》是正德五年(1570),尤其是该年下半年。《武宗实录》正德七年十一月乙未,巡按陕西御史成文奏报说:

“自六年正月以来,虏酋阿尔秃斯、亦卜刺为小王子所攻,部众奔甘(州)、凉(州)、永昌、肃州等处驻牧。”

453 又正德九年秋七月庚午条载:

“虏酋阿尔秃斯、亦不刺等自正德五年以来,避小王子,引众至凉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台、镇夷、肃州,联络驻牧。”

于是,完全征服右翼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不久,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便代其亡兄任右翼济农,占据了鄂尔多斯地方。

<sup>①</sup> 《北虏纪略》一般说是汪道昆所著,实际是赵时春著,参看和田清《北虏纪略考》(《东亚史论丛》第550—551页)。



这次战役以后，论功受奖的人们究竟是否受到赏赐，不得而知，但从这里可以看到达延汗时代的内部情况，因而略试探讨。《源流》本文说：

“因巴尔斯博罗特带右翼三万人投来，即令为管右翼三万人之济农，并授赛音阿拉克为管三万人之济农。其资送博勒呼济农之四人，帮助满都海彻辰福晋之四人，以及效力于赛音阿拉克之七人，获持达延汗被掳时之唐拉噶尔之特穆尔哈达克，戕害阿巴海时，谏劝之哈尔噶坦拜音珠固尔达尔罕，给与阿巴海上好沙马乘骑之洪吉喇特之巴图鲁库哩逊，给与阿巴海顺刀，获卫阿巴海之格伦诺延、鄂尔多郭特太师，射穿伊巴哩腹之巴雅里衮达尔罕，领头目七十人入队左翼三万人内五人以下，凡有出力一切人等，俱赏给岱达尔罕名号，敕谕金印。其扎鲁特之巴噶逊达尔罕塔布囊，以满都海彻辰福晋所生之图鲁勒图公主降焉。”

巴尔斯博罗特做了右翼济农，自不必说。“其资送博勒呼济农之四人”就是从卫拉特人手中救出达延汗之父博勒呼济农的四个人，均见于《源流》前引条里，但多已死去已久。所说“帮助满都海彻辰福晋之四人”，是前述满都海彻辰福晋征伐卫拉特落马时，救她出险的四个人，前面已经谈到。“效力于赛音阿拉克之七人”，就是这次 454 战役前从敌人手里把赛音阿拉克送到达延汗那里的七个人。所称“护持达延汗被掳时之唐拉噶尔之特穆尔哈达克(Temür Khadak)，是达延汗幼时抚育他的人们；戕害阿巴海时谏劝之哈尔噶坦拜音珠固尔达尔罕(Bainchukhur Darkhan)，是伊巴哩、满都赉谋叛时谏阻的人；所说“给与阿巴海上好沙马乘骑之洪吉喇特之巴图库哩逊(Baghatur Kürisün)，和“给与阿巴海顺刀，护卫阿巴海之格伦诺延，鄂尔多郭特太师”<sup>①</sup>，是当时阿巴海即乌鲁斯博罗特遇弑时设法援救他的人们。其次的“射穿伊巴哩腹之巴雅里衮达尔罕”是

<sup>①</sup> 汉译本“格伦诺延鄂尔多郭特太师”的格伦诺延并非人名，应译作“家的诺延”……(江实的说法)，鄂尔多郭特太师应改作鄂尔多斯特穆尔太师(《笺证》的说法)都应该照办。鄂尔多斯的特穆尔，在这以前就因功叙位太师。(参看江译《蒙古源流》卷六、注13；《蒙古源流笺证》卷六)。

这次战役前不久，有个图默特的名叫巴雅里衮(Bayalikun Darkhan)的人，射伤了伊巴哩腹部，因功而受赏赐。

其他一切出力的人都赐给岱达尔罕名号，并谕敕金印。所谓达尔罕是取得免除课役特权的人。这个喀尔喀札鲁特之巴噶逊达尔罕(Baghasun Darkhan)，是在这次战役中勇名威振的人，达延汗便将唯一的女儿图噜勒图公主(Töröltü Günji)下嫁给了他。这些都是和这次战役有关的人们，此外，象资送过博勒呼济农，养育过达延汗，以及征伐四卫拉特时援救过满都海彻辰福晋的人们，都是最有功迹的。

据《蒙古源流》说，达延汗最后一次征伐是讨灭乌梁海万户。乌梁海(Uriyangkhai)一向是可汗的属下，征伐右翼时也曾有助劳，但到这时，它的首首格根丞相(Gegen Chingsang)等阴谋背叛，遭到达延汗的亲征而溃灭，残余部众被分配到其他各部。《蒙古源流》(卷六)记述这事甚详，说：

455 “时，乌梁海格根丞相、托噶台(Toktai)、哈喇呼拉特(kharakhula)为首，以乌梁海万人谋叛。达延汗率察哈尔、喀尔喀两部落之兵往征之。并致信于巴尔斯博罗特济农之子，带右翼三万人，前来攻入。遂与乌梁海万人交战。左翼三万人内，则有喀尔喀札鲁特之巴噶逊达尔罕塔布囊(Baghasun Darkhan Tabunang)、察哈尔札固特赛音彻格济之子讷克贝昆都楞哈什哈(Nekebei Köndölen Khashagha)二人，右翼三万人内，则有鄂尔多斯哈尔噶坦拜音珠固尔达尔罕(Bainchukhur Darkhan)、土默特杭锦之阿勒楚赉阿固勒呼(Aljulai Aghulkhu)二人。此四人与头队之兵拒战，破乌梁海大队，收其余众，并入五万人内，称为六万人。此达延汗将六万人全行收服，致蒙古国于太平之原委也。”

又《蒙古世系谱》(卷四)也记述这事说：

“后无量汉之格寒丞相、哈拉呼拉又叛，汗复亲剿灭之。乃以无量汉之众，分附于众部落，而灭其所有图相之名。于是治定功成，修明国政，与众部落同我太平。汗在位七十四年，寿八十而崩。”

即打败乌梁海万户(Tümen 图相)，把它的残余部众分配属于其他

各部,是这段的要点。

所说乌梁海(无量汉),一是《明史》里有名的兀良哈,分为三卫,割据兴安岭以东的蒙古别种。依势或属于蒙古,或通中国,常处于半独立状态。但达延汗所讨伐的并不是这个兀良哈,而是另一个居于北方的兀良哈的别种。关于这个兀良哈别种,以后还要详细论述。例如: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北有兀良罕营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岷峨山人的《译语》说:“北曰兀良哈, 456 甚骁勇,负瀚海而居,虏中呼为黄毛。”又说:“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质并同,但戴红帽为号。兵合不满数万,好畜马驼,小王子辈利其所有,累岁侵夺,战死者过半,余则引与俱归”等。据《蒙古源流》说:达延汗的次妻苏密尔福晋(Sümer Khatun)是札赉尔(Jalair)的呼图克实古锡(Khutuk Shigüshi)之女,而《蒙古世系谱》(卷四)却说是“无量汉呼图克少师之女萨睦尔哈吞”。即札赉尔部就是兀良罕。成吉思汗的名臣札刺亦儿部的速不台确是兀良罕人,但它是元初住在外蒙古斡难河畔的部落。它什么时候南下,到内蒙古北方负瀚海而居的呢?所谓北方和西北的兀良罕,大体上想是居住在现今乌喇特(Urad),茂明安(Maghu Mingghan)、四子部落(Dörben Keüked)、和阿巴噶(Abagha)、阿巴哈纳尔(Abaghanar)的北部,当然靠近鄂尔多斯(Ordos)部。《源流》记述乌梁海和鄂尔多斯很亲密,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而达延汗征伐了这个兀良罕(乌梁海)。至少,叶氏的《四夷考·北虏考》所说:

“异种黄毛者凶悍,不能别生死,众少于三部(小王子和吉囊、俺答),虏或时深入,黄毛辄从后掠缴,取子女玉帛,虏苦之。因合兵急击,大破,臣黄毛。以是无内顾,得专事我。”

恐怕就是这个兀良哈。岷峨山人的《译语》说:

“蒙古旧无诞诈,今亦不然。小王子集把都儿、纳林台吉、成台吉、血刺台吉、莽晦、俺答、己宁诸酋兵,掠西北兀良哈,杀伤殆尽,乃以结亲给

其余，至则悉以分诸部。啖以酒肉，饱尽杀之，此其一事也。”<sup>①</sup>

457 这是用了些诡计，有失公道。《蒙古源流》也说：“并致信于巴尔斯博罗特济农之子，带右翼三万人，前来攻入。”可见当时也动员了右翼的兵力，如后所述，把都儿等都是右翼酋长。其名次顺序看来颇失长幼之序，但从他们的住地距离可汗根据地的远近顺序看来，可以得到说明。其中至少己宁(济农)、俺答、把都儿等都是巴尔斯博罗特之子，分别生于正德元、二年和五年之间。这些酋首已在战场上活跃，肯定是在嘉靖十年前后的事。

又据明《实录》嘉靖七年(1528)八月癸丑条说：“近据走回军人王毛娃子称：小王子欲驱套虏东渡，击黄毛达子。云云。”那末，达延汗征讨兀良哈当在这时，也未可知。当时达延汗已经收服的地区，大体是今乌喇特、茂明安、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等北方地区。

《蒙古黄金史》记载达延汗时代的事，第一列举进攻卫喇特；其次记述收服蒙郭勒津；第三胪列征伐伊思满，再次记载讨灭卫郭尔沁，第五记述合并伊巴来等右翼。但所称卫郭尔沁就是札加思兰，这是前一代的事，并非达延汗的功绩。《蒙古世系谱》里也是第一记述击败威勒忒即卫喇特，第二记述诛伐伊思满太师，第三记述合并永谢布的义巴来(伊巴哩)太师、鄂尔多斯的满都赖阿噶尔固等右翼，最后记述讨灭无量汉的事。两者互有出入，本书依据《源流》加以斟酌，记述(1)征讨永谢布，(2)击败瓦剌，(3)合并土默特，(4)合并右翼和(5)讨灭兀良哈等五次征战。这些可能是达延汗的主要征战，大体在成化六、七年到嘉靖初年之间，而且这已平定了内

458

---

① 按《译语》丛书集成影印纪录汇编本、第50—51页，“蒙古旧无诞诈，今亦不然”作“蒙古一部落，最朴野，无书契，无文饰，无诞妄。(如云不攻某堡，信然。)近亦狡诈甚矣。”又“血刺台吉”下有注，说是“(部下着黄皮袄为号)”。又“俺答”作“俺探”，“饱尽杀之”，作“醉饱后，皆掩杀之”。——译者

蒙古,并没有深入到河西地方,更没有达到外蒙古<sup>①</sup>。

综合以上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这几次用兵大都是从东方出发向西进军。而且主要是扫荡别的部族而树立纯粹的蒙古势力。这种大形势,按明人的零星记载看不出来,但一参考《蒙古源流》等各种蒙古方面的记述,大致可以明确。总的说来,达延汗的势力最初起于锡林郭勒(Shilin Ghool)盟地方,后来讨伐永谢布的伊思满,平定了今察哈尔地方,通过前后几次战争,击退了瓦剌势力,不久又收服了土默特(Tümed),获得了察哈尔西邻的乌兰察布(Ulan-chab)盟地方。然而右翼势力一时还没有溃灭,待亦不剌、阿尔秃厮复兴,可汗便竭尽全力来平定这一地区,于是才收服了内蒙古的偏西地方。这次最后战役关系如何重大,从最后达延汗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对全蒙古宣布汗号,便可了解。后来兼并兀良哈一部,可能是政权确立的余波。至于他所诛除的,瓦剌固然不用说,就是亦思马因、亦不剌、阿尔秃厮和兀良哈等,全都是蒙古的别种。到此,内外仇敌悉被清除,达延汗的威力遍及内蒙古全部和外蒙古的(偏东)一部分。仅河西、青海地区还有野乜克力的残余,外蒙古大部分,还有和林(Khara Khorum)、巴里坤(Bar Kül)、以及迤西地区的瓦剌部。但此后可汗的兵力除侵寇明廷外,并没有动用。倘若从他的势力范围的大小来说,毕竟还不及前一时期也先势力的一半,但它的优点在于内部统一的巩固,可汗毕生的努力可以说就专 459 注于芟除其势力范围内的异己分子。可汗还有一项功绩,那就是最后和平地分封了诸子。正是这次分封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成立的起源。以下分章详细论述此事。

---

<sup>①</sup> 关于达延汗的根据地,弘治十二年五月乙丑,兵部复奏说:“北虏部落,往年春过河未久,即趋东北驴驹河,住牧过夏。”东北驴驹河即额鲁伦河(Kerülen),说是趋额鲁伦河河畔,是否真的如此呢?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兵部复奏说:“往年小王子部落,冰冻则西入河套,河开则东过大同,或间来朝贡,或时有侵犯。”这可能是真实情况。

#### 4. 分封诸子

关于达延汗的诸子的问题，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〇六)《镇戍山西》条所引《职方考》里概述如下：

“弘治间，有小王子，因瓦剌西徙，与土鲁番相仇杀，势渐强，其子歹颜罕亦称小王子，有子十一人。”

叶氏《四夷考》的《北虏考》里，还详述说：

“是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黄金犀毗，稍厌兵。其连岁深入，蹂西北边，皆其别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为从父行。其大父曰歹颜哈，有十一子。次曰赛那刺，有七子，长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袄尔都司，直关中。俺答壁丰州滩，直代、云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万骑。其弟老把都亦数万骑，壁张家口。诸昆从百十，皆有分地。率盗边自肥，日益强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约束。小王子亦徙壁东方，直蓟辽，号曰土蛮。”

这里叙述了很久以后的事，郑文彬的《筹边纂议》(卷一)《历代夷名宗派》、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北虏各支宗派》亦都类此。肖大亨的《北虏风俗》(《夷俗记》)所附《北虏世系》记述极详。现在拿来和《蒙古源流》所传，比较一下。

460 《蒙古源流》(卷五)历数达延汗诸子说：

“其后，满都海彻辰福晋一乳生图噜博罗特(Törö Bolod)、乌鲁斯博罗特(Ulus Bolod)二子。其次一乳生图噜勒图公主(Töröltü Gunji)与伯尔色博罗特(Bars Bolod)二人。次生阿尔苏博罗特(Arsu Bolod)一人，又其次一乳〔生〕阿勒楚博罗特(Alchu Bolod)、斡齐尔博罗特(Wachir Bolod)二子。”

这里还漏掉了阿尔博罗特(Ara Bolod)，这七个儿子称作七博罗特<sup>①</sup>。这也许是由于母亲体质关系，生了好多孪生子。《源流》还

<sup>①</sup> 博罗特，蒙古语是钢铁的意思。彻辰福晋为她的孩子们前途祝福，七个儿子都起了带博罗特的名字。据《源流》说：福晋将和达延汗结婚时，就在神前盟誓，愿储此诸子(《东蒙古史》第181—182页，注27)。

继续说:

“其札賚尔(Jalair)呼图克实古锡(Khutuk Shigüshi)之女苏密尔福晋(Sümer Khatun)生格呼博罗特台吉(Gere Bolod)、格呼森札台吉(Geresanja)二人,卫喇特(Oirad)巴图特巴葛尔观(Baghatud Bagharkhan)鄂托克之阿拉克丞相(Alak Chingsang)之子孟克类阿古勒呼(Manggilai Aghulkhu)之女古实福晋(Küshi Khatun)生鄂卜锡袞青台吉(Ubshighun Ching Taiji),格呼图台吉(Geretü Taiji)二人,共(历)十一汗”<sup>①</sup>

这四人是异腹子。《蒙古世系谱》和《黄金史》把这札賚尔的呼图格实古锡说成是无量汉(兀良哈)的呼图克少师。札賚尔就是兀良哈。卫喇特的阿拉克丞相恐怕就是杀也先的阿拉克丞相(阿剌知院)。满都海彻辰福晋是恩袞(Engküd)绰罗克拜特穆尔丞相(Chorokbai Temür Chingsang)之女,由此可知当时通婚的范围。关于这些儿子的长幼有些不同,但可略知一斑。后一条又说:

“其子图噜博罗特、乌鲁斯博罗特二人系壬寅年(1482)生,图噜勒图公主、巴尔斯博罗特二人系甲辰年(1484)生,阿尔楚博罗特、斡齐尔博罗特二人系庚戌年(1490)生,札拉尔福晋所生之格呼博罗特系壬寅年(1482)生,格呼图台吉系辛亥年(1491)生。”

这里遗漏了几个儿子,但仍可推算出他们的年龄。

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北虏各支宗派》里说《住三间房義(义)汗家达子宗派》有:

“初代哈喇哈处那言生	二代哈利巴那见生
三代卜儿户吉囊生	四代答言罕生
五代哈不害罕生	六代卜着罕生
七代来宋汗生三子	八代长子土蛮罕生一子
九代不燕台吉 <sup>②</sup>	

<sup>①</sup> 这里,汉译《源流》作“共历十一汗”,江实的译文也作“直到十一汗……”,但德译本译作“in allem elf Prinzen”;《蒙古源流笺证》也作:“尔田案,当作共生十一汗。”当然,这是正确的。

<sup>②</sup> 按《登坛必究》万历刊本、卷二十三、第97叶,“二代哈利巴那见生”作“二代哈利巴那言生”。——译者



这里错字和脱误很多。所说“住三间房义汗家达子宗派”，就是察哈尔(叉汗)家族的家谱。其七代来宋汗应是七代打来宋汗的脱误。初代哈喇哈处那言和二代哈利巴那见是《源流》中的阿噶巴尔济济农和哈尔固楚克台吉。三代卜儿户吉囊是博罗勒呼济农。四代答言罕即达延汗。五代哈不害汗是阿不亥汗，也就是巴尔斯博罗特，但实际这里应该插进没有即汗位的图噜博罗特。六代卜着罕就是博迪汗(卜赤汗)，七代来宋汗即达赉孙汗(打来孙汗)，八代土蛮罕是图们汗，九代不燕台吉是布延台吉。

462 据《北虏世系》说：歹颜哈十一子，长曰铁力摆户，即图噜博罗特，次曰五路士台吉(乌鲁斯博罗特)不嗣，三曰赛那刺，即巴尔斯博罗特。以下四子我折黄台吉(阿尔萨博罗特)，五子阿赤赖台吉(斡齐尔博罗特)、六子纳力不刺台吉(阿尔珠博罗特)、七子那力不赖台吉(乌巴伞察)、八子称台吉(阿尔博罗特)、九子克列兔台吉(格呼图台吉)不嗣，十子五八山只台吉(格呼博罗特)、十一子格列山只台吉(格呼森札台吉)<sup>①</sup>。长子壬寅(成化十八年,1482)生、末子辛亥(弘治四年,1491)生。

《蒙古源流》(卷六)在达延汗之后，接着由图噜博罗特叙述博迪汗、达赉逊汗、图们汗等可汗嫡系世代以后，还叙述了分封其他一些儿子说：

“次子乌尔斯博罗特无子。今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统率右翼三万人之众，阿尔斯博罗特墨尔根鸿台吉统率七土默特，阿尔珠博罗特统

---

<sup>①</sup> 格列山只在这个表里列为季子，清张穆在《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里，假定达延汗在外蒙古有根据地，说：“独其季子格呼森札札赉尔琿台吉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云云。”但当时蒙古是由长子继承，季子不与焉。何况格列山只也不是季子。此表列为季子，是依其生母来排列的，与其兄格列博罗特——兄弟中最年长的相比，格列山只可能也相当年长。《源流》里列举分封诸子处，也把他列在相当高的地位，值得参看。《蒙古世系谱》的排列是：长子图鲁博罗忒，次子乌鲁思博罗忒，三子巴尔思博罗忒，四子阿尔思博罗忒，五子鄂济尔博罗忒，六子阿尔楚博罗忒，七子阿尔博罗忒，八子格呼三札，九子格勒，十子噶鲁帝台吉，十一子五巴三察育台吉。

率内五鄂托克喀尔喀，格呼森札统率外七鄂托克喀尔喀，斡齐尔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八鄂托克克什克腾，格呼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敖罕、奈曼，阿尔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浩齐特，乌巴伞察统率阿苏特、永谢布二处，其格呼图台吉无子。”

这十一个儿子中，长子图噜博罗特的后裔世袭汗位，次子乌鲁斯博罗特和季子格呼图台吉无嗣绝后，其余八个儿子都是达延国所建的藩王。首先封巴尔斯博罗特领济农为右翼三万户之长，所据地域是河套即鄂尔多斯地方。《蒙古源流》其他条中也常提到，当不会错。所谓阿尔萨博罗特的七土默特，可能是今归化城方面；阿尔珠博罗特的五内鄂托克喀尔喀<sup>①</sup>，是今巴林、札鲁特两部地方。格呼森札是后代外蒙古喀尔喀四部的远祖。所谓当初外七鄂托克喀尔喀似乎只限于外蒙古的东部。斡齐尔博罗特以下的察哈尔的克什克腾、敖罕奈曼和浩济特等都在后世同名地方附近，乌巴伞察的阿苏特、永谢布大约在苏尼特部以内。

463

这种形势，后来长期支配着蒙古部落的形成，但是王位血统之间也往往不免有断绝或改变。因为自达延汗死后，右翼济农的权势日益强盛，兼慑吞并的结果，动辄威胁到左翼可汗本宗。左右两翼竞争，结果便引起了可汗的东迁。关于小王子本部的东迁，当另行详述。关于右翼济农强盛，如何进行兼并，依下引《源流》中巴尔斯博罗特诸子分封地的记载，大致可以明确。

“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占据鄂尔多斯万人而居。阿勒坦汗占据十二土默特而居，拉布克台吉占据土默特之乌古新而居，巴雅思哈勒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巴延达喇占据察哈尔之察罕塔塔尔而居，博迪达喇占据阿苏特、永谢布而居之，塔喇海幼死。”

除长子衮必里克承袭他父亲巴尔斯博罗特的故地以外，次子阿勒

<sup>①</sup> 所谓鄂托克，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说：“是出自粟特语 Otāk 的蒙古语，是与地域有关的词，作为军事用语，和 Khoshighun 同样使用。”原书用作相当于明人所用部以下的营的意思。关于这时期的蒙古社会与文化，余元盦氏有极简要的叙述。（《内蒙古历史概要》第 86—88 页）

坦汗和三子拉布克(Labuk)台吉占据着叔父阿尔萨博罗特的故地土默特,四子巴雅思哈勒(Bayaskhal)和六子博迪达喇(Bodidara)同样夺占了叔父乌巴伞察的故地阿苏特、永谢布。又四子巴延达喇(Bayandara)还新占了察哈尔的察罕塔塔尔地方。到这时,当初仅由济农管辖的右翼三万户地方自不待言,就连东边毗连的土默特、阿苏特、永谢布地方也都变成右翼一家的私领了,可见它的势力反倒延伸到了左翼察哈尔地区。从此以后,整个明代以至清初经略蒙古时期,这种形势没有多大变化。明嘉靖中叶,中原有识之士有的也看到这种事实,把它都记录下来。

## 5. 两种记录

明人记录里概述当时蒙古情况的有两种。我们用这些来补充、考证《蒙古源流》的传说,从而可以了解蒙古的形势。其一是《纪录汇编》(卷百六十一)所刊岷峨山人的《译语》。岷峨山人何许人也不详,但《译语》里或者说:“予嘉靖癸卯夏,奉命守口北道”,或者说:“予嘉靖甲辰春,与元戎袭虏至此。”又说:“已上所说,于宣府特详,以予官守所在”等等。由此可见,作者是嘉靖二十二、三年间宣府口北道的守臣无疑。据茅元仪的《武备志》(卷百九十七《方輿》九)《山西督抚监司》条说:“分守口北道一员,驻扎宣府镇城,兼理兵备。”试看清康熙五十年陈坦等所修《宣化县志》,卷十八《秩官志》里列有:“明、分守口北兵备道”“刘钦顺,湖广石首人,‘嘉靖’二十年任。苏志皋同安人,二十二年任。辛童章邱人,二十六年任。”<sup>①</sup>这里所列的道员,无疑就是苏志皋。又据明《实录》载有嘉靖二十三年春三月北虏五百余骑入寇龙门所,总兵官却永、副总兵崔天爵、参将刘环等击退的记录。这里并不见苏志皋的名字,但从《译语》说“予嘉靖甲辰春,与元戎袭虏至此”看来,可见志皋当时也曾领兵和总兵官(元戎是总兵官的雅称)一同到过这里。清陈田的《明

诗纪事》(《戊签》十八)里有《苏志皋传》，说：

“志皋字德明，固安人，嘉靖壬辰(十一年)进士，除浏阳知县，改进贤。征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庐凤佾事，历山西参议，陕西副使，谪河州知州，迁陕西佾事，历山西副使，陕西参政，山西按察使，进布政使，以佾都御史巡抚辽东，进右副都御史。有《寒邨集》四卷。”

按当时同是一个道台出任按察使的次级官员副使、佾事时，叫作分巡道，分守道只限于布政使的次级官员参政、参议。因此，志皋任分守口北兵备道可能是首次任山西参议的时期。又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载，志皋号寒村，是否别号岷峨山人，反而不详。但试想出身直隶固安的志皋，几次到陕西(包括现今甘肃)去做官，还曾一度做过岷山山北的河州的知州，其自负岷山峨嵋山雅号，可能会从这个缘由来的。据《千顷堂书目》说：志皋还著有《固安县志》和《益知录兵类》等。从他的嗜好来说，著述象《译语》之类的好书，当然并非偶然。

《译语》的记述颇长，因为重要，兹照录如下：

“胡虏割据北荒，名称不一，往昔不暇数矣。今东巡密云者曰花当，其首首名革兰台者，近袭都督，每以藩篱自负。……曰呆留。东北曰把儿威，曰塔崩，曰祖希，曰莽晦，尚未纳款，各去塞数千里，务稼穡，不事剽掠。尚与大虏(虏中谓小王子一枝为大虏)略同。但塔崩、祖希，行则以桦皮为楼车。北曰兀良哈(哈一作汗)，甚骁勇，而负瀚海居，虏中呼为黄毛(亦称花当为黄毛)。予尝见一降者，黄鬣鬣，发如植竿，其睛亦正黄，轻锐赳健，莫与伦比。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质并同，但戴红帽为号，兵合不满数万，好畜马驼。小王子辈利其所有，累岁侵夺，战死者过半，余则引与俱归。曰把儿户，虏中呼为黑达子，好战斗，兵至数万，以镞铁为刀。曰纳(平声)逊纳不孩，亦小王子宗党。与吉囊、俺答、阿不孩辈，兵至数十万，常据河套，与榆林、固原、宁夏诸边相望。曰瓦刺答里巴，曰尾白儿丞相，与甘凉诸边相望。传闻，犬羊之性，喜怒不常，利害相争，则吞噬不已，故大虏不敢凭陵中夏者，正虞诸胡之蹶其后也。近闻，莽晦、兀良哈、尾白儿丞相诸部落，皆为小王子所兼并。……或曰，别有阿骄一部落，虏中称为红帽达子，其多寡与居处，未详。喜盗，小王子辈

患之。曰阿刺慎，曰莽观镇，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住牧，云是分地也。牛羊多于马驼，不时为患，若大举入寇，必纠套虏以恣猖狂，小王子不与也。”<sup>①</sup>

总之，《译语》所述，无疑是嘉靖二十二、三年间分守口北道时所获的知识，其精细详密颇为可贵。正如著者所说，笔录随时见闻的结果，惟嫌缺乏严整。尤其所述邻近各部族不甚详密，记录达延汗苗裔小王子宗党部落较为简略，是它的缺点。但还偶尔谈到当时小王子一族还处在浑一融洽的状态，连同其他显然的错误看来，足以窥知当时明人的知识，饶有兴趣。

比起下引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北虏考》的一节，互有长短，可资参考。

467 “众立卜赤，称亦可罕。亦可罕大营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又东有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冈留部营三，其酋满会王。罕哈部营三，其酋猛可不郎。尔填部营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万人。居沙漠东偏，与朵颜为邻。西有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应绍不部营十。曰阿速、曰哈刺慎，曰舍奴郎，曰孛来、曰当刺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属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无几。唯哈刺嗔一营仅全。阿尔秃厮部营七。故亦属亦不刺。今从吉囊，合为四营，曰孛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众可七万。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合为六营，曰多罗田土闷，曰畏兀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刺。三部众可四万。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着子也，诸种中独强。时寇延、宁、宣、大。南有哈刺嗔、哈连二部。哈刺嗔部营一，酋把答罕奈，众可三万。哈连部营一，酋失刺台吉，众可二万。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营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为瓦刺，可五万人，世与土鲁番为仇。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

<sup>①</sup> 按《译语》丛书集成影印纪录汇编本，第31—34页，“东迹密云者”本作“东迹密云诸边者”。又“各去塞数千里”句后，还有“生齿数十万”一句，又“而负瀚海居”作“负瀚海而居”。——译者

依此看来,真是秩序井然,可以大约看出蒙古的大势。其弊则是坐在书斋里编纂而成,每每有不合理的混淆。著者把这项记载写在正德末年条下,但既是卜赤罕(博迪汗)和吉囊、俺答的时代,必定是嘉靖七、八年以后的事,从它谈到西边的瓦刺,而略去其间的西海亦不刺看来,显然是嘉靖十二年以后亦不刺亡后的形势。然其中如说明应绍不部十营一节,却是亦不刺西奔以前即正德五年以前的事。因为把这已经灭亡的部落列为西方三大部之一,所以说仅阿尔秃厮一部就“众可七万”,而却有合计“三部众可四万”的令人不解的一句话。至于所说“唯哈刺嗔一营仅全”,当然和下面“南有哈刺嗔。云云。”说的是同一个部落。但大体说来,不愧是郑晓的名著。充分道破了当时的形势。后来,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朱健的《古今治平略》和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渊鉴类函》等竞相转载这些记载,不无道理。又明魏焕的《九边考》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鞑靼传》末尾也载有类似本诸这项记载的史料,《说郭补逸》所载宋枢的《冀越通》里,也摘录了一些片断。其间固有若干异同,可用来补订,但现在为了避免转录的烦琐,以下各章将需要加以引用。郑晓的《吾学编·四夷考》里另有《鞑靼考》,想是因为有些疏略,所以著者才又写了《皇明北虏考》。而《皇明北虏考》特意附有序文,说:“嘉靖壬子(三十一年)九月九日郑晓识。”因而可以肯定这项记载确是这时期加的,可能是采自明魏焕的《九边考》,但不能肯定。<sup>①</sup>

---

<sup>①</sup> 魏焕的《九边考》一书,书成于嘉靖二十年,其中分九边(《番夷通考》),分别记载各边的事,郑晓可能汇总了各边的记载。后来,《续文献通考》和《治平略》大致沿袭了它,这在“多罗田土闷畏兀儿”一句里也很显明。但《殊域周咨录》和《冀越通》却未必沿袭了这些书,而是直接根据《九边考》的。关于亦克罕部一节,《九边考》卷六、《边夷考》说:“北虏亦可罕一部常住牧此边,兵约五万,曰好城察罕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即郎阿儿,入寇无常,云云。”这和后面所引《周咨录》和《冀越考》很相似。

现试把上述两则记载加以对比来看,大致可以推测,中央是小王子一族的大部,西面有尾白儿、瓦刺、土鲁番等各部落,从西北到北面有兀良哈部落,东方毗连朵颜卫还有若干部落。特别有赖于明人记载之处的是记述不限于鞑靼一族、小王子宗党的事项,更广泛地谈到了邻近的各部落。此外,这两种几乎同时而各自依据完全不同的典据写成的珍贵的两则记事,结合《源流》所传,颇有启发之处。这里不只是达延汗的事业,还有其分封引起的后果,说“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以下略谈这些情况。

## 6. 东方各部落

首先来考察《译语》的记录说“今东迤密云诸边者、曰花当,其酋首名革兰台者,近袭都督,每以藩篱自负。”花当是酋长名,不是部落名。《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弘治十七年(1504)条说:

“时,朵颜部益蕃,屡侵盗。而诸部独花当以完者帖木儿裔,种最贵。花当次子把儿孙骁勇,敢深入。结婚小王子,为中国患滋甚。”

后来,正德十年(1575)夏四月,把儿孙从鲇鱼关侵入马兰谷,杀死参将陈乾。嘉靖十一年(1532)条说:

“先是,朵颜都督花当长子革列孛罗早死,其次子把儿孙谋夺嫡,不得,把儿孙寻亦死。革列孛罗子革兰台贡马请嗣,兵部令转译方许贡。”

《实录》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总督胡守中奏称:“革兰台骁勇绝伦,今虽通贡,乃私与北虏和亲,广招达子数万,沿边抢掠。”又二十五年(1546)六月,兵科给事中扈永通等奏称:“小王子结好朵颜,而辽东不得安枕矣。”成化、弘治年间,朵颜卫有著名都督阿儿乞蛮,但在正德元、二年(1506—1507)间死了,起而代之的是嗣子花当,也在嘉靖九年(1530)左右死了,革兰台又代之。革兰台似乎一直



活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又据《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三)《喀喇沁部总传》比较来看,朵颜卫的世系如下:

和通——格呼博哩特(革列孛罗)——格呼勒泰(革兰台)

这一部落后来为喀喇沁部所取代,容待后述。

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卷三)《蓟州镇边夷考》说:

“朵颜三卫在外边之内,内边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即古会州也。东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东夷辽王、会宁王、朵颜元帅府元帅,各差人来朝。永乐诏以其地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每卫都督二。朵颜卫左都督花当,今袭者曰革兰台,右都督朵儿干,今袭者曰拾林孛罗。泰宁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班。福宁(余)都督二,今无,止都指挥一曰打都。三卫唯朵颜日众,朵颜惟花当日众。把班、打都、拾林孛罗,皆为彼制驭。今考,革兰台子孙,为都指挥者二,曰脱力,曰哈哈赤。为正千户者四,曰革孛来,曰斡推、曰把儿都,曰伯革。为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岁朝贡二次,共六百人。推斡儿、古道儿、撒只儿、他鲁浑、脱桶阿土鲁罕、脱桶阿克库、把秃刺、大同脱脱罕等诸夷,俱在墙子岭、古北口、白马关以西至黄花镇境外住牧,专肆抢掠,自不朝贡。边人谓:革兰台、把班、革孛来、打哈、脱可诸酋狡谲,而打哈之子倘孛来尤强悍,同类畏之。生齿日繁,衣食不给,乍臣乍叛,为我边患。恐与北虏连合,势难阻御。防守之计,不可一日不讲也。”

《明史》(卷三二八)《三卫传》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译语》里所说的“花当”,就在这里。又在这段末尾附记的呆留,不详。 471

所载东北部落如下,颇为详尽。说:

“曰把儿威、曰塔崩、曰袒希、曰莽晦,尚未纳款。各去塞数千里,生齿数十万,务稼穡,不事掠夺,尚与大虏略同。但塔崩、袒希行则以桦皮为楼车。”

这些都是住在兴安岭东面北段的一些部族。除把儿威与巴林、塔崩与杜尔伯特音韵近似以外,根本无法理解。恐怕这些都不是部族名称而是酋长的名号。至少其中的莽晦可能是《皇明北虏考》里

的“其酋满会王”。《皇明北虏考》记述这些部酋如下：

“又东有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冈留部营三，其酋满会王。罕哈部营三，其酋猛可不郎。尔填部营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万人，居沙漠东偏，与朵颜为邻。”

魏焕的《九边考》(卷四)《宣府镇边夷考》说：

“北虏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常在此边住牧，兵约六万，与朵颜诸夷为邻。同(冈)留部下，为营者三，大酋满惠王领之。罕哈部下，为营者三，大酋猛可不郎领之。尔填部下，为营者一，大酋可都留领之。人寇无常，近来套虏亦同此虏入寇。”

关于冈留部，《殊域周咨录》(卷三十二)《鞑靼传》说：“罟留部下为营者三，潘惠王领之。”满会(Mang-hui)王即潘惠王，也就是虏酋莽晦(Mang-hui)，殆无疑义。《译语》说：东偏部落有莽晦。此外，还说酋首莽晦从小王子征伐西北兀良哈。最后又说“近闻莽晦、兀良哈、尾白儿丞相诸部落，皆为小王子兼并。”《蒙古源流》(卷六)记述达延汗第八子格噶博罗特的分地说：“格噶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敖罕、奈曼。”当时的敖罕、奈曼在今何处不详。但达延汗经略了兴安岭以东地方却无疑问。据《武备志》(卷二二七《北虏译语》)载，明人统称“泰宁”、“朵颜”、“福余”，而蒙古人则分别叫做“往流”、“五两案”、“我着”。五两案(Wu-liang-an)即兀良罕(Uriyangkhan)，也就是兀良哈，当无问题。“往流”(Wang-liu)或即“罔留”(Wang-liu)，冈留可能搞错了。“我着”(Wo-cho)即兀者(Uje)，可能是海西女真的混称。如前所述，《明史·三卫传》记述三卫的位置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这当然是三卫大举南下以后的形势。如果是这样，那末罔留部即冈留部的位置也大体可以推测出来。

总之，冈留部位于兴安岭东面，最靠近小王子驻牧的根据地。

因而自然要服从小王子节制。满会王尝随小王子征伐西北兀良哈,但可能终于自己也被小王子打败而被并吞了。

关于罕哈部,《元史》(卷一二〇)《术赤台传》里也作罕哈,亦即喀尔喀(Khalkha)。今则喀尔喀这个名称,因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而著称,似乎独占了这个名字。例如,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十五)所载《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总传》说:

“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杭爱山界。子十一,格呀森札札赉尔晖台吉其季子也。……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也沿袭了这种说法。但达延汗是内蒙古的君长,绝没有住牧在外蒙古杭爱(Khangghai)山界。这只是根据后来的形势传讹了。传述当时情况的《蒙古源流》(卷六)中,有十二鄂托克喀尔喀的说法,并分开说:

“阿尔珠博罗特统率内五鄂托克喀尔喀,格呀森札统率外七鄂托克喀尔喀。”

反之,试查清《实录》,太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正月条载有喀尔喀五部首长老萨贝勒通贡一事。从此就五部落喀尔喀的名称一再出现。喀尔喀五部落究竟是哪些部落,不得而知,但《实录》里常见“喀尔喀把岳忒部落”、“喀尔喀札鲁特部落”、“喀尔喀巴林部落”等等,所谓五部落之中,可以设想应当包括这三个部落。其中把岳忒部落,现在不详,但札鲁特(Jarud)和巴林(Bagharin)部落,现仍住在兴安岭以东面保持兴旺。从《蒙古源流》(卷六)所载内五鄂托克喀尔喀的骁将“喀尔喀札鲁特之巴噶逊达尔罕塔布囊”等来看,《清实录》里的喀尔喀五部落,无疑就是《源流》里的内五鄂托克喀尔喀。据《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八、二十九)说:札鲁特部的祖先出自阿尔楚博罗特之子和尔朔齐哈萨尔的长子乌巴什伟征诺颜,巴林部的祖先出自次子苏巴海达尔汉诺颜。现在的札鲁特、巴

林等各部原来就是内蒙古的喀尔喀,可谓极为明确。果真如此,那末,清末明初之际,占据兴安岭以东的中央部分并扩张到遥远的辽河左右的部落,就是这里提到的内五鄂托克喀尔喀了。

喀尔喀部落的名称,只是到达延汗时代以后,才出现在《源流》里,但流入贝尔湖(Buir Naghur)的喀尔喀河的名称,却早自《元朝秘史》以来就出现了。它的流域是著名的绝好牧地。所谓十二喀尔喀部之中,外蒙古七部落是在这条河西边克鲁伦河注入处发展起来的,而内蒙古五部落则是在这条河以东、夸越兴安岭的地方繁荣起来的,因而自然可以推测,这个部落的名称可能来自同名的河流。何况据《蒙古游牧记》载,竟把喀尔喀内外札萨克列入阿噜蒙古里面了。所谓阿噜蒙古,下面还要谈到,是占据兴安岭山阴、今呼伦贝尔(Kölön Buir)地方的部落。由此可以设想喀尔喀部落的原住地。现在暂且把外蒙古七鄂托克放下不谈,先考察一下内蒙古五鄂托克。

本来说内蒙古喀尔喀五部落,却又说“罕哈部营三”。这是和清初喀尔喀部落中,只知道有把岳忒、札鲁特、巴林三个部落,而不知道其余两部落的情况一致的。或者这时只剩下三个部落了?所称“其酋猛可不郎”也很费解。明《实录》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己卯条所说:“初庆云堡通事王朝用偕广宁通事李名,先后叛入虏地,常为北虏入犯乡导,至是,挟虏酋猛磕孛罗入关索赏,为守庆云堡百户黄承思、通事张发等掩捕。”或者就是这个虏酋猛磕孛罗,也未可知。但说嘉靖四十三年,时期未免太迟了,没法肯定。

475 至少,赵时春的《北虏纪略》载:

“又东则泰宁、福余地,直辽左矣。虏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众不满千。”

另外又说:“虏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征见者,今列左方,以备参考云”,所列的“虏酋名目”里,还有“虎喇哈赤大虏酋,在辽东边外。”

这个虎喇哈赤不外就是前述阿尔楚博罗特之子和尔朔齐哈萨尔。因为《登坛必究》的《东胡夷酋号名哈儿宗派》里说，虎喇哈赤的长子，名兀把赛(乌巴什)，次子名速把亥(苏巴海)，可见无疑。因此，这时喀尔喀部已经成了辽东突起的酋首了。

其次是“尔填部营一，其酋可都留。”本来，蒙古语里并没有以r音开始的名词，因而这个名号显然是脱落了前面一个字母的误传。尔填恐怕就是科尔沁(Khorchin)的讹传。科尔沁这个部名，在明代常以好尔趁，火儿慎等字来表示。科尔沁占有今哲里木盟全部地域。今天的位置显然大大南移了，往昔处在东北遥远的腹地，还没有划入达延汗势力范围的六万户之中。据《蒙古源流》说：科尔沁之名，自往昔成吉思汗时代即已著称，到了明代，洪熙、宣德年间，当脱欢、阿鲁台强盛时，乌济锦诺延即斡赤斤乃颜(Odchigin Noyan、帖木格斡赤斤)的裔孙，有个叫作科尔沁的阿岱汗(A dai Khan)者，一度在东部蒙古称雄。《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条说：

“洪熙间，蒙古臣阿鲁台为瓦剌所破，其酋奎蒙克塔斯哈刺……走避嫩江，依兀良哈。因同族有阿噜科尔沁，故号嫩科尔沁，以自别。”

张穆想是根据《藩部要略》原文，把它当作《明史·鞑靼传》所载洪熙年间：“阿鲁台日益蹙，乃率其属，东走兀良哈，驻牧辽塞”，疑惑阿鲁台是《源流》里的阿岱汗，误会奎蒙克塔斯哈刺是当时的酋首。可是，奎蒙克就是魁猛磕，乃是很久后的后代酋首，而阿鲁台并不是科尔沁部酋阿岱。《明史》的阿鲁台是《源流》的右翼阿苏特的阿噜克台(Aruk tai)，被瓦剌打败后，反而来投科尔沁的阿岱汗。关于这点，原田淑人和中岛竦的论证没有错<sup>①</sup>。阿岱汗即《明史》里的阿台，阿鲁台亡后，窜到陕西、甘肃边外，住在今额济纳(Ejinei)河地方。正统初年，遭到脱脱不花枪杀，不久被瓦剌脱欢灭掉了。阿

<sup>①</sup> 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09页)、中岛竦《蒙古通志》第228页和第254页。

岱汗是乌济锦诺颜的后裔,这次灭亡后,就绝嗣了。《源流》里接着出现的科尔沁部酋乃是哈萨尔的后代乌讷博罗特(Üne Bolod)王。乌讷博罗特是蒙古著名的勇士巴图鲁锡古苏特(Baghatur Shigüsütei)之子。他的父兄被也光杀死以后,他就继承父亲锡古苏特做了科尔沁部的主人<sup>①</sup>。科尔沁地方一向属于明代内蒙古六万户之外,和所谓乌梁海万户显然有别,乌讷博罗特王也另外拥有单独的势力,立于中部蒙古混乱局面以外。满都古勒汗死后,他曾一度向满都海彻辰福晋求婚,似乎和达延汗立于竞争地位。后来,达延汗盛时,还有酋首苏尔塔该王(Surtukhaya Ong)、鄂尔多固海诺延(Ortoghokhai Noyan)、布喇海巴图尔(Borkhai Baghatur)台吉等。还有巴图尔摩罗齐(Baghatur Molojai)。科尔沁部众是左翼三万户的强有力的党羽。

关于科尔沁部的事,留待以后再谈。所谓“其酋可都留”的可都留  
477 留不详,或许是后来的奎蒙克之甥,阿噜科尔沁的酋长昆都伦,也未可知。

## 7. 北方各部落

回头来看看《译语》。《译语》里提到北方部落时说:

“北曰兀良哈(哈一作汗),甚骁勇,负瀚海而居。虏中呼为黄毛(亦呼花当为黄毛)。予尝见一降者,黄鬣鬣髻,发如植竿,其睛亦正黄,轻锐赳健,莫与伦比。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质并同,但戴红帽为号。兵合不满数万,好畜马驼。小王子辈则利其所有,累岁侵夺,战死者过半,余则引与俱归。”

还另附记说:

“或曰,别有阿骄一部落,虏中呼为红帽达子,其多寡与居处,未详。”

---

<sup>①</sup> 据《蒙古源流》卷五和《蒙古黄金史》。这个 Shigüsütei, 说是蒙古鄂罗郭特(Urughud)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却是科尔沁的主人,这表示鄂罗郭特(Urughud, 恐怕是乌喇特)和科尔沁(Khorchin)有密切关系。

善盗，小王子辈患之。”

著者似乎把这个阿骄和前述的西北一个部落兀良哈是否是同一部落，置于疑似之间。但既说他们都叫红帽达子，又都和小王子辈相抗争，可见两者是同一个部落无疑。又《皇明北虏考》关于北方的兀良哈说：

“北有兀良罕营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

关于黄毛，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和叶氏的《四夷考》、何乔远的《名山藏》等书也说：

“别种曰黄毛者，凶悍不能别死生。众少于三部（小王子部和吉囊、俺答），虏或时深入，黄毛辄从后掠徼，取子女玉帛，虏苦之。后合兵，逐北急击，大破，臣黄毛。以是无内顾，得并力我。”

478

《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二）里说：“小王子居沙漠。其属有黄毛胡，畏吉囊等仇杀，不敢南向。”《明史》（卷二〇二）《胡松传》所载胡松《制虏策》中说：“东路黄毛三卫，以牵其左。”又《明史》（卷二十二）《王崇古传》载崇古招抚北虏成功时也说：“归者接踵，西番、瓦剌、黄毛诸种，一岁中降者逾二千人。”此外，明《实录》里，也往往散见兀良哈、黄毛等字样。其中，胡松说的显然是指前述朵颜三卫，其余大都是说北方的兀良哈。关于黄毛，《实录》里也见有西藏种族等使用这样的名称，但那完全是另外一个种族<sup>①</sup>。《译语》所说：“黄鬣鬣，发如植竿，其睛亦正黄，”可见兀良哈的相貌和其他蒙古人完全不同，所以才称为“别种黄毛”，“异种黄毛”。而他们之间，无论驻牧三卫的，或北方的、西北方的同称为兀良哈，同称为黄毛，当然是同种无疑。他们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一）都说：朵颜是元太祖的功臣札尔楚泰之子济拉玛的后代乌梁罕

<sup>①</sup> 明《实录》正德十年十二月庚申条说：“礼部尚书毛纪言，……又闻自四川雅州出境，过长河西，迤西至乌思藏，约有数月程，皆黄毛野达子之地，无州县驿递，亦无市镇村落。……”



氏。所谓札尔楚泰之子济拉玛就是《成吉思汗实录》里所说的札儿赤兀歹额不坚之子者勒篾，住在斡难河源头的兀浪罕。在《元史》和《亲征录》里，济拉玛作折里麦。他们逐渐南迁，终于来到北京背后地方。其他兀良哈各部究竟发源何处？又如何迁到那里的呢？

479 据《蒙古游牧记》载，除卫喇特种外，内外蒙古十盟、二十八部、百三十二旗之中，大半是达延汗的子孙，只有内蒙古兴安岭以东的科尔沁五部落（科尔沁、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鲁科尔沁）、喀喇沁两部落（喀喇沁、土默特左翼）、翁牛特以及兴安岭以西的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阿巴噶两部落（阿巴噶、阿巴哈纳尔）等，十三部二十六旗，不是达延汗系统。兴安岭以东地方原是兀良哈的巢穴，达延汗的势力也难达到，所以暂且不谈；但兴安岭以西地方，其中尤其是在达延汗势力中心的内蒙古北部和西北部，非达延汗子孙的这些部落能够繁衍，诚属可疑。现在来考察一下这十三部。喀喇沁两部落已另谈了，暂且不谈，其余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和科尔沁各部落，都是同祖，同出于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Khabutu Khasar)，翁牛特部是其季弟帖木哥斡赤斤(Temüge Odchigin)的后裔，两阿巴噶部则是太祖异母弟别勒古台(Belgütei)的后裔<sup>①</sup>。所谓太祖诸弟，是当太祖分封时，分别被从蒙古东北地方向女真境界以北册封的人们。即哈布图哈萨尔占据额尔古纳(Ergüne)、海拉尔(Khailar)两河流域和呼伦池(Kölön Naghur)附近地方；帖木哥斡赤斤分地最广，东南接女真境，嫩(Non)江东西、洮儿(Taor)河南北，大都是他的封疆。别勒古台的分地，其西占斡难(Onon)、克鲁伦(Kerülen)两河之间，位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东方<sup>②</sup>。如果是这样，这十三部落肯定全都发祥于蒙古东北地方。清《平定罗刹方略》里所说：“鄂嫩(Onon)、尼布

① 《蒙古游牧记》卷一、三、四。

② 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585—662页）。

楚(Nibchu)系我国所属茂明安(Maghu Mingghan)诸部落旧址”，正说明了此意。更以这种观点来看，该书所载康熙三十九年<sup>480</sup>(1700)的上谕说：“尼布楚等处，原系布拉忒、乌梁海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为业，人称为树中人，后鄂罗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树中人就是乌梁海(兀良哈)。布拉忒即乌喇特。因此，说乌喇特、茂明安等出自鄂嫩、尼布楚地方，就是说他们是哈萨尔的后裔。

又据《蒙古游牧记》载，有阿噜蒙古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意义不足以推测出这里提到的各部落的原住地。该书(卷三)阿噜科尔沁部条末尾说：

“所部与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儿及喀儿喀内外札萨克，统号阿噜蒙古。”

下面并附注说：

“蒙古谓山阴曰阿噜，盖是数部，先是，皆驻牧杭爱山之北也。”

这一段正文大致取自《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意见只限于注。但张穆这种说明可能基于忆断。当然，当北元退居漠北时，昭宗爱猷识里达腊(Ayur Sridara)住在和林，丞相扩廓帖木儿(Kökö Temür)移居金山之阴，因此，说是杭爱山北并无不可。但是，那里不久就被瓦剌夺去，成了瓦剌的巢穴。何况阿噜科尔沁等七个部落的祖先都发祥于蒙古东北，正象已经论证过的，喀尔喀部落原来就是占据喀尔喀河畔，因而得名的。非常明显，这些部落本来都没有住在杭爱山北。

阿噜蒙古的阿噜(Aru)，是山阴的意思，但绝非杭爱山以北的意思。由科尔沁部的名称的起源可以论证，可能是兴安岭山阴的<sup>481</sup>意思。《游牧记》(卷三)阿噜科尔沁条说：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传图美尼雅哈赤，长子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号嫩科尔沁。次子巴衰诺颜游牧呼伦贝尔。巴衰诺颜长子

昆都伦岱青号所部曰阿噜科尔沁。”

所说呼伦贝尔就是呼伦、贝尔两湖附近，乌尔顺 (Urshighun) 河东，兴安岭以西地方，今龙江道西南隅。大概是在龙江道南半部发展起来的一族，其兄住在靠近嫩江水滨，因河取名；其弟住在兴安岭北段山阴，所以称作阿噜科尔沁。兴安岭从东北走向西南。这里称作山阴不太自然。然而泛指今呼伦贝尔地方或它的北邻地域称为阿噜，当然不是中央以西的蒙古所起的名称。这可能是起于跨据嫩江东西、洮儿河南北的部族之间，本来是扩张到兴安岭左右的兀良哈族的称呼。不过，以上只是根据《游牧记》所传的推测，据该书的原本《藩部要略》，阿噜蒙古之中，还要加上嫩科尔沁。我想嫩科尔沁当初也和其他各部一样，都在曩祖哈萨尔封地兴安岭山阴地方，因而早已获得阿噜蒙古的名称，后来才逐渐东迁。《藩部要略》(卷一)说：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厄鲁特(与瓦刺同)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先有阿噜科尔沁，乃号嫩科尔沁〔以自别〕，足以说明这点。

乌喇特、茂明安、四子部落等各部是从蒙古东北山地发展起来的，已如上述。现据《蒙古游牧记》(卷五)，载张穆暗示这些部落南迁的过程说：“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及阿噜科尔沁四部落之祖，初，共游牧于呼伦贝尔地方。”呼伦贝尔地方若与曩祖哈萨尔的分地额尔古纳、海拉尔地方相比，接连这里更靠南边。看来四子部落、  
482 乌喇特、茂明安三部(都是哈萨尔的后裔)和阿巴噶、阿巴哈纳尔二部(都是别勒古台的后裔)是住牧在兴安岭以西内蒙古的非达延汗子孙的一些部落，它们的位置正在渤海背后，在小王子驻牧地以北或西北，这不仅完全和明人所说北边兀良哈的住地一致，其中又分成北和西北两个集团，更和《译语》的记述相合。当然，哈萨尔和别勒古台的后裔并不是兀良哈，但随从他们来的部族之中可能包括了  
不少兀良哈人。从前引《蒙古源流》(卷六)所载：“札赉尔呼图

克实古锡之女苏密尔福晋。”和《蒙古世系谱》(卷四)载“无量汉呼图克少师之孙女苏睦尔哈吞”来看,这个地方的兀良哈可能是元初住在斡难河边的札刺亦儿部的后裔。而这个兀良哈竟被达延汗灭掉了。后来出现的是乌喇特、毛明安、四子部落等。

据清人记载,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的十三世孙有个图美尼雅哈齐,他的长子叫奎蒙克塔斯哈喇(Küi Möngke Daskhara)。阿噜科尔沁部的祖先出自奎蒙克塔斯哈喇的长弟巴袞诺颜。自其子昆都伦岱青经长孙达赉楚琥尔,传到投归清朝的曾孙穆彰。阿噜科尔沁部自呼伦贝尔地方移到现在的驻地,可能是乘清初喀尔喀五部落动摇之机,当《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十一月蒙古牧地定界时,似乎已经在兴安岭东边了。

上述达赉楚琥尔之弟诺延泰有四子,都投降了清朝,因而都分领了其父的部落,不久就获得了四子部落的名称。奎蒙克塔斯哈喇的季弟名叫布尔海。布尔海的长子赖噶之孙鄂木布是乌喇特前旗的始祖;布尔海的第五子巴尔赛的五个儿子中,次子哈尼斯青台 483 吉之孙色棱是乌喇特后旗的始祖;第五子哈尼泰冰图台吉之子图巴是乌喇特中旗的始祖。茂明安部的始祖说是出自哈萨尔的十三世孙鄂尔图鼐布延图。鄂尔图鼐布延图和前述图美尼雅哈齐是近亲。他的儿子锡喇奇塔特、孙子多尔济固穆巴图尔等都驻牧在呼伦贝尔地方。固穆巴图尔和多尔济的儿子车根等都是投降清朝的酋首。

阿巴噶、阿巴哈纳尔,据说最初是一个部落,都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后裔。别勒古台的十七世孙巴雅思瑚布尔古特有二子,长子塔尔尼库图领阿巴噶,次子诺密特默克图领阿巴哈纳尔。阿巴噶、阿巴哈纳尔两部和其他呼伦贝尔蒙古不同,可能是直接从克鲁伦(Kerülen)河北边故地渡漠南下的,后来受到察哈尔部的陵丹汗的压迫,忽又避往漠北,依附喀尔喀,它所以游牧在克鲁

伦河界上,原因之一就在此。

翁牛特部是唯一残存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当成吉思汗分封时,季弟斡赤斤的封地最广,后来由于玄孙乃颜背叛颠覆,颇受到些打击,然似乎还拥有相当势力,到了明初,有辽王阿札失里,中叶有科尔沁部酋阿岱汗;推测泰宁、福余酋首里也有他的后裔,但今踪迹全无,不知所传。《源流》所传摩里海即著名的强酋毛里孩的本部翁里郭特这个名字,很象翁牛特,但现在也灭亡了。现在的翁牛特部不安于曩祖分地兴安岭以东地方,而从兴安岭北坡山阴出来了,这从他的本部称为阿噜蒙古里的阿噜蒙古,可以推测出来。据《清朝实录》载:天聪四、五年间,最初投降移到石拉木轮地方,不久就安居在现在的地方了。斡赤斤的远支孙子中有个叫蒙克察罕诺颜的,他的两个儿子中,长子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嗣翁牛特部,次子巴泰车臣诺颜另立个喀喇齐哩克部。巴颜岱之孙图兰的儿子逊杜积号称济农,做了阿噜部的酋长,和他的叔父栋岱青及巴泰的曾孙噶尔玛一同归顺了清朝。翁牛特在清初还分为两部,后来又合成了一部。逊杜积是今左翼旗的远祖,栋岱青是右翼旗的远祖<sup>①</sup>。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 8. 小王子本宗的部落

其次再谈《译语》所说:“曰把儿户。云云。”关于小王子本宗部落,《皇明北虏考》叙述得极为精细,以下以《皇明北虏考》的记载为中心,并参考《译语》及其他的记录。《北虏考》载:

“众立卜赤,称亦克罕。亦克罕大营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召阿尔、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

---

<sup>①</sup> 这些都是依据《皇朝藩部要略·世系表》、《蒙古游牧记》、《清朝实录》、霍渥尔特的书等。

之。”

卜赤是达延汗的长子图噜博罗特之子博迪阿拉克汗(Bodi Alak Khan),亦克汗(Yeke Khan)是大汗的意思。

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卷六)《三关镇·边夷考》载:

“北虏亦克罕一部,常驻牧此边,兵约五万。为营者五,曰好城察罕 485  
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郎郎阿儿,入寇无常。近年,虏在套中,以三关为出入路,直抵山西地方抢掠。……”

又《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二)《鞑靼》条末尾同样说:

“亦克刺一部近三关住牧,为营者五,察罕儿、克失旦、卜尔报领其三,阿儿、把郎各领其一,在东西,五营约众五万,惟阿儿入寇无常。”

这里面脱误字很多,亦克刺当然是亦克罕的讹误。阿儿把郎必定就是召阿儿和把郎阿儿的脱误。至于所说的三关,并非明代所称三关中的居庸、紫荆、倒马的内三关,必定是山西的外三关即雁门(东路)、宁武(中路)、偏头(西路)那三关。又《说郭补逸》所收《冀越通》里,把亦克罕的住牧地作为黄河北岸唐代三受降城一带地方,这和《国朝献征录》所载《通贡传》相似,很难遽然相信,不过,下文也还列举了五营的名称,说:

“今其为营者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克失旦,曰把郎郎阿儿,曰卜儿报东营,曰阿儿西营,兵约五万。”

把郎郎阿儿衍一字,其实是把郎阿儿,阿儿西营则脱一字,是召阿儿西营。

这三则记载,互有出入,但似乎可以推测其真相。第一是好陈察罕儿。所谓“好陈”,蒙古语是“旧”的意思,就是原来的察罕儿部,可能是小王子的本部。或许和后来的浩齐特部有关。关于浩齐特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五)《浩齐特部总传》载:“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达赉逊)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弟库 486  
克齐图墨尔根台吉,翁袞都喇尔台吉裔详乌珠穆沁、苏尼特二部传。”关于乌珠穆沁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四)《乌珠穆沁部总

传》载：“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拉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济特部总传》，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总传》，次翁袞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云云。”关于苏尼特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六）《苏尼特部总传》里说：“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其部曰苏尼特。兄库登汗，弟翁袞都喇尔台吉裔详浩济特、乌珠穆沁二部传。”其次，所称克失旦，据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北虏各支宗派·住三间房义汗（察罕儿）家达子宗派》说：“所管部落克失探官儿。”在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十三）和《明史·李成梁传》（卷二三八）里写作黑石炭。张鼎的《辽夷略》里写作克石炭，就是今克什克腾部的简译。按蒙古语的 Keshikten，原是慈悲、恩惠之意，转而变成获得深厚君宠的亲卫兵丁的意思了。据说《元史》里写作怯薛、怯薛歹等就是这种人<sup>①</sup>。因而克失旦即怯薛歹，也就是可汗的亲卫部队。可能从那时起就住牧在今克什克腾部附近。关于克什克腾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三）《克什克腾部总传》载：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界翁牛特及巴林，西界浩济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界翁牛特，北界乌珠穆沁。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云云。”

其次是“召阿儿”、“把郎阿儿”。蒙古语把左翼或东翼叫作 Jügün Ghar，或者 Jün Ghar；把右翼或西翼叫作 Baraghun Ghar 或者 Barun Ghar，因而可知上述记录里的阿儿（或官儿）是 ghar（翼）  
487 的对音，召阿儿是 Jün Ghar，把郎阿儿是 Barun Ghar 的音译。说营“在东西”，或“卜尔报东营”，“阿儿西营”，所指必定就是这个。

还有，哈尔的名称，在明人记录里作插汉、插汉儿，或察汗儿，这

<sup>①</sup> 箭内互《元朝怯薛考》（《蒙古史研究》第 211—262 页）。



都是不完全的汉译,不如察哈尔(Chakhar)正确。很多西洋人都误解了。例如:霍渥尔特(Howorth)根据俄罗斯的海辛特(Hyacinthe)说:“察哈尔(Chakhar)一名,是指上都河(Shandu Gol)以西,归化城土默特(Tumeds)以东、长城北边一带地方,是地名而非部族名。明代把这个地区叫作察汗(Tsaghan)或插汉(Chaghan)。这个词的蒙古语形是 Tsakhar 或 Chakhar。”据齐木柯夫斯基(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旅行记》引克拉普罗特(Klaproth)的说法,说:“Tchakhar 在蒙古语里有接邻的意思。因为察哈尔部靠近长城驻牧”<sup>①</sup>。这些都是由于今察哈尔地方位于宣化大同边外而来的谬说。察哈尔原本是部族名而非地名,它原来的根据地并不是今察哈尔地方。《明史·鞑靼传》载,察哈尔的根据地是“始驻牧宣塞外”,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一)只说:“故驻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而《译语》的记载最详,说:

“沙漠真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村者,其丘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求一卷石勺水无有也,渴则掘井而饮。虏酋号小王子者,常居于此,名曰可可的里速,犹华言大沙漠也。”

488

宣府口北道边塞外的大沙漠大约起自多伦诺尔(Dologhan Naghur)西方一直连到苏尼特部(Sünid)。可可的里速(库呼得列苏)在它的南边,今张家口到库伦的大道上。然大沙漠中当然不适于部众住牧,因此,察哈尔部的根据地实际是跨越绵亘宣府塞外沙漠地的彼岸,即今克什克腾部方面的地方,或许是达里泊(Dal Naghur)的水滨,故元的旧都应昌府附近。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北虏始末志》里说:“小王子分地绝远,介西北间,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饶”,大致不错。反之,《大清一统志》等所说:“卜赤罕时,始来牧察哈尔之地,”这是由于误解达延汗的根据地在漠北而来的臆断。

<sup>①</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385页。

后来，察哈尔部为了避免右翼的压迫而东迁，才住牧辽东边外。叶氏《四夷考》等有“小王子亦徙壁东方，直蓟辽，号曰土蛮。”《明史·鞑靼传》有：“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等等记述。《九边图说》的《宣府镇图说·北路城堡之图边外》条说：

“此边东北六七百里外，为蒙骨土蛮察罕儿驻牧，兵众多，东西长二千余里，不时窥犯蓟镇及辽东等处。”

这是以后的形势。另如《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所说“独小王子后土蛮(徙幕者达赉逊汗之嫡嗣图们汗)徙居插汉地，控弦十余万，常为蓟门忧。”又该书(卷三二七)《鞑靼传》所说：“虎墩兔(图们汗之曾孙陵丹库图克图汗)者，居插汉儿地，”也是东迁徙幕以后的事。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察哈尔背叛，清军消灭了它，把察哈尔编成八旗，迁到今察哈尔地方。这就是今天的察哈尔。因此，把当时的察哈尔当作今天的察哈尔地方，是错误的；而认为察哈尔是地名而非部族名，也是错误的。

察哈尔部自始就是达延汗的直属部族。试看《源流》中，郭尔罗斯(Ghorlos)的托郭齐实古锡(Toghoji Shigüshi)讨灭永谢布的伊思满太师条下，载有托郭齐实古锡责备改嫁给伊斯满的达延汗的生母锡吉尔福晋(Shiker Khatun)悼惜伊斯满的话，说：

“得毋以结发之赛音济农(达延汗之父，福晋的先夫博勒呼济农)为下贱乎？得毋以亲生之子达延汗为庸恶乎？得毋以所属之察哈尔万人为陋劣乎？得毋以四行结仇之伊斯满为嘉美乎？”

便可明确。这个察哈尔地方位于内蒙古中央，约包括今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和克什克腾部。这从达延汗经略右翼，先平定永谢布(Yüng-shiyebü)，然后吞并土默特(Tümed)，最后收服河套鄂尔多斯(Ordos)部的顺序也无疑义。

又据《蒙古源流》(卷六)记述达延汗分封诸子条说：

“斡齐尔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八鄂托克克什克腾。格呼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敖罕、奈曼，阿尔博罗特统率察哈尔之浩齐特。”

十一个儿子之中，三个儿子封在察哈尔地区之内。接着又叙述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儿子们的分地说：

“巴延达喇占据察哈尔之察罕塔塔尔而居。”其中，斡齐尔博罗特(阿赤赖台吉)的后裔克什克腾部，后来永世繁荣<sup>①</sup>。格呼博罗特后人的敖罕、奈曼，为博迪汗之弟纳密克的后裔所夺<sup>②</sup>，阿尔博罗特后人的浩齐特也是出自博迪汗之子达赉逊库登汗(Daraisun Küdeng Khan)<sup>③</sup>，这也都中间绝嗣了。这事容待后面叙述。

巴延达喇是右翼济农巴尔斯博罗特的第五子巴延达喇纳琳台吉(Bayandara Narin Taiji)，对吉囊、俺答来说是弟弟。纳琳台吉这个名字，在明人记录里也时而出现。前引《译语》里作纳林台吉，而茅元仪的《武备志》所引《兵略》则作那林台吉，说他是繁衍在山西镇边外一族的始祖，并列举了他的三个儿子、十一个孙子的名字。肖大亨的《北虏世系》也作那林台吉，说：“在宣府独石边外正北住牧，离边十五、六日程，张家口互市。”三子十一孙之外，更列出了十一个曾孙的名字。据《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万历十八年(1590)条说：是年二月，为东部小王子等所诱，深入辽、沈、海、盖地方的虏酋中有西部叉汉塔塔儿。叉汉塔塔儿(察罕塔塔尔)必定是这个纳林台吉的同族。因而这个部落直到明末前后无疑还继续繁荣，驻牧在山西镇边外土默特各部的背后，那里大致近于元初著名的汪古部白达达的位置。恐怕察罕塔塔尔这个名字是来自白达达的，它的位置在察哈尔势力的最西端。

① 《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三、《克什克腾部总传》。

② 《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六、《敖汉部总传》、卷二十七、《奈曼部总传》。

③ 《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五、《浩齐特部总传》。

## 9. 西方各部落(应绍不部)

次述应绍不部。《北虏考》说：

491

“西有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应绍不部营十，曰阿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孛来，曰当刺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属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无几，唯哈刺嗔一营仅全。”

这是关于已经灭亡的应绍不部营的传说。不管怎么说，却把营名全保存下来。末尾说：“唯哈刺嗔一营仅全”，其实当时只剩下哈刺嗔、阿速两部，这点下边写着。

应绍不，明人记录里也作永邵卜。清《实录》里作雍谢布，就是《蒙古源流》所称的永谢布 (Yüingshiyebü)。前代这个名称绝而不见，最初见于《源流》(卷五)也先掳明英宗归来时，杀了这个部的酋首布库索尔逊(Böke Sorson)的一条里。布库索尔逊之子巴郭(Baghu)是也先败走时，杀也先的下手人，后来暂时不见了。当达延汗时，请求派遣右翼济农的酋首之中，有个永谢布的布哩雅特(Buriyad)叫珠尔噶岱墨尔根(Jirghughatai Mergen)的。此外，伊思满太师(亦思马因)和伊巴哩太师(亦不刺)也原是西方出身，称作永谢布部长。明人记录里也见有亦不刺是永谢布部长的说法，好象还很兴隆。随着亦不刺败窜，其本部也就分散溃灭了。《吾学编·北虏考》的记述，关于这点有些混乱。一方面说应绍不部分散，仅剩下哈刺嗔一营，同时另一方面又叙述应绍不是西方三部落中唯一的一部，混乱的结果造成象前面所说的，仅阿尔秃厮一部就有众七万，而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合计有部众四万的矛盾。明明记载亦不刺的阿尔秃厮部被吉囊占据，火筛的满官嗔被俺答取而代之，惟独没有记载应绍不地方为亦不刺后代何人所据，这也是由于这种混乱所致。但据《源流》说：达延汗分封时，第

492

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做了右翼济农占据了鄂尔多斯万户，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占据了土默特万户，同样，第八子乌巴伞察(鄂卜锡衮)青台吉(Ubasanja [Obshigun] Ching Taiji)也占据了永谢布万户。

《蒙古源流》(卷六)说：

“乌巴伞察统率阿苏特、永谢布二处。”

其后不久，只被他的侄儿、巴尔斯博罗特的第四子巴雅思哈勒昆都楞汗(Bayaskhal Köndölen Khan)夺去了那个地方。

“巴雅思哈刺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

又《皇明北虏考》里，一面说“唯哈刺嗔一营仅全”，又另说阿速·哈刺嗔两部的事，说：

“南有哈刺嗔、哈连二部。哈刺嗔部营一，酋把答罕奈，众可三万。哈连部营一，酋失刺台吉，众可二万。居宣府、大同塞外。”

另据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所引《兵略》，叙述这个部落的世系说：

“宣府边外驻牧夷人。哈喇慎是营名。与独石相对，离独石边三百 493  
余里，在旧开平住牧，张家口互市。昆都仑哈生五子。长子黄把都儿故。……二子青把都儿故。……三子哈不嗔故。……四子满五素存。……五子马五大故。……黄把都儿故。部落约一万五千有余。生四子，长子白洪大即昆都仑哈，哈即王子也，存，总掌管哈喇慎达子。……”

同住宣府边外的哈喇慎和哈刺嗔，应该同是一营，自不待言。昆都仑哈即昆都楞汗(Köndölen Khan)，应绍丕的哈喇慎即永谢布的哈喇沁，驻牧在旧开平即今多伦诺尔西北地方。又《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说：“昆都力子青把都”，同《郑洛传》说：“昆都力子满五大(马五大)”，可见昆都仑哈又译作昆都力。但《明史·鞑靼传》说：“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明史》(卷二一四)《锺羽正传》说：“哈喇慎老把都”等。巴雅思哈刺显然是《明史》里著名的老把都。老把都这个名字，在明人记录里出现得最频繁，有时作大把都、把都、把都儿等。可能是昆都楞汗的通称就简作把都，上面冠的老字或

大字,并非译音,是和他的儿子黄把都儿或青把都儿等区别开来的汉称。如果是这样,那末《吾学编》所说:“哈刺慎部酋把都答罕奈”,必定是这个喀喇沁部酋把都汗无疑。

据清《口北三厅志》(卷七)所引《宣镇图说》说:

“口外哈喇慎为部中大酋。高祖阿喇哈,曾祖昆都仑,称鞑鞑王子。故。祖黄把都儿承袭,故。父白洪大承袭,故。今长子打利台吉承袭,亦部中王子,统属节流枝派三十余枝,共约部夷数十万有余,强弱相半。但在独石口边外地名旧开平等处驻牧,离边二、三百里不等。”

494

中岛竦考证:高祖阿喇哈就是高祖赛音阿拉克,曾祖昆都仑就是曾祖巴雅思哈勒昆都楞,完全正确<sup>①</sup>。但高祖赛音阿拉克未必是来住于旧开平的始祖,曾祖昆都楞汗可能是移住的始祖,而昆都楞汗这一称号也并非个人名字,可能是这个家族的世袭通称。因为所说“哈即王子也”,又说“称鞑鞑王子”,和“亦部中王子”,是说代代世袭汗号。《兵略》里也把祖巴雅思哈勒称为昆都仑哈,把孙洪白大也称为昆都仑哈,足以说明这点。可汗这个称号,自喇嘛教输入以后,大都由喇嘛授与,在这以前,所称可汗,是意味元室的嫡裔。达赉逊汗时,俺答请得索多汗(Sutu Khan)的称号,《源流》竟大书特书,认为是个异例。然而老把都早已称汗号,和阿勒坦(俺答)汗并列,《源流》里经常出现昆都楞汗的称号。关于这哈喇慎部,还有许多要谈,容待以后再说。

其次谈谈:“哈连部营一,酋失刺台吉,众可二万。”所称哈连,别处没有见到过这名称,可能是哈速,即阿速的讹误。据《蒙古源流》(卷六)说:阿苏特、永谢布是达延汗第六子乌巴伞察青台吉的封地,后来似乎被乌巴伞察的侄儿、巴尔斯博罗特第六子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Bodidara Odkhan Taiji)占夺。《源流》说:

“博第达喇,甲戌年生。幼时曾戏作歌,有欲将阿济、实喇二人剿灭,

<sup>①</sup> 中岛竦《蒙古通志》第314页。

占据阿苏特、永谢布而居之语。因乌巴伞察青台吉之子实喇兄弟相残，责阿济以杀弟之罪，而实喇无嗣被害，众议以为歌验，遂将阿苏特、永谢布二处，令博第达喇占据而居。”

495

蒙古内部的纠纷因为没有传到中原，明人方面不得而知也许有这种事。《北虏考》所称失刺台吉就是这个实喇台吉。前述达延汗征伐兀良哈时，《译语》里有：“小王子集把都儿、纳林台吉、成台吉、血喇台吉、莽晦、俺答、己宁诸酋兵，掠西北兀良哈，杀伤殆尽。”把都儿就是喀喇沁的老把都，纳琳台吉就是他的弟弟巴延达喇纳林台吉，至于成台吉、血喇台吉就是阿苏部的青台吉和实喇台吉。莽晦是冈留部的满会，俺答、己宁即俺答和吉囊。由此可知当时动员右翼各部的情形。肖大亨的《北虏世系》也说歹颜哈(达延汗)第七子那力不赖台吉“在宣府张家口以东至独石边外住牧，张家口互市。”他的儿子有失刺台吉和那出台吉。这是否就是这里提到的实喇、阿济兄弟呢？乌巴伞察这个名字，很象第十子五八山只，但五八山只台吉是“在蓟镇边外极北住牧”，不是他。

明末的记录里，永邵卜的名字很显著。《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所引《兵略》载：

“张家口大市厂边外，西北接甘肃边外，大酋永邵卜，部落四万有余。夷酋阿速等部落二万有余。七庆把都儿一万有余。俱听哈刺慎王子白洪大调遣，不听话束。”

又该书所传永邵卜一族的世系如下：

我把汗点喇台吉 — 恩克跌儿歹成台吉 — 恩克七庆台吉等  
— 也辛跌儿台吉 — 把儿勿台吉  
— 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 — 唐兀台吉等

据肖大亨的《北虏世系》说：“我托汉卜只刺台吉，营名永邵卜，在宣府张家口边外正北，离边约二十日程，张家口互市。”这个人已故，有恩克跌儿歹成台吉、也辛跌儿台吉、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三个

496



儿子。恩克跌儿歹成台吉就是永邵卜大成台吉，他的儿子叫恩克七庆台吉。我把汗点喇台吉是我托汉卜只刺台吉的伪脱，也就是博迪达喇鄂特罕台吉。恩克跌儿歹成台吉则是前述大酋永邵卜，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即夷酋阿速等，恩克七庆台吉是七庆把都儿。这些人都受哈喇慎王子白洪大调遣，但不听管束。从此可知永谢布、哈喇慎部落，以及哈喇慎的邻近部落。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虏考》的记载，哈速部还是失刺台吉时代。

舍奴郎、孛来不知在什么地方，但当刺儿罕就是《源流》里出现的唐拉噶尔(Tanglakhar)，失保噶是锡巴郭沁(Shibaghuchin)，叭儿厥是巴尔郭(Barghu)，荒花旦即晃豁坛。其中，关于锡巴郭沁，《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有失宝赤千户所，可以略知它的位置。叭儿厥这个名字，可能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巴儿忽真或者和呼伦贝尔的巴尔虎有联系，可能是它的一部分南下，了，《译语》说：“曰把儿户，虏中呼为黑达子，好战斗，兵至数万，以镔铁为刀，”就是这些人。前引《兵略》里所说的把儿勿酋名，可能也和它有关联。《北虏世系》说：“把儿勿台吉即八儿谷台吉。”《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说：“永邵卜别部把儿户。”所说黑达子，可能是和前述叉汉塔塔儿(白达子)相对而言的。奴母慎和塔不乃麻全然不解。

阿苏特和永谢布的区域在哪里不详。当阿尔秃厮部拥有七营、满官噶部有八营的时候，惟独应绍不部包括十营，由此可以想像它范围的广大，大体在小王子部的西方，东起阿速、哈喇慎，西迄土默特部，可以推测，掩有包括今察哈尔全部地域的苏尼特部地方。

## 10. 西方各部落(阿尔秃厮部)

以下谈谈阿尔秃厮部即鄂尔多斯部。《北虏考》记述如下：

“阿尔秃厮部营七，故亦属亦不刺。今从吉囊，合为四营，曰哮合厮，

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众可七万。”

这里谈的不是亦不刺的七营而只是吉囊的四营。这里的叭哈思纳不详,唎哈斯、偶甚、打郎分别是《源流》的布哈斯(Bukhas)、乌格新(Ügeshin)、达拉特(Dalad)。明《实录》洪武七年七月条里也见有荒忽滩(荒花旦),同时,永乐十五年四月条里也有卜哈思的名字。

看来,现在所称鄂尔多斯是指陕西省北方河套地方的蒙古地名,是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七旗住牧的地方。然而所谓鄂尔多斯原来并非地名,原地名是 Ghool-un toor,意思是“为河所限之地”(即河套)<sup>①</sup>。据施密特(Schmidt)说:“鄂尔多斯之名系由成吉思汗大庙八百室(Ordos)起的,因此部族负守卫大庙之责而得名”<sup>②</sup>。鄂尔多斯这个名称最初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在这个名字出现的同时,<sup>498</sup>就以守卫大庙者而闻名了。由此看来,施密特的说法是可信的。以鄂尔多斯部为大庙守卫者,《蒙古源流》(卷五)达延汗自己也曾说过:“鄂尔多斯者乃为汗守御八白室之人,乌梁海者乃为汗守金谷仓库之人,均属大有福者。”所说八白室、君汗之八白室、或单称君汗,在《源流》里自从卫拉特托欢太师兴起以后,就屡次出现,是阿岱汗、摩伦汗和达延汗以下以至达赉逊汗世代可汗在神前即位的蒙古大庙。《源流》文字上明白记载这所大庙的位置是在鄂尔多斯部内,今鄂尔多斯七旗的盟名伊克昭(Yeke Joo),蒙古语就是大庙的意思。这是因为这里有大庙而得名。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六)《鄂尔多斯部》注里谈到这事说:

“穆案,鄂尔多斯盟名伊克昭,蒙古谓大曰伊克,庙曰昭。夫此大庙之名曷起乎?《理藩院则例》载:伊克昭境内有青吉斯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每年共出银五百两,以供祭祀修理之用。于该盟内,奏派贤能札萨克一员,专司经理。然则伊克昭之名为因青吉斯汗园寝得名矣。而园寝所在无的处。”

①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401页。

② 施密特《东蒙古史》第389页,注64。

最近塔费(Albert Tafel)在这地区调查以后,叙述如下<sup>①</sup>:

499 “达尔哈特(Darhad,或称左翼后旗,在包头对岸地方)东南王贝子(左翼中旗,位于鄂尔多斯中部偏东)有称为伊克伊金霍洛(Ighe Yetschen horo),即成吉思汗大霍洛(horo)之处,系鄂尔多斯部最大的灵场,由过去鄂尔多斯族之一的达尔哈特(Darhad)旗为该地世袭管理者。十七世纪后半期鄂尔多斯历史家萨囊彻辰(Sanang Sechen)所记八白室中,今尚存其二,藏成吉思汗遗骸。二白室互相密接,其一如另室之前室,入口南面,如中国宫殿然。鄂尔多斯地区尚另有达尔哈特旗守御的灵城二所,收藏成吉思汗的武器及汗第一皇后的遗物。每年六月二十一日,以骆驼车载三地灵物集于一所,举行成吉思汗大纪念祭。予据土默特人翻译所言,谓此时刑一白马,并飨列席者,以为例。此系一种祖先崇拜仪式,蒙古人从来认为最高之神是成吉思汗之灵。”

又。后来民国张慰西所记《成吉思汗园寝发见记》<sup>②</sup>,最为扼要。文稍长,兹引录全文于下:

500 “伊克昭盟中,有所谓埃锦赫洛者,成吉思汗之皇陵也。其地东西距神木县一百八十里,榆林府三百里,值郡王府之南,加萨府之东,新立东胜县治之东南。陵基幅员凡三十里,四周皆沙陀,近旁为游泥河,蒙人名曰忽机尔图沟。其上有庙,亦名忽几尔图招。守陵之官曰居陵掌盖。有陵户五百家,号称特尔罕。此特尔罕,对于蒙族有特权,一切徭役皆弗与,又以时持册出募,若游方僧道者。而所至蒙旗,必以牛羊布施之,不敢吝也。然必轮番而出,常以七、八十户居守之。居无室庐,或韦帐,或柳圈中。成吉思汗之陵,亦无宝城,无享殿,以白质大毳幕覆之,两幕相接,前幕供牺牲,后幕隔以锦帐,中供石匣,成吉思汗遗骸也。岁三月二十一日,为上陵期。先时即东北偏广场,树大幄,以白马白驼,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陈弓矢马蹶,设牲酪,拜奠如仪。是日也,凡近地王公台吉,皆躬亲灌降。远而漠北、河西,亦遣官赉祭物,不远千万里,跋涉而来。内而燕晋秦陇诸商人,则挟财货,驮茶布什物,以贸蒙人之马牛。露天列幙,盘亘十余里。坌涌雾积,日常数万人,历时七、八日,始各交易而退,亦煌煌乎大观矣。达拉特王且引申其说曰:弓矢马蹶,皆成吉思汗所亲

① 塔费《Meine Tibetreise》卷 I,第 103 页,注 1。

② 张尉西《成吉思汗园寝发现记》(《地学丛书》乙编,一)。

御者，弓矢藏之神幄中，马蹄遗于准噶尔境之沙阜上，届祭时，乃敬舁之往，盖以亲其手泽焉。白马白驼，则由七旗轮供之，老乃一易。易时先延喇嘛僧唪经数坛，别制银牌，结其鬣而系之。居恒纵之草地，无与牧者，先祭三日则自来，祭毕则自去。方祭之殷，则竟日植立幄外氍毹上，下栓系，不啮饮，亦自不咆嘶动走，尤神异云。”<sup>①</sup>

两条记录几乎完全相同，仅祭祀日期，前者说是六月二十一日，后者是三（恐怕是六字之误）月二十一日，是显著不同之处。张穆并没有亲自到过鄂尔多斯地方，所以说“园寝所在无的处”。但据塔费和张慰西说，成吉思汗大庙确实在鄂尔多斯济农嫡派左翼中旗、郡王府以南。由打拉特旗人守御着。

不过，这所河套的大庙始于何时？肯定在何处？这和成吉思汗的死地、墓地问题有关，一时还难确定。张慰西认为最初就在鄂尔多斯，而蒙古史大家屠寄曾辩驳说不是这样<sup>②</sup>。现在根据《蒙古源流》（卷四）所说：“可汗歿于图尔默格依（Törmegei）城，即灵州，……于彼处立白屋八间，……在阿勒台（Altai Khan）山阴，哈岱（Kentei Khan）山阳之大谔特克（Yeke Ütek）地方建立陵寝。”张穆把这座阿勒台山作阿勒坦山，说：“阿勒坦山即此右翼中旗西北之阿尔布坦山，《康熙图》载阿尔坦山在河套外腾格里泊西北五十里许，与喀尔喀交界，云云”<sup>③</sup>。默认这座大庙从元初就在河套。施密特（Schmid）也认为死在图尔默格依城的成吉思汗，把遗骸远途运到漠北地方去，很难凭信，推测陵墓当在死所的附近，可能葬在他生前所向往的黄河河畔母纳罕（Muna Khan）山地方<sup>④</sup>。当然，成吉思汗大庙应该认为可汗死后就已经营造。如果说明代才有，很难想像。但想像八白室自始就在河套附近，会如何呢？据箭内互博

① 按《成吉思汗园寝发现记》南园丛稿本，第1—2叶，“远而漠北河西”，作“远而漠北海西”。——译者

② 屠寄的《成吉思汗陵寝辩证书》（《地学丛书》乙编，一）。

③ 《蒙古游牧记》卷六，《鄂尔多斯部》注。

④ 施密特的书，第389页，注64。

士研究,可汗确是死在甘肃省清水县。他的墓地似乎是在遥远的漠北克鲁伦河上游附近的所谓萨里川哈老徒行宫<sup>①</sup>。何况河套并不是明代蒙古始终保持的地方,明初一度落入汉人之手,到天顺,阿罗出以后,蒙古人才再度夺回,直到成化以前,并不是安全的根据地。据《源流》载,大庙逐渐著名的托欢太师、阿岱汗时,似乎还没有在河套,确实见到河套内的八白室,还是摩伦汗、达延汗以后的事。想是由于明人夺去漠南,又被瓦刺逐出西方的蒙古,暂时失掉了八白室祭场,到天顺、成化以后,又获得河套,他们根据传闻大汗死的地点仿佛在这方面,便营造了这座庙,或者是满都古勒修的也未可知。霍渥尔特(Howorth)确信达延汗的根据地在漠北,而误认为这个汗晚年以后才向内蒙古发展,因此认为鄂尔多斯部的南下,也必定在这时期<sup>②</sup>。这当然是错误的。在达延汗以前就在河套有了八白室,由阿尔秃厮这个名称也可以了解确有鄂尔多斯部存在,《源流》的记载也很明确<sup>③</sup>。

502 据拉施特(Rashid)说:成吉思汗死后有乌梁依特(Uriangit)一千人担任陵寝守卫<sup>④</sup>。《源流》也说:乌梁海和鄂尔多斯同是君汗遗物的守卫者。在达延汗的话里称两者的关系是阿巴嘎(abagha [Vetter])<sup>⑤</sup>。《明史》(卷三二八)《瓦刺传》也载有也先逼迫朵颜卫所部迁到黄河母纳地方的事。据明《实录》说:成化年间,朵颜卫都督朵罗干之子脱火赤常住在西方,是河套少师阿罗出的亲信党羽。在这以前,正统初年,三卫酋长们动不动就侵入河套,寇犯延绥边

① 箭内互《元初史实解疑三则》(《蒙古史研究》第53—68页)。

②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401页。

③ 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在《源流》里从达延汗时出现,在明人记录里,除《实录》正德六年十月以后作为人名的阿尔秃厮出现以外,作为地名、部族名,到《实录》隆庆四年十月条,才见有我儿都司。《叶氏四夷考》里首次出现作袄儿都司。

④ 《蒙古史》卷一,第389页。

⑤ 施密特的书,第189页。

境。由此看来，鄂尔多斯大众的起源或也可推测是由兀良哈一派的殖民而兴起的，但不明确。

只就明确的来说，河套之虏始于天顺年间虏酋阿罗出的人据。不久又有毛里孩、孛鲁忽等侵入，但还止于时或出没寇掠，还没构成久驻住牧之患。可是从成化初年乧加思兰、满都鲁侵占以后，便完全变成了他们的根据地。此后，恢复河套的议论便成为明朝边防最大的问题<sup>①</sup>。而乧加思兰被亦思马因杀死，亦思马因又被达延汗灭掉，最后代表右翼势力的仍是西方出身的亦不刺。从《蒙古源流》里达延汗征讨右翼的记述，就可以看到亦不刺如何极端强横。《源流》里把亦不刺写作永谢布的伊巴哩太师。明郑晓的《吾学编·北虏考》里也载有“应绍不部故属亦不刺”。永谢布和应绍不当然是同音异译，指今察哈尔地方，亦不刺的势力当然也以这个地方为中心。然《吾学编》又说：“阿尔秃厮部故亦属亦不刺”，并记述亦不刺的势力范围，包括与亦不刺共同谋叛的阿尔秃厮即鄂尔多斯的满都赉阿固勒呼的领地。由《蒙古源流》载：“伊巴哩叛，右翼三万户悉应之”看来，可以推测永谢布的伊巴哩即亦不刺实际是右翼三万户的总盟主。而这个强悍的亦不刺也终于不免被达延汗所驱逐，黄河河套地方由可汗的爱子巴尔斯博罗特和他的儿子衮必里克等递相世袭，前面已经谈过了。

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那末巴尔斯博罗特曾一度篡夺汗位，到他的儿子们的时代，右翼全部领地都归于他一家的私领了。关于巴尔斯博罗特的嫡嗣衮必里克济农的强盛情形，已经屡屡谈到。明人的记录里频繁使用“套虏”这个成语，特别是在这个吉囊猖獗以后。《吾学编·北虏考》载，兴安岭以东部落，总共部众不过六万，小王子统治下的部众也不过五万，惟独吉囊一部有部众七万，由此可知他的强盛情况。当时《译语》著者所以把小王子的宗党部落

<sup>①</sup>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

也都划归河套之内，是完全由于被它的盛势迷惑了。尤其饶有兴趣地表述了这个右翼济农强盛逐渐取代了小王子势力的是小王子称呼的变迁。据明人记录，把蒙古可汗叫作小王子是从小儿可汗摩伦汗开始的，后来达延汗、博迪汗都曾称作小王子。到他的儿子打资逊汗才开始称打来孙，但起初还每每多冠以小王子打来孙，后来逐渐免去冠称，到图们汗以后才完全以名传称，废掉了小王子称号。这显然不外是表明右翼日益强盛，小王子威望日衰，明人接触的虏骑口中逐渐听不到小王子称号了。以前明人听到的是著名的小王子，后来改为吉囊或吉能，以后便是俺答等顺义王的名字。这样看来也就思过半了。

504 在吉囊的事业里，除了凌驾小王子而统率右翼，和南下侵掠明边以外，就是征伐西海的亦不刺。起初，正德五年末，被达延汗打败而逃窜的亦不刺、阿尔秃厮等，率领余党，徘徊于西方，明甘肃边外，不久逃到西海去了。西海就是青海。《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说：

“西宁即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

窃据在这里的亦不刺等还可以要截西域通贡的道路，几次侵犯明边，频频抢掠附近诸番族(西藏人)。后来，到正德九年，明经略哈密之余兵，在总制彭泽统率下大举来伐，阿尔秃厮逃跑了，终于没有回来，但亦不刺在明军撤退后又回来了，并逐渐积蓄势力。嘉靖九年前后，同小王子所结的深怨也解开了，便常常到河西方面活动。当时别酋卜儿孩，原属小王子麾下，逃来和西海亦不刺伙并，且早有和中国通好的素愿。嘉靖十一年(1532)，假托入贡的西番，秘密地和中国通款<sup>①</sup>。吉囊征伐西海，正是这时。据明《实录》嘉靖十二年(1532)二月载，没能得到进窥延绥、榆林机会的吉囊，另遣

<sup>①</sup> 这条大部分是依据《明史·西番诸卫传》。



五万骑突出，直入西海，击溃亦不刺营，收其部落大半。刚刚逃脱了的卜儿孩不久又回来休养生息。巨酋亦不刺这时死了，后来济农族党渐向西方发展。总之，由于这一战役，吉囊威力当然大为增长，和明总制唐龙说：“以夷制夷，中国之利也”<sup>①</sup>相反，吉囊的名声却愈益威逼明人。此后十年间，是吉囊的全盛时代，诸弟俺答等也是他很好的帮手，明廷和小王子也只好对他表示畏惮。到嘉靖二十一、二年，吉囊病歿<sup>②</sup>，诸子不相属，互分牧地而散居河套、河西 505 等地。于是，盛势便转移到长弟俺答身上。《明史·鞑靼传》等所说：“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河西，势既分，俺答独盛”，就是这种情形。《蒙古源流》也说：衮必里克死，九子各自割据而称九汗。其长子“诺延达喇济农占据四营”的四营，或者就是《北虏考》所说的哱哈厮、偶甚、叭哈思纳、打郎等四营。

## 11. 西方各部落(满官嗔部)

其次，《北虏考》记述满官嗔六营说：

“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合为六营，曰多罗田土闷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刺，三部众可四万。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诸种中独强，时寇延宁宣大。”

这项记录里有误字错简。最前面的营名“曰多罗田土闷畏吾儿”，应该按中岛竦所说，改为“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sup>③</sup>《皇明九边考》、《殊域周咨录》、《渊鉴类函》等所载都是这样。多罗土闷这一名称，明《实录》、《全边略记》、《明史纪事本末》等都作哆啰土蛮，就是七土默特(Dolohan Tümed)的意思。这就是《蒙古源流》(卷六)里所说的“阿尔萨博罗特墨尔根鸿台吉统率七土默特”。阿尔萨

① 《实录》嘉靖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条，明总制陕西三边尚书唐龙的话。

② 参看(注17)[本书第345页注③]。

③ 中岛竦《蒙古通志》第306页。

博罗特是达延汗的第四子，也就是明人记录里的我折黄台吉。据《北虏世系》说：其子不只克儿台吉“营名多罗土蛮，在山西偏关边外六七百里住牧，水泉、得胜二处互市”。但不久这个地方似乎被巴尔斯博罗特的二子阿勒坦汗（俺答）兄弟吞并了。《蒙古源流》（卷六）说：

506 “阿勒坦汗占据十二土默特而居，拉布克台吉占据土默特之乌古新而居。”

第二营名叫畏吾儿，《实录》嘉靖三十年（1551）五月条作委兀儿慎。《武备志》所引《兵略》作威兀慎，《北虏世系》作威武慎。总之是俺答的子孙。第三兀甚就是前述拉布克台吉的乌古新。肖大亨的《北虏世系》和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卷二）等都称作兀慎打儿汗刺布克台吉。说它的营：

“在大同镇边堡正北克儿一带住牧，离边约一百七、八十里，大同守口堡互市，即阳和后口。”

又《北虏世系》、《三云筹俎考》、《兵略》里，都有详细的世系图谱。

叭要，《实录》作伯腰或摆腰。《殊域周咨录》作拔要。恐怕是起源于元代的伯要歹。《蒙古源流》也作巴雅果特。据《兵略》和《北虏世系》、《三云筹俎考》说：俺答次子不彦台吉之子称摆腰把都儿台吉。可能和这个营名有关。又，或者和兴安岭以东的喀尔喀五部落的把岳忒部名称也有关系。兀鲁，元代既以兀鲁兀、兀鲁兀惕部出现。《源流》里也见有鄂罗郭特、乌喇特，这个部和科尔沁部也有关系。《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条作兀禄。据《兵略》、《三云筹俎考》和《北虏世系》说：辛爱黄台吉的两个儿子有一个五路把都儿台吉。兀鲁可能和他有关。最后，土吉刺在《殊域周咨录》里作土不刺，当然不正确。《蒙古源流笺证》认为是王吉刺，可能比较正确。《蒙古源流》（卷六）《笺证》说：“土吉刺者王吉刺之误。即下文之鸿吉刺特，与乌古新，皆元时旧部也。”若是这

样,《源流》里频频出现的洪吉刺特、洪奇刺特,就是元代帝室通婚部落的弘吉刺了。

507

我想土默特这个名称可能和元代秃马惕部有关,但不详。明代,在《源流》(卷五)里,岁次癸酉(景泰四年),土默特之多郭郎台吉(Dogholang)弑乌珂克图汗时才出现。多郭郎台吉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的子孙,不久就被满都古勒汗所诛。但到达延汗时,率领这个地方的毛明安部的酋首中有多郭兰阿固勒呼(Togholan Aghulkhu)。多郭兰阿固勒呼也以勇士著称,但当时土默特酋首中最著名的是蒙郭勒津察库特(Monggholchin Chegüd)的和赛塔布囊(Khosai Tabunang)。和赛是满都古勒汗同满都海彻辰福晋所生末女额锡格公主(Eshige Günji)的丈夫。曾是义弟巴尔斯博罗特的扶养者,后来做了衮必里克济农的舅父。他就是有名的强酋火筛。他的最后下场不详。总之,如上所述,这个地区被达延汗吞并以后,土默特地方就成了汗的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的分地,再后就被俺答占据。因此,《北虏考》也说:“故属火筛,今从俺答”,似乎中间省略了我折黄台吉一节。后来俺答子孙里留居归化城的就把它称为归化城土默特,迁往东方的就成了辽西边外的土默特部。由这些事实可见俺答的分部无疑是属于土默特万户的。

据《蒙古喇嘛教史》说:多郭郎台吉是多伦土默特人,杀了可汗以后<sup>①</sup>,

“其后,阿寨台吉第三子满都古勒台吉……岁次癸未,年三十八即位。杀多郭郎台吉。统摄多伦土默特部众。”

根据这种说法,那末,多伦土默特起初是多郭郎的领地,到这时才落入可汗之手,不久又落到和赛塔布囊手中。达延汗合并土默特以后,归汗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所有,以后便属于阿勒坦汗支配了。

508

然据明人记录,以郑晓《吾学编》为首,都认为俺答的分地是满

<sup>①</sup> 《蒙古喇嘛教史》第59页,《蒙古源流》卷六。

官嗔,或作满官填<sup>①</sup>、满官正<sup>②</sup>、猛古振<sup>③</sup>、莽观镇<sup>④</sup>等。土默特这个名字全不见于明人的记录。据《吾学编·北虏考》说:“正德间,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所说的长子阿尔伦大体相当于达延汗的次子乌鲁斯博罗特,次子阿著相当于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这些前面已经谈过。所说末子满官嗔可以考订为是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墨尔根鸿台吉。因为达延汗的十一个儿子中,一向受到明人注意的三个人,必定是这些儿子中的年长者,长子图噜博罗特、次子乌鲁博罗特夭亡后,仅次于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不外是四子阿尔萨博罗特。如果是这样,那末阿尔萨博罗特的分部是七土默特,它所以称作满官嗔,可能是由于这个分部的名称所起的绰号。土默特和满官嗔两部实际是同一个部,这就更明确了。

那末,明人为什么把土默特称作满官嗔呢?霍渥尔特说:满官嗔是人名,是它的领主墨尔根鸿台吉的讹传<sup>⑤</sup>。这种说法不足取。中岛竦和《蒙古源流笺证》都说:“满官嗔即蒙郭勒津的异译”<sup>⑥</sup>。最为可信。《北虏考》等所说:“满官嗔部故属火筛”的说法,和《源流》里把土默特旧主写作和赛塔布囊正相吻合。满官嗔的火筛无疑就是蒙郭勒津的和赛。看来蒙郭勒津原来是七土默特(或为八营)的一部,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强酋本部。因此,不久,在明人中间便传为土默特全部的代名词了。还有,今辽西边外的东土默特王府,也叫作蒙古锦王府,即蒙古勒津王府,这表示土默特与满官嗔的关系不浅。有人说蒙古锦王也简称锦王,这是拘于字面,而忘了根本事实的错误。

《吾学编》中记载满官嗔的部酋,俺答之前,直接是火筛,这

① 明《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

② 《全边略记》卷三,《宣府略》万历四十四年条。

③ 《实录》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壬午条。

④ 岷峨山人《译语》。

⑤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

⑥ 中岛竦《蒙古通志》第310页,沈曾植、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

和说河套部从亦不刺直接传到吉囊，同是简略的笔法，应按《源流》记载，河套方面，在吉囊之前有巴尔斯博罗特，满官嗔方面，还夹有俺答之前也有阿尔萨博罗特一代。但阿尔萨博罗特以前就只有七土默特，阿勒坦分部被称十二土默特，所说七和十二，仅是属部数目之差，可能是扩大了阿勒坦全盛时代所领的领域。和赛以后是怎样传给阿尔萨博罗特的？阿尔萨博罗特又是怎样传给阿勒坦的？都不详。恐怕是因无嗣继统的关系，他们授受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争夺。

最后，所说：“三部众可四万，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诸子中独强，时寇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这和《译语》所说：“曰纳逊纳不孩，亦小王子宗党，与吉囊、俺答阿不孩辈，兵至数十万。常据河套，与榆林、固原、宁夏诸边相望。”大同小异。所说纳逊纳不孩可能是阿速阿不孩，阿速部的酋长。同样，《译语》里说：

“曰阿刺慎，曰莽观镇，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住牧，云是分地也。牛羊多于马驼，不时为患，若大举入寇，必纠套虏，以恣猖狂。小王子不与也。” 510

这是前述的哈喇嗔和满官嗔。有关吉囊和俺答，应该论述的还多，容待以后再说。

最后，《译语》说：

“曰瓦刺答里巴，曰尾白儿丞相，与甘（州）凉（州）诸边相望。”

《北虏考》说：“又西为瓦刺，可五万人，世与土鲁番为仇。”这必定是西方的瓦刺和土鲁番。关于尾白儿丞相，从“近闻……皆小王子所兼并”来看，当是太师亦不刺。

魏焕的《九边考》（卷九）《甘肃镇·边夷考》说：

“甘肃之边，北虏止二种，亦不刺盘据西海，瓦刺环绕北山。其余皆西番，种类不一。洮河西宁一带附近番族，以茶马羁糜而已。其余远番

止令通贡。土达元万户把丹之后安置平凉，今为亦不刺所据。哈密诸番卫，本中国藩屏，今为吐鲁番所破。……”

这事也容待另外论述。

## 12. 六万户考

511

明代的蒙古制度里有所谓六万户 (Jirghughan Tümen)。《源流》里常见左翼三万户和右翼三万户等说法，也合称蒙古六万户。只是单称六万户时，一般用作全蒙古部众的意思。把蒙古称作六万户，最初见于《源流》(卷五)满都古勒汗条。这种说法可能根据元代蒙古四十万户，被明军击溃后，仅剩下六万户的传说而来。《源流》(卷五)顺帝多袞特穆尔(Toghon Temür)弃大都而逃条说：

“时，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惟脱出六万，其三十四万俱陷于敌。于是，先后脱出六万人，聚集于克呼伦(Kerülen)河边界，起造巴尔斯和坦(Bars Khoton)城居住。”

尽管这种传说不足完全凭信，但在蒙古确有六万户的说法，就其由来作出这种说明，这点可以凭信。据清《太祖实录》载，天命五年(1620)正月，清太祖致书蒙古林丹汗(Lingdan Khan)，其中有“我闻，明洪武取尔之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几句话。可见这种传说不仅流传于蒙古，满洲女真人也都知道。

512

这六万户分左右两翼，可汗统率全体并直辖左翼三万户，另有济农(副王)率领右翼三万户，附属于可汗，这也无庸置疑。施密特说左右两翼分治是汉代匈奴的遗制<sup>①</sup>，但朔北时代的鲜卑也有同样的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所置的左、右、中三个万户的制度<sup>②</sup>。《蒙古源流》里也有早在也先时代“时，卫拉特右翼之

① 施密特的书，第405页，注17。

② 《成吉思汗实录》第339—341页和第368页。

阿拉克丞相(Baraghun Ghar-un Alak Chingsang)、左翼之特穆尔丞相(Jegün Ghar-un Temür Chingsang)二人前来,云云”,可见这时已经分为左右两翼了。针对南方汉民族,塞北民族展开左右两翼是经常的。只是,汉代匈奴的左右贤王自不必说,就是成吉思汗的三万户里,单于、可汗也高居于万户之上,而明代蒙古的制度则是可汗兼摄左翼之长,这点显然不同。尤其在尚右卑左的蒙古,可汗却率领左翼,很难理解。可能是由于受到西方瓦剌部压迫的结果,造成这种不自然的变化。所谓左翼可能是蒙古势力的中心。

这六万户之中,当然各部族分别各有任务。霍渥尔特<sup>①</sup>叙述《源流》里达延汗征伐右翼一事说:

“可汗催促左翼三万户兵及盟亲科尔沁兵,速向右翼三万户进军。……可汗立于战阵前,对兵众训谕云:‘鄂尔多斯为守御君汗八白室之人’幸运之民;而尔乌梁海亦守君汗宝贵遗物之人,幸福之民,尔与科尔沁合,互相知照,与鄂尔多斯一决雌雄。十二土默特抗十二部落喀尔喀,永谢布部众敌八部落察哈尔。”

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是右翼三万户;察哈尔、喀尔喀、乌梁海是左翼三万户。这种判断,根据其他记载,大致不错。关于右翼三万户,《源流》还列举它们的代表人物说:“鄂尔多斯哈尔噶坦(Ordos Kharaktan)之拜音珠固尔达尔罕(Bainchukhur Darkhan)、永谢布之布哩雅特(Yüingshiyebü Buriyad)之珠尔噶岱墨尔根(Jirghughatai Mergen)、土默特茂明安(Tümed Maghu Mingghan)之多郭兰阿固勒呼(Togholan Aghulkhu)”。它们的位置是,鄂尔多斯相当于今同名的河套伊克昭盟地方,永谢布大约在今察哈尔到苏尼特部地方,土默特则以归化城为中心延伸到乌兰察布盟地域,这是右翼。左翼察哈尔万户包括克什克腾部大约相当于今锡林郭勒盟境内,乌梁海万户接连鄂尔多斯北部,指永谢布万户北部地方,

<sup>①</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374页。



喀尔喀万户接连察哈尔万户北边、以喀尔喀河为中心的地区。科尔沁部的部众当然在六万户之外，当时已由呼伦贝尔地方更向嫩江水滨扩展。上引《吾学编·北虏考》里所谓部，就是指这些万户，下面有许多营即现在的部，已如上述。

再者，达延汗的这种六万户制度，后来虽然经过若干变迁，但仍保持着旧制度的面貌，直到清初，还保存着这种称呼。后述《源流》(卷六)图们札萨克图汗条下，载有全蒙古五执政理事，实际是指这六万户里除被达延汗击溃的乌梁海万户以外的五万户的代表性酋首。加上图们汗自己，仍然可以凑足六万户之数。至今内蒙古大致分别为伊克昭(Yeke Joo)、乌兰察布(Ulanchab)、锡林郭勒(Shilin Ghool)、昭乌达(Joo Uda)、卓索图(Josotu)、哲理木 514 (Jerim) 六盟制，大致可以设想是根据过去六万户的旧制的。当然，乌梁海万户已经灭亡，无踪迹可寻，喀尔喀万户已经分散，科尔沁部的哲理木盟已经南下，尤其清初的经略，统率各部的可汗和济农已被消灭，其中各部落也有所更替，旧制度颇有变更，但从所谓六盟制度，大约还能推测往时六万户的位置<sup>①</sup>。

(原载国际基督教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论丛》

第一辑，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十月)

---

① 汉字专门名词下面所缀的拉丁字，大体是依据施密特的书，也多少作些改动。

## 六、察哈尔部的变迁

521

### 1. 察哈尔部的根据地

蒙古汗位，在成吉思汗的正统达延汗(Dayan Khar)之后，就传到了察哈尔(Chakhar)部。后来，察哈尔部的盛衰究竟怎么样呢？达延汗在位期间，他的长子图鲁博罗特(Törö Bolod)夭亡了，他的嫡孙博迪阿拉克汗(Bodi Alak Khan)嗣位，后来又传给他的儿子达赉逊库登汗(Daraisun Küdeng Khan)。《蒙古源流》(卷六)说：达延汗“在位七十四年，岁次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年八十岁而歿”，其子“图鲁博罗特、乌鲁斯博罗特(Ulus Bolod)二人，系壬寅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生”。接着又说：

“图鲁博罗特，于汗在时，岁次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年四十二歿。子博迪台吉生于甲子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至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年四十一岁即位。……在位四年，岁次丁未(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四十四岁歿。生子达赉逊库登台吉、库格珠特台吉 Kükjütei Taiji)、翁袞都嘎尔(Ongghon Toghar)三人。长子达赉逊库登台吉，甲辰年生，岁次壬申，年二十九岁，于白室前即汗号”<sup>①</sup>。

但是，这最后达赉逊汗的生年，当然应该依照德译本改为“庚辰年生(正德五年，1520年)，岁次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年二十九岁”。不然就和其他人的年龄也都不符合了。不过，难道只是这一点，其他的记述都对吗？

<sup>①</sup> 在《蒙古源流笺证》里，这里是：“长子达赉逊库登台吉，甲辰年生(王静安校：甲辰当是甲申之讹)，岁次戊申(嘉靖二十七年)，年二十九岁，于白室前，称汗号。”岁次戊申是对的，甲辰年的注里所说“甲辰当是甲申之讹”，虽是王国维先生特意校定的，还是不得要领。这么一来，从甲申年到戊申年，也不合所谓二十几岁的年数。这还一定是只数了从辰年到申年的十二支的数目，而在加上十干时搞错了。(参看《论达延汗》里的满都古勒汗条)

据传，次子乌鲁斯博罗特受达延汗之命，作了右翼济农（Jinong—副王），可是不久就被杀害了，其弟巴尔斯博罗特（Bars Bolod）代他作了右翼济农。这是著名的达延汗征讨右翼亦不剌（Ibrahim）的结果，当时正是正德四、五年间。但另据《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载，却说这巴尔斯博罗特曾一度篡夺汗位，其经过情形如下：

“其后，因博迪阿拉克因年幼，其叔巴尔斯博罗特即大汗位。后博迪阿拉克率左翼三万户，跪拜于八白室前，欲即汗位，励声谓巴尔斯博罗特曰：‘汝非法即汗位，今如谢罪，吾将释汝’。巴尔斯博罗特应曰：‘汗言极是，我当谢罪。’博迪阿拉克汗曰：‘此言甚是。’即拜于八白室前，即可汗大位。”<sup>①</sup>

所谓八白室，是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的陵寝。据《蒙古源流》（卷六）说：巴尔斯博罗特与图鲁勒图公主（Töröltü Günji）是孪生，甲辰年生（成化二十年，1484年），“年二十九岁，于壬申年（正德七年，1512年）为济农，在位二十年，岁次辛卯（嘉靖十年，1531年），年四十八岁卒。”倘若这个传说不错，那末这时候博迪阿拉克汗还年幼，恐怕不过十岁上下，必定是在正德八、九年之际。不过，达延汗征伐右翼后，还征伐了乌梁海，从时间上看来，或者稍迟些，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此后不久，达延汗便丧失了自由，必定由其子巴尔斯博罗特取而代之了。明人的记录里也载有此事。如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

“正德间，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太师亦不剌弑阿尔伦，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虏，自亦不剌始也。阿尔伦二子，长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称小王子，未几死。众立卜赤，称亦克罕。”

从阿尔伦是长子，他的儿子有卜赤（博迪）、乜明（也密力）等看来，图鲁博罗特好象是长子。不过，如果是图鲁博罗特，他夭亡了，并

<sup>①</sup> 藤冈胜二译《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卷四，第21页。小林高四郎译《蒙古黄金史》第180—181页。鲍登（C. R. Bawden）《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第191页。

没有被亦卜刺弑杀。被亦不刺 (Ibrahim) 弑杀的是次子乌鲁斯博罗特。这里明人记载有些混乱。下文,次子阿著又是吉囊 (Jinong) 俺答 (Altan) 之父,显然应该是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这个巴尔斯博罗特因卜赤 (博迪汗) 年幼而自称了小王子。明人所称的小王子是指蒙古可汗,因此肯定是篡夺了汗位。所说“未几死”,不知究竟是多少,然就“众立卜赤,称亦克罕”来看,至此博迪汗继立,才正了汗位。明人把克罕当作可汗,其实不然,所谓亦克罕,即 Yeke Khan,意思是大汗。

如巴尔斯博罗特死后,博迪汗取而代之,当是巴尔斯博罗特的歿年,即岁次辛卯,嘉靖十年的那一年,如果象《黄金史》所说的,巴 524 尔斯博罗特早就退而避位,应该还稍早些。这样,明人记载里所说的“正德间”,也就符合了。总之,由此可见,所谓达延汗岁次癸卯、嘉靖二十二年,年八十岁歿,和博迪汗甲辰年、嘉靖二十三年,年四十一岁即位,这些都是瞎说。这时距著者的年代较近,用十二支计算的纪年,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大错误呢?是否因为《源流》著者萨囊彻辰 (Sanang Sechen) 是巴尔斯博罗特的子孙,就故意隐瞒了他的近祖篡夺汗位的劣迹呢?尽管《黄金史》这样明确记述了,却对明人也都传说巴尔斯博罗特篡了位的事,《源流》绝口不提,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尽管完全隐讳了巴尔斯博罗特篡位的事,但《蒙古源流》也不得不记载他篡位后的一些余波,即在前引博迪阿拉克汗四十一岁即位条的下面,接着说:

“科尔沁之巴图鲁摩罗齐 (Baghatur Molojai) 建议,右翼原系强干之传,或征掠以离散之,或酌量入于左翼,均分之。博迪阿拉克汗然其言,正欲往征右翼之际,察噶青安桑 (Chaghaching Asang) 太后降旨曰:‘尔等议以均分此三万人乎?从前科尔沁之苏尔塔该王 (Surtukhaya Ong) 既破达兰特哩衮 (Dalan Terigün) 之大队后,奏曰:此右翼三万人,

若仍留一处,必貽患于后嗣。若将两部落人等兼摄于察哈尔(Chakhar)、巴雅尔(Bayar),而令大永谢布(Yüngshiyebü)之二十万、科尔沁与我和同,将十二土默特(Tümed)合并于十二鄂托克喀尔喀(Khalkha),庶可久安。我烈祖曾降旨诘责曰:戕害我子之仇人,业已寻得。伊巴哩(Ibiri)、满都赉(Mandulai)二人之恶,业已败露。若将此四十万蒙古所余之六万人尽灭之,岂得为人主功乎?今尔自以为胜于我烈祖乎?乃违其旨,而欲吞此右翼三万众耶?一则我烈祖所定永固升平之大统,岂得毁坏,二则曾闻赛音阿拉克(Sain Alak)之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Gün Bilik Mergen Jinong)之子布扬郭赉噶尔岱青(Buyangghulai Toghar Daiching)称为见敌则不退缩,击之则披坚死战,勇于战斗之大巴图尔。其伊勒特阿勒坦(Ilte Altan)之子僧格都古棱特穆尔(Sengge Dügüreng Temür),则称为能著全副盔甲,跳越台拉克之驼只。墨尔根济农之子诺木塔尔尼郭翰(Nom Tarni Ghowa)台吉之子库图克台沙津(Khutuktai Sechen)台吉,则称为能知既往未来之墨尔根。布扬郭赉都噶尔岱青之子伯尔格岱绷(Bergei Daibung)台吉,则张弓能两臂相向,遂称为鄂勒博克图鄂库克,能将驰狐之尾按箭射断。伊弟布尔赛哈坦巴图尔(Borsai Khatan Baghatur),能穿射三镞。今若相残,能之固善。如不能,则人已皆致骚动矣。因降旨谏阻。子博迪阿拉克汗遵母后之言,遂止不行。以致大国安享太平。在位四年,岁次丁未,年四十四岁歿。”

罗密的《蒙古世系谱》(卷四)所记载的,也几乎相同<sup>①</sup>。这右翼强

① 《黄金史》里也提到这事,但《蒙古世系谱》(卷四)所述最近似《源流》。它说:“钵帝阿拉克汗,汗为巴图孟克大衍汗之长孙,图鲁博罗忒之子。即位后,科尔沁之巴图鲁摩罗钺告汗曰:‘右翼三万,暴虐成性,盍讨灭之,以其所属,分附左翼三万。’汗从之。将发兵,母察哈章太后止之曰:‘不可。昔伊祖大衍汗征右翼三万于达兰图鲁,时,科尔沁之乌鲁图海王奏曰:此三万之众,群居萃处,后世必为子孙忧,请以察哈尔、鄂尔多斯两国,汇居一所。而以永奢布分居科尔沁,以十二土默特分摄十二喀尔喀。伊祖曰:杀我乌尔思博罗忒者,义巴来太师、满都赖阿噶尔古也,诛之可耳。右翼三万之众何与焉。悉宥之。昔四十万蒙古,所存惟此六万耳。今若毁之,何恃以立国?祖有明训而违之,是废先人之照也。且吾闻之,巴尔思博罗忒长子衮必力克库(墨力)墨尔根哈拉济农之子布扬古里都拉尔代清,遇敌勇往,不俟众甲,万夫不能当。墨尔根哈拉济农之二弟阿尔滩之子僧哥都楞忒睦尔能跃驼峰而上,墨尔根哈拉济农之孙呼图克台塞臣台吉知未来事,博尔根代棚台吉从狐射其尾,次第皆中,其弟卜尔帅哈滩巴图鲁累铁镞三重,射之没羽。其技能如此,能必其可灭乎?苟灭之不能,如国事何?’汗从母言,兵止。在位四年崩。子他赉孙嗣。”

酋,当另行详述。但由此可以看出,可汗勉强容忍右翼强悍而拔扈的情形了。

又,《皇明北虏考》在前段之后,接着说:

“亦克罕大营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又东有冈留、罕哈、尔填三部。……三部可六万人,居沙漠东偏,与朵颜为邻。西有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南有哈刺嗔、哈连二部。……北有兀良罕营 526 一。……又西为瓦刺,可五万人,世与土鲁番为仇。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

说东部的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在沙漠以东,与朵颜为邻,因此当是今兴安岭以东地方;西部的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里的阿尔秃厮即鄂尔多斯(Ordos),当为今河套伊克昭盟(Yeke Joo)地方,满官嗔是土默特蒙郭勒津(Monggholchin),当为今归化城土默特、乌兰察布(Ulanchab)盟地方;剩下的应绍不即永谢布(Yüngshiyebü),当在它的东部、今察哈尔北部;南部的哈刺嗔、哈连二部靠近察哈尔南部,张家口、独石口边外。其次所谓兀良罕一营,可能就在今乌拉特(Urad)、茂明安(Maghu Mingghan)、四子部落(Dörben Keüked)、苏尼特(Sünid)、阿巴噶(Abagha)、阿巴哈纳尔(Abaghanar)一带。所说西边的瓦刺,是占据外蒙古西半的大部落;所谓土鲁番,即以今吐鲁番(Turfan)地方为中心的东察哈台汗国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所谓亦克罕的五大营,肯定是以今锡林郭勒盟(Shilin Ghool)为中心、跨昭乌达盟(Joo Uda)一部分的地区,也就是内蒙古的中心地区。其中又分左(召阿儿=Jegün Ghar)、右(把郎阿儿=Baraghun Ghar)两翼,另外还有察罕儿(Chakhar)和克失旦(Keshikten)等部<sup>①</sup>,而可汗屯牧在中央,五营环卫。地方可能就在今达尔泊(Dal Naghur)畔,故元旧都应昌府附近。岷峨山人的《译语》记述这事说:

<sup>①</sup> 和田清《论达延汗》八:《小王子的本宗部落》,原书第483—490页。

“顷汉番人有归降者，译得其语曰：沙漠真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邨者，其丘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平地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求一卷石勺水无有也，渴则掘井而饮。虏酋号小王子者居于此，名曰可·可·的·里·速。犹华言大沙窠也。西南曰青山、曰照壁山、曰草垛山、曰桦皮岭、曰威宁海子、曰东西二海子、曰野马川、曰羊圈堡、曰桦林沟、曰杏园、曰松林。虏常往来住牧于此，一便水草，一便蔽翳，一便窥伺也。俱与宣府西路西阳河、渡口堡、柴沟堡、洗马林、新河口、新开口、膳房堡、张家口诸边相望。”

可见通过宣府西路边外，往来于威宁海子等处。这就是达延汗以后各小王子的本宗部落，也就是察哈尔部的根据地。《蓟门考》所说的客列木母也是指这一带地方<sup>①</sup>。

再从附近克什克腾(Keshikten)、浩齐特(Khaghuchid)、乌珠穆沁(Üjümüchin)、苏尼特(Sünid)等部落的成立情形看来，也可以了解察哈尔本部确曾在这一带。克失旦即克什克腾部的名字，和元代的怯薛歹一样，是可汗的亲卫队，<sup>②</sup>前面已经说过。《蒙古源流》(卷六)载达延汗封他的儿子到察哈尔部说：

“斡齐尔博罗特(Wachir Bolod)统率察哈尔之八鄂托克克什克腾，格呼博罗特(Gere Bolod)统率察哈尔之敖汉(Aokhan)、奈曼(Naiman)，阿尔博罗特(Ara Bolod)统率察哈尔之浩齐特(Khaghuchid)。”

即达延汗的十一个儿子中，曾把第五子斡齐尔博罗特(阿赤赖台吉)、第九子阿尔博罗特(称台吉?)和第十一子格呼博罗特(五八山只台吉?)三人都封在察哈尔部内。其中，仅斡齐尔博罗特的子孙后来繁衍绵长。《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三)《克什克腾部总传》说：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

<sup>①</sup> 《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七所载米万春《蓟门考》的《东虏考》说：“东虏酋首土蛮，系残元遗孽小王子之苗裔也。其父打来孙同弟阿牙台皮、卜以麻等存日，原在宣镇正北大漠，地名客列木母一带住牧。”

<sup>②</sup> 参看和田清《论达延汗》八、《小王子的本宗部落》。原书第483—490页。



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界翁牛特及巴林，西界浩齐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界翁牛特，北界乌珠穆沁。元太祖十六世孙鄂(斡)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刺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子达尔玛有子三：长索诺木，次巴本，次图垒。服属于察哈尔。天聪八年，索诺木率属来归。”

斡齐尔博罗特是在肖大亨的《北虏世系》里认为是歹颜哈(达延汗)的第五子阿赤赖台吉，并在他的世系里加注说明：“在薊镇之外，与土蛮相连，离边二千五、六百里，不贡不市。”他的世系如下：

阿赤赖台吉——打赖台吉——打儿汗台吉——土麦黄台吉(兄弟三人)  
——威敬台吉——哈味七庆台吉(兄弟七人)

又，郑文彬的《筹边纂议》(卷一)和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说，北虏各支宗派里“所管部落克失探官儿”、“打来那言(打赖台吉)生二子，长子打儿汗那言生秃浼台吉(土麦黄台吉)兄弟三人，次子委正那言(威敬台吉)”，和上述世系略同，虽然不见《蒙古王公表传》里所传的沙刺勒达墨尔根诺颜和达尔玛的名字，但既然说同是斡齐尔博罗特(阿赤赖台吉)的子孙，是克失探官儿(克什克腾翼)的首长，无疑是他。酋名的不同，与其说是别号，莫如说是由于省略脱漏的结果所致。

斡齐尔博罗特的子孙这样传下来了，而其他两个儿子格呀博罗特和阿尔博罗特的后裔，不久便被本宗图鲁博罗特、博迪汗父子和他的儿孙取而代之，因而他们的部落敖汉、奈曼(格呀博罗特)和浩齐特(阿尔博罗特)的酋首世系已经完全不同了。敖汉、奈曼是图鲁博罗特的次子纳密克(其实就是乜明)的子孙，后面还要论述。关于浩齐特部，在《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五)《浩齐特部总传》里，继记述距今北京的里程和疆域四至以后说：

“浩齐特部在独石口外，……元太祖十六世孙图鲁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弟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翁袞都喇尔台吉裔详乌珠穆沁、苏尼特二部传。库登汗孙德格类号额尔德尼琿台吉。子五：

长奇塔特札干杜棱土谢图,次巴斯琿土谢图,次策凌伊勒登土谢图,次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次茂海墨尔根。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天聪八年,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相、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携户口驼马,自喀尔喀内附。遣使迎宴,赉甲冑、雕鞍、蟒服、银币。额琳臣属有先附者五十三户,仍命辖之。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策凌伊勒登土谢图偕乌珠穆沁诸部长表贡方物。……”<sup>①</sup>

阿尔博罗特的后裔,不见踪迹,代替它的是达赉逊库登汗的子孙。这或者象《登坛必究》所说:“所管部落哈喇哈官儿兄弟七人”,或“兄委正台吉,弟得克赖台吉,兄弟六人。”得克赖台吉或许就是库登汗之孙德格赖,也未可知。同样,关于乌珠穆沁部的情形,《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四)《乌珠穆沁部总传》说:

530 “乌珠穆沁部在古北口外,……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喇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齐特部总传。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总传。次翁袞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子五:长绰克图号巴图尔诺颜,次巴雅号赛音冰图诺颜,次纳延泰号伊勒登诺颜,次彰锦号达尔汉诺颜,皆早卒。次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偕绰克图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天聪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多尔济偕喀尔喀部车臣汗硕垒、浩齐特部策凌伊勒登土谢图、苏尼特部叟塞巴图鲁济农、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札萨克图巴图尔济农等,表贡方物。……”

关于苏尼特部,该书(卷三十六)《苏尼特部总传》说: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外,……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其部曰苏尼特。兄库登汗、弟翁袞都喇尔台吉裔,详浩齐特、乌珠穆沁二部传。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子四:长布延琿台吉子绰尔袞,居苏尼特西路,次贝玛墨尔根伊勒都齐,次布延泰车臣贝哩卓罗克图裔不著,次布尔海楚琥尔子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居苏尼特东路。

<sup>①</sup> 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四十四年内府刊本、卷三十五、第1叶,“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相,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原句圈断为:“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桑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译者

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天聪九年，绰尔衮子叟塞偕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遣使贡方物。……”

达延汗的长子图鲁博罗特一开始就驻牧在漠南，说他是从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当然是错误。到了他的孙子达赉逊库登汗时，兄弟三人分别成了浩齐特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的始祖。在前面所引《蒙古源流》中已见到，除长子达赉逊库登汗以外，次子库格珠特台吉是苏尼特部始祖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三子翁衮都噶尔是乌珠穆沁部的翁衮都喇尔。《皇明北虏考》所说的好陈察罕儿，是“旧察哈尔”的意思，想是察哈尔的本部。所谓浩齐特也是“老的”意思，它或者也是由“好阵”这个词转讹的，也未可知。

总之，这些部落：浩齐特、苏尼特、乌珠穆沁等都出自达赉逊汗的兄弟子孙之中。这和博迪汗、达赉逊汗占据察哈尔本部肯定有关系。因为说是达延汗晚年征伐并击溃了北方的兀良罕，把这个部的人分属于各部<sup>①</sup>。于是或许阿巴噶、阿巴哈纳尔部也发展起来，苏尼特部也扩展了地域。同时，敖汉、奈曼部所以也得以向东方发展了，这不外是由于后来击灭了冈留的满会王<sup>②</sup>，结果向察哈尔东方开拓了地区。

又，明人所说的卜赤，无疑是《蒙古源流》里的博迪阿拉克汗，而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四夷考》的《鞑靼》（《今言》的记述亦同）条说：

“众立卜赤，称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儿台吉称小王子。或曰不及儿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

关于不及儿台吉，后来又说：

“吉囊死，其子板不孩与不及儿台吉出入河套。”

这样一来，小王子卜赤之后，又有个小王子不及儿，成了两个人。

① 和田清《论达延汗》三、《达延汗的事业》。原书第441—458页。

② 和田清《论达延汗》六、《东方各部落》。原书第468—476页。

但据《蒙古源流》却说博迪汗的统治时期一直到嘉靖二十六年初，其间汗位并没有更替。我想卜赤(Pu-chi)和不及儿(Pu-chi-êrh)发音接近，必定是同音异译，而郑晓看到译字不同，竟把一个人误认为两个人了。从他说“或曰不及儿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的琢磨不定看来，可见他还在犹豫不决之间。果然，后来的《皇明北虏考》就订正了这点，避而不载，仅在嘉靖二十一年条说：

532 “时，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儿台吉驻威宁海上。”

这里还说是不及儿，正确说来应是卜赤(Bodi)。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百〇七)《镇戍延绥》条说：“吉囊死，其子板不孩不及儿台吉嗣。”这可能是把前面的记载错误地结合起来的误解。博迪汗的名字明确出现在《实录》里，是在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己酉的下列记载里：

“是年二月，遣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云：俺答言，其先祖父俱进贡，今虏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正是羊年。这一年，俺答为了和平通贡，所召集的四大头目之中，最后的把都台吉就是著名的老把都，也就是俺答的亲弟巴雅思哈勒昆都楞汗(Bayaskhal Köndölen Khan)；吉囊台吉则因为当时衮必里克(Gün Bilik)已死，这里是指他的嫡嗣诺延达喇济农(Noyandara Jinong)，即明人记录里通常写作吉能那个人。在这两巨头之上，四大头目里名列第一的保只(Pao-chih)王子，非虏主博迪汗，又是谁呢？上述《实录》里的这一条，证实了博迪阿拉克汗的统治至少直到嘉靖二十六年初<sup>①</sup>。嘉靖二十二、三年间，博迪汗年四十岁左右，这因岷峨山人的《译语》说：“自谓其长

---

<sup>①</sup> 《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三年七月辛酉条载：“北虏小王子那燕的将纠虏入寇。”小王子的名字，从来很少见到，而这里说“小王子那燕的”，恐怕是“那颜博迪”的讹转。

曰可汗,亦曰寒,即小王子也。云姓白氏,其名莫详,今年四十余矣。”当属无疑。所说姓白氏是指元代姓博尔赤斤氏。

## 2. 察哈尔部的东迁

533

再回到《蒙古源流》(卷六)来探讨察哈尔汗的系统。其记述如下:

“长子达赉逊库登台吉,庚辰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生。岁次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年二十九岁,于白室前即汗号。与右翼三万人和睦,相会而旋。阿拉克(Sain Alak)第二子阿勒坦(Altan)来迎,向汗求赐号,云:‘今统治已平,原有护卫汗治索多汗(Sutu Khan)小汗之号,祈即将此号赐我,我情愿护卫大统。’汗然之。遂与以索多汗之号。由是,库登汗之号遍处称扬,平治政统,俾大蒙古国安享太平。因为时命所夺,岁次丁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年三十八岁歿。生子图们(Tümen)台吉,达赉巴噶达尔罕(Dalai Bagha Darkhan)、岱青(Dai-ching)台吉三人。”<sup>①</sup>

这段记载开头就说:“与右翼三万人和睦,相会而旋。”这是指从他的父亲博迪汗以来的暗斗,已经逐渐和解而归。即使是这样,被右翼阿勒坦(俺答)汗所迫而准许授给他索多汗称号,这里还是使人深感右翼强暴逼人。据《黄金史》说:博迪汗歿于羊年七月十日<sup>②</sup>。羊年是嘉靖二十六年,这倒容易查核,而达赉逊汗是猪年即位的<sup>③</sup>。猪年是嘉靖三十年辛亥,因而其间肯定有短期间的空位时期。据《蒙古世系谱》(卷四)说:他赉孙汗“在位八年崩。”《世系谱》里关于其他汗王的在位年数都记得正确,因而可以认为这项记载

---

① 按《蒙古源流》海日楼笺证本,卷六,第12叶,“庚辰年生”作“甲辰年生”。又“生子图们台吉,达赉巴噶达尔罕岱青三人”作“生子图们台吉达赉巴噶达尔罕岱青二人”。——译者

② 《黄金史》第185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卷四,第24页。鲍登:《阿勒坦·脱卜赤》第193页。

③ 同上。

也正确，那末即位应该较“岁次戊申”即嘉靖二十七年更晚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时还难求得解答。

534 总之：自从达延汗逝世以后，右翼的强横日渐加甚，可汗也不能制止。这种情形很明显，明人也察觉到了。例如，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北虏始末志》说：

“小王子众以饶故，射猎自娱而已；虽控弦数十万人，厌兵稀发。吉囊有子十人，人万骑，而前后掠中国人将之。小王子虽号称为君长，不相摄。”<sup>①</sup>

又该书《庚戌始末志》说：“小王子虽称为君，于属卑取羁縻而已。不复肯奉调预朝会。”也是一个例证。由此可见，可汗原来令他的属下“奉调预朝会”，可是吉囊、俺答等都没有奉调。河套的吉囊为祸还小，嘉靖二十二年前后，吉囊死后，他的弟弟俺答据土默特取代了他的势力，以倍于吉囊的强暴，对小王子施以更大的压迫。赵时春的《北虏纪略》说：

“俺滩（俺答）阿卜孩，吉囊弟也。……数失小王子贡约，亦相侵伐。近年以来，俺滩阿卜孩得肆志中国，益桀骜。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内亏小王子君臣之情，频年战伐。”

又记述俺答的戒备说：

“凡东南侵，必徙其帐于北，以避我捣巢。又留兵以护家，防小王子。”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实录》嘉靖三十年三月壬辰，宣大总督苏祐等说：“小王子者俺答之侄也。俺答桀骜，久不听其约束，而听为之下，兹求归顺，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为雄。”<sup>②</sup>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里概述说：

---

① 按《北虏始末志》弇州史料本，前集卷十八，第13叶，“吉囊有子十人，人万骑”句下，有“俺答亦十余万骑”一句。又“而前后掠中国人将之”，作“而前后掠中国人埽之”。——译者

②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三百十七册，嘉靖实录卷三百七十一，第1叶，“而听为之下”作“而耻为之下。”——译者

“是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蓄黄金犀毗，稍厌兵。其连岁深入，蹂西北边，皆其别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为从父行。其大父曰歹颜哈，有十一子。次日赛那刺，有七子，长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袄儿都司，直关中。俺答壁丰州滩，直代、云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万骑。其弟老把都亦数万骑，壁张家口。诸昆从百十，皆有分地。率盗边自肥，日益强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约束。小王子亦徙壁东方，直蓟辽，号曰土蛮。”

说“号曰土蛮”，但“土蛮”是酋长的名号，不是部族称号。也就是前述的图们汗，这是以后的事。

但徙壁东方的并不是图们汗，而是在他父亲达赉逊汗（打来孙）时期。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一）《蓟门略》万历三十七年四月条说：

“嘉靖中，虏酋打来孙与俺答盗马仇杀，遂挈所部东徙。”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说：

“打来孙驻牧宣（府）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东）。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蓟西。”

这大概是因为打来孙灭掉了以前冈留部的满会王（莽晦），直接领有了兴安岭以东地区，而直接原因似乎还有游牧民族经常争夺牧畜的情况。

察哈尔部东迁的指挥者是达延汗的曾孙达赉逊汗，这点除《全边略记》和《明史·鞑靼传》以外，后面所引冯缓的《开原图说》和《明实录》嘉靖三十年二月甲戌条，都有记录，毫无疑问。但更精确的徙幕年月，却还有研究的余地。因为关于这一点，缺乏明确的记载，《明史·鞑靼传》，竟把它记载在嘉靖十一年条下。不过，嘉靖十一年徙幕说是错误的。首先，因为《明史·鞑靼传》的蓝本、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和何乔远的《名山藏·鞑靼传》等都把徙幕这件事写在嘉靖十二、三年大同兵变的记述以后，由此便可了解。另外，如前所述，还因为据《译语》或《皇明北虏考》载，在嘉靖二十二、



三年以前，察哈尔本部显然还在锡林郭勒盟方面，宣府西路边外。

另据《明实录》说，嘉靖二十年秋七月丁酉，北虏俺答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求人贡时，朝议拟予允许，先命石天爵返回他的本营地，带来小王子的真正番文。因为这种朝议迟迟没有决定，于是“已，虏酋小王子以石天爵衍期不返，拥众并寨而南。”又，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石天爵又来，被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杀。记述里有：“天爵之来也，其言虏情甚详。谓虏酋小王子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云云”数语。这里所说的青山，可能是《实录》嘉靖十一年六月戊戌条载监察御史徐汝奎所说：

“北虏之众，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绥；一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近宣府。”<sup>①</sup>

的北口青山，这按二十年九月甲辰，总督蓟州军务右侍郎胡守中的奏折所说：“况密云一带，路口甚多，去小王子驻牧，仅一、二日程。云云。”也很明确。关于这座青山，《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说：“大青山在卫（开平故卫）西南，或曰即青岭也。”看来，三窟之中，屯河套，近延绥的是吉囊、俺答的根据地；屯威宁海子北，近大同的是小王子；屯北口青山，近宣府的是老把都等的驻牧地。

嘉靖二十四年年中，小王子所部往来于大同边外威宁海子北岸地区，这可联系到明宗室朱充灼的逆谋而得知。充灼是代府和川王府的奉国将军。当他们起初计划叛乱的时候，首先诱致北虏小王子，打算借他的兵力来达到自己的妄想，秘密派遣卫奉往来通谋。据说卫奉跑到小王子的驻地，在威宁海子北岸和小王子所部察罕儿（察哈尔）等会合<sup>②</sup>。威宁海子是今大同边外的希尔泊<sup>③</sup>。

<sup>①</sup>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二百八十八册，嘉靖实录卷百三十九，第4叶。“徐汝奎”，影印本作“徐如圭”。——译者

<sup>②</sup> 《大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壬辰，又二十五年十月癸巳，《明史》卷百十七，《代王传》。

<sup>③</sup>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之一，（又另本卷五百四十八）《蒙古察哈尔部·山川》条。

小王子的住处在察哈尔本部南边，相距很远。似乎也曾往来于这一带地方。可见，直到这时小王子还驻牧在宣府、大同边外。

可是，据《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丁丑条载：

“兵部复言：大虏部落皆在宣大边外。……然小王子一部独处东偏，万一有警，将径下辽东、蓟，不由宣大。”

这无疑是说小王子部业已东迁。又，嘉靖三十年二月甲戌条载总督侍郎何栋的报告说：

“数年前，北虏小王子打来孙一部侵驻三岔河，泰宁夷人屡与仇杀。间避夹墙，今已久复故地。”

小王子打来孙一部侵驻辽河下游的三岔河地方，是在距嘉靖三十年初春“数年前”，因而发生动摇的泰宁卫夷人现已“久复故地”了。到达三岔河时已经这样，那末从察哈尔根据地出发恐怕为时更早。所以，说在二十九年，怕有些困难，与其说是二十七、八年，还不如说应该在二十六年内。这样再查《实录》，见有二十六年六月癸巳 538 条载总督宣大左都御史翁万达的奏报说：

“近虏酋俺答、把都，久驻大边威宁海子一带。套虏吉囊一枝，亦复移营东渡，声势重大。兹复遣使求贡。……是时，俺答诸酋与小王子有郤，小王子欲寇辽东，俺答以其谋来告，请得与中国夹攻之，且以此立信。”

大同边外的威宁海子，前面已经说过，是过去小王子所部和明朝叛徒朱充灼的密使约誓的地方，据《皇明北虏考》说：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小王子曾驻屯在威宁海上。这里当然距俺答根据地很近、离小王子根据地也不远，是个水草地。然而现在这威宁海子一带成了俺答、把都等久驻的地方，并说“套虏一枝，亦移营东渡”，是否是说这时小王子眼看将被驱逐了呢？何况又说：“是时，俺答诸酋与小王子有却。”莫非是他们东进，逼近了小王子，所说“小王子欲寇辽东”，是指小王子要东迁呢？《全边略记》所说：“至嘉靖中，虏酋打来孙与俺答盗马仇杀，遂挈所部东徙。”和《实录》所说：“是时，俺答

诸酋与小王子有却，小王子欲寇辽东”完全吻合。当时，明朝并不相信俺答，因而没有答应夹攻，实际小王子也并没有侵寇辽东。从这更可以证明了这种推测<sup>①</sup>。果真是这样，那末可以理解：这一年，博迪汗已死，新立的达赉逊可汗受不了骄横的从父诸酋的压迫凌辱，所以才立即奔往东边了。这事正发生在嘉靖二十六年七、八月间。《蒙古源流》所以没有记述此事，可能是照例为尊者隐讳丑恶的缘故。据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一）说：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小王子驻威宁海上，”同时说：“二十六年夏，今小王子庭直辽东。”如果这个记录可信，那末二十六年徙幕的说法就更确切了。或者可以设想，羊年——嘉靖二十六年七月，父博迪汗死后，达赉逊汗直到猪年——嘉靖三十年才正汗位，这是否由于徙幕发生混乱的缘故呢？

但据《实录》嘉靖三十七年九月辛丑，兵部郎中唐顺之上奏说：

“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后，迤北把都儿、打来孙二虏收属东夷而居其地，遂巢辽蓟间。”

又，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七）所载米万春的《蓟门考·东虏考》中说：

“东虏酋首土蛮，系残元遗孽小王子苗裔也。其父打来孙同弟阿牙台皮、卜以麻等存日，原在宣镇正北大漠，地名客列木母一带住牧。嘉靖三十年间，因与安滩有隙，打来孙惧为所并，举部东移，乃与安滩互相偷马仇杀。后于三十六年春，收服三卫夷人，为彼向导，始犯蓟镇冷口地方。繇是分为东西二虏。本夷素称察罕儿，迩来住巢离边渐近，为蓟辽

---

<sup>①</sup> 《李朝实录》记述当时中原为传奇所轰动的情形，其中宗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三年）九月甲寅条载：“押解官李和宗书状，九月初一日，臣到辽东闻之，大同地方有一被掳走回人来云：小王子称名狹子，聚兵百万，侵扰山西，无时驰入帝京作耗，设计事，朝廷虽不信听，调发辽东、广宁等处九千兵马，令辽东副总管郝承恩、游击将军郭都等，领率入山海关，今在大同等处待变云。”又丁巳条也有同样记述。这莫非是俺答散布谣传，用来威胁明廷？

患。”

此外,其他记录几乎完全一致,都把东虜起源问题放在二十九年以后,和二十六年徙幕说似乎稍有矛盾,但这里只是说东虜的侵犯从二十九年以后才逐渐成了问题,并不足以否定前述徙幕的说法。安滩当然就是俺答,把都儿是俺答之弟老把都。

以上以徙幕原因、徙幕的人和徙幕的时间为中心,稍稍谈了一些东迁前察哈尔的情形,但小王子东迁的事实,当时明人只顾俺答的威胁,并没有重视,后代的学者也未尝没有人等闲视之。其实, 540 东迁意义极为重大。这个纯粹蒙古的中心部落、大元可汗的正统后裔,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蔽,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 3. 东迁驻牧的地区

小王子所属察哈尔部,当右翼三万户、特别是俺答土默特部兴盛的时期,受不了他们的压迫,把帐幕向东方远移,在辽河东西地区试行开拓它的新的命运,已如前述。但它迁驻的地区究竟在哪里呢?

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冈留部的满会王。满会王曾见于《皇明北虜考》,说:“又东有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冈留部营三,其酋满会王。罕哈部营三,其酋猛可不郎。尔填部营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万人。居沙漠东偏,与朵颜为邻。”《译语》里作莽晦,曾参加达延汗征伐北方兀良哈的战争,并说:“近闻莽晦、兀良哈、尾白儿(亦不刺)丞相诸部落,皆为小王子所兼并。”征伐莽晦事并不见于达延汗的事迹里,或者是在博迪汗的时期。《黄金史》在记述博迪汗的征伐时,说曾击灭了一个门图王。曾与哈萨尔后裔、汗之后裔一臂

541 之助。不知道或许是指这件事<sup>①</sup>。冈留部恐怕是罔留(Wang-liu)部之误,因为往流(Wang-liu)部可能是泰宁卫<sup>②</sup>。所以满会(莽晦—Manghui)王可能是泰宁卫的首长。从他自己称王来看,可能是辽王阿札失里什么的子孙,至少也是元代王室的分支。而他竟被博迪汗给灭掉了<sup>③</sup>。

它的驻地说是在尔填(科尔沁)部、罕哈(喀尔喀)部之南,和朵颜卫相邻,那正是泰宁卫的驻地,想即今西辽河流域。这个地区既经博迪汗经营,所以达赉逊汗就迁到这个新收服的地区来了。博迪汗之弟纳密克(乜明)的儿子是贝玛土谢图,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岱青杜楞做了敖汉部的部祖,次子额森伟征诺颜做了奈曼部的部祖,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敖汉和奈曼的问题,容后再述。

至于明人对这次徙幕的看法究竟怎样呢?如前所述,《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只说:“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全边略记》(卷一)《蓟门略》里说:虏酋打来孙“遂契(挈之误)所部东从

---

① 《蒙古黄金史》第182—185页。《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卷四、第22—24页。鲍登:《阿勒坦·脱卜赤》第192—193页。其实这项记述混乱难解。《蒙古源流》没有提到这件事。

② 参看和田清《论达延汗》六、《东方各部落》。原书第468—476页。

③ 我想满会王虽被灭掉,毕竟会留下什么痕迹,位置当在翁牛特部。据《蒙古王公表传》(卷三十一)载:

“翁牛特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东界阿鲁科尔沁,西界承德府,南界喀喇沁及敖汉,北界巴林及克什克腾。元太祖弟鄂楚因称乌真诺颜,见《元史表》。其裔蒙古察汗诺颜有子二:长巴延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鲁蒙古。巴延岱洪果尔诺颜再传至图兰,号杜棱汗,子七,长逊杜棱,次阿巴噶图珲台吉,次栋岱青,次班第伟征,次达拉海诺木齐,次萨阳墨尔根,次本巴楚琥尔。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暨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自是,其部称翁牛特,以喀喇齐哩克附之。不复冠阿鲁旧称。……”

翁牛特部曾有大酋毛里海(毛里孩),他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后代,而这些却是同母弟斡赤斤(鄂楚因)的后裔。其间王统世系曾有交替。原来是兴安岭西的阿鲁蒙古,却迁到岭东,去掉了阿鲁旧称。

(徙之误),尽收朵卫(朵颜三卫之误脱),种目日番(蕃之误),三岔河东西,无非插属(插就是插汉儿——察哈尔的简称)。”冯瑗的《开原图说》(卷下)说:“按辽镇之有虏患,自嘉靖二十五年<sup>①</sup>,元小王子苗裔打来孙者,收复三卫属夷,举部东移,驻潢水之北。西南犯蓟门,东北犯辽左,而辽左始有虏患。”《大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二月总督侍郎何栋的报告说得最详。说:

“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夷人,国初各有分地。朵颜在山海关以西,古北口以东,蓟州边外驻牧。泰宁在广宁境外。福余在开原境外辽河左右驻牧。数年前,北虏小王子打来孙一部,侵驻三岔河。泰宁夷人屡与仇杀,间避夹墙,今已久复故地。三卫头目都督等官,每岁自喜峰入贡如常。初未告急。其辽东属夷苦虏患者,多系二卫(泰宁、福余)部落。夷性随水草,迁徙无常,非可安插。第节年遭虏屠掠,终不外附,宜加抚处,令其摠诚图报。御虏有功者,许奏请升赏如朵颜例,则远人安,而边方有赖矣。”

小王子的驻牧地,最初在潢水以北,后来就专门驻在辽东朵颜三卫的泰宁、福余地方,特别是三岔河地方。《大清一统志》说:三岔河“在海城县西六十里,辽河、浑河、太子河合流入海处。”按明代地志,大抵也是这样,即今牛庄西北三叉河地方。但这个辽河最下游地域正是明朝的边墙境上,其内是联系辽东、辽西的最重要的地方,所谓辽东三关之一的三岔关所在地,因而不会立即就是小王子入侵驻牧的地方。

看来,明人所说的三岔河似乎有广狭二义。据郑晓的《今言类编》(载《胜朝遗事》卷四)载:

“广宁、辽阳间,中有三岔河,皆间田,我戍兵遶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广,边备益省。马端肃(文升)、李康惠(承勋)二公,皆尝议复此地,不果。盖三河汇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鱼虾之利。三卫夷人牧马其中,若夺其生业,兵隙必开。”

<sup>①</sup> 这里说嘉靖二十五年,不过是大体上这样说,似乎无妨改为嘉靖二十六年。

茅元仪在《武备志》里引《职方考》说：“唯山海关可内通，中有三岔河，为辽阳旧城。自洪武壬子沦于夷，全辽始两歧矣。”洪武壬子是太祖五年，当时明的势力还没有充分到达辽东，这时三岔河怎么会被夷人夺去呢？这个年份当然错了，辽东的凹字形边墙据说是正统己巳（十四年，1449年）之变以后建造的<sup>①</sup>，因而洪武壬子或许是弘治壬子（五年，1492年）左右的讹误也未可知。总之，辽阳旧城是明末著名的故城之一，旧辽阳之名，屡见于明、清实录和《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卷二百三十九）《董一元传》等。《辽东志》（卷一）《古迹》条载：“旧辽阳城，沈阳城西北八十里，今在境外。”又据《辽东志附图》载，约在今新民府东北，巨流河城或辽宝塔附近，辽河之阳。在辽阳移到现在的地方以前，曾在辽代的辽阳城那里。

所谓广义的三岔河，显然是指辽河河套地方。前引《蓟门略》或何栋的报告里所说的，也应这样理解。三岔河一词，本是三股河流的意思，由辽河、浑河、太子河三条河合流而起的名称，后来远在北京，没入夷地的上游地方，可能也叫这个名称了。总之，从都督何栋的报告里说：“侵驻三岔河”，或《全边略记》里说：“跨三岔河东西，无非插属”。看来，小王子的察哈尔部驻牧在三岔河，乃是事实。而从何栋的报告里说：三卫“入贡如常，初未告急”来看，显然这个三岔河距明边并不很近，因而明人此后数年间对小王子的东迁还没有感到是一个问题。

把察哈尔部移牧的地方说得更清楚的，是《武备志》（卷二百〇五）《镇戍蓟镇》条所引《职方考》，说：

“河套稍南有熬母林，稍北有老母林，离蓟边五、六百里，此地有东虜土蛮住牧。”

---

<sup>①</sup> 《大明孝宗实录》弘治六年二月辛亥，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善奏称：“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自后三卫夷人，假以放牧，潜入河套，间行剽掠。”



这里所称河套,当然是指辽河河套;熬母林是敖木伦(Ao Müren),即大凌河上游;老母林是老木伦(Lao Müren),即老哈河,可见今敖汉、奈曼旗的边外,已经有了东虏土蛮。所说土蛮,当然是察哈尔的图们汗,不过,游牧可汗并不停留在一个地区。《武备志》(卷二百〇五)所引《兵略》说:

“察汗儿达子大部落,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系辽东、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奴儿哈赤。”

所称察汗儿达子,意即蒙古察哈尔部;所说山后是今座落土默特部北界的松岭山脉把察哈尔部落分成山前和山后,山后的大部落是可汗本部。这项记载说明,后来到万历年间,那样的察哈尔部落也逐渐稳定下来,到这时,蒙古部落也逐渐建造起喇嘛庙,多少建屋定居下来了。阿力素地方不知确切在哪里<sup>①</sup>,只说位于辽东、辽西边外三百里,近清太祖奴儿哈赤,可见远靠东边。

试看今地志,〔日本〕关东都督府所编《东部蒙古志》(卷上,第470页)《锡埒图库伦喇嘛王府》条里记载如下:

“小库伦,蒙古人称为‘呼勒’。呼勒是等待的意思。据说是由憨王在征途中命其仆从在此地待命而得名。又小库伦是汉人针对外蒙古的库伦而命名的。”

又据该书(卷中,第440页)所附小库伦街示意图,可以看到市区和东头喇嘛王府中间有一个老憨王庙。该《地志》编者是根据见闻随便把事实记载下来的。所谓“憨”是明末察哈尔的陵丹库图克图汗名叫虎墩兔憨,简称为憨。在《明神宗实录》和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里,这种例子很多。如果说小库伦地方既有有关憨王的传说,尤其还说有老憨王庙,那末推测这里是察哈尔汗的根据地之

<sup>①</sup> 阿力素是《明史》(卷二百三十八)《麻贵传》万历三十八、九年条所载:“泰宁妙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明年,临边要赏,将士出不意,击之,拔营,徙额力素居焉”的额力素。查今地图,彰武县西北附近有地名叫阿力赏。恐怕这个阿力赏就是阿力素的遗名。

一,就大概不会错了。所称老憨王庙,并非日语的老憨王的庙,而是汉语的老的憨王庙。小库伦(绥东县)是东蒙古仅次于三座塔(朝阳县)的由来最古的市街。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二年正月辽抚王化贞说:“炒花驻养善木,去边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夷。”养善木就是养息牧,即今彰武县地方<sup>①</sup>。当时,憨确实驻牧在北方小库伦附近。尤其陵丹汗时常住牧广宁边外。据清《太祖实录》、明《边事实录》等载,把明朝广宁城作为他的势力范围,是毫无疑问的。

#### 4. 察哈尔部的盛衰

考察东迁以后的察哈尔部的盛衰,还是应该以《蒙古源流》的记载为主,较为方便。《源流》(卷六)说:达赉逊汗,岁次丁巳,嘉靖三十六年,年三十八岁歿。遗图们台吉、达赉巴噶达尔罕、岱青台吉三子,接着说:

“图们台吉,己亥(嘉靖十八年,1539年)生,岁次戊午(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年二十岁即位。岁次丙子(万历四年,1576年),年三十八岁,往见盘结腰刀之噶尔玛喇嘛(Garma Lama),遂受禅教。聚集六万人,传示大政令。左翼三万人内,察哈尔之阿穆岱鸿台吉(Amtai Khong Taiji)、喀尔喀之卫征索博该(Oijang Subukhai),右翼三万人内,鄂尔多斯之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Khutuktai Sechen Khong Taiji)、阿苏特之诺木达喇古拉齐诺延(Nomdara Khulachi Noyan)、土默特之楚噜克鸿台吉(Chüruge Khong Taiji),执政理事,遂称为札萨克图汗(Jasaktu Khan),共致大国治统太平。由珠尔齐特(Jürchid)、额里古特(Eligüd)、达奇鄂尔(Dagighur)三部落,取其供赋,俾大众安戢。在位三十五年,岁次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年),年五十四岁歿。生布延台吉(Buyan Taiji)等兄弟共十一汗,长布延台吉,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年生。岁次癸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三十九岁即位,大众称为彻辰汗(Sechen Khan)。以政治佛教,致大国于太平。岁次癸卯(万历三十一

<sup>①</sup> 《满洲历史地理》卷二,第292—294页。

年, 1603年), 年四十九岁歿。生子莽和克台吉(Mangkhuk)、喇卜噶尔台吉(Rebker)、茂奇塔特台吉(Maghu Kitad)兄弟三人。长子莽和克台吉于父在时即歿。生子陵丹巴图鲁台吉(Lingdan Baghatur)、桑噶尔济鄂特罕台吉(Sanggharji Odkhan)二人。长子陵丹巴图鲁台吉壬辰年(万历二十年, 1592年)生, 岁次甲辰(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 年十三岁即位。大众称为库图克图汗(Khutuktu Khan)。从迈达哩诺们汗(Maidari Nom-un Khan)、卓泥绰尔济(Joni Chorji)等, 承受秘密精深之灌顶, 扶持经教。岁次丁巳(万历四十五年, 1617年), 年二十六岁, 又遇萨斯嘉班辰沙喇巴胡土克土(Sa-skya Pan-ch'en Shar-pa Khutuktu), 复承受秘密精深之灌顶, 创修昭释迦牟尼佛庙, 以及各项庙宇。于一夏季, 趲赶建造, 所有牌位神座, 俱已造成, 照前整齐经教。因至五百年末运, 遂分为六大国<sup>①</sup>而称君焉。达延汗之子孙及汗之族属民众, 因背道违理, 肆意而行, 故不能身享太平。譬之谚云: ‘君一怒而失国, 象一怒而破城也。’汗一味恚怒不悦, 欲取六大国之统治。在位三十一年, 岁次甲戌(天聪八年, 1634年), 年四十三岁, 以寿终。此达延汗之长子图鲁博罗特(Törö Bolod)历代相传之政统也”<sup>②</sup>。

嘉靖三十六年, 达赉逊三十八岁死后, 图们汗嗣, 在位三十五年, 万历二十年, 五十四岁死。后由布延彻辰汗继位。到万历三十一年, 四十九岁又死了。万历三十二年, 陵丹库图克图汗十三岁即位。达赉逊汗是最早的移牧人, 当时忙于平定附近各地, 因而没有特别记录, 《黄金史》等也没有什么记述。这一带本是蒙古的东边, 蒙古方面很少记述, 只得以中国方面的记载来补充。

察哈尔部东迁以后, 达赉逊汗的短暂生涯, 主要消磨在经营新收服的地区。当然, 这段时期里, 也不断侵犯明朝的辽东。但总的说来, 几乎看不到察哈尔部显著发展的事迹。但嘉靖三十六、七年

① 所谓六大国就是左右六万户的意思。

② 通行本《蒙古源流》里, 十干等错误很多, 现在依据施密特德译本和张尔田笺证本改正。

(按海日楼笺证本, 卷六, 第11—14叶, “……岱青台吉三子”, 作“……岱青台吉二子”, 又“遂受禅教”, 作“遂授禅教”, 又“陵丹巴图鲁台吉”, 作“陵丹巴图尔台吉”, 又“象一怒而破城也”, 作“众一怒而破城也”。——译者)

前后<sup>①</sup>，图们札萨克图汗嗣位后，颇富雄略，在亡父培植的基础上，大肆活跃。从明人一惊呼土蛮，就误认为东方的察哈尔看来，也可推测他侵犯辽边如何激烈了。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十)特别立了《土蛮列传》，描述他的活跃情形。现在关于他侵犯辽边的事迹，略而不述，只探讨塞外各族间的发展。首先，事迹最显著、最饶兴趣的便是和建州女真的联系。

明代的女真，最初在建州发迹起来。成化三年，遭到明军掩袭后，便一蹶不振了。嘉靖末年，出现了大酋王杲。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素通番汉语言字义，且擅日者术。慁悍常寇边。嘉靖三十六年寇抚顺，杀死明备御彭文洙。他的势力日益猖獗<sup>②</sup>。这时正是察哈尔部数万骑东迁、辽边边警频传、长夜不安的时期。女真的勃兴受到了蒙古的刺激。据茅瑞征的《东夷考略》和《明实录》等记述，嘉靖四十一年五、六月间，虏酋土蛮两次深入抚顺、凤凰城、海州、金州等地，杀了明副总兵黑春等。寇掠最惨，完全由于建夷王杲的向导。故高拱的《鞑虏纪事》里也谈到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后的形势说：“于是，七镇(甘肃、宁夏、固原、延绥、山西、大同、宣府七镇)皆宁，独土蛮獗强犹昔。建州诸夷与之声势相倚。”此外，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和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等里也散见王杲等伙同图们汗不断侵犯明边的事。后来，万历二年冬，王杲经明总兵李成梁讨伐，第二年被捕杀。他的儿子阿台逃脱了，投靠开原南关哈达(Hada)部。不久，自己建起古勒(Gure)寨，直到万历十一年

---

① 明代记录里，打来孙的名字，自从嘉靖二十九年初次出现(《实录》)以来，一直到三十六年(《明史》卷二百〇四《王忬传》)以前，连续出现。土蛮这个名字，自三十五年初次出现(《明史·鞑鞑传》)以后，直到万历十八年(《武功录》)还见到。现在按《源流》所说：“嘉靖三十六年达赉逊死，三十七年图们嗣，万历二十年死。”但《明史》的《世宗本纪》嘉靖三十九年，还看到打来孙的名字，恐怕是土蛮的讹误。

② 据茅瑞征的《东夷考略·建州考》、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等。

春二月灭亡前，曾数次引导北虏侵犯辽东<sup>①</sup>。阿台所通的北虏究竟是谁，记录不详，但就《万历武功录》等记载来看，当时蒙古和女真关系最深，这当然是察哈尔一派。从这以前父王杲失败后，就想投靠图们汗这一事实看来，两者的关系大有宗主和被领的情形。因为王杲虽属建州最强悍的酋首之一，但终不过是浑河河畔的一个部酋，强弱之势，毕竟不能和当时风靡兴安岭以东地区的察哈尔汗相匹敌。

尤其使我们深感兴趣的是，清太祖继承了这种关系，自然还是服膺了察哈尔部的势力。据明人记述说，太祖之父景祖觉昌安(叫场)，他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他失)都是王杲的部将，和阿台同时丧命。王杲败逃以后，暂时求庇于阿哈纳。这个阿哈纳是清宗室里的所谓宁古塔贝勒之一<sup>②</sup>。他的主人王杲、阿台等既然服膺图们汗的势力，那末属下的清祖一族当然也都慑服于他。君父死于万 549  
历十一年，当时太祖年仅二十五岁。此后，太祖成为明朝刑馀的遗孽，完全失去依靠，便和旧时的保护人秘密通款，尽力联络蒙古<sup>③</sup>，特别是《清太祖实录》可作确证。《实录》载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察哈尔部陵丹汗寄给太祖的信说：

“先时，二国使者常相往来，因汝使臣谓吾不以礼相遇，构吾两人，遂不复聘问。如以吾言为是，汝其令前使来，复至吾国。”

这虽不过是断简残笺，《实录》采录敌国来信时，也有窜改的痕迹，但仍足以推测太祖继承君父，直到陵丹汗即位时(万历三十二年)，

① 《山中闻见录》、《明史·李成梁传》等。

② 《清太祖实录》、《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辽东巡抚郭光复的奏折。

③ 《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子条载平安兵使李广浚驰启说：“近有老酋(奴儿哈赤)请西獃子(蒙古)二十万兵，老酋则自宽奠等处，西獃子则辽阳地方，一时犯抢等声息。云云。”第二日乙丑条又载军门接伴使金命元的报告说：“顷日，李如梅报称：西路獃子与老乙可赤约，与合势，开元、沈阳、辽东、鸭绿一带以西等地欲为抢掠，云云。”但实际似并没有任何行动。

还和蒙古通好的情形。看来,如果认为陵丹汗的来信只是要求遣使往来,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所说:“令前使来,复至吾国”云云,是否促使恢复已经废绝的朝贡呢?太祖的使臣说陵丹汗不以礼相遇,是否就是新兴的太祖向可汗要求分庭抗礼呢?清廷接到这封信以后大哗,一向慎重的太祖竟斩弃来使,立即作攻守准备。太祖对此的复信一味急于要正名分,由此可以想见,这绝不是一封普通寻常的来信。

就以上所述,可知图们汗的势力确已制服了建州女真,而还慑服了一部分海西女真,可由《清实录》的记载来证明。《太祖实录》述及辉发河畔辉发国的历史,该国建国之初,“察哈尔国查萨克图  
550 土门汗(札萨克图图们汗)自将围其城,不克而还。”<sup>①</sup>天命十年八月,太祖训示科尔沁奥巴洪台吉(Ooba Khong Taiji)的话里又重提这事说:“时,辉发兵五百,带甲者仅五十人,与战,土门汗不胜而返,遂不复来侵。”可汗这次征伐虽未获胜,但还足以震慑附近女真各部。这从所传清人铭之肺腑一点,也可了解。浑河河畔的强酋既已和它通款,较远的辉发河畔的城寨,当然也未免遭到掩击,至于西边正当往来途中的海西各部,当然更要服膺图们汗(土门汗)的威力了。

开头所引《蒙古源流》里盛赞图们汗治统太平的功绩,末尾说:

“由珠尔齐特、额里古特、达奇鄂尔三部落,取其供赋,俾大众安戢。”

这三个部落名称是首次出现在《源流》的异族的名称。德文译文是“Die drei Völker von verschiedener Sprache”。若说兴安岭东侧和蒙古毗连的异族,首先就是满洲女真。《源流》所说“珠尔齐特”(Jürchid),显然是蒙古人对女真的称呼。所说“额里古特”(Eligüd)

---

<sup>①</sup> 按《清实录》影印本,第十册,太祖实录卷九,第15叶,“土门汗不胜而返”作“察哈尔不胜而回。”——译者

不详<sup>①</sup>。达奇鄂尔(Dagighur)这个名称,无疑是住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地方的所谓契丹遗族的达瑚尔(Dakhur)。果真是这样,那末图们汗的势力就不仅自由驱使了兴安岭以东的蒙古各部,还制服了东方奉天、吉林两省的一部分女真人,和北方黑龙江省的混合种各族。

这样强大的势力,当然不会不越过兴安岭向西发展。因此,图们汗有时和俺答抗争,有时又和俺答之子黄台吉发生冲突。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说:

“当帝世(嘉靖帝),虏诸部,独俺答强。黄台吉,其子也。尤慁悍,尝劝其父臣土蛮。土蛮伐之,不能克,遂与连和”<sup>②</sup>。

后来,隆庆中,当俺答被封顺义王等时,不管总督尚书王崇古怎样请求,俺答仍对图们汗无可奈何。图们汗所说俺答封王,发怒说:“俺答奴也,而封王,我顾弗如”。便挟三卫、逼辽东,以求封王<sup>③</sup>。但到俺答、黄台吉相继死后,可汗的权力似乎逐渐恢复起来。

《蒙古源流》记述图们札萨克图汗的统治说:

“图们台吉,……岁次丙子,年三十八岁,往见盘结腰刀之噶尔玛喇嘛,遂授禅教。聚集六万人,传示大政令。左翼三万人内,察哈尔之阿穆岱鸿台吉、喀尔喀之卫征索博该,右翼三万人内,鄂尔多斯之库图克台彻

---

① 索伦(Solon)是黑龙江省方面和达呼尔(Dakhur)齐名的少数民族。额里克特(Eligüd)或者是它的别名?达呼尔语近似蒙古语,可是索伦语却完全不同。据《成吉思汗实录》(日文本第31页)说:元初居于结连呼伦、贝尔两湖的乌尔顺河沿岸的蒙古的一个部是阿亦里兀惕,这个族名很近似额里克特。这里稍偏东方就是现今额尔特部。《朔方备乘》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叙》里说明额尔特的形势时,说:“鄂勒特一作厄鲁特,征准部时,徙其降人于此。多居呼伦贝尔,而卜魁城亦间有之”。说不定这个说明是错误的,也许这额尔特是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的额里克特。

② 何乔远的《名山藏》的《鞑靼传》所载相同。又据《实录》隆庆四年六月乙丑,巡按直隶御史刘良弼所说,和六年七月甲午,巡按宣大御史孙录所奏,当时黄台吉正和土蛮构隙。

③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张学颜传》载:“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边,欲以求王。”冯时可的《俺答后志》末尾,也有同样记述。



辰洪台吉、阿苏特之诺木达喇古拉齐诺延、土默特之楚噜克鸿台吉，执政理事。遂称为札萨图汗，共致大国治统太平”<sup>①</sup>。

552 所说“往见盘结腰刀之噶尔玛喇嘛，遂授禅教。”可见当时喇嘛教逐渐普及，已成为蒙古的国教了。所说“聚集六万人”，意思是召集左右两翼六万户，也就是说会合全蒙古的全部力量。所谓“执政理事”，和后来《清朝实录》所载喀尔喀五部落执政贝勒等一样，可能是后来的盟长等的意思，绝非图们汗朝廷的官吏。所说“共致大国治统太平”云云，可能是粉饰的词句，但也在说明可汗多少恢复了宗主权。所谓右翼三万户的执政理事里居首位的鄂尔多斯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Khutuktai Sechen Khong Taiji)，就是吉能死后称霸河套的他的侄儿切尽黄台吉，也就是《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洪台吉的曾祖父。阿苏特的诺木达喇古拉齐诺延 (Nomdara Khulachi Noyan)，恐怕是他的从子阿速的大酋速火落赤把都儿 (Asud Khulachi Baghatur)，土默特的楚噜克鸿台吉 (Chürage Khong Taiji) 不用说就是俺答之孙、辛爱黄台吉之子、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黄台吉。至于左翼三万户的执政理事之中，察哈尔的阿穆岱鸿台吉 (Amutai Khong Taiji)，可能是《兵略》里所说的山前察汗儿达子部落最有名的虏酋奴木黄台吉，喀尔喀的卫征索博该 (Oijang Subukhai) 就是所谓泰宁叛酋速巴亥，实际也就是后面所述的喀尔喀巴林部落的苏巴海。可见这些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蒙古大酋。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照《蒙古源流》的字面看来，这些执政理事好象是岁次丙子同时被召集任命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应该理解

---

① 原文(按海日楼笺证本，卷六，第12叶，“传示大政令，左翼三万人内……”句，“令”字似应属下读，“传示大政，令……执政理事。”——译者)实际作库图克彻辰洪台吉，现按德译本改正。又德译本把喇嘛的形象“腰刀盘结之”译成了“Ilduni Sanggiduktschi”，好象是他名字的一部分。又，对于台吉的洪台吉，本是大台吉之意。可见这时洪台吉如何之多。

这五个人是在图们汗这一代，一个一个依次被批准的。岁次丙子正是万历四年，当时还是俺答的全盛时代，他的儿子黄台吉还没有袭封，何况他的孙子，扯力克这时还没有显露头角。尤其喀尔喀的索博该，万历十年已死，他和万历十五年袭封的顺义王扯力克<sup>①</sup>，年份怎么也连不上。所说岁次丙子，可能是图们汗迎接噶尔玛喇嘛的年份。总之，这时候察哈尔汗的权威已稍微恢复，如前所述，在兴安岭以西地区，克什克腾部固不待言，连浩齐特、苏尼特、乌珠穆沁等部，也都归其属下，直到察哈尔部灭亡时期，这在《蒙古王公表 553 传》和《蒙古游牧记》里都有记载。当然，小王子的东迁，并不意味着抛弃了对蒙古的宗主权，但实际在俺答、把都儿的全盛时代，这一带地区已经很难说是小王子的属地了。

图们汗治下察哈尔部的发展情形，如上所述很惊人。万历二十年，图们汗死了，他的嫡子布延彻辰汗嗣立。这时似乎已趋于保守退缩。在明人记录里，此后，侵寇辽东的记录也渐渐少了。《蒙古源流》里也几乎没有记载关于布延汗的事迹。但《万历武功录》（卷十）里却立有卜言台周即布延台吉的列传。《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里也时有卜言台周的活动情形，尤其是该书《李如松传》里，描述李成梁的爱子李如松的战死情况说：

“明年（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征朝战役中那样的名将，竟在这次战役未了时，轻易死于蒙古之手<sup>②</sup>。这里说敌人是土蛮侵寇，但从年份来推断，无疑是布延汗。

<sup>①</sup> 《明史》卷二十《神宗本纪》万历十年三月和十五年三月各条。

<sup>②</sup> 看来，这在朝鲜是惊心动魄的事件。《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辛未条载：“麻提督伺候堂上，启曰：昨夕，提督内家丁密言，辽东地方毡子来犯，总兵李如松领兵出战，众寡不敌，以致大败，李如松及游击四员不知去处，云。”又壬申条载：“……四月初三日，见没于义州卫所属清河地方，此去广宁本城一百三十余里，有假顺毡子，传通彼此消息。李如松初以精兵，破斩毡子若干而回，提督不悟其示弱诱引，乃于夜间领去五千兵马，驰入伏中，虏乱起夹击，两军暗中相搏，将官死者七、八，军兵折死甚众，或有走回者。大约死亡三千余，云。”又甲戌、戊寅各条也记述了这事。

又据《实录》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己丑条载：“顺义王与东虏擦罕儿构兵。命大同督抚，慎加侦探，固我内圉。”<sup>①</sup>当时彼此退缩的小王子和顺义王，似乎终于没有进行决战就停下了。

万历三十一年，布延汗死后，长子莽和克没有即位已先死了，第二年，汗位就落到了幼孙民旦<sup>②</sup>的肩上。《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尚书肖大亨的《边防事宜疏》里有一节叙述当时辽左夷情说：“幼憨嗣立，柔懦无为，奴速诸酋，互相雄长。”据《蒙古源流》载，陵丹汗立时年仅十三岁，这时也只有十五、六岁。所称“幼憨”，是年幼的虎墩兔憨(库图克图汗)之意，奴速诸酋是指新兴的建州女真的强酋奴儿哈赤(Nurhachi)和他的弟弟速儿哈赤(Shurgachi)。在这以前，从图们汗时代察哈尔部就已传入了喇嘛教，且还很流行。从《蒙古源流》可知陵丹汗特别笃信喇嘛教，曾由喇嘛受数次灌顶，且建造释迦牟尼佛庙等堂塔伽蓝。据传今天遗留下来的蒙文大藏经等经卷，也都是这时期译出的<sup>③</sup>。《明史·鞑靼传》等记述东迁以前的察哈尔部情形说：“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蓄货贝，稍厌兵。”正可移来同这时情况对照。当时蒙古可汗的朝廷究竟如何繁缛，从明、清记录里所载陵丹汗宠幸嬖人之

---

①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己丑条没有这项记述。惟同月庚寅条载有“以大同镇探报虏情，命慎加防御”等话。——译者

② 所谓民旦是据后引《兵略》的，民旦可能是陵旦的异译。

③ 内藤虎次郎《被焚毁的蒙满文藏经》(《读史丛录》)。组成喇嘛教圣典的主要经卷《经律论》三藏之中，经部或正藏叫作《甘珠尔》(Bka'-'gyur)，副藏或杂藏叫作《丹珠尔》(Bstan-'gyur)(《佛教大辞典》第608页)。现在有叫作甘珠尔庙等的地方，就是由于该地有藏经的寺院。从这时起，蒙古草原上就不断建造巍峨的喇嘛庙。冯璠的《开原图说》说：“各虏近皆敬佛，……建寺起楼供佛，其砖瓦木石皆所掳中国匠役为之。造作寺观，有甚华丽者。亦有僧，多内地人，皆与酋首抗客礼，有番僧至，则酋首罗拜，谓之楼子。虏营帐多在楼子傍，其左右前后三、四十里，即其板升。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

多,和宰相各官名义俱备的情况就可以推测了<sup>①</sup>。

然而,正在这时,各酋骄横已渐不能控制。陵丹汗也不得不对属下远族喀尔喀的强酋有所畏忌,对近族敖汉、奈曼等的跋扈也无可奈何。所谓八大营二十四部部众也都逐渐显出背离、独立的倾向。而助长、煽动这种背离倾向的是新兴的劲敌清太祖所施巧妙的调侃手段。到这时候,陵丹汗虽想膺惩背叛,巩固统一,为时已晚,心有余而力已不足。清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冬十一月,讨伐北方科尔沁部的贰心,无效。十一年和天聪元年间,南方亲族敖汉、奈曼反而逃亡投清,部下的喀尔喀巴林、札鲁特部里,也出现逃往科尔沁的人,其间还渐有清军侵越的事件发生,以至可汗本人终于不得不西迁避难。据《三朝辽事实录》和《明史·鞑靼传》等记 555 载,察哈尔部的西迁,在天聪一、二年(天启七年、崇祯元年)之交。天聪元年五月,重新对西邻哈喇慎大营要求自己主权的陵丹汗,不久便和阻止他西迁的西方各部联合军作战,虽曾一度稍败,但终于灭掉哈喇慎大营,吞并土默特部众,并立即进逼明境宣府、大同,要求把本部和别部的新旧岁赏全归他一个人<sup>②</sup>。哈喇慎大营溃灭后,结果它的属部朵颜卫改称喀喇沁了。

陵丹汗以辽东百战之兵,对清军竟至抱头鼠窜,反而自己粉碎了右翼各部,大为丧失了声望。哈喇慎的余众和土默特的顺义王

---

<sup>①</sup> 天聪八、九年间,察哈尔部众被清朝收抚时,陵丹汗的妻妾众多,自不待言,投降的台吉、官人,也有几百人,其中不少是济农(副王)、寨桑(宰相)、蝦(侍卫)等。特别是噶尔马济农,德参济旺、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四人,号称察哈尔国四大寨桑(《清太宗实录》)。据明代纪录,也列有陵丹汗用事权臣贵英哈等人名字(《三朝辽事实录》、《明史》卷二百三十九《张臣传》)。更惊人的是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二月己亥、太宗给奈曼的招降书里说:“察哈尔汗攻掠喀尔喀,以异姓之臣为达鲁花,居诸贝勒之上,又离析诸贝勒之妻,强取诸贝勒之女,以摆牙喇之奴,云云。”达鲁花无疑是达鲁花赤的简称。由此可知,元代盛行的达鲁花赤遗制直到清初还保存着。所谓摆牙喇就是亲卫军。

<sup>②</sup> 以上见《清太宗实录》、《明史·鞑靼传》。

自不待言,就连他的旧部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等,也都投奔漠北喀尔喀去了,剩下还能和他意气相投的只有《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等的鄂尔多斯少数酋长而已。前面所说的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等部酋,因陵丹汗横暴而逃亡避难,就是指这件事。《源流》里说“因背道违理,肆意而行,故不能身享太平。云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秋,陵丹汗犯明廷延绥红水滩,又攻宣府龙门。五年十一月,又出兵兴安岭东石拉木轮(Shira Müren)地方。六年夏,遭到清太祖亲征,未及接战,便立即远遁。八年,越河套、河西,来到离青海还有十天路程的大草滩,出痘而死。时年四十三岁。陵丹汗和清太祖同庚。所说大草滩,和《明史》(卷三百三十)《赤斤蒙古卫传》所说的“出嘉峪关西行二十里曰大草滩”是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安西州门户地方。在这以前,天聪八年五月,清太宗亲率大军,过蒙古地,一路上收抚察哈尔来归的官民,对明廷大同、宣府炫耀兵威以后,就回师了。九年春,又遣亲王多尔袞(Dorgon)等,深入黄河河套,越过明廷榆林边外三天路程的地区,到达陵丹汗的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Erke Khonghor Ejei)和他的母亲苏泰(Sutai)太后等所驻的托里图(Tolitu)地方,把察哈尔部遗众尽数收降。于是,从达延汗以来的小王子世家就完全灭亡了<sup>①</sup>。但是,清廷尊重额哲的门弟,把太祖的女儿嫁给了他,让他和他的母亲苏泰太后等同住在察哈尔部故地义州边外的孙岛、习尔哈地方,因而察哈尔部的地位比其他各部还稍高一些。然而到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变的时候,额哲的末弟布尔尼(Burni)纠合奈曼等部,企图乘机恢复陵丹汗旧业,结果是一败涂地,察哈尔部遂丧失了自治权利,变成了清朝直辖的八旗,并被迁到宣化、大同边外<sup>②</sup>。现在察哈尔

① 《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五月丙子、六月甲午、十一月丁未朔、《东华录》、《大清一统志》。

② 《蒙古源流笺证》卷八。《中国名人录》(《Eminent Chinese》)第304—305页。

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

## 5. 察哈尔部的分支

现在来探讨察哈尔部的世系和它的分支。《蒙古源流》只载有图们汗之子“布延台吉等兄弟共十一汗”,并没有列举每个人的名字。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十)《土蛮列传》的末尾说:

“自是之后,土蛮老而厌兵,边患稍戢。久之,以狗马病死。子卜言台周嗣。土蛮或名土蛮罕,或名土买罕,或名察罕儿,或名插汉儿。土蛮生八子:长卜言台周,次宰赛兀儿,次伯言户儿,次把哈委正,次额参,次先银,次烧花。又言生四子:长卜彦伯吉,次柏太,次卜彦兔。”

下面还有卜言台周、宰赛兀儿、额森等列传。又,郑文彬的《筹边纂议》(卷一)《历代夷名宗派》和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北 557 虏各支宗派》条,题为《北胡夷酋号名叉罕儿宗派》,记述如下:

“初代孝只罕生三子,二代长子打来孙生四子,三代长子土蛮生六子,四代长子卜言台住,四代次子宰桑兀儿,四代三子伯彦户儿,四代四子把哈委正,四代五子额参,四代六子先银。

三代次子委正,三代三子煖兔,三代四子壮兔。

二代次子黑石炭生二子,三代长子土妹,二代次子扯镇,二代三子大委正。”

三代土蛮的儿子有:卜言台住(周)、宰桑(赛)兀儿、伯言户儿、把哈委正、额参、先银六人。和《武功录》所载的,除末子烧花以外,完全相同。《武功录》的《宰赛兀儿列传》说:“宰赛兀儿,土蛮次子也。又名柏大。”或者所说“又言生四子”,并不是另有其他儿子,卜彦伯吉就是卜言台周,宰赛兀儿即柏太,卜彦兔即伯言户儿,只是重复了前四子的讹传,也未可知。《武功录·卜言台周传》末尾说:“卜言台周或名卜彦伯,或名卜言台住,或名伯彦太主,或名拨言太主,或名卜言台主。”这就更增加了卜彦伯吉就是卜言台周的可能性。总之,从《武功录》的赞词:“土蛮之子数人,而卜言台周及宰赛兀

儿，乃独倔强。孛彦、炒花，碌碌因人成事，不足论。”看来，孛彦、炒花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二代打来孙之子，《源流》说有“图们台吉、达赉巴噶达尔罕、岱青台吉三人”。《登坛必究》等却说，有“长子土蛮，次子委正，三子煖兔，四子壮兔。”《武功录·土蛮列传》里还有：“土蛮之弟小打儿汉”一句话。因此，有巴噶达尔罕（小打儿罕），固属事实，但上述四子中，谁是达尔罕，谁是岱青，很难弄清楚。《武功录》（卷十三）《委正传》说：“委正，打来孙第二子也。为泰宁酋长，而恃去开原七百里而远，而又与王杲通婚媾，颇有桀心。”又《大委正列传》说：“大委正，又名庄秃，打来孙第四子也。”可见打来孙次子叫委正，四子叫壮兔（庄秃）。叔叔叫大委正（一克委正），因而侄儿就叫小委正（把哈委正）。看来，大小委正（一克委正，把哈委正）的勇名曾轰动一时。《登坛必究·住房三间义（叉）汗家达子宗派》<sup>①</sup>里说：“长子土蛮罕，次子捆的冷庄兔台吉，三子委正台吉。”捆的冷是 Köndölen（昆都仑）的译音，庄兔是壮兔，委正就是前面所说的委正。壮兔既叫大委正，应该是兄长，单叫委正的应该是弟弟。或者就是小委正<sup>②</sup>。

《武功录》（卷十三）的《黑石炭列传》载：“黑石炭，孛只第五子也。”赞词说：“孛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独以强著哉。它所谓打来孙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来，稍称善乎？然再传而土蛮恶矣。云云。”照这样说来，博迪汗（孛只罕）五子之中，打来孙是长子，次子阿牙台皮，三子卜以麻，四子王文打来，而黑石炭是第五子。阿牙台皮和卜以麻的名字，在前引米万春的《蓟门考》里也曾出现。《源流》所载博迪之子，除达赉逊（打来孙）以外，只有库格珠特台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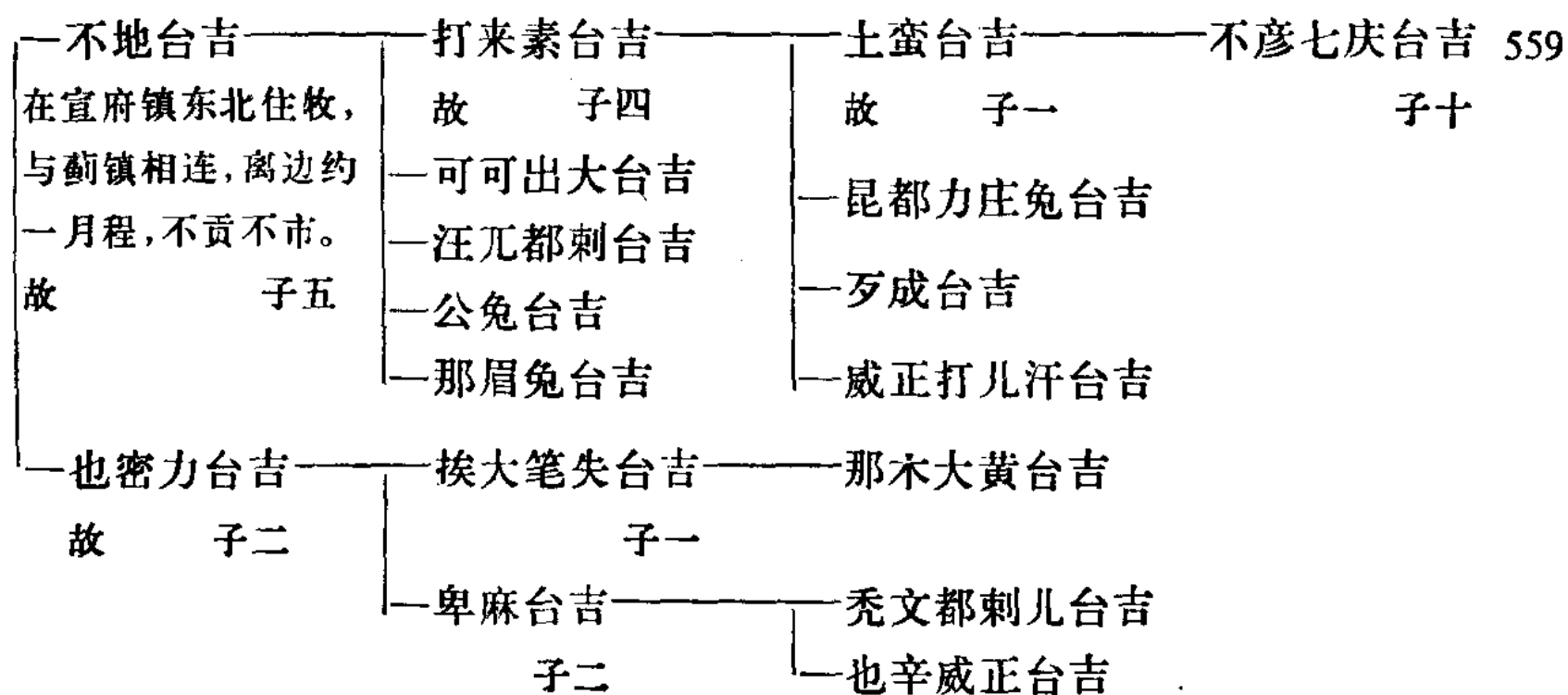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这里显然是《住三间房叉汗家达子宗派》的倒误。

<sup>②</sup> 《万历武功录》卷十，有《灰正、一克灰正列传》，说是“土蛮部夷也”。这里可能是把委正和一克委正误作两个人了。



翁袞都噶尔二人。这两个人分别是苏尼特部和乌珠穆沁部的始祖。很难辨认五子之中,谁是库格珠特台吉,谁是翁袞都噶尔。

再查肖大亨的《北虏风俗》(夷俗记)所附《北虏世系》说:歹颜哈的长子是铁力摆户。铁力摆户死后,遗二子。并列世系表如下:



以上各酋俱与不地台吉同住牧

据此看来,歹颜哈当然就是达延汗,铁力摆户是图噜博罗特,不地台吉是博迪台吉,打来素是达赉逊,土蛮是图们,不彦七庆是布延彻辰。昆都力庄兔就是《登坛必究》里的捆的冷庄兔,也就是大委正。威正打儿汗是委正台吉。《登坛必究》里略去了歹成台吉,他是《蒙古源流》里的岱青台吉。因此,威正打儿汗正是《源流》里的达赉巴噶达尔罕。《世系》所说的可可出大台吉是苏尼特部的始祖库格珠特台吉。汪兀都喇台吉是乌珠穆沁部的始祖翁袞都噶尔,也就是《黑石炭传》里的王文打来。公兔台吉和那眉兔台吉,别 560 处没有看到,但既然说“黑石炭,孛只(不地)第五子也”,那末那眉兔的异名或者是黑石炭。《武功录·黑石炭传》说:“黑石炭又名打来汉(打刺汉)”。该书出现的打来汉全都是指这个人,对此他的从子就叫做巴哈达尔罕(小打儿汉)。那眉兔这个名字颇接近纳密克,但不地台吉之弟并非纳密克,而是也密力即也明。又据《登坛

必究》的另一条说：“我力命那言生二子，长子不一骂台吉，次子哈喇处台吉。”这和说也密力之子有挨大笔失（阿牙台皮）和卑麻（卜以麻），大略一致。挨大笔失和卑麻，容当后述，总之，他们不是不地台吉的儿子，而是他弟弟也密力的儿子。说挨大笔失的长子是那木大黄台吉，这可能是煖兔的异译。《武功录》（卷十三）《煖兔·拱兔列传》说：“煖兔，阿牙台皮长子也。”“拱兔，阿牙台皮二子也”。由此看来，煖兔、拱兔当是土蛮的从弟。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叙述土蛮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强酋说：

“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巴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努、扬吉努之属，亦时窥塞下。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

所说从子黄台吉，必定是《武功录》（卷十）《黄台吉列传》中所说的“黄台吉别名小黄台吉，土蛮侄也。”可能是后面所说的歹青（岱青）之子黄台吉。《登坛必究》等书里所说黑石炭之子土妹，就是《武功录》（卷十）所说的土墨台猪。所说扯镇就是后面所说的扯臣黄台吉。还有，图们汗（土蛮台吉）的儿子本来有十一人，而《北虏世系》里却只记录了一子布延彻辰汗（不彦七庆台吉）。布延彻辰汗有子三人，均未列名。这样太不可靠了，只好拿后来记录的《辽夷略》来补充。

以上只是依据《武功录》、《登坛必究》和《北虏世系》来考证的。以下再根据张鼐的《辽夷略》加以考察。辽海郑文彬的《筹边纂议》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岁次庚寅孟冬。淮阴王鸣鹤的《登坛必究》是万历戊戌岁（二十六年）冬月吉旦著于白狼公署。泰安肖大亨的《北虏风俗》有万历甲午（二十二年）盛冬的序。黄梅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刊有万历岁在壬子（四十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翰林院添注

待诏臣瞿九思序》。华亭张鼐的《辽夷略》卷首说：“余自庚申十一月归途，撰次《辽夷略》，记其种落住牧及市赏诸处，盖得之周中丞毓阳《全辽图》底本中，颇详而核。”庚申是光宗泰昌元年，距万历壬子相隔九年。因此，《辽夷略》记述末年的事最详。正如他所说的，记种落驻牧地和市赏诸处最详细。例如：“以广宁锦义而论之，其土蛮憨一种凡九枝，共三十酋。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也。其暖塔必一种凡十枝，共四十酋，而领市赏则镇运关与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种，凡三枝，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其克石炭一种凡三枝，共九酋。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云云。”镇远关在广宁北镇远堡外。大福堡在锦州城西。原文说：

“其酋曰土蛮憨，号老王子。九子：自长男扯臣憨而下，曰委正黄台吉，曰额参台吉，曰锁迷台吉，曰歹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官儿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儿寨台吉。今诸酋皆虎墩兔憨约束之。牧地直广宁，去寨十余里，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扯臣憨之长男曰莽骨速台吉，即虎墩兔憨之父也。二子，一为憨，约束诸部。而次曰杪兔黄台吉。兄弟约兵三万余骑矣。次男曰毛起炭，存而有子一，曰脱脱亥。其骑亦有五千。此莽骨速之派为独盛，而制诸部也。虏中称憨如帝。委正故。二子，长伯言，次伯言大，而约兵三千余。额参台吉故。仅一子曰召克大，绝矣。锁迷之子，长麦力根，次哈大，亦拥骑二千余。歹青之子二，曰孛赖，曰黄台吉，俱在。而孛赖二子，长扯扯台吉，次张台吉。黄台吉一子曰噶儿骂台吉。亦拥兵约二千余骑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败，约兵千余耳。其莽官儿(大)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兔，亦约兵千余骑。卜言太存，有三子，长色令，次拱赤，三把兔儿。而兵数亦与琵琶同。桑阿儿寨存，生子四，曰扯扯阿败，曰王儿寨，曰拱革，曰斑台，拥骑三千余。而视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计土蛮之派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憨。憨兵不下三万，而合诸酋兵又几二万，是以为土蛮之种强也。”

土蛮憨(图们汗)之子是扯臣憨(彻辰汗)，他的儿子是莽骨速(莽和克)，孙子是虎墩兔憨(库图克图汗)。莽和克之弟虽无杪兔黄台吉，却有毛起炭(茂奇塔特)，这和《源流》完全一致。所以，虎墩

兔憨之弟杪兔黄台吉可能就是桑噶尔济。除扯臣憨以外，其余委正、额参、卜言大(卜彦兔)，都和《武功录》符合。但究竟谁是宰赛兀儿，谁是先银，谁是烧花，还不能考定。

563 《满洲实录》(卷八)记载清太祖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当时逃往科尔沁部的一部分察哈尔部来归，说：

“初，察哈尔车臣汗卒，孙林丹立，尽夺实纳明安部岱青(车臣弟也)人民。岱青率其妻并六子札尔布(Jalbu)、色棱(Sereng)、公格(Güngge)、实达达(Shidada)、噶尔玛(Garma)、武尔占(Urjan)，叛归鄂巴洪台吉。至是，岱青、札尔布、色棱，从科尔沁来谒。……”

车臣汗(彻辰汗)的弟弟岱青(歹青)，即《辽夷略》里所说的歹青，他的部落叫作实纳明安(Shine Mingghan)部。只是他的六个儿子，和上面所说的两个儿子不同。尤其噶儿骂(噶尔玛)是次子黄台吉之子，从岱青来说，是孙子。这事该怎样解释呢？

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百〇五)《镇戍辽东》条，引《兵略》<sup>①</sup>所载《辽东镇外住牧夷人》说：

“擦汗儿达子大部落，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系辽东辽阳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奴儿哈赤。老王子土蛮哈故。生七庆哈，故。生挟桑兔，故。生虎墩兔哈，存，袭王，小名民旦，部落三万有余。大娘子一克台户生五子：长子黄台吉即煖兔台吉，存。部落二万有余。二子圪炭台吉，存。部落五百有余。三子把拜台吉，存。部落五百有余。四子姑列台吉，存。部落五百有余。五子素浪台吉，存。部落五百有余。

二娘子七青台户生七子：长子威敬黄台吉，存。部落七千有余。二子素浪达儿汗台吉，存。部落五千有余。三子歹青台吉，存。部落三千

<sup>①</sup> 《兵略》的作者不详。然从《武备志》作者随便引证来看，必定是当时著名的书。清姚覲元所编《清代禁毁书目》，随处见到“《兵略》、明陈象明撰”。该书目补遗一中说：“《兵略》十四本。查《兵略》系明陈象明撰，其书作于崇祯九年，取自古兵家言，分类抄撮，体例与《武备志》相同，多系剽袭各书成文，了无发明之处。其辽东、蓟门诸类中，语句尤多诋斥，应请销毁。”此外并没有叫作《兵略》的书，可能就是此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孙殿起著《清代禁书知见录》说：“《兵略》无卷数，明新安毕懋康撰，无刻书年月，约崇祯间刊，《陈目》作陈象明撰。”如果这书是崇祯间刊，而《武备志》是天启元年之作，年代就不合了。容待以后考证。

有余。四子矮参台吉,故。部落三千有余,众人分兵。五子补大台吉,存。部落三千有余。六子琵琶台吉,存。部落五百有余。七子桑葛在台吉,存。部落五千有余。”

这里,土蛮哈(图们汗)、七庆哈(彻辰汗)、虎墩兔哈(库图克图汗), 564 没有问题。只是把挟桑兔说成是莽和克,不知是何缘故,可能是别名。所说“大娘子一克台户”、“二娘子七青台户”的台户是太后的音译。五子加七子,合计十二子。这和前面所说图们汗有子十一人,大致相符。这里恐怕说的是大夫人太太后,二夫人聪明太后的意思。这些可能都是图们汗的遗子,但大娘子一克台户的五个儿子之中,仅长子黄台吉有部落二万余,其余各子都只有部落五百余,也很奇怪。其他各书里都没有记载这一支的世系,可能是由于大娘子这一支的世系自立一个系统,或者长子黄台吉即煖兔台吉,也就是后来的布延彻辰汗吧。

反之,二娘子七青台户的七个儿子,大体上和前引《辽夷略》所记相符。即威敬黄台吉是委正黄台吉、索浪是锁迷、歹青是歹青、矮参是额参、补大是卜言太、琵琶即琵琶、桑噶在是桑阿儿寨。尤其所说:“额参台吉故,仅一子曰召克太,绝矣。”和所说“矮参台吉故,部落三千有余,众人分兵。”非常吻合。只是兄弟顺序不同,数目也不一致,这是显著的不同。这些是住牧山后的擦汗儿达子大部落。他们是察哈尔部落的正统。所说山前、山后并不是《兵略》作者随便区别开的,《清太祖实录》天命十年八月,科尔沁的奥巴烘台吉也说:“南察哈尔与北阿尔察哈尔林丹汗期会”云云,本来是蒙古人之间固有的名称。所说南察哈尔就是山前擦汗儿达子小部落,北阿尔察哈尔的林丹汗显然是指北边山后察哈尔大部落的可汗。所谓阿尔(Aru)当然是山后的意思。

关于山前的小部落,在《兵略》里,另有:“擦汗儿达子小部落, 565 山前辽东地方宁远、广宁边外青山住牧,离边一百余里。”后面还

有：“长子奴木大黄台吉，存。部落七千有余。二子银定台吉，存。部落七千有余。三子苏克气台吉，存。部落三千有余。云云”等记述。这些是谁的儿子不详。《辽夷略》里对此有如下记述：

“直广宁西北而牧，离边约七百余里，市赏亦由镇远关者，其酋曰暖塔必，故。而生十子：曰脑毛大黄台吉、曰以儿邓、曰扯臣台吉、曰青把都儿、曰速克赤把都儿、曰卜言兔、曰必思扯赤台吉、曰额儿得你丑库儿、曰阿民台吉。其第十子曰拱兔者，对锦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其市赏在锦州大福堡焉。脑毛大始为蓟门抚夷，后以寇辽故，挟市广宁关下，辽人竟弗许。……盖暖塔必十枝，凡三十二派，而脑毛大、拱兔为强。”<sup>①</sup>

从脑毛大黄台吉(奴木大黄台吉)、以儿邓(银定)、速克赤(苏克气)这些名字的一致来说，前述《兵略》所记诸子和《辽夷记》所记十子，显然是相同的，父亲是暖塔必。所称暖塔必不外是前述的打来孙之弟阿牙台皮，也就是《北虏世系》的挨大笔失，和他的儿子那木大黄台吉(奴木大黄台吉)也相吻合。那末山前的小部落就是山后大部落的从弟部落。《辽夷略》里所记的地处似很辽远，实际离广宁、锦州边外不远。据《登坛必究》(卷二十三)的《北虏各支宗派》里的《北胡夷首名号叉罕儿宗派》的记述说：“初代暖塔心(必)生三子：二代长子那木大，二代次子炒忽儿，二代三子额参。”那木大就是奴木大(脑毛大)，炒忽儿就是前面所说的额儿得你丑库儿。《万历武功录》里曾多次出现炒忽儿的名字。脑毛大是前述图们汗的五个执政理事之一的察哈尔的阿穆岱鸿台吉。同时是阿牙台皮二子暖兔和拱兔之一的暖兔，拱兔就是这里所说的拱兔<sup>②</sup>。《辽事实录》天

<sup>①</sup> 按《辽夷略》清初史料四种本、第4叶，“曰卜言兔，曰必思扯赤台吉”作“曰卜言兔思扯赤台吉”。又玄览堂丛书本：卜言兔、必思扯亦作一人，额儿得、你丑库儿作两人。——译者

<sup>②</sup> 暖兔这个名字很多，和脑毛大的字音相差很远，而 Nomtai 和 Nuan-t'u 却不过是同音一转。《武功录》卷十、有《脑毛大传》，卷十三、有《暖兔、拱兔传》，完全作两个人处理，当然是错误的。又《蒙古源流》卷七说：“本年丁亥，察哈尔之阿穆岱洪台吉前来叩见，呈献金银币帛等物，驼马皆以万计。云云。”据此，那末万历十五年丁亥，脑毛大(阿穆岱)曾到河套地方去迎接达赖喇嘛。

启二年六月，王在晋的奏折里曾提到他的末路说：

“西虏之近广宁者为虎墩兔。虎，虏中之王称憨者也。而昏于酒色，无远志。其叔脑毛大，专横得众，又老而不能自强。”

据《蒙古源流》(卷七)说阿穆岱鸿台吉曾在丁亥年(万历十五年)代表察哈尔部参拜达赖喇嘛。

奴木大这个名字，除《大明实录》隆庆四年条里载土蛮汗纠集了虏酋奴木大而出现外，非常罕见，而脑毛大这个名字，却经常出现在《明史·李成梁传》等里面，是万历年代侵犯辽东的著名强酋。《全边略记》(卷一)《蓟门略》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条里以脑毛大黄台吉出现。其强盛情形，从熊廷弼的《计安西虏书》里曾把虎墩兔罕、黄台吉和拱兔称作察哈尔部三大酋，便可了解。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说：杜松想捣黄台吉帐，反而掩杀了拱兔部落，可见奴木大黄台吉的住地是和拱兔一样，是在大小凌河流域。据《东夷考略·海西考》说：开原北关叶赫东城主金台吉的孙女中，长孙女速不他嫁给脑毛大的孙子桑阿儿寨，次孙女中根儿是虎墩兔的妻子。当时苦于清太祖压迫的北关便不得不倚靠蒙古势力。脑毛大之孙桑阿儿寨可能就是《辽事实录》等所说的虎墩兔憨的贵人桑阿儿寨吧？

拱兔这个名字，在《明史·李成梁传》里也写作滚兔，作为土蛮之弟一再出现。《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载：万历三十六年冬十二月，新任辽东总兵官杜松受总督王象乾指挥，出塞击拱兔说：

“松受总督王象乾指，潜捣黄台吉帐，以牵制寇。乃从守远中左卫，夜驰至哈流兔，掩杀拱兔部落百四十余级。……拱兔果以无罪见剿怒，小歹青又数激之，乃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

大胜堡距锦州北三十五里，宁远中左所城位于宁远(今兴城)到锦州的路上连山北边，杏山南边。所说靠近这里边外的哈流兔，就是



《蒙古游牧记》（卷二）《土默特右翼旗》条所说的哈柳图河地方。  
《游牧记》说：

“水獭河，蒙古名哈柳图，源出苏巴尔噶冈，南流径托罗克台山，入小凌河。”

这里和小歹青占据的大凌河流域相邻，稍偏西南的小凌河左岸的一个支流流域。据《辽事实录》天启二年六月辽抚王在晋奏称：“迺据哨探周守廉、左辅报：稍哨至塔山地方，有拱兔营。”这个塔山就是哈柳图河发源的苏巴尔噶（蒙古语是塔的意思）冈的汉译名称。又拱兔的营地西接小歹青，在《全边略记》（卷一）《蓟门略》天启三年正月，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曾提到过。《辽事实录》天启二年七月，王在晋的奏折里评论说：“至于歹青、拱兔等所居，在河西（即辽河以西）襟喉之地。东向与奴（奴儿哈赤）通，则直闯关门，无烦后顾。西向与我通，则密迩宁前，可作前茅。”由此可见，小歹青和拱兔经常相互支援，最为倔强。既和明廷朵颜西边相结，又阻碍东通虎酋。《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所载熊廷弼《计安西虏书》说：初，小歹青欲抢犯宁前，拱兔阻之。既而明无故捕杀拱兔部夷。小歹青因激拱兔说：“叔屡沮我抢，今偏杀叔夷，愿以兵助叔必报。若款，不如死。”察哈尔汗土蛮的从弟拱兔不仅和散汉部祖小歹青互相应援，而且又是血肉近亲。

《辽夷略》还继续说：

“离广宁西北边八百余里而牧，从镇远关市赏者，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为打来孙四子，尝佐土蛮挟我封贡，而边吏弗与。大委正故而长男阿惠以入犯右屯，中神枪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墨力台吉，其兵骑无考。然大约今为孱虏，不似大委正时矣。”

又说：

“离义州正北边千余里住牧，而市赏仍镇远关，则有克石炭一枝。克石炭为李只五子。数为宁前患，而挟封贡。生三子：长男扯臣黄台吉，次男舍刺台吉，三男讨讨败台吉。三子各有二男，盖六派也。”

克石炭就是黑石炭。黑石炭这个名字肯定出自克什克腾部。克什克腾部自达延汗始封以来，斡齐尔博罗特一派的子孙曾繁盛一时。究竟怎样由博迪汗的第五子承袭这个称号的呢？可能由于黑石炭的势力非常强盛，一时控制了克什克腾部吧！

以下略述敖汉、奈曼两部。关于敖汉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六）《敖汉部总传》说：

“敖汉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十里。东西距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东界奈曼，西界喀喇沁，南界土默特，北界翁牛特。……达延车臣汗子十一，长图噜博罗特，其嗣为敖汉、奈曼、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五部。……图噜博罗特子二：长博第阿喇克，详乌珠穆沁部总传。次纳密克，生贝玛土谢图。子二。长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额森伟征诺颜，详奈曼部总传。岱青杜楞子索诺木杜棱及塞臣卓哩克图，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奈曼部长袞楚克率属来归。诏索诺木杜棱居开原，塞臣卓哩克图还旧牧。……”

又关于奈曼部，《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七）《奈曼部总传》说：

“奈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界喀尔喀左翼，西界敖汉，南界土默特，北界翁牛特。……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三传至额森伟征诺颜，即以为所部号。子袞楚克袭，称巴图鲁台吉，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从子鄂齐尔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

但是，《辽夷略》记述如下：

“鬼麻之枝有五，其派十有四。直义州大康等堡而牧，从大康领市赏者，长男都令小歹青也。直义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从镇远入市赏者，次男额参委正也。额参即乃蛮。直戚家路大定、大茂等堡四百里而牧，仍从大康领市赏者，三男昂鞞台吉、四男青歹青、五男石保赤丑库儿也。鬼麻故，而五男独石保赤丑库儿在耳。都令之子二：曰率闹即打刺汉台吉，曰色令台吉。有骑约五千余。乃蛮七子：曰专难即把兔儿，……大约都令、乃蛮二派稍强。而皆奉约束于虎墩兔愁也。”

鬼麻和贝玛的音稍不同，和阿牙台皮之弟卜以麻的音相合，后面谈到的朵颜炒蛮的妹夫悲马，或者就是此人。他的长子都令小歹青

是《表传》里的岱青杜楞，次子额参委正是额森伟征，而额参则是乃蛮(奈曼)。这正是敖汉、奈曼，毫无疑问<sup>①</sup>。都令之子率闹可能是索诺木，乃蛮之子把兔儿可能是袞楚克巴图鲁台吉。岱青杜楞所以叫做都令小歹青，可能是因为宗家土蛮之子另有个岱青，称为大歹青。大康、大定、大茂堡，都在义州西边。

前面所引的《北虏世系》里，鬼麻作卑麻，应属正确。他的儿子有秃文都刺儿台吉和也辛威正台吉。也辛威正就是额参委正，也就是额森伟征。当无异议。秃文都刺儿和都令小歹青即岱青杜楞，似乎稍有不同，但确是一个人。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载当时辽东巡抚李化龙的奏折里，叙述都令小歹青如何困扰明边的情形说：“小歹青者，素以凶狡，雄长诸酋，且其巢穴当众虏之中，北结土(蛮)酋，为其心腹耳目，西助长昂，东助炒花诸虏。大举动以数万，无所不窥。小窃则飞骑出没于锦义之间。”终于说：“臣化龙在事以来，数为之辍食而叹。谓小歹青不死，辽左之忧，且未艾也。”《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二年九月，著者辽抚王在晋的奏折里说：

“歹青虽系憨族，而不与憨同赏。然其赏有数，不若憨之费矣。”

《明史·鞑靼传》天启四年，记述他死的那条说：

“其年，歹青以领赏哗边，边人格杀之。歹青，虎墩兔近属也。边臣议，岁给赏命银一万三千有奇，而虎快快，益思颺去。”<sup>②</sup>

---

① 《登坛必究》说：“我力命那言生二子，长子不一骂台吉、次子哈喇处台吉。”这个不一骂好象就是贝玛。又据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和冯瑗的《开原图说》说：魁麻之子卜言兀，卜言兀子额参、委正。由时代关系看来，这种说法似乎为好，但姑且从《表传》和《辽夷略》的说法。

② 关于歹青之死和偿命银，《实录》天启六年二月癸卯条记述颇详，说：

“经略高第会同总督王之臣疏言：虎墩兔为八部酋长，素称骄黠。观其不饵奴贿，而终为中国藩篱，可谓忠顺矣。适其台吉歹青以领赏假道于白塔峪，乘醉需索，夷人常态，我兵与格斗，遂毙歹青，并杀四夷。夷语台吉即中国称宗室也。歹青系墩兔之至亲，夷俗惟在阵斩杀不计，非两相战杀，俱索偿命。自去秋八月，讲誓不遂，快快以去。阁部抚院虑其为患，再三讲誓，无可复减。许其偿命银，春秋两季，共一万三千四百两。

关于小歹青,《万历武功录》(卷十)《小歹青列传》说:“小歹青,堵刺 571  
儿男也。”由此看来,卑麻又叫作堵刺儿,和他的儿子秃文都刺儿一  
样,是两人通用的称号。堵刺儿这个名字,在《明史》和《武功录》里  
时常出现,尤其《武功录》里还有列传,说:“堵刺儿与土蛮、打刺罕  
并起。”打刺罕就是黑石炭。因此,和土蛮、打刺罕并起的堵刺儿,  
无妨看作是黑石炭的从弟卜以麻(卑麻)。但《武功录》的赞词里  
说:“歹青,一朵颜夷也。”这可能是因为小歹青的住地和朵颜的  
住地过于接近,所以搞错了。小歹青是敖汉部酋,显然不是朵颜  
虏酋。

《辽夷略》里还有下述一条:

“离广宁、镇静、镇远等堡三百余里而牧,其市赏仍由镇远者,有五路  
即郎台吉,故。生七子:曰扯劳亥、曰花台吉、曰逞吉儿、曰把败、曰爪儿  
兔、曰宰赛、曰委正。而七子分为十八派。其带甲控弦者,大约满万,而  
独马少,不便鸣镝而驰也。扯劳亥之子四:……,花台吉之子二:……,逞  
吉儿之子六:……,把败之子二:……,爪儿兔之子一,……,宰赛之子  
一,……,委正之子二:……。”<sup>①</sup>

《登坛必究》(卷二十三)里的《北胡夷酋号名叉罕儿宗派》条也说:

“初代五路生七子,二代长子扯劳亥等,二代次子把败,二代三子呈  
吉儿,二代四子歹青,二代五子花台吉,二代六子炒花,二代七子宰桑  
谷。”

但联系到察哈尔,还不知道谁是谁。所说五路台吉,肯定是《万历  
武功录》(卷十)《土蛮列传》上所说:土蛮“顷之,大会矮塔必(矮塔 572

该酋及桑昂寨,各以其妻为金台什之女。金台什为中国而死于奴。阅科姚宗文原许银  
四千两及马箭一千一百两,优恤其二女。今虎妻已生一子,他日袭虏王者。桑昂寨为  
恼毛大之孙,今主张八大营兵事者。曰赏春秋两季,该银一万二百两。臣等议,将旧恤  
银一万二百两,于额赏银内撙节措处,其偿命新赏一万三千四百两,于简汰册内加增  
船稿劳等银区处。总无增于额赏三十三万之数。特旨:这本区画甚当,著兵部速与复  
议行。”(按影印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四百八十九册、天启实录卷六十三、第40—41  
叶,最后“特旨”作“得旨”。——译者)

<sup>①</sup> 按《辽夷略》清初史料四种本、第5叶,“离广宁、镇静、镇远等堡”作“离广宁、  
镇静、镇边、镇远等堡。”——译者

必)、兀鲁台周十余万骑,祭旂纛,声欲入河东广宁。”的兀鲁台周,或者是该书《黑石炭传》(卷十三)里所说的五路台周。这些《列传》里也经常出现扯劳汉(赤劳亥)这个名字,也作“五路男赤劳亥”。此外,花台吉、逞吉儿、把拜(把败)等名字,也时常出现。只知这些人都是辽左的强酋,无法考证。或许就是《满洲实录》(卷七)天命七年二月十六日条如下记载的兀鲁特部的情形,也未可知。《实录》载:

“蒙古兀鲁特部明安(Mingghan)、鄂勒哲依图(Öljeitü)、索诺木(Sonom)、吹尔札勒(Choirjal)、达赖(Dalai)、密赛(Misai)、拜音岱(Baindai)、噶尔玛(Garma)、昂坤(Angkhun)、多尔济(Dorji)、固禄(Gürü)、绰尔齐(Chorchi)、奇卜塔尔(Kibtar)、布彦岱(Buyandai)、伊林齐(Irinchi)、特灵(Teling)、实尔呼纳克(Shirkhunak)等十七贝勒,并喀尔喀等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

这里只把五路(U-lu)和兀鲁特(Urud)混在一起了,姑且记下,留待以后考证。

又,清太宗时来降的察哈尔国阿喇克绰忒部落和多罗特部落、实纳明安部落等,也都暂且不论。

## 6. 朵颜卫和喀喇沁部

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也叫作兀良哈三卫。位于兴安岭东,是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藩卫之一。明人常把三卫夸成“京师之肩背”,或“陵寝之藩篱”,但三卫实际上随势而变,有时引导西虏,有时引诱东虏,常给明朝造些麻烦。至于三卫的起源确是,明洪武末年,朵颜卫设在屈裂儿(Güiler)河源靠近朵颜山麓,泰宁卫设在今洮南附近,福余卫设在今齐齐哈尔东边瑚裕尔(Fuyur)河附近<sup>①</sup>。后来逐渐南迁,到明朝中叶以后,便逼近到京师肩背,情况是“自大

<sup>①</sup> 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昭和四年六月号)。原书第118—137页。

宁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sup>①</sup>。但是,把它叫作兀良哈三卫是错误的。据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所载《北虏译语》说:蒙古语称“泰宁卫为往流,称福余卫为我着,称朵颜卫为五两案。”五两案显然是 Uriyangkhan,即兀良罕,而泰宁、福余并不是五两案,却是别的种族。如后所述,只有朵颜卫是元初住在斡难河源头的兀良哈的后裔,其余二卫和它不同。历史事实是:泰宁、福余等卫由于察哈尔部东迁,遭到了蹂躏破坏,惟独朵颜卫依据山险,得以留存而繁荣起来。

弘治、正德年间,朵颜卫有个受明太祖、太宗册封的都指挥脱鲁忽察儿以来的正统、都督阿儿乞蛮,和西边的小王子通婚,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到正德年间,都督花当嗣立,威名轰动三卫。花当的长子革列孛罗夭亡,次子把儿孙、嫡孙革兰台都骁勇绝伦,终于排斥其他酋长,一族控制了整个朵颜卫地区,并更加会合小王子等大虏,逐渐侵掠明边。《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载:“花当子把儿孙骁勇深入,结婚小王子,为中国患滋甚。”<sup>②</sup>《实录》嘉靖二十年九月,总督胡守中奏称:“革兰台骁勇绝伦,今虽通贡,乃私与北虏和亲,广招达子数万,沿边抢掠。”又,《实录》嘉靖二十年六月,兵科给事中扈永通等奏称:“小王子结好朵颜,而辽东不得高枕矣。”<sup>574</sup>这些都是记述朵颜卫形势的。嘉靖九年,花当死了。十年嗣立的革兰台又在小王子东迁的后一年,即嘉靖二十七年死去。他的长子影克、影克弟董狐狸、兀鲁思罕、长秃(獐兔)等又都雄杰,能够维持父祖世业,尤其时刻不忘和大虏通好<sup>③</sup>。据《明史》

① 依据王世贞《三卫志》。《明史·三卫传》全是抄袭此文。

② 《明史纪事本末》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重刊本,卷二十,第8叶。“花当子把儿孙骁勇深入”,广雅本作“花当次子把儿孙骁勇敢深入”。——译者

③ 这里各条多数是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只关于革兰台的歿年,依照《叶氏三卫考》。

所载，朵颜卫的跳梁跋扈，是花当子把儿孙入鲇鱼关马兰谷，杀参将陈乾前后开始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侵寇的时候，它号称辽阳军，倚为股肱，特别卖力地充当向导。到这时候，明朝对它便不得不心存惮惧了。同年九月，开始设立蓟辽总督，领蓟州、保定、辽东三郡来防御它<sup>①</sup>。察哈尔部东迁以后，最著名的酋首是影克、董狐狸（董忽力）、兀鲁思罕、长秃和影克的长子长昂（专难）、长昂之子赖洪大（赖晕大）等。

再拿清人的记载对照来看，《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三）《喀喇沁部总传》说：

“元时有札尔楚泰者，生济拉玛，佐元太祖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子格埒博罗特继之。生二子：长格埒勒泰宰桑为札萨克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札萨克一等塔布囊格埒勒二族祖，次图噜巴图尔为札萨克镇国公色棱一族祖。格埒勒泰宰桑子四：长恩克、次鄂默克图，均居喀喇沁；次莽古岱，别隶土默特。见土默特左翼镇国公善巴传。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征等乞内附。……”<sup>②</sup>

575 所说始号所部曰喀喇沁，很值得怀疑。所称元太祖的功臣札尔楚克、济拉玛父子，是住在斡难河源的兀良哈札儿赤兀歹、折里麦父子二人。其他，和通即花当、格埒博罗特即革列孛罗、格埒勒泰即革兰台、恩克即影克、莽古岱和苏布地等，都将在后面叙述。

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里，记述朵颜卫的事最详尽。其余象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二）和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卷五十八）所引戚继光的《蓟镇边防》等书，也有论述。

① 《明史纪事本末·设立三卫》、《武备志》卷二百〇四《镇戍蓟镇》条所引《兵略》。

② 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四十四年内府刊本，卷二十三，第1叶，“二族祖”和“一族祖”的族字，都是“旗”字。又“长恩克，次鄂默克图”作“长恩克、次准图、次鄂默克图”。——译者



现据戚继光的《蓟镇边防》等记载说：长昂、董狐狸、兀鲁思罕、长秃等统称朵颜的《大一千夷酋宗派》，他们的住地是大宁、哈刺兀素、大棘场、青城、会州一带，靠近明边。他们都是西虏属夷。而其余花当的末子把班和号称《小一千夷酋宗派》的别酋哈哈赤（花当五子）等子孙，则住牧在遥远的老哈河以北，离明边较远。他们都是东虏属夷。总之，朵颜各酋，虽称强盛，然还不能完全独立。长昂的嫡嗣摆洪大天亡以后，他的遗子苏不的（速卜得）、晚旦（远旦）等，就是后来投降清太宗的塔布囊苏布地、万丹伟征。他们是今喀喇沁右翼旗和中旗的始祖。今喀喇沁左翼旗的始祖色梭，也和他们一样，都是同族。他父亲图琳固英的名字，在《清太宗实录》里作杜梭固英，在明《辽事实录》里，却以为贵英他不能出现。又，今土默特左翼旗的远祖莽古岱（猛古大），也出自朵颜卫，是著名的都督影克的亲弟弟<sup>①</sup>。

这个著名的朵颜卫究竟怎样突然变成了喀喇沁呢？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现在仍在多伦诺尔方面保持繁盛的明代大营哈喇慎。哈刺慎、哈喇慎、哈喇庆或呵刺慎，各种名称，和喀喇沁（Kharachin）这个称谓，当然都是同音异译。明人使用前几种字样，而清人只用后一种名称。《清朝实录》、《蒙古源流》一开始就用 576 喀喇沁字样来写老把都的营名。因此，喀喇沁部的名称可能是从老把都以后的部名，或许比那更早，是从亦不刺（Ibrahim）时期、脱欢（Toghon）时期的哈刺慎营名来的，这是最容易推测的。

据此看来，哈喇慎营和朵颜部众确实具有密切关系。老把都以来，哈喇慎大营的强大势力向东发展，吞并控制了邻近的朵颜的大部分。嘉靖二十六年，小王子东迁；二十七年春正月，哈喇慎的把都儿（Baghatur）就由镇静堡寇犯广宁，杀死参将阎振。这一年到二

<sup>①</sup> 《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五，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张鼎的《辽夷略》。

十八年间，其兄俺答(Altan)又不断东犯宣府、永宁、怀来、隆庆等地，朵颜三卫的夷众也有的与此呼应，逐渐进扰，窃边入犯。到二十九年八月便发展成为所谓庚戌大寇。这时，侵入古北口的俺答称朵颜夷众为辽东军，作它的股肱、充当向导。三十年正月，马市成立，明朝和蒙古暂时保持和平。同年十一月，诱导北虏的朵颜逆酋哈丹儿、陈通事等伏诛，翌年和平又告破裂。三十一年四月，把都儿(Baghatur)、辛爱(Sengge)等二万余骑又大举入寇宁远新兴堡，侵犯辽东前屯地方，杀死指挥王相等<sup>①</sup>。后来，把都儿、辛爱等侵犯蓟东辽西等地最甚，明朝大臣大将因此而死的很多。小王子既由辽河上游向东越过兴安岭，他的劲敌俺答也马上从滦河流域向东侵犯，从小王子控制下夺得了三卫一部分。《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夏五月壬午朔条说：“时，虏酋大把都儿黄台吉等胁降三卫诸夷及李家庄之贼，势张甚，诸边相继告急。”阿儿乞蛮、花当、把儿孙以来大力扶植的小王子势力，当然不会一下子就丧失了整个朵颜卫地区，所谓李家庄之贼，是蓟东的界岭口、义院口边外的朵颜别种<sup>②</sup>。由此大致可以看到西虏势力所及的范围。

如按《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七、五十八)所载米万春的《蓟门考》、戚继光的《蓟镇边防》和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来划定所谓东虏属夷(属察哈尔汗统制下的朵颜各酋)和西虏属夷(顺义王、昆都仑汗势力下的朵颜各酋)的界线，可知大致从热河上游的毛金坝一带、通过大名城建昌县东北，到明廷宁远前屯地方划一条线，其中西虏属夷居十分之六、七，包括朵颜都督嫡派革兰台、影克诸子在内。而西虏属夷的大部分当然归附在邻境的哈喇慎大营

① 以上主要依据《大明世宗实录》、《明史·世宗本纪》、《明史·鞑靼传》等。

② 所说李家庄之虏，在《叶氏四夷考》、《朵颜三卫考》嘉靖二十二年条等，都有记载。它的位置是根据《穆宗实录》隆庆元年十二月乙巳条的记载推测的。又参看《万历武功录》卷一的《宣大镇、史二官、车达鸡列传》。

手下。《武备志》(卷二百〇五)《镇戍辽东》条所引《职方考》记述这方面的形势最详,说:

“朵颜虽强,阳顺阴逆,时为虏向导。住牧喜峰口边外会州、青城等处,附青把都部下。”

说朵颜全卫都慑伏于青把都部下。所说青把都是哈喇慎的大酋大把都儿昆都力哈的次子。老父既死、嫡兄黄把都儿也夭亡以后,青把都便独揽了大权。《全边略记》、《皇明从信录》等记述了他强盛的情形。据说万历二十三年,声言大兵二十万集于大宁时,辽东蓟镇督抚各大臣为之惊惶失措。据《兵略》载,嫡统黄把都儿嗣子白洪大,部落也不过一万五千,青把都的弟弟们哈不慎、满五素、马五大以下各部落,各有一万余众,惟独他突出,领有部众约二万余。《职方考》另一条里,把哈喇慎大营当作青把都和白洪大二人共同领有的部落,特别是因为青把都所部在哈喇慎的东边,所以自然更便于控制朵颜卫。关于和西边的顺义王关系多提到白洪大,对此,关于东边的朵颜卫则主要提到青把都。又据《全边略记》、《两朝平攘录》、《明史·吴兑传》等记述,青把都曾把他的女儿东桂嫁给朵颜都督长昂,以此求得关系的进一步亲密,但青把都死后,他的六子六孙丧失了控制朵颜的权势,落到昆都仑汗(Köndölen Khan)正统的手里了。 578

明朝天启初年,清军既摧毁明朝的辽东,甚至动摇了蒙古内部,于是哈喇慎大酋便继续东进。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载天启二年五月作者王在晋转奏抚夷游击朱梅的报告里,说:同年三月初,

“哈喇慎大酋罕孛罗势、伯彦黄台吉等差中军打打户、歹彦恰等,又朵颜卫属夷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煖太等,先后各带领兵马,于宁前中前等处,列营驻劄。”

六月间,王在晋的奏折里就罕孛罗势、伯彦黄台吉说:

“又,哈喇慎三(二字之误?)大部白言黄台吉、韩不世台吉恨奴(奴儿

哈赤)之陷全辽,藐视天朝,誓必复广宁以泄忿。欲差人往永召卜、火及诸大酋,纠众攻奴,其志锐,其言确。”

这里所说的韩不世台吉、白言黄台吉,必定就是上面所说的罕孛罗势和伯言黄台吉。天启二年正月,他们率领朵颜属夷企图邀击夺取广宁城的清军。所说永召卜是永邵卜乞庆黄台吉,所说火及,恐怕是火落赤的脱误。据《兵略》说:白言台吉是老把都第五子马五大的次子,憨不什台吉(即韩不世台吉)是第二代昆都仑汗白洪大的亲侄。这两个酋长在青把都、白洪大死后,拥戴嫡派白洪大的嗣子打利台吉,是代表大营势力的强酋。《大明实录》、《明史·三卫传》等所载的班、白两酋,也必定是憨不什(班不什)、白言两酋<sup>①</sup>。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里谈到,广宁一经失陷,山海关外地方全被哈喇慎各部占据了。但天启二年七月出镇行边总督王象乾的奏折里叙述此事特别详尽。其中有“插汉兵一万守广宁,哈喇慎兵一万守宁前,云云”等话。哈喇慎兵拒守宁远前屯地方,可见大营的势力,当时已经控制了朵颜卫全境,并已达到更东面的泰宁卫故地。所以,在当时的记录里,包括《辽事实录》在内,就有把哈喇慎和朵颜混同的倾向。至于《明史·袁崇焕传》,便公然把朵颜三十六家叫作哈喇慎三十六家了。因为朵颜卫这个名称是明人起的称谓,并非蒙古人通用的名称。蒙古各部只漫然把它叫做兀良哈。因此,这个边界并入哈喇慎以后,容或丧失了兀良哈的

<sup>①</sup> 《兵略》里记载老把都儿的五子、二十九孙、十三曾孙的世系甚详。其中白言台吉是老把都儿的季子马五大二子中的季子。他的亡兄叫作班不什台吉。但班不什台吉在《兵略》写作当时(转引《兵略》的《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夏)既然已经死了,那末,就不会是罕孛罗势。憨不什是老把都儿的嫡子黄把都儿的次子摆独赖台吉的季子。除此以外,再没有可以考定是罕孛罗势的酋首了。据《辽事实录》说:罕孛罗势和朵颜的猱晕大相继于天启二年六月间死去。后来就只见有白言台吉的活动,班不什的名字不见了,此即证明班酋就是罕孛罗势。然班、白二酋之上,还有偶公,这可能是大营嫡统的打利台吉。从《清实录》天聪二年二月条载朵颜属夷,除白言台吉外,另有称“我汗”,或“我喀喇沁汗”者,也可以了解。

旧称，得到了哈喇慎的新称。不过，朵颜卫都督一族全部改称喀喇沁，并非仅仅由于这种混同。下面我们还必须就朵颜各酋稍加研讨。

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张鼐的《辽夷略》、米万春的《蓟门考》、戚继光的《蓟镇边防》、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茅元仪的《武备志》、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和《口北三厅志》所引《两镇三关通志》等，记述明末朵颜各酋的形势最详。据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列举的强酋大数为朵颜三十六家；据《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条》说：左都督长昂、右都督把班，“通二酋所辖一百五十五枝。今各路缴赏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以上各书所举酋名超过了二百，现在为避免烦琐，不一一考证，仅就所谓朵颜六凶，略加稽考。

何乔远的《名山藏·王享记》的《鞑鞞》条里记有朵颜六凶。《武备志》（卷二百〇五）所引《职方考》说：

“三卫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长长昂、炒蛮、董狐狸诸夷及夷妇大小嬖只、猛可真等，号为六凶，而长昂尤黠云。”

首先考定三个夷妇。猛可真也作猛可顺。《万历武功录》（卷十三）《猛可真列传》说：“猛可真，老把都妻也。”又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九）《张臣传》说：“猛可真者，俺答弟把都弃妾也。”曾因犯黑峪关，被革除岁赏。《蓟门考》说：女酋猛可真，故夷脱力（革兰台之弟）之子、都督影克堂兄弟之妹、把都儿之妾。与其兄弟共住马兰谷路境外。据《全边略记》（卷十三）万历十三年条说：以猛可真盗边罪，责问青把都。又，高拱的《伏戎纪事》所说：“老把都死，其妇颇有异志，云云。”这个强悍女酋，可能就是猛可真。所说大嬖只，据《武功录》或《张臣传》说：“大嬖只者，顺义王乞庆哈弃妾也。”并载与猛可真共遭张臣谴责。《蓟镇边防》说：古北口外之夷，“大比只巢住无碍，去边三百五十里（乃辛爱妻）。”《蓟门考》说：

“一，都指挥故夷伯彦帖忽思、伯思哈儿、伯彦孛罗三人之子，并见在。弟把秃孛罗等叔侄四枝部落，约有一千余骑，在古北口东，卜地名以逊以马兔一带住牧。因伯彦帖忽思妻名八个镇，伊女是辛爱之妾，今古北哨后人属夷挨台必营者也。……”

挨台必就是阿牙台皮。小嬖只也可能是《蓟门考》里所载：

“一，都指挥伯彦打木部落，约有七百余骑，在石塘岭境外北方满套儿等处住牧。其妹名苏不亥，系辛爱第九妾也。……”

心爱的妾。伯彦帖忽思是花当次子革孛来的长子。伯彦打木(来)是花当第三子脱力的第六子。按所说嬖只就是把汉比妓、大成比妓的比妓，《元史》和《亲征录》作伯姬，《成吉思汗实录》作别乞。也就是《蒙古源流》(卷五)里所说次于福晋(后、Khatun)的尊称拜济(妃、Beiji)。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卷二)《夷语解说》载：“比妓是各台吉之妻，与宗室妃同。”据《蓟门考》说：“前各酋首之妾，虏中皆呼为嬖只。各夷借势为名，阳虽中华藩篱，阴实北虏向导。”可以想见，大小嬖只、猛可真各酋，假借把都儿、心爱的余威，嚣张的情形。《武功录》(卷十三)说：“塞上视两酋妇(猛可真、大嬖只)殆如虎狼也。”

其次是男酋炒蛮。《武功录》说：“炒蛮伯彦帖忽思第二子也。”伯彦帖忽思本来没有男孩，这是错误。《蓟门考》说：左都督花当是妾出的哈哈赤之子。《卢龙塞略》(卷十五)说是哈哈赤的长子，这个说法正确。《世宗实录》明确记载<sup>①</sup>嘉靖四十年三月，由正千户升任都指挥僉事。《蓟门考》说：“大炒蛮见有亲兄弟小把都儿、董灰等十人，叔侄约有千骑，俱在境外大宁城前后住牧。伊妹系东虏故酋悲马之妻。”悲马就是卜以马，是敖汉、奈曼的始祖。又据《平攘

<sup>①</sup> 《万历武功录》卷十三、《大嬖只列传》说：“炒蛮，伯彦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挥秩，居朵颜久。”《卢龙塞略》卷一、《五贡首考》明确说是“哈哈赤之长子”，《蓟门考》也说哈哈赤的儿子有叫炒蛮的，或叫作东炒蛮。因为说是住在老河，所以还是认为是哈哈赤之子正确。

录》说：“炒蛮又在东边，住地名必留兔，离边八百余里。”参考《两镇三关志》、《蓟镇边防》条等说：他们住在大宁城东北老哈河畔。因此，其弟小把都儿曾帮助土蛮汗，其妹亦有嫁给东虏的，六凶之中，582只有这一酋确是东虏势力下的属夷。不过，据《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说：炒蛮还娶大嬖只为妾，因而也和西虏交欢。董狐狸是花当的曾孙都督革兰台的八子之一。《武功录》（卷十三）《董狐狸列传》说：“董狐狸又名董忽力，革兰台第五子也。”各种记载里都说：自从长兄影克死后，他和侄儿长昂都极鸷强。他的住地在哈刺兀素地方，距义院口、界岭口边外三百七十里。可能在今大凌河上游、建昌附近。长昂（Chang-ang）也作专难（Chuan-nan），是著名的左都督花当的嫡裔，都督影克的长子。《万历武功录》（卷十三）《长昂列传》说：“长昂又名专难，影克长子也。少失母，养于姨母土阿，姑母那干，皆以子畜之。稍长，室西虏青把都女东桂。由此昂益习于兵。隆庆初，土蛮首难，影克愿为耳目。竟被金夷而死。上幸赦死罪，许昂得袭都督，通贡如初。”《辽夷略》说：“其后，土蛮首难，影克为其耳目，竟被兵死。生三子：长贵英，又名长昂，即专难。屡犯屡抚，不能如影克之世矣。”《蓟门考》说：

“影克兄弟八枝，部落约有三千余骑。在喜峰口境外东西，地名会州（平泉之南二十里，今察罕城）、青城（大宁新城、即今黑城子），逃军兔及老花（老哈河）前后住牧。各归顺把都儿、辛爱部下二十年矣。常被北虏调为向导，使为前锋。影克隆庆元年，导犯界岭口、出义院口，被我官军用快枪打伤，回巢即死。今有伊男专难，袭职为首。太平路等边呼为长昂。”

长昂的根据地，各书一致说是大宁城，就是辽中京以后的都址、老哈河左岸的大名城。长昂曾娶哈喇慎的青把都之女东桂，并夺占了已经嫁给土蛮汗的妹妹。据《明史·三卫传》说：更“西结婚白洪大”。可见早已和大营通婚了。正德十年，以把儿孙盗边开始的朵583



颜卫叛乱，到隆庆、万历年间，长昂的猖獗就更加甚了。

《明史·李成梁传》万历二十九年条说：“是时，长昂已死。”长昂这时已经死了，长子摆洪大（伯魂大）早已夭亡，次子赖洪大嗣立。和叔父蟒金等酋，强梁并未少减。赖洪大在《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里作赖晕大，在《辽事实录》里作猱鞞大。猱鞞大在天启二年四、五月间死去，《辽事实录》把赖洪大和朗素、煖太、速不的等酋并称为代表所谓朵颜三十六家的酋首。速不的就是《兵略》所说摆洪大第四子的苏不的，《辽夷略》所说伯洪大的第四子速卜得，清人记述里所见到的塔布囊苏布地。煖太等的身世不详。朗素，在《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四）所载王象乾的《条议款虏》里说“属夷徠晕大，今朗素之季父也。”因而可能也是摆洪大的遗子、苏不地之兄。塔布囊苏不地在天聪三年投降清朝。清太宗对苏不地的死，比作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认为是蒙古各酋中最优秀的人材，深为悼念<sup>①</sup>。这个最优秀的人材苏不地，在明末曾荣任朵颜都督。《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正月丙午条有如下记述：

“上（清太宗）欲息兵安民，与明修好，以婉词致书，令喀喇沁苏布地作为己书，奏之明主（崇祯帝），遣喀喇沁人持往。书曰：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苏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云云。”

584 在清朝的记录里出现朵颜名称，这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喀喇沁的苏不地就是朵颜卫的都督，都指挥以下的名称都虽已略去，但至少可以肯定苏不地是都督。《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实录》天聪二年二月条以下、明《辽事实录》等，都说朵颜卫的酋首们以苏不地为首，称塔布囊的颇多。所说塔布囊（Tabunang），据《蒙古源流》说，是仅次于洪台吉、台吉的尊称。明人记述里也作他卜囊、他不能、倘不浪等。照《兵略》等所记事例，分明是女婿的意思，但据

<sup>①</sup> 《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的注。

《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北虏考》所引《蓟门防御考·虏语解》说:一般女婿叫苦力干,官家女婿才叫他不浪,显然是满语的额附(Efu)、汉语的驸马的意思。然据《辽事实录》天启二年五月条载,巡抚王在晋、总督王象乾说:“朵颜三十六家新婚于大营,号为倘不浪者之赏,云云。”朵颜的苏布地各酋不仅从祖父以来就和哈喇慎连姻,而且这里还都成了大营的驸马。它对明朝还称“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的官职,降清以后,便自称“喀喇沁蒙古塔布囊苏不地等”,这并非没有缘故的。如上所述,朵颜卫不久改称喀喇沁部的原因虽已得到说明,但为什么只有朵颜一卫改称喀喇沁部而留存下来的理由,还没有充分明确。那么强大的喀喇沁大营灭亡绝迹,所遗名称只留存在属领朵颜地方,完全是由于陵丹汗西还的大变迁所导致的。

小王子东迁以后,在兴安岭东风靡一世,使远在满洲的女真、达呼尔各族都屈服在他的麾下,惟独南端留下一块形势险要、资源丰富的朵颜挟赏之地,想来,一定非常遗憾。这种情形足以使交谊深厚的察哈尔和哈喇慎两部之间产生很大衅隙。《全边略记》(卷 585 三)天启七年六月条有如下一段记载:

“把汉哈喇慎之地,祖属于察汗儿,以讲人口相隙者。满五素幼时,受养于察汉。今长矣,率部落归其父世把都儿,而察汉不悦也。”

这段文字似稍费解<sup>①</sup>,总之,可以想像,哈喇慎部的强盛已逐渐侵犯到察汗儿部的权力利益。《蒙古源流》列举所谓图们汗五执政理事,竟把最强盛的哈喇慎部长抛开,却把他属下的一个酋长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备为一员,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暗示着两大部的反目。

据《两朝平攘录》载朵颜的长昂和察哈尔的图们汗之间的纠纷说:

“按:青台吉二女,一适土蛮,一适长昂。〔长昂〕妻死,其妹来吊,长

<sup>①</sup> 所谓把汉哈喇慎,意思是小哈喇慎,或者是指朵颜地方,也未可知。

昂通而留之。且贿青台吉。土蛮见妻被留，久而不归，忿甚。故与黄酋图长昂也。后又欲以兵万人，助督府蹇达破长昂，已约刻期举事。适蹇公以艰去位，弗果。〔土〕蛮自是怨中国负约。”<sup>①</sup>

现在看来，这里所说的青台吉显然是哈喇慎的青把都儿。蹇达前后两次总督蓟辽军务，第二次大约在万历末年，和这件事无关。据《明史·李成梁传》说：万历十九年边败，总督蹇达、总兵官李成梁匿而不闻，被劾，蹇达和辽东李成梁都一时被撤职。所说“蹇公以艰去位”，肯定是在这时，正当土蛮、长昂和青把都儿繁盛的时候。586 但这时辛爱黄台吉已经死去，因而所说黄酋，并不是指辛爱，可能是指土蛮属下的强酋奴木大黄台吉。总之，长昂是青把都儿的属夷，而且曾帮助土蛮侵掠，《明史》的《李成梁传》、《戚继光传》等都有记述。然而他竟敢干出这么大的无理暴举而激怒可汗，可能是仗恃哈喇慎的有力支援。想来可能是，青把都儿用他的一个女儿羁糜长昂，这个女儿死了，又夺取已经嫁给半老的图们汗的妹妹，用来再饵诱长昂，深感得策了吧。“且贿青台吉”这句话，似乎已经完全传出了个中消息。我们不认为长昂和土蛮的斗争，由此一变而为青把都儿和土蛮的开衅之因，而不得不认为它在青把都和土蛮两敌抗争之间决定了长昂去就的态度。于是，察哈尔和哈喇慎便结下了不解的深怨，后来，对共同的大敌——清朝的兴起，两部非仅不能相互协助，反而竟互相残害，越发给了清军可乘之机。

明崇祯元年，清天聪二年，大蒙古陵丹库图克图汗虽曾几次想打败渺小的女真一酋奴儿哈赤，终于没有决战一次，就白白地迁往宣大边外故地去了。这固然是因为毫无纪律的察哈尔部众看到可怕清军精锐便胆怯了，但另一方面，还因为背后的哈喇慎等部不但不对可汗予以支援，反而成了它的内顾之忧。察哈尔部的东迁

<sup>①</sup> 按《两朝平攘录》明万历商浚刻本，卷一，第8叶，“故与黄酋图长昂也”，商刻本作“故与黄酋亲图长昂也”。——译者

促进了泰宁、福余两卫溃灭，现在它的西迁又必然威胁到哈喇慎、土默特各部的存在。果然，哈喇慎各部在得到可汗西来的警报以后，大为震惊。《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四月，在叙述察哈尔大兵正往西移动，哈喇慎各酋疲于防御的情形之后，最后说：“插酋僻处东隅，与宣风马牛不相及，今横生枝节，控弦十万，加于白言等部，如千钧之压卵，必无幸。”但《辽事实录》没有提到战争的结果如何。据《明史·三卫传》载：

“长昂死，诸子稍衰，三卫皆靖。崇祯初，与插汉战于早落兀素，胜之，杀获万计。以捷告。未几，皆服属于大清云。”

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崇祯元年)二月条载：

“蒙古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朵内袞济、诺干达喇、万丹卫征、吴尔赫贝勒、塔布囊等以书来奏曰：察哈尔汗不道，……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凌，夺去妻子牲畜。我汗(打利台吉?)与汗布颜台吉(白言台吉)、博硕克图汗(顺义王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额璘沁济农)、同雍谢布(永邵卜乞庆黄台吉?)及阿苏忒(哑速火落赤把都儿之子?)、阿霸该(阿巴嘎)、喀尔喀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顺义王的别号)赵城地方，杀察哈尔所驻兵四万人。我汗与布颜台吉率兵十万回，时直察哈尔兵三千人，赴明张家口请赏，未得而回，又尽杀之。……察哈尔汗根本动摇。”

这次的战场，一说是早落兀素，一说是土默特赵城，好象不是一个地方，但应看作是一个地方的蒙古名和汉名。总之，这两条记述，无疑是指同一次战役<sup>①</sup>。只是这段文字似乎说哈喇慎等联军获得大捷，但《鞑靼传》却记述经过如下：

“崇祯元年，虎墩兔攻哈喇慎及白言台吉、卜失兔诸部，皆破之。遂

<sup>①</sup> 土默特的赵城，不知在哪里。大致在归化城方面。因为说是格根汗的赵城的地方，还说从喀喇沁汗从这里回喀喇沁的路上，遇见从张家口北返的察哈尔兵，可以证明无疑。所谓格根汗(Gegen Khan)是俺答皈依喇嘛教以后的尊称。在蒙古是较顺义王的王号更常见的通称。清朝记录里也屡次见到，但明人方面却几乎不见这个称号。《蓟门考》的《北虏考》里有“俺答者即革革哈安滩也，西边称为俺答，宣大称为安滩，诸夷中又号为安滩罕，罕之一字，番语中极尊之号也。”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

乘胜入犯宜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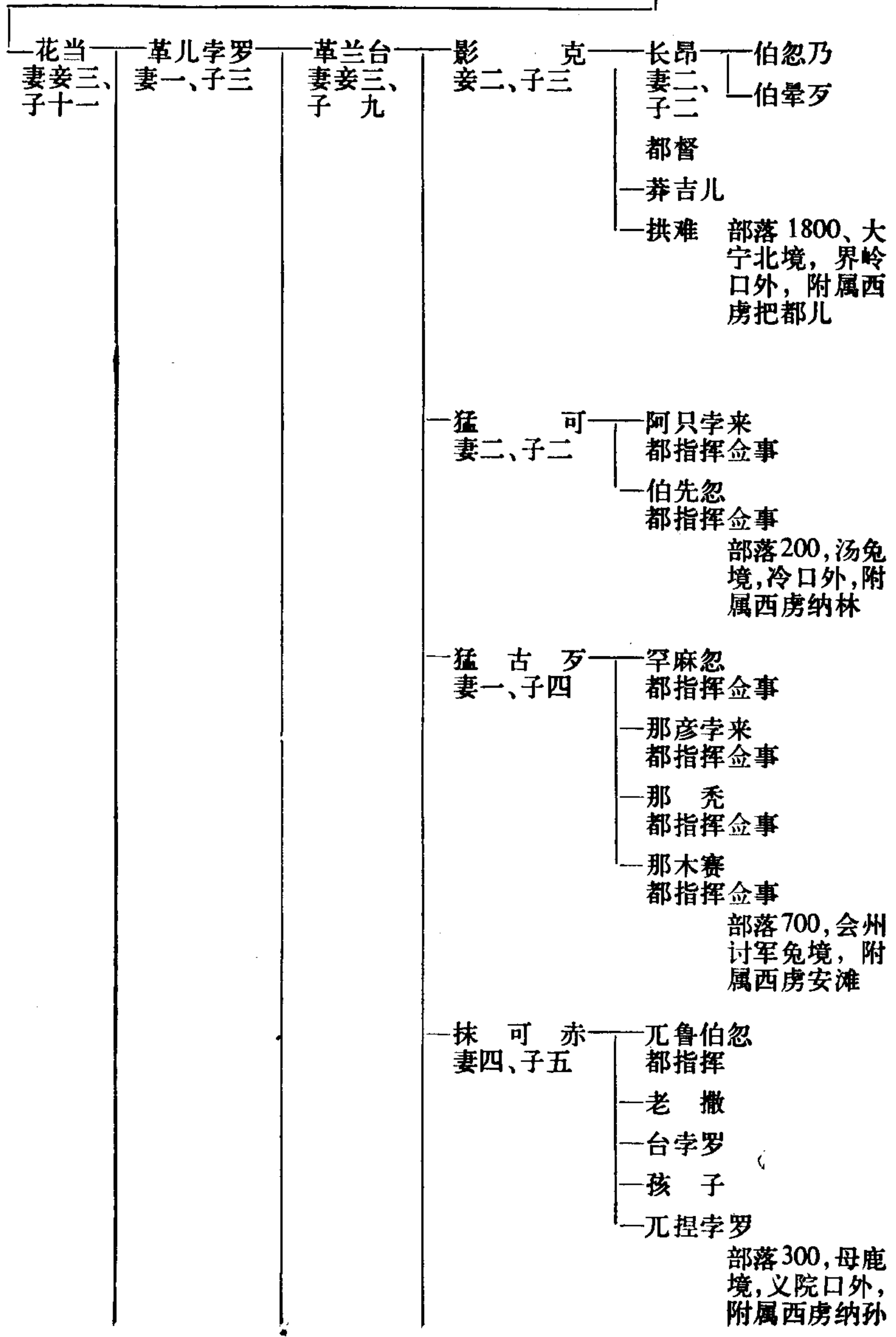
588 据同年秋总督王象乾回答毅宗皇帝的忧国谘询说：“御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内，白(言)台吉挺身免，而哈喇慎所部多被掳，不足用。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万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联络朵颜三十六家及哈喇慎余众，可以御插汉。然与其构之，不如抚用之。”实际上，陵丹汗在以后几年曾往来于大同边外和河套之间，经常贪得明朝的抚赏。看来，塔布囊苏布地的上书和或许根据这书的《三卫传》的记述，只是把开始交手一战的小捷尽量夸大报导了<sup>①</sup>。在局部小战里侥倖获得了小胜，但习于太平游猎的右翼各部终究不是百战辽东的察哈尔军的敌手。因此，一度从属哈喇慎并打算协助明军的朵颜各酋，也正象前面所说的，向后金国投了降表。于是，哈喇慎、土默特本部在求援不得的情况下，即告崩溃。至于得到了救援的朵颜和东部土默特别部，便得以幸存下来。《蒙古游牧记》(卷二)所说：“林丹汗恃其强，侵不已。鄂木布楚琥尔(东方土默特别部酋长)愤甚。因约喀喇沁苏布地等，共击败之赵城。恐不敌，天聪二年，偕苏布地上书乞援，寻来朝。”正可如此解释。总之，从这次战役以后，开平、上都一带已经再也没有哈喇慎部，所以再也听不到白言台吉等各酋的情况，足证鏖战结果对昆都仑汗和顺义王等联军完全不利，据《清朝实录》载：明崇祯五年(天聪六年)，太宗远征西方察哈尔时，哈喇慎、土默特、阿苏特、雍谢卜等各部已经杳无痕迹，兴安岭西面地方全归察哈尔领有了。于是，哈喇慎这个名称只留存在朵颜地方，成了现在的喀喇沁部。

589 现在试依照郭造卿的《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作世系表如下：

---

<sup>①</sup> 这里所说联合军战捷，《藩部要略》、《游牧记》等清代记录里都有记载，但似乎都以唯一的苏布地的上奏书为依据，颇不足信。参考另一篇论文《土默特赵城之战》，原书第891—906页。

完者帖木儿——阿儿乞蛮——莽兀儿——打卜忽——  
都督



590

董忽力  
都指挥金事  
妻二、子五

伯彦孛来  
—把当  
—把儿赤  
—把来  
—猛安歹

部落400,土果  
根境,界岭口  
外,附属西虏  
把都儿

兀鲁思罕  
都指挥金事  
妻二、子二

升纳  
都指挥金事  
—挨伯秃  
舍人

部落200,敖母  
林境,义院口  
外,附属西虏  
把都儿

斡抹秃  
妻二、子四

那彦帖忽思  
—丑忽儿  
—伯彦打来  
—炒令哥

部落400,青城  
境,附属西虏  
安滩

长都秃  
都指挥金事  
妻三、子六

打巴  
—把来台  
—媛一者  
—董秃亮  
—兀

部落300,省集  
境、界岭口外,  
附属西虏把都  
儿

—叉哈(赤)来  
长昂附牧



革 孛 来  
妻二、  
子四

伯彦帖忽思  
妻三、子五

撒因帖忽思 勺儿秃

炒 变 伯 忽  
都指挥 金事 把札罕

阿牙台 哈 刺  
都指挥 金事 伯 彦  
妻二、子三 叉 罕

倘 孛 来 阿巴孩  
妻二、子二 那彦罕

哈讨(帖)木儿

部落450, (可)  
里屈劳境, 古  
北口外, 附属  
西虜辛爱

把图孛罗  
妻二、子三

长 秃  
莽 灰  
纳儿买

部落500, 以逊  
境, 罗文谷外,  
附属西虜纳林

伯思哈儿  
妻二、子五

脱孙孛来 (伯彦卜儿)  
都指挥 金事

592

兀捏克 斡班歹  
都指挥 金事 速班歹  
子二

撒只忽  
头目

伯彦歹  
头目

句那  
头目

部落500, 哈刺  
塔刺境, 古北  
口外, 附属西  
虜伯要

伯彦孛罗  
子

卜以麻  
炒变附牧

脱力  
妻二、  
子十二

兀可儿  
头目、妻二、  
子五

李劳  
都指挥金事

- 伯彦孛来舍人
- 长秃
- 勺儿秃
- 伯先忽

部落300,兀忽马儿境,董家口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兀捏孛罗  
头目、妻二、子四

伯彦  
头目

- 土里苦
- 撒因帖忽思
- 哥鲁哥

部落 280, 接伯个境,董家口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哈孩  
妻二、子四

满都孛来

- 炒蛮
- 猛可
- 杜冷

部落400,哈刺兀速境,界岭口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可 可  
头 目

部落 100, 撒因毛境,马兰谷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脱 罗 罕  
头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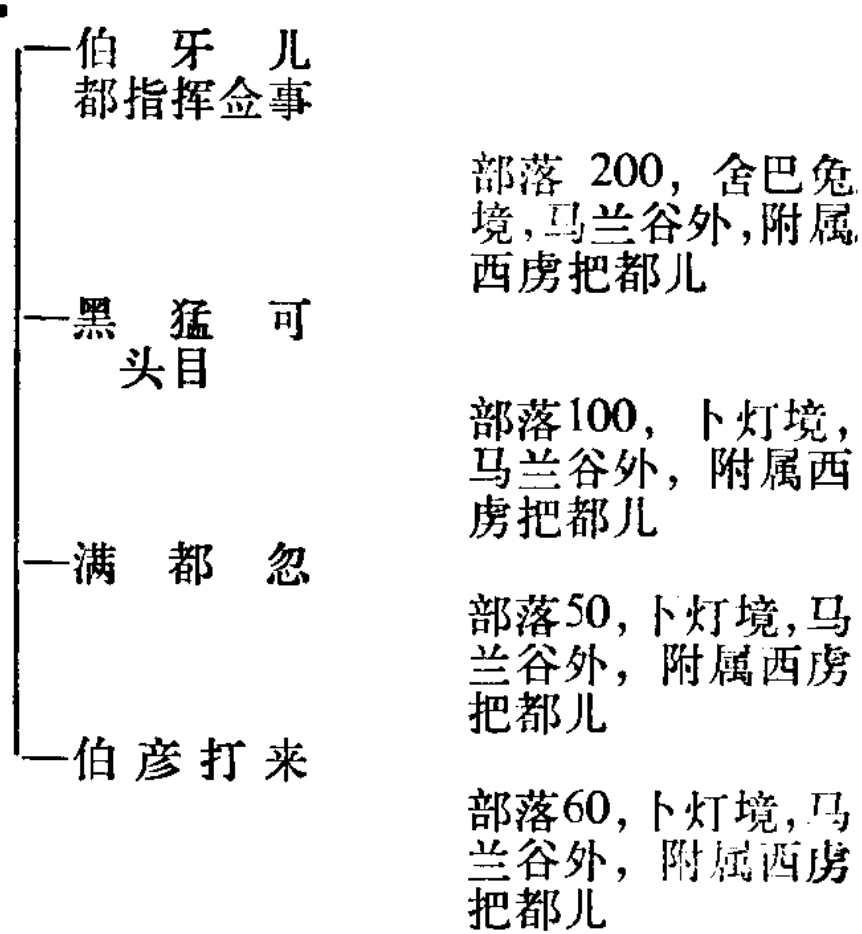
部落50,大兴州境,墙子岭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乞 塔  
头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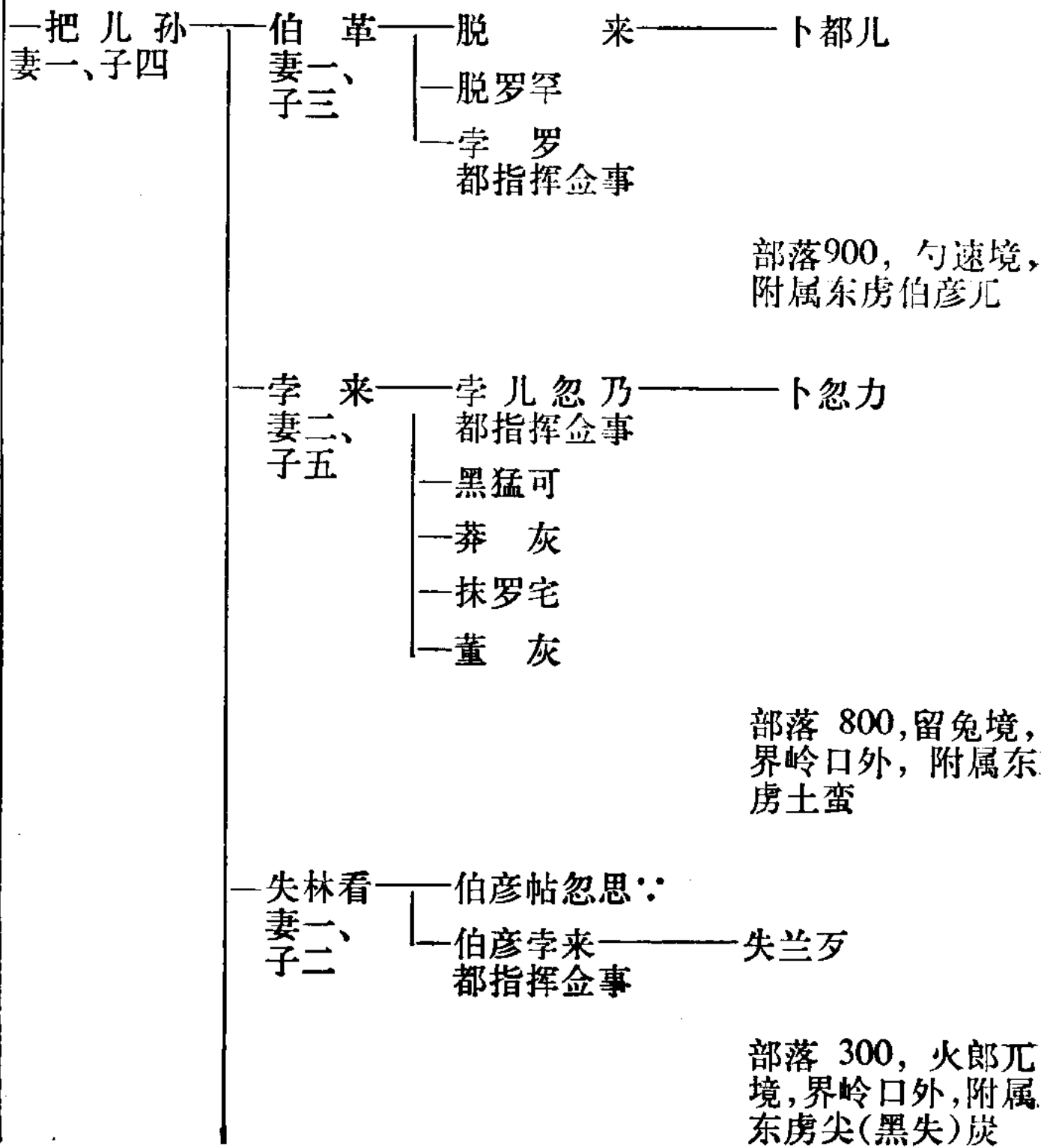
部落50,撒因毛境,马兰谷外,附属西虜把都儿

—脱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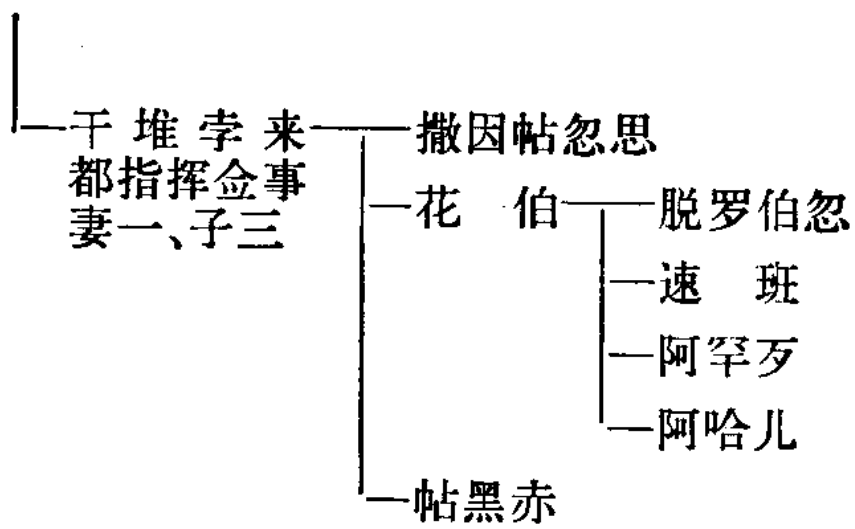
—兀 忽 纳::



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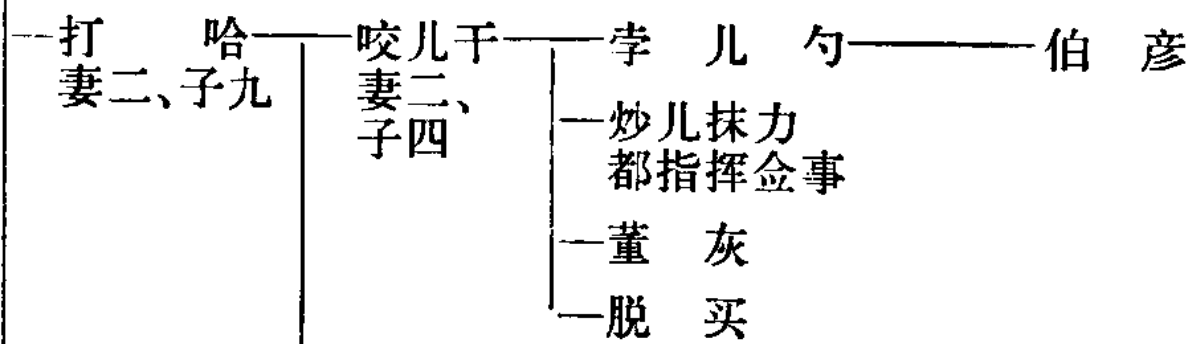


区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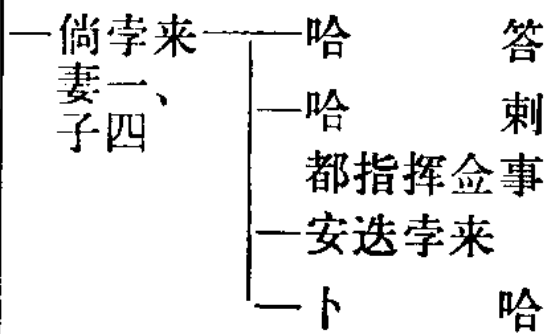


部落 800, 舍伯兔  
境界岭口外, 附属  
东虜委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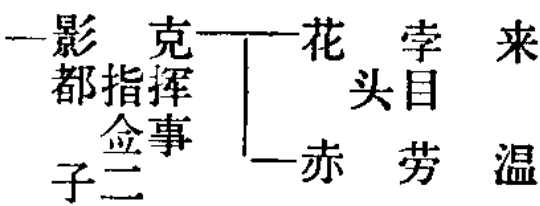
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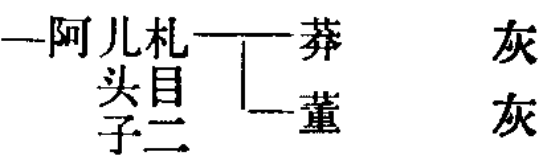
部落 300, 挨伯兔  
境界岭口外, 附属  
东虜长秃



部落 300, 舍刺哈  
境, 青山口外, 附属  
东虜长秃



部落 100, 北留儿  
境, 界岭口外, 附属  
东虜土蛮



部落 200, 迭儿孛只  
鹰境, 冷口外, 附属  
东虜土蛮

—伯彦帖忽思：

—干抹秃：

—马答哈——大 成  
都指挥金事  
妻一、子一

部落 500, 青州木境, 界岭口外, 附属东虜土蛮

—伯牙只忽：

596

—哥鲁哥歹——脱罗思伯  
都指挥金事——伯 忽  
子二

部落 400, 绍素境, 冷口外, 附属东虜黑失灰(炭)

—把儿真——  
妻一、子三、

—干堆——  
妻一、子三

—伯颜头儿  
都指挥金事  
—虎虜忽纳  
都指挥金事  
—撒只刺忽  
舍 人

部落 300, 舍喇母林境, 附属东虜委正

—把卜孩——  
妻一、子二

—满都  
都指挥金事  
—帖里赤  
都指挥金事

部落 200, 迭儿只孛鹰境, 冷口外, 附属东虜黑失炭

—板卜——  
妻一、子二

—伯彦打来——长 男  
都指挥金事——公 男  
—奇 男  
—阿刺章  
头目

部落 500, 毛哈气水鸣忽音境, 白马关外, 附属西虜辛爱

哈哈赤  
妻二、子八

- 炒 蛮 —— 纳木打来 部落 100,
- 都指挥金事
- 主 蔺台 部落 80,
- 都指挥使
- 董 灰 部落 50,
- 都指挥金事
- 帖 古 部落 50,
- 头目
- 哈木宅 部落 50,
- 那干∴
- 把札孩 部落 50,
- 把秃儿 部落 50,

(合计部落 430)罕赤保哈境,界岭口外,附属东虜阿牙他皮

孛 来 —— 脱孙孛来 —— 大 成  
子一 都指挥使 都指挥金事  
妻一、子二 卜 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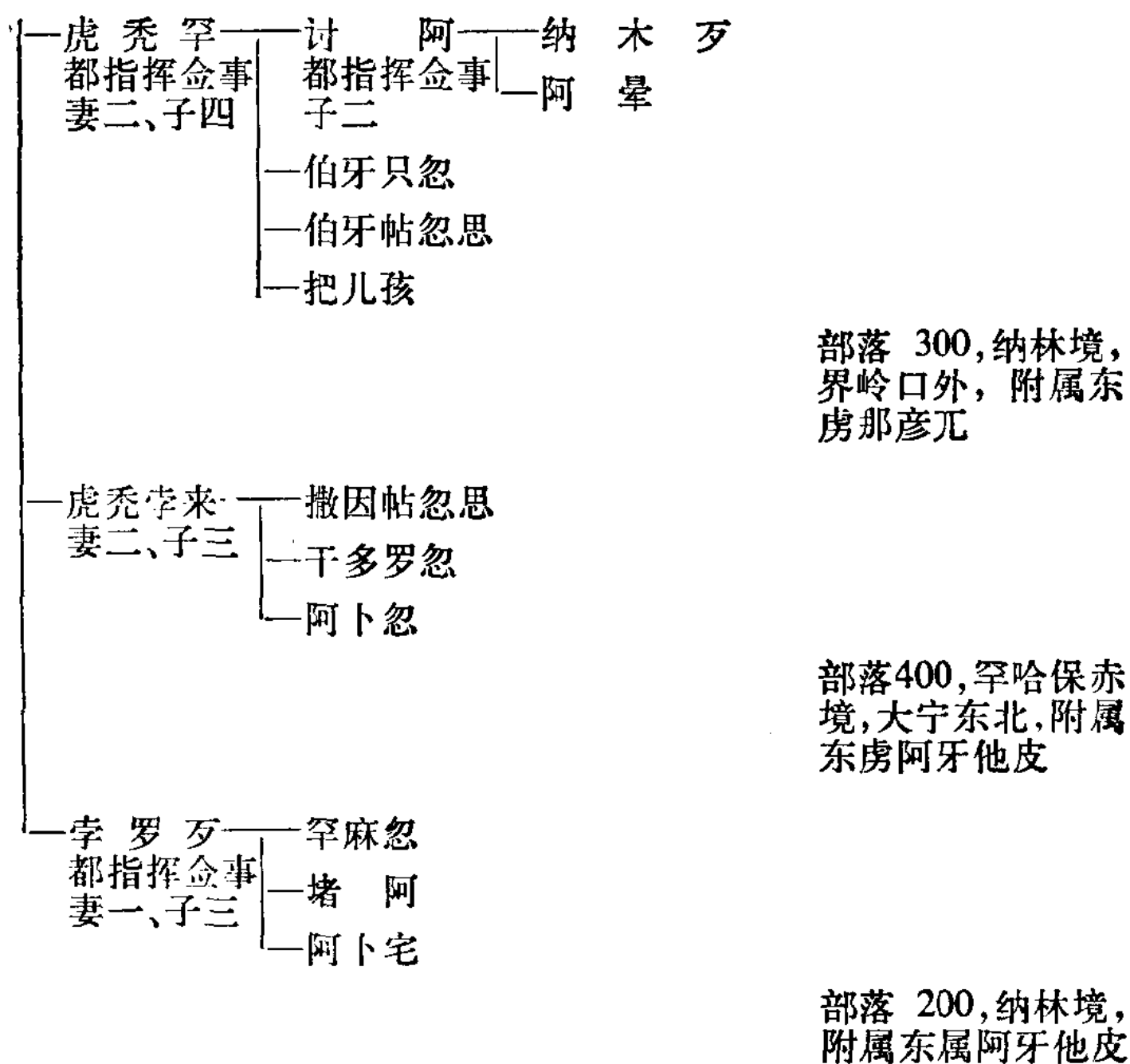
部落200,炒儿(兔)境,附属东虜那彦兀

把 都 儿 —— 董忽力∴  
妻一、子四 干卜勿儿 部落 100,  
都指挥金事  
— 板卜来 部落100,舍刺不花  
— 那彦帖忽思 部落 100,

(计部落 300)炒秃境界,附属东虜那彦兀

把 秃 来 —— 伯彦哈当 —— 伯 桑  
妻一、子二 都指挥金事 部落 150,  
— 伯彦打来 部落 50,

(合计部落 200)以马兔境,冷口外,附属东虜土蛮



《卢龙塞略》是万历庚戌(三十八年)成书。因此, 没有记载那以后的世系,《贡酋考》是这类记录里最详细、最精确的记录。尤其载有住地、部落数目和所属东虏、西虏的主人姓名, 很有意思。

### 7. 土默特部的东迁

599

土默特部和敖汉、奈曼部并列在辽西边外地方。这个土默特部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这个问题还需要探索一下。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二)《土默特右翼旗》条就这个问题有如下记述:

“元太祖十九世孙鄂木布楚琥尔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 (鄂木布楚琥尔曾祖阿勒坦号格根汗, ……有子九: 长僧格, 号杜棱汗。鄂木布楚琥尔, 僧格孙也。……) 父噶尔图, 以避察哈尔侵, 由归化城移居土默特。”

土默特部是顺义王属部的部名, 今土默特右翼旗的王公是格根汗



俺答(Gegen Khan Aitan)的后裔。诚如张穆所言。因此,该旗的东迁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逃避察哈尔侵掠的并非噶尔图,右翼旗也并没有从归化城东迁。何况今右翼旗获得土默特这个名称是在归化城本部灭亡以后。在这以前,这里原是察哈尔的住地,已如前述。所以,张穆的说明全是错误。为了探讨这个真相,暂且不得不从其他方面来进行。

顺义王俺答的长子辛爱黄台吉就是《游牧记》所说的僧格杜棱汗(Sengge Dügüreng Khan)。因为他和俺答父子不睦而分地市赏各异,这事轰传一时。《两朝平攘录》(卷一)只说:“黄台吉住兴和迤北。”《九边图说》所述最详,《宣府镇图说中路城堡之图》的注释说:

600

“自马营迤西,经龙门、大小白阳、葛峪、常峪、张家口、膳房、右卫、新开、新河、洗马林、柴沟堡边外,俱为虏酋黄台吉驻牧之地,劲兵约六、七万,最号桀黠。不时窥犯本镇及蓟镇。”

他所以经常伙同大把都儿等侵犯蓟镇、辽东地方,充当经略朵颜卫的急先锋,原因就在这里。前面已经提到:朵颜六凶之中,有二凶是他的宠妾。二凶之中,关于大嬖只,《实录》万历十二年正月条说是“古北路夷妇”,戚继光的《蓟镇边防》说:“大比只巢住无碍,去边三百五十里(乃辛爱妻)”。她是贡夷伯颜帖忽思之女。另外一个小嬖只,米万春的《蓟门考》说:

“一、都指挥伯彦打木(来)部落,约有七百余骑。在石塘岭境外地方满套儿等处住牧。伊妹名苏不亥,系辛爱第九妾也。因亲归顺本虏部下,联络相接,往还不绝。前数年,石塘岭路白马关等处,哨探虏情,多得的音,皆出此夷之密报。本夷得辛爱头畜甚多。隆庆元年,伊妹已故。因辛爱索要牛马不绝,遂尔背虏南向。于白马关地名西驼骨境外,复被辛爱围困收服。今与辛爱各心其心矣。”

应该看到:辛爱的威力已经深入到朵颜地区。

辛爱黄台吉死于万历十四年,他的儿子扯力克袭击顺义王,

余部便日益东进。《武备志》所引《职方考·蓟镇边外夷》条说：

“镇外系朵颜三卫属夷。东北系擦恼儿(擦汉儿,即察哈尔之误)。西北系青把都儿、大嬖只、赶兔等部落住牧。”

又,《明史》(卷二百三十九)《王保传》载:万历“二十三年冬,顺义王扯力克弟赶兔率三军,犯白马关。”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蓟辽总督蹇达的奏章里说:

601

“中东二协,领赏者三卫属夷。而西路领赏者,半系西虏之裔。如赶兔者,倚恃顺义王之弟,更为桀骜之尤。”

白马关位于古北口西、石塘岭北,正当从潮河流域的满套儿方面入犯的要冲。赶兔就是赶兔,也就是《游牧记》所说的噶尔图。这个大嬖只和赶兔,和在蓟镇西路边外猖獗的黄台吉的寡妇和遗子,可能有些同类关系。《实录》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蓟辽总督薛三才的奏章里,指出:“赶兔,西虏也。系属夷伯彦打赖外甥。”顺义王扯力克之弟赶兔,是属夷伯彦打赖即伯彦打木(来字之误)之妹苏不亥的儿子。又据《大明实录》、《明史》的《鞑靼传》和《三卫传》等说:嘉靖四十三年五月,明廷总督杨选因囚系辛爱妻父朵颜的属夷通汉(通罕),十月反而招致大寇,因罪而死。《北虏纪略》的虏酋名目里又见有:“花当答子在辽东,辛爱外父。”花当达子可能就是朵颜达子之意,是指通汉,可能还是辛爱第几妾的父亲。

黄台吉在万历十年他父亲俺答死后承袭顺义王位,移至归化城方面,因而分割他的东部领地,建立了各营。其中之一叫作兀爱营。《武备志》所引《兵略·蓟镇边外夷》条说:

“东夷兀爱是营名。与下北路龙门相对,离独石边一百余里。此夷系虏王扯力克亲枝,部落约三千有余。在蓟镇喜峰口、黑峪关互市。酋首安兔故。生三子:长子圪他汗台吉,存。三子巴赖台吉,存……”<sup>①</sup>

<sup>①</sup> 按《武备志》活字本,第五十五册,卷二百〇五,第15—16叶,“长子圪他汗台吉,存。”句下,还有“二子完布台吉,存”一句。又“东夷兀爱”是“宣府镇边外住牧夷人”,引文说是《蓟镇边外夷》。——译者

602 虏王扯力克就是顺义王扯力克，他的弟弟安兔是辛爱黄台吉的第九子。《职方考》里也见有这个安兔，说是万历十八年中，勾引史、车二夷叛去。所说史、车二夷是住在今龙门所边外的明朝属夷，因为住地的关系，自从黄台吉以来，就常遭受土默特别部的侵扰。据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闰二月条说：“车夷与史夷俱为北虏异种，各该部落不过千余人，于宣府边外，附塞住牧。嘉靖间，史夷、车夷相继来住，然不详其由来。”<sup>①</sup>《职方考》说：“史车二夷故朵颜种。嘉隆间，相继内附，移住边内周四沟、滴水崖、龙门所、南山一带，受我抚赏。万历十八年，安兔勾引叛去，云云。”从他们所住的位置以及叫作北虏异种或夷看来，很可能是朵颜同种，即兀良哈别种，或者就是嘉靖、隆庆年间被把都儿、辛爱等夺去原来住处的朵颜别部李家庄的残部。

总之：这里所说的安兔，当然是兀爱营的酋长安兔，勿庸论辨。虏王扯力克的亲枝安兔当然就是顺义王扯力克之弟赶兔。《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乙未，蓟辽总督薛三才所载赶兔一族的世系，可以证明这种推论是正确的。他说：

“后赶兔死，满妇改嫁阿晕。与赶兔长子乞炭亥岁相仇杀。……今其子温布渐强。乞炭亥复与相合，而雄心复起矣。踵赶兔之故智，屡为其少子毛乞炭拥兵挟赏者日加。……”

603 所说满妇是赶兔的遗妻满旦。试把这个世系和前引《兵略》所载安兔的世系来对比一下，可知赶兔显然是安兔，乞炭亥是圪他汗、温布是完布。最后，毛乞炭和巴赖在音韵上相差很远，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同人异名。《万历武功录》（卷十三）里特别立了《赶兔列传》载：“赶兔，黄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满套儿，为蓟门属夷，以故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三百五十三册，隆庆实录卷六十七，第2—3叶，隆庆六年闰二月壬戌条的原文是：“虏酋黄台吉遣兵掠东夷革固等帐房，夷众以去。革固者，不知何所从来。嘉靖间始流住宣外，与史夷杂处。宣府因遂抚之，以为外藩。然非故属夷。”——译者

得部。长男、公男、其男等，随母逐水草，稟食于石塘路白马关。”公男、其男恐怕错了，其男可能就是乞炭亥。<sup>①</sup>

这里，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游牧记》所说土默特右翼旗的始祖噶尔图和鄂木布楚琥尔父子，确实可以考定是上述的赶兔和温布父子。因为满旦、温布母子后来日益强盛，直至察哈尔部的西迁，明人的记录里有据可查。《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项在记述清太祖决定夺取明廷辽东抚顺所，在这一年的同月条下说：

“万历四十六年夏四月，满旦及男温布台吉等睥睨石塘间，……满旦母子益恣，以万骑攻白马关及高家堡。顷之，寻盟。盖隆庆以来，长昂称梟桀，雄塞上，垂四十年。……至满旦，以一妇踣曹石间，意不可制。”

这时，在哈喇慎、朵颜各酋聚集在东边的时候，在朵颜西部地方，满旦母子被看作是长昂以后的强酋。看来，安兔即赶兔死于万历四十三年，长子乞炭亥和继父不和，日趋衰颓，东部土默特部众便落到次子温布的手里了。

此后的变迁，很难找到记录。十年以后，察哈尔部西迁，土默特部的鄂木布联合参加了抵抗，这从上引《游牧记》说：“林丹汗恃其强，侵不已，鄂木布楚琥尔愤甚，因约喀喇沁苏布地等，共击之于赵城。恐不敌，天聪二年，偕苏不地上书乞援，寻来朝。”可以了解。而且，察哈尔汗的猛势，一举粉碎了哈喇慎大营，接着又击溃了顺义王的归化城土默特。因此可以想像，同时据守在今丰宁县附近的东部土默特别部，也必定震骇而东奔。但是，现在的喀喇沁部地方本来是朵颜卫的根据地，哈喇慎大营的残部也肯定投奔到这里 604 来了，因而土默特部的部众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便越过这里拥向更东方的今土默特部所住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山前擦汗

<sup>①</sup> 《皇朝藩部世系表》卷一，《蒙古游牧记》卷二。

儿达子的根据地，正赶上该部之间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弃地他徙了，这里暂时成为无人居住的空闲地，土默特部众便乘机来到这里住下了。以上所说不过是由大势推测的假定，但从《游牧记》说鄂木布和苏布地联合起来，可以推测，喀喇沁（朵颜）和土默特（兀爱）两部接邻；而在明、清的记录里，最初朝阳、阜新方面并没有土默特部，后来才出现，可证该部东迁时间不久。土默特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清朝的记录里，是《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崇祯二年）五月癸卯条，说：“以土默特部落俄木布楚琥尔部下人逃走，遣人追之。”看来土默特部的东迁是在上年赵城之战以后到这时以前的一段时间里。

土默特部除鄂木布楚琥尔（俄木布楚琥尔）后裔的右翼旗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左翼旗。它是今喀喇沁部的同族，远祖出自朵颜卫都督影克之弟莽古泰<sup>①</sup>。莽古泰，《卢龙塞略》（卷十五）作猛古歹，《蓟门考》等作猛古得，是都督革兰台的第三子，其妻伯彦主喇，儿子韩不户（韩七户、韩百户、罕麻忽），都是著名的夷酋。据《蓟门考》说：他们“各归顺把都儿、辛爱部下二十年矣。”<sup>②</sup>《蓟镇边防》还说是西虏属夷，说：“鹅毛兔、伯彦主喇等巢，住东北青城、会州一带，去边三百六十里。”《卢龙塞略》（卷十五）说：“猛古歹妻伯彦主喇，子曰罕麻勿、曰那彦孛来、曰那秃、曰那木赛，并都指挥僉事，共部落七百余名。在会州讨军兔境界住牧，直南至贡关二百余里。附属西虏安滩。”<sup>③</sup>因为朵颜属夷都附属东虏或西虏，而该夷无疑

605

① 前述朵颜世系和把儿真的玄孙里，都说伯彦打来之子有长男、公男、奇男三人，而这个赶兔之子，也有长男、公男、奇男。

② 按《蓟门考》崇祯八年刻《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七，第32叶，“二十年矣”作“三十年矣”。——译者

③ 按《卢龙塞略》万历刻本，卷十五，第4叶，“直南至贡关……”作“直西南至贡关……”，此处疑有脱误。“西南至贡关……”之上，似应为“直××口若干里”。——译者

和西虏安滩(俺答), 辛爱特别亲密。该夷迁往东部地方, 当然是和右翼旗(兀爱营)的东奔一起的, 不过, 从这个喀喇沁部的别部冒用土默特的名称看来, 也可以推测它们如何亲密。因为自清代以来蒙古部落就以旗为独立单位, 部的存在徒有其名。而且同部必定是同族, 常是在同一个地方比邻居住, 而惟独土默特左翼旗是个特例, 它和同族的喀喇沁部分开, 却冒用了异族土默特的名称<sup>①</sup>。

## 8. 泰宁福余各卫和喀尔喀部

东迁后的察哈尔(Chakhar)部的南方, 敖汉(Aokhan)、奈曼(Naiman)部和喀喇沁(Kharachin)、土默特(Tümed)各部、明代的朵颜(Doyan)卫等, 都已叙述过了。察哈尔部的北方, 明代的泰宁(T'ai-ning)、福余(Fuyur)各卫的后裔, 究竟怎样了呢? 前面已经谈到, 泰宁卫由于察哈尔部东迁, 几乎溃灭了。福余卫的命运似乎也大致一样。

据清《太祖实录》说: 蒙古喀尔喀(Khalkha)的强酋有个名叫宰赛(介赛)(Jaisai)的, 早就遭受太祖忌惮。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二十五日, 太祖攻陷明廷铁岭城, 前来参加战斗, 打了败仗, 被太祖生擒了。《满洲实录》(卷六)说:

“是夜, 蒙古喀尔喀部斋赛、札鲁特(Jarud)部巴克(Bak)与巴雅尔图岱青(Bayartu Daiching)色本(Sebün)诸台吉等约二十人, 共领兵万余, 606 星夜而来, 伏于秫田内。及天明, 有出城牧马者约十人, 宰赛兵见之, 发矢追杀。我兵一见, 即出城。知是蒙古, 欲遽战, 又无上命。不战, 而吾人已被杀。但蹶其后而行。帝出城, 见曰: ‘为何不战? 可急击之’。大王(代善)曰: ‘今一战, 恐貽后悔。’帝曰: ‘此兵乃宰赛兵也, 吾与宰赛之恨有五, 今又先杀吾人如此, 何悔之有’。诸王大臣遂领兵冲杀。败其

<sup>①</sup> 内蒙古各部, 除上述以外, 还有喀尔喀左右两翼旗和附牧在土默特左翼旗的唐哈拉哈(唐喀尔喀)等。这些全是清代以后从外蒙古喀尔喀迁来的。因此, 任凭《游牧记》等去记述, 这里从略。

兵,追至辽河,溺死及杀者甚众。生擒宰赛并二子色特希尔 (Sedkil)、克实克图 (Keshiktü) 及巴克、色本并科尔沁 (Khorchin)、桑噶尔寨 (Sanggharjai) (明安贝勒子也)、宰赛妹夫岱噶尔塔布囊 (Daighal Tabunang) 及其臣十余人,兵百五十余,尽囚于钟楼内。”

宰赛,《太祖实录》又作介赛,显然是明人记录里所说的宰赛。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卷一)记述这次战役说:

“宰赛因铁岭陷,引兵与奴酋(清太祖奴儿哈赤)争斗,被执。”

当时,宰赛率领两个儿子、四个副将、兵马万骑,关于所说两个儿子连同副将一起被擒,两者说法完全一致。但这个宰赛是明人最熟悉的蒙古东部的强酋,《明实录》和《明史·鞑靼传》等说:万历三十三年夏,诱杀明开原庆云堡守御熊钥,曾被停止市赏。后来,三十五年夏,由于北关叶赫(Yehe)夷酋乞怜,乃赦其罪。《明史·鞑靼传》记这次铁岭战败说:“万历四十七年,大清兵灭宰赛及北关金台什(Gintaisi)、布羊古(Buyanggū)等。”又,《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把这个宰赛当作了所谓福余伯言儿之子,《明史》(卷二百三十九)《董一元传》记述万历二十二年冬十月,这个伯言儿和泰宁的把兔儿、炒花和卜言台周等相呼应,大举侵入辽西镇武堡,战败而死说:“伯言儿最剽悍,诸部倚以为强。尝诱杀庆云堡守备王凤翔,坐革岁赏。至是被戮,诸部为夺气,其部下遂纳款。”从伯言儿、宰赛父子都是开原庆云堡边外的骄酋来说,他们的住地正是过去福余卫的地方,因而这个宰赛无疑是喀尔喀的介赛,而伯言儿是否是福余卫的夷人,殊属可疑。

抱着这个疑问,再查明人的记录。《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或系十月之误)条,记述伯言儿败死镇武堡时,写作伯言。然该书万历十一年五月条却说伯言是泰宁卫速把亥之子。《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万历十年条里也说泰宁酋速把亥之子有个伯言,都把这个福余的伯言儿说成是泰



宁的伯言，真是奇怪。《全边略记》(卷十)记述速把亥阵歿说：

“万历十年，泰宁酋速把亥率其弟炒花及子伯言，入犯镇夷堡。李成梁迎之。……斩之。”

这正和《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所说：

“万历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义州，成梁御之，……斩之。”

一样，福余的伯言儿不仅是泰宁的伯言，而且确是著名强酋速把亥之子卜言兔。如后所述《辽夷略》说：“卜言兔一名伯彦务，胡人名多讹音也。”

现据《明史》载，泰宁部长速把亥之子卜言兔这个名字，在《李成梁传》里，于万历九年和十年两次出现以后，就没有再出现。后来，速把亥的遗子闻名的只有次子把兔儿，到万历二十一、二年，608《李化龙传》、《董一元传》等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伯言儿的酋首，它的说明是：“剽悍异常，诸部倚以为强。”这把兔儿，在《董一元传》里说是“速把亥次子”，在《纪事本末》里作把都，连称“泰宁卫伯言、把都”，因而应该认为把兔儿可能是伯言之弟，伯言儿可能是速把亥的长子。我想，卜言兔的无故失踪和伯言儿的突然出现，都难以解释，如果结合《纪事本末》和《全边略记》，把两者看作同一个人的话，这个疑问就可立告冰释了。据《纪事本末》载，伯言并未在万历十年以后，就暂时消失不见了，而《明史》所以一时没有注意到他，恐怕是由于他后来移住到东北福余故地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他再度一出现所谓泰宁的卜言兔，才称作福余的伯言儿了。果真是这样，那末所谓福余的伯言儿，不仅绝对不是福余卫的夷人，却正是所谓泰宁部长速把亥的长子卜言兔。而且，这个所谓泰宁部长速把亥，其实也不是泰宁卫夷人，而是蒙古方面记录中所说所谓喀尔喀巴林(Bagharin)部落的始祖苏巴海达尔汉诺颜(Subukhai Darkhan Noyan)。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详细论述。因此，《清朝实

录》认为这个人的长孙宰赛是喀尔喀蒙古，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明人有时叫作泰宁的卜言兔，有时又叫作福余的伯言儿，全是按照他侵据的地方随便说的。

通过探讨得知明人用三卫的原名所称的，其实是喀尔喀蒙古。这种例子在所谓泰宁的炒花上也可看到。炒花也作抄花、杪花等，  
609 明人记录里说是泰宁部长速把亥之弟，最著名的强酋，但《三朝辽事实录》（卷六十一）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条记述他遭到清太祖讨伐说：

“四月，宁远副将左辅报：本月十七日，东奴过河（辽河），要犯宁远等处。杪花说：‘奴酋如果西犯，我们发兵去，助天朝。’带领夷众，行至养善木，撞过奴酋，将杪花、囊路台吉杀死。有歹安儿，相离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马深至歹安儿营，被歹安儿精兵杀死奴部五十余名，捉获活夷二名，马五十匹。奴问：‘是谁家兵马，敢与我厮杀。’复带精兵，返到黄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将歹安儿兵马围住。有歹安儿并妻跑出，其余部落尽被杀掳。杪花亦跑过黄河北躲避。有虎墩儿憨知道，即领兵马数万，赶到三座寺东，奴酋已去远了。”<sup>①</sup>

这段文字里的东奴、奴酋都是指清祖奴儿哈赤（Nurhachi）。养善木是彰武县附近养息牧的异译。文末的黄河是指辽河上游的西喇木伦（Shira Müren）。然清《满洲实录》（卷八）记述这同一战役却说喀尔喀五部落背盟，与明朝勾通，杀死清军斥堠。因此，天命十

---

<sup>①</sup> 按（《三朝辽事实录》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卷十六，第18叶，“撞过奴酋”作“撞遇奴酋”。又“有虎墩儿憨知道，即领兵马数万”，作“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带领兵马数万”。——译者）

《实录》天启六年六月乙卯条，记述这事说：

“宁远副总兵左辅报：东奴过河，要犯宁远，遇杪花侄囊路台吉发兵助天朝，有歹安儿相离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马达子探至歹安儿营，被歹安儿精兵杀死奴酋达子五十余名，捉获活夷二名，得达马五十匹。奴大恨，复益精兵，将歹安儿兵马围住。歹安儿并妻逸出。部众尽被杀掠，杪花亦过黄河北边躲避。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带领兵马数万，赶到三座寺，东奴已去远矣。”

这没有记述可疑的日期，但完全相同。且以囊路作炒花之侄这一点，和后来虎墩兔的话也相符。看来，囊路不是炒花的季子，应该是侄子。

一年(天启六年)夏四月,太祖才亲征,说:

“初,帝与五部贝勒等盟,曾言:‘若征明,与之同征,和则与之同和。’后五部贝勒等背盟,私与明和,杀满洲斥埃军,献首于明国,多受其赏。又屡劫满洲使者财物牲畜。由是,与之为恶。于四月初四日,率诸王大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前锋四王(太宗)、二王(阿敏)及阿济格台吉、硕托台吉先至囊努克(Nangnuk)寨(囊努克乃喀尔喀巴林部落叶赫巴图鲁幼子),囊努克领从者数人,弃寨而走,满洲诸王随后追之。囊努克且战且走,忽背后一王突至,囊努克未及避,被射死于马下。射之者乃四王也。后大兵续至, 610 取还近屯寨,收其牲畜。初九日,命大王、二王、四王暨济尔哈朗(Jirgalang)、阿济格(Ajige)、岳托(Yoto)、硕托(Shoto)、萨哈廉(Sahaliyan)众台吉等领精兵一万,往实喇木伦(Shira Müren),遇有人民即收之。如马力不及则回。复令三王(莽古尔泰)及八固山诸将,率兵二千,继前去诸王而进。诸王马乏,欲进不能,未至其地而返。三王乘夜续进,与回兵之路相左,遂渡实喇木伦河,收获牲畜无算,乃还大营。帝率兵回至瑚琿(Kükün)河边安营。”

这次战役是清太祖首次到蒙古,也是最后一次亲征。十方寺是铁岭西九十里的一个堡的名称<sup>①</sup>。瑚琿河也作呼琿河、库昆河,是今通往新开河的一条河<sup>②</sup>。现在把两条记事比较一下。奇怪的是时间差了两周,可能是明人传报的错误造成的。作战的战场相同,前后两阶段的用兵这点也相同。毫无疑问,两者所记述的是同一事实。明人所说的和炒花共同行动的囊路必定是和清人所说的喀尔喀巴林的叶赫巴图鲁(Yehe Baghatur)的幼子囊努克。如果是这样,那末炒花也确是巴林的酋长。总之,通过这么对比,毫无疑问,

① 《满洲历史地理》卷二,第507页。

②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〇九之一,《养息牧牧场山川》条说:“库昆河在牧厂西北一百十里,源出喀尔喀左翼南乌尼苏台山,东流经土默特左翼北,自西勒图库伦流入境,又东北流,会养息牧河,輿图作呼浑河。”《明史·李成梁传》等所见的可可母林,也就是这条河。

明人所说的泰宁炒花,就是清人所说的喀尔喀巴林部落的首长。明人中,象《辽事实录》(卷八)天启二年三月尚书张鹤鸣说:“虎墩兔憨、炒花、宰赛等虏,元之裔也。”炒花、宰赛和察哈尔汗(Chakhar Khan)同是北元遗裔,而所谓三卫兀良哈(Uriyangkhai)却不同,认为是达延汗(Dayan Khan)的子孙喀尔喀蒙古。倘若炒花果真是喀尔喀巴林酋长,那末他的亲兄所谓泰宁部长速把亥,也必然是巴林部的酋长。

关于速把亥,《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载隆庆、万历之交,辽左日渐多事的情况说:

“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

又,万历十年记述他战死的一条说:“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云云。”若说为辽左患二十年,那末他的活动从嘉靖末年就开始了。从那以后,速把亥就成了辽东最强的夷酋。这从《俺答后志》里夸耀俺答的武功说:“东服土(土蛮,即图们汗)速(速把亥)、西奴吉(诺颜达喇吉能)丙(西海丙兔)。”及《皇明从信录》万历二年条载俺答一受封“土蛮、速把亥请封。”便可了解。但据《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说:万历二、三年之交,速把亥羡慕开原南关的酋长王台强盛,或向之求婚,或卤略其地。速把亥确实是察哈尔部东迁以后,全盛的图们汗的首屈一指的帮手。据《蒙古源流》(卷六)说:当图们札萨克图汗(Tümen Jasaktu Khan)盛时,分治蒙古六万户的五执政理事里,左翼二人之一,有个“喀尔喀之卫征索博该(Oijong Subukhai)”。明人自然听到过五执政理事的名字,一定也知道索博该的名字,当然可以把他考定为所谓泰宁部长的速把亥,也就是喀尔喀巴林部落的苏巴海。《皇朝藩部世系表》说他是喀尔喀巴林部落的远祖,是阿尔楚博罗特(Alchu Bolod)之孙苏巴海(Subukhai),他有个儿子叫巴噶尔图尔。那末,苏巴海便是

图们汗的从父辈。从他们的年代、所部，都符合看来，著名的泰宁速把亥就是著名的喀尔喀索博该。同时，毫无疑问，也就是巴林的 612 苏巴海。苏巴海之子巴噶尔图尔，恐怕是巴噶巴图尔 (Bagha Baghatur) 的误传，就是速把亥之子把兔儿。说到这里，就可以更进一步进行考定了。

### 9. 喀尔喀五部落的系统

兀良哈三卫的朵颜卫，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其余泰宁、福余各卫也已被蹂践而残破，后来兴起的是喀尔喀五部落。所谓喀尔喀五部落究竟是哪些部落呢？

关于内蒙古喀尔喀五部落，《蒙古源流》(卷六)记述达延汗分封诸子说，“阿尔珠博罗特 (Alchu Bolod) 统率内五鄂托克喀尔喀”。其中巴林和札鲁特现在都知道。据《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八)《巴林(Bagharin)部总传》载：

“巴林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五十一里，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东界阿噜科尔沁 (Aru Khorchin)，西界克什克腾 (Keshikten)，南界翁牛特 (Ongnighud)，北界乌珠穆沁 (Üjümüchin)。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楚博罗特生和尔朔齐哈萨尔。子二：长乌巴什 (Ubashi)，详札鲁特部总传。次苏巴海，称达尔汉诺颜，号所部曰巴林。子巴噶巴图尔 (Bagha Baghatur) 嗣。有子三：长额布格岱洪巴图尔 (Ebügedei Khong Baghatur)，次和托果尔昂哈 (Khotoghor Anggha)，次色特尔 (Seter)。初，皆服属于喀尔喀。天命四年，额布格岱洪巴图尔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乞盟，允之。十一年春，以背盟，私与明和，大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 (Nangnuk)。冬，讨札鲁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会察哈尔林丹汗 (Lingdan Khan) 掠其部，诸台 613 吉奔依科尔沁 (Khorchin)。天聪二年，色特尔率子色布腾 (Sebteng) 及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子色棱 (Sereng)、和托果尔昂哈子满珠习礼 (Manjušri) 等，自科尔沁来归，优赏抚辑之。……”

又《蒙古王公表传》(卷二十九)《札鲁特(Jarud)部总传》载：

“札鲁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五百一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四百六十里。东界科尔沁，西界阿鲁科尔沁，南界喀尔喀左翼，北界乌珠穆沁。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 (Ubashi)，称伟征诺颜 (Oijong Noyan)，号所部曰札鲁特。二子：长巴颜达尔伊勒登 (Bayandar Ildeng)，次都喇勒诺颜 (Dural Noyan)。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 (Jongtu)，传子内齐 (Neichi)，相继称汗。次赉根 (Kenzen)，次忠嫩 (Jongnon)，次果弼尔图 (Khubiltu)，次昂安 (Augghan)。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 (Sebün)，次玛尼 (Mani)。初，皆服属于喀尔喀。太祖高皇帝甲寅年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内齐以其妹归我贝勒莽古尔泰 (Manggūltai)，忠嫩及从弟额尔济格 (Eljige)，亦来缔姻。天命四年秋，大军征明铁岭，色本偕从兄巴克 (Bak) 等，随喀尔喀台吉宰赛，以兵万余助明，为我军阵擒。冬，内齐 (Neichi)、额尔济格 (Eljige)、额腾 (Edeng)、鄂尔斋图 (Öljeitü)、多尔济 (Dorji)、桑阿尔斋 (Sanggharjai)、弼登图 (Bidengtü)，偕喀尔喀卓哩克图洪巴图鲁 (Joriktu Khong Batur) 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其宰桑扣肩属有来奔者，上以盟不可渝，拒弗纳。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 (Achi-rsang) 与俱归。而忠嫩 (Jongnon)、昂安 (Angghan) 等屡以兵掠我使赉往科尔沁之服物及牛马，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 (Sangtu) 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 (Hūsi) 于汉察喇及辽河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 (Daišan) 率师往讨，斩鄂尔宰图 (Öljeitü)，擒巴克、多尔济、桑噶尔斋、鄂齐尔桑及岱青 (Daiching)、拉什希布 (Lashikib)、额多伦 (Etolun)、札木素 (Jamtso)、阿穆克、拉卜什、岱青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天聪二年，内齐、色本暨玛尼、巴雅尔图岱青、桑图、桑古尔、桑阿尔斋、果弼尔图等先后率属来归。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 (Ghartu)，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征。……”

巴林部和札鲁特部的位置与四至等，由于后来的形势，不足以看出当时的状态，但所传各酋的世系是相当可靠的。

现在来和明人所传作一比较。肖大亨的《北虏世系》里说歹颜哈 (Dayan Khan) 的第六子叫作纳力不刺台吉，其世系如下：

纳力不刺台吉——虎刺哈台吉——苏不害打儿汉台吉

在蓟镇边外，子四、为犯辽杀死

与土蛮相连，

年年犯辽东，

不贡不市，

子一、

这里所说苏不害打儿汉台吉，因“为犯辽杀死”，很象是速把亥，但还不能仅凭这一条就肯定下来。又据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 615 十三）说：除“虎刺哈气台吉生二子：长子那木大黄台吉，次子速不言台吉”外，还列举了《东胡夷酋号名哈儿宗派》，说：

“初代虎刺哈赤生五子，二代长子兀把赛生三子，三代长子伯言大儿，三代次子荒吉，三代三子卜爱。

二代次子速把亥生三子，三代长子卜言兔，三代次子卜言把都儿，三代三子卜言谷。

二代三子兀班生二子，三代长子煖兔，三代次子伯牙儿。

二代四子答补生五子，三代长子老撒，三代次子卜儿艾，三代三子尔只革，三代四子卜儿汉兀，三代五子额参得儿。

二代五子炒哈。”

初代虎喇哈赤的长子是兀把赛（乌把什），他的长子叫伯言大儿（巴颜达尔）。虎喇哈赤的次子是速巴亥（苏巴海），他的儿子是卜言把都儿（巴噶巴图尔），这和前面所引《蒙古王公表传》的说法正相吻合。所说虎喇哈赤无疑就是阿尔楚博罗特之子和尔朔齐。因此，可知《北虏世系》的虎喇哈是虎喇哈赤的脱误，苏不害就是苏巴海（速把亥）。他的祖父纳力不刺就是阿尔楚博罗特。

关于虎喇哈赤（Khurakhachi），除《武备志》所引《职方考》和《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条以外，四十一年二月，兵部尚书杨溥等说：

“今西北之虏，宣大蓟镇有俺答（Altan）、辛爱（Sengge）、把都儿（Baghatur）、土蛮（Tümen），辽东有虎刺哈赤（Khurakhachi），陕西有吉能（Jinong）。”



616 赵时春的《北虏纪略》载：

“东则泰宁、福余地，直辽左矣。虏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众不满千。”

虎喇哈赤是赵时春时期，即嘉靖末年，辽左特起的新酋。

但《登坛必究》只记载了他的前代，张鼐的《辽夷略》里却记述了他很久的后代说：

“泰宁卫之夷酋曰虎喇哈赤，故矣。而生五子：曰速把亥、曰杪花、曰歹青即伯要儿、曰委正、曰兀班。其直广宁镇远、镇宁、镇武、西平、海州、东昌、东胜边四百余里而牧，由镇远市赏者，速把亥诸种也。虎喇哈赤之先大父魁猛磕，嘉靖中，尝入我刺梨山。至速把亥益慁悍，扰边上无虚岁。后以入寇镇夷堡，为参将李平胡射死，斩其级。死时尚披戴盔甲臂手。级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长卜言兔，无子；次卜言顾，有三子；其三男把兔儿有七子焉。二枝分为十派也。卜言兔一名伯彦务，胡人名多讹音也。卜言兔伤父死，与其弟把兔儿枕戈饮血，而思蹂塞上以相当。后塞上御之岁苦矣。而把兔儿以镇武堡箭伤竟死。其死之者董将军一元也。”

镇远、镇宁、镇武、西平都是广宁所属的堡名，东昌、东胜是海州即海城所属的堡名<sup>①</sup>。虎喇哈赤五子的名字也和《登坛必究》所载稍有不同，但《登坛必究》所载似乎比较正确，后面将详细论述。所说：“虎喇哈赤之先大父魁猛磕，嘉靖中，尝入我刺梨山，”虎喇哈赤的先大父就是达延汗把秃猛可(Dayan Khan Batu Möngke)。侵入我刺梨山的魁猛磕(Küi Möngke)恐怕是另一个酋首，不是达延汗。这虽是误会，但速把亥于万历十年入寇广宁镇夷堡，被李成梁部下的参将李平胡射死，确是事实。速把亥的头大，当时还披戴着甲胄。《万历武功录》(卷十二)《速把亥列传》说：“始，速把亥伏毆刀死，尚披戴盔甲臂手，汉使降夷长汉往验级，级大如斗也。”可见速把亥有一副赳赳武夫的躯体。《辽夷略》关于这事显然是取材

617

<sup>①</sup> 参看《满洲历史地理》卷二，第499—503页。

于《万历武功录》的。《武功录》的《速把亥列传》说：

“速把亥，虎喇哈赤仲子也。嘉靖丙午(二十五年)岁，以三卫故，迁徙旧辽阳迤北沙塌之间。于是部泰宁人抄本、花大、把儿都、红脸李罗等，引弓之夷万余人，颇虓勇。东西到锦(州)义(州)一千五百里，所在皆可直入犯，无险阻。是时，大父魁猛磕惑内罗言，常人我刺梨山，杀边吏王相，甚至卤掠人，动以三四千数。自是以后，花当之属，皆与虎喇哈赤并勃勃著名塞上矣。延引至速把亥世，益慁悍，出入乘薰，张旂志鼓吹。吹掌鬻策。数数然，从土蛮，入海、盖、开原。”

又说：“速把亥一名速卜亥，一名苏把亥，为泰宁卫酋长。生四男：长卜言兔，又名伯彦务；次卜言把都儿，又名把兔儿；次卜谷；次勺里兔，又名召立兔。”长子卜言兔，次子卜言把都儿，没有问题。三子卜谷是《登坛必究》的卜言谷、《辽夷略》的卜言顾之误。季子勺里兔(召立兔)是新加的。所谓“花当之属”，是朵颜属夷之意。卜言兔和把秃儿想要报父死之仇，进行寇掠。万历二十二年十月，确在镇武堡被董一元将军击败而死。

《辽夷略》还接着记述了卜言兔的三个儿子，这里从略，以下记述把兔儿的七个儿子说：

“把兔儿之七子：长额伯革打黄台吉，次曰阿把兔儿、三曰榜什台吉、四曰色特儿、五曰卜兔儿、六曰昂阿、七曰昂奴。……额伯革打之子三：曰色令、曰速木儿、曰翔弄。……凡十二派。皆把兔儿之种。诸夷部约拥骑万五千，而皆受调度于抄花。”

把兔儿是《蒙古王公表传》里的巴噶巴图尔(Bagha Baghatur)，额伯革打黄台吉是额布格岱洪巴图尔(Ebügedei Khong Baghatur)，昂阿是和托果尔昂哈(Khotoghor Anggha)，色特儿是色特尔(Setter)，色令就是色棱(Sereng)。一般说来，明人的记录比较详细，清人所传大都简略。总之，可以推测，这些人驻在辽河河套附近、河西南边一带。

其次，《辽夷略》里记述抄花各族说：

“其直镇武、四平、东昌、东胜、长静、长安、长勇、平虏诸堡而牧，从镇远关入市赏者，抄花诸种也。自万历乙卯（四十三年），辽阳长安堡开木市，而广宁镇远以东、辽阳以西，塞外诸夷落往来游牧无禁矣<sup>①</sup>。抄花一名抄哈，一名抄花。隆（庆）万（历）间，与妹夫花大为党，而图报其兄速把亥之仇。岁苦我边，然亦屡衄受伤，幸免捕诛耳。而至今抄花诸种为强。抄花生九子：长袄八歹青、次曰把败、三曰额参、四曰刺八时气、五曰歹安儿、六曰端木度、七曰卜塔什利、八曰本卜太、九曰囊奴。九子之派分为二十六，强矣。……是皆抄花之种也。今抄花尚在，而计其诸部落兵，盖万五千骑焉。”

长静、长安、长勇各堡都隶属辽阳城，平虏堡属于沈阳卫<sup>②</sup>。由此看来，前述《辽事实录》的囊路（囊奴）是抄花的季子，歹安儿是他的第五子。看来，当时《满洲实录》所注：“囊努克乃喀尔喀巴林部落  
619 叶赫巴图鲁幼子”，这个叶赫巴图鲁就是抄花。抄花所以叫叶赫巴图鲁（Yeke Baghatur、大巴图鲁），可能因为他的侄儿、速把亥之子叫巴噶巴图尔（Bagha Baghatur、小巴图尔），所以才这样称呼的。又据《万历武功录》（卷十二）《抄花、花大列传》说：

“抄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抄花最稚弱。黄勇（汉人名）常亡抵于穹庐，易之，竟归速把亥。久之，速把亥略广宁，抄花辄执干戈往从矣。隆庆初，复从酋长黑索罗等，万余骑略河东，稍稍称强。明年，速把亥、歹青驰鹞背山，使者十余辈约抄花。抄花至，然后入丁字泊，居一、二年，遂与土蛮仇杀。云云。”

抄花的确是虎喇哈赤五个儿子中的最小的，起初很幼弱。《登坛必究》的记述是正确的。当时，抄花还没有儿子或孙子。因而没有记述。可是，后来逐渐长大，最后享年甚长，以至把兔儿的子孙和抄花一族都服他统率了。我认为他就是南喀尔喀的卓哩克图洪巴图鲁（Joriktu Khong Baghatur）。抄花部落曾经和察哈尔汗土蛮争夺住地，住在最南边。前面所说天命十一年四月清太祖的征伐，就

① 关于辽东马市、木市，《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里曾大略谈到。

② 《满洲历史地理》卷二，第504—507页。

是攻略这个地方，当然在这里会出现五子歹安儿和九子囊奴。长子袄八歹青等的问题，容后再述。

《辽夷略》记述花大事说：

“朵颜卫夷酋有把伴者，先年抢至炒花营，配炒花妹公吉阿亥为妻。遂依泰宁而居，受其驱使。其牧地在广宁东北，离镇静，镇安等堡三百余里，而市赏由镇远关。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长花大，次孛儿败，俱死。花大之子四；……孛儿败之子三。……夫把伴一枝，虽属炒花调度，仍系朵颜夷种，其不属泰宁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宁夷酋中。”

620

和叔父炒花并列的所谓姐夫花大，实际是炒花的妹夫、朵颜把伴之子，对把兔儿来说是从弟。倘若定要称作姐夫，那末花大是炒花的另一个妹妹的丈夫，也未可知。前引《辽夷略》里曾明确记载：炒花的妹夫是花大。

以上所说这些泰宁卫夷酋，其实都是喀尔喀巴林部落和它的属部，住在西喇木伦河以南、察哈尔部偏东一带地区的。而住在北方铁岭、开原边外的，却是虎喇哈赤的其余的儿子们。

《辽夷略》载：

“直辽沈平虏正北四百里而牧者，虎刺(哈)赤第三男歹青即伯要儿诸子也。其牧地名猪儿苦周一带。直沈阳、铁岭六百余里而牧，市赏仍入开原新安关者，炒花第四男委正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一带。直关(开)铁西北七百余里而牧，仍入新安关市赏者，炒花第五男兀班诸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户儿大汉把都楼子。然夷性狡矣，时款时服，宁有常哉。”

关于其牧地猪儿苦周、岳落和古路半升户儿大汉把都楼子等，近来田中克己有详细的研究<sup>①</sup>。但这项记录里误字脱字很多，开头的虎刺赤应是虎喇哈赤，中段的关铁也应该改成开铁。此外，“炒花第四男”、“炒花第五男”，其实应是虎喇哈赤第四男、第五男。参考

<sup>①</sup> 田中克己《喀尔喀五部的成立和住地》(《东方学》第十六辑，昭和三十三年九月)。据田中考证：委正诸子所住的岳落是 Khol、Kondulin 两河合流处以北的 Yalohada (今图什业图王府附近)，兀班诸子的牧地古路半升户儿在今达尔罕王府附近，大汉把都楼子在开通县附近，伯要儿诸子的住地猪儿苦周在今博王府附近。

前一项自可了解。第三男歹青即伯要儿，是《登坛必究》所说的第四男答补，第五男兀班是第三男兀班。这里的第四男委正是一个  
621 错误，应该代之以长男兀把赛。现据《辽夷略》下文说：

“伯要儿故，而生五子：长子者卜儿亥也。生八子，……共约兵三千余骑。次子者耳只革也，故，而生四子：……共约千余骑耳。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老思三男练二千骑矣。四子者卜儿罕骨也，故，而生二子，……约兵千余骑。五子者额参大也。生四子，……约兵千余骑。计伯要儿之种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时为辽沈间患苦矣。”<sup>①</sup>

冯瑗的《开原图说》（卷下）《东虏二十二营枝派图》里列有题为《卜儿亥等七营图》的世系表，说是虎喇哈赤之子答补的系派，并附记说：

“一营卜儿亥，系大（答）补长男。生八子：蟒谷儿太、因得革儿、哈尔寨、卜答习力、所南、长速、蟒谷、蟒谷速，部落六千余，精兵二千骑。酋长年近五十岁。负性狡猾，惟妇言是听。领兵用事卜艾，往来上关王小哥、那里卖。

一营耳只革，系答补次男，已故。生四子：所南、卜答舍力、所宁、赖卜答（哈），部落二千余骑，精兵一千骑。领兵用事红大贾儿古赤，往来上关通事元头我只愧等。

一营卜答赤，系答补已故三子老思长南（男）。生子以克把拜、以（把）汉把拜，部落二千余，精兵千骑。酋长年近三十岁，负性狡猾。领兵用事忙浓，往来上关奈蛮住等。

一营卜儿罕谷，系答补四男，已故。生子把汉台州、火把（我包）台州、昂革台州，部落二千余，精兵千骑。领兵用事哈刺把拜、卜浓，上关通事妥脱等。

622 一营额孙大，系答补五男。生子所宁、那兔、那速户、撒哈儿寨，部落八百余，精兵六百骑。酋长年近四十岁，负性狡猾。领兵用事阿卜大贾儿古赤，往来上关通事孩子桶窆儿等。”

所说伯要儿就是虎喇哈赤的第四子答补，他的长子名叫卜儿亥，次

---

<sup>①</sup> 按《辽夷略》清初史料四种本、第7叶，“老思三男练二千骑矣”作“老思三男总二千骑矣。”——译者

子名耳只革,三子名老思、四子名卜儿罕骨(谷),五子名额参大(额孙大)。卜儿亥也常出现在其他记录里。耳只革就是清人所说的额尔济格,老思恐怕就是万历二十二年首先和清朝打交道的喀尔喀老萨贝勒(Loosa Beile)。这段文字里错字很多,现在依《卜儿亥等七营图》改正了。本文里记述了酋长的年龄、性格、各酋的兵数,并附记了领兵用事的人名和上关通事人名,饶有兴趣。那个领兵用事的贾儿古赤可能是断事官(Jarghuchi)。下面再回到《辽夷略》来看。关于委正暂且不谈,关于兀班记述如下:

“兀班故,而生二子:曰莽兔、曰伯言儿。莽兔之子七:曰莽骨大、曰比领兔、曰伯洪大、曰刺把什、曰刺巴太、曰所宰、曰色崩。伯言儿以入犯高平被伤死。其子宰赛生三子。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秋七月,为奴酋所获。其长男青台州、次男爪儿兔、三男海来兔,有兵一万五千骑强矣,而不虞奴之乘其后也。至今奴质以饵其部落云。”

《开原图说》关于这事,在《宰、煖二营图》的后面附记如下:

“一营煖兔,系兀班长男。生七子:蟒谷儿大、比领兔、伯洪大、刺把什、刺把太、所宁(所宰)、色崩等。部落万余,精兵三千余。酋长年近六十岁,负性朴实。纵部下零窃。领兵用事三江榜什、大榜什,往来上关汉人王小厮、李银、王卖等。”

623

一营宰赛,系兀班次男伯要儿之子。生三男:青台州、爪儿兔、海来兔台州。部落万余。精兵五千余。酋长年近四十岁,负性狡猾。领兵用事歹安儿他卜浓。往来上关伯赛、额孙大、伯户、把气革儿等。”

虎喇哈赤的第三子兀班,生二子:长名煖兔(莽兔),次名伯言儿。伯言儿的儿子叫宰赛。清太祖的劲敌宰赛,实际就是这个酋长。兀班的次子伯要儿之子宰赛怎么会错成速把亥之子伯言儿的儿子了呢?这是因为都被称作所谓福余的伯言儿(伯牙儿)之子的缘故。宰赛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和《清实录》所载不一致,可能是同人异名。那个领兵用事的榜什,恐怕就是巴克什(Bakshi)。

关于委正,《辽夷略》和《开原图说》所记甚详。据《开原图说》

(卷下)《舍刺把拜等十三营枝派图》说: 魁麻之子有卜言兀、把都儿、土章三人。卜言兀之子是额参和惟正。并详载了他们的世系, 附记里特别说:

“考虎刺哈赤子五人: 嫡长子速把亥即李宁远所杀者、庶长子兀把赛、第三子兀班、第四子答补。兀班, 答补子孙, 旧在开原, 如煖兔、宰赛、卜儿亥等, 已分营领赏矣。第五子杪花, 又名爪儿兔, 见在, 子九人, 与速把亥子孙卜言兔等共二十余营, 俱在广宁领赏。至于舍刺把拜等十三营, 旧传系兀把赛之后, 细查复为魁麻子惟正之后, 非虎喇哈赤枝派也。”

624 《登坛必究》(卷二十三)载: “初代魁麻生三子, 二代长子卜言兀生二子, 三代长子额参, 三代次子委正, 二代次子把都儿, 二代三子土章生三代歹青。”这里所依据的可能是同样的资料。不过, 据《北虏世系》说: 卑麻之子只有秃文都刺儿台吉(岱青杜梭)和也辛威正台吉(额参委正), 没有卜言兀。这里的额参委正是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两个人。卑麻(Buima)当然是因为字形类似而误作魁麻(K'uei-ma), 但或许是因为联想到著名的魁猛可等, 以致弄错。错误的根源在于把这个额参委正误认为是两个人, 把卜言兀的两个儿子, 哥哥是额参, 弟弟是委正。因而便得出了“细查复为魁麻(卑麻)子惟正(委正)之后, 非虎喇哈赤枝派也”的结论。不过, 认为惟正是魁麻之后, 庶长子兀把赛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在札鲁特部的世系图谱里见不到他, 而如果是魁麻(卑麻)之后, 那就是察哈尔部的分枝, 而不是喀尔喀了。这里还是依照老的传说, 认为是兀把赛之后较为正确, “舍刺把拜等十三营”是虎喇哈赤的后裔。

但这里所列还是嫡长子速把亥、庶长子兀把赛、第三子兀班、第四子答补, 第五子杪花的顺序, 正如和《登坛必究》所载那么正确。《辽夷略》所说速把亥、杪花、歹青即伯要儿、委正、兀班的次序既不正确, 名字也有讹误。关于委正, 应该象《开原图说》所暗示的, 就是兀把赛即乌巴什。《辽夷略》记述委正说:



“委正故，而生四子：长以邓儿、次脱卜户、三脱退、四小老思(厮)。以邓儿(以儿邓)故，有十子。长舍刺把败(拜)，而有三子：曰果兔儿(果儿兔)、曰把什汉、曰刺把什，拥兵千余也。次男哈刺把拜故，而有五子：曰刺伴、曰刺什气、曰什伯兔、曰歹青、曰桑阿赛(三哈柴)，而拥兵亦约千余骑。三男妆难，生二子：曰得勒革兔(儿)、曰色捧。四男妆兔，有二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苦利，而拥兵各五百余。五男小耳只革，生二子：果木台吉州、曰歹安台吉(儿台州)。六男伯培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丙兔(生一子，曰三袄儿)，而亦约兵四百余。八男火把台州故，而生一子，曰抄花，约兵三百余。九男把秃男(儿)，亦约兵三百余。十男奴台(哈屯)，生一子，曰昂革台吉(州)，而约兵三百余。

委正之次男脱卜户者故，而生二子：长孛罗大、次打刺汉台吉州，约兵四百余

委正之三男脱退故，而生一子，曰歹青，亦约兵三百余。

委正之四男小老思(厮)者，亦约兵四百余。

盖委正四男而分二十三派矣。”

拿这些和《开原图说》的《舍刺把拜等十三营枝派图》对比，除文字稍有不同以外，全都相同。文字互异的地方，已经在引文里注明了。

再拿这些和前述札鲁特部的世系比较，那末，委正(惟正)肯定是乌巴什伟征诺颜，以儿邓(以邓儿)肯定是巴颜达尔伊勒登。其余有些困难。正如鸳渊一所考证的<sup>①</sup>，妆兔可能是忠图(Jongtu)。内齐(Neichi)这个名字不详。据《蒙古游牧记》(卷三)《札鲁特部原图》说，是忠图的嫡子，其后相继称汗，可能属于喀尔喀嫡统。同样，妆难确是忠嫩(Jongnon)，果丙兔确是果弼尔图(Khubiltu)。清朝方面的记录比明人所传的不完备，不能一一考订。但这里所说委正的系派其实属于乌巴什之后，是喀尔喀札鲁特部的酋长，却很明确。哈刺把拜这个名字，在《满文老档》等里以喀尔喀部落的

<sup>①</sup> 鸳渊一《明末的喀尔喀和泰宁》(《史林》第二十六卷，第四号，昭和十六年十月)。

626 哈喇把拜(Khara Babai)出现。

关于这些酋长的住地,《开原图说》(卷下)首先引高折枝的说法,说:

“庆云西北十里曰关门台,即新安关也。关门之外即虏地。关门西北六十里至上辽河,河西岸城基旧塔尚存,相传为旧开原城。城西有山冈,迤西北去亘四十余里,夷呼为断头山,谓此山至河西尽也。东虏二十二营,每叩新安关乞赏,皆先营于此地,或札山南,或札山北,或札城西,或札辽河东岸。虽各自住牧,大抵不越此山左右前后耳。赏毕,媛兔从此山西北归巢,宰赛从正北归。”

似乎大体在《辽东志》所说的西辽河北、东西两金山附近。新安关,据《辽东志》(卷二)说是“开原城西六十里庆云堡”的关口。又说:

“媛兔楼子仍在大汉把都楼子北四十余里,去金山犹三百八十里。至旧开原则五百余里矣。”

或又说:

“媛兔西三十里,即卜儿亥楼子。又西则耳只革、卜儿罕谷、额孙大兄弟之营。又西卜答赤、歹安儿、伯要儿兄弟之营。此数营者,皆以次而西,相去亦如东南诸营。”<sup>①</sup>

所谓楼子,就是后代所说的喇嘛庙。

627 “建寺起楼供佛,其砖瓦木石皆所虏中国匠役为之,造作寺观有甚华丽者。亦有僧,多内地人,皆与酋首抗客礼。有番僧至,则酋首罗拜,谓之楼子。虏营帐多在楼子旁,其左右前后三、四十里,即其板升。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盖北虏之族,虽曰逐水草,迁徙不常,然各酋长亦各择形势便利,据一方以为牙帐,即汉匈奴传所谓王庭。遇战争游猎乞赏,则随事为出,事已,复归旧巢。其各画疆分界,设险据要,亦略与中国同。”

明末时期,蒙古、满洲显然已有筑屋定居的风气。从这时开始,草原上便建起了巍峨的喇嘛庙<sup>②</sup>。

这样,福余、泰宁两卫地方都被北虏占据了。诚如《开原图说》

<sup>①</sup> 按《开原图说》玄览堂丛书本,卷下,第19叶,“兄弟之营”作“兄弟三营”。——译者

<sup>②</sup> 和田清的《试论清太祖之兴起》(《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624—633页)。

所说：“今在广宁两枝（速把亥、炒花），每假托太（泰）宁卫夷人。在开原三枝（煖兔、宰赛、卜儿亥），又假托福余卫夷人，虏亦狡矣。”那末，真正的泰宁、福余夷人怎样呢？当然，多数被察哈尔、喀尔喀夷酋蹂躏而屈服了，但另一部分仍然称三卫夷人，向明廷朝贡并受赏。例如泰宁卫都督只儿挨和福余卫都指挥孛来罕，便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泰宁、福余没有根据地，只是躲在朵颜、泰宁卫等的一些角落里，贪求一点岁赏。郭造卿的《卢龙塞略》等书记述如下：

“〔泰宁卫〕始祖右都督革干帖木儿生脱脱孛来，其子曰歹安儿。……歹安儿子：长曰只儿挨，袭职；次曰满都，为舍人；共部落百二十余名，在小兴州境界驻牧。南直古北口三百余里，东南至贡关七百余里。……今辽东口外，有泰宁卫酋首曰莽金火勺，营住中辽河，约二百三十里。曰赖土鲁孛儿户，营住塞儿山，去西平堡约三百里。曰扯儿措忒木儿，营住哈喇河，去海州不远。曰把儿度土累，营亦住中辽河。又有曰忒木儿、曰夕木下、曰哈卜言，其营皆相附。

〔福余卫〕都督指挥使名可歹，子曰朵卜，未尝袭职。有七子。其一吉儿罕，子二：曰猛古、曰莽灰，共部落二十余名。在塔刺塔驻牧。直古北口 628 三百余里，东南至贡关五百余里。其二孛来罕正千户，部落二十余名，在小兴州驻牧。直古北口五百余里，东南至贡关七百余里。……”<sup>①</sup>

这种例子还很多，避免烦琐，从略，窥一斑可察全豹。

## 10. 喀尔喀的全盛时期

以上考证的结果已经明确，经常出现在明末记录里的泰宁、福余两卫的夷酋，其实都是喀尔喀蒙古的酋长。这当然是明人不承认喀尔喀蒙古侵据两卫故地的事实，仍然沿用旧称的结果。那末，喀尔喀究竟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侵入到这里的呢？要想详细、确切地加以阐明，固然不可能，但首先考虑的应是达延汗晚年，封他

<sup>①</sup> 按《卢龙塞略》万历刻本，卷十五，第18—20叶，“歹安儿”作“歹答儿”，又“袭职”作“袭祖职”，“夕木下”作“勺木下”。——译者

的儿子阿尔珠博罗特到内蒙古喀尔喀这件事。这个内蒙古喀尔喀当时处在什么情况也很难弄清楚。其次则是下一代的博迪阿拉克汗(Bodi Alak Khan)时可能击灭泰宁的满会王、收其地为可汗直接领地。于是，察哈尔部东迁了。格噶博罗特(Gere Bolod)的后裔敖汉(Aokhan)、奈曼(Naiman)部不知何时又转到达赉逊汗(Daraisun Khan)的侄儿贝玛(卑麻)土谢土(Buima Tūshiyetü)的手里，经过发展，来到今辽西边外地方，察哈尔部控制着它的背后地区，跟着南下，后来，喀尔喀巴林部南下，来到它东方的辽河河套地区。察哈尔部的东迁诚然使辽东边外的形势为之一变。接近嘉靖末年，辽左特起的新酋虎喇哈赤(Khurakhachi)、魁猛磕(Küi Mōngke)等逐渐显露头角，是随着小王子打来孙(Daraisun)东侵而来的。虎喇哈赤就是喀尔喀蒙古的始祖，魁猛磕是后来科尔沁部的远祖。关于小王子东迁的住地，前面已经详述，《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二月，咸宁侯仇鸾奏报他侵驻的情形说：

“泰宁、福余二卫夷人畏虏，徙避夹墙，宜抚回原卫驻牧。如果寡弱不能自立，惮归故土，亦当计处安插，并经略所遗原卫地方，毋得北虏侵略。”<sup>①</sup>

对此，总督侍郎何栋报告说：

“北虏小王子打来孙一部，侵驻三岔河，泰宁夷人屡与仇杀，间避夹墙。……其辽东属夷苦虏患者，多系二卫(泰宁、福余)部落。……第节年遭虏屠掠，终不外附。”

又，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条里所载：北虏虎喇哈赤及魁猛磕欲假道东夷内侵，不遂，魁猛磕乃率所部攻柁哈寨，与义州边外夷酋孙宾稳克等战，正是上述仇鸾、何栋所报情况的一个具体事例。《开原图说》(卷下)概述这事如下：

“辽镇之有虏患，自嘉靖二十五年，元小王子苗裔打来孙者，收复三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三百十七册，嘉靖实录卷三百七十，第4叶，“毋得北虏侵略”作“毋为北虏侵据”。——译者

卫属夷，举部东移，驻潢水之北，西南犯薊门，东北犯辽左，而辽左始有虏患。以与宣(府)大(同)虏，东西分部，故谓东虏。打来孙即土蛮之父，今其子虎墩兔憨相继称憨，如古单于之号，世总统东部诸虏矣。当时打来孙部落有虎喇哈赤者，骁勇善战，所部兵甚精，为太(泰)宁、福余夷勾引，入辽河套游牧，遂为广宁辽(阳)、沈(阳)、开(原)、铁(岭)大患。至今五、六十年，其遗孽乃更猖炽。”

喀尔喀部落的发展，从辽阳沈阳西逼铁岭、开原，从泰宁卫东 630 部，遍及福余卫的全部地域，控制了这一带地区的实权。这种情形一看《实录》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己卯条所载虏酋猛磕孛罗猖獗的记录便知。猛磕孛罗可能就是郑晓的《皇明北虏考》所说罕哈(喀尔喀)部的猛可不郎。就后来喀尔喀部的炒花、宰赛等迁住的地区，更可了解这种形势。关于他的迁住地，《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所载万历二十三年辽东巡抚李化龙的奏折里说：“直广宁、辽、沈则把兔、炒花、花大，直开、铁则伯言、煖兔。”还详述炒花等的住地说：“据旧辽阳以北，居两河之中。”旧辽阳大约在今巨流河城附近，所说两河之中，即河东(辽东)、河西(辽西)的中间地带的意义。辽河河套地区陷于虏手，曾引引喧嚣物议，隆庆、万历年间，这个地区就已非三卫所有，而听任喀尔喀蒙古蹂躏了。炒花的住地，既如前述，明、清记录都一致认为是从旧辽阳方面延伸到西北的西喇木伦地方。《三朝辽事实录》里则说炒花往来住牧于养善木即今彰武县附近。还说“黄泥洼一带远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炒花之部落在焉。”黄泥洼地方位于辽阳西南、太子河和浑河合流处的南岸，是著名的福余、泰宁两卫分界地区。喀尔喀部落越过福余卫南界，扩展到泰宁卫东端一带地区，明人尚且认为是泰宁卫的叛酋。由此看来，两卫的末路，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占据炒花等驻牧地北方的伯言儿、宰赛等部落的位置，《实录》万历三十七年八月条记载李化龙的话说：“自辽河以东，则

宰赛(伯言儿之子)、煖兔(伯言儿之兄)竞长争雄。”<sup>①</sup>他们经常联合北关叶赫压迫开原庆云堡。与其说他们是在法库、康平地方,莫如说是还越过了东边的辽河,来到八面城、郑家屯方面。当时的辽河和现在不同,从今法库、康平以北立即折向西面流去。这样就再没有福余卫残存的余地了。据《皇明从信录》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条记叙辽东处在清军铁蹄蹂躏之下时的北虏位置说:“宰、煖各营方集辽河西岸,虎墩传调响喝,炒花亦屯镇静边外。”又四十七年六月条说:“西虏适市庆云堡,亦结聚亮子河。”亮子河流经今开原北面注入辽河<sup>②</sup>。这一切固然都是纷乱时期的情形,但从这里也足以想到他们势力的中心。现在的札噜特部远祖忠嫩、昂安等逼近明边,眼看来到辽河河畔的情形,《清朝实录》和《辽事实录》都有同样的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自小王子东迁以后;经过嘉靖末年到隆庆、万历年间,出现了喀尔喀蒙古的全盛时期。它的势力已风靡福余全境,直到辽河东边和女真叶赫部毗邻,还侵夺泰宁卫东境,直接和明廷辽东接壤。因此,清朝最初接触的蒙古,几乎全是喀尔喀。要详述喀尔喀五部落全盛时期的疆域,颇有困难,但由以上情形推测,大体上西面以兴安岭为界,东面跨辽河东西,北面到今达赖罕王旗北边,南面到巴林的南境。除今巴林、札鲁特、阿噜科尔沁部外,还包括科尔沁左翼三旗(达赖罕王旗、博王旗、宾图王旗)的大部分,可能还吞并了新民府地方。但喀尔喀的主力却偏重在当时东南方的明边,主要结集在辽河沿岸地方。因此,它的西方和北方自然比较薄弱。不久,山阴的阿噜科尔沁部便从今乌珠穆沁方面

<sup>①</sup> 《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查无此项记述。日本京都大学《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本,第九册,第566页,虽有李化龙等议覆应许卜石兔循例贡市的记录,但也没有这几句话。——译者

<sup>②</sup> 《辽东志》的《地理志·开原城》条说:“亮子河,城西五十里,源出城东北枪杆岭,西流入辽河。”

越过兴安岭，伸入到西喀尔喀的中部。同时，科尔沁部南下的急先锋已逐渐逼近到郑家屯方面。后来由于清朝的勃兴和察哈尔的灭亡、喀尔喀的战败投降，就定下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632

小王子东迁以前，达延汗第六子阿尔珠博罗特（那力不刺）被封于喀尔喀，也出现了罕哈部酋首猛可不郎的名字。到嘉靖末年，他的儿子虎喇哈赤颇活跃。隆庆、万历年间又有他的儿子乌巴什、速把亥等。其中速把亥最倔强，充当小王子图们汗的羽翼，完全侵并了福余卫故地，且逐渐侵占泰宁卫的东半部。万历十年三月，速把亥和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作战，不幸败死在义州镇夷堡，但喀尔喀的强盛并未由此衰微，速把亥之子卜言兔、把兔尔等赖叔父炒花、姐夫花大的援助，继亡父之后，又占据泰宁故土，与明军构怨，气势越发猖獗起来。他们想乘势联合西邻宗主布延彻辰汗（卜言台周），于万历二十二年十月，想大举进犯辽西，分东西军进入广宁镇武堡，遇到了明辽东巡抚李化龙、总兵官董一元等迎击，全军覆没，大将卜言兔阵亡，副将把兔儿也受重伤，不久死去。《明史》（卷二百三十九）《董一元传》载：

“伯言儿（卜言兔）最剽悍，诸部倚以为强。……至是被戮，诸部为夺气，其部下遂纳款。”

又载：

“把兔儿以镇武创重，叹曰：‘我竟不获报父仇乎？’未几死，其众散乱，诸部悉远遁。”

由此可知，这次大败给喀尔喀的打击多么重大。董一元为彻底防止敌人再举，这一年冬天，再率健卒出塞，渡河踏冰四百里，和监军杨镐一同渡过黑山，直捣虏巢，全师而还<sup>①</sup>。《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万历二十三年条说：“去年把兔、伯言战死，炒花、花大一败涂地，今伯言子宰赛受罚入市，广宁、辽、沈、开、铁间，警报 633

<sup>①</sup>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董一元传》。



渐希。”喀尔喀的盛势不免遭到一次挫折。这时正值丰臣秀吉进行侵朝战争中间，清太祖的兵打败了所谓叶赫、哈达等九国联军的第二年。这一年，喀尔喀五部落的老萨贝勒开始与清通款。所说老萨贝勒可能就是前述兀班的三子老思。

但是，喀尔喀的强盛并未因此就一败涂地，不能再起。速把亥的遗孽卜言兔，把兔儿兄弟都战死了，强酋花大也从此销踪匿迹了，但这兄弟的叔父、速把亥的亲弟炒花还活着。炒花是援助速把亥，自隆庆那时就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因而不久就挽回了喀尔喀部落的颓势，这是很自然的。《明史》(卷二百三十八)《麻贵传》万历三十八年条载：“秦宁炒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他部宰赛、煖兔又助之，边将畏战，但以增岁赏为事，寇益无所忌。”但据《三朝辽事实录》(卷七)载，天启二年正月，辽抚王化贞说，明朝为了牵制建夷奴儿哈赤(Nurhachi)，以赏银怀柔北虏，倘先加赏于陵丹汗(Lingdan Khan)，则炒花必代表喀尔喀而来投，请求加赏毫不次于他的宗主陵丹汗。他的结论说：

“要结憨八大营领去银万两，小歹青领银二千，炒花五大营领银一万，炒花等增新赏四千余两。盖以终前岁加憨赏之局。”

634 所说小歹青是察哈尔汗的近属、今敖汉部的远祖，倔强，即陵丹汗亦不屈从。他的赏银仅只二千，号称所部八大营十万余众的全蒙古宗主察哈尔汗(憨)本身，赏银也不过是万两，而炒花不仅获得同额的赏银一万两，而且还仿效上年陵丹汗临时赏银之例，今年还硬要同额新赏四千余两。本来，这种赏银其实不外是收买北虏的费用，表面借口说是抚恤过去因效忠明朝而被清军灭掉的北关叶赫(Yeke)的遗族，曾娶北关东城主金台失(Gintaisi)孙女的陵丹汗，当然应该受赏，而喀尔喀的炒花强要这种赏银，本来是毫无道理的。尽管如此，炒花却象上述那样硬要，由此可以看出喀尔喀的势力如何强大。实际上，炒花是清初蒙古最桀强的喀尔喀五部落的

总领导人。为了考证这种情况,还必须看一看北部喀尔喀的势力,明确所谓炒花五大营的性质。

### 11. 炒花五大营和喀尔喀五部

泰宁、福余的本土,看来已经有分成南北二部的趋势。南下的喀尔喀纵在速把亥极盛时期,它的北方已经被庶兄乌巴什占据,和南方的速把亥形成对峙。速把亥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就和他的叔父炒花、花大共同霸占南方,两儿死后,炒花便独自代表了南方的势力。对此,在北方称雄的是乌巴什之弟兀班的两个儿子煖兔、伯言儿,以及伯言儿之子宰赛。《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所载万历二十三年李化龙的奏折里所说:“直开、铁则伯言、煖兔。”《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七年八月奏折里所说:“自辽河以东,则宰赛、煖兔竞长争雄,”就是指这种形势。煖兔这个名字多得很,但既非《万历武功录》(卷十三)所说:“煖兔,阿牙皮台长子也”的煖兔,也不是《兵略》里擦汗儿达子大部落即土蛮汗察哈尔部酋首世系里所说:“大娘子一克台户生五子,长子黄台吉即煖兔台吉存,部落二万有余”的煖兔。而是《开原图说》(卷下)所载《宰、煖二营图》里所说“煖兔见为酋长,”附记说:“煖兔系兀班长男。生七子:鳞谷儿大……等部落万余,精兵三千骑,酋长年近六十岁,负性朴实,纵部下零窃,云云。”的煖兔,宰赛是该《图说》所说:“伯牙儿故,宰赛见为酋长,”附记说:“宰赛系兀班次男伯要儿之子,生三男,……部落一万余,精兵五千骑。酋长年近四十岁,负性狡猾,云云。”的宰赛。《明史·李化龙传》所说泰宁的卜言兔之子,好象就是福余的伯言之子,这是因为卜言兔也叫作伯言,而福余的伯要儿也叫伯言,名字相同而造成了混乱。宰赛是速把亥之弟、兀班之孙,绝不是速把亥之子卜言兔的儿子。

煖兔性情朴实而他侄儿宰赛却狡猾,因此两人之间看来难免

冲突。《开原图说》说：

“宰赛楼子又在暖兔楼子东北六十余里，新建一城。南方砖包，东北西三方俱土筑。以数年前，暖酋恶宰酋不逊，欲约诸酋共灭之。宰酋因建此城备兵者，今但以居板升，而酋帐营野次。”

636 从清太祖最初就专顾虑宰赛，就可推测宰赛如何跋扈之甚。尤其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七月铁岭之战，彼此旗鼓相当，最能说明这点。明《三朝辽事实录》叙述这次的战况只说：

“先，铁岭被围，有蒙古酋宰赛，率领二子、副将四名，并万余骑，战败衄。二子被掳，其副将一即奴妻兄。”

清太祖《满洲实录》(卷六)记载更详，说：

“是夜，蒙古喀尔喀部落宰赛(Jaisai)、札鲁特部巴克(Bak)、与巴雅尔图岱青(Bayartu Daiching)、色本(Sebün)诸台吉等约二十人，共领兵万余，星夜而来，伏于秫田内。及天明，有出城牧马者约十人，宰赛兵见之，发矢追杀。我兵一见，即出城，知是蒙古，欲遽战，又无上命，不战而吾人已被杀，但蹶其后而行。上出城，见曰：‘何为不战？可急击之。’大王(代善)曰：‘今一战，恐貽后悔。’帝曰：‘此兵乃宰赛兵也。吾与宰赛之恨有五，今又先杀吾人，何悔之有？’诸王大臣遂领兵冲来。败其兵，进至辽河，溺死及杀者甚众。擒宰赛并二子色特希尔(Sedkil)、克实克图(Keshiktü)，及巴克、色本，并科尔沁桑噶尔寨(Sanggharjai)(明安贝勒子也)、宰赛妹夫岱噶尔塔布囊(Daighar Tabunang)，又其臣十余人，兵五十余人。尽囚于钟楼内。”

随从宰赛各将领中的色本，就是今札鲁特右翼旗(西札鲁特旗)的始祖，据《蒙古王公表传》说是札鲁特部始祖乌巴什的次子都喇勒之子，巴克是他的从兄。所说岱青可能是都喇勒之兄巴颜达尔伊勒登的第四子瑚弼尔图的儿子代青。他的从兄内齐是札鲁特左翼旗(东札鲁特旗)的始祖，称代代汗。看来，《明史·李成梁传》等所说：万历三年会集炒花入犯的虏酋堵喇儿，可能就是这个人。637 乌巴什之子、色本之父的都喇勒。都喇勒之兄巴颜达尔伊勒登可以肯定是明人记录里的以儿邓。以儿邓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明史》的

《李成梁传》、《麻贵传》等中，是窥犯辽东的一个虏酋。特别从出现在《皇明从信录》看来，他和开原南北关的纠纷最有牵连。照此说来，色本、巴克是宰赛的从兄弟，岱青是他的从子辈。最后，据《太祖实录》说：科尔沁的明安贝勒（Mingghan Beile）在铁岭战前七年，万历四十年春正月，把女儿许配给了太祖。因此，《辽事实录》所说：“副将一即奴妻兄”，毫无疑义是指明安之子桑噶尔寨（Sanggharjai）。明安贝勒是今左翼后旗（达赖罕王旗）的始祖，所以该部落从那时起就和喀尔喀接邻。这样来探讨所谓副将四名的性质，则是巴克是强酋媛兔的嗣子，岱青是札鲁特左翼的代表，色本是札鲁特右翼的代表，桑噶尔寨是嫩科尔沁一个部的代表。由此可以想像，宰赛的威力西面从东西札鲁特地方起，东面跨据辽河两岸，北面控制科尔沁南部，风靡所谓北喀尔喀全土。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科尔沁部已和清朝通款和好，而还驱使它的一部分人去和太祖搏斗。

更据《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元年十月著者王在晋奏称：“此时，陵丹库图克图汗有志助明讨清，然恐伤宰赛之心，未敢决行。”<sup>①</sup>这是说铁岭之败，宰赛已被清军俘掳，接着承蒙恩释，因而铭感有报答清朝的心意，所以受到陵丹汗掣肘，未能决行。宰赛的势力因铁岭之战似乎一败涂地，但还是坚持这样，可见他当时的盛势如何 638了。但清朝厌恶宰赛的势力，并未一朝而解消，一直压制他不放，结果，到天聪八年前后，宰赛夫妻已落到苦于饥饿的匹夫匹妇的境地，至此，北喀尔喀的一代强虏终告覆灭了。宰赛败后，喀尔喀部落大为震懼，当年冬天，五部落贝勒和清太祖缔结了攻守同盟，至此，清太祖才断然和察哈尔陵丹汗决裂了。于是天命六年（天启元年），攻陷明廷沈阳、辽阳，第二年（天启二年）又攻占广宁。在这期

<sup>①</sup> 按《三朝辽事实录》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卷六，第16叶的原文是：“虎酋恐伤宰赛之心，既不能为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约，或尚可离彼之群。”——译者

间，蒙古察哈尔、喀尔喀各酋也接二连三地来降，唯独札鲁特部落还有不心服的，屡次劫掠清廷使节。天命八年(天启三年)四月，太祖便派兵讨伐。据《满洲实录》(卷七)说：

“初，札鲁特昂安贝勒(Angghan Beile)执满洲使者与叶赫，杀之。又遣往蒙古使者，屡被截杀于路，夺其牲畜。帝怒之。于四月十四日，命阿巴泰台吉(Abatai Taiji)、德格类台吉(Degele Taiji)、斋桑古台吉(Jaisanggū Taiji)、岳托台吉(Yoto Taiji)，领兵三千，往讨之。至二十一日，连夜疾行，二十二日方曙，过罗(Lo)地，渡辽河，纵兵急趋。有前锋总兵岱穆布(Daimbu)，领精兵五十，先至额尔格勒(Ergele)地，为昂安(Anggha)所属，遂略地百里，乃与参将雅希禅(Yahichan)、博尔晋辖(Borjin Hiya)，至昂安居处，攻之。昂安率妻子并二十余人，乘牛车而奔。雅希禅、博尔晋辖，领三十余骑，下马。岱穆布领十余骑，勒马而立。昂安避下马之兵，直冲岱穆布。岱穆布迎战，当先射之。昂安部下一人，举小枪刺中岱穆布口，遂坠马，重伤而死。我兵冲入，杀昂安父子并从者于一处。尽获其妻子军民牲畜，及擒桑图(Sangtu)台吉妻子而回(乃钟嫩贝勒之子、昂安孙也)①。”

639

这就是前引《札鲁特部总传》所说的：“而忠嫩、昂安等屡以兵掠我使賚往科尔沁之服物及马牛，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众。”据传说：昂安好象是忠嫩之弟，然在这桑图的注里说：“乃钟嫩(忠嫩)贝勒(Jongnon Beile)之子，昂安之孙也。”显然是“昂安之侄也”的讹误。他的住地额尔格勒不详，但说当时太祖迎接班师，来到古城堡之南。古城堡在开原庆云堡北、镇夷堡西，是当时新安关的关口，由此大体可知它的方位②。当时，据说太祖见天降雨说：“蒙古之国犹此云然。”

① 这次战役也见于《实录》天启六年闰六月乙卯条，原文说：

“奴酋侵并西虏部落，抚夷副将王牧民报称：西虏抄花男四营到堡，稟讨本年春季分箭马二赏。因称昂奴近东边住牧，猛有奴儿哈赤兵到围住，杀伤昂奴，妻子掠去，我各头脑因马瘦弱，住的星散，时齐不上兵来，不曾追赶。今黄把都儿会同把领、宰赛、煖兔、卜儿亥五大营，在舍莫林一处住牧，差人会虎墩兔憨助兵报仇，不知肯不肯，等情。”

② 据《辽东志》和《武备志》附图。《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说：“古城堡，官军三百一员名，堡西南归能屯可屯兵。梁才屯可按伏，陡沟儿北挖通贼道路，开原城兵马可为策应。”

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犹如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吾当亟取之。”太祖对蒙古的关心，由此可知。

后来，太祖军败宁远，不久就死去。因此，蒙古部落又露出背叛的意思。太祖死后，天命十一年冬十一月，太宗便遣将加以镇压。这次，除北边札鲁特外，也讨伐了南边的巴林部。《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十月己酉（十日）条载太宗自己的话，谴责喀尔喀历来的罪行说：

“前己未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擒贝勒介赛时，曾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我满洲及喀尔喀，协力征明，无相携贰。战与和，均当共议以行。若喀尔喀听明人巧言厚赂，背弃盟誓，而先与明私和者，天地谴责，令喀尔喀溅血暴骨而死。我满洲若背弃盟言，谴责亦如之。乃尔喀尔喀五部落竟潜通于明，听其巧言，利其厚赂，以兵助之。是尔之先绝我好也。又尔卓礼克图贝勒下有托克退者，犯我台站，且扰害我人民，掠取我财畜，至再至三，甚至将所杀之人，献首于明。畴昔盟言安在哉。昔盟 640 誓时，尔五部落执政诸贝勒及卓礼克图贝勒，俱与此盟，而昂安不从，尔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是以兴师诛昂安。嗣后尔札鲁特诸贝勒复云，昂安之罪，固应诛戮，我部落仍愿修旧好，不似东四部落<sup>①</sup>，或食言败盟也。我故归桑土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天启三年，1623年），复申盟誓云：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尔慎无与察哈尔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尔沁之人，致起兵端。无何，尔又背此盟，于甲子年（天启四年，1624年），尔札鲁特右翼袭我使于汉察喇地方。乙丑年（天启五年，1625年），又追我使于辽河畔，恣行劫夺。是年，又要截我使臣顾锡，刃伤其首，尽夺其牲畜财物。尔札鲁特，何其贪利而背义也。然我犹念前好，不问尔罪，远征巴林，所俘获尔使百余人，悉行遣释。后桑土以谎言而来窥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执桑土，遣之归，以观动静。盖我之推诚于尔，不欲终弃前盟如此。丙寅年（天启六年，1626年），尔札鲁特左翼诸贝勒觐我使臣之出，屡次要截道路，劫夺财畜，并行残害。是尔札鲁特之贪诈不仁，妄加于我者，终无已时也。我之所以兴师致讨者，职是故耳。”

这里几乎说尽了以前和喀尔喀的关系。于是，清大军即日出

<sup>①</sup> 所谓东四部落似乎是指炒花等巴林部落和宰赛等札鲁特部落等。

发征讨喀尔喀札鲁特部落。过了四天,癸丑条说:

“别遣副将楞额礼(Lenggeri)、参将阿山(Asan)率兵六百人,入喀尔喀巴林地方,驱逐哨卒,纵火燎原,以张声势。”

接着,记述征伐结果说:

641 “甲子(十五日),大贝勒代善(Daishan)自军中遣使奏言:喀尔喀札鲁特部落贝勒巴克与其二子及喇什希布(Lashikib)、戴青(Daiching)、桑噶尔寨(Sanggharjai)等十四贝勒,俱已擒获,杀其贝勒鄂尔寨图(Öljeitü),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

丙寅(十七日),楞额礼、阿山还自巴林,俘获甚多。……”

这就是《札鲁特部总传》所说的:“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顾锡)于汉察喇及辽河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率师往讨。斩鄂尔宰图,擒巴克、多尔济、桑阿尔斋、鄂齐尔桑及岱青、拉什希布、额多伦、札木素、阿穆克、拉卜什、岱青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以及《巴林部总传》所说的:十一年“冬,讨札鲁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到这时,喀尔喀部落全部慑伏。这就是北部喀尔喀札鲁特部的始末。过去宰赛盛时一时势力极为强大,但当时还不免要屈从南方的炒花。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到炒花五大营的问题上来。

所说炒花五大营,数次出现在《三朝辽事实录》里。例如:天启二年正月,辽抚王化贞的奏折里说:“炒花闻之,率其五大营来,云云。”又“炒花五大营领银一万”等。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四月,炒花被清太祖打败,陵丹汗责骂他败亡逃窜丑态时说:“炒花你是五营之主。当初宰赛被东奴拿去,你不与我说,‘宰赛女儿与了东奴抱去’,你又不与我说,你又与奴酋两家来往不断。囊路是你的侄子,被奴杀死,你也不顾,把他的儿子歹安儿抢去,你也不顾。难道你不是汉子?”所说“囊路是你的侄子”可能是“你的季子”之误。由此可见,五大营无疑都属炒花。那末,这所谓五大营究竟是指哪些营呢?能给些暗示的还是明人的记录。据《辽事实录》天启三年四



月，抚夷副将王牧民报告喀尔喀札鲁特部落昂阿贝勒被清太祖讨 642  
灭时，结尾说：

“今黄把都儿会同把领、宰赛、煖兔、卜儿亥五大营，在舍莫林一处  
住。差人会虎墩兔憨，助兵报仇，不知肯否。”

这就是所谓五大营。若再要探求这一类的记录，还有《太祖实录》  
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八月，清朝的新同盟者科尔沁部的奥巴烘台  
吉(Ooba Khong Taiji)势将遭到陵丹汗讨伐时，向太祖告急时，  
就喀尔喀部落的态度说：

“五部落贝勒中，吾不知其他。……所恃者，惟烘巴图鲁贝勒(Khong  
Baghatur Beile)及巴林而已。其介赛(Jaisai)、巴哈达尔汉(Bagha  
Darkhan)情状皆欲附察哈尔，加兵于我。”

试比较这两条记录，黄把都儿可以说是烘巴图鲁贝勒，把领可以说  
是巴林，宰赛是介赛，而煖兔可以说是巴哈达尔汉，毋庸置疑。这  
就是说，南方的黄把都儿和把领是可靠的伙伴，靠近的北方的宰赛  
和煖兔反而是敌人。这里只有前者的卜儿亥不见于后者。

卜儿亥应是前述答补的长男卜儿亥，他的名字散见于《辽事实  
录》和《明史·李成梁传》万历五年条所说会同速把亥、炒花、煖兔  
等入犯的卜儿亥，无疑是一个人。但在《辽事实录》天启元年(天命  
元年)二月，巡抚薛国用的报告里，见有：“卜儿亥之子又系奴婿，云  
云。”拿来和清人的记录对比，《实录》记载清室和外藩蒙古的联姻  
关系最为详细无遗。据此，若说天命六年以前就成了清室额附的  
喀尔喀酋长，除了《满洲实录》(卷四)天命二年(万历四十五年)  
条载：

643

“二月，以皇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Darhan Baturu Beile)郡主  
逊戴(Sundai)与蒙古喀尔喀巴约特(Bayot)部恩格德尔台吉(Enggeder  
Taiji)为妻。”

以外，并无别人。所说达尔汉巴图鲁贝勒就是太祖的亲弟舒尔哈

齐(Šurgači)。这个恩格德尔就是《满洲实录》(卷三)乙巳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条所载:

“是年,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达尔汉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台吉,进马二十匹来谒。太祖曰: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希图而已。遂厚赏之。”

的恩格德尔。他还在万历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引导五部落喀尔喀各贝勒使者来朝。实是喀尔喀蒙古最早归顺清朝的。拿这些来和《辽事实录》的记述对比,所谓奴婿之父达尔汉巴图鲁,似乎肯定不外是卜儿亥的尊称。这卜儿亥就是前述《开原图说》里《卜儿亥等六营图》所载的答补之子“卜儿亥见为酋长”的卜儿亥。他的两个儿子之中有一个叫因得革儿。因得革儿在《辽夷略》里作得因革儿,这就是因革得儿(Enggeder)之误吧?又说这个恩格德尔是“越敌国而来”,这是说越过宰赛、煖兔等地来的吧。总之,所说炒花五大营,可能就是指巴林、札鲁特、巴约特等所谓喀尔喀五部落。

问题在于如此强盛的炒花,他的名字竟不见于清朝的记录。清人究竟用什么别名称呼这个强酋呢?因为炒花的名字决不该不见于清朝记录里,而这五大营的盟主,无疑要算在上述喀尔喀五部长之中。现在就五部长来看,宰赛以下三个酋长显然绝不是炒花,因而炒花的别名必定是烘巴图鲁或者巴林两者之一。炒花既是全领域的盟主,是五酋中的最强盛者,立即可以推测论定是经常名列第一的烘巴图鲁。对此还有其他证据。据清《太祖实录》说:天命四年六月,太祖在铁岭获大捷,俘虏强酋宰赛,喀尔喀全土为之震骇。同年十月,五部落各酋长首先派遣使者乞和,接着十一月,遂与清朝使臣相会,缔结了针对明朝的攻守同盟。《满洲实录》(卷六)记述这个来使说:

“喀尔喀部卓礼克图烘巴图鲁贝勒 (Joriktu Hūng Baturu Beile)等致书曰:斋赛屡启衅端,诚为有罪,其处此,惟在于汗。但明国乃敌国也,如征之,必同心合谋,直抵山海关。负此言者,天神鉴之。云

云。”

又，会盟时，五部落执政贝勒中最强的是杜陵洪巴图鲁(Dureng Hūng Baturu)。后来，喀尔喀背盟，天命五年六月，又载所遣问罪使复命的话说：

“五部贝勒等已负盟矣。谒鄂巴岱青(Ooba Daičing)二次，不容相见。诸部之使不来，惟二部使者至。述杜陵洪巴图鲁之言曰：‘吾子孙之必俱变，而不能制，然吾身绝不负汗也。’”

所说卓礼克图和杜陵，归终是同一个洪巴图鲁。遣使者是卓礼克图，而会盟者是杜陵。从洪巴图鲁不仅是喀尔喀最强大的酋首，统率着全喀尔喀，并且似乎已进入老境看来，我们认为他应该就是炒花。炒米就是前面说的巴林部落的叶赫巴图鲁。我看：叶赫巴图鲁或洪巴图鲁都是大巴图鲁的意思，有时可以通用。明代《辽事实录》、《从信录》等记载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正月的会盟说：

“市夷数报，伯要儿、炒花等与奴敌血盟。”五部落的盟主炒花当然参加了会盟，倘若不把炒花考订为洪巴图鲁，那就一切都无法解释了。

现在不厌其烦地列举参与天命四年十一月会盟的五部落各酋的名字。据清《实录》载：“喀尔喀部执政贝勒杜陵洪巴图鲁(Dureng Hūng Baturu)、鄂巴岱青(Ooba Daičing)、额参(Esen)、巴拜(Babai)、阿素特音(Asut Jin)、莽古勒岱(Manggūldai)、额布格德依洪台吉(Ebugedei Hūng Taiji)、乌巴什杜陵(Ubasi Dureng)、古尔布什(Gurbusi)、岱达尔汉(Dai Darhan)、莽古勒岱岱青(Manggūldai Daičing)、毕登图(Bidengtu)、叶尔登(Yeldeng)、绰瑚尔(Čūhur)、达尔汉巴图鲁(Darhan Baturu)、恩格德尔(Enggeder)、桑噶尔寨(Sanggarjai)、布塔齐杜陵(Butači Dureng)、桑噶尔寨(Sanggarjai)、巴雅尔图(Bayartu)、多尔济(Dorji)、内齐汉(Neiči Han)、魏征(Uijeng)、鄂勒哲依图(Ūljeitu)、布尔哈图(Burgatu)、额

腾(Edeng)、额尔济格(Eljige)”等二十六名。这跟前引《蒙古王公表传》所记会盟的参加者相同。《表传》载：

“冬，内齐、额尔济格、额腾、鄂尔斋图、多尔济、桑阿尔斋、弼登图偕喀尔喀卓哩克图洪巴图鲁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

646 所列的首名大都是内齐汗属下札鲁特部的酋长，附有横线的人名都是。反之，最前面杜棱洪巴图鲁以下的鄂巴岱青显然是炒花的长子袄八歹青，额参就是他的三子额参，巴拜是他的次子把败，厄布格德衣洪台吉是速把亥的三子、把兔儿的长子额伯革打黄台吉。因此，所说乌巴什杜棱和古尔布什可能就是速把亥的次子卜言顾之子都令和古路不四。这些都是南方巴林的酋长。因此，杜棱洪巴图鲁即卓哩克图洪巴图鲁必定是炒花就更明确了。达尔汉巴图鲁、恩格德尔父子一并出现，可见是巴约特的酋长，即卜儿亥和他的儿子因革得儿。桑噶尔寨和布塔齐杜棱是该部额孙大之子撒哈尔寨和老思之子卜答赤。还有两三个人弄不清楚，但我想当时在世的首长的名字大致全了。

炒花既是洪巴图鲁，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那就是五大营主下余之一的把领——巴林，究竟是指什么人？仔细想来，炒花是速把亥的季弟，并非南方势力的嫡系。巴林部的正统、南方势力的本宗里有个速把亥之子把兔儿(巴噶巴图尔)，把兔儿的三个儿子中，长子额布格尔德衣洪台吉是有势力的酋长，尤其是次子和托果尔昂哈(昂阿)是后来巴林左翼旗的祖先，季子色特尔(色特儿)是巴林右翼旗的祖先。因此，所说把领(巴林)必定是指这些人中的一人无疑。这里所说的五大营之中，黄把都儿和把领驻在南方泰宁故地，宰赛、煖兔和卜儿亥三营驻在北方福余旧土。

最后，应该谈的是所谓喀尔喀五部落的名义和本质的关系。  
647 《蒙古源流》里起首固然就有“内五鄂托克喀尔喀”这个名字，但那不过是作者根据后来的事实追溯记载的，达延汗把这个地方封给

阿尔珠博罗特时,未必是五个部落。郑晓的《皇明北虏考》里说“罕哈部营三”,显然说是喀尔喀三部落。究竟从什么时候变成五部落的呢?正象田中克己所推测的<sup>①</sup>,强酋虎喇哈赤强盛时,有子五人,各为一营,因而成了五部落。所说五个儿子是:长子兀把赛(札鲁特部祖)、次子速把亥(巴林部祖)、三子兀班四子答补(巴约特部祖)和五子炒哈。其中以三子兀班之孙宰赛和五子炒哈(炒花)最强。正因为最强,才被清朝盯上了,结果被击灭了。《蒙古王公表传》里说札鲁特部和巴林部最初追随喀尔喀,这肯定是说他们服从宰赛和炒哈的节制。但清朝一兴起,强有力的宰赛和炒花及其子鄂巴岱青等彻底消灭无余,反而留下了比较微弱的札鲁特、巴林和巴约特各部(不过,其中巴约特部,后来也被消灭了)。这就是五大营的历史,因而清人依旧把它叫作五部落喀尔喀。《蒙古源流》所说内五鄂托克喀尔喀,是误认为最初就是这种形势。由此看来,所谓炒花五大营和五部落喀尔喀原是一回事。到了清初,这些差不多都溃灭了。仅它的残部退到了今巴林、札鲁特地方。

为了设想当初五部落的位置,试再探求有关概括的记述。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十)《土蛮列传》和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里载有万历六年正月御史安九域的上书说:

“辽镇中后所及前屯,与(外)边乌牛背大青山,有朵颜大一千酋、长昂酋、长(獐)兔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鲁赤酋、忽兔罕酋。广宁锦义边外红螺旧辽阳,有卜儿爱酋、卜言兔酋、速把亥酋、哈屯酋、歹青酋。辽阳长安外边中辽河,有泰宁莽金酋、卜劳九(兀)酋、把儿庆(度)酋、卜言酋、哈当酋。开原外边上辽河,有福余莽巾酋、炒木酋、卜哈酋、卜言酋。东胜外边蛤蜊河,有扯赤措酋、忒木儿酋。土鲁酋、孛儿户酋。岁为塞上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李化龙传》里载有万历二十三年巡抚李化

<sup>①</sup> 田中克己《喀尔喀五部落的成立和住地》(《东方学》第十六辑,昭和三十三年九月)。

龙的奏疏说：

“环辽皆敌也。迤北土蛮种类多不可数。近边者，直宁前则长昂，直锦义则小歹青，直广宁辽沈则把兔、炒花、花大，直开铁则伯言、煖兔。其在东边、海西则猛骨孛罗、那林孛罗、卜寨。皆与辽地项背相望，并墙围猎，则刁斗声相闻。盖肘腋忧也。”

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的《总略·辽境诸夷》条载：

“虏中酋首以百计，子侄部落以数十万计。直前屯者为赖、鳞等，直宁远者为獐兔、拱兔等，直广宁者为小歹青、以儿邓、黄台吉等。折而西北则虎墩兔憨为虏王，而东西部皆属之。北则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东北则卜言顾等。又折而东则炒花等。镇安广宁之间，为西虏歹青、虎墩兔憨、炒花、黄台吉、拱兔等营。锦义之间，为小歹青营。此河西三面虏也。逾三岔河东则额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儿败、伯言等直辽沈西，煖兔、宰赛等直开原西。北则恍惚大等。东北则北关。东则南关。辽沈之东则奴、速等。开铁之间，煖兔、宰赛等营。抚顺至宽奠一带，东南俱近海。此河东三面虏也。”<sup>①</sup>

这实际是依据《筹辽硕画》(卷一)所载的万历三十六年时巡按御史熊廷弼的《疏》增补凑成的。总之，据此可知其大概形势。

## 12. 福余卫和科尔沁部

喀尔喀的北方还有福余卫遗孽，更往北还有科尔沁部。《辽夷略》载：

“福余卫之夷今弱矣。万历丁亥、戊子(十五、六年)间，勾西虏为开、铁患，亦中国一疥癣也。乃竟为西虏所残弱，而避居混同江。江离开原边千余里，其久不赴新安关领市赏，积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长往四儿、次撒巾、三锦只卜阿。往四儿故而有子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曰卜敖。而约兵千余骑也。撒巾故而有子，生卜而炭，亦拥兵千骑焉。锦只卜阿故，而有子主儿者阿，故，生一子，曰土门二，约兵

<sup>①</sup> 按《三朝辽事实录》国学图书馆影印本，首卷总略，第2叶，“子侄部落”，作“子姓部落”。又“逾三岔河东”，作“三岔河东”。又“则额伯革打大成等”，作“则额伯革等打大成等。”——译者

三千余骑。夫恍惚太、土门二皆曩日引爰兔、伯言儿为边患者，然总其部才五千，非附会西虏，乌能狼突而江塞上哉。”

《开原图说》里也载有《福余卫夷恍惚太等二营枝派图》，略详述了自往四儿等之父孛爱到恍惚太、土门儿的一系。末尾附著者冯瑗的按语说：

“福余卫夷，在者此二酋。万历初年，为开铁西北患者，亦独此二酋。自二酋勾东虏以儿邓、爰兔、伯要儿等为开、铁患，二酋亦遂为东虏所弱。今且避居江上，不敢入庆云市讨赏。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其取反噬，固其宜也。自恍惚太立寨混同江口，凡江东夷过江入市者，皆计货税之。间以兵渡江东掠。于是，江东夷皆畏而服之。自混同以东，黑龙江以西，数千里内数十种夷，每家岁纳貂皮一张，鱼皮二张，以此种富强，安心江上。西交北关，南交奴酋，以通贸易。女真一种所不尽为奴酋并者，皆恍惚太之力也。”

可见福余遗孽住在混同江口。此外，《清实录》里所看到的锡伯 650 (Sibe)、卦勒察(Gūwalča)部二者之一，可能就是锡伯部<sup>①</sup>。恍惚太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前引《实录》总略里，《万历武功录》的《土蛮列传》等记载里一再出现。

朝鲜申忠一的书启里所说：“自奴酋家，至蒙古王刺八所在处，东北去一月程。晚者部落十二日程。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车、诸备时五部落，北去十五日程。皆以今年投属云。”它必定是这些部落里的哪一个部落，但还无法解释。果乙者近似卦勒察；怀疑诸备时是锡伯，但不能肯定。书启里还记述癸巳年（万历二十一年）九月，清太祖击败叶赫、哈达等所谓九国之兵说：

“如许(叶赫)酋长夫者(卜寨)、罗里(纳林布录)兄弟，患奴酋(奴儿哈赤)强盛，请蒙古王刺八、兀刺(乌拉)酋长夫者太(布占泰)等兵。癸巳九月，来侵。奴酋率兵迎战于虚诸部落(赫济格城)，如许兵大败。夫者

<sup>①</sup> 岛田好：《锡伯、卦尔察部族考》（《满洲学报》六）。岛田考证锡伯的根据地戮儿河即绰尔河。戮儿河是今流遼巴彦附近蒙古尔山麓的河，锡伯就在它的附近。《满洲实录》里说，锡伯部附近有绥哈城，就是因为这个原故。



战死，罗里逃还，夫者太投降。所获人马、甲冑，不可胜计。奴酋选所获蒙古人二十，被锦衣，骑战马，使还其巢穴。二十人归言奴酋威德。故刺八令次将晚者二十余名，卒胡百十余名，持战马百匹，橐驼十头来献。马六十匹、驼六头与奴酋，马四十匹，驼四头与小酋（速儿哈赤）。其将领等，奴酋皆厚待，给与锦衣。”

蒙古王刺八肯定是科尔沁部的主人翁阿岱(Ungghadai)。他的次将晚者可能是蒙古的次将明安贝勒(Mingghan Beile)。这样，当时翁阿岱的根据地看来在距兴京老城一个月路程的地方，而明安住牧的地方还不到它的一半，大约在十二天路程的地方。如后所述：翁阿岱是图什业图王的远祖，明安则是今左翼后旗即博多勒噶台王(博王)的祖先。

科尔沁地方，在明代属于内蒙古六万户之外。达延汗初期，那个乌讷博罗特王(Üne Bolod Ong)也另拥有自己的势力，立于中央蒙古混乱局面以外，满都古勒汗(Mandaghul Khan)死后，向满都海彻辰福晋(Mandukhai Sechen Khatun)求婚，才稍微处于同达延汗竞争的地位。后来还有苏尔塔该王(Surtukhaya Ong)、鄂尔多固海诺颜(Ortoghohai Noyan)、布喇海巴图尔台吉(Borkhai Baghatur Taiji)等，科尔沁部似乎成了左翼三万户的强有力的伙伴。

据清人记录：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的十三世孙有个叫图美尼亚哈齐的，他的长子奎蒙克塔斯哈喇是科尔沁部的中兴之主。清人张穆认为奎蒙克是明初的酋首，这是误会。根据清人的记录，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世系表》等说：奎蒙克塔斯哈喇生二子：长曰博第达喇，次曰诺扪达喇。博第达喇生子乌把什、爱纳噶、阿敏和齐齐克、纳穆赛等。然据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载《东胡夷酋号名哈儿宗派》说：

“初代魁猛可生二子，二代长子李只答儿生五子，三代长子扯赤措生

三子，四代长子占赤，四代次子石刺臣。

三代次子言大，三代三子都督，三代四子那木大，三代五子兀把赛。

二代次子哪木答儿生三代者儿得。”

这个魁猛可就是奎蒙克，二代长子孛只答儿是博第达喇，二代次子那木答儿是诺扪达喇。那末，三代长子扯赤措是齐齐克，三代四子那木大是那木赛，三代五子兀把赛是乌把什，可以肯定无疑。扯赤措的名字也出现在前引安九域的奏章里。言大和都督究竟是谁不详，但兄弟的数目却都一致。所谓《东胡夷酋号名哈儿宗派》可能有错误，从下面的《虎喇哈赤系图》看来，好像是《哈儿哈宗派》的误称，其实，无疑是火儿慎（科尔沁）。反之，《登坛必究》里却有所谓“所管部落大火儿慎官儿”，酋名“老撒汗”。还有“所管部落火儿慎官儿兄弟二人”“那密台吉、他儿你台吉”的名字，这究竟应该是科尔沁的哪一个酋首，无从得知。科尔沁除了火儿慎这个名字以外，在《万历武功录》的《土蛮传》、《速把亥传》等里还常见有好儿趁。博第达喇之子是和清太祖作过战的翁果岱，翁果岱之子是奥巴洪台吉。由此看来，奎蒙克决不是明初的人，而是明末的人，我们还可以从明人的记录里探索出来。

首先，据《武备志》（卷二百〇四）所引《职方考》说：

“又辽东境外，有虏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专为难于辽西。”

《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条说：

“先是，北虏虎刺哈赤及魁猛磕、打来孙等，欲假道东夷内侵，不遂。”

虎喇哈赤即达延汗之孙，无疑是喀尔喀各部落的祖先。魁猛可即魁猛磕，无疑就是奎蒙克。清人记录里把今科尔沁部的繁荣写作这个人以后，确有道理。想是长期屈伏于东边的科尔沁部，在小王子打来孙东迁的引诱下，逐渐获得了活跃的机会。

现在的科尔沁部哲里木盟地方，北自齐齐哈尔南边，南至旧 653

边墙一带,包括的地区颇广。这当然是清初以后的发展形势,明末时期,它的南境只到今达赖罕王旗的北境为止。现在的左翼三旗地方原来似乎倒是属于喀尔喀五部落的地方。据清《三朝实录》说:清初派往科尔沁的使臣,必须通过喀尔喀地区,不免时常遭到劫夺,说的正是这种形势。科尔沁的嫡宗奥巴给清廷的信里,自称:“嫩江水滨所居科尔沁贝勒”,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这个图什业图汗奥巴所住的城叫格勒珠尔根城,靠近嫩江水滨,绝非现在的图什业图王府所在地方。这从后来天命十年十一月遭到察哈尔陵丹汗围攻时,清朝的援军从开原出农安去救它也可了解。

总之,当时喀尔喀五部落强盛,向西南进展受到阻碍的科尔沁部,便回过头来向东面发展了。据清《实录》载,东海北路的卦勒察部、席比部似乎曾是它的属领之一。卦勒察部和席比部一起,于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在科尔沁的翁果岱、莽古斯、明安等率领下和清太祖交战时,首次出现,后来遭到清兵几次征讨。《太祖实录》天命十年八月条载“东海北路卦勒察部”,《太宗实录》崇德三年正月条又载“秉图王孔果尔有马三十匹,往所属卦勒察费克图屯牧。”所说秉图王孔果尔是莽古斯、明安之弟左翼前旗宾图王洪果尔。费克图屯这个名字可能和今哈尔滨东面的费克图河有关系。又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清太祖讨伐吴喇部(今吉林地方)时,说是科尔沁的翁果岱又曾助敌,也可以说是它处在东边的一个佐证。清朝勃兴,首先和科尔沁发生冲突,也可以说是它的本部偏于东方的确论。

科尔沁部早就和清朝打交道了,天命九年二月,逐渐受到察哈尔的压迫,便进而和清太祖结成攻守同盟。于是,十年十一月,遭到了察哈尔汗的攻击。《皇朝藩部要略》(卷一)载:

“时,察哈尔林丹汗纠喀尔喀,掠其地,奥巴遣使来告急。上亲往援,阅兵开原北关,简精骑五千,命三贝勒、四贝勒及台吉阿巴泰、济尔哈朗等统之。先驰至农安塔地,林丹汗已围奥巴所居格勒珠尔根城数日,城守坚,不克。闻我师至,仓皇遁。围遂解。”

格勒珠尔根城据说是古城的意思，但不知在哪里。从清军由奉天出农安来说，大体可以想像它的方位。

奎蒙克的长子叫博第达喇，经长孙齐齐克，传到嫡孙翁果岱。翁果岱就是和清太祖交战的瓮阿代，他的长子奥巴是今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图王旗)的祖先，次子布达齐是右翼前旗(札萨克图王旗)的祖先。右翼后旗(苏鄂公旗)的祖先是博第达喇之弟诺扞达喇的后代，诺扞达喇之孙图美是全科尔沁部的嫡宗图什业图汗奥巴应该称兄的长者。博第达喇第二子纳穆赛生三子：长莽古斯是左翼中旗(达赖罕王旗)的远祖，仲明安是左翼后旗(博多勒噶台王旗)的远祖，季洪果尔是左翼前旗(宾图王旗)的远祖。都是伙同从兄翁果岱和清太祖作战的首首。

关于科尔沁别部的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三个部落，这些名称大体上从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然，部族的内容有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各部的祖先是：郭尔罗斯出自科尔沁本部的博第达喇第三子乌巴什，杜尔伯特出自第八子爱纳噶，札赉特则出自第九子阿敏<sup>①</sup>。

657

《辽夷略》和《开原图说》里都把他们说成是福余卫的遗孽，他们的住地扼制混同江口，而后来的科尔沁部也是住在嫩江的江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部落吗？代表前者的二酋：恍惚太是否就是后者的翁阿岱，土门儿是否就是后者的图美呢？这里也象把后来的喀尔喀五部落误认为泰宁、福余的诸酋一样竟把科尔沁部误认为福余卫的后身了<sup>②</sup>。

(《东洋学报》第41卷,第1—2号  
昭和三十三年,1958,6月—9月)

① 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卷一,《皇朝藩部世系表》卷一。

② 见插图。这是《武备志》的《辽东边图》。《辽东志》和《全辽志》里都载有《辽东边图》,《武备志》的图表画出了万历初年展筑到宽奠的边堡,最为完备。现在采用的就是此图。《九边图说》的《辽东边图》也很详细,但过于烦琐。就这图可以看出凹字形边墙的形状和本文所引各堡各关的位置。

## 七、中三边和西三边的王公

### 1. 赛音阿拉克的儿子们

明代对蒙古的防卫最重要，特在北边设所谓九边镇进行防御。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边防》条说：

“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大同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第七、第八、第九三卷中，称为中三边，记述了宣府、大同、山西(偏头关)三边边外虏酋情况，接着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四卷中，称为东三边，叙述了蓟镇、辽东边外即兴安岭东的酋首朵颜三卫和察哈尔(Chakhar)部、科尔沁(Khorchin)部等情况，最后在第十四卷中称为西三边(其实是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专门记述了黄河河套即鄂尔多斯(Ordos)部的情况。其中东三边的情况已在别处叙述了，这里从略，还是一面参考其他记录，一面专就其中的中三边和西三边进行考察。

蒙古方面，当达延汗在世时，他的长子图噜博罗特(Törö Bolod、铁力摆户)已经死去，长孙博迪阿拉克汗(Bodi Alak Khan、不地台吉)嗣察哈尔汗位。次子乌鲁斯博罗特(Ulus Bolod、五路士台吉)任右翼济农，但旋即被弑死，三子巴尔斯博罗特(Bars Bolod)代他做了右翼济农。巴尔斯博罗特号称赛音阿拉克(Sain Alak、赛那刺)，达延汗死后，似乎曾一度篡夺汗位，但不久死去，他的儿子们凭借亡父赛音阿拉克的余威，恣意控制了右翼各地。《蒙古源流》(卷六)说：

“巴尔斯博罗特之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 (Gün Bilik Mergen Jinnong)、阿勒坦汗(Altan Khan)、拉布克台吉(Labuk Taiji)、巴雅斯哈勒昆都楞汗(Bayaskhal Köndölen Khan)、巴延达喇纳林台吉(Bayandara Narin Taiji)、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Bodidara Odkhan Taiji)、塔刺海台吉(Tarakhai Taiji)等共兄弟七人。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丙寅年(正德元年1506)生,占据鄂尔多斯万人而居。阿勒坦汗丁卯年(正德二年,1507)生,占据十二土默特而居。拉布克台吉己巳年(正德四年,1509)生,占据土默特之乌古新而居。巴雅斯哈勒庚午年(正德五年,1510)生,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巴延达喇壬申年(正德七年,1512)生,占据察哈尔之察罕塔塔尔而居。博第达喇甲戌年(正德九年,1514)生,……遂将阿苏特、永谢布二处,令博第达喇占据而居。塔喇海幼亡。”

肖大亨在《北虏风俗》(《夷俗记》)所附《北虏世系》里译文用字虽有不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其中,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即 669 明人所称的吉囊(济农),次子阿勒坦汗即俺答,第四子巴雅思哈勒昆都楞汗即老把都,当然都很著名。叶向高的《四夷考》(卷七)《北虏考》概括地说:

“是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黄金犀毗,稍厌兵。其连岁深入,蹂西北边,皆其别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为从父行。其大父曰歹颜哈,有十一子,次曰赛那刺,有七子。长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沃儿都司,直关中。俺答壁丰州滩,直代、云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万骑。其弟老把都亦数万骑,壁张家口。诸昆从百十,皆有分地。率盗边自肥,日益强盛。”

这里所说的“是时”,是指嘉靖中叶。又《万历武功录》(卷七)载:

“阿著生六子,长吉囊、次俺答,次兀慎一克打儿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托那言。”

吉囊即济农,俺答即阿勒坦,兀慎打儿汗那言即拉布克台吉,老把都即昆都楞汗,那林台吉即纳琳台吉,我托那言即鄂特罕台吉,塔喇海因已夭亡,不算在内。关于兀慎一克打儿汗那言、那林台吉和

我托那言等,以后再述。

## 2. 阿苏特永谢布

现在先从东边张家口边外的部落来考察。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卷五)《大同镇·边夷考》说:

670 “北虏哈喇真、哈连二部,常在此边住牧。哈喇真部下为营者一,大酋把答罕奈领之,兵约三万。哈连部下为营者一,大酋失喇台吉领之,兵约三万。入寇无常。近来套虏出套,亦同此虏入寇。”

这和郑晓在《皇明北虏考》里所记述相同。哈喇真部即哈喇慎部的所谓大酋把答罕奈就是后述的哈喇慎部大酋大把都儿昆都楞汗。所称哈连部其实是《武功录》(卷七)里所说的哈速部即阿速部(阿苏特)的讹误。失喇台吉可能是它的酋长。据《蒙古源流》(卷六)说:阿苏特(Asud)、永谢布(Yüngshiyebü)地方原来是达延汗之子乌巴伞察(Ubasanja)的封地,后来被他的侄儿博第达喇吞并了。《源流》叙述这事的经过说:

“博第达喇甲戌年生,幼时曾戏作歌,有欲将阿济(Achi)、实喇(Shira)二人剿灭,占据阿苏特、永谢布而居之语。因乌巴伞察青台吉之子实喇兄弟相残,责阿济以杀弟之罪,而实喇无嗣被害,众议以为歌验。遂将阿苏特、永谢布二处,令博第达喇占据而居。”

哈连部的失喇台吉可能就是这个实喇台吉。据岷峨山人的《译语》记述嘉靖初小王子枪杀西北兀良哈条里,列举随征各酋的名字,“把都儿台吉、纳林台吉、成台青、血刺台吉(部下着黄皮袄为号)、莽晦、俺探、己宁诸酋。”这张酋首名单恐怕是从离小王子最近的东方排起的,其中己宁、俺探和把都儿台吉,分别是吉囊、俺答和老把都兄弟,纳林台吉无疑是这兄弟之弟巴延达喇纳琳台吉。所称莽晦可能是指住在东蒙古泰宁地方的满会王,剩下的成台青和血刺台吉当然就是当时的强酋吉囊兄弟的季父青台吉和他的儿子实喇台吉父子。还有看来很象实喇台吉的,那就是赵时春的《北虏纪



略》中所列《虏酋名目》里的“昔马台吉独石边外虏酋子”，或“锡刺台吉夷首”。青台吉也出现在这个《虏酋名目》里，说：“青台吉：小王子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答借名以胁我。”《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六月辛丑条所载兵科给事中扈永通的奏疏里也提到这个青台吉说：

“近来三关宣大边备，颇皆改观。惟蓟辽延绥，时有警报。闻青台吉候月满欲东，则潮河、白羊、古北、喜峰、当戒严矣。云云。”

由此看来，青台吉直到这时似乎还很强盛。但据《源流》却说实喇台吉兄弟相残，被其兄阿济所杀，并无后嗣，因而该地不久便被从兄博迪达喇占据了。失刺台吉的死和哈连（阿苏特）营灭亡的年代，固然还不清楚，但当在青台吉在世的嘉靖二十五年以后，而且似乎距二十六年小王子东迁并不太晚。据《源流》载，父亲青台吉死后，两个儿子立即发生事端，不久招来灭亡惨祸。我想可能是嫡庶之争，适逢济农一家吞并之势，便在因小王子东迁而引起的纷扰的时期招致了灭亡。

然据《北虏世系》载，歹颜哈（达延汗）的第七子那力不赖台吉似乎就是乌巴伞察青台吉，他的子孙长时期繁衍在张家口外地方。反之，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所占据的地方好象只有北边遥远的永谢布（永邵卜）。那力不赖台吉的后代，大略如下表。

从“在宣府张家口以东至独石边外住牧，张家口互市”来看，这个那出台吉是阿济台吉，失刺台吉是实喇台吉，大概不错。又据郑文彬的《筹边纂议》所载《历代夷名宗派》中所说《所管部落一克委兀慎官儿》“不可台吉生一子，搅力兔台吉生四子。长子矮木盖台吉，次子哈安台吉，三子敖八台吉，四子孛儿汗度台吉”，又所谓《所管部落打喇名安官儿》“抹蓝台吉生五子。长子把都儿台吉，次子所的盖台吉，三子丙兔台吉，四子银定台吉，五子赤慎把都儿台吉”。译字和顺序虽有些不同，但与《北虏世系》末段所说的不克台吉和莫蓝台吉几乎一样而互有出入。总之，这就是继承哈连（阿速）部落的

那力不赖台吉

即倒身在宣府张家口以东至独石边外住牧，张家口互市。  
子四

失刺台吉

营名哈不慎  
子二

补根儿台吉

子三

车腊台吉

忙克在台吉

田登台吉

土门的力台吉

那出台吉

营名哈不慎  
子二

隐克台吉

猛克台吉

不克台吉

营名委兀慎  
子四

著力兔台吉

授指挥同知  
子五

也麦盖台吉

授百户

把秃失力台吉

小薛台吉

子四

满克在台吉

子四

察哈伦台吉

子三

莫兰台吉

营名打刺明安  
子五

宿的盖台吉

即哈喇慎著力兔把都儿台吉  
子四

马五素台吉

授指挥同知

满克大台吉

授副千户

五克气台吉

授副千户

青定台吉

丙兔台吉

子六

速不盖台吉

补儿哈兔台吉

土门台吉

土门的力台吉

即土盟的台吉

授副千户

常汗我不贯台吉

我儿合兔台吉

把都儿台吉

即五奴骨把都儿台吉  
授千户  
子四

忙五大台吉

授百户

忙根儿台吉

夺奈台吉

摆都赖台吉

银定台吉

即银定把都儿台吉  
授千户

七慎把都儿台吉

授副千户  
子二

白洪台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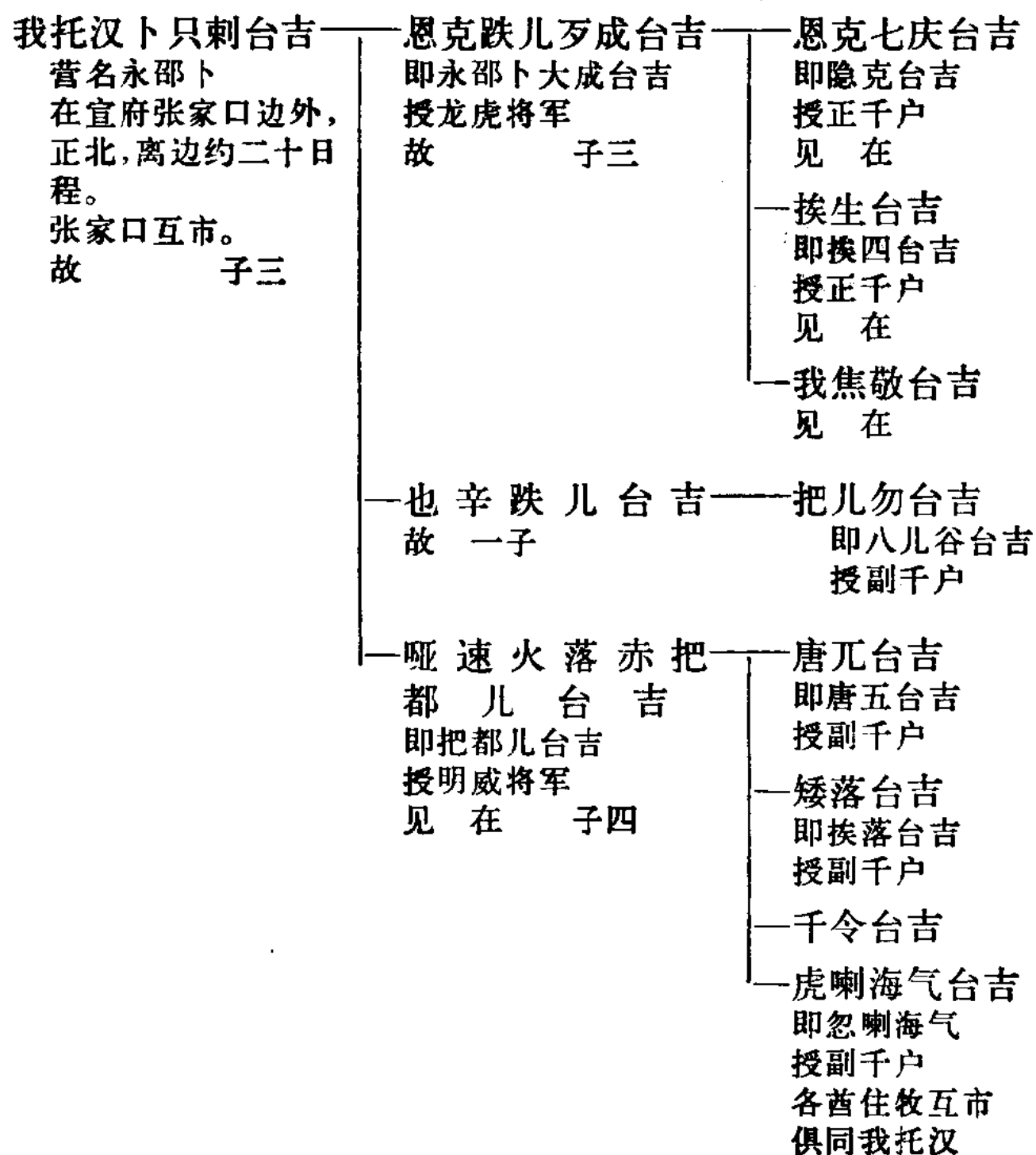
来洪台吉

后代哈不慎部落、委兀慎部落、打刺明安部落的族谱，并确住牧在朵颜卫西邻、独石边外。

关于永邵卜即永谢布(Yüingshiyebü)部的住地，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所引《兵略》的末段《宣府镇边外住牧夷人》说：

“张家口大市厂边外，西北接甘肃边外，大酋永邵卜，部落四万有余，夷酋阿速等，部落二万有余，七庆把都儿，一万有余，俱听哈喇慎王子白洪大调遣，不听管束。”

又《武备志》(卷二〇六)《镇戍山西》条也引《兵略》里各酋的族谱，和《北虏世系》完全相同，不过多少有些省略和误字。现从《北虏世系》摘引如下：



675

我托汉卜只刺台吉是赛那刺的第六子，即博第达喇鄂托罕台吉。恩克跌儿歹成台吉是明末纪录里著名的永邵卜的大成台吉，也就是前条所说的大酋永邵卜，其子恩克七庆台吉是七庆把都儿，亚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也当然是阿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也就是前条所说的夷酋阿速。至于《北虏世系》所称龙虎将军、明威将军，正千户、副千户等，都是隆庆五年间俺答封贡时，明廷所授的称号。

676 七庆台吉，也见于《北口三厅志》(卷七)所引《宣镇图说》。据《筹边纂议》(卷一)《历代夷名宗派》的《顺义王达子宗派》说，“初代赛那浪罕生六子，”其中“二代六子我托那言住青山后正北，地名十孛儿太，生三子。三代长子大臣台吉生四代影克台吉兄弟三人。三代次子合落气台吉，三代三子独藤儿台吉生一子，四代把都户台吉。”赛那浪罕就是赛音阿拉克汗(Sain Alak Khan)。他的第六子我托那言就是我托汉卜只(达)刺诺颜(Noyan)，他的长子大臣台吉是歹成台吉，孙子七庆台吉是恩克七庆台吉。大臣台吉之弟合落气台吉可能是歹成台吉之弟火落赤台吉，独藤儿台吉是也辛跌儿台吉，他的儿子把都户台吉则是把儿户台吉之误。这里兄弟的顺序也前后颠倒了。

这永邵卜大成台吉是俺答的侄儿，这从《明史》(卷二三九)《达云传》说“永邵卜者顺义王俺答从子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条说“俺答兄子永邵卜大成”。《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说“俺答庶兄子永邵卜”。《实录》隆庆六年十月癸酉条说俺答异母兄子永邵卜大成。便可了解。这里虽说“俺答兄子”，但俺答是赛那刺的第二子，除吉囊外，别无其他兄长，而且永邵卜大成是第六子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之子，因此，所说“俺答兄子”可能是“俺答弟子”之误。但从特别提出“俺答庶兄子永邵卜”看来，博第达喇或许是俺答的庶兄，也未可知。因为蒙古的风习是庶出之子列于嫡子之末，所以，即使《蒙古源流》将博第达喇列为第

六子,明人的记录也和它一致,也很难骤然断定。

总之,博第达喇夺取叔父乌巴伞察的封地阿苏特、永谢布占据了这里,这如《源流》记载,确是事实。但乌巴伞察(那力不赖)的后裔依然在独石边外繁衍,博第达喇等仍住牧张家口边外,距正北边约二十天路程的地方。阿速又作阿索特、阿苏忒等,多结合永谢布、永邵卜、应绍不出现。这个名称至少恐怕和元代的阿速卫有关系。677 永乐年间著名的和宁王阿鲁台(Aruktai)就是阿苏特部的酋长,他的儿子阿里玛丞相就是收容保获为瓦剌也先所掳大明正统皇帝的人,据传英宗曾娶这个丞相的女儿摩罗(Molo)生子朱泰萨(Ju Taisa),后来当上阿苏特部酋。据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卷七)说阿苏不过是应绍不部七营里一个营的营名,但据《源流》等说,阿苏特却是足以和永谢布对立并称的大部。我抚那言所占据的十孛儿太(Shibartai)方位不详,但我们由此大体可知张家口边外阿苏特、永谢布的位置。

### 3. 永邵卜的全盛时期

永邵卜大成台吉的势力似乎颇强盛。隆庆六年十月和吉能(Jinong)同时任督都同知,被称为仅次于老把都(Baghatur)、辛爱黄台吉(Sengge Khong Taiji)的右翼几十个酋首里的四都督,不久还加了龙虎将军的称号。龙虎将军是最高的荣誉称号。永邵卜营原是哈喇慎大营所管的一营,而大成台吉也服从它的调遣,但不受管束,甚或反而凌驾哈喇慎的大酋老把都儿之上,要求和顺义王同等待遇。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万历二年条下说:

“时,永邵卜亦晋阶龙虎将军,志骄矣。谓如顺义王所市数。于是,关吏辩折之曰:‘青(把都儿)、永(邵卜)二枝,固已相等’。永酋无辞”。

关于新永邵卜的别部阿速和把儿户,岷峨山人苏志皋的《译 678 语》里记述如下:

“曰把儿户，虏中呼为黑达子，好战斗，兵至数万。以镔铁为刀。曰纳(平声)逊纳不孩，亦小王子宗党，与吉囊、俺答阿不孩辈，兵至数十万常据河套，与榆林、固原、宁夏诸边相望。”

所谓纳逊纳不孩，可能是阿苏阿不孩的讹误，指阿速火落赤把都儿。火落赤把都儿的本籍是阿速的故乡，这从他的名字看来也毫无疑问。火落赤把都儿，不外是察哈尔图们汗右翼三执政理事之一的“阿苏特之诺木达喇古拉齐诺延(Nomdara Khulachi Noyan)”，前面已经谈过。

把儿户这个名字肯定是从流入贝加尔湖的巴儿户沁(Barghujin)河附近来的，现在住牧在呼伦贝尔地方的巴尔呼(巴尔虎)部也是从那里迁来的。明代的把儿户也许和这个部有些关系。《蒙古源流》里作巴勒噶沁(Barghajin)，是应绍不部十营之一，以叭儿厥著称。黑达子把儿户可能是永邵卜大成台吉之弟、阿速火落赤把都儿之兄，也辛跌儿台吉的部落名。把儿户这个名称在《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里曾两次出现，随着俺答迁移到西海(青海)，在那里住牧的酋首有永邵卜的别部把尔户和丙兔、火落赤等。把尔户当然是把儿户的同音异译。据前引《北虏世系》和《兵略》的族谱，也辛跌儿台吉之子有个把儿勿即八儿谷。这个把儿勿显然就是《郑洛传》里看到的把儿户，不过，《译语》记述的把儿户的年代较

679 此似稍靠前。看来，所谓把儿户可能和永邵卜、阿速等一样，原是部名而非酋名。因为是累代酋名的通称，所以可以推定，把儿勿之父也辛跌儿就是《译语》所说的把儿户。《蒙古源流》(卷六)万历五年岁次丁丑，阿勒坦汗迎接达赖喇嘛时第一次唯一的迎接使就是“永谢布之巴尔郭岱青(Yüngshiyebü-in Barghu Daiching)。”永谢布的巴尔郭岱青可能就是永邵卜别部的把儿勿台吉。据《郑洛传》说：后来，巴尔户遭明军和番人(西藏人)夹击，在西宁大败。把儿户的部落也叫黑达子，这必定是针对附近的察罕塔塔尔(白达子)

的名称,但其理由不详。《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里所说“哈喇慎青把都儿伺隙夺其庐而去”的“迤北黑夷”,或许也是指这个部落,也未可知。

总之,正如《译语》所说,阿速、把儿户是内蒙古西北边的部落,永邵卜本部也离明边很远。《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之三)记俺答全盛时期的疆域说:

“开拓疆土,南至大同山西边,北至永邵卜,东至喀喇沁,西至鄂尔多斯。”

又,万历五年九月,明宣大总督方逢时的《陈虜情以永大计疏》里,列举大同边外虜酋说:

“俺答老矣,黄台吉亦衰病不支。套虜远在西镇,切庆黄台吉颇称恭顺。兀慎、摆腰人寡力弱。永邵卜远去边鄙。惟青把都兄弟五人,各拥千兵。”

由此可以了解,旧永谢布万户是直接和宣大边外地方相连,到哈喇慎营兴起,哈连营衰颓后,这个万户的南边地方为老把都家族和辛爱黄台吉族类所占据,新永邵卜各部自然不得不退到北边。《口北三厅志》(卷七)所引《宣镇图说》只记述了距离明边几百里以内的各酋长,仅在最后作为唯一例外,记述如下:

680

“边外远野驻酋首稳克等,部彘约九千余骑。在边迤西,名不喇母林、吾力艮一带驻牧。离边约一千三百余里。倘忽台吉等部彘约八千余骑,在边迤西地不喇母林、吾力艮一带驻牧。把儿台吉等部彘约五千余骑,在边迤西哈喇我包一带驻牧,离边二千余里。”

不喇母林、吾力艮、哈喇我包等地都不详,不喇母林是不是下喇母林之误呢?倘若是下喇母林(锡拉木伦),那就是今百灵庙东北向北流的河川。可能住牧在这里了。它的酋长稳克(Wên-Ko),倘忽(Tang-hu)和把儿(Pa-êrh)台吉就是永邵卜大成之子恩克(Ên-ko)、阿速火落赤把都儿之子唐兀(Tang-wu)、和也辛跌儿之子把儿勿(Ba-êrh-wu)台吉。哈喇我包(Khara Obo)意思是黑鄂



博,把儿户部落之所以被称为黑达子,或许是由此而来。当然,强盛的永邵卜各酋也常到南边的兴和附近来,它的家族也经常往来张家口大市厂,但大体说来,退到那么遥远西部的位置,致使他们不久就走向甘肃边外去了。

前引《兵略》载永邵卜根据地说:“张家口大市厂边外,西北接甘肃”,这个下句颇费解。其实这是由于永邵卜各酋不断往来于甘肃边外地方所引起的误会。《武备志》(卷二〇八)《镇戍甘肃》条引《兵略》说:

681 “甘镇边外住牧夷人,西海离边三五百里不等,盘住夷人,酋首永邵卜乞庆黄台吉等,部落二万有余。住牧甘镇边外,在于宣府张家口互市领赏。”

所称乞庆黄台吉就是七庆把都儿。永邵卜大成台吉自居贡市宣府,守臣待他很优厚,因而不能擅自侵寇,便随俺答西去迎接活佛,遂留据青海,这是《明史》(卷二三九)《达云传》等所记载的。起初,因俺答征讨卜儿孩,青海才开始有了北虏,到俺答第四子丙兔驻牧在这里以后,河套各部酋长如切尽黄台吉等来牧的也多了。万历六年间,完全征服了西番各族以后,这个地方遂成为迎佛的中心地,北虏繁盛的新领地。七年八月,俺答东归归化城,他的从子永邵卜,火落赤等和两儿还久驻不去,一再加强这个根据地。后来俺答死去,辛爱黄台吉逝世,顺义王传到第三代扯力克,控制逐渐废弛,西海便动摇了。加以万历十五、六年间,青海的丙兔和河套的切尽黄台吉相继死去,十六年九月,永邵卜等大举侵入西宁。杀死明副总兵李奎<sup>①</sup>,丙兔之子真厢迁到莽刺川,永邵卜之弟火落赤迁到捏工川,逼近西宁,逐日蚕食蕃族。然顺义王扯力克非仅不制止这种行动,且亲自赴援火落赤等,因而西海虏势大振。万历十八年中,

<sup>①</sup> 前后记录都是专以《明史·西番诸卫传》为依据的。根据《明史·本记》和《达云传》等,李奎也写作李魁。因是字音相通。

明廷边将相继阵歿，诸蕃皆表示屈从，成了北虏的膀臂。后来，凭尚书郑洛的谋略，总兵尤继先等的奋战，虏势稍衰，但火落赤和真廂仍猖獗不止。火落赤和真廂成了明末时期仅次于辽东插汉儿土蛮的严重边患。

据《兵略》说：西海其他各酋里出现了河套的切尽黄台吉之侄铁雷和松山的败酋宾兔之子那木大等，但都弱小无足轻重。直到清初青海唯一的大酋仍是永邵卜的七庆把都儿。这从《明史·鞑靼传》末尾所说：插汉儿的丹林汉击灭哈喇慎、土默特后，唯一能与之对抗的强酋仅有永邵卜，并夸大说“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万人”云云，可以推测出来。但这个永邵卜部众也分外脆弱，当林丹汗西迁时，它的本土立即成了被蹂躏的中心，西海的残部不久也因额鲁特、西藏的扩展，终于灭亡了。

#### 4. 哈喇慎部

哈喇慎这个名字恐怕是出自元代的哈喇赤<sup>①</sup>。到了明代，最初是从瓦剌顺宁王脱欢时期出现的。据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的《北虏考》记述脱欢灭掉他的劲敌和宁王阿鲁台，将要统一塞北说：

“是时，脱欢强，稍并有贤义、安乐(都是瓦剌别部)之众。忽击杀阿鲁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为可汗，众不可。乃行求元后脱脱不花王为主，以阿鲁台众归之，居漠北。哈喇慎等部俱服属焉。”

这是宣德末年。由此可见，哈喇慎等部似乎是漠北的部落。如前所述，阿速(阿苏特部)的阿鲁台(阿鲁克台)曾住牧在今呼伦贝尔地方<sup>②</sup>，因而它的邻部哈喇慎想必也在漠北。不知何时南下，弑杀也先太师的阿剌知院的根据地，移到今独石口边外<sup>③</sup>。杀死阿剌

①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卷，第367—368页)，原书第335页。

② 同上，第219—220页。

③ 同上，第368页。

知院取而代之的孛来就是《蒙古源流》(卷五)所说的“喀喇沁蒙古博赉太师”而右翼济农第四子巴雅思哈勒又袭其后。

《蒙古源流》(卷六)载:

“巴雅思哈勒庚午年生,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

这个喀喇沁确是明人所说的哈喇慎。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载:

“南有哈喇慎、哈连二部。哈喇慎部营一,酋把答罕奈,众可三万。哈连部营一,酋失刺台吉,众可二万,居宣府大同塞外。”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哈连部就是哈速部,也就是阿速部之误,它的酋长是失刺台吉。哈喇慎和阿速两部总是接连出现。《译语》所载:“曰阿刺慎,曰莽观镇,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住牧,云是分地也。牛羊多于马驼,不时为患,若大举入寇,必纠套虏以恣猖狂”的阿刺慎也就是这个部落。那末巴雅思哈勒是什么时候从河套迁到这里的呢?这可能是在嘉靖十年前。这时正是右翼发展的时期,不仅阿速、哈喇慎,前述的永邵卜、哈不慎、委兀慎、打刺明安等也都是这时发展起来的。委兀慎原来是河套内的部落,正象后面所说,在俺答哈之孙扯力克的注脚里说:“先在山西偏关外胡地委兀儿趁一带住牧”,后来东移,号称威武镇营。

现在首先叙述哈喇慎部的把答罕奈即巴雅思哈勒,也就是把都汗的情况。《筹边纂议》(卷一)《顺义王达子宗派》和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七)《武略志》都载有哈喇慎部《系谱》,不过都很粗略。684 《北虏世系》比较详细,但遗漏很多。还不如《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所引的《兵略》。现在依据《兵略》的记述,另以其他记录补充。《兵略》的记述如下:

“宣府镇边外住牧夷人。哈喇慎是营名,与独石相对,离独石边三百余里。在旧开平住牧,张家口互市。昆都仑哈生五子,长子黄把都儿,故,生四子。二子青把都儿,故,生六子。三子哈不慎,故,生六子。四子满五素,存,生十一子。五子马五大,故,生二子。”

黄把都儿故，部落约一万五千有余，生四子。

长子白洪大，即昆都仑哈，哈即王子也。存，总掌管哈喇慎达子。生三子，长子打利台吉，存，二子蛮地台吉，存，三子抄什麻台吉，存。

二子摆独赖故，生二子，长子刀儿计台吉，故，二子愁不什台吉，存。

三子擦汗我不根，故，绝嗣。

四子我不根，又名丙兔朝库儿台吉，存。

青把都儿故，部落约二万有余，生六子。

长子来赛台吉存，生二子，长子不答什台吉存，二子施令台吉存。

二子哑拜台吉存，生二子，长子朝麦兔台吉存，二子不刺兔台吉存。

三子来洪达赖台吉存，生一子，沙木颜台吉存。

四子摆洪达赖台吉故，生一子，桑儿在台吉存。

五子石令台吉存。

六子我着台吉存。

685

哈不慎故，部落约一万有余。生六子。

长子小歹成台吉故。

二子脱可台吉存。

三子歹安儿台吉存。

四子矮鸦兔台吉故。

五子迭可兔台吉存。

六子洮儿计台吉存。

满五素存，部落约一万有余。生十一子。

长子史的贵台吉存。

二子满根儿台吉故。

三子不刺兔台吉存。

四子摆哈儿台吉故。

五子塞令台吉故。

六子脱计台吉故。

七子本不什台吉存。

八子习喇我不根台吉存。哑音。

九子岛儿计台吉存。

十子班莫台吉存。

686

十一子哑不世台吉存。

马五大故,部落约一万有余。生二子。

长子班不什台吉故。

二子白言台吉存。生二子,长子加儿木台吉存,二子不列世台吉存。临边住牧,章兔倘不浪等,部落约一千有余。

章兔倘不浪,恩的个倘不浪,歹青倘不浪,歹都倘不浪,白洪大倘不浪,伯颜倘不浪。”

最后的倘不浪(Tabu-nang)是女婿的意思。这是指哈喇慎部的女婿,其中还可能有朵颜酋首等。再回到最前面。《筹边纂议》说,老把都的住地是“住独石后三间房”,三间房可能在旧开平附近。《北虏世系》说:“老把都儿台吉,即昆都力哈,初款授都督同知,……在宣府张家口东北,至独石、开平一带住牧,张家口互市。”并列举他的五个儿子说:“摆三勿儿威正台吉,即黄把都儿,故。子四。”“昆都仑歹成台吉即青把都儿,授金吾将军,故。子五”,<sup>①</sup>“哈不慎台吉,授指挥僉事,故。子六。”“矮儿克勿打儿汗台吉,即满五素,授指挥僉事,子七。”“七庆朝库儿台吉,即满五大,妻速麦比妓,子一”。列举了他们的别号。儿子的数目都较少,世系最差的仅限于子代,孙代完全没有记述。

更据《口北三厅志》(卷七)所引《宣镇图说》说:

“口外哈喇慎为部中大酋,高祖阿喇哈,曾祖昆都仑,称鞑靼王子,故。祖黄把都儿承袭,故。父白洪大承袭,故。今长子打利台吉承袭,亦部中王子,统属节流支派三十余枝,共约部夷十万有余,强弱相半。俱在独石口边外地名旧开平等处驻牧,离边二三百里不等。其马营赤城边外,地名补喇素泰。为汪阿儿害驻牧。”

高祖阿喇哈是高祖赛音阿拉克,曾祖昆都仑就是曾祖巴雅思哈勒

<sup>①</sup> 按《北虏世系》明万历二十二年自刻本,表第21—22叶,“昆都仑……子五”,作“子六”。——译者

昆都楞<sup>①</sup>。在《宣化县志》里说是：“顺义王名俺答，系元裔小王子洒阿汗之第三子”。洒阿汗即赛那浪罕，也就是赛音阿拉克汗的异译。但高祖赛音阿拉克未必是迁来旧开平的始祖，曾祖昆都楞汗才是最初移住而称汗号的始祖。昆都楞汗这个称号并不是个人名字，可能是他家族世袭的汗号。因为说“哈即王子也”，“称鞑靼王子”，“亦部中王子”，就是表示累代世袭汗号。《兵略》里称祖父老把都儿为昆都仑哈，称他们的孙子白洪大也为昆都仑哈，就是个明证。又，《口北三厅志》，在哈喇慎马营地补喇素泰的注释里说：“即西(布?)尔哈苏台。《统志》克西克腾有高柳谷，蒙古名伊克布尔哈苏台。又西南十五里，有巴淡(汉?)布尔哈苏台。案蒙语布尔哈苏柳也。”这个解释正确。

老把都的势力，起初和吉囊、俺答两兄并列。嘉靖二十年九月，已由明朝悬赏“爵都督赏千金”购求他和他的两兄的首级而驰名<sup>②</sup>。所以，老把都从赛那刺之子移住哈喇慎，可能离这个年代也不远。嘉靖二十五、六年间，已成俺答侵寇的左翼，和保只(博迪汗)、俺答与吉能共称当时蒙古四大头目<sup>③</sup>。《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五月条里，把他列为俺答亲枝五部之一，但这个强大的昆都力哈并非俺答的属下，而是忠实的同盟部落。《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说：

“吉囊子吉能据河套，为西陲诸部长。别部宾兔驻牧大小松山。……自河套以东，宣府大同边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驻牧地也。又东蓟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蛮居之。皆强盛。”

把俺答和昆都力两人并列起来，最符合实际情况。

隆庆五年，俺答一受明册封为顺义王，老把都和王嫡子辛爱黄

① 中岛竦《蒙古通志》第314页。

② 《大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年九月壬子，《山西按察司副使胡松疏》。

③ 《大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又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条。

台吉二人都只被任为都督同知,感到不满意<sup>①</sup>,还希望获得和他哥哥顺义王同样的王号。老把都不久病歿,志愿终于没有实现,但这也足以说明四大头目互不相让的形势。俺答被封为顺义王,老把都也同时希望封王,俺答的主子土蛮汗也立即逼近辽蓟要求封王。吉能当时并没有提出要求,但到后来,他的孙子吉能却援引俺答玄孙卜失兔袭封顺义王之例,强求封王,后来号称为济农汗。老把都虽没有受明册封,但却自称蒙古汗号<sup>②</sup>。可汗这个称号,在喇嘛教输入以后授封的人很多,在那以前,一说可汗就意味着是元室的嫡统。达赉逊汗时期,阿勒坦请求获得索多汗称号,《源流》尚且大书特书,认为是异例。但老把都一向就称汗号,和阿勒坦汗并列的昆都楞汗名号,随处可见<sup>③</sup>。老把都的势力竟如此强盛,但他的为人似乎是个宽厚长者,非但援俺答曾扶助其兄吉囊之例,很好地扶助了其兄俺答,并和秉性凶悍而与俺答不和的辛爱黄台吉和故主小王子土蛮汗,也颇融洽相处<sup>④</sup>。他的部落日益繁盛,而顺义王的威势却逐渐衰微。于是,老把都的儿孙便象从前俺答压迫吉能那样,逐渐表露出脱离顺义王部而独立的姿态。据《兵略》说:老把都有五子,二十九孙,十三曾孙,部众总计达七万人。《明史·吴兑传》和《李成梁传》等都大书特书他的子孙倔强而势威的情况。因为宣府口北道边外是个形胜最佳之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所以占据这个地方的哈喇慎,不久便恢复了往日应绍不(永谢布)部的全盛形势。

于是,第一是可汗,第二是脱离可汗的右翼济农,第三是压倒济农的顺义王,第四是脱离顺义王的昆都楞汗,这四者的独立使漠

---

① 《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除老把都、辛爱二人以外,稍后吉能和永邵卜大成台吉也被任命为都督同知,当时有蒙古四都督的说法。

② 《国朝献征录》所载《俺答后志》、《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卷二三九)《官秉忠传》等。

③ 《蒙古源流》(卷六),《蒙古游牧记》(卷七)《土谢图汗》注。

④ 《大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二月甲寅,总督王崇古的话。



南内蒙古的中心逐渐增为四个。这种形势始于所谓四大头目的对立。在前引《王崇古传》的那段文字里已颇明显，《清朝实录》(卷六)天命五年正月，清太祖给蒙古林丹汗的信里更加明确了，他反驳察哈尔炫耀四十万众说：

“且此六万人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苏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则此三万人之众，又各有新主也。于尔何与哉。即此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之国，乃远引陈言骄语，为四十万，云云。”

这就说明背离可汗所率左翼三万户的右翼三万户，也是各自分散 690 独立的。

老把都和他的儿子青把都等究竟怎样向朵颜地方伸张势力，威胁辽蓟边境，上面已经谈到。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七)《武略志》万历四十一年秋条说：“白洪大台吉拥兵临塞，要挟岁增(缙?)，督臣抚臣指冻利害，乃解去。”这里的脚注如下：

“先是，青把都要挟岁缙，凡三与之。至是，白洪(大)驰精骑八千，借前为口实。将吏汹汹，以为与之便。总都余(涂)宗濬，巡抚王道亨谢勿许，且指陈利害，乃解去。按白洪大台吉乃老把都之长孙，黄把都之长子。……青把都乃老把都之二子，即昆都仑台吉。生六子，长曰木(来?)洪大。自此以后，迄天启中，卜石兔借互市，啧有烦言，而边臣不敢许。至五年，在大同边外讲市。郎素在山海关外讲市。时敖木台吉毛吉炭台吉亦以市故，啧有烦言。案敖木与毛吉炭驻牧宣府东路四海冶，下北路满水崖边外，皆三封顺义王扯力艮次子阿洪(弟安兔)之子，其长子曰七庆。郎素系哈喇慎部落，乃长昂台吉之子。贵英亦彼中头目。亦住喜峰口外。”

后段几句所说哈喇慎实际是它的属部朵颜卫，敖木(布)和毛吉炭就是后来东土默特部的兀爱营。这些前面已论述过了<sup>①</sup>。此外，

<sup>①</sup> 和田清《察哈尔部的变迁》七、《土默特枝部的东迁》，原书第599—605页。

当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兴起时,班不什台吉、白言台吉等进而在辽西方面活跃起来,哈喇慎部和西迁的察哈尔部交战,终至陷于溃灭等,已如上述<sup>①</sup>。

## 5. 俺答哈的子孙

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卷六)《三关镇·边夷考》载:

691

“北虏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边,兵约五万。为营者五,曰好城察罕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即郎阿儿。入寇无常。近年虏在套中,以三关为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抢掠。嘉靖十九年秋,虏酋吉囊拥众数万,由偏头等关,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贼亦为乡兵所歼。二十年秋,前虏复由本关入,直抵平定州,参将某甲被害。居民杀虏者无数。山西自来被达虏之惨,未有过于此矣。”

经详查,前段在郑晓的《皇明北虏考》中已经概述<sup>②</sup>,不过据《源流》说:巴尔斯博罗特的第五子巴延达喇纳琳台吉“占据察哈尔之察罕塔塔尔而居”。可能察罕塔塔尔也包括在察哈尔之内,但其地在何处不详。巴延达喇肯定是《筹边纂议》的《顺义王达子宗派》和《北虏风俗》所附《北虏世系》里的赛那浪罕(赛那刺)的第五子那林台吉。他的住地,《筹边纂议》说“住独石正北,地名我力速太”。《北虏世系》却说:“在宣府独石边外正北住牧。离边十五、六日之程,张家口互市。”那林台吉子孙的世系颇繁杂,列表于下。《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也载有:万历十八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结西部叉汉塔塔儿五万余骑,深入辽、沈、海、盖。云云。”所谓西部叉汉塔塔儿可能就是那个察罕塔塔儿。

① 和田清《察哈尔部的变迁》六:《朵颜卫和喀喇沁部》原书第572—599页。

② 和田清《论达延汗》八《小王子的本宗部落》,原书第83—490页。

那林台吉  
在宣府独石边外正  
北住牧,离边十五、  
六日之程,张家口  
互市。  
故 子三

都腊儿台吉  
即独腊儿台吉  
授副千户  
故 子三

多奈台吉  
即锋奈台吉  
授百户  
—睡合儿台吉  
—松木儿台吉

—丙兔打儿汗台吉  
授副千户  
故 子二

—摆言速木台吉  
即白言束木  
授副千户  
—端奈台吉

—打儿大(汗)台吉  
授正千户  
故 子六

—朝库儿台吉  
—不腊兔台吉  
即不腊杜台吉  
授正千户  
—敖卜大台吉  
—大成台吉  
—摆同台吉  
—根根台吉

以上各酋住牧、互市  
同那林台吉

692

打儿大台吉写作打儿汗台吉,朝库儿台吉写作朝儿库台吉,是按《武备志》的不同记载另一种写法。

《九边考》(卷七)《榆林镇·边夷考》还说:

“河套东西长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长一千余里,左右减半。榆林外套,皆汉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虏始入套,抢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儿秃斯、满官嗔三部入套。应绍不部下为营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舍奴郎、曰孛来、曰当喇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厥、曰荒花旦、曰奴勿嗔、曰塔不乃麻。旧属太师亦不刺,后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儿秃斯部下为营者七,旧亦属亦不刺,今则大酋吉囊领之。为营者四,曰哮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满官嗔部下为营者八,旧属火筛,今则大酋俺答阿不孩领之。为营者六,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喇。三部兵约共七万,俱住牧套内,时寇绥、宁、甘、固、宣、大等边。”

前面已经提到,《皇明北虏考》也有此记载。不过,把所有部落都作

为河套内的部落,似乎是误解。现在仅就俺答的属部进行考察。

俺答是吉囊之弟,是最活跃的人物。我这篇文章也以他的霸业为中心来加以考察,首先对他的世系进行探索。俺答的世系,见于种种记录。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七)《武略志》所载,是泛引前述记录的,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卷二十三)《北虏各支宗派》和郑文彬的《筹边纂议》(卷一)《顺义王达子宗派》完全相同,但都很简略。王

694 俺答哈

隆庆五年受封顺义王,万历九年卒。  
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余里。  
子九

兴克都隆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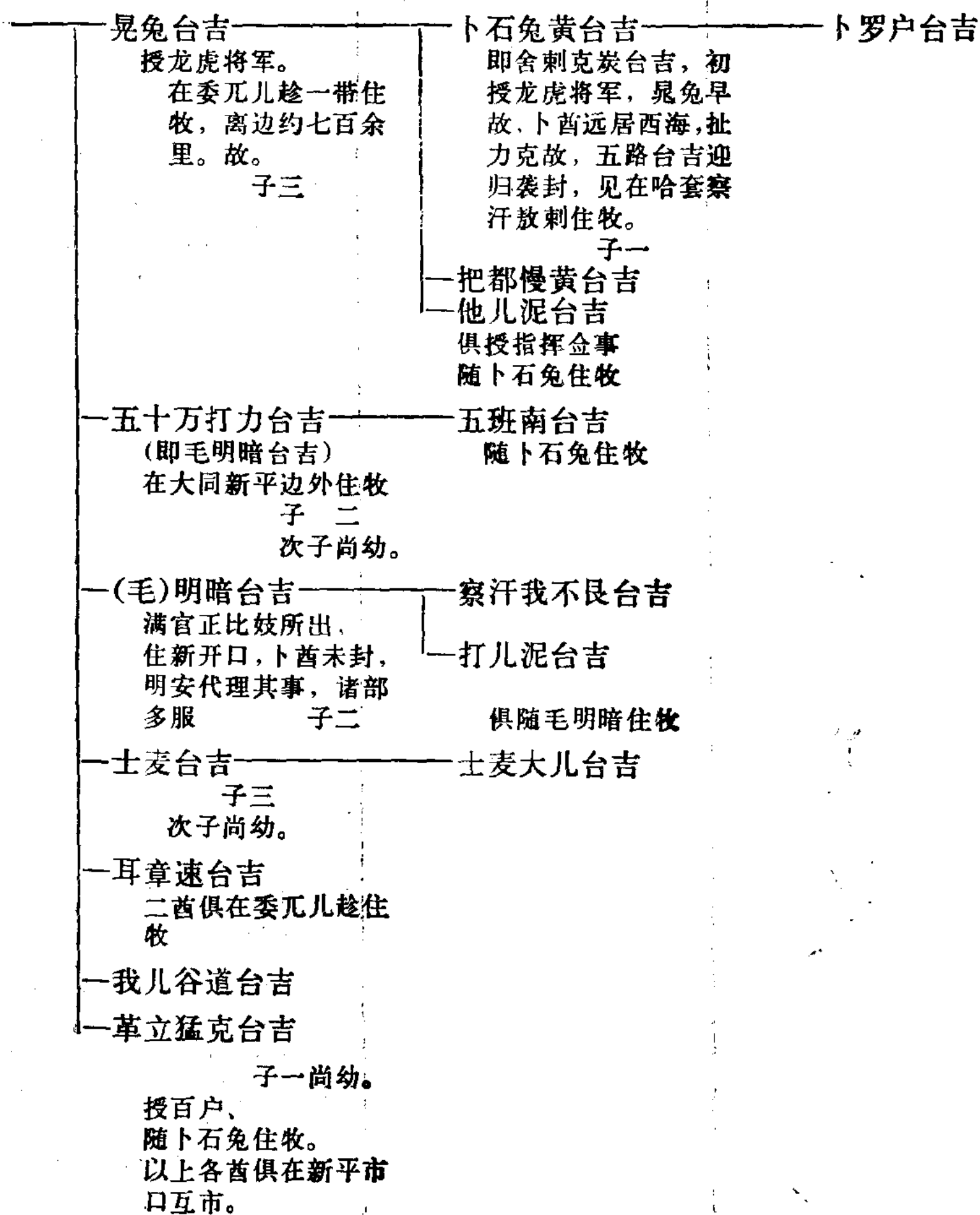
即黄台吉。  
万历十一年袭封顺义王,十三年卒。  
先在宣府边外旧兴和所,小白海、马肺山一带住牧,离边三百里,袭封后仍住俺答旧穴。  
子十四

扯力克哈

万历十五年袭封顺义王,先在山西偏关外,胡地委兀儿趁一带住牧,袭封后仍住俺答旧穴。水泉、得胜二处互市。  
子七

695

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所载几乎和肖大亨的《北虏风俗》所附《北虏世系》相同,但多少有些增补,较《武备志》所引《兵略》也有些补充,所以,现在专据《三云筹俎考》,并参考《北虏世系》和《兵略》,列表如下。泰安肖大亨的《北虏风俗》成书于万历甲午(二十二年),临海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只写到万历四十一年,因而这里还有增补的余地。防风茅元仪的《武备志》是天启元年所著。



—五路黄台吉—

即那木儿台吉，先授  
指挥金事，后升龙虎  
将军。在大同天城边  
外正北五克儿布儿克  
一带住牧，离边五百  
余里，卜酋婚封，本酋  
颇效劳力。  
新平市口互市。  
故 子四

—青把都儿补儿哈兔台吉—

授指挥金事、住牧、互  
市与五路台吉相同  
子七

—哈木把都儿台吉

授指挥金事。  
在山西偏关西北边外  
撒哈把刺哈素住牧，  
离边一百六、七十里，  
新平市口互市 见在

—松木儿台吉—

授指挥金事。  
在宣府下西路正北边

敖卜言台吉

授副千户

五路故，代领其众，颇知恭顺，在伊父原巢住牧。

— 聂库台吉

授百户 见在。

— 虎喇哈气台吉

授副千户 见在。

— 勿同台吉

授百户 见在。

以上三酋与敖卜言一同住牧

— 歹成朝库儿台吉

(兵兔台吉)

授百户

— 宰生台吉

(金兔台吉)

授百户

— 王都儿台吉

(他儿拜台吉)

— 山羔儿台吉

(班班石台吉)

— 大刀儿计台吉

(刀儿计台吉)

授百户

— 小刀儿计台吉

(把汗影儿计台吉)

— 公布台吉

(归登台吉)

以上诸酋俱在新平塞外住牧，随五路部落以奉款约。

— 的力盖儿台吉

授副千户 见在



外擦哈孩儿住牧，离边约二百余里，新平互市，极穷为盗，即开市之虏亦多苦之，名其部曰贼达子。  
故 子四

—段奈台吉  
即波儿哈都台吉，授指挥僉事，在宣府膳房堡迤北马肺山一带住牧，离边二百余里，新平互市故绝。

—打赖宰生台吉  
即我摺进台吉住牧互市与段奈同，本酋忽慧，卜酋封贡极为效顺 子一

—台石台吉  
即台失哈不害授指挥僉事

—安兔台吉  
以下各台吉俱在宣镇龙门所边外一带地方住牧。  
故 子三

—朝兔台吉  
故 子三

—土列哈兔台吉

—土力把兔台吉

—摆言兔台吉  
故绝

—明暗台吉  
授副千户

- 跌力波儿台吉  
授副千户 见在
- 葛勒儿台吉  
授百户 见在
- 虎督度  
即小活佛，万历二十年  
题升朵儿只唱，年  
可五、六岁，盖西方佛  
之前身也。

—— 主儿麻大台吉  
随父宰生住牧

- 圪他汗台吉
- 完布台吉
- 巴赖台吉
- 召儿必太台吉
- 瓦红大台吉
- 素那台吉

不彥台吉

即摆腰台吉  
在大同阳和边外西北  
一克菊儿革住牧，离  
边三百余里，阳和守  
口堡互市。  
故 子一

摆腰把都儿台吉

授指挥同知  
子六

699

铁背台吉

故 子一

把汉那吉

即大成台吉  
先授指挥使，后升昭  
勇将军。  
幼丧父，育于祖母一  
克哈屯，因与祖俺答  
有隙，偕妻把汗比妓  
投降中国，贡市之端  
由此酋起。在山西偏  
关边外西北哈朗兀住  
牧，离边三百余里，大  
同得胜。山西水泉二  
处互市，万历十四年  
坠马而死。  
子二

丙兔台吉

授指挥同知  
营名威武慎，在陕西  
河州西海住牧，甘肃  
偏渡口互市。  
故 子三

三温台吉

即宰生，又名真相。  
袭伊父指挥同知。  
子一

土麦台吉

傻代台吉

以上三酋俱系威武儿  
慎部山后住牧，山西  
水泉营互市。

—松木儿台吉  
授百户 摆腰故代领  
其众。

—明暗台吉  
授副千户

—同门台吉  
即土门台吉  
授副千户

—兀上台吉  
即兀尚哑不害  
授百户

—刺麻台吉  
为僧

—五十拜台吉

以上各酋俱同不彦台  
吉住牧 俱见在

—冷克木台吉  
授昭勇将军。  
早故 子一

—不速布台吉  
二酋俱随把汗比妓住  
牧，在哈朗兀即大板  
升迤西是也。  
故绝。

—猛克台吉  
授指挥僉事  
其父早故，随育于祖  
母把汗比妓，即忠义  
夫人之幕。忠义与子  
素囊住于归化城地  
方，分为东西哨，猛克  
随住于西哨之地。

—揣旦台吉  
随父三温台吉住牧。

把林台吉

授指挥同知  
在大同阳和正北山后  
歹颜那矢机住牧，离  
边五百里，阳和守口  
互市。  
故 子七

纳赖台吉

即纳儿委台吉  
授百户

补儿哈兔台吉

即补儿哈都台吉  
授副千户

姐姐台吉

即且且台吉  
授副千户

土麦台吉

授百户

著力兔台吉

即着力把都儿台吉  
授指挥同知

廷定台吉

挨克台吉

以上七酋俱随丙兔海  
上住牧，惟土麦台吉  
于大同守口随贡开  
市。

哥力各台吉

在大同得胜堡边外垛  
兰我肯山后住牧，离  
边三百余里，得胜堡  
互市。  
故 子一

打赖阿拜台吉

即那那台吉  
授指挥佾事  
故 子四

不他失礼黄台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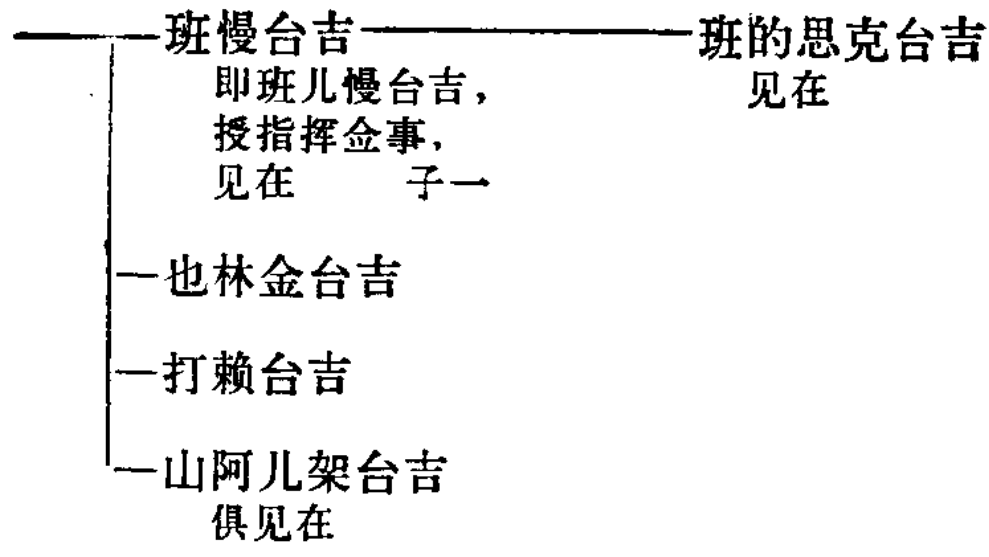
先授指挥同知，后升  
驃骑将军，又升龙虎  
将军，又升都督佾事。  
在大同杀胡边外丰州  
滩山后可儿兔一带住

哑不害台吉

早故

素囊黄台吉

把汉比妓所出，先是，  
把汉那吉故，遗



以上诸酋部夷不满千  
数，俱随素囊东哨住  
牧，杀胡堡塞外。

—— 习令台吉  
尚幼，随素囊住牧。

牧，山西水泉、大同  
得胜二处互市。三娘  
子所生，兵马地土极  
为富强。

子二

把汉比妓为不他失礼  
所收，生素囊借其祖  
母忠顺夫人之势，并  
有板升之众极称富  
强，与卜酋构寡，其母  
把汉比妓感投顺时不  
杀之恩，颇效恭顺，故  
卜酋受封时，题封把  
汉比妓为忠义夫人，  
生素囊为都督同知，以  
示优厚。

子一

—沙赤星台吉

系三娘子所生  
先授副千户，后升明  
威将军。

故绝

—倚儿将逊台吉

系三娘子所生，  
授百户 故绝

—恰台吉

授指挥金事  
系俺答义子，在山西  
偏关边外二百余里妥  
妥城住牧，大同得胜，  
山西水泉二处互市。  
故 子四。  
其所生子女既非虜王  
正族，又不称台吉之  
名，是以不纪。

—虎儿害恰

授百户 子一。

—周安兔赖恰

授百户 子一。

—哑班恰

即哑拜兔恰  
授百户 子一。

—打黑赖恰

即打赖恰  
授百户  
俱见在

702

安兔台吉、朝兔台吉的儿子，和恰台吉的子孙都没有记载，这里是  
根据《兵略》和《北虜世系》增补的。青把都儿补儿哈兔台吉的儿子  
们的名字相差太远。根据《北虜世系》和《兵略》把不同的名字补  
注在括弧内。其余稍有不同都没有注。惟独关于生素囊黄台吉，《兵  
略》说：“不他失里黄台吉，系顺义王俺答第七子，三娘子所生也。  
生二子，长子哑不害台吉，即温布，又名索囊。二子公赤儿哑不害台



——哑班兔恰  
授百户

——色冷恰  
授百户

——土麦恰  
即秃麦恰  
授百户

吉。”《北虏世系》也仅载长子“哑不害台吉”，和次子“公赤儿哑不害台吉”而没有“哑不害台吉，早故”。我想这可能对姑且依照《筹俎考》。又关于兴克都隆哈即黄台吉第七子打赖台吉和他的儿子主儿竊大台吉，《兵略》说：“三娘子系故虏王扯力克继母，存，生二子，长子打赖台吉，存。二子嘴儿竊台吉，存。”想是指同一件事，而那里说是父子，这里说是兄弟。三娘子初嫁俺答，俺答死后，又作了

他儿子黄台吉的妻子,所以不他失里是头一个丈夫的儿子,打赖台  
703 吉则是第二个丈夫的儿子。这还可了解,但把嘴儿窳台吉作为次  
子,就不可解了。这样,黄台吉之子就不是十四人而是十五人了。  
还是应该照《北虏世系》和《筹俎考》打赖和主儿窳应该是父子,而  
《兵略》之所以致误,大概是由于二弟也是三娘子之子吧。

最有趣的是俺答之孙、松木儿台吉之子,竟成了蒙古活佛虎督  
度(Khutuktu)。蒙古出了活佛,可能是由于俺答的赫赫威势,但竟  
然出自极贫的所谓贼达子松木儿的儿子,确不可思议。肖大亨的  
《北虏风俗》(夷俗记)《崇佛》条记述这事说:

“曩俺答在时,往西迎佛,得达赖喇嘛归,事之甚谨。达赖每指今松  
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后达赖喇嘛卒,不一年,至万历  
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尝袒,腹中有声,众僧曰:‘此当生佛。’比产  
时,儿果自言曰:‘我前达赖喇嘛也。’众僧曰:‘此真向者达赖复生矣。’达  
赖生时乘马念珠及经一册,顺义王西还,以此数者示儿,儿果曰:‘此我之  
马也。’于诸物中,独取念珠与经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时时作西方语。  
惟僧能解之。甫三四岁时,言祸福,亦辄应。夷人闻之,于是,千里羸粮,而  
走谒之者,日相望于门也。咸号曰小活佛,上其事以闻。万历二十年奉  
圣旨,升松木之子为朵儿吉昌,异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  
嘛之在虏中者,我岁有所赐,以奖异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顺义  
王之亲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龄云。”<sup>①</sup>

《夷俗记》书成于万历甲午(二十二年),十六年出生的活佛,这时是  
七八岁。前表里作二十年加朵儿只唱,加称号时,可能只有五六  
704 岁。总之,这就是后来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札木苏(Yon-tan  
Rgya-mts'o)。

<sup>①</sup> 按《北虏风俗》宝颜堂秘笈本,第3叶,“孕尝袒腹中有声”,作“孕尝在腹中  
有声”,又升松木之子为朵儿吉昌”,作“升松木之子为朵儿只昌。”又按《夷俗记》明万历  
二十二年自刻本,第9叶,文与秘笈本同。——译者

## 6. 顺义王的六大部落

强盛的顺义王，他的势力范围分为六大部落、十二哨。《武备志》(卷二〇六)《镇戍山西》条引《兵略》所述俺答各酋分地、世系，末尾说：

“以上诸酋住牧宣大山西边外，东至独石、三间房，西至黄河丰州滩、昭君墓、威宁海、九十九泉，北至大青山等处。共六大部落一十二哨，东六西六分巢。”

三间房位于独石口边外，丰州滩在归化城东，今白塔镇附近<sup>①</sup>，昭君墓在其南，即今青冢<sup>②</sup>，威宁海是今希尔泊，九十九泉在北方山中，所谓大青山是指今阴山山脉<sup>③</sup>。这里共分六大部落十二哨。更据《兵略》载：《大同镇边外住牧夷人》说：

“丰州滩即板升，是营名，虏王扯力克及三娘子东哨部落住牧。扯力克故，今长孙卜石兔袭封。部夷约五万有余。在大同德胜、杀胡堡、新平互市。”<sup>④</sup>

又记《山西镇边外住牧夷人》说：

“青山是营名，虏王扯力克西哨部落，约四万有余。山西水泉营、红门互市。”<sup>⑤</sup>

即以今归化城边为界划分东西两哨。所谓六大部落究竟有哪些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还要看《武备志》。《武备志》(卷二〇六)

---

① 和田清《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史林》第十六卷，第二期，(昭和六年四月)，原书第905—921页。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大同府·大同县》，《青冢》条。

③ 《大清一统志》(卷四一〇之一)《威宁海子》和(卷四一〇之二)《九十九泉》。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山西行都司》、《得胜堡、杀虎堡、新平堡》等条。

⑤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水泉堡》条说：“在山西偏关县东北六十里，北至边墙二里。堡为明宣德中所筑，稍南为红门口，均为出塞要道”。

《镇戍山西》条引《职方考》说：

705

“其部落分为东西哨，有六枝。一顺义王扯力艮等并素囊台吉，一设克炭台吉，一兀慎打儿汉台吉，一摆腰把都儿台吉，一青把都、白洪大台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皆统于顺义。板升、自丰州滩以西、至黄河三百余里。皆板升所据。自赵全伏诛后，其余党丘富等居之。今属恰台吉分野。”

其中青把都、白洪大是著名的老把都之子和孙的叔侄。也就是哈喇慎部的代表。永邵卜大成台吉是俺答之弟我托汉卜只刺台吉(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之子，是哈喇慎以北永邵卜(永谢布)的代表。这些前面已经论述过了。所称摆腰把都儿台吉是俺答第二子不彥台吉(摆腰台吉)之子，即摆腰部势力的代表。兀慎打儿汉台吉是兀慎部势力的代表。所谓兀慎部乃是俺答之弟老把都之兄拉布克台吉的封地。《源流》说：“占据土默特之乌古新而居，”他的住地，在《筹边纂议》的《顺义王达子宗派》里说是：“住阳和后口葫芦海子。”《北虏世系》里说：“在大同镇堡正北克儿一带住牧，离边约一百七、八十里，大同守口堡互市，即阳和后口。”所谓克儿、大约就是葫芦海子。葫芦海子是威宁海(希尔泊)西边并排的湖沼。其世系记录在《兵略》和《北虏世系》等中颇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也特别记录了。(见下页附表)

707

始祖兀慎打儿汉刺布台吉是赛那刺的第四子，即拉布克台吉。《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里常常和俺答、吉囊并列出现喇不台吉的名字，就是这个拉布克台吉。他的儿子是兀慎阿害兔台吉，孙子是兀慎歹成打儿汗打儿麻台吉。兀慎(乌古新)部在西哨部落里。顺义王扯力艮等和素囊台吉没有什么问题，但设克炭台吉不详，但从顺义王后立即列出，后三者是东哨部落看来，前三者自然是西哨部落，所以这些可能还都是顺义王的同族，是和素囊台吉互不相容的卜石兔黄台吉即舍喇克炭。这么一来，这是在顺义

兀慎打儿汗刺布台吉——兀慎阿害兔台吉——兀慎歹成打儿汗打儿麻台吉——朝台吉——虎喇害气台吉

在大同镇边堡正北克  
 儿一带住牧，离边约  
 一百七、八十里。大  
 同守口堡互市，即阳  
 和后口。 子一。

授指挥同知  
 见在 子九。

即朝阿不害  
 授百户 子三。

—刀儿计台吉  
 授百户

—不速布台吉  
 即不速豹台吉  
 授百户

—八格四(吉)台吉  
 授副千户

—长害台吉  
 即商害台吉  
 授百户

—不儿克台吉——三莫儿台吉  
 子一。

—我儿克台吉  
 即挨儿克台吉  
 授百户

—速不害台吉  
 即苏不害台吉  
 授百户

—庸兀台吉

—兀香台吉

—摸郎太台吉

以上各酋俱同兀慎歹  
 成住牧俱见在。

王根据地内形成的另一派势力。在顺义王直接统辖的别部里。还有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板升部落。这是由统治妥妥城(脱脱城)的俺答义子恰台吉所统辖的<sup>①</sup>。恰(Kiya)原是侍卫的意思。《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说：“恰与首领同”，《兵略》说：“夷狄以恰名，即中国千把总”。千把总约相当于下级士官。

时代稍向上追溯。《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二月甲寅，载有总督王崇古上皇帝的《北虏招抚策》，其中列举俺答属下六大酋的名字，几乎和《职方考》所载六枝大酋一致。它说：

“盖把都俺答亲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亲弟(侄之误)，而兀慎、摆腰、永邵卜、哆罗土蛮等又多其末统亲枝也。”

王崇古所列举的当然包括了当时值得注意的强酋，其中除河套的吉能以外，其余六酋必定是代表俺答势力的大酋。试对照前引《职方考》的记载则毫无疑问，俺答本身是顺义王扯力艮和素囊台吉一枝，把都是青把都、白洪大，兀慎是兀慎打儿汉台吉，摆腰是摆腰把都儿台吉，永邵卜是永邵卜大成台吉。所称哆罗土蛮是俺答的叔父、达延汗的第四子阿尔萨博罗特(Arsu Bolod)的部落。《蒙古源流》(卷六)说：“阿尔萨博罗特墨尔根鸿台吉统率多伦土默特之众。”<sup>②</sup>《北虏世系》所载歹颜哈第四子我折黄台吉的世系如下页附表。

《三云筹俎考》(卷二)在题名《虏酋市场》的《得胜堡市口互市酋长》条里列举“多罗土蛮下招力兔台吉，歹颜黄台吉，麦力艮台吉”三个人。这就是上述著力兔歹成台吉和歹雅(稚字错了)黄台吉、麦力艮台吉。又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二)的《大同略》隆庆

① 恰台吉就是俺答的义子脱脱。

② 《蒙古源流》海日楼笺证本，卷六，第14—15叶，“……统率多伦土默特之众”，笺证本作“……统率七万人之众”。——译者

我折黄台吉  
故 子三。

不只克儿台吉  
营名多罗土蛮，  
在山西偏关边  
外，六、七百里  
住牧，水泉、得  
胜二处互市。  
故 子五。

歹稚黄台吉  
即多罗土蛮把都儿  
黄台吉。  
授指挥同知、万历  
十二年抢西番五思  
藏，中途坠马死。  
子九

威正雅拜台吉  
即答度台吉。  
授百户  
在大同边外丰州西设  
纳牙河住牧，离边七  
百余里。山西岢岚、  
大同得胜二处互市。  
见在

—莲花台吉  
授百户

—哈探把都儿台吉  
授百户

—三元台吉

—麦力艮台吉  
授指挥金事，住牧  
互市与歹稚黄台吉  
同，今病软脚，不能  
行动矣  
子九

—刺八台吉  
授百户

—闪旦台吉  
即闪大台吉  
授百户

—波在台吉  
授百户

—著力兔歹成台吉  
授指挥金事  
故 子五

—哑班台吉  
袭父指挥金事

—失甲班台吉  
俱在甘肃西海住牧，  
偏渡口互市，俱见在。

—火落赤台吉  
在陕西河州边外莽  
捏州住牧，离边约  
有半月之程，偏渡  
口互市，万历十七  
年犯洮河，至今革  
除贡市矣。  
见在 子五

—土骨赤把都儿台吉  
见在

—克登台吉

不嗣

—五乎囊台吉  
子二

—不禄慎台吉  
故 子一。  
住牧与火落赤同，  
市赏亦革。

—阿罗赖台吉

—克臭台吉  
见在

子七

—朝库儿台吉



710 五年条说：“哆啰土蛮把都儿黄台吉者俺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当然这歹雅黄台吉就是多罗土蛮把都儿黄台吉<sup>①</sup>。

所谓多罗土蛮就是七土默特的意思。《蒙古源流》最初只称七土默特，后来也称十二土默特了。七土默特的旧制不详，但实际是起初属多郭朗台吉，后来经火筛，归入我折黄台吉领下，后来又归了俺答。所谓十二土默特，恐怕是指后来发展的十二哨说的。总之，扯力克时代著名的所谓顺义王的六大部落十二哨，无疑在他祖父俺答时代已俨然存在了。

但进一步考察，这六大部落之中，把都、白洪大一枝和永邵卜一枝应计入阿苏特、永谢布之中，属永谢布万户，不应计入土默特万户以内。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年四月总督涂宗濬上疏，陈述当时顺义王势力衰颓说：

“初封俺答之时，与之约曰：东自宣府，西至河套，责令俺答约束。今宣府白洪大自为一枝，河套吉能自为一枝，虜王所制者，山(西)大(同)二镇十二部而已。”

顺义王一家的六大部十二哨必定在土默特万户之内，上述明人所列举的六大部，其实是从表面现象误认的拟似称谓。那末真正的六大部，是哪六部呢？《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六月庚申，侍郎史道说俺答亲枝五部，同年五月庚戌条列举这五部的名称说：“把都儿、辛爱、伯腰、卜郎台、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这五部加上巨帅俺答亲统的部落，正合六部之数。它的内容虽然和《职方考》所记载的稍有差异，但开头所列把都儿仍是永谢布万户的强酋，因而并非勉

<sup>①</sup> 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说：“是时打来孙，瓦刺、兀良哈皆小部。打来孙依套虜，它皆居云中西北，依俺答。而会小王子裔孙土蛮，方分为四枝。曰多罗土蛮把都黄台吉，曰麦力艮台吉，曰著力兔台吉，曰克邓台吉。拥众十余万，恃其繁盛，数与俺答争强。盛为薊辽迤东患害。”这主要是根据《国朝献征录》(卷一二〇)所载《通贡传》的。总之，非常错误，是把多罗土蛮和薊辽边外的察哈尔部土蛮混淆了。不过，多罗土蛮把都黄台吉、麦力艮台吉、著力兔台吉、克邓台吉等名号还是对的。

强求同。我们力求探索真正的六大部，就不得不归到过去所谓满官嗔六营。《明史纪事本末》的《俺答封贡》条也载满官嗔初为八营。但魏焕的《皇明九边考》、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北虏考》、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朱健的《今古治平略》、《渊鉴类函》等都载不久即并为六营。《皇明北虏考》说：

“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刺、三部(这两字恐怕是衍文)众可四万。”

满官嗔读音 Monggholchin。这六营可能是基本，所谓十二哨可能是这六营分化为左右两翼而发展起来的。《兵略》所说：“共六大部落，一十二哨，东六西六分巢”，和《职方考》所说：“部落分为东西哨，有六枝”等，正可以看作是形成这种形势的说明。

其中关于多罗土闷的问题，已谈过了。《大清一统志》叙述鄂尔多斯部的疆域说：“北界多罗图们”，正足以推测这个部的位置。关于畏吾儿部，《兵略》说：“兵兔台吉故，系顺义王俺答第四子，在营名威兀慎住牧。”《三云筹俎考》和《北虏世系》说俺答第四子丙兔台吉“营名威武镇，在陕西河洲西海住牧，甘肃扁渡口互市”。所以他正是威武镇部的始祖。前引《实录》嘉靖三十年四月条里出现的委兀儿慎台吉想来也就是此人。嘉靖三十七、八年间，他远徙西方入西海不归，他的故地由长兄黄台吉的子孙所取代，仍称威兀慎营。《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引《兵略》说：

“西夷威兀慎营是营名，与中路葛峪堡相对。离独石边一百三十余里，部落约五千有余。在张家口互市。三娘子系已故虏王扯力克继母，存。生二子，长子打赖台吉，存，二子嘴儿窟台吉，存，脱脱倘不浪掌威兀慎人马。”

但三娘子忠顺夫人之子是打赖台吉等，嘴儿窟台吉是他的儿子而不是弟弟，前面已经说过。所谓西夷是对下北路龙门的黄台吉之他子安兔、朝兔等东夷兀爱营而称的。威兀慎营人马由脱脱倘不

浪即前述恰台吉掌握。这就是威兀慎营即畏吾儿的始末。

其次,兀甚即兀慎、叭要即摆腰。前者是俺答之弟兀慎打儿汗刺布台吉的后裔,后者是俺答次子不彦台吉的后裔。这已经说过。刺布台吉是“在大同镇边堡正北克儿一带住牧,离边约一百七、八十里,大同守口堡互市。”所谓克儿,可能是大同边外葫芦海子附近。不彦台吉“在大同阳和边外西北一克菊儿革住牧,离边三百余里,阳和守口堡互市”。<sup>①</sup>据《蒙古源流》说:万历十三年(1586)来归化城参加俺答葬礼的达赖喇嘛,在向东方哈喇沁巡锡途中,曾应图默特的卫新(Üishin)、巴雅果特(Bayaghud)、博尔济吉斯(Borjigis)、毛明安(Maghu Mingghan)等诺延邀请,宣讲广大精微经卷。这个卫新、巴雅果特,无疑就是兀甚、叭要。

兀鲁一名肯定和黄台吉次子五路把都儿台吉的名字有关。五  
715 路台吉是最强有力的酋长,他的住地“在大同天城边正北五克儿菊儿一带住牧,离边约五百余里,新平市口互市”。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北虏五路黄台吉以数千骑入犯镇河口,是俺答封贡以后的最大事件。又三十九年(1611)四月,五路黄台吉会集宣大蓟镇七十三酋,是为了决定顺义王卜失兔的袭封事。五路台吉就是因为这次封婚之功,被任命为龙虎将军的。《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总督涂宗濬奏称:土默特万户“十二部之中,智力足以雄长诸酋者,五路台吉也”。这话是和“公正足以慑服诸酋者,兀慎台吉也”对照而言的。这不是兀鲁部酋长还是谁呢?

最后,满官嗔六营之一的土吉刺,《殊域周咨录》中作土不刺。两者都不见于其他记录,无从考证。张尔田氏在《蒙古源流》注里说是王吉刺的讹误,是元代弘吉刺的遗名,但这样也无法解释<sup>①</sup>。《元史》(卷四十)《本记》至元五年五月条也有秃不刺一名,但这也无法考证。除此以外,那个满官嗔总称的起源蒙郭勒津,从当时直

<sup>①</sup> 阳和即今阳高。关于守口堡,参看《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

到现在都和土默特部关系很深,但它本来的性质不详,只好暂且记下,留待以后考证。

《武备志·北虏考》所载总督涂宗濬威胁顺义王卜失兔的话里,略可看到各部的位罝。它说:

“尔卜酋,将以守边为功乎? 我将自山西水泉营至得胜堡,割而与素囊守。自得胜至新平,割而与兀慎、摆腰守。自新平至新河,割而与五路守。自新河至宣镇,割而与白洪大守。人自贡,人自市,无烦王也。”

这种假定的分割地段,当然表明了各酋割据的位置,因而所拟割与素囊的偏西地方就是归化城方面,正当顺义王根据地的中心,东面 716 连接兀慎和摆腰部落,更东则属五路台吉,最东边宣府镇边外地方就是哈喇慎的住地。

## 7. 鄂尔多斯部的世系

以下该谈俺答的霸业了,但在那以前,略谈一下右翼济农的正统鄂尔多斯部,也许更方便些。关于鄂尔多斯旗的建立,《蒙古源流》里有详细说明,它的子孙现在还在繁衍,因此,它和察哈尔、土默特各部不同,经过情形比较明确。《蒙古源流》是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酋长(萨囊彻辰)亲自撰写的,叙述极为精密,尤其关于世系,可能是根据他的家谱写成的,最可凭信。明叶向高的《四夷考》(卷七)《北虏考》也说:

“歹颜哈有十一子,次曰赛那刺,有子七,长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沃儿都司,直关中。俺答壁丰州滩,直代、云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万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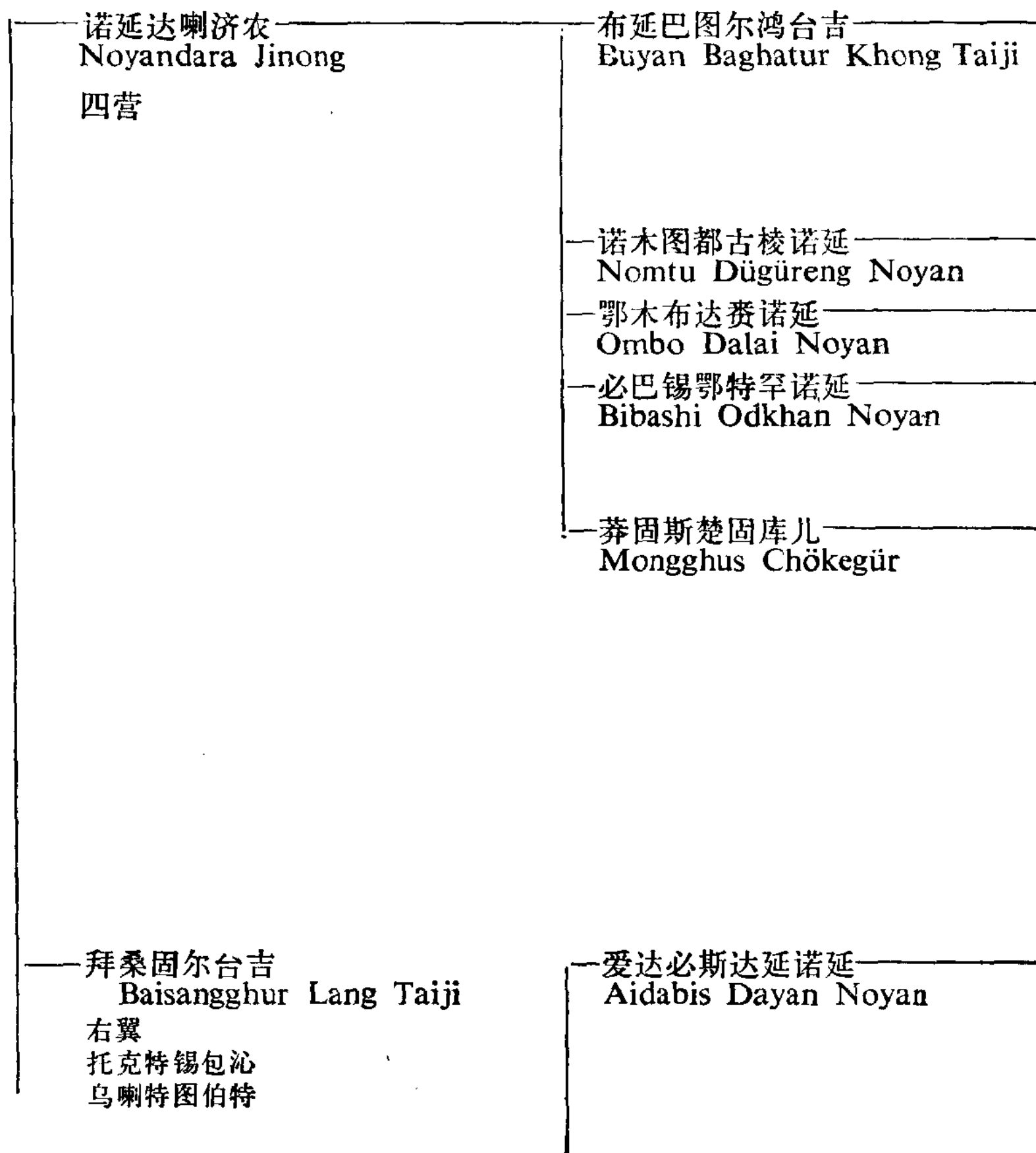
《蒙古源流》(卷六)叙述吉囊即衮必里克济农死后,他的九个儿子分立割据说:

“于是,兄弟九汗分析另居。诺颜达喇济农(Noyandara Jinong)占

① 《蒙古源流笺证》(卷六)注。

据四营 (Dörben Khoriya)。拜桑固尔 (Baisangghur) 占据右翼扣克特·锡包沁 (Keüked Shibaghuchin)、乌喇特·图伯特 (Urad Tangghud)。卫达尔玛 (Oidarma) 占据右翼达喇特·杭锦 (Dalad Khanggin)、墨尔格特·巴罕 (Merged Bakhan)。诺木塔尔尼 (Nom Tarni) 占据右翼巴苏特·卫新 (Basud Üishin)。布杨古赉 (Buyangghulai) 占据伯特金·哈里郭沁 (Betekin Khalighuchin)。班札喇 (Banjara) 占据左翼浩齐特·克里野斯 (Khauchid Geriyes)。巴特玛伞巴

《蒙古源流》(卷六):



斡 (Badma Sambhawa) 占据左翼察哈特 (Chaghad)、明阿特 (Mingghad)、科尔沁之三十四处 (Khorchin Khoim Ghuchin)。阿穆尔达喇 (Amudara) 占据右翼四鄂托克卫郭尔沁 (Uighurchin)。鄂克拉罕 (Üklekhan) 占据右翼三鄂托克阿玛该 (Amakhai) 而居。”

现在在分析他们的位置以前，先据《蒙古源流》列出各酋的世系如第 566—575 页附表

— 博硕克图济农 Bushuktu Jinong	— 策凌额尔德尼洪台吉 Sereng Erdeni Khong Taiji
— 鄂勒哲炳鸿台吉 Öljei Bing Khong Taiji	— 林沁易叶齐岱青 Rinchen Eyechi Daiching
— 班第墨尔根卓哩克图 Bandi Mergen Joriktu	— 图巴台吉 Toba Taiji
— 满珠锡哩 Manjuśri	— 吹拉台吉 Choila Taiji
— 鄂库 Ökkü	
— 库德德 Güdetei	
— 色凌 Saran	
— 布纳班鸿巴图尔 Bonaban Khong Baghatur	
— 布达锡哩伊勒都齐 Bodhiśri Ilduchi	
— 本巴台吉 Bumba Taiji	
— 阿巴海鄂特罕 Abagai Odkhan	
— 卓哩克图本巴岱岱青 Joriktu Bumtai Daiching	
— 布延泰台吉 Bayantai Taiji	
— 阿齐图达延诺延 Achitu Dayan Noyan	
— 额成吉炳图诺延 Echenggi Bindu Noyan	
— 玛齐克鄂特罕诺延 Mechin Odkhan Noyan	

719

鄂巴卓哩克图诺延  
Aoba Joriktu Noyan

塔噶济宰桑诺延  
Daghaji Jaisang Noyan

昆都楞诺延  
Köndölen Noyan

卫达尔玛诺木欢诺延  
Oidarma Nomghan Noyan  
右翼  
达喇特杭锦  
墨尔格特巴罕

达奇和硕齐鸿台吉  
Daki Khoshighuchi Khong  
Taiji

720

海努克巴图尔诺延  
Khainuk Baghatur Noyan

阿恰昆都楞岱青  
Akiya Köndölen Daiching

楚噜克青巴图尔  
Chürüge Ching Baghatur



- 阿南达和硕齐诺延  
Ananda Khoshighuchi Noyan
- 绰克图台吉  
Choktu Taiji
- 阿穆桑台吉  
Amu Sang Taiji
- 多尔济岱青  
Dorji Daiching
- 图巴札勒丹  
Toba Yeldeng
- 班崇鸿台吉  
Banchong Khong Taiji
- 贝玛图  
Buimatu
- 奇塔特鸿台吉  
Kitad Khong Taiji
- 喇嘛斡齐尔格隆  
Lama Wajir Gelong
- 图们达哩彻辰和硕齐  
Tümenderi Sechen Khoshighuchi
- 奇塔特岱巴图尔  
Kitadtai Baghatur
- 固哲格齐固拉齐  
Küjegechi Khulachi
- 图迈墨尔根诺延  
Tonmi Mergen Noyan
- 必巴赛诺延  
Jibashi Noyan
- 库森德诺延  
Küsentei Noyan
- 卫玛逊宰桑和硕齐  
Oimosun Jaisang Khoshighuchi
- 桑赛楚库克尔诺延  
Sangjai Chökegür Noyan
- 哈坦巴图尔  
Khatan Baghatur
- 青巴图尔  
Ching Baghatur

721

—道济彻辰控库尔——  
Tuchi Sechen Künggür

—库色勒卫征卓哩克图——  
Küsel Oijong Joriktu

—诺木塔尔尼郭斡台吉——  
Nom Tarni Ghowa Taiji  
右翼  
巴苏特卫新

—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  
Khutuktai Sechen Khong Taiji

722

—布延达喇古拉齐巴图尔——  
Buyandara Khulachi  
Baghatur

—赛音达喇青巴图尔——  
Saindara Ching Baghatur

—阿穆达尔墨尔根台吉——  
Amudara Mergen Taiji

—布扬古赉都喇勒岱青——  
Buyangghulai Toghar Daiching  
右翼  
伯特金哈里郭沁

—伯勒格岱绷诺延——  
Belgei Daibung Noyan

—布尔赛彻辰岱青——  
Borsai Sechen Daiching

570

- 鄂努昆鸿台吉  
Unügün Khong Taiji
- 伊实钦台吉  
Ishigen Taiji
- 萨班达喇台吉  
Sabandara Taiji
- 额斯克勒台吉  
Esekel Taiji
- 多尔济卫征  
Dorji Oijong
- 桑成鸿台吉  
Saugchang Khong Taiji
- 鄂勒哲依勒都齐达尔罕巴图尔 — 巴图台吉 — 萨囊彻辰  
Oljei Ilduchi Darkhan — Batu Taiji — Sanang Sechen  
Baghatur
- 锡塔台彻辰楚库克尔  
Sidatai Sechen Chökegür
- 昆德德宾图岱青  
Küidetei Bindu Daiching
- 布延岱彻辰卓哩克图  
Buyantu Sechen Joriktu
- 本巴岱绰克图台吉  
Bumbatai Choktu Taiji
- 本巴锡哩彻辰巴图尔  
Bumbaśri Sechen Baghatur
- 达纳锡哩哈坦巴图尔  
Danaśri Khatan Baghatur
- 莽固斯额尔德尼郭拉齐  
Mangghus Erdeni Khulachi
- 图垒青固拉齐  
Turui Ching Khulachi
- 阿津岱绷诺延  
Ajin Daibung Noyan
- 萨台固实鸿台吉  
Sadai Khoyoshi Khong Taiji

723

班札喇卫征诺延  
Banjara Oijong Noyan  
左翼  
浩齐特克里野斯

多尔济达尔罕岱青  
Dorji Darkhan Daiching

钟都赉卫征诺延  
Jangdolai Oijong Noyan

恩克和硕齐  
Engke Khoshighuchi

724

巴特玛伞巴斡彻辰巴图尔  
Badma Sambawa Sechen  
Baghatur  
左翼  
察哈特明阿特科尔沁

阿穆尔达喇达尔罕诺延  
Amudara Darkhan Noyan  
右翼  
四鄂托克卫郭尔沁

图墨德达尔罕岱青  
Tümetei Darkhan Daiching

- 萨济巴图尔鸿台吉  
Sajai Baghatur Khong Taiji
- 卫拉特墨尔根诺延  
Oirad Mergen Noyan
- 额德伊勒登和硕齐  
Adai Yeldeng Khoshighuchi
- 察库墨尔根卓哩克图  
Chaghu Mergen Joriktu
- 色冷哈坦巴图尔  
Sereng Khatan Baghatur
- 巴图特台吉  
Baghatud Taiji

— 明爱青岱青  
Mingkhai Ching Daiching

- 达什卫征鸿台吉  
Tashi Oijong Khong Taiji
- 达赉宰桑  
Dalai Jaisang
- 锡喇卜绰克图  
Sharab Choktu
- 翁奎楚库克尔  
Ongghoi Chökegür
- 喇锡延台吉  
Rashiyan Taiji
- 阿巴岱  
Abatai

- 桑济和硕齐  
Sangji Khoshighuchi
- 锡达达楚克库尔  
Siddhita Chökegür
- 本巴达尔台吉  
Bumbadar Taiji

- 本拜岱青诺延  
Bumbai Daiching Noyan
- 本巴锡哩台吉  
Bumbaisri Taiji

725

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  
Üklekhan Yeldeng Noyan  
右翼  
三鄂托克阿玛该

明安额叶齐诺延  
Mingkhai Eyechi Noyan

必巴锡台吉  
Jibashi Taiji

克齐吉伊勒登诺延  
Kechige Yeldeng Noyan

贝博哩诺延  
Buiburi Noyan

库图克泰台吉  
Khutuktai Taiji

—察哩必台吉  
Charbai Taiji

—阿奇依台吉  
Ashi Taiji

—萨钦台吉  
Sakin Taiji

—额埒格台吉  
Elekei Taiji

—本巴台吉  
Bumba Taiji

—图垒台吉  
Türüi Taiji

—布延台音札诺延  
Buyantai Eyechi Noyan

—恩克锡哩台吉  
Engkesri Taiji

—蒙克锡哩台吉  
Mongkesri Taiji

—贝玛图诺延  
Buimatu Noyan

—宰相诺延  
Jaisang Noyan

—宰桑固尔固拉齐  
Jaisangkhur Khulachi

—衮布台吉  
Gombo Taiji

—博迪锡哩鸿台吉  
Bodhisri Khong Taiji

—额默格勒德岱青  
Emegeltei Daiching

—拉拜台吉  
Lawai Taiji

—恩克台吉  
Engke Taiji

—恩克锡哩台吉  
Engkesri Taiji

—巴巴岱青  
Baba Daiching

—布多尔彻辰卓哩克图  
Bodor Secheng Joriktu

—博摩尔台吉  
Bolomor Tai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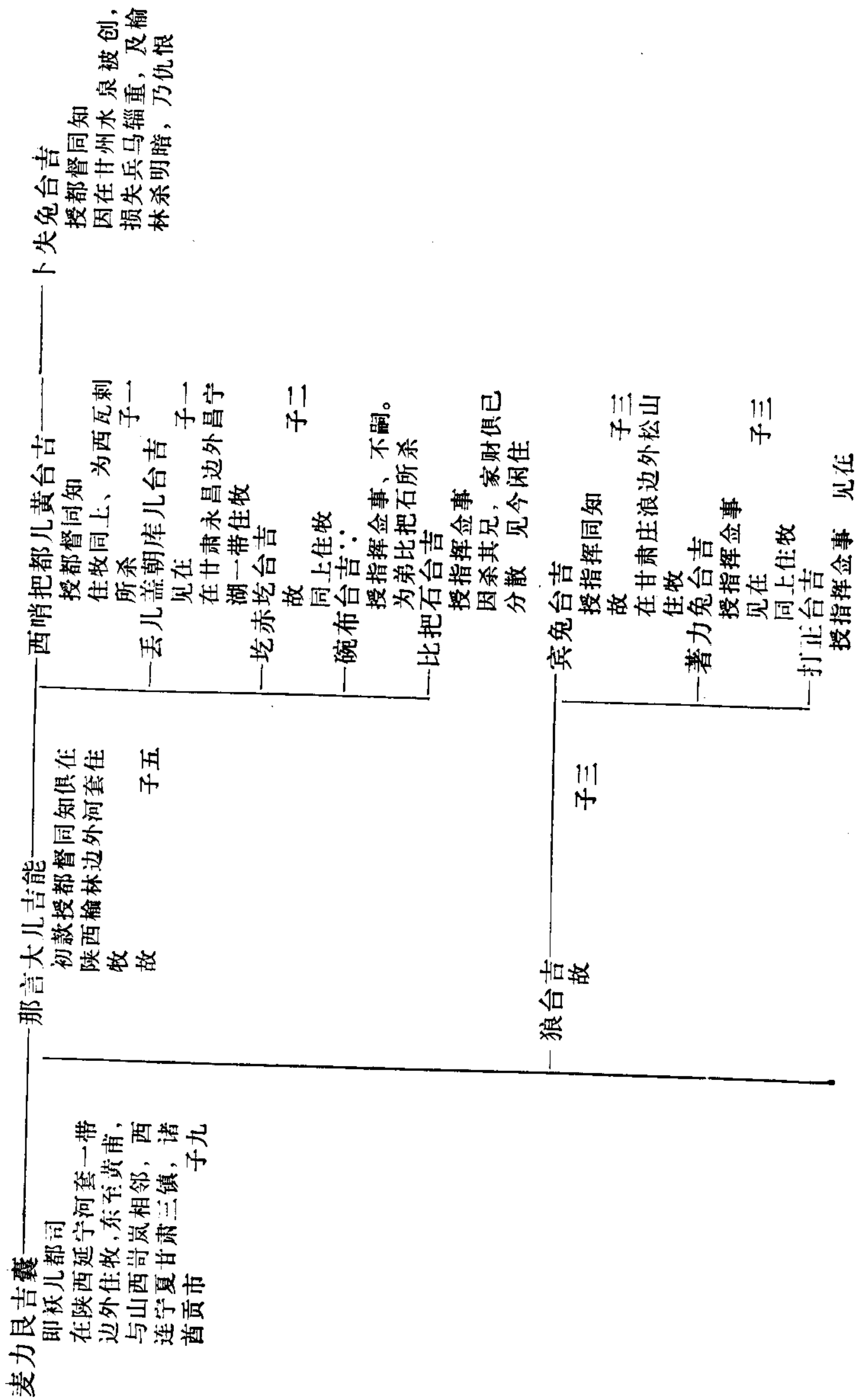
726 拉丁字母的拼音是依照施密特本的注音。汉译本诺延达喇济农第三子鄂木博达赉诺延之子是“鄂木博达赉诺延生子必巴赛鄂特罕巴图尔、库德德色凌二人”，满文本也几乎相同，但这显然有误脱。鄂木博仅一子(Ökkü)，其弟必巴赛鄂特罕诺延有库德德(Gudetei)、色凌(Saran)二子。和德译本一比，自然明确。又卫达尔玛第四子楚噜克青巴图尔和第五子托济彻辰楚库克尔后项顺位颠倒了，鄂克拉罕伊勒登第二子贝博里和第三子库图克泰的情况也颠倒了。又关于班札刺第二子钟都类，作钟都类卫征库伯袞达什卫征鸿台吉云云”，但据江实指出，这里的库伯袞(Köbegün)是蒙古语“儿子”的意思<sup>①</sup>，这里当然应该读作“钟都类卫征生子达什卫征鸿台吉，云云”。

明肖大亨的《北虏世系》所载，和《源流》所传完全符合，现在不厌其烦，抄录于下(见下页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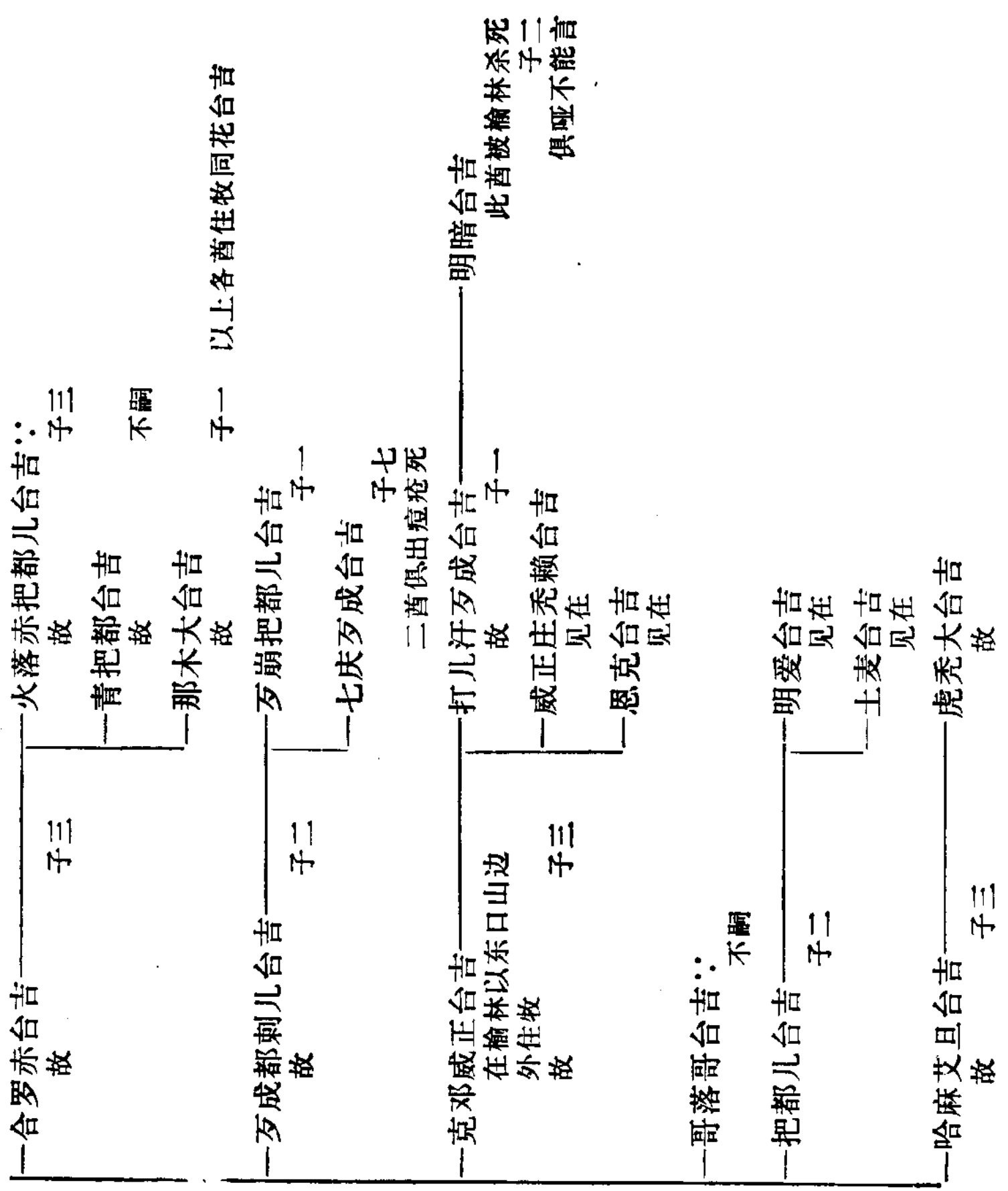
730 那木大儿吉能是诺延达喇济农，西哨把都儿黄台吉是布延巴图尔鸿台吉，卜失兔台吉是博硕克图济农，无需论证。丢儿盖朝库儿台吉即莽固斯楚固库尔，碗布台吉即鄂木布达赉诺延，比把石台吉即必巴锡鄂特罕诺延，因而所余圪赤圪台吉应当就是诺木图都古棱诺延。根据那些注释也可以了解一些问题。关于狼台吉，《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等，嘉靖二十一年载：“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势既分，俺答独盛”。当是拜桑固尔狼台吉。他的儿子宾兔台吉是额成吉炳图诺延之父，爱达必斯达延诺延。著力兔台吉无疑就是鄂巴卓哩克图诺延。其弟打正台吉是其弟塔噶济宰桑诺延，后面所引的《兵略》也说：“打正台吉即宰僧”。那木按台吉当然就是卫达尔玛诺木欢诺延。铁盖黄台吉是达奇和硕齐鸿台

<sup>①</sup> 江实译《蒙古源流》注第29页(卷六注34)。

# 北虜世系



<p>—那木按台吉 在榆林边外住牧。 东与神木县相邻 故 子六</p>	<p>—铁盖黄台吉 子三</p> <p>—把都儿黄台吉</p> <p>—朝库儿台吉 子一</p> <p>—朝儿克台吉 子三</p> <p>—哭线台吉</p> <p>—薛缠公谷儿台吉</p>
<p>—花台吉 在榆林以西花马池边 外住牧 子二 故</p>	<p>—切尽黄台吉 先授指挥金事，后升 指挥同知，又升尤虎 将军 子七。 故</p> <p>—打儿汗把都儿台吉 授百户，加升指挥同 知 子一</p> <p>—石答答台吉 子三 见在</p> <p>—苦跌跌台吉 见在</p> <p>—不言大台吉 见在</p> <p>—骨秃大台吉 见在</p> <p>—恩著大台吉 见在</p> <p>—圪石太台吉 见在</p>



各酋俱在榆林孤山边外住牧

吉,朝儿克台吉是楚鲁克青巴图尔,哭线台吉是库色勒卫征卓哩克图,薛缠公谷儿台吉是托济彻辰控库尔,都不会错。因此,朝库儿台吉可能就是桑寨楚克库尔诺延之父阿恰昆都楞岱青。

花台吉是诺木塔尔尼郭斡台吉。他的儿子切尽黄台吉是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素称蒙古最聪明的人。他的儿子打儿汗把都儿台吉是谔勒哲伊勒都齐达尔罕巴图尔。他的儿子是巴图台吉。他的孙子萨囊彻辰洪台吉就是《蒙古源流》的作者。打儿汗把都儿之弟石答答台吉是达尔罕巴图尔之弟锡塔台彻辰楚库克尔,苦跌跌台吉是昆德德宾图岱青,不言大台吉是布延岱彻辰卓哩克图。由此可见,骨秃大台吉、恩著大台吉、圪石太台吉应该分别是本巴岱绰克图台吉、本巴锡哩彻辰巴图尔、达纳锡哩哈坦巴图尔。切尽黄台吉之弟合罗赤台吉是彻辰鸿台吉之弟布延达喇古拉青巴图尔,他的儿子火落赤巴都儿台吉是莽固斯额尔德尼郭拉齐。明人记录里的青把都台吉、那木大台吉,不见于蒙古方面的记录,这同蒙古记录里的赛音达喇和阿穆尔达喇等不见于明人记录一样。花台吉之弟歹青都刺儿台吉就是《源流》里的勇将布扬古赉都喇勒岱青。他的儿子歹崩把都儿台吉和七庆歹成台吉就是《源流》里的伯勒格岱绷诺延和布尔赛彻辰岱青。歹成都喇儿之弟克邓威正台吉就是《源流》的班札刺卫征诺延。他的儿子打儿汗歹成台吉是多尔济达尔罕岱青,他的孙子明暗台吉是明爱青岱青。打儿汗歹青之弟威正庄秃赖台吉和恩克台吉就是钟都赉卫征诺延和恩克和硕齐。

《世系》里的哥落哥台吉不嗣,可见确是《源流》里的巴特玛伞巴斡。把都儿台吉从他的儿子明爱台吉、土麦台吉来看,是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和他的两子明安额叶齐诺延和图墨德达尔罕岱青。最后,哈麻艾旦台吉、虎秃大台吉父子,只能看作是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和库图克泰台吉父子。两者几乎完全一致。萨囊彻辰(Sa-nang Sechen)的正确译音应该是 Saghan Sechen,这里姑且

从旧写法。

又,《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里有如下一段记载:

“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长吉能,次大那颜,次小那颜,次僧戒阿不孩,次革革阿不孩,次孛吉儿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喇吉,次祝囊权,次藕台吉,次狼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腾台吉,次格力个台吉,次那木汉台吉,次白马台吉,次威正台吉,次黄台吉,次打儿汉台吉,次艮定台吉,次笔写契台吉,子女子一,讨赖。或言子一,委兀慎打儿汉台吉。或曰子四,曰吉能,曰打儿汉台吉,曰银锭把都儿台吉,曰笔写契台吉(《通贡传》及《牧市答问》)。吉能生五子,长把都儿黄台吉,次炒忽儿台吉,三子莫可考,次隐布台吉,次北把什台吉。七侄,有众数万。亦居河西套中旧东胜、丰州地。”

其中,最后所说:“吉能生五子”,和《蒙古源流》及《北虏世系》一样,即长子把都儿黄台吉、次子炒忽儿台吉(朝库儿台吉)完全正确,三子无可考,四子隐布台吉(碗布台吉),五子北把什台吉(比把石台吉)也没有变。所谓其侄七人无妨看作从子宾兔台吉等七人。所谓吉囊一子委兀慎打儿汗台吉,因为衮必里克第八子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是打儿汗台吉,是卫郭尔沁(委兀慎)的领主,也没有错。所称吉囊子四人,注脚里也说是根据《通贡传》的,吉能当然是诺延达喇济农,打儿汉台吉是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银锭把都儿台吉是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惟独笔写契台吉不知道是谁,当然也是吉囊的儿子。不过,把吉囊子九人说成“生子男二十有一人”,显然错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例如从所谓大那颜、小那颜等来看,可能只是通称、另有正式名字也漫然列举了的结果。其中象孛吉儿阿不孩等,和前引《武备志·北虏考》等所说吉囊有子叫不及儿、板不孩极相似,但不能确定,或许就是诺延达喇吉能,也未可知。藕台吉是后述的切尽黄台吉之父,就是第四子诺木塔尔尼。狼台吉是第二子拜桑固尔狼台吉。都喇台吉可能是第五子布扬古赉都喇勒岱青。那木汉台吉无疑是第三子卫达尔玛诺木欢诺延。

威正台吉是第六子班札喇卫征诺延。打儿汉台吉是第八子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良定台吉是第九子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格力箇台吉是《北虏世系》里的哥落哥台吉，也就是《源流》里的第七子巴特玛伞巴斡。说是这个人早死绝嗣，其实他是明人记录里的小十王，可能在嘉靖十九年间和明军作战时，战死了<sup>①</sup>。这样，九子全了，其余的名字都是别名的重复。所谓女子讨赖，或者就是威名赫赫的女婿威正恰他不能之妻。<sup>②</sup>

## 8. 鄂尔多斯济农的家族

据《蒙古源流》(卷六)载鄂尔多斯济农家族的世系说：

“初，赛音阿拉克之父，年二十九岁，于壬申年(正德七年，1512)为济农，在位二十年，岁次辛卯(嘉靖十年，1531)，年四十八岁，卒。其后，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岁次壬辰(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十七岁为济农。与弟阿勒坦汗二人为首，率右翼三万人，行兵中国。至音达噶(Jendege)山谷口，明兵进战。墨尔根济农之子布扬古赉都喇勒岱青(Buyangghulai Toghar Daiching)、阿勒坦汗之子僧格都古楞特穆尔(Sengge Dügüreng Temür)二人，衡入明兵队内，来往突击三次，大破音达噶大队，撤兵而回”。

吉囊(济农)、阿勒坦(俺答)侵寇明朝多次，音达噶山谷口不知位于何处，因而也不知在何时。《源流》在叙述衮必里克济农的儿子们之后，接着说：

“墨尔根济农为济农十九年，岁次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十五岁卒。子诺延达喇，壬午年生，岁次庚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十九岁为济农。于是，兄弟九汗分析另居。”

734 又说：

“诺延达喇济农在济农位二十三年，岁次甲戌(万历二年，1574)，年五十三岁歿。”

① 关于吉囊小王子战死，见《叶氏四夷考》、《明史·鞑靼传》等。

② 关于威正恰他不能，见《万历武功录》(卷十四)《威正恰他不能列传》。



但据明人记录说,吉囊是嘉靖二十一年前后死的<sup>①</sup>,因而不会活到嘉靖二十九年。照《源流》说,壬午年即嘉靖元年出生的诺延达喇济农,岁次庚申年三十九岁嗣位,到岁次甲戌年五十三岁,决不会是在位二十三年,必定是嘉靖二十二年岁次癸卯前后嗣位的。

不仅如此,说诺延达喇济农是岁次甲戌卒,这可能是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夏四月条所说:“北部同知吉能死,命其子把都儿袭父职”算出来的,事实却象《万历武功录》(卷十四)所载,是隆庆六年三月三日死的。

诺颜达喇济农嗣其父衮必里克济农之后,当了鄂尔多斯部的部长。这据《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说:“吉囊子吉能据河套,为西垂诸部长。”也很明确。隆庆五年,俺达封贡时,吉能与俺达之长弟老把都和俺答长子黄台吉同时特授都督同知。诺延达喇一死,嗣子布延巴图尔鸿台吉同时死于外征途中,济农之位一时为幼弱的嫡孙博硕克图所据。布延巴图尔鸿台吉在明人记录里作把都儿黄台吉。《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七月乙酉,兵部左侍郎石茂华奏陈《防秋事宜》说:

“今酋长吉能物故,其子把都儿黄台吉未回,尚有打儿汉台吉诸酋,分据套中,名分未定。统属无人,恐各酋自相雄长。”

据《源流》载,这时右翼各部正忙于讨伐瓦剌,巴图尔鸿台吉兄弟已来到哈尔孩(Kharghai)以南,讨平了八千辉特(Naiman Mingghan Khoid),鸿台吉被敌酋额色勒贝侍卫(Eselbei Kiya)骗到克尔齐逊(Kerchisün)河畔杀害了。这就是《世系表》所说的:“为西瓦剌所杀”,打儿汉台吉就是该表所列的把都儿台吉,也就是《源流》里的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Amudara Darkhan Noyan)。

《蒙古源流》(卷六)载:

<sup>①</sup> 参看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及《明史·鞑靼传》等。

“其布延巴图尔台吉 (Buyan Baghatur Taiji) 被害后, 于乙亥年 (万历三年, 1575) 库图克台鸿台吉云: ‘父歿于家, 子残于敌, 今八百室内, 不可无奉祀之人。’ 博硕克图济农 (Bushuktu Jinong), 乙丑年生, 岁次丁丑 (万历五年, 1577), 年十三岁, 至是, 立为济农。”

库图克台鸿台吉即诺木塔尔尼郭斡台吉 (花台吉) 之子彻辰鸿台吉 (切尽黄台吉), 是当时河套的指挥者, 这也就是《源流》著者萨囊台吉的曾祖父。由此可知河套的济农是负责奉祀八白室的人。博硕克图济农就是明人记录里的卜失兔。《明史》(卷二二八)《梅国桢传》记述他无能说:

“初卜失兔为都督, 其部长切尽台吉最用事, 切尽台吉死, 卜失兔不能制诸部。”

又,《明史》(卷二三九)《杜桐传》万历十四年条说:“时, 卜失兔以都督同知, 为套中主, 威令不行, 其下各为雄长。”又,《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万历三十五年夏, 载总督徐三畏的话说:“河套之部与河东之部不同, 东部事统于一, 约誓定, 历三十年不变, 套部分四十二枝, 各相雄长, 卜失兔徒建空名于上。”博硕克图济农统治时期颇久, 但其缺乏统驭力的情况可以想见。失掉统驭的河套各酋, 从万历十八、九年间, 又开始窃犯明边, 卜失兔却为首带头。尤其万历二十年赴援宁夏副总兵哮拜叛乱时, 最为猖獗。《蒙古源流》(卷七)载:

“岁次壬辰 (万历二十年, 1592), 鄂尔多斯之博硕克图济农, 于二十八岁时, 占据鄂尔多斯万人, 行兵明地之星铎库 (Shing Shigü) 河, 三日, 大有俘获而归。”

这可能就是《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里所载:“二十年, 宁夏叛将哮拜等勾卜失兔、庄秃赖等, 大举入寇, 总兵李如松击败之。”所说庄秃赖就是卜失兔的从叔钟都赉卫征诺延。《源流》里也说:“岁次甲午 (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彻辰济农年三十岁, 复行兵明地, 由阿拉善 (Alak) 前往, 榆林城 (Temegetü) 之马姓总兵追至。云云。”

这是《明史·鞑靼传》所载：二十二年“秋，卜失兔入固原，游击史见战死，延绥总兵麻贵御之，阅月始退，全陕震动”。所谓马姓总兵可能就是麻贵<sup>①</sup>。

下册

博硕克图济农于岁次丙申，万历二十四年，用兵于西图伯特地方，招服古噜索纳木札勒（Guru Bsod-namsrgyal）的沙喇卫郭尔（Shira Uighur），颇尊信喇嘛教。岁次甲寅，万历四十二年，五十岁时，赠迈达哩胡土克图（Maidari Khutuktu）大慈诺们汗（Yeke-de Asarakchi Nomun Khaghan）号，迈达哩胡土克图也赠给他彻辰济农汗（Sechen Jinong Khaghan）尊号。这时，右翼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长子巴图洪台吉（Batu Khong Taiji）之子萨囊台吉已经十一岁。因为是开始传喇嘛教的彻辰洪台吉的后裔，所以把他祖父萨纳囊彻辰洪台吉（Sanang Sechen Khong Taiji）的称号授给了他。几年以后，才十七岁时，就“位列大臣之职，任以政事，大加宠眷”。萨囊彻辰是《源流》的著者，这时正是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第二年辛酉，博硕克图济农再犯明榆林城，越年岁次甲子，天启四年，年六十岁歿。他的儿子有策凌额尔德尼洪台吉（Sereng Erdeni Khong Taiji）、林沁额叶齐岱青（Rinchen Eyechi Daiching）、图巴台吉（Toba Taiji）、吹拉台吉（Choila Taiji）四人，“长子策凌额尔德尼洪台吉，辛卯年生，岁次丙寅（天启六年，1626），年三十六岁即位，阅六月，即于是年歿”。于是“次子林沁额叶齐岱青，系庚子年生，丁卯年（天启七年，1627），年二十八岁即汗位，谓系有根基人之子，遂上萨囊彻辰洪台吉之号，称汗”。天启七年是清太宗天聪元年，当时，因为清朝勃兴之势不可挡，萨囊彻辰拟率鄂尔多斯部的部众迎击，但因力不能敌而止。林沁就是降清的额璘沁济农。然《明史》（卷二三九）《宫秉忠传》记述如下：

“吉能者卜失兔子，为套中之主，土马雄诸部，见卜失兔袭顺义王，补

<sup>①</sup> 张尔田的《蒙古源流笺证》（卷七）注。

其五年市赏,遂挟求封王,且还八年市赏,边臣不许,则大怨。”<sup>①</sup>

所谓卜失兔吉能就是林沁济农。羡慕河东卜失兔袭封顺义王,补了五年的市赏;又还了八年市赏,自求封王。

吉囊的儿子们分立时,长子诺延达喇占据的四卫不详,但额璘沁济农却是今鄂尔多斯左翼中旗的始祖。左翼中旗现在俗称郡王旗,也简称王旗,因为鄂尔多斯七旗里,只有这个旗的札萨克是唯一的郡王。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说:鄂尔多斯“正中近东为左翼中旗”。并详举它的四至,但现在的地图里没有标出疆域。《北虏世系》说:“在陕西榆林边外,河套住牧”。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〇七)《镇戍延绥》条引《兵略》说:

“神水滩是营名,河套酋首卜失兔住牧,与榆林镇城相对。部落约二万有余。离边三百余里。在榆林红山互市。”

现在的郡王府在榆林县正北,东胜南边。

## 9. 其他各部落的建立

自从吉囊讨伐西海亦不刺之后,河套酋首向西方发展的颇不乏人。把都儿黄台吉的弟弟们朝库儿台吉(莽固斯楚库固儿),圪赤圪台吉(诺木图都古梭)等,都“在甘肃永昌边外昌宁湖一带住牧”。大约在今甘肃永昌边外、阿拉善旗自治区内。

《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列举明末陕西三大寇说:“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其中,所说的松山即今甘肃凉州的松山驿,是当时联系东方宁夏镇和西方甘肃镇的必经要冲。虏寇窃据此地,似乎和俺答西征有关系。《明史·西番诸卫传》说:

“俺答……羨青海富饶,[嘉靖]三十八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

<sup>①</sup> 见《明史》百纳本,第六十四册,卷二百三十九,第23叶。按《明史·宫秉忠传》所载系万历四十年(1612)与四十六年(1618)之间的事,而据《源流》说,博硕克图卒于甲子(天启四年,1624),额琳沁继位在丁卯(天启七年,1627)。这样看来,《宫秉忠传》所称吉能似乎不是指额琳沁。——译者

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居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

又，《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说：

“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曰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

这个宾兔就是隆庆五年俺答受款时，诸酋中率先继任指挥同知的人，至于所谓俺答之子，看来似乎没有疑问。然据前引《北虏世系》和《武备志》所引《兵略》的世系看来，俺答九亲子一义子之中，有丙兔，但没有一个应该是宾兔的。而《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却说：“吉能据河套，为西垂诸部长，别部宾兔驻牧大小松山”。《穆宗实录》隆庆五年二月总督王崇古奏称：“吉能子弟宾兔诸酋，必为兰、靖、洮、河之患”。宾兔其实疑为套虏别部。又据《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七年春正月庚寅，甘肃巡抚田乐奏疏，列举当时住牧松山的虏酋如下：

“隆（庆）万（历）间，款市一起，招致宾酋，携弟着力兔、宰相、子阿赤兔、额勒革、麻记、婿倘不浪，盘窟其中。”<sup>①</sup>

拿来对照前引《源流》所传世系时，可知吉囊次子拜桑固尔的前三个儿子是爱达必斯达延诺延（宾兔）、鄂巴卓哩克图诺延（着力兔）、塔噶济宰桑诺延（宰相），爱达必斯的三个儿子是阿齐图达延诺延（阿赤兔）、额成吉炳图诺延（额勒革）、玛齐克鄂特罕诺延（麻记），完全一致。即《明史》所载，与其说有错误，莫如说过于简略。宾兔并非俺答之子，而是吉囊之孙。

总之，宾兔是和从弟切尽黄台吉并称的套部强酋，占据松山地方，逐渐南侵河湟番族，后来，随同俺答、吉能等受款，稍微受到抑制，到俺答、吉能死后，套部发生动摇时，越发成了明边的寇患。到

<sup>①</sup> 按《明实录》影印国学图书馆传钞本，没有这条记述，日本东京大学《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本，第九册，第340页，“宰相子阿赤兔”，抄本作“宰僧子阿赤兔”。——译者

了这时，明朝终于不能再忍受，万历二十六年，便决定恢复松山之  
740 议，总督李汶、总兵官达云等分道大举直捣虏巢。一下子就夺回了  
虏酋占据了四十多年的根据地<sup>①</sup>。这事使明人十分高兴，此后，  
《实录》反复记载此事说：“是役，断匈奴右臂，联甘、宁辅车。”由此  
可见欣喜若狂的神情。于是明朝为使此地不再失掉，便修筑边垣。  
而北虏还想回这个地区，数次，试图入犯，都被达云等击退。现在围  
绕松山地方的袋形长城，恐怕就是这次战役前后筑的。

从松山被逐的虏众，一部分逃往西海。这时，宾兔等已死，弟  
著力兔、宰相等的子孙仍回到河套根据地。《北虏世系》里还是象  
从前一样说：“在甘州庄浪边外松山住牧”，但《武备志》（卷二〇七）  
所引《兵略》记叙《宁夏镇两河边外住牧夷人》说：

“敖忽洞五坐山是营名。与兴武清水营相对，离边三、五百里不等。  
住牧酋首著力兔台吉，故。部落约二千五百有余。生五子：长子打喇克  
汗阿不害即杓大，又改名合收气，二子炒克兔阿不害即炒兔黄台吉，在河  
西住牧，三子那木生革、四子多儿计、五子土罢，女婿炒力可倘不能、新倘  
不能、农兔倘不能。打正台吉即宰僧故，系著力兔弟，部落约二千五百有  
余。生二子：长子松柏，二子松梅。女婿为正倘不能、尔计倘不能、纱兔  
倘不能。”

试和《源流》的世系相比，宰僧即宰相之子，难以考证，但著力兔的  
五个儿子合收气、炒克兔阿不害，那木生革、多儿计和土罢，显然分  
741 别是卓哩克图的五个儿子阿南达和硕齐诺延（合收气）、绰克图台  
吉（炒克兔）、阿穆桑台吉（那木生革）、多尔济岱青（多儿计）和图巴  
札勒丹（土罢）。又据《兵略》载：

“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是营名。离边二、三百里不等。住牧  
酋首炒兔黄台吉，系河东酋首著力兔二男，部落约五百有余。在清水营

<sup>①</sup> 参见《大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又二十七年正月庚寅。《明史》（卷二三九）《达云传》、《鞑靼传》、《西番诸卫传》。但关于总督李汶，《鞑靼传》里作李旼，现据《实录》作李汶。

厂互市。宾兔故，部落约一千有余，生五子，在中卫厂互市。长子那木大，在甘镇边外西海住牧，二子我琴革，存，三子麻计，存，四子土卖，故，五子明安兔，故。女婿脱计倘不能、克礼东倘不能。”

关于著力兔二男炒、兔黄台吉，前面已经述过。宾兔的儿子也不外就是前述的阿齐图（那木大）、额成吉（我琴革）、玛齐克（麻计）等。他们仍然留在贺兰山后。据《皇朝藩部要略·世系表》说：降附清朝的右翼中旗祖善丹之父塔尔丹，是卓哩克图、宰桑之父巴雅斯呼郎诺颜，也就是拜桑固尔的玄孙。拜桑固尔占据的右翼扣克特、锡包沁、乌喇特、图伯特等地，暂且不详，但所说著力兔、宰僧的根据地兴武、清水两站边外三、五百里地方，大体相当于《蒙古游牧记》所说的鄂尔多斯正西偏南靠近右翼中旗的驻牧地方。明末以后，形势似乎没有多大变化。现在称右翼中旗为鄂托克，不知是什么缘故。

明《兵略》在前引一条之后，接着就宁夏镇边外河西的蒙古人说：

“黄河岸老虎山，是营名。离平虏边八百余里，住牧夷人俱在平虏厂互市。酋首丑气把都儿，部落约一千五百有余。生五子，长子乞探即独刺台吉，二子古节气，三子寨赛，四子土味，五子苦宿大。苦素阿不害即威静著力兔，系丑气三弟，部落约一千五百有余。生二子，长子沙阿，二子朵吉，女婿卜味倘不能。尾逆贵系丑气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弟兄五人，二弟额什革，三弟实班打儿，四弟聂答大，五弟矮僧，女婿炯吉倘不能。打儿沙系丑气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弟兄六人，二弟阿吉大，三弟业克气，四弟额思克，五弟敏当，六弟纳木什哈，女婿同坏倘不能。” 742

“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是营名。离边二三百里不等。住牧酋首……炒哭儿即歹成，系丑气二弟，部落约一千有余。生二子，在中卫厂互市。长子矮木素，二子三见，……喇叭即银定。弟土门大儿系歹成侄子，是叛夷，部落约六、七百。每遇生事，向诸酋借兵。”

拿来和《源流》世系对比，则丑气把都儿显然是吉囊的第三子卫达尔玛的次子海努克巴图尔诺延，他的五个儿子是奇塔特岱巴



图尔(乞探)、固哲格齐固拉齐(古节气)、图迈墨尔根诺延(土昧)、必巴赛诺延(寨赛)、库森德诺延(苦宿大)。所称丑气三弟威静著力兔则是卫达尔玛的第六子库色勒卫征卓哩克图,他的两个儿子乃是多尔济卫征(朵吉)和桑鸿台吉(沙阿)。又所称丑气的二弟歹成父子就是卫达尔玛的第三子阿恰昂都楞岱青(歹成)和他的儿子卫玛逊宰桑和硕齐(矮木素)、桑寨楚库克尔诺延(三见)。所谓侄男屋逆贵兄弟就是卫达尔玛的第五子托齐彻辰控库尔的儿子谔努昆鸿台吉(屋逆贵)、伊实钦台吉(额什革)、萨班达喇台吉(实班打儿)、头斯克勒台吉(聂答大)等。不过,只是这中间弟兄顺序和数目多少有些异同。又,所称歹成的侄子喇叭即银定和他的弟弟土门大儿是阿恰昆都楞岱青之侄、卫达尔玛长子达奇和硕齐鸿台吉之子喇嘛斡齐尔格隆(喇叭)和他的弟弟图们达哩彻辰和硕齐(土门大儿)。最后,所称打儿沙兄弟六人,可能就是卫达尔玛的第四子楚噜克青巴图尔等的儿子们,但不能肯定。

总之,这些酋首确都是卫达尔玛的后裔。据《皇朝藩部要略·世系表》说:降附清朝的右翼后旗的小札木素之父阿津泰是伟达尔玛即卫达尔玛的曾孙,左翼后旗的沙克札之父萨济是伟达尔玛之孙。据《源流》说:卫达尔玛曾占据右翼达喇特、杭锦和墨尔根特巴罕。现在河套西北角附近、锡刺布里多泊东岸有个地名叫杭锦,住牧在这里的右翼后旗就叫作杭锦(Khanggin)旗,在河套北边、包头对岸地方的左翼后旗叫作达喇特(Dalad)旗。达喇特的正确缀音应该是 Darkhad。汉字写作打拉忒、达喇特、达尔哈特等。在《蒙古源流》里早就著名,《吾学编》所谓吉囊四营之一的打郎,可能就是部。杭锦(Khanggin)、达喇特(Darkhad),就是卫达尔玛的分地杭锦、达喇特。但据《源流》说:卫达尔玛的分地是鄂尔多斯的右翼,《兵略》也说其子孙繁衍之地是河西边外黄河老虎山或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它象现在那样退居东北,可能是由于

受到额鲁特东侵势力压迫造成的,以致形成这样左右两个后旗。据塔费(Tefel)说:现在的达喇特(Darkhad)旗很强盛,河套的圣地、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等皆归它世袭管辖<sup>①</sup>。

吉囊的第四子诺木塔尔尼生四子,其中中间两个儿子在隆庆末年讨伐托克摩克(Tokmak)时阵歿<sup>②</sup>。长子彻辰洪台吉最有智谋。《源流》(卷六)记叙博迪汗之母察噶青安桑太后的话,历数右翼五能者说:

“墨尔根济农之子诺木塔尔尼郭斡台吉之子库图克台沙津台吉(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则称为能知既往未来之默尔根。”

又,在察哈尔图们汗列举右翼执政理事时,没有提到博硕克图济农而提到这个台吉。《万历武功录》(卷十四)《切尽黄台吉列传》说:“切尽为人明敏,而娴于文辞,尤博通内典,”并说当俺答封贡时,“切尽亲为表文”。又说:

“是岁,吉能死,切尽日夜伤世父,亟还套治丧,所过道上,皆以抢番为戒。当此时,切尽与威正恰把不能,雄视一套,投足左右,便有轻重。崇古恐有不测,乃欲以好爵靡之。于是,请稍迁切尽与威正恰把不能为指挥同知。”

威正恰他不能是前面所说:“威正恰把(他之误)不能者,吉能婿也。或云威静哈唐不浪,住牧嘉峪关外。”切尽黄台吉后来升任龙虎将军。《源流》里盛赞此人,说对征服瓦剌西番有功,对俺答受款也出了些力,尤其对传入喇嘛教功劳最大等,未必是曾孙萨囊彻辰过赞。所谓库图克图是喇嘛的尊称。所谓彻辰,蒙古语是聪明的意思。右翼五能者中,其他四人都以剽悍著称,只有彻辰鸿台吉以智谋使人畏惧。明人记录里也叙述了他的西掠和信奉喇嘛教的事。叶氏的《四夷考》也叙述他通贡说,俺答受封时也有切尽等在营,自求贡市;隆庆五年八月,和叔父吉能最先获得在红山墩和清水营开市。

<sup>①</sup> 塔费(A. Tafel):《Meine Tibetreise》第一卷,第103页,(注1)。

<sup>②</sup> 《蒙古源流》(卷六)。

745 《全边略记》(卷四)《陕西延绥略》万历十五年<sup>①</sup>悼其死说：“诸贡虏惟切尽最服汉义。”看来这个聪明的鸿台吉当时和俺答同是蒙古的最高指导者。《武备志》(卷二〇七)《镇戍宁夏》条载：

“《兵略》曰：宁夏两河边外住牧夷人，河东边外住牧夷人，俱在清水营厂互市<sup>②</sup>。跨马梁、青纱湖是河套营名。与榆林、清平、定边相对，离花马池边五百余里住牧。酋首切尽黄台吉并妻妣妓故，系已故藕台吉男妇，部落约三千有余。生六子，长子舍打大，二子苦的大，三子本言大，四子本的大，五子奔把什力，六子打刺什力，女婿宰生倘不能。黄台吉弟琴赛台吉。贴赖即铁雷系黄妇侄男，部落约一千有余。满克素阿不害即火落赤，系黄妇侄男，部落约二千有余。生四子，长子补打太，二子补打奈，三子卜彦阿不害，四子卜思合儿，女婿敖骨大倘不能、根不倘不能。把兔系黄妇长孙，部落约千五百有余。”

拿来和《源流》对比。则切尽黄台吉(彻辰鸿台吉)的亡父所称藕台吉恐怕是诺木塔尔尼的异译。他的六个儿子，除了早死的长子鄂勒哲依伊勒都齐以外，其余则是锡塔台彻辰楚库克尔(舍打太)、昆都德宾图岱青(苦的大)、布延岱彻辰卓哩克图(本言大)、本巴岱绰克图台吉(本的大)、本巴锡哩彻辰巴图尔(奔把什力)、达纳锡哩哈坦巴图尔(打刺什力)等。所称长孙把兔则是鄂勒哲依的遗子巴图彻辰鸿台吉，也就是《源流》著者萨囊彻辰洪台吉的父亲。舍打大，在《明史》(卷二二八)《魏学曾传》里作舍达大，和他的母亲所谓黄妇同是著名的强酋。又黄台吉之弟琴赛台吉可能是唯一生存的末弟阿穆达尔墨尔根台吉，贴赖即铁雷是他的儿子图垒青古拉齐。所称满克素阿不害即火落赤是阵歿的仲弟布延达喇克拉齐巴图尔的遗子莽固斯额尔德尼郭拉齐。这四个儿子的名字是《源流》里也见

746 不到的珍贵记录。又《兵略》说：“迤西响水、波罗、定边一带边外，

① 《蒙古源流》载彻辰鸿台吉歿年是岁次丙戌(万历十四年)。

② 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清水营堡、在甘肃灵武县东八十里，明正统间筑城，隆庆间设马市于此。”

黑河、打狼河、明水湖、跨马梁住牧夷人切尽黄台吉等，部落约三万有余，离边二三百里不等，接连宁夏地方花马池，在延绥红山互市，在宁夏清水营互市。”这里列举了酋首的名字，但不得要领，只得暂且不谈。据《源流》说：彻辰鸿台吉嫡系、鄂勒哲依、巴图等皆有勇名，巴图之子、《源流》著者萨囊彻辰亦夙得博硕克图济农信任，如前所述，曾任河套的执政大臣。

总之，这些酋长显然都是繁衍在河套西南边地方的。《游牧记》所说河套西南右翼前旗即相当于今乌审(Üshin)旗地方。乌审是诺木塔尔尼的分地，即右翼巴苏特卫新的卫新，也就是吉囊阿尔秃斯四营之一的偶甚。在今左翼中旗西南方有乌先府。据《皇朝藩部要略》说：右翼前旗始祖降附清朝的额琳沁之父布达岱就是诺扪塔喇尼华台吉(诺木塔尔尼)的曾孙。所称布达岱可能是莽固斯郭拉齐的长子补打大。因为莽固斯曾和萨囊彻辰同为河套执政大臣，而萨囊彻辰曾对察哈尔汗表示好感而失去了清朝的好感，所以只留下了莽固斯的后裔。

吉囊的第五子布扬古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作伯勒格岱绷诺延，一个叫作布尔赛彻辰岱青。据《源流》(卷六)载察哈青安桑太后列举右翼五能者的话，首先说：

“曾闻，赛音阿拉克之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之子布扬郭赉都噶勒岱青，人称为见敌则不退缩，击之则被坚死战，勇于战斗之大巴图尔。”

其次列举俺答长子黄台吉、诺木塔尔尼之子彻辰鸿台吉，最后指出 747  
布扬古赉的两个儿子，说：

“布扬郭赉噶尔岱青之子伯尔格岱绷台吉，则张弓能两臂相向，遂称为鄂勒博克图鄂库克，能将驰狐之尾，按节射断。伊弟布尔赛哈坦巴图尔能穿射三铍。”

由此可见，布扬古赉一族勇士很多，其强盛当然可以想见。然据《皇朝藩部要略》说：右翼末旗的始祖乌巴什是波扬呼哩都噶尔岱

青(布扬古赉)的曾孙。《游牧记》所以称乌巴什为都噶尔岱青是承袭他曾祖布扬古赉的称号。这一族在整个明代显然都很昌盛。据《北虏世系》说:布扬古赉称歹成都喇儿台吉,他的儿子伯勒格岱绷(歹崩把都儿台吉)有一个儿子,布尔赛彻辰岱青(七庆歹成台吉)有七个儿子。但其他记录没有类似的叙述。《兵略》尽管列举当时虏酋的名目几无遗漏,其中也没有发现可以肯定是他们的酋名。倘若勉强探索,则《万历武功录》(卷十四)中说:“秃退台吉者歹成子也,授指挥僉事。”“阿计大台吉者秃退之子也。”又“哈汉把都儿台吉者秃退之弟也,授指挥僉事。”“圪塔台吉者哈汉把都儿之长子也。”“把秃台吉者哈汉把都儿之次子也。”“歪利台吉者亦哈汉把都儿之子也”等等。据此排成世系,则歹成当是布扬古赉岱青,秃退当是伯勒格岱绷,阿计大当是阿津岱绷,哈汉把都儿当是布尔赛哈坦巴图尔,圪塔当是他的儿子萨台或萨济,歪利当是卫拉特墨尔根诺延,把秃当是巴图特台吉。右翼的伯特金、哈里郭沁地方也都不详,但这样,右翼前末旗的世系已大致明确了。

吉囊的第六子班札喇卫征诺延是鄂尔多斯左翼前旗的远祖。据《源流》说:他的长子是多尔济达尔罕岱青,他的孙子是明爱青岱青。《北虏世系》所说的克邓威正台吉之子打儿汗歹成台吉和孙明暗台吉就是这些人。并说:“在榆林以东边外住牧。”《武功录》(卷十四)说:“明爱台吉朵儿计(多尔济)之子也。”说:“颞与卜失兔、庄兔赖为党。”庄兔赖即威正庄兔赖台吉,也就是班札喇的次子钟都赉卫征诺延。据《武备志》(卷二〇七)《镇戍延绥》条引《兵略》说:

“迤东神木、孤山、黄甫川、建安一带边外,桦子山,脱儿川、镇川住牧酋首威正等,部落约六千有余,离边三百余里。酋首威正即庄秃赖台吉,故。炒忽儿台吉存。沙计台吉存。歹实台吉故。挨太赛林故。”

所称威正不外是钟都赉的别号、卫征的异译。所称炒忽儿也可能指他的儿子翁奎楚库克尔。说是占据自右翼中旗迤东神木到河西

边外，那就是今左翼前旗的位置。现在左翼前旗所以叫作准噶尔是 Jügün Ghar 的音译，不外就是左翼旗的意思。据《皇明藩部要略·世系表》说：后来降附清朝的色棱之父固噜是巴雅喇伟征诺延即班札喇的曾孙。

吉囊的第七子巴特玛伞巴斡死后绝嗣。他的弟弟阿穆达喇达尔罕诺延生子图墨德达尔罕岱青，孙本拜岱青诺延。《武功录》（卷十四）说：“土昧阿不害者，打儿汉台吉之长子也，授指挥僉事。万历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冬，打儿汉赴红山市，染汉地痘病死。制置使郑洛怜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劳苦，而请以土昧阿不害袭父指挥同知，并以所遗僉事秩，属其子本拜台吉嗣。”这也当是打儿汉（达尔罕）、土昧阿不害（图墨德）、本拜台吉（本拜）。达尔汉台吉这个名字也见于前引《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七月兵部左侍郎石茂华的奏章，《通贡传》也说是吉能的弟弟。《全边略记》（卷四）万历二年条也说：“吉能之弟打儿汉。”据《明史》（卷二三九）《杜桐传》说：万历 749 “十九年冬，打儿汉子土昧与他部明安互市讫，复临边要赏，声犯内地，桐……率轻骑，自榆林三道并出，遇寇力战，大破之，斩首四百七十余级，馘明安而还。延绥自吉能纳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复开，明安子摆言大日思报复，寇钞无已时矣。”最初所引《北虏世系》说：卜失兔台吉“及榆林杀明暗，乃仇恨”，就是指这件事。打儿汉、土昧当然就是达尔罕、图墨德，明安、摆言大也就是阿穆达喇的次子明安额叶齐诺延和他的儿子布延台音札诺延。又，《明史》（卷二三九）《宫秉忠传》和《鞑靼传》所载万历末年间猖獗的叛夷旗牌台吉和猛克什力台吉，据《兵略》说，是和切尽黄台吉右翼前旗比邻混住的人，似乎就是上述的明安之弟必巴锡台吉和第三子蒙古锡哩台吉。

吉囊的末子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可能是《武功录》（卷十四）所说的“银锭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挥同知。”银锭这个名字散见

于《明史》(卷二三九)《宫秉忠传》、《柴国忠传》。达尔罕诺延的分地是右翼四鄂托克卫郭尔沁,伊勒登诺延的分地是右翼三鄂托克阿玛该,但两者都没有后嗣,也不知道是现在什么地方。但《北虏世系》说:“各酋俱在榆林、孤山边外住牧”。

综合以上所述,右翼济农的全盛以衮必里克济农一代而告终,他的儿子诺延达喇济农已只不过是河套一隅的部长而已。到博硕克图济农以下,竟连河套也失去统制而形成分裂,济农不过徒拥群酋雄长的空名。就连已经衰颓了的明人也侮蔑它的弱势说:“寇弱而易御”<sup>①</sup>。还主张说:“众虽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多者不过二、三千骑,少者一、二千骑。……须主战以张国威”<sup>②</sup>。现在研究这些  
750 酋首的兴废,毋宁说与大势无关。以上对酋名的一些考订,或许可供阅读《明史》等一些参考,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详细研究各该民族的成长、发展过程。

(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十二集、昭和三十三年(1958)十一月刊行)

## 补 记

当快要校完本篇时,渴望已久的大著、Henry Serruys 先生的《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Qan》、《S-Gravenhage》,1958.一书才到手,正和本篇的题目相同。关于这本书行将出版,早在哈根 Mouton & Co. 书店预告的广告里知道了,现在才得到实物。Serruys 先生曾于 1955 年著《Sino-Jurched Relations during the Yung-Lc Period (1403—1424)》(这书是作为 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的第四卷出版的。笔者还没有见到,但从书名看来,大体和笔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所载《明初的满洲经略》下、《永乐宣德朝的经略》内容相同。)关于明代蒙古还

① 《明史》(卷二三九)《王保传》。

②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有许多巨篇。本书最初据肖大亨的《北虏风俗》(《北虏世系》)译成《Monumenta Serica. 10》(1945)出版,后来在1958年又根据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补充改译。其间并曾精读参考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等书,实在是镂心刻骨的名著。Serruys先生通晓蒙古语,对照当时的蒙古音和现代的蒙古音,尤其利用哈佛出版的《Erdeniyin tobči》等,还对照库伦本和鄂尔多斯本的古代传说,提出稳妥的意见,这一点实在难以企及。但可惜的是,对应用汉文资料有些遗漏,没有看到郑文彬的《筹边纂议》、(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和张鼐的《辽夷略》、冯瑗的《开原图说》等,也没有充分利用茅元仪的《武备志》等。本篇几乎完全没有能够参考该书。

(昭和三十四年(1959)三月。)

## 八、俺答汗的霸业

### 1. 俺答汗的兴起

阿勒坦汗(即俺答哈、Altan Khan)是巴尔斯博罗特济农(Bars Bolod Jinong)的次子,衮必里克济农(Gün Bilik Jinong)的长弟。起初,当衮必里克继承他父亲巴尔斯博罗特的威势时,他就是衮必里克的帮手,彼此势力相伯仲。关于这点,按《蒙古源流》(卷六)在巴尔斯博罗特死后,衮必里克嗣济农条所说“与弟阿勒坦汗二人为首,率右翼三万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再看明郑晓的《皇明四夷考》《鞑靼》条说:“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强,犯我陕西、河东、云中、上谷。”也可了解。阿著是巴尔斯博罗特的别名,吉囊是衮必里克的别称。

但是,他以煊赫威势震撼中外的时期,却在吉囊(即衮必里克)死后的嘉靖二十一、二年前后。吉囊生前大力扶翼他的俺答,到吉囊死后才获得独立的机会,东面赶走了察哈尔的小王子,西面威逼河套地区的吉囊诸子;他的人马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  
754 到甘肃、西海(青海)迤西,并深入寇犯中原,席掩宣府、大同、山西各边,连年侵寇。明朝为此加紧备边。尤其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侵寇时,由朔州、广武(雁门)侵入,进犯太原以南沁汾、襄垣、长子、祁县,京师为之戒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项说:“俺答自六月丁酉(十八日)入塞,至七月庚午(二十三日)始出。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牛、马、羊、豕二百万,衣襍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又,二十九年庚戌八月,自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这次行军把明人大为震骇,

许多大臣大将因此死去，被称为“庚戌虏变”，和过去正统己巳年也先入寇齐名。北京的外城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修建的，还写出了象王世贞的《庚戌始末志》等许多著作。当时明人多么畏惧俺答的势力，《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年六月庚申条所记兵部侍郎史道的话，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虏酋唯俺答为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爱等五部，皆亲枝子若弟。一有煽动，即为门庭燃眉之灾。视吉难(吉囊)三子，散处河西僻偶者，不可同语。故今之制驭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

所称把都、辛爱等五部，是指俺答之长弟把都儿(Baghatur)，和长子辛爱黄台吉(Sengge Khong Taiji)，以及俺答诸弟拉布克台吉(Labuk Taiji)，巴延达喇台吉(Bayandara Taiji)，和永邵卜(Yüng-shiyebü)的博第达喇台吉(Bodidara Taiji)等。这些人都唯俺答之命是从，散处河西偏僻角落的吉囊三子吉能(Noyandara Jinong)狼台吉(Baisangkhur Lang Taiji)藕台吉(Nomtarni Chowa Taiji)等也追随俺答。俺答也叫俺答阿不孩，abughai 蒙古语是叔父的意思。这些侄辈都尊称俺答为叔父，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情形。 755

隆庆元年秋，俺答又犯山西，率众数万，分三路，自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关等地侵入，长驱进攻岢岚和汾州，破石州(离石)，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一带。《明史》(卷三十七)《鞑靼传》说，当时“男女死者数万”。当时，俺答的主谋者赵全一再劝俺答说：“莫若以此时，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西当晋代，进则饮河汾，退则重归云谷，此五伯之伐也。”“效石晋故事，南北之势成矣<sup>①</sup>”。总之，俺答的凶猛势力，并不逊于往日瓦剌的也先可汗，或他的祖父达延汗(Dayan Khan)，他侵寇明边的次数，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个察哈尔汗的臣下、右翼济农

<sup>①</sup>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达列传》下语，下一句据《明史纪事本末》。

部属之一的索多汗俺答的实力,实际已风靡全蒙古。

在这以前,嘉靖十二、三年,大同发生变乱,残余的党羽逃往塞外,投靠俺答等。俺答便收留他们做耳目,经常窥伺汉人的动静。《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所说:“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人,侦诸边,或入京师,凡中国虚实,尽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怀智等,皆署为长”。就是指此。到这时候,蒙古的风气渐开,懂得农耕之利,便招致逃来的汉人,叫他们专事农耕。于是很多汉族的莠民日益集聚到他的势力之下。其中,白莲教残党叛人萧芹等,虽在嘉靖三十年七月,为了换取大同马市之利,擒献给了明朝,但那些残余徒众如丘富、乔源、吕明镇、赵全、周源等,却越发受到重用。《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里记述这些情形说:

“三十三年正月,静乐人吕鹤,约赵全、王廷辅、杨通等亡归虏。先是,鹤号称庐山祖师吕明镇,又名吕二,号称吕老祖。专以白莲教为务。鹤自言能识经纬,言未来事,验如神明。乃传告塞下:‘今天遣北番至汉,汉人民死者,当什六、七,吾欲脱众生于厄,有如改辙从吾,吾能致若免虏患。’于是,塞下遂视鹤犹神明。是时,丘富以芹事觉,亡抵于俺达所,为部夷。富曩在汉,亦号为丘老祖,至是欲徼灵宠于俺答,因言庐山祖师事,谓若预知那颜兴,欲相与以有成。’(俺)答大喜,乃留富居营中矣。而会富有弟曰全,辄习梓人艺,即为答造起楼房三区,极其壮丽。已造舳舻一艘,得渡河西兵而东。已置农器种禾。答益大喜,两人相与为刎颈交,遂易富名,曰一克喇把,进而为酋长矣。自是之后,富亦起室屋三区,治禾数十余顷。”

到三十四年末“是时,丘富说俺答,收奇伟倜傥士,悬书穹庐外,孝廉诸生幸辱临胡中者,胡中善遇之,与富埒。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孝廉诸生,诣庐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统众骑,不则给瓿脱地,令事耜耨。”丘富后来,在四十年十一月,侵犯明边时中

流矢死去，赵全益受宠用。《俺答传》里接着说：

“其四十二年十月，全与李自馨、赵龙、王廷辅、张彦文、刘天麒，引俺答、黄台吉十余万骑，从墙子岑，入通州、顺义、平谷诸郡，杀略牛、马、羊、亡算，京师震惊。已谋攻天寿诸山陵，见宿卫严，转所鹵略，得快其欲而去。已越我都城，直走路河。既还。俺答大喜，乃封全官为把都儿哈，而以汉人万余属之。其四十三年九月，全益乘胜，帅五千余骑，深入朔州，757攻我念高村，杀二百余人，略牛、马、羊二千三十余头，全以所略广陵王府贾仪宾室余庆郡君为妻。答因封全为仪宾悦不浪。”

所谓天寿各山陵，就是今所说昌平明十三陵。又所谓广陵王府，广陵是今江苏扬州，这里方位既不符，也没有明朝的王府。倘是指朔州附近的王府，那就是大同代王府的分支、广灵的广灵王府，当时是荣照王的住处<sup>①</sup>。所谓仪宾，当然是女婿的意思。赵全把他的家室掳来，作为自己的妻子，俺答以为荣，便赐给赵全仪宾悦不浪的称号，悦不浪(Tabunang)按蒙古语是驸马的意思。此外，李自馨自称把汉笔写契，王廷辅号称猛谷王。把汉笔写契(Bagha Bichekchi)是小书记的意思。赵全的屯堡方仅五里，李自馨的仅二里，都“颇坚壁自固”。又“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谍恶民赵宗山、穆教清、张永宝、孙天福及张从库、王通儿等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以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所居为城廓宫室，极壮丽。全多略善谋，自馨谳文字，周元(原)治扁仓朮，刘四(天麒)有膂力，能陷坚。虏初入塞，止盗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后，教虏左右，疏计课校人牛畜，益习攻取、围困、俺袭事。诸镇疲于奔命矣。全有众万人，骑五万，牛羊称是。自馨及元差减，最下者亦千骑。俺答每欲盗边，先击牛酒，全众计定乃行。以全众熟知险隘阨塞，又华人得

<sup>①</sup> 《明史》(卷一〇一)《诸王世系》二。

先驱谍视，故边将不能防<sup>①</sup>”。《明史·鞑靼传》也概述此事说：

758 “〔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赵全教敌，益习攻战事，俺答爱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问计。”

板升(Baishin)是固定式房屋的意思。冯璠《开原图说》——时间稍后，地区也不同——叙述当时盛建喇嘛寺庙的情形说：“建寺起楼供佛，其砖瓦木石，皆所掳中国匠役为之。造作寺观有甚华丽者。亦有僧，多内地人，皆与酋首抗客礼。有番僧至，则酋首罗拜，谓之楼子。虏营帐多在楼子旁，其左右前后三、四十里，即其板升。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关于喇嘛庙，容后论述。

据《万历武功录》(卷七)说：嘉靖四十四年，赵全等欲奉戴俺答即帝位，大驱汉人修建大板升城，造长朝殿九重。当上梁之日，忽起大风，梁折屋崩，殿没盖成，到四十五年三月，才得以完成。说：

“其三月，全与自馨、彦文、天麒等，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复起朝殿及寝殿，凡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会画工绘龙凤五彩，艳甚。已于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厅凡三重，门二。于是，题大门曰石青开化府。二门曰威震华夷。已建东蟾宫，西凤阁，凡二重。滴水土楼凡三座。亦题其楼曰沧海蛟龙。其绘龙凤亦如之。”

759 这就是后来归化城的起源。此后数年，当俺答受款时，擒赵全等献给明朝廷，但板升依旧繁荣如故，归俺答用事权臣恰台吉等管辖之下。《武备志》引《兵略》说：“板升，自丰州滩以西，至黄河三百余里，皆板升所据。自赵全伏诛后，其余党丘富等居之。今属恰台吉分野”。但丘富早已死了，这里提到丘富是错误的。恰台吉是以前为封贡尽力的俺答的义子脱脱的别名。今归化城西南，黄河河畔有地名叫托克托，想必是这个酋长的根据地。据明萧大亨的《北虏风俗》(夷俗记)所附《北虏世系》说：

“恰台吉，授指挥僉事，系俺答义子。在山西偏关外二百余里妥妥城

<sup>①</sup>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住牧。大同得胜、山西水泉二处互市。”

妥妥即脱脱。因脱脱是俺答最亲信的义子，所以除丰州的板升以外，还管领威兀镇。

总之，这个广大的板升地区无疑是俺答财富的泉源之一。并不限于这个板升，明末蒙古诸酋全都致力农耕。前引《开原图说》所说：“虏帐营多在楼子（喇嘛庙）傍，其左右前后三四十里，即其板升。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就是明证。《筹辽硕画》（卷一）所载熊廷弼的《务求战守长策疏》里，或者说：

“往虏故穹馁，又马于冬春草枯时，度如柴立，故我犹得一间。近所掠人口，筑板升居之。大酋以数千计，次千顷，又次数百计。皆令种地纳粮料，人马得食，无日不可图我。”

又说：

“尝秘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扰我，而又旧时掳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枯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独可得活命也。不详之语，以为常谈。”

不仅如此，辽东边外沃野，早已实行农耕，《译语》里也说：兀良哈<sup>760</sup>“务稼穡，不事剽掠。”《实录》里也每见到这类记述。成化二十年五月丁亥朔，都察院经历李成说：“三卫人皆土著，可以耕稼，比之北虏，势实不同。”不独三卫是这样，喀尔喀巴林部落也致力农耕。《清朝实录》天命十年八月己酉条说：“烘巴图鲁贝勒将田中之禾急刈获焉，”这些记述可作明证。所称烘巴图鲁贝勒就是著名大酋、泰宁的炒花，他们也极关心农业，以便在部内获得农作物。关于当时蒙古的农业问题，朝鲜申忠一的报告里说：“蒙古春耕时，多聚人马于平野，累累使之践踏粪秽，后播黍粟蜀秫诸种。又使人马践踏，至耕治收获时，令军人齐力云。”



## 2. 俺答汗的求贡

蒙古本来物资贫乏,如果不和汉族地区进行贸易,自己很难自给。侵寇固使散夷能获得掠夺物,但酋长所得利益极少。因此,蒙古一旦建立秩序,他们便立刻要求与中原通商贸易。瓦剌在也先太师时也曾是这样,由于通商的纠纷,才引起了土木之变。达延汗时代也是这样,他自称大元大可汗,一再岁时入贡。俺答的父亲赛那刺(巴尔斯博罗特),也尝受到这种恩惠。俺答汗也曾反复要求通贡。正是由于得不到通贡,才为了泄忿和威胁,侵寇明边。

761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载:嘉靖“十一年春,小王子乞通贡,未得命,怒。遂拥十万骑入寇。总制唐龙请许之。帝不听。龙连战,颇有斩获。”这里是指小王子,不是指俺答,暂且不谈。俺答也在嘉靖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要求通贡,《明史·鞑靼传》载:

“〔二十年〕秋,俺答及其属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抚史道以闻,诏却之。以尚书懋继祖督宣大兵,悬赏格,购俺答阿不孩首。遂大举内犯,俺答下石岑关,趣太原,吉囊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等处。总兵丁瑄、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继祖独蒙赏”<sup>①</sup>。

又载:

“二十一年夏,敌复遣天爵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擒获。帝悦。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磔天爵于市。敌怒,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长子、皆被残。复从忻、崞、代而北,屯祁县。云云”<sup>②</sup>。

① 《实录》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谔阿郎(赛那刺)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疏闻其事。因言,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云云。”又参看八月甲子条。

② 《实录》嘉靖二十一年润五月戊辰条,《李朝实录》中宗三十七年(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丙申条。

于是,结果便是前面引述的“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云云。”二十五年又两次入寇<sup>①</sup>。二十六年,俺答又在夏秋二次请求通贡。二十七年又请通贡。《明史·鞑靼传》载:

“明年(二十六年)夏,俺答复遣使诣大同塞求贡,边卒杀之<sup>②</sup>。秋,复来请。(总督翁)万达再疏以闻,帝不许,敌以十万骑,西入保安,掠庆阳、环县、而东,以万骑寇锦、义。……明年夏,万达复言,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不听,责万达罔渎。”

结果便造成了著名的二十九年“庚戌虏变”。在这期间,俺答还曾 762  
设法请求贡市。《明史·鞑靼传》又说:

“方俺答薄都城时,纵所虏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谕令退屯塞外,因边臣以请。俺答归,遣子脱脱陈款<sup>③</sup>。时(仇)鸾方用事,乃议开马市,以中敌。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争之,不得。”

于是和议终成。三十年三月,在大同和延绥、宁夏开马市。然当局不得其人,图饱私囊,到三十三年九月,马市又停了。《明史·鞑靼传》记述概况说:

“明年(三十年)春,以侍郎史道洫其事,给白金十万,开市大同,次及延绥。叛人肖芹、吕明镇者,故以罪亡入敌,挟白莲邪教与其党赵全、丘富、周原、齐源诸人,导俺答为患。俺答市毕,旋入掠,边臣责之,以芹等为词。芹诡有术,能堕城,敌试之,不验。遂缚芹及明镇,而全、富竟匿不出。俺答复请以牛马易粟豆,求职役诰敕,又潜约河西诸部内犯,堕诸边垣。帝恶之,诏罢马市,召道还。自是敌日寇掠西边,边人大困。”

擒献肖芹就在这时期,但吕明镇(吕二)的活跃还在以后。这时,当事者咸宁侯仇鸾挟自私心而嘉靖帝求和心亦不坚,马市不久便垮了。俺答也因而下定决心,在以后二十年间,专门倚靠汉人主谋,侵寇掠夺。

① 《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又七月戊辰条。

② 《实录》嘉靖二十六年夏甲月己酉条。

③ 《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午条。

到穆宗隆庆四年冬,因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投降,明廷和蒙古之间突然达成和议,答应俺答素所企求的开市和通贡。高拱的《伏戎纪事》、冯时可的《俺答前后志》和《通贡传》、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等书。都详载了这事的经过,兹略述概况如下。把汉那吉(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铁拜台吉)的独生子。幼失父母,养在祖母俺答妻一克哈屯跟前,长大以后,娶了大成比妓,又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适有俺答的外孙女已许嫁给鄂尔多斯(袄儿都司),但俺答得知她又漂亮又聪明,便自己娶来,号称三娘子。于是鄂尔多斯大怒,俺答便把把汉那吉所聘的女子给了鄂尔多斯,结束了这场纠纷。这时,把汉那吉怨恨祖父不伦、横暴,九月,便率同他的妻子大成比妓和乳母之夫阿力奇等,投奔大同败胡堡请降。明大同总督王崇古和巡抚方逢时据为奇货,便接受了,并报告给了朝廷。当时明廷阁臣高拱、张居正等也都极力赞成,便以擒献赵全等叛徒为条件,允许俺答封贡。据明人解释,当时俺答害怕他的爱孙遭受杀害,而明廷反加以爱护。因而喜出望外,说:“太师全吾孙,我何敢藏叛虏”。于是绑缚了赵全、李自馨、刘天麒、吕世祖等来献,和议达成。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任昆都力哈(把都儿)、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各酋也都分任指挥,千百户等职<sup>①</sup>。

当时明帝(穆宗)所下的圣谕是:<sup>②</sup>

“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偏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共生并育于宇内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万方;成祖文皇帝顺天继统,镇抚九围,薄海内外,无不臣服。迨朕纘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顷因尔孙来归,特命边臣护视,给其服食,厚加拊纳,以礼遣还。尔感朕恩,愿称臣内属,岁岁入贡,永为荒服,俘献叛贼,以表捆诚。边臣为奏恳款再三。朕念北蕃朝贡,代固有之,在我国家,亦惟常典。尔能慕

① 这方面,《明史·鞑靼传》所载也很详细,但好象多少有些错误。

② 《实录》隆庆五年三月己丑条所载。

华内附，请命恭虔，可谓深识天道者矣。朕实嘉悦。特允所请，封尔为顺义王，尔弟尔子，及诸部落头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尔世居本土，逐草射猎，各安生业，同乐太平。朕代天覆憐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尔尚仰遵天道，坚守臣节，约束尔众，永笃恭顺，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长，保境息民，世世安乐。朕国家膺万年之天运，尔子孙亦保万年之福泽，岂不永为美利哉。倘尔部众，或背初心，扰我边境，是乃自乖大义，轻弃盟言，天地鬼神，实共鉴临，非尔之福。尔其悉体朕意，尚钦承之。”

受此敕诏后，俺答的贡表<sup>①</sup>如下：

“北狄顺义王俺答等臣贡表文：

北狄新封顺义王臣俺答等谨叩头百拜奏谢，大明仁圣皇帝陛下。方今普天率土，天朝皇明为尊，实上天之元子，为华夷之正主，九夷八蛮，各受封贡。臣等生长北番，不知臣礼，先年小王子原通进贡，受天朝赏赐。近岁各部落被奸人诱引，坐失抚赏。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臣侄吉能分驻黄河西套，及河西大小松山，臣弟把都儿分驻察罕根脑，接连朵颜三卫。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每次因奸人赵全等诱引，入边作歹，虽常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近年各边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实臣等罪恶自取，委因赵全等诱引。近日天助皇明，兵多将广，并爱北狄，致孙那吉南降。蒙万岁天恩，不杀臣孙，收留养贍，准督抚奏请，授那吉指挥使官职。臣弟侄子孙，均感天恩，同心内附，誓不敢再挠各边，自取天诛。各情愿拜受封职，永为蕃夷。节次臣差打儿汉首领赍持番文，赴督抚各官呈递。先遣犯人张彦文，复拿奸恶赵全等八名，督抚为臣奏请，蒙恩许，准赐臣孙彩缎表里布匹，放孙生还。及蒙督抚给臣父子赏赐，臣同臣孙，俱各南望叩谢天恩。且臣北番不通文理，又无表纸，从实请讨。又蒙督抚教臣约会臣弟把都儿、臣侄吉能并臣男黄台吉，东西会同臣亲族永邵卜、多罗土蛮、兀慎、摆腰、委兀儿慎各部落，同心发誓，不犯各边。方许为臣奏请。臣遵谕，会合各枝头目，各差亲丁，随同督抚通舍，复使打儿汉等人赴督抚衙门，各译审明白，为臣奏请。既蒙圣旨怜悯，敕封臣顺义王，臣弟老把都儿及臣男黄台吉各都督同知，臣孙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其余臣子

<sup>①</sup> 玄览堂丛书一、《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

孙侄男各为指挥、千百户，共五十七员。蒙赏赐臣大红金彩蟒衣一袭，彩缎八表里，臣弟臣男各红缎狮子衣一袭，彩缎四表里，许臣进贡互市。臣等不胜感戴天恩。臣北番不通文字，原无表式，臣向督抚衙门，求得表式表纸，照臣节次番文情词，写成表文，实出臣各夷诚心，望乞皇帝陛下怜悯臣老年悔祸，感恩诚心，宥臣以前听奸人扰边之罪。臣等进贡马匹，俯赐准留，溥给赏赐，将臣兄吉囊子孙吉能等，原系臣老枝，臣已约会同心内附，彼亦输心归顺。今臣等各受封官，吉能等未蒙授职，臣等祖宗恐怪。臣等伏望圣恩，将吉能一体赐以官职，许其贡市，容臣等分守漠北河套，每年进贡，乞敕各边守臣，各立市场，听番汉人等，每年互相买卖一次，每年春臣等夷使进关为期，回日罢散，华夷各遂安生，使臣弟侄子孙世世感戴恩德，不敢背叛。如有违犯，必遭天杀。臣无任感恩，陈谢之至。谨奉表文，同各枝夷马五百匹，随表具进。以闻。

计

进上用银鞍辔，俱全，白马一匹。上用马八匹。进贡马五百匹。

隆庆五年五月 日 北狄新封顺义王 臣 俺答  
                                   都督同知 臣 把都儿  
   臣 黄台吉  
                                   指挥使 臣 把汉那吉  
                                   指挥同知 臣 宾兔台吉  
   臣 把林台吉  
   臣 不他失礼  
   臣 扯礼克  
   臣 青把都儿台吉  
   臣 白洪大  
   臣 永邵卜大成台吉  
   臣 委兀儿慎著力兔台吉  
   臣 土罗土蛮把都儿黄台吉  
   臣 哈刺慎著力兔把都儿台吉  
                                   指挥佥事 臣 那木儿台吉  
   臣 波儿哈都台吉  
   臣 把都儿台吉  
   臣 台失哈不害

臣 孙木儿哈不害  
臣 哈木阿不害  
臣 把都儿台吉  
臣 阿不害  
臣 那那台吉  
臣 哈不慎  
臣 满五索台吉  
臣 满五大台吉  
臣 满克赛台吉  
臣 旭胡弄台吉  
臣 麦力艮台吉  
臣 著力兔台吉  
臣 克邓台吉  
臣 合罗气把都儿台吉

768

正千户  
正千户

臣 打儿汉台吉  
臣 来赛台吉  
臣 来洪大台吉  
臣 大成台吉  
臣 大安台吉  
臣 阿拜  
臣 薛的哥台吉  
臣 蛮根儿台吉  
臣 不噶社台吉  
臣 白赖台吉  
臣 插汉敖不艮台吉  
臣 哈不慎台吉  
臣 引克台吉  
臣 挨四台吉  
臣 挨著兔台吉  
臣 挨落台吉  
臣 阿不害  
臣 委敬阿拜

769

副千户	臣	阿拜台吉
	臣	阿不害
副千户	臣	恶不慎台吉
	臣	八耳谷台吉
	臣	唐五台吉
	臣	阿不害
	臣	吾奴谷把都儿台吉
	臣	薛的哥台吉
	臣	银定把都儿台吉
	臣	吃慎把都儿台吉
	臣	独臈儿台吉
	臣	满根大台吉
百户	臣	恰台吉
	臣	打儿汉

明朝皇帝的敕谕如此堂皇,而俺答的贡表却这般卑躬屈膝,令人骇怪。恐怕这个蒙古贡表是经过汉人手笔加工的。这里排列的名次表示了各酋长的地位,也很有趣。

那些封号、贡额、贡期、互市、抚赏等都是由王崇古拟定的。大略如下:

一、议封号官爵。诸部行辈,俺答为尊,宜锡以王号,给印信。其大枝如老把都,黄台吉及吉囊长子吉能等,俱宜授以都督。弟侄子孙,如兀慎,打儿汉等四十六枝,授以指挥。其俺答诸婿十余枝,授以千户。

一、定贡额。每岁一人贡,俺答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八匹,使四人。诸部长各以部落大小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使各二人。通计岁贡,马不得过五百匹,使不得过百五十人。马分三等。上驷三十进御,余给价有差。老瘠者不入。其使岁许六十人进京,余待境上,使还,听以马价市缯布诸物给酬赏,其额视三卫及西蕃诸国。

一、议贡期。贡道以春月及万寿圣节四方来同之会。使人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卫验入。给犒赏,驻边者分送各城,抚镇验赏。入京者,押送自居庸关入。

一、立互市。其规如弘治初北部三贡例。蕃以金、银、牛、马、皮



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绸、布匹、釜锅等物。开市日，来者以三百人驻边 771  
外，我兵五百驻市场，期尽一月。市场陕西三边有原立场堡，大同应于左  
卫北威远堡边外，宣府应于万全右卫张家口边外，山西应于水泉营边外。

一、议抚赏。守市兵，人布二匹，部长缎二匹、绸二匹。以好至边  
者，酌来使大小，量加赏犒。

一、议归降。通贡后，降者不分有罪无罪，免收纳，其华人被掳归正  
者，查别无窃盗，乃许入<sup>①</sup>。

当然这是明人的理想，事实并没有照这样实行。俺答因为左卫威虜  
堡没有水，要求改市得胜堡。辛爱黄台吉因同他父亲不和，要求另  
立市新平堡市等。但大体仍是按照这么实行了。西部的吉能和他  
的侄子切尽等请求互市。第二年封吉能为都督同知，开红山墩市。  
还允许切尽和著力兔二酋在宁夏清水营互市。惟独辽东的小王子  
和察哈尔汗一派不服从俺答的威令，还是照旧侵寇掠夺。老把都、  
吉能都在第二年相继死去，他的子孙很服从俺答的命令。此后数  
十年间继续和平贡市。明朝大体上获得了北边的安宁，得以息肩。  
但据蒙古方面解释则是，明人畏惧蒙古侵寇才议和的，明朝皇帝和  
俺答“共攘大统”<sup>②</sup>。

明廷在归化城敕建弘慈寺，优待喇嘛僧侣，颇迎合了俺答的心  
意。而俺答当上顺义王，老把都、吉能、黄台吉都分别任了都督同  
知，各酋长大体上也都满足于指挥、千百户等微小官职。比起三卫  
或女真各酋长授任都督、都指挥等显官来，不能不说很卑下。那末，  
俺答等为什么满足于这种微官卑职呢？我想这虽是由于对前例的  
无知，但另外也是由于他们极想和明朝和平相处，贪图贡市的好  
处，把力量用到其他方面去。俺答和北元各王不同，他看到也先和 772  
达延汗的先例，已经没有夺回汉地的野心，只满足于做个蒙古霸  
主，求得年来的宿愿贡市于愿已足。从明朝方面说来，已经不象嘉

①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实录》隆庆五年二月庚子条。

② 《蒙古源流》卷六。

靖皇帝那么执拗,反而苦于嘉靖以来北虏的侵寇,得以媾和,于愿已足。

### 3. 西北方面的经略

达延汗晚年讨伐黄毛的兀良罕,灭掉了它,解散了它的万户,配属到各部去<sup>①</sup>。这个兀良罕处于可汗的西北,大约在现在的四子部落和毛明安一带。这个黄毛并没有一下子就灭亡,到俺答汗时,还常为患。据《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嘉靖十七年条载:“于是,与小王子约,连兵寇黄毛达子兀良罕。”又二十一年条也说:“俺答初会兵,略黄毛”。二十二年条又说:“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分军,一军寇黄毛,一军入河西套。”但这些年代未必准确。这个黄毛的情况究竟如何?如何被讨灭?根本不详。该书说:“故和林地则黄毛诸达虏居之。向势弱,近颇闻渐强大矣。”方孔炤的《金边略纪》(卷五)《甘肃略》万历十四年条说:“黄毛达即瓦刺”。因此,这里所说的黄毛或者就是指瓦刺,也未可知。蒙古北部的情况,在明人纪录里根本就不十分清楚。但蒙古方面的记载却很清楚。例如,据《蒙古源流》(卷六)说:

773 “阿勒坦汗年四十七岁,岁次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行兵四卫喇特,于控套扎卜罕地方,杀奈曼明安辉特之诺延玛尼明阿图。将表兄并甥妇以及二子,并所属人众,全行收服,占据四卫喇特。至十九年取其城。行兵中国。……”

早先,蒙古勒克埒青吉斯(墨尔古尔格思)汗初年,也曾讨伐过库奎札巴哈(Künggei Jabkhan——枯魁札布堪),卫喇特的根据地<sup>②</sup>。据施密特的德译本,则稍有不同,它说:

“鼠九年(1552),阿勒坦可汗年四十七,进兵四卫喇特,于库奎札卜

① 《蒙古源流》卷六,《蒙古世系谱》卷四。

② 《蒙古源流》卷五,《蒙古世系谱》卷三。

罕(Kunggei Sabchan)地方,杀奈曼明安辉特之诺延(Fürsten)名玛尼明阿图者,掳其妻基葛根阿哈(Dschigeken Agha)并其二子,曰托孩,曰库库帖儿。所属人众全被收服。遂占据四卫喇特,并将其众迁离首府和宁(Choning)。”

Choning 下面加注说是 Kara Korum 后来改的名称。时期正当俺答封贡的隆庆四年(1570)到十九年以前。德译本里有八千辉特的酋长玛尼明噶图的夫人(Jigeken Agha)和两个儿子的名字(Tokhai, Käköter),很有意义,特别重要的是记载了占领 Choning 即和宁。和宁就是和林,即喀喇和林的别名。汉译《蒙古源流》里脱落了这一条。施密特译文,后面又一次提到这件事。丙午(1576)岁,切尽黄台吉劝俺答皈依喇嘛教一条里,谈到可汗罪业深重,既侵寇了明朝,还征服了卫喇特说:

“你曾占领和宁,灭卫喇特,并杀戮其诺延及人民。”

774

这可能没有错误。控套札卜罕应该是控奎札卜罕的讹误,可能是今乌里雅速台(Uliyasutai)西边、西北蒙古的坤桂(Künggei)河、札布罕(Jabkhan)河注入阿雅尔诺尔(Ayar Naghur)的地方,辉特(Khoid)部就住牧在这里,八千辉特几乎都溃灭了。说是俺答受款前十九年,那就正是岁次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当时正是同明廷达成和议,大同马市开市的时候。因此,俺答可能乘机进行了北征。由此看来,蒙古在永乐年间,瓦剌占领外蒙古之后,正象郑晓的《皇明北虏考》里所说:“成化间,北虏大抵瓦剌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那种情况,达延汗强盛时,在经略外蒙古上也并没有十分得手。到了俺答汗时才大功告成了。这确是远比寇掠明朝更重大的事件。《蒙古世系谱》(卷四)叙述巴图孟克大衍汗(达延汗)的功业说:

“与威勒忒(卫喇特)战,大胜之。服其四万威勒忒。下令威勒忒将领,嗣后,房舍不得称殿称宅,寇娶不得过四指,居常许跪,不许坐,食肉许啮,不许割,改乌苏克(Üsük)(酸奶)之名为扯格(Chige)。其部众以

食肉用刀跪请，许之。余悉如令。威勒忒至今犹奉行焉。”

这里说的不是达延汗时的事情，而是俺答汗时的情况。

775 仔细想来，俺答汗这一大功业，并不是可汗一个部的力量完成的，恐怕是和外蒙古喀尔喀部众协力一致完成的。因为直到这时，外蒙古喀尔喀受到瓦剌的压迫，龟缩在东喀尔喀河流域一带，从此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外蒙古一带地方。关于这方面，明人的纪录还是对我们无补，清代祁韵士的《皇朝蕃部要略》（卷三）说：

“外蒙古喀尔喀，亦元太祖裔。以在漠北，故谓之外蒙古。大部四：曰土谢图汗部，为喀尔喀后路；曰车臣汗部，为东路；曰札萨克图汗部，为中路；分左右翼，距京各三数千里。旧服属于察哈尔，天总九年，大军平察哈尔，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春，以车臣汗部私与明市，谕责之曰：‘明，朕仇也。前者察哈尔林丹汗，贪明岁币，阻朕伐明，且欲助之。故朕移师往征。天以察哈尔为非，故以其国予朕。今尔与明市马，是助明也。尔当以察哈尔为戒。’冬，硕垒遣伟征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命察罕喇嘛往赏貂服朝珠弓刀金币。此喀尔喀部通好之始。”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七）记载如下：

“其裔达延车臣汗，太祖十五世孙也。子图鲁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札萨克敖汉奈曼、巴林、札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旗祖。独其季格埒森札札赉尔琿台吉，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七子领之，分左右翼，有三汗，曰土谢图汗、曰车臣汗、曰札萨克图汗。……雍正三年，以图伦额駙策凌击准噶尔功，诏率近族十九札萨克，别为一部，以其祖图蒙冒赛音诺颜号冠之。积前凡四部，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三旗，附辉特一旗，额鲁特二旗，总称外札萨克。”

776 其中“由瀚海南徙近边”这句话，是误解达延汗原来住在漠北的错误。但格埒森札住在喀尔喀河畔，“析众万余为七旗，授七人领之”，可能是事实。《蒙古源流》（卷六）说：“阿勒珠博罗特统率内五部鄂托克喀尔喀，格埒森札统率外七鄂托克喀尔喀”，合计十二鄂托

克喀尔喀。阿勒珠(阿尔楚)博罗特的子孙的内五鄂托克喀尔喀,就是今巴林(Bagharin)、札鲁特(Jarud)等<sup>①</sup>。所以,外七鄂托克喀尔喀也可能在现在喀尔喀河流域。《蒙古世系谱》(卷四)关于这事说:“八子格勒三札掌北七割来尔喀尔喀。”这里的割来尔就是札刺亦儿(Jalair),说明这个地方还属于兀良罕的势力范围。格埒森札(格勒三札)所以也称札赉尔琿台吉,也是由于这种缘故。但他分封的七个儿子究竟是谁?他们的分地究竟在哪里?现在很难详细考证。据《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汗阿林盟游牧所在》载:

“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部,直大同边外漠北,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东界肯特山,接车臣汗部,南界瀚海,西界翁金河,接赛音诺颜部,北界楚库河,接俄罗斯,东南逾瀚海,接苏尼特右翼、四子部落、喀尔喀左翼诸部,西北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初喀尔喀无汗号,格埒森札第三子诺诺和,掌左翼,号伟征诺颜,子五,长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始称汗,号斡齐赉巴图。子额列克嗣,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袞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札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sup>②</sup>

① 和田清《察哈尔部的变迁》九,《察哈尔五部落的系统》(《东洋学报》第四十一卷,第二期)原书第612—628页。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五)、《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总传》里说:

“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抗爱山界,子十一,格埒森札札赉尔琿台吉其季也。兄图噜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札萨克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部祖。详各传。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其掌左翼者,为第三子诺诺和及第五子阿敏都喇勒。诺诺和号伟征诺颜,子五,长阿巴岱号斡齐赖赛因汗,次阿布瑚号墨尔根诺颜。徙牧图拉河界,今土谢图汗部二十札萨克皆其裔。阿巴岱子二,长锡布固泰号鄂尔齐图琿台吉,为札萨克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鲁、辅国公巴海台吉、车凌札布、青多尔济四旗祖。次额列克号墨尔根汗,为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札萨克郡王噶尔丹多尔济……十旗祖。阿布瑚子三,长昂噶海继墨尔根诺颜号,……次喇瑚里号达赖诺颜,为札萨克台吉塔礼尔一旗祖。次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裔详喀尔喀右翼部总传。初,喀尔喀无汗号,自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袞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札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崇德二年,袞布偕硕垒上书通好。……”

据《蒙古源流》(卷七)说:“喀尔喀阿巴岱台吉前去谒见达赖喇嘛领到经典,是丁亥年(万历十五年),回来以后就在今库伦修建大寺院。可知阿巴岱这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方。据肖大亨的《北虏世系》(卷七)说:格别山只台吉有子七人,其一为哑叭太台吉,“在大同镇微东北住牧,离边约三千余里。部落亦有数万”。格别山只就是格埒森札(Geresanja)。其子哑叭太或者就是这个阿巴岱(Abatai)。如果是这样,那末嘉靖三十一年前后,协助俺答的可能是他父亲诺诺和。

《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尔里克盟游牧所在》里记载赛音诺颜(Sain Noyan)部说:“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伟征诺颜诺诺和第四子图蒙冒,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音诺颜号(赛音,唐古特语,好也,诺颜,蒙古语,官长也)。令所部奉之,视三汗。图蒙冒次子丹津喇嘛后受诺们汗号于达赖喇嘛。”于是,到了他的儿孙策凌,因攻打准噶尔有功,由雍正皇帝封为赛音诺颜汗,已如前述。《游牧记》(卷九)《客鲁伦巴尔斯和屯盟游牧所在》关于车臣汗部说:

“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直古北口边外漠北,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接黑龙江呼伦贝尔城,南界塔尔滚柴达木,逾瀚海,接浩齐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西界察罕齐老图,北界温都尔罕,接俄罗斯边喀,东南接乌珠穆沁部,西与西南皆接土谢图汗部。……格埒森札札赉尔琿台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有子漠罗贝玛驻牧喀鲁伦河。生子硕垒,始号车臣汗,又号玛哈萨嘛谛。初,喀尔喀隶属于察哈尔,天聪九年,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嗣是,贡献不绝”<sup>①</sup>。

车臣汗其他各末旗都是硕垒的子孙。《游牧记》(卷十)《札克必拉色钦毕都哩雅诺尔盟游牧所在》里,关于札萨克图汗部记载如下:

778 “喀尔喀西路札萨克图汗部,直宁夏边外漠北,至京师四千余里。东

① 《蒙古王公表传》所载略同。

界翁锦锡尔哈勒珠特,接赛音诺颜部,西界喀喇乌苏额埒克诺尔,接科布多界,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逾瀚海,接额济纳旗及镇西府,北界特斯河,接唐努乌梁海。……初,格呼森札札赉尔珲台吉,以七子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徙牧土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子二,长巴延达喇,子赉瑚尔为右翼长,所部尊之曰汗。卒,子素巴第始号札萨克图汗。卒。……”

《蒙古王公表传》所载也略同,但说:“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徙牧图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鄂特欢诺颜同掌之。”这就是说,第三子诺诺和(Nonogho)和第五子阿敏都喇勒(Amin Dural)分掌左翼;而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Ashikhai Darkhan Khong Taiji)、次子诺延泰哈坦巴图尔(Noyantai Khatan Baghatur)和四子德勒登昆都伦(Daldang Köndölen)及第七子鄂特欢诺延(Odkhan Noyan)分掌右翼。但所说前者徙牧图拉河界,后者仍留居杭爱山,是否果真是这样呢?

本来,《蒙古源流》也把格埒森札札赉尔珲台吉写作达延汗最小的儿子,明人的《北虏世系》也是这样。霍渥尔特(Howorth)则说正因为是这样,才继承了达延汗,继续留居该地<sup>①</sup>。但仔细想来,格埒森札并不是最小的儿子。《蒙古源流》里各子的顺序是按生母分类排列,并不按各子的年龄顺序排列,这从格呼森札的异母兄格呼博罗特的生年便可看得清楚<sup>②</sup>。再看各子分封的次序,格呼森札的地位相当高。《蒙古世系谱》(卷四)里说:“长子图鲁博罗忒(图鲁博罗特)先卒,长孙钵帝阿拉克(博迪阿拉克)即汗位,次子乌鲁思博罗忒(乌尔斯博罗特)无嗣,三子巴尔思博罗忒(巴尔斯博罗特)封济农,掌右翼三万众。四子阿尔思博罗忒(阿尔萨博罗特)掌七土默特,五子鄂尔济博罗忒(斡齐尔博罗特)掌察哈尔之八克式

①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436页。

② 《蒙古王公总表》也略同。



克膝(克什克腾),六子阿尔楚博罗忒(阿尔珠博罗特)掌五喀尔喀、七子阿尔博罗忒掌察哈尔之鄂齐忒(浩齐特),八子格勒三札掌北札来尔喀尔喀,九子格勒(格呼博罗特)掌察哈尔敖汉、奈曼,十子噶鲁帝台吉(格呼图台吉)无后。十一子五巴三察青台吉(乌巴伞察青台吉)掌阿苏忒,永奢布,图鲁尔图公主适扎鲁特部伯苏忒达尔汉他卜囊(巴噶逊达尔罕塔布囊)”<sup>①</sup>。倘这项记述不错,那末格呼森札(格勒三札)是十一个儿子中的第八子。所谓北割来尔的喀尔喀,是喀尔喀河畔的割来尔(Jalair),也就是接近兀良哈住地的地带。

又,《蒙古世系谱》(卷四)《大衍汗》(达延汗)条说:“八子格勒三札掌北七割来尔喀尔喀”,(卷五)补记条说:“巴图孟克大衍汗第八子格勒三札生七子,分居哈尔哈部落,故称七旗哈尔哈”。

长子阿海达忒尔汉欢台吉之后,查萨克图汗策旺札布、勒博贝、诺尔布班第、噶尔桑等是也。二子诺音代哈滩巴图尔之后,王彭苏克拉布滩、公明珠尔等是也。

三子诺和努呼魏征诺音之后,凡四支,一为阿巴太图奢图赛汗之后,遮卜尊旦巴呼图克图、汗望查尔多尔济、四额驸王敦多布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贝勒车卜登、扯摩初克那摩札尔等。一为阿布呼墨尔根诺音之后,达尔汉亲王诺绥墨尔根济农、王古鲁式奇布等,一为赛音诺音之孙亲王善巴代亲、六额驸王策灵、王坤都伦博硕克图索布等。一为库库饶尔绰克图汗之孙公阿努力等是也。

四子阿敏都拉尔诺音之后,扯臣汗车卜登班珠尔王台吉等是也。

五子赉达台吉,无后。

六子德尔登坤都伦之后,贝勒班第璘亲、拉登查布等是也。

七子塞摩贝妈之后,公通摩克等是也。

780

<sup>①</sup> 达延汗诸子的生年没有记录,据传:“图噜博罗特、乌鲁斯博罗特二人系壬寅年(成化十八年)生,图噜勒图公主、巴尔斯博罗特二人系甲辰年(成化二〇年)生,阿尔苏博罗特、幹齐尔博罗特二人系庚戌年(弘治三年)生,札拉尔福晋所生之格呼博罗特系壬寅年(成化十八年)生,格呼图台吉系辛亥年(弘治四年)生。”

长子阿海达式尔汉欢台吉,是阿式海达尔汉欢台吉,也就是阿什海达尔汉琿台吉的讹误。查萨克图汗是札萨克图汗。策旺札布是康熙三十年当上札萨克图汗后的右翼左旗的首长。博贝是康熙四十四年成了辅国公的中左翼左旗的首长。诺尔布班第是雍正十二年降为镇国公的左翼右旗的首长。博贝上面的“勒”字,可能是“贝勒”或“公”字之误。二子诺音代哈滩巴图尔,别处都没见过。后来的王彭苏克拉布滩是左翼前旗的始祖,郡王朋素克喇布坦。朋素克拉布坦的祖上是赛音巴特玛哈坦巴图尔。哈坦巴图尔的称号是世袭的,据《蒙古游牧记》(卷十)注释说:“朋素克喇布坦,格埒森札之六世孙也。父萨玛第号额尔德尼济农”。公明珠尔是左翼后末旗的敏珠尔。

第三子诺和努呼魏征诺颜就是诺诺和伟征诺颜。后来成为四枝。第一枝阿巴太图奢图赛音汗即阿巴岱土谢图赛音汗,遮卜尊且巴呼图克图就是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是库伦大喇嘛庙的住持、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之弟西第什里。所称汗望查尔多尔济就是这个土谢图汗袞布之子察琿多尔济。四额驸王敦多布多尔济是察琿多尔济的长子噶勒丹多尔济之子,就是娶和硕恪靖公主的土谢图中旗的悖多布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是土谢图中右末旗的札萨克丹津多尔济。贝勒车卜登是右翼右末旗的车布登。第二枝的“阿布呼墨尔根诺音之后”,是《蒙古游牧记》(卷七)《土谢图左翼中旗》条所说:“诺诺和次子阿布和(阿布呼)、孙昂噶海、曾孙索诺木,世驻牧库库博罗图,号墨尔根诺颜,管喀尔喀左翼一旗,为八札萨克之一。康熙二十七年,素诺木子固鲁什喜率族属来归,赐牧四子部落界外洪果尔。二十八年,由诺颜授为济农,居三汗之次,云云。”王古鲁式奇布就是这个固鲁什喜。第三枝“为赛音诺音之孙亲王善巴代亲”,是前述丹津喇嘛之孙。《蒙古游牧记》(卷八)说:“康熙三年,赐丹津喇嘛孙善巴,信顺额尔岱青(代亲)号。”就是后来的

赛音诺颜旗。六额驸王策凌是中左末旗的和硕亲王策凌。《游牧记》(卷八)说：“善巴再从弟策凌，祖丹津号班珠尔，图蒙冒第八子也。生子纳木札勒，号约苏图伟征阿海，子二，长即策凌，次恭格喇布坦。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禁勒哈屯，携二孙，自塔米尔来归。诏授策凌三等轻骑都尉，赐居京师。教养内廷。编所属佐领，附察哈尔镶黄旗驻牧。四十五年，尚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也就是后来的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王坤都伦博硕克图袞布是中左旗的始祖，“图蒙冒第十三子袞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第四枝，“为库库挠尔绰克图汗之孙公阿努力等是也”。可能是赛音诺颜中前旗的阿努哩。阿努哩是图蒙冒之弟巴賚的曾孙素泰伊勒登之孙。

四子阿敏都拉尔诺音就是格呼森札第五子阿敏都喇勒。所谓扯臣汗，当然就是车臣汗。车布登班珠尔，据《游牧记》(卷九)说：“顺治十二年，硕垒子巴布嗣为汗，命领左翼札萨克之一。康熙二十二年，巴布子诺尔布嗣。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至克鲁伦河，时诺尔布及长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相继卒。孙乌默客幼，台吉纳木札勒等携之来归。凡从众十万余户。诏乌默客袭汗号，统所部众。自是始称车臣汗部。三十六年，还旧牧。雍正六年，赐乌默客孙车布登班珠尔印。文曰，“格根车臣汗”。就是这个车布登班珠尔。“五子賚达台吉无后”的“五子”是“六子”之误。賚达台吉恐怕是达賚台吉的倒置，但无确证。“六子德尔登坤都伦云云”可能是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七子“塞摩贝妈之后，公通摩克等是也”的塞摩贝妈是鄂特欢诺延。通摩克就是札萨克图汗中右翼末旗的“格埒克延丕勒族叔父通漠克”的通漠克。《游牧记》(卷十)说：“高祖青达玛尼默济克，号车臣诺颜。曾祖唐古特墨尔根岱青，祖本塔尔岱青巴图尔，有子二，长墨德卓哩克图，即通漠克父也。噶尔丹掠所部，墨德卓哩克图族溃奔青海。康熙四十三年，乞还牧喀尔喀，诏许之。授一等台吉。五十三年，通漠克嗣。兼授札萨克。雍正

二年,以功封辅国公”<sup>①</sup>。《蒙古世系谱》据说是著者罗密(Lomi)在雍正十年(1732年)笔录的,从以上各例来看,各酋长都是雍正年间的。由此可以推定著作的年代。各旗牧地的边界,因过于繁琐,从略。但可以肯定,喀尔喀蒙古在清初以前就已经扩展到了外蒙古一带。

这样,格埒森札的七子之中,长子是阿什海达尔汉,次子诺音代哈滩巴图尔,三子诺诺和,四子德尔登坤都伦,五子阿敏都喇勒和六子达赉台吉,七子鄂特欢诺延等,大致搞清楚了,但他们最初究竟占据何处?仍然不清楚,因为推测他们最初都没有出喀尔喀河流域。说阿敏都喇勒之子漠罗贝玛驻牧在喀鲁伦(Kerülen)河,最有可能,但不详。至于所称阿什海达尔汉等据居杭爱(Khangghai)山一节,根本不能凭信,因为那里原来是卫喇特部落的中心。尽管这样,他们后来扩展到这一带却是事实。 783

霍渥尔特根据弗舍(Fischer)《西伯利亚史》说: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前后,沿今乌布萨诺尔(Ubsa-nor)湖畔往来于克穆奇克(Kemchik)河畔,控制了唐努乌梁海(Tannu-Urianghai)的阿勒坦汗鄂木布额尔德尼(Altan Khan[Ombo Erdeni]),曾经常和俄罗斯托木斯克官宪互派使节<sup>②</sup>。阿勒坦汗当时还在札萨克图汗支配之下,曾率领吉尔吉思,和卡尔梅克(Kalmuk)即卫喇特(Oirad)发生争端。札萨克图汗的势力,在明末清初已达到这方面,这恐怕是他们追随俺答汗经营的结果,也是我所以推测俺答征讨瓦剌可能是和喀尔喀各部共同完成的事业的理由。

关于俺答汗第二次征战的一鳞半爪,见于《武功录·俺答列传》和《俺答前志》嘉靖三十六年条下的“虏遂西往收捕瓦剌,甘肃

① 这方面的世系都根据《蒙古游牧记》。

②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456—470页。又J.E.巴德勒《俄国、蒙古、中国》。

镇臣大勒兵败之”。但经过情形不详。此外，关于这次征伐，《蒙古源流》(卷六)说：

“其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庚子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生，岁次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年二十三岁，引兵四卫喇特，于额尔济斯(Erchis)河，征勤土尔扈特(Turghaghud)，击杀喀喇博郭罗，竖立黑纛于灶君之前，将锡木必斯(Shinbis)、土尔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遂撤兵。”

额尔济斯河就是 Irtysh 河，这里是土尔扈特(Turghud)部的住地。这固然不是俺答的征伐，而二十三岁的青年彻辰鸿台吉(切尽黄台吉)的这次远征可以看作是俺答唆使的。下面是《蒙古源流》里  
784 彻辰鸿台吉之弟在托克摩克(Tokmak)地方征战的记录，说：

“其二弟布延达喇古拉齐巴图尔(Buyandara Khulachi Baghatur)，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生，年三十一岁。赛音达喇青巴图尔(Saindara Ching Baghatur)，乙巳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生，年二十八岁，岁次壬申(隆庆六年，1572)行兵于托克摩克，于实喇摩楞(Shira Müren)地方，击败阿克萨尔汗(Aksar Khan)。掠取属众，并掳获秋格依福晋(Chioki Khatun)。青巴图尔收为己妻。撤兵而回，至尼楚袞哈萨拉克(Nichügün Khasuluk)地方，阿克萨尔汗领兵十万，追至交战。青巴图尔年二十八岁，布尔赛岱青(Borsai Daiching)丙午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生，年二十七岁，彻辰鸿台吉之长子鄂勒哲伊勒都齐(Öljei Ilduchi)，丙辰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生，方十七岁，三人首先进攻。由西北方鏖战。古拉齐巴图尔由正中冲入。所乘之马为阿鲁库克射毙，易马而战，马膝又中箭而倒，为殿后军所击，而青巴图尔来援其兄，同殒于阵。彻辰岱青率布哈斯(Bukhas)之图噜贝巴图尔(Töröbei Baghatur)、哈尔噶坦(Kharaktan)之多塔达噶台吉(Todadakha Taiji)共七人，一同步战而出。鄂勒哲伊勒都齐所乘之马被射，仍掬甲步行，阿巴该吉鲁根(Abaghai Kilüken)见之，给以所牵之马，令其乘骑，遂由左超上骑之。其马复被箭，仍步行，遇哈尔噶坦之赛音海努克侍卫(Sain Khainuk Kiya)，下马，即以其马与之乘。因欲令其叠骑，驻马让之。海努克云，‘我有子，名巴札尔(Bajar)其爱获之，无庸顾我矣。’遂乘其马格斗而出。”

这里所说“其二弟”，是彻辰鸿台吉的二弟，后来出现的布尔赛彻辰岱青是叔父布扬古赉(Buyangghulai)的第二子。按兄弟辈来说是从兄弟，再加上彻辰鸿台吉的长子鄂勒哲伊勒都齐，几乎是彻辰鸿台吉全家总动员了。岁次壬申，隆庆六年，这次出兵时期正当彻辰鸿台吉受款的第二年，是趁此时机出兵的。蒙古兵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但敌人看来是潮水一般的大军。托克摩克地方很早以前就以蒙古西邻闻名，实际是占据这个地方的哈萨克(Kazak)部落，阿克萨尔汗(Ak Nazar Khan 或 Akak Nazar Khan)是一个著名的大酋<sup>①</sup>。实喇摩楞可能是现在的Chu河，蒙古军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把它攻陷了。尼楚袞哈萨克不知是今什么地方。蒙古军可能在这里遭到阿克萨尔汗十万大军追击而大败。战斗叙述得颇精采，几乎象看武侠小说一样。这次套部战败的情况，在《全边略记》(卷五)《甘肃略》万历五年条里，也说：“先是，河套酋略瓦刺，戮其酋，死者千数。诸酋皆惭愧”。明朝方面也把阿克萨尔汗看作是瓦刺的部酋。

这次远征失败后，彻辰鸿台吉立即出师复仇。《蒙古源流》里接着说：

“迨后，其兄彻辰鸿台吉，三十四岁，岁次癸酉(万历元年，1573年)，精选赛音哈屯之四额呼斯，塔本克克里之五和硕齐，并兵七百名往征。直至哈萨罗克地方。托克摩克之阿克萨尔汗带兵十万，迎战于额锡勒太保(Esen Daibu)。彻辰洪台吉传谕于众曰：‘敌队在前，不拘何人，不可先我攻进，我亲领之以入。’谕毕，乘博啰呼察之赛音阿固拉萨尔拜(Boro Khucha-in Sain Aghula Sarbai)红马，身披描金象皮红穆纳甲胄，率众攻入敌众。于彼队内，见为首之人，须眉间放出火焰，复见两队乘黑马之兵，马足发火，迅速而至。遂败之。歼戮过半。自此青巴图尔之甲，无不识者，遂生擒阿克萨尔之子三索勒坦(Sultan)。分别惩释，以复二弟之仇。振旅而回。”

<sup>①</sup>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二，第632—634页。

最前一段“精选赛音哈屯之四额呼斯，塔木克克之五和硕齐，并兵七百”，德文本译作“精干夫人的四个儿子、五个叫 Kegeli 的司令官和精选的七百护卫”。这种译法，语意通顺。鸿台吉有七个儿子，当时率领了四个大的。额锡勒太保不知在哪里，还是在哈萨罗克附近吧。说敌队中，“须眉间放出火焰，”和两队黑马兵的“马足发火”，可能用的是西洋传来的火器。战争的叙述很简单，但说“歼戮过半”，特别提到“生擒阿克萨尔之子三索勒坦”，可见打了胜仗。总之，既能在这一带自由往来，说明这个地区已经归服蒙古势力之下了。

这时候，畏兀儿斯坦(Uighuristan)地方，东察哈台汗的残余土鲁番的势力颇强胜，它的残余已并吞了明廷的哈密卫。明廷打消复兴哈密的念头，也正是这个时期。可是，为什么看不到俺答的势力和土鲁番、哈密有一点冲突呢？仔细想来，土鲁番本来和瓦剌斗争过，但这时术赤的余类，哈萨克(Kazak)侵犯进来，吞并了原来的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的故地别失八里(Bishbalik)，土鲁番的东侵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时已经没有和北方争斗的余力，哈萨克成了土鲁番和俺答的共同敌人，于是征讨瓦剌的俺答可能进而征伐了哈萨克。这就是俺答势力之所以不和土鲁番、哈密斗争立即转而进攻了哈萨克的理由。当时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畏兀儿斯坦(Uighuristan)的形势，在羽田明的论文和穆广文等的《维吾尔史料简编》里，都有较详叙述<sup>①</sup>。

下次争战是征伐卫喇特。《蒙古源流》记述稍长，全文引述如下：

“岁次甲戌(万历二年，1574)布延巴图尔(Buyan Baghatur)闻洪台吉弟兄加兵于四卫喇特，遂将辎重留于巴里坤(Bars kü)，以次行兵于

---

<sup>①</sup> 羽田明的《土耳其斯坦(近代)史》——《明末清初的东土耳其斯坦》(《东洋史研究》第七卷,第五号)。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简编》上。



四卫喇特，令巴图鲁洪台吉哈尔该(Kharghai)在前队，而以额色勒贝侍卫(Eselbei Kiya)领之，欲将八千辉特土默特尽行招服。彻辰洪台吉于齐拉玛汗(Jalman Khan)山后，以喀木苏(Khamsu)、都哩图(Düritü)二人为首，并留巴图尔等，率其子鄂勒哲伊勒都齐，追赶三月之久，粮绝，有食巴尔吉勒塔(Barkilda)石块者。图巴罕汗(Tobakhan Khan)之山阳以绰罗斯(Choros)之必齐呼锡格沁(Bajira Shigechin)为首，掳掠四鄂托克。于是，挨次撤回。是时，彻辰洪台吉在博陇吉尔(Bulunggir)地方，伯奇彻辰济雅噶齐(Beki Sechen Jiyaghachi)、图伯特哈富噶济雅噶齐(Tübed Khashagha Jiyaghachi)二使人，有额色勒贝侍卫，眼似兔鹑，非守分之人，恐谗譖八千辉特土默特人众，以分兵势之语。巴图尔洪台吉不然其言，令其等候于外，乃额巴勒贝侍卫恃彻辰洪台吉素日之宠，任意于釜内，取肋八条，与此二人食之，遣二使人去。后彻辰洪台吉怒甚。乃摆列整马肋四块并琵琶骨，斥责额色勒贝侍卫云：‘尔其尽食之，谚云染指于乳汁，投杆于牧群。尔乃以手向我釜内取肉，先与人尝之耶。’遂以指夹取，令其食之。于是，四卫喇特人众共以手指取肉食人之言，互相非议焉。额色勒贝侍卫掷肉，出于外曰：‘马肋八条，我并未食也。君父其请食索岱明阿图(Sutai Mingghatu)之肋八条乎。’言讫，以足顿地而去。是夜，带兵乘马，而至于克尔齐逊(Kerchisün)河，弑巴图尔洪台吉，额色勒贝侍卫乃叛去。”

这段译文中似乎有些混乱和错误。据施密特的译文是，“这时（万 788 历二年）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兄弟听说要征伐四卫喇特，彻辰洪台吉正在征伐前述的托克摩克(Tokmak)凯旋途中，便把辎重留放在半路的巴里坤地方，又参加了这次征伐。而在巴图尔洪台吉正在哈尔该东方招服额色勒贝侍卫所率领的八千辉特万户时，彻辰洪台吉却正在济拉玛汗山西面击败喀木苏都哩图所率领的巴图特(Baghatud)，其子鄂勒哲伊勒都齐在北方追赶了三个月，粮绝，吃巴尔吉勒塔的石块，在图巴罕汗山东面率领绰罗斯的必齐呼锡格沁等四鄂托克回来了。这时，彻辰洪台吉从博陇吉尔地方派来使者，劝告巴图尔洪台吉不要相信额色勒贝侍卫。巴图尔洪台吉没有听从他的忠告。巴图尔洪台吉为八条马肋而发怒，侮辱了额色勒贝侍

卫，额色勒贝侍卫因而抱怨叛去。在克尔齐逊河畔弑杀了巴图尔洪台吉”<sup>①</sup>。巴图尔洪台吉(把都尔黄台吉)是吉能的长子，吉囊之孙。兄弟五人，是彻辰洪台吉(切尽黄台吉)的从兄。明人也明白此事，肖大亨的《北虏世系》在巴都尔黄台吉名下注释说是“为西瓦刺所杀”。他们招降辉特，制服了巴图特、绰罗斯，显然是继承了俺答的事业。辉特可能驻牧在西蒙古，土尔扈特却如前所述住牧在额尔齐斯(Jrtysh)河流域。巴图特和绰罗斯是后来准噶尔的始祖。巴里坤是今镇西县，博陇吉尔在往那里的路上。这些地方显然都靠近，至于其他的哈尔该、济拉玛汗、图巴罕汗山、克尔齐逊河，都不知在哪里。哈尔该或许是杭爱山，图尔罕山似乎很遥远，<sup>789</sup>或许就是唐努、土播的土播汗山，也未可知。总之，俺答的势力已经达到这一带。

#### 4. 青海方面的经略

达延汗驱逐了亦不剌、阿尔秃斯之后，占据了鄂尔多斯，但可汗的经略仅止于河套，并没有从这里更往西进。他的势力达到鄂尔多斯以西的河西、海西，还是在可汗之孙吉囊、俺答辈时代。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正德间，……太师亦不剌弑阿尔伦，遯入河西。海西之有虏，自亦不剌始也”。《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叙述更详，说：

“西宁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青海，又曰西海。水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尔秃厮获罪其主，拥众西奔，瞰知青海饶富，袭而居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自是，甘肃西宁始有海

<sup>①</sup> 《蒙古源流》卷六说：此时，“于阿津柴达木(Ajin-u Chaidam)之上，将鄂尔多斯之满都赉阿固勒呼杀死，遂名为阿固勒呼柴达木云。永谢布之伊巴哩太师只身迷路，入于白帽之哈密城，被其所杀”。由此看来，当时似乎还到了柴达木和哈密。试参看其他记录，那还是后来的追述。

寇之患。”

西海是撒里畏吾儿的住地。撒里畏吾儿是五代宋初时住在甘肃边外的畏吾儿逃窜到西边来的。这时，此地开始遭到蹂躏。《西番诸卫传》里继续在嘉靖十一年条下说：

“甘肃巡抚赵载等言：‘亦不刺据海上，已二十余年。其党卜儿孩独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属番来纳款，宜因而抚之。或俾之纳马，或令其遣质，或授官给印，建立卫所，为我藩篱，于计为便。’疏甫上，会河套酋吉囊引众西掠，大破亦不刺营，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枝敛众自保。由是，西宁亦获休息，而纳款之议竟寝。”

关于吉囊的活动已经谈到。

790

俺答侵入西海，是嘉靖三十八年才开始的。《明史·西番诸卫传》说：

“时，北部俺答猖獗，岁掠宜大诸镇，又羨青海富饶。三十八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己，引去。留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

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五)《甘肃略》说：“嘉靖三十九年，俺答与套虏犯西海。”冯时可的《俺答前志》三十九年九月条说：“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遂率众东回。犯凉(州)庄(浪)，杀掠甚众。”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里也有略同的记载。丙兔是俺答第四子，宾兔实在并不是俺答的儿子，而是套虏吉能之弟狼台吉的儿子。所以《全边略记》里说“俺答与套虏犯西海。”松山是今甘肃兰州北、永登县东北、松山驿地方。肖大亨的《北虏世系》在宾兔台吉之下注释说：“在甘州庄浪边外松山住牧”。还在丙兔台吉下注释说：“陕西河州西海住牧，甘肃扁渡口互市”。我想是三十八年入侵，三十九年退回来。吉囊只侵犯了西海，而俺答却占据了这个地区。

其次是，随着俺答势力的发展，彻辰鸿台吉入侵西藏，并和喇嘛教发生了接触。《蒙古源流》(卷六)说：

“岁次丙寅(嘉靖四十五年,1566), (彻辰洪台吉)年二十七,行兵图伯特。次于锡里木济(Shilimji)之三河交会地方。大布尔萨喇嘛(Borsa Lama)、禅师喇嘛(Chanshi Lama)、达尔罕喇嘛(Darkhan Lama)为首,遣使致信于乌松都尔三津(Usungdur Sanjin)、阿勒坦三津(Altan Sanjin)云:‘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彼甚畏惧,互相商议,已逾三日。二弟谏言:‘何须久待,立即进兵。’彻辰洪台吉云:‘诘朝日出时,有喇嘛三人前来,其正中坐之喇嘛必向我善言之,可姑待之耳。’至次日清晨,果有喇嘛三人来谒。……于是,收服三部落图伯特,带领巴克实喇嘛(bLargin Lama)、阿斯多克赛音班第(Astok Sain Bandi)、阿斯多克斡齐尔托密桑噶斯巴(Astok Wachir Tonmi Sangghasba)等三人,到蒙古地方。以乌堪珠沁丹(Ughaju Chindan)与斡齐尔托密为妻,并给以圭温欢沁(Küi On Ghunchin)之号,尊为各官之首领焉。”

锡里木济的三河交会地方不详,但总之是说彻辰洪台吉来到西藏腹地,会见了大喇嘛,得到了斡齐尔托密,并加以重用。仔细想来,元代颇信仰喇嘛教,但那只限于上层贵族之间,民众似乎仍旧信仰黑教(萨满教)<sup>①</sup>。元朝退回塞北以后,这种信仰突然废弃了。也先太师时,曾请求明廷派遣僧侣,那时似乎还残留一些喇嘛教。但西部蒙古地方却流行着伊斯兰教,喇嘛教几乎完全被废弃了。仅就西部各酋长的名字来看,便可了解这种情形。因此,前述关于喀尔喀蒙古的图蒙冒的传说也很不可靠。在蒙古各酋长中,确实受到喇嘛教影响,似乎最早是从彻辰洪台吉说的“我等共此经教”开始的。至少,黄教喇嘛传入蒙古,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的蒙古人也有这种看法。彻辰洪台吉亲自去迎接斡齐尔托密,并“尊为各官之首领”。可见这种信仰相当强烈。

其次,《穆宗实录》隆庆三年十一月戊寅条和叶氏《四夷考·北虏考》载:“三年冬,西虏吉能率精骑,西掠熟番灵藏等族”。四年

<sup>①</sup> 萨满教的大概情形,可参看克德里雅弗采夫的《布里雅特蒙古民族史》第48—52页。

《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说：“其九月，俺答西辕，掠西番，留妻一克哈屯，孙把汉那吉守巢”。此事完全正确。《武备志》(卷二二六)《北虏考》和《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等也说，把汉那吉投降的时候，俺答正在西方征途中。于是，著名的俺答封贡告成，可见他们怎样忙于经略西方了。当时，彻辰洪台吉正和托克摩克(Tokmak)作战，并正从事征伐卫喇特。据明方记录说，切尽黄台吉(彻辰洪台吉)让从兄宾兔主持贡市，自己登上西掠瓦刺的征途，当是隆庆六年春一、二月间。这次西征的行程一一都记载在《俺答后志》里。在《穆宗实录》隆庆六年六月庚午、七月乙酉等条中，也有把都儿黄台吉(巴图尔洪台吉)西征是该年上半年开始的记载。那末，彻辰洪台吉等凯旋便是翌年、万历三年前后了。

据《全边略记》(卷五)《甘肃略》载，隆庆五年西海虏酋火落赤等曾略西番尔刺等族，且侵日惹刺真帖木儿各族，所谓西海的火落赤可能就是俺答之弟我托汉卜只刺台吉(俄扎罕博第达喇台吉)之三子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于是，万历元年俺答才亲自征服了沙喇卫郭尔(Shira Uighur)。《蒙古源流》(卷六)载：

“阿勒坦汗年六十六岁，岁次辛未(隆庆五年，1571)，与大明隆庆，共慑大统。大颁库藏，不计其数。六十八岁，岁次癸酉(万历元年，1573)，行兵萨哈连图伯特(Khara Tübed)地方。将上下沙喇卫郭尔(Shira Uighur)二部落阿木多、喀木之阿哩萨噶尔齐斯奇巴(Arik Sagharjai- 793 ba)、喀噜卜伦布木(Garbo Lombum)、萨尔唐萨里克卜(Serteng Sere-dgyab)之三诺延以及所属人众，尽行收服。阿哩克喇嘛(Arik Lama)、固密苏噶巴克实(sGumi bShoga Bakshi)二人，率所属一同归附。于是，阿哩克喇嘛为汗解脱三恶缘及来世罪孽，升至色究竟天唵诵大有利益区别取舍等经。汗遂崇志经典，始念六字心咒。”

在这以前则说：“至十九年，取其城。行兵中国，侵袭骚乱，明人大惧。遣使阿勒坦汗，给与孙王(Sun Wang)之号。并给金印讲和。”据萨囊彻辰解释却是：嘉靖三十一年(俺答攻取和宁的那一年)以

来,十九年之间,侵袭骚扰明朝,明人大惧,遣使媾和。隆庆帝和阿勒坦汗(俺答)两人“共慑大统”。所谓孙王,当然是顺义王的音讹。沙喇卫郭尔,就是布列茨施奈德尔所说的帖木儿时代的撒里畏兀儿(Sarigh Uighur)。正象施拉姆说的,当时该地所以有这样的部落住牧,或许是五代以来沙陀突厥的残余,也未可知<sup>①</sup>。总之,俺答征服这个地方以后,皈依了喇嘛教。最后几句,“于是,阿哩克喇嘛……云云”,江实译成:

“于是,阿哩克喇嘛乃为汗解脱三恶缘及来世罪孽,以至阿噶尼斯塔,并祈福祉,更嗒拾取、区别〔等经〕。汗乃醉心经典。始念六字真言”。<sup>②</sup>

施密特的译文,却是:

794 “于是,阿哩克喇嘛乃祈祷大汗解脱三恶界轮回,及来世罪孽,并登阿机尼斯塔(阿噶尼斯塔——Aginista Akanischta)天国,更嗒得失诸经。汗乃虔心诵经,并念六字真言”<sup>③</sup>。

总之,到这时候,西海全部地区都已归属俺答了。

《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接着前引条记述如下:

“隆庆中,俺答受封顺义王,修贡惟谨。二子亦斂戢。时乌斯藏僧有称活佛者,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为名,请建寺青海及嘉峪关外,为久居计。廷臣多言不可许。礼官言:‘彼已采木兴工,而令改建于他所,势所不能,莫若因而许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关外之请。况中国之御戎,惟在边关之有备,戎之顺逆,亦不在一寺之远近。’帝许之。丙兔既得请,又近胁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惧逼,乞令俺答约束其子,毋扰邻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肃不许开市,宁夏又道远艰难,虽有禁令,不能尽制。’宣大总督方逢时亦言开市为便。帝以责陕西督抚,督抚不敢违。万历二年冬,许丙兔市于甘肃,宾兔市于庄浪,岁一次。既而寺成,赐额仰华。”

① 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第二卷、第205,228页。施拉姆(Lous M. J. Schram)《甘藏方面的蒙古族》。

② 江实译注《蒙古源流》卷六,第133页。

③ 施密特,前引书,第211页。

建立仰华寺事,《俺答后志》也有记述。说:万历二年九月,西海丙兔请建招提于五王城。本兵议谓,此地去西宁七百里,去蜀中臆腊四百里。恐虏众依寺为众,则非止费一日之积劳,一夕之卫也。后竟许之”。松潘是今岷江上游的松潘县。臆腊就是它北面的漳腊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漳腊营在四川松潘县北四十里。795明初置于下潘州,为屯守之地,后徙而南。嘉靖时,筑城堡,置官军。清改为漳腊营,设游击驻防。”说是离这里四百里,距西宁七百里,那可能是现在的同德(拉加寺)一带,而青海的仰华寺却位于青海海滨。

关于阿勒坦汗的皈依佛教,《蒙古源流》(卷六)最后载有彻辰鸿台吉规劝阿勒坦汗的话,说:

“(彻辰鸿台吉)至三十七岁,往见其叔阿勒坦汗,谏云:‘从前失陷城池,与中国人结仇,以致出亡失统。今汗寿已高,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惟在经教,先贤曾言之。今闻西方纯雪地方,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祈遣使请来,照从前神祖呼必赉彻辰汗(Khubilai Sechen Khaghan)与胡土克图帕克巴喇嘛(Khutuktu ‘P’ags-pa Lama)设立道教,岂非盛事乎。’阿勒坦汗深为嘉许。遂与右翼三万人和好。即于丙子年(万历四年,1576),令阿勒坦汗之阿都斯达尔罕(Adus Darkhan)、阿奇依达尔罕(Nekei Darkhan)、彻辰鸿台吉之鸿郭岱达延巴克实(Khongkhodoi Dayan Bakshi)等,充为使人,往请圣识一切之索若木札木苏胡土克图(Bsod-nams Rgya-mts‘o Khutuktu)。……使人等将至,三万人共议,在青海之察卜齐雅勒(Chabchiyal)地方,修造庙宇。……”

所谓察卜齐雅勒是蒙古语峡谷的意思,或许庙就在这样的山谷里,也未可知。但《全边略记》(卷五)《甘肃略》说:“万历五年,虏以贡好乞寺名,上赐西海寺曰仰华寺。”说明里说:“是时俺答,……请令五藏喇嘛,县道待次,并予料工,建寺于西海之岸,索经与佛,供于西寄寺中。”按现在的地图,青海濒临东南岸有地名扎布奇亚(Tsa-



796 btchia), 察卜齐雅勒恐怕就是这里。总之, 仰华寺在后来万历十九年时被明总都郑洛等烧毁了。这事见于《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西番诸卫传》等。索诺木札木苏是达赖喇嘛三世, 在明朝记录里, 叫做锁南坚错。札木苏(Rgya-mts'o)是藏语, 意思是大海, 而所谓达赖, 则是蒙古语, 是大海的意思。这是当时俺答给喇嘛上的尊号。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sup>①</sup>说:

“时, 有喇嘛锁南坚错者, 云知己往未来事, 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 以迎活佛为名, 西侵瓦刺, 为所败。锁南坚错戒以好杀, 劝之东还。俺答亦劝喇嘛通中国, 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 自称释迦摩尼比丘, 求通贡。馈以仪物, 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 而许其贡。由是, 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喇嘛有异术, 能服人, 诸番莫不从其教, 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 亦俯首称弟子。自是, 西藏止知奉此喇嘛, 诸番王徒拥虚位, 不复能施其号令矣”<sup>②</sup>。

依明朝记录, 万历三年, 俺答请明廷赐所居丰州滩名归化城。五年, 赐青海(察卜齐雅勒)的寺为仰华寺。又八年, 为归化城一座寺庙请赐名, 命名为弘慈寺<sup>③</sup>。喇嘛教的传播不仅软化了右翼各部, 而且风靡全蒙古, 各部酋营建的寺庙, 塑造的佛像颇多。据《蒙古源流》说: 左翼察哈尔汗皈依喇嘛教是在万历四年丙子。至十五年, 左翼图们汗遣使去参拜喇嘛, 外蒙古土谢图汗阿巴岱等还亲自

① 按查《皇明从信录》(万历录卷之一)万历七年二月条叙“乌思藏僧锁南坚错”事, 说:“坚错者即阐化王答赖喇嘛也。故号称活佛, 以传经说法戒淫杀, 为虏所尊礼。称轮回转法功德世界佛大国师。万历五年套酋切尽黄台吉约俺达迎坚错西海上, 饮长生水, 俺达所从部落数十万人, 徒以奉坚错教, 无淫逞者, 其教化可知矣。”(万历录卷之一, 第45叶)作者这里的引文, 可参看《明史·西域传》。——译者

② 关于锁南坚错和张居正的交涉, 详见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第308—312页。《实录》万历七年二月辛卯条说:“命辅臣居正勉纳贡夷乌斯藏僧人锁南坚错等仪物。僧锁南坚错即虏酋顺义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 虏酋以迎见活佛为名, 意图西抢, 因教以作善戒杀, 阻其西掠, 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 向风请贡, 且以番书一纸并压书礼物, 遣居正。居正上言, 臣系辅弼近臣, 参预密勿, 义不与外夷私通, 不敢私受。上以居正辅理勋猷, 宣播遐迹, 戎狄宾服, 宜勉纳所馈, 以慰远人响风慕义之诚”。

③ 《实录》万历三年十月丙子, 又五年四月癸亥, 又八年十二月辛丑各条。

去参拜喇嘛。第二年这个喇嘛死了。俺答汗之孙松木儿台吉之子虎督度称呼毕尔罕，不久就成了第四代达赖喇嘛蕴丹札木苏。至于驻在现在库伦地方的大喇嘛，是十余年后，呼毕尔罕入藏以后作为代理喇嘛安置的，第一代大喇嘛称迈达哩胡土克图。 797

总之，俺答非常钦慕汉族文化，早就接近降人学习汉族文化。《俺答后志》最后说：“俺答听我降人议，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巧，每以骄东虏”。又据《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说：俺答叫他的子弟习汉字、学孝经等。所谓东虏是指这时没有得到贡市的东方察哈尔部。自隆庆五、六年以后，俺答属众完全贴服，从事和平通商。当然，此后也并不是绝没有侵犯，尤其俺答死后，长年致乱，但总的说来，却象《明史·鞑靼传》所说：“自是，约束诸部，无人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誓约一定，历三十年不变”。

冯时可的《俺答后志》说：万历三年五月，西海“宾兔侵诸番，以报其窃马”。又说：

“万历五年七月，宾兔仇瓦刺，要虏王往。虏王以迎佛为上请，西行，……十月虏王发丰州，六年四月，宾兔挟虏王，掠熟番甘藏诸族，大获。自此番人苦虏，听其诅约，与相盘牙。而延宁套虏亦鹜利而西。甘肃多事矣。”

《全边略记》（卷五）里所记也大略相同。《明史·西番诸卫传》说：“俺答既抵瓦刺，战败而还，乃移书甘肃守臣，至假道赴乌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肃，而南会诸酋于海上。番人益遭蹂躏，多窜徙”。<sup>①</sup>同瓦刺的战争究竟怎样，不详。总之，到这时西北蒙古方面由于蒙古各部酋的斗争，瓦刺余众几乎全被逐出整个蒙古各地，西海、西藏方面也几乎被俺答一派全占领了。因为除丙兔外，俺答的从子、河套的切尽黄台吉和永邵卜大成台吉等也都相继前来占据 798

<sup>①</sup> 按《明史》百纳本，第九十二册，卷三百三十，第10叶，“至假道赴乌斯藏”作“乞假道赴乌斯藏”。——译者

了西海。

## 5. 俺答的后人

万历九年十二月，俺答死了，年七十五岁。后年，十一年闰二月，长子辛爱黄台吉继承第二代顺义王位<sup>①</sup>。黄台吉以非常骁勇著称。《蒙古源流》也说他是右翼五勇士之一，其刚勇可知。《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丁丑条说：“其士马雄冠诸部，且凶狡无赖，北边畏之”。又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说：“黄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众畏之，用命过于俺答。”但他的这种强猛，只是匹夫之勇，凶悍偏激，动辄难免和别人发生冲突。据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说：黄台吉常骂其父俺答无能，“黄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但他自己却非常轻率。从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他从宣府洗马林入侵，竟因明军一个无名裨将遭受重创一事，也可以推测出来。至于和他父亲俺答不和睦一事，《北虏始末志》说：

“俺答有四万骑，其精兵万余骑，子即所谓黄台吉也。有一万骑，其精兵七、八千骑。……俺答老矣，娶二妾，弃其妻，黄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万骑自备，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

《武备志》（卷二二五）、《北虏考》等也都说：俺答初贡市，黄台吉“与父不相能，自别异”。在这以前，俺答和小王子相争，是由于势不两立，黄台吉也常和东迁后的小王子冲突，叶氏《四夷考》、《名山藏》、799 《实录》等都有所记载。不仅如此，据《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七月甲午巡按宣大御史孙粽奏报说：偶尔和小王子搆隙的黄台吉，还和他的长子扯力克台吉发生争执，夺去了他的人马牛羊，致使一时漂泊无依。孙粽评论他说：“黄台吉素强悍跳梁，凌侮诸夷。一旦天夺

---

<sup>①</sup> 《实录》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甲子条。关于此事，青木富太郎：《关于辛爱继承顺义王位问题》（《东方学》第十四辑）叙述甚详。

其魄,被子抢去人马,其势困弱。”《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说:黄台吉不听俺答的规劝,动辄通东虏土蛮,恣其桀骜。然后又叙述他和俺答宠妾三娘子不睦的情形说:“三娘子有盛宠于俺答,辛爱嫉妒,数詈骂之。三娘子入贡,宿兑军中,诉其事。”所谓三娘子,前面已经说过是俺答的外孙女,本已聘给别人,俺答听说她美丽,便夺娶了。后来获得了俺答的宠信。《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里叙述她的势力说:“三娘子佐俺答,主贡市,诸部皆受其约束。”又《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说:“先是,三娘子在俺答时,自练精兵万人,夷情向背,半系娘子。”

因此,俺答死后,所遗部属多半归入这个女酋手中。黄台吉要继承他父亲顺义王的权力,就必须遵照蒙古的习惯,先和三娘子结婚,合并她的部属。然而,三娘子一向和黄台吉不和,到这时候,黄台吉的势力已逐渐倾颓,老病之余,甚至受到儿子的侮辱。因此,三娘子厌恶他,乃率众西走。黄台吉亲自追赶,以至贡市停顿,蒙古的统一也势将破裂。于是,明总督郑洛深恐顺义王的约束不行,明廷羁縻政策失效,便劝说三娘子和黄台吉成了亲。因而黄台吉也心悦诚服,自称乞庆哈(Sechen khan)。从此一心致力和好。但为时仅三年,万历十三年二月,就病死了<sup>①</sup>。

800

黄台吉死后,第三代顺义王当然是他的长子扯力克台吉。但扯力克很聪明,深得众心,因嫌三娘子年老,极力回避,蒙古势力又濒于分裂的危机。总督郑洛于是又要胁扯力克,说“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于是,扯力克便逐走诸妾,和三娘子结了婚。万历十五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同时,明廷认为三娘子可以利用,遂册封她为忠顺夫人<sup>②</sup>。康熙《宣化县志》(卷

<sup>①</sup> 《实录》万历十四年正月辛酉条。

<sup>②</sup> 《实录》万历十五年三月乙卯条。青木富太郎《关于褚力克承袭顺义王问题》(《史学杂志》第66编、第8号)。

一七)的《武备志》说:万历“十五年,扯力良袭封顺义王”。脚注说:“王沉缅昏眊,凡应酬番汉事务,委三娘子理之。年未五十,而须发已皓。”据《明史·西番诸卫传》说:“俺答卒,传至孙扯力克(扯力克),势轻不能制诸酋”。在盖黄台吉很短的统治时期,因俺答的余威尚未尽消,黄台吉比他的父亲更强勇,因而顺义王的威严还能略微维持。临到扯力克,统治力已衰弱,便逐渐呈现出颓势。尤其在河套、青海方面发展起来的各部,不服从顺义王的约束,扰犯明廷逐渐增多。扯力克不但不加以制止,却亲自到西边去协助他们。遂引起了万历十八年以后西海各酋的猖獗。明万历十九年,停止扯力克的贡市和抚赏,就是对这些罪行的惩罚。停赏到二十七年才又恢复。万历三十五年四月,扯力克死去,顺义王袭封的纷扰达于极点。这些纷扰肯定都和三娘子有关。概括来说,就是由于封贡新得势的三娘子一派和俺答部成立以来的旧势力一派争夺权力的结果。

801 最初,俺答殷切希望的封贡一事的成功,是在他的孙子巴汉那吉投降明朝时开始的,而巴汉那吉的投降明朝,是起因于俺答强夺了三娘子。因此,三娘子和巴汉那吉两人当然都和封贡有关。俺答喜见封贡成功,自然就要重用明廷所喜爱的这两个人。三娘子怎样利用贡市关系收揽权势,上面已经谈过。巴汉那吉在隆庆四年十二月返回蒙古以后,俺答就命他主持板升,改名叫大成台吉。因颇得俺答的宠幸,日渐富饶,竟为各部侧目而视。万历十一年五月,大成台吉坠马死去,他的妻子大成比妓独掌这个富饶地区。三娘子打算为她和俺答所生第七子不他失礼娶她,吞并她的富饶地区。另一方面,俺答的用事权臣恰台吉不喜欢闺阁势力增大,暗中拥立扯力克,遂动用兵力把大成比妓收归扯力克为妻。但此事不久就决裂了。后来,不他失礼和大成比妓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叫索囊台吉,便演成争夺下一代顺义王位的内讧。因为扯力克和三娘

子结婚时,把大成比妓赶走了。

万历三十五年四月,顺义王扯力克死去,长子晁兔台吉已经先死了,顺义王王位便要落在嫡孙卜失兔的头上。然而,不他失礼的遗子索囊台吉代表三娘子、把汉那吉两派的势力,欺侮卜失兔年幼,孙辈而寡弱,有篡夺嫡系的意图,便和卜失兔的叔父毛明安(五十万打力台吉)合谋离间他和忠顺夫人(三娘子)之间的关系,阻止她和卜失兔成婚。到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虏中无定主,中外汹汹。三十九年春,辛爱黄台吉的次子五路台吉代表正统旧派势力,会合宣大蓟镇边外七十三部酋长,威逼忠顺夫人和索囊台吉 802 强要奉立卜失兔。但新势力一派也没有立即屈服,在两军对抗形势之下,眼看蒙古要大乱起来。幸由明廷新总制涂宗濬运用机略谕解,婚事才勉强告成。然卜失兔还没来得及袭封,忠顺夫人就老死了。于是索囊立即收抚其遗众而去。到四十一年六月,卜失兔才袭封,然而到这时,顺义王的权威已经完全衰微了。

失去了顺义王统驭的蒙古,所以对明边很少侵犯,一则由于势力衰微,一则也由于索囊之母大成比妓心服明朝的恩威,极力加以戒飭。《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三月甲子,山西巡抚吴仁度所上奏摺中说:

“把汉比妓感天朝赏赉之恩,每训戒索囊,必不犯顺,所恃者虏中一妇人耳。且比妓年逾七十,一旦物故,能必索囊之无异志乎?”

所称把汉比妓就是已故把汉那吉之妻大成比妓。忠顺夫人死后,由明廷册封为忠义夫人。万历四十三年,正是清太祖大体统一了满洲,开始制订八旗兵制时期。十三年以后,到清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察哈尔部的凌丹汗遭到清军攻击,往西迁徙,懦弱的顺义王各部,立即土崩瓦解,卜失兔也逃入西边河套,死于该地。卜失兔就是《清朝实录》里所说的博硕克图。崇祯五年,清军收抚察哈尔部,土默特部的俄木布率领头目古录格、杭高托博克等请降,这

个俄木布就是博硕克图之子。后来主持归化城土默特的，也就是  
803 这个俄木布和前述两个头目的裔孙<sup>①</sup>。

蒙古的继承法，从顺义王的继承事实、以及察哈尔汗的继承法、昆都伦汗的继承法、科尔沁乌讷博罗特的继承法来看，都是长子继承制<sup>②</sup>。为什么蒙古的继承演成汉族式的继承法了呢？即便一切都取法汉族的清朝，它的继承法仍然是满洲独特的。明代蒙古的继承制之所以完全演成汉族式的，大概是由于入主中国的元代业已采用了汉族继承法的结果。元朝从世祖忽必烈时起已经有了正式的皇太子，定由嫡长子真金继承。但因皇太子真金夭折了，才由嫡孙铁木耳继位成了成宗。后来虽然由于变乱频仍，未能按照理想实行，但在理论上，还是定为嫡长继承。所以，惠宗乌哈噶特汗之后，嫡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承嗣。是否变乱平定，到达延汗以后又定为必须由嫡长继承了呢？我认为这种嫡长继承法只能这样来理解。

其次，汗号也很紊乱。除鬼力赤汗、也先汗滥称汗号以外，正式汗位原定必须是嫡统可汗的称号。然从赛那刺汗（巴尔斯博罗特）时起，就逐渐紊乱了。不久就出现了俺答汗、昆都仑汗等。俺答最初称索多汗，后来皈依喇嘛教后称格根汗。俺答之子辛爱黄台吉后来称乞庆哈。老把都最初称昆都仑汗，后来吉能之孙卜失兔也称济农汗。此外，内蒙古喀尔喀方面还有扎鲁特的内济汗，察哈尔汗灭亡后，外蒙古还出现了喀尔喀各汗（车臣汗、土谢图汗、札  
804 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等。右翼济农并非正统，大都自称济农。这就是汗号、济农称号的紊乱情形。

据《蒙古源流》载，有很多象萨陵尔可敦、满都海彻辰可敦等有

① 《蒙古游牧记》（卷二）、《土默特部》附记归化城土默特。

② 据《黄金史》（Altan Tobchi）说：博罗特王诺颜（Noyan Bolod Ong），在其兄失踪期间，曾即王位，但当兄回来时，即称：“因兄不在，所以我违例即位，今兄既归来，依习惯，仍应兄即王位”。（见鲍登的书，第170—171页）。



势力的可敦。例如，忠顺夫人(三娘子)，忠义夫人(把汉比妓)之外，还有称作黄妇(切尽比妓)的切尽黄台吉的遗妻，老把都的遗妻，以及猛可真、大小嬖只、称作满妇的满旦的遗妻等，都是以妇人身分成为一方首领的巾帼英雄，数不胜数。由此看来，蒙古的妇女权力似乎相当大，但却不然。妇女地位还是很低，而遗妻或作母亲的权力相当大，她们只是在丈夫死后才挥弄权势的。

当时还没有可观的商业。但蒙古除了把牛、马、羊的皮毛之类输出中国，输入中原的铁器、绢帛织品或谷类等外，因满洲是湿地，没有盐湖，而蒙古到处都是盐池，把它所产的盐运往满洲或汉族地区的也会不少；平定了偏远的山地之后，把那里的毛皮运往中原的也会不少。

以前，万历十六年九月，在西海方面永邵卜的虏众闯入西宁，杀死了明朝副总兵李奎(李魁)。《明史·西番诸卫传》说：“时，丙兔及切尽黄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驻莽刺川，火落赤移驻捏工川，逼近西宁，蚕食番族，番不能支，则折而为寇用。扯力克(捲力克)又西行助之，势益炽”<sup>①</sup>。十八年六月，入旧洮州，覆灭副总兵李联芳军。七月，又深入，掠河州、临洮、渭源，杀游击李芳。于是，西陲震骇。明朝起用前宣大总督郑洛，让他去经略西边。郑洛第二年进兵青海，烧毁仰华寺，赶走了余众就回来了。《西番诸卫传》说：“番人复业者，至八万余人，西陲暂获休息，已，复聚于青海。”

这时聚集在西海方面的部酋，《武备志》(卷二〇八)所引《兵略》中称为“甘镇边外住牧夷人”的，列举如下：

西海离边三、五百里不等，盘住夷人。

酋首永邵卜乞庆黄台吉等部落二万有余，住牧甘镇边外，在于宣府、张家口互市、领赏。此虏交通铁雷、火落赤、真厢台吉、那木大等，抢掠西番，

---

<sup>①</sup> 莽刺川、捏工川两川名，《读史方輿纪要》等书里都没见到。现在无法考证。但依形势推测，大概是现在的大通河和湟水。

及进贡回夷，不敢侵犯边镇地方。

酋首铁雷，系东虏。因往西海迎佛，贪恋莽刺川、捏工川水草野牲，及抢番得利，盘据西海，与火落赤、真厢台吉等聚结虏众，假以抢番，窃犯洮岷河州地方，部落约二千有余。

酋首火落赤，系东虏，因迎佛恋住蟒刺、捏工两川，与铁雷等接连抢番，及犯洮、岷、河州地方。部落约二千有余。

酋首真厢台吉，系东虏，流住西海。同铁雷、火落赤抢番扰边。

酋首那木大，系宾兔长子，先年住牧甘镇松山地方。甘镇议筑新疆，大兵出边剿杀，此酋带领部落，逃奔西海。部下夷人五百有余，约同铁雷、火落赤等，抢番犯边。夷弟我琴革、麻记，逃奔宁夏地方贺兰山后住牧。

以上诸酋，住牧西海，抢番族，掠回夷，时常窃犯洮、岷、归德地方。因惧甘镇兵马，不敢侵犯甘镇地方。

806 永邵卜乞庆黄台吉是俺答之弟我托汉卜只刺台吉（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之孙恩克七庆台吉。铁雷是切尽黄台吉之侄，阿穆岱墨尔根台吉之子图垒青固拉齐。火落赤如果不是永邵卜乞庆黄台吉的叔父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就可能是切尽黄台吉之侄，布延达喇郭拉齐巴图尔之子莽固斯额尔德尼郭拉齐。真厢是丙兔之子，也就是俺答第四子、西海丙兔之子三温台吉（即宰生，又名真相）。火落赤和真厢最剽悍，当时有所谓：谈“火、真”色变。那木大是宾兔的长子，也就是吉能之弟狼台吉的长子宾兔台吉之子。至于被赶出松山的经过和两弟我琴革、麻记，已经另外谈过。这些部酋都是俺答及吉能的同族。所谓东虏是说原非西海之夷，并不是说辽东之虏。从反复说“不敢侵犯甘镇地方”，或“因惧甘镇兵马，不敢侵犯甘镇地方”等看来，这类记载或许是说万历十六——十八年侵犯以前，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五）《甘肃略》万历十五年条载：

“四月，宾兔抢西宁，其婿瓦刺他卜囊，率精兵千余，住岔口堡，从泗水暗门，我师获其掠者，曰永邵卜部也。十六年，瓦刺他卜囊及著力兔，

提兵往脑海,钞黄毛,从镇羌暗门而过。十七年,海虏从南川入境,声钞摆羊。已,乃钞南山生熟番,兼略汉人。兵备万世德遣参将锺一济,让他卜囊,卜囊以其人畜还。”

这个瓦刺他卜囊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实录》、《明史》(卷二三九)《达云传》和《西宁府新志》等书里。据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二十)《武备志·青海条》载:

“〔万历〕十六年九月,瓦刺他卜囊部众有阑入西宁者。副总兵李奎 807 方被酒,跃马而前,部众控鞍,欲诉,奎援刀砍之。众逆射奎死。及千把总、指挥八员,领兵官四十余员,全军覆没。……”

杀副总兵李奎的说是瓦刺他卜囊<sup>①</sup>。十九年焚仰华寺,西海始稍靖。然“已,复聚于青海,”接着,“其种类有火落赤、真相台吉、纳刺台吉、沙刺台吉、哈坛巴都儿、南把兔儿台吉、著力兔等,与永邵卜、瓦刺他卜囊部落蟠聚杂处”<sup>②</sup>。又说:

“二十三年,增设临洮总兵官,以刘继任之。未几,瓦刺他卜囊犯南川,兵备副使刘敏宽,参将达云大破之。已,连纳刺诸酋,犯西川,巡抚田乐率敏宽、达云,又击破之。”

瓦刺他卜囊,据《全边略记》(卷四)《陕西延绥略》万历十九年,御史崔景荣的疏说:“瓦刺他卜囊即永邵卜之别名,诡为姓号,犯我西宁。云云。”当然,这不过是臆测而已。所谓他卜囊是驸马的意思。因此,说是宾兔的女婿是对的。所以称瓦刺,不过是说明他的出身而已。从它在蒙古中是个相当强的部落看来,就不得不联想到卫喇特(瓦刺)的和硕特部了。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说:

“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其祖博贝密尔。自始称卫拉特汗。其父

① 《实录》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庚申条说:“甘肃海虏瓦刺他卜囊拥众自南川入,杀副将李魁及中军阿承印等,亡失多。云云”。

② 这些番族的情况,详载清《皇中杂记》和《西宁府新志》。又,艾科瓦尔(Ekwall, R. B.)《甘藏文化关系》和施拉姆(M. J. Schram)《甘藏方面的蒙古族》等书,也都可以参看。

哈尼诺颜洪果尔继之。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巴噶斯，次昆都伦乌巴什，次即顾实汗，又次为色棱哈坦巴图尔及布雅鄂特欢。顾实汗兄弟，惟昆都伦乌巴什、布雅鄂特欢留旧牧，拜巴噶斯袭居西套，余皆随顾实汗徙青海。……是时，和硕特顾实汗最强，为四卫拉特之首。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崇禎十年，1637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是为厄鲁特通贡我朝之始。七年，顾实汗偕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唐古特汗藏巴等，奉表贡。昆都伦乌巴什亦遣使，从达赖喇嘛，贡驼马。顾实汗寻击杀藏巴汗，而据其地，使其子驻之。”

我认为这个顾实汗或其父哈尼诺颜洪果尔等，正是这里所说的瓦刺他卜囊。

又《蒙古源流》（卷八）载有河套卜失兔用兵西藏说：

“其从前鄂尔多斯之博硕克图济农（Bushuktu Jinong），年三十二岁，岁次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行兵西图伯特地方，招服古噜索纳木扎勒（Guru Bsod-nams-rgyal）之沙喇卫郭尔（Shira Uighur），修明经教之事，未易言罄”。

古噜索纳木扎勒不知道在哪里。从西图伯特来看，恐怕在柴达木盆地一带，还是撒里畏兀儿地方。又说：

“岁次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sup>①</sup>，蒙古多伦土默特之巴噶托音（Bagha Toin）与海林乌格德巴图尔塔布囊（Khailin Ügetei Baghatur Tabunang）等，行兵图伯特地方。于扎克博哩（Jakhburi）山，收服藏巴汗（Gtsan-pa Khaghan）之十万大兵……。”

说是在将要返回时，得到博克达班禅额尔德尼（Bokda Pan-ch'en Erdeni）的介绍。这次征伐的经过不详，但说明当时蒙古兵已深入西藏腹地拉萨地方。这和前述顾实汗灭藏巴汗事是否有关呢？如果根据西藏史料或许可以了解详情，也未可知。总之，到这时候蒙古的势力已经达到西藏的腹地了。

〔昭和三十三年（1958）八月稿〕

<sup>①</sup> 《蒙古源流》海日楼笺本，卷八，第7叶，“岁次己未（万历四十七年）”笺证本作“岁次乙未（万历二十三年）”。——译者

## 九、明代的北边防务

813

### 一

前面所谈的是以北虏内部情况为主，犯边侵寇这类事一概从略，因而明朝边防问题几乎没有提到。我想这样会有不少地方难以理解，现在拟就明代边防问题简单加以阐述。关于明代北边防务，详见于《明史》的《兵志》、《职官志》和《地理志》有关各书，以及徐日久的《五边典则》、霍冀的《九边图说》、茅元仪的《武备志》等。现在就根据这些书，概述其大略。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边防》条开头就说：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在赏功制度上，功绩有奇功、首功、次功等区别。大概规定为：“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由此可以看出重视北边的情形。

国初，北平以北，有大宁都司。它的西边，接连元上都地方，有开平卫；更西又有兴和卫；黄河东北角有东胜卫、丰州卫等，形成防 814 务的第一线。从永乐初年大宁都司内迁以后，接着废除了兴和卫，开平卫也孤立难守了。宣德中，放弃土地三百余里，移开平，守独石，独石卫便首当敌冲了。云中的塞北也分为中、东、西三路来防敌，然自东胜、丰州撤退，云川、玉林内迁以后，又增筑镇边、杀胡、丫角各堡来防御敌人。

《明史》(卷四十)《地理志》记大宁都司说: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二十一年七月更名。领卫十。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景泰四年,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顺后,遂入于三卫。西南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

大宁卫(元大宁路、治大定县,属辽阳行省),洪武十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寻废。二十年八月置卫,九月分置左、右、中三卫,寻又置前、后二卫。二十八年四月改左、右、后三卫为营州左、右、中三护卫。永乐元年二月省。又徙中、前二卫于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

以下还列举新城卫、富峪卫、会州卫、木榆卫、全宁卫等。

该书又记开平卫说:

“开平卫(元上都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迁治独石堡,改属万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备于此。后废。……”

815 关于兴和守御千户所,说:

兴和守御千户所(元隆兴路,直隶中书省,皇庆元年十月改兴和路),洪武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四年后废府,三十年正月置所。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二十年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遂虚。……

关于东胜州,《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的《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项末尾说:

东胜卫(元东胜州,属大同府),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二十五年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罢中、前、后三卫。永乐元年二月徙左卫于北直卢龙县,右卫于北直遵化县,直隶后军都督府。三月置东胜州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正统三年九月复置,后仍废。……西距行都司五百里,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干鲁忽奴千户所,燕只千户所、瓮吉刺千户所(俱洪武四年正月置)。

从千户所的位置来看,东胜卫可能还包括鄂尔多斯地方。

元代有甘肃省，明代只有陕西省而没有甘肃省。在这里设有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事实上统辖甘肃地方《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条说：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路)，洪武五年十一月置甘肃卫。二十五年罢。二十六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自庄浪徙置于此。领卫十二，守御千户所四。距布政司二千六百四十五里。”

接着记载甘州各卫、肃州卫、山丹卫、永昌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沙州卫和碾伯守御千户所，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原来这里施军政，不是民政，所以只列置卫所而没有设郡县。

816

辽东地方属山东布政司，但因为是关外的化外地域，不施民政而只有军政，设有二十五卫(定辽中、左、右、前、后，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广宁中、左、右、中屯、左屯、右屯、前屯，义州、宁远，沈阳中、左、右、中屯，铁岭，三万)，二州(安乐、自在，都是安置降夷的地方)，根本没有郡县。陕西行都司也是这样。非仅辽东和甘肃，就是大宁、开平和东胜等，那些原当虏冲、后来置行都司、称卫所的地区，原来也只有军政而不设民政的州县。具有雄才大略的永乐帝所以不断计划内徙、退缩，可能是为了以北平为首都，以这里为中心屯驻重兵来巩固防御。或者是为了设置州县，企图一改国初的军政而恢复和平的民政。

总之，国初的边防逐渐退缩是无可争议的，长城的位置就是最显明的迹象。国初把松亭关撤退到喜峰口，这且不谈。当初位于长城内的大同猫儿庄，后来圈出长城塞外。其中最显著的是放弃辽河套地，在那里修筑了凹字型的边墙；特别是黄河套地也被北虏夺去了。据《实录》弘治六年二月辛亥条载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善的奏报说：经营辽河套地凹字型边墙，据说是正统二年以后的事。黄河套地当然原来是属于明朝的势力范围。自东胜失守后，势渐



衰弱,正统中,因为也先入侵,便失守了。后来,天顺年间,被毛里孩、阿老出占据。这固然是暂时的现象,但到弘治末年,火箭入据  
817 以后,遂成了北虏的巢窟。正德初年,虽有杨一清企图恢复该地,嘉靖中,还出了个曾铣,计划恢复,然都没有成功。从此以后就没有梦想这件事的人了。鄂尔多斯就成了北虏的根据地。万历中叶,打退了接近松山地方虏寇,恢复了这个地区,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终究是明朝的胜利。这些就是北边地带发生的显著变化。

## 二

后来,明朝便配置下列将领守御九边。《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

“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广宁。隆庆元年,令冬十月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应援海州、沈阳。

协守副总兵一人。(辽阳副总兵旧为分守,嘉靖四十五年改为协守,驻辽阳城。节制开原、海州、险山、沈阳等处。)

分守参将五人。(曰开原参将,曰锦义右参将,曰海盖右参将,曰宁远参将,曰宽甸堡参将。)

游击将军八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备御十九人。”

辽东总兵官称征虏前将军,挂特别印,是总镇一方的镇守。那些独镇一路的叫做分守,守御一城一堡的是守备,和主将同守一城的称协守。《九边图说》和《武备志》(卷二百五)《镇戍辽东》条都更一一详加分析,这里从略。《武备志》记载末年的兵马数目说:

“原额官军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员名,实在八万三千三百四十员名。原额马七万七千一匹,见额马驴四万一千八百三十四头。”

818 《九边图说》说: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四员名。原额马七万七千一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四万三千八百七十五匹。本镇年例主兵银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九

十八两五钱二分八厘二毫五丝，客兵银四万两。”

历年变化的结果，这个数字有若干增耗。《九边图说》是隆庆三年（1569）进上的，《武备志》是天启元年（1621）成书的。

《九边图说》里叙述当时辽东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辽东全镇，延袤千有余里，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福余、真番之境，实为神京左臂。自大宁失险，山海以东，横入虏地，宁前、高平诸处一线之涂，声援易阻，识者有隐忧焉。南通溟渤，倭警虽稀，而金、复、盖三卫，僻在海堧，号称沃壤。三岔河冻，虏数垂涎，故河东惟冬防吃紧也。近奉诏旨，每值严寒，总帅移驻海州，似亦得策。惟河西零窃，剽掠无时，疏通来往，将领尚矣。浚路河，增台圈、防御之略，兹其可已乎？大段辽地丁寡，招垛孔艰，而又征调频仍，士马日耗，欲其利爪牙，以卫腹心，不可不为之所也。”

这是满清还没有兴起时的情形。满清兴起以后，辽东危急，可想而知。

蓟镇总兵官没有将军称号。〔《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

“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旧设。隆庆二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三屯营。

协守副总兵三人。（东路副总兵，隆庆三年添设，驻建昌营，管理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四路。中路副总兵，万历四年改设，驻三屯营，带管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四路。西路副总兵，隆庆三年添设，驻石匣营、管理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四路。）

819

分守参将十一人。（曰通州参将、曰山海关参将、曰石门寨参将、曰燕河营参将、曰台头营参将。曰太平寨参将、曰马兰峪参将、曰墙子岭参将、曰古北口参将、曰石塘岭参将、曰喜峰口参将。）

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营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

镇守昌平总兵官一人，旧设副总兵，又有提督武臣。嘉靖三十八年裁副总兵，以提督改为镇守总兵，驻昌平城，听总督节制。

分守参将三人。（曰居庸关参将，曰黄花镇参将，曰横岭口参将。）

游击将军二人，坐营官三人，守备十人，提调官一人。”

镇守保定总兵官一人，弘治十八年初设保定副总兵，后改为参将。正德九年复为分守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三十年改设镇守总兵官。万历元年，令春秋两防驻浮图峪，遇有警，移警紫荆关，以备入援。

分守参将四人。（曰紫荆关参将，曰龙固二关参将，曰马水口参将，曰倒马关参将。）

游击将军六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七人，把总七人，忠顺官二人。《武备志》分蓟州、昌平、保定等，详细记述各处的兵马粮饷数目。《九边图说》综述蓟镇一镇的数字说：

820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十万九千三百九十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九万九千二百四十六员名。原额马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一十六万五千七百三两三钱八分，客兵银六十三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两二钱七分一厘一毫二丝。”

辽东和蓟镇过去曾有巡抚协赞军务，后来将蓟辽军务一并交总督处理。《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说：

“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兼整饬蓟州等处边备一员，成化二年始专设都御史，赞理军务，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寻兼抚河间、真定、保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八年以畿辅地广，从居庸关中分设二巡抚，其东为巡抚顺天、永平二府，驻遵化。崇祯二年，又于永平分设巡抚，兼提督山海军务。其旧者止辖顺天。

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管河道一员。成化八年分居庸关以西，另设巡抚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提督紫荆、倒马、龙泉等关，驻真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

又说：

“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驻山海关，后又驻宁远。”

同时又说：

“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置。先是蓟辽有警，间遣重臣巡视。或称提督。至是，以边患益甚，始置总督，开

府密云,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兼理粮饷。万历九年,加兼巡抚顺天等处。十一年复旧。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关于这事,《九边图说》却说:“总督薊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侍郎一员(驻扎密云城),整饬薊州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都御史一员(驻扎遵化城)。”“巡抚辽东地方兼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

《九边图说》叙述薊镇形势说:

“臣等谨按:薊镇自山海抵居庸,延袤辽阔。国初号称腹里,顷缘大宁内徙,宣辽隔绝,沿边千里,与虏为邻。虽有属夷驻牧,甘心附虏,每犯内地,辄为向导。频年抚赏,劳费不貲。甚至肆为要挟,悖逆极矣。该镇素鲜边警,自古北之溃,烽火始达甘泉。嗣是,若太平,若墙岭,若罗汉洞,相继失守,虏竟得志而去,未一惩创,当轴者是岂可不深长思哉。所幸层峦叠障,天险为固,斩崖湮谷,其说不可易已。第将领修守,素习弥缝,监司阅历,惮于陟降,重阨绝塞,乃至与虏共之,殊可太息。桑土绸缪,栋焚在念,兹非其时耶?此中积弊,未易枚举。撮其甚者,主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来,民兵溺于偷娴,班兵狙于故习。根极要领,选练先焉。又以议论繁多,莫可措手。呜呼!不痛除数弊,而欲薊镇之安,不可得已。”

### 三

宣府总兵官称镇朔将军。关于其将领,《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

“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亦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

分守参将七人。(曰北路独石马营参将,曰东路怀来永宁参将,曰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曰南路顺圣蔚广参将,曰中路嵩峪堡参将,曰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曰南山参将。)

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年革。”

《武备志》(卷二〇五)《镇戍宣府》条记叙这里的兵马说:

822

“原额官军一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见额七万九千二百五十八员名。原额马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匹，见额马驼骡驴三万三千一百四十七匹头。”

大同总兵官称征西前将军。关于其将领，《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

“镇守大同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大同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旧为左副总兵，万历五年去左字，驻左卫城。)

分守参将九人。(曰东路参将，曰北东路参将，曰中路参将，曰西路参将，曰北西路参将，曰井坪城参将，曰新平堡参将，曰总督标左掖参将，曰威远城参将，万历八年革。)

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九人。”

《武备志》(卷二〇六)《镇戍大同》条记述这里的兵马说：

“原额马步军官一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名，见额八万五千三百一十一员名，原额马骡驴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匹头，见额三万五千八百七十匹头。”

山西总兵官没有将军称号。关于其将领，《明史》(卷七十六)

《职官志》说：

“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设，驻宁武关，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关。

协守副总兵一人。(嘉靖四十年添设，初驻偏关，后移驻老营堡)。

823

分守参将六人。(曰东路代州左参将，曰西路偏头关右参将，曰太原左参将，曰中路利民堡右参将，曰河曲县参将，曰北楼口参将。)

游击将军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三人，操守二人。”

《武备志》(卷二〇六)《镇戍山西》条记述这里的兵马说：

“原额官军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七员名，见额五万五千二百九十五员名，原额马驴六千五百五十一匹头，见额二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匹头。”

此外，还有总督和巡抚。《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载：

“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命都御史出巡塞外，因奏

设巡抚兼理大同。景泰二年另设大同巡抚，后复并为一。成化十五年复分设。十四年加赞理军务。

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初与宣府共一巡抚，后或分或并。成化十年后专设，加赞理军务。

巡抚山西地方兼提督雁门等关军务一员。宣德五年，以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三年，始命都御史专抚山西，镇守雁门。天顺、成化间，暂革，寻复置。

又说：

“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正统元年，始遣金都御史巡抚宣大。景泰二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成化、弘治间，有警则遣。正德八年设总制。嘉靖初，兼辖偏、保。二十九年去偏、保，定设总督宣大山西等衔。三十八年令防秋日驻宣府。四十三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移驻阳和。”

《九边图说》里，却是“巡抚宣府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侍郎一员（驻扎阳和城）”，“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提督雁门等关巡抚都御史一员（驻扎山西省城）”等。

《九边图说》叙述宣府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宣府自东徂西，边长一千余里，雄据上谷，藩屏陵京，譬则身之肩背，室之门户也。肩背实则腹心安，门户严则堂奥固，其关涉岂细细哉。在昔经略诸臣咸谓，彼中山川纷纠，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处。自今观之，乃亦有不尽然者，虏越永宁，则南山之迫切可畏，龙门失守，则金马之戒备当先。考之往事，若撞道横岭之驱，疾如风雨，浮图、紫荆之溃，祸及郊圻，耳目睹记，历历可鉴，是岂可以易守言哉。近驻督于怀来，设专官于本路，防护南山，可谓至矣。第其间犹有一二可虑者。硫炮等处，界在两镇，蓟宣稍有推诿，修设未免单薄。今虏且掠车夷去矣。山后险易，此辈盖稔知之，长虑却顾，兹其可缓乎？该镇本色，素称匱腴，设遇连俭，或由居庸取道，或自桑乾通运，皆事势之不可已者。然陆运盖尝行之，舟运则自芦沟，以达彼中，未有能详其说者。其可不为讲求乎？若夫重北路之哨探，扼南渡之要津，虏东犯，已得其形，虏深入，先

据其胜,此又不独宣镇之利,尤蓟之所必不可无者也。”

### 叙述大同镇的形势说:

825 “臣等谨按:大同古云中地也。西起丫角,东止阳和,边长六百四十余里。东北与诸胡连袂,西接套虏,在九边中称绝塞焉。国家于诸边,率建墩列戍,界限夷虏,独于该镇,设为大边二边,联络不已,得无意哉。阅岁既久,倾圮寔多,虏骑跳梁,已难控御。乃又以冲险故,弃而不守。云中之重险尽失,君子有遗恨焉。彼中虽苦虏患,幸无异图,自奸民丘富辈,授以攻城之术,于是,云中四境边堡,萧然无复有存焉者。极而至于石州之祸,渐岂可长乎?大边之外,即为丰州,地多饶沃,先年虏虽驻牧,每遇草尽,则营帐远移,乃今筑城架屋,东西相望,咸称板升,其所群聚者,无非驱掠之民,与夫忘命之辈也。虎噬狼贪,隐忧窃伏,谋国者,是岂可无善后之策哉。该镇之兵,豢养岁久,骄悍日滋,稍不适意,辄相诟噪,甚至交通无忌,与虏为市者,不能御暴,而反以为暴,将焉用之。近年议广招徕,议申军令,似亦得制御之略。然必故态潜消,大边渐复,庶可无意外之患。第狂澜既溃,障蔽为难,积习相循,转移岂易,非得壮猷之帅,恐未足以语此也。”

### 叙述山西镇的形势说:

826 “臣等谨按:山西自丫角墩起,至老牛湾止,边长一百余里。外借大同,以为藩篱,内恃三关,以为捍蔽,该镇边患似非所忧也。自嘉靖壬寅岁(二十一年)虏寇太原,边祸实自此始。嗣是,率数岁一入,蹂躏之惨,虽尝闻之,而城邑固无恙也。丁卯岁(隆庆元年),虏始陷石州,受祸之烈,前此未有。何者?所称为藩篱,为捍蔽者,皆不足恃若此哉。该镇在诸边稍称腹里,每岁列戍,多用民兵,素不见虏,骤闻虏至,咸相顾失色,一隅不支,诸军瓦解。孰能整师迎敌,以抗方张之虏乎?虽有大同为之藩屏,虏自威远、平虏而下,即抵蓓麦川,奔利民堡,××平型,窥雁门,一入内地,势若河决于此,而欲角战以求胜,顾不难哉。夫将必领兵三千,方成营伍。该镇之兵,素怯懦不可用,而各将所领,多不满二千,又骑步相兼,非合数营,不可追逐。俟其合而当之,虏已饱所欲矣。矧水泉一带,皆所必窥之地,而河曲、保德,又切邻套虏,严冬冰结,呼吸可度。军士凿冰之苦,至堕指裂肤,尤为他镇所无者。乌可谓三晋为内地哉。迩来宁武叛卒如刘如沈,皆用事虏中,鸱张蠹毒,谋逆未已,实为心膂之患,图事



决策,可不为之虑哉。大抵山西诸路,西路为急,中路稍缓。练士兵,缮城堡,明烽埃,严哨探,是为防守至计。若乃扼阳方之口,塞府川之冲,此又守要害之切务,不可不讲而图之也。”

#### 四

延绥总兵官称镇西将军。关于其将领,《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说:

“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定边右副总兵,嘉靖四十一年添设,分守安定、镇静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

分守参将六人。(曰孤山参将,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中路参将,曰清平参将,曰榆林、保宁参将。)

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守备十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

《武备志》(卷二〇七)《镇守延绥》条,叙述这里的兵马说:

“原额官军八万一百九十六员名,见额五万三千二百五十四员名。原额马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匹,见额马骡三万二千一百三十三匹头。”

《九边图说》叙述延绥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延绥东起黄甫川,西止定边营,边长地远,为套虏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东,逼近黄河,难通大举,神木迤西,直至石涝乾沟等处,环绕千五百里。虽有二边,倾圮已甚,不足为据,虏不乘则已,来则必入。矧长驱无忌,关以内尤为可忧,该镇所系,顾不重哉。考之先朝,经略西事诸臣,如余子俊、杨一清、王琼辈,皆讦画鸿猷,脍炙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则修筑先焉。盖设险卫民,实保塞至计也。迩年督抚先后相继主修设,以故终岁之内,东西诸路,报完颇多。第天下事,非一人一手所能就绪,因其所有,增其所无,以共图千百年永赖之利,非同心体图者,不可也。然窃有说焉。此中军士,骁悍善战,素称忠勇,自庚戌以后,更番入卫,疲于奔命,无复故态。而又以地多沙漠,种植为难,芻粮不充,曾不宿饱。万以虏驻鱼河,粮道险远,镇城坐困,忧先机事,岂可不为之经理哉。议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黄河而上,造舟转运。以济清水、木瓜、孤山等处,亦为甚便。近虽题行,而建置仓庾,改征本色,未闻

议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若夫议复河套之旧，以守东胜之城，审时度势，殊难为力，是又未可以易言也。”

镇守宁夏总兵官称征西将军。《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叙其将领说：

“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亦旧设，同驻镇城。

分守参将四人(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灵州左参将，曰北路平虏城参将。)

游击将军三人，人卫游击一人(万历八年革)，守备三人，备御领班二人(万历九年革)，坐营中军官二人，营理镇城都司一人，领班都司二人(万历九年革)，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

《武备志》(卷二〇七)《镇戍宁夏》条叙述这里的兵马说：

828

“原额马步官军七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员名，见额二万七千九百三十四员名；原额马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匹，见额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匹。”

《九边图说》叙述宁夏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宁夏古朔方河西地也。东起盐场，西尽中卫，东南距河为险，北倚贺兰为固，在昔称四塞焉。自虏入套以来，边患始剧。其在夏秋，则用浑脱浮渡，以扰我边，严寒之时，则踏冰卒入，乘我不备，甚至取道贺兰山后，往来庄凉，恬无忌惮。今之宁夏，是岂可以往昔例论哉。说者谓，复旧墩，明烽墩，严长城之守备，兴灵之冲，此固切要之论也。然不分番监哨，则各水头地方，虏之有无，亦何自而知之哉。哨探真确，然后，量势大小，潜出锐兵，攻其必救，此亦守边捷法。何者？边长兵寡，聚散异形，有警号召，卒难齐一，不若乘便捣剿，使虏贼疑畏，不敢近边驻牧，庶几亦长策也。此外，则浚旧渠，通水利，固可以复屯田，亦可以阻虏骑云。”

甘肃总兵官称平羌将军。《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叙其将领说：

“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甘肃左副总兵，旧设。嘉靖四十四年，移驻高台防御。隆庆四年，回驻镇城。)

分守副总兵一人(凉州右副总兵,旧设。)

分守参将四人。(曰庄浪左参将,曰肃州右参将,曰西宁参将,曰镇番参将。)

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官军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 829

《武备志》(卷二〇八)《镇戍甘肃》条记述这里的兵马说:

“原额官军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一员名,见额四万六千九百一员名;原额马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八匹,见额马骡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匹头。”

固原镇总兵官没有将军称号。《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记载其将领数目说:

“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旧驻会城,后移驻固原。

分守副总兵一人。(洮岷副总兵,万历六年改设,驻洮州。)

分守参将五人。(曰河州参将,曰兰州参将,曰靖虏参将,曰陕西参将,曰阶文西固参将。)

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

其兵马数是:

“原额官军一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员名,见额九万四百一十二员名;原额马骡牛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头只,见额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二匹头只。”

这些将领之上,还有巡抚和总督。《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说:

“巡抚延绥等处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镇。景泰元年专设巡抚,加参赞军务。成化九年徙镇榆林。隆庆六年改赞理军务。” 830

“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以右佥都御史郭智,镇抚宁夏,参赞军务。天顺元年罢。二年复设,去参赞。隆庆六年加赞理军务。”

“巡抚甘肃等处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十年命侍郎镇守。正统元年,甘凉用兵,命侍郎参赞军务。景泰元年定设巡抚都御史。隆庆六年改赞理军务。”

“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初,遣尚书侍郎出镇。正统间,命右都御史陈鉴、王文等,出入更代。景泰初,耿九畴以刑部侍郎出镇,

文移不得径下按察司,特改都御史巡抚。成化二年,加提督军务,后改赞理。驻西安,防秋驻固原。”

又说: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火筛入寇,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后或设或罢。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九边图说》却说:“巡抚延绥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以及“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侍郎一员(驻扎固原镇城)”、“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驻扎陕西省城)。”

831 《九边图说》叙述甘肃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甘肃古河西四郡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蔽胡虏,实为西陲孤悬绝塞。国初设哈密,以为捍卫。盖即汉人断匈奴右臂之意。自土鲁番屡肆劫夺,陕巴失守,其部落皆散,置关外。捍卫遂失。嗣是,亦不剌徙居西海,吞并番族,×××陇右之间,遂无宁宇,甘肃边患,自此日甚一日矣。该镇可设险之处固有,而其不可设险之处亦多,守之之法,惟于秋冬之候,行令庄浪并鲁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宁;游兵驻古浪,以防岔口镇羌;凉州副将合永昌之兵,相为犄角,以外助镇番,内防凉永。肃州参将,并镇夷高台诸处。严谨堡塞,以防攻击,而又略仿充国困羌夷之法。开垦屯田,以实塞下。行之数年,增建城垣,修饬器具,招募军兵,买补战马,皆无不可。此前人已试之猷,非敢为臆说也。闻彼中所急,无如井泉,居常度地势,察泉脉,随便开凿,使四境之内,棋布而星列之,是亦备缓急之一策乎。大抵甘肃控御番夷,其机在我,若禁茶却贡,番人自当乞哀请命不暇。是故该镇之忧,南不在番,北不在虏,所当亟图而远虑者,莫西海诸贼若也。”

《九边图说》叙述固原镇的形势说:

“臣等谨按:固原向在先朝,号称腹里,每值冰结,所守者,仅靖虏一面耳。迩年宾兔诸酋,乘秋,分住大小松山,往来沿河,乘虚浮犯,又或踏冰,谋掠安会、兰靖诸堡。西海之贼,出没无时,已属可虑。而生番诸部又

时肆剽掠，扰我耕牧，劫我行旅。盖番汉杂处，良有隐忧。援今稽昔，岂不真霄壤哉。大段狂虏谋犯，虽涉多歧，而制御机宜，惟先要害，定边、花马、兴、灵，其藩篱也。石沟、盐池、韦州、萌城、山城，其门户也。固原、黑水、镇戎、西安、海刺，其庭除也。安会、隆德、平凉，其堂室也。墩堡游兵，当并力防御，以壮藩篱，正兵主兵，当驻守要会，以严门户，抚镇等官，当振扬威武，以靖庭除。县令等官，当团练土兵，以安堂室。小至则战，但不可轻进，大至则守，姑勿与争锋，俟其拥众深入，或据险以阨其冲，或张疑以分其锐。虏进无所逞，野无所掠，势必西遁，然后乘其已夺之气，或断其中，或截其尾，安有善归之理乎？如是而又清影射之丁，实逃亡之伍，垦莱芜之地，补新募之军，添沼河之堡。凡西凤、临巩之卒，多方训练，以作其赴敌之勇，形声气势，亦足远慑。防守之策，谅不出此者。在当事者加之意而已。”

832

由此可知九边的防务情况，概观当时的形势。

又，辽东方面，起初在广宁、开原（镇北关、广顺关）和抚顺等处，设立互市市场，用以抚绥三卫和女真。晚年，更为三卫开义州木市，抚顺以外又在清河、绥阳、宽奠设立市场，专以用来抚绥女真，开原除南北二关外，又开庆云新安关；广宁也在镇安关之外，复开大福堡、大康堡；为宁前又开高台、兴水县二堡，以致力抚慰三卫。

在西方，大同屡次设市，并为三卫设置喜峰口贡关。尤其是隆庆中，俺答款贡以后，设马市于蓟镇的喜峰口、黑峪关，宣府的张家口的大市厂，大同的得胜堡、杀胡堡、新平堡、阳和守口堡等，山西的水泉营红门、延绥的榆林红山、宁夏的兴武清水营、平虏厂、中卫厂、以及甘肃扁渡口等处。通过和平贡市，以阻塞北虏的欲求。这些地方都是抑制北虏和女真的要冲。现在略而不述。

在这类研究中，有稻叶岩吉的《明代辽东边墙》（《满洲历史地理》二）、李漱芳的《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五之一）、张维华的《明辽东北边墙建置沿革考》（《史学年报》二之一）等。尤其最近出

833

版的田村实造的《明代九边镇》(《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一文,概述了它的沿革,仅供参考。

(昭和三十三年(1958)十一月稿)

## 十、北元帝系

明朝取代元朝兴起以后,有人认为元朝就此灭亡了,这当然是 835  
误解。当时,成吉思汗的遗裔诚然被逐出了中国内地,但后来还很久  
久盘据在蒙古本土,继承了元朝的帝位和称号。明朝所称的北虏,  
也就是北元的朝廷。北元朝廷后来经过明军几次攻逐,奔走穷荒,  
逐年丧失了中国式文化,后来便慢慢恢复了蒙古原来的陋俗。自  
己保存下来的记录很少,中国方面的传闻也不多,因而关于它的帝  
室的世系等,留下了很多使人疑惑难解的地方。

首先,一般周知的事实只是,惠宗(顺帝)北迁后,传位给太子  
爱猷识理达腊,又从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传位给脱古思帖木儿。而  
这个脱古思帖木儿和惠宗、昭宗究竟有怎样的血缘关系已不详。在  
这里,我以前通过不厌其烦的考证,证明了并不象通常传说的昭宗  
是父亲,脱古思帖木儿是儿子的父子关系,其实他两人同是惠宗之  
子,昭宗为兄,脱古思帖木儿为弟的亲属关系<sup>①</sup>。又关于脱古思帖  
木儿以下两代,也不明确。可能象蒙古方面所传,脱古思帖木儿有  
二子,恩克卓里克图(Engke Joriktu)和额勒伯克尼古埒苏克齐  
(Elbek Nigülesükchi)兄弟相继登上汗位,后来由后者的长子琨  
特穆尔(Gün Temür)、即明人所称坤帖木儿继承了汗统<sup>②</sup>。 836

明永乐初,继承坤帖木儿汗的鞑靼可汗鬼力赤,更是个难题,  
曾使俄国的蒙古学者施密特(I. J. Schmidt)<sup>③</sup>,和布列茨施奈德

<sup>①</sup>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一)(《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册、原书  
第197—201页)。

<sup>②</sup> 同上,原书第203—204页。

<sup>③</sup> 施密特:《东蒙古史》,彼得堡,1829,第404页(注8)。



尔 (E. Bretschneider)<sup>①</sup>, 以及最近《蒙古源流笺证》的作者中国的张尔田<sup>②</sup> 等迷惑不解。我认为他和北元皇室是另一系的酋长, 是《蒙古源流》所说的卫喇特(Oirad)的克呼古特 (Kergüd)部长乌格齐哈什哈(Ügechi Khashagha) 一系<sup>③</sup>。后来, 北元帝系无疑越过这个篡夺者而传给了坤帖木儿之弟完者秃王即本雅失里汗, 本雅失里死后, 传给他的儿子答里巴<sup>④</sup>。问题只是这个答里巴汗在永乐中叶死去, 正主脱脱不花王到宣德末年才出现, 在这十几年间, 是什么人登上蒙古可汗的大位呢?

据明人记载, 本雅失里在永乐八年遭到成祖穷追, 离开了他的谋主鞑靼的阿鲁台, 投奔西方瓦剌大酋马哈木, 不久就被杀害了。马哈木弑杀了这个难以驾驭的可汗本雅失里之后, 就拥立汗的遗儿答里巴来代替他。永乐十二年, 在忽兰忽失温战役中, 拥戴这个小可汗和明成祖争夺输赢。后来突然被阿鲁台打败, 死于永乐十四年春夏之交, 同时他所奉戴的答里巴汗, 也毫无消息了<sup>⑤</sup>。蒙古方面的记录《蒙古源流》(卷五)里, 把答里巴作德勒伯克(Delbek), 大体上和上述事实并没有矛盾。它的记述如下:

“德勒伯克汗乙亥年生, 岁次辛卯(永乐九年, 1311), 年十七岁即位, 在位五年, 岁次乙未(永乐十三年, 1415), 年二十一歿。”

再回头来看马哈木的敌方。东方敌酋阿鲁台的帐中, 自从他所奉戴的本雅失里西奔以后, 再也没有可以拥立的元裔了。这从《大明实录》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未条所载成祖给阿鲁台的敕谕说: “尔遣脱忽歹等来言, 元氏子孙已绝, 欲率部属来归。尔此心, 朕具悉之。”

① 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卷2)第163页。

② 《蒙古源流笺证》(卷五)第七叶。该书实际是已故沈曾植的遗稿, 但因是经张尔田从新增补出版的, 所以今本的错误应由张尔田负责。

③ 和田清: 同上, 原书第206—212页。

④ 同上, 原书第204—206页。

⑤ 同上, 原书第217—218页。及和田清《明初的蒙古经略》(《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册, 原书第61—68页)。

云云。”便可了解。即大元可汗本雅失里抛弃阿鲁台投奔马哈木，不久被马哈木杀害，又拥立其子答里巴，当时东方的阿鲁台没有可拥戴的汗裔，便只依赖明帝的庇护了。

然而，后来阿鲁台的势力恢复起来，才找到可以拥戴的寓公。将近永乐末年，阿鲁台弑主的消息传到了明朝方面。永乐二十一年冬十月，在明成祖马前投降的阿鲁台旧属也先土干，一再向帝诉说：“阿鲁台弑主虐人，违天逆命。云云”<sup>①</sup>。雄视于东蒙古的和宁王阿鲁台的主人，必定是蒙古正统的大汗。究竟是谁呢？明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叙述永乐二十年成祖亲征漠北之后，接着说：“十二月，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属来朝。乞居内地避之。”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卷五）等书也说：二十年“闰十二月，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称可汗。”这些都说是原来那个本雅失里汗。但这都是附会了当时本雅失里遗妻来归的臆说，没有任何根据。本雅失里死在永乐十年以前，而且对阿鲁台来说，敌手瓦剌马哈木阵中发生的事件，另有确证可寻<sup>②</sup>。因此，这些传说当然无足考虑，但尽管如此，也足证当时有弑杀可汗的传说。

清初潘怪章、吴炎同撰的《明史记》，应该是私人撰述明代史籍中最详实的，不幸现在已经失传。但它的编余《国史考异》，留传到现在，其中精确语录颇多。关于上述阿鲁台虐杀一事，潘、吴两氏 838 对郑晓等的错误加以严厉纠正。最后叙述已见如下：

“案马哈木既立答里巴。于是，阿鲁台不肯赴衙庭朝会。至马哈木死，阿鲁台连破瓦剌之众，而答里巴亦归迤北。至二十一年夏，马哈木之子脱欢大破阿鲁台，……阿鲁台盖以是时怱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土干既归于我，即奏阿鲁台弑主虐人，违天逆命。云云。盖阿鲁台奉本雅失里

① 《大明实录》永乐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条。

② 《大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及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一）原书第205—206页。本雅失里妻的来归，是洪熙元年六月癸亥（《实录》），不是永乐二十年。

为可汗，故以马哈木为弑主；马哈木奉答里巴为可汗，故脱欢与也先土干，又以阿鲁台为弑主矣”<sup>①</sup>。

即潘、吴两人认为答里巴汗在马哈木亡后，转而来到阿鲁台那里，于是说成是阿鲁台弑杀的。这似乎也是一种解释，但仔细想来，纯是对《蒙古源流》和其他蒙古方面史料一无所知的空论。上述空论所依据的是马哈木亡后，“答里巴亦归迤北”一句话，而这句话是缺乏任何根据的臆说。据明人所传，答里巴的名字，永乐十三年以后绝未再见。《蒙古源流》说是死于永乐十三年，其后由另一个可汗代立。这应该是最可靠的记录。

《蒙古源流》(卷五)在叙述德勒伯克汗即答里巴的生平之后，接着叙述乌格齐哈什哈即鬼力赤的强横说：

“乌格齐之子额色库 (Esekü) 丁卯年生，岁次乙未 (永乐十三年，1415)，年二十九岁，即位……额色库汗在位十一年，岁次乙巳 (洪熙元年，1425)，年三十九岁，歿。”

839

这个额色库，在《黄金史》里作乌雅尔拉泰 (Uyaratai)<sup>②</sup>，在胡特 (G. Huth) 所译《蒙古佛教史》，里作额色胡 (Esenhu)，他的事迹略同<sup>③</sup>。现在摘引所谓《黄金史》的异本《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译文。首先，叙述德勒伯克汗说：“斯后，明年兔年，德勒伯克汗即位，在位五年，羊年宾天。”后面接着说：

“斯后，即于羊年 (明成祖永乐乙未十三年)，乌雅尔拉泰汗即位，在位十一年，蛇年 (仁宗洪熙乙巳元年) 宾天。”

这一节，除汗名不同外，和《蒙古源流》完全符合。而蒙古可汗的名字，颇多异传，如一方称爱猷识理达腊和脱古思帖木儿，另一方却称必力克图 (Biliktü) 和乌萨哈尔 (Usakhal)；或者一方称本雅失

① 《国史考异》卷六第四项。

② 《成吉思汗传》第66页。括弧内汉字是该书异本《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译字。

③ 胡特 (G. Huth)《蒙古佛教史》斯塔拉斯堡，1895，卷二，第44页。

里、脱脱不花王，另一方却称完者秃、岱总汗<sup>①</sup>。这些应该看作是称号和实名的不同。因此，额色库汗又称乌雅尔拉泰，并无需大惊小怪。现从年次完全一致来看，毫无疑问，两者所传是同一个人的事迹。倘若《源流》所传不错，那末这个人就是我所考订的鞑靼可汗鬼力赤，即乌格齐哈什哈之子。

想来，鬼力赤就是永乐初年阿鲁台所辅翼的所谓鞑靼可汗。由于元室嫡裔本雅失里的出现，鬼力赤立即失势，阿鲁台转而拥戴了本雅失里。待本雅失里父子再度落入瓦剌敌手以后，如前所述，阿鲁台营帐中就再没有可以奉戴的元裔了，综合这些情况看来，阿鲁台当他拥戴的本主本雅失里和答里巴陷入敌人手中的时候，作为穷极之策，拥立了鬼力赤的遗儿，并不是不可能的。据明人所传，当时阿鲁台手中肯定有一个没有名字的可汗；据蒙古方面所传，当时乌格齐哈什哈（即鬼力赤）之子额色库汗（乌雅尔拉泰）正在他那里，那末，说两者是一个人，也并不是卤莽的考订。实际上，阿鲁台所拥立的既非元裔，所以也不能向明朝夸报。因此，直到这个可汗被杀为止，明朝也没有明确这个可汗的存在，我于是认为永乐末年被阿鲁台弑杀的那个没有名字的可汗，实际就是这个额色库汗。

只是蒙古方面所传额色库汗（乌雅尔拉泰）的歿年是岁次乙巳，即仁宗洪熙元年（1425），和明人记载的永乐二十年（1422）前后不一致。不过，明人所传也并不很确切，尤其《源流》和其他蒙古方面的纪年，颇多错误，尽人皆知，因此，也不必仅以此为理由，就怀疑上述的考证。阿鲁台是出身于遥远的南俄方面的酋系，在东蒙古根据地威望不高，所以几次想要拥戴不是元室嫡系的可汗，最初翼赞鬼力赤即乌格齐哈什哈，不久又拥戴本雅失里，没过多久又拥戴乌格齐之子额色库汗，最后又拥立科尔沁的阿岱汗。

<sup>①</sup> 参看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满鲜报告》第十二册，原书第213页和同上第十三册，原书第399—400页所载北元世系表）。

阿岱汗(Adai Khaghan),据《蒙古源流》(卷五)说是元太祖的  
841 亲弟弟乌济锦诺延(Üchüken Noyan)的裔孙,当时是东部科尔沁部的部长,代表着当时衰弱了的东蒙古势力,和元室遗孽阿寨台吉(Ajai Taiji)及阿鲁克台太师(Aruktai Taishi)协力,同西蒙古的卫喇特大争雄长的大酋。《源流》的阿鲁克台太师,无疑就是明人所说的阿鲁台太师,因此,阿岱汗必定就是阿鲁台的与党阿台王子。据《源流》(卷五)说:“阿岱汗庚午年生,岁次丙午(宣德元年,1426),年三十七岁即位。在位十三年,岁次戊午(正统三年,1438),年四十九岁,为托欢太师所弑。”阿台王子在正统三年被瓦剌(卫喇特)脱欢(托欢)所攻杀,《大明实录》和其他史籍都有明征,毫无疑问<sup>①</sup>。《明实录》里,在宣德九年秋七月丙申条,首次出现阿台的名字,他自始就和阿鲁台相勾结,毫无疑问。我认为《源流》所说岁次丙午(宣德元年,1426)即位,和前代额色库死的年次(洪熙元年,1425),都应该提前一、二年。至少,宣德九年是次代可汗、元室嫡裔阿寨台吉的遗子岱总汗(脱脱不花王)被瓦剌脱欢拥立的次年。<sup>②</sup>正因为这样,潜主阿台和奉戴他的阿鲁台的势力才立即衰微下去。不久就出现了瓦剌的全盛时代。

因此,过去霍渥尔特(H. H. Howorth)曾认为《源流》的阿岱汗是《明史》的阿鲁台,考订阿寨台吉是阿台王子,当然错了<sup>③</sup>。但我订正它说阿寨台吉是这里所说的没有名字的可汗,<sup>④</sup>显然也是大错。我的错误是由于把重点放在看来易懂的明人的记录上,过于看轻了看来不太可信的《源流》和《黄金史》的所传造成的。当然,乌格齐、额色库和阿岱汗等都不是元裔正统的潜主,北元帝系是我

① 参看《大明实录》正统三年九月丁未条及和田清的同上书,《满鲜报告》第十二册,原书第233—234页。

② 参看和田清的同上书,《满鲜报告》第十三册,原书第270—271页。

③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一,第356—357页。

④ 和田清的前引书,《满鲜报告》十二册,原书第240—241页。

先拟制的，大体上没有错误，但如果不把这些篡立者插入正统世系中间来考虑，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历史解释，所以我在这里订正前说。

(昭和七年十二月稿)

(《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昭和八年[1933]八月)

### 补 记

本文是很早以前写的。现在我倒认为象这篇文章写的那样没有名字的可汗应该是阿寨台吉，较为正确。

(昭和三十四[1959]年十月)

## 十一、关于扩廓帖木儿之死

明太祖有一天在大宴将领们时，问“天下奇男子谁也？”<sup>①</sup>周围的将领们都回答说：“常遇春是也。遇春仅将兵十万，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sup>②</sup>太祖笑着说：“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sup>③</sup>这是载在《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等书里的著名掌故<sup>④</sup>。王保保是扩廓帖木儿（Kökö Temür）的汉名。扩廓帖木儿在元末混乱时期挺身而出，对衰残的元室竭尽孤忠，曾一度讨平山东、河南的寇贼，两次打败山西韩店的明军，这里无需赘述。后来不幸随同元室北窜，退居漠北地方，但始终怀复兴之志，屡次威胁明边。尤其是洪武五年，在岭北歼灭明朝的征虏大将军徐达等的大军，使明人慑服，一时不敢进窥塞北。这事我曾著文详细论述<sup>⑤</sup>。当然，指挥败兵残卒的扩廓帖木儿，往往

①②③ 按《明史》百纳本，第三十五册，卷百二十四，第5叶，“将兵十万”作“将不过万人”。——译者

④ 据清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卷九）《扩廓帖木儿传》说：这些话出自明姚福的《清溪漫笔》，它说：“元灭，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太祖尝获其家属，厚恩以招来之。终不至。一日大会诸将，问曰：我朝谁为好男子？或对曰：常遇春领兵不过十万，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谓好男子也。其后民间每相谓曰：常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清溪漫笔》纪录汇编本，卷百二十八，第6叶。引文作《清溪漫笔》误。又其中“恩厚以招来之”，纪录本作“恩厚以招徕之”。又“我朝谁为好男子”，作“今我朝孰为好男子”，又“斯所谓好男子也”句下有删节。“其后民间每谓曰：”作“其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谓之曰：”又“常西边拿得王保保也”，作“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又“至今遂〔成〕谚语”，作“至今遂成谚语”。——译者）钦佩王保保的明太祖，乃册立保保之妹为爱子秦王棖之妃。《大明实录》洪武四年九月丙辰条载：“册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为秦王棖妃。云云。”秦王是太祖第二子，成祖的哥哥。

⑤ 和田清《明初的蒙古经略》（《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三册，原书第11—20页）。



为新兴的明军所乘，几次尝到惨败的苦楚，但明人还害怕这个人，不敢轻举妄动。北元朝廷就靠他抱一线中兴希望。真可以说是孤掌支撑了将倾的天下。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死了。《明史》（卷二）《太祖本纪》八年条说：“八月己酉，元扩廓帖木儿卒。”该书（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说：“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所谓金山就是今阿尔太(Altai) 846山，哈刺那海(Khara Nokhai)这个名字，也见于《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是岭北的重要地方，可能在今科布多(Khobdo)方面<sup>①</sup>。当时，扩廓帖木儿跟着元主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从和林(Khara Khorum)来到这方面，就死在这里。北元朝廷离开东方和林根据地来到这个西北边地，一则是为了避开来袭的明军的锋锐，再则至少是想倾全力经营这方面。当时正是中亚帖木儿(Timur)的势力逐渐隆盛的时候。因此，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关系。只是遗憾的是；这事现在没有任何史料，不能作任何判断。扩廓帖木儿的夫人毛氏殉其夫而死，这与其说是依照蒙古的风俗，莫如说是因为夫人生长在汉地，仿效中国烈女尽了贞节。尽管如此，这时夫人殉死，也未尝没有暗示扩廓帖木儿死后，形势日非了。总之，扩廓帖木儿夫妻终于是这样死去。这事似乎完全无庸置疑。然而查朝鲜的《高丽史》，却说这时扩廓帖木儿还没有死，后来还活跃了一段时期。

据《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禡传》载：从前此高丽从前代恭愍王时断绝已久的同北元的来往，到了这个新王(辛禡)初年，又恢复了。其元年(洪武八年,1375)五月，北元使节来，未及决定迎接之议，竟在国境鸭绿江畔遣还。于是，翌年(洪武九年,1376)五月，北

<sup>①</sup> 参看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同上,第十二册,原书第251—252页)。

元又派遣非正式使节吴抄儿志，来探询高丽的形势<sup>①</sup>。这时，高丽  
847 除了反元亲明派的各大臣以外，都愈来愈决定了和北元通好的态度。这次大肆款待了它的使者吴抄儿志。北元便于十月派遣正式使节，招谕高丽。《辛禡传》二年五月条说：“北元人吴抄儿志来，禡待之厚。”又十月条说：“北元遣兵部尚书李哥帖木儿来，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贻书。云云。”扩廓帖木儿这封重要的书信，过于冗长，这里不想引录全文。这封信首先叙述扩廓帖木儿和恭愍王的交谊，并吊唁其不幸，其次叙述想乘恭愍王死后没有嫡嗣的机会，拥立在元廷的高丽王族沈王脱脱不花。书信说：

“去岁，或传令先君(恭愍王)无嗣，朝廷(北元)以尔邦又未有君，必致危乱，是以遴尔族世，往承其祀。诏使既行，彼则有梗。当此之时，朝廷非乏树立之策，失问罪之举也。特念天戈一临，不无玉石俱焚。是以脱脱不花暂馆辽西，不令一卒一马渡江(鸭绿江)，以俟彼之觉悟。”

沈王脱脱不花是恭愍王之祖父、忠宣王之兄子沈王暠的孙子。关于拥立的经过，值得叙述的颇多，这里从略。上文的“诏使既行，彼则有梗”，是指前述辛禡元年五月遣還元使那件事。接着又叙述派遣吴抄儿志试探，说：“兹者所遣抄儿志至，深陈彼情，以为实不悖德”。这是北元承认新王辛禡的嗣立。这封信的后段只是力劝断绝同南方朱寇(明朝)的往来，而依附北方大朝(北元)。

总之，这封信是北元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亲自寄来的，因而必须承认当时扩廓帖木儿还活着。这封信到达高  
848 丽是辛禡二年十月，即明洪武九年十月，较之明人记录所传扩廓帖木儿的卒年洪武八年八月，要晚一年两个月。不过，当时住在西北蒙古的北元朝廷，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相距很远。因此，高丽辛

---

<sup>①</sup> 这个元使吴抄儿志是个非正式的侦察员，后来的兵部尚书李哥帖木儿才是正式元使，这从前后的情况看来便可了解。特别有助于这样设想的是吴抄儿志并没有官衔。又，关于这些情况，还可以参看池内博士的《高丽末期同明和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第二十九编，第一——四号)。

祸二年即洪武九年十月到达的元使，其实必然是在前一年、洪武八年八月以前，扩廓帖木儿在世时，从北元朝廷出发的，这样矛盾似乎就解决了。但仔细想来，这绝不是切合事实的解释。因为前述来信里有“令先君去世，今已二年。云云”一句话。令先君就是恭愍王，他死在洪武七年九月，其后二年，必定是九年。纵令退几步说：“今已二年”可能是“今已一年”的误植，信中另外还有：“兹者所遣抄儿志至，深陈彼情，以为实不悖德。”这抄儿志无疑是九年五月来到高丽的元使吴抄儿志。因此，获得他的回报以后写的这封信，至早也不会在九年六、七月以前写出来。果真是这样，那么说是死于八年八月的扩廓帖木儿，到了九年五月以后，仍然活着并在进行策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高丽史》所传还不止此。据《辛禡传》所传，这样开始的元廷和高丽的来往，不久更加亲密，三年（洪武十年）二月，北元特派翰林承旨孛剌的，带来册命和御酒、海青，册封辛禡为开府仪同三司征东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对此，高丽在三月派三司左使李子松前去北元，举行受册命礼。《辛禡传》叙述这事说：“元朝臣僚，见子松朝服行礼，皆泣曰：自我播迁，困于行间，不图今日复见礼仪。待之甚厚。”这事，暂且不谈。当时高丽使节李子松所携答谢册命的表文和礼物，除皇帝以外，只分赠给中书省太师阔阔帖木儿、太保哈刺章、太尉蛮子和辽东纳哈出等。位于北迁以来名臣哈刺章、蛮子、纳哈出等之上的元朝最高重臣，当时已不是右丞相扩廓帖木儿，而是太师阔阔帖木儿了。阔阔(K'uo-k'uo)帖木儿这个名字和扩廓(K'uo-k'uo)帖木儿完全是同音异译。如果说他的官爵变了，上述两者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末扩廓帖木儿直到洪武十年还活着。

还有，据《大明实录》载，在此后十几年，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午，当时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泊 Buir naghur）东北被明军打败的

虜主脫古思帖木兒(昭宗愛猷識理達臘之弟)西奔逃到土刺(Tula)河畔,又遭到叛賊也速迭兒襲擊,喪失了依據。這條里接着說:“又以闊闊帖木兒人馬眾多,欲往依之。云云。”由此看來,闊闊帖木兒當時還是對陷於窮途末路的元帝最懷有好感的唯一大酋長。這個闊闊帖木兒和前述太師闊闊帖木兒無疑是同一個人。看來擴廓帖木兒似乎直到這時候還活着。實際上,只按《高麗史》看來,並未死於洪武八年,到洪武九年仍然活着的擴廓帖木兒,直到後來同高麗的往來斷絕以前,絕沒有傳出擴廓帖木兒的讞報。據《高麗史》的書例,北元第一重臣之死,必然要記載他的傳記的。

這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呢?看來,高麗直接掌握的這個人的書信,似乎比明人由傳聞偶然得來的讞報更有確實性。但仔細想來,850 也未必是這樣。前面所引關於擴廓帖木兒之死的《明史》所傳,其實是根據下引《大明實錄》洪武八年八月己酉(二十二日)的記載而來的。該文說:

“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走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

這段文字,過於簡單,但不難看出,這是自然獲得的情報。明朝和北元的鬥爭,本來相當激烈,而這時兩者之間偶然獲得小康,前後都沒有任何衝突,既沒有元方特意宣傳擴廓帖木兒而取得利益的跡象,也沒有明方受騙而蒙受損害的情況。這完全是根據事實而自然傳來的,不會是謠言。更從夫人毛氏的殉死看來,也足以推測它的真實性。倘若這些全是虛構,異日必然要敗露,但實際上,此後,明人方面決沒有傳說此事是虛報。

反之,當時元和高麗的關係,稍微有些特殊。在這以前,由於高麗恭愍王採取排元政策,兩者之間的關係很久以來顯得很緊張。這時,由於恭愍王之死,才稍稍緩和。北元必然想乘此機會,獲得

高丽的顺服，为此似乎只好一味利用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的威名。高丽如何倾倒于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威名，从在此以前，恭愍王十四、五年即元至正二十五、六年间，顺帝还住在大都做皇帝的时候，高丽每向元朝入贡，都特别和河南王通聘，以求其欢心，便可了解。因此，北元也早就察觉到这种情况，恭愍王二十二年<sup>851</sup>（洪武六年，1373）遣使招谕高丽时，说：“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元之忽必烈）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sup>①</sup>。特别举出扩廓帖木儿的名字，以显示中兴的威势。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是明洪武六年，一年以前就是扩廓帖木儿在漠北和入侵明军鏖战，取得绝对优势的时期。所以，这一年遣使，也就是利用这种威势。来信里有：“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一句话，特别夸耀了扩廓帖木儿的威名。翌年，恭愍王薨，继之而起的就是这次的交涉。在这次新的交涉中间，仍然夸耀扩廓帖木儿的威名，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但在这次交涉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而还没成功时，这块要紧的招牌扩廓帖木儿就突然逝世了。有了这种情况，慎重的北元朝廷必然要隐讳的，对高丽则始终佯称扩廓帖木儿健在，想必是当然的。按理说，辛禡二年（洪武九年，1376）十月派来的元使，是高丽接待的第一个正使，当然应该携带元帝的诏书，而带来的却是天下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的私人信，其实这可以疑为恰是为了隐蔽都总兵之死的反策略。我由这种看法，怀疑貌似真实的高丽传闻，宁肯相信明人的传报，即不得不相信扩廓帖木儿是死于洪武八年八月。《高丽史》里所以没有看到这个当然应该记录

<sup>①</sup> 这些都据《高丽史》。又，《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等，大都把扩廓帖木儿颠倒作廓扩帖木儿。这里所引的不过其中一例而已。因为无论扩廓或廓扩都是同音（K'uo-k'uo），蒙古语 kökō（青的意思）的对音，所以不管怎样写似乎都可以，但《元史》、《明史》、《大明实录》、《庚申外史》等都作扩廓，可能这是正确的写法。还可以参看下一个注释。

的大人物的讣报,可能正是因为隐匿了实际死耗的当然结果。

852 至于洪武十年三月以后看到的北元太师阔阔帖木儿,只是名字偶然和扩廓帖木儿同音,其实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理由是:倘若真和扩廓帖木儿是一个人,那就不会放弃久已闻名的扩廓帖木儿的译字,而突然改为阔阔帖木儿。蒙古名的汉字译音,稍有异同,固属当然,惟独扩廓帖木儿这个名字,是王保保拜领顺帝所赐的名字。这个扩廓二字既是蒙古语 Kökō(青)的音译,同时从汉字看来似乎还含有拨乱反正扩廓海内的意义<sup>①</sup>。因此,绝没有突然改为阔阔的道理。

还有,倘若后一个阔阔帖木儿和前一个扩廓帖木儿果真是一个人,那末前者能以一人担负天下的重任,而后来十余年间何以竟醉生梦死虚度了残生呢?这实在无法说明。更据《大明实录》载:阔阔帖木儿这个名字,在这以前,洪武四年春正月癸卯,在扩廓帖木儿全盛时代就已经出现,他是东胜州(今归化城西方)来降的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的父亲。这个阔阔帖木儿不是那个扩廓帖木儿,固然无待论证。后来的太师阔阔帖木儿必定就是此人,自然应该和扩廓帖木儿是两个人。《高丽史》里一见不到扩廓帖木儿的名字,同时就出现了北元第一重臣阔阔帖木儿,这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并非如此。扩廓帖木儿的名字最后出现是在辛酉二年(洪武九年)十月,以后就再没出现,这说明去年八月已经死去。后来所以出现了阔阔帖木儿,乃是因为由此元和高丽恢复了往来,在扩廓帖木儿死后,居最高重臣第二位的阔阔帖木儿就不得不出现了,如是而已。因此,《高丽史》所传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结局,不能简单凭

---

<sup>①</sup> 《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说:“扩廓帖木儿,沈丘人,本王姓,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是由民间崛起的杰出人物。因此,谒见顺帝而赐名,必然是在举兵以后。果真是这样,那末这个恩赐的名字在当时必相应地具有特殊意义。扩廓这个字样也太特殊,不能认为没有什么意义。

信。不过,由于这一误谬,我们更可以知道当时扩廓帖木儿名声的伟大罢了。

(昭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稿)  
(《史学杂志》第 44 卷第 12 号  
昭和八年(1933)十二月)



## 十二、七克力考

在《明史·外国传》及其他各史书里到处可以看到,明代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从今甘肃边外到哈密北边的一带地方,住着一个叫作七克力或者野七克力的部族,当时相当活跃。其中记述最详尽的是《大明实录》和当时抚绥这个部族的明廷巡抚许进所著《平番始末》。据《平番始末》说:这个部族是从前在蒙古兴起的大酋札加思兰、亦思马因等的“遗落部种”。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末,这个问题对北虏历史说来并不小。因为札加思兰、亦思马因等都是明中叶出现在蒙古地方,一时控制过北虏命运的大酋。那末,所谓七克力部族究竟是什么部族呢?

在考证七克力之前,必须首先解决七字的发音问题。七字是个不常见的字,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等,常把著名的瓦剌酋长也先写作七先。《辞源》也说:“七先,人名。明也先,旧籍或作七先。云云。”也先在《蒙古源流》(卷五)和《通鉴辑览》等书里写作额森,按蒙古语缀字看来,显然是 Esen 的对译。因此,不应作七先。七字,《辞源》音“米野切”。《康熙字典》引《广韵》《集韵》等说:“《广韵》弥也切;《集韵》母也切,并音咩,眼七斜也。又西夏语,以巫为厮七,见《辽史》。又姓。”那就是说应该读 mieh,而不是 yeh(也)音。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卷二,第 178—293 页)把这个部族名的音注作 Mie-k'o-li 即 Mek'o-li,确是正确的读法。

略可推测七克力部位置的记录的,首先是《明史》(卷三三〇)《赤斤蒙古卫传》的一条,它说:成化“十九年(1483)邻番野七克力

来侵,大肆杀掠,赤斤遂残破。”又据混入该书(卷三三二)《失刺思传》里的另一条说:“弘治五年(1492),哈密忠顺王陕巴袭封归国,与邻境野也克力酋结婚。云云。”所称野也克力,从其他若干例子来看,无疑就象布列茨施奈德尔所推测的那样,是野人也克力(Wild Me-k'o-li)的意思。赤斤蒙古即占据今嘉峪关外赤金峡附近的部族和哈密即天山东端的 Hami 都和野也克力接邻,由此大体可以推测它的位置。

然据《明史》(卷三三〇)《罕东左卫传》载弘治七年指挥王永陈述恢复当时被吐鲁番(Turfan)所灭的哈密国的奏报里,有一节说:

“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仅三日程,野也克力居哈密东北,仅二日程。是皆唇齿之地,利害共之。”

《实录》弘治七年八月甲申条也引录这个记载,不过,《实录》除把指挥王永改作大通事锦衣卫带俸指挥佾事王英,把野也克力写作野也乞里外,字句还稍有不同。但毕竟王英无疑是王永,野也乞里也是野也克力的异译。因此,所谓距哈密东北两天路程的地方是野也克力住地,那就应该认为是在巴里坤(Barkul)的东方、Turkul 附近。罕东左卫是明初沙州卫的遗址,即今敦煌(沙州)地区。

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说也克力出身的大酋乱加思兰兴起的方是“哈密北山”。叶向高的《四夷考》、何乔远的《名山藏》等也都同意他的说法。《实录》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记述得最详。它说:

“乱加思兰,虏酋之桀黠者。有智术,善用兵。其初,部下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鲁番地面往来抢掠,西域贡使多苦之。天顺间,遣使赉勅书,赏赐招抚,乃移其哈密城外巴儿思渴地方住割。自是渐犯边。成化初,入黄河套。……”

据《明史》所载的例子,土鲁番并不单指今土鲁番地方,而是指当时

土鲁番王威力所及地区的泛称。巴儿思渴必定就是《实录》成化五年五月辛丑条和《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等里的把思阔,和唐代的婆悉海(《旧唐书》卷四十),及其以前的蒲类海相同(见《通报》卷二十六,1929,第251页),是今镇西县(巴里坤的旧名 Bars-kul (虎湖的意思)的音译。哈密北山,现在的名字亦同,在哈密北方、巴里坤东方天山山脉东端 Karlik Tagh 地方。因此,乜克力的住地,大体就在这一带地区。乜加思兰是不是乜克力部出身,一时还难肯定,但乜克力部的根据地是在哈密北山、现在的 Karlik Tagh、Tur-hul 方面,却是无疑的。

明中叶时,乜克力部的根据地大体在今哈密北山地方,那末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住在这里的呢?“乜克力”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是成化十年(1474)条,首次出现在《实录》也是成化十年春正月甲辰条。然而,实际上四十多年以前,在《实录》宣德五年(1430)条里就已经以“麦克零”字样出现了。《实录》宣德五年春正月己酉条说:

858

“陕西守将言:麦克零部属,今居亦集乃,迁徙无时,恐为边患。上命遣人招谕,如其归来,即与官赏,择善地处之。”

亦集乃就是额济纳(Ejinei),也就是因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和海丁(Hedin)探险而闻名的黑城(Khara Khoto)地方,本来是元以来亦集乃路的治所,该处也和哈密北山地方连接着。附属于哈密的野乜克力,因逃避本地的变乱迁到了甘肃境外地方,后来在成化二十年前后,弘治八、九年间,也曾屡次迁徙。把宣德年间的亦集乃的麦克零,看作是哈密北山的乜克力,可能完全没有问题。

不仅成化、弘治年间的乜克力部可以看作是宣德年间的麦克零部,这个部族的存在和繁衍,还可以从元初或更早的时期找到证明。即《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条说:

“不耳答失所部灭乞里饥,给九十日粮。”又《元史》(卷一三三)

《脱力世官传》说：

“脱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探花爱忽赤，国初领畏吾、阿刺温、灭乞里、八思四部，以兵从攻四川，歿于军。父帖哥术探花爱忽赤，宪宗命长渴密里及曲先诸宗藩之地。”

《世祖本纪》里的灭乞里，除音韵类似以外，固然不能勉强主张相同，但由于有了后者，前者的记载也就可考了。后者中，阿刺温<sup>859</sup>和八思不详，畏吾当然就是畏兀儿 (Uighur)，渴密里就是哈密 (Khamil)，曲先就是库车 (Kucha) 无疑。这么一来，认为其间的灭乞里就是和畏兀儿、哈密相连的七克力，却是极其自然的。

回头来看金刘祁的《北使记》。兴定四年 (元太祖十五年，1220) 七月，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叙述访问成吉思汗幕庭后，由蒙古出中亚时的情况说：

“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迄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

布列茨施奈德尔 (《中世纪史研究》卷一，第 28 页，注 48) 分别认为磨里奚是 Merkits，磨可里是 Mekrins，纥里迄斯是 Kirghiz，乃蛮是 Naiman，航里是 Kankalis，瑰古是 Uigur，途马是 Tumats，合鲁是 Karluks，不得不使人一一赞同。

其他各部暂且不谈。所谓磨可里，即 Mekrins，布列茨施奈德尔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恐怕一定是依据拉施特 (Rashid-ed Din) 的《史集》的多桑的《蒙古史》所说的：

“帖里邻部 (Tèkrines) 亦名蔑黑邻部 (Mekrines)，此部居畏吾儿境上之险峻山中。” (Les Tèkrines appellés aussi Mekrines, habitaient des montagnes très-escarpées sur la frontière de l’Ouïgoure.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卷一，第 425 页，注 2。)

就是指这个部族。所谓畏吾儿境上的险峻山中，当然是哈密北山附近。这里所说磨可里即蔑黑邻 (Mekrines)，无疑就是七克力。拉施特的原著还详述了这个部族，在多桑其他各条里也都引用了。<sup>860</sup>

但哀德曼(Erdmana)同样根据拉施特的书所著的《古代北狄诸族全志》(Vollständige Übersicht der Ältesten Türkischen, Tatarischen und Mongholischen Völkerstämme nach Rashid-ud-Din's Vorgänge, bearbeitet von Franz von Erdmann. Kasan, 1841.)里,以«Begrin»为题,有下述一条。因学友石田干之助的介绍,我才知道有这本书,似乎是罕见的书。现在顺便不厌其烦,转录它的全文于下。其中斜体字部分,原文中附有波斯文。

“Sie (*Begrin*) heissen auch *Megrin*. Sie wohnten in Uighuristan in dem Gebirge *Sehets*, und unterwarfen sich dem Dschingischan. Da aber ihr Gebiet den Gränzen des Ulusses Kaidu näher liegt, so nahm Kaidu dasselbe und verleibte es seinem Gebiete ein. Damals hiess ihr Emir *Chatianedsch*. Dschingischan vermählte sich mit der ihm angetragenen Tochter ihres Chefs, Namens *Mugai Chatun*, welche er sehr liebte, obgleich er keine Kinder mit ihr erzeugte. Dschingischan befahl auch den <sup>(sic)</sup> *Bekrin* ihre Töchter vorzustellen, damit er für sich und für seine Söhne sich Gemahlinnen aus ihnen wähle. Nach Dschingischan's Tode fiel die *Mugai Chatun* an den Ugetai Kaan, welcher sie auch mehr als alle übrigen seiner Gemahlinnen liebte. Dschagatai liebte sie auch sehr, und begehrte sie zu seinem Weibe. Da aber Ugetai sie nicht abgeben wollte, so erklärte  
861 Dschagatai, keine andere haben zu wollen. Ugetai hatte auch keine Kinder mit ihr. Die Mutter Kaschin's des Sohnes Kaidu's Namens *Sipegineh* war gleichfalls aus dem *Begrin*. (前引书,第 68—69 页)

*Begrin*, *Megrin*, *Bekrin* 就是汉译的灭乞里、也克力,几乎没有异议。文中,海都(Kaidu)之子合失(Kaschin),乃合失之子海都之误。其母 *Sipigineh* 固不待言,就是太祖、太宗的后妃 *Mugai Chatun*,也不见于《元史·后妃表》和《诸王表》因此,这里所说的,或许有些错误,但唯有也克力(*Begrin*)的住地一度落入海都手中,和元朝后妃中有也克力部出身的人,却应该可以相信。总之,这个部族

从金、元时代以来，就已经是相当著名的部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论述到这里，想起了《契丹国志》里的鼈古里国。当箭内博士发表他的大著《鞞鞞考》（《满鲜报告》五）时，解释《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条的：“正北至蒙古里国，……又次北至于厥国……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国……”说：蒙古里当然就是 *Mongol*，在当时额尔古纳（*Ergüne*）河边；于厥即乌古里，在今喀勒喀（*Khalkha*）河北面。因此，距离临潢的方位也符合，都没有不同意见。最后，关于鼈古里说：

“唯鼈古里为何，不详，或即迦尔宾尼（*Plano Carpini*）所谓的 *Mecrit*，或指《秘史》的 *Kereid*（客喇亦惕，《元史》的克烈）（该书第 67 页）。”

留下了一点疑问。所说迦尔宾尼（*Plano Carpini*）是指 *Beazley* 译本中注释说：

*Metrit, otherwise Mekrit or Mecrit, is probably the same as 862 the Crit [et Merkit] of Rubruquis, and the Mecri of Marco Polo, and refers to the tribe of the Kereits or Keryts, as they are called by Arab and Persian writers, the Ke-lie of Chinese historians. (前引书, 第 275 页, 注。)*

这是从 *D'Avezac* 以来的西方学者的误解。其实 *Mekrid* 既不是 *Merkid*，也不是 *Kereid*。蔑儿乞（*Merkid*）住在色楞格（*Selengge*）、鄂尔浑（*Orkhon*）两河汇流点附近。克烈（*Kereid*）驻牧在今西库伦方面、元代著名的和林附近，是威震当时东蒙古的部落，而 *mekri*，正是这里提到的磨可里、乜克力，也就是《契丹国志》里的鼈古里，应当认为当时还是占据着哈密北山地方。*Mekrid*, *Merkid*, *Kereid* 是各自不同的部种，从哀德曼根据拉施特的书分作三部来叙述，便可了解。但更足以证明的事实则是，*Mekri*（*Mekrin*）即乜克力部族，从古唐代直到明代，继续保持天山东端，从没有离开过。从这

个事实来说，要把这个部族说成是雄飞于漠北中心的蔑儿乞部或克烈部，颇为困难。

《唐会要》(卷七十八)《河西节度使》条叙述它所属的墨离军，说：

“墨离军，本是月支旧国。武德初，置军焉。”

但据滨口重国的研究，说唐代设置这类军，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因此，是否高祖武德初(公元 618 年)就设置了墨离军，还不能轻易肯定。但这个墨离军的名字也出现于《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唐书》(卷五十)《兵志》等书中。特别是《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叙述高宗时授沙陀酋长以墨离军讨击使说：

“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

可见至少在高宗龙朔初年(公元 661 年)，就确实有了这个军的名称。《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元年春正月壬子，列举唐朝国威所及的地区条下注释里指示这个墨离军的位置稍详，说：

“墨离军本月氏国。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

所谓“本月氏国”是和《唐会要》一样的旧传说，不足凭信。这里有一句不太重要的话，所谓“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这句话，可能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形，相当值得凭信。而且说瓜州距今安西县西北一千里，岂不就是这里所说的也克力的住地、哈密北山的地方么？突厥别部处月部众，住牧在天山东北端的旷野附近，是周知的事实。《旧五代史》(卷二十五)、《唐书》(一)《武皇纪》(《李克用传》)载：“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由此来看，它的酋长沙陀金山做墨离军讨击使，是很自然的。正如羽田博士曾告诉作者说，把墨离军这个名称，看作和后来的也克力有关，并不是牵强附会的想法。

864 我还认为著名的突厥阙特勒碑文里见到的 Bökli 部族，不外



就是这个墨离部。碑文里表明：Bökli 部是唐中叶从属东突厥的部族之一，但这点似乎还没作出考证。（见汤沐生：《蒙古统治下的古土耳其斯坦》〔V. Thomsen, Alttürk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olei,〕 Z. D. M. G. Band 78 <1924> 第 145、146、171 页）。但这个 Bökli，毫无疑问不外是哀德曼所说的 Egrin，也就是唐代的墨离、明代的乜克力的异译。

以上仅凭史料的出处列举了有关的文献。如果上述论点没有大错的话，那末明中叶出现的北虏别种乜克力部族，至少是从唐初以来就相当常见的部族，尔后近千年间，尽管经过突厥、回纥、辽、金、元各代的变迁，仍继续保持天山东北端的山地，而繁衍起来。我不得不为这个民族的强韧性感到震惊，并设想该地的自然形势必定有特殊的天惠。

看来，天山东北端，所说哈密北山地方，不仅正当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城郭国家的界线，同时也是东方蒙古和中国势力容易达到的最西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东西两方势力的交界线。这个十字界上无所属的地带，由于地形险峻，自古以来就容许特殊势力在这里保持独立。根据白鸟博士的研究（《史学杂志》第三七编，第四期所载论文《关于亚细亚北族的发辫》）说：后汉时，这里有个移支国，维持着既类似北狄、又类似西戎的一种特殊风俗。这个移支国和后来的墨离、乜克力，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详，但至少唐代的墨离、Bökli，似乎是突厥种的别部。这样看来，后代的鼈古里、磨可里、麦克零、乜克力可能都是来自这个系统的突厥种族。从天山南路的形势看来，蒙兀儿斯坦（Monghulistan）东端有突厥 865 遗种，也并不奇怪。考察得很粗略，没有触及关键所在，但仅从这一点我们也得知在这块黑暗地方的一个部族的稍微明确的历史，为其他考察提供一个小据点，感到高兴。

最后，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后来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怎

样灭亡了呢？一句话，就是因为明中叶以后蒙古民族大规模西迁所致。关于它的详细经过和明代他们的活动情形，还有待于详细研究。

（《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

### 补 记

本文出版不久，已故岩佐精一郎发表《关于古突厥碑文的 Bökli 和 Par Purm》一文，论证说：因为 Bökli 是东突厥的东方、“日出的东方 Bökli 可汗”，所以 Bökli 是指高句丽，至少不是西方的墨离（《岩佐精一郎遗稿》第 64 页）。诚然值得凭信。又，近来冈崎精郎发表了《墨离军和辽对西域的关系》一文，作者对过去颇少论述的辽代墨离军，论述颇详（《史林》1957 年，第 1 号）。也值得参考。

（昭和三十三年七月七日记）

### 十三、关于正统九年征伐兀良哈

867

#### 一

明初经略蒙古一事颇令人吃惊，尤其是永乐帝亲率六军，五出塞北，三犁敌巢，确是东洋史上前后无与伦比的快举。明人夸之称为成祖的“五出三犁”。但太祖（洪武帝）太宗（永乐帝）升遐以后，诸举都立即消极下来了。这是明代的特色，对蒙古的经略也不例外。永乐二十二年（1424）太宗崩于亲征漠北途中以后，北虏忽然进逼塞上，而明朝只是发出招抚敕谕，没有敢用兵还击。宣德三年（1428），英宗巡视边塞，击败了正打算入寇的兀良哈；正统九年（1444），英宗分别派遣大将去讨伐兀良哈三卫，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例外。其中宣德三年的战役，虽说是宣宗亲征，但只出喜峰口到达今热河平泉县附近，算不了一件大事。比较起来，正统九年的战役，总该算是一次大举四路分讨，不仅是永乐以后的盛事，就从此直到清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明代有关北虏的志书里全都大笔特书，固所当然。但是它们的记述，错误很多，必须详加探讨。

不知为什么，在郑晓的《吾学编》（《皇明四夷考·兀良哈》）一书里，竟漏记了这件事。现在先引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的记录。它说：

868

“正统九年，兀良哈三卫夷人寇边。发兵二十万，分为四路，讨之。成国公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马谅出界岭口，由北路；兴安伯徐亨出刘家口，由南路；都督陈怀出古北口，由西路。渡柳河（常鄂公卒处）至全宁，遇福余夷人，逆战，走之。收虎头山，遇太宁朵颜夷人，又击败

之。御史姚鹏上其功，升赏有差。”

著名的王世贞的《三卫志》可能是根据这段文字的另一资料，加以补充。显著的差别在后半段。它改为：“逾滦江，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破福余于全宁，复破泰宁朵颜于虎头山，卤男妇以千计，马牛羊以万计。还。加公勇太保，伯亨进彻侯，都督谅、怀赐爵伯。自是，三卫虽衰败，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瓦刺大酋)，为乡导入寇矣。”万历枢臣叶向高的《四夷考》，是先于《明史》的明代外国传的权威著述之一，其中(卷二，《朵颜三卫考》)叙述这事说：

“明年(正统九年)秋，三卫乃并入寇。命成国公朱勇率诸军，分道出喜峰口诸处，都督同知杨洪出黑山，东西齐举，并击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至全宁，遇泰宁、朵颜，又败之。洪至(以)克列苏，俘斩安出(福余卫酋长)部族。各奏功。自是三卫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导之入寇矣。”

这里显然是受到《三卫志》的影响，但删去了分路出击各军的配置，另外叙述了都督杨洪出动的消息。叶向高为何略去了分路各军的配置不详，但关于杨洪的事，无疑是用别的史料增补的。

下面再引这些传说大成的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条说：

“九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国公朱勇等，率诸军二十万，分道出塞，击之。朱勇同太监钱僧保由中路出喜峰口，兴安伯徐亨同太监曹吉祥由南路出刘家口，左都督马谅同太监刘永诚由北路出界岭口，都督刘怀同太监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逾滦河，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破福余于全宁，复破泰宁、朵颜于虎头山。出(衍?)所掠万计。而都督杨洪出黑山，俘斩安出部。各论功加秩。三卫从是寢衰，然怨中国益刺骨，因通也先入寇，为之乡导矣。”

开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一句，《三卫志》里没有，是采自《四夷考》，加上了“七月”二字。其次，分出四路的说法是根据《周咨录》把西路改成西北路。另外，可能根据《实录》或者别的什么资料加

上了监军太监的姓名。关于作战地区的记述，大体上依照《三卫志》，还根据《四夷考》叙述了都督杨洪的活动情形。虽然间或有详略繁减的不同，但概括来说，可以看出各种传说经过增补逐渐详尽起来的情况。但拿来和最根本的《实录》的记述一比，却全都是不能凭信的记述。

## 二

第一：出征的日期就错了。《四夷考》说“秋”，《纪事本末》更加详细说是“秋七月”，然据《实录》和承袭《实录》的《明史本纪》，这次战役其实是在这年一、二月间。主帅朱勇等是春正月辛未（二十二日）出征，三月甲子（十四日）班师。依后面谈到的前后记述来看，870完全无庸置疑。关于所谓秋七月，根本没有着边的事实。第二：出师动机也不对。据《周咨录》以及《四夷考》、《纪事本末》等书说：当时明军是迎击三卫的人寇，而据《实录》说，当时三卫并没有人寇，明廷只是因为它历年捣乱生气了，才出境剿捣。当时，英宗所下的敕命里就说：“探贼踪迹，搜捕剿杀”。当时兀良哈的前卫已南下到这一带，常零星犯窃，侵扰明边。一看到明军出动，就赶忙逃匿山谷里，因此才有探索贼踪的必要。第三：分路出击各将的配备也不同。《实录》正统九年春正月辛未条说：“命（成国公）朱勇、同太监（钱）僧保，出喜峰口，恭顺侯吴忠佐之。（兴安伯徐）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都督马）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同太监但住出古北口。各将兵万人。”这和《周咨录》、《三卫志》、《纪事本末》等相对照，不仅界岭口的兴安伯徐亨和刘家口的都督马亮（谅）配置相反，尤其《纪事本末》里所说僧保（钱僧保）、马亮（马谅）、陈怀（刘怀）等的姓名也不同。关于兴安伯徐亨当时出界岭口一事，《国朝献征录》所载归有光的《兴安伯徐祥世家》里也有很明确的记述，《实录》所载当然无可置疑。况招远伯马亮和平乡伯陈

怀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将，连他们的姓名都弄错了，真是荒谬已极。又如四路的名称。对中路喜峰口、南路刘家口、西路古北口，固可称东路界岭口，但把它说成北路界岭口，或更说成西北路古北口，就难免不太自然。总之，《纪事本末》的记载，大体上是沿袭《周咨录》、《三卫志》以来的讹谬，似乎愈来愈离事实远了。又，《实录》说四路“各将兵万人”，那末至少本队全军人马大约为四万，而《周咨录》等说二十万，相差未免太大。本来派遣大兵到塞外，实属万不得已，那种准备工作也不得了，《实录》每有记载。然而当时并没有这种迹象，所以按《实录》所说认为出兵约数万，可能是对的。正统九年的战役，本来并没有远大的计划，只是由于宦官等的野心所煽动，年轻的英宗才发动了边防军。由这一点也可以想象，并没有出动大军。

但比上述各种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作战地区的不同。《周咨录》以下各书所载是：明军出塞口到全宁，更前进到虎头山，或者说进到了流沙地区。据箭内博士研究（《满鲜报告》六，第248页），全宁在今巴林蒙古的潢河和黑河汇流地点附近。由此看来，当时明军似乎越过赤峰北面的山地，蹂躏乌丹城以北，更前进到该城东北沙漠地带，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实录》里固然也说，最初的方略是：“至黄河土河两叉口等处。会合辽东及各处军马，探贼踪迹，搜捕剿杀，期于殄灭”。本来应该到黄河（Shira Müren）和土河（Laoham Müren）汇流地点即全宁东边一带，但这只是计划并未实行。主将朱勇等只到了富峪川，停留在那里没有前进就回来了，因此还受到兵部和户部的弹劾。《实录》这一年二月戊戌条说：

“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奏：同太监僧保，率领军马，于富峪川等处，杀败达贼，斩馘首级，获到人畜军器等物。上敕勇等，会合各路军马剿杀。务要成功，升赏不吝。”

过了二十多天，同月甲子条说：

“兵部尚书徐晞等劾：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太监僧保等，统领官军，出境杀贼，不能会合诸路军马，以成大功，却逗留不进，旋即回师，宜治以重罪。上曰：勇等亦曾效劳，姑置之，再失机误事，不宥。”

872

三月丙寅条又载有户部的劾奏，《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里也概括地说：“正统九年，出喜峰口，击朵颜诸部，至富峪川而还。为兵部尚书徐晞所劾，诏不问，寻论功，加太保。”富峪川可能是今平泉县北富峪城附近。富峪城是洪武二十年所筑大宁四城之一，据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卷下）说，在大宁城南七十里，可能是今黄土梁子附近。宋王曾的《上契丹事》里的富峪馆一名，可能也和这座城有关系。因此，老哈河上游地方，可能自古以来就有富峪川这个名称。如果确是这样，那末朱军的活动范围，大致可以想象得到。据李贤的《成国公赠平阴王谥武愍朱公勇神道碑》（《国朝献征录》卷五）说：正统“九年，边报有警，王（朱勇）统兵出喜峰口，败虏寇于富峪川，追及热水川，俘获人口马驼牛羊，还”。这个热水川必定是今热河。

仔细想来，《三卫志》、《四夷考》等里虽说：“逾滦江，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破福余于全宁，复破泰宁、朵颜于虎头山。”甚至更“及流沙”等，但柳河是滦河的一个支流，在喜峰口外；大兴州、小兴州，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承德府·古迹》）说，一在今滦平县西南一华里，一在该县西北七十五里的兴州地方；神树在永乐初年置屯戍，十九年设逻骑营，可能就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县北方附近。因此，任何军队也不能沿这条路程前进。假如这是概括叙述四路并出的征略地域，那末这些接近边塞的地方和遥远的全宁地方之间，悬隔太远。从这一点来看，也值得使人怀疑全军征略的事实。虎头山、流沙等都是中国常见的地名，但在这一带却难以找到。可能因为是朔北的地方，就漫然叫作流沙，也未可知。

873

这样看来，《周咨录》、《三卫志》、《四夷考》、《纪事本末》等书的



记述,几乎全是虚构,一点也不可信。那末,究竟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孟浪呢?《三卫志》添上了不见于《周咨录》的滦江,大小兴州,神树等地名,或者是凭臆测臚列了边外著名的地方,也未可知。而《四夷考》编者所以没有记载四路出击,恐怕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有可疑之处。总之,错误的基础以前就存在了,而它一直持续到以后。这种架空的浮说,究竟从何而起呢?我不得不归之于当事者贪利冒功的结果。这次战役本来是由当时宦官们的野心引起的,冒功贪利是他们的目的。因此,实际也就不可能收效,他们掩饰失败,夸大战功,这里有这些浮说的来源,也有浮说一时隐蔽实际情况而盛行起来的原因。

### 三

那末,所谓正统九年的战役,几乎是有名无实了,也并不尽然。《实录》里分明载有这时令辽东、宣镇各处军队进行会剿,正统九年二月丁未条里还说:“兴安伯徐亨等奏:同都督蒋信等率师,于土河北川,杀贼败寇。上敕亨等,仍会兵剿灭,务要成功。”因此,出界岭口的徐亨、蒋信等一军,至少曾到过土河北川。土河就是古代的土护真水,现在的老哈河。因此,它的北川可能就是它的北支,即今英金河一带。那末,这一军曾扫荡到今赤峰附近。都督蒋信就是永乐二十一年来降赐名忠勇王金忠的北虑大酋也先土干的侄儿把台。他曾参加宣德三年的战役立过功,熟悉蒙古情况,因而,这次独能深入到这里。有趣的是,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八、《兀良哈》)说:“朝廷命成国公朱勇,都督马谅、陈怀领兵,三道出,号二十万。至全宁,击败福余,抵虎头山,遇秦宁、朵颜,又破之。”记述大略和《周咨录》等相同,却略去了徐亨一军。这可能因为徐亨、蒋信一军在另一方面活动,便认为是另一码事了。

又,当时辽东总兵曹义等确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实录》同年

正月壬申条说：“敕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令出军会总兵官成国公朱勇等兵杀贼。”《国朝献征录》（卷九）所载刘定之的《丰润伯曹公义墓志铭》说：“与成国公朱勇会兵两叉口袭虏，公功尤多，升都督同知。”又该书的副将《怀柔伯施聚传》说：“正统九年，以都指挥征兀良哈，功最，升都府佥事。”虽没有到达今开鲁西边的黄河、土河两叉口，至少曾打败了辽西边外的虏众。但当时冒功滥赏很多，只这一点记述还很难说，稍微明确的则是西方独石的守备杨洪的出征。

《实录》这一年正月甲戌条说：

“敕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同知杨洪：去冬兀良哈往延安一带抢劫，春暖必回。尔洪其选所部精锐，往大同境外黑山迤北等处截杀，务与参将朱谦等，同心协力，以图成功。”

又，二月戊子条说：

875

“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同知杨洪奏：同内官韩政等，率领官军，于迤西地名以克列苏等处，俘斩兀良哈安出等部下贼，夺回虏去人畜器械等物。上敕洪等，将牛马给有功官军。其余解送京师。仍查官军功次，以闻。”

这就是《四夷考》、《纪事本末》等所载都督杨洪的出征黑山、以克列苏。黑山说是在大同境外，远在西方，而以克列苏究竟在哪里？陈循的《昌平伯进侯追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道碑》（《国朝献征录》卷十）解决了这个问题。

该碑铭说：

“（正统）九年春，兀良哈寇迤西，公受命迫袭。败〔之〕于应昌之别儿克。贼尽弃其所掠人马器械遁走。复追至朵颜稳都儿、以克列苏。贼得险，欲拒战，公躬督兵进攻，斩获首级，并者赤王部属，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赐玺书褒谕，进左都督。”

应昌在今达里泊（Dal Naghur）西南岸附近，别儿克恐怕也就在近旁。朵颜稳都儿就是朵颜山，如果我的考证不错，那就应该在兴安

岭北段索岳尔济山附近(《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第34页)。所谓者赤王,可能就是在东方拥有根据地的泰宁卫大都督阿只罕的侄儿者赤(《实录》永乐十九年春正月乙酉条)。因为三卫大酋当时称王的例子不少。所以把它列为福余卫掌卫事安出的部属之一,不外是说明他们彼此混在一处。命令杨洪与其说是与朱勇军会剿,莫如说是令他截杀向西逃走的兀良哈。他追逐逸虏,从独石来到达里泊畔,更前进到索岳尔济山方面。因此,这里的以克列苏,也应该在附近寻找。

果真是这样,以前我们对大将军朱勇的进剿区域太小感到奇怪,现在又不得不对偏将军杨洪的追击范围过大而感到吃惊。朱勇是个纨绔子弟,而杨洪是有明中叶最著名的猛将。必须认为正因为这样才发生了这么大的差异。再说一遍,正统九年的战役,是血气方刚的英宗受宦官王振、曹吉祥等贪功野心的煽动,毫无准备发动的卤莽的出师。当然不会获得象说的那样的战果,自然也是滥授褒赏的。杨洪的远出应该说是偶然产生的意外的成功。实际成果既然是这样,因而决不是“自是三卫寢衰”。三卫的中衰乃是后来遭到瓦剌也先太师蹂躏所致。不过,所谓“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导之入寇矣”。似乎倒是实在的情形。这也不能不说是聪明小慧的英宗搞的弊政之一。而后来的历史家,根据这一事实,竟把“三卫寢衰”的原因,归之为明军讨伐的结果了。

## 补 记

据嘉靖中陈建的《皇明实纪》(卷九)叙述这次战役说:

“九月,兀良哈三卫夷人寇边,发兵二十万讨之。分为四军,成国公朱通出喜峰口,由东路;左都督马谅出界岭口,由北路;兴安伯徐亨出刘家口,由南路;都督陈怀出古北口,由西北路。逾滦河,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至全宁,遇福余,逆战走之。次虎头山,遇泰宁、朵颜,又击败之。御史姚鹏上其功,诏加通太保,亨进封(兴安)侯,谅封招远伯,怀平

乡伯，余进爵有差。”

沿袭此书的天启中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卷十八)，把“九月”改为“七月”，“朱通”改为“朱勇”，“东路”改为“中路”，侯字上加了“兴安”二字。谷应泰的《纪事本末》依据《从信录》的地方很多，它那“七月”二字，恐怕就是根据这里来的。然从其他若干例子也可了解，《从信录》的纪年并不足以凭信。又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一)和徐日久的《五边典则》(卷一)，大体上是根据《实录》记述的，但却没有详尽地记录这次战役的经过。又如徐昌治的《昭代芳摹》(卷十六)，仍沿袭《从信录》的错误，只是简略了些。

(《东洋学报》第18卷第3号昭和五年(1930)6月)

## 十四、明末清初时期

### 蒙古族的西征

元初成吉思汗和拔都的西征,不用说了,就是唐代中叶突厥的著名酋长阙特勤的经略中亚,也是世所周知的。惟独明末、清初时期蒙古部族的远征中亚,似乎并没有怎么引起世人的注意。这固然由于这次经略规模较小,从它给后来的影响看来也不得不如此,但另外还由于过分轻视了这次经略的有关史料,以致受到了不应该的忽视。有关史料固然并不丰富,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况且时代较近,还和后来俄国经略中亚互有关联。只要研究有方,或许可以获得意外的收获。这就是我所以竟想介绍并非新鲜的史料,促使识者注意这个问题的缘故。

关于明末征伐西域,首先见于《蒙古源流》(卷六)(施密特《东蒙古史》第211—213页)。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俄罗斯皇帝伊凡四世的使节彼得罗甫和雅鲁契甫两人,首次经由额尔齐斯(Irtysh)河谷,来到北京(公元1567年)后第五年,蒙古鄂尔多斯(Ordos)部酋长克图克台彻辰鸿台吉(Khutuktai Sechen Khong Taiji)的两个弟弟布延达喇古拉齐巴图尔(Buyandara Khulachi Baghatur)、赛音达喇青巴图尔(Saindara Ching Baghatur)两将军率领从弟布尔赛彻辰岱青(Borsai Sechen Daiching)、兄子鄂勒哲依勒都齐(Öldei Ilduchi)出兵中亚托克摩克(Tokmak),在实喇摩楞(Shira Müren)河畔打败敌酋阿克萨尔汗(Aksar Khaghan),掳掠了他的属众和牲畜。青巴图尔把掳来的敌酋妃子秋格依(Chio-ki)收为自己的妻子。但当带着俘虏回来的时候,遭到阿克萨尔汗

重新整備十萬大軍的追擊。在尼楚袞哈薩拉克(Nichügün Khasuluk) 山戰役中, 這股蒙古軍一下子就覆滅了, 布延達喇和賽音達喇兩將軍都戰死了, 鄂勒哲等殘余, 勉強逃了回來。

“其二弟, 布延達喇古拉齊巴圖爾, 壬寅年生, 年三十一歲; 賽音達喇青巴圖爾, 乙巳年生, 年二十八歲, 歲次壬申, 行兵托克摩克, 于實喇摩楞地方擊敗阿克薩爾汗, 掠取屬眾, 并擄獲秋格依福晉, 青巴圖爾收為己妻。撤兵而回。至尼楚袞哈薩拉克地方, 阿克薩爾汗領兵十萬, 追至交戰。青巴圖爾年二十八歲, 布爾賽岱青, 丙午年生, 年二十七歲。徹辰鴻台吉之長子鄂勒哲伊勒都齊, 丙辰年生, 年十七歲。三人首先进攻, 由西北方鏖戰。古拉齊巴圖爾由正中沖入, 所乘之馬為阿魯庫克射斃, 易馬而戰, 馬膝又中箭而倒, 為殿后兵所擊。而青巴圖爾來援其兄, 同殞于陣。徹辰岱青率布哈斯之圖魯貝巴圖爾、哈爾噶坦之多塔達噶台吉共七人, 一同步戰而出。鄂勒哲伊勒都齊所乘之馬被射, 仍擐甲步行, 阿巴該吉魯根見之, 給以所牽之馬, 令其乘騎, 遂由左超上騎之。其馬復被箭, 仍步行, 遇哈爾噶坦之賽音海努克侍衛, 下馬即以其馬與之乘, 因欲令其疊騎, 駐馬讓之。海努克云: 我有子名巴扎爾, 其愛護之, 無庸顧我矣。遂乘其馬, 格斗而出。”

《源流》尼楚袞哈薩拉克之戰的敘述, 讀起來宛如武俠小說一般。鄂尔多斯的徹辰鴻台吉是明末大酋歸化城俺答汗(Altan Khaghan)之兄吉囊(Jinong)的孫子, 他的長子鄂勒哲就是《源流》著者薩囊徹辰鴻台吉(Sanang Sechen Khong Taiji)的亲祖父。《蒙古源流》的記述頗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但這件事可能是著者親身耳聞心記的, 應該是可憑信的根本史料。當時, 徹辰鴻台吉經常到西邊去經略青海地方。據明馮時可的《俺答后志》說: 隆慶六年春, 切盡黃台吉(徹辰鴻台吉)親自登上掠奪西邊瓦剌的征途, 二月八日, 到甘肅邊外的鎮番堡, 十九日駐屯寧昌, 閏二月四日, 到達龍首堡。方孔炤的《全邊略記》(卷五)《甘肅略》萬曆五年條也載有尼楚袞哈薩拉克戰敗事, 說: “先是, 河套酋略瓦剌, 戮其長, 死者千數, 諸酋皆慚愧。” 支持上引《源流》的記述。不過, 問題是明人這些記述

都把当时的敌人当作瓦剌即卡尔梅克 (Kalmuks), 但据西方传来的考证, 所谓托克摩克的阿克萨尔汗, 其实是吉尔吉思哈萨克 (Kirghis kazaks) 的著名可汗阿克拉萨尔汗 (Ak Nazar Khaghan)。

阿克拉萨尔汗是有名的拔都之兄白帐汗斡耳朵 (Orda) 的后裔卡西姆 (Kasim) 汗的儿子。曩祖八剌 (Borrak) 汗、扎你别 (Jani-beg) 汗以来, 就是所谓乞卜察克 (钦察—Desht Kipchak) 的君长, 占据中亚草地, 以锡尔塔拉 (Syr Darya) 草原上的昔格纳黑 (Sighnak) 和答刺速 (Talass) 河流域一带为根据地。东与蒙兀儿斯坦 (Moghulistan) 的阿不都勒刺迪甫汗 (Abdul Iatif) 相争, 西与布哈拉 (Bukhara) 雄王乌兹别克 (Uzbek) 汗阿卜都拉 (Abdullah) 以及他的劲敌塔什干 (Tashkent) 部长巴巴算端 (Baba Sultan) 等争雄。他的英勇名声直到今天还在巴失乞儿 (即巴只吉惕—Bashkirs) 和那海 (Nogais) 部族中间传诵着 (霍渥尔特《蒙古史》卷二, 第 627—634 页)。他的极盛年代虽不甚详, 但公元 1569 年 (隆庆三年) 俄国派赴那海的使节西蒙·马尔科夫 (Сѣмон Марков) 还提到哈萨克 (Kazak) 部的阿克拉萨尔等。八年后 1577 年 (万历五年) 还说阿克拉萨尔麾下的哈萨克曾和那海相争, 想和俄国通好 (前引书第 634 页)。据霍渥尔特考证, 阿克拉萨尔汗曾一度逼巴巴算端割让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和撒别阑 (Sabran) 地方, 但到 1580 年 (万历八年) 反被巴巴算端袭杀了 (前引书, 第 633—634 页)。总之, 隆庆万历之间, 蒙古西邻乞卜察克 (钦察—Desht Kipchaks) 的君长无疑是阿克拉萨尔。所谓托克摩克 (Tokmak) 本来是它东边的一个城市名, 但不久就成了蒙古人称钦察各部的通称了 (霍渥尔特, 前引书, 卷一, 第 1 页)。这里所说托克摩克的阿克萨尔汗, 毫无疑问就是哈萨克的阿克拉萨尔汗。

据《蒙古源流》载, 古拉齐巴图尔和青巴图尔远征托克摩克, 好象是这两个将领发动的。其实《俺答后志》里已经明确记述, 这是



其兄彻辰鸿台吉的素志，这从鸿台吉的嫡子鄂勒哲伊勒都齐在这次战争中英勇作战，也可以看得出来。鸿台吉一度遣将远征而失败，第二年，万历元年（1573年），这回又亲自挑选蒙古精锐，发动复仇的战争，到上年的旧战场哈苏罗(Khasuluk)地方，敌方阿克萨尔汗又带领十万大兵前来迎战，两军在额锡勒太保(Esen Daibu)地方发生激战，蒙古军终于告捷，阿克萨尔汗之子三索勒坦(Sultans)被擒，报了二弟之仇以后班师。《源流》在前面这段引文之后，接着说：

“迨后，其兄彻辰鸿台吉三十四岁，岁次癸酉，精选赛音哈屯之四额呼斯、塔本克克里之五和硕齐，并兵七百名，往征，直至哈苏罗地方。托克摩克之阿克萨尔汗带兵十万，迎战于额锡勒太保。彻辰鸿台吉传谕于众曰：‘敌队在前，不拘何人，不可先我攻进，我亲领之以入。’谕毕，乘博罗和察之赛音阿固拉萨尔拜红马，身被描金象皮红穆纳甲胄，率众攻入敌众。于彼队内见为首之人，须眉间放出火焰，复见两队乘黑马之兵，马足发火，迅速而至。遂败之，歼戮过半。自此青巴图尔之甲无不识者。遂生擒阿克萨尔之子三索勒坦，分别惩释，以复二弟之仇，振旅而回。（《蒙古源流》卷六，德文本第213—215页）” 883

矢野仁一博士解释上引文里的“须眉间放出火焰”、“马足发火”等句是使用火器，这是可信的。可以想象，曾经和俄国来往的哈萨克人，早已熟习了火器的运用。两次成为战场的尼楚袞哈萨拉克和额锡勒太保等地名不详。可能是东西两势力分界线的附近，在伊犁热海方面。从经营青海的形势和前引《俺答后志》的文字来看，可以推测蒙古进军路线是经由天山北路的。尤其《源流》载鸿台吉凯旋的道路经过巴里坤(Bars Kūl)、博陇吉尔(Bulunggir)一路，就更明确了。《源流》把实喇摩楞战役译成“击败”字样，而施密特译作 überfallen。从前后情况看来，初次掩袭，可能是出敌不意，地点可能是阿克萨尔汗的根据地。如果是这样，那末必定在临近托克摩克的楚(Chu)河一带，或更西边的答拉(Talass)河畔，或更

西边的锡尔(Syr)河畔昔格纳黑(Signak)、撒别阑(Sabran)、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等地之间。蒙古当时一再征伐北方的瓦剌,制服南方的西藏。它为什么讨伐托克摩克,却全然不详。总之,蒙古  
884 乘这种西渐的大势,一度侵入了遥远的中亚地方,确是事实。据别烈夫(Берев)的《喀什喀尔史》说:东察合台汗国因吉尔吉思人入侵而溃灭,是在隆庆六年(1572)(《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and in 1873》第174页)。蒙古入侵托克摩克(Tokmak — Kirghiz)或许是前去声援东察合台汗,也未可知。更进一步分析,如万历八年阿克萨尔汗的败死,纵令不是直接由于前年蒙古军的打击,可是以后不久,哈萨克这个汗就绝后了,这或许由于在前一年哈苏罗战役中,他的三个儿子被俘了。也未可知。

## 二

当彻辰鸿台吉侵犯托克摩克的时候,鄂尔多斯的宗主布延巴图尔洪台吉(Buyan Baghatur Khong Taiji)曾不断进攻阿尔泰(Altai)、额尔齐斯(Irtysh)方面的瓦剌(Oirad)部。(《蒙古源流》卷六、《大明穆宗实录》)。在凯旋途中的鸿台吉也参加了战役,迫使辉特(Khoid)、巴图特(Baghatud)各部降服。他的儿子鄂勒哲伊勒都齐在把敌人向北赶了三个月以后,还在图巴罕(Tubakhan)山山阳打败了绰罗斯(Choros)酋长(《蒙古源流》卷六,德译本第215—217页)。由阿尔泰地方追逐了三个月所到的地方,恐怕就是那海、巴失乞儿(Bashkirs)地方,否则必定是所谓西伯利亚鞑靼(Siberian Tartars)地方。总之,在遥远的东方喀尔喀河畔兴起的外蒙古各部所以象现在这样得以向西方取得发展,不外完全是由于乘这次西渐的大势(和田清《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第311—315页)。而被蒙古(Khalkhas)讨伐的瓦剌(Kalmuks)也是蒙古的别种。这些遭到来自东方压迫的部族,逐步向西迁移,侵犯吉尔吉思、

哈萨克、那海的突厥各族。这里也出现了蒙古族的西征。在阿克萨尔汗的从侄帖弗克勒(Tevkel)汗时代,正是瓦刺最衰弱的时代。更据舍费(Schefer)说:帖弗克勒(Tevkel)汗在被瓦刺(Kalmukes) 885 打败,丧失了二十万众的一半,曾向塔什干(Tashkent)王求援,王答说:“我们纵然十人合力,也难战胜瓦刺(Kalmuks)”(霍渥尔特,前引书,卷二,第637页)。依霍渥尔特(《蒙古史》)和巴德莱(Baddeley):《俄罗斯·蒙古和中国》详细叙述了其余瓦刺各部侵犯吉尔吉思、那海地区,和俄罗斯、喀尔喀势力相争,其中自夸为明代也先帖木儿(Esen Temür)后裔的准噶尔(Jün Ghar)部长巴图尔琿台吉(Baghatur Khong Taiji)的活跃,最为惊人。巴图尔占据喀喇额尔齐斯(Kara Irtysh)河上,东与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Altyn)汗相争,西侵吉尔吉思、那海等突厥部落,接着就和俄国人的势力相争。公元1635年(明崇禎八年,清天聰九年)和吉尔吉思哈萨克部长亦失迷(Ishim)汗作战,大败敌人,生擒他的儿子扎罕吉尔算端(Jehangir Sultan)(霍渥尔特,前引书,卷二,第614—618页)。亦失迷汗是曾遭彻辰鸿台吉讨伐的阿克萨尔汗的从弟失海汗(Shigai)的儿子、帖弗克勒汗的弟弟,也就是当年雄视土耳其斯坦的哈萨克部长(霍渥尔特,前引书,第639—640页)。他的儿子扎罕吉尔(Jehangir)汗是个颇慁悍的强酋,后来逃脱回来继承他的父亲,不断侵犯瓦刺。1643年(崇禎十六年、崇德八年),巴图尔又率领五万余大军和扎罕吉尔、雅阑图什(Yalantush)等二万余众作战,曾苦战多次(前引书,卷一,第618—619页,卷二,第640页)。以上都不见于中国方面记录,详情很难了解。但只这些也足以证实蒙古部族不断侵入了中亚。

自从巴图尔的儿子、著名的噶尔丹汗(Galdan Khaghan)威震 886 西域的时候起,准噶尔部向中亚发展这件事,便渐渐传到了中国。据《秦边纪略》的《嘎尔旦传》说:噶尔丹已决定方案,在攻克北方邻

国，侵并东方各部以后，在康熙二十一、二年间(1682—1683)，又征伐西方回回国家，使几十座城市都归降了他。

“东方既臣服，乃西击回回，下数十城。回回有密受马哈纳非教者(马哈纳非、泰西以为马哈默)，初迎降，雪夜袭击之，杀伤至十余万，马匹器械，死亡无算(壬戌年，一人回回国，其国请降，纳添巴、奉浮图教，许之，敛兵入其城。夜半回回外援至，城中应之。内外合攻，火光烛天，嘎尔旦部落皆溃，是时积雪平坑堑，人马陷不可脱，城中尾击，死者无数。唯嘎尔旦跃马持枪，脱身去，回回削辮奏凯，有数骆驼)〈以下缺文〉。马哈纳非，天方国以为圣人者，嘎尔旦丧师返国，未尝挫锐气，益征兵训练如初。(嘎尔旦败归，集未教之兵，勒新霸之马，欲试之。闻极西地有人〈此间缺文〉而形如犬，能日驰数百里，其妇女绝美好，乃携兵多〈此间缺文〉，驱马直入其国，挟妇女数人归。其人归，追之，不能及云。)使人谓回回曰：汝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岁用兵，夏蹂汝耕，秋烧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迄至于发白齿落而后止。城中人闻咸股栗，门尝昼闭。其明年，大破之。回回悉降，不敢复叛。(《史林》第三卷，第三号，第358页，内藤博士论文里所引用的)”

其他各书都没有这一条，象内藤博士那样博览群书的人，也说：“这次征伐回回事，不仅在中国史书里完全没有看到过，就是波斯的记载也没有提到，仅从这本《梁传》(《嘎尔旦传》)里才知道有这一事实。它所说的回回也没有载明在什么地方，我想可能是在怛罗斯地方发生的事。”(前引书)我查王先谦的《东华录》(康熙三十七年夏四月壬戌条)见有下述一条，应该认为就是叙述这件事的。它说：

“策妄阿喇布坦奏：臣之与哈萨克构兵，非得已也。昔噶尔丹擒哈萨克头克汗之子，以畀达赖喇嘛。故头克使人乞臣关说，求还其子与彼完聚。臣乃使人于达赖喇嘛，索得头克之子，拨五百人护送归之。头克反尽杀臣五百人。后又杀臣属下吴尔赫德巴图尔台吉，掠取其人民。续又掠我吴梁海百余户人，臣妻父阿毓奇以其女归臣，使妻兄三济扎布送臣之妻，彼又要截于路。去岁秋，臣商人自鄂罗斯归，彼又掠之。哈萨克屡来犯臣，有如许过恶，臣是以兴兵而伐。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

此自白。(下略)”

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Arabtan)是噶尔丹的哥哥的儿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康熙帝灭噶尔丹以后,代主准噶尔。那末,这个曾屈服于噶尔丹而对策妄态度傲慢的哈萨克的头克汗究竟应该考订是谁呢?我和霍渥尔特一样,毫不犹豫地认为是哈萨克的著名可汗梯亚甫迦汗(Tiavka Khaghan)(霍渥尔特,前引书,卷二,第641页)。梯亚甫迦汗是受到巴图尔一些折磨的扎罕吉尔(Jehangir)汗的嫡嗣,现在占据土耳其斯坦、塔什干方面,是个善理内政,给哈萨克部带来和平和秩序的名王(前引书,卷二,第640—641页)。据《秦边纪略》载:准噶尔是游牧国家,而所谓回回国完全是耕稼之民。这或许是指布哈喇(Bukhara)撒马儿罕(Samarkand)。但按布哈喇的历史说:当时正是速不罕曲里(Subhan kuli)汗全盛时代,这个地区完全看不到曾遭受瓦剌等入侵的痕迹了(瓦姆伯勒 Vambery)《布哈喇史》第325—337页。霍渥尔特,前引书(卷二),第755—760页。《亚洲的心脏》(第198页)。加之,这个地区以北,昔格纳黑(Signak)、撒别阑(Sabran)、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塔什干(Tashkent)方面,正是哈萨克的根据地,因此,噶尔丹讨伐的回回各城,必定就是这些城市。据《纪略》原注说:噶尔丹在攻降这些城市以前,还曾征伐了极西的美人国,这可能是指征伐远在那海(Mangut)。所说“形如犬”或者是由 Nogai(蒙古语,意思是犬)这个名字产生的讹传。又,把在该地唆使伪装迎降噶尔丹的马哈纳非当作马哈默(Muhammad),当然是错误。这个人必定是当时住在这里的一个回回教的圣者。总之,哈萨克逐年遭受 388 蒙古的征伐,势力逐渐衰微,到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个梯亚甫迦汗也终于向俄罗斯西伯利亚太守噶噶林(Гагарин)投降,请求他保护。从此以后,哈萨克乃不得不分裂为大、中、小三部(霍渥尔特,前引书,卷二,第642页)。准噶尔部的经略西方,从巴图尔、噶

尔丹,历经策妄阿喇布坦和他的儿子噶尔丹策凌,直到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被清军灭亡为止,毫未衰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并非没有给俄罗斯经略中亚帮了忙。

(《东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号,  
大正十年(1921)四月)

## 十五、土默特赵城之战

889

说蒙古达延汗(Dayan Khaghan)的根据地原来在漠北,到了曾孙达赉逊汗(Daraisun Khaghan)时代,才移到宣府(今宣化县)北边,这种一般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实是本来居住在宣府塞北的察哈尔(Chakhar)部,在嘉靖中叶,迁到兴安岭东边,我曾写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事(拙著《内蒙古各部落的起源》)。迁到辽东塞外的察哈尔部,八十年后,到明代天启末年,在达赉逊汗的玄孙凌丹汗(Lingdan K.)领导下,再越过兴安岭向西,又回到了宣大边外故土。这次迁徙恰恰和达赉逊汗因受西邻属部土默特(Tümed)的压迫而东迁一样,是因为害怕东邻新兴的女真奴儿哈赤父子的威力。在这以前,察哈尔部为了东迁,曾经蹂躏并摧毁了已经衰弱的兀良哈(Uriyanghad)三卫,现在因为它这一西还,致使兴安岭以西各大部象土默特、喀喇沁(Kharachin)、阿苏特(Asud)等都趋于溃灭。当时,清朝方兴,只灭了一个察哈尔部,就得以收揽了内蒙古众心归一,这主要不外是有赖于这种形势。以下拟就这次西迁的真相略加考察。

清太祖起初长期伪装对蒙古表示恭顺,到天命四年三月,在萨尔浒歼灭明军,六月攻陷开原以后,便逐渐显露锋铓。七月攻陷铁岭城时,打败了来到这里会战的蒙古军,俘虏了它的主帅、东蒙古唯一的大酋宰赛。八月终于吞并了蒙古的姻亲、开原北关的叶赫部。全蒙古的宗主察哈尔的陵丹库图克图汗(Lingdan Khutuktu K.)从这时才确实感到清朝勃兴的威胁。据清《太祖实录》说:这一年十月,清廷曾接到蒙古可汗的极其傲慢的质问书。在《实录》的



文字里，可汗似乎只是借通好的辞句，主张对明朝广宁的先占权。其实，可汗的要求并不止此，我曾推测可能还要求女真人恭顺修贡。据明姚宗文的《奉旨访问疏》（《筹辽硕画》卷四十三）却明确说，可汗这次遣使，是对消灭叶赫部的问罪。由此可见，可汗的虚张声势直到这时还很强硬。但他内心的恐怖从这时已经萌芽了。这从第二年（五年）春，清廷毅然遣回了漫骂的答使，斩了蒙古的国使，而可汗竟甘心忍受了一事，也可了解。后来，天命七年正月，奴儿哈赤夺取辽西广宁城时，连兴安岭西边的哈喇慎（同哈喇沁）各酋都为明朝气愤，而以前主张对该地有先占权的陵丹汗却没有敢争。第二年四月，喀尔喀（Khalkha）各部（当时占据着今新民到北面法库、康平方面）遭到清军侵伐，派遣急使请援，可汗当然似乎没有应诺的勇气。因此《明史·鞑靼传》天启四年（即清天命九年）条说：这一年，明朝的边人伤了可汗的近属歹青（Daiching），明朝为此付出了巨额的偿命钱，而可汗却“怏怏益思扬去”。所谓扬去，或许并不止是说背弃明朝的款抚，也许是说失意郁闷的可汗想舍弃这个辽东边外地方而表示了远远迁到西方去的意思，也未可知。可汗几年来就是逐渐从辽东边外方面由东向西退缩的。尤其是天命十年十一月，清军铁骑听说援敌，调回远在科尔沁（Khorchin）（当时在嫩江水滨地方）的亲征军队，十一年四月，又看到清军蹂躏附近的喀尔喀巴林（Khalkha Bagharin）部落（新民、彰武、绥东方面）以后，可汗西迁的意志越发坚定了。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述这次最后事变以后说：“于是，朵颜各部（今喀喇沁各部）不能自存，而插酋（察哈尔汗）亦有去故土（辽东边外）就宣大（宣府大同边外）之思矣。”

清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春夏之交，西迁遂成了事实。据《辽事实录》载，当时蓟辽军门的塘报、张家口夷酋的边警，纷至沓来，震慑了明廷。其中，宣府的情报之一说：“插汉王子（察哈尔汗）从

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带领小部夷帐房牛羊马匹，于三月二十三日，从奢儿城搬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于本月（四月），从奢儿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带四散住扎。各酋联络，以备虎酋（虎墩兔憨，即库图克图汗的简称，指察哈尔汗陵丹而言）”。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三、《宣府略》）记载同一事实甚详，且得要领。因此，不嫌烦琐，摘录于下：

“七年五月，把汉哈喇慎之地租，首属于察汉儿（即察哈尔，以下同）以讲人口相隙者。满五素幼时受养于察汉，今长矣，率部落归其父世把都儿，而察汉不悦也。向白言（把都儿之孙，满五素之侄，当时事实上代表哈喇慎大营的酋首）曰：我欲得满五素并其部落矣。张家口颇有如许王子（是否指把都儿的嫡曾孙、名义上的哈喇慎可汗打利台吉？）耶。于是，白言传调宣蓟诸部备之，而哈喇慎家众酋，皆从奢儿城移于亦地都，而赤把都等亦侦察汉犯独石，未知谁仇也。乞火炮五百人为卫。”

兴安岭以西各大部，以土默特（归化城方面），喀喇沁（上都、开平地方）为首，大都和察哈尔部不和，时常倾轧。察哈尔部西迁，势必难免发生严重的冲突。逃避了清朝龙兴的锋锐的陵丹汗，以恢复久已丧失的宗主权来对待西邻旧部。可汗的这种高压态度也同样伤害了岭东各部，驱使它们纷纷投奔清廷或明边。这事都散见于清 892  
《太宗实录》和明《辽事实录》。奢儿城、五喇哈哈、亦地都等地都不详，很遗憾。但当时哈喇慎大营的根据地在今多伦县西北、上都开平地方，因而他们窜据的地方，大致是西桓州（Kürtü Balghasun）、抚州（Chaghan Balghasun）或兴和（Khara Balghasun）一带。总之，这种变乱情报大大震骇了明廷封疆大臣。《辽事实录》评述这个势将来临的大变动说：“插酋僻处东隅，与宣风马牛不相及，今横生枝节，控弦十万，加于白言等部，如千斤之压卵，必无幸。”但无论明《辽事实录》或《全边略记》都没有记述这类冲突的经过。

试查清朝的记录。《太宗实录》天聪二年二月条载有蒙古哈喇沁部落的众塔布囊（Tabunang）连名请求清廷讨伐察哈尔汗的奏

章,说:

“苏布地、杜梭古英、朵内袞济、诺于达喇、万丹卫征、吴尔赫贝勒、塔布囊等上书天聪皇帝。蒙天聪皇帝降谕,谨此回奏: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皇帝与大小诸贝勒俱知之。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夺去妻子牲畜,我汗(打利台吉)与汗(衍?)布颜台吉(白言台吉)、博硕克图汗(顺义王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额璘沁济农)、同雍谢布(永谢布或永邵卜)及阿苏忒(阿苏特或阿速)、阿霸垓(阿巴夏)、喀尔喀诸部落前来,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赵城地方,将所驻察哈尔兵四万剿杀之,我汗与布颜台吉率兵十万回时,直察哈尔兵三千赴张家口请赏于明,未得而回。我喀喇沁汗、布颜台吉、将请赏之人又尽杀之。……察哈尔汗根本摇动,可乘此将动机……”。<sup>①</sup>

这的确是详述这次冲突的唯一无二的记录,后来的《开国方略》、《藩部要略》、《游牧记》等只是转载了这些记录而已。唯有《明史·  
893 三卫传》的末尾说:“崇祯初,(三卫)与插汉(察哈尔)战于早落兀素,胜之,杀获万计。以捷告,未几,皆服属于大行云。”这里记述的正是同一件事,但它的根据似乎稍有不同。因为明崇祯元年是天启七年的第二年,即天聪二年。这里所说的三卫,其实是指朵颜(Doyan),而朵颜是哈喇慎大营(喀喇沁部落)的属部,不外就是上述的众塔布囊。只是这次战场,《实录》说是土默特的赵城,《明史》说是早落兀素。乍一看来,好象不同,其实也未必。我们通过解决这一矛盾,才能获得事实的真相。

首先来看赵城的位置。所谓土默特部落,本在辽西和归化城两处,但当时辽西的土默特部还没有建立,可见赵城显然是在归化城方面。《太宗实录》本文里也说:喀喇沁(上都开平附近的部落)、朵颜(今喀喇沁部)的军队,在经过这里东归的路上,恰好遇上由张

<sup>①</sup> 《清实录》影印本,第十二册,太宗实录卷四,第4叶。“蒙天聪皇帝降谕谨此回奏”句,影印本作“以书来奏曰”,又“我汗与汗(衍?)布颜台吉”作“我汗与布颜台吉”。“将所驻察哈尔兵四万”作“杀察哈尔所驻兵四万人”“我喀喇沁汗布颜台吉将请赏之人又尽杀之”作“又尽杀之”。——译者

家口北返的察哈尔兵。由此看来,无疑应该在山西、大同边外。尤其土默特格根汗(Gegen K.),所以称为赵城的格根汗,就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俺答汗(Altan K.)以后世代代居住在归化城的顺义王的别号。因此,这个赵城可能就是归化城。我认为:俺答在归化城创建弘慈寺(Yeke Joo,大庙的意思)以后,这个城就以蒙古喇嘛教中心之一而著称,因而这个城俗名也叫召浩特(Joo Khoton即寺院之城的意思),赵(音Chao)城是否就是它的音译。但一问白鸟博士,他说:“这种解释,未必妥当。在比较接近明边的地方,特别使用‘赵’字,还应该看作是汉语,也许是赵氏之城的意思”。我一听到赵氏之城,马上就联想到俺答的谋主汉人赵全的事迹。<sup>894</sup>赵全是白莲教的亡命徒,曾参加俺答幕下,教他攻取、围困、掩袭的战术,引诱俺答入侵中国,特别是招集逃亡汉人在黑河流域开垦良田,蓄备积粟,营建板升即汉式城郭,奠定了今归化城的基础。因而闻名。据《大明实录》、《两朝平攘录》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记载,赵全等在嘉靖三十八、九年间,已“治第如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这当然是归化城的始建。然而,不习惯定居屋室的蒙古酋长,起初并不喜欢这个城市,板升就成了专供赵全等汉人居住的城市。俺答等代替汉人住进这个城里,是在隆庆五年封贡成功,赵全等被杀以后,万历三年明廷才赐城名为归化城。现在结合它建筑的历史来看,或许就是这个城市,当初通称顺义王的归化城,同时也有个俗称叫做格根汗的赵城,这种说法恐怕也不能简单斥之为牵强附会。况且这种说法还有下述的考证,足以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钦定续文献通考》的《四夷考·朵颜》条末尾所叙述的和前引《明史·三卫传》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拿哈喇乌苏字样代替了早落兀素四个字。据戚继光的《蓟镇边防》载哈喇兀素也作汉落兀素。因此,《明史》的早落兀素必定是早落兀素之误,不外是哈喇乌苏的

异译。所谓旱落兀素即哈喇乌苏(Khara Usu, 黑水、黑河的意思)这个名称,是蒙古很普遍的称谓。假若在宣大山西边外来找,最著名的莫若发源于归化城东北绕过该城南郊的黄河支流图尔根河上游的黑河。宣大、山西边外是足以引起这次冲突的唯一舞台——  
895 内蒙古西部。至此,我不得不把这条黑河肯定为《明史》的旱落兀素(旱落兀素)。因为只有这样解释,再援用前段的假定,问题才能回到最初的出发点,旱落兀素(黑河)就是赵城(黑河畔的归化城),《明史·三卫传》的记载才和《清朝实录》所传恰好符合,没有矛盾。

但考证到这里,又遇到另一个大障碍。那就是据清《太宗实录》和《明史·三卫传》载,这次冲突的结果,如上所述,是察哈尔汗败北了,可是《明史·鞑靼传》却说:

“崇祯元年,虎墩兔(察哈尔汗库图克图)攻哈喇慎(喀喇沁汗打利台吉)及白言台吉(布颜台吉)卜失兔(土默特格根汗布硕克图)诸部,皆破之。遂乘胜入犯宣大塞。”

反而是可汗大胜了。实际上,这次战役是可汗取得全胜。这从明总都王象乾同年秋回答崇祯帝的忧国谘询的奏语里也可以了解。他说:“御插汉(察哈尔)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内,白台吉(白言台吉?)挺身兔,而哈喇慎所部多被虏,不足用。永邵卜(永谢布、雍谢布)最强,约三十万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联合朵颜三十六家及哈喇慎余众,可以御插汉。然与其构之,不如抚而用之。”又该传以外,魏源的《圣武记》,即清《太宗实录》本身之中,也都明确记述合并各部的陵丹汗,在这以后数年里经常往来于宣府、大同边外、山西、河套之间,屡次进逼明边。至少在此后四年,清天聪六年四月,当太宗首次试图远征察哈尔的时候,所有兴安岭以西地方,无疑都任凭察哈尔汗蹂践,土默特、哈喇沁两部完全残破不堪,阿苏特等部也都逃窜散亡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上引《三卫传》,尤其是《实录》所说哈喇沁众塔布囊的上奏书,就不能轻易相信了。  
896

即或解释说最初西部联合军曾博得奇捷，而结果终不免溃败，但战场归化城的位置，过于偏于西方的根据地，根本同说是引起两军交战的地方不相称。这样，两传似乎根本不能并存了。

这样，以怀疑的眼光再来看塔布囊的上书，就觉得奇怪的地方很多了。第一：所说剿杀察哈尔兵四万，还杀了它三千人；又如说我汗“率兵十万回”、“察哈尔汗根本摇动”等，语气都过于夸大。这样大捷明人决没有不记载的道理。这次上书毕竟大可疑为塔布囊等在向清廷投降、求援之前，在虚张声势。第二：若说察哈尔兵的主力四万人驻扎在赵城即归化城，它的另一枝兵三千人赴张家口挟赏，那末这必定是察哈尔汗已经控制了整个宣大、山西边外以后。这时联合军又能潜伏在哪里、由哪里掩击察哈尔的兵呢？第三：书中把鄂尔多斯济农(Ordos Jinong)和雍谢布(Yüngshiyebü)等都算在反察哈尔的同盟之内，但从《蒙古源流》和《清朝实录》可以看到，鄂尔多斯是当时察哈尔汗的唯一盟友，和察哈尔通好，并且互相联络。远在青海孤独驻牧的永邵卜(雍谢布、永谢布)部，这时候还没有卷入战争旋涡，这从前引王象乾的话里和后来《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二、《西宁卫》)的记叙里，都可以推测出来。象阿霸垓(Abagha)和喀尔喀等，是否真的参加了联合军，也大有疑问。最后，所说土默特、喀喇沁以外，还有阿苏特(土默特以东、喀喇沁以西，住在今大同到张家口边外的部落，明人所称阿速，也就是哈连〔哈速〕)，也协力来阻挡西侵的可汗，确是事实。但在上奏书的署名里，不要说这些大酋的名字，就连足以代表朵颜的强酋苏布地的诸兄朗素和暖太等，也都没有连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897

我认为只能这样解释，即：联合军其实已经大败，不管是卜失兔(Bushuktu)走河套，白言台吉(Buyan Taiji)挺身得免，以及其余大酋都已经逃的逃、死的死，因而只剩下残败小酋相率投附了女真。急想逃回东方故地的哈喇慎朵颜余众(哈喇沁的众塔布囊)遇

到急切想得到抚赏的三千察哈尔兵时,恐怕事实上鼠窜不迭吧!这时候,哈喇慎东头仅剩下的残余就成了现在所说的喀喇沁部,从古北口外向东逃跑的土默特遗部,就成了今天辽西的土默特部。这些前面已经详细叙述了。

这样看来,清《太宗实录》、《明史·三卫传》等所传联合军战胜的说法,可能是根据喀喇沁塔布囊等的虚报来的。事实是未战而退回归化城的联合军,正象明人所预料的,一交战就如同摧枯拉朽一样。然而这样重大的事实,他们竟以一纸虚报被欺瞒过去,这必定是由于清人当时只专门注意明朝东边的京畿,说明对蒙古西边还很缺乏认识。总之,察哈尔汗打赢了这次大战,很容易就把兴安岭以西的大部分地区收服了,暂时躲避了清军的锋锐。但是,可汗的苟安之梦,并不会长久。赵城之战以后仅仅四年,再次遭到清军侵犯的可汗,就陷于前年卜失兔白言的同样命运。这件事也已经论述过了。

(大正七年(1918)四月二十日稿)

(《东洋学报》第八卷,第二号,大正七年五月)

## 补 记

当时正是清朝初创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内蒙古腹地;对明朝和蒙古本身来说,国运都已走到穷途暮日的境地,因而没有工夫写下这些记录,所以明朝和蒙古都没留下充分的资料。绝无仅有的记录只有彭孙贻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三)的《西人封贡》一篇。《明朝纪事本末补编》的《西人封贡》和该作者另一名著《山中见闻录》(卷八)的《西人志》一字不差。其中有许多难解的地方,而且全文太长。现在只摘录其末段并略加解说如下:

“其后,插汉儿新立为虎墩兔憨,年少嗜酒色,已,雄视诸夷。我三卫属夷,朵颜诸部,皆奚、契丹种也。咸威服插汉。而清人勃起于建州,蚕



食插汉边界，驱略牛马亡算。”

这里首先概述察哈尔汗和建州的冲突。其次说：

“天启元年，给事中姚宗文阅视辽阳，令监军王猷以四千金，抚赏虎墩兔憨，炒花等议以三千人入桃林口朝贡。廷臣劾罢王猷，辽藩继陷。西人乘乱钞掠。巡抚王化贞以二万金，抚炒花五大营、虎墩兔八大营、歹青二千人，助兵攻建州。建人入广宁。参将祖大寿借暖兔、贵英二万骑，却建人于宁远城北双树子。化贞恃西人为援，锐言战，以挠廷弼。西人卒不至，河西尽没，化贞论死。”

当时，明人分为依赖西虏援助和勿轻举妄动的两派，辽抚王化贞属前一派，经略熊廷弼属后一派。结果西虏不足恃，辽河以西的地区都失掉了。以下记述当时云集辽西的蒙古人，说：

899

“辽，自宁远至前屯，朵颜三卫地也。宁远迤东至广宁，虎墩、炒花、宰赛诸部地也。朵颜三十六家，倭晕大、董忽力、暖兔、贵英他不能、索只速让台吉、哈那彦不喇度台吉、哈那颜蟒金他不能、苏不的、九(丸)旦、朗素、义罕素(孛)罗世，皆宣蓟诸虏也。又答喇明暗、欧儿计台吉、王烧并(永邵卜)之属，毋虑数十万部落，不相统一。”

其次，详述辽左失守，抚赏无所出，总督王象乾的出场和当时的寇虏情形，说：

“以辽左没，赏额无所出，各裹粮蜂屯住口外，声助兵以挟赏。总督王象乾久在宣蓟三十年，晰虏情，虏咸受款。虏憨插汉儿昏于酒色，皆叔腊毛太(恼毛大)主兵，亦不能自强。憨之幸臣贵英恰，其部曲朗素尤桀骜，自重不与诸名王狎。诸部惟歹青最骁悍，建人畏之。以黄金二百，白金数千，参貂数驮，结昏于歹青，暖太之侄亦婿于歹青，抽叩亦剽疾，结拱兔、歹青为党。宰赛住镇安，炒花部尤逼建州，建州深结之。惟哈喇慎三大部，自(白)言黄台吉，肆不世(韩不世)台吉恶建人之吞辽也，将召卜(失兔)火(落赤)诸大酋，以攻建人。建人多用降人守广宁，己又虞其变也，尽迁之海、盖间，悉易建人为守。初插汉儿部落曰把都，投哈喇慎营中驻牧。哈喇慎死，其部老酋满五素幼为插汉父老王子义儿，抚之成立，分领人马。老王子死，满五素以所分部落归其父世把都儿。以故插汉儿亦索把都所领人马于白言等酋，(此与前引《全边略记》所述相同)，白言

等不与。插汉儿传调各部人马十余万，复使夷人入边讲款云：插汉只有一王子，焉有多王子。张家口故憨地，岂容他人冒赏，（此处所指不明）。白言、朝儿诸王子，沙晕、肖那诸酋飞报各边请兵共拒插。”

900 这里虽稍有难解的地方，但也可以看出一点哈喇慎和插汉儿的战争原因。

“插既畏建州之强，而宣云互市，卜失兔主之。插酋利汉财物，时私附诸彝入大市，市其马牛皮角毡罽。俺（答）卜（失兔）诸部多凌辄之，或侵渔其缁纈布物，积不能半。卜酋久豢于缁絮曲纈，其部落亦稍效板升，有诛茅构土室以居，势益弱。插部久处荒落，忍嗜欲，恶衣食，既为建人所逼，翻然有故土之思焉。”

可见察哈尔汗从前已参加宣云互市，且因互市之争心怀不平。正当这时，土默特衰弱，插汉儿顽强，于是发生了崇祯元年的会战。

“崇祯元年，举大众，席卷西行，杀逐俺、卜诸部，并其众。朵颜、兀慎、摆白诸部无有抗者，径驻丰州俺答故地，徙帐压宣云。迤北拥有八娘子，各统部落，首领曰宰生，以不预贡市，久居荒落，坚忍耐驰逐，多士马，蜂屯蚁聚，西人皆望风溃。哈（喇）慎、好儿趁辈暨三十六家，遂披靡以投东人。插汉既居俺答地，曰：吾亦欲得金印如顺义王，大市汉物，为西可汗，不亦快乎。”

会战轻易就结束了，察哈尔汗回到了俺答故地，大为得意。但是后来察哈尔汗和明廷之间发生纠纷，后来又和永邵卜会战一次。

901 “初，广宁塞外，炒花、煖兔、贵英诸部，薊三协三十六家属夷，皆有赏。烈皇（崇祯帝）初服中外，迎上旨，尽革其赏，诸部哄然。会塞外饥，乞粟，上坚不予。于是，东边部落尽扬去附建人。春，插汉遣百人，讲于新平堡，贵英在焉。守将醉之神庙中，夜燔之。插汉怒。五月，插汉、宰生等至宣府新平堡，胁赏大哗。参将方谿崑诱人瓮城歼之。六月，插汉讲赏得胜口，不许。因举众压大同。杀军民数万，大同几不守。廷议以新城王象乾久在边，卵翼诸酋，自致籍，起督宣大，年八十矣。召对平台，上问方略，对曰：‘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乃驰赴阳和，遂号召永邵卜与插汉战。一战而溃。插汉虏卜失兔阉氏与金印。各部皆远走迤西。更遣精骑入套，吉囊子孙皆俯首属之。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

河套以西矣。”

这时明廷发生了对蒙古和与战的争论，崇祯帝优柔不能决。

“象乾上书，以为西人诸部弱，不能当插汉。插汉亦思得通贡互市，莫若款插汉。兵部尚书王洽，侍郎熊明遇，皆谓：御敌必须款插，款插非象乾不可。上不以为然，令象乾姑予款，且责战。象乾出私财，市蟒紵镀金银酒卮，以贻插汉。曰：‘王太师贺可汗，且以需后命。’插汉亦遣人报象乾，以酪浆养牛善马，其胡部皆曰：‘我祖若父世受王太师马法恩，王太师马法在，吾属宁敢反乎？’象乾款插疏再上，廷议多异同。兵部奏：‘宜听督臣，相机决进止。’上犹持两端。大同巡抚张宗衡，抗疏请战。以为不宜款以媚敌。象乾因谢病。上惑于廷论。欲命宗衡署总督印，而象乾卧镇于阳和。侍郎申用懋摄兵部，奏曰：‘虏压宣云，方借象乾宿望为镇抚。上诚闵其病，不欲烦以事，而留为坐镇是也。顾宗衡方主战，事须纷更，边人见骤夺总督印，必大骇虏情。今宜敕阳和道，晨夕入院，佐象乾治文书，以分其劳，以印仍归总督。’上从之。”

这期间，清军进挠，直逼京畿。因此，和蒙古一时达成款事（和议），边境暂告无事。

“二年，建人薄郊圻。梁廷栋为兵部尚书，惧插汉乘虚自西入，力奏象乾款插议，约俺、卜诸部赏及虎墩辽阳旧赏，合诸部马价七十余万，象乾议益八万，共八十万，以旧将王世忠为抚夷总兵。世忠者（哈达）猛骨孛罗子，其妹嫁插汉，为闾氏。世忠故名王子，衣冠举止如中华，久在边，识虏情伪，移之守宣、云，以终款贡事。款成，刑白马于关外，贡表如式。秋防毕，上赐象乾驰传归，以魏云中代之。插之抗衡东人（建人）者二年，西鄙无警。”

但是，后来北边又有骚乱。其中有清太宗征伐蒙古，火烧归化城板升，察哈尔汗逃逸，掳掠蒙古各部，清军东返。当时，明军显然恐慌了。

“四年六月，西人犯延绥江山，诸军拒却之。五年正月丙寅，套虏以三百骑称插汉求款，千总李世科被杀。总兵曹文诏击之，引去。丙子，犯宣府、宁镇，贺虎臣溃走。故总兵杜文焕御之，始退。四月，建州四王子（清太宗）勒西路降人五、六万西来，逐插。插战不胜，益渡河西徙。东人

烧绝板升。插汉偕套虏走大漠。六月，套虏犯甘肃、凉州，副总兵柳绍宗击却之。东人久屯板升，地淫雨，马多毙，乃整众东归。癸巳（二十七日），压宣大，巡抚宣府沈棨、监视内臣王坤，并驻张家口。时东人为前锋、后殿，西虏降部咸居中，乃令三十六家摆（腰）、（兀）慎、俺、卜毕来。其中有七庆台吉者，敖（目）部也。王坤与总兵，以万骑营边外。东人五分其兵，衷我师，我师几覆。一参将单骑驰其营，大呼曰：‘我巡边，非相敌者。’东人亦报曰：‘逐插过此，不相犯也。’用骆乳，来讲解，营中亦以布物曲糵报之。诸部约曰：诘朝讲款市张家口。当是时，宣大秋禾蔽野，六十余年不知兵，东西诸部并集，主客不相当。沈棨见事急。出私帑三千金，市布絮酒盐犒之。七庆台吉见我旧通官，相向哭，以为东人地确不能给我众，苟逐插，俾返我故巢，款市如故。乃导东人而去。七月丁酉朔，督抚监视，驿书以闻。言官劾棨擅款辱国。阁臣周延儒、尚书熊明遇，先后申奏：‘招西路以孤东人，屡奉明旨，西路故我藩篱，吠狗先朝，款市有端委。今虏得微赏弭耳，款关于国体，未为辱。边臣冒罪以安封疆，功过可相准。’言者攻益力，卒逮棨论戍。谪坤守孝陵，并罢明遇。”

几年后，清军又前进，察哈尔终于灭亡。

“六年冬，诸酋叩关，寻旧款，疆臣不敢应。建人乃勾挟敖目、哈慎、朵颜诸部，入宣大边。屠万全等卫十一城，直抵山西，逼太原，杀士民数十万。七年正月，始出塞。三月，插汉亦合套虏犯宁夏，河西总兵马世龙却之。四月，插汉犯甘肃、洪承畴自汉中西援。西人陷保安州及得胜、镇羌二堡。五月，插汉又犯宁夏，马世龙拒之。闰八月，洪承畴击西人于延绥，斩首四百，西人遁去。八年，清四王子勒东西诸部，自沈阳而西，入大同迎恩堡，杀掠吏民亡算，烽火达于居庸、紫荆，饱掠捆载东归，复从迎恩堡出边。时插汉儿已死，四王子（实系多尔袞）以二月丙午，勒四万骑，西趋河套，收插汉余部，擒插汉子黄鹅儿（孔果尔）以归。插汉妻囊台户（苏泰太后）率所部，降于清。四王子（清太宗）以女配黄鹅儿。四十万部落（蒙古大众）尽摄于东人矣。三月戊戌，西人四、五万骑出套，屯花马池，分三千骑，掠盐池，韦州、下马关。陕西等土囊皆降于清。七月辛亥，清兵引还。诸酋虽尽折而东，隶诸部之为插并者，复纷纷起，东人亦不能尽要约之。宣大边外，时而西人乞款，亦时而插部叩关，将吏惮于前事，未敢应，但哈酋屡以马来市，边臣正需马，故哈市勿绝。哈固无所重轻，东人

所忌者插也。插折而事之，建州无复西顾之忧，而东谋朝鲜矣。”

所谓“谋朝鲜”可能就是朝鲜丙子、丁丑的虏乱，所谓哈酋或哈市，好象是说哈喇慎部，或者是说趁这机会和外蒙古喀尔喀蒙古的贸易关系，也未可知。总之，明廷和蒙古的关系，就此便断绝了。

904

（昭和三十四年二月追补）

## 十六、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

丰州天德军节度使是辽、金时代设在今内蒙古西南边的一大雄镇。尤其在金代是要冲，曾一度在这里设所谓西南路招讨司<sup>①</sup>，以控制这一带。因此，《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西京道》，《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西京路》等条，就它的沿革始末，都叙述颇详。《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大同路》条也有较简略的记述。因为在塞北拥有根据地的辽、金两朝，都把这个地区作为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到了统一全国的元代，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要害的重要性可能减退了些。到了明代，由于前代的余势，丰州的名字，还有时看到。等到清代，这个名字完全废掉了。结果，连所谓丰州这个地方究竟在现在哪里也弄不清了。

例如：《大清一统志》(卷一二四、《归化城六厅》、《古迹》)的叙述，就很模棱。说：

“丰州故城，今托克托城，即辽丰州地。本汉定襄郡地，辽置丰州天德军，治富民县，属西京道。金因之。元至元四年，省县入州，属大同路。明初废。《大同府志》丰州富民城，在府西北五百里。近葫芦海。”

即似乎认为丰州故城是托克托(Tokto)，即今黄河与黑河汇流处的托克托县城。但它下文竟马上接着说：“按辽、金时，丰州在今归化城地。云云。”另一处叙述和这丰州同时并存的东胜州故城时，又说：“在托克托城地，黄河东岸，……按故城在归化城西南一百四十六里，湖滩河溯渡口，即今之托克托城也。”由此看来，今托克托城

<sup>①</sup>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曾写作西北路招讨司，箭内互已论证是错了(《蒙古史研究》第145页)。

是辽、金时代的东胜州故城遗址，丰州故城废址似乎不得不另外在今归化城方面去找。

已故箭内互也姑且同意这种说法，有时说是托克托(《蒙古史研究》第 145 页)，有时又认为是归化城(同上，第 654 页)，又或者根据《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河源附录》所引朱思本的《黄河水流》的说明里所说黄河、阴山之间的西部称为丰州，主张“后唐、辽、金三朝所谓天德军”，“辽、金同称丰州”，“其位置在黄河最北部与阴山之间”(同上，第 561—562 页)。此外，羽田博士也曾在考证《西辽建国始末》(《史林》卷一，第二号)时，也偶然涉及这个问题，被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五)的谬说所误，认为辽代的丰州在今包头西北方面。盖虽统称丰州天德军，两者未必常是同一个地方。如后所述，辽、金、元代只有天德军大概在这方面，也就是黄河之北，阴山之南的地方，这恐怕是产生这种误解的远因。可是，辽代以后的丰州本身的位置绝不在这方面，应该是另一处地方。

首先，据《辽史·地理志》本文说：丰州有“大盐冻、九十九泉、没越冻、古磧口、青冢即王昭君墓”等。这个青冢就是今归化城南二十华里处的一个大古冢。《大清一统志》(卷一二四、《归化城·六厅·陵墓》)说明如下：

“青冢，在归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特木尔乌尔虎。《通典》：金河县 907 有王昭君墓。《辽史·地理志》，丰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大同府志》：汉明妃墓在府西五百里，古丰州西六十里。塞草皆白，惟此独青，故名。……”

又关于九十九泉，该《一统志》(卷四百十之二)《镶红旗察哈尔》条下说：“九十九泉泊，在旗西北五十里，蒙古名伊伦伊孙泊，”就是今大同边外，平地泉西边的马盖图、西营子附近。这已另文详细论述<sup>①</sup>。何秋涛的《斠注亲征录》所引《元一统志》里也说：“官山在废

<sup>①</sup> 参看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二，(原书第 300—313 页)。



丰州东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sup>①</sup>。可见所谓旧的废丰州地方绝不在现今包头方面，必在自九十九泉发源，西流注入黄河的黑河流域。大致可以设想，可能就在今归化城方面。大盐冻，没越冻，古磧口都不详，或许是指今代哈泊、沙陵湖和归化城北方的山口说的<sup>②</sup>。

关于今归化城方面的建置沿革，《大清一统志》（卷一二四）的叙述简单扼要。现把它的要点摘录于下：

“五代后唐时入辽，置丰州天德军，属西京道。金因之。元属大同路。明宣德初，筑玉林、云川等城，设兵戍守。后为蒙古所据。嘉靖间，谿达（旧作俺答，今改正）筑城于丰州滩，采木架屋以居。谓之板升（板升汉言屋也），是为西土默特。隆庆间，封谿达为顺义王，名其城曰归化。”

908 这项记述和历代正史所记都吻合，没有错误。其中，接近明代末叶，蒙古大酋顺义王俺答（Altan）在古丰州地方筑城居住，不久明朝赐名归化城，都是明代史乘毫不隐讳的事件。据《大明实录》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叙述大同总兵官刘汉等，当时乘俺答西征之虚，偷袭丰州板升说：

“当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一、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州。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① 何秋涛不知根据什么，竟能引用已散佚的《大元大一统志》的记载，颇值得怀疑。但从他说元代并未尝废，明初才称已废的丰州为“废丰州”，看来这段文字可能不是《元一统志》的原文，而是《明一统志》的文字，也未可知。但今《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一）《大同府》条说：“官山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和本文稍有不同。现在采用它明确表示九十九泉与废丰州间方位相距是“东北一百五十里”一点，而援引此文。

② 代哈泊在九十九泉南边，《大清一统志》《镶红旗察哈尔》条说，“奄遏下水海，在旗南四十里，蒙古名黛哈池。云云。”沙陵湖，在《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四）《归化城·山川》条说：“在归化城西古沙陵县地，受白渠、荒干诸水流入黄河，今名山黛湖，黑河之水，汇入其内，又西流入黄河。”但如后面所说，代哈泊地方恐怕是属东胜州管辖。

穆宗隆庆四年十二月丁酉条也说：明叛人赵全、李自馨等降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屋居田作，招集中国亡命，颇杂汉夷居之，众数万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为酋长。云云。”又神宗万历三年十月丙子条叙述后来归顺的俺答，遣使朝贡，乞赐城名，明廷即赐以嘉名曰归化城<sup>①</sup>。这里好象今归化城就是古丰州故城的遗址，但未必是这样。据前引《大清一统志》说：青冢在今“归化城南二十里”，这里所引《大同府志》则说：在“古丰州西六十里”。可见显然并非如此。又《大同府志》等说古丰州的位置，距大同府城大约五百里，但照《实录》看来，却只有三百余里。这可能是从大同右卫的边境上算起所产生的误差。总之，古丰州即辽、金、元以来的丰州地方，并非包头方面或托克托城附近，而大致可以推测在今归化城邻近。

不过，这一带是水草丰美的沃土，许多州县相连的所在，只说在归化城附近，未免还不清楚。例如，据前述《大清一统志》所引《大同府志》说：古丰州在归化城南二十里以东六十里的地方。因此，当然应该在归化城的东面去找。可是这《一统志》（卷一二四）又说：“丰州滩在萨拉齐地，蒙古名伊克苏尔哲，源出苏尔哲谷，东南流会黑河。”必定是因有古丰州在这里而得名的丰州滩，似乎还应该在归化城以西一百余华里的今察素河的河源地方。为了弄清楚，还必需进行精密的考证。幸好关于这个丰州，偶然发见了一个遗存的确证，有助于考证它的方位。这个恰好的证据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归化城东面五十余华里地方的一座万部华严经塔。清钱良择的《出塞纪略》，首次最详尽地记述了这座塔。

钱良择是清常熟钱谦益的族孙，性颇好游历。康熙二十七年

<sup>①</sup> 这事除《实录》外，几乎所有有关北虏的传记里都有记述。但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卷二）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等，说敕赐城名是“福化”，想必是“归化”之误。可能因归福两字草书颇相似，以致鲁鱼为混。

(公元 1688 年)五月,随奉使赴俄订约的内大臣索额图,初次踏上塞外土地。《出塞纪略》就是当时的纪行。记述绵密,颇得要领。内大臣索额图(Songgotu)这时候是去色楞格(Selenginsk)方面和俄罗斯议界的。恰巧遇上准噶尔的噶尔丹(Galdan)入侵,外蒙古发生骚乱,没能去了,便折回来。第二年又到尼布楚(Nerchinsk),缔结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事尽人皆知,和本题无关。钱良择是五月八日,从张家口出发,沿塞外行程向西进发,大约八天左右,走了六百余华里。五月十五日,住宿在前面谈到的九十九泉山下。又沿黑河走了两天,约一百三十余华里。十七日,在归化城以东几十华里处看到一座废城。《出塞纪略》在前一日条下说,曾发现另一座土城,“有土城,基地仅存,城门四向,雉堞宛然,土冈横亘城中,若十字,瓦砾布地,空无民居。围十里许。云云。”于是,就详尽地叙述了那座废城的形状如下:

“复见空城,基址颓坏甚于前,而大则相仿。一浮图,高矗天半,六角七级,砖砌无木石,外向写作菩萨天王,面面拱立,承以莲花,瓣出数尺,以为檐,刻画玲珑,生动如真,全未剥落,但丹垩漫漶尔。南面篆额,曰:‘万部华严经塔。’每级高三丈。第一级壁间有石碑八座,暗不可读,以火照之,字体颇工,但只数千百男妇姓名,别无隻字。志铭‘忠勇校尉’、‘汉儿都目’、‘女真都目’、‘通事某某’,各色姓名,类中华氏族,其女真姓名者,十之一耳。妇人或称‘某妻某氏’、或‘某娘娘’,似村氓所为。中一碑,署曰:‘万部华严经塔看经人数,纛首比邱福州惠仁,发宏誓言,如有情数经为看,毗卢海印定光寒,愿法眼恒无缺陷,诸苦恼大地众生,俱如普贤行满。’此外绝无记载可考。至第七级,中空如庭东壁大书曰:‘大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不言其建自何代。意其创于元魏高宗以后。壁端题署,多金、元人笔,墨迹如新,而语多粗鄙脱略。重其真,不敢易一字,备录于后。塔中无佛像,亦无鸟巢。间有鸳鸯,飞集于下地。……”

钱良择的叙述极为精采,宛如目睹。只这一项记述当然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所称“重其真,不敢易一字”。在当日记载的末尾,还抄录了十几条壁端题署。其中一条如下:

“丰州在城塔，至元十八年五月，丰州管水鸦提点王英、张伯川题。”水鸦可能是鹤，‘管水鸦提点’是掌管这种鸟类的小官。王英、张伯川二人游登塔上，题铭“丰州在城塔”。

由壁上的铭记可知这座万部华严经塔，在金世宗大定二年（公元 1162 年）重修过，后来曾继续是繁华的中心，供金、元人游览。这从无数的壁端题署的纪年，便可了解。由上述题铭中所说的“丰州在城塔”看来，这座塔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31），当时在丰州城即州治所在城内的塔，毫无疑问<sup>①</sup>。因此，塔在其中的那座废城肯定就是那时候的丰州城。而元代的丰州，从前一代就未迁移过，因此，这座废城应该就是辽、金以来称为雄镇的丰州天德军节度使故城的城址。

再者，上述塔内题署，都是金、元人的手笔，其中惟一例外，是下面所引的明人的题字。这个明代人必定就是前述丰州板升内的汉人。

“朱朝大明国山西太原府代州崞县儒学增广生员段清字希濂。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北兵大举攻开堡塞，将一家近支六十口杀尽，止存清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一脉，留其性命。恩人达尔汉带回北朝。路逢房叔二人段应明、段茂先，又遇妹夫石牧，清妻陈氏，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长女双喜儿，次女赛喜儿。陈氏于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病故。闰五月十七日，妹夫石牧带甲午儿，投还南朝去了。六月初八日留名。”

笔者段清，正如他落款处所写的，是山西崞县儒学增广生员。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前述明将刘汉偷袭了丰州毫无守备的空板升。这一举动激怒了北虏，立即兴师报复，大举入寇。这是史书上周知的事件。九月十五日，这个段清也遭到北虏屠村开堡塞的侵犯，全族

<sup>①</sup> 照加藤博士的说法，所谓“在城”是指州治所在的城。但在朝鲜，在城一词，另有特殊意义，早已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池内博士对这问题也有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七册，第 74—81 页）。近来李丙焘又提出了新见解。

多被杀尽,他本人和妻子陈氏、子守鲁、女双喜儿、赛音儿一家大小五口,幸免于难,被带到蒙古。所称北朝就是蒙古,南朝就是明朝。至于所说:“俯念斯文一脉,留其性命”,不仅是说在学问的庇荫下而得救的儒家迷信,实际是因为他是他们族中识字能文的人,北虏为了利用他才救了他。所称恩人达尔汉必定是救他一家的蒙古酋长的名字,或许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俺答麾下的大酋打儿汉(Darkhan),也未可知。他的儿子段守鲁的乳名叫甲午儿,可能是甲午年(嘉靖十三年)所生,到这一年(三十九年)庚申,已该是二十七岁,由此可以大体推算他们父母姊妹等的年龄。妻陈氏病死,可能是因为流离异域,千辛万苦所致。“将一家近支六十口杀尽”,是在夸大其词,其实除段清一家五口以外,房叔和妹夫等也都陆续得救而来。于是一家一族都平安集居在塞外。第二年,他的家属中一部分还得以回国。这不是在说丰州板升这样大集团汉人栖息的地方,又是什么地方呢?由此看来,这一题署,也足以证明这座大有问题的古塔原来是在丰州故城城内的。

最后,这座万部华严经塔现在是否还有呢?确实还在那里。《大清一统志》(卷一二四)《归化城六厅·寺观》条说:“万卷华严经塔,即大明寺塔。高二十七丈,七级,有金世宗时阅经人姓氏。”关于大明寺说:“大明寺,在归化城东四十里,金大定七年建,今毁,碑塔尚存”。拿这来和《出塞纪略》对照,万卷华严经塔恐怕就是万部华严经塔之误。所说大明寺建于大定七年,由该塔曾在大定二年重修来看,殊属可疑,但不拘怎样,由此可以知道,那里除了塔以外,还曾有过一所叫大明寺的寺院。按手头的《东亚舆地图》来看,归化城东四十华里处,标着一个白塔的地名。白塔这个地名当然是由于有白塔而得名。我问过最近曾到那里旅行的三上次男,他说:京绥铁路线归化城东面第一站叫作白塔,确看到有著名的六角白塔。但是否是七级?据说因上部已经倾颓,不得而知,因而第七层

壁间的题署，现在是否还存在，是个问题。但这是万部华严经塔，应该毫无疑问。《大清一统志》里另有：“白塔，在归化城西四十里，顺治九年建”一条。但这座塔在城西，自当别论。再问三上氏，据说附近并未见有类似的塔。我确信，白塔站的白塔就是万部华严经塔，那里就是辽、金、元、明的丰州故城地方。

看来归化城方面是塞外少有的丰沃乐土，汉魏的定襄、盛乐，唐代的单于大都护府等都曾在那里附近<sup>①</sup>，在辽、金时代还在这里设置了重镇丰州天德军节度使、西南路招讨司等，固属当然。不久以后就一变而为现在的归化城了。如果丰州的位置确在现在的白塔，那末同时其他各地也可能作出较为精密的考证来。首先是邻州东胜州的位置。辽、金、元史的《地理志》里，都载有东胜州，但都不足以决定它的州治的位置。想要确定它的位置，还必需依靠下述《明史·地理志》的记述。《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山西行都司》条末尾，叙述把元代东胜州改成东胜卫的经过，注释说：

“北有赤儿山，西有黄河，西北有黑河，源出旧丰州之官山，西流入云内州界，又东经此入于黄河。又有兔毛川，亦入于黄河。又有紫河，源出旧丰州西北之黑峪口，下流至云内州界，入于黑河。又西有金河泊，上承紫河，下流亦入于黄河。西北有丰州，元属大同路。洪武中废，宣德元年复置，正统中内徙，复废。又有净州路，元直隶中书省，亦洪武中废。”

这里详述了东胜州内情况。正象开头所说，按《大清一统志》载，认为东胜州故城是归化城西南一百四十多里黄河河畔的托克托城。或者试看《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四年秋七月丙戌朔条所说：“敕自中兴路(今宁夏)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东胜州城应在黄河水滨。而且明将周谅的奏折说：“故东胜州废城，西濒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头关，北达太山榆杨等口，其中赤儿山，东西

<sup>①</sup> 据《大清一统志》(卷一二四)说：盛乐故城在归化城南，定襄故城在归化城东，单于城在归化城西。当然，严格说来，不能尽信，但虽不中亦不远。

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等,实胡虏出没往来必经之地。”<sup>①</sup>是说东胜州城西濒黄河。由此可见,东胜州城是今托克托城,几乎没有疑问。

上引《明史》里的黑河,就是流经归化城南,到托克托与黄河相会的伊克土尔根河。兔毛川是《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大同府》条里的“兔毛河,在府西北三百里,出塞外骆驼山下,南流经右卫,西至东胜州入黄河,”及下面的引文里所说与红河会流的兔毛河。关于紫河,《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四)说:“紫河,在和伦格尔地,蒙古名五蓝木伦,即古中陵、树颡二水也。源出察哈尔西南境内察汉音图努、衡格尔二河,会流为一。西流至杀虎口北,合边内北来兔毛河,又西至乌兰巴尔哈孙城西入黄河。”好象就是今地图上的红河,恐怕这个译名有误。至少这里所说的紫河是“源出旧丰州西北之黑峪口,下流至云内州界,入于黑河”。因此,必定是今归化城西流经毕克齐的克鲁库河。承受此河而注入黄河的所谓金河泊,必定是毕克齐西南的湖沼。关于净州路,箭内互博士已有详细研究<sup>②</sup>,是在丰州以北,今四子部落一带。

其次,关于云内州的建置沿革,辽、金、元三史《地理志》等都有详细叙述,说就是古云中郡、唐代的中受降城地方。但据上引《明史》的文字来看,显然确在黄河左岸,丰州、东胜州的西邻。因此,必定位于今黄河以北、阴山以南,可能就在萨拉齐附近。又,天德军

---

① 据《大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九月癸未条。《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也有同样记载。《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四)《东胜城》曾引此文,惟语句大同小异。

② 《蒙古史研究》第644—647页。据箭内互说:净州路治所天山县,在四子部落西腊木伦河上游流域,其附近有砂井总管府。通行本《黑鞑事略》说:“砂井、天山县八十里。”因此,博士认为八是西字之误,肯定砂井总管府在天山县西十里(该书第652—653页)。王国维在《黑鞑事略笺证》里说:“案原注天山县八十里,县下夺一北字。《金史·地理志》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县升,北至界八十里。沙井去天山县八十里,则正是金之北界。其地有界垣,元人于此置砂井总管府及砂井县。”倒是应该这种说法。



未必和丰州是同一个地方,从《辽史·地理志》里在丰州之外,另设有《天德军》条,也可以想象出来。据它的文字来看,天德军好象和西面的云内州是同一个地方<sup>①</sup>。《元史·地理志》的《云内州》条也说:“唐初,立云中督都府,复改横塞军,又改天德军,即中受降城之地。金为云内州。云云。”而箭内博士曾指出:这个古天德军在云内州更西边。元代地理家朱思本叙述黄河水流说:

“自洮水与河合,又东北流到达达地,凡八百余里。过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正东流,到达达地古天德军、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凡七百余里,折而正南流,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合”<sup>②</sup>。

从这一条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来。此外,还有更恰当的证据,足以证明这种推测。那就是《辽史·地理志》的《天德军》条:“又有牟那山钳耳嘴城在其北。”这座牟那山和《蒙古源流》叙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所见到的黄河河畔的名山穆纳山同名,是明代史乘中常见的黄河母纳山,清《太宗实录》中见到的黄河畔木纳汉山。《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之一)和《蒙古游牧记》(卷五)所载乌喇特部西面的木纳山,应当就是今地图上的包头西边的穆尼乌拉岭。我曾有过论证(参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册第26—2页拙稿,原书第233页)。倘这座牟那山也在天德军境内,那末它的治所可能就在今包头五原方面。据箭内博士研究,这些地方恐怕就是元代的德宁路(《蒙古史研究》第643—644页)。

<sup>①</sup> 《云内州》条说:“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本中受降城地。辽初置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清宁初升。有威塞军、古可敦城、大同州、天安军、永济栅、安乐戍、拂云堆。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县二、柔服县、宁人县。”以下接着说:“天德军本中受降城。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于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军,移永济栅,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有黄河、黑河、峪卢县、威塞军、秦长城、唐长城,又有牟那山,钳耳嘴城在其北。”两者之间,包括许多相同的地名。

<sup>②</sup> 《元史》(卷三)《地理志·河源》附录注。

箭内互的说法,见《蒙古史研究》第561—562页。

天德军这个名字，自从马哥孛罗 (Marco Polo) 说是 Tenduc，在西洋人中颇轰传一时。《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之一)《乌喇忒部·古迹》条说：“天德军城，在旗西北中受降城西北二百里，唐天宝中置。”记述它的沿革颇详，明白标出唐时的四至说：

“西南渡河，至丰州二百里。西北至横塞军城二百里。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西南至新宥州一百里。东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

大概唐代的丰州和辽、金以后的丰州不同，原在河套内西北边，初设天德军，受它的管辖。《唐书·地理志》里，记述得很清楚。因此，出现了“丰州天德军”的名称。后来，辽时移到东方归化城白塔地方。于是，丰州天德军就有了新旧两处。丰州这个名称大概移到新丰州地方，而天德军的名字仍留在旧地方。这就是所以虽然仍然通称丰州天德军，但实际上丰州在归化城东，天德军却在包头西边。前面所引元代朱思本称包头以西为丰州，不外仍然依照这种沿革，用了唐代的旧称。此外，关于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丰州的富民、振武两县，东胜州的榆林、阿滨两县和云内州的柔服、宁人两县，以及东、西、中三受降城等问题，还有很多应该研究的题目，这些容待以后有机会再谈，暂且就此停笔<sup>①</sup>。

(昭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稿)

919

## 补 记

昭和六年三月十五日，北京松村太郎寄来前曾托购的张鼎彝著《绥乘》十一卷，二册。立即翻阅其第八卷《古迹考》，果有如下记

---

<sup>①</sup> 本篇写完以后，得到新版刘钧仁编《中国地名大辞典》。其中第 881 页有《丰州》条，明确说“今绥远归绥县东五十五里，白塔镇是。”本篇的结论早为刘氏所肯定。当然，刘氏的著述是简明辞典，并未说明其结论的来源，但从该辞典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多采用该地新地志《绥乘》。由此可见，这一结论或许也载在《绥乘》。我希望早日能够参考这本好书《绥乘》，曾向北京书贾订购，并曾托友人多方介绍，但仍不幸未获得翻阅此书。或者该书一旦出现，我这篇不成熟的文章，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述,说:

“丰州故城,有二。一为隋唐之丰州,在五原县后套内。一为辽之丰州,即今归绥县东五十里之白塔。”

又(卷四)《疆域考·归绥县沿革》条也说:“五代初,辽于此建丰州,号应天军,寻改天德军。领富民、振武二县,隶西京道,即今县东五十里之旧丰州城也。”又其《乡镇》条说:“东乡白塔尔(五十五里即旧丰州)”等。但是并没有它的论据。照他的文字看来,该地迄今仍称“旧丰州城”。果真是这样,那末《大清一统志》不会搞错,恐怕《绥乘》所说也和我一样,是根据推论的。

又,经学友石田干之助提示,一看《东方纪要》(Восточные Записки 1895)刊载的明万历八年顺义王俺答贡马表图卷的照片,确在归化城东方画着有白塔的一座古城,但照片过小看不清。据波滋德捏耶夫(A. M. Pozdneev)解说是,一个新发现的明代蒙古典籍里的古迹。在这座古城址地方标出“丰州城”字样,上面并注有“林福寺”。现据榭马利子夫人的英译文说波滋德捏耶夫曾认为这个古城址是归化城东二十英里的白塔尔,并引用张鹏翻的《奉使俄罗斯行程录》里的一段话作为论据: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废土城,周围可五里。侧有浮图,七级,高二  
十丈。莲花为台砌,人物斗拱,较中国天宁寺塔,更巍然。篆书万卷华严  
920  
经塔,拾级而上,可以登顶。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氏,俱汉字。平章登  
二层,取喇嘛经二叶,横书蒙古字,无有识者。仍返原处。……”

十七日是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张鹏翻正和著《出塞纪略》的钱良择同时到达这里。从这段文字看来,似乎就是《大清一统志》“万卷华严经塔”记录的蓝本。我没有引用这部《纪行》,确属失检。但从记录内容看来,《出塞纪略》显然较《行程录》更详密精确。波滋德捏耶夫还在他的纪行《蒙古和蒙古人》(第二卷,日译本《东部蒙古》第76—77页)里叙述了白塔尔镇,但并没有认为是

丰州故城。总之,根据这些记录,更足以证明:辽、金时代的丰州天德军地方就是现在的白塔尔镇。这个白塔寺,除了还叫“大明寺”以外,至少在明末还曾一度叫作“林福寺”,也了解了。《绥乘》里还考证了许多其他地名。这里还需要辩明几句。

首先,如把云内州放在今萨拉齐的西边;认为天德军城在五原县,把东胜州故城放在托克托县地区的黄河东岸等,大致和我所推测的相同。至于认为官山在茂明安旗界内,反而驳斥《朔平府志》所说:“案官山茂明安界,岂有在归化城东百余里之理”的说法,就极其使人迷惑不解了。官山在今大同边外平地泉西边,关于这一点,为叙述方便计,容在另稿详论,但从本文所引《明史·地理志》及周谅的奏折等看来,也大致没有疑问。最后,据最近出版的《燕  
921 京学报》(第八期)所载《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工作及其重要发现》说:元代净州路治,是喀尔喀右翼贝勒庙东北七十华里的一座故城。又(注6)(本书719页注①)提到的朝鲜李丙焘《在城说》,见于最近出版的《清丘学丛》第三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补记)

(载《史林》第16卷,第2号,昭和六年<1931>四月号)

## 补 记 二

为何说丰州天德军是有两处,这不外是因为辽代曾把这个名称迁移过。辽在初期可能乘势占领过旧唐代的丰州天德军地方。但后来西夏兴起,它的势力逐渐向东伸展,辽不得已让出了此地,退到东边,后来的丰州天德军地方,仍然附以旧名,于是便产生了两处丰州天德军。

现在的归化城平原地区曾是必争的要地,来自南方的汉单于都护府、魏的盛乐等地,留存在今凉城方面;来自东方的辽、金占据了白塔尔镇的丰州,后来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占据了今归化城的北

方。关于万部华严经塔,审慎的羽田亨博士对这座塔本是八角,而钱良择却说是六角,表示怀疑(《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第 675 页)。这显然是钱氏的误解,毫无疑问是八角七级。它和辽代庆州的白塔完全同型。其建造也和庆州的白塔是同一个时代。金大定二年重加修葺。

更查最近出版的《哈佛·亚洲学志》(第 19 卷,1956 年,6 月),曾刊载亨利·赛路意斯(Henry Serruys)所撰《鞑靼的位置,有城 922 堡的大草原》(《The Location of the T'a T'an, Plain of the Tower》)一文,他的关于丰州的论点,和笔者的意见完全相同。

(昭和三十三年十一月稿)

## 十七、革书伪作考

### 一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明英宗皇帝由于土木之变，成了北虏的俘虏。到第二年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放回为止，在敌酋瓦剌也先太师的代理人伯颜帖木儿（得知院）手下，整整被囚禁了一年。中华的大皇帝竟成了北狄的俘虏，这对明朝来说，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件，因而传述这个事件经过情形的著作很多。在这以前，明初太宗永乐帝讨伐北虏，所谓五出（塞）三犁（庭）的大功告成，固然不无传述这些功绩的著作，但只有“杨荣的《北征记》一卷、金幼孜的《北征前录》一卷，及《后录》一卷”等，为数不多。而记英宗北狩事迹的著述，相形之下远远较多。例如：据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五）《史部·别史类》，就列举有关书目如下：

- 袁彬《北征事迹》一卷（一作尹宜），  
 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又《北狩事（迹）》一卷，  
 李实《使北录》一卷，  
 赵荣《使虏录》一卷，  
 924 《杨都御史使虏记》一卷（记杨善使北事，不知何人撰述），  
 刘定之《否泰录》一卷，又《三患传》一卷，  
 刘济《革书》一卷（记英宗北狩事，塞外无楮 以牛皮书之，故曰革书）。

其中，袁彬《北征事迹》一卷，原题是“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佾事臣袁彬谨题为纂修事”的报告，是在英宗被虏期间，自始至终，一贯谨事英宗的校尉袁彬，详细记述被俘时期的情形的记录。袁彬是江西新昌人，后升至前军都督。现在所传该书的末尾说：

“右题本，臣在史馆时，已备载诸《实录》，颇加损益，润色之。及此，又蒙袁锦衣出示，乃复具录垂后，于以昭我英皇之神功圣德，感化丑虏。而袁锦衣之摠忠效劳，始终遭际，皆旷古所未有。信乎，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尹直谨识。”

这就是说：这本书是尹直笔录的。尹直是江西泰和县人，景泰五年进士，经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成化初年曾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后晋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其传详见《明史》（卷五十六）等。所说“臣在史馆时，已备载诸《实录》，颇加损益，润色之，”是指纂修《英宗实录》时的情况。袁彬《北征事迹》因为是尹直记录的，所以也称尹直著。前引《千顷堂书目》注“一作尹宜”，当然是“一作尹直”之误。本书现在载入《纪录汇编》、《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等书，《丛书集成》则是取自《纪录汇编》卷十八。

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是明通事哈铭随他的父亲哈只跟着指挥使吴良出使瓦刺，在被俘期间，遭逢土木之变，就在朔漠服侍英宗担任翻译和其他勤务，详述了直到英宗回来的经过情况的记录。英宗归还后，赐哈铭姓杨，授锦衣卫所镇抚。后来升任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哈只可能是回教的职名，杨铭父子可能是回教徒异民族。他所记述的有许多俗语，很难理解。这本书也载入了《纪录汇编》，《丛书集成》是从《纪录汇编》的第十九卷摘录的。《北狩事迹》一卷，正式应该叫做《正统北狩事迹》，是把上述《临戎录》改写成易解易读的汉文的记录，较原书略有删节。这本书也载入了《纪录汇编》里。《丛书集成》是取自该汇编的卷二十。两书都说是“撰人不详”，但前者确是根据杨铭口述无疑。袁彬和哈铭的传，都见于《明史》（卷一六七）里。

《李实使北录》一卷，实际是李实的《使北录》一卷，本书载入《纪录汇编》卷十七。当时瓦刺和明廷之间要议和，李实自告奋勇，充当此任，由礼科给事中擢升为礼部右侍郎，率领大理寺少卿罗



绮、指挥马显等，于景泰元年七月一日自北京出发，初十日，来到失刺失簿秃的也先边营，十二日在伯颜帖木儿处谒见上皇。十五日就归途，二十一日回到北京。本书是这次出使期间的纪行。当时，也先急于归还英宗，而明廷却没等李实出使回来，便于七月十八日派遣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等前去迎接英宗，该月二十八日到达也先那里。八月六日从瓦刺出发，十五日英宗归还北京。本书《北使录》曾谈到这些事，篇末特别附录《题为边务事》和《题为礼仪事》二文，详细记载了迎接英宗的仪式。

926 《赵荣使虏录》一卷和《杨都御史使虏记》一卷，无疑是赵荣和杨善出使虏营的记录，现在已经失传。《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引《千顷堂书目》说：“袁彬《北征事迹》一卷，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北狩事迹》一卷，李实《使北录》一卷，刘定之《否泰录》一卷，刘济《革书》一卷（塞外无楮，以羊皮书之，故名革书）。”赵荣的《使虏录》和杨都御史的《使虏记》都略而未载。但从刘定之的《否泰录》卷末所说：“臣因所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芜，著为此录”来看，当时确实有这两部书。据《明史》（卷一七一）杨善、李实、赵荣等传载，他们出使北虏都大书特书，尤其记述杨善在瓦刺和也先的问答，颇为详尽。这可能是取材于《杨都御史使虏记》。

“刘定之《否泰录》一卷，又《三患传》一卷”之中，《三患传》不详。《否泰录》是根据上述各种记录加上史臣刘定之的目睹耳闻的大事记要。所以起名叫《否泰录》，是因为：

“盖出征之月，否挂用事之月也。回銮之年，景泰纪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继之以泰，虽则运世，关乎天数矣。名之曰否泰录。自以身备史臣，于国家大务，不敢不具载，以备遗忘故也。虽然，圣神相继于亿万年，抚念前事，岂不增感于制治保邦之良图也哉。”

刘定之是江西永新人。幼有异禀。正统元年，会试第一，殿试及

第，授编修。成化二年，以太常少卿入值文渊阁，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成化五年卒。他的传记，详载于《明史》（卷七十六）。袁彬、尹直和刘定之等都是江西人，恐怕并非偶然。总之，《否泰录》的记述最得要领。《历代小史》和《纪录汇编》等都收录了，最广泛地博得一般的阅读。

## 二

927

以上各书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革书》。《革书》传本极少，它的旁注说：“记英宗北狩事，塞外无楮，以牛（羊）皮书之，故曰革书”。我听说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便托已故松村太郎代为钞写一本。此书每页九行，行十字，共二十六页，是一部精钞本，缺点惟各处多虫蚀。卷头有“谦牧堂藏书记”、“弱侯”和“礼邸珍玩”等印章。所说谦牧堂，据近人陈乃乾《室名索引》说，是“清宗室揆叙”的堂号。揆叙是康熙朝名臣明珠的儿子，著名的纳兰成德的弟弟。明珠是叶赫锦台什的孙子，当然是叶赫纳刺氏，并非清宗室。称作“清宗室”，当然是《室名索引》的讹误。但姑且认为那些传藏是正确的，那末原来是明末大学者焦竑（弱侯）的旧藏，后来成了清揆叙的爱藏，又转到礼亲王家里成了珍玩。焦竑是著名的《焦氏笔乘》和《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书的作者。礼邸可能就是最好学的《啸亭杂录》的作者礼亲王昭槤。

本书的内容叙述御马监内禁直操金鞍马勇士刘济和校尉袁彬、内使喜宁等随侍北狩的英宗，励精忠勤的事实。只是刘济在英宗归还的刹那，被番官平章昂克砍伤，说“在路疼痛沈笃，连日（不）食，我命难保不死”，因而，把辛辛苦苦纪述年余的皮书，交给了亲弟弟刘湘，该书最后附载刘湘的识语说：

“景泰元年八月十六日，太上皇入京，弟刘湘于十八日至（？）亲杨都  
□大人宅内问信，本官□□你兄刘济十一日在野狐岭，伤疮沉重，腰间取 928

出皮书，托我捎回付你，他十二日落马而绝。令军将土石封记道傍，教你好看他妻子。十三日至宣府，十四日驻怀来，十五日至唐家岭，十六日进京。你将皮书收回。刘湘书记。”

这个刘济的职名“御马监内禁直操金鞍马勇士”，是皇帝的直属亲兵。据《明史》记载如下。第一：《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宦官十二监》条说：

“御马监，掌印监督、提督太监各一员，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掌司典簿、写字、拿马等员。象房有掌司等员。”

又，《明史》（卷八十九）《兵志·四卫营》条说：

“四卫营者，永乐时，以迤北逃回军卒，供养马役，给粮授室，号曰勇士。后多以进马者充，而听御马监官提调。名隶羽林，身不隶也。军卒相冒支粮，不可稽。宣德六年，乃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凡三千一百余人。寻改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选本卫官四员，为坐营指挥，督以太监。别营开操，称禁兵，器械衣甲异他军，横于鞞下，往往为中官占匿。弘治末，勇士万一千七百八十人，旗军三万一百七十人，岁支廩粟五十万。云云。”

所谓御马监勇士就是武骧、腾骧等四卫营的军士，在太监监督之下，别营开操称禁兵，器械衣甲也和其他军队不同。又，《明史》（卷九十）《兵志·卫所》条说：“亲军上二十二卫，旧制止十二卫，后增设金吾左以下十卫，俱称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军都督）府。又设腾骧等四卫，亦系亲军。云云。”其中有羽林左、右、前卫等。前条说：“名隶羽林，身不隶也。”又说：“乃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就是指这些人。又所说：

“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旧为神武前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以上四卫，宣德八年，以各卫养马军士及神武前卫官军开设。”

就是指这些人。总之，这是以养马为主的亲军中的亲军，直接受宦官监督，享受特殊待遇。所以叫作“御马监内禁直操金鞍马勇士。”

由此略知刘济这个人的身分。如前所述，对在英宗被俘囚禁

中共过患难的人,都颇受到优待,袁彬、杨铭后来都受到重用,惟独对于这个刘济,并没有看到优恤他的遗族兄弟子孙的记载。在归途中,还随伴英宗,在路上丧了命,看来应当赐给某种恤典,但并看不到。而在朔漠的人们当中,也没有见到刘济的名字。那些在朔漠受苦的人们,不用说袁彬、杨铭,就连喜宁、高磐、或纪信、李虎,纪录里也都写着他们的名字,惟独刘济这个名字,绝没有在记录里见到过。或者说李实在《北使录》里记述景泰元年七月十二日他初谒英宗时,“惟见校尉袁彬、余丁刘浦儿、僧人夏福等三人侍左右”。这个刘浦儿可能是刘济,但不敢肯定。又,或者说《正统临戎录》正统十四年十月十八、九日间,也先军再度侵寇,退到易州时,“到于易州,夜晚住歇,使刘婆儿取水做饭进毕”。这个刘婆儿就是刘浦儿,是否就是这个人,不敢确定。

930

### 三

《革书》里,只不过叙述要旨大略,绝没有写特定人物实际体验的特殊事迹。大体说来,文章对京中即明朝方面的内幕,叙述较详,而对漠中即蒙古方面的情况,一点也不详细。试比较其内容,只能说是记述了明朝方面大概情形的《否泰录》的异本,并非别的东西。《否泰录》开头所记的北虏世系,确实胡说八道,只能表明当时明朝史臣对于北虏历史是多么无知。除此以外,《革书》突然记述说:

“正统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也先入寇,边报日至。朝廷遣驸马井源等四将,率兵万人出御。时被太监王振力言,皇帝亲征,太师英国公张辅治兵。朝臣奏谏请留,不允。十七日济同校尉袁彬、内使喜宁等贴皇上御驾,当日即行。命郕王□□□□□□于左阙门西面受群臣□□□□□□□□□□□□□□佐理吏部尚书□□□部尚书王佐、兵部□书邝埜、学士曹鼐等并官军五十余万,出居庸关抵宣府。井源等败报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云如伞罩营,雷电急雨。振恶之,乃以驾还。八月十三日至狼

山，虏追及，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皆败死，无只骑回。是□驾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怀来城二十里，欲入保怀来。王振辎重千余辆，在后未至，遂停留等待，驻扎土木，沉(旁部)无水泉，又当虏冲。”

931 这是土木大败的前景。□处是虫蚀无法读的地方。这一段，《否泰录》记述如下：

“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没。边报日至。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御之。源等既行，司礼太监王振复劝上亲征。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请留，不允。十七日驾行。命郕王居守，每旦于阙左门西面，受群臣谒见。朝政皆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直、学士高穀、驸马焦敬等共议。其从驾行者，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抵宣府。井源败报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云，如伞罩营，雷电如雨，王振恶之，乃以驾还。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虏追及。遣朱勇等三万骑逆战，皆败死，无只骑回。是日，驾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怀来城仅二十里，欲入保怀来城。振辎重千余辆，在后未至，留待之。遂驻土木。旁无水泉，又当虏冲。”

除“十七日，济同校尉袁彬、内使喜宁等，贴皇上御驾”这句话以外，内容完全相同。非仅内容，词句也几乎一样。以后全篇都是如此。所说“济同校尉袁彬、内使喜宁等，贴皇上御驾”。固然喜宁和袁彬等，从一开始就扈从御驾，但也并不是必需大书特书的人物。喜宁，《正统临戎录》里，也写作太监喜宁，想必是王振一派的太监。校尉袁彬是锦衣卫的小官，刘济也不过是一个御马监的勇士。这些人都不应该大书特书。从以后的事迹来看，也很奇怪。至少八月十六日，即英宗被虏的第二天，校尉袁彬才被皇帝认出来。袁彬的《北征事迹》说：

932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为回回赛伏刺所虏。十六日，皇上在雷站高岗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什么人？臣说：是校尉。当奉圣旨，你不要说是校尉，只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

左右随侍答应。”

《正统北狩事迹》里也叙这事，说“时回子撒夫刺（赛伏刺）以袁彬来见。上问为谁。曰：识字校尉袁彬。上曰：虏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称识字人。”北虏讨厌校尉，正和美军赶走我（指第二次大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形——译者）宪兵一样。总之，袁彬到八月十六日，才被皇帝认出来，并不是七月十七日就已经亲近皇帝了。

《革书》的文字，完全是抄袭《否泰录》的，其中也有故意改动之处。例如“土木之变”混乱中，在“遂移营，逾堑以行”之后，添上了“偶有一黑狼，追一葱白驴，营西向北跑去，上疑以为不祥，即起风沙迷目”一句，毫无意义。并故意简略叙述十八日郕王（景帝）总万机，册立皇太子，没收王振家财，诛罚奸党等一些朝廷内幕。反而加上“随有通使也儿干，变中国衣，说汉语，专在京城探事，速至虏营言说”一句。伪装这一切情况都是由虏的间谍侦知的样子。

最可笑的是拿刘济来代替袁彬。如二十二日条，《革书》说：

“二十二日，虏拥上，至大同，城门不开。济以头触门大叩。于是，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方出。献蟒龙袍。上赐以知院伯颜帖木儿及也先弟大通王、赛汉王。”

《否泰录》叙述这一段说：

“二十二日，虏拥上，至大同，城门闭。校尉袁彬随侍，以头触门大叩。于是，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出见。献蟒龙袍。上以赐知院伯颜帖木儿及也先弟大同王（大通王）、赛刊王（赛汉王）。”

两书不同的地方，只是御马监勇士刘济改成了校尉袁彬。根据杨铭的《正统临戎录》和《北狩事迹》的记述，这时候唤出大同总兵广宁伯刘安等人的明明是校尉袁彬，刘济其实并没有参与其事。同样，十月十八日，也先入侵北京，又从紫荆关退出处，《革书》说：“太上自紫荆关出，乘马踏雪而行，遇险济执鞚，既入虏境，……”而《否泰录》却说：“太上自紫荆关出，乘马踏雪而行，遇险则袁彬执控。既入虏境。……”在这件事上也是刘济改成了袁彬。

最甚的是,因为袁彬颇著名,无法抹杀,就把同一事件说成刘济、袁彬两个人同样有功,同时说成和两个人都有关系。在这以前,内使喜宁奸坏,屡次引诱北虏侵犯明边,英宗耽心和议不成,便设计诱杀了喜宁。《革书》景泰元年二月条叙述这事说:

“二月十四日,宣府参将杨俊执喜宁。内官喜宁从太上(英宗)在虏中,逐常遵(导)虏入寇。太上疑恶,甚防之。太上以虏入寇不可测,和不可必,不和则还京未有日期,太上恶喜宁。(喜宁)尤妒济、彬二人。尝欲啜诱济与彬出营,欲杀之,太上觉其似有诈意,急召济、彬回营,乃得脱命。济、彬言于太上,遣喜宁,传命于杨俊,索春衣,暗遣军士高磐,令济藏书繁(系)于高磐腰间,以示杨俊,俾因其来执之。杨俊既得书,与喜宁饮于城下,令军士从兵,缚至京师,处以极刑。于是,虏失其向导,亦厌兵。”

934 《否泰录》记述这同一事件说:

“十四日,宣府参将杨俊执喜宁。喜宁内侍,从太上于虏中者。数导虏入寇,上患之。太上亦以虏入寇不已,则和不可必,不和则还京未有期也。恶宁。宁又忌袁彬。尝诱彬出营,将杀之,太上觉其诈,急召彬回,乃得免。及是,彬言于太上,遣宁传命于俊,索春衣,因遣军士高磐与俱,彬刻木藏书,系磐髀间,以示俊,俾其来执之。俊既得书,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从兵遂缚宁。至京师,处以极刑。于是,虏失其向导,亦厌兵矣。”

后者不仅完全和刘济没有关系,文字讹误也少,文章也通畅。这事在袁彬《北征事迹》里也有,传闻有些不同。现在不避烦琐,摘录于下:

“上以久无使臣往来,喜宁又潜怀二意,数教也先扰边。于是令臣写分豁本,差人回京,若为喜宁申理者。又令臣至也先处说:‘爷爷(英宗)有旨,要差总旗高鏊、太监喜宁、达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听。又密书喜宁谋叛情迹,函于木片内,系高鏊腿上,令至宣府,与总兵等官以计擒之。及至野狐岭,高鏊与喜宁饭于城下,密约城上,至进汤时,即发短枪。少顷,短枪发,达众走散,高鏊抱喜宁,滚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营,见上说:‘喜宁在野狐岭,被高鏊抱住,滚下濠里,缚入城内去了。’上大喜,说:使两下里(明和蒙古)动干戈,害人民,都是这厮。如今拿了他,



边上方得宁靖，我归南边可望了。”

这好象是达子那哈出亲眼看到的，比《否泰录》更精细。《正统北狩事迹》又说：

“二月，至东胜州，上欲喜宁入京。曰：‘使臣往往不达，须烦一行。’宁初难之。上亲至伯颜帖木儿帐，令转达也先。帖木儿为言于也先，乃 935  
与高旺同行。铭言旺曰：‘此事多出喜宁，至边，好为之计。’宁宿上帐中，时微雨。上谓铭曰：‘汝知乎？此洗尸雨也。’宁果被边人执杀之。北京逃奴还。上曰：‘果然洗尸雨也。’宁既死，铭言始得用。”

这可能是因为哈铭不是当事人，所以不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形。但因他常在英宗身旁，所以就把当时英宗的愿望和喜悦情形描写得颇妙。然而，即使这样，一则称高磐，二则称高鏊，三则称高旺，名字都稍不同。可能都是这个高某的名或字，因而有些不同。即使这样，特点在于《革书》和《否泰录》都写作高磐。

喜宁被杀是二月间的事。在这以前，喜宁曾几次要杀袁彬，前一年十二月中，就有一次。据哈铭的《正统北狩事迹》说：喜宁屡次想杀掉哈铭，最厌恶袁彬。当时，喜宁打算把英宗迁到甘肃方面去，袁彬加以防阻，所以就怀了杀意。袁彬的《北征事迹》说：

“初六日(十二月)，喜宁与也先议，请上往高桥儿宁夏去。臣说：‘如今天气冷冻，爷爷(英宗)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宁与也先说：‘都是校尉袁彬拨置阻住。’将臣赚去芦苇地内，捆了欲开剥。忠勇伯(把台)密令人走报，上令哈铭与也先说，饶臣死，方解皮条放了。”

袁彬几乎被活剥了，忠勇伯蒋信是也先土干的侄子把台，降明以后，封忠勇伯。土木之变时，被也先捕获。当时属赛罕王帐下。总之，在这些事件里，绝没有看到刘济。 936

后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派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等为迎接使，来迎接英宗的时候。《革书》说：

“二十九日，杨善等至也先营，也先方出猎。八月初二日，回营。与杨善相见。太上遣济同袁彬来会杨善。备说济、彬两人，朝夕常不离御

帐左右。每遇冬雪急寒，济以身近太上，搂抱太上足于怀中暖脚。不服肉食，患病，太上坐压济肩背，执拿阿芙蓉药，与济服，出汗，自己后病痊。太上令杨善与尔(?)与也先言说：‘朕在此虏，设不测，中国必调天下大勢(?)兵来剿，你那时悔之迟矣。以此，也先畏惧，方许送太上还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还，有何礼物?’……”

《否泰录》叙述这事说：

“二十九日，善等至也先营，也先方出猎。八月二日回营。与杨善等相见。太上遣袁彬来会。彬，卧起常不离御帐。夜甚寒，则以身为太上温足。彬尝病，太上亲压彬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从旁促善等使尽言。也先遂许送太上还京。”

据袁彬《北征事迹》载：正统十四年十一、二月间，

“在苏武庙驻扎，凡四十日，时天寒甚，臣得宿寝傍。每至中夜，令臣伏卧内，以两胁温上足。”

这都是袁彬，与刘济无关。

最后，关于刘济负伤的事，《革书》在前条“平章昂克曰，既是送还，有何礼物”之后，紧接着说：

937 “济不忿(?)，曰：‘太师厚恩，送还我太上，你今索礼，欲阻为何?’济举手推掌昂克到地欲打。昂克番(翻)身起立，持尖刀，将济左脑扎伤，血流遍地。众虏扛扶而去。也先说昂克：‘你说话不合□理，我图名垂于后世，岂论乎礼物。你今又□刘济刺伤，使我无光。’即褫衣喝退。初三日，杨善等见太上于伯颜帖木儿营。云云。”

事件发生在八月初二日。《否泰录》在紧接着归还英宗的记述之后说：

“平章昂克曰：‘既是送还，有何礼物?’善等曰：‘太师(也先)敬我君父，故送还，岂先论财乎?朝廷臣子蒙太师盛德，岂有不报。’也先曰：‘昂克说不合理，我图垂名后世尔。’众酋闻善语，皆以口咬其指。曰：‘好汉，好汉。’初三日，善等见太上于伯颜帖木儿营。云云。”

看不出有过一点点冲突的样子。昂克后来还在八月十一日送到野狐岭，还赠给英宗途中猎获的麋子。所谓刘济负伤一事，肯定毫无

根据。

看来,所谓刘济这个人物,根本就没有。假定前述刘浦儿(刘婆儿)是这个人,也根本没有象《革书》里所说的事迹。因此,后来英宗也没有给他恤赏。这可能是事实真相。

#### 四

纵令有刘济这类人物,也不会是什么重要人物。其实,与其说是《革书》模仿了《否泰录》,莫如说照抄了《否泰录》的文句,把袁彬的事迹假托于一个虚构的刘济,其中并没有任何新的事迹。除《否泰录》以外,根本没有参考袁彬的《北征事迹》、杨铭的《北狩事迹》、杨善、李实等的《奉使录》等书的痕迹。而且文章除脱字误字外,总的说来也很拙劣,比《否泰录》的原文差得很远。象这样不负责任、极其浅薄的剽窃,绝非有心人所为。所说“塞外无楮,以牛皮书之,故曰革书”。也不太近情理。由此可见,卷首的“弱侯”和“礼邸珍贶”等印章,也难以轻信。因为这种赝品,象焦竑或礼亲王等有识之士,恐怕不会珍视的。至少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或《焦氏笔乘》、《嘯亭杂录》等都并未载录此书。

但《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都载有此书,可见这种骗小孩子的书,在明末清初曾流行问世。我想可能在《否泰录》流行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没有学识的好事者,以《革书》来装模作样地凭空编造出来的。清康熙朝大臣明珠之子揆叙,比他哥哥纳兰性德小二十岁,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后来也曾出使蒙古(参看《国学季刊》二之四,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因而或许误将此书珍藏起来,后来又传到礼亲王的家里。但此书并没有刊本,只有钞本传世,可见传诵并不广泛。

(《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

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十一月)

# 索引

## 简单的说明

原书有一个索引,是按日本假名顺序编排的,对我国读者使用很不方便;又因篇幅关系,原索引在编制时有很大的删减。因此,我们为了便于读者检查,重新按汉语拼音顺序加以编排,并为更好地发挥索引的效用,将原书中所见到的人名、地名及史籍名称,全部编入了。

本书中所见到的史籍名称,在原书的索引里是和人名、地名合编在一起的。为了便于检查,现在分开编排,并尽量附上版本、刊行时期。

本索引的顺序是按文字改革委员会印行的字表排列的。第一字相同时,第二字仍按拼音顺序排下去,以下类推。人名、地名后面的拉丁字拼音是原书所注的拼音。这是日本人拼读蒙古语的一种惯用方法,和汉语拼音不同。

本索引所注页码系原书页号。请查本书边码。

本索引中带〔〕的字是书中人名、地名所见史料的简称。这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该名词出于哪种史料,在重编时加上的,但注明的所见史料也仅限于本书引证的。简称表附后:

### 索引中人名·地名所见史料简称表

- |                          |                           |
|--------------------------|---------------------------|
| 〔黄〕——《黄金史》(Altan Tobchi) | 〔抚〕——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
| 〔俺〕——冯时可《俺答前后志》          | 〔沁〕——喀喇沁本蒙古源流             |
| 〔弇〕——王世贞《弇州史料》           | 〔高〕——《高丽史》                |
| 〔萧〕——萧大亨《北虏风俗——世系》       | 〔国〕——焦竑《国朝献徵录》            |
| 〔赵〕——赵时春《北虏纪略》           | 〔语〕——《华夷译语》               |
| 〔录〕——李实《北使录》             | 〔吾〕——郑晓《吾学编——皇明四夷考、皇明北虏考》 |
| 〔迹〕——袁彬《北征事迹》            | 〔经〕——《皇明经世文编》             |
| 〔孜〕——金幼孜《北征前后录》          | 〔九〕——魏焕《皇明九边考》            |
| 〔兵〕——《兵略》                | 〔陈〕——陈建《皇明实记》             |
| 〔筹〕——郑文彬《筹边纂议》           | 〔世〕——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
| 〔硕〕——程开祜《筹辽硕画》           | 〔资〕——陈建《皇明资治通纪》           |
| 〔登〕——王鸣鹤《登坛必究》           | 〔藩〕——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          |
| 〔华〕——蒋良骐《东华录》            | 〔米〕——米万春《蓟门考》             |
| 〔敏〕——钱曾《读书敏求记》           |                           |

〔戚〕——戚继光《蓟滇边防》  
 〔金〕——《金史》  
 〔开〕——冯瑗《开原图说》  
 〔口〕——金志章《口北三厅志》  
 〔李〕——《李朝实录》  
 〔两〕——尹耕《两镇三关通志》  
 〔辽〕——张鼎《辽夷略》  
 〔隆〕——诸葛元声《隆万两朝平攘录》  
 〔龙〕——郭造卿《卢龙塞略》  
 〔满〕——《满洲实录》  
 〔谱〕——《蒙古世系谱》  
 〔教〕——《蒙古喇嘛教史》  
 〔源〕——萨囊彻辰《蒙古源流》  
 〔游〕——张穆《蒙古游牧记》  
 〔名〕——何乔远《名山藏》  
 〔补〕——彭孙贻《明朝纪事本末补编》  
 〔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否〕——刘定之《否泰录》  
 〔平〕——《平定罗刹方略》  
 〔契〕——叶隆礼《契丹国志》  
 〔秦〕——梁汾《秦边纪略》  
 〔清〕——《清实录》  
 〔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

〔三〕——王士琦《三云筹俎考》  
 〔于〕——于谦《少保于公奏议》  
 〔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叶〕——叶向高《四夷考》  
 〔唐〕——《唐书》  
 〔图〕——章潢《图书编》  
 〔表〕——《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万〕——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武〕——茅元仪《武备志》  
 〔宁〕——杨应琚《西宁府新志》  
 〔宣〕——《宣化县志》  
 〔译〕——岷峨山人《译语》  
 〔秘〕——《元朝秘史》  
 〔元〕——《元史》  
 〔狩〕——杨铭《正统北狩事迹》  
 〔全〕——方孔炤《全边略记》  
 〔续〕——《续文献通考》  
 〔明〕——《明史》  
 〔实〕——《明实录》  
 〔施〕——施密特德译本蒙古源流  
 〔帕〕——帕拉斯  
 〔霍〕——霍渥尔特

## 人名·地名索引

### A

阿巴岱汗(Abadai Khaghan) (斡齐赖  
 赛音汗)〔游〕〔源〕〔表〕 776, 777,  
 810.  
 阿巴太图奢图赛汗〔谱〕(阿巴岱土谢图  
 赛音汗) 779, 780, 796.  
 阿巴太台吉(Abatai Taiji)〔满〕〔藩〕  
 638, 656.  
 阿巴岱(Abatai)〔源〕 723.  
 阿巴哈纳尔(部)(Abaghanar)〔游〕 3,  
 377, 456, 457, 479, 480, 482, 483, 526,  
 531, 777.  
 阿巴海(鄂特罕)(Abaghai Odkhan)  
 〔源〕 453, 454, 718.  
 阿霸该(Abagha)〔清〕 587, 892, 896.

阿巴该吉鲁根(Abaghai Kiluken)〔源〕  
 784, 880.  
 阿巴噶(部)(Abagha)〔游〕 377, 456,  
 457, 479, 480, 482, 483, 526, 530, 531,  
 587, 777, 892.  
 阿巴叻札萨克府 7, 184.  
 阿巴喀尔津〔源〕〔谱〕 400, 420.  
 阿巴噶图琿台吉〔表〕 659.  
 阿八丁王(Akbarji)〔于〕 334—336,  
 400, 412.  
 阿把兔儿〔辽〕 618.  
 阿败〔辽〕 562.  
 阿拜〔实〕 768.  
 阿拜台吉〔实〕 769.  
 阿必察〔实〕 245.  
 阿不亥汗(哈不亥汗)〔登〕 461.

阿不亥阿著卜孙〔万〕 433,434.  
阿布和〔游〕 781.  
阿布瑚〔表〕 810.  
阿布呼墨尔根诺音〔谱〕〔表〕 779,781,810.  
阿卜忽〔龙〕 598.  
阿卜宅〔龙〕 598.  
阿不刺思寨 9.  
阿不都勒刺迪甫汗(Abdul Latif)〔源〕 881.  
阿不都刺汗〔源〕 881.  
阿卜都拉彻辰(Abdullah Sechen)〔源〕 340,350.  
阿布都拉色辰〔沁〕 415.  
阿布都塞臣(Abdu Sechen)〔谱〕 415.  
阿卜大台吉州〔辽〕 625.  
阿卜只俺(阿鲁台之子)〔实〕 222,223,262.  
阿岱汗(Adai Khaghan)〔源〕(阿岱台吉)(1390—1438) 237,241,242,265,475,476,483,498,501,840,841.  
阿台〔明〕(建州王杲之子) 548.  
阿台〔实〕(犯边贼首) 406,416.  
阿台王子(Adai Khaghan)〔实〕 232—234,241,264,265,267,273,275,359,841.  
阿台台吉(宗室)〔谱〕 257.  
阿歹〔吾〕 438.  
阿端卫(Khotan) 2,46.  
阿敦齐陆阿鲁布刺克(Adughun Chilaghū Aru Bulak) 56.  
阿朵只〔资〕 42.  
阿都斯达尔罕(Adus Darkhan)〔源〕 795.  
阿尔滩(即阿勒坦)〔谱〕 658.  
阿尔伦〔末〕〔吾〕 429,431,433,450,452,508,523,789.  
阿乐伦〔殊〕 452.  
阿尔珠博罗特(Alchu Bolod)〔源〕(1490—?) 462,473,612,628,632,647,776,779.  
阿尔楚博罗忒〔谱〕 779.  
阿尔楚博罗特〔源〕〔游〕〔表〕 461,473,

475,518,611,612,615,775,810.  
阿尔苏博罗特〔源〕 445,460.  
阿尔思博罗忒〔谱〕 518.  
阿尔萨博罗特(Arsu Bolod)〔源〕 452,462,463,492,505,507—509,707.  
阿尔博罗特(Ara Bolod)〔源〕 460,462,489,527,528.  
阿尔博罗忒〔谱〕 518,779.  
阿儿札〔龙〕 595.  
阿尔他噶尔津哈吞〔谱〕 416.  
阿尔泰山(Altai) 251,500,846,884.  
阿尔布坦山 500.  
阿尔坦额默尔山(Altan Emegel) 32.  
阿儿脱台〔实〕 304.  
阿尔秃斯〔实〕(Ordos)(阿尔秃斯〔吾〕、阿儿秃斯〔九〕,即鄂尔多斯) 449,450—453,458,467,468,491,492,496,497,501,502,504,517,525,692,693,789.  
阿儿西营〔九〕 485,487,518,691.  
阿儿乞蛮〔实〕〔龙〕 232,347,398,414,469,573,577,589.  
阿儿温河卫 285.  
阿古蛮〔实〕 414.  
阿哈 344.  
阿哈儿〔龙〕 594.  
阿哈刺忽知院〔实〕〔于〕 334,336,337,367,412,417.  
阿哈纳〔实〕(Ahana) 548.  
阿哈出〔实〕 99.  
阿哈撒答〔实〕 38.  
阿惠〔辽〕 568.  
阿晕〔龙〕 598,602.  
阿罕歹〔龙〕 594.  
阿洪〔宣〕 690.  
阿黑麻(Ahmad Sultan)〔实〕 449.  
阿噶巴尔济济农(Akbarji Jinong)〔源〕(1423—1452) 268,336,340,343,366,380,400,402,461.  
阿哥歹〔实〕 192.  
阿哥依达尔罕(Nekei Darkhan)〔源〕 795.  
阿恰昆都楞岱青(Akiya Köndölen

Daiching)〔源〕 720,730,742.  
阿札失里(辽王)〔实〕 30,32,34,117,  
118,120,124,125,133,138,192,193,  
196,242.  
阿只孛来〔龙〕 589.  
阿只罕〔实〕 193,875.  
阿者罕〔实〕 288,418.  
阿者迷河 165.  
阿者迷河卫 165,168.  
阿者失理王〔实〕 38,193.  
阿纳失里王〔实〕 40,96.  
阿吉大〔兵〕 742.  
阿计大台吉〔万〕 747.  
阿什海达尔罕琿台吉〔游〕 778—780,  
782.  
阿式海达尔汉欢台吉〔谱〕 779.  
阿奇依台吉(Ashi Taiji)〔源〕 724.  
阿济(Achi)〔源〕 494,495,670,671,  
673.  
阿济格台吉(Ajige)〔清〕 609,610.  
阿赤兔〔实〕 739.  
阿齐图达延诺延(Achitu Dayan No-  
yan)〔源〕 718,739,741.  
阿寨台吉(Ajai Taiji)〔源〕〔教〕(1400  
—?)235,236,240,241,268,269,379,  
399,401,402,507,841,843.  
阿斋台吉〔谱〕 420.  
哈津泰〔藩〕 743.  
阿津岱绷诺延(Ajin Daibung Noyan)  
〔源〕 722.  
阿著〔万〕〔末〕〔吾〕 429,431—434,  
450,452,467,505,508,509,516,523,  
669,753.  
阿著卜孙〔殊〕〔万〕 452,516.  
阿骄(部)〔译〕 477.  
阿扯来〔经〕 394.  
阿赤赖台吉〔叶〕 462,490,527,528.  
阿出来〔实〕 394.  
阿克拉萨尔汗(Ak Nazar Khaghan)  
〔源〕 881,882.  
阿克萨尔汗(Ak Nazar Khaghan)  
〔源〕 784,785,880,882—885.  
阿喇哈〔口〕 637.

阿刺忽知院〔实〕 412.  
阿刺知院(Alak Chingsang)〔实〕  
294,307,320—325,338,344,348—  
351,354,358,362—366,368,369,  
460,682.  
阿喇克绰忒(部)(Alakchighud) 572.  
阿刺章〔龙〕 596.  
阿刺慎〔译〕 466,510.  
阿刺秃〔实〕 155.  
阿刺孙〔实〕 168.  
阿刺失(赐名李从善)〔实〕 99.  
阿刺忽马乞〔于〕 261,344.  
阿拉克(赛因阿拉克)〔源〕 433.  
阿拉克特穆尔〔沁〕 414.  
阿拉克忒睦尔(丞相)〔谱〕 415.  
阿拉克丞相(Alak Chingsang)〔源〕  
350,460,512.  
阿拉善(Alak) 736,738.  
阿来(1. 平章,2. 同金)〔实〕 93,260.  
阿来通〔谱〕 447.  
阿勒坦汗(Altan Khaghan)(1507—  
1583)〔源〕(俺答、安滩)430,433,  
463,494,505,506,508,509,533,599,  
668,669,679,688,689,733,753,772,  
773,783,792,793,795,885.  
阿勒坦三津(Altan Sanjin)〔源〕 790.  
阿勒塔噶勒沁(Altaghalchin)〔源〕  
340,353.  
阿勒楚博罗特〔源〕〔黄〕 445,460,776.  
阿勒楚赉阿固勒呼(Aljulai Aghulkhu)  
〔源〕 455.  
阿勒楚喀河 171.  
阿里孛可〔语〕 183.  
阿里不哥〔实〕 30,183,257.  
阿力哥〔俺〕 763.  
阿力古多兀〔吾〕 445.  
阿里玛丞相 677.  
阿哩克喇嘛(Arik Lama)〔源〕 793.  
阿哩萨噶尔齐斯奇巴(Arik Sagharjai-  
ba)〔源〕 793.  
阿力素 544,563,659.  
阿罗赖台吉〔肖〕 709.  
阿罗出〔抚〕 406.



阿罗出少师〔吾〕〔叶〕(Oroju Shigüshi)  
358, 360, 373, 378, 382—384, 386—  
388, 390, 394, 396, 427, 501, 502.  
阿老出〔实〕 387, 816,  
阿老丁〔实〕 39.  
阿鲁(殿中)〔实〕 234.  
阿鲁库克〔源〕 784, 880.  
阿鲁温沙〔实〕 34, 137.  
阿鲁浑河(O:khon) 14—16, 92.  
阿鲁欢 16.  
阿鲁哥失里(沙州王子)〔实〕(明、顺义  
伯)(?—1433) 40, 96.  
阿鲁科尔沁(部)(Aru Khorchin)〔游〕  
172, 376, 377, 475, 476, 479—482,  
612, 613, 631, 659.  
阿鲁克台太师(Aruktai Taishi)〔源〕  
47, 235, 236, 265, 476, 682, 841.  
阿鲁台(和宁王)(Aruktai)〔实〕 46—  
48, 52, 58—63, 67, 70, 73, 76, 80, 86—  
88, 98, 102, 141, 144, 146, 157, 159,  
190, 197, 202, 206, 210, 215, 216, 219,  
221, 223, 225, 230, 232, 239, 241, 254,  
258, 260, 265, 268, 269, 271, 273, 275,  
280, 287, 288, 291, 330, 334, 336, 337,  
346, 367, 378, 400, 401, 403, 412, 475,  
476, 682, 815, 836—840, 841.  
阿鲁台卜林〔实〕 262.  
阿鲁帖木儿(知院)〔实〕 30, 31.  
阿鲁蒙古(Aru Mongghol) 376, 377,  
420, 474, 480, 483, 564, 659.  
阿鲁兀纳么连(额尔古纳河) 140, 157.  
阿玛该(Amakhai)〔源〕 717, 749.  
阿麻火者〔实〕 348.  
阿瓦台吉〔辽〕 565.  
阿敏(Amin)〔藩〕 651, 657.  
阿敏都拉尔诺音〔谱〕 780, 781.  
阿敏都喇勒(Amin Dural)〔游〕 777,  
781, 782, 810.  
阿敏奇〔华〕 887.  
阿穆尔达喇(Amudara Darkhan No-  
yan)〔源〕 717, 724, 731, 732, 735,  
748, 749.  
阿穆达尔墨尔根台吉(Amudar Mergen

Taiji)〔源〕 722, 745, 806.  
阿穆克〔清〕〔表〕 614, 641.  
阿穆岱鸿台吉(Amutai Khong Taiji)  
〔源〕 545, 551, 552, 565, 566, 662.  
阿穆桑台吉(Amu Sang Taiji)〔源〕  
719, 740.  
阿睦尔撒纳〔清〕 888.  
阿南达和顶齐诺延(Aranda Khoshig-  
huchi Noyan)〔源〕 719, 740.  
阿努力〔谱〕 780.  
阿努哩〔游〕 781.  
阿沙(太师)〔明〕 447.  
阿沙赤(太师)〔吾〕 445.  
阿萨特〔源〕 235.  
阿山(Asan)〔清〕 640, 641.  
阿三〔实〕 158.  
阿散〔实〕〔明〕 158, 192, 418.  
阿思兰沙〔实〕 40.  
阿失答木儿〔实〕 229.  
阿失帖木儿(斡失帖木儿)〔实〕〔吾〕  
76, 224, 349, 384, 414, 422, 447.  
阿速(司徒)〔实〕 252.  
阿速(部)〔实〕〔吾〕(Asud) 2, 241,  
337, 412, 467, 491, 492, 495—497,  
509, 552, 670, 674, 678, 682, 692, 892.  
阿苏特(部)〔源〕 47, 445, 462—464,  
476, 492, 494, 545, 551, 552, 588,  
667, 671, 676, 677, 682, 889, 892,  
895.  
阿苏忒〔清〕〔谱〕 587, 779, 892.  
阿素特音(Asüt Jin)〔实〕 645.  
阿苏特山 420.  
阿速卫〔元〕 676.  
阿滩不花(国公)〔实〕 216.  
阿晚木(平章)〔资〕 27.  
阿察秃 232.  
阿亦里兀惕 660.  
阿雅尔诺尔(Ayar Naghur) 351,  
774.  
阿牙他皮〔龙〕 597, 598.  
阿牙台皮(Aidabis)〔万〕〔米〕〔世〕  
539, 558, 565, 569, 581, 635, 658.  
阿牙台〔龙〕 591.

阿阳哈寨 161,166,247.  
阿裕锡里达喇汗〔源〕 199.  
爱猷识理达腊 (Ayur Sridara)〔实〕  
〔明〕 3,4,8,18,94,175,182,197,  
202,220,251,255,480,803,835,839,  
846,850.  
爱塔必(Aidabis)〔辽〕 565,572.  
爱达必斯达延诺延 (Aidabis Dayan  
Noyan)〔源〕 718,730,739.  
爱纳噶〔藩〕 651,657.  
爱足(知院)〔明〕〔末〕 22.  
爱阳 832.  
哀德曼(德)(Erdmann) 860,862,  
864.  
挨伯秃〔龙〕 590.  
挨大笔失台吉〔肖〕 559,560,565.  
挨台必〔米〕 581.  
挨克台吉〔三〕 700.  
挨生台吉〔兵〕〔肖〕 674.  
挨四台吉〔实〕〔肖〕 674,769.  
挨着兔台吉〔实〕 769.  
挨落台吉〔实〕〔肖〕 675,769.  
矮塔必〔万〕 572.  
矮儿克勿打儿汗台吉〔肖〕 686.  
矮木盖台吉〔筹〕 673.  
矮木素〔兵〕 742.  
矮落台吉〔肖〕 675.  
矮鸡兔台吉〔兵〕 685.  
矮僧〔兵〕 742.  
矮参台吉〔兵〕 563,564.  
俺答(Altan)〔实〕〔末〕(即阿勒坦汗)  
428—431,435,437,452,456,457,  
459,466,467,477,490,492,494,495,  
503—510,523,532,534—540,548,  
551—553,560,574,576,599,601,  
604,605,611,615,658,660,664,667,  
669,671,675—679,681,683,687,  
689,690,693,694,699,702,703,705,  
707,710,711,714,716,730,733,734,  
738,739,744,747,751,753—766,  
770—774,777,783,786,788—790,  
792—794,796—801,803,806,809,  
811,832,881,893,894,900,907,908,

911,919.  
俺探〔译〕 670.  
安滩〔龙〕〔米〕 539,589,590,604,605,  
664.  
谙达〔清〕 907.  
俺滩阿卜亥〔赵〕 534.  
安达孛来〔龙〕 595.  
安定王〔实〕 450.  
安定卫 2,43,46,93.  
鞍匠屯 190.  
安九域(御史)(明) 647.  
奄克平章(Engke)〔实〕〔于〕 290,338.  
安克帖木儿(Engke Temür)〔实〕 46,  
208,258.  
安苦〔实〕 128,  
安乐王把秃孛罗〔实〕 48,86,231,259,  
265,267,336,400,401,682.  
安乐州 816.  
安兔台吉〔兵〕〔三〕 601—603,697,  
702,714.  
俺木哥失里(国王) 115.  
安石〔实〕 47.  
俺出〔实〕 277.  
安出〔实〕〔末〕〔叶〕 139,192,193,223,  
228,249,255,262,283,285,288,293,  
343,367,373,419,868,869,875.  
安出河(Alchuka) 171.  
按陈那颜〔元〕 159.  
安王(朱楹) 33,44.  
安维利(D'Anville) 16,56,92,100,  
102,163.  
昂阿〔辽〕 618.  
昂安贝勒(Angghan Beile)〔满〕〔表〕  
613,631,638,639,642,646.  
昂噶海〔游〕〔表〕 781,810.  
昂革台州〔于〕 621,625.  
昂吉立冻 58.  
昂克平章〔实〕 355,365,927,936,937.  
昂克孛罗(Engke Bolod)〔明〕 223.  
昂古里泊(Angghuli Naghur) 232,  
317,322,409.  
昂坤(Angkhun)〔满〕 572.  
昂棍冈儿即海子(即昂古里泊) 322.

昂翠台吉〔辽〕 569.  
昂奴〔辽〕 618.  
昂惠〔辽〕 568.  
袄八歹青〔辽〕(Aoba Daiching) 618,  
619,646.  
敖八台吉〔筹〕 674.  
奥巴烘台吉(Ooba Khong Taiji)  
〔清〕 550,564,583,642,652,653,  
656.  
敖卜大台吉〔肖〕 692.  
敖卜言台吉〔三〕 695.  
袄尔都司〔叶〕(鄂尔多斯) 459,520,  
535,669,716,726.  
敖骨大倘不能〔兵〕 745.  
敖汉(部)(Aokhan)(敖罕) 462,463,  
472,489,490,527—529,531,541,  
543,554,568,569,571,581,599,605,  
628,634,659,775,779,810.  
敖忽洞 740.  
敖目(部)〔补〕 902,903.  
敖木台吉〔宜〕 690.  
敖木伦(Ao Müren) 543.  
敖嫩河(Onon) 30,33,59,245,420.

## B

八白室 243,432,451,498,501,512,  
522,735,743.  
八宝山 310,313,316,317.  
八耳谷台吉〔实〕 769.  
八格四台吉〔武〕〔三〕 706.  
八刺(Borrak) 881.  
八郎(太子)〔实〕 40.  
八克式克腾〔谱〕 779.  
八兰(平章)〔实〕 26.  
八面城 631.  
八秃〔实〕 158.  
八千辉特(Naiman Mingghan Khoid)  
〔源〕 735,773,774,787,788.  
叭儿厥(Barghu)〔吾〕〔九〕 467,491,  
496,678,693.  
叭哈思纳〔吾〕〔九〕 467,497,505,693.

叭要(Bayaghud)〔吾〕〔九〕 467,505,  
506,693,711,714.  
巴巴岱青(Baba Daiching)〔源〕 725.  
巴巴算端(Baba Sultan)〔源〕 881,  
882.  
巴拜(Babai)〔清〕 645,646.  
巴本〔表〕 528.  
巴札尔(Bajar)〔源〕 784,880.  
巴布〔游〕 781.  
巴德勒(J. E. Baddeley) 810,885.  
巴尔郭(Barghu)〔源〕 496.  
巴尔郭岱青(Barghu Daiching)〔源〕  
679.  
巴尔哈津(部)〔谱〕 421.  
巴尔虎 496,678.  
巴尔呼 678.  
巴儿忽真 496.  
巴儿户沁河(Barghujin) 678.  
巴尔赛〔源〕 483.  
巴尔斯和坦(Bas Khoton)〔源〕 252,  
511.  
巴儿思渴(Bars-kül)〔实〕 389,857.  
巴尔斯博罗特济农(Bars Bolod Ji-  
nong)〔源〕〔游〕〔表〕(1484—1531)  
430—435,448,451—453,455,457,  
461—463,489,490,492,494,503,  
505,507—509,516,522—524,668,  
691,753,760,779,803.  
巴尔思博罗忒〔谱〕 518,657,779.  
巴尔集鸡山 163.  
巴哈达尔罕(Bagha Darkhan)〔清〕  
〔万〕 530,642.  
巴海〔谱〕 421.  
巴噶巴图尔(Bagha Baghatur)〔藩〕  
〔表〕 611,612,615,618,619,646.  
巴噶托音(Bagha Toin)〔源〕 808.  
巴噶逊达尔罕塔布囊(Baghasun Dark-  
han Tabunang)〔源〕 453,454,455,  
473,517,779.  
巴噶穆(Bakhamu)〔源〕 237.  
巴郭(Baghu)〔源〕 350,491.  
巴袞诺颜〔游〕 481,482.  
巴克(Bak)〔满〕〔表〕 605,606,613,

614, 636, 637, 640, 641.  
巴拉斯城 59.  
巴賚〔谱〕 781.  
巴赖台吉〔兵〕〔三〕 601, 602, 697.  
巴勒噶沁 (Barghjin 或 Balak-chin)  
〔源〕445, 678.  
巴里坤(Bars Küi)〔源〕 389, 458, 787,  
788, 856, 857, 883.  
巴林(部)(Bagharin) 174, 463, 471,  
473, 474, 486, 528, 554, 608, 611, 612,  
614, 619, 620, 628, 631, 639—647,  
659, 666, 760, 775, 776, 810, 871, 890.  
巴斯埜土谢图〔表〕 529.  
巴失乞尔(部)(Bashkirs) 881, 884.  
巴苏特(部)(Basud)〔源〕 717, 746.  
巴泰车臣诺颜〔表〕 484, 659.  
巴特玛班第塔布囊〔表〕 529.  
巴特玛伞巴斡 (Badma Sambhawa)  
〔源〕 (彻辰巴图尔) 717, 723, 731,  
733, 748.  
巴图博罗特(Batu Bolod)〔源〕 445.  
巴图尔鸿台吉(Baghatud Khong Taiji)  
〔源〕(一作巴图尔琿台吉) 735, 787,  
885, 887.  
巴图尔摩罗齐(Baghatud Molojai)〔源〕  
476.  
巴图尔锡古苏特(Baghatud Shigüsü-  
tei)〔源〕 380, 388, 421.  
巴图拉巴图尔(Batula Baghatud)〔源〕  
350.  
巴图拉丞相(Batula Chingsang)〔源〕  
(? —1415) 210, 230, 235, 237, 258.  
巴图台吉(Batu Taiji)〔源〕 721, 730,  
746.  
巴图特巴噶尔观 (Baghatud Baghark-  
han)〔源〕 460.  
巴图特(部) 788, 884.  
巴图特台吉 (Baghatud Taiji)〔源〕  
722, 747, 788.  
巴图洪台吉 (Batu Khong Taiji)〔源〕  
736.  
巴图彻辰鸿台吉〔源〕 745.  
巴图鲁鸿台吉哈尔孩 (Kharghai)〔源〕

787, 788.  
巴图鲁库哩逊 (Baghatud Kürisün)  
〔源〕 453, 454.  
巴图鲁摩罗齐(Baghatud Molojai)〔源〕  
〔谱〕 524, 657.  
巴图鲁锡古苏特 (Baghatud Shigüsü-  
tei)〔源〕 476.  
巴图蒙克(Batu Möngke)〔源〕 (1464—  
1543) 426, 440, 442, 516.  
巴图孟克〔谱〕 421, 657, 774, 779.  
巴延布库(Bayan Böke)〔源〕 445.  
巴雅尔(Bayar)〔源〕〔表〕 524, 530.  
巴雅尔图岱青(Bayartud Daiching)〔满〕  
〔表〕 605, 614, 636, 645.  
巴雅果特(Bayaghad)〔源〕 506, 714.  
巴雅喇伟征诺延〔藩〕 748.  
巴雅里衮达尔罕 (Bayalikhun Dark-  
han)〔源〕 453, 454.  
巴雅斯哈勒昆都楞汗(Bayaskhal Kön-  
dölen Khan)〔源〕 683, 687.  
巴雅思瑚布尔古特〔表〕〔游〕 483.  
巴雅斯呼郎诺颜〔藩〕 741.  
巴彦 35, 167.  
巴颜达尔伊勒登 (Bayandar Ildeng)  
〔表〕 613, 615, 625, 636, 637.  
巴延达喇纳琳台吉 (Bayandara Narin-  
Taiji)〔游〕〔源〕 463, 489, 490, 495,  
668, 670, 691, 754, 778.  
巴颜岱洪果尔诺颜〔表〕 484, 659.  
巴颜额尔伯格儿〔谱〕 416.  
巴颜孟克(Bayan Möngke)〔源〕〔谱〕  
400, 421, 444.  
巴延蒙克(Bayan Möngke)〔源〕(1468—  
? ) 366, 380, 381, 383, 400, 421,  
440, 516.  
巴约特(部)(Bayot 或 Bayaghad)〔满〕  
643, 646, 647.  
巴真〔实〕 284.  
把败〔登〕〔辽〕 571, 618, 646.  
把拜〔兵〕〔开〕 563, 623.  
把伯〔实〕 263.  
把伴〔辽〕 619.  
把班〔九〕 470, 575, 579.

把卜孩〔龙〕 596.  
把儿〔口〕 680.  
把儿孩〔龙〕 598.  
把尔户〔明〕〔译〕 678.  
把答罕奈〔吾〕〔九〕(老把都) 467,492,  
669,670,683.  
把当〔龙〕 590.  
把都(1.平章,2.台吉) (Baghatur)  
〔实〕 250,608,683,710,754,899.  
把都答罕奈〔吾〕 493.  
把都儿〔实〕〔肖〕〔译〕〔开〕 435,456,  
457,495,539,553,576,580—582,  
585,590—593,597,600,602,604,  
615,623,624,670,673,674,710,729,  
731,734,764—767.  
把都户台吉〔筹〕 676.  
把都台吉〔实〕 532,538.  
把都儿哈(即赵全)〔万〕 756.  
把都儿黄台吉〔实〕〔肖〕〔万〕 726,728,  
730,732,734,738,767,788,792.  
把都慢黄台吉〔三〕 694.  
把尔庆(度字之讹)〔辽〕 648.  
把尔度土累〔龙〕 627.  
把儿都〔万〕 617.  
把尔户〔明〕 496,678.  
把儿户(Barghu)〔实〕〔译〕 466,484,  
496,675,676,678—680.  
把儿勿〔兵〕 495.  
把儿勿台吉〔肖〕 496.  
把儿赤〔龙〕 590.  
把儿真〔龙〕 596,664.  
把儿孙〔末〕〔龙〕 469,573,574,577,  
583,594.  
把儿威〔译〕 465,471.  
把哈委正〔万〕〔登〕 556,557.  
把札孩〔龙〕 597.  
把刺(平章)〔实〕 176.  
把刺奈〔辽〕 649.  
把刺答哈〔实〕 168.  
把兰〔实〕 216.  
把郎阿儿(Barun Ghar)〔吾〕 467,484  
—486,518,525,691.  
把来〔龙〕 590,591.

把里秃〔实〕 80.  
把林台吉〔实〕〔三〕 699,766.  
把领〔实〕〔在〕 642,646,665.  
把汉比妓〔明〕〔三〕 699,701,802.  
把汉那吉〔明〕〔万〕〔三〕 699,701,763,  
766,792,801.  
把汉把拜〔开〕 621.  
把汉哈喇慎〔全〕 664,891.  
把汉笔写契(李自馨)〔万〕 757.  
把汉台州〔开〕 621.  
把思阔〔明〕 447,857.  
把秃(1.王,2.福余卫达子) 140,  
157,216,260,269,291.  
把秃孛罗(Batu Bolod)〔米〕〔实〕 46,  
47,64,66,217,580.  
把秃不花〔实〕 46,245,290,299.  
把秃台吉〔万〕 747.  
把秃儿〔辽〕 625.  
把秃失力台吉〔肖〕 672.  
把兔力〔明〕〔辽〕〔万〕 562,569,570,  
607,608,612,616—620,630,632,  
633,646,648.  
把秃歹〔龙〕 419.  
把秃来〔龙〕 597.  
把秃猛可(王)(Batu Möngke)〔吾〕  
616.  
把秃猛可歹颜哈〔肖〕〔登〕(达延汗)  
400,433,438,440,443.  
把图孛罗〔龙〕 591.  
把什汉〔辽〕 624.  
把岳忒(部) 473,474,506.  
拔都〔元〕 879,881.  
拔要〔殊〕 506.  
白城 38,166,347.  
白城子 55.  
白塔 913,916,918,919.  
白塔儿 275,918.  
白塔尔镇 312,704,918,921.  
白塔子 175.  
白塔峪 662.  
白登 93.  
白圭(明,尚书) 385.  
白海子 89.

白洪大(Baikhondai)[兵][武][口]493, 495, 577—579, 583, 674, 684, 687, 690, 705, 707, 710, 715, 766.  
白洪大倘不浪[兵] 686.  
白洪台吉[肖] 673.  
白赖台吉[实] 768.  
白马儿大泊子 329.  
白马关 470, 600, 601, 603.  
白卯山(白郎山) 80, 104.  
白土岭 293, 405.  
白山 292.  
白羊口 436.  
白杨木 263.  
白言台吉[明][金][兵] 578, 579, 587, 588, 663, 686, 690, 891, 892, 895—897, 899.  
白言黄台吉[在][补] 578, 899.  
白云山 108, 253, 293, 404.  
白鸟库吉(日)(1856—1942) 128, 243, 403, 404, 413, 422, 864, 893.  
胤加思兰(Bekerisün)[实] 381—383, 386, 388—398, 422, 442, 443, 448, 449, 457, 502, 855, 857.  
百家奴[实] 176, 250.  
百眼井 26.  
柏太[万] 556, 557.  
拜巴噶斯[藩] 807.  
拜布尔察罕泊(Baibur Chaghan Naghur) 111, 329, 411.  
败胡堡 763.  
拜音岱(Baindai)[满] 572.  
拜泉 98.  
拜桑固尔狼台吉(Baisangghur Lang Taiji)[源] 716, 718, 730, 732, 739, 741.  
拜亦撒哈[明] 447.  
摆同台吉[肖] 692.  
摆都赖台吉[肖] 673.  
摆独赖台吉[兵] 663, 684.  
摆哈儿台吉[兵] 685.  
摆洪大[明] 575, 583.  
摆洪达赖台吉[兵] 684.  
摆三勿儿威正台吉[肖](黄把都儿)686.

摆言大[明] 749.  
摆言兔台吉[三] 698.  
摆言速木台吉[肖] 692.  
摆腰把都儿台吉[肖][武][兵][三] 506, 679, 698, 705, 707.  
摆腰台吉[三] 698, 705, 714—716, 765.  
班不什台吉[兵] 663, 686, 690.  
班禅喇嘛[藩] 808.  
班崇鸿台吉(Banchong Khong Taiji)[源] 719.  
班的思克台吉[三] 700.  
班第璘亲[谱] 780.  
班第墨尔根卓哩克图(Bandi Mergen Joriktu)[源] 717.  
班第伟征[表] 659.  
班台[辽] 562.  
班都察[元] 337.  
班札喇卫征诺延(Banjara Oijong Noyan)[源] 717, 722, 726, 731, 732, 747, 748.  
班慢台吉[三] 700.  
班莫台吉[兵] 686.  
板卜[龙] 596.  
板卜来[龙] 597.  
板不孩[吾] 531, 532, 732.  
板达阿哩[实] 355.  
板升(Baishin) 704, 705, 757, 759, 907, 908, 911, 912.  
榜什台吉[辽] 618.  
包尔斯坦河 146.  
宝昌州 55, 275.  
保保(指挥使)[实] 54.  
保只王子(Bodi Alak Khan)[实] 532, 688.  
保安州 71, 903.  
卑麻(Buima)[肖] 559, 560, 570, 571, 624.  
北把什台吉[万] 732.  
北平府 175.  
北平行都司 94, 181, 186, 191, 814.  
北京路 172.  
北庆州 8, 175, 182.  
北赤纳 296.

北牙头〔实〕 91.  
北黄河(Shira Müren) 178,179,249.  
悲马(悲玛)〔米〕 569,581.  
贝博哩诺延(Buiburi Noyan)〔源〕  
725,726.  
贝加尔湖(Baikal) 110,496,678.  
贝尔池(Buir Naghur) 27,72,116,  
142,147,156,181,344,474,481,660,  
849.  
贝玛图(Buimatu)〔源〕 719.  
贝玛图诺延(Buimatu Noyan)〔源〕  
725.  
贝玛士谢图(Buima Tüshiyetü)〔表〕  
541,569,628,662.  
贝玛墨尔根伊勒都齐〔表〕 530.  
本巴岱绰克图台吉(Bumbatai Choktu  
Taiji)〔源〕 721,730,745.  
本巴达尔台吉(Bumbadar Taiji)〔源〕  
723.  
本巴台吉(Bumba Taiji)〔源〕 718,  
724.  
本巴楚琥尔〔表〕 659.  
本巴锡哩台吉(Bumbašri Taiji)〔源〕  
724.  
本巴锡哩彻辰巴图尔(Bumbašri Sech-  
eng Baghatur)〔源〕 721,730,745.  
本拜岱青诺延(Bumbai Daiching No-  
yan)〔源〕 724,748.  
本拜台吉〔万〕 748.  
本不什台吉〔兵〕 686.  
本卜太〔辽〕 618.  
本塔尔岱青巴图尔〔游〕 782.  
本的大〔兵〕 745.  
本言大〔兵〕 745.  
本雅失里(Bunyašri)〔实〕〔吾〕 48,  
50,52,53,58,61,65,87,98,99,141,  
144,146,194,197,202,205,206,209,  
210,214,216,217,219,228,239,257,  
260,265,269,270,271,401,836,837,  
839,840,842.  
奔把什力〔兵〕 745.  
必巴赛鄂特罕巴图尔〔源〕 726.  
必巴赛诺延(Jibashi Noyan)〔源〕

720,742.  
必巴锡鄂特罕诺延(Bibashi Odkhan  
Noyan)〔源〕 718,730.  
必巴锡台吉(Jibashi Taiji)〔源〕 724,  
749.  
必力克图汗(Biliktu Khan)〔源〕(1338  
—1378) 27,255,256,839.  
必里秃(Biliktu)〔实〕 26,255.  
必里卫  
必留兔 581.  
必思扯赤台吉〔辽〕 565.  
必齐呼锡格沁(Bajira Shigechin)〔源〕  
787,788.  
比把石台吉〔肖〕 727,730,732.  
比领兔〔辽〕 622.  
毕登图(Bidengtu)〔实〕 645.  
毕克齐 915.  
毕里纥都 92.  
毕理可图可汗(Biliktu Khaghan)〔源〕  
197.  
笔写契台吉〔万〕 731,732.  
弼登图(Bidengtü)〔表〕 613,645.  
彼特罗夫(俄) 879.  
别不古〔元〕 164.  
别儿克 875.  
别儿怯帖木儿(Berke Temür)〔明〕  
42.  
别驾山(别笃山,别力笃山) 18,19,  
92.  
别勒格〔实〕 297,329.  
别勒古台〔秘〕(Belgütei) 376,377,  
420,479,482,483,659.  
别里不花〔末〕 178.  
别里格(拟即别勒格) 262,284,285,  
297.  
别列怯(王子)〔实〕 41.  
别烈夫(俄) 884.  
别失八里(Bishbalik) 43,96,205,  
209,210,259,261,786.  
鳖古里国〔契〕 861,862,864.  
丙兔(Bingtu)〔明〕〔俺〕 611,674,678,  
681,738,739,790,794,798,804,806.  
丙兔打儿汗台吉〔肖〕 692.



丙兔台吉〔肖〕〔三〕 672,674,699.  
丙兔朝库儿台吉〔兵〕 684.  
兵兔台吉〔兵〕 711.  
宾兔台吉(Bingtu)〔肖〕〔明〕〔兵〕〔全〕  
681,688,727,730,732,738—741,  
766,790,792,797,805—807,831.  
宾图王洪果尔〔藩〕 653.  
鼯王出伯〔元〕 96.  
伯阿儿思兰王〔实〕 392.  
伯培〔辽〕 625.  
伯答儿(平章)〔资〕 6.  
伯都不花(惠王)〔末〕 176,250.  
伯都纳 111,120,329.  
伯都王 414.  
伯尔格岱绷台吉(Bergei Daibung  
Taiji)〔源〕 525.  
伯尔格僧(伯格尔僧)〔谱〕 421.  
伯尔克河 7,175,249.  
伯尔色博罗特(Bars Bolod)〔源〕 460.  
伯千儿 250.  
伯忽〔龙〕 596.  
伯忽乃〔龙〕 589.  
伯洪大〔辽〕 583,622.  
伯晕歹〔龙〕 589.  
伯奇彻辰济雅噶齐(Beki Sechen Jiya-  
ghachi)〔源〕 787.  
伯革〔龙〕 594.  
伯革赞〔实〕(Bekerisün) 384,385,  
388,393.  
伯格呀逊〔源〕 391,392.  
伯克帖木儿〔实〕 260.  
伯勒哥〔李〕 329.  
伯勒格岱绷诺延(Belgei Daibung No-  
yan)〔源〕 722,731,746,747.  
伯兰〔实〕 98.  
伯桑〔龙〕 597.  
伯先忽〔龙〕 589,592.  
伯思哈儿〔龙〕〔米〕 580,591.  
伯苏忒达尔汉他卜囊〔谱〕 779.  
伯言〔明〕〔末〕〔辽〕〔在〕 562,607,608,  
630,633,635,648.  
伯言大〔辽〕 562.  
伯言大儿〔登〕 615.

伯言他不能〔在〕 648.  
伯言儿〔明〕 606—608,622,623,630,  
632,635,648,649.  
伯言户儿〔万〕 556,557.  
伯彦〔龙〕 592,595.  
伯彦户儿〔登〕 557.  
伯彦务〔辽〕〔万〕 607,616,617.  
伯彦兀〔龙〕 594.  
伯彦孛来〔龙〕 590,592,594.  
伯彦孛罗〔米〕〔龙〕 580,592.  
伯彦黄台吉〔在〕 578.  
伯彦主刺〔龙〕〔戚〕 604.  
伯彦帖忽思〔龙〕〔米〕 580,581,591,  
594,595,664.  
伯彦歹〔龙〕 592.  
伯彦打来〔龙〕 590,594,596,598,664.  
伯彦打赖〔实〕 601.  
伯彦打木〔米〕 581,600,601.  
伯彦哈当〔龙〕 597.  
伯颜不花(储王)〔末〕 176,250.  
伯颜帖忽思〔戚〕 600.  
伯颜头儿〔龙〕 596.  
伯颜忽都〔实〕 214.  
伯颜猛可(王)(Bayan Möngke)〔实〕  
〔万〕〔吾〕 433,434,438—440,441.  
伯颜剔斤〔实〕 223,262.  
伯颜帖木儿〔实〕(得知院) 262,308,  
316,317,324,348,351,923,925,932  
—934,937.  
伯颜山 275.  
伯颜迷站 263.  
伯特金哈里郭沁(Betekin Khalighu-  
chin)〔源〕 717,747.  
伯帖木儿(宗王)〔陈〕 250.  
伯要〔龙〕 592.  
伯腰〔实〕 506,711.  
伯要歹〔元〕 506.  
伯要儿〔辽〕〔开〕 616,620,621,623,  
624,626,635,645,649,665.  
伯牙〔龙〕 417.  
伯牙帖忽思〔龙〕 598.  
伯牙儿〔龙〕〔开〕 593,635.  
伯牙只忽〔龙〕 596,598.

孛儿斡〔辽〕〔在〕 619, 648.  
孛儿汗度台吉〔筹〕 674.  
孛儿户〔辽〕 648.  
孛儿忽乃〔龙〕 594.  
孛儿勺〔龙〕 595.  
孛拜〔明〕 736.  
孛哈厮(Bukhas)〔吾〕〔九〕 497, 505, 693.  
孛合厮〔吾〕 467.  
孛刺的〔高〕 848.  
孛来(Botai)〔实〕〔明〕〔吾〕〔九〕〔龙〕 337, 354—359, 363, 364, 366—375, 377, 387, 388, 412, 416, 417, 420, 447, 467, 491, 496, 594, 597, 682, 692.  
孛赖〔辽〕 562.  
孛爱〔开〕 649.  
孛来罕〔龙〕 417, 627, 628.  
孛林帖木儿〔实〕 35, 139, 253.  
孛吉儿阿不孩〔万〕 731, 732.  
孛哥帖木儿〔高〕 847, 853.  
孛只答儿〔登〕 651,  
孛只罕〔登〕〔万〕〔辽〕 557, 558, 560, 568.  
孛罗(平章)〔实〕 355, 364, 367, 368, 384—386, 388.  
孛罗〔龙〕 594.  
孛罗大〔辽〕 625.  
孛罗歹〔龙〕 589.  
孛罗太子〔实〕 382, 400, 417.  
孛罗忽太子 (Bolkho Jinong) 〔实〕 379, 381—384, 386, 388—391, 394—396, 400, 442, 502.  
孛罗乃(西王)〔实〕 371, 384—386, 388, 393, 396, 423.  
孛鲁乃(鲁王)〔实〕 385.  
孛劳〔龙〕 592.  
孛罗帖木〔实〕 262.  
孛罗出〔实〕 385.  
博贝〔谱〕 779, 780.  
博贝密尔咱〔藩〕 807.  
博迪阿拉克汗(博迪汗 Bodi Alak Khan) 〔源〕 (1504—1547) 431—434, 436, 437, 461, 467, 484, 490, 503,

521—525, 528, 531, 532, 538—541, 558, 568, 628, 668, 688, 743, 779.  
博第阿拉克〔表〕 486, 529, 569.  
博迪达刺(Bodidara)〔源〕 463, 671.  
博第达喇鄂特罕台吉(Bodidara Odkhan Taiji)〔源〕〔藩〕 494, 496, 651, 652, 656, 668, 670, 671, 675, 676, 705, 754, 806.  
博迪台吉〔源〕 434, 559.  
博迪锡哩鸿台吉 (Bodhišri Khong Taiji)〔源〕 725.  
博尔博克(部)〔谱〕 416.  
博尔根岱绷台吉〔谱〕 658.  
博尔呼济农〔谱〕 421, 444.  
博尔济吉斯(Borjigis)〔源〕 714.  
博尔济根〔谱〕 416, 421.  
博尔济锦 (Borjigin) 〔源〕 340, 353, 380.  
博尔赤斤〔秘〕 532.  
博尔晋辖〔满〕(Borjin Hiya) 638.  
博赉太师 (Bolai Taishi) 〔源〕 366, 380, 682.  
博勒呼济农 (Bolkho Jinong) 〔源〕 380, 381, 383, 388, 391, 396, 400, 423, 426, 440, 443, 453, 454, 461, 489, 516.  
博罗克亲(公主)〔谱〕 420, 421.  
博罗克沁(Borokchin) 〔源〕 392, 400.  
博罗城 109, 179.  
博陇吉尔(Bulunggir) 〔源〕 787, 788, 883.  
博克达班禅额尔德尼(Bokda pan-ch'en Erdeni) 〔源〕 808.  
博摩尔台吉 (Bolomor Taiji) 〔源〕 725.  
博硕克图汗(Bushuktu Khan—称济农) 〔源〕〔清〕(1565—1624) 587, 717, 730, 734—737, 744, 746, 749, 802, 808, 892.  
博孛特门山 4.  
钵帝阿拉克汗〔谱〕(博迪阿拉克汗) 657, 779.  
波儿哈都台吉〔实〕 767.  
波在台吉〔肖〕 708.

波扬呼哩都噶尔岱青〔藩〕 747.  
波慈德捏也夫(苏)(1851—1920) 919.  
卜敖〔辽〕 649.  
卜塔什利〔辽〕 618.  
卜塔赤〔开〕 626,646.  
卜答舍力〔开〕 621.  
卜答习力〔开〕 621.  
卜答失里(国公)〔实〕 260.  
卜尔报〔吾〕〔九〕 467,484,485,487,  
518,525,691.  
卜儿塔〔实〕 348.  
卜而炭〔辽〕 649.  
卜儿艾(爱)〔登〕〔辽〕 615,648.  
卜儿孩〔阴〕 504,681,738,789,790.  
卜儿亥〔实〕〔辽〕〔在〕 621,623,626,  
627,642,643,646,665.  
卜儿汉兀〔登〕 615.  
卜儿罕骨(谷)〔辽〕 621,626.  
卜儿户吉囊〔登〕 440,461.  
卜儿帅哈滩巴图鲁〔谱〕 658.  
卜爱〔登〕 615.  
卜哈〔龙〕〔辽〕 595,648.  
卜哈思〔实〕 497.  
卜忽力〔龙〕 594.  
卜忽秃河卫 284,285.  
卜赤汗(亦克罕 Bodi Alak Khan)  
〔末〕〔吾〕 429,431,433,434,452,  
461,467,484,488,523,525,531,532.  
卜着罕〔登〕 461.  
卜魁城 660.  
卜刺罕卫 46,132,140,385,422.  
卜刺秃(金院)〔实〕 348.  
卜兰罕卫〔实〕 439.  
卜郎台〔实〕 711.  
卜里牙(Bulgar) 2.  
卜罗户〔三〕 694.  
卜劳九(兀)〔辽〕 648.  
卜六王〔明〕 447.  
卜味倘不能〔兵〕 742.  
卜思哈儿〔兵〕 745.  
卜失兔(Bushuktu)〔明〕〔兵〕〔肖〕〔三〕  
587,688,690,694,695,704,707,715,  
726,730,735—737,748,749,801—

803,808,892,895,897,899—901.  
卜彦〔龙〕 597.  
卜彦阿不害〔兵〕 745.  
卜彦伯吉〔万〕 556,557.  
卜彦兔〔万〕 556,557.  
卜言〔辽〕 648.  
卜言把都儿〔登〕〔万〕 615,617.  
卜言大台吉〔辽〕 562,564.  
卜言谷〔登〕 615.  
卜言顾〔辽〕〔在〕 616,646,648.  
卜言兀〔登〕〔开〕 623,624,662.  
卜言台周〔明〕〔万〕 553,556,557,560,  
607,632,691.  
卜言兔〔明〕〔登〕〔辽〕〔万〕〔开〕 565,  
607,615,616,617,623,632,633,635,  
648.  
卜颜帖木儿〔实〕 18.  
卜颜秃〔实〕 226.  
卜颜卫 167.  
卜台〔实〕 413.  
卜都儿〔龙〕 594.  
卜兔儿〔辽〕 618.  
卜花秃〔于〕 331.  
卜以马〔藩〕 581.  
卜以麻(Buima)〔万〕〔世〕〔龙〕〔米〕  
539,558,560,569,571,592,658.  
卜鱼儿海子 343.  
卜云〔实〕 428.  
卜斋〔实〕 369.  
卜寨〔明〕 648.  
不答失里(平章)〔实〕 90.  
不他失礼黄台吉〔实〕〔兵〕〔三〕 701,  
702,766,831.  
不答失台吉〔兵〕 634.  
不地台吉〔肖〕 559,560,668.  
不耳答尖〔元〕 858.  
不儿克台吉〔武〕〔三〕 706.  
不儿罕山 112,113.  
不噶社台吉〔实〕 768.  
不及儿台吉(Bodi Taiji)〔吾〕 531,  
532,732.  
不只克儿台吉〔吾〕〔肖〕 505,708.  
不可台吉〔筹〕 673.

不克台吉〔肖〕 674.  
不刺兔台吉〔兵〕 684,685.  
不腊兔台吉〔肖〕 691.  
不刺吹〔李〕 330.  
不刺母林 680.  
不列世台吉〔兵〕 686.  
不禄慎台吉〔肖〕 709.  
不速布台吉〔武〕〔三〕 706.  
不速木台吉〔三〕 699.  
不一骂台吉〔登〕 560,662.  
不言大台吉〔肖〕 728,730.  
不彦台吉〔兵〕〔肖〕〔三〕 506,698,705,  
714.  
不彦七庆〔肖〕 559.  
不燕台吉〔登〕 461.  
不花(平章)〔实〕 18.  
布达齐〔游〕 656.  
布塔齐杜梭 (Butachi Düreng) 〔实〕  
645,646.  
布达岱〔藩〕 746.  
布达锡哩勒都齐 (Bodhišri Ilduchi)  
〔源〕 718.  
布多尔彻辰卓哩克图 (Bodor Secheng  
Joriktu)〔源〕 725.  
布尔哈图 (Burgatu)〔实〕 645.  
布尔海 (Borkhai)〔藩〕 482,483.  
布尔海楚虎尔〔表〕 530.  
布尔尼 (Burni)〔清〕 556.  
布尔赛岱青 (Borsai Daiching) 〔源〕  
784.  
布尔赛哈坦巴图尔 (Borsai Khatan  
Baghatur)〔源〕 525,747.  
布尔赛彻辰岱青 (Borsai Sechen Dai-  
ching)〔源〕 722,731,746,747,880.  
布衮〔谱〕 415.  
布库博尔格太〔谱〕 376,416.  
布库索尔逊 (Böke Sorson)〔源〕 350,  
491.  
布库苏尔孙〔谱〕 415.  
布哈刺 (Bukhara)〔源〕 881.  
布哈斯 (Bukhas) 〔源〕 497,784,880.  
布纳班姆二图尔 (Boraban Khong Ba-  
ghatur)〔源〕 718.

布拉忒〔平〕 480.  
布喇海巴图尔 (Borkhai Baghatur)  
〔藩〕 476,651.  
布拉汉都桂 60.  
布列茨施奈德尔 (E. Bretschneider)  
(俄) (1833—1901) 205, 206, 265,  
793,811,836,856,859.  
布哩雅特 (Buriyad)〔源〕 491,513.  
布隆吉尔 (Bulunggir) (城) 38.  
布特哈 (Butha) 148,169,170.  
布雅鄂特欢〔藩〕 807.  
布延巴图尔鸿台吉 (Buyan Baghatur  
Khong Taiji) 〔源〕 717,730,734,  
735,787,788,884.  
布延达喇古拉齐巴图尔 (Buyandara  
Khulachi Baghatur) 〔源〕 721,  
730,745,784,806,879,880,882.  
布延台音札诺延 (Buyantai Eyechi  
Noyan)〔源〕 724,749.  
布延台吉 (Buyan Taiji)〔源〕 461,546,  
556.  
布延太台吉 (Buyatai Taiji)〔源〕 718.  
布延太车臣贝哩卓哩克图〔表〕 530.  
布延岱彻辰卓哩克图 (Buyantai Sechen  
Joriktu)〔源〕 721,730,745.  
布延琿台吉〔表〕 530.  
布延彻辰汗 (Buyan Sechen Khan)  
〔源〕 547,553,559,561,564,632.  
布延彻辰乌巴什〔表〕 529.  
布彦岱 (Buyandai)〔满〕 572.  
布颜台吉〔清〕〔明〕 587,892,895.  
布羊古 (Buyanggü)〔明〕 606.  
布杨古赉都喇勒岱青 (Buyanghulai  
Toghar Daiching) 〔源〕 (1526—  
1572) 722,731—733,746,747,784.  
布扬郭赉都噶勒岱青 〔源〕 525,717,  
746.  
布扬古里都拉尔代青〔谱〕 657.  
捕鱼儿海 (Buir Naghur) 26,29,40,  
43,60,97,116,117,134,143,156,  
181,197,200,214,220,245,255,261,  
344,849.  
捕虏川 147.

补打太〔兵〕 745,746.  
补打奈〔兵〕 745.  
补儿哈兔台吉〔肖〕〔三〕 672,700.  
补根儿台吉〔肖〕 672.  
补喇素太 687.

### C

擦汗我不根〔兵〕 684.  
擦哈把喇哈素〔三〕 696.  
苍崖戍 83.  
苍崖峡 63—65,72.  
苍山峡 58.  
苍石冈 80,83,104.  
苍松峡 60,142,143.  
苍玉涧 83.  
曹得(都督) 54,62.  
曹家寨 819.  
曹吉祥(太监)(?—1461) 869,870,876.  
曹良臣 15,17.  
曹广 365,369.  
曹义(丰润伯)(?—1460) 276,285,291,308,309,328,874.  
曹兴(怀庆侯) 31.  
曹廷杰 165,169.  
曹文诏(总兵) 902.  
草垛山 436,527.  
策凌〔游〕 775,777,781.  
策灵〔谱〕 779,781.  
策凌额尔德尼洪台吉(Sereng Erdenj Khong Taiji)〔源〕(1591—1625) 717,737.  
策凌伊勒登土谢图〔表〕 529,530.  
策旺阿喇布坦(Tsewang Arabtan)〔华〕 886,888.  
策旺札布〔藩〕 779,780.  
岑仲勉 89.  
柴达木 451,808,811.  
柴沟堡 527.  
察卜齐雅勒(Chabchiyal)〔源〕 795,796.  
察哈尔(Chakhar) 444,451,455,458,462—464,483,486—489,497,502,

512,513,521,524,526—531,533,535—537,539,540,543—545,547—549,551—556,563—566,568,569,571—574,577,585—588,599,603,605,610,611,614,619,620,624,627,628,632,634,635,640,642,653,656,657,659,661,662,667,668,678,689,690,691,716,746,753,755,771,775,777,779,796,797,802,803,889,890,892,893,895—898,900,902,903,914.

察哈特(Chaghad)〔源〕 717.  
叉哈来〔龙〕 591.  
察哈伦台吉〔肖〕 672.  
察哈章太后〔谱〕 657.  
察噶青安桑太后(Chaghaching Asang Taighu)〔源〕 524,743,746.  
察噶斯坦河 146.  
察汉音图鲁河 914.  
察汗我不良台吉〔三〕 694.  
察罕布喇(Chaghan Bulak) 56.  
察罕尔(Chakhar)〔殊〕 485,526,537,539,553.  
察汗儿〔明〕 487,544.  
察汉儿〔全〕 585,891.  
擦罕儿〔实〕〔兵〕 563,564,604,635.  
察罕塔塔儿(Chaghan Tatar)〔源〕 463,489,490,668,679,691.  
叉汉塔塔儿〔明〕 490,496,691.  
察罕脑儿(Chaghan Naghur)〔实〕 4,89,90,264,408.  
察罕脑刺〔实〕 232.  
察罕敖刺〔三〕 694.  
察罕脑儿卫 21.  
察罕齐老图〔游〕 777.  
察罕城(惠州) 8,72,114,117,155,174,175,180,582.  
察罕帖木儿火者〔明〕 176,853.  
察罕多尔济〔游〕〔表〕 780,810.  
察赤轻 346,413.  
察库特(Chegud)〔源〕 448,507.  
察库墨尔根卓哩克图(Chaghu Mergen Joriktu)〔源〕 722.

察哩必台吉 (Charbai Taiji) [源] 724.  
察素河 909.  
茶刺罕 129, 260.  
插汉 (Chakhar) [明] 487, 611.  
插汉儿 [补] 681, 682, 898—903.  
插汉敖不昆台吉 [实] 768.  
插汉恼儿 89.  
插汉泊 264.  
插汉泉 233, 264.  
长安堡 297, 618, 648.  
长安岭 326.  
长昂 (Jongnon) [明] [龙] 244, 560, 570, 574, 575, 578—580, 582, 583, 585—587, 589, 591, 603, 611, 647, 648, 690.  
长白山 87.  
长害台吉 [武] [三] 706.  
长谷 91, 176.  
长加奴 [实] 18.  
长流水 741, 743.  
长乐镇 84, 145.  
长岭山 (堡) 371, 419.  
长秃 (Jongtu) [龙] 574, 575, 591, 592, 595.  
长清戍 83.  
长秀川 143, 144.  
长春 155, 172, 284.  
常汗我不贯台吉 [肖] 673.  
常速 [开] 621.  
常遇春 (明, 开平王) (1330—1369) 90, 173, 249, 845, 853.  
常峪 (长峪) 91.  
常荣 15, 17.  
昌平 819.  
昌宁湖 726, 738.  
朝台吉 (朝阿不害) [武] [三] 705.  
朝儿克台吉 [肖] 728, 730.  
朝儿库台吉 [武] 692.  
朝库儿台吉 [肖] 692, 709, 728, 730, 732, 738.  
朝麦兔台吉 [兵] 684.  
朝兔台吉 [三] 698, 702, 714.

抄花 [辽] 618, 625, 647.  
抄木 [万] 617.  
抄什麻台吉 [兵] 684.  
炒儿抹力 [龙] 595.  
炒忽儿台吉 [万] [登] [兵] 565, 732, 748.  
炒哈 [登] [辽] 615, 618, 647.  
炒克兔阿不害 [兵] 740.  
炒哭儿台吉 [兵] 742.  
炒令哥 [龙] 590.  
炒力可倘不能 [兵] 740.  
炒兔黄台吉 [兵] 740, 741.  
炒木 [辽] 648.  
炒蛮 [武] [龙] 569, 580—582, 592, 593, 596, 664.  
炒花 [明] [登] [在] [补] 52, 545, 560, 571, 607, 608, 610, 611, 619, 620, 627, 630, 632, 633, 636, 641, 643—646, 648, 659, 664—666, 760, 898—900.  
炒兔黄台吉 [辽] 562.  
炒花 [明] [辽] [在] [开] 570, 608, 609, 616, 618, 620, 623, 624.  
车卜登 [谱] 779, 781.  
车卜登班珠尔王台吉 [谱] 780, 781.  
车布登 [谱] 416, 781.  
车根 [清] 483.  
车库忒 (部) [谱] 421.  
车腊台吉 [肖] 672.  
车臣汗 (Chechen Khan) [游] [藩] [表] 563, 775—777, 804, 810.  
扯赤措 [登] [辽] 648, 651.  
扯镇 [登] 557, 561.  
扯力克 [明] [兵] 447, 681, 704, 710, 801, 804.  
扯力克哈 [三] 694.  
扯力克黄台吉 (Chürüge Khong Taiji) [明] [武] 552, 600, 601, 681, 683, 690, 799, 800.  
扯劳汉 [万] 572.  
扯劳害 [登] 571.  
扯儿措忒木儿 [龙] 627.  
扯克彻儿山 (Chekcher) 34, 138.  
扯力克 [明] [兵] 601, 602, 702, 714,

800,804.  
扯力良〔武〕 705,707.  
扯礼克〔实〕 766.  
扯里台 228.  
扯劳亥〔辽〕 571.  
扯摩初克那摩札尔〔谱〕 779.  
扯兔〔敏〕 244.  
扯扯阿败〔辽〕 562.  
扯扯台吉〔辽〕 562.  
扯臣台吉〔辽〕 565.  
扯臣憨〔辽〕 561,562.  
扯臣黄台吉〔辽〕 561,568.  
彻卜登(Chabdan)〔源〕 137,340,353,  
361,376.  
彻里帖木儿(广宁王) 120.  
彻彻儿山(Chekcher) 33,35,138,  
139,186,253.  
彻辰鸿台吉(Sechen Khong Taiji)〔源〕  
〔全〕 735,743—747,752,784,785,  
787,788,790—792,795,880—885.  
彻辰济古尔达尔罕(Sechen Jikhor  
Darkhan)〔源〕 445.  
彻辰济农汗(Sechen Jinong Khaghan)  
〔源〕 736.  
辰州 285.  
陈安礼(元、平章) 20.  
陈建(明)(1497—1567) 5,12,19,29,  
32,96,102,176,245,246,250,261,  
272,304.  
陈乾(明、参将) 574.  
陈德(明) 18,20.  
陈诚(明、行人) 43.  
陈干(明、参将) 469.  
陈景先(明、都指挥) 74.  
陈怀(明、平乡伯)(?—1449) 276,  
868,870,874,876.  
陈九畴(明) 447.  
陈懋(明、宁阳侯)(1380—1463) 50,  
52,54,62,64,70,76,77,80,104,260,  
401.  
陈仁锡(明)(1581—1636) 244,245,  
294,539,575.  
陈寿(晋)(233—297) 413.

陈坦(清)(1831—1892) 464.  
陈田(清) 465.  
陈乃乾 927.  
陈瑛(明、遂安伯)(?—1432) 62,74.  
陈循(明) 255,875.  
陈镒(明、御史)(?—1456) 303.  
陈翼(明、都督) 62.  
陈贤(明、神机将军) 54.  
陈旭(明、云阳伯) 189.  
陈瑜(明、泰宁侯) 74.  
陈组绶(明、职方主事) 94,108,117,  
178,255,579.  
称台吉〔叶〕 462.  
称海(Chêng-hai) 16.  
成台吉〔译〕 435,456,495,670.  
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1155—  
1227) 268,282,298,377,381,420,  
425,451,456,458,475,479,482,483,  
497—501,507,512,521,522,551,  
656,659,743,859,879.  
成讨温卫 329,411.  
成文(明、御史) 452.  
逞吉儿〔辽〕 571.  
程宽(明、保伯保)(?—1422) 62,  
170.  
程敏政(明、侍郎)(?—1499) 29,104,  
245.  
澄清河 60,141,143.  
赤儿山 914.  
赤峰 10,21,177,277,289,871,874.  
赤城 307,322.  
赤金湖 38.  
赤金碛站 38,856.  
赤斤站 38.  
赤斤蒙古 38,302,343,345,422,856.  
赤斤蒙古卫 2,39,43,46,303,347,  
555.  
赤斤蒙古千户所 46.  
赤慎把都儿台吉〔筹〕 674.  
赤劳亥〔万〕 572.  
赤劳温〔龙〕 595.  
赤兰伯(朵颜平章) 369.  
吃慎把都儿台吉〔实〕 769.



池内宏(日)(1878—?) 99, 103—105, 123, 147, 246, 255, 403, 405, 853, 917.  
仇成 93.  
仇鸾(明、咸宁侯)(?—1552) 629, 762.  
丑忽儿〔龙〕 590.  
丑驴〔实〕 205, 215.  
丑闻〔突〕 260.  
丑气把都儿〔兵〕 741, 742.  
抽叩〔补〕 899.  
出伯(魔王) 96.  
出洋哈(一作出羊哈)〔实〕 171.  
出村良一(日) 413, 419, 423.  
楚河(Chu) 883.  
楚库河 776, 810.  
楚鲁克鸿台吉(Chürüge Khong Taiji)〔源〕 546, 551, 552.  
楚噜克青巴图尔(Chürüge Ching Baghatur)〔源〕 720, 728, 730, 743.  
吹尔札勒(Choirjal)〔满〕 572.  
吹拉台吉(Choila Taiji)〔源〕 717, 737.  
绰尔衮〔表〕 530.  
绰尔河(Chor) 128, 132, 140, 144, 163, 666.  
绰尔济(Chorji)〔满〕 572.  
绰瑚尔(Cūhur)〔实〕 645.  
绰克图巴图尔诺颜〔表〕 530.  
绰克图台吉(Choktu Taiji)〔源〕 719, 740.  
绰罗河 166.  
绰罗克拜特穆尔(Chorokbai Temür)〔源〕 391, 460.  
绰罗斯(Choros)〔源〕 787, 788, 884.  
储钦 51.  
戳儿河(Chor) 128.  
戳卢口 95, 161, 163, 246, 666.  
崔天爵(明、副总兵) 464.  
崔衍(明、侍郎) 74.  
翠云屯 80, 83, 84.

## D

答补〔登〕〔开〕 615, 620, 621, 623, 624,

642, 647.

答不歹〔实〕 252.  
答儿麻失黑〔实〕 252.  
答刺海口 20.  
答刺明暗〔补〕 899.  
答刺速(Talaso) 881, 883.  
答海俊(司徒)(引文作答俊海, 误) 176, 250.  
答兰那木儿格思(Dalan Nemürges) (答兰捏木儿格) 146.  
答兰纳木儿河(Dalan Nemürges) 80, 83, 104, 145, 147, 220.  
答兰那土儿哥 144, 145.  
答里巴(Delbek Khan)〔实〕〔我〕 62, 64, 66, 205, 212, 217, 239, 258, 260, 265, 270, 401, 466, 510, 836—838, 840.  
答度台吉〔叶〕 708.  
答言哈(达延汗) 399.  
答言罕〔登〕 434, 440, 461.  
鞑鞑(部)〔明〕 61, 88, 153, 196, 223, 267, 269, 352, 354, 363, 371, 379, 419, 446, 516, 839.  
达尔泊(Dal Naghur 达里泊) 3, 30, 84, 101, 144, 146, 175, 185, 488, 526, 875.  
达尔哈特(Darhad) 498, 499.  
达尔汉巴图鲁贝勒(Darhan Baghatur Beile)〔满〕 643, 645, 646.  
达尔罕诺延〔明〕 749.  
达尔玛〔表〕 528.  
达奇鄂尔(Dagighur)〔源〕 546, 550.  
达奇和硕齐鸿台吉(Daki Khoshighuchi Khong Taiji)〔源〕 719, 730.  
达呼尔(Dakhur 达瑚尔、达翰尔) 169, 550, 584, 660.  
达噶泰(Dakhatai)〔源〕 353.  
达拉海诺木齐〔表〕 659.  
达拉特(Dalad 达喇特)〔源〕 497, 716, 743.  
达纳锡哩哈坦巴图尔(Današri Khatan Baghatur)〔源〕 721, 730, 745.  
达赖(Dalai)〔满〕 572.

达赉巴噶达尔罕 (Dalai Bagha Darkhan) [源] 533, 545, 557, 559.  
达赉宰桑 (Dalai Jaisang) [源] 723.  
达赉楚琥尔 [游] 482.  
达赖喇嘛 (Yon-tan Rgyamts'o) 662, 679, 704, 714, 776, 808, 810, 886.  
达赉台吉 [谱] 782.  
达赉逊 (Daraisun Khan 库登汗) (1520—1557) [源] [表] 433, 461, 462, 485, 490, 494, 503, 521, 522, 529—531, 533, 535, 538, 539, 541, 545—547, 628, 657, 660, 688, 889.  
达兰特哩衮 (Dalan Terigun) [源] 524.  
达兰图鲁 [谱] 657.  
达里冈崖牧场 100.  
达里麻 (代王) [实] 26.  
达什卫征鸿台吉 (Tashi Oijong Khong Taiji) [源] 723, 726.  
达瓦齐 [清] [霍] 888.  
达云 (明、总兵) (?—1608) 740, 807.  
达兀刺罕 [实] 32.  
达延汗 (Dayan Khan) [源] (1464—1543) 207, 243, 399, 400, 412, 425—428, 430—438, 440—443, 445, 446, 448, 450, 452—455, 457—463, 466, 469, 472—476, 479, 482, 484, 488, 489, 491, 492, 494, 495, 498, 501—505, 507, 508, 512, 513, 516—518, 520—524, 527, 528, 530, 531, 534, 540, 546, 556, 559, 568, 610, 612, 616, 628, 632, 647, 651, 652, 668, 670, 671, 707, 755, 760, 772, 774, 776, 778, 789, 803, 889.  
达延国 (Dayan Ulus) 441, 426.  
达延车臣汗 [游] [表] 473, 569, 775, 810.  
打巴 (龙) 591.  
打卜忽 (龙) 589.  
打儿汗台吉 (Darkhan) [实] [明] [万] 748, 749, 765, 768, 770, 912.  
打儿汗台吉 [实] [肖] [武] [万] 528, 692, 731, 732, 734.

打儿汗那言 [登] 528.  
打儿汗歹成台吉 [肖] 729, 731, 748.  
打儿汗把都儿台吉 [肖] 728, 730.  
打儿沙 [兵] 742.  
打哈 [九] [龙] 470, 595.  
打台 [实] [于] 413.  
打刺罕 [万] 571.  
打刺汉台吉州 [辽] 625.  
打喇克罕阿不害 [兵] 740.  
打刺明安 (部) (Dalad Mingghan) 672, 674, 683.  
打刺孩 [国] 875.  
打刺什力 [兵] 745.  
打赖阿拜台吉 [三] 700.  
打赖台吉 [肖] [三] [兵] 528, 701—703, 714.  
打赖宰生台吉 [三] 697.  
打来汉 [万] 560.  
打来那言 [登] 528.  
打来孙 (Daraisun 库登汗) [实] [万] [全] [登] [开] [辽] 535, 537, 538, 539, 541, 557, 558, 565, 568, 629, 652, 660, 751.  
打赉孙 [谱] 656.  
打来素台吉 [肖] 559.  
打兰尖山 32, 125.  
打郎 (Dalad) [吾] [九] 467, 497, 505, 693, 743.  
打狼河 746.  
打利台吉 [明] [兵] [全] [口] 493, 579, 663, 684, 687, 891, 892, 895.  
打木乃 [实] 414.  
打都 [九] 470.  
打黑赖恰 [三] 702.  
打正台吉 [肖] [兵] 727, 730, 740.  
大安台吉 [实] 768.  
大把台州 [辽] 625.  
大伯颜山 55.  
大比只 [威] 580, 600.  
大嬖只 [武] 580—582, 600, 601, 604.  
大成比妓 (Daiching Bigi) [俺] [三] 763, 801, 802.  
大成台吉 [实] [肖] [龙] [在] 595, 597,

648, 677, 692, 768, 801.  
大臣台吉〔筹〕 676.  
大都 3, 173, 511, 850.  
大鄂特克(Yeke Ütek) 500.  
大福堡 561, 565, 832.  
大汉把都楼子 620, 626, 665.  
大宁 21, 24, 35, 46, 72, 73, 87, 88, 107,  
108, 114, 116, 147, 177, 179, 184, 185,  
187, 188, 191, 195, 249, 252, 472, 573,  
575, 577, 581, 816, 818, 872.  
大宁都司(后改北平行都司) 25, 191,  
253, 813, 814.  
大宁路 94, 172, 176, 814.  
大宁新城 180, 582.  
大宁废城 180, 195, 418, 814.  
大宁卫 189, 814.  
大康堡 832.  
大凌河 181, 190, 194, 567, 582.  
大名城 107, 174, 177, 577, 582.  
大胜堡 567.  
大石岸 175.  
大石崖 91, 176, 177, 250.  
大兴州 173, 175, 189, 868, 869, 892,  
873, 876.  
大兴左卫 6.  
大同 173, 226, 261, 274, 305, 307,  
310—312, 314, 316, 321, 334, 348,  
358, 371, 373, 384, 398, 408, 409,  
435, 436, 439, 446, 448, 467, 492,  
506, 517, 536, 538, 555, 556, 588,  
667, 679, 683, 688, 690, 694, 698,  
700, 704, 705, 708, 714, 715, 753, 759,  
761, 762, 771, 776, 809, 813, 815, 816,  
874, 875, 895, 900, 901, 907, 914, 931,  
932.  
大同路 914, 915.  
大同左卫 436.  
大同右卫 908.  
大同前卫 20, 44.  
大同王(大通王)〔否〕 414, 932, 933.  
大委正〔登〕〔万〕〔辽〕 557—560, 568.  
大碱场 575.  
大盐冻 906.

大元天圣大可汗〔明〕 346, 441.  
大元田盛大可汗〔实〕 345.  
大元大可汗〔实〕 436, 439, 440, 441,  
446, 760.  
大衍汗〔谱〕(达延汗) 657, 779.  
大慈诺们汗(Yekede Asarakshi No-  
mun Khaghan)〔源〕 736.  
大青山 313, 316, 317, 536, 647, 694,  
704.  
大清山 313.  
大草滩 38, 555.  
歹安儿台吉〔在〕〔龙〕〔辽〕〔开〕〔兵〕  
609, 618, 619, 626, 627, 641, 664, 685.  
歹安台吉〔辽〕 625.  
歹塔儿〔实〕 288.  
歹都〔实〕〔于〕(1. 也先弟, 2. 朵颜人贡夷  
人) 255, 262, 285, 338, 348, 351,  
398.  
歹都倘不浪〔兵〕 686.  
歹察台吉〔兵〕 748.  
歹崩把都儿台吉〔肖〕 729, 731, 747.  
歹住〔实〕 228.  
歹成台吉〔肖〕 559, 676.  
歹成都刺儿台吉〔肖〕 729, 731, 747.  
歹成朝库儿台吉〔三〕 696.  
歹青台吉(Daiching)〔实〕〔明〕〔辽〕  
〔兵〕〔登〕〔在〕〔补〕 561—564, 570,  
571, 616, 619, 620, 624, 625, 648, 662,  
663, 890, 898, 899.  
歹青倘不浪〔兵〕 686.  
歹雅黄台吉〔肖〕 708, 710.  
歹颜哈(Dayan Khan, 即达延汗)〔叶〕  
〔肖〕 399, 417, 440, 441, 462, 495,  
528, 535, 558, 614, 669, 671, 707, 716.  
歹颜罕〔武〕 441, 459.  
歹颜黄台吉〔三〕 709.  
代代汗〔表〕 636.  
代府 436.  
代哈泊(代哈泉) 907, 917.  
代善(Daišan)〔表〕 614, 636, 640,  
641.  
岱达尔汉(Dai Darhan)〔实〕 645.  
岱青(Daiching)〔清〕〔表〕 414, 437,

641.  
岱青台吉 (Daiching) [源] 533, 545, 557, 559, 563, 570.  
岱青杜楞 (Daiching Düreng) [表] 541, 569, 570, 624.  
岱噶尔塔布囊 (Daighal Tabunang) [满] 606, 636.  
岱穆布 (Daimbu) [满] 638.  
岱总汗 (Taisung Khan, 1422—1452) 268, 269, 333, 336, 340, 344, 350, 352, 360, 366, 380, 399, 402, 411—413, 421, 430, 839, 841.  
黛哈池 917.  
呆留 [译] 465.  
丹津多尔济 [谱] 779, 781.  
丹津喇嘛 [游] 777, 781.  
但住 (明、大监) 869, 870.  
当刺儿罕 (Tanglakhan) [吾] [九] 467, 491, 496, 692.  
刀儿计台吉 [武] [兵] [三] 684, 696, 705.  
岛儿计台吉 [兵] 686.  
岛田好 (日) 666.  
倒马关 485.  
涛温河 (涛温水) 81, 105.  
道济彻辰控库尔 (Tuchi Sechen Künggür) [源] 720.  
稻叶岩吉 (稻叶君山) (日) (1876—?) 109, 833.  
得尔布尔河 (Delbür) 34.  
得勒革兔 [辽] 624.  
得令哈 [实] 300.  
得克赖台吉 [登] 529.  
得知院 (伯颜帖木儿) [述] 316, 923.  
德尔登坤都伦 [谱] 780, 782.  
德格类额尔德尼珲台吉 (Degelei Etde-ni Khong Taiji) [表] 529.  
德勒伯克汗 (Delbek Khan) (1395—1415) [源] 205, 212, 235, 401, 836, 838.  
德勒登昆都伦 (Daldang Köndölen) [游] 778, 782.  
德宁路 233, 916.

德胜关 54, 704.  
德参济旺 [清] 661.  
邓廷瓚 (明) 77.  
邓愈 (明, 卫国公) (1337—1377) 8.  
的力盖儿台吉 [三] 696.  
地保奴 [实] 26, 200, 204.  
迭可免台吉 [兵] 685.  
迭力必失 [实] 259.  
跌力波儿台吉 [三] 696.  
雕背山 619.  
丁璋 (明, 总兵) 761.  
丁忠 (明, 指挥使) 322, 409.  
丁字泊 619.  
鼎住 (平章) [实] 173.  
定边镇 59, 60, 101.  
定边营 390, 826.  
定辽都卫 (后改辽东都司) 20, 114.  
定襄 312, 905, 913, 918.  
定西 3, 18.  
定州卫 348.  
丢儿盖朝库儿台吉 [肖] 726, 730.  
东桂 [明] [万] 578, 582, 583.  
东金山 108, 109, 117, 178, 267.  
东宁卫 816.  
东辽河 114.  
东察合台汗国 43, 209, 259, 301, 526, 786, 884.  
东胜 44, 88, 93, 319, 383, 616, 648, 732, 738, 816, 917.  
东胜州 6, 183, 315, 320, 815, 852, 906, 908, 913, 920, 934.  
东胜卫 10, 21, 46, 814, 815.  
东受降城 315.  
东塘坡 310.  
栋岱青 [表] 484, 659.  
董忽力 [龙] [补] 590, 597, 899.  
董狐狸 [明] [武] [万] 560, 574, 575, 580, 582, 611, 647.  
董灰 [龙] [米] 581, 584, 595, 597.  
董伦 15, 90, 173, 174, 250.  
董山 [实] (女真、都督) (? —1467) 297, 329, 331.  
董暹 (明, 千户) 70.

董一〔龙〕 591.  
董一元(明、都督同知总兵官) 616, 617, 632, 633.  
董阳〔于〕 331.  
董文周(元、董文用) 7.  
堵阿〔龙〕 598.  
堵刺儿〔明〕〔万〕 571, 636.  
都尔本(Dörben)〔源〕 350.  
都腊儿台吉〔肖〕(独腊儿台吉) 691.  
都喇勒诺颜(Dural Noyan)〔表〕 613, 636, 637.  
都喇台吉〔万〕 731, 732.  
都哩图(Düritü)〔源〕 787, 788.  
都连脱儿赤〔实〕 260.  
都连帖木儿〔实〕 9, 183, 852.  
都令小歹青〔辽〕 569, 570, 646.  
都秃阿鲁把撒儿〔实〕 260.  
都沁(Döchin)〔源〕 350.  
笃吐兀王〔李〕 281, 405.  
独噶儿台吉〔实〕 770.  
独藤尔台吉〔筹〕 676.  
独牛山 318.  
独石口 56, 60, 71, 73, 80, 147, 175, 178, 275, 322, 324, 325, 370, 418, 490, 493—495, 526, 529, 601, 673, 674, 682, 684, 686, 687, 704.  
独石堡 814.  
独石城 322, 329.  
独石卫 322, 814, 874, 875.  
杜尔伯特(Dörbed)〔游〕 169, 471, 479, 656, 657.  
杜勒泊 233.  
杜冷〔龙〕 593.  
杜梭固英〔清〕 575, 587, 892.  
杜梭洪巴图鲁(Düreng Húng Baturu)〔游〕 599, 644—646, 659.  
杜松(明、总兵官)(? —1619) 566, 567.  
杜文焕(明、总兵官) 902.  
渡口堡 527.  
端木度〔辽〕 618.  
端奈台吉〔肖〕 691.  
段奈台吉〔三〕 697.

段清(明、生员) 911, 912.  
敦多布多尔济〔谱〕 779, 780.  
惇多布多尔济〔游〕 781.  
嫩煌郡 38.  
多塔达噶台吉〔源〕 880.  
多尔袞(Dorgon)〔清〕 556.  
多儿计〔兵〕 749.  
多尔济达尔罕岱青(Dorji Darkhan Daiching)〔源〕 722, 731, 747, 748.  
多尔济固穆巴图尔〔藩〕 483.  
多尔济达尔汉〔清〕 661.  
多尔齐岱青(Dorji Daiching)〔源〕 719, 741.  
多尔济车臣济农(Dorji)〔清〕〔满〕〔表〕 530, 572, 613, 614, 641, 645.  
多尔济卫征(Dorji Oijong)〔源〕 721, 742.  
多郭兰阿固勒呼(Togholan Aghu-lkhu)〔源〕 507, 513.  
多郭朗(Dogholang)〔源〕 353, 363, 364, 379, 381, 383, 507, 508, 710.  
多袞特穆尔(Toghon Temür)〔源〕 511.  
多和伦台吉〔谱〕 364, 416, 421.  
多伦诺尔(Dologhan Naghur) 184, 488, 493, 575.  
多伦土默特〔源〕 353, 364, 380, 381, 383, 507, 508, 707.  
多罗特(部)(Dolod) 572.  
多罗忒拖罗海〔谱〕 421.  
多罗田土闷〔吾〕 467, 505.  
多罗土闷〔九〕 693.  
多罗土蛮(Dologhan Tümed)〔吾〕〔肖〕〔三〕 708, 709, 711, 765, 767.  
多罗土蛮把都儿黄台吉〔万〕〔叶〕 708, 751.  
多奈台吉〔肖〕 691.  
多尼库鲁克〔清〕 661.  
多桑(D'Ohssan) 859, 860.  
哆啰土蛮〔实〕〔末〕 505, 707.  
哆啰土蛮把都儿黄台吉〔全〕 710.  
铎奈台吉〔肖〕 691.

夺奈台吉〔肖〕 673.  
朵卜〔龙〕 627.  
朵吉〔兵〕 742.  
朵朵失里(宗王)〔实〕 176, 250.  
朵儿班孛儿兀 194.  
朵儿朵卧 158.  
朵儿吉昌(活佛)〔肖〕 703.  
朵儿只 (1. 吴王, 2. 指挥) 〔实〕 26, 115, 194.  
朵儿只巴〔实〕 18.  
朵儿只伯〔实〕 233, 234, 267, 274, 275, 359, 416.  
朵儿只班(歧王)〔实〕 18.  
朵儿只八刺〔实〕 4, 90.  
朵儿只速可〔实〕 260.  
朵儿只管卜〔实〕 67.  
朵儿干〔龙〕〔九〕 244, 419, 470.  
朵儿计〔万〕 748.  
朵来〔实〕 216.  
朵兰我肯山 700.  
朵罗帖木儿〔实〕 262.  
朵罗干〔实〕 262, 288, 343, 347, 373, 374, 378, 384, 387, 388, 406, 418, 419, 502.  
朵栾帖木儿〔实〕 274, 276.  
朵璽紫 436.  
朵内袞济〔清〕 587, 892.  
朵颜山(Doyan Ündür) 32, 96, 124, 573.  
朵颜稳都儿 875.  
朵颜元帅府 133, 136, 470.  
朵颜卫(Doyan) 2, 30, 46, 98, 107, 111, 113, 116—118, 126, 129, 130, 133, 134, 137, 139, 144, 147, 148, 152, 154—157, 170, 184, 185, 192, 193, 222, 228, 232, 253, 255, 274, 275, 277, 281, 286, 291, 296, 297, 343, 347, 356, 369, 370, 374, 378, 381, 383—385, 387, 388, 393, 396—398, 402, 411—414, 418—420, 443, 446, 467, 469—472, 478, 502, 521, 525, 540—542, 555, 560, 569, 571—575, 577—579, 583, 584, 588, 600, 602—605, 611,

612, 619, 627, 647, 663, 664, 667, 674, 685, 690, 868, 869, 872, 874, 877, 891, 893, 896, 898—900, 903.  
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 135, 149.  
朵因千户所 136, 154.  
朵云山 132.

## E

讹力帖木儿〔于〕 411.  
俄木布楚琥尔(Ombu)〔游〕 604, 802.  
鹅毛兔〔威〕 604.  
额伯革打黄台吉〔辽〕〔在〕 618, 646, 648.  
额布格德依洪台吉(Ebügedei Khong Taiji)〔实〕 618, 645.  
额布格岱洪巴图尔(Ebügedei Khong Baghatur)〔表〕 612, 613, 618.  
额成吉炳图诺延〔源〕 730, 739, 741.  
额德伊勒登和硕齐(Adai Yeledeng Khoshighuchi)〔源〕 722.  
额腾(Edeng)〔清〕〔表〕 613, 645.  
额尔德尼陀罗海〔游〕 777.  
额儿得你丑库儿〔辽〕 565.  
额尔特(部)(Ögöled) 660.  
额尔格孔果尔额哲(Erke Khongghor Ejei)〔清〕 556.  
额尔格勒(Ergele)〔满〕 638, 639.  
额儿古纳河(Ergüne) 140, 157, 479, 481.  
额尔济忒達尔〔源〕 257.  
额尔济格(Eljige)〔清〕〔表〕 613, 622, 645.  
额尔济斯河(Irtysh, Erchis) 110, 783, 788, 879, 884.  
额哲(Ejei)〔清〕 556.  
额济纳河(Ejinei) 19, 23, 216, 251, 347, 476, 858.  
额济纳旗 778.  
额克多延温都儿山(Eke Doyan Ündür) 130, 131—134.  
额列克(号墨尔根汗)〔游〕〔表〕 776, 810.  
额勒伯克汗(Elbek Khaghan)(额勒

伯克尼古呼苏克齐 Elbek Nigül-  
esükchi) [源] (1361—1399) 47,  
204, 210, 212, 214, 235, 258, 268, 366,  
402, 836.  
额勒锥特穆尔 (Öljei Temür) [源]  
(1379—1410) 204, 205, 212, 235, 258.  
额勤(勒?)革[实] 739.  
额呼格台吉 (Elekei Taiji) [源] 724.  
额里古特 (Eligüd) [源] 546, 550, 660.  
额琳沁济农 (Erinchin Jinong) [源]  
[藩][清] 587, 737, 746, 892.  
额琳臣台吉[表] 529.  
额鲁特(部) 682, 743, 775.  
额墨格勒德岱青 (Emegeltei Daiching)  
[源] 725.  
额色胡 (Esenhu) [教] 839.  
额色库 (Esekü) [源] (1387—1425)  
211, 212, 237, 258, 265, 839, 840, 841.  
额色勒贝侍卫 (Eselbei Kiya) [源]  
735, 787, 788.  
额色垒太保 (Eselei Daibu) [源] 445.  
额参(孙)大[辽] 621, 626, 646.  
额参得儿[登] 615.  
额参 (Esen, 即也先) [源] (1407—1452)  
238, 645.  
额森太师 (Esen Taishi) [源] 268,  
269, 318, 336, 339, 340, 350, 351, 352,  
362, 366, 380, 414, 421, 855.  
额参台吉(1. 土蛮之子, 2. 炒花之子)  
[辽][开] 556, 557, 561, 562, 564,  
565, 569, 618, 623, 646, 662.  
额参委正台吉[登] 570, 624.  
额森伟征诺颜 (Esen Üjeng Noyan)  
[表] 541, 569, 570.  
额森贝勒 (Esen) [实] 645, 646.  
额思克[兵] 742.  
额斯克勒台吉 (Esekel Taiji) [源]  
721, 742.  
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 (Esmed Darkhan  
Noyan) [帕] 414.  
额锡格公主 (Eshige Günji) [源] 507.  
额锡勒太保 (Esen Daibu) [源] 785,  
786, 882, 883.

额沁河 574.  
额什革[兵] 742.  
额多伦 (Etolun) [表] 614, 641.  
额伊济密河 166.  
厄布格德依洪台吉[清] 645, 646.  
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谱] 256, 257.  
厄即米河 166.  
厄鲁特(部) 481, 660, 807.  
厄僧(即也先)[谱] 415.  
厄式格公主[谱] 421.  
恶不慎台吉[实] 769.  
鄂巴卓哩克图诺延[源] (Aoba Joriktu  
Noyan) 719, 730, 739.  
鄂巴岱青 (Ooba Daiching) [满] 644,  
645, 646, 647.  
鄂巴洪台吉[满] 563.  
鄂卜锡袞青台吉 (Obshighun Ching  
Taiji) [源] 460, 492.  
鄂齐特(即浩齐特)[谱][表] 569, 779.  
鄂齐尔博罗特[游][表] 486, 775, 779,  
810.  
鄂济尔博罗忒[谱] 518, 779.  
鄂齐尔桑 (Ochirsang) [表] 613, 614,  
641.  
鄂楚因[满][表] 376, 420, 659.  
鄂尔多斯郭特太师 (Ortoghhot Daishi)  
[源] 453, 454, 517.  
鄂尔多固海诺延 (Ortoghokhai No-  
yan) [源] 476, 651.  
鄂尔多斯(部) (Ordos) [源][谱] 9,  
243, 416, 451, 453, 455—457, 462,  
463, 489, 492, 497—502, 512—514,  
520, 522, 526, 545, 551, 552, 587, 657,  
667, 668, 679, 689, 711, 716, 733, 734,  
736, 737, 741, 743, 747, 763, 775, 789,  
808, 810, 811, 815, 817, 879, 880, 884,  
892, 896.  
鄂尔姑纳河 (Ergüne) 246.  
鄂尔斋(宰)图 (Öljeitü) [表] 613, 614,  
641, 645.  
鄂尔浑河 (Orkhon) 16.  
鄂尔图肅布延图(清) 483.  
鄂克拉罕伊勒登诺延 (Üklekhan Yel-



deng Noyan)〔源〕 717, 725, 726, 731, 732, 749  
(鄂古)Ökkü〔源〕 717.  
鄂勒特(部) 660.  
鄂勒哲炳鸿台吉 (Öljei Bing Khong Taiji)〔源〕 717.  
鄂勒哲依勒都齐达尔罕巴图尔 (Öldei Ilduchi Darkhan Baghatur)〔源〕 721, 730, 745, 746, 784, 785, 787, 788, 880—882, 884.  
鄂勒哲依图鸿郭斡拜济 (Öljeitü Khong Ghoa Beiji)〔源〕〔满〕 210, 235, 237, 402, 572.  
鄂勒哲依图 (Üljeitu)〔实〕 645.  
鄂罗郭特 (Urughud)〔源〕 380, 388, 421, 506, 519.  
鄂默克图〔表〕 574.  
鄂木布达赖诺延 (Ombu Dalai Noyan)〔源〕 717, 726, 730.  
鄂木布额尔德尼阿勒坦汗〔霍〕 783.  
鄂木布楚琥尔 (Ombu Chükür)〔游〕 482, 588, 599, 603, 604.  
鄂嫩 (Onon) (河) 479.  
鄂努呼 (河) 50, 60.  
谔努昆鸿台吉 (Ünügün Khong Taiji)〔源〕 720, 742.  
鄂特罕台吉〔源〕 669.  
鄂特欢诺颜 (Odkhan Noyan)〔游〕 778, 782.  
鄂托克〔源〕 460, 741.  
埃锦赫洛 (Ejen Khorogha) 449.  
挨太赛林〔兵〕 748.  
恩的个倘不浪〔兵〕 686.  
恩噶尔札萨克图巴图尔济农〔表〕 530.  
恩格德尔台吉 (Enggeder Taiji)〔实〕〔满〕 643, 645, 646.  
恩衮 (Engküd)〔源〕 391.  
恩克 (Engke)〔表〕 574, 575.  
恩克跌儿歹成台吉〔兵〕 495, 496, 674.  
恩克和硕齐 (Engke Khoshighuchi)〔源〕 723, 731.  
恩克卓里克图汗 (Engke Joriktu Kha-ghan)〔源〕 (1359—1392) 47, 204,

210, 255, 256, 835.  
恩克台吉 (Engke Taiji)〔源〕〔肖〕 725, 729, 731.  
恩克七庆台吉〔兵〕 495, 496, 674, 676, 806.  
恩克锡哩台吉 (Engkesri Taiji)〔源〕 724, 725.  
恩著大台吉〔肖〕 728, 730.  
尔填 (Khorchin)〔香〕 467, 471, 475, 525, 540, 541.  
尔计倘不能〔兵〕 740.  
尔只革〔登〕 615.  
耳只革〔辽〕 621, 625, 626.  
耳章速台吉〔三〕 695.  
耳亦赤〔实〕 208.

## F

凡察 (Fancha)〔李〕 276, 297, 331.  
樊继祖 (明、尚书) 761.  
范瑾 (明、总兵官) 390.  
方宾 (明、尚书) 75.  
方逢时 (明、总督) (? —1616) 679, 763, 794.  
方孔炤 (明、职方员外郎) (? —1660?) 32, 124, 249, 487, 535, 647, 677, 710, 772, 790, 806, 877, 881, 891, 917.  
房宽 (明) 161.  
飞云壑 60, 142, 143.  
蜚克图河 226.  
肥河卫 225, 282, 404.  
费祯 (明、崇信伯) (? —1428) 62, 218.  
费舍 (Fischer) (英) 783.  
分岭墩 322.  
丰宁 190, 603.  
丰州 21, 93, 250, 312, 320, 408, 708, 732, 757, 759, 900, 905—908, 911—922.  
丰州滩 459, 535, 669, 694, 704, 705, 716, 758, 796—911.  
丰州卫 797, 814.  
丰润屯 147.  
封王陀 55.  
冯家升 810.

冯胜(明,宋国公)(?—1359) 11, 18, 19, 24, 25, 37, 91—93, 114, 115, 179.  
冯时可(明) 660, 763, 790, 797.  
冯瑗(明) 535, 541, 621, 649, 661, 662, 752, 758.  
冯汝弼(明) 254.  
奉州  
凤凰山 55.  
夫余 111, 127.  
弗克图河 653.  
弗克图屯 653.  
弗刺出[实] 284, 324, 410.  
弗提卫 81, 105.  
福化城 917.  
福山卫 285.  
福余卫(Fuyur) 2, 30, 46, 98, 107, 111, 113, 116—118, 126, 128—130, 132, 137, 139, 144, 149, 152, 154, 155, 157, 160, 169, 170, 184, 185, 192, 193, 222, 225, 228, 253, 255, 271, 275, 285, 286, 291, 293, 296, 301, 343, 367, 370, 374, 384, 393, 398, 405, 419, 443, 470, 472, 475, 483, 521, 535, 541, 542, 572, 573, 586, 605—607, 612, 616, 623, 627—635, 645, 648, 649, 650, 657, 818, 868, 869, 872, 874, 875, 877.  
伏安伯(明) 74.  
伏答迷城站 166.  
伏里其卫 168.  
扶桑兔[兵] 563, 564.  
扶余 24, 111, 118, 120, 121, 127, 149, 155, 180, 330, 405.  
扶余府 127.  
扶余城 109.  
浮渝府 127.  
浮图峪 436, 819.  
驸马帖木儿(Timur Gurgan) 39, 48.  
符拉基米尔佐夫(苏)(1884—1931) 419, 518.  
抚州(Chaghan Balghasun) 892.  
抚顺千户所 51.  
付拉浑水 247.  
甫答迷城 162.

甫答迷旧城 161, 166.  
富峪(城) 24, 44, 114, 180, 187, 814, 872.  
富峪馆 180, 872.  
富峪川 871, 872.  
富平川 83.  
傅安(明、四夷馆通事)(?—1429) 214, 259.  
傅惠(明) 446.  
傅友德(明、颖国公)(?—1394) 18, 31, 32, 37, 124, 126, 133, 137, 177, 179.  
敷答河千户所 168.  
复州卫 816.

## G

噶噶林(Gagarin)(俄) 888.  
噶尔丹(Galdan Khaghan)[游][华] 410, 781, 782, 885—887, 909.  
嘎尔丹[秦] 886.  
噶尔丹策凌[游] 886.  
噶勒丹多尔济[游][表] 780, 810.  
噶尔玛(Garma)[满][表] 572, 659, 661.  
噶尔玛喇嘛(Garma Lama)[源] 484, 545, 551.  
噶尔骂台吉(Garma)[辽] 562, 563.  
噶尔桑[谱] 779.  
噶尔图(Ghartu)[游] 599, 601, 603, 614.  
噶老台湖(Khalghutai Naghur) 63.  
噶鲁帝台吉(格呼图台吉)[谱] 518, 779.  
噶初古(合赤温)[谱] 364, 381, 416.  
蛤蚧河 648.  
盖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盖州卫 816.  
干巴耶夫(Габаев)(俄) 211, 258.  
幹盘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幹卜勿儿[龙] 597.  
幹多罗忽[龙] 598.  
幹堆[龙] 596.  
幹堆孛来[龙] 594.

幹者歹(朵颜国公)[实] 375.  
幹鲁撒[实] 95.  
幹抹秃[龙] 595.  
幹赤来[吾][叶] 394,442.  
赶兔(噶尔图)[明][武] 600—603, 664.  
甘州 19, 44, 92, 307, 452, 453, 726, 790, 796.  
甘州路 815.  
甘肃 11, 18, 36, 92, 191, 233, 269, 271, 274, 303, 359, 378, 476, 495, 501, 504, 510, 667, 674, 680, 726, 738, 789, 794, 797, 813, 816, 828, 855, 858, 881, 902, 935.  
甘肃行省 303.  
甘肃卫 19, 37, 208, 217, 815.  
冈留(部)(Onglighud)[吾] 467, 471, 495, 525, 531, 535, 540.  
罟留(部)[殊] 471.  
高磬(高釜, 又作高旺)(明) 929, 933, 934, 935.  
高平 818.  
高岱(明、刑部主事) 2, 29, 94, 249, 254, 255, 257.  
高拱(明、大学士)(1512—1578) 548, 580, 760.  
高能(三卫舍人) 326, 328, 329, 331, 332, 411.  
高丽城 124.  
高折枝[开] 626.  
高怀智 755.  
高台 453.  
高吐照王 280.  
高州 175, 178, 250.  
高阳县 311.  
高完帖[于] 331.  
藁儿河 179.  
皋兰 19.  
哥儿麻思 17.  
哥列沙(诸王)[实] 115.  
哥力格台吉[三] 700.  
哥落哥台吉[肖] 729, 731, 733.  
哥鲁哥[龙] 593.

哥鲁哥歹[龙] 596.  
哥木列卫 374.  
革孛来[龙][九] 470, 581, 591.  
革干帖木儿(Gegen Temür)[实][龙] 244, 288, 369, 371, 378, 384, 404, 414, 417, 627.  
革革阿不孩[万] 731.  
革骨儿加[于] 338, 339, 347.  
革儿孛罗[龙] 589.  
革列孛罗(Gere Bolod)[末] 469, 573, 575.  
革兰台(Gereltei)[实][译] 465, 470, 573, 577, 580, 582, 589, 604, 663.  
革立猛可[三] 695.  
革舍(太师)[吾] 445.  
隔干帖木儿 286, 288, 404.  
格根汗(Gegen Khan)[游] 587, 599, 644, 892—894.  
格根丞相(Gegen Chingsang) 454, 455.  
格根车臣汗[游] 782.  
格寒丞相[谱] 455.  
格禁勒哈屯(丹津妻)[游] 781.  
格勒[谱] 518, 779.  
格埒博罗特台吉(Gere Bolod)[源][表] 460—462, 470, 472, 489, 490, 518, 527, 528, 574, 575, 628, 778, 779.  
格埒勒泰(Gereltei)[表] 465, 469, 575.  
格埒克延丕勒[游] 782.  
格力个台吉[万] 731, 732.  
格伦诺延[源] 453, 454.  
格列三札[谱](格勒三札) 518, 776, 779.  
格列山只台吉[叶][肖] 462, 518, 777.  
格埒森札(Geresanja)[源][游] 460, 462, 473, 518, 775—782, 810.  
格埒图台吉(Geretü Taiji)[源] 460, 461, 462, 779.  
格勒珠尔根城 653, 656.  
格鲁坤迭连 256, 283, 284.  
格魁汉岭 415.  
葛勘儿台吉[三] 697.

葛岭堡 714.  
根不淌不能〔兵〕 745.  
艮定台吉〔万〕 731, 732.  
庚根(Kenggen)〔表〕 613.  
根根台吉〔肖〕 692.  
根河(Gen) 157.  
公布台吉(三) 106.  
公主山长寨 178.  
公赤儿哑不害台吉〔兵〕 702.  
公格(Güngge)〔满〕 563.  
公吉阿亥〔辽〕 619.  
公兔台吉〔肖〕 559, 560.  
拱革〔辽〕 562.  
拱赤〔辽〕 562.  
拱难〔龙〕 589.  
拱兔(Güngtü)〔迈〕〔万〕〔补〕 560, 565—568, 648, 662, 899.  
恭格喇布坦〔游〕 781.  
琿昌卫 70.  
古北口 190, 470, 486, 528, 541, 576, 580, 612, 627, 628, 659, 754, 777, 819, 868, 869, 870, 872, 876, 897.  
古不达刺王子〔国〕 29.  
古城 190.  
古城堡 639.  
古尔布什(Gürbüshi)〔实〕 645, 646.  
古纳台〔实〕 76, 224.  
古列〔实〕 158.  
古勒寨(Gure) 548.  
古鲁式奇布〔谱〕 779, 781.  
古噜索纳木札勒(Guru Bsodnamsrgyal)〔源〕 736, 808.  
古路半升户儿 620, 665.  
古路不四 646.  
古冷哥〔于〕 344.  
古节气〔兵〕 741.  
古实福晋(Küshi Khatun)〔源〕 460.  
古驴〔实〕 168.  
古彦卜〔敏〕 244.  
姑列台吉〔兵〕 563.  
谷应泰(清) 6, 12, 32, 125, 175, 187, 244, 254, 294, 306, 429, 468, 520, 855, 868, 877, 917.

谷王(朱穗) 33, 44.  
固哲格齐固拉齐(Küjegechi Khulachi)〔源〕 720, 742.  
固禄(Gürü)〔满〕 572.  
固噜〔藩〕 748.  
固鲁什喜〔游〕 781.  
固密苏噶巴克实(Gumi Shoga Bakshi)〔源〕 793.  
固原 448, 466, 509, 667, 678, 736, 813, 829.  
顾祖禹(明)(1624—1680) 315, 855.  
顾时(明、济宁侯)(1334—1379) 15.  
顾实汗(Güshi Khan)〔藩〕 807, 808.  
顾炎武(明)(1613—1682) 94, 190, 191, 408, 872.  
顾兴祖(明、镇远侯)(? —1463) 74.  
瓜州 19, 38, 92, 303, 863.  
卦勒察(部)(Güwalcha) 650, 653.  
关中口子 49.  
关门台 626.  
关山(官山) 323.  
官山 311, 323, 907, 914, 917, 920.  
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 9.  
官山卫 21, 31, 311.  
观童(国公)〔实〕 26, 115.  
管著(平章)〔实〕 18.  
管三〔实〕 161.  
广平山 407.  
广昌 408.  
广宁 25, 44, 107, 193, 249, 291, 293, 297, 308, 344, 397, 419, 472, 474, 541, 542, 545, 561, 562, 565, 566, 568, 571—573, 576—579, 616, 618, 619, 623, 627, 630, 638, 648, 649, 816, 817, 832, 890, 898—900.  
广宁前屯卫 51, 108, 276.  
广宁右屯卫 51.  
广宁王 120.  
广陵王府 757.  
广灵王府 757.  
广莫堆 144.  
广漠戍 60, 143, 144, 146.  
广州前卫 381.

广武镇 54, 56, 61, 63, 67, 100, 102.  
归勒里河(Qüiler) 72, 83, 123, 134, 147.  
归有光(明)(1507—1571) 65, 103, 247, 870.  
归化城 21, 250, 312, 313, 315, 317, 320, 325, 347, 462, 487, 507, 513, 526, 599, 601, 603, 664, 681, 699, 704, 714, 715, 758, 759, 771, 796, 802, 889, 891, 893—897, 902, 905—909, 912—919, 921.  
鬼力儿河 72, 103.  
鬼力赤[实] 46, 47, 202, 205—207, 209—212, 215, 217, 219, 221, 230, 235, 239, 258, 260, 265, 271, 402, 516, 803, 836, 838—840.  
鬼麻[辽] 569, 570.  
贵英[辽][补] 582, 898, 900.  
贵英他不能 [在][补] 575, 899.  
贵英恰[补] 899.  
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Gün Bilik Mer-gen Jinong) [源] (1506—1550) 430, 437, 449, 463, 503, 505, 507, 525, 532, 657, 668, 669, 716, 732—734, 746, 749, 753.  
衮布台吉(Gombo Taiji)[源] 725.  
衮布土谢图汗[游][表] 776, 810.  
衮忒睦尔汗[谱] 257.  
衮楚克巴图鲁台吉[表] 569, 570.  
衮托罗海泊(Gün Tologhoi Naghur) 16 92.  
滚兔[明] 566.  
郭尔罗斯(Ghorlos) [源] [谱] 137, 340—342, 353, 361, 376, 413, 416, 443, 479, 489, 656.  
郭成贵 331.  
郭登 310, 321, 409.  
郭敦(明、侍郎) 74.  
郭光复(明、巡抚) 660.  
郭亮(明、成安侯)(? —1423) 50, 61, 73, 124, 261.  
郭罗代[谱] 444.  
郭英(明、武定侯)(? —1403) 25, 32,

36, 125, 133, 137.  
郭骥(明)(? —1409) 49, 98, 214, 259.  
郭子兴(1. 明、滁阳王(? —1355), 2. 巩昌侯(1331—1384) 20, 93.  
郭造卿(明) 15, 113, 244, 255, 294, 404, 419, 575, 579, 589, 627, 663.  
郭家屯 190.  
果儿兔[辽] 624.  
果弼尔图(Khubiltu) [表] 613, 614, 625.  
果丙兔[辽] 625.  
果木台吉州[辽] 625.

## H

哈安台吉[筹] 674.  
哈安温都儿只青么连 98.  
哈卜言[龙] 627.  
哈布图哈萨尔(Khabutu Khasar) 243, 479, 481.  
哈不慎[兵][肖] 493, 577, 672, 674, 683, 684, 686, 767, 768.  
哈不害罕[登] 434, 461.  
哈只[实] 345.  
哈只阿里[实] 43.  
哈赤卫 155.  
哈赤温[秘] 364, 507.  
哈齐金(Khachikin)[源] 379, 381.  
哈者舍利王[实](阿札失理) 32, 124.  
哈大[辽] 562.  
哈答[龙] 595.  
哈答卜花[实] 384, 385, 422.  
哈达(部)(Hada) 248, 548, 633, 649.  
哈答帖木儿[实] 46.  
哈嗒山 120.  
哈忒呼兰泰山(Khara Khulantai) [谱] 420.  
哈岱山(Kentei)[源] 500.  
哈丹儿[实] 576.  
哈丹特穆尔[沁] 415.  
哈当[辽] 648.  
哈屯[辽] 648.  
哈敦不刺营 14, 314.

哈尔滨 155, 226, 285, 330, 341, 376, 405.  
哈儿答歹〔实〕 261.  
哈尔噶坦(Kharaktan)〔源〕 880.  
哈尔噶坦拜音珠固尔达尔罕 (Kharaktan Bainchukhur Darkhan) 〔源〕 453—455, 513, 784.  
哈尔孩(Kharghai)〔源〕 735, 788.  
哈尔古察克(Kho-ghochok)〔源〕 400.  
哈尔古楚克鸿台吉 (Kharguchuk Khong Taiji) 〔源〕 (1363—1399) 204, 210, 235, 256, 258, 336, 340, 366, 380, 399, 402.  
哈尔固楚克台吉 (Kharghochok) 〔源〕 400, 461.  
哈儿兀歹〔实〕 139, 192.  
哈儿寨〔开〕 621.  
哈弗思〔实〕 260.  
哈哈赤〔龙〕〔米〕〔九〕 470, 575, 581, 596, 664.  
哈海(右丞)〔实〕 5.  
哈孩〔龙〕 593.  
哈海兀良 232.  
哈汉把都儿台吉〔万〕 747.  
哈刺(1. 知院, 2. 都指挥金事) 〔实〕 〔吾〕〔龙〕 171, 232, 279, 347, 349, 595.  
哈刺把拜 (Khara Babai) 〔辽〕 624, 625.  
哈刺不花〔实〕 155.  
哈刺章(Kharajang)〔高〕〔实〕 14, 17, 25, 28, 40, 96, 117, 199, 220, 255, 261, 849.  
哈刺场 120, 124.  
哈刺孩〔实〕 134, 135, 155, 156, 229, 245.  
哈刺嗔 (Kharachin) 〔于〕〔四〕 334, 337, 364, 417.  
哈刺赤(Kharachi)〔元〕 337, 682.  
哈刺哈(Khalkha)河 29, 156, 245.  
哈刺哈孩 229.  
哈刺哈官儿 (Khalkha Ghar) 〔登〕 529.

哈刺哈孙 261.  
哈刺哈处那言〔登〕 461.  
哈刺和林(Khara Khorun) 47, 245.  
哈喇呼拉特(Kharakhula)〔源〕 455.  
哈喇嗔(部)〔明〕〔实〕〔吾〕 268, 337, 366, 367, 412, 467, 468, 491—497, 526, 555, 575—579, 583—588, 603, 604, 667, 669, 674, 677, 679, 682, 684, 686, 688, 689, 692, 705, 716, 767, 890—893, 895—897, 899, 900, 902, 903.  
哈刺苦出〔实〕 70, 171.  
哈刺那海(Khara Nokhai) 〔实〕〔明〕 18, 182, 251, 845, 846, 850.  
哈刺莽来(Khara Mangnai) 14, 16, 56, 62, 100, 184, 252, 261, 343, 402.  
哈刺你敦〔实〕 260.  
哈刺处台吉〔登〕 560, 662.  
哈刺兀 35, 139, 253, 292.  
哈刺兀素(Khara Usu) 575, 582, 627, 894.  
哈刺我包 680.  
哈朗兀〔武〕(即大板升) 699.  
哈拉巴太〔谱〕 421.  
哈拉呼拉〔谱〕 455.  
哈纳克土谢图〔藩〕 807.  
哈那彦不喇度台吉〔补〕 899.  
哈那颜蟒金他不能〔补〕 899.  
哈勒哈(Khalkha)(河) 134, 135, 142—146, 220, 229.  
哈老徒(噶老台泊) 63, 501.  
哈里(Khali Sultan)〔实〕 259.  
哈利巴那言〔登〕 461.  
哈里古沁鸿郭赉 (Khalighochin Khongkholai) 〔源〕 391.  
哈里察筹万户 158.  
哈柳台河 409.  
哈柳图河〔游〕 367.  
哈流兔〔明〕 567.  
哈连(部)〔吾〕〔九〕 412, 467, 492, 494, 526, 669, 671, 674, 683.  
哈马力丁〔实〕 96.  
哈麻艾旦台吉〔肖〕 729, 731.  
哈麻儿〔实〕 252.

哈麻真〔九〕 693.  
哈梅里(Khamil) 37, 41.  
哈密 2, 42, 46, 87, 98, 208, 209, 216, 221, 273, 278, 302, 345, 351, 388, 389, 401, 422, 442, 444, 446, 447, 451, 504, 510, 516, 811, 831, 855—859, 862—864.  
哈密卫 2, 39, 44, 46, 245, 786.  
哈梅里王〔实〕 96.  
哈味七庆台吉〔肖〕 528.  
哈铭(即杨铭) 925.  
哈木阿不害〔实〕 767.  
哈木把都儿台吉〔三〕 696.  
哈木宅〔龙〕 597.  
哈尼太冰图台吉〔清〕 483.  
哈尼诺颜洪果尔〔蕃〕 807, 808.  
哈尼斯青台吉〔清〕 483.  
哈萨尔 476, 480—483, 540, 651.  
哈萨罗克(Khasuluk)〔源〕 785.  
哈苏罗(Khasuluk)〔源〕 882—884.  
哈三千户所 227, 263.  
哈三城 227.  
哈思罕等处鹰房诸色匠人怯怜口万户府 135.  
哈思罕站 227, 263.  
哈失帖木儿(平章)〔实〕 381.  
哈西兰特鄂博 55.  
哈速(部)(Asud) 494, 496, 670, 683.  
哈坦巴图尔(Khatan Baghatur)〔源〕 720.  
哈坛巴都儿〔宁〕 807.  
哈探把都儿台吉〔肖〕 708.  
哈滩忒睦尔〔谱〕 415.  
哈讨〔龙〕 591.  
孩子〔龙〕 590.  
海答儿〔实〕 260.  
海丁(Hedin) 858.  
海儿〔李〕 372.  
海来兔台州〔辽〕 622, 623.  
海林乌格德巴图尔塔布囊(Khailin Ügetei Baghatur Tabunang)〔源〕 808.  
海伦 32, 248.  
海拉尔(Khailar) 121, 140, 157, 376,

479, 481.  
海刺儿河(Khailar) 157, 164, 219.  
海拉尔河 120, 142, 145, 157, 159.  
海刺儿千户所 46, 139, 155, 157, 192.  
海宁王 6, 175.  
海努克巴图尔诺延(Khainuk Baghatur Noyan)〔源〕 719, 742.  
海撒男答奚〔实〕 30, 118, 192.  
海西候(纳哈出)〔实〕 115.  
海希格(Walter Heissig)(德) 515.  
海寿(明, 太监)〔实〕 101.  
海州卫 816—818.  
海童〔实〕 218, 231.  
憨不什台吉〔兵〕 578, 579, 663, 684.  
憨哈纳思(Khabukhanas)〔元〕 110, 112.  
憨王 544.  
寒寒寨 120.  
寒山 32, 125.  
韩不世台吉〔在〕〔补〕 578, 899.  
韩不户 604.  
韩敬 43.  
韩成〔子〕 334, 336, 337, 411, 417.  
韩政(明, 太监) 5, 14, 875.  
韩王(朱松) 33, 44.  
罕孛罗势〔在〕 578, 663.  
罕孛(索)罗(罢)世〔补〕 899.  
罕哈(部)(Khalkha)〔吾〕 467, 471, 525, 540, 541, 630, 632, 647.  
罕里名河 331.  
罕麻忽〔龙〕 589, 598, 604.  
罕麻勿〔龙〕 604.  
罕慎(哈密都督忠顺王)〔吾〕〔叶〕 (r — 1488) 443—445, 447.  
罕东 43, 856.  
罕东卫 2, 46, 303.  
汉察喇 614, 640, 641.  
汉明妃墓 907.  
汉王(朱模) 44.  
旱河(Gen) 34, 157.  
旱落兀素(Khara Usu) 894, 895.  
杭爱山(Khangghai) 278, 377, 473, 480, 486, 529, 778, 782, 788, 810.



杭雄(明、总兵官)(?—1530) 428, 429.  
杭锦(旗)(Khanggin) 716, 743.  
好尔趁(Kho<sup>o</sup>-chin)〔补〕 475, 652, 900.  
好陈察罕儿(Khaghuchin Chakhar)〔吾〕 467, 484, 485, 525, 530.  
好城察罕儿〔九〕 518, 691.  
浩齐特(部)(Khaghuchid) 462, 463, 485, 486, 489, 490, 527—531, 552, 555, 569, 717, 775, 777, 779, 810.  
浩海达裕(Khokhai Dayu)〔源〕 210, 235, 258.  
何福(明、宁远侯)(?—1410) 27, 54, 260.  
何乔远(明、右侍郎)(1557—1631) 12, 141, 244, 306, 349, 358, 394, 438, 536, 580, 660, 857.  
何秋涛(清)(1824—1862) 907, 917.  
何孟春 254.  
何栋(明、总督)(1490—1573) 537, 541, 543, 629.  
何文辉(明、大都督同知)(1341—1376) 14, 92.  
河州 8, 122, 465, 711, 739, 790, 804, 805.  
河州卫 9, 53, 70.  
河套(Ghool-un Toor) 497.  
和巴济尔(Khubchir)〔源〕 353, 376.  
和尔河(即斡儿河) 179.  
和尔朔齐哈萨尔〔表〕 473, 475, 612, 615.  
和林(Khara Khorum) 3, 4, 8, 17, 22, 30, 38, 65, 91, 92, 175, 181, 197, 219, 236, 251, 254, 264, 458, 480, 772, 846.  
和鲁古解〔元〕 129.  
和宁(Choning)〔施〕 773.  
和宁王阿鲁台〔实〕 62, 63, 68, 225, 262, 267, 269, 325, 347, 377, 677, 682.  
和硕他卜囊〔表〕 421.  
和硕纯慈公主〔游〕 781.  
和硕恪靖公主〔游〕 780.  
和硕特(部)(Khoshighud) 807.

和硕走(山) 312.  
和赛塔布囊(Khosai Tabunang)〔源〕 507—509, 517.  
和尚〔实〕 192.  
和田清(日)(1890—1963) 89, 93, 94, 110, 244, 248, 400, 403, 408, 412, 417, 420, 422, 515, 517, 658, 663, 665, 750, 809, 842, 843, 853, 884, 917.  
和托卜罕(Khodobogha)〔源〕 354.  
和托果尔昂哈(Khotoghor Anggha)〔游〕〔表〕 612, 613, 618, 646.  
和通(花当)〔表〕 470, 574, 575.  
和勇(脱脱孛罗)〔明〕(明、靖安伯)(?—1474) 223.  
合赤温〔秘〕 381.  
合刺温山 251.  
合勒合河(Khalkha) 156.  
合罗气把都儿台吉〔实〕 768.  
合罗赤台吉〔肖〕 729, 730.  
合落气台吉〔筹〕 676.  
合收气〔兵〕 740.  
贺宗哲〔实〕 12, 17.  
贺兰山(Alashan) 22, 77, 211, 446, 741—743, 805.  
黑的儿火者(Kizir Khwaja)〔实〕 43, 96.  
黑河(Khara Müren)(1.在辽东, 2.在大同边外) 118, 174, 178, 185, 310, 312, 313, 318, 746, 871, 905, 908, 909, 914, 915, 917.  
黑岭 32, 125.  
黑猛可〔龙〕 593, 594.  
黑山 166, 247, 633, 868, 869, 874, 875.  
黑山儿(嘉峪关西) 38.  
黑石炭(Keshikten)〔明〕〔万〕〔登〕〔龙〕 486, 557, 558, 560, 568, 571, 596.  
黑水河 322.  
黑索罗〔万〕 619.  
黑松林 32, 36, 60, 95, 96, 125, 142, 143, 161, 165, 247, 311, 319.  
黑城(Khara Hoto) 19, 23, 114, 180, 216, 251, 582, 858.  
黑春(明、副总兵)(?—1562) 548.

黑峪关 580, 601, 832.  
黑峪口 914, 915.  
烘巴图尔贝勒 (Hūng Baturu Beile)  
〔满〕 643, 644, 760.  
洪承畴 (明、总督尚书) (? —1642)  
903.  
洪和赖〔谱〕 421.  
洪果尔 (Khongghor) 〔游〕 〔藩〕 653,  
656, 781.  
洪奇喇特 (Khonggirad) 〔源〕 445,  
506.  
鸿吉刺特〔源〕 453, 454, 506.  
鸿郭岱达延巴克实 (Khongkhodoi  
Dayan Bakshi) 〔源〕 795.  
鸿州 250.  
弘吉刺 (部) (Onggirad) 〔元〕 116,  
172, 176, 177, 179, 506, 715.  
弘慈寺 (Yeke Joo) 771, 796, 893.  
弘州 93.  
红崖子山 289.  
红山 738, 746, 748, 832.  
红山口 65.  
红山墩 744, 771.  
红山嘴 65.  
红河 914, 915.  
红水滩 555.  
红罗山 90, 173, 175, 648.  
虹螺山 255.  
侯敬 341.  
侯镛 (明、神机将军) 54.  
后义合滩 55.  
呼必贵彻辰汗 (Khubilai Sechen Khag-  
han) 〔源〕 (忽必烈) 795.  
呼浑河 (库昆河) 610, 665.  
呼伦 (族) (Hūlun) 167, 284.  
呼伦池 (Kölön Noghur) 34, 71, 73,  
138, 139, 143, 245, 344, 479, 481, 660.  
呼伦贝尔 (Kölön Buir) 10, 25, 68,  
102, 141, 220, 242, 271, 279, 325, 368,  
376, 377, 474, 481, 482, 483, 496, 513,  
660, 678, 682, 777.  
呼伦布雨尔城 120.  
呼兰 35, 87, 126, 165, 247, 284.

呼兰河 32, 159, 163, 166, 169, 226,  
247, 285.  
呼鲁苏台插汉脑儿 (Kholusutai Chag-  
han Naghur) 56.  
呼图克台塞臣台吉〔谱〕 658.  
呼图克实古锡 (Khutuk Shigüshi) 〔源〕  
456, 460, 482.  
呼图克少师〔谱〕〔黄〕 421, 456, 460,  
482.  
忽必烈 (Khubilai) 30, 183, 282, 425,  
803, 851.  
忽必来 (Qubilai) 12.  
忽尔阿刺河 164, 247.  
忽哥赤〔实〕 31.  
忽几尔图招 (Khujirtu Joo) 499.  
忽刺班胡〔实〕 139, 158, 192, 418.  
忽刺百〔实〕 375.  
忽刺冬奴〔实〕 168.  
忽刺罕口 18, 19.  
忽刺温江 126, 160, 161, 165, 166, 169,  
226, 246, 248, 285.  
忽刺浑水 246.  
忽刺火失温〔元〕 65.  
忽纳失里 (兀纳失里) 〔实〕 46.  
忽兰台〔实〕 375.  
忽兰忽失温 (Hulan Khushighun)  
63, 64, 65, 67, 836.  
忽里吉山卫 410.  
忽鲁爱卫 300.  
忽失歹〔实〕 128.  
忽秃不花〔实〕 422.  
忽兔罕〔辽〕 648.  
忽都 (知院) 〔实〕 176, 250.  
忽都帖木儿 (平章) 〔实〕 38, 260.  
忽都探花爱忽赤〔元〕 858.  
胡广 (明、大学士, 字光大) (1370—1418)  
100.  
胡里改 (Hūrha) 128.  
胡鲁古尔河 247.  
胡松 (明、工部尚书) (? —1574) 478.  
胡适 254.  
胡守中 (明、总督) 469, 536, 573.  
胡特 (Gearg Huth) (德) (1867—1906)

200, 211, 212, 256, 257, 258, 411, 415,  
416, 515, 842.  
胡土克图帕克巴喇嘛(Khutuktu P'ags-  
pa Lama)[源] 795.  
胡俨(明)(1361—1443) 99.  
胡原(明,都指挥) 54, 62.  
胡源 291.  
葫芦海子 705, 714, 905.  
瑚琿河(Kükün) 610.  
瑚裕尔河(Huyur) 128, 130, 132, 149,  
573.  
虎陈[雨] 6.  
虎歹达[实] 259.  
虎儿害恰[三] 702.  
虎督都(Khutuktu)[三](1589—1616)  
697, 703, 796.  
虎墩兔[实][明][辽][兵][开][补](?  
—1634) 488, 544, 554, 562—564,  
566, 569, 570, 587, 610, 629, 642, 648,  
662—665, 891, 895, 898, 899, 901.  
虎墩儿慈[在] 609.  
虎头山 868, 869, 871, 872, 874, 877.  
虎刺哈[肖] 614.  
虎刺哈赤(Khurakhachi)[实][万][武]  
[登][开][赵] 475, 615—617, 619,  
620, 623, 628, 629, 632, 647, 652.  
虎刺哈气台吉[登][三] 615, 695.  
虎刺海气[肖] 675.  
虎刺害气台吉[武][三] 705.  
虎喇吉[万] 731.  
虎刺罕口 92.  
虎虏忽纳[龙] 596.  
虎秃孛来[龙] 598.  
虎秃大台吉[肖] 729, 731.  
虎秃罕[龙] 598.  
扈伦(呼伦) 167.  
扈永通(明,给事中) 469, 574, 671.  
花伯[龙] 594.  
花孛来[龙] 595.  
花大[明][万][辽] 617—620, 630,  
632, 633, 648.  
花当[万][龙][译] 244, 465, 469, 470,  
477, 573—577, 581, 582, 589, 617.

花马池 390, 448, 745, 746, 830, 903.  
花台吉[肖][辽] 571, 728, 730, 731,  
735.  
华云龙(明,淮安侯)(? —1374) 5, 10,  
91, 175, 250, 254.  
桦林沟 527.  
桦皮岭 527.  
桦子山 748.  
淮王也先[叶] 273.  
怀安 436.  
怀德县 109, 178, 251.  
怀来 576.  
怀陵 109, 178, 179.  
怀山 108, 109, 117, 178, 179.  
怀州 178.  
环翠冈 84.  
环翠阜 58.  
桓州(Kürtü Balghasun) 892.  
恍忽太[实][万][辽][在] 648, 649,  
650, 657.  
荒忽滩[实] 497.  
荒吉[登] 615.  
荒花旦(Khonghotan)[九][吾] 467,  
491, 496, 693.  
慌忽儿孩(Khonghorkhai) 278, 334,  
338.  
晃豁坛 496.  
晃合帖木儿 194.  
晃合儿淮(Khonghorkhai) 273, 278.  
皇甫斌(明,辽海卫指挥同知) 227.  
黄把都儿[实][兵][在][口] 493, 577,  
642, 646, 663, 665, 684, 686, 687, 690.  
黄真 55.  
黄岑[四] 420.  
黄岭王(毛里孩)[实] 376, 385, 386,  
420.  
黄承恩(百户) 474.  
黄得亨 93.  
黄鹤儿(孔果尔)[补] 903.  
黄花镇 470.  
黄河 78, 347, 905, 914, 917, 920.  
黄河(Shira Müren) 296, 317, 871.  
黄河滩 181.

黄淮(明,大学士)(1367—1449) 222, 261.  
黄昭化 194.  
黄里 93.  
黄龙府 111,127.  
黄毛兀良哈[译] 456,772.  
黄泥洼 107,472,573,630.  
黄台吉[明][万][辽][兵][叶][奔]551, 560, 562—564, 567, 576, 602, 603, 635,648,660,679,691,714,731,734, 747,756,765,766,770,798—800.  
黄维翰 170.  
黄俨 53.  
黄虞稷(清)(1629—1691) 254,923.  
潢河(Sira Müren) 35,107,110,111, 117,118,148,154,174,178,185,296, 541,542,629,871.  
湟中(即西宁) 504.  
灰扒江(Hoifa)[子] 331.  
灰正[万] 662.  
灰河 908.  
灰岭 189,190.  
灰山 178,179.  
灰王纳哈出[实] 418.  
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0,135, 149,154.  
辉发(部)(Hoifa) 248.  
辉发国 549.  
辉发河(Hoifa) 194, 279, 332, 549, 550.  
辉特(部)(Khoid) 772—775, 788, 884.  
回回墓 38.  
回曲津 143,144.  
回流甸 67.  
会宁王 470.  
会宁王塔宾帖木儿 117,120.  
惠宁王(会宁王) 120,133,192.  
会宁府 123.  
会州(察罕城) 24, 44, 105, 114, 116, 174,180,187,189,195,253,470,575, 577,582,604.  
惠州 94,173.

浑独刺 17.  
浑都帖木儿[实] 40.  
浑河 548,550,630.  
混同江 122,649,650,657.  
火把(我包)台州[开] 621.  
火赤儿[实] 379,384,385,394,422.  
火真(明,同安侯)(1349—1409) 49.  
火儿慎(Khorchin) 475,652.  
火儿古倒温[明] 447.  
火儿忽塔孙[实] 5,182,222,223,261, 288,414.  
火儿忽力[实][明] 439,447.  
火儿灰[实] 252.  
火刺温(Khulaghun)[李] 370,372.  
火落赤把都儿台吉[肖] 729,730.  
火落赤台吉(Khulachi)[肖][全] 578, 676,678,681,709,792,804,805,806, 807,899.  
火鲁火曠谋克[金] 128.  
火筛(Khosai)[明][吾] 443,448,449, 467,492,505,507,509,692,693,710, 711,816,830.  
活刺浑水 246.  
活育儿大泊 233.  
霍冀(明) 813.  
霍渥尔特(H. H. Howarth)(英) 205, 211,239,257,258,263,417,428,441, 443,451,487,501,508,512,515— 517,519,778,783,810,841,842,881, 882,884,886—888.

## J

基葛根阿哈(Dechigeken Agha)[施] 773.  
鸡兰拖罗海(牛头朝那山) 409.  
鸡鸣山 71.  
绩麻岭 324.  
吉儿罕[龙] 627.  
吉囊(Gün Bilik Jinong)[实][万] (1506—1550) 428—431, 436, 437, 452,456,459,466,467,477,478,490, 492,495,497,503—505,509,510, 516,523,531,532,534,535,537,538,

- 669, 671, 676, 678, 687, 689, 691, 693, 706, 716, 730—734, 737, 738, 742, 743, 746, 748, 751, 753, 754, 761, 788—790, 881, 901.
- 吉能 (Noyandara Jinong) [实] (1522—1574) 420, 503, 516, 532, 552, 611, 615, 677, 688, 689, 707, 710, 730—732, 734, 737, 739, 744, 748—750, 754, 764, 765, 770, 771, 788, 790, 792, 803, 806.
- 吉列儿[实] 155.
- 吉勒迷(族)(Gilemi) 300.
- 吉里迷 300, 405.
- 吉河卫 296.
- 集宁城 409.
- 集宁海子 231, 409.
- 集宁路 409.
- 即宁海子 316, 317, 322.
- 己宁(即吉囊)[译] 435, 456, 457, 459, 670.
- 季铎 313, 314.
- 蓟州 190, 254, 667, 813, 818.
- 冀中(明、骠骑将军) 54.
- 济尔哈朗(Jirgalang) [清] [藩] 610, 656.
- 济拉玛[表] 112, 113, 478, 574, 575.
- 济拉玛汗山(Jalman Khan) [源] 787, 788.
- 济勒满汗(Jalman Khaghan) 238.
- 加儿木台吉[兵] 686.
- 加哈[于] 329.
- 加下[李] 372.
- 加藤繁(日)(1883—?) 917.
- 迦宾尼(Plans Carpini) 861.
- 枷板站 166, 227, 263.
- 嘉河卫 226, 227, 245.
- 嘉峪关 38, 303, 555, 744, 794, 813, 856.
- 焦俊(明、总兵) 444.
- 焦竑(明翰林修撰)(1541—1620) 28, 90, 103, 104, 245, 249, 927, 938.
- 焦礼(明、都督)(?—1463) 291.
- 锦只卜阿[辽] 649.
- 坚河卫 46, 157, 192, 245.
- 建州 180, 276, 282, 291, 326, 330, 403, 411, 547, 898, 900, 902.
- 建州卫 46, 53, 99, 139, 157, 194, 297, 331, 371, 554.
- 建州左卫 166, 331, 410.
- 建州右卫 547.
- 建昌营 818.
- 犍河 159.
- 箭内亘(日)(1875—1926) 54, 89, 91, 95, 99, 102, 103, 105, 109, 112, 115, 120, 122—124, 136, 159, 171, 246, 249, 251, 252, 263, 311, 344, 402, 408—410, 413, 420, 501, 519, 871, 906, 915, 917.
- 江实(日)(1904—) 440, 514, 516, 518, 726, 751, 793, 811.
- 江文清 173, 175, 249.
- 姜清(明)(尚宝少卿) 187, 254.
- 蒋贵(明、定西侯)(?—1449) 303.
- 蒋信(明、忠勇伯, 即把台)(?—1454) 873, 874, 935.
- 觉昌安(Giocangga, 叫场) 548.
- 姐姐台吉[三] 700.
- 捷胜冈 100.
- 介赛(Jaisai) [清] 607, 639, 642.
- 搅力兔台吉[筹] 673.
- 金鞍山 125.
- 金鞍子山 32, 95, 125.
- 金朝兴(明、宣德侯)(1331—1382) 6.
- 金塔卜歹[实] 48, 98.
- 金刚阜 100.
- 金河泊 914, 915.
- 金家奴[实] 164.
- 金忠(也先土干)[实] 77.
- 金兰 11.
- 金山(Altai) 18, 182, 480, 845, 850.
- 金山(官山)(又一在辽东) 51, 96, 108, 109, 114, 179, 244, 310, 322, 323, 626.
- 金山堡 251.
- 金亮 351, 365.
- 金志章 4.

金州城 24.  
金州卫 816.  
金台什 (Gintaisi) [明] (? —1619)  
606, 663.  
金台失[辽] 634.  
金幼孜(明、大学士)(1368—1431) 54,  
56, 63, 64, 67, 84, 91, 99, 100, 101,  
105, 141, 146, 255, 923.  
金吾将军 686.  
金玉(膺扬将军) 54, 62.  
津田左右吉(日)(1873—1962) 109,  
123, 178, 248, 251.  
锦川 173, 176, 249.  
锦州 107.  
锦云峰 145, 146.  
晋王(朱桐) 31, 44, 436.  
晋王郡 38.  
景保安 160.  
景诚 161, 165, 166, 248.  
荆麟(平章) 6.  
井源(明、驸马都尉)(? —1449) 930,  
931.  
净州路 317, 402, 914, 915, 917, 921.  
靖逆卫 38.  
静虏镇 60, 65, 67, 142—146.  
炯吉倘不能[兵] 742.  
九住(国公)[实] 90.  
九十九泉 311—313, 906, 907, 909,  
917.  
九十九个海子 310, 318, 323, 704.  
旧泰州 123.  
居庸关 33, 138, 184, 485, 770, 903,  
931.  
句那[龙] 592.  
巨和[李] 372.  
巨流河城 630.  
聚乐堡 315.

## K

喀巴海台吉[表] 614.  
喀尔喀(部)(Khalkha) 134, 153, 451,  
455, 472, 480, 483, 500, 506, 514, 518,  
529, 530, 541, 545, 551, 552, 554, 569,

572, 587, 605—613, 619—622, 624—  
633, 636—639, 641—644, 649,  
652, 653, 656, 657, 661, 665, 760,  
775—778, 781, 782, 803, 810, 885,  
890, 892, 896, 903, 921.  
喀尔喀河(Khalkla) 25, 28, 60, 73,  
156, 159, 474, 480, 513, 775, 776, 782.  
喀喇额尔齐斯(Kara Irtysh) 885.  
喀喇博郭罗[源] 783.  
喀喇城 181, 190.  
喀喇齐哩克[表] 484, 659.  
喀喇和屯 174.  
喀喇芒肅哈必尔汉(Kara Mangnai  
Khabirghan) 56.  
喀喇沁(部)(Kharachin) 112, 113,  
149, 337, 347, 366, 368, 380, 398, 412,  
414, 463, 470, 479, 493, 495, 521, 555,  
568, 572, 574—576, 579, 583, 584,  
587, 588, 603—605, 659, 664, 679,  
682, 689, 714, 889, 891—893, 895,  
896.  
喀喇乌苏(额埒克诺尔) 409, 778.  
喀噜卜伦布木(Garbo Lombum)[源]  
793.  
喀鲁伦河 777, 781, 782.  
喀木苏(Khamsu)[源] 787, 788.  
卡西姆(Kasim)[源] 881.  
开平 3, 4, 36, 44, 49, 55, 60, 61, 71, 73,  
80, 82, 83, 86, 90, 173, 182, 191, 194,  
249, 252, 261, 493, 588, 684, 686, 687,  
816, 891.  
开平卫 10, 46, 536, 813, 814.  
开元(开原) 113, 115, 161, 548.  
开元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开原 107, 114, 122, 127, 147, 172, 189,  
246, 292, 297, 327, 374, 419, 472,  
541, 558, 566, 569, 573, 606, 611, 617,  
620, 623, 627, 630, 639, 648, 649, 653,  
656, 817, 832, 889.  
开原王把哈孛罗[实] 387, 388.  
恺腊儿(Khailar) 140, 157.  
刊河 159.  
康哈里孩 63.

康能 234.  
可歹〔龙〕 244, 375, 627.  
可都留〔吾〕 467, 471, 475, 476, 540.  
可儿兔〔三〕 701.  
可可〔实〕〔龙〕 355, 593.  
可的里速(库呼得列苏)〔译〕 487, 488, 527.  
可可帖木儿〔实〕 348.  
可可出大台吉〔肖〕 559.  
可可母林〔明〕 665.  
可河卫 285.  
可脱赤〔实〕 47.  
可捏(郭以成)〔实〕 99.  
可兰海子〔于〕 343.  
可台〔实〕 343, 373, 374, 375, 419.  
可温河 16.  
克齐吉伊勒登诺延(Kechige Yeldeng Noyan)〔源〕 725.  
克登台吉〔谱〕 421.  
克邓台吉〔万〕 751.  
克邓威正台吉〔肖〕 729, 731, 748.  
克儿 506, 705, 714.  
克尔齐逊河(Kerchisün)〔源〕 735, 787, 788.  
克忒克刺 141, 143.  
克拉维约(Clavijs)(西班牙) 215, 259.  
克来忽赤〔实〕 262.  
克列〔谱〕 421.  
克列兔台吉〔叶〕 462.  
克埒古特(部)(Kergüd) 210, 211, 836.  
克埒伦河(Kerülen)〔源〕 252, 340, 341, 511.  
克礼东倘不能〔兵〕 741.  
克里台〔实〕 228.  
克里野斯(Geriyes)〔源〕 717.  
克鲁库河 915.  
克鲁伦河(Kerülen) 16, 28, 30, 33, 34, 49, 56, 60, 63, 65, 78, 95, 138, 142, 179, 219, 220, 271, 326, 384, 417, 420, 474, 479, 483, 501, 517.  
克什克腾(部)(Keshikten) 463, 486, 488, 489, 490, 513, 527, 528, 552, 568,

612, 659, 775, 779, 810.  
克式克腾(部)〔谱〕 447, 779.  
克失兔〔辽〕 562.  
克失旦〔吾〕〔九〕 467, 484—486, 518, 525—527, 691.  
克失探官儿(Keshikten Ghar)〔登〕 486, 528.  
克石炭(Keshikten)〔辽〕 486, 561, 568.  
克实克图(Keshiktü)〔满〕 606, 636.  
克舍〔实〕 444, 445, 447.  
克臭台吉〔肖〕 709.  
克图克台彻辰鸿台吉(Khutuktai Sechen Khong Taiji)〔源〕 879.  
克木齐古特(Kemchigüd)(部)〔源〕 353.  
克穆齐古忒〔谱〕 416.  
客列木母〔米〕〔世〕 527, 539, 658.  
科布多(Khobdo) 18, 182, 251, 778, 846.  
科尔沁(部)(Khorchin) 119, 137, 149, 229, 237, 241, 418, 475, 476, 479, 481, 483, 506, 512—514, 519, 521, 524, 541, 550, 554, 563, 564, 583, 606, 613, 614, 629, 632, 636, 637, 639, 640, 642, 649, 651—653, 656, 657, 667, 717, 803, 840, 841, 890.  
科萨凯维奇(Козакэвич В. А.)(苏) 106.  
科赛塔布囊(Khosai Tabunang)〔源〕 448, 449.  
科兹诺夫(Козлов П. К. 苏) 858.  
科瓦烈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 М. 苏)(1800—1878) 403.  
渴密里〔元〕 858.  
考郎兀卫 300, 329, 405.  
考忒卜河 98.  
肯启克河(Kemchik)〔霍〕 783.  
肯特汗山(Kentei Khan) 110, 340, 341, 776, 810.  
肯腾台吉〔万〕 731.  
空圭札布堪山〔谱〕 421.  
控奎札卜罕(Künggei Jabkhan)〔源〕



772--774.  
孔果尔(秉图王)[清] 653,903.  
孔加兀察 300.  
口北道 464,488.  
口肯河 134.  
口温 14,16,32,56,184,252.  
苦跌跌台吉[肖] 728,730.  
苦的大[兵] 745.  
苦儿兰(司徒)[实] 96.  
苦水海子 89.  
苦素阿不害[兵] 741.  
苦宿大[兵] 741.  
苦列[实] 158.  
苦特[实] 374.  
苦堆[实] 372,373,374.  
苦脱孙[实] 7.  
苦女[实](影印本作“若女”) 155.  
苦峪(城) 38,39,422.  
骨秃大台吉[肖] 728,730.  
哭线台吉[肖] 728.  
枯库车尔(Kököchel) 56.  
枯魁札布堪[谱] 415,773.  
库布齐尔[谱] 416.  
库德德(Güdetei)[源] 718,726.  
库德里雅佛采夫(Кудрявцев Ф.А.)  
(苏) 811.  
库登汗(达赉孙)[表](1520—1548)  
486,529,530,533.  
库东 859.  
库尔察罕泊(Kür Chaghan Naghur)  
7,16,184.  
库格珠特台吉(Kükjütei Taiji)[源]  
521,530,558,559.  
库呼得列苏 488.  
库克汗山(Kügei Khan)[源] 350,  
351.  
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Kükchitü Mer-  
gen Taiji)[表] 486,529,530.  
库库博罗图[游] 781.  
库库帖儿(Kököter)[施] 773.  
库库挠尔绰克图汗[谱] 780,781.  
库奎札巴哈(Künggel Jabkhan)[源]  
351,353,773.

库昆河(Kükün) 665.  
库伦 184.  
库森德诺延(Küsentei Noyan)[源]  
720,742.  
库色勒卫征卓哩克图(Küsel Oijong  
Joriktu)[源] 721,730,742.  
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Kütüktai Se-  
chen Khong Taiji)[源] 545,551,  
552,660,721,730,735,736,783.  
库图克台沙津台吉(Khutuktai Se-  
chen) 525,744.  
库图克泰台吉(Khutuktai Taiji)[源]  
725,726,731.  
库依斯泊 322.  
跨马梁 746.  
款台(指挥)[实] 58.  
宽彻[实] 43.  
宽河 24,105,114,180,187,195.  
邝埜(明、兵部尚书)(1345—1449)  
291,303.  
奎蒙克塔斯哈喇(Küi Möngke Das-  
khara)[游] 227,475,476,481,482,  
651,652,656.  
魁麻[登][开](K'uei-ma) 623,264,  
662.  
魁猛可(Küi Möngke)[登][武] 651,  
652.  
魁猛磕[实][万][辽] 476,616,617,  
624,628,629,651,652.  
揆叙(清) 927,938.  
揣且台吉[三] 699.  
昆德德宾图岱青(Küidetei Bindu Dai-  
ching)[源] 721,730,745.  
昆都力[明][肖] 493,686,688,763.  
昆都伦[兵] 477,494,669,689.  
昆都仑[口] 687,690.  
昆都伦岱青[游] 481,482.  
昆都楞诺延(Köndölen Noyan)[源]  
719.  
昆都仑乌巴什[藩] 808,809.  
昆都力哈[兵] 577.  
昆都力庄兔台吉[肖] 559.  
昆都仑哈[兵](Köndölen Khan)

493, 577, 578, 579, 588, 684, 803.  
昆都楞汗〔武〕〔登〕 493.  
昆都仑歹成台吉〔肖〕 686.  
琨特穆尔(Gün Temür)〔源〕 47, 204,  
212, 235, 258, 836.  
坤都伦博硕克图袞布〔谱〕 780, 781.  
坤帖木儿(Gün Temür)〔实〕(1377—  
1402) 45, 47, 48, 97, 201, 202, 207,  
212, 214, 215, 254, 258.  
坤桂河(Künggei) 351, 353, 774.  
綰的冷庄兔台吉(Köndölen)〔登〕  
558, 559.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Kökö Temür)  
〔实〕〔明〕〔元〕(?—1357) 3, 12,  
172, 480, 845—854.  
廓廓帖木儿(指挥) 61.  
阔阔帖木儿(Kökö Temür)〔实〕 182,  
183, 848, 849, 852.  
阔栾海子(Kölön Naghur) 59, 60,  
71, 141, 143, 147, 220.  
阔伦么连 46, 245.

## L

拉拜台吉(Lawai Taiji)〔源〕 725.  
拉布克台吉(Labuk Taiji)〔源〕 463,  
506, 668, 669, 705, 706, 754.  
拉卜什〔表〕 614, 641.  
拉登查布〔谱〕 780.  
拉林河 129.  
拉施希布(Lashikib)〔表〕 614, 641.  
拉施特(Rashid)(波斯) 124, 501,  
726, 859, 860, 862.  
拉萨 808.  
喇叭(即银定)〔兵〕 742.  
刺八台吉〔叶〕 708.  
刺八时气〔辽〕 618.  
刺巴太〔辽〕 622.  
刺把什〔辽〕 622, 624.  
刺伴〔辽〕 624.  
喇卜噶尔台吉(Rebker Taiji)〔源〕  
546.  
刺布台吉〔武〕 714.  
刺什气〔辽〕 624.

刺塔〔于〕 285, 289, 297, 329, 330, 344,  
410, 412.  
刺哈〔实〕 252.  
刺刺(鞑靼王子)〔实〕 97.  
刺令哈 282.  
刺黎山 616, 617.  
刺怜〔实〕 129.  
刺麻台吉〔三〕 698.  
喇嘛幹齐尔格隆(Lama Wajir Gelo-  
ng)〔源〕 719, 742.  
喇瑚里〔表〕 810.  
喇什希布(Lashikib)〔清〕 640.  
喇锡延台吉(Rashiyān Taiji)〔源〕  
723.  
来洪大台吉〔实〕 690, 768.  
来洪达赖台吉〔兵〕 684.  
来洪台吉〔肖〕 673.  
来赛台吉〔实〕〔兵〕 684, 768.  
来宗汗〔登〕 461.  
侏晕大〔补〕 899.  
侏晕大〔在〕〔经〕 583, 663.  
赖卜荅〔开〕 621.  
赖洪大(Laikhundai)〔实〕 574, 583.  
赖罕大〔明〕 583.  
赖噶〔清〕 482.  
赖土鲁孛儿户〔龙〕 627.  
赉达台吉〔谱〕 780, 782.  
赉瑚尔〔游〕 778.  
兰州 19, 92, 739, 790.  
蓝玉(明、凉国公)(?—1393) 11, 12,  
20, 25—27, 43, 94, 114, 116, 117, 156,  
181, 200, 220, 245.  
狼台吉〔实〕〔明〕〔肖〕(Baisangkhor  
Lang Taiji) 505, 516, 727, 730, 731,  
732, 754, 790, 806.  
郎福 411.  
郎素〔在〕〔补〕 583, 690, 899.  
老把都(Bayaskhal)〔兵〕〔实〕 459,  
494, 495, 532, 535, 537, 539, 576, 578,  
580, 663, 669, 677, 686—690, 705,  
734, 750, 770, 771, 804.  
老哈河 107, 114, 174, 180, 543, 575,  
581, 582, 872, 873.

老花 582.  
老憨王庙 544, 545.  
老虎山 741, 743.  
老母林(Loo Müren)[武] 543.  
老木伦 543.  
老思[辽] 621, 624, 625, 633, 646.  
老撒(国公)[登][龙] 96, 184, 252,  
590, 615, 652.  
老萨贝勒(Loosa Beile)[清] 473,  
622, 633.  
老温江(Naghun)(恼温江) 300.  
雷家站 310.  
冷克木台吉[三] 699.  
楞额礼(Lenggeri)[清] 640, 641.  
李彬(明、丰城侯)(? —1422) 36, 62,  
64.  
李平胡(明、参将) 616.  
李丙焘(朝鲜) 918, 921.  
李谦 70.  
李昶(明、侍郎) 79.  
李纯(朝鲜) 248.  
李庆(明、尚书) 74.  
李成梁(明、宁远伯)(1526—1606?)  
548, 553, 585, 607, 616, 632.  
李承勋(明) 542.  
李得(明、都指挥) 74.  
李化龙(明、尚书)(1554—1611) 570,  
630, 632, 635, 648.  
李桓(清) 420.  
李家庄 576, 577, 602, 663.  
李恰 9.  
李奎(明、副总兵) 681, 804, 807.  
李贵(夜不收) 322.  
李陵碑 311, 319.  
李联芳(明、副总兵) 804.  
李良(太监) 374.  
李隆(明、襄城伯)(? —1447) 62, 70.  
李满住[实](建州女真)(? —1467)  
248, 280, 297, 298, 329, 330, 331.  
李名(明、通事) 474.  
李如松(明、宁远伯)(1549—1598)  
553.  
李荣(明、都督)(? —1474) 5, 14.

李贤(明、大学士)(1408—1466) 872.  
李善(明、御史) 659, 816.  
李实(明、侍郎) 309, 321, 323, 324,  
407, 410, 923, 925, 926, 929.  
李激芳 833.  
李宣(知院) 178.  
李天爵[实] 532.  
李天章 755.  
李文(明、轻车将军高阳伯)(? —1489)  
54, 101.  
李文忠(明、曹国公)(1339—1384) 3,  
11, 14, 16, 17, 18, 20, 56, 89, 90—93,  
173, 174, 176, 182, 184, 197, 250.  
李文(明、总督)(? —1609) 740, 751.  
李远(明、安平侯)(1364—1409) 49,  
98.  
李英(明土官指挥) 70.  
李咬住 98.  
李自馨 756, 757, 763, 908.  
连秀坡 81, 83.  
莲花台吉[肖] 708.  
梁福(明、都督) 59.  
梁廷栋(明、尚书) 901.  
良乡 315.  
凉州 19, 41, 233, 390, 450, 452, 453,  
738, 902.  
凉州土卫 37.  
凉州卫 21, 37, 39, 93.  
廖美 5.  
辽王阿札失里[实] 30, 32, 34, 137,  
242, 418, 483, 541.  
辽王府 25.  
辽海卫 44, 227.  
辽河 107, 179, 573, 609, 614, 618, 626,  
640, 641.  
辽阳 107, 113, 245, 292, 542, 618, 648,  
817.  
辽阳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辽阳旧城 542, 543, 617, 648.  
了角堡 814.  
列儿法帖木儿(幽王) 41.  
烈祖(Sain Ebüge. 达延汗)[源] 425,  
514.

林丹汗 (Lingdan Khan) [清] [游]  
[藩] [表] (1592—1634) 511, 529,  
530, 563, 564, 569, 574, 588, 603, 612,  
614, 656, 659, 682, 689, 775.  
林沁额叶齐岱青 (Rinchen Eyechi Dai-  
ching) [源] (1600—?) 717, 737.  
陵丹巴图鲁台吉 (Lingdan Baghatur)  
[源] 546.  
陵丹库图克图汗 (Lingdan Khutuktu  
Khan. 即林丹汗) [源] 483, 488,  
544, 547, 549, 554—556, 584, 586,  
588, 633, 634, 637, 641, 642, 653, 661,  
802, 889, 890, 891, 895.  
临清镇 60, 101.  
临洮(卫) 53, 70.  
临潢府 110, 123, 179.  
灵济泉 57.  
灵州 22.  
凌霄峰 55.  
凌源(县) 190.  
刘安(明、广宁侯) (? —1471) 932,  
933.  
刘真 35, 41, 95, 156, 160, 161, 166,  
246, 248.  
刘大夏(明)(1436—1516) 448.  
刘天骥 756, 757, 763.  
刘定之(明、翰林学士)(1409—1469)  
207, 306, 308, 309, 318, 319, 324, 407,  
874, 924, 926.  
刘芳 70.  
刘江(明、都督) 54, 59, 62, 63, 68, 100,  
194.  
刘环(明、参将) 464.  
刘怀(明、都督) 869.  
刘汉(明、总兵) 908, 911.  
刘忽鲁秃[实] 192.  
刘良弼(明、御史) 660.  
刘潺(明、都御史) (? —1505) 439,  
440.  
刘四 757.  
刘佶 24, 172.  
刘祁(金)(1203—1250) 859.  
刘济(明、御马监勇士) 407, 924, 926—

929, 931—935, 936, 937.  
刘广(明、副总兵) (? —1448) 232,  
233, 269.  
刘行 46.  
刘学士寨 91, 175, 250.  
刘敏宽(明) 807.  
刘浦儿 323, 929, 937.  
刘婆儿 929, 937.  
刘缜(明、总兵) 807.  
刘帖木儿不花(明、鸿胪寺丞) 209.  
刘永诚(明、太监) 869.  
刘义 14.  
刘三吾 118.  
刘才(明、广恩伯) (? —1430) 54, 61.  
柳城 37.  
柳城王 37.  
柳沟 38.  
柳河 174, 868, 869, 872, 876.  
柳升(明、安远伯) 54, 62, 64, 72, 408.  
柳绍宗(明、总兵) 902.  
柳源县 310, 313.  
六沟 190.  
六万户(Jirghughan Tümen) 651.  
龙安一秃河(农安伊通河) 114, 116.  
龙大有(明、巡抚) 536, 761.  
龙头山 120.  
龙虎将军 674, 677, 715, 728, 744.  
龙门(所) 71, 326, 464, 555, 601, 602,  
697, 714.  
龙山 189.  
龙山县 181.  
龙首堡 881.  
隆盛庄(猫儿庄) 311, 317, 318.  
楼子 626, 758.  
卢伯颜不花(元平章)[实] 21.  
卢震 160, 161.  
卢琼(明) 243.  
卢龙(县) 815.  
牿胸河(Kerülen) 14, 16, 49, 56, 98,  
100, 184, 216, 332.  
芦沟桥 315.  
鹿儿岭 173.  
鲁克沁(柳城) 37.

鲁王〔元〕 177.  
鲁失加(明、都督佥事)(? -1446) 70.  
吕鹤 756.  
吕明镇(明)(? -1551) 756,762,763.  
吕震(明、尚书)(? -1426) 57,69,263.  
吕兴(明、指挥) 64.  
驴儿(国公)〔实〕 91,175,185,250,255.  
驴驹河(克鲁伦河) 96,178,179,326,329,384,385,517.  
滦平(县) 181,190.  
滦河 173,190,194,293,868,869,872,873,876.  
乱山 11.  
骆驼山 4,89,914.  
骆驼碾子 163.  
罗亨信(明、巡抚)(1377—1457) 292,304,310.  
罗密(清、员外郎)(Lomi) 425,515,525,782.  
罗绮(明、大理寺丞) 321,407,905.  
落马河(落马川) 6,7,175.

## M

麻计(记)〔兵〕 741,805,806.  
麻记婿倘不浪〔实〕 739.  
麻儿可儿(Mergürkis)〔实〕〔明〕 354—360,362,364,366,400,416,431.  
麻贵(明、总兵)(? -1618?) 736.  
麻里宽里答儿官木连 158,246.  
麻伦汗〔谱〕 416,427.  
麻马儿可儿吉思(Mergürkis)〔实〕 356,357,359,362,400.  
麻产(金) 164.  
马答哈〔龙〕 595.  
马塔马(神应泉) 100.  
马儿张〔实〕 263.  
马儿哈咱 46,182,202,215.  
马儿苦儿吉思(Mergürkis)〔实〕 356,357,360,362,373,400.  
马肺山 694,697.  
马胫国 413.

马盖图 9,313,907.  
马哈麻〔实〕 217.  
马哈木(Mahmud) 46—48,62—64,66,67,86,98,205,217,220,238,258,265,267,270,271,273,400,401,444,836—838.  
马哥孛罗(Marco Polo)(意)(1254—1324) 916.  
马可古儿吉思(Makhagürkis)〔明〕 354—363,371,373,385,400,412,416,417,419.  
马克古儿吉思(Ma'khgürkis)〔黄〕 362.  
马广(知院) 6.  
马刺沙(知院) 14,314.  
马兰谷 469,574,580,818.  
马里木沙〔实〕 40.  
马亮(明、招远伯)(? -1446) 276,870.  
马谅(明、左都督) 868,869,874,876.  
马昂(明、总兵)(1398—1476) 450.  
马铺山 435.  
马政(都督佥事)(? -1458) 367.  
马荣(明、都督) 54.  
马显(明、都督)(? -1501) 369,925.  
马世龙(明、总兵) 903.  
马文升(明、总兵)(1426—1510) 108,253,389,406,411,446,542.  
马旺 62.  
马五大〔兵〕 493,577,578,663,684.  
马五素台吉〔肖〕 672.  
马瑛 62.  
马营 322,324.  
马云(1.太监,2.都督) 21,84,177.  
马孟山(Altan Emel) 32.  
马聚(明、都督)(? -1429) 64.  
玛齐克鄂特罕诺延(Mechin Odkhan Noyan)〔源〕 718,739,741.  
玛哈萨嘛谛〔游〕 777.  
玛尼(Mani)〔表〕 613,614.  
玛尼明阿图〔源〕 772,773.  
玛尼明噶图〔施〕 773.  
蚂蚁河 135,263.  
买的里八刺(Maidiri Bala)(崇礼侯)

8 197.  
买驴(太尉)[实] 6, 102, 175.  
迈达里胡土克图 (Maidari Khutuktu)  
〔源〕 736, 797.  
迈达哩诺们汗 (Maidari Nom-un  
Khan)[源] 546.  
麦儿苦儿吉思(Mergürkis)[实] 356,  
357, 359, 362.  
麦克零 857, 858, 864.  
麦力根[辽] 562.  
麦力艮吉囊[肖][三] 708, 710, 726.  
麦力艮台吉[实][万] 751, 768.  
毛起炭[实][辽] 562, 602.  
毛哈刺[实] 218, 408.  
毛吉炭台吉[宣] 690.  
毛纪言(明、尚书) 519.  
毛忠(明、伏羌伯)(? —1468) 77.  
毛那孩[实] 389, 395, 420.  
毛里孩(Molikhai)[明] 354, 355, 357,  
358, 360, 363, 364, 373—375, 377,  
379, 383—389, 394, 395, 414, 417,  
420, 427, 483, 502, 659, 816.  
毛礼海王[谱] 376, 416, 421.  
毛怜卫 83, 246, 372.  
毛明安(Maghu Mingghan)[源] 507,  
714, 772, 801.  
毛明暗[三] 694.  
茅瑞征(明) 548, 660.  
茅元仪(明)(拟副总兵衔、削籍) 113,  
203, 244, 355, 459, 464, 490, 492, 532,  
542, 563, 573, 579, 674, 693, 738, 752,  
813.  
猫儿庄 307, 310, 311, 316, 317, 322,  
341, 370, 398, 408, 816.  
卯歹[实] 419.  
卯罕[实] 34.  
卯那孩[实] 355, 365, 378, 420.  
卯里孩[实] 356, 420.  
茂海墨尔根[表] 529.  
茂明安(Maghu Mingghan)[游] 376,  
377, 456, 457, 479, 480, 481, 482, 483,  
513, 526.  
茂奇塔特台吉 (Maghu Kitad) [源]

546.  
没纳河 708.  
蛮伯帖木儿[实] 176.  
蛮地台吉[兵] 684.  
蛮吉儿的(云南王) 114.  
蛮根儿台吉[实] 768.  
蛮子(太尉)(Manji)[实] 4, 14, 17, 25,  
26, 29, 40, 90, 96, 250, 255, 261, 849.  
满且(赶兔妻)[清] 602, 603, 804.  
满多固勒 (Mongdaghul) [源] 268,  
340.  
满都 [实] [龙] (1. 知院, 2. 都指挥金  
事, 3. 舍人) 391, 596, 627.  
满都孛来[龙] 593.  
满都古尔汗[谱] 420, 421, 444.  
满都古勒汗 (Mandaghul Khan) [源]  
(1426—1467) 360, 362, 379—381,  
383, 390—393, 396, 400, 402, 423,  
426, 427, 443, 448, 476, 501, 507, 511,  
517, 651, 657.  
满都海彻辰福晋 (Mandukhai Sechen  
Khatun) [源] 391, 426, 427, 441,  
442, 445, 447, 453, 454, 460, 476, 507,  
651, 804.  
海都忽[龙] 593.  
满都赖阿噶尔固[谱] 457, 657.  
满都赉阿固勒呼 (Mandulai Aghu-  
lkhu) [源] 451, 452, 454, 502, 524,  
811.  
满都力(都指挥)[实] 64.  
满都鲁(Mandaghul Khan)[实] 379,  
381, 383, 389—397, 398, 400, 423,  
427, 438, 442, 443, 451, 502.  
满根大台吉[实] 770.  
满根儿台吉[兵] 685.  
满会王[吾] 467, 471, 472, 531, 535,  
540, 541, 628, 659, 670.  
满克(参政) 347.  
满克大台吉[肖] 672.  
满克在台吉[肖] 672.  
满克赛台吉[实] 767.  
满克素阿不害(火落赤)[兵] 745.  
满官嗔 (Monggholchin) [实][吾][末]

429, 431, 433, 450, 452, 467, 491, 492,  
496, 505, 508, 509, 510, 523, 526, 692,  
693, 711, 715.  
满官正比妓(扯力克妻)[三] 694.  
满刺哈非思 (Mawlla Hafizz) [明]  
259.  
满洲里 121.  
满珠习礼(Manjuśri)[表] 613.  
满珠锡哩(Manjuśri)[源] 717.  
满套儿[米] 581, 600, 601, 603.  
满秃[实] 300.  
满五大[明][肖] 493, 686, 767.  
满五素[兵][全][补] 493, 577, 585,  
684, 686, 767, 891, 899.  
莽吉儿[龙] 589.  
莽巾[辽] 648.  
莽金[辽] 648.  
莽金火勺[龙] 627.  
莽官儿(Mongghol)[实] 207.  
莽官儿大台吉[辽] 562.  
莽观镇[译] 466, 510, 683.  
莽骨大[辽] 622.  
莽古泰(Mongghutai)[清] 604.  
莽古岱[表] 574, 575.  
莽古尔泰(Manggultai)[清][表] 610,  
613.  
莽古勒岱(Manggultai)[实] 645.  
莽古斯(Mangghus)[清] 653, 656.  
莽固斯额尔德尼郭拉齐(Mangghus  
Erdeni Khulachi)[源] 721, 730,  
745, 746, 806.  
莽固斯楚固库儿(Mangghus Chöke-  
gir)[源] 718, 730, 738.  
莽骨速台吉[辽] 562.  
莽和克台吉(Mangkhuk)[源] 546,  
553, 562.  
莽晦(Mang-hui)[译] 435, 456, 465,  
466, 471, 472, 495, 535, 540, 670.  
莽灰[龙] 591, 594, 595, 627.  
莽刺[实] 284.  
莽刺川 681, 804, 805, 812.  
莽捏川[叶] 709.  
莽兔[辽] 622, 623.

莽兀儿[龙] 589.  
蟒谷[开] 621.  
蟒谷速[开] 621.  
蟒谷儿太[开] 621, 622, 635.  
蟒金[明] 583.  
忙哥撒儿[实] 194.  
忙克在台吉[肖] 672.  
忙根儿台吉[肖] 673.  
忙兀(Mongghud) 116, 172, 179.  
忙五大台吉[肖] 673.  
蒙古儿山(即巴尔集玛山) 163, 164,  
169, 666.  
蒙古勒克呼青吉斯(Mongghol Kere  
Chinggis—Mergürkes)[源](1446—  
1453) 352, 360—362, 400, 773.  
蒙古勒津(Monggholchin)[源] 449,  
509.  
蒙古鲁山古城 163.  
蒙古山寨 161, 163, 166, 247, 248.  
蒙古锦王府 509.  
蒙郭勒津[源] 448, 449, 452, 457,  
507—509, 526, 715.  
蒙哥(鲁王妃)[末] 250.  
蒙哥秃(鲁王妃)[实] 176.  
蒙可山 164.  
蒙克察罕诺颜[清] 484.  
蒙克锡哩台吉(Möngkešri Taiji)[源]  
724, 749.  
蒙库尔德哈吞[谱] 416.  
蒙兀儿斯坦(Monghulistan)[源] 786,  
881.  
猛安歹[龙] 590.  
猛哥都[于] 347.  
猛哥帖木儿(Möngke Temür)[实]  
45, 47, 97, 201, 254, 259, 262.  
猛可[实][吾][龙] 360, 389, 390, 391,  
589, 593.  
猛可不郎[吾] 467, 471, 474, 540, 630,  
632.  
猛可真[武][万] 580, 581, 804.  
猛可顺[武] 580.  
猛克台吉[肖][三] 672, 699.  
猛克什力台吉[明] 749.



猛革孛来〔龙〕 419.  
猛磕孛罗(Möngke Bolod)〔实〕 474, 630.  
猛革赛〔龙〕 419.  
猛骨孛罗〔明〕〔补〕 648, 901.  
猛谷山(王廷辅) 757.  
猛古〔龙〕 627.  
猛古大 575.  
猛古得〔米〕 604.  
猛古歹〔龙〕 255, 589, 604.  
猛古乃〔于〕 344.  
孟哥秃〔实〕 158.  
孟克〔谱〕 421.  
孟克和拖布哈〔谱〕 416.  
孟克类阿古勒呼(Manggilai Aghu-  
lkhu)〔源〕 460.  
孟瑛(明、保定侯) 62, 73.  
梦哥山 164.  
米万春(明) 577, 579, 658.  
密陈卫 46, 132, 140.  
密赛(Misai)〔满〕 572.  
密云 254, 276.  
咩勤(平章)〔实〕 385.  
灭乞里〔元〕 858, 861.  
灭胡山 59.  
乜克力(Mekrin)〔明〕 422, 855—859, 861—864.  
乜明〔实〕〔吾〕 431, 433, 452, 523, 531, 560.  
民旦(Mingdan)〔兵〕 553, 563, 661.  
岷峨山人(苏志皋) 437, 455, 456, 464, 520, 526, 532, 670, 678.  
岷州卫 53, 70.  
岷王(朱榘) 33, 44.  
敏当〔兵〕 742.  
敏珠尔〔游〕 780.  
闵安山 55.  
明安贝勒(Mingghan Beile)〔满〕 572, 606, 636, 637, 649, 653, 656, 749, 772.  
明安额叶齐诺延(Mingkhai Eyechi Noyan)〔源〕 724, 731, 749.  
明安兔〔兵〕 741.

明阿特(Mingghad)〔源〕 717.  
明暗台吉〔肖〕〔三〕 698, 726, 729, 730, 748, 749.  
明爱台吉〔肖〕〔万〕 729, 731, 748.  
明爱青岱青(Mingkhai Ching Daiching)〔源〕 722, 748.  
明珠尔〔谱〕 779, 780.  
明水湖 746.  
明威将军 675, 701.  
鸣銮镇 191.  
鸣銮戍 54, 55, 191, 255.  
莫兰台吉〔肖〕 672, 674.  
谟啰贝玛〔游〕 777, 782.  
模郎太台吉〔武〕〔三〕 705.  
摩勒泰(Multai)〔源〕 353, 376.  
摩里海王(Molikhai Ong)〔源〕 353, 354, 375, 379, 380, 383, 388, 421, 483.  
摩罗(Molo) 677.  
摩伦汗(Molon Khan)〔源〕〔谱〕 (1437—1454) 353, 354, 360, 362, 363, 364, 366, 376, 379, 380, 382, 383, 399, 420, 498, 501, 503.  
磨可里(Mékrins) 859, 864.  
磨镰子海 32, 125.  
抹兰台吉〔筹〕 674.  
抹罗宅〔龙〕 594.  
抹可赤〔龙〕 589.  
抹台阿巴赤(国公)〔实〕 96.  
抹陀(国公)〔实〕 39, 96.  
墨德卓哩克图〔游〕 782.  
墨尔根 148.  
墨尔根哈拉济农〔谱〕 657.  
墨尔根济农〔源〕 525, 744.  
墨尔根诺颜〔表〕 486.  
墨尔根特巴罕〔藩〕 743.  
墨尔格特巴罕(Merged Bakhan)〔源〕 716.  
墨尔古尔根(Merhurgen)〔教〕 362.  
墨尔古尔格思汗(Mergürges Khan)〔源〕〔谱〕 400, 421, 773.  
墨尔古尔格斯汗〔谱〕 415.  
墨尔古尔察思(Mergus-chas)〔施〕 361, 362.

墨力台吉〔辽〕 568.  
墨里儿肯河 246.  
墨离军〔唐〕 862, 863.  
牟那山 414, 915, 916, 917.  
母纳罕山(Muna Khan) 501.  
母纳山 232, 275, 347, 916.  
牡丹江 166.  
木答兀〔实〕 225.  
木屑飞(平章)〔实〕 20.  
木瓜山 450.  
木瓜园堡 9.  
木兰 167, 263.  
木伦河 263.  
木里火落 329, 331.  
木里王(Muli)〔实〕 374.  
木纳山 (Muna Khan) (木纳汉山)  
232, 916.  
木纳慌泥 263.  
木华黎国王 (Mukhali) 〔元〕 (1170—  
1223) 24, 115, 172.  
木榆(卫) 44, 180, 814.  
沐英(明、西平侯) (1345—1392) 21,  
37, 178, 179, 251.  
穆彰 482.  
穆广文 787.  
穆勒(Jos. Mullie) 178, 258.  
穆纳山(Muna) 232, 916.  
穆尼乌拉岭(Muni Aghula) 233, 264,  
916.  
暮陵水 164.

## N

那出台吉〔肖〕 495, 672, 673.  
那干〔龙〕 597.  
那海(Nogais) 881, 882, 884, 885,  
887.  
那海帖木儿〔实〕 192.  
那珂通世(日) (1851—1908) 87, 95,  
105.  
那力不赖台吉〔肖〕〔叶〕 462, 495, 632,  
671, 672, 676.  
那林孛罗〔明〕 698.  
那林台吉〔万〕 669, 691, 692.

那眉兔台吉〔肖〕 559, 560.  
那密台吉〔登〕 652.  
那木生革〔兵〕 740.  
那木大〔兵〕 805, 806.  
那木答儿〔登〕 651.  
那木儿台吉〔三〕 695, 767.  
那木按台吉〔肖〕 727, 730.  
那木汉台吉〔万〕 731, 732.  
那木大台吉〔肖〕〔兵〕 729, 731, 741.  
那木大黄台吉〔肖〕〔登〕 559, 560, 565,  
615, 651, 681.  
那木赛〔龙〕 589, 604, 651.  
那那台吉〔实〕 767.  
那速户〔开〕 622.  
那秃〔龙〕 589, 604.  
那兔〔开〕 622.  
那彦孛来〔龙〕 589, 604.  
那彦大儿吉能〔肖〕 726.  
那彦帖忽思〔龙〕 590, 597.  
那彦兀〔龙〕 597, 598.  
那兀江(Naghun) 164.  
纳臣打来〔龙〕 597.  
纳儿买〔龙〕 591.  
纳儿委台吉〔三〕 699.  
纳哈出(太尉)(Naghachu) 〔实〕 (? —  
1388) 20, 24, 25, 29, 30, 33, 34, 39,  
40, 87, 93, 94, 96, 109, 114, 115, 116,  
124, 128, 138, 155, 159, 171, 172, 179,  
180, 181, 183, 185, 192, 196, 221, 227,  
229, 245, 249, 255, 261, 844.  
纳哈出(孛来使臣) 370.  
纳哈台知院〔于〕 338.  
纳哈帖木儿(左丞)〔于〕 343.  
纳刺台吉〔宁〕 807.  
纳赖(泰宁卫知院)〔实〕 375.  
纳赖台吉〔三〕 699.  
纳兰〔实〕 262.  
纳力不刺台吉〔肖〕 614, 615.  
纳林〔龙〕 589, 591.  
纳林台吉(Narin Taiji) 〔译〕 435,  
456, 490, 495, 669.  
纳林河 311.  
纳墨尔根河(Nemergen) 80, 145.

纳密克〔表〕 490, 529, 541, 560, 569.  
纳木歹〔龙〕 598.  
纳木札勒〔游〕 781.  
纳木什哈〔兵〕 742.  
纳穆赛〔藩〕 651, 656.  
纳孙〔龙〕 590.  
纳逊纳不孩〔译〕 466, 509, 678.  
纳延泰伊勒登诺颜〔表〕 530.  
讷河 169.  
讷克贝昆都楞哈什哈 (Nekebei Köndölen Khashagha)〔源〕 455.  
讷墨尔根河 143.  
乃儿不花 (1. 太尉, 2. 朵颜指挥)〔实〕 30, 31, 33, 57, 94, 95, 177, 184, 247, 292, 297, 405.  
乃胯〔实〕 283.  
乃刺哈〔实〕 228.  
乃刺秃〔实〕 226.  
乃蛮(部)(奈曼)〔辽〕 569, 570.  
乃蛮台(国王)〔实〕 116.  
乃颜(Nayan)〔实〕 111, 119, 129, 164, 173, 483.  
乃囊家(太尉)〔实〕 29.  
奈曼(部)(Naiman) 462, 463, 472, 489, 490, 527—529, 531, 541, 543, 554, 556, 568, 569, 581, 599, 605, 628, 661, 772, 773, 775, 779, 810.  
南把兔儿台吉〔宁〕 807.  
喃不花〔实〕 127, 194.  
喃哥〔实〕 303.  
喃忽里(幽王)〔实〕 96.  
囊奴〔辽〕 618, 619.  
囊奴克(Nangnuk)〔表〕 609.  
囊努克〔清〕 609, 610, 612.  
囊努克寨(Nangnuk)〔清〕 609.  
囊路台吉〔在〕 609, 610, 641, 664, 665.  
囊台户(苏太太后)〔补〕 903.  
脑毛大黄台吉〔辽〕〔万〕〔补〕 565, 566, 662, 663, 899.  
脑温江(Naghun 恼温江) 95, 122, 129, 161—163, 166, 246, 293, 296, 300, 301, 329.  
内齐汗(汗)(Neichi Khan)〔表〕 613,

614, 625, 636, 645, 646, 803.  
内罗〔万〕 617.  
内藤虎次郎(日)(1866—1934) 661, 886.  
能木里 140.  
尼布楚(Nibchu) 146, 479, 909.  
尼根德墨尔根(Nigentei Mergen)〔源〕 350.  
尼楚衮哈萨拉克(Nichügün Khasuluk)〔源〕 784, 785, 880, 881, 883.  
泥河 36.  
你哈塔〔实〕 283, 297, 410.  
倪谦(明、尚书)(?—1479) 36, 95, 126, 133.  
鲧鱼关 469, 574.  
碾伯守御千户所 815, 831.  
聂答大〔兵〕 742.  
聂库台吉〔三〕 695.  
捏工川 681, 804, 805, 812.  
捏可来〔实〕 134, 155.  
捏怯来(Nekelei)〔实〕 26, 30, 96, 118, 182, 184, 185, 196, 252.  
捏列骨(贤义王嗣子)〔实〕 401.  
捏察〔实〕 374.  
宁哈塔(你哈塔)〔实〕 285, 297.  
宁夏 4, 22, 37, 41, 78, 125, 183, 191, 208, 217, 260, 264, 275, 303, 314, 390, 408, 429, 446, 466, 509, 667, 678, 736, 741, 744, 746, 762, 771, 778, 805, 813, 827, 903.  
宁王(朱权) 33, 35, 44, 186, 187, 191, 253.  
宁王府 24, 186.  
宁武镇 145, 146, 485.  
宁远 292, 372, 565, 576, 609, 639, 664, 816, 898.  
宁远前卫 577, 579, 816, 818.  
宁远中左所城 567.  
牛家庄 20, 24, 93.  
牛岭 189, 190.  
牛录城 248.  
牛心山 436.  
牛头朝那山 318, 409.  
牛头山 316, 317, 318, 347.

扭歹〔实〕 393, 443.  
扭歹该(知院)〔实〕 382.  
钮勒城 165, 166, 169, 248.  
农安 24, 109, 111, 114, 116, 117, 155,  
180, 284, 653.  
农兔倘不能〔兵〕 740.  
藕台吉(Nomtarni Chowa Taiji)〔万〕  
〔兵〕 731, 732, 745, 754.  
奴儿干城 169.  
奴儿干都司 168.  
奴儿干卫 167, 168.  
奴儿子城 165, 169.  
奴儿哈赤(Nurhachi) 544, 554, 563,  
586, 606, 609, 633, 649, 660, 665, 889,  
890.  
奴母嗅〔吾〕〔九〕 467, 491, 496, 693.  
奴木大黄台吉〔兵〕 552, 565, 566, 586.  
奴台〔辽〕 625.  
努力〔实〕 439.  
努绥〔表〕 659.  
女儿城 165.  
女真 95, 271, 273, 276, 279, 280, 282,  
283, 285, 295, 302, 326, 327, 331—  
333, 343, 371, 373, 378, 399, 403, 405,  
406, 410, 411, 419, 479, 511, 547, 549,  
550, 554, 584, 586, 631, 649, 771, 831,  
889, 890, 896, 910.  
暖答失 98, 216, 228, 249.  
暖太〔在〕〔补〕 578, 583, 899.  
暖台〔龙〕 591.  
暖兔〔实〕〔万〕〔兵〕〔登〕〔开〕〔补〕 557,  
560, 563—565, 566, 615, 622, 623,  
626, 627, 630, 633, 635, 637, 642, 643,  
646, 648, 649, 662, 665, 898—900.  
暖赤〔在〕 648.  
嫩江(Non) 32, 122, 136, 148, 159,  
163, 164, 169, 170, 227, 242, 246, 293,  
300, 475, 479, 481, 513, 653, 657, 890.  
嫩河 129.  
嫩科尔沁(部)(Non Khorchin)〔游〕  
475, 481, 637.  
诺尔布〔游〕 781.  
诺尔布班第〔谱〕 779, 780.

诺和努呼魏征诺音〔谱〕 779, 780.  
诺们达喇(Nomundara)〔藩〕 651,  
656.  
诺和塔刺尼华台吉〔藩〕 746.  
诺密太岱青〔表〕 659.  
诺密特默克图〔表〕 483.  
诺敏江 148.  
诺木达喇〔清〕 587, 892.  
诺木达喇古拉齐诺延(Nomdara Khu-  
lachi Noyan)〔源〕 545, 551, 552,  
678.  
诺木塔尔尼郭翰台吉(Nom Tarni  
Ghowa Taiji)〔源〕 525, 717, 721,  
730, 732, 735, 743—747.  
诺木图都古梭诺延(Nomtu Dügüreng  
Noyan)〔源〕 717, 730, 738.  
诺诺和(Nonogho)〔游〕 776, 777, 778,  
780, 781, 782, 810.  
诺绥墨尔根济农〔谱〕 779.  
诺延达喇济农(Noyandara Jinong)  
〔源〕(1522—1574) 430, 505, 532,  
716, 717, 726, 730, 732, 733, 734, 737,  
749.  
诺延泰 482.  
诺颜泰哈坦巴图尔(Noyantai Khatan  
Baghatur)〔游〕 778.  
诺音代哈滩巴图尔〔谱〕 779, 780, 782.

## O

欧儿计台吉〔补〕 899.  
欧信(明、总兵官)(?—1506) 396.  
呕罕河卫 155, 282, 297, 404, 410.  
偶公 663.  
偶甚(Üshin)〔吾〕 467, 497, 505, 693.  
藕儿干 252.

## P

帕拉斯(Л. С. лаллас)(苏) 414.  
牌楼山 19.  
潘怪章(明)(1628—1663) 94, 253,  
265, 401, 837.  
潘雄(副千户) 195.  
潘惠王〔殊〕(应作满会王) 471.

蟠龙山 101.  
盘山驿 189.  
庞裡 6.  
朋素克喇布坦〔游〕 780.  
彭孙贻(明、管葛山人)(1615—1673)  
548, 660, 898.  
彭苏克拉布滩〔谱〕 779, 780.  
彭文洙(明、备御) 547.  
彭泽(明、总制) 504.  
皮儿马黑麻(Pir Mahmud)〔实〕 324,  
328, 329, 355, 367, 411.  
琵琶台吉〔辽〕 562, 563, 564.  
裴牙失里(百户) 192.  
偏头关 436, 485, 667, 813, 914.  
偏关 505, 683, 691, 694, 696, 699, 702,  
708, 759.  
聘海〔弇〕 16.  
平地泉 21, 313, 318.  
平泉 174, 190.  
平胡(城) 53, 61.  
平凉 41, 53, 70, 510.  
平虏堡 618.  
平虏城 436, 741, 827.  
平虏卫 761.  
平虏塞 101.  
平鲁塞 318.  
平漠镇 54, 100.  
平阳左卫 14.  
婆悉海〔唐〕 857.  
濮英(明、都督) 36—38, 42.  
蒲类海 857.  
蒲兴路 128, 149.  
浦峪路 129.  
浦谷路屯田万户府〔元〕 129.  
蒲草泉 741—743.

## Q

欺牙喀拉(Kiyakala) 248.  
七宝山 313, 315, 408.  
七庆把都儿〔兵〕 495, 496, 674, 681,  
682.  
七庆朝库儿台吉〔肖〕 686.  
七庆歹成台吉〔肖〕 729, 731, 747.

七庆哈〔兵〕 563, 564.  
七庆台吉〔筹〕〔补〕 675, 902.  
七青台户(Sechen Taihu)〔兵〕 563,  
564.  
七金河 311.  
七札来尔喀尔喀〔谱〕 776, 779.  
七鄂托克喀喇沁〔源〕 668, 683.  
七慎把都儿台吉〔肖〕 673.  
七土默特(Dologhan Tümed)〔谱〕  
364, 416, 421, 462, 505, 508, 509, 710,  
779.  
七渡河 189.  
其里未(Gilimi)〔实〕 300.  
旗牌台吉〔明〕 749.  
奇卜塔尔(Kibtar)〔满〕 572.  
奇塔特岱巴图尔(Kitadtai Baghatur)  
〔源〕 719, 742.  
奇塔特鸿台吉(Kitad Khong Taiji)  
〔源〕 719.  
奇塔特札干杜陵土谢图〔表〕 529.  
奇塔特昆杜梭额尔德尼车臣楚虎尔〔表〕  
529.  
祁韵士(清)(1751—1815) 420, 478,  
515, 651, 666, 775.  
岐宁卫 20.  
齐安(明、都指挥) 261.  
齐齐哈尔(Sechek)〔源〕 380, 651, 656.  
齐齐哈尔 128, 144, 148, 149, 154, 169,  
286, 342, 376, 573, 652.  
齐格墨纳木喀(Jigs-med nam-mk'a)  
426, 515.  
齐泰(明、尚书) 253.  
乞塔(头目)〔龙〕 593.  
乞塔歹 63.  
乞炭亥〔实〕 602, 603.  
乞探台吉〔兵〕 741.  
乞儿吉思(Kirgis) 2, 110, 112, 113,  
137, 301, 884, 885.  
乞庆哈(Sechen Khan)〔武〕 580, 799.  
乞庆黄台吉〔兵〕 587, 680, 681, 805,  
806.  
乞列迷(族) 405.  
乞勒尼卫 168.

圪他汗台吉〔兵〕〔三〕 601, 602, 697.  
圪塔台吉〔万〕 747.  
圪炭台吉〔兵〕 563.  
圪赤圪台吉〔肖〕 727, 730, 738.  
圪石太台吉〔肖〕 728, 730.  
圪儿海(Kir Naghur)〔实〕 384.  
戚继光(明蓟州总理)(1528—1587)  
575, 577, 579.  
恰台吉(Kiya Taiji)〔武〕〔万〕〔三〕  
702, 705, 707, 714, 751, 758, 759, 770,  
801.  
桥本光宝(日) 515.  
千令台吉〔肖〕 675.  
千户寨 189, 190.  
钱溥(明、尚书)(?—1488) 407, 926.  
钱谦益(清)(1582—1664) 853, 909.  
钱曾(清) 244.  
钱僧保(明、太监) 869, 870.  
钱忠(明、指挥) 161.  
钱良泽(清) 312, 909, 920, 921.  
蹇达(明、尚书)(1542—1608) 585,  
601.  
墙子岭 470, 818.  
枪竿岭 326, 665.  
乔源(丘富余党)(?—1551) 756.  
切尽黄台吉(Sechen Khong Taiji)〔肖〕  
〔兵〕 552, 679, 681, 728, 730, 732,  
735, 739, 744—746, 749, 771, 773,  
783, 792, 798, 804, 806, 881.  
怯薛歹〔元〕(Keshikte) 527.  
钦察(Kipchak)〔元〕 337.  
琴赛台吉〔兵〕 745.  
禽胡山(迤都山) 31, 54, 61, 63, 67, 68,  
100.  
秦王(朱棣)(1356—1395) 44, 853.  
青把都(Ching Baghatur)〔实〕〔明〕  
〔武〕〔万〕〔肖〕 493, 577, 578, 579,  
580, 582, 583, 679, 680, 705, 707, 729,  
731.  
青把都儿〔兵〕〔辽〕 493, 565, 585, 586,  
600, 679, 684, 686, 766.  
青把都儿补儿哈兔台吉〔三〕 696, 702.  
青定台吉〔肖〕 672.

青台吉〔赵〕 495, 585, 670, 671.  
青台州〔辽〕 622, 623.  
青吉斯汗(成吉思汗)〔游〕 498.  
清机思汗(成吉思汗)〔谱〕 416.  
青巴图尔(Ching Baghatur)〔源〕  
720.  
青达玛尼默济克〔游〕 782.  
青歹青〔辽〕 569.  
青木富太郎(日)(1908— ) 811.  
青冢 704, 906—908.  
青海 36, 43, 678, 681, 682, 738, 753,  
782, 789, 790, 794, 796, 800, 805, 806,  
881, 883, 896.  
青城 575, 577, 582, 604.  
青阳岭 145, 146.  
青羊岭 429.  
青杨戍 141, 143.  
青松 190.  
青岭 536.  
青山 527, 536, 537, 565, 675, 739.  
清住弩〔明〕 560.  
清水泰次(日)(1890—?) 253, 254.  
清尘河(乌尔匝河) 58, 59, 141.  
清胡原 60, 141, 143.  
清流泉 58.  
清流峡 83.  
清华原 145, 146.  
清平镇 71, 80, 84.  
清水源 52, 83, 84, 100.  
清水营 744—746, 771, 832.  
清水泊 71, 147.  
清水县 501.  
庆生(宗王)〔实〕 173.  
庆王(朱榘) 33, 44.  
庆城 32.  
庆州 24, 26, 72, 73, 114, 116, 155, 175,  
180, 189.  
庆云堡 474, 626, 630, 639.  
丘富(?—1551) 705, 756, 757, 762,  
908.  
丘福(明、淇国公)(1343—1409) 49,  
53, 59, 60, 88, 99, 217.  
秋格依福晋(Chioki Khatun)〔源〕

784, 880.  
 曲律连河(Kerülen) 27, 28, 94.  
 曲先(Kucha)[元][实] 2, 46, 858.  
 屈裂儿河(Güiler)[实] 71, 73, 81,  
 102, 134, 147, 220, 573.  
 渠列儿河 102.  
 瞿九思(明、翰林院待诏)(1542—1612)  
 432, 438, 516, 561, 647, 667, 711, 752,  
 790.  
 权衡(明) 173.  
 全玉(应作金玉) 62.  
 全宁 21, 35, 173, 178, 179, 182, 184,  
 185, 249, 252, 868, 869, 871, 872, 874,  
 877.  
 全宁路 118, 172.  
 全宁卫 30, 118, 184, 193, 814.  
 全州 118.  
 阙特勤(突厥) 879.  
 却永(明、总兵) 464.

## R

热河 10.  
 热水川 872.  
 任礼(明、宁远伯)(?—1465) 359,  
 416.  
 阮禄(明、右监丞) 370.

## S

撒别阑(Sabran) 882, 883, 887.  
 撒答失里[实] 260.  
 撒儿桃赛罕[实] 260.  
 撒哈儿寨[开] 622, 645, 646.  
 撒只忽[龙] 592.  
 撒只刺忽[龙] 596.  
 撒巾[辽] 649.  
 撒刺儿卫 167.  
 撒刺诺尔(Sara Naghur) 126.  
 撒里怯儿(Saghari Keger) 63, 65, 66.  
 撒里畏兀儿(Sarigh Uighur) 43,  
 789, 808.  
 撒里畏吾儿卫 20.  
 撒马儿罕(Samarkand) 39, 48, 97,  
 205, 209, 214, 259, 887.

撒因孛罗[龙] 417.  
 撒因帖忽思[龙] 591, 593, 594, 598.  
 洒阿汗[宣] 687.  
 萨班达喇台吉(Sabandara Taiji)[源]  
 720, 742.  
 萨钦台吉(Sakin Taiji)[源] 724.  
 萨尔浒 889.  
 萨尔唐萨里克卜(Serteng Seredgyab)  
 [源] 793.  
 萨哈廉(Sahaliyan)[清] 610.  
 萨济巴图尔鸿台吉(Sajai Baghatur  
 Khong Taiji)[源][藩] 722, 743,  
 747.  
 萨哈连图伯特(Khara Tübet)[源]  
 792.  
 萨玛第额尔德尼济农[游] 780.  
 萨穆尔(Samur—公主, 太后, 福晋)  
 [源] 210, 237, 258, 268, 352, 363,  
 366, 415.  
 萨睦尔太后[谱] 415, 456, 482.  
 萨睦尔可敦[源] 804.  
 萨拉齐 21, 218, 409, 909, 915, 920.  
 萨里川 63, 501.  
 萨囊彻辰洪台吉(Sanang Sechen  
 Khong Taiji)[源](1604—?) 199, 426,  
 428, 498, 514, 524, 552, 716, 721, 730,  
 731, 735—737, 744—746, 793, 881.  
 萨斯嘉班辰沙喇巴胡土克土(Saskya  
 Pan-ch'en Shar-pa Khutuktu)[源]  
 546.  
 萨台固实鸿台吉(Sadai Khoyoshi  
 Khong Taiji)[源] 722, 747.  
 萨阳墨尔根[表] 659.  
 塞儿山 627.  
 塞臣卓哩克图[表] 569.  
 塞摩贝玛[谱] 780, 782.  
 赛伏刺[迹] 931.  
 赛罕山 100.  
 赛罕脱尔赤[实] 52.  
 赛罕王[实][于] 292, 320, 334, 337,  
 338, 348—351, 411, 414, 932, 935.  
 赛刊王[否] 933.  
 赛那郎[隆] 431, 675.



赛那浪罕〔登〕〔筹〕 431, 687, 691.  
赛那刺〔叶〕 430, 431, 459, 462, 535,  
668, 669, 675, 676, 688, 706, 716, 760,  
803, 809.  
赛音阿拉克 (Sain Alak) 〔源〕 430—  
435, 437, 462, 494, 516, 525, 533, 667,  
668, 676, 687, 733, 746.  
赛因阿拉克〔源〕 453, 454.  
赛音巴特玛哈坦巴图尔〔游〕 780.  
赛音彻格齐〔源〕 455.  
赛音达喇青巴图尔 (Saindara Ching  
Baghatur) 〔源〕 722, 731, 784, 879,  
880, 882.  
赛因哈屯〔黄〕 445.  
赛因海努克 (Sain Khainuk) 〔源〕  
784, 880.  
赛音诺音〔谱〕 779, 781.  
赛音诺颜 (部) (Sain Noyan) 776—  
778, 781.  
赛因台〔实〕 158.  
赛因帖木儿〔实〕 260.  
谏阿郎〔实〕 431, 809.  
三不刺川(河) 6, 20, 90, 93.  
三峰山 67.  
三间房 686, 704.  
三角兀 329.  
三见〔兵〕 742.  
三袄儿〔辽〕 625.  
三莫儿台吉〔武〕〔三〕 706.  
三峡口 64, 67.  
三上次男(日)(1907—?) ) 913.  
三十家子 181, 190.  
三屯营 174, 818.  
三娘子 763, 799—801.  
三元台吉〔肖〕 708.  
三万卫 44, 160, 161, 816.  
三温台吉〔三〕 699, 806.  
三音诺颜汗(部) 804.  
三岔河 537, 541—543, 629, 648.  
三济礼布 887.  
卅不刺 7, 90.  
散不刺 7, 21, 93.  
桑阿寨〔辽〕 624.

桑阿儿寨台吉〔辽〕 562, 564, 566.  
桑阿尔斋 (Sanggharjai) 〔表〕 613,  
614, 641, 645.  
桑昂寨〔实〕 663.  
桑儿在台吉〔兵〕 684.  
桑噶尔寨 (Sanggharjai) 〔满〕 606,  
636, 637, 641, 645, 646.  
桑噶尔济鄂特罕台吉 (Sanggharji  
Odkhan Taiji) 〔源〕 546, 562.  
桑噶在台吉〔兵〕 563, 564.  
桑古尔〔表〕 614.  
桑鸿台吉 (Sangchang Khong Taiji)  
〔源〕 721, 742.  
桑寨楚库克尔诺延 (Sangjai Chökegür  
Noyan) 〔源〕 720, 730, 742.  
桑济和硕齐 (Sangji Khoshighuchi)  
〔源〕 723.  
桑哥儿麻〔实〕 15, 17.  
桑里失哥(桑哥失里)(幽王)〔实〕 42,  
114.  
桑图 (Sangtu) 〔满〕〔表〕 614, 638,  
639, 640.  
扫胡儿 221.  
扫林山 18, 19, 92.  
色崩〔辽〕 622.  
色本 (Sebün) 〔满〕〔表〕 605, 606, 613,  
614, 636, 637.  
色棒〔辽〕 624.  
色布腾 (Sebteng) 〔表〕 613.  
色梭 (Sereng) 〔源〕〔表〕〔藩〕 483, 530,  
563, 575, 613, 618, 718, 726, 748.  
色令〔辽〕 562, 569, 618.  
色梭哈坦巴图尔〔藩〕 807.  
色冷哈坦巴图尔 (Sereng Khatan Ba-  
ghatur) 〔源〕 722.  
色冷恰〔三〕 702.  
色楞格 (Selenginsk) 909.  
色特尔 (Seter) 〔表〕 612, 613, 618,  
646.  
色特儿〔辽〕 618, 646.  
色特希儿 (Sedkil) 〔满〕 606, 636.  
塞令台吉〔兵〕 685.  
僧格〔游〕〔表〕 529, 599.

僧格都古棱特穆尔 (Sengge Dügüren  
Temür)[源] 525, 733.  
僧格都楞忒睦尔[谱] 658.  
僧家奴(平章)[实] 91, 175, 250.  
僧戒阿不害[万] 731.  
沙阿[兵] 742.  
沙不丹[实] 137, 341, 361.  
沙不丁(平章) 4, 90.  
沙赤星台吉[三] 701.  
沙壕 91.  
沙河 372.  
沙阿儿堡 419.  
沙计台吉[兵] 748.  
沙净州 272, 402.  
沙克札[藩] 743.  
沙刺台吉[宁] 807.  
沙喇勒达[表] 486, 528.  
沙喇卫郭尔(Shira Uighur)[源] 736,  
792, 793, 808.  
沙陵湖 907, 917.  
沙迷查干(Shami Jahan) 258.  
沙木顾台吉[兵] 684.  
沙州 2, 19, 39, 92, 96, 273, 302.  
沙州卫 2, 43, 46, 303, 815, 856.  
沙泉碛 147.  
沙兔倘不能[兵] 740.  
沙窝 56, 343, 617.  
砂井总管府 317, 918.  
杀胡堡 704, 814, 832.  
杀胡城 53, 58, 59, 60, 61, 101.  
杀胡镇 64.  
杀胡原 71, 147.  
杀虎口 914.  
傻代台吉[三] 699.  
山阿儿架台吉[三] 701.  
山丹卫 44, 453, 815.  
山羔儿台吉[三] 696.  
闪旦台吉[叶] 708.  
善丹[藩] 741.  
善巴代亲[谱] 779, 781.  
膳房堡 11, 527, 697.  
骗马城 38.  
陕西 279, 476.

陕西行都司 37, 303, 816.  
商辂(明、尚书)(1414—1486) 397.  
商嵩(明)(影印本作商嵩) 180.  
上店 55.  
上都(开平) 49, 174, 249, 588, 813,  
891.  
上都河(Shandu Gol) 55, 487.  
上都路[元] 814.  
上都罕(平章)[实] 4, 90.  
上都驴[实] 18, 19.  
上庄堡 76.  
上京会宁府 166.  
尚京城 166.  
尚山 120, 121, 124.  
烧花[万] 556, 557, 562.  
勺儿秃[龙] 592.  
勺里兔[万] 617.  
少陵河 163.  
舍弗尔(Schefer)(德) 885.  
舍喇克炭 707.  
舍黑撒哈尔 102.  
舍莫林(捨莫林) 642, 665.  
舍奴郎[九][吾] 467, 491, 496, 692.  
捨打大[兵] 745.  
捨达大[明] 745.  
捨刺把败[辽] 624.  
捨刺台吉[辽] 568, 623.  
捨驴[实] 218, 231.  
设克炭台吉[武] 705, 707.  
奢儿城 891, 892.  
申帖干[实] 262.  
神田喜一郎(日)(1897—?) 255.  
神周(明、副总兵) 436.  
神树 189, 254, 868, 869, 872, 873, 876.  
神献泉 100.  
神水滩[兵] 738.  
神应泉 100.  
沈阳 107, 573, 816, 817.  
沈阳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沈阳中卫 51.  
沈安(名帖木儿)[实] 208.  
沈塔 316, 318.  
沈塔罕 318.

沈儿峪 4, 8.  
沈节甫(明、刑部右侍郎)(?—1601) 99.  
沈国元(明) 5, 12, 32, 96, 240, 250, 270, 548, 796, 837, 877.  
沈曾植(1851—1922) 514, 520, 842.  
升孛来[实] 450.  
升纳[龙] 590.  
盛广(明、指挥) 310.  
盛宽 255.  
盛全 70.  
失八儿兔(Shibartu) 322.  
失八儿秃[录] 322, 324.  
失把儿秃[临] 323.  
失宝赤(Shibaghuchi)[实] 9.  
失宝赤千户所 9, 496, 815.  
失包赤 43.  
失保嘎(Shibaghuchin)[吾][九], 9, 467, 491, 496, 693.  
失海汗 885.  
失甲班台吉[肖] 709.  
失刺八秃(营王)[实] 114.  
失刺罕[实] 18, 43.  
失刺台吉[吾] 467, 492, 494, 495, 496, 670, 671, 672, 673, 683.  
失喇台吉[九] 670.  
失刺失簿秃[录] 322, 324, 925.  
失兰歹[龙] 594.  
失烈门[实] 26, 30, 96, 184, 185, 252.  
失列木[实] 171.  
失林看[龙] 594.  
失连帖木儿[实] 418.  
失南帖木儿[实] 418.  
失乃干[实] 61, 101.  
失捏干[实] 101, 232, 233, 262.  
施拉姆(Los M. J. Schram)(德) 793, 811, 812.  
施令台吉[兵] 684.  
施密特(I. J. Schmidt)(俄)(1779—1847) 205, 206, 211, 212, 236, 256, 257, 258, 263, 264, 401, 411, 415, 416, 419, 421, 426, 430, 441, 497, 501, 511, 514, 515, 517, 519, 659, 773, 788, 793,

811, 836, 842, 879, 883.  
什伯兔[辽] 624.  
十孛儿太(Shibartai)[肖] 675, 677.  
十不刺王子[实] 27.  
十二连城 91.  
十二鄂托克喀尔喀[源] 473, 512, 524, 657, 776.  
十二土默特 463, 506, 509, 512, 524, 657, 668, 689, 710.  
十方寺 609, 610.  
拾林孛罗[九] 470.  
石保赤丑库儿[辽] 569.  
石彪(明、定远侯)(?—1460) 311, 315.  
石塘岭 581, 603, 819.  
石亨(明、武清侯)(?—1460) 304, 314, 320, 334, 412.  
石白墩 429.  
石刺臣[登] 651.  
石拉木轮(Shira Müren) 484, 555.  
石茂华(明、侍郎)(1522—1583) 734, 748.  
石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35.  
石塔塔台吉[肖] 728, 730.  
石天爵 536, 761, 809.  
石田干之助(日) 860, 919.  
石令台吉[兵] 685.  
石岭关 761.  
石头城(石城) 358, 359, 416.  
石头城子 80.  
石头河 164.  
实班打儿[兵] 742.  
实塔塔(Shidada)[清] 563.  
实尔呼纳克(Shirkhunak)[满] 572.  
实刺台吉(Shira)[源] 494, 495, 670, 671, 673.  
实纳明安(部)(Shine Mingghan) 563, 572.  
实喇木伦(Shira Müren)[清] 610.  
实喇摩楞[源] 704, 880, 883.  
史的贵台吉[兵] 685.  
史车二夷[武] 602.  
史昭(明、总兵官)(?—1444) 263.

史道(明、巡抚)(?—1553) 710,754, 761,762,809.  
矢野仁一(日)(1872—?) 883.  
世把都儿[全][补] 891,899.  
室韦 149,413.  
释家奴(赐名李显忠)[实] 99.  
寿苏忒[谱] 421.  
受降城 233,409,485,915,916,918.  
舒尔哈齐(Šurgači) 643.  
睡合儿台吉[肖] 691.  
率闹打刺汉台吉[辽] 569,570.  
双城卫 167,329.  
双清源 59,60.  
双泉海(撒里怯儿) 63,64,67.  
双树子 898.  
双阳河 98.  
爽古达儿[实] 29.  
水獭河[游] 567.  
水尽头 310.  
顺宁王马哈木[实] 48,76,99,211, 230,239,257,259,260,269,270,401.  
顺宁王脱欢 76,86,224,230,264,267, 273,301,325,682.  
顺义王 503,551,553,577,578,580, 587,588,599,601,603,664,667,677, 681,687,703,704,707,716,763,771, 793,798—803,811,893,900,907, 919.  
顺圣川 316.  
硕托台吉(Shoto)[清] 609,610.  
硕垒(车臣汗)[游][表][藩] 530, 775—777,781,810.  
硕罗河 163.  
四子部落(Dörben Keüked)[游] 376,377,456,479,480,481,482,526, 772,776,781,915,917.  
四卫喇特(Dörben Mongghol)[源] 210,268,353,414,445,454,517,772, 773,783,787,788,807.  
松柏[兵] 740.  
松棚峪 818.  
松井等(日)(1877—1937) 123,128, 247.

松林 527.  
松梅[兵] 740.  
松木儿台吉[肖][三] 691,696,698, 703,796.  
松山 688,738,739,740,790,805,806, 817.  
松州 178.  
松亭关 180,816.  
松花河 114,116.  
松花江 114,122,124,127,135,160, 161,163,166,226,246,247,285,329.  
柷哈寨 629.  
嵩州 178.  
宋白 312.  
宋晟(明、西宁侯)(?—1407) 20,23, 35,39,41,93,95,160,161,166,208, 246,248.  
宋濂(明、翰林学士承旨)(1309—1381) 174.  
竦和儿河千户所 98.  
叟塞巴图鲁济农[表] 530.  
苏巴尔噶图[游] 567.  
苏巴海达尔汉诺颜(Subukhai Darkhan Noyan)[表] 473,475,552,608, 611,612,615.  
苏布地(Subudi)[清][表] 574,575, 583,584,587,588,603,604,664,892, 896.  
苏不的[兵][补] 575,583,899.  
苏不亥[米] 581,600,601.  
苏不害打儿汉台吉[肖] 614,615.  
苏不害台吉[三] 706.  
苏德图(Südetü) 56.  
苏尔塔该王(Surtukhaya Ong)[源] 476,524,651.  
苏克气台吉[兵] 565.  
苏志皋(岷峨山人)(明) 437,464,465.  
苏满答儿[实] 261.  
苏密尔福晋(Sümer Khatun)[源] 456,460,482.  
苏尼特(部)(Sünid) 444,463,486, 488,497,513,526,527,529—531, 552,555,558,569,775,776,810.

苏鄂公爷府 144.  
苏泰太后 (Sutai Taighu) [清] 556, 903.  
苏祐(明、兵部尚书)(? —1571) 534.  
苏温河卫 46 98,132,140.  
苏武庙 311,316,318,936.  
素巴第(札萨克图汗)[游][表](? —1583) 776,778,810.  
素浪达儿汗台吉[兵] 563.  
素那台吉[三] 698.  
素囊[武][三] 699,705,707,715.  
素囊黄台吉[三] 701,702.  
素泰伊勒登[游] 781.  
肃州 38, 42, 44, 447, 449, 452, 453, 815.  
速把亥 (Subukhai) [登][辽][万] 475, 552, 560, 607, 608, 610, 611, 614—619, 623, 624, 627, 632—635, 642, 646—648.  
速班[龙] 594.  
速班歹[龙] 592.  
速别额台巴阿秃儿(Subadai Bahādur) 112.  
速卜得[辽] 583.  
速不地[在] 578, 583.  
速不盖台吉[肖] 672.  
速不害台吉[武][登] 615, 706.  
速不他 566.  
速不罕曲里(Subhan Kuli) 887.  
速不台[秘] 456.  
速儿哈赤(Shurgachi)[实] 554.  
速克赤把都儿[辽] 565.  
速可台 297.  
速鲁董哈 296.  
速满答儿[实] 222, 261, 262, 288.  
速满答里[实] 262.  
速木答思[实] 262.  
速木儿[辽] 618.  
速麦比妓[肖] 687.  
朔州 6, 757.  
溯州 93.  
搠河 132, 134, 148.  
搠木连河 130, 132.

搠羊哈[实] 162.  
宿的盖台吉[肖] 672.  
宿崑口 78.  
宿崑山 77, 401.  
绥德 10, 41, 274, 275.  
绥哈城[满] 666.  
绥化 32, 35, 126, 284.  
孙宾 629.  
孙殿起 662.  
孙刚 351, 365.  
孙观保 260.  
孙恭 5, 176, 250.  
孙虎 6, 175.  
孙兴祖(明、都督)(1338—1370) 6, 21.  
孙世芳 90.  
孙木儿哈不害[实] 767.  
孙王(Sun Wang, 即顺义王)[源] 793.  
孙鏊(明、御史) 660, 799.  
逊戴(Sundai)[满] 643.  
逊札堡站 120.  
逊杜陵济农[表] 484, 659.  
所的盖台吉[筹] 674.  
所宰[开] 622.  
所南[开] 621.  
所宁[开] 621.  
锁儿口 95.  
锁住[实] 67.  
锁鲁檀[实] 355.  
锁南坚错[实] 796, 811.  
锁迷台吉[辽] 561, 562, 564.  
锁纳儿加(太尉)[实] 18.  
锁失哈[实] 167.  
索博该[源] 552, 611.  
索多汗 (Sutu Khan) 433, 494, 533, 688, 755.  
索额图(Songgotu)[清] 312, 909.  
索尔逊(Sorson)[黄].  
索岱明阿图 (Sutai Mingghatu) [源] 787.  
索果泊(Sokhok Naghur) 19.  
索只速让台吉[补] 899.  
索浪[兵] 563, 564.  
索罗(红脸索罗)[万] 180, 617.

索勒坦(Sultan)[源] 786.  
索林帖木儿[实] 96.  
索伦(Solon) 130,169,286,660.  
索囊台吉[兵] 702,801,802.  
索诺木(Sonom)[游][满][表] 528,  
569,570,572,781.  
索诺木札木苏胡土克图(Bsodnāma  
Rgya-mts'o Khutuktu)[源] 795,  
796.  
索约儿鸡山 134.  
索岳尔济山 134,136,875,876.

### T

他尔巴克汗 257.  
他儿泥台吉[三] 694.  
他儿你台吉[登] 652.  
他哈太台吉[谱] 416.  
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表] 530.  
塔宾帖木儿(Tabin Temür)[实]  
117,118,120,192,196.  
塔不乃麻[吾][九] 467,491,496,693.  
塔不台[实] 164.  
塔崩[译] 465,471.  
塔察儿[实] 119.  
塔楚河(Tachu) 278 338.  
塔达噶台吉(Tadadakha Taiji)[源]  
784.  
塔尔集尔集河(Targilji) 58,102.  
塔尔丹[藩] 741.  
塔尔滚柴达木[游] 777.  
塔尔尼库图[藩] 483.  
塔弗(Albert Tafel)(英) 498,500,  
519,743.  
塔噶济宰桑诺延(Daghaji Jaisang  
Noyan)[源] 719,730,739.  
塔朱尔 781.  
塔刺赤[实] 284.  
塔刺海台吉(Tarakhai Taiji)[源]  
463,668.  
塔刺塔 628.  
塔克世(Taksi)[清] 548.  
塔斯博尔图(Tas Bürtü)[源] 445,  
448.

塔失海牙[实] 185.  
塔山 180,189,190,567.  
塔山卫 168,284,328.  
塔山左卫 330,410.  
塔塔儿(部)(Tatar) 34,145.  
塔滩 90,408.  
塔滩里 247.  
塔兀儿河 105.  
台孛罗[龙] 590.  
台石台吉(台失哈不害)(三) 697.  
台失哈不害[实] 767.  
台州 120,121,124,136.  
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 149,154.  
太平 46,47,64 66,217.  
太平寨 818.  
太贞卫 158,245.  
太宁 250.  
太鲁水(洮儿河) 82,105.  
太师淮王(孛来)[实] 370,417.  
太师淮王也先[实] 272.  
太松汗[谱] 415,420.  
太子河 630.  
泰宁 124.  
泰宁卫 2, 30, 46, 98, 107, 111, 117,  
118,126,129,130,132,133,136,137,  
139,144,149,152,154,157,170,184,  
192,193,195,223,228,242,253,255,  
274,277,286,288,291,293,296,300,  
302,369,370,374,393,398,404,405,  
406,414,417,422,439,443,470,472,  
475,483,516,537,541,542,558,560,  
572,573,579,586,605,607,608,611,  
612,616,617,619,620,627—635,  
646,648,657,659,670,760,814,868,  
869,872,874,875,877.  
泰宁府 111,120.  
泰宁路 111,119,120,136,149.  
泰宁县 111,119,120.  
泰州 111,120,123,149.  
忒木儿[龙][辽] 627,648.  
忒思布尔都[谱] 447,448.  
谭广(明、永宁伯)(1363—1444) 96,  
275,403.

谭济(万户) 5.  
谭忠(明、新宁伯)(1392—1433) 62, 73.  
谭青(明、都督) 62, 63, 64.  
袒希〔译〕 465, 471.  
汤和(明、中山侯)(1327—1396) 6, 12, 177, 314.  
唐钺 43.  
唐古特(部) 776.  
唐古特汗〔藩〕 808.  
唐哈拉哈 664.  
唐拉噶尔(Tanglakhar)〔源〕 442, 453, 454, 496.  
唐龙(明、总制) 504, 520, 761.  
唐努乌梁海(Tanun-Urianghai) 110, 112, 776, 778, 783.  
唐顺之(明、郎中)(?—1560) 539.  
唐胜宗 25.  
唐枢(明) 468.  
唐愚士(明) 249.  
唐云(明、新昌伯) 189.  
唐五台吉〔实〕 769.  
唐兀台吉〔武〕〔兵〕 495, 675, 680, 706.  
倘孛来〔龙〕〔兵〕 470, 591, 595.  
倘忽台吉〔口〕 680.  
洮儿河(Taghur) 32, 35, 60, 73, 81, 83, 120, 121, 124, 125, 132, 133, 136, 144, 146—148, 154, 156, 171, 179, 246, 249, 405, 479, 481, 510.  
洮儿计台吉〔兵〕 685.  
洮河 901, 915.  
洮南 154, 286, 573.  
洮岷 314, 805.  
洮州 804.  
陶宗仪(元) 119.  
逃军兔〔米〕 582.  
讨阿〔龙〕 598.  
讨赖〔万〕 731, 733.  
讨勤〔实〕 262, 418.  
讨军兔 604.  
讨讨败台吉〔辽〕 568.  
特知院〔实〕 348, 357.  
特古斯特穆尔〔源〕 47, 199, 204, 210.

特灵(Teling)〔满〕 572.  
特穆尔丞相(Temür Chingsang)〔源〕 350, 512.  
特穆尔哈达克(Temür Khagak)〔源〕 442, 453, 454.  
特木尔乌尔虎(青塚) 907.  
特斯河 778.  
腾格里泊 500.  
滕昭(明、御史) 371.  
藤冈胜二(日)(1872—1935) 514, 515, 657.  
藤田丰八(日)(1869—1929) 257.  
梯亚甫迦汗(Tiavka Khaghan)〔霍〕 887, 888.  
天保奴〔实〕 26, 30, 182, 200, 204.  
天城 93, 103, 436, 715.  
天德军 233, 312, 905—907, 911, 915—917, 920, 921.  
天马峰 80, 104.  
天赐泉 100.  
天山县 317.  
田登台吉〔肖〕 672.  
田村实造(日)(1904—?) 833.  
田中克己(日) 620, 647, 665, 666.  
田乐(明、巡抚) 739.  
帖格歹〔实〕 228, 249.  
帖哥术探花爱忽赤〔元〕 858.  
帖古〔龙〕 597.  
帖古思帖木儿(Tegüs)〔实〕 96, 343, 361, 399.  
帖弗克勒(汗)(Tevkel)〔霍〕 884, 885.  
帖客(朵颜知院)〔实〕 369, 375.  
贴赖(铁雷)〔兵〕 745.  
帖里赤〔龙〕 596.  
帖木孛罗〔龙〕 419.  
帖木儿(驸马)(Timur) 205, 214, 252, 259, 793, 846.  
帖木哥〔明〕 789.  
帖木哥斡赤斤(Temüge Odchigin) 111, 475, 479, 483.  
帖黑赤〔龙〕 594.  
铁力摆户(Törö Bolod)〔肖〕〔叶〕 462, 558, 559, 668.



铁岭 44, 107, 119, 127, 472, 573, 605,  
606, 613, 620, 630, 636, 637, 644, 889.  
铁岭卫 51, 816.  
铁雷〔兵〕 681, 745, 805, 806.  
铁背台吉〔三〕 699, 763.  
铁盖黄台吉〔肖〕 727, 730.  
铁木耳 7, 803.  
铁木哥斡赤斤 (Temüge Odchigin)  
119, 120, 136, 149, 159.  
铁木真 (Temüjin) 425.  
廷定台吉〔三〕 700.  
通汉〔实〕〔明〕 601.  
通肯河 248.  
通摩克〔谱〕 780, 782.  
通谟克〔游〕 782.  
通州 114, 173.  
通川甸 60, 71, 80, 84, 89, 101, 145.  
同坏倘不能〔兵〕 742.  
同门台吉〔三〕 698.  
铜佛寨 161, 165, 247.  
童宽山卫 410.  
桶哈〔实〕 439.  
头克汗 (Tiavka Khaghan)〔华〕 886,  
887.  
秃革帖木儿 (掌判)〔实〕 348.  
秃者〔龙〕 591.  
秃刺河 65.  
秃鲁塔失〔实〕 260.  
秃马惕〔元〕 507.  
秃退台吉〔万〕 747.  
秃挽台吉〔登〕 528.  
秃文都刺儿台吉〔肖〕 559, 570, 571,  
624.  
突泉 286.  
图巴台吉 (Toba Taiji)〔源〕 483, 717,  
737.  
图巴札勒丹 (Toba Yeldeng)〔源〕  
719, 741.  
图巴罕汗山 (Tubakhan Khan)〔源〕  
787, 788, 884.  
图伯特〔源〕 736, 741, 788, 790, 791,  
808.  
图伯特哈实噶济雅噶齐〔源〕 (Tübed

Khashagha Jiyaghachi) 787.  
图肯昆都伦诺颜〔表〕 810.  
图尔根河 (Törgen) 895.  
图尔墨格依 (Törmegei, 即灵州)〔源〕  
500, 501.  
图拉河 (Tula 土刺河)〔表〕 16, 65,  
778, 810.  
图兰〔表〕 484, 659.  
图琳固英〔威〕 575.  
图噜巴图尔〔表〕 574.  
图鲁拜琥 (顾实汗)〔藩〕 807.  
图噜贝巴图尔 (Torobei Baghatur)〔源〕  
784, 880.  
图噜孛罗特 (Törö Bolod)〔源〕〔游〕  
〔表〕〔黄〕 (1482—1523) 431, 432,  
434, 452, 460, 461, 462, 484, 485, 486,  
508, 521, 523, 528, 529, 530, 546, 559,  
569, 668, 775, 779, 810.  
图鲁博罗忒〔谱〕 518, 657, 779.  
图鲁尔图公主〔谱〕 779.  
图噜齐 (宰相)〔表〕 529.  
图噜勒图公主 (Töröltü Günji)〔源〕  
(1484—?) 453, 454, 460, 461, 522.  
图垒〔表〕 528.  
图垒青固拉齐 (Turui Ching Khula-  
chi)〔源〕 722, 745, 806.  
图垒台吉 (Türüi Taiji)〔源〕 724.  
图们 (汗、台吉) (Tümen Khan)〔源〕  
(1539—1592) 461, 462, 488, 503,  
533, 535, 544—546, 548, 550—557,  
561, 562, 564, 565, 585, 586, 611, 632,  
660, 678, 744, 796.  
图们达哩彻辰和硕齐 (Tumenderi Se-  
chen Khoshighuchi)〔源〕 719,  
742.  
图们札萨克图汗 (Tümen Jasaktu  
Khan)〔源〕 513, 547, 551, 611.  
图迈墨尔根诺延 (Tommi Mergei No-  
yan)〔源〕 720, 742.  
图墨德达尔罕岱青 (Tümetei Darkhan  
Daiching)〔源〕 724, 731, 748, 749.  
图美尼雅哈齐 (Tümei Niyakhachi)  
〔游〕 481—483, 651, 656, 657.

图蒙冒赛音诺颜〔游〕 775,777,781, 791.  
涂山(明) 92,240.  
涂宗濬(明、总督) 710,715,802.  
屠寄 500,519.  
屠叔方(明) 187.  
土罢〔兵〕 740.  
土播汗山 789.  
土不刺〔殊〕 506,715.  
土不申〔实〕 139,192.  
土称 140.  
土尔扈特(部)(Turghud) 211,783, 788.  
土耳其斯坦(Turkestan)〔源〕 882, 883,885,887.  
土章〔登〕〔开〕 623,624.  
土忽儿 300.  
土护真水(老哈河) 873.  
土吉刺〔吾〕〔九〕 467,505,506,693, 711,715.  
土刺河(Tula) 11,12,14,16,30,47, 63,64,66,182,245,411,849.  
土拉河〔游〕 778.  
土河(Laohan Müren) 871,873.  
土列哈兔台吉〔三〕 698.  
土力把兔台吉〔三〕 698.  
土里苦〔龙〕 593.  
土鲁〔辽〕 648.  
土鲁赤〔辽〕 648.  
土鲁番(Turfen 吐鲁番)〔实〕 389,392, 422,446,447,449,459,467,468,510, 526,786,831,856,857.  
土骨赤〔肖〕 709.  
土蛮(Tümen)〔明〕〔万〕〔叶〕〔登〕〔肖〕 〔辽〕〔开〕〔米〕(1539—1592) 459, 488,528,535,539,543,547,548,551, 553,556,558—561,566,568,570— 572,582,583,585,586,594,595,598, 611,614,615,617,619,629,635,648, 658,660,681,688,689,751,799.  
土蛮哈〔兵〕 563,564.  
土蛮罕〔登〕〔万〕 461,556.  
土默特(Tümed)〔源〕 448,449,451,

455,457,458,463,464,479,487, 489,490,492,497,499,506—508, 512,513,521,526,534,540,544, 546,551,552,555,568,574,586, 587,599,602—605,664,665,668, 682,705,710,714—716,787,802, 808,889,891—893,895—897,900, 907.  
土麦大儿台吉〔三〕 695.  
土麦台吉〔三〕〔肖〕 695,699,700,729, 731.  
土墨台猪〔万〕 561.  
土麦黄台吉〔肖〕 528.  
土麦恰〔三〕 702.  
土卖〔兵〕 741.  
土妹〔登〕 557,560.  
土味〔明〕〔兵〕 741,749.  
土味阿不害〔万〕 748.  
土门大儿〔兵〕 742.  
土门的力台吉〔肖〕 672,673.  
土门台吉〔肖〕 673.  
土门汗(土们汗)〔清〕〔明〕 550,660.  
土门二(儿)〔辽〕〔开〕 649,657.  
土木(堡) 307,310.  
土谢图汗(部)(Tüshiyetü Khan) 〔藩〕〔游〕 775,776,777,780,781, 796,804,810.  
土土哈〔元〕 337,412.  
吐番(Tibet) 221.  
兔扯金 763.  
兔毛川 914.  
推塔出晃忽儿槐(Tüi Tachu Khon- gkhorkhai) 278,302,351,403.  
推河(Tüi) 278,338.  
吞河 248.  
屯河(卫) 81,105,248.  
托噶台(Toktai)〔源〕 455.  
托郭齐实古锡(Toghoji Shigüshi)〔源〕 443,489.  
托孩(Tokhai)〔施〕 773.  
托欢(Toghon)〔源〕(?—1438) 230, 238,268,339,498,501,841.  
托欢忒睦尔乌哈哈图汗〔谱〕(1318—

1370) 256.  
托和齐少师〔谱〕 444.  
托济彻辰控库克尔〔源〕 726, 730, 742.  
托克摩克 (Tokmak) 〔源〕 743, 784,  
785, 788, 792, 880—884.  
托克退〔清〕 639.  
托克托 (Tokto) 6, 183, 759, 905, 906,  
908, 914, 920.  
托罗克台山 567.  
托诺山 102.  
托堂哥山火乃苦因河 98.  
托温江 248.  
拖陵布刺克 (Toring Bulak) 56.  
托里图 (Tolitu) 556.  
脱卜户〔辽〕 624, 625.  
脱儿火察 (脱儿火察儿) 130, 132, 139,  
192, 193, 419.  
脱儿川 748.  
脱赤 (知院) 343.  
脱谷思太子〔实〕 (Tögüs 摩伦汗) 335,  
336, 343, 361, 362, 363, 382, 399, 412,  
416.  
脱古思帖木儿 (Tögüs Temür) 〔明〕  
25—27, 28, 34, 40, 49, 94, 96, 116,  
117, 143, 156, 181, 184, 196, 206, 215,  
220, 252, 255, 257, 346, 835, 839, 849.  
脱忽歹 239, 837.  
脱欢 (Toghon) 〔实〕 76, 78, 86, 218,  
224, 230, 231, 234, 235, 238, 241,  
265—268, 271—274, 276, 278, 279,  
282, 291, 301, 333, 336, 342, 400—  
403, 415, 475, 476, 576, 682, 838, 841.  
脱火赤 (平章) (另一为泰宁都督) 〔实〕  
22, 173, 193, 228, 262, 288, 378, 379,  
384, 387, 388, 418, 444.  
脱可〔九〕 470.  
脱可台吉〔兵〕 685.  
脱来〔龙〕 593, 594.  
脱伦卫 167.  
脱力〔九〕〔世〕〔龙〕 470, 580, 581, 592.  
脱力秃古〔实〕 218.  
脱罗伯忽〔龙〕 594.  
脱罗叉儿〔龙〕 244, 419.

脱罗干 (1. 知院, 2. 头目) 〔吾〕 〔龙〕  
389, 394—396, 398, 438, 442, 443,  
449, 593.  
脱罗罕〔龙〕 594.  
脱鲁忽察儿〔实〕 30, 118, 130, 192,  
193, 573.  
脱鲁火绰儿〔实〕 414.  
脱罗思伯〔龙〕 596.  
脱计台吉〔兵〕 685.  
脱计倘不能〔兵〕 741.  
脱买〔龙〕 595.  
脱思〔叶〕 355, 358, 360, 362, 379, 399.  
脱孙孛来〔龙〕 591, 597.  
脱退〔辽〕 624, 625.  
脱脱 (1. 丞相, 2. 辽王, 3. 恰台吉) 〔明〕  
117, 119, 326, 329, 750, 762.  
脱脱孛来〔实〕〔龙〕 384, 404, 417, 627.  
脱脱孛罗 (Tokto Bolod) 〔实〕 223,  
288, 384, 417.  
脱脱不花 (Tokto Bukha 岱总汗, 一  
作脱脱卜花) 〔实〕 148, 216, 232,  
234, 241, 260, 268—271, 273, 278,  
282, 287, 290, 295, 299, 302, 304, 307,  
308, 320, 323—327, 330—345, 348,  
352, 354, 355, 358, 365—368, 377,  
378, 399, 400, 402, 406, 410—413,  
417, 476, 682, 836, 839, 841.  
脱脱不花 (泰宁指挥) 〔实〕 378.  
脱脱不花 (高丽藩王) 〔高〕 847.  
脱脱城 707.  
脱脱罕 (郑王) 〔实〕 141.  
脱脱合 (朵颜右丞) 〔实〕 375.  
脱脱木儿 219.  
脱脱倘不浪〔兵〕 714.  
脱因托 155.  
脱因帖木儿〔实〕 26.  
脱完不花〔实〕 140, 157.  
妥古思帖木儿 197.  
妥妥城 707, 759.

## W

斡班歹〔龙〕 592.  
斡朵里〔实〕 161, 166.

斡赤来 394, 395.  
斡赤斤那颜 (Odchigin Noyan) [秘] 124, 149, 159, 172, 241, 264, 420, 475, 484, 659.  
斡齐尔孛罗特 (Wachir Bolod) [源] [黄] (1490—?) 445, 460, 461, 463, 489, 490, 527, 528, 568.  
斡齐尔托密 (Wachir Tonmi) [源] 791.  
斡齐赉巴图 [游] 776.  
斡者歹 369.  
斡罗 284.  
斡罗出少师 (Oroju Shigüshi) [实] [明] 355, 357, 373, 379, 386, 387, 389, 390.  
斡罗出锡古速台 (Oroju Shigüsütei) [源] 379, 380.  
斡鲁忽奴 [明] 9, 815.  
斡鲁忽奴千户所 (O'khund) [实] 9.  
斡难河 (Onon) 33, 52, 58, 110, 112, 113, 136, 138, 141, 144, 148, 184, 218, 220, 270, 456, 478, 479, 482, 573, 575.  
斡难河卫 46, 140, 245.  
斡抹秃 [龙] 590.  
斡失帖木儿 [实] 384, 385, 387.  
斡亦刺惕 (Oirad) 30, 183.  
瓦刺 (部) (Oirad) 45, 58, 61, 86, 102, 153, 218, 219, 223, 254, 267, 275, 279, 282, 283, 295, 327, 333, 342, 347, 358, 363, 401, 403, 405, 414, 417, 445—447, 457—459, 466—468, 475, 476, 478, 480, 501, 510, 526, 682, 726, 735, 744, 751, 755, 760, 772, 774, 775, 783, 785, 788, 792, 796, 797, 836, 838, 841, 855, 876, 881, 883—885, 923, 925.  
瓦刺他卜囊 (Oirad Tabunang) 806—808, 812.  
瓦红太台吉 [三] 698.  
歪利台吉 [万] 747.  
丸旦 [补] 899.  
完布 [兵] [三] 602, 697.  
完者脱劝 (欢?) 321.  
完者都 [实] 382.  
完者帖木儿 [龙] [末] 244, 262, 329,

347, 406, 414, 469, 589.  
完者秃王 (Öljeitü Ong) 205, 257, 261, 262, 836, 839.  
完名河 331.  
晚旦 (Wandan) 575.  
宛者赤 [实] 355.  
碗布台吉 [肖] 727, 730, 732.  
万部华严经塔 (万卷华严经塔) 909—913, 920, 921.  
万丹卫征 (Wandan Üijeng) [表] 574, 575, 587, 892.  
万全 44, 67, 70, 71, 76, 89, 322, 418, 903.  
万全都司 814.  
万全左卫 324.  
万全右卫 771.  
万寿寺 119.  
汪阿儿害 [口] 687.  
汪道昆 (明) 517.  
汪古部 490.  
汪睿昌 264.  
汪广 (永平卫百户) 138.  
汪牛泡子 84, 146.  
汪兴祖 (明、都督同知) 6.  
汪兀都刺台吉 [肖] 559, 560.  
王安 (明、太监) 67, 209, 234.  
王保保 (扩廓帖木儿) [实] [明] 3, 11, 17, 20, 25, 91, 251, 845, 850, 853, 854.  
王弼 (明、定远侯) (?—1394) 26, 125.  
王彰 (明、都御史) 73, 74.  
王朝用 (明、通事) 474.  
王真 (明、吏部尚书) (1379—1462) 69, 70.  
王祯 (明、都指挥同知) 274.  
王振 (明、太监) (?—1449) 406, 876, 930, 931.  
王春 (明、太监) 358.  
王长贤 (明、应州同知) 93.  
王琼 (明、总督) (?—1532) 429, 827.  
王崇古 (明、尚书) (1515—1588) 551, 707, 739, 750, 763, 770.  
王都儿台吉 [三] 696.

王儿寨〔辽〕 562.  
王复(明、尚书)(1416—1485) 316.  
王纲(明、监察御史) 73.  
王杲(明、建州卫都指挥使)(?—1575)  
547, 548, 558, 560.  
王化贞(明、巡抚)(?—1622) 545, 633,  
641, 898.  
王唤(一作王焕)(明、都指挥使)(?—  
1422) 69, 102.  
王洽(明、尚书) 901.  
王吉刺(Onggirad)〔源〕 506, 715.  
王骥(明、靖远伯)(1378—1460) 303.  
王圻(明) 244, 468, 711, 874.  
王忠(明、靖安侯)(1359—1409) 49.  
王纯(明、尚书)(?—1519) 189.  
王国维(1877—1927) 123, 657, 918.  
王鸣鹤(明、总兵官) 431, 432, 440,  
459, 461, 486, 528, 557, 561, 575, 579,  
615, 651, 662, 663, 693, 752.  
王毛娃子〔实〕 457.  
王牧民(明、副将) 642, 665.  
王翱(明、总都)(1384—1467) 289,  
292, 293, 302, 308, 309, 327, 330, 331,  
332, 333, 407, 410.  
王世贞(明、尚书、号弇州山人)(1526—  
1590) 12, 15, 17, 22, 29, 93, 107,  
153, 187, 197, 202, 206, 244, 250, 253,  
488, 534, 663, 754, 798, 868.  
王世忠(明、总兵、猛骨孛罗之子) 901.  
王士琦(明、都御史)(?—1618) 517,  
581, 693, 752, 763.  
王息 262.  
王玺(明、都督佥事)(?—1488) 435.  
王祥(明、都指挥)(?—1422) 102.  
王象乾(明、总督) 567, 579, 583, 584,  
587, 895, 896, 899, 900.  
王先谦 886.  
王宪(明、提督尚书)(?—1515) 428,  
429.  
王烧饼〔补〕 899.  
王台(Wan Han) 611.  
王廷辅(赵全党) 756, 757.  
王通(明、成山侯)(?—1452) 62, 64,

71, 80, 104.  
王文打来〔万〕 558, 560.  
王伟(明、兵部侍郎)(1417—1469) 96.  
王武(明、指挥) 327, 331.  
王兀堂〔明〕 560.  
王越(明、御史)(1423—1489) 311,  
423.  
王延德(宋) 110.  
王英(丰州管水鸭提点) 910.  
王恽(元、翰林学士) 90.  
王闰山  
王友(明、清远侯) 54, 61, 101.  
王在晋(明、尚书)(?—1643) 544, 545,  
566, 567, 570, 578, 579, 584, 606, 637,  
648, 891.  
王聪(明、武威侯)(1357—1409) 49,  
98.  
罔留(部)(Wang-liu) 472, 540.  
往四儿〔辽〕 649.  
往流(Onglighud)〔武〕 127, 472, 541,  
573.  
望查尔多尔济〔谱〕 779.  
威正打儿汗台吉〔肖〕 559.  
威正恰他不能〔万〕 733, 744, 751.  
威正庄秃赖台吉〔肖〕 729, 731, 748.  
威正雅拜台吉〔肖〕 708.  
威正台吉〔万〕 731, 732.  
威敬黄台吉〔兵〕 563, 564.  
威敬台吉〔肖〕 528.  
威静哈唐不浪〔万〕 744.  
威静着力兔〔兵〕 741, 742.  
威宁城 311.  
威宁海子 310, 317, 384, 408, 527, 532,  
536, 537, 538, 539, 704, 705.  
威勒忒(Oirad)〔谱〕 415, 421, 447,  
457, 774.  
威虏堡 771.  
威信戍 80, 86.  
威远堡 771.  
威武镇(威兀慎)(部)〔吾〕〔三〕 506,  
683, 699, 711.  
威兀慎(部)〔武〕〔兵〕 506, 771, 714,  
759.

为正倘不能〔兵〕 740.  
惟正〔开〕 623.  
委正(Üijeng)〔登〕〔万〕〔辽〕〔龙〕 528, 558, 560, 594, 596, 616, 620, 623, 624, 625, 662, 665, 691.  
委正黄台吉〔辽〕 561, 562, 564.  
委正台吉〔登〕〔辽〕 529, 569, 571.  
委敬阿拜〔实〕 769.  
委兀慎(部)(Uighurchin)〔实〕〔肖〕 506, 672, 674, 683, 732, 766.  
委兀慎打儿汗台吉〔万〕 731, 732.  
委兀儿慎台吉〔实〕 711, 765.  
委兀儿趁 683, 694, 695.  
尾白儿丞相〔译〕 466, 468, 472, 510, 540.  
畏吾儿(部)(Uighurchin)(畏兀儿)〔吾〕〔九〕 422, 467, 505, 506, 693, 711, 714, 859.  
畏兀儿斯坦(Uighuristan)〔源〕 786, 787.  
伟征诺颜〔游〕 776, 777.  
伟达尔玛〔藩〕 743.  
卫达尔玛(Oidarma)〔源〕(?523—?) 716, 726, 742, 743.  
卫达尔玛诺木欢诺延(Oidarma Nomghan Noyan)〔源〕 719, 730.  
卫郭尔沁(部)(Uighurchin)〔源〕〔黄〕 457, 717, 732, 749.  
卫征索博该(Üijeng Subukhai)〔源〕 545, 551, 552, 611.  
卫喇特(部)(Oirad) 47, 153, 210, 339, 340, 350, 379, 380, 391, 392, 447, 453, 457, 460, 479, 498, 511, 514, 783, 787, 792, 807, 836, 841.  
卫拉特墨尔根诺延(Oirad Mergen Noyan)〔源〕 722, 747.  
卫玛逊宰桑和硕齐(Oimosun Jaisang Khoshighuchi)〔源〕 720, 742.  
卫新(部)(Üishin) 714, 746.  
卫王(朱植) 44.  
魏焕(明) 468, 470, 484, 518, 669, 677, 690, 711.  
魏征(Uijeng)〔实〕 645.

魏源(清)(1794—1857) 52, 100, 410, 895.  
蔚兰山 143.  
蔚州 93, 316, 436.  
未朵斡 297.  
温布(Ombu)〔实〕 602, 603, 702.  
温突儿年么连 98.  
温都尔罕〔游〕 777.  
温沙 138.  
文通(太史) 178.  
稳克〔口〕 680.  
翁阿岱(Ungghadai)〔藩〕 649, 652, 653, 656, 657.  
翁袞都噶尔(Ongghon Toghar)〔源〕 522, 530, 558, 560.  
翁袞都喇尔台吉〔表〕 486, 529, 530.  
翁金河 776.  
翁吉河〔表〕 810.  
翁吉刺千户所 9, 815.  
翁吉刺惕(部)(Onggirad) 159, 172.  
翁奎楚库克尔(Ongghoi Chökegür)〔源〕 723, 748.  
翁里郭特(部)(Onglighud)〔源〕 353, 354, 375, 419, 483.  
翁牛特(部)(Ongnighud)〔游〕 375, 376, 377, 395, 413, 419, 420, 479, 480, 483, 484, 486, 528, 569, 612, 659.  
翁万达(明、兵部尚书)(1498—1552) 520, 528, 761.  
窝集(Weji) 248.  
倭肯河(Weken) 283.  
我把汗点喇台吉〔兵〕 495.  
我不根〔兵〕 684.  
我儿谷道台吉〔三〕 695.  
我儿合兔台吉〔肖〕 673.  
我儿克台吉〔武〕〔三〕 706.  
我儿都司〔实〕(鄂尔多斯) 520.  
我折黄台吉〔肖〕 462, 505, 507, 707, 708, 710.  
我着 127, 160, 169, 472, 573.  
我着台吉〔兵〕 685.  
我焦敬台吉〔肖〕 674.  
我琴革〔兵〕 741, 805, 806.

我力命那言〔登〕 560, 662.  
我力速太 691.  
我省台吉〔实〕 891.  
我速苦利〔辽〕 625.  
我托汉卜只刺台吉〔肖〕〔兵〕 496, 674,  
676, 705, 792, 806.  
我托那言〔万〕〔筹〕 669, 675, 676, 677.  
乌巴伞察(青台吉)(Ubasanja)〔源〕  
462, 463, 492, 494, 495, 670, 671, 676,  
779.  
乌巴什都棱(Ubashi Düreng)〔实〕  
645, 646.  
乌巴什〔藩〕 747.  
乌巴什伟征诺颜(Ubashi Üijen No-  
yan)〔表〕 473, 612, 613, 615, 624,  
625, 632, 634, 636, 637, 651, 656.  
乌布萨诺尔(Ubsa-nor)〔霍〕 783.  
乌丹城 21, 177, 871.  
乌的改 248.  
乌尔迎河(Ughulja) 138, 410.  
乌尔顺河(Urshighun) 34, 60, 142,  
481, 660.  
乌尔会河(Ulkhui) 410.  
乌尔灰〔谱〕 421.  
乌喀那河 134.  
乌喀那山 134.  
乌格德勒库(Ugüdelekü) 235.  
乌格齐哈什哈(Ügechi Khashagha)  
〔源〕(?—1415) 47, 204, 210, 211,  
212, 235, 237, 258, 265, 402, 636, 838  
—841.  
乌格新(Ügeshin)〔源〕 497.  
乌格依泊(Ügei Naghur) 16, 17.  
乌古新(部)〔源〕 463, 506, 668, 705.  
乌哈噶图汗 199, 803.  
乌真诺延 376.  
乌济锦诺延(Üchüken Noyan) 237,  
241, 264, 376, 475, 476, 840.  
乌珠穆沁(部)(Üjümüchin) 84, 247,  
261, 325, 326, 344, 368, 486, 527—  
531, 552, 555, 558, 560, 569, 612, 613,  
631, 775, 777, 810.  
乌克尔禄图(独牛山) 318.

乌克克图汗〔谱〕 416.  
乌珂克图汗(Ükektu Khaghan)〔源〕  
353, 362—364, 366, 379, 380, 383,  
400, 431, 507.  
乌纳博罗忒〔谱〕 421.  
乌讷博罗特王(Üne Bolod Ong)  
〔源〕243, 376, 380, 388, 418, 421, 476,  
651, 803.  
乌拉(部)(Ula) 248, 284.  
乌喇特(部)(Urad)〔源〕〔游〕 233,  
376, 377, 456, 457, 479, 480—482,  
516, 741.  
乌拉特(Urad) 526.  
乌兰察布盟(Ulanchabu) 458, 513,  
526.  
乌兰哈达(Ulan Khada) 177.  
乌兰巴尔哈孙城 914.  
乌兰古依河 123, 133, 134.  
乌兰灰河 123, 134, 149.  
乌里禿河(Ughulja) 34, 59.  
乌里雅苏台(Uliyasutai) 338, 774,  
776.  
乌梁海(Uriyangkhai 即兀良哈) 110,  
113, 243, 435, 437, 451, 454—456,  
476, 480, 498, 502, 512, 513, 514, 523.  
乌梁罕 112, 113, 136, 478.  
吴梁海〔华〕 887.  
乌鲁木齐(Ürümchi) 209, 259.  
乌鲁思博罗忒〔谱〕 518, 657, 779.  
乌鲁斯博罗特(Ulus Bolod)〔源〕〔黄〕  
(1482—?) 432, 450, 452, 454, 460—  
462, 508, 521—523, 668, 779.  
乌鲁图海王〔谱〕 657.  
乌默客〔游〕 781, 782.  
乌尼苏台山 665.  
乌牛背 647.  
乌惹 248.  
乌萨喀尔(Usakhal)〔源〕(1342—1388)  
199, 255, 256, 839.  
乌松都尔三津(Usungdur Sanjin)〔源〕  
790.  
乌雅尔拉泰汗(Uyaratai Khaghan)  
〔黄〕 839, 840.



兀爱营〔武〕〔兵〕 601, 602, 604, 690, 714.  
兀把赛〔登〕〔开〕 475, 615, 621, 623, 624, 647, 651.  
兀班〔登〕〔辽〕〔开〕 615, 616, 620, 621, 623, 624, 633, 635, 647, 665.  
兀的罕千户所 245.  
兀忽纳〔龙〕 593.  
兀古儿札河 (Ughulja) 33, 34, 58, 101, 138, 184, 218.  
兀古者河 68, 218, 265.  
兀者 (Wu-chê) 33, 127, 160, 248, 472.  
兀者卫 46, 81, 98, 105, 139, 157, 162, 167, 192, 225, 226, 284, 297, 329, 344, 411, 412.  
兀者后卫 167.  
兀者左卫 167.  
兀者右卫 155.  
兀者河 33, 34, 95, 138.  
兀者揆野木千户所 167.  
兀者托温千户所 167, 248.  
兀者稳勉赤千户所 167.  
兀刺罕 125.  
兀刺兀海 96.  
兀兰卫 285.  
兀勒札河 138.  
兀亮〔龙〕 591.  
兀良哈 (Uriyangkhai) 〔实〕 71, 87, 98, 109, 113, 116, 117, 130, 134, 137, 139, 147, 148, 151, 153, 172, 178, 189, 192, 193, 205, 216, 221, 253, 271, 273, 275, 278, 282, 284, 285, 289, 295, 302, 308, 326, 341, 342, 343, 347, 348, 361, 370, 378, 388, 403, 420, 455, 457, 458, 465, 466, 470—472, 475—477, 479, 481, 482, 494, 495, 502, 540, 572, 573, 575, 579, 602, 610, 612, 670, 751, 760, 779, 867—870, 874—876, 889.  
兀良哈三卫 (Uriyangkhad) 30, 61, 107, 152, 167, 169, 261, 262, 282, 284, 291, 296, 326, 352, 400—404, 413, 414, 422.  
兀良哈秃城 35, 96, 139, 186, 253.

兀良孩 110, 112.  
兀良罕 (Uriyangkhan) 〔吾〕 112, 113, 455—457, 467, 472, 477, 478, 526, 531, 573, 776.  
兀良河 (Ulan Güi) 120, 121, 133, 134, 139, 149.  
兀禄〔末〕 506.  
兀鲁 (部) (Urughud) 〔吾〕 〔九〕 172, 179, 467, 505, 693, 711, 714.  
兀鲁忒 (部) (Uruhud) 172.  
兀鲁兀 (Uruhud) 〔元〕 116, 172, 179, 506.  
兀鲁伯忽〔龙〕 590.  
兀鲁歹〔实〕 297.  
兀鲁台周〔万〕 572.  
兀鲁灰河 (Ulkhui) 326, 410.  
兀勒灰河 (Ulkhui) 134.  
兀鲁骨河 (Ulkhui) 326.  
兀鲁特 (部) (Urughud) 172, 572.  
兀鲁思罕〔龙〕 574, 575, 590.  
兀马儿 (平章) 〔实〕 382.  
兀可儿〔龙〕 592.  
兀南帖木儿刘王 (Ünen Temür) 〔实〕 370, 375, 417, 418.  
兀纳失里 (Unaśri) 〔实〕 39—41, 43, 96.  
兀捏孛罗〔龙〕 590, 592.  
兀捏克〔龙〕 592.  
兀捏帖木儿〔图〕 244, 404, 417.  
兀上台吉〔三〕 698.  
兀甚 (部) (Üishin) 〔吾〕 〔九〕 467, 505, 506, 693, 711, 714.  
兀慎 (部) 〔实〕 679, 705, 714—716, 765, 770, 900.  
兀慎阿害兔台吉〔武〕 〔三〕 705.  
兀慎打儿汗刺布克台吉〔肖〕 〔三〕 506, 669, 714.  
兀慎打儿汗台吉〔武〕 705, 707.  
兀慎歹成打儿麻台吉〔武〕 〔三〕 705.  
兀慎台吉 715.  
兀慎一克打儿汗那言〔万〕 669.  
兀新 (部) (Üishin) 〔源〕 717.  
兀孙帖木儿〔实〕 371.

兀香〔武〕〔三〕 705.  
兀速(Usu) 110,112.  
兀研帖木儿〔实〕 371,418.  
屋逆贵〔兵〕 742.  
吴伯都刺赤(国公)〔实〕 93.  
吴成(明、清平侯)(? —1433) 71,73.  
吴抄儿志〔高〕 846,847,853.  
吴尔赫德巴图尔台吉〔华〕 887.  
吴尔赫贝勒〔清〕 587,892.  
吴高(明、江阴侯) 52.  
吴浩(明、参将)(? —1449) 307,311.  
吴中(明、尚书)(1372—1442) 61,75.  
吴忠(明、恭顺侯、吴克忠)(? —1449) 870.  
吴刺(部)(Ula) 168,653.  
吴鲁忒(部)〔谱〕 421.  
吴仁度(明、巡抚) 802.  
吴三桂(清) 556.  
吴显(明、都督) 74.  
吴守义(明、都督金事)(? —1429) 102.  
吴汧 180.  
吴炎(明) 94,265,401,837.  
吴昱 96.  
吾古孙仲端(金、礼部侍郎)〔金〕 859.  
吾者(Wu-chê) 127,248.  
吾竭脑儿 17,92.  
吾力民 680.  
吾奴谷把都儿台吉〔实〕 769.  
五巴三察青台吉〔谱〕 518,779.  
五八山只台吉〔叶〕 462,495.  
五班南台吉〔三〕 694.  
五乎囊台吉〔肖〕 709.  
五化城 9.  
五花城 9,91,815.  
五灰岭 254.  
五喀尔喀〔谱〕 779.  
五克儿菊儿 715.  
五克气台吉〔肖〕 672.  
五喇哈哈〔实〕 891,892.  
五兰木伦 914.  
五郎口 6.  
五两案(Uriyangkhan) 113,127,136, 472,573.

无量汉(Uriyangkhan)〔谱〕 421,455, 457,482.  
五路把都儿台吉〔兵〕〔三〕 506,714.  
五路黄台吉〔三〕 695,715.  
五路即郎台吉〔辽〕 571.  
五路士台吉〔叶〕 462,668.  
五路台吉〔三〕 694,696,715,716,801.  
五路台周〔万〕 572.  
五奴骨把都儿台吉〔肖〕 673.  
五十拜台吉〔三〕 698.  
五十万打力台吉〔三〕 694,801.  
五原 233,347,408.  
五原郡 313,408.  
武平 83,175,250.  
武尔占(Urjan) 563.  
武花城 90.  
武湖 93.  
武州 6,93.  
武慰 5.  
武要县 312.  
巫凯(明、都督)(? —1438) 51,69, 225,226.  
勿同台吉〔三〕 695.

## X

希尔池(Kir Naghur) 311,317,318, 384,537,704,705.  
翁陆连河(Kerülen) 92.  
西巴尔台(Shibartai) 56.  
西第什里〔游〕 780.  
西喇木伦(Shira Müren) 10,172, 178,249,295,317,609,620,630.  
西腊木伦 918.  
西辽河 107,109.  
西勒图库伦 665.  
西凉 18,43,92.  
西凉州 19.  
西凉亭 275.  
西济 170.  
西马山 189.  
西蒙马尔科夫(Симон Марков)(俄) 881.  
西宁卫 20,53,70,510,679,681,738,

789, 794, 804, 807, 815, 831.  
西阳哈 35, 162, 166, 247  
西阳河 76, 527.  
西阳口 324.  
西营子 9, 313, 907.  
西乌珠穆沁王府 60, 146.  
西清(清) 148, 169, 170.  
夕木下〔龙〕 627.  
昔格纳黑(Signak) 881, 883, 887.  
昔马台吉〔赵〕 671.  
锡巴郭沁(Shibahuchin)〔源〕 496.  
锡包沁(Shibaghuchin)〔源〕 9, 716,  
741.  
锡伯(Sibe)〔清〕 650, 666.  
锡布固泰鄂尔齐图琿台吉〔表〕 810.  
锡达达楚克库尔(Siddhita Chökegür)  
〔源〕 723.  
锡尔河(Syr) 881, 883.  
锡吉尔拜济(Shiker Beiji)〔源〕 380,  
421.  
锡吉尔福晋(Shiker Khatun)〔源〕  
426, 443, 489.  
锡喇卜绰克图(Sharab Choktu)〔源〕  
723.  
锡刺布里多泊 743.  
锡喇奇塔特 483.  
锡刺台吉〔赵〕 671.  
锡拉锡巴台 60.  
锡拉穆伦(Shira Müren) 272, 317,  
318, 347.  
锡林郭勒盟(Shilin Ghool) 458, 489,  
513, 526, 536.  
锡里木济(Shilimji)〔源〕 790, 791.  
锡木必斯(Shimbis)〔源〕 783.  
锡塔台彻辰楚库克尔(Sidatai Sechen  
Chökegür)〔源〕 721, 730, 745.  
席比 653.  
席喇布里图(Shira Büridü) 56.  
习令台吉〔三〕 701.  
习喇我不根台吉〔兵〕 686.  
隄宁 80, 83.  
喜峰口 24, 72, 73, 107, 114, 147, 174,  
180, 195, 371, 418, 439, 472, 541, 568,

569, 573, 577, 582, 601, 613, 690, 816,  
818, 832, 867, 869, 870, 872, 876.  
喜宁(明、太监) 320, 927, 929, 930,  
931, 933—935.  
洗马林 527, 694, 798.  
夏福(僧人) 323, 929.  
夏原吉(明、尚书)(? —1430) 53, 75.  
峡口 19.  
先银〔万〕 556, 557, 562.  
贤义王太平〔实〕 48, 86, 218, 231, 259,  
265, 267, 336, 400, 401, 682.  
咸平府 129.  
险山 817.  
香泉泊 84.  
翔弄〔辽〕 618.  
萧大亨(明、尚书)(1532—1612) 255,  
431, 440, 459, 490, 495, 496, 506, 528,  
553, 558, 561, 614, 668, 693, 703, 726,  
752, 759, 777, 788, 790.  
萧芹(? —1551) 755, 762.  
萧尚都 139, 192.  
萧寿 5.  
小白海 694.  
小伯颜山 55.  
小婆只 580, 581, 600, 804.  
小歹青〔明〕〔万〕 567—571, 633, 634,  
648, 649.  
小歹成台吉〔兵〕 685.  
小黄河 316—318, 347, 414.  
小咸湖 21.  
小库伦 544, 545.  
小林高四郎(日)(1905—?) 515, 517,  
657.  
小凌河 174, 567.  
小兴州 176, 189, 627, 628, 868, 869,  
872, 873, 876.  
小薛台吉〔肖〕 672.  
山城子 194, 279.  
血刺台吉〔译〕 435, 456, 495, 670.  
谢礼(明、指挥) 33, 138.  
辛爱黄台吉(Sengge Khong Taiji)  
〔兵〕〔龙〕〔三〕〔万〕 506, 552, 576,  
580—582, 585, 591, 596, 599, 601,

602, 604, 605, 615, 677, 679, 681, 688,  
689, 711, 750, 754, 771, 798, 799, 801.  
新安关 620, 626, 639, 649, 832.  
新保安城 310.  
新城卫 180, 814.  
新代州 123.  
新河口 527.  
新开河 368.  
新开口 436, 527, 694.  
新开岭 173, 249.  
新泰州 245.  
新城府 111.  
新尚不能〔兵〕 740.  
新兴堡 576.  
兴和路〔元〕 410, 815.  
兴和守御千户所 815.  
兴和卫 4, 20, 54, 63, 67, 69, 78, 90,  
100, 174, 191, 261, 322, 410, 599, 680,  
694.  
兴州 (Khara Balghasun) 44, 175,  
180, 249, 251, 892.  
兴州卫 189, 191, 814.  
兴克都隆哈〔三〕 694, 702.  
星锡库河 (Shing Shigü)〔源〕 736.  
邢枢(明、行人) 168.  
杏园 527.  
省阿朵儿只 42.  
省哥失里王 38.  
熊皮山 32, 125, 166.  
熊明遇(明、尚书) 701, 902.  
熊廷弼(明、经略)(1569—1625) 566,  
567, 648, 759, 898.  
雄武镇 141, 143.  
秀水溪 145.  
旭胡弄台吉〔实〕 767.  
旭烈兀大王 96.  
徐阿劳兀(即徐安)〔实〕 439, 516.  
徐晟(明、指挥) 67.  
徐达(明、中山王)(1332—1385) 3, 10,  
11, 12, 18, 19, 105, 113, 173, 176, 178,  
845.  
徐阶(明、首辅) 762.  
徐昌治(明) 877.

徐亨(明、兴安伯)(? —1460) 62, 102,  
276, 868, 869, 870, 873, 876.  
徐忠(明、永康侯) 52, 156.  
徐宁(明、总兵) 390.  
徐晞(明、尚书) 871.  
徐祥(明、兴安伯) 102, 247.  
徐日久(明、兵部职方主事) 516, 813,  
877.  
徐三畏(明、尚书)(? —1608) 735.  
徐胜(军人) 339.  
徐汝奎(明、御史) 536.  
许廓(明、兵部尚书) 269.  
许进(明、尚书)(? —1510) 444, 447,  
448, 855.  
许宁(明、总兵)(? —1498) 435.  
宣德 6.  
宣平 254.  
宣府 44, 53, 70, 71, 76, 107, 223, 226,  
275, 307, 310, 324, 325, 343, 348, 351,  
378, 409, 435, 436, 448, 464, 467, 472,  
488, 490, 492—496, 510, 527, 536,  
537, 555, 556, 573, 576, 602, 667, 673,  
681, 683, 684, 686, 688, 694, 696, 710,  
753, 771, 798, 813, 815, 889, 891, 895,  
902, 928, 931, 934.  
玄冥池 (Kölön Naghur) 59, 60, 141.  
玄冥河 (Onen) 59, 65, 141.  
玄石坡 100.  
薛的哥台吉〔实〕 768, 769.  
薛缠公谷儿台吉〔肖〕 728, 730.  
薛禅汗 (Sechen Khan) (即元、世祖忽  
必烈) 282, 298, 425.  
薛国用(明、巡抚) 642.  
薛禄(明、阳武侯)(? —1430) 54, 71,  
156.  
薛仁贵〔唐〕 863.  
薛三才(明、总督) 601, 602.  
薛为学(明、御史) 381.

## Y

鸦寒山 95.  
鸦山 32, 125, 133.  
牙纳失里(辽王)〔实〕 119, 120.

牙头〔实〕 175, 250.  
哑叭太台吉〔肖〕 777.  
哑拜台吉〔兵〕 684.  
哑班怡台吉〔三〕 702.  
哑班台吉〔肖〕 709.  
哑班兔恰〔三〕 702.  
哑不害台吉(即温布)〔兵〕〔三〕 701, 702.  
哑不什台吉〔兵〕 686.  
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 (Asud Khulachi Baghatur)〔肖〕〔兵〕 495, 496, 552, 585, 587, 675, 678, 680, 792, 806.  
雅尔河 140.  
雅阑图什(Yak itush) 885.  
雅鲁契夫(俄) 879.  
雅山 125.  
雅希禅(Yahichan)〔满〕 638.  
阎振(明、参将) 576.  
盐冻 312.  
奄克帖木儿(奄可帖木儿、朵颜卫千户)〔实〕 378, 387, 420.  
延安 10, 41, 274, 275, 314, 874.  
延安卫 9.  
延庆 389.  
延绥 249, 382, 390, 450, 502, 536, 555, 667, 736, 746, 749, 762, 813, 826, 832, 902.  
颜成吉炳图诺延 (Echenggi Bindu Noyan)〔源〕 718.  
严从简(明、刑科给事中) 189, 244, 258, 306, 315, 326, 349, 452, 468, 516, 538, 868.  
燕只斤 10.  
燕只千户所 9, 815.  
燕山只斤 9.  
燕山卫 176.  
燕山右卫 6.  
燕山左卫 95, 138.  
燕王(朱棣)(1360—1424) 31, 35, 44, 95, 125, 161, 177, 247.  
雁门关 315, 436, 485.  
羊肠河 367, 368.  
羊圈堡 527.

阳高 318.  
阳和 315, 316, 325, 341, 408, 436, 698, 751, 809, 901.  
阳和后口 316, 317, 506, 705, 714.  
杨伴叔 331.  
杨宾(清) 248.  
杨通 756.  
杨傅(明、尚书)(1509—1574) 615.  
杨镐(明、监军)(? —1529) 633.  
杨洪(明、昌平侯)? —1451。指挥、? —1522) 55, 274, 275, 310, 314, 868, 869, 874, 876.  
杨继盛(明、郎中) 762.  
杨俊(明、都督) 56, 343, 933, 934.  
杨能(明、武强伯)(? —1460) 379, 420.  
杨铭(即哈铭)(明、锦衣卫指挥) 294, 309, 310, 313, 316, 320—322, 407, 408, 923, 925, 926, 929, 933, 935, 938.  
杨荣(明、大学士)(1371—1440) 79, 84, 104, 105, 146, 260, 261, 923.  
杨士奇(明、大学士)(? —1444) 31, 95, 162, 234, 245.  
杨思祖(明) 90, 175.  
杨善(明、兴济伯)(1384—1458) 324, 407, 924—926, 936—938.  
杨树河 164.  
杨文 36.  
杨选(明、总督) 601.  
杨一清(明、大学士)(? —1530) 817, 827.  
杨应璩(清) 806.  
杨增(明、太监) 762.  
杨吉磐〔明〕 560.  
养罕王〔明〕 447.  
养鹅庄 114.  
养善木 (Yangsimu)〔在〕 545, 609, 630.  
养息牧河 368, 545, 609, 665.  
仰华寺 794—796, 805, 807.  
姚鹏(明、御史) 868, 877.  
姚福(明) 853.  
姚夔(明、给事中) 409.

姚觀元(清) 662.  
姚宗文(明、給事中) 890, 896.  
咬儿干[龙] 595.  
咬住(丞相)(Yooju)[实] 30, 31, 57,  
94, 182, 184.  
咬納 228.  
咬失(一作咬束) 283, 285.  
咬咬(司徒)[实] 27, 29.  
也陵台[实] 55.  
也林金台吉[三] 700.  
也辛跌儿台吉[兵][肖] 495, 496, 695,  
676, 678—680.  
也辛威正台吉[肖] 559, 570, 624.  
也儿马丹[实] 155.  
也速 172, 173, 249.  
也速迭儿(Yesüder)[实] 30, 34, 40,  
47, 96, 182, 183, 185, 201, 203, 221,  
257, 849.  
也先(Esen)[实] (1407—1452) 207,  
211, 238, 269, 272, 275, 277, 278, 282,  
287, 290, 291, 295, 297, 299, 300, 302,  
303, 307, 308, 310, 314, 318, 320, 322,  
324, 325, 330, 332—334, 336—345,  
347—349, 351, 354, 358, 362—368,  
371, 373, 402, 405, 406, 408—415,  
417, 418, 441, 446, 447, 458, 476, 491,  
502, 512, 516, 677, 754, 755, 772, 803,  
816, 855, 868, 869, 925, 929—933,  
935, 936.  
也先季罗(Esen Bolod) 222.  
也先不花国王(Esen Bukha) 24, 115,  
172.  
也先不花丞相 249.  
也先太师(Esen Taishi) 56, 193, 232,  
235, 288, 304, 342, 413, 682, 760, 791,  
876, 923.  
也先猛可(哥)王子(Esen Möngke)  
[实] 334, 399, 412.  
也先帖木儿[实] 93, 885.  
也先土干[实][明](明、忠勇王)(? —  
1431) 76, 77, 225, 240, 241, 262,  
401, 837, 838, 874.  
也孙台(Yesüntei)[实] 46, 202, 209,

212, 215.  
也麦盖台吉[肖] 672.  
也密力台吉[肖] 559, 560.  
野狐岭 5, 63, 89, 90, 320, 324, 934,  
937.  
野麻哈[实] 140, 157.  
野马泉 68, 91.  
野马川 11, 12, 91, 527.  
野七克力(Wild Mekrin)[明][实]  
442, 449, 451, 458, 855, 856, 858.  
野仙溥化[辽](也先不花) 116, 172.  
叶达(明、太监) 397.  
叶尔登(Yeldeng)[实] 645.  
叶赫(部)(Yehe) 248, 566, 606, 630,  
633, 634, 638, 649, 889, 927.  
叶赫巴图鲁(Yehe Baghatur)[清]  
609, 610, 619, 645.  
叶子奇(明) 13.  
叶尼塞河(Yenisei) 110.  
叶向高(明、大学士)(1559—1627) 12,  
107, 141, 147, 153, 186, 191, 197, 202,  
244, 272—274, 276, 279, 294, 299,  
306, 336, 342, 349, 355, 358, 361, 394,  
438, 442, 534, 535, 551, 669, 682, 716,  
751, 798, 857, 868.  
业克气[兵] 742.  
衣克哈巴尔图中根哈吞[谱] 421.  
伊巴来 457.  
伊巴里太师(Ibiri)[源] 451, 452, 454,  
491, 502, 525, 811.  
伊伦伊孙泊(九十九泉) 311, 907.  
伊勒特阿勒坦(Ilte Altan)[源] 525.  
伊林齐(Irinchi)[满] 572.  
[伊金霍洛](Ighe Yetschen horo)  
498, 499.  
伊克哈巴尔图铿金(Yeke Khabartu  
Jüngchin)[源] 391.  
伊克布尔哈苏台 687.  
伊克昭盟(Yeke Joo) 497, 498, 513,  
526.  
伊克苏尔台 909.  
伊克土尔根河 914.  
伊吉密河 166.

伊勒登〔游〕 781.  
伊实钦台吉(Ishigen Taiji)〔源〕 720, 742.  
伊斯满太师(Isama Taishi)〔源〕 392, 395, 443, 444, 458, 489, 491.  
伊思满〔谱〕〔源〕 421, 444, 450, 457.  
伊锡克公主(Ishige)〔源〕 392, 400, 448.  
伊通河(一秃河) 114, 116, 171.  
一克喇把(丘富) 756.  
一克菊儿革 714.  
一克哈屯〔三〕 699, 763, 792.  
一克台户(Yeke Taihu)〔兵〕 563, 564, 635.  
一克灰正〔万〕 662.  
一克委兀慎 673.  
一秃河(伊通河) 116.  
仪宾倘不浪(赵全) 757.  
宜兴(山后地名) 176.  
倚儿将逊台吉〔三〕 701.  
以克把拜〔开〕 621.  
以克列苏〔实〕〔叶〕 868, 875, 876.  
以儿邓(Ildeng)〔明〕〔辽〕 565, 624, 625, 637, 648, 649.  
义巴来太师〔谱〕 457, 657.  
义州卫 107, 194, 556, 568, 569, 570, 607, 629, 632, 816, 832.  
易州 315.  
懿路寨 189.  
懿州 123.  
亦巴谷撒儿 300.  
亦孛来〔明〕〔名〕 450.  
亦卜刺(Ibrahim)〔实〕 449—453, 503, 504, 510, 522, 523, 576.  
亦不刺太师〔实〕〔吾〕 431, 432, 444, 452, 458, 467, 491, 492, 497, 502, 503, 504, 509, 510, 522, 523, 540, 576, 693, 738, 789, 831.  
亦卜刺因王(Ibrahim 亦不刺因) 417, 449, 450.  
亦乞烈思(部)(Ikires) 116, 172, 179.  
亦东河卫 171, 246.  
亦儿古里卫 284, 285.

亦儿忽秃典住哥 260.  
亦怜真(元、幽王) 38.  
亦邻真藏卜(Rin-chen Bzang-po) 119.  
亦里伴哥 284.  
亦克罕(Yeke Khan)〔吾〕〔九〕 433, 467, 484, 485, 518, 523, 526, 531, 691.  
亦集乃路(Ejinei) 18, 19, 22, 37, 38, 46, 92, 93, 98, 216, 251, 260, 347, 365, 858.  
亦马刺卫 81, 105, 167.  
亦马忽山卫 225, 226.  
亦迷河 114, 116.  
亦迷河卫 171, 246.  
亦纳乞 330, 344, 412.  
亦思马因太师(Isama)〔实〕 389, 392, 394—396, 398, 399, 423, 438, 440, 442—444, 448, 449, 458, 491, 502, 855.  
亦失迷汗(Ishim) 885.  
亦速不花 263.  
亦塔鲁 140.  
亦地都〔实〕 891, 892.  
亦文山卫 300, 405.  
迤都山(禽胡山) 31, 57, 184.  
因得革儿(Enggeder)〔开〕 621, 643, 646.  
音达噶山(Jendege)〔源〕 733.  
银定把都儿台吉〔实〕〔万〕 731, 732, 769.  
银定台吉〔明〕〔兵〕〔肖〕〔万〕 565, 673, 674, 749.  
隐布台吉〔万〕 732.  
隐克台吉〔肖〕〔兵〕 672, 674.  
引克台吉〔实〕 769.  
尹凤 335, 336, 338.  
尹耕(尹晁、明、兵部员外员) 5, 315.  
尹直(明、尚书)(? —1511) 923, 924.  
饮马河(克鲁伦河) 54, 58, 59, 60, 62, 63, 67, 77, 78, 101, 141, 220, 261, 403.  
应昌 3, 4, 7, 11, 56, 61, 71, 92, 105, 145, 174, 182, 184, 185, 197, 252, 488, 526, 875.



应昌路 84.  
应昌卫 30, 185.  
应绍不(部)(Yüngshiyebü) 412, 457,  
490, 491, 497, 502, 525, 526, 676, 677,  
678, 689, 692.  
英金河 874.  
营兴卫 94.  
营州 44, 180, 184, 186.  
营州卫 189, 191, 251, 253.  
影克(Engke)[龙][筹] 244, 574, 575,  
577, 580, 582, 589, 595, 604, 676.  
雍谢布(Yüngshiyebü 雍谢卜)[清]  
587, 588, 689, 807, 896.  
永平 177, 187, 190, 254, 418.  
永平卫 33, 93, 138, 172.  
永昌路 19.  
永昌卫 18, 92, 452, 453, 726, 738, 815.  
永宁戍 60, 61, 84, 101, 145, 576.  
永邵卜[实][武][补] 495, 496, 587,  
667, 671, 674, 679, 681, 682, 710, 754,  
765, 804—807, 895, 896, 900, 901.  
永召卜[在] 578.  
永奢布[谱] 421, 657, 779.  
永邵卜大成台吉[武] 496, 674, 676—  
678, 680, 681, 705, 707, 750, 766, 798.  
永谢布(Yüngshiyebü 雍谢布、永邵  
卜)[源] 392, 395, 396, 443, 444,  
451, 457, 458, 462—464, 489, 491—  
494, 496, 502, 512, 513, 524, 526, 667,  
671, 674, 677, 679, 683, 689, 705, 710,  
711, 811, 892.  
尤继先(明、总兵) 681.  
幽州 312.  
游魂南道 26.  
于谦(明、尚书)(1394—1453) 306,  
318, 325, 326, 327, 331—332, 334,  
343, 403, 411, 412.  
于吉密河 166.  
俞通海(明) 94, 156.  
俞通渊(明、都督) 27, 156, 245.  
余子俊(明、尚书)(?—1489) 394,  
397, 423, 827.  
余元龢 516, 518.

隅甚 746.  
榆林 389, 429, 466, 504, 509, 556, 678,  
692, 726, 738, 748, 832.  
榆林城(Temegetü) 311, 736, 737.  
榆林深处 114.  
榆木川 83, 84, 105, 191.  
鱼海(捕鱼儿海子的简称)[实] 181.  
羽田亨(日)(1882—1955) 906, 921.  
羽田明(日)(1910—?) 787, 810, 863.  
豫王(朱桂)(洪武24年改封代王) 44.  
玉带河(乌尔顺河) 60, 141, 143.  
玉林 44, 814, 907, 908.  
玉门县 38.  
玉速帖木儿[实] 164.  
玉闰山 145, 146.  
鸳渊一(日)(1896—?) 625, 665.  
袁彬(明、校尉) 309, 310, 313, 321,  
323, 324, 407, 408, 923, 926, 927, 929,  
930—938.  
元者河(即兀者河) 95.  
原田淑人(日)(1885—?) 207, 239,  
255, 257, 258, 265, 414, 476, 516, 518.  
岳落(Yolo Khada) 620, 665.  
岳托台吉(Yoto Taiji)[清][满] 610,  
638.  
岳山(知院)[实] 41, 42.  
月亮泡 126.  
云丹札木苏(Yon-tan Rgyamt'so)  
704.  
蕴丹札木苏[源] 796.  
云内州 21, 93, 914, 915, 918, 920.  
云内城 21.  
云石山 100.  
云州 5, 44, 71, 83, 91, 93, 175, 250,  
814, 907.  
云州堡 6, 175.  
运按察(广宁王) 120.

## Z

宰赛(Jaisai)[实][辽][补] 571, 606—  
608, 610, 622, 623, 626, 627, 630, 633,  
635—638, 641—644, 646, 648, 665,  
666, 889, 899.

宰赛兀儿〔万〕 556, 552.  
宰桑谷〔登〕 571.  
宰桑固尔固拉齐 (Jaisangkhur Khulachi)〔源〕 725, 741.  
宰桑兀儿〔登〕 557.  
宰相〔实〕 739, 740.  
宰相诺延 (Jaisang Noyan)〔源〕 725.  
宰僧〔兵〕 730, 740.  
宰生台吉〔三〕〔补〕 696, 806, 900.  
宰赛〔清〕〔满〕〔表〕 605, 606, 613, 636, 637, 644.  
宰生倘不能〔兵〕 745.  
斋桑古台吉 (Jaisanggū Taiji)〔满〕 638.  
寨赛〔兵〕 741.  
藏巴汗 (Gtsang-pa Khaghan)〔源〕 806.  
曾铎(明、总督)(? —1548) 817.  
劄来尔喀尔喀 (Jalair) 779.  
札巴尔河 (Chabar) 226.  
札布尔 563.  
札不刺站 166, 227, 263.  
札不刺河卫 227.  
札布奇亚 (Jsabtchia) 795.  
札布罕河 (Jabkhan) 351, 353, 774.  
札都 32, 125.  
札儿赤兀歹额不坚 (Jarchighudai Ebügen)〔秘〕 112, 113, 478, 575.  
札尔布 (Jalbu) 563.  
札尔古漆〔谱〕 416.  
札尔楚克〔秘〕 574.  
札尔楚泰〔表〕 112, 113, 136, 478, 574.  
扎克博哩山 (Jakburi) 808.  
札拉尔福晋〔源〕 461.  
札喇麻秃〔实〕 121.  
札拉(宿崑山) 78.  
札刺马秃河 164.  
札刺木台(河) 120, 121, 164.  
札赉特(部) (Jalaid) 116, 169, 172, 479, 656, 657.  
札赉尔(部) (Jalair) 456, 460, 482.  
札刺亦儿(部) (Jalair) 116, 172, 180, 185, 456, 482, 776.

札赉尔瑯台吉〔谱〕 776.  
札里麻 120, 121.  
札罕吉尔算端 (Jehangir Sultan) 885, 887.  
札固特(部) 455.  
札鲁特(部) (Jarud) 172, 453, 455, 463, 473, 474, 554, 605, 612—614, 624, 625, 631, 636, 638—643, 646, 647, 666, 775, 776, 779, 803, 810.  
札木合 (Jamuga) 158.  
札木河卫 285.  
札木赤〔实〕 9.  
札木素 (Jamtso)〔藩〕〔表〕 614, 641, 743.  
札你别汗 (Janibeg) 881.  
札萨克图汗(部) (Jasaktu Khan)〔源〕〔藩〕〔游〕 546, 774, 777, 782, 804, 810.  
札萨克图王府 144.  
札哈刺帖木儿(刘哈刺帖木儿) 97.  
札木哈 98.  
闸上 316, 317, 318.  
毡帽山 176, 177, 276, 322, 410.  
智卜(明、赐名张志义) 99.  
占赤〔登〕 651.  
张本(明、都御史)(? —1508) 73, 74.  
张鹏翮(清) 919.  
张诚 (Gerbillon)(传教士) 146.  
张德辉(清) 17.  
张尔田(清) 514, 515, 520, 659, 715, 751, 836, 842.  
张辅(明、英国公)(1375—1449) 73, 80, 104, 406, 930, 931.  
张鹤鸣(明、尚书) 610.  
张芹(明) 187, 254.  
张祯 70.  
张居正(明、大学士)(? —1560) 763, 796, 811.  
张懋(明、英国公)(? —1515) 381, 397.  
张穆(清)(1805—1849) 112, 377, 420, 441, 452, 473, 476, 478, 480, 481, 498, 500, 515, 517, 599, 651, 738, 775, 906.  
张鼐(明、都御史)(? —1510) 486, 561,

579, 616, 663, 752.  
张信(明、阴平侯) 74.  
张台吉〔辽〕 562.  
张天复(明) 120, 141, 452.  
张鼎彝 919.  
张温(明、会宁侯)(?—1393) 3.  
张维华 833.  
张慰西 499, 500, 519.  
张耀 15, 17.  
张彦文 756.  
张玉(明、都御史)(?—1505) 95, 156,  
160, 161, 245.  
张雨 9.  
张友(通事) 474.  
张远(明、都督)(?—1422) 61, 74.  
张永 70.  
张宗衡(明、巡抚) 901.  
章安(明、都指挥)(?—1422) 61, 62,  
70, 74.  
章存道 14, 314.  
章潢(明)(1525—?) 9, 203, 404.  
章乞帖木儿 139, 157.  
章镒(明、都给事中) 397.  
章兔倘不浪〔兵〕 686.  
獐兔〔在〕 647, 648.  
彰锦达达尔汉诺颜〔表〕 530.  
招力兔台吉〔三〕 709.  
召阿儿(Jegün Ghar)〔吾〕 467, 484,  
486, 525.  
召儿必太台吉〔三〕 698.  
召豆兔〔万〕 617.  
召克太〔辽〕 562, 564.  
爪儿兔(妙花)〔辽〕〔开〕 571, 622,  
623.  
昭君墓(青塚) 694, 704, 906, 907.  
昭宗爱猷识里达腊(Ayu Śridara) 3,  
25, 27.  
昭勇将军 699.  
昭乌达盟(Joo Uda) 513, 526.  
晁兔台吉〔三〕 694, 801.  
肇州 110, 111, 113, 118, 120, 121, 135,  
137.  
肇州蒙古万户府 129.

赵安(明、会川伯)(?—1444) 70.  
赵城 587, 604, 664, 892—897.  
赵戴(明、巡抚) 430, 789.  
赵端 91.  
赵灰怜帖木儿(司徒)〔实〕 97.  
赵荣(明、尚书)(1416—1475) 316,  
324, 327, 407, 410, 923, 925, 926, 936.  
赵庸(1. 左丞, 2. 明、南雄侯?—1393)  
4, 31.  
赵龙 756.  
赵全 705, 755—758, 762, 763, 765,  
894, 908.  
赵时春(明、金都御史)(1509—1567)  
452, 475, 517, 616.  
赵脱列干(国公)〔实〕 97.  
赵英(明、副总兵) 390.  
赵瑛(明、总兵) 428, 429.  
赵翼(清、编修)(1727—1814) 406.  
赵玘(明、尚书)(?—1436) 74.  
照壁山 527.  
遮卜尊旦巴呼图克图〔谱〕 779.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源〕 780.  
哲里木盟(Jerim) 119, 137, 475, 513,  
514, 653.  
折里麦〔元〕 112, 148, 172, 478, 575.  
者赤〔实〕〔国〕 875.  
者阿朵儿只(国公)〔实〕 41.  
者别(Jebe) 112.  
者儿得〔登〕 651.  
者儿哈 338.  
者勒箴(Jelme)〔秘〕 112, 113, 478.  
者迷河 161, 165.  
者者额儿山(Jejeger) 34.  
真孛罗(平章)〔实〕 348.  
真帖木儿〔实〕 449.  
真金 803.  
真相〔三〕〔明〕 699, 804, 806.  
真厢台吉〔兵〕 681, 805, 806.  
镇安关 832, 899.  
镇边堡 814.  
镇儿口 246.  
镇番卫(堡) 815, 881.  
镇海〔元〕 16.

镇海城 16.  
镇武堡 632.  
镇羌堡 903.  
镇夷堡 453, 607, 616, 632, 639.  
镇远关 561, 562, 565, 568, 569, 571,  
616, 618, 619.  
镇川 748.  
郑宁(明、都御史) 378.  
郑亨(明、武安侯)(?—1434) 50, 54,  
62, 64, 71, 82, 84, 231.  
郑宏(明、武安侯) 371.  
郑卿(明、督总兵) 428.  
郑洛(明、尚书) 681, 748, 796, 799,  
800, 805.  
郑晓(明、署兵部尚书)(1499—1566)  
19, 22, 29, 92, 94, 95, 102, 107, 108,  
153, 187, 189, 198, 201, 203, 210, 240,  
253, 270, 294, 306, 349, 355, 360, 361,  
386, 393, 400, 405, 412, 431, 438, 444,  
445, 448, 450, 455, 466, 468, 502, 508,  
518, 523, 531, 542, 630, 647, 670, 683,  
691, 711, 753, 774, 789, 837, 857, 868.  
郑愈(明)(1337—1377) 93.  
郑文彬(明) 459, 528, 556, 561, 673,  
693, 752.  
郑自璧(明、都给事中) 449, 451.  
只儿挨(都督)[龙][图] 288, 404, 627.  
只儿瓦歹 262.  
只陈千户所 98.  
中岛竦(日) 239, 265, 366, 417, 476,  
424, 505, 508, 518, 750.  
中根儿 566.  
中兴路 914.  
忠嫩(Jongnon)[满][表] 613, 625,  
631, 639.  
忠顺王陕巴[实][明] 46, 208, 422,  
856.  
忠顺夫人(三娘子)(?—1612) 800—  
802, 804.  
忠义夫人(大成比妓) 699, 802, 804.  
忠图(Jongtu)[表] 613, 625.  
忠勇王金忠(也先土干) 77, 80, 104.  
钟都赉卫征库伯裘达什卫征鸿台吉

726.  
钟都赉卫征诺延(Jangdolai Oijong  
Noyan)[源] 723, 726, 731, 736,  
748.  
众乐店 315.  
周安 46.  
周安免赖恰[三] 702.  
周显 15, 17.  
周兴 33, 34, 69, 137, 160, 161, 180,  
184, 247, 253.  
周尚文(明、总兵)(?—1549) 429.  
周王(朱楠) 35.  
周原 756, 757, 762.  
周有敦 35.  
朱果 176.  
朱健(明) 468, 711.  
朱谦(明、参将) 874.  
朱崇(明、都督) 62, 64.  
朱国楨(明、大学士) 12.  
朱梅 578.  
朱铭 70.  
朱明 9.  
朱睦㮮 245.  
朱身[辽] 625.  
朱胜 161, 166.  
朱思本(元) 906, 915, 916.  
朱充灼(明、宗室) 537, 538.  
朱泰萨(Ju Taisa)[源] 677.  
朱勇(明、成国公)(?—1449) 276, 382,  
388, 396, 868—871, 874—877, 930,  
931.  
朱荣(明、武进伯)(?—1425) 54, 62,  
69, 70, 71, 156, 262.  
珠尔噶岱墨尔根(Jirghughatai Mer-  
gen)[源] 491, 513.  
珠尔齐特(部)(Jurchid)[源] 546,  
550.  
诸勒克 312.  
诸葛元声(明) 431, 579.  
珠赫店(珠家城子) 110, 111, 116,  
120.  
珠子河 405.  
猪儿苦周(Jürküjü) 620, 665.

竹贞[实] 4,21,90.  
 专难(Chuan-nan)[辽] 569,582.  
 准噶尔(Jün Ghar) 238, 265, 410,  
 748,788,885,887,888,909.  
 准夏尔(旗)(Jegün Ghar) 748.  
 主儿窠大台吉[肖][三] 697,702,703.  
 主儿者阿[辽] 647.  
 主蔺台[龙] 597.  
 驻蹕峰 143.  
 驻马河 171.  
 著乞孛罗[实] 223,262.  
 著力兔把都儿台吉[肖][三] 672,700,  
 767.  
 著力兔歹成台吉[肖] 709,710.  
 著力兔台吉[实][肖][全][三] 672,  
 700,727,730,739—741,751,757,  
 768,771,806,807.  
 祝真(竹贞)[实] 5,89,90.  
 祝囊权[万] 731.  
 妆难[辽] 624,625.  
 妆兔[辽] 624,625.  
 壮兔[登] 557,558.  
 庄秃赖[明][万] 736,748.  
 庄德(庄得) 160,161,246,248.  
 庄浪卫 19,37,70,790,794,815,831.

拙赤[实] 193,262,264,276,277,283,  
 288,291,297,302,406,418.  
 拙赤合撒儿 159,243.  
 卓哩克图洪巴图鲁(Joriktu Hüng Ba-  
 turu)[满][表] 613,619,644,645,  
 646,740,741.  
 卓礼克图贝勒(Joriktu Beile)[清]  
 639.  
 卓哩克图本岱岱青(Joriktu Buntai  
 Daiching)[源] 718.  
 卓泥绰尔济(Joni Chorji)[源] 546.  
 卓索图盟(Josotu) 513.  
 紫荆关 315,316,408,485,819,903,  
 933.  
 紫河 914,915.  
 紫云谷 145,146.  
 紫微冈 145,146.  
 自在州 816.  
 淙流峡 145,146.  
 祖大寿(明、参将) 898.  
 嘴儿窠大台吉[兵] 702.  
 嘴儿窠台吉[兵] 714.  
 左辅(明、副总兵) 609,664.  
 佐口透(日)(1916— ) 106.

## 引用史料索引

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chi)(黄金史)  
 (仅有蒙文本及日译本) 211, 340,  
 342,350,351,354,362,367,401,412,  
 413,420,426,430,432,440,449,451,  
 457,460,514,515,522,533,540,657,  
 658,811,839.  
 俺答前志,俺答后志(冯时可)(中华书局  
 影印《明经世文编》) 611,660,750,  
 763,790,792,794,797,881.  
 弇州史料(王世贞)(万历刊本、四库全书  
 集部别集类) 12, 15, 22, 93, 250,  
 488,534.  
 八千卷楼书目 254.  
 北虏风俗·世系(萧大亨)(明万历二十

二年自刻本) 255, 440, 459, 461,  
 489,490,494,495,505,506,528,558,  
 561,570,614,668,674,686,687,693,  
 703,705,726,738,749,759,777,778,  
 790.  
 北虏始末志(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  
 十八) 197,199,201,202,206,477,  
 487,798.  
 北虏纪略(赵时春)(广百川学海乙集,续  
 说郛,明经世文编) 452,474,517,  
 534,601,616,670.  
 北使录(李实)(纪录汇编,续说郛,景印  
 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309,321—323,  
 407,925.

- 北使记(元、刘祁)(知不足斋丛书) 859.
- 北征诗集(金幼孜) 99.
- 北征事迹(袁彬)(金声玉振集、纪录汇编、豫章丛书) 309—311, 313, 314, 317, 318, 320, 407, 409, 924, 931, 934, 936.
- 北巡私记(金、刘侗) 24, 172.
- 北征录(金幼孜)(古今说海, 纪录汇编、胜朝遗事、豫章丛书) 4, 36, 50, 54—60, 63—67, 78, 84, 86, 91, 99—102, 105, 141, 144—146, 219, 254.
- 北征记(杨荣)(广百川学海、古今说海, 纪录汇编、满蒙丛书) 79, 80, 84, 86, 104, 105, 146.
- 兵略(陈象明)(见《武备志》征引) 663.
- 补备遗录(冯汝弼) 254.
- 残元世系考(茅元仪)(已佚) 203, 257.
- 草木子(叶子奇)(百陵学山、续说郭、中华书局校刊) 13.
- 昌平山水记(顾炎武)(顾亭林先生遗书, 北京出版社) 190, 191, 872.
- 成吉思汗传(Chinggis Khaghan-u Chadik)(余元奂译注) 413.
- 成吉思汗实录(那珂通世)(日文) 95, 246, 265, 581, 660.
- 成吉思汗园寝发见记(张慰西)(南园丛稿) 498, 519.
- 承德府志(光绪十三年重订) 108, 118, 131, 244, 253, 254.
- 筹边纂议(郑文彬)(万历刊本、清钞本) 459, 528, 556, 561, 673, 675, 683, 693, 705, 752.
- 筹辽硕画(程开祜辑)(善本丛书第一集、满蒙丛书) 759, 890.
- 鞑鞑考(王国维)(蒙古史料校注) 431.
- 出塞纪略(钱良择)(借月山房汇钞、小方壶輿地丛钞、满蒙丛书) 312, 909.
- 从亡随笔(程济)(逊园丛书) 188.
- 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宝善斋石印本) 38, 56, 78, 90, 190, 232, 233, 249—251, 311—313, 317—319, 322, 408, 409, 542, 658, 664, 685, 711, 751, 872, 905—907, 912, 914.
- 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大字本、归仁斋刻本) 34, 95, 121, 122, 184, 311, 408, 917.
- 大同府志(天一阁本、乾隆重刊本) 408, 908.
- 登坛必究(王鸣鹤)(刊本) 431, 432, 440, 459, 460, 474, 485, 528, 557, 561, 565, 571, 575, 577, 579, 615, 623, 651, 662, 693.
- 东华录(蒋良骐)(光绪刊本) 886.
- 东部蒙古志(日文) 544.
- 东夷考略(荅上愚公——茅瑞征)(玄览堂丛书, 清初史料四种) 168, 548, 566, 660.
- 东亚輿地图(日本版) 124.
- 东戍见闻录(卢琼) 243.
- 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中华书局印本) 7, 16, 78, 89, 91, 92, 94, 311, 314, 315, 536, 751, 855, 914.
- 读书敏求记(钱曾)(海山仙馆丛书、丛书集成) 244.
- 二十二史札记(赵翼)(商务印书馆本、中华书局重印本) 406.
- 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张鹏翮)(小方壶斋丛钞、满蒙丛书) 919.
- 抚安东夷记(马文升)(金声玉振集、纪录汇编、清初史料四种) 108, 253, 406, 411.
- 伏戎纪事(高拱)(纪录汇编、宝颜宝秘笈续集、满蒙丛书) 763.
- 拊膝录(刘琳)(逊园逸书) 188.
- 喀喇沁本蒙古源流(Altan Tobchi)(日本版) 413, 415, 514, 515, 657, 658, 839.
- 高昌行纪(宋, 王延德)(王国维古行记四种、说郭) 110.
- 高丽史(朝鲜人民共和国本) 846.
- 革除备遗录(张芹)(豫章丛书) 187, 254.
- 革书(刘济)(明钞本) 407, 927, 930, 933, 936.
- 庚申外史(权衡)(宝颜堂秘笈) 173.

- 庚戌始末志(王世贞)(弇州史料) 754.
- 古今治平略(朱健)(崇禎刊本) 467, 468, 518.
- 国朝献征录(焦竑)(万历刻本) 15, 23, 28, 31, 36, 65, 90, 95, 96, 100, 103, 104, 126, 133, 156, 162, 173, 245, 246, 247, 249, 255, 261, 308, 343, 407, 410, 485, 872, 874, 875.
- 国朝著献类征(李恒)(光绪刊本) 419.
- 国初群雄事略(钱谦益)(适园丛书) 115, 853.
- 国史考异(潘怪章、吴炎)(功顺堂丛书、丛书集成初编) 93, 95, 99, 253, 265, 401, 838.
- 黑龙江外记(西清)(广雅书局丛书, 浙西村舍汇刊, 丛书集成) 148, 163, 169, 170.
- 鸿猷录(高岱)(纪录汇编、丛书集成) 2, 23, 94, 249, 253, 254, 255, 257, 260.
- 呼兰府志(黄维翰)(民国四年版、中国书店复制本) 163, 165, 166, 168, 169, 170, 247, 249.
- 呼伦贝尔志略(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246.
- 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笈本) 118, 119, 128, 130, 131, 136, 138, 183, 185, 207, 252, 264.
- 皇明四夷考(郑晓)(吾学编本) 153, 201, 203, 240, 294, 531, 868.
- 皇明北虏考(郑晓)(吾学编本) 9, 22, 35, 77, 79, 92, 94, 102, 189, 201, 210, 226, 306, 334, 349, 355, 360, 386, 393, 400, 405, 412, 416, 431, 438, 444, 446, 447, 449, 455, 466, 468, 470, 484, 490, 492, 496, 507, 508, 513, 523, 525, 531, 540, 630, 683, 711, 774, 789, 837, 857.
- 皇明大政记(朱国祯)(崇禎朱氏刊本) 12.
- 皇明表忠记(崇禎刻本) 156.
- 皇明辅世编(唐鹤征)(崇禎刻本) 407.
- 皇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 99, 394, 567, 583, 663.
- 皇明九边考(魏焕)(善本丛书第一集, 明辨斋丛书) 467, 469, 471, 484, 505, 518, 669, 677, 690, 692, 711.
- 皇明实记(陈建)(金陵刊本) 90, 94, 176, 245, 246, 250, 253, 261, 272, 876.
- 皇明世法录(陈仁锡)(崇禎刻本) 242, 245, 246, 250, 255, 294, 407, 539, 575, 577.
- 皇明文衡(程敬政)(四部丛刊) 28, 104, 245.
- 皇明资治通纪(陈建)(明万历余仙源刻本) 5, 6, 12, 13, 15, 16, 17, 19, 22, 23, 27, 28, 29, 32, 34, 42, 89, 90, 95, 96, 102, 250, 272, 304, 406.
- 皇明职方地图(陈组绶)(玄览堂丛书) 95, 108, 178, 255, 579.
- 皇明从信录(沈国元)(万历刊本) 5, 12, 15, 27, 32, 34, 42, 90, 96, 222, 240, 250, 253, 257, 260, 261, 270, 272, 548, 577, 611, 631, 637, 837, 877.
- 皇輿考(张天复)(玄览堂丛书) 120, 133, 136, 141, 452.
- 皇清开国方略(广百宋斋、武英殿本) 167.
- 皇朝藩部要略一世系表(祁韵士)(祁韵士著述五种本) 419, 475, 478, 480, 481, 518, 611, 651, 656, 664, 666, 741, 743, 746, 747, 748, 775, 807.
- 湟中杂记(玉简斋丛书) 812.
- 蓟门考(米万春)(世法录本) 527, 539, 558, 577, 579, 580, 582, 600, 604, 658, 664.
- 蓟镇边防(戚继光)(世法录本) 575, 577, 579—581, 600, 604, 894.
- 冀越通(唐枢)(百陵学山, 续说郭) 468, 485, 518.
- 嘉靖宣府镇志(孙世芳)(万历刊本) 90.
- 姜氏秘史(姜清)(豫章丛书) 187, 254.
- 建文朝野汇编(屠叔方) 187.
- 今言类编(郑晓)(胜朝遗事) 198, 201, 431, 451, 452, 542.
- 金史(百纳本) 123, 128, 164, 247, 248.
- 九边图说(霍冀)(玄览堂丛书) 488.



- 599, 813, 818, 819, 821, 824, 826, 828, 830, 831.
- 旧唐书(百纳本) 863.
- 旧五代史(薛居正)(百纳本) 863.
- 开原图说(冯瑗)(玄览堂丛书) 535, 541, 621—623, 626, 629, 635, 649, 662, 752, 758.
- 口北三厅志(金志章)(满蒙丛书) 4, 7, 11, 55, 142, 493, 579, 675, 679, 687.
- 李朝实录(日本京都大学《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 49—53, 66, 67, 69, 74, 81, 82, 84, 97, 99, 101—103, 105, 270, 276, 279—282, 295, 308, 326—328, 330, 335, 365, 370, 372, 374, 403—405, 411, 415, 419, 442.
- 两镇三关通志(尹耕)(明钞本) 5, 91, 93, 97, 315, 409, 579, 581.
- 两朝从信录(沈国元)(崇禎刊本) 796.
- 辽夷略(张鼎)(玄览堂丛书、清初史料四种) 486, 561, 565, 568, 569, 571, 579, 616—622, 649, 663, 752.
- 辽东志(毕恭)(辽海丛书) 109, 115, 120, 121, 124, 162, 166, 174, 178, 243, 247, 251, 263, 300, 305, 405, 418, 543, 626, 666.
- 辽史(百纳本) 109, 110, 178, 248, 905, 906, 915.
- 岭北纪行(张德辉)(四部丛刊、满蒙丛书) 17, 92.
- 柳边纪略(杨宾)(昭代丛书、辽海丛书、丛书集成) 248.
- 龙沙纪略(方式济)(借月山房汇钞, 昭代丛书、满蒙丛书) 166, 246.
- 隆万两朝平壤录(诸葛元声)(万历三十四年商藩刻本、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 第九册) 431, 578, 579, 581, 585, 594, 894.
- 卢龙塞略(郭造卿)(万历刻本) 15, 27, 92, 113, 136, 244, 255, 294, 404, 417, 419, 575, 579, 581, 604, 627, 663.
- 满洲实录(辽满丛书) 563, 572, 605, 609, 636, 638, 642, 643.
- 满洲源流考(阿桂等)(四库全书) 129, 141.
- 满文老档 625.
- 蒙古世系(胡特译) 200, 211.
- 蒙古世系谱(罗密)(北京排印本) 261, 255—257, 364, 376, 381, 414, 415, 420, 426, 440, 444, 450, 455, 457, 460, 481, 515, 518, 525, 533, 657, 774, 776, 779, 782, 809.
- 蒙古佛教史(《Jigs-med-nam-mk'a》)(有桥本光宝日译本) 200, 211, 257, 354, 361, 426, 430, 440, 507, 515, 839.
- 蒙古源流(萨囊彻辰)(四库全书)(海日楼刊张尔田笺证本) 9, 47, 113, 137, 199—201, 204, 210, 232, 235, 237, 243, 252, 257, 258, 264, 268, 333, 336, 339, 344, 349, 351, 352, 360, 366, 376, 379, 391, 396, 402, 415, 416, 419, 421, 426, 430, 432, 435, 437, 440, 441, 445, 448, 450, 454—456, 459, 461, 471, 472, 481, 489, 491, 494, 497, 500, 505, 506, 511, 521, 522, 524, 527, 533, 545, 556, 566, 611, 612, 662, 666, 668, 670, 683, 707, 716, 733, 735, 736, 743, 750, 751, 772, 776, 783, 785, 787, 790, 792, 795, 808—810, 838, 879, 915.
- 蒙古游牧记(张穆)(祁氏刊本) 32, 108, 111, 112, 123, 132, 177, 227, 233, 244, 253, 376, 420, 441, 452, 472, 475, 478, 479, 481, 498, 518, 519, 553, 567, 584, 588, 599, 663—666, 738, 750, 775—777, 780, 781, 810, 906.
- 蒙古黄金史(Altan Tobchi)(小林高四郎日译本) 211, 340, 342, 350, 351, 354, 362, 376, 401, 412, 413, 420, 426, 430, 432, 440, 449, 451, 457, 460, 514, 515, 522, 533, 540, 657, 658, 811, 839.
- 名山藏(何乔远)(崇禎刻本) 12, 141, 244, 272, 299, 306, 334, 349, 355, 373, 394, 414, 416, 438, 448, 449, 452, 477, 536, 580, 660, 857.
- 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彭孙贻)(涵芬楼秘笈第五集) 898.
- 明史记事本末(谷应泰)(四库全书, 广雅

书局重刊本、丛书集成) 5, 6, 12, 15, 19, 22, 23, 27, 32, 36, 42, 66, 74, 75, 89—91, 93—96, 102, 103, 125, 178, 184, 187, 205, 244, 250, 253, 254, 257, 260, 272, 294, 306, 406, 409, 429, 431, 467, 468, 505, 506, 521, 573, 603, 607, 663, 676, 751, 754, 755, 809, 855, 868, 894.

明史记(潘桂章、吴炎撰)(已佚) 837.

明史稿(王鸿绪)(敬慎堂刊本) 72, 103, 139, 153, 243, 246, 253, 263, 308, 407, 410.

明诗纪事(陈田辑)(晨风阁丛书) 464.

明政统宗(涂山)(聚奎楼刻本) 93, 98, 240.

否泰录(刘定之)(豫章丛书、历代小史、丛书集成) 207, 306, 309, 318, 324, 407, 409, 926, 931, 933, 934, 936, 937.

平定罗刹方略(功顺堂丛书) 479.

平番始末(许进)(金声玉振集、纪录汇编) 444.

契丹国志(叶隆礼)(扫叶山房本) 861.

千顷堂书目(黄虞稷)(适园丛书) 254, 465.

钦定热河志(刊本) 95, 107, 108, 131, 154, 177, 186, 244, 253.

钦定西域同文志(四库全书荟要) 238, 265, 414.

秦边纪略(梁份)(关中丛书) 886.

清太祖实录(日本、影印本) 167, 172, 248, 414, 472, 511, 545, 549, 564, 605, 642, 643, 653, 660, 689, 760, 890.

清太宗实录(日本、影印本) 232, 482, 583, 587, 604, 639, 661, 890.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民社本) 16, 92, 411.

清代禁毁书目(姚觐元)(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662.

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662.

清溪暇笔(姚福)(纪录汇编) 853.

秋澗先生大全集(王恽)(四部丛刊) 90.

全陕边政考(张雨)(善本丛书) 9, 41.

全辽志(李辅等)(辽海丛书) 666.

全边略记(方孔炤)(重印明崇禎本) 32, 124, 125, 133, 249, 487, 505, 535, 538, 541, 566, 567, 577, 578, 585, 607, 611, 647, 677, 710, 772, 785, 790, 792, 795, 806, 877, 881, 891.

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544, 555, 567, 570, 578, 579, 586, 606, 609, 630, 636, 637, 648, 661, 889.

三云筹俎考(王士琦)(善本丛书) 506, 516, 581, 693, 711, 765.

三卫志(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 107, 153, 187, 244, 253, 369, 397, 398, 663, 868.

山中闻见录(彭孙贻)(玉筒斋丛书) 548, 660, 898.

少保于公奏议(于谦)(武林往哲遗著后编) 278, 315, 326, 334, 339, 341, 343, 344, 403, 408—413.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笺证本) 34, 112.

圣武记(魏源)(第三次重订本) 52, 100, 410.

史集(拉施特) 200, 211, 257, 354, 361, 426, 430, 440, 507, 515, 839.

使虏录(赵荣)(已佚) 324.

使虏记(杨善)(已佚) 324.

殊域周咨录(严从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本) 93, 189, 244, 258, 261, 306, 315, 326, 349, 452, 467, 471, 477, 484, 505, 506, 516, 518, 538, 868.

属夷技派录(见读书敏求记) 244.

水道提纲(齐召南)(光绪刊本) 123, 132, 133, 163, 166.

四夷考(叶向高)(宝颜堂秘笈) 12, 99, 101, 104, 107, 141, 147, 153, 186, 191, 197, 202, 244, 253, 268, 272—274, 276, 279, 294, 299, 304, 306, 336, 342, 349, 355, 358, 359, 360, 361, 366, 376, 377, 388, 394, 400, 414, 417, 420, 438, 442, 449, 452, 456, 459, 477, 486, 534, 536, 669, 682, 716, 751, 792, 857, 868.

肃慎志 3°.  
绥远(张鼎彝) 919.  
唐书(百纳本) 10°,40°,863.  
唐会要(王溥)(聚珍本、中华书局排印本) 862.  
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四部丛刊) 408,896.  
通贡传(焦竑)(满蒙丛书) 763.  
图书编(章潢)(天启刊本) 9,203,315,404,417,419.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道光刻本、咸丰刻本、乾隆四十四年内府刊本) 112,136,376,419,426,440,470,472,473,485,486,515,519,528,529,553,568,574,612,615,636,645,778,809.  
万历武功录(瞿九思)(中华书局影印本) 432,438,485,547,548,553,556,561,571,582,602,617,619,635,650,660,662,663,667,669,711,747,751,756,758,772,792,809.  
魏书(魏收) 105.  
武备志(茅元仪)(活字本) 113,127,136,244,355,447,458,464,471,489,492,495,505,517,532,542,543,544,563,573,577,579,580,584,600,601,615,652,662,663,674,679,684,704,738,739,745,748,792,805,813,817,818,822,823,826,827,829.  
吾学编(郑晓)(郑端简公全集、隆庆海盐刊本) 19,22,23,29,96,107,108,187,201,253,270,294,423.  
五边典则(徐日久)(万历刻本) 516,813,877.  
西征录(李纯)(朝鲜本) 248.  
西宁府新志(杨应琚)(乾隆刊本) 806,812.

续备遗录(何孟春) 254.  
续文献通考(王圻)(九通本) 244,467,718,711,874,894.  
宣化县志(康熙刊本) 464,683,687,690,693,800.  
夷俗记(萧大亨)(宝颜堂秘笈) 505,507.  
译语(岷峨山人—苏志皋)(纪录汇编、丛书集成) 11,435,437,455,456,464,465,468,476,477,489,496,520,526,540,670,678.  
元朝秘史(李文田注)(连筠篲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 34,110,112,138,156,258.  
元史译文证补(洪钧)(广雅书局丛书)(丛书集成初编) 124.  
元和郡县志(李吉甫)(聚珍本) 414.  
元史(百纳本) 11,16,34,65,96,105,110—112,115,116,119,120,129,134,135,157,159,162,164,172,242,248,251,257,261,263,337,406,420,858,905,906,914.  
昭代芳摹(徐昌治) 877.  
正统北狩事迹(杨铭)(纪录汇编、胜朝遗事、丛书集成) 407,925,931,935.  
正统临戎录(杨铭)(纪录汇编、丛书集成) 294,309,313,316,317,322,407,408,925.  
致身录(史仲彬)(广百川学海、续说郛) 188.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版) 409,465,751,752,794,918.  
辍耕录(陶宗仪)(津逮秘书、中华书局排印本) 119.  
资治通鉴(四部丛刊) 863.  
(完)